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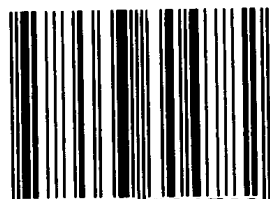
子部
第三〇册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2374/03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三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6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三〇冊目次

子部·兵家類

握機經三卷握機緯十五卷

〔明〕曹胤儒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軍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孫子參同五卷

〔明〕閔于忱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八年閔氏松筠館刻朱墨套印本

孫子彙徵八卷

〔清〕鄭端撰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清初鈔本

便宜十六策一卷

題〔蜀〕諸葛亮撰
空軍指揮學院圖書館藏清刻諸葛武侯全書本

諸葛武侯心書一卷

題〔蜀〕諸葛亮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黃邦彥刻本

李衛公望江南一卷

題〔唐〕李靖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年保定府刻本

將鑑論斷十卷

〔宋〕戴少望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江東十鑑一卷

〔宋〕李舜臣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彭氏知聖道齋鈔本

七二九

美芹十論一卷

〔宋〕辛棄疾撰

遼寧省圖書館藏清光緒羅振玉家鈔本

七四八

張氏集註百將傳一百卷(存十卷)

〔宋〕張預撰

北京圖書館藏宋刻本

七六四

八陣合變圖說一卷

〔明〕龍正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黃邦彥刻諸葛武侯心書附

八〇六

握機經三卷握機緯十五卷

〔明〕曹胤儒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軍事科學院圖書館藏

明末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握機經三

卷握機緯十五卷》提要

序

古握機經蓋黃帝風后之
書世之人莫之講也久矣
然自晉馬隆唐獨孤及而
下皆有圖說其炳炳可稽

序

者則有九峯蔡氏父子慈
湖王氏之言在邇崑山明
齋王氏復與念菴羅公荆
川唐公因倭變力研窮之
而以其說盡授之子同里

魯川曹君曹君素雄健喜
韜鈴諳騎射蓋遊心周孔
兼綜孫吳倬乎有四方之
畧惜乎其未之試也隆慶
辛未壬申間曹君銓次馬

序三

隆獨孤與明齋王氏王蔡
諸家之言又兼以所獨得
發之著爲握機經傳圖說
考畧此其爲書視昔益覈
而握機之奧遂皎若日星

夫風后呂望之爲戰法也
期在萬全先爲不可勝以
待敵之可勝而已曹君向
與戚大將軍商之戚深以
爲然數數向予稱道之戚

序三

素號知兵而重詡曹君則
是書也固用兵料敵制勝
者所宜資焉者曹君年方
壯氣方銳昔方山薛公三
華譚公楚侗耿公皆深器

曹君謂必當大用於天下
君其勉之禁庭頗牧豈謂
今無其人而武侯藥師是
何得專美於前哉孔子曰
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又云

序四

我戰必克則夫願學孔子
者信不可不知兵而欲知
兵者當等孫吳而上之則
舍握機奚以哉

瑯琊王世貞撰

握機經

姓氏

古風后著

漢呂望

宋阮逸增衍

戰國吳孫武

姓氏

魏吳起緯

明曹胤儒集註

葉應元

唐琳

皇甫龍點校

孫武子目錄

計篇第一

作戰篇第二

謀攻篇第三

形篇第四

勢篇第五

虛實篇第六

軍爭篇第七

九變篇第八

孫武子 目錄

行軍篇第九

地勢篇第十

九地篇第十一

火攻篇第十二

用簡篇第十三

握機經

古握機經

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四為正。四為奇。餘奇為握機。

增衍握機經

或總稱之。先出遊軍定兩端。天有衝。地有軸。前後有衝。風附于天。雲附于地。天衝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各四隊。風居四維。故以圓。地軸單列各三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雲居四角。故以方。天居兩端。地居中間。總為八陣。陣訖。遊軍從後躡敵。或驚其左。或驚其右。聽握機經。

音望塵。以出四奇。天地之前衝為虎翼。風為蛇蟻。圓繞之義也。虎居于中。張翼以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蟻以應之。天地之後衝為龍飛。雲為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于中。張翼以進。鳥翼兩傍。向敵而翔以應之。虛實二壘。皆逐天文氣候。山川向背利害。隨時而行。以正令。以奇勝。天地已下。八重以列。或曰。握機望敵。即引其後以掎角。前列不動。或合而為一。固離而為八。各隨師之多寡。觸類而長。天或圓而不動。前為右。後為左。天地四望之屬是也。天居兩端。其次風。其次雲。

右左相向是也。地方布風雲各在前後衝之前。天左兩端。其次地居中間。兩地爲比是也。從布天一。天二次之。從布地四。次于天衝後。從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天地前衝居其前。後衝居其後。雲居兩端。虛實二壘。卽此是也。

增衍握機經

陣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焉。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以後爲前。以前爲後。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俱救。

握機經

二

數起于五。終于八。

古握機經第一

風后握奇經。奇原註讀如奇耦之奇。晉馬隆本奇作機。今從之。唐李靖云。機奇無二法。是矣。經文凡十有九字。乃風后古文也。黃帝立井田法。因以制兵。破蚩尤於涿鹿之野。其臣風后實佐之。此握機經所由始也。嗣後太公望衍之以典周。張良韓信肆之以帝漢。乃唐獨孤及云。圖成樽俎。帝用經畧。北逐獯鬻。南平蠻尤。戡黎于阪泉。省方于崆峒。底定萬國。旁羅七曜。鼎成龍至。去而上仙。于是遺風

握機經

卷之一

亡而圖存焉。於戲。聖蹟長留。神機未昧。酌其流者。猶足以制勝三軍。禦侮萬里。故項羽得之。霸西楚。黥布得之。奄九江。漢武得之。攘匈奴。服旃越。東收穢桓。西拓大夏。然則聖圖幽贊。未始有涯。宋高氏子畧乃曰。按魚復之圖。全本于握機。蹟其妙。窮其神者。武侯而已。獨孤以爲項黥武帝得之。殆未之思。豈知此圖中列之六千四百人。通遊軍八千八百人。項羽破秦軍。正用此數。彼所學萬人敵。謂此也。迨至垓下。窘矣。止有二十八騎。猶用此陣法。分

爲四隊。四面馳下。期山東爲一處。懸布置陣。一如項王。漢高望而慙之。漢高祖武帝俱深明兵法。漢藝文志稱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而漢法太司馬每以立秋日。肄孫吳六十四陣。十月又會五營講八陣。漢用握機于茲可驗。通明齋王氏曰。漢高祖得淮陰而申明之。以開漢業。故與項羽戰垓下。韓信將兵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居後。絳侯樊將軍又在皇帝後。卽此經虎翼陣是。武帝忿四

握機經

卷之一

二

夷之交侵。日夜砥礪。教其臣以兵法。是時軍政楊僕。紀奏軍錄。都肄如故。晚年猶令丞相公孫弘演八陣義。授霍光俾習之。於長樂宮。然則項黥漢武。皆諳握機。獨孤得之。東漢罷都肄而陣法亡。建安末。曹孟德曾講求其法行之。然不得其本意。而雜以權變。巧爲漁獵。自是而後。知之者鮮。會而通之。惟諸葛孔明。馬隆。李術。公諸人而已。馬隆蓋得之武侯之徒。李靖乃得之母舅韓擒虎。卽擒虎未聞其用握機也。乃以其法授甥。則孔鷹揚之儔。冥心

此法者亦多矣。又孫吳六十四陣。漢制然也。非自漢始也。薛士隆仲宣云。易有八卦。洪範九章。天道昭昭。曰緯與常。在君有熊。在臣風后。爰作握機。蚩尤是討。六十四陣。演自孫吳。豈其妄作。文本河圖。然則今所存孫子吳子。乃此六十四陣法之緯。而此陣法爲孫子十三篇。吳子六篇之經。無疑也。由斯以觀。孫吳皆本握機。而西漢用此稱強焉。諸儒斷然以握機爲萬世兵法之祖。有以也。

握機經

卷之一

三

崑山明齋王先生應電曰。四正方曰龍。曰虎。曰鳥。曰蛇。卽禮記所謂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取象於天文二十八宿而立名也。四隅方曰天。曰地。曰風。曰雲。取象於後天八卦方位。乾坤艮震巽而立名也。山靜不以名兵。變山言雲。山出雲也。或取天文。或取卦位。各就其變動者而立名。此八陣之體也。八陣與中爲九。卽後續經所謂陣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是也。太倉北沙陸先生寰。又謂儒曰。八陣列外。中心無兵。大將如直指使者。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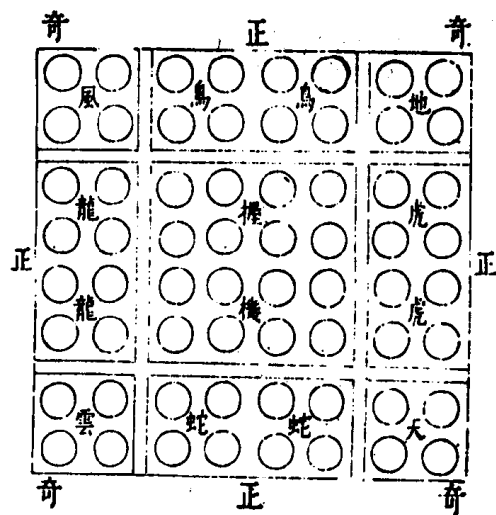
所在爲理。虛以御實。故曰握機。其言亦是第握機。做井田爲制。乃井田亦有公田。則八陣豈不合中。零爲九耶。矧與後衛軸等陣。及陣數有九。諸語弗協。宋蔡氏沈亦云。主將所居。一寄於八八六十四。而識者未以爲然。故以王先生之說爲當。王先生曰。陣名雖八。陣數實九。惟中之所握。倍于外。四正。四正之兵。倍於四隅。所以爲居重馭輕之勢。是莊周有云。雄入九軍。

此八陣經傳。明齋王先生與念菴羅先生。荆川唐握機經 卷之一 四

先生共參覈之。而以其纖悉罄之不佞。儒向因島夷之警。恒究心焉。後侍家大人斗墟府君宦撫谿。便晤三華譚尚書綸。又道杭適值南塘戚都督繼光。皆密與商焉。二公曰。此古戰法。百戰不殆者也。今人鮮能解之。幸天下無大敵。可無用此。苟有赤着黃巾安史。匪是弗克矣。若今南倭北虜。正技擊制之耳。時方位闕。未敢勦譚先生輩言。而心竊以爲弗然。夫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古語然矣。乃獅爲獸雄。莫或櫻之。則以其搏兔不遺餘力焉。

耳。卽今南北用兵。宜做此意。斟酌行之可也。

黃帝握機奇正圖



卷之一
六

○按龍虎鳥蛇四為正。龍者居八卦震方。即左青龍。虎者居八卦兌方。即右白虎。鳥者居八卦離方。即前朱雀。蛇者居八卦坎方。即後玄武。天地風雲四為奇。天者居八卦乾方。故曰天。地者居八卦坤方。故曰地。風者居八卦巽方。故曰風。雲者居八卦艮方。艮為山。山出雲。故曰雲。薛氏士隆云。風后握奇。有天地風雲龍虎鳥蛇之名。則八卦之象。東坡志林所謂凡八行為六十四。而南軒張氏以為黃帝太公丘井法。此圖是也。此乃八陣之定位也。

唐李靖公對唐太宗云。臣前進黃帝太公二陣圖。此則黃帝陣圖也。李又云。諸葛亮以石縱橫布為八行。方陣之法。即此圖也。臣嘗教閱。必先此陣。其說良是。至謂世所傳握機文。蓋得其粗。則又失也。夫孔明之圖。握機之象也。握機之文。魚腹之髓也。猶之龍馬之圖。與羲文之易。乃互相發明者。且也。繫易之言。或未盡意。而握機之文。更遠于圖。惜也。靖之未辨此也。乃若宋人所著武經總要等書。列黃帝所傳風后握機陣圖。地軸九隊居前。四雲翼

之天衡十四隊居後。大將居天衡中。四風居天衡
四面。烏蛇翼之。不知何義。其論陣法。以天地風雲
爲四正。似已。顧以虎翼蛇蟠。飛龍鳥翔爲四奇。于
陣名既贅。于經義尤裂。又存續圖。亦無足採。邇東
萊藍中丞章。新安王侍御獻芝。所裁校八陣合變。
圖既失真。經亦勦闕。下管則衝衡前後何稽。用陣
則分變初次無據。蓋沿師律提綱等書。早近之見。
而不知握奇有經有圖。所由來舊矣。顧自唐以來。
孫吳八陣。僅存其名。六十四陣。已亡其圖。韓信有

握奇經

卷之一

八

握奇注釋。公孫弘有握奇演義。范蠡樂毅俱各有
說。皆散佚無傳。而獨孤及乃稱天寶中有客得其
遺制於黃帝書之外篇。是亦臆度言之。至于宋人。
茫然失措。遂參用李筌裴緒諸人之言。及昔人所
存斷簡而訛傳焉。故其詞旨多舛。且所引經皆不
全。或間以公孫弘解語雜之。或前後倒置。或辭義
破碎。稽古且弗確然。安望其善爲陣哉。迨至于今。
握奇索論通甲八陣諸書。乖錯尤甚。不得不爲之
辨也。

昔傳軒轅黃帝於西蜀之稠梗山。遇九天聖母。下
降授帝丹經兵法。所謂兵法。卽此經文陣圖是也。

握奇經

卷之二

增衍握機經第二

凡三百六十五字。世傳太公望因風后握機經。增而衍之者也。昔唐太宗問李靖曰。深乎黃帝之制兵也。雖有天智神畧。莫能出其闕闕。降此孰有繼之者乎。靖對曰。周之始興。則太公實繕其法。司馬法本太公者也。太公既沒。齊人得其遺法。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復修太公法。謂之節制之師。諸侯畢服。又曰。管仲制齊之法。亦由司馬法之義。其實皆太公之遺。比儒讀史記。漢張良傳。圯上老父所

握機經

卷之二

授良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之師。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此正合太公所衍握機經文。後世不知。或以三畧六韜當之。乃韜畧所列。多淺劣也。又有撰為黃石公素書及丹書者。尤誤。良得是書。異之。常習誦讀之。後數以此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省。高祖既得天下。令良與韓信序兵法。用以秋冬訓旅。則五營八陣是矣。詩緯稱風后黃帝師。又化為老子。以書授張良。其言固神怪。總之見圯上所授書。為增衍握機經文無

疑運籌決勝。誠不出此書。迨漢武帝晚年。令霍光習之。於長樂宮者。即此。或總稱之。

明齋王氏曰。此篇雖增衍之文。然此句當繼前。一十九字之下。通為一篇。儒按薛氏季宣云。晉馬隆三百八十四字。高氏子畧亦云。風后握奇經三百八十四字。皆合古文十九字。增衍三百六十五字言之也。云何或總稱之言。不但餘奇謂之握機。或合四正四奇餘奇。總名握機也。

握機經

卷之二

先出遊軍定兩端。此言下營之始。大軍遣中軍知算法。能度地者定之。觀合布何營。先定前後。其餘諸軍。依次而集。大約有剽隊。無剽地。布陣亦如之。此遊軍。非外二十四陣遊軍。乃大將之親兵。以非正兵。故曰遊軍。天有衡地有軸。前後有衝。風附于天。雲附于地。衝。古文作輻。因篆文衝與衡混。故用輻。今楷仍衝。此舉八陣之名。八陣總以天地風雲四者為名。天地取其動靜。闔闢。風雲取其往來。屈伸。衝者車駕

馬以行。天衡十六陣包陣外。猶天之運乎外。故曰天衡。軸者車持輪不動。而輪之運由之。地軸十三陣主陣內。猶地之靜。而化生萬物。故曰地軸。衝之爲言。陷敵夾戰之義。天地各有前後。衝者陰陽各以剛果威武爲用也。風者摧撓剝落之象。行于天上。故附天雲者。超忽變化之象。出于地中。故附地。天衡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各四隊。風居四維。故以圓地軸。單列各三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雲居四角。故以方天居兩端。地居中間。總爲八陣。

握機經

卷之二

三

此述八陣之數。天居兩端。按前遊軍所定之位而居之也。兩端皆重列各四隊。爲十六隊。前後衝各四隊。爲八隊。四風居四維。各二隊。爲八隊。共爲三十二隊。圓而在外。以象天。地軸居中。每列各三隊。爲十二隊。四雲居四角。各二隊。爲八隊。共爲三十二隊。方而在內。以象地。總六十四陣。所謂孫吳六十四陣。則此是也。謂之隊者。或二十五人或五十人。或百人。或二百人。以至數百。無定數也。若夫陣隊之安營出戰。而有步騎車之相參。則又隨時隨

地而未可執一論矣。

陣訖。遊軍從後。臨敵或驚其左。或驚其右。聽音望塵。以出四奇。

右。古文作又。因篆文右與左混。故用又。今楷仍右。此下言對敵出軍之法。所謂遊軍者。乃陣後二十四陣餘軍也。未知敵之虛實。故先遣遊軍。驚撼以覘之。按遊軍乃兵家至要。安營則爲兵候。以爲應援。爲遊騎。以備非常。軍行則爲探馬。探旗。而在陣前。爲奪險。爲遊騎。以當險阨。戰則爲選鋒。爲探敵。

握機經

卷之二

四

爲陷陣。爲間道。別支之軍。皆躡捷不羈之士。其所立皆非常之功。御之亦宜以非常之恩。不可不知也。儒按諸葛公之破張郃等。皆遣兵逆擊之。正此遊軍也。大陣未嘗動也。故曰軍之遊。奇之奇。合是靡取捷焉矣。出四奇者。卽出後虎翼飛龍諸陣也。正皆變名爲奇。故祇曰奇。

天地之前衝爲虎翼。風爲蛇蟠。圍繞之義也。虎居于中。張翼以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之後衝爲龍飛。雲爲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于中。張翼以

進鳥翼兩旁向敵而翔以應之。

八陣有三。四正曰龍虎鳥蛇。四隅曰天地風雲。此八陣之定位也。天衝地軸。天地前後衝。總名天地。四角總名風雲。四為體。出戰合前右總名為虎。合後左總名為龍。而四風稱為蛇。四雲稱為鳥。四為用。體用皆合八陣而為四陣也。然兼體用言之。亦為八陣。併後變陣為三。

天前衝居右。乃正虎地。前衝居前。而總謂之虎。兵家先陰。故以前軍與右軍同用也。天後衝居左。乃

握機經

卷之二

五

正龍地。後衝居後。而總謂之龍。兵家後陽。故以後軍與左軍同用也。四面兵不逐方。併出而與兩面同出。欲更休無空缺也。風從虎。故虎進則風應。變風言蛇者。虎蛇皆陰類也。四角各自為更休。而不逐隅併出者。亦使常無空缺也。

○按龍虎鳥蛇四正。而別謂之天地衝衝。天地風風雲四奇。而總謂之風雲。此乃太公陣圖也。別步隊故也。宋儒云。自黃帝而奇正之名立。自太公而步隊之法分。所以者何。兵不可無奮休。陣不使有

缺。故更設之以名號。表識之以旗幡。分數明調發便。所謂孔明先以奇數。變隊臨敵制勝。正無非奇。李靖云。八正取稟於四奇是也。然奇正之變。止變其名。不變其隊。靖又云。天地本乎旗號。風雲本乎旗名。龍虎鳥蛇本乎隊伍是也。宋韓琦之論結隊。且曰。今邊臣知奇正之體者。已無其人。况奇正之變乎。噫。弊也久矣。

虛實二壘

此語有二義。每一陣有二壘。即後世所稱彌牟陣。

握機經

卷之二

六

一百二十八壘是也。調出者為虛。居守者為實。又安營之法有三。即下天衝居兩端。天衝居四圍。從布天地風雲居四方。三陣是也。陣有定法為實。壘無定名為虛。此蓋指安營言。故下文仍結之。以此。○按虛實二壘。即後唐太宗李靖問荅中所云。隊間容隊。而慈湖王氏切學亦云。一陣之中。又有兩陣。一戰一守是也。握機以全取勝。義乃在斯。蓋每一隊有二隊。每一伍有二伍。其一以聽調。其一以備守。調與守亦互用之。調出者戎行奮揚。居守者

管壁嚴設分數明而奇正之相生莫可窮也勞逸均而分合之互綜不可測也攻則有餘守非不足視其出者衆胡可犯規其守者隙胡可乘爭利不聯管逐北不空壁勇者不獨奮怯者不獨退各認旗鼓迭相分合奇正虛實各適其宜黃帝之所以七十二戰而兵不殆用斯道也彼不知學古兵法而設云顧方畧何如者其不敗真天幸耳

皆逐天文氣候山川向背利害隨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

握機經

卷之二

七

天文日月星時日之吉凶也氣候風雨雲物之美惡也山川山林川澤之險易也或向我背敵利我害敵或向敵背我利敵害我皆宜趨時而動居中當敵者爲正兩旁翼擊者爲奇

○按唐太宗之與人戰也不得其便彌月守之苟利可乘盡敵乃止所謂處女脫兔以全取勝者也勇而無剛人能挑之守之弗固人能致之于是乎利害不暇擇向背不及審性貽之禽自取之耳

天地以下八重以列或曰握機望敵即引其後以持

角前列不動或合而爲一四離而爲八各隨師之多寡觸類而長

此條與前陣說遊軍從後躡敵意同大約引遊軍爲援當前曰角傳足曰倚前列不動凡變陣天前衝與地前衝並不動恐爲敵所乘也離合有二八陣俱出爲合一陣析出爲離此卽各隨師之多寡是也一方陣爲合八變陣爲離馬隆八陣贊散而爲八逐地之形是也審于彼已隨機應變存乎其人而已

握機經

卷之二

八

○按前列不動卽實壘義矣孫子云以本待之善戰者立于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或者因疑握機之法可以守未可以戰是未知遊軍從後而躡龍虎張翼以進機莫捷焉者也隋初諸將與虜戰慮胡騎奔突皆戎車步騎相參與鹿角爲方陣騎陣在內楊素以爲此自固之道乃除舊法令爲騎陣此素不能用握機故也方陣實騎陣虛兩得之

天或圓而不動前爲右後爲左天地四望之屬是也

天居兩端。其次風。其次雲。左右相向是也。地方布風。雲各在前後衝之前。天居兩端。其次地居中間。兩地爲比。是也。從布天。一天二次之。從布地。四次於天衝。後從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天地前衝居其前。後衝居其後。雲居兩端。虛實二壘。卽此是也。

○按傳云。布陣之法有三。一陣。天衝分居四方。而在外。天前衝居右。天後衝居左。地前衝居前。地後衝居後。此據天衝在外。包連而爲陣也。一陣。天衝重列居兩端。天地前衝並居右。天地後衝並居左。

握機經

卷之二

九

而爲陣也。二陣之法。體數不殊。而布列稍異者。蓋平原曠野。四面受敵。如是爲營。宜天衝在外。四圍不動。中間四衝。更迭出兵。此條首四句。則明此陣。天或圓而不動。言天衝在外。爲營不動也。前爲右。後爲左者。天前衝居陣右。天後衝居陣左。其出軍。則天地前衝總爲右虎。天地後衝總爲左龍也。天地四望之屬者。天前衝爲虎。天後衝爲龍。地前衝爲鳥。地後衝爲蛇。以天地之衝。分屬於四方也。若有險可據。則以天衝營。併兵防守不動。而以前

握機經

卷之二

十

後衝。從險處出兵。此條自天居兩端。至兩地爲比。俱明此陣。蓋險在左右。則天衝重列居前。後兩端以對敵。故曰。天居兩端。天衝在中。而風雲在旁。故曰。其次風。其次雲。左右相向。前後衝在左右。而風雲亦在旁。故又曰。風雲各在前後衝之前。地軸居中。而與地衝相比。故曰。兩地爲比。此乃布陣之例。若險在前後。則當據其前後。而天衝居左右。以對敵。險在一隅。則當據一隅。而天衝總據其缺。布陣者所當知也。又一陣。乃五行陣法也。從布天。一天二次之者。以天衝重列居左右。當青龍白虎之位也。從布地。四次於天衝後者。卽地軸居中也。從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者。在青龍白虎之外。而爲輔也。天衝地軸。四風皆南北而列。故曰。從天地之前衝居其前。後衝居其後。今經文云。天地前衝居其右。後衝居其左。疑誤。或曰。兵家以前爲右。後爲左。亦通。此二句。當朱雀玄武之位也。雲居兩端者。在朱雀玄武之外。而爲輔也。必如此置陣者。蓋或敵軍圍我之軍。吾欲潰圍而出。勢須四方八面皆

用精騎或敵來挑戰。吾不得利不欲與戰。其勢不復用遊軍必合而為一。不使斷絕。或軍行之時。敵人來乘我軍。我舍卒不暇結營。故亦須以精卒隨處輔我衝衝也。若此者。不過變通陣法。舉此三大例。若夫先出後攝。接盛擊虛。潛見出入。惟變所適。正孫武所謂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如環無端。孰得而測之。虛實二壘者。陣為實法。以布於壘。壘為虛位。以待夫陣。所布之陣。則壘為實。不布之陣。則壘為虛。蓋就此三變陣法而言之也。

機經

卷之二

十一

此與隊間容隊義微有不同。故前傳云有二義也。則此是者。若曰。此亦是虛實二壘義也。總之衝前橫也。軸持輪也。衝旁突也。古人命名。其有意義。或為營衛。或為彌縫。或為衝突。則車之用大也。黃帝始制車。周人用衝。檣風后太公其尚矣。矧用車寧惟中土。申公巫臣使吳。舍偏兩之一。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陣。此何以也。此譚者之未悉也。如用之。則有宋李繼烈。勝之製在。倣而為之。與時宜之。其可焉。

經文

天有衝。日軸。前後有衝。風附于天。雲附于地。天衝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各四隊。風居四維。故以圓地。軸單列各三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雲居四角。故以方天。居兩端。地居中間。總為八陣。今為圖。此李衛公所謂大公陣圖。

機經圖

卷之二

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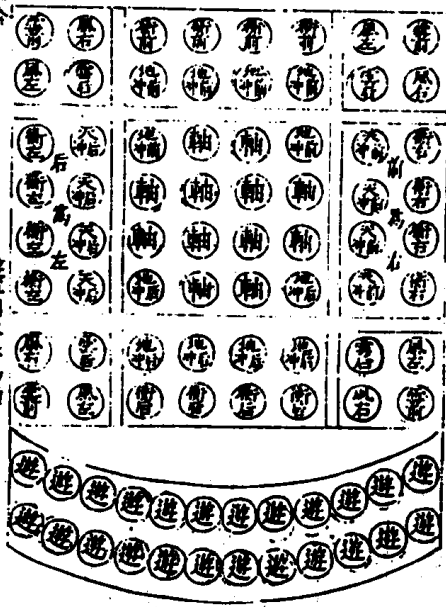
太公衛公亦曰正圖

地軸等三十二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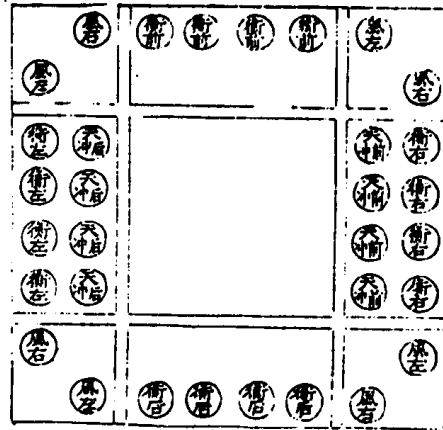
天衝等三十二隊

正軍方列象陰詳

遊軍圓復象陽動



天 衛 陣 圓 圖



此為天陣三十二陽

卷之二

十三

天 天陣贊

衛 天陣十六、內方外圓、四兩風衝、其形象天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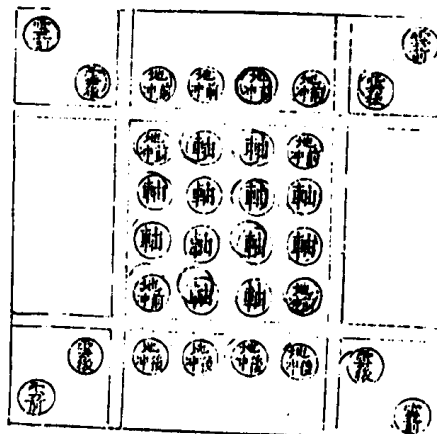
陣 地之主、為兵之先、潛用三軍、其形不偏

圓 風陣贊

圖 風無正形、附之于天、變而為蛇、其意漸玄、風

贊 能鼓動萬物、挽焉蛇能圍繞三軍、懼焉

地 軸 陣 方 圖



此為地陣三十二陰

卷之二

十四

地 地陣贊

軸 地軸十二、其形正方、雲生四角、衝軸相當、其

陣 體莫測、動用無疆、獨立不可配之于陽

方 雲陣贊

圖 雲附于地、則知無形、變為翔鳥、其壯乃成鳥

贊 能突擊、雲能晦冥、千變萬化、金革之聲

○按上總圖乃大公陣法而諸葛武侯實親述之。後二圖即前一圖也。分之欲人易曉耳。夫八陣之制始於風后。演於太公。壘於武侯。今所傳握機經文魚復石磧是也。武侯八陣遺蹟在蜀有三。一在成都之棋盤市。一在新都縣北之彌牟鎮。新都舊屬廣漢。一在夔府之永安宮南魚復江灘上。蓋孔明治蜀以八陣法訓練軍士。其在夔者乃從先主伐吳。防守江路。行營布伍之遺制。新都為成都近郊。則其恒所講武之場。而棋盤市在成都東南隅。

卷之二

十五

此舊八陣管也。據各圖經及誌在夔州者六十有四。方陣法也。在彌牟鎮者一百二十有八。當頭陣法也。在棋盤市者一百五十有二。下管法也。又有人云。在棋盤市者其為陣方。在彌牟鎮者其為陣圓。棋盤市今無其跡。彌牟鎮土堆僅存。而布位參差不齊。不可強曉。惟在夔者。迄今如故。晉桓溫見之以為常山蛇勢。唐杜甫詠之。則曰江流石不轉。蓋神之也。魏馬錫嘉話錄以為聚石分布。宛然尚存。東坡蘇氏賦志林謂自山俯視百餘丈。凡八行。

為六十四絕。絕正圓。不見凹凸處。如日中蓋影。及就視。皆卵石漫漫不可辨。梅溪王氏十朋謂夔州武侯祠門之東。去祠一百八十五步。城有八陳臺。下臨八陣圖。登臺而望。則常山之蛇。四頭八尾之勢。宛具在目。北直夔府倉。倉故永安宮址也。范氏孫謂武侯之法。前為八者。八皆東向其勢直而方。後為十二者。皆南北向。其勢曲而圓。方者所以為正也。圓者所以為奇也。通升菴楊太史慎記之尤詳。謂嘗放舟夔門。弔永安之宮。尋陣圖之蹟。惟時

卷之二

十六

春初水勢正殺。自山上俯視下百餘丈。皆細石為之。凡八行。六十四絕。土人言夏水盛時。沒在深淵。水落依然如故。在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尺。耕者或剗平之。旬餘忽復突出。此其精誠之貫。天之所支。而不可壞者。太史新都人。夔其所經。陣蹟至今未磨。其言當不誣也。華陽國志一統志。四川總志。夔州志。又並稱八陣圖聚細石為之。各高五尺。皆布列相當。中間相去九尺。正中間南北巷。悉方廣五尺。各六十四絕。或為人散

亂及爲夏水所沒。水退復如故。又有二十四絕。作兩層。其後每層各十二絕。有石鼓與圓相對。而襲人至今。以人日傾城出遊。踏八陣上。謂之踏頭。宋紹興中。湖陽劉昉嘗修之。且云方圓曲直縱橫廣狹。不敢少有加損。顧魚復之圖。類皆不絕。初無陣名。觀者茫然。以故劉夢得云。會有知兵者。臨流指是非。蘇子瞻云。神兵非學到。自古不雷訣。而李氏昭玘直云。墨石八行。行去二丈。此其爲武侯之遺蹟。真與偽皆未可知。是蓋以茫昧勞弊。遂疑之耳。

握機經

卷之二

十七

殊不知觀象於魚復。稽文於握機。以象驗文。以文証象。八陣之跡。炳然可徵矣。昔人謂世傳風后握機文。卽魚復圖之註脚。有以也。自唐以前。握機陣法。尚行於世。迨李靖變爲六花。後人多宗之。而握機之旨遂晦。今更雜引諸家之言。推而論之。李氏昭玘曰。考其根抵。陳之所以八者。自有所祖述。蓋其法祭於黃帝。具於成周。而變化於諸葛孔明。非孔明之獨能爲是也。昔黃帝潛造八卦。而建二都之法。默會九天。而設三軍之制。是以周公則而象

之。以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自九夫之井。至於四縣之都。而得乎一都之法。又以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兩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自五人之伍。至於五師之軍。而合乎三軍之制。若夫孔明。則又上探黃帝之微意。下采周公之遺法。因而循之。與道神之革而化之。與時宜之。而陳法備焉。故其制爲八陣。自九夫爲井而演之。從橫皆八。而有八八六十四陣者。所以通乎八卦也。立於三軍。自五人爲

握機經

卷之二

十八

伍而演之。周旋皆九。而有九九八十一陣者。所以會乎九天也。蔡氏沉曰。握機之法。以八爲數。八八六十四陣爲正軍。三八二十四陣爲遊軍。天地風雲。四正也。龍虎鳥蛇。四奇也。十六陣爲天衡。衡重列。居兩端。左右爲挾。各二隊。十二陣爲地軸。軸重列。居中間。上下爲比。各三隊。八陣爲天衝。四陣右衝之左。爲天前衝。四陣左衝之右。爲天後衝。各二隊。十二陣爲地衝。六陣前軸之前。爲地前衝。六陣後軸之後。爲地後衝。各三隊。天衝四而地軸六者。

衡有餘而軸未足也。八陣爲風。風居四維。維各一隊。八陣爲雲。雲居四角。角各一隊。六十四陣爲三十二隊。兩陣爲一隊也。三十二隊。其分陰陽。則各十有六也。二十四陣爲遊軍。在八陣之後。其形曲如偃月。又曰。此之爲數。皆起於參天兩地。兩地之數。衍而爲四。爲八。參天之數。衍而爲六。爲十二。令之六十四。總之八十一。其部隊則有戰隊。迎敵。有正隊。更化。有奇隊。旁擊。若非奇隊。則正隊不能以更化。又有駐隊。自固有輔隊爲駐隊之衛。有殿隊

卷之二

十九

爲駐隊之後拒。若非殿隊輔隊。則駐隊不能以自固。要皆隊間容隊。陣間容陣。隅落勾連。曲折相對。四面八向。隨感而應。常以逸而致勞。以實而致虛。此蔡李二先生之言。亦既彰明較著。與慈湖王氏。西山蔡氏。及羅氏士琥之八陣圖蹟賦。楊氏維積之八陣圖賦。大略相同。止則爲營。行則爲陣。有制之兵。莫或先之矣。後乃不知何人畫而爲圖。前天地前衝。後天地後衝。左右天衡。蓋泥前後之名。而臆列之。此之總圖。已自可哂。至所謂一變二變三

變四變。又本易範經緯。師律提綱。而小損益之。益見其移易牽合。而無足取者。豈知握機陣法。經與圖相爲經緯。古與今若符節。武侯推演八陣。人稱得其新意。劉隅以爲式法。太乙。李筌以爲勢比常山。虞集以爲先天獨得。而李典以爲不在孫吳。信乎。若求八陣於孫吳之書。固無有也。升菴楊氏又云。漢竇憲勒八陣以擊匈奴。晉馬隆用八陣以復涼州。是武侯之法。前已有之。而後亦未嘗亡。宋閻苑云。方以八環。一而爲九。馬隆遵之以破賊。圖以

卷之二

二十

六包。一而爲七。李靖裁之以破虜。是武侯之法。世嘗用之。而用亦未嘗泥。武經有云。廢陣形而用兵者。敗將也。執陣形而求勝者。愚將也。是也。武者又疑諸葛新書所論布陣。一曰前奇。二曰後奇。三曰右角。四曰左爪。五曰右爪。六曰左牙。七曰右牙。八曰後軍。及世所傳孔明八陣。曰洞常。曰中黃。曰龍騰。曰鳥翔。曰連衡。曰握機。曰虎翼。曰折衝。皆古有是名。而宋人又謂武侯之法。非古八陣。其說何也。答。古之制陣。其名不一。宥以三才名者。有以四時

名者有以四獸名者。有以五行名者。而八陣之名尤為異同。孫子八陣。則為方。為圓。為牝。為牡。為衡。為方。為車輪。為果且。為厲行。吳子八陣。則為車廂。為車扛。為曲。為銳。為直。為卦。為衝。為鵝鵝。或天覆蛇蟠。列而為名。或三才五行。合而為陣。紛紛異名。殊無定論。豈知名雖各異。實罔弗同。不過即古握機移。易稱謂。李衛公云。古人秘藏此法。詭設物象。是矣。而薛士隆。又以為裴緒之論。非無所起。六十四卦之變。其變也無窮。如此天地風雲等八名。特八

握機經

卷之二

二十一

陣之統。焦氏易學。變至四千九十六。奇正相倚。豈得而盡名之。其言亦是。以故諸家陣法。皆因時所變。亦可採之。以備緩急會通之用。惟夫諸陣法中。有所用之眾。與所變之陣。一定而不可易者。則外兵不能為方。內兵不能為圓。前兵不能為虎。後兵不能為龍。直不可使曲。散不可復合。或左右前後。盡兵以行。或地軸之兵。折以附外。若宋人所譏李筌配陳。定而不變者。比比皆是。蓋後之無識者。依倣附會。而大失其真。既昧機奇。安足齒錄。公孫弘

云。世有八卦陣法。未可參用。此類是已。虞集伯生八陣圖賦云。喻以常山之蛇勢。今曾未測其望洋。而李昭玘亦云。魚復陳跡。桓溫幸僚佐之未識也。遽欺之曰。此常山蛇勢也。夫常山蛇者。在兵家謂之率然。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首尾俱至。考之陣勢。此特曲直一陣法耳。烏在其為八哉。武侯所祖在黃帝太公。而溫樂以率然目之。比之李典不在孫吳之說。尚或有愧。故曰昧其法。莫溫若也。又云。鄭之魚麗。鵝鵝。魏之鶴列。晉之三

握機經

卷之二

二十二

行。楚之二廣。二孟。徒以逞一己之私。而擊赤子於肝腦塗地耳。故力陳八陣之美。以謹後世之武備。而又闢魚麗鵝鵝之屬。以終孔子俎豆之意焉。此二言者。良亦近是。范孫所說遊軍。古者用奇之法。或處於中。或列於左右。或伏於後。處於中者。李靖之握奇是也。列於左右者。淮陰侯與楚戰。垓下之勢也。伏於後。則武侯之法。淮陰侯好以弱致人。故其為奇者。列于左右。將伴却而後勝。武侯節制之師。使為奇而將出於左右者。常匿於後以固其軍。

正兵既有所恃。而奇兵惟無出。出將不可禦。此臆說也。似是而實未然。握機法。先出遊軍定兩端之遊軍。即奇兵之處於中者也。伏於後者。下營之恒。規圖經已明。列於左右者。出戰之應兵。蟠翊可証。此所謂奇正之變。不可勝窮。與後世楊奇備伏之法。則亦迥乎弗幸也已。總之。握機陣法。美善盡於太公。風后為鼻祖。武侯有神解。李靖得皮毛。西漢用之。三季莫強焉。後之人不用兵事。不古若矣。宋人及今。多摹擬。抑又失之。

握機經

卷之二

二十三

按荆州記云。魚復縣鹽井以西。石磧平曠。盼望四遠。諸葛孔明。積細石為壘。方可數百步。西郭又聚石為八行。相去二丈許。謂之八陣圖。曰。八陣既成。自今行師。庶不復敗。自後深識見者。並莫能了。夫孔明常云。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勝。非耶。此可馬仲達之所避。而終身不敢與戰者。鐵啞楊維禎曰。圖八陣以用武。必先天而獨得。六十四之成算。本馬圖之全畫。三十二之岐分。妙陰陽之互宅。庶乎可為知言者矣。

經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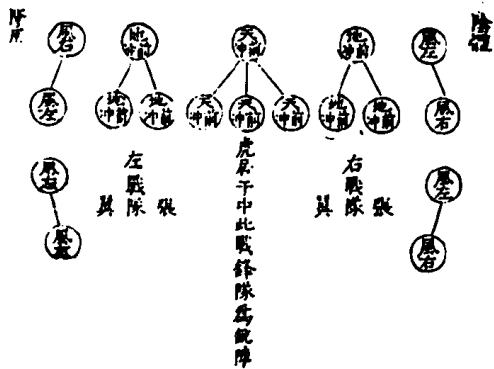
天地之前衝為虎翼。風為蛇蟠。圍繞之義也。虎居于中。張翼以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之後衝為飛龍。雲為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于中。張翼以進。鳥翼兩旁。向敵而翔。以應之。虛實二壘。今為圖。

握機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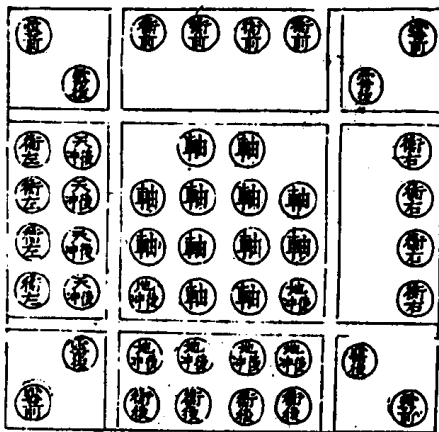
卷之二

二十四

虎翼蛇蟠陣圖



虎翼陣實圖



虎翼陣贊

虎翼陣贊

天地前術變為虎翼伏虎將搏盛其威力准
陰用之變化無極垓下之會魯公莫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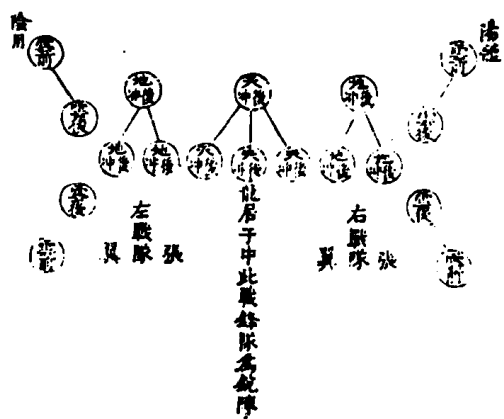
蛇蟠陣贊

風為蛇蟠吞敵大噴勢欲圍繞性能屈伸四
奇之中與虎為隣後變常山首尾相因

卷之二

二十五

飛龍鳥翔戰圖



飛龍陣贊

飛龍陣贊

龍 天地後衝龍變其中有手有足有背有胸潛
鳥 則不測動則無窮陣形亦然象名為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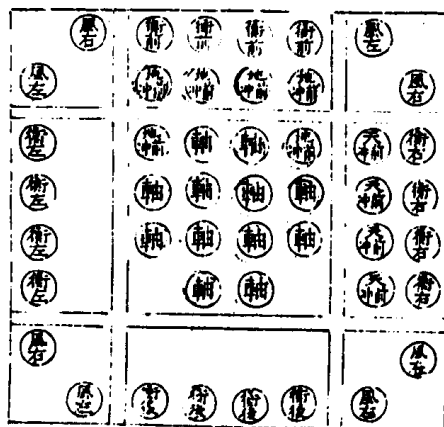
翔 鳥翔陣贊

陣 鷲鳥搏擊必先翔翔勢凌霄漢飛禽伏藏審
贊 而下之必有所傷一夫突擊三軍莫當

卷之二

二十六

飛龍陣實壘圖



摺機經圖

卷之二

二十七

○按上四圖亦一圖分之唐獨孤及曰天命聖者以廣戰術俾懸衡于未然察變於倚數設機制勝作為陣圖夫八宮之位正則數不愆神不忒八其陣所以定位也衡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附其維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遊軍以按其後列弛張則二廣迭舉倚角則四奇皆出使必陷堅陣拔深壘若矢馳天旋雷動山破朱蔡元定曰按漢志立秋之日斬牲肆孫吳六十四陣是古有是八陣非諸葛武侯創為也其法六十四陣天衛十六陣居兩端地軸十三陣居中間天前衛四陣居右後衛四陣居左地前衛六陣居前後衛六陣居後風八陣附天雲八陣附地合為八陣天衛并前後衛二十四陣合風八陣為三十二陽地軸并前後衛二十四陣合雲八陣為三十二陰遊軍二十四陣在六十四陣之後凡行軍結陣合戰設疑補闕全在遊軍先出遊軍定兩端以天居兩端地居中間天地之前衛為虎翼風為蛇蟠兵

摺機經

卷之二

二十八

家先陰以右爲前。又風從虎，虎與蛇皆陰類，同位西北也。天地之後衝爲飛龍，雲爲鳥翔，兵家後陽以左爲後。又雲從龍，龍與鳥皆陽類，同位東南也。每以天地風雲爲四正，龍虎鳥蛇爲四奇。所謂八陣也。每以二陣相從，一陣之中，又有兩陣，一戰一守也。中外有輕重之權，陰陽有剛柔之節。彼此有虛實之地，主客有先後之數，輕重之權，剛柔之節者，定計也。以實擊虛，以先奪後者，合變也。我易而敵常險，我簡而敵常繁。兵法所謂致人而不致于人，此其機要也。

操機經

卷之二

二十九

又按明齋王先生云：凡戰以正兵當之，以風雲在旁繞之，突之，翼之，代之，以遊軍在後，警之，疑之，援之，救之，以故戰必有戰鋒隊，有左戰隊，有右戰隊，此虎翼飛龍二陣之謂。蓋每遇敵，其爲天衝在外之陣，則右兵與前兵先往，而四風應之，左兵與後兵繼往，而四雲應之，其爲天衝居兩端之陣，見後則前陣之兵先往，而四風應之，後陣之兵繼往，而四雲應之，此八陣兩番更休之法，其當方面，兵各

操機經

卷之二

三十

自爲番休，大約一隊有兩隊，首次天地之前衝內，只如二百人，以百人爲駐隊，其應調百人內七十五人出戰，爲三番法，二十五人將大車不動，二次天地之後衝往亦然，三次前衝之駐隊往，四次後衝之駐隊往，如是而一軍之卒，調無不徧，力無不休，當營更無缺，對敵常不窮，此之謂奇正循環而無端，此之謂分數紛紜而不亂，其號令在旗鼓，其提挈在將領，風有左右，雲有前後，凡天前衝發，則四風之右應，地前衝發，則四風之左應，天後衝發，則四雲之前應，地後衝發，則四雲之後應，其陣內亦自爲更休，與四正同，所以然者，人之力一鼓而作，再鼓而盛，三鼓而竭，使三軍齊奮而至于竭，胡以繼之，且也，援桴鼓之，未經戰之兵，戰慄不禁，苟心無所恃，勢且瓦解，卽經戰者，此時勇怯並奏，再鼓而怯者，不得獨後，終而怯者，罷矣，于是勇者不能立，而有大敗之師，茲者參定戰法，隨機用焉，大要天衝云者，定爲家計，死守不移，所謂不可勝在已，善戰者能爲不可勝，一軍以之爲歸，地軸云者，

叢繁幅湊。經畫策應。猶人之心腹。萬象籍之爲固。前後衝風雲。主力戰。配合之後。各死其事。或前後衝輪。徹力殫。衝軸蓄力。思奮則重。爲配合。故衝可爲衝。衝亦爲衝。苟不足。則以軸補之。陣有定名。軍可迭居。或欲布大陣。則衝軸之兵齊出。或有危急。則全軍皆戰。此又不可拘以常法。所謂勢險如崩。弩節短如發機。紛紛紜紜。闐亂而不可亂。混混沌沌。形圓而不可敗。此之謂也。又兵不貴多。但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須十分教閱。無不一當百乃可。

握機經

卷之二

三十一

教閱之法。先以恩聯之。隨以法肅之。孫武之斬宮姬。穰苴之戮嬖倖。吳起之于先出者。彭越之于後至者。苟違軍令。必殺無宥。三令五申。訓而練之。衝軸不動。所用者惟前後衝風雲。然前衝後衝。更迭迭入。動者半而靜者半也。不盡營以行。虛實二壘。一戰一守。用者半而休者半也。故八陣之兵。所用者無幾。大約以十之一。萬取千。而千取百。惟以其犯之不可入。當之無弗斃。與敵人曠日持久。可擇利以圖全勝。此所以爲善。而晉之三豕。宋之壘陣。

所不足言也。又陣闌四門。當戰則前後衝。更迭迭入。敵兵小用衆少。則偏將領一面之兵出戰。開吉門放出。出即閉之。餘面不動。所謂離而爲八也。敵兵大用衆多。或欲取大捷。即四面齊出。前當其衝。左當其右。右當其左。中軍與後軍在其後。風雲居兩旁。駐隊所以爲守。輜重隊常守不動。皆如前法。所謂合而爲一也。又諸葛公云。器械鋒利。是謂器械。而兵不維則不利。五軍之用。長以衝短。短以救長。弓弩。長兵也。鎗矛刀盾。短兵也。未合則以長兵

握機經

卷之二

三十二

遙制。既合則以短兵接戰。故云弩手去賊百十五步發箭。弓手去賊六十步發箭。賊至二十步。射手舍弓。弩後隊人收之。射手絡膊。將刀捧柄。敵齊入奮擊。古無火器。今有之。尤爲器中之最利者。是宜參錯用之。如一伍之中。伍人各執一器。習一技。或更無一技。乃以字號別之。如天前衝某隊某伍。金木水火土某字兵。技有定習。籍有定號。或欲以弩制賊。則舉某字旗。出各伍弩手。而餘四人不動。餘伍餘技手皆然。此又一分番法也。八陣有遊兵。或

驚其左。或驚其右。或分爲疑兵。或設爲伏兵。或絕敵糧道。或邀突敵軍。或夜擊敵營。或間出敵後。或軍行未止。營舍未定。行列未立。必令巡警八面。斷敵來道。以防卒然之衝擊。或鼓譟于陣旁。或橫截于戰陣。皆臨時制變。錯綜入陣而用之。又昔人有云。四翼一首爲虎翼。六翼一首爲飛龍。二陣數同。而曰四曰六。則以風居四維。但見其二。雲居四角。有似乎四。故耳。

又按虎翼龍飛二變陣之出就戰地也。中爲戰鋒

權機經

卷之二

三十三

隊有左戰隊。有右戰隊。戰鋒隊則爲銳陣。狀如馬足。蓋四衝隊併二爲一居中。而左右各一隊也。左右戰隊分爲兩行。如馬行翼之。其排列與戰鋒隊齊。所謂張翼以進也。戰鋒隊接戰。左右旁助之。或橫擊之。或先誘之。或後衝之。或初次戰鋒隊接戰。卽前拒也。二次右戰隊接戰。卽右角也。三次左戰隊接戰。卽左角也。其法如此。其變無窮。鼓進者如鷲擊。無敵速奔。金退者如魚貫。無敵逃走。宋制三等兵。或爲五等。亦此意也。三等兵每層三陣。凡如

踴足者三。乃爲三層。如踴足者九。若握機法。則齊列云。隨機用之。或如踴足亦得。

嘗謂虎翼陣法。韓淮陰以之。馘楚羽。而王文成亦用以擒宸濠。蓋宸濠之叛。文成禦之。先破南昌。已合兵法。乃其置營以乾坎等八字爲名。比與濠遇。撫舍也。賊衆數十萬。號十八萬。公命伍文定以正兵五百當其前。余恩以兵四百繼其後。刑珣引兵五百。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各兵五百。張兩翼以分其勢。陳槐。劉源清等十二人各領兵百餘。四面

權機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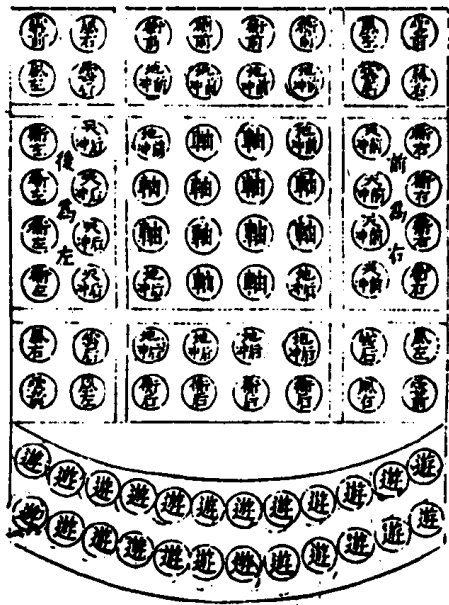
卷之二

三十四

張疑設伏。候文定等兵交。四起合擊。部分甫定。賊鼓譟乘風以進。逼黃家渡。其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之兵。佯北以致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及。刑珣之兵。從後橫擊。直貫其中。賊敗走。文定。恩督兵乘之。璉。德孺合勢夾攻。四面伏兵。呼譟並起。賊不知所爲。遂大潰。追奔十餘里。擒斬三千餘人。趙水死者萬計。次日復戰。又破之。賊乃退保樵舍。連舟爲方陣。公督文定等火攻之。邢珣擊其左。璉。德孺出其右。余恩等易兵四伏。火發而合。宸濠遂擒。此正

與虎翼等陳法合。而公亦自謂奇正相角。有以哉。蓋公所驅烏合之衆。亦幾萬餘。而出戰之士。不越五千。今之人皆謂籌畧之文成。而推驕脆之宸濠。其勢將無難焉。不知奇正虛實。動合古法。不遺餘力。如此雖遇古所謂大敵也者。亦莫出其彀中也。已。

天 圓 不 動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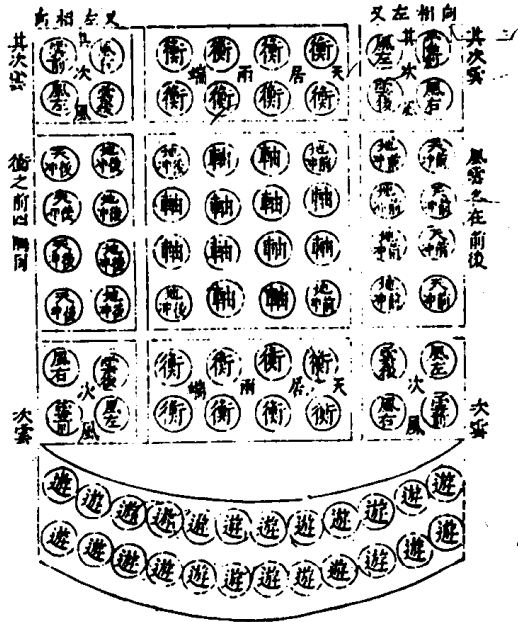
經文
天或圓而不動。前為右。後為左。天地四望之屬是也。今為圓。此圖與前總圖同。

○按此圖天衝在外包運與八風陽陣相統攝故曰圓而不動也。傳謂天衝云者定爲家計死守不動不可敗在我之道如此也。古來以握機法用兵者少有以衝軸出戰。此不可不知。衝軸居守其徐如林不動如山。前後衝風雲迭出。其疾如風。侵掠如火。此握機所以爲萬世兵法之祖。非孫吳輩之所能贊一詞而八陣之異於六花者由斯義耳。又天衝居右而天後衝居左者。兵事尚右故以天前居右也。地前衝居前而地後衝居後者。兵家先陰故以地前居前也。近代坊肆刊行諸書昧於此義。遂以天地前衝在南居前。天地後衝在北居後。天衝列在左右。謬矣。宋蔡氏八陣圖說云。常觀握機經馬隆贊。卽魚復圖八陣分畫陣隊。地軸十二居中。天衝八隊居前。又八隊居後。天前衝四隊居右。地前衝六隊次之。天後衝四隊居左。地後衝六隊次之。風八隊居四維。雲八隊居四角。此天地風雲四陣爲正也。天地前衝爲虎。居右。天地後衝爲飛龍。居左。又風變爲蛇。雲變爲鳥。翔。此龍虎

鳥蛇四陣爲奇也。此所謂正變而爲奇也。卽正卽變。非合非離。正陣利用守。奇陣利用戰。兵之爲道。不越戰守二端。故始終言之。天居兩端。從布天一。二圖。又自此圖而分。蓋太公陣法。不過此三圖。而正奇奇正。妙不容言。唐太宗有云。深乎節制之兵。得其法則昌。失其法則亡。是以歷代名將。每每用其一。二。以成功。而彼之倖勝者。或以小術。或以片善。斯安足論兵法哉。

經文
 天居兩端，其次風，其次雲，右左相向是也。地方布風，雲各在前後衝之前。天居兩端，其次地居中間，兩地為比是也。今為圖。

天居兩端圖



握機經圖

卷之二

三十九

○按傳稱此圖為有險可據，及從險出兵，陣當如此。布地軸居中，而與地衝相比，故曰兩地為比。然此乃布陣之例，諸陣皆然，不止此例也。

握機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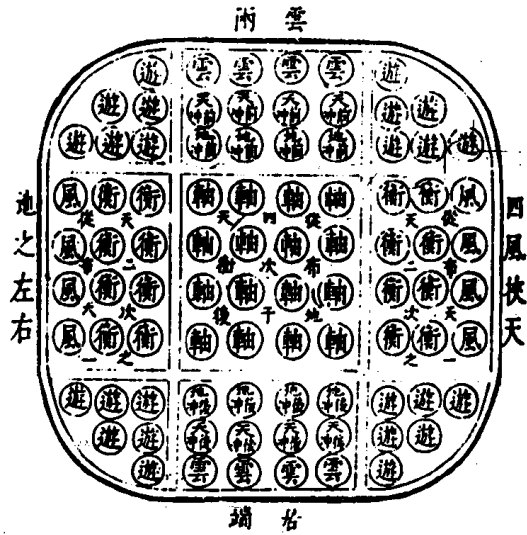
卷之二

四十

經文

從布天一。天二次之。從布地四。次于天衝後。從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天地前衝居其前。後衝居其後。雲居兩端。今為圖。

從布天地圖



卷之二

四十一

○按傳云我軍受圍勢欲潰出我不欲戰歛兵為

一。又或師行之際為敵所乘如此三者合布此陣

遊軍在四隅雖無經文然缺其四角則不得為營

陣之法其勢必當如此前陣云地軸單列各三隊

前後之衝各三隊與此陣從布地四次於天衝後

微有不同蓋地軸四角與地前後衝勾連者或使

之出戰以助前後衝則與之同調發也總稱地軸

者以其親兵為大將所握也義各有所指耳但親

兵雖大將所握亦必以親兵將分領之大將每虛

中而統全陣乃當昔賢所謂處靜而制動務寡而

服眾道固然矣

又按已上不過三圖而三圖之變不可勝窮總之

陣無空缺兵有番休此握機之為經迥出於百八

十二家兵法之上而非孫吳尉繚單所能望其萬

一者也宋蔡氏沉云夫兵之要在於審虛實達奇

正虛則乘之實則避之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欲索

其情要在形人形人之極至不可測批亢搗虛如

卵投石審而用之萬無一失不有乎正何有乎奇

卷之二

四十二

正以合之奇以勝之奇發若機正靜如山奇正相生如環無端或正而奇或奇而正頃刻萬變難與預合勝而無名要在致人虎伏蛇伸蛇繞虎噴龍鳥之變用無定形慎詳其意動與敵乘勢險節短如雷如霆何堅不摧何難不平譬之率然靡喻其神順天之道逐地之形勿蕩勿拘乃可議兵

又按孫武有云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諸葛武侯亦云三軍之衆可使必戰而無敗者在於奇正奇正之變使敵不能措手而大

卷之二

四十三

敗者此奇正之功也以大軍對遊軍言大軍爲正遊軍爲奇以正陣言外八陣爲正中握奇爲奇以外八陣言衝衝爲正風雲爲奇以中握機言十二地軸爲正四角無地分馬爲奇以敵攻言當頭受敵者爲正二尾旁援者爲奇以更休言就列爲正駐隊爲奇以戰言正兵接戰爲正兩旁風雲翼擊爲奇正兵中戰鋒隊出作銳陣者爲正左右戰隊分作兩列如兩足俟戰者爲奇諸葛新書又以步軍爲正馬軍爲奇而出奇設伏交代左右夾擊者

爲正却而制敵者爲奇蓋正或變而爲奇奇或變而爲正正常以奇爲首行則以奇居前故曰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昔諸葛武侯以能用奇正爲將之智諒矣云何無地分馬宋朝制軍之法大將營旁有無地分馬夫所謂無地分馬者即握機地軸將四角之兵也無專位無定數處於大將營陣前後左右以備緩急驅使者也

握機經

卷之二

四十四

人凡小教開用此數一團五十人共三千二百人通遊軍四千四百人教開之數以此爲次馬隆勝樹機能十萬之衆用此數中列之一團一百人共六千四百人通遊軍八千八百人項羽破秦軍百萬用此數大列之一團二百人共一萬二千八百人合周制萬二千五百人一軍之數通遊軍一萬七千六百人苟或用衆多多益辨如吳起所云能備千乘萬騎兼之徒步分爲五軍各軍一衢孫武亦云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又按地軸宜倍於四

正故從布天地陣云。從布地四而四角不復係於地前衝。卽宋人所謂無地分馬。蓋凡善將者必有所親厚士。若秦穆公之陷陣者。越勾踐之君子兵。矣。起所云。選而別之。愛而貴之。以爲軍命者也。此後地軸四角。皆以無地分別之。又分數云者。旗鼓以嚴之。將領以鳩之而已。將領見左。

四正方。四衝。四衝。凡八將。四隅方。四風。四雲。凡八將。此十六隊將。各主其本隊之事者也。

四正。每正各總其衝。衝。凡四將。曰龍。虎。鳥。蛇。四隅。

每隅各總其風。雲。凡四將。曰天地風雲。合十六而爲八。此八陣將。各主其方面之事者也。

地軸將。總地軸地衝。八雲之兵。爲三十二陰。天衝將。總天衝。天衝。八風之兵。爲三十二陽。合八而爲

二。捉零就簡。以爲提挈弛張。此副將事也。中軍又總八陣兵。合二爲一。此大將之事也。

天地之前衝爲虎翼。風應之。天地之後衝爲飛龍。雲應之。合前於右。合後於左。八陣以四爲用。四陣以兩爲化。參將之事也。

風將總其四風。雲將總其四雲。應於四正。此驛騎將之事也。

遊軍二十四陣。與大軍爲援。遊擊將之事也。

經 卷之二 四十六

譜衍握機經第三

凡六十七字。凡唐太宗李靖問對。相傳云。宋阮逸擬作。然義明暢而詞簡當。蓋古語也。

○按古本握機經文。惟風后古文一十九字。太公望增衍。今文三百六十五字。共三百八十四字。首已遂。義已殫矣。後人復以阮逸所擬六十七字附焉。蓋因其直截易曉。可與經文互相發明耳。此亦無傳始從之。宋浚儀王氏曰。李靖兵法。世無全書。今問對出阮逸因杜氏所載。是矣。

握機經

卷之三

陣數有九。中心零者。夫將握之。四面入向。皆取準焉。明齋王氏曰。陣法如井字。專指其外則為八。兼舉其中則為九。四正四隅。各有督將。而中心奇零之兵。則為大將所握。四正曰四。而兼四隅。故曰八。向皆視大將旗鼓。以為進退動止。故曰皆取準焉。陣間容陣。隊間容隊。

一大陣內分九陣。奇正布列。每一隊有兩隊。虛實二局是也。

以後為前。以前為後。

此回軍轉陣之法。又敵攻我後。即以後為前。如下文觸處為首是也。

進無速奔。退無遠走。

進必從旗鼓。勇者不獨先。怯者不獨後。獨後者必誅。獨先者亦無赦。如吳起之殺挾雙首而還者。曰勇則勇矣。非吾令也。退師必依軍法。無敢爭先。是在將令素行耳。諸葛公有云。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

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衝其中。兩頭俱救。

握機經

卷之三

二

受敵者為頭。旁援者為尾。一正為頭。則兩隅為尾。四正為四頭。而八隅為八尾也。一隅為頭。則兩正為尾。四隅為四頭。而四正為八尾也。雖云首尾。而本無定位。以其首先受敵。故謂之首耳。所謂觸處為首也。兩頭即兩旁。凡稱受敵者為首。則旁援者為兩尾。稱受敵者為中。則旁援者為兩頭。亦無定名。又按李靖稱唐太宗所制破陣樂舞。前出四表。後綴八旛。左右折旋。步趨金鼓。各有其節。此即八陣四頭八尾之謂。而太宗常云。深乎黃帝之制兵。

也後世雖有天智神略莫能出其間。且譏李勣論兵不究出處。則太宗之制陣。本乎握機。而所謂擇精微。垂後世者。卽此黃帝及諸葛之法。此太宗之所以爲知兵也。

數起於伍。終於八。
○按傳有之。諸家兵法。惟伍法爲要。故五人爲伍。一人居中爲伍長。而旁各攝二人。勢順而易。此伍法也。制字之義。亦取諸此。尉繚子云。軍中之制。五人爲伍。伍相保也。是已。李衛公法。有以三人爲隊。

卷之三

隊者。以中一人爲主。旁各攝一人也。昔人有泥八陣之名。因謂八人爲伍。八伍爲隊。則偏側不齊。其勢乖舛。大謬不然矣。陣法如井田。其形方。故合四正四隅而八。此正所謂五爲陣法。故起於五。諸部連繞。故終於八。宋神宗云。八陣卽九軍。九軍者方陣也。是已。若夫素分之。時制之。散而爲八。復而爲一。外畫之方。內環之圓。闕亂而法不亂。形圓而勢不散。卽太公所云。奇正發於無窮之源。此不可不知也。

已上安營出戰之法。略標梗概。善將兵者。度宜而行。當與葛李齊名矣。若夫軍行法。教閱法。與夫天文趨避營陣時日。布算驚備。諸家之言。各軍志並有。而握機因敵所變。五行八陳。及八陳合變。諸圖說。不過李筌裴緒之枝流。茲皆弗詮。

○又按景宗初。于肅愍公謙爲本兵。立京營團操法。時命兵科給事中鄭林。操練團營軍士。林旣受命。遂以軒轅之蚩尤之陣。教閱軍伍。具疏繪圖以進。曰。臣又考古今陣法。莫有過於軒轅黃帝破蚩尤之陣。夫古之蚩尤。卽今之胡虜也。黃帝按井田作陣法。天軍居中。專主旗鼓。八部旋繞。悉聽指揮。若正北受敵。則東北西北。二陣爲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若正南受敵。則東南西南爲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其正東正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者也。古之名將。知此法者。惟太公望孫武子韓信諸葛孔明李靖諸人而已。吳起以下。莫能知也。其名之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陣者。

卷之三

子 30—34

則諸葛孔明也。一大陣之中，固有八陣，而小八陣之中，亦各有八陣。大陣則法伏羲八卦，小陣則法文王六十四卦。所謂陣間容陣，隊間容隊者也。若夫造遁甲，列九星，開八門，用三奇者，則又黃帝命風后爲之也。蓋聖人以神道設教，以神其術，使人莫知其所以然也。大將居於玄武之位，而北嶽則常山蛇也。故曰常山蛇陣。林，浙江常山人，時居兵科，見團營軍無統制，每出征，人馬多雜踏致死，劾其操練不如法，當國者遂請以事委之。林乃用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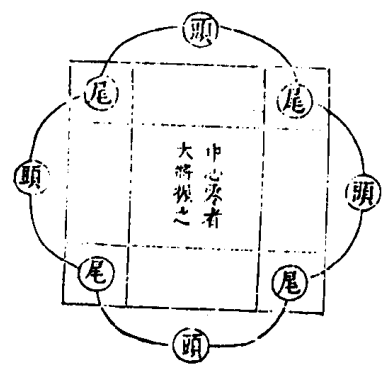
握機經

卷之三

五

陣教閱隊伍始整。其法至今不廢。夫林所上陣法，不過六花遺意，於握機尚未能窺，然亦可行。且是我朝用八陣之驗云。萬曆初有李教授承寶者，誤遁甲八陣書三冊，其書亟稱鄭黃門，似矣。顧引握機文多訛謬，而入陣總圖，衡衡淆亂，大誤觀聽。所謂變陣亦承傳舊圖，且欲以遁甲神握機，尤爲劣見。細閱之無可採者。又師律提綱，乃成化太原衛官陳璠作，內有條件軍令，亦可觀。

九陣前後頭尾之圖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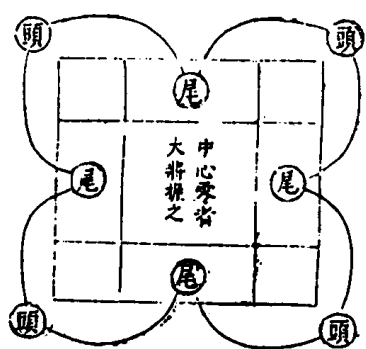


握機經圖

卷之三

六

九陣前後頭尾之圖下



○按前後頭尾之圖大要善矣。後世且未能用。似與天尾兩端從布天地等圖。互爲表裏。蓋大營忽然受敵。倉卒不及布陣。及未訓練之卒。卽與敵戰。此法亦可。若大將握機從容閒暇。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致人而不致於人。則天圓不動諸圖說。莫此爲上。至於布營出戰。虎翼龍飛二陣。其選矣。宋蔡氏沉曰。八陣之妙。在於四奇。而四奇之法。在於二變。二變者。一之用也。有味哉其言之也。

又按握機之爲義也。風后著之經。諸葛武侯布之

卷之三

七

關東漢以降。斯法遂廢。觀其圖者。漫然莫辨。孰爲天地風雲。孰爲龍虎鳥蛇。又安能推經文之意行之乎。晉迄元明。去武侯僅百餘年。人已莫之能識。獨桓溫知其勢如常山之蛇。首尾犄角。足以相應。而猶惜於奇正迭出之妙。唐獨孤及雖用相鈴之客。記其遺制。而罔盡其旨。李筌太白陰符經繪爲九圖。其名雖同。而陣形則異。與武侯之圖弗侔。暨諸儒類多經上之語。又攀諸家陣法以附益之。或至七軍。或主五師。或爲風揚。或爲雲番。支離散漫。

益與經舛。惟唐太宗李衛公以爲形如井字。開左九馬。大將居中。諸部連統。四面八尾。銅處爲首。此數語最爲切當。但衛公以時用武人。或知之。乃變爲六花。六花陣法。用二萬人。分爲七軍。一軍居中。前軍。後軍。左軍。左虞侯。右軍。右虞侯。右外。合爲一陣。此與八陣亦畧相似。而每戰七軍俱用。大約管子三軍皆戰之法。蓋當後世無制之兵。欲取大捷。尤便其易知易行耳。故握機之妙。武侯當彊敵。析之甚精。衛公當脆敵。知而不用。趙宋制軍。一祖

卷之三

八

六花自是黃帝風后之遺。蓋冥漫而無傳焉。噫。其不倭儒髻而庠游。卽值烏夷之擾。烽燹疚心。桑蓬在梁。退風貫虱之技。常從事焉。徐爲當路者所錄。或在兵間。時與任藩參。董寇副。邦政揚。總戎尚英。盧總戎。鐘及劉都督。顯俱。凡攻守之狀。勝負之形。頗亦諳之。乃心穎鈴。願學焉。未也。先大人斗墟府君。與崑山明齋王先生。同。趙學。魏先生。並有志當世務。因夷管。譚。據。極。連。斯。夕。不。暇。不。倭。儒。備。時。時。從。旁。疑。問。焉。王。先。生。及。先。太。人。謂。不。倭。儒。

可教送舉所得盡授之。學劍未成。海氛亦息。因困於博士家言者。垂數十年。然間亦與海內明達士。權而論之。恒有所得。萬曆庚辰。叨以一命尹津。崑崙多大山。禽僚之所藪也。意其地將或弗靖。携王先生所授書以行。暇則披之。豈鼠蠹之遺。編殘字。漉不佞儒之罪。其何能逃。所幸天未塞聰。遺言猶炳。遂憶所聞。與書所存。合新所得者。聊參伍之。適崑屬白土山中。聽撫義民張成額。引所餘衆五百。願充鄉兵。隨縣月操。爰集縣所官民兵。新簽鄉兵。

卷之三

九

與白土兵。遵時制。校習。頃偶以虎翼陣試之。諸人茫然。成額色動。拜而言曰。成額身經戰陣數矣。未見存用兵如此者也。乃知諸葛公七縱七擒。有自矣。不佞儒笑曰。此其唯略耳。因收其兵而止。斯時林寇未殲。海舶告急。不能忘之胸中。癸未左遷。且以妄言獲。

嚴譴。歸卧舊山。謂與世絕。豈友朋輩知捭機者。不佞儒故所厝意者也。多從椒腴。問詢難焉。比歲己丑。不佞儒請吁江。弔先師近溪羅先生。因自閩道浙。

歸矣。泛舟延津。慕將樂玉華洞之勝。遊焉。歸化揭君鴻時。寓將也。揭君曾爲潮陽別駕。職在防倭。身經戰陣。面傷如故。壯志未衰。遺其子岸生。喬椿。與不佞儒偕。縱譚孔釋。爰及捭機。喬椿恂恂。而有四方志。是足與議也。卽以所聞命侍書者。筆授之。旋儼不能避。客草次。無由善思。辭多重復。義未曉。卽欲刪削之。亦未能也。時同遊者。臨川黎君文燦。將樂蕭君來鳳。稍加校正。喬椿欲書速成。稿甫脫。卽持去。卒未有以裁之。喬椿問頃。問曰。楚漢之事。茲

卷之三

十

弗詮矣。諸葛公用八陣。降孟獲。斬張郃。王雙。走司馬仲達。亦旣聞命矣。其他名將。克敵成功者。亦繁有徒。豈皆捭機。頗有請也。答蔡仲默有云。八陣之制。妙矣。神矣。不可復加矣。後之敗者。不知乎是法者也。後之勝者。暗合乎一二者也。故諸葛新書云。昔者大聖軒轅。作八十餘陣。皆畫圖以傳於世。罕有知之者。而暗合之者。亦可倖而指矣。字靖方陣之法。卽地陣之類也。李廣張左右翼。爲圓陣。外向者。卽天陣之類也。衛青將左右翼。以遠單于。清港。

之戰。安守忠以驍騎九千爲長蛇陣。官軍擊之首尾兩翼夾擊。官軍大敗。卽蛇陣之類也。石勒攻劉曜金墉。石虎自城北而西。攻其中軍。石堪等自城西而北。擊其前鋒。勒出自間圍夾擊之。曜衆大潰。擒之。宗城之戰。王重胤請杜重威分銳士擊安重榮左右翼。自率兵以衝其中軍。重榮大敗。金太祖收國元年。自將攻遼黃龍府。右翼先馳。左翼出其陣後。委室等衝其中堅。遼兵遂敗。卽烏翔陣之類是也。漢高帝垓下之戰。韓信將兵當項羽。孔將軍

卷之三

十一

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居后。終侯樊將軍又在皇帝后。周世宗與劉旻戰於高平。李重進等將左。何徽等將右。向訓等將中軍。張永德以禁軍衛躡。金史僕散忠義。訖石烈志寧。以大軍追及。移刺窩斡於泉領左翼。綠南岡自南而北。右翼繼步軍北引而東。作偃月陣。步軍居中。騎兵據其兩端。合戰賊敗。窩斡爲俘。卽今人之拐子馬。先以精兵衝我軍。如我軍陣動。則擁大衆張兩翼以邀我後。此皆虎翼陣之類是也。崔乾祐潼關之戰。什什伍伍散如

列星。或疎或密。或前或卻。精兵嚴陣於後。及兵既合。偃旗欲遁。以誘其進。乃發伏兵乘之。雲陣之謂也。韓世宗太儀之戰。先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間鼓卽起。擊金人不知。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金兵擾亂。宋師迭進。世忠應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龍陣之類也。之數十人者。雖未能知此八陣之法。而暗與法合。亦足以致勝矣。今用古陣而制教法。一陣自具八體。八體各具八變。皆因地形而分列。觀地勢而變化。靜則有

卷之三

十二

定體。動則有定用。觸之爲首。援之爲尾。一陣遇敵。諸陣相援。首動尾應。奇正迭出。變化無方。是之謂八陣活法。儻拘文泥圖。以求古法。不知合變。或繁碎而重遲。無以應卒而適宜。是謂八陣死法。故云道不虛行。存乎其人。故云運用之妙。在于一。夫知陣法。不知合變者。固不足以論兵。而近年諸大率併陣法棄之。乃謂今與古異。戰則戰耳。胡以陣爲。曷不知陣法果何自而起乎。衆易亂也。亂易潰也。諸葛武侯云。陣兵縱橫曰亂。將之過也。故夫分

數不明則無所從御。而人各其心。左右不相顧。首尾不相應。可離而不可久。於是乎隊伍之法生焉。布列無法。是使士卒自占其地。隊伍必紛亂。而不整。家自爲敵。敵因可乘。於是行陣之法生焉。擊刺無節。是極士卒之力。而不慮其罷怯者。傲勇者不獨立。於是有坐作進退之法焉。調發無藝。是擁大衆而無奇正也。戰者獨勞。居者虛餼。故有出兵次第焉。處舍不周。徙舉不當。是知存而不知亡。棄吾民于敵也。故有營壘軍行之制焉。教道不明。則戰

卷之三

十三

之不進。金之不退。器雖利而不殺。兵雖多而無用。是以有教閱之法焉。蓋自黃帝以迄於今。未有不用陣法。而能勝者。何獨於斯時而可廢之。不自悟。不能用陣法。而且謂陣法不足用。嗟嗟。愚甚矣。夷考數百年以來。戰用陣法而勝者多。不用陣法而勝者少。不用陣法而勝者。皆以彼此浪戰。均無法制。稍優者勝。其勝倖耳。是烏可執一廢百。而指其倖者以爲常哉。諱葛新書有云。用兵有法。則可以取勝於人。苟不得其法。雖有百萬之兵。而能必勝。

卷之三

十四

者罕矣。斯言誠是也。喬樅又問。吾有是法。而彼亦用之。奚以相決。答。是大不然。便捷輕佻。而不能備物。俟聚俟散。而不能持久。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而無節制。此盜賊火伙之常也。彼雖得是法。必不能用。若果勢力相敵。更有德義輔之。諸葛武侯有云。兩軍相拒。各用兵機。深者勝。淺者敗。而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孫武以爲勿擊。勿邀。兩軍體均勢等。李靖以爲不可輕肆。此兵有不戰有必戰。而持久以圖全勝。多方使敵一誤。此非明於握機者。其孰能之。世所傳孫吳等書。皆僅僅言兵家之權畧。若會陣戰守之制。莫逃於風后之所作。惟聖盡善。莫之能達。凡有安攘之責。如之何。可一日而弗講哉。喬樅又問。倉卒遇敵。陣不及布。則如之何。答。教惟臨戰。惟節。人不知兵。未教而戰。是容有之。將而知兵。兵而習戰。如唐李臨胸之役。王茂章以淮南一編裨。當天下莫盪之朱溫。戰酣退坐。以拒馬拒之。召諸將飲酒。飲畢。徹拒馬復戰。此豈異人任哉。吳子云。兵以治爲勝。李靖又云。夫教道不明者。言教閱。

無古法也。今不依儒。衷古經傳。小融撮之間。以已意發。所未備正者。所謂區區古制。皆纂以闕。庶乎成有制之兵云。

握機經

卷之三

孫武子卷之一

諸家約註

計篇

曹操曰。計者。選將量敵度地。料卒遠近。險易計於廟堂也。

杜牧曰。計筭也。曰。計筭何事。曰。下之五事。所謂道。天地將法也。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握機經

卷之一

張預曰。民之死生。兆於此。則國之存亡。見於彼。然死生日地。存亡曰道者。以死生在勝負之地。而存亡繫得失之道也。得不重慎審察乎。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

曹操曰。謂下五事。七計。求彼我之情也。

杜牧曰。此言先須經度五事之優劣。次復校量計筭之得失。然後始可搜索彼我勝負之情狀。

一曰道。

張預曰。恩信使民。

二曰天。

張預曰上順天時

三曰地。

張預曰下知地利

四曰將。

張預曰委任賢能

五曰法。

張預曰節制嚴明

杜牧曰此之謂五事也

卷之一

二

王皙曰用兵之道人和為本天時與地利則其

助也三者具然後議舉兵兵舉必須將能將能

然後法脩孫子所次此之謂矣

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

而不畏危。

杜牧曰道者仁義也李斯問兵於荀卿答曰彼

仁義者所以脩政者也政脩則民親其上樂其

君輕為之死復對趙孝成王論兵曰百將一心

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

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背臆也如

此始可令與上下同意死生同致不畏懼於危

疑也

曹操曰危者危疑也

張預曰士卒感恩死生存亡與上同之決然無

所疑懼

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

曹操曰順天行誅因陰陽四時之制故司馬法

曰冬夏不典師所以兼愛民也

卷之一

三

張預曰夫陰陽者非孤虛向背之謂也蓋兵自

有陰陽耳范蠡曰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蓋敵陽

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又云設右為牝蓋左為牝

早晏以應天道李衛公解曰左右者人之陰陽

早晏者天之陰陽奇正者天人相變之陰陽此

皆言兵自有陰陽剛柔之用非天官日時之陰

陽也今觀射條子天官之篇則義最明矣太白

陰經亦有天無陰陽之篇皆著為篇首欲以決

世人之惑也太公曰聖人欲止後世之亂故作

為譎書以奇勝於天道無益於兵也是亦然矣
唐太宗亦曰凶器無甚於兵行兵苟便於人事
豈以避忌為疑也寒暑者為冬夏與師也漢征
匈奴士多墮指馬授征蠻卒多疫死皆冬夏與
師故也時制者謂順天時而制征討也太白陰
經言天時者乃水旱蝗電荒亂之天時非孤虛
向背之天時也
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

曹操曰言以九地形勢不同因時制利也論在
握機緯 卷之一 四

九地篇中

梅堯臣曰知形勢之利害

將者智信仁勇嚴也。

曹操曰將宜五德備也

杜牧曰先王之道以仁為首兵家者流用智為

先

何氏曰非智不可以料敵應機非信不可以訓
人率下非仁不可以附眾撫士非勇不可以決
謀合戰非嚴不可以服強齊眾

賈林曰專任智則賊偏施仁則懦固守信則愚
恃勇力則暴令過嚴則殘五者兼備各適其用
則可為將帥
法者曲制官道至用也。

杜牧曰曲者部曲隊伍有分畫也制者金鼓旌
旗有節制也官者偏裨校列各有官司也道者
管陳開闔各有道徑也王者管庫廩養職守主
張其事也用者車馬器械三軍須用之物也

梅堯臣曰曲制部曲隊伍分畫必有制也官道
握機緯 卷之一 五

裨校首長統率必有道也至用至軍之資糧百

物必有用度也

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校之

以計而索其情。

曹操曰同聞五者將知其變極則勝也索其情

者勝負之情

王晉曰當盡知也言雖周知五事待七計以盡
其情也

曰至孰有道。

杜牧曰孰誰也言我與敵人之王誰能遠使親
賢任人不疑也

將孰有能

杜牧曰將孰有能者上所謂智信仁勇嚴若漢
高祖料魏將柏直不能當韓信之類也

天地孰得

杜牧曰天者上所謂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上
所謂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

法令孰行

曹操曰設而不犯犯而必誅

王昏曰孰能法明令人聽而從

杜牧曰縣法設等貴賤如一魏絳戮僕曹公斷

髮是也

兵衆孰強

梅堯臣曰內和外附

王昏曰強弱足以相形而知

士卒孰練

杜牧曰辨旌旗審金鼓明開合知進退閑馳逐

便弓矢習擊刺也

梅堯臣曰車騎閑習孰罔精粗

賞罰孰明

杜牧曰賞不倍刑不濫

梅堯臣曰賞有功罰有罪

張預曰當賞者雖仇怨必錄當罰者雖父子不

合又司馬法口賞不逾時罰不遷列於誰為明

吾以此知勝負矣

曹操曰以七事計之知勝負矣

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

之。

張預曰將辭也孫子謂今將聽吾所陳之計而

用兵則必勝我乃留此矣將不聽吾所陳之計

而用兵則必敗我乃去之他國夫以此辭激矣

王而未用

孟氏曰將禪將也聽吾計盡而勝則留之違吾

計盡而敗則除去之

計利以聽乃為之勢以佐其外。

曹操曰常法之外也

杜牧曰計算利害是軍事根本利害已見聽用然後於常法之外更求兵勢以助佐其事也

賈林曰計其利聽其謀得敵之情我乃設奇彌之勢以動之外者或傍攻或後躡以佐正陳勢者因利而制權也

杜牧曰自此便言常法之外勢夫勢者不可先見或因敵之害見我之利或因敵之利見我之害然後始可觀機權而取勝也

卷之一

无

梅堯臣曰因利行權以制之

張預曰所謂勢者須因事之利制為權謀以應敵耳

兵者詭道也

曹操曰兵無常形以誦詐為道

梅堯臣曰非誦不可以行權非權不可以制敵

實而備之

曹操曰敵治實須備之也

張預曰經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有餘則

實也不足則虛也言敵人兵勢既實則我當為不可勝之計以待之勿輕舉也李靖軍鏡曰觀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

杜牧曰對壘相持不論虛實常須為備此言居常無事鄰封接境敵若脩政治實上下相愛賞罰明信士卒精練即須備之不待交兵然後為備也

強而避之

曹操曰避其所長也

卷之一

无

杜牧曰逃避所長言敵人乘兵強氣銳則當須且迴避之待其衰懈候其間隙而擊之

賈林曰以弱制強理須待變

張預曰經曰無逸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陳言敵人行陳脩整節制嚴明則我當避之不可輕肆也若秦晉相攻交雖而退蓋各防其失敗也杜佑曰彼府庫克實士卒銳盛則當退避以伺其虛懈觀變而應之

怒而撓之

杜牧曰大將剛戾者可激之令怒則逞志恃意

志氣撓亂不顧本謀也

孟氏曰敵人盛怒當屈授之

王哲曰敵持重則激怒以撓之

張預曰尉繚子曰寬不可激而怒言性寬者則

不可激怒而致之也

卑而驕之

梅堯臣曰示以卑弱以驕其心

張預曰或卑辭厚賂或羸師佯北皆所以令其

卷之一

十

驕息

佚而勞之

曹操曰以利勞之

梅堯臣曰以我之佚待彼之勞

王哲曰多奇兵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救左則

右救右則左所以罷勞之也

親而離之

曹操曰以間離之

杜牧曰言敵若上下相親則當以厚利啗之離

間之

陳暉曰彼僂爵祿此必指之彼膏財貨此必輕

之彼好爵罰此必緩之因其上下相猜得行離

間之說

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曹操曰擊其懈怠出其空虛

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

曹操曰以上數事不可傳說

杜牧曰詭道也

匡機律

卷之一

十一

張預曰因其事勢而用不可先傳也

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

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

曹操曰算計也

梅堯臣曰廟算者計於廟堂之上也

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曹操曰謂五事七計得算多少而見勝負也

孫武子卷之一終

孫武子卷之二

作戰篇

曹操曰欲戰必先算其費務因糧于敵也

王皙曰計以知勝然後興戰而其軍費猶不可

以久也

張預曰計算已定然後完車馬利器器械運糧草

約費用以作戰備故次計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

曹操曰馳車輕車也。革車重車也。帶甲十萬士

握機辨 卷之二

卒數也

杜牧曰輕車乃戰車也古者車戰革車輜車重

車也載器械財貨衣裝也司馬法曰一車甲士

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囚守衣裝五

人重車二十五人故二乘兼一百人為一隊舉

十萬之衆皆可也

王皙曰曹公曰輕車也駕駟馬凡千乘皆謂馳

車謂駕革車也一乘四馬為駟千駟則革車千

乘曹公曰重車也皆謂革車兵車也有五戎千

乘之賦諸侯之大者曹公曰帶甲士萬步卒數

也皆謂井田之法甸出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

卒七十二人千乘總七萬五千人此言帶甲十

萬豈當時權制歟

千里饋糧

曹操曰越境千里

則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

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

曹操曰謂購賞猶在外

握機辨 卷之二

王皙曰內謂國中外交謂軍所也賓客若諸侯之

使及軍中宴饗吏士也膠漆車甲舉細與大也

梅堯臣曰舉師十萬饋糧千里日費如此帥久

之戒也

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到銳。攻城則力屈。

杜牧曰勝久謂淹久而後能勝言與敵相持久

而後勝則甲兵鈍弊銳氣到則攻城則人力殫

盡屈折也

王皙曰屈窮也求勝已久則弊折到攻城則

益甚也

久暴師則國用不足。

張預曰日費千金師久暴則國用豈能給

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

杜牧曰蓋以師久不勝財力俱困諸侯乘之而起雖有智能之士亦不能于此之後善為謀畫也

杜佑曰雖當時有用兵之術不能防其後患

據機緯

卷之二

三

何氏曰其後謂兵不勝而敵乘其危殆驕智者不能盡其善計而保全

故聞兵拙速未睹巧之久也

曹操曰雖拙有以速勝未睹者言其無也

杜牧曰攻取之間雖拙于機智然以神速為上

蓋無老師費財鈍兵之患則為巧矣

何氏曰速雖拙不費財力也久雖巧恐生後患也

張預曰但能取勝則寧拙速而無巧久

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

李筌曰春秋曰兵猶火也非戢將自焚

賈林曰兵久無功諸侯生心

梅堯臣曰力屈貨殫何利之有

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

李筌曰利害相依之所生先知其害然後知其利也

杜牧曰害之者勞人費財利之者吞敵拓境

賈林曰將驕卒惰貪利忘變此害最甚也

據機緯

卷之二

四

王皙曰久而能勝未免于害速則利斯速也

梅堯臣曰不再藉不三載利也百姓虛公家費

害也苟不知害又安知利

善用兵者役不再藉糧不三載

杜牧曰審敵可攻審我可戰然後起兵便能勝

敵而還鄭司農周禮註曰役謂發兵起役籍乃

伍籍也此參為伍因內政寄軍今以伍籍發軍起役也

陳皞曰籍借也不再借民而役也糧者往則載

焉歸而迎之是不三載也不困乎兵不竭乎國
言速而利也

曹操曰籍猶賦也言初賦民而便取勝不復歸
國發兵也始載糧後遂因介于敵還兵入國不
復以糧迎之也

李筌曰籍書也不再籍書恐人勞怨生也

張預曰糧始出則載之越境則掠之歸國則逐
之是不三載也

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

握機緯

卷之二

五

曹操曰兵甲戰具取用國中糧食因敵也

何氏曰因謂兵出境鈔聚掠野至于克敵拔城
得其儲積也

張預曰器用取于國者以物輕而易致也糧食
因于敵者以粟重而難運也夫千里饋糧則土
有飢色故因糧則食可足

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

李筌曰兵役數起而賦歛重

杜牧曰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

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

衆有飢色此亦粟重物輕也不可推移推移之

則農夫耕牛俱失南畝故百姓不得不貧也

賈林曰遠輸則財耗于道路弊于轉運百姓日
貧

近於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

曹操曰軍行已出界近師者貪財皆貴賣則百
姓虛竭也

握機緯

卷之二

六

張預曰近師之民必貪利而貴賣其物于遠來

橋餉之人則財不得末竭

財竭則急於丘役力屈財殫。中原內虛于家。百姓之
費十去其七。

曹操曰丘十六井也百姓財殫盡而兵不解則
運糧盡力于原野也十去其七者所破費也

杜牧曰司馬法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

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

丘為甸丘蓋十六井也丘有戎馬一匹牛四頭

甸有戎馬四匹牛十六頭丘車一乘甲士三人

步卒七十二人今言兵不解則丘役益急百姓糧盡財竭力盡于原野家業十耗其七也

陳暉曰丘聚也聚歛賦役以應軍需如此則財竭于人人無不用也

王皙曰急者暴于常賦也

張預曰運糧則力竭輸餉則財殫

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矢弩戟楯蔽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一本作十去其七。

梅堯臣曰百姓以財糧力役奉軍之費其資十

卷之二

七

損乎七公家以牛馬器仗奉軍之費其窮十損

乎六是以竭賦窮兵百姓弊矣役急民貧國家虛矣

張預曰兵以車馬為本故先言車馬疲敝也蔽

楯楯也今謂之彭排丘牛大牛也大車必重車

也始言破車疲馬者謂攻戰之馳車也次言丘

牛大車者即輜重之車車也公家車馬器械亦

十損其六

曹操曰丘牛謂丘邑之牛

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慈秤一石當吾二十石。

曹操曰六斛四斗為鍾慈豆稱也秤禾藁也石者一百二十斤也轉輸之法費二十石得一石

一云慈音慈豆也七十斤為一石當吾二十言遠費也

王皙曰慈今其秆故書為芋當作秆

故殺敵者怒也

曹操曰威怒以致敵

杜牧曰萬人非能同心皆怒在我激之以勢使

然也

然也

取敵之利者貨也

王皙曰謂設厚賞耳若使眾貪利自取則或違

節制矣

梅堯臣曰殺敵則激吾人以怒取敵則利吾人以貨

以貨

故車戰得車十乘已上賞其先得者。

曹操曰以車戰能得敵車十乘已上賞賜之不

言車戰得車十乘已上者賞之而言賞得者何
言欲開示賞其所得車之卒也陳車之法五車
為隊僕射一人十車為卒長一人車滿十乘將
吏二人因而用之故別言賜之欲使將恩下及
也或曰言使自有車十乘已上與敵戰但取其
有功者賞之其十乘已下雖一乘獨得餘九乘
皆賞之所以率進勦士也

張預曰車一乘凡七十五人以車與敵戰吾士
卒能獲敵車十乘以上者吾士卒必不下千餘

軍機錄

卷之二

九

人也以其人衆故不能編賞但以厚利賞其
陳先獲者以勸餘衆古人用兵必使車奪車騎
奪騎步奪步故吳起與秦人戰令三軍曰若車
不得車騎不得騎徒不得徒雖破軍皆無功
而更其旌旗。

曹操曰與吾同也

車雜而乘之。

曹操曰不獨任也

杜牧曰士卒自獲敵車任雜然自乘之官不錄

也

梅堯臣曰車許雜乘旗無因故

卒善而養之。

張預曰所獲之卒必以恩信撫養之俾為我用
是謂勝敵而益強。

張預曰勝其敵而獲其車與卒既為我用則是
增已之強

何氏曰因敵以勝敵何往不强

故兵貴勝不貴久。

軍機錄

卷之二

十

孟氏曰貴速勝疾還也

梅堯臣曰上所言皆貴速也速則省財用息民
力也

故知兵之將。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至也。

杜牧曰民之性命國之安危皆由于將也

孫武子卷之二

孫武子卷之三

謀攻篇

曹操曰欲攻敵必先謀

王皙曰謀攻敵之利害當全策以取之不銳於

伐兵攻城也

李筌曰合陳為戰圍城曰攻以此篇次戰之下

杜孫曰廟堂之上計其已定戰爭之具糧食之

費悉已用備可以謀攻故曰謀攻也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

卷之三

曹操曰與師深入長驅距其城郭絕其內外敵

舉國來服為上以兵擊破敗而得之其次也

賈林曰全得其國我國亦全乃為上

何氏曰以方畧氣勢令敵人以國降上策也

全軍為上破軍次之

曹操曰可馬法曰一萬五千五百人為軍

全旅為上破旅次之

曹操曰五百人為旅

全卒為上破卒次之

曹操曰一校以上至一百人也

全伍為上破伍次之

曹操曰百人以下至五人

杜佑曰百人為伍

何氏曰自軍至伍皆次序上下言之此意以策

略取之為妙不惟一軍至於一伍不可不全

張預曰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

百人為卒五人為伍自軍至伍皆以不戰而勝

之為上

卷之三

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

陳皞曰戰必殺人故也

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曹操曰未戰而敵自屈服

孟氏曰重廟勝也

故上兵伐謀

曹操曰敵始有謀伐之易也

王皙曰以智謀屈人最為上

張預曰伐謀者用謀以伐人也言以奇策秘算

取勝於不戰兵之上也。

孟氏曰九攻九拒是其謀也。

其次伐交。

曹操曰交將合也。

杜牧曰非止將合而已合之者皆可伐也。

孟氏曰交合強國敵不敢謀。

王督曰謂未能全屈敵謀當且間其交使之解。

敵彼交則事鉅敵堅彼不交則事小敵脆也。

其次伐兵。

卷之三

曹操曰兵形已成也。

張預曰不能敗其始謀破其將合則犀利兵器。

以勝之兵者器械之總名也太公曰必勝之道。

器械為寶。

其下攻城。

李筌曰夫王師出境敵則開壁送疑舉觀棘門。

百姓怡悅攻之上也若頓兵堅城之下師老卒。

情攻守勢殊客主力倍以此攻之為下也。

杜佑曰言攻城層邑攻之下者所害者多。

梅堯臣曰費財役為最下。

攻城之法為不得已。

張預曰攻城則力屈所以必攻者不獲已耳。

修櫓輜輶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闔又三月而後已。

曹操曰修治也櫓大櫓也輜輶者輜牀也輶牀。

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城下也具器械者器械者。

機關攻守之總名飛樓雲梯之屬距闔者踴土。

稍高而前以附其城也。

杜牧曰櫓即今之所謂彭排輜輶四輪車排大。

星

卷之三

木為之上蒙以生牛皮下可容十人往來運土。

填塹木石所不能傷今俗所謂木驢是也距闔。

者積土為之即今之所謂壘道也三月者一時。

也言修治器械更其距闔皆須經時精好成就。

恐傷人之甚也。

陳皞曰杜稱櫓為彭排非也若是彭排即當此。

用櫓字曹云大櫓庶或近之。

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

此攻之災也。

曹操曰將忿不待攻城器而使士卒緣城而上如蟻之緣牆傷士卒也

杜佑曰守過二時敵人不服將不勝心之忿多使士卒蟻附其城殺傷我士民三分之一也言攻趣不拔還為已害故韓非曰夫一戰不勝則過暨矣

張預曰攻逾二時敵猶不服將心忿躁不能持久使戰士蟻緣而登城則其士卒為敵人所殺三中之二而堅城終不可拔茲攻城之害也

孫子

卷之三

五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

李筌曰以計屈敵非戰之屈者

梅堯臣曰戰則傷人

何氏曰言伐謀伐交不至於戰

張預曰前所陳者庸將之為耳善用兵者則不然或破其計或敗其交或絕其糧或斷其路則不可戰而服之

拔人之城而非攻也

李筌曰以計取之

梅堯臣曰攻則傷財

張預曰或攻其所必救使敵棄城而來援則設伏取之或外絕其強援以久持之坐俟其斃皆不攻而拔城之義也

毀人之國而非久也

曹操曰毀滅人國不久露師也

杜牧曰因敵有可乘之勢不失其機如摧枯朽

梅堯臣曰久則生變

張預曰以順討逆以智伐愚師不久暴而敵國

孫子

卷之三

六

滅何假六月之積乎

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

李筌曰以全勝之計爭天下是以不頓收利也

梅堯臣曰全爭者兵不戰城不攻毀不久皆以

謀而屈敵

張預曰不戰則士不傷不攻則力不屈不久則

財不費

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

曹操曰以十敵一則圍之是將智勇等而兵利
純均也

張預曰吾之衆十倍於敵則四面圍合而取之
是為將智勇等而兵利純均也若主弱客強不
必十倍然後圍之

杜牧曰圍者謂四面壘合使敵不得逃逸凡圍
四合必須去敵城稍遠占地既廣守備須嚴若
非兵多則有闕漏故用兵有十倍也

五則攻之

卷之三

七

曹操曰以五敵一則三術為正二術為奇

杜牧曰術猶道也言以五敵一則當取已三分
為三道以攻敵之一面留已之二候其無備之
處出奇而乘之

陳皞曰兵既五倍於敵自是我有餘力彼之勢
分也豈止分為三道以攻敵此獨說攻城故下
文云小敵之堅大敵之偷也

杜佑曰若敵并兵自守不與我戰彼一我五乃
可攻戰也或無敵入內外之應未必五倍然後

王皙曰謂十圍而取五則攻者皆勞力有餘不
待其虛懈也此以下亦謂智勇利純均耳
倍則分之

曹操曰以二敵一則一術為正一術為奇

杜牧曰此言非也此言以二敵一則當取已之
一或無敵之要害或攻敵之必救使敵一分之
中復須分兵相救因以一分而擊之夫戰法非
論衆寡每陳皆有奇正非待人衆然後能設奇
項羽於烏江二十八騎尚不聚之猶設奇正

卷之三

八

環相視於其他哉

陳皞曰直言我倍於敵分兵趨其所必救即我
倍中更倍以擊敵之中分也杜雖得之未盡其
說也

張預曰吾之衆一倍於敵則當分為二倍一以
當其前一以衝其後彼應前則後擊之應後則
前擊之茲所謂一術為正一術為奇也杜氏不
曉兵分則為奇聚則為正而遽非曹公何誤也
敵則能戰之

曹操曰：已與敵人衆等，勇者當設伏，奇以勝之。

杜牧曰：此說非也。凡已與敵人兵衆多少，智勇利鈍，一旦相敵，則可以戰，夫伏兵之設，或在敵前，或在敵後，或因深林叢薄，或因暮夜昏晦，或因隘阨山阪，擊敵不備，自名伏兵，非奇兵也。

陳暉曰：料已與敵人衆寡相等，先為奇兵，可勝之計，則戰之。故下文云：不若則能避之。杜說奇伏得之也。

卷之三 九

王皙曰：謂能者能感士卒心，得其死戰耳。若設其伏以取勝，是謂智優不在兵敵也。

何氏曰：敵言等敵也，唯能者可以戰勝耳。

張預曰：彼我相敵，則以止為奇，以奇為正，變化紛紜，使敵莫測，以與之戰，茲所謂設奇伏以勝之也。杜氏不曉，凡前陳皆有揚言，隨伏而云伏，兵當在山林，非也。

少則能逃之。

曹操曰：高壁堅壘，勿與戰也。

杜牧曰：兵不敵，且避其鋒，尚俟隙便，奮決求勝。言能者謂能忍忿受耻，敵人求挑不出也。

陳暉曰：此非說也。但敵人兵倍於我，則宜避之，以驕其志，用為後圖，非謂忍忿受耻也。

賈林曰：彼衆我寡，逃匿兵形，不令敵知，當設奇伏以待之，設詐以疑之，亦取勝之道。

張預曰：彼衆我寡，宜逃去之，勿與戰，是亦為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我治彼亂，我奮彼怠，則敵雖衆，亦可以合戰。

卷之三 十

不若則能避之。

曹操曰：引兵避之也。

杜牧曰：言不若者，勢力交援俱不如也，則須速去之，不可遷延也。如敵人守我要害，發我津梁，合圍於我，則欲去不復得也。

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曹操曰：小不能當大也。

杜牧曰：言堅者，將性堅忍，不能逃，不能避，故為大者之所擒也。

孟氏曰小不能當大也言小國不量其力敢與大邦為讐雖權時堅城固守然後必見擒獲春秋傳曰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敗也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

曹操曰將周密謀不泄也

何氏曰周謂才智具也得才智周備之將國乃安強也

輔隙則國必弱

曹操曰形見於外也

曹操曰

卷之三

十一

杜牧曰才不用也

梅堯臣曰得賢則周備失士則隙缺

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

梅堯臣曰患君之所不知

杜牧曰患於軍者為軍之患也

張預曰下三事也

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糜軍

曹操曰糜御也

李筌曰糜絆也如絆驥足無馳騁也

杜牧曰猶駕御糜絆使不自由也

張預曰軍未可以進而必使之進軍未可以退而必使之退是謂糜絆其軍也故曰進退由內御則功難成

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者則軍士惑矣

曹操曰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禮不可以泄兵也

李筌曰任將不以其人也

卷之三

十二

杜牧曰蓋謂禮度法令自有軍法從事若總同於尋常治國之道則軍士生惑矣

杜佑曰夫治國尚禮義兵貴於權詐形勢各異

教化不同而君不知其變軍國一攻以用治民則軍士疑惑不知所惜故兵經曰在國以信在兵以詐也

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

曹操曰不得其人意也

杜佑曰不得其人也君之任將當精擇焉將若

不知權變不可付以勢位苟授其非人則舉推
失所軍覆敗也

王管曰政也權也使不知者同之則動有違異
必相牽制也若將軍眾疑惑矣裴度所以奏去
監軍平蔡州也此皆由君上不能專任賢將則
使同之故通謂之三患

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

梅充臣曰君徒知制其將不能用其人而乃同

其政任俾眾疑惑故諸侯之難作是自亂其軍

卷之三

十三

自去其勝

曹操曰引奪也

杜牧曰言我軍疑惑自致擾亂如引敵人使勝

我也

故知勝有五

李筌曰謂下五事也

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

杜牧曰下文所謂知彼知己是也

張預曰可戰則進攻不可戰則退守能審攻守

之宜則無不勝

識眾寡之用者勝

杜牧曰先知敵之眾寡然後起兵以應之如下
蔣伐荆曰非六十萬不可是也

張預曰用兵之法有以少而勝眾者有以多而
勝寡者在乎度其所用而不失其宜則善

上下同欲者勝

曹操曰君臣同欲

李筌曰觀士卒心上下同欲如報私仇者勝

卷之三

十四

以虞待不虞者勝

李筌杜牧曰有備預也

陳俾曰謂先為不可勝之師待敵之可勝也

杜佑曰虞度也以我有法度之師擊彼無法度

之兵

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杜佑曰將既精能曉練兵勢君能專任事不從

中御故王子曰指授在君決戰在將也

王管曰君御能將者不能絕疑忌耳若賢明之

主必能知人固當委任以責成効推穀授誠是其義也攻戰之事以一專之不從中御所以一威且盡其才也況臨敵乘機間不容髮安可遙制之乎

此五者知勝之道也故曰知彼知己者百戰不殆

杜牧曰以我之政料敵之政以我之將料敵之將以我之衆料敵之衆以我之食料敵之食以我之地料敵之地校量已定優劣短長皆先見之然後起兵故有百戰百勝也

孫子卷之三

十五

梅堯臣曰彼已五者盡知之已無敗

張預曰知已知彼者攻守之謂也知彼則可以攻知己則可以守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苟能知之雖百戰不危也

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

杜牧曰待我之強不知敵不可伐者一勝一負陳俾曰杜說恃強之兵無名而伐無罪所以敗也非一勝一負之義

王皙曰但能計己不知敵之強弱則或勝或負

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

杜佑曰外不料敵內不知己用戰必殆張預曰攻守之術皆不知以戰則敗

孫子卷之三終

孫武子卷之四

形篇

曹操曰軍之形也我動彼應兩敵相察情也

王皙曰形者定形也謂兩敵強弱有定形也善

用兵者能變化其形因敵以制勝

張預曰兩軍攻守之形也隱于中則人不可得

而知見于外則敵乘隙而至形因攻守而顯故

大謀攻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

孫子

卷之四

張預曰所謂知己者也

以待敵之可勝

張預曰所謂知彼者也

梅堯臣曰藏形內治伺其虛懈

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

杜佑曰先容之廟堂慮其危難然後高壘深溝

使兵練習以此守備之故待敵之闕則可勝之

言制敵在外故自修理以候敵之虛懈已見敵

有闕漏之形然後可勝

李荃曰守則深壁多具軍食善其教練攻則撞

擗雲梯土山地道陳則左山川右丘陵背孤向

虛從疑擊間善戰者將角勢連首尾相應此數

者以為可勝也

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

杜牧曰不可勝者上文註解所謂修整軍事閉

形藏跡是也此事在己故曰能為

不能使敵之可勝

杜牧曰敵若無形可窺無虛懈可乘則我雖操

孫子

卷之四

可勝之具亦安能取勝敵乎

王皙曰在敵不在我也

梅堯臣曰在己故能為在敵故無必

故曰勝可知

曹操曰見成形也

杜牧曰知者但能知己之力可以勝敵也

而不可為

曹操曰敵有備故也

杜牧曰言我不能使敵人虛懈為我可勝之資

梅堯臣曰敵有關則可知敵無關則不可為

何氏曰可知之勝在我我有備也不可為之勝

在敵敵無形也

不可勝者守也

杜牧曰言未見敵人有可勝之形已則藏形為

不可勝之備以自守也

可勝者攻也

曹操曰敵攻已乃可勝

杜牧曰敵人有可勝之形則當出而攻之

卷之四

守則不足攻則有餘

曹操曰吾所以守者力不足也所以攻者力有

餘也

張預曰吾所以守者謂取勝之道有所不足故

且待之吾所以攻者謂勝敵之事已有其餘故

出擊之言非百勝不戰非萬全不闕也後人謂

不足為弱有餘為強者非也

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故能

自保而全勝也

曹操曰凶山用丘陵之固者藏於九地之下因

天時之變者動於九天之上

李筌曰天一遁甲經云九天之上可以陳兵九

地之下可以伏藏常以直符加時干後一所勝

宮為九天後一所勝宮為九地

陳皞曰春三月寅功曹為九天之上申傳送為

九地之下夏三月午勝先為九天之上子神后

為九地之下秋三月申傳送為九天之上寅宮

曹為九地之下冬三月子神后為九天之上午

卷之四

勝先為九地之下也

杜牧曰守者鼙聲滅跡幽比鬼神在於地下不

可得而見之攻者勢迅聲烈疾若雷電如來天

上不可得而備也

王皙曰九者極言之耳

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

曹操曰當見未萌

李筌曰知不出衆知非善也

杜牧曰衆人之所見被軍發將然後知勝我之

所見廟堂之上。踴躍之間。已知勝負者矣。
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

曹操曰：爭鋒也。

杜牧曰：天下猶上文言衆也。言天下人皆稱戰勝者。故破軍殺將者也。我之善者。陰謀潛運。攻必伐。謀勝敵之日。曾不血刃。

王皙曰：以謀屈人則善矣。

故舉秋毫不爲多力。見日月不爲明目。聞雷霆不爲聽耳。

卷之四

曹操曰：易見聞也。

張預曰：人皆能也。

古之所謂善戰者。勝于易勝者也。

曹操曰：原微易勝。攻其可勝。不攻其不可勝也。杜牧曰：敵人之謀。初有萌兆。我則潛運以能攻之。用力既少。制勝既微。故曰易勝也。

梅堯臣曰：力舉秋毫。明見日月。聰聞雷霆。不出衆人之所能也。故見於著。則勝於艱。見於微。則勝於易。

張預曰：交鋒接刃而後能制敵者。是其勝難也。見微察隱而破於未形者。是其勝易也。

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

杜牧曰：勝於未萌。天下不知。故無智名。曾不血刃。敵國已服。故無勇功也。

張預曰：陰謀潛運。取勝於無形。天下不聞。料敵制勝之智。不見。舉旗斬將之功。

故其戰勝不忒。

張預曰：力戰而求勝。雖善者亦有敗時。既見於未形。察於未成。則百戰百勝。而無一差忒。為難不忒者。其所措必勝。勝已敗者也。

卷之四

杜牧曰：措猶置也。忒。差忒也。我能置勝不忒者。何也。蓋先見敵人已敗之形。然後攻之。故能致必勝之功。不差忒也。

賈林曰：讀措為錯。錯雜也。取敵之勝。理非一途。故雜而料之也。常於勝未形。已見敵之敗。故善戰者。立于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

李筌曰：兵得地者昌。失地者亡。地者要害之地。

李筌曰：兵得地者昌。失地者亡。地者要害之地。

杜牧曰不敗之地者爲不可勝之計使敵人不能敗我也不失敵人之敗者言窺伺敵人可敗之形不失毫髮也

張預曰審吾法令明吾賞罰便吾器用養吾武勇是立於不敗之地也我有節制則彼將自劬是不夫敵之敗也

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曹操曰有謀與無慮也

杜牧曰管子曰天時地利其數多少其要必出

孫機緯

卷之四

七

於計數故凡攻伐之道計必先定於內然後兵出乎境不明敵人之攻不能加也不明敵人之積不能約也不明敵人之將不見先軍不明敵人之士不見先陳故以衆擊寡以理擊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士練卒擊歐衆白徒故能百戰百勝此則先勝而後求戰之義也衛公李靖曰夫將之上務在於明察而衆和謀深而慮遠審於天時稽乎人理若不料其能不建權變及臨機對敵方始趨起左顧右盼計無所出

信任過說一彼一此進退無疑部伍狼藉何異趨蒼生而赴湯火驅牛羊而啗狼虎者乎此則先戰而後求勝之義也

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

曹操曰善用兵者先自修治爲不可勝之道保法度不失敵之敗亂也

李筌曰以順討逆不伐無罪之國軍至無虜掠

不伐樹木汚井寬所過山川城社陵祠必誅而

除之不習亡國之事謂之道法也軍嚴肅有禮

孫機緯

卷之四

八

無犯賞罰信義將若此者能勝敵之敗政也

賈林曰法度如此則當爲勝不能則敗故曰勝

敗之政也

王皙曰法者下之五事也

兵法一曰度

賈林曰度土地

二曰量

賈林曰量人力多少倉廩虛實

三曰數

賈林曰算數也以數推之則衆寡可知虛實可見

四曰稱。

賈林曰既知衆寡兼知彼我之德業輕重才能之長短

五曰勝。

曹操曰勝敗之政用兵之法當以此五事稱量知敵之情

地生度。

程機緯

卷之四

九

杜牧曰度者計也言度我國土大小人戶多少征賦所入兵車所籍山河險易道理迂直自度此事與敵人如何然後起兵夫小不能謀大弱不能擊強近不能襲遠夷不能攻險此皆生於地故先度也
王晉曰地人所履也舉兵攻戰先本於地出地故生度度所以度長短知遠近也凡行軍臨敵先須知遠近之計

度生量。

杜牧曰量者酌量也言度地已熟然後能酌量彼我之強弱也

王晉曰謂量有大小言既知遠近之計則須更量其地之小大也

量生數。

曹操曰知其遠近廣狹知其人數也

王晉曰數所以紀多少言既知敵之大小則更計其精劣多少之數

杜牧曰數者機數也言強弱已定然後能用機

程機緯

卷之四

十

變數也

數生稱。

杜牧曰稱校也機權之數已行然後可以稱校彼我之勝負也

王晉曰稱所以知輕重喻強弱之形勢也能盡知遠近之計大小之舉多少之數與以敵相形則知重輕所在

稱生勝。

曹操曰稱量之數知其勝負所在

杜牧曰稱枝既熟我勝敵敗分明見也

王晉曰重勝輕也

張預曰稱宜也地形與人數相稱則疎密得宜

故可勝也

故勝兵若以鎰稱銖

梅堯臣曰力易舉也

敗兵若以銖稱鎰

梅堯臣曰力難制也

張預曰二十兩為鎰二十四銖為兩此言有制

握機緯

卷之四

十一

之兵對無制之兵輕重不侔也

勝者兵戰民也若決積水于千仞之谿者形也

曹操曰八尺曰仞決水于仞其高勢疾也

杜牧曰夫積水在千仞之谿不可測量如我之

守不見形也及決水不濫渾奔注如我之攻不

可禦也

梅堯臣曰水決千仞之谿莫測其迅兵動九天

之上莫見其跡此軍之形也

曰千仞之谿至峭絕也喻不可勝對可勝

之形乘機攻之決水是也

孫武子卷之四終

孫武子

卷之四

十二

孫子卷之五

勢篇

曹操曰用兵任勢也

李奎曰陳以形成如決建瓴之勢故以是篇次之

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

曹操曰部曲爲分什伍爲數

杜牧曰分者分別也數者人數也言部曲行伍

皆分別人數多少各任偏裨長伍訓練昇降皆

權機緯

卷之五

責成之故我所治者寡也韓信曰多多益辦是也

張預曰統衆既多必先分編裨之任定行伍之

數使不相亂然後可用故治兵之法一人曰獨

二人曰比三人曰參比參爲伍五人爲列二列

爲火五火爲隊二隊爲官二官爲曲二曲爲部

二部爲校二校爲裨二裨爲軍通相統屬各加

訓練雖治百萬之衆如治寡也

闞衆如闞寡形名是也

曹操曰旌旗曰形金鼓曰名

杜牧曰旌旗鐘鼓敵亦有之我安得獨爲形名

闞衆如闞寡也夫形者陳形也名者旌旗也戰

法曰陳間容陳是也白小故大陳之中復有小

陳各戰地分皆有陳形旗者各依方色或認以

鳥獸其將某陳自有名號形名已定志專勢孤

人自爲戰敗則自敗勝則自勝戰百萬之兵如

戰一夫此之是也

王皙曰曹公曰旌旗曰形金鼓曰名皆謂形者

機緯

卷之五

旌旗金鼓之制度名者各有其名號也

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

曹操曰先出合戰爲正後出爲奇

李奎曰當敵爲正旁出爲奇

杜牧曰解在下文

賈林曰當敵以正陳取勝以奇兵

梅堯臣曰動爲奇靜爲正靜以待之動以勝之

張預曰三軍雖衆使人人皆受敵而不敗者在

乎奇正也奇正之說諸家不同尉繚子謂口正

兵貴先奇兵貴後實公則曰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李衛公則曰兵以前向為正後却為奇此皆以正為正以奇為奇曾不說相變循環之義唯唐太宗曰以奇為正使敵視以為正則吾以奇擊之以正為奇使敵視以為奇則吾以正擊之混為一法使敵莫測茲故詳矣

何氏曰兵體萬變紛紜混沌無不是正無不是奇若兵以義舉者正也臨敵合變者奇也我之正使敵視之為奇我之奇使敵視之為正正亦

機緯

卷之五

三

為奇奇亦為正大抵用兵皆有奇正無奇正而勝者幸勝也浪戰也

王晉曰必當作畢字誤也奇正還相生故畢必敵而無敗也

兵之所加如以礮投卵者虛實是也

曹操曰以至實擊至虛

梅堯臣曰礮石也音送以實擊虛猶以堅破脆也

張預曰下篇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入此虛

實彼我之法也引致敵來則彼勢常虛不往赴彼則我勢常實以實擊虛如舉石投卵其破之必矣夫合軍聚眾先定分數分數明然後習形名形名正然後分奇正奇正審然後虛實可見矣四事所以次序也

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

曹操曰正者當敵奇兵從旁擊不誨也

張預曰兩軍相臨先以正兵與之合戰徐發奇

兵或倚其房或擊其後以勝之若鄭伯禦燕師

機緯

卷之五

四

以三軍軍其前以潛軍軍其後是也

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

張預曰言應變出奇無有窮竭

終而復始日月是死而復生四時是也

張預曰日月運行入而復出四時更互盛而復

衰喻奇正相變紛紜混沌終始無窮也

聲不過五

李荃曰宮商角徵羽也

五聲之變不可勝觀也色不過五

李筌曰青黃赤白黑也

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

李筌曰酸辛鹹甘苦也

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

曹操曰自無窮如天地已下皆以喻奇正之無窮也

張預曰引五聲五色五味之變以喻奇正相生之無窮

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

陰機緯

卷之五

五

李筌曰微哉地莫測之勢不可窮盡也

張預曰戰陳之勢止於奇正一事而已及其變而用之則萬途千轍烏可窮盡也

梅堯臣曰奇正之變猶五聲五色五味之變無窮也

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

張預曰奇亦為正正亦為奇變化相生若循環之無本末

梅堯臣曰變動周旋之不極

王皙曰敵不能窮我也

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勢也

孟氏曰勢峻則巨石雖重不能止

杜佑曰言水惟乘弱石注則重至於漂轉大石投之滂下皆由急疾之流激得其勢

鷲鳥之疾至于毀折者節也

曹操曰發起擊敵

杜牧曰勢者自高注下得險疾之勢故能漂石也節者節量遠近則獲之故能毀折物也

陰機緯

卷之五

六

梅堯臣曰水雖柔勢迅則漂石鷲雖微節動則折物

王皙曰鷲鳥之疾亦勢也由勢然後有搏擊之節下要云險故先取漂石以喻也

是故善戰者其勢險

曹操曰險猶疾也

杜牧曰險者言戰爭之勢發則殺人故下文喻如殲奪

王皙曰險者折以致其疾也如水得險隘而成

其節短。

曹操曰短近也

杜佑曰短近也節斷也短近言能因危取勝以

卒擊近也

梅克臣曰險則迅短則勁故戰之勢當險疾而

短近也

張預曰險疾短近也言善戰者先度地之遠近

形之廣狹然後立陳使部伍行列相去不遠其

節

卷之二

七

進擊則以五十步為節不可過遠故勢迅則難

禦節近則易勝

勢如張弩節如發機

曹操曰在度不遠發則中也

杜牧曰張弩也如弩已張發則殺人故上文云

其勢險也機者固須以近節量之然後必能中

故上文云其節短短乃近也此言戰陣不可遠

逐敵人恐有隊伍離散斷絕反為敵所乘也故

牧野誓曰六步七步四伐五伐是以近也

陳暉曰弩之發機近則易中戰之遇敵疾則易

捷若趨馳不速奮擊不近則不能克敵而全勝

何氏曰險疾也短近也此言擊戰得形便如張

弩發機勢宜疾速仍利於便近不得迫擊過差

也

王作曰戰勢如弩之張者所以有待也待其有

可乘之勢如發其機

紛紛紜紜。亂而不可亂也。渾渾混混。形圓而不可

敗也。

卷之五

八

曹操曰旌旗亂也示敵若亂以金鼓齊之卒驟

轉而形圓者出入有道齊整也

杜佑曰紛紛旌旗像紜紜士卒貌言旌旗翻轉

一合一離士卒進退或往或來視之若散擾之

若亂然其法令素定度職分明各有分數擾而

不亂者也

何氏曰此言亂勢也

杜牧曰此言陳法也

亂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彊。

曹操曰皆毀形置情也

杜牧曰言欲偽為亂形以誘敵人先須至治然

後能為偽亂也欲偽為怯形以伺敵人先須至

勇然後能為偽怯也欲偽為弱形以騙敵人先

須至強然後能為偽弱也

賈林曰恃治則亂生恃勇強則怯弱生

治亂數也

曹操曰以部曲分名數為之故不亂也

杜牧曰言行伍各有分畫部曲皆有名數故能

為治然後能為偽亂也夫為偽亂者出入不特

樵採縱橫才斗不嚴是也

賈林曰治亂之分各有度數

勇怯勢也

李荃曰夫兵得其勢則怯者勇失其勢則勇者

怯兵法無定惟因勢而成也

杜牧曰言以勇為怯者也見有利之勢而不動

敵人以為我為實怯也

王晉曰勇怯者勢之變

張預曰實勇而偽示以怯因其勢也

強弱形也

曹操曰形勢所宜

杜牧曰以強為弱須示其形

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

曹操曰見羸形也

杜牧曰非止於羸弱也言我強敵弱則示以羸

形動之使來我弱敵強則示之以強形動之使

去敵之動作皆須從我

予之敵必取之

曹操曰以利誘敵敵遠離其壘而以假勢擊其

空虛孤特也

梅堯臣曰示畏怯而必取

張預曰誘之以小利敵必來取

以利動之以卒待之

杜牧曰以利動敵敵既從我則嚴兵以待之上

文所解是也

張預曰形之既從予之又取是能以利動之而

來也則以勁卒待之

故善戰者求之于勢。不責于人。

杜佑曰言勝負之道自圖於中不求之下責怒

師衆強使力進也

故能擇人而任勢。一作擇人而任之

曹操曰求之於勢者專任權也不責於人者惟

變明也

李釜曰得勢而戰人怯者能勇故能擇其所能

任之夫勇者可戰謹慎者可守智者可說無乘

極廣

卷之五

十一

物也

杜牧曰言善戰者先料兵勢然後量人之林隨

短長以任之不責成于不付者也

梅堯臣曰用人以勢則易資人以力則難

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

動。方則正。圓則行。

曹操曰任自然勢也

梅堯臣曰木石重物也易以勢動難以力移三

軍至衆也可以勢戰不可以力使自然之道也

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長預曰石轉於自然而不可止過者由勢使之也

兵在於險而不可制御者亦勢使之也

兵有三勢將輕敵士樂戰志勵青雲氣等飄風

謂之氣勢開山狹路羊腸狗門一夫守之千人

不遇謂之地勢因敵怠慢發後饑渴前營未合

後軍半濟謂之因勢故用兵任勢如峻坂走丸

用力至微而成功甚博也

卷之五

十二

孫武子卷之六

虛實篇



曹操曰能虛實彼已也

李筌曰善用兵者以虛為實善破敵者以實為

虛

杜牧曰夫兵者避實擊虛先須識彼我之虛實

也

王皙曰凡自守以實攻敵以虛也

張預曰形篇言攻守勢篇說奇正善用兵者先

握機

卷之六

知攻守兩齊之法然後知奇正先知奇正相變

之術然後知虛實蓋奇正自攻守而用虛實由

奇正而見故次勢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

曹操曰力有餘也

賈林曰先處形勝之地以待敵者則有備豫士

馬開逸

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

李筌曰力不足也

張預曰便利之地彼已據之我方趨彼以戰則

士馬勞倦而力不足

賈林曰敵處便利我則不往引兵別據示不敵

其軍敵謂我無謀必來攻襲如此則反令敵倦

而我不勞

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

李筌曰故能致人之勞不致人之佚也

杜佑曰言兩軍相遠強弱俱敵彼可使歷險而

來我不可歷險而往必能引致敵人已不往往

握機

卷之六

也

梅堯臣曰能令敵來則敵勞我不往就則我佚

王皙曰致人者以佚乘其勞致於人者以勞乘

其佚

張預曰致敵來戰則彼勢常虛不往赴戰則我

勢常實此乃虛實彼我之不也

能使敵人自致者利之也

曹操曰誘之以利也

張預曰所以能致敵之來者誘之以利耳

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曹操曰出其所必趨攻其所必救

李筌曰害其所急彼必釋我而自固也

王皙曰以害形之敵患之而不至

故敵佚能勞之。

曹操曰以事煩之

李筌曰攻其不意使敵疲於奔命

張預曰為多方以誤之之術使其不得休息或

曰彼若先處戰地以待我則是彼佚也我不可

飽能饑之。

趙而舉之戰我既不往彼必自來即是饑餓也

勞也

飽能饑之。

曹操曰絕糧道以饑之

李筌曰焚其積聚芟其禾苗絕其糧道

杜牧曰我為主敵為客則可以絕糧道而饑之

如我為客敵為主則如之何答曰饑敵之術非

止絕糧道但能饑之則是

張預曰我先舉兵則我為客彼為主為客則食

不足為主則他有餘若奪其畜積掠其田野四

糧於彼館穀於敵則我反飽彼反饑矣則是變

客為主也不必焚其積聚廢其農時然後能饑

敵矣

安能動之。

曹操曰攻其所必愛出其所必趨則使敵不得

不相救也

李筌曰擊其所不意使不得不救也

出其所必趨趨其所不意

飽能饑之

卷之六

四

曹操曰使敵不得相往而救之也

何氏曰令敵人須應我

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

曹操曰出空擊虛避其所守擊其不意

李筌曰出敵無備從孤擊虛何人之有

陳暉曰夫言空虛者非止為敵人不備也但備

之不嚴守之不固將弱兵亂糧少勢孤我整軍

臨之彼必望風潰是我勞彼不勞苦如行無人之

地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

李荃曰無虞易取

杜牧曰警其東擊其西誘其前襲其後

王皙曰攻其虛也謂將不能兵不精壘不堅傳

不嚴救不及食不足心不一爾

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

杜牧曰不攻尚守何况其所攻乎

梅堯臣曰賊擊我西亦備乎東

王皙曰守以實也謂將能兵精壘堅備嚴救及

孫臏

卷之六

五

食足心一爾

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

曹操曰情不泄也

王皙曰善攻者待敵有可勝之隙速而攻之則

使其不能守也善守者常為不可勝則使其不

能攻也云不知者攻守之計不知所出耳

張預曰夫守則不足攻則有餘所謂不足者非

力弱也蓋示敵以不足則敵必來攻此是敵不

知其所攻也所以有餘者非力強也蓋示敵以

有餘則敵必自守此是敵不知其所守也情不

外泄積乎攻守者也

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為敵

之司命

杜牧曰微者靜也神者動也靜者守動者攻敵

之死生悉懸於我故知天之司命

王皙曰微密則難窺神速則難應故能制敵之

命

何氏曰武論虛實之法至於神微而後見其功

孫臏

卷之六

六

之極也吾之實使敵視之為虛吾之虛使敵視

之為實敵之實吾能使之為虛敵之虛吾能知

其非實蓋敵不識吾虛實而吾能審敵之虛實

也吾欲攻敵也知彼所守者為實而所不守者

為虛吾將避其堅而攻其脆批其亢而擣其虛

敵欲攻我也知彼所攻者為不急而所不攻者

為要吾將視敵之虛而闕吾之實彼視形之東

而吾設備於西是故吾之攻也彼不知其所當

守吾之守也敵不料其所當攻攻守之變出於

虛實之法。微之微者。神之神者。至於天下之明目不能窺其形。之微。天下之聰耳不能聽其聲。之神。有形者。至於無形。有聲者。至於無聲。非無形也。敵人不能窺也。非無聲也。敵人不能聽也。虛實之變極也。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

李筌曰：進者襲空虛懈怠退者必輻重在先行。速而大軍始退是以不可追。

孫臏

卷之六

七

杜牧曰：既攻其虛敵必敗。敗之後安能追我。我故得以疾退也。

陳暉曰：杜說非也。曹公之圍張繡也。城未拔力未屈而去之。繡兵出襲其後。賈詡止之。繡不聽。果被曹公所敗。繡謂詡曰：公既能知我敗。必能知其勝。詡曰：復以敗卒襲之。繡從之。曹公果敗。豈是敗喪之後不能追之哉。蓋言乘虛而進敵不知所禦。逐利而退敵不知所追也。

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

必救也。

曹操曰：絕其糧道守其歸路攻其君主也。

杜牧曰：我為主敵為客則絕其糧食守其歸路。若我為客敵為主則攻其君主。

張預曰：我為主客彼為主。我兵強而食少。彼勢弱而糧多。則利在必戰。敵人雖有金城湯池之固。不得守其險而必求與我戰者。在攻其所顧愛使之相救援也。

我不欲戰。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

孫臏

卷之六

八

曹操曰：乖戾也。戾其道示以利害使敵疑也。

李筌曰：乖異也。設奇異而疑之。是以敵不可得與我戰。

杜牧曰：言敵來攻我。我不與戰。設權變以疑之。使敵人疑惑不決。與初來之心乖戾。不敢與我戰也。

張預曰：我為主彼為客。我糧多而卒寡。彼食少而兵衆。則利在不戰。雖不為營壘之固。敵必不

敵來與我戰者示以疑形乖其所往也。

梅堯臣曰畫地喻易也

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

杜佑曰我專一而敵分散

張預曰吾之正使敵視以為奇吾之奇使敵視

以為正形人者也以奇為正以正為奇變化紛

紜使敵莫測無形者也敵形既見我乃合衆以

臨之我形不彰彼必分勢以防備

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而敵

寡

卷之六

九

梅堯臣曰離一為十我常以十分擊一分

杜佑曰我專為一故衆敵分為十故寡

張預曰見敵虛實不勞多備故專為一屯彼則

不然不見我形故分為十處是以我之十分擊

敵之一分也故我得衆敵不得不寡

能以衆擊寡者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

杜牧曰約猶少也我深壑高壘滅跡韜聲出入

無形攻取莫測或以輕兵健馬衝其空虛或以

強弩長弓奪其要害觸左履右突後驚前蓋日

誤之以旌旗暮夜惑之以火鼓故敵人畏懼分

兵防虞譬如登山瞰城垂簾視外敵入分張之

勢我則盡知我之攻守之方敵則不測故我能

專一敵則分離專一者力全分離者力寡以全

擊寡故能必勝也

梅堯臣曰以專擊分則我所敵少也

張預曰夫勢聚則強兵散則弱以衆強之勢擊

寡弱之兵則衆力少而成功多矣

圖機緯

卷之六

十

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

杜佑曰言舉動微密情不可見使彼知所出而

不知吾所舉知所舉而不知吾所集

張預曰無形勢故也

梅堯臣曰敵不知則處處為備

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

曹操曰形藏敵疑則分離其衆備我也言少而

易擊也

張預曰不能測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只何

從故分離其衆所在輒爲備遂致衆散而弱
分而衰是以吾所以接戰之處以大衆臨孤軍
也

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
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

杜佑曰言敵之所備者多則士卒無不分散而

少

梅堯臣曰所備皆寡也

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

孫臏傳

卷之六

十一

孟氏曰備人則我散。備我則彼分

杜佑曰敵分散而少者皆先備人也。敵所以備

已多者由我專而衆故也

梅堯臣曰使敵愈備則愈寡也

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

曹操曰以度量知空虛會戰之日

孟氏曰以度量知空虛先知戰地之形又審必

戰之日則可千里期會先往以待之若敵已先

至可不往以勞之

杜佑曰夫善戰者必知戰之日知戰之地度道
設期分軍雜卒遠者先進近者後發千里之

同時而合若會都市其會地之日無令敵知知

之則所備處少不知則所備處多備寡則專備

多則分分則力散專則力全

張預曰凡舉兵伐敵所戰之地必先知之師至

之日能使敵人如期而來以與我戰知戰地日

則所備者專所守者固雖千里之遠可以赴戰

若蹇叔知晉人禦師必於殺是知戰地也陳湯

孫臏傳

卷之六

十二

料烏孫圍兵五日必解是知戰日也又若孫臏

龐涓於馬陵度日暮必至是也

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

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况遠者數千里。近者數里

乎。

杜牧曰管子曰計未定而出兵則戰而自毀也

杜佑曰敵已先據形勢之地已方趨利欲戰則

左右前後疑惑進退不能相救况十數里之間

也

張預曰不知敵人何地會兵何日接戰則所備者不專所守者不固忽遇勁敵則倉遽而與之戰左右前後猶不能相援又况首尾相去之遠乎。

以吾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于勝敗哉。

曹操曰越人相聚紛然無知也。或曰吳越皆國也。

李筌曰越過也。不知戰地及戰日。兵雖過人安能知其勝敗乎。

卷之六

十三

張預曰吾字吳字之誤也。吳越隣國。數相侵伐。

故下文云吳人與越人相惡也。言越國之兵雖

日衆多。但不知戰地戰日。當分其勢而弱也。

故曰勝可爲也。

孟氏曰若使敵不知戰地期日。我之必勝可常有也。

張預曰爲勝在我。故也。形篇云勝可知而不可

爲。今言勝可爲者何也。蓋形篇論攻守之勢。言

敵若有備則不可以爲也。今則主以越兵而言。

度越人必不能知所戰之地。日故云可爲也。敵雖衆可使無聞。

杜牧曰以下四事度量之。敵兵雖衆使其不能與我鬪勝也。

孟氏曰敵雖多兵我能多設變詐分其形勢使不能併力也。

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

孟氏曰策度敵情觀其施爲則計數可知。

賈林曰樽俎帷幄之間以策籌之。我得彼失之

卷之六

十四

計皆先知也。

梅堯臣曰彼得失之計我以算策而知

作之而知動靜之理。

杜牧曰作激作也。言激作敵人使其應我然後

觀其動靜理亂之形也。魏武侯曰兩軍相當不

知其將如何。吳起曰今賤勇者將銳而擊交合

而北北而勿。對觀敵進退一坐一起其政以理

奔北不迫見利不取此將有謀若其悉衆追北

旗旛雜亂行止縱橫貪利務得若此之類將令

不行擊而勿疑

陳暉曰作爲也爲之利害使敵赴之則知進退之理也

杜佑曰喜怒動作察其舉止則情理可得故知動靜權變爲其勝負也

形之而知死生之地

李荃曰夫破陳設奇或偃旗鼓形之以弱或虛列電火旛幟形之以強投之以死致之以生是以死生因地而成也

陳暉曰

卷之六

十五

陳暉曰敵人既有動靜則我得見其形有謀者所處之地必生無謀者所投之地必死也

孟氏曰形相敵情觀其所據則地形勢生死可得而知

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

曹操曰角量也

王皙曰角相角也角彼我之力則知有餘不足之處然後可以謀攻守之利也此而上亦所以量敵知戰

故形兵之極至于無形無形則深不可窺智者不能謀

李荃曰形敵之妙入於無形間不可窺智不可謀是謂形也

何氏曰形列在外機變在內因形制變人難窺測可謂知微

因形而錯勝于衆衆不能知

曹操曰因敵形而立勝

梅堯臣曰衆知我能置勝矣不知因敵之形

陳暉曰

卷之六

十六

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

曹操曰不以一形之勝萬形或曰不備知也制勝者人皆知吾所以勝莫知吾因敵形制勝也

杜牧曰言已勝之後但知我制敵人使有敗形本自於我然後我能勝之也上文云近而示之

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騙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斯皆制勝之道人莫知之也

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于無窮

曹操曰不重復動而應之也

李筌曰不復前謀以取勝隨宜制變也

賈林曰應敵形而制勝乃無窮

夫兵形象水

孟氏曰兵之形勢如水流遲速之勢無常也

水之形避高而趨下

梅堯臣曰順也

兵之形避實而擊虛

梅堯臣曰利也

卷之六

十七

張預曰水趨下則順兵擊虛則利

水因地而制流

梅堯臣曰順高下也張預曰方圓斜正因地而

成形

兵因敵而制勝

李筌曰不因敵之勢吾何以制哉夫輕兵不能

持久守之必敗重兵挑之必出怒兵辱之強兵

緩之將驕宜卑之將貪宜利之將疑宜反間之

故因敵而制勝

張預曰虛實強弱隨敵而取勝

故兵無常勢

梅堯臣曰應敵為勢

張預曰敵有變動故無常勢

水無常形

梅堯臣曰因地為形

孟氏曰兵有變化地有方圓

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曹操曰勢盛必衰形露必敗故能因地變化取

卷之六

十八

勝若神

王皙曰兵有常理而無常勢水有常性而無常

形兵有常理者擊虛是也無常勢者因敵以應

之也水有常性者就下是也無常形者因地以

制之也夫兵勢有變則雖敗卒尚復可使擊勝

兵况精銳乎

故五形無常勝

王皙曰迭相克也

四時無常位

王督曰選相代也

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曹操曰兵無常勢盈縮隨敵

李筌曰五行者休囚王相遞相勝也四時者寒

暑往來無常定也日月者周天三百六十五度

四分度之一百刻者春秋二分則日夜均夏至

之日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冬至之日晝四十刻

夜六十刻長短不均也月初為朔八日為上弦

十五日為望二十四日為下弦三十日為晦則

選機解

卷之六

十九

死生義也孫子以五行四時日月盈縮無常况

於兵之形變安常定也

梅堯臣曰皆所以象兵之隨敵也

孫武子卷之七

軍爭篇

曹操曰兩軍爭勝

李筌曰爭者趨利也虛實定乃可與人爭利

王督曰爭者爭利得利則勝宜先審輕重計迂

直不可使敵乘我勞也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

李筌曰受君命也遵廟勝之筭恭行天罰

合軍聚眾

選機解

卷之七

梅堯臣曰聚國之眾合以為軍

王督曰大國三軍總三萬七千五百人若悉舉

其賦總七萬五千人此所謂合軍聚眾

張預曰合國人以為軍聚兵眾以為陳

交和而合

曹操曰軍門為和門左右門為旗門以裏為營

日棘門以人為營日人門兩軍相對為交和

李筌曰交間和雜也合軍之後強弱勇怯長短

向背間雜而并之力相蒸後合諸營壘與敵爭

之

張預曰軍門為和門言與敵對壘而合其門相

交對也或曰與上下交相和睦然後可以出兵

為管合

莫難於軍爭。

曹操曰從始受命至於交和軍爭難也

張預曰與人相對而爭利天下之至難也

軍爭之難者以迂為直以患為利。

陳皞曰言合軍聚眾交和而合皆有舊制惟軍

卷之七

爭最難也殊不知以迂為直以患為利者鮮不

能與敵爭也

曹操曰示以遠速其道里先敵至也

王皙曰示以遠者使其不虞而行或奇兵從間

道出也

杜佑曰敵途本迂患在道遠則先處形勢之地

故曰以患為利

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

計者也。

杜牧曰上解曰以迂為直是示敵人以迂遠敵

意已怠復誘敵以利使敵心不專然後倍道兼

行出其不意故能後發先至而得所爭之要害

也

賈林曰敵途本近我能迂之者或以虛兵或以

小利於他道誘之使不得以軍爭赴也

何氏曰迂途者當行之途也以分兵出奇則當

行之途示以迂變設勢以誘敵令得小利靡之

則出奇之兵雖後發亦先至也言爭利須料迂

卷之七

直之勢出奇按云分合為變其疾如風歸也

張預曰形勢之地爭得則勝凡欲近爭便地先

引兵遠去復以小利暗敵使敵不意我進又食

我利故我得以後發而先至此所謂以迂為直

以患為利也趙奢據北山而敗秦軍郭淮屯北

原而走諸葛是也能後發先至者明於度數知

以迂為直之謀者也

故軍爭為利軍爭為危。

曹操曰善者則以利不善者則以危



賈林曰我軍先至得其便利之地則為利彼敵先據其地我三軍之衆馳往爭之則敵佚我勞危之道也

舉軍而爭利則不及。

曹操曰遲不及也

李筌曰輜重行遲

賈林曰行軍用師必趨其利遠近之勢直以舉

軍往爭其利難以速至可以潛設之計迂敵途

程敵不識我謀則我先而敵後也

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掄

是故卷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

掄三將軍

曹操曰置輜重則恐掄棄也

賈林曰恐敵知而絕我後糧也

張預曰委置重滯輕兵獨進則恐輜重為敵所

掄故棄捐也

杜佑曰若不慮上二事欲從速疾卷甲東仗潛

軍夜行者敵知其情邀而擊之則三軍之將為

敵所掄也

曹操曰百里而爭利非也三將軍皆以為掄

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

李筌曰一日行一百二十里則為倍道兼行行

若如此則勁健者先到疲者後至軍健者少疲

者多且十人可一人先到餘悉在後以此遇敵

何三將軍不掄哉

杜牧曰此說未盡也凡軍一日行三十里為一

合倍道兼行者再合晝夜不息乃得百里為一

合倍道若如此爭利衆疲倦則三將軍皆須為

敵所掄其法什一而至者不得已必須爭利凡

十人中擇一人最勁者先往其餘者則令繼後

而往萬人中先擇千人平日先至其餘繼至有

已午時至者有申未時至者各得不竭其力相

續而至與先往者足跡聲響相接凡爭利必是

爭奪要害雖千人守之亦足以拒抗敵人以待

繼至者

五十里而爭利則歷上將軍其法半至

李荃曰百里則十人一人至五十里十人五人

至控軍之威不至擒也言道近不至疲

杜牧曰半至者凡十人中擇五人勁者先往也

賈林曰上猶先也

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

曹操曰道近至者多故無死敗也

杜牧曰三十里內九十人中可以六十人先往

他不言其法者舉上文可知也

杜佑曰道近則至者多故不言死敗勝負未可

卷之七

知也古者用師日行三十里步騎相須今徒而

趨利三分之二至

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

曹操曰無此三者亡之道也

陳暉曰此說委軍爭利之難也

杜牧曰輜重者器械及軍士衣裝委積者財貨

也

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

杜牧曰預先也交交兵也言諸侯之謀先須知

之然後可交兵合戰若不知其謀固不可與交

兵也

梅堯臣曰不知敵國之謀則不能預交鄰國以

為援助也

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

曹操曰高而崇者為山泉樹所聚者為林坑壑

者為險一高一下者為阻水草漸洳者為沮泉

水所歸而不流者為澤不先知軍之所據及山

川之形者不能行師也

卷之七

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李荃曰入敵境恐山川溢狹地土泥濘井泉不

利使人導之以得地利易日即鹿無虞則其義

也

故兵以詐立

杜牧曰詐敵人使不知我本情然後能立勝也

王晉曰謂以迂為直以患為利也

以利動

杜牧曰利者見利始動也

王皙曰誘之也

以分合為變者也。

曹操曰兵一分一合以敵為變也

杜牧曰分合者或分或合以惑敵人觀其應我

之形然後能變化以取勝也

李筌曰以詭詐乘其利動或合或分以為變化

之形

故其疾如風。

曹操曰擊虛空也

卷之七

李筌曰進退也其來無跡其退至疾也

其徐如林。

曹操曰不見利也

李筌曰整陳而行

杜佑曰不見利不前如風夫林小動而其人不可

移

梅堯臣曰如林之森然不亂也

侵掠如火。

曹操曰疾也

李筌曰如火燎原無遺草

不動如山。

曹操曰守也

李筌曰駐車也

賈林曰未見便利故誘誑我我因不動如山之

安

難知如陰。

李筌曰其勢不測如陰不能覩萬象

王皙曰形藏也

握機緯

卷之七

九

動如雷震。

李筌曰盛怒也

杜牧曰如空中擊下不知所避也

掠鄉分衆。

李筌曰抄掠必分兵為數道懼不虞也

杜牧曰敵之鄉邑衆落無有守兵六畜財穀易

於剽掠則須分番次第使衆人皆得往也不可

獨有所往如此則大小強弱皆欲與敵爭利也

賈林曰三軍不可言遺故以旌旗指向隊伍不

可語傳故以摩幟分衆故因敵陳形可爲勢此尤順訓諫分明師徒服習也

何氏曰得掠物則與衆分

張預曰用兵之道大率務因糧於敵然而鄉邑之民所積不必分兵隨處掠之乃可足用

廓地分利

曹操曰分敵利也

李筌曰得敵地必分守利害

杜牧曰郭開也開土拓境則分割與有功者

懸權

卷之七

十一

懸權而動

曹操曰量敵而動也

李筌曰夫先動爲客後動爲主客難而主易

杜牧曰如衡懸權秤量已定然後動也

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

李筌曰迂直道路勞佚饑寒生於道路

張預曰凡與人爭利必先量道路之迂直審察而後動則無勞頓寒餒之患而且進退速遲不失其機故勝也

失其機故勝也

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爲金鼓

杜佑曰金鉦鐸也聽其音聲以爲耳侯

王晉曰鼓鞞鉦鐸之屬坐作進退疾徐踧踖皆有其節

視不相見故爲旌旗

杜佑曰瞻其指麾以爲目侯

王晉曰表部曲行列齊整也

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

卷之七

十一

李筌曰鼓進鐸退

杜牧曰旌以出令旗以應號蓋旌者即今之信旗也

旗也

梅堯臣曰一人之耳目者謂使人之視聽齊一

而不亂也鼓之則進金之則止麾右則右麾左

則左不可以勇怯而獨先也

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

杜牧曰令軍士耳目皆隨旌旗火鼓而變也

賈林曰火鼓旌旗可以聽望故晝夜異用之

梅堯臣曰多者欲以變感敵人耳目

故三軍可奪氣

曹操曰左氏言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

王皙曰震懾衰情則軍氣奪矣

張預曰氣者戰之所恃也夫舍生稟血鼓作風

爭雖死不省者氣使然也故用兵之法若激其

士卒令上下同怒則其鋒不可當故敵人折來

而氣銳則且以不戰挫之伺其衰倦而後擊故

彼之銳氣可以奪也

卷之七

十二

將軍可奪心

李荃曰心之令憤撓之令亂間之令疎卑之令

驕則彼之心可奪也

梅堯臣曰以鼓旗之變惑奪其氣軍既奪氣將

亦奪心

何氏曰先須已心能固然後可以奪敵將之心

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

孟氏曰朝氣初氣也晝氣再作之氣也暮氣衰

竭之氣也

梅堯臣曰朝言其始也晝言其中也暮言其終

也謂兵始而銳久則惰而思歸故可擊

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情歸此治氣者也

杜牧曰陽氣生於子成於寅衰於午伏於申凡

晨朝陽氣初盛其始必銳故須避之候其衰伏

擊之必勝

張預曰朝喻始晝喻中暮喻末非以早晚為辭

也凡人之氣初來新至則勇銳陳久人倦則衰

故善用兵者當其銳盛則堅守以避之待其惰

歸則出兵以擊之此所謂善治已之氣以奪人

之氣者也

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

陳皞曰政令不一賞罰不明謂之亂旌旗錯雜

行伍輕重謂之譁審敵如是則出攻之

張預曰治以待亂靜以待譁安以待躁忍以待

忿敵以待懈此所謂善治已之心以奪人之心

者也

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者也

卷之七

十三

李筌曰客主之勢

杜牧曰上文云致人而不致於人是也

張預曰近以待遠俟以待勞飽以待饑誘以待來重以待輕此所謂善治已之力以用人之力者也

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

曹操曰正正齊也堂堂大也

梅堯臣曰正正而來堂堂而陳示無懼也必有

奇變

釋機緯

卷之七

十四

王皙曰本可要擊以視整齊盛大故變

何氏曰所謂強則避之

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

杜牧曰向者仰也背者倚也逆者迎也言敵在

高處不可仰攻敵倚丘山下來求戰不可逆之

此言自下趨高者力乏自高趨下者勢順也故

不可向逆

王皙曰如此不便則當嚴陳以待變也

伴北勿從

李筌曰恐有伏兵也

張預曰敵人奔走必審真偽若旗鼓齊應號令如一紛紛紜紜雖退走非敗也必有奇也不可從之若旗靡輒亂人置馬駭此真敗却也

銳卒勿攻。

李筌曰避強氣也

杜牧曰避實也楚子伐隋隋臣季良曰楚人尚

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

偏敗衆乃携矣隋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不從

釋機緯

卷之七

十五

隋師敗績

餌兵勿食。

梅堯臣曰魚貪餌而亡兵貪餌而敗敵以兵來

釣我我不可從

王皙曰餌我以利必有可伏

歸師勿遏。

孟氏曰人懷歸心必能死戰則不可止而擊也

張預曰兵之在外人人思歸當踰之必致死

戰

國師必關。

曹操曰司馬法曰圍其三面關其一面所以示

生路也

杜牧曰示以生路令無必死之心因而擊之

窮寇勿迫。

陳皞曰鳥窮則搏獸窮則噬也

張預曰敵若焚舟破釜來決一戰則不可追逼

此用兵之法也。

軍機錄

卷之七

十六

孫武子卷之八

九變篇

曹操曰變其正得其所用九也

王皙曰皆謂九者數之極用兵之法當極其變

耳逸詩云九變復貫或曰九地之變

張預曰變者不拘常法臨事適變從宜而行之

之謂也凡與人爭利必知九地之變故次軍爭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眾。

張預曰已解上文

軍機錄

卷之八

圯地無舍。

曹操曰無所依也水澁曰圯

李荃曰地下曰圯行必水淹也

張預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為圯地以

其無所依故不可舍止

何氏曰下篇言圯地則吾將進其塗謂必固之

地宜速去之也

衢地交合。

曹操曰結諸侯也

梅堯臣曰夫四通之地與旁國相通當結其交也

何氏曰下篇云衝地吾將固其結言交結諸侯使牢固也

絕地無留

曹操曰無久止也

李筌曰地無泉井畜收采樵之處為絕地不可留也

賈林曰谿谷坎險前無通路曰絕當速去無留

圍地則謀

卷之八

二

張預曰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危絕之地遇於重地故不可淹留久止也

曹操曰發奇謀也

李筌曰因地能通

賈林曰居四險之中曰圍地敵可往來我難出入居此地者可預設奇謀使敵不為我慮乃可

濟也

死地則戰

曹操曰殊死戰也

李筌曰置兵於必死之地人自為私鬪

梅堯臣曰前後有礙決在死戰此而上舉九地之大約也

張預曰走無所往當殊死戰從圯地無舍至此為九變止陳五事者舉其大畧也九地篇中說

九地之變唯言六事亦陳其大畧也凡地有勢有變九地篇上所陳者是其勢也下所聚者是其變也何以知九變為九地之變下文云將不

卷之八

三

通九變雖知地形不能得地利又九地篇云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不可不察以此觀之義可見也下既說九地此復言九變者孫子欲叙五利

故先陳九變蓋九變五利相須而用故兼言之

塗有所不由

曹操曰隘雖之地所不當從不得已從之故為

變

李筌曰道有險狹懼其邀伏不可由也

張預曰險阨之地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故

不可由也。不得已而行之，必為權變。

軍有所不擊。

曹操曰：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則利薄，困窮之兵必死戰也。

杜牧曰：益以銳卒，勿攻歸師，勿遇窮寇，勿追死

地，不可攻。或我疆敵弱，敵前軍先至，亦不可擊。

恐驚之退走也。言有如此之軍，即須不擊，益為

知變也。故列於九變篇中。

陳皞曰：見小利則不能傾敵，財勿擊，恐重勞人

卷之八

也。

賈林曰：軍可威懷，勢將降伏，則不擊。

張預曰：縱之而無所損，克之而無所利，則不須

擊也。又若我弱彼疆，我曲彼直，亦不可擊。

城有所不攻。

曹操曰：城小而固，糧饒不可攻也。

賈林曰：臣忠義重，稟命堅守者，亦不可攻也。

張預曰：拔之而不能守，委之而不為患，則不須

攻也。又若深溝高壘，卒不能下，亦不可攻。

地有所不爭。

曹操曰：小利之地方，爭得而失之，則不爭也。

杜牧曰：言得之難，失之無害。

張預曰：得之不便於戰，失之無害於已，則不須

爭也。若遼遠之地，雖得之終非已有，亦不可爭。

君命有所不受。

曹操曰：苟便於事，不拘於君命也。

杜牧曰：尉繚子曰：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

者死，君也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

卷之八

於後。

張預曰：自塗有所不由，至此為五利。或曰：自北

地無舍，至地有所不爭，為九變。謂此九事皆不

從中覆，但臨時制宜，故統之以君命有所不受。

故將通於九變之地利者，知用兵矣。

李筌曰：謂上之五事也。

杜牧曰：九事之變，皆臨時制宜，不由常道，故言

變也。

何氏曰：孫子以九變名篇，解者十有餘家，皆不

條其九變之目者何也蓋自地無舍而下至君命有所不受其數十矣使人不得不惑愚然觀文意上下止述其地之利害耳且十事之中君命有所不受且非他事昭然不類矣蓋孫子之意言凡受命之將合軍軍衆如在此九地有害而無利則當變之難若命使之舍留攻爭亦不受也況下文言將不迫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其君命豈得於地形而同算也況下之地形篇云戰道必勝主曰無戰

孫子

卷之八

六

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厥言盡在此矣

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

賈林曰雖知地形心無通變豈惟不得其利亦

恐反受害也將貴適變也

梅堯臣曰知地不知變安得地之利

故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九變

一云

五變

曹操曰謂下五事也

賈林曰五利五變亦在九變之中遇勢能變則利不變則害在人故無常體能盡此理乃得人之用也五變謂途雖近知有險阻奇伏之變而不由軍雖可擊知有窮蹙死關之變而不擊城雖勢孤可攻知有糧充兵銳將智臣忠不測之變而不攻地雖可爭知得之難守得之無利有反奪傷人之變而不爭君命雖宜從之知有內御不利之害而不受此五變者臨時制宜不可預定貪五利者途近則由軍勢孤則擊城勢危

孫子

卷之八

七

則攻地可取則爭軍可用則受命貪此五利不知其變豈惟不得人用抑亦敗軍傷士也

張預曰凡兵有利有變知利而不識變豈能得

人之用曹公言下五事為五利者謂九變之下

五事也非謂雜於利害已下五事也

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

曹操曰在利思害在害思利當難行權也

李筌曰害彼利此之慮

賈林曰利害相參雜智者能慮之慎之乃得其

利也

王哲曰將通九變則利害盡矣

張預曰智者慮事雖處利地必思所以害雖處

害地必思所以利此亦通變之謂也

雜於利而務可信也

曹操曰計敵不能依五地為我害所務可信也

杜牧曰信中也言我欲取利於敵人不可但見

取敵人之利先須以敵人害我之事參雜而計

量之然後我所務之利乃可申行也

握機緯

卷之八

八

賈林曰以害雜利行之成人以害之刑法以殺

之已不二三則衆務皆信人不敢欺也

王哲曰曲盡其利則可勝矣

雜於害而患可解也

曹操曰既參於利則亦計於害雖有患可解也

杜牧曰我欲解敵人之患不可但見敵能害我

之事亦須先以我能取敵人之利參雜而計量

之然後有患乃可解釋也故上文云智者之感

必雜於利害也譬如敵人圍我我若但知突圍

而去志必懈息即必為追擊未若勵士奮擊因

戰勝之利以解圍也舉一可知也

王哲曰周知其害則不致矣

是故屈諸侯者以害

曹操曰害其所惡也

李筌曰害其政也

杜牧曰言敵人苟有所惡之事我能乘而害

之不失其機則能屈敵也

賈林曰為害之計理非一途或誘其賢智令彼

握機緯

卷之八

七

無臣或遺以姦人彼其政令或為巧詐間其君

臣或遺工巧使其人疲財耗或漬淫樂變其風

俗或與美人或亂其心此數事若能潛運陰謀

密行不泄皆能害人使之屈折也

王哲曰窮屈於必害之地勿使可解也

役諸侯者以業

曹操曰業事也使其煩勞若彼人我出彼出我

入也

李筌曰傾其農也

杜牧曰言勞役敵人使不得休我須先有事業
乃可爲也事業者兵衆國富人和令行也
越諸侯者以利

曹操曰今自來也

李荃曰誘之以利

王哲曰趨敵之間當周旋我利也

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無恃其不
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曹操曰安不亡危常設備也

曹操曰

梅堯臣曰所報者有備也

故將有五危

張預曰下五事也

必死可殺也

曹操曰勇而無慮必欲死鬪不可血捷可以奇

伏中之

必生可虜也

曹操曰見利畏怯不進也

李荃曰疑怯可虜也

孟氏曰將之怯弱志必生返意不親戰士卒不
精上下猶豫可急擊而取之

王哲曰無關志曹公曰見利怯不進也哲謂見

害亦輕走矣

張預曰臨陳畏怯必欲生返當鼓譟乘之可以

虜也

忿速可侮也

曹操曰疾急之人可忿怒侮而致之也

杜牧曰忿者剛怒也速者褊急也若敵人如此

可以凌侮使之輕進而敗之

廉潔可辱也

曹操曰廉潔之人可汗辱致之也

杜佑曰此言敵人若高壁固壘欲老我師我勢

不可留利在速戰揣知其將多忿怒則輕侮而

致之性本廉潔則汗辱之

愛民可煩也

曹操曰出其所必趨愛民者則必倍道兼行以

救之救之則煩勞也

杜牧曰言仁人愛民者惟恐殺傷不能捨短從長棄彼取此不度遠近不量事力凡爲我攻則必來救如此則可以煩之令其勞頓而後取之也

賈林曰廉潔之人不好侵掠愛人之仁不好鬪戰辱而煩之其動必敗

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

陳皞曰良將則不然不必死不必生隨事而用

不忿速不耻辱見可如虎否則閉戶動靜以計

握機算 卷之八

不可喜怒也

何氏曰將才古今難之其性往往失於一偏耳

故孫子首篇言將者智信仁勇嚴貴俱全也

張預曰庸常之將守一而不知變誠取賊於已

爲內於兵

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張預曰言須識權不可執一道也

孫武子卷之八

孫武子卷之九

行軍篇

曹操曰擇便利而行也

王皙曰行軍當據地便察敵情也

張預曰知九地之變然後可以擇利而行軍故

次九變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

王皙曰處軍凡有四相敵凡三十有一

張預曰自絕山依谷至伏羲之所處則處軍之

握機算 卷之九

事也自敵近而靜至必謹察之則相敵之事也

相猶察也料也

絕山依谷

曹操曰近水草利便也

杜牧曰絕過也依近也言行軍經過山險須近

谷而有水草之利也

賈林曰兩軍相當敵宜擇利而動絕山跨山依

谷傍谷跨山無後患依谷有水草也

梅堯臣曰前爲山所隔則依谷以爲固

視生處高。

曹操曰生者陽也

李筌曰向陽曰生在山曰高生高之地可居也

杜牧曰言須處高而面南也

陳皞曰若地有東西其法何如筌曰然則面東

也

戰隆無登。一本作戰降

曹操曰無迎高也

李筌曰敵自高而下我無登而取之

張預曰謂敵下山來戰引我上山則不可登也

也

也

此處山之軍也

梅堯臣曰處山當知此三者

絕水必遠水。

曹操李筌曰引敵使渡

梅堯臣曰前為水所隔則遠水以引敵

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濟而擊之利。

杜牧曰水內乃汭也誤為內耳

梅堯臣曰敵之方來迎於水濱則不渡

張預曰敵若引兵渡水來戰不可迎之於水邊

俟其半濟行列未定首尾不接擊之必勝

欲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

曹操曰附近也

李筌曰附水迎客敵必不得渡而與我戰

張預曰我欲必戰勿近水迎敵恐其不得渡我

不欲戰則阻水拒之使不能濟

視生處高。

曹操曰

曹操曰水上亦當處其高也前高水後當低而

而處之

梅堯臣曰水上亦據高而向陽

張預曰或岸邊為陣或水上海舟皆從而陽而

居高

無迎水流。

曹操曰恐混我也

杜牧曰此言我軍舟船亦不可泊於下流言敵

人得以乘流而泊我也

賈林曰、水流之地、可以溉吾軍、可以流毒藥、迎逆也。一云、逆流而營、軍家所忌。

此處水上之軍也。

梅堯臣曰、處水上、當知此五者。

絕斥澤、惟亟去無留。

陳暉曰、斥鹽鹵之地、水草惡、漸洳不可處軍。

梅堯臣曰、斥遠也、曠蕩難守、故不可留。

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

曹操曰、不得已與敵會於斥澤中。

絕斥澤

卷之九

四

李筌曰、急過不得戰、必依木背樹、夫有水樹其

地無陷溺也。

杜佑曰、言不得已與敵戰、而會斥澤之中、當背

稠樹、以爲固守、蓋地利兵之助也。

張預曰、不得已而會兵於此地、必依近水草、以

便樵及背倚林木、以爲險阻。

此處斥澤之軍也。

梅堯臣曰、處斥澤、當知此二者。

平陸處易。

曹操曰、車騎之利也。

杜牧曰、言於平陸、必擇就其中坦易平穩之處、以處軍、使我車騎得以馳逐。

而右背高、前死後生。

曹操曰、戰便也。

李筌曰、夫人利用、皆便於右、是以背之前死、致敵之地、後生我自處。

賈林曰、岡阜曰生、戰地曰死、後岡阜處軍、穩前

陸地、用兵、便高在右、回轉順也。

絕斥澤

卷之九

五

張預曰、雖是平陸、須有高阜、必右背之、所以恃

爲形勢者也、前低後高、所以便乎奔擊也。

此處平陸之軍也。

梅堯臣曰、處平陸、當知此二者。

凡此四軍之利。

李筌曰、四者山水斥澤平陸也。

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

李筌曰、黃帝始受兵法、於厥后、而遠四方、故曰

勝四帝也。

梅堯臣曰四帝當為四軍字之誤歟言黃帝得
四者之利處山則勝山處水則勝水處斥澤則
勝斥澤處平陸則勝平陸也
凡軍好高而惡下

梅堯臣曰高則爽悅所以安和亦以便勢下則
卑濕所以生疾亦以難戰

王皙曰有降無登且遠水患也

張預曰居高則便於規望利於馳逐處下則難
以為固易以生疾

賁陽而賤陰

梅堯臣曰處陽則明順處陰則晦逆

王皙曰久處陰濕之地則生憂疾且弊軍器也

張預曰東南為陽西北為陰

養生而處實

曹操曰待滿實也養生向水草可放牧養畜乘

實者高也

梅堯臣曰養生便水草處實利糧道

王皙曰養生謂水草糧糈之屬處實者倚周之

謂
軍無百疾是謂必勝

杜牧曰生者陽也實者高也言養之於高則無
卑濕陰翳故百疾不生然後可必勝也

梅堯臣曰能知上三者則勢勝可必疾氣不生
張預曰居高而陽養生處厚可以必勝地氣乾

煖故疾瘧不作

丘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

杜牧曰凡遇丘陵隄防之地常居其東南也

梅堯臣曰雖非至高亦當前向明而右依實

張預曰而陽所以貴明顯背高所以為險固

此兵之利地之助也

梅堯臣曰兵所利者得形勝以為助

張預曰用兵之利得地之助

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

曹操曰恐牛涉而水速漲也

杜牧曰言過溪澗見上流有沫此乃上源有雨

待其沫盡水定乃可涉

杜牧曰恐乎渡水而遂漲上雨水當清而反濁
沫至此敵人懼避水之占也欲以中絕軍凡地
有計智料敵而行

凡地有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
近也

曹操曰山深水大者為絕澗四方高中央下為
天井深山所過若蒙籠者為天牢可以羅絕人
者為天羅地形陷者為天陷山澗道迫狹地形
深數尺長數丈者為天隙

握機緯

卷之九

八

杜牧曰軍識曰地形坳下大水所及謂之天井
山澗迫狹可以絕人謂之天牢澗水澄澗不測
淺深道路泥濘人馬不通謂天之陷地多溝坑
坎陷木石謂之天隙林木隱蔽兼葭深遠謂之
天羅
梅堯臣曰六害尚不可近況可留乎
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

凶

曹操曰用兵常遠六害令敵近背之則我利敵

杜牧曰迎向也背倚也言遇此六害之地吾遠
之向之則進止自由敵人近之倚之則舉動有
阻故我利而敵凶也

軍行有險阻潢井葭葦山林騎蒼者必謹覆索之此
伏姦之所處也

曹操曰險者一高一下之地阻者多水也潢者
池也井者下也葭葦者衆草所聚山林者衆木
所居騎蒼者可屏蔽之處也此以上論地形也
以下相敵情也

握機緯

卷之九

九

李荃曰以下恐敵之奇伏誘詐也
敵近而靜者恃其險也
梅堯臣曰近而不動恃其險也
王曾曰恃險故不恐也
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

杜牧曰若近以挑我則有相薄之勢恐我不進
故遠也

張預曰兩軍相近而終不動者倚恃險固也兩
軍相遠而數挑戰者欲誘我之進也

其所居易者利也。一本作士乎其所以利也。

杜牧曰言敵不居險阻而居平易必有以便利於事也。

賈林曰敵之所居地多便利故挑我使前就己之便戰則易獲其利慎勿從之也。

張預曰敵欲人之進故處于平易以宗利而誘我。

衆樹動者來也。

曹操曰衆伐樹木除道進來故動。

卷之九

十

張預曰不止除道亦將為兵器也若晉人伐木益兵是也。

衆草多障者疑也。

賈林曰結草多為障蔽者欲使我疑於中兵必不實欲別為攻襲宜審備之。

杜牧曰言敵人或營壘未成或後軍潛去恐我乘遠或為掩襲故結草使往往相聚如有人伏藏之狀使我疑而不敢進也。

張預曰或敵欲追我多為障蔽設留形而通以

避其追或欲襲我叢聚草示以為人屯皆所以為疑也。

鳥起者伏也。

曹操曰鳥起其上下有伏兵。

李筌曰藏兵曰伏。

張預曰鳥適平飛至彼忽高起者下有伏兵也。駭者獲也。

曹操曰敵廣陳張翼來覆我也。

李筌曰不意而至曰覆。

程

卷之九

十一

杜牧曰凡敵欲覆我必由他道險阻林木之中故驅起伏獸駭逸也。

陳皞曰覆者謂隱於林木之內潛來掩我候兩

軍戰酣或出其左右或出其前後若驚駭伏獸也。

塵高而銳者車來也。

杜牧曰車馬行疾仍須魚貫故塵高而尖。

梅堯臣曰蹄輪勢重塵必高銳。

甲而廣者徒來也。

杜牧曰步人兵遲可以並列故塵低而闊也

梅堯臣曰人步低輕塵必卑廣

散而條達者。熊探也。

李荃曰烟塵之埃

杜牧曰熊探者各隨所向故塵埃散行條達縱

橫斷絕貌也

少而往來者營軍也。

杜牧曰欲立營壘以輕兵往來為斥埃故塵少

也

摠攷

卷之九

十二

張預曰凡分糧營者必遣輕騎四面近視其地

欲周知險易廣狹之形故塵微而來

辭早而益備者進也。

曹操曰其使來早辭使間視之敵人增備也

梅堯臣曰欲進者外則早辭內則益備款我也

辭疆而進驅者退也

曹操曰詐也

王皙曰辭強示進形欲我不虞其去也

張預曰使來辭北軍又前進欲脅我而求退也

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

曹操曰陳兵欲戰也

杜牧曰出輕車先定戰陳疆界也

賈林曰輕車前禦欲結陳而來也

無約而請和者謀也

曹操曰無質盟之約請和者必有謀於人

杜佑曰未有要約而便來請和有間謀也

梅堯臣曰無約請和必有姦謀

奔走而陳兵車者期也

摠攷

卷之九

十三

李荃曰戰有期及將用是以奔走之

杜牧曰上文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蓋先出

車定戰場界立旗為表奔走赴表以為陳也旗

者期也與民期於下也

賈林曰尋常之期不合奔走必有遠兵相應有

擊刻之期必欲合勢同來攻我宜速備之

半進半退者誘也

李荃曰散於前

杜牧曰偽為雜亂不整之狀誘我使進也

杖而立者飢也。一本作仗。

李筌曰：困不能齊。

杜佑曰：倚杖矛戟而立者，飢之意。

汲而先飲者，渴也。

李筌曰：汲未至先飲者，士卒之渴。

杜牧曰：命之汲水未汲而先取者，渴也。視一人

三軍可知也。

王皙曰：以此見其衆行驟飢渴也。

見利而不進者，勞也。

釋機緯

卷之九

十四

曹操曰：士卒之疲勞也。

為集者，虛也。

李筌曰：城上有鳥師其遁也。

杜牧曰：設留形而遁。

陳暉曰：此言敵人若去營幕必空，禽鳥既無長

乃鳴集其上。

夜呼者，恐也。

曹操曰：軍士夜呼將不勇也。

李筌曰：士卒怯而將懦，故驚恐相呼。

一杜牧曰：恐懼不安，故夜呼以自壯也。
軍擾者，將不重也。

李筌曰：將無威重，則軍擾。

杜牧曰：言進退舉止輕佻，率易無威重，軍士亦

擾亂也。

張預曰：軍中多驚擾者，將不持重也。

旌旗動者，亂也。

杜佑曰：旌旗謬動，抵東觸西，傾倚者，亂也。

梅堯臣曰：旌旗輒動，偃亞不次，無紀律也。

釋機緯

卷之九

十五

更怒者，倦也。

梅堯臣曰：吏士倦煩，怒不長避也。

張預曰：政令不一，則人情倦，故吏多怒也。

粟馬肉食，軍無懸餼，不返其舍者，窮蹙也。一作殺馬

無糧也。軍無懸餼，不返其舍者，窮蹙也。

李筌曰：殺其馬而食肉，故曰軍無糧也。不返舍

者，窮迫不及窺也。

杜牧曰：粟馬言以糧殺秣馬也。食肉者，殺牛馬

饗士也。軍無懸餼者，率破之，示不復炊也。不返

其令者晝夜結部任也如此者皆是窮寇必欲
決一戰耳。甄音府炊器也。

王督曰粟馬肉食所以為力且久也軍無餽不
以飲食也不逐舍無同心也皆謂以死決戰耳
敵如此者當堅守以待其弊也

諄諄翁翁徐與人言者失眾

曹操曰諄諄語貌翁翁失志貌

李荃曰諄諄翁翁竊語貌士卒之心恐上則私

語而言是失眾也

卷之九

十六

賈林曰諄諄竊議貌翁翁不安貌徐與人言過

相問貌如此者必散失部曲也

梅堯臣曰諄諄吐誠懇也翁翁曠職事也緩言

強安恐眾離也

數賞者窘也

李荃曰窘則數賞以勸進

王督曰眾窘而不和裕則數賞以悅之

數罰者困也

李荃曰困則數罰以勵士

王督曰眾困而下精勤則數罰以脅之也
先暴而後畏其眾者不精之至也

曹操曰先輕敵後聞其眾則心惡之也

杜牧曰料敵不精之甚

梅堯臣曰先行乎嚴暴後畏其眾離調謂不精

之極也

來委謝者欲休息也

李荃曰徐前而疾曰委謝

杜牧曰所以委質來謝此乃勢已窮或有他故

怪機緯

卷之九

十七

必欲休息也

賈林曰氣委而言謝者欲求兩解

兵危而相迎又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

曹操曰備其伏也

孟氏曰備有別應

梅堯臣曰怒而來逆我久而不接戰且又不解

去必有奇伏以待我此以上輪敵情

兵非益多也

曹操曰權力均一云非貴多

王皙曰謂權力均足矣不以多為益

惟無武進

曹操曰未見便也

賈林曰武不足專進專進則暴

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

曹操曰廝養足也

李釜曰兵衆武用力均惟得人者勝也

杜牧曰言我與敵人兵力皆曰惟未能用武前

進者蓋未得見其人也但能於廝養之中揀擇

權機錄

卷之九

十八

其材亦足併力料敵而取勝不假求於他也

賈林曰雖無武勇之力而輕進足以智謀料敵

併力而取敵人也

王皙曰誓謂善分合之變者足以併力乘敵間

取勝人而已故雖廝養之輩可也况精兵乎曹

說是也

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

曹操曰無有深謀遠慮但恃一夫之勇輕易不

顧者必為敵人所擒也

陳暉曰惟猶獨也此言殊無遠慮但輕敵者必

為所擒不獨言其勇也

王皙曰惟不能料敵但以武進則必為敵所擒

明患不在於不多也

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

杜牧曰恩信未洽不可以刑罰齊之

張預曰張居將師之位恩信未加於民而遽以

刑罰齊之則怒恚而難用

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

權機錄

卷之九

十九

曹操曰恩信已洽若無刑罰則驕情難用也

張預曰恩信素洽士心已附刑罰寬緩則恩信

可用也

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

曹操曰文仁也武法也

李釜曰文仁恩武威罰

是謂必取

杜牧曰文武既行必也取勝

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

梅堯臣曰素舊也威令舊立教乃聽服

張預曰將令素行其民已信教而用之人人聽服

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

王皙曰民不素教難卒為用

何氏曰人既失調安得服教

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

杜牧曰素先也言為將居常無事之時須思信

威令先著於人然後對敵之時行令立法人人

卷之九

信

梅堯臣曰信久何事不從服已

王皙曰知此者始可言其併力勝敵矣

孫武子卷之十

地勢篇

曹操曰欲戰審地形以立勝也

王皙曰地利當周知險隘支挂之形也

張預曰凡軍有所行先五十里內山川形勢使

軍士伺其伏兵將乃自行視地之勢因而圖之

知其險易故行師越境審地形而立勝故次行

軍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

握機緯

卷之十

梅堯臣曰道路交達

有挂者

梅堯臣曰網羅之地往必挂綴

有支者

梅堯臣曰相持之地

有隘者

梅堯臣曰兩山通谷之間

有險者

梅堯臣曰山川丘陵也

有遠者

梅堯臣曰平陸也

曹操曰此六者地之形也

杜佑曰此六地之名教民居之得便利則勝也

張預曰地形有此六者之別也

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

杜佑曰謂俱在平陸往來通利也

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

曹操曰寧致人無致于人

釋機緯

卷之十

二

張預曰先處戰地以待敵則致火而不致于人

我雖居高面陽坐以致敵亦慮敵人不來赴戰

故須使糧餉不絕然後為利也

杜牧曰通者四戰之地須先據高陽之處勿使

敵人先得而我後至也利糧道者每于津阨或

敵人要衝則築壘或作甬道以獲之

可以難以返曰挂

杜佑曰挂者牽挂也

挂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勝若有備而不勝難以

返不利

杜牧曰挂者險阻之地與敵共有犬牙相錯動

有挂礙也往攻敵敵若無備攻之必勝則雖與

險阻相錯敵人已敗不得復邀我歸路矣若往

攻敵人敵人有備不能勝之則為敵人守險阻

邀我歸路難以返也

陳皞曰不得已陷在此則須為持久之計掠取

敵人之糧以伺利便而擊之

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

釋機緯

卷之十

三

杜佑曰支久也俱不便久相持也

張預曰各守險固以相支持

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

擊之利

陳皞曰彼此出軍地形不便敵若設利誘我而

去我慎勿追之我若引去敵止則已若來襲我

候其半出則悉擊之

梅堯臣曰各居所險先出必敗利而誘我我不

可愛偽去引敵半出而擊

王曾曰敵不肯至則設奇伏而退且詭之令必

出

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

杜佑曰盈滿也以兵陳滿隘形欲使敵不得進

退也

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

曹操曰隘形者兩山間通谷也敵勢不得撓我

也我先居之必前齊隘口陳而守之以出奇也

敵若先居此地齊口陳勿從也即半隘陳者從

程機律 卷之十

之而與敵共此利也

杜牧曰言邊兩山之間中有通谷則須當山口

為管與兩山口齊如水之在器而盈滿也

陳皞曰隘口言陳是也言管非也

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

杜佑曰居高陽之地以待敵人敵人從其下陰

而來擊之則勝

若敵先居之引而去勿從也

曹操曰地形險隘尤不可致于人

杜牧曰險者山峻谷深非人力所能作為必居

高陽以待敵若敵人先據之必不可以爭則當

引去陽者南面之地恐敵人持久我居陰而生

疾也今若干峭澗遇敵則先據北山此乃是面

陰而背陽也高陽二者止可捨陽而就高不可

捨高而就陽孫子乃統而言之也

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

曹操曰挑戰者延敵也

李筌曰力敵而挑則利未可知也

程機律 卷之十

杜牧曰譬如我與敵壘相去三十里若我來就

敵壘而延敵欲戰者是我困敵銳故戰者不利

若敵來就我壘延我欲戰者是我佚敵勞敵亦

不利故言勢均然則如何曰欲必戰者則移相

近也

陳皞曰夫與敵管壘相遠兵力又均難以挑戰

戰則不利故下文云勢均以三擊十日走是也

夫挑戰先須料我兵衆強弱可以加敵則為之

不然則不可輕進自取敗也

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李筌曰：此地形之勢也。將不知者以敗。

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之災。將之過也。

賈林曰：走弛陷崩亂北皆敗壞大小變易之名也。

張預曰：凡此六敗皆在人事。

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

曹操曰：不料力。

李筌曰：不量方也。若得形便之地用奇服之則可矣。

杜牧曰：夫以一擊十之道先須敵人與我將之智謀。兵之勇怯。天時地利。饑飽勞佚。十倍相懸。然後可以奮一擊十。若勢均力敵不能自料。以我之一擊敵之十。則須奔走不能遁舍。復為駐止矣。

王皙曰：不待鬪而走也。

卒強吏弱曰弛。

便弓矢習擊刺也。

梅堯臣曰：車騎閑習孰因精粗。

賞罰孰明。

杜牧曰：賞不借刑不濫。

梅堯臣曰：賞有功罰有罪。

張預曰：當賞者雖仇怨必錄。當罰者雖父子不貸。又司馬法曰：賞不逾時。罰不遷列。於誰為明。

吾以此知勝負矣。

曹操曰：以七事計之知勝負矣。

孫子曰：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

張預曰：將辭也。孫子謂今將聽吾所陳之計而用兵則必勝。我乃留此矣。將不聽吾所陳之計而用兵則必敗。我乃去之。他國矣。以此辭激吳王而求用。

孟氏曰：將禪將也。聽吾計畫而勝則留之。違吾計畫而敗則除去之。

計利以聽。乃為之勢以佐其外。

計利以聽。乃為之勢以佐其外。

張預曰大凡百將一心三軍同力則能勝敵今小將恚怒而不服于大將之令意欲俱敗達敵便戰不量能否故必崩覆

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

曹操曰為將若此亂之道也

李筌曰將或有一于此亂之道也

張預曰將弱不嚴謂將帥無威德也教道不明

謂教閱無古法也吏卒無常謂將臣無久任也

陳兵縱橫謂士卒無節制也為將若此自亂之

握機緯

卷之十

八

道

梅堯臣曰儒而不嚴則士無常檢教而不明則

出陳縱橫不整亂之道也

將不能料敵以少合眾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

曹操曰其勢若此必走之兵也

李筌曰軍敗曰北不料敵也

張預曰設若奮寡以擊眾驅弱以敵強又不選

驍勇之士使為先鋒兵必敗北也

梅堯臣曰不能量敵情以少當眾不能選精銳

以弱擊強皆奔之理也

凡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陳暉曰一日不量寡眾二日本乏利德三日失

于訓練四日非理與怒五日法令不行六日不

擇驍果此名六敗也

張預曰已上六事必敗之道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

杜牧曰夫兵之主在于仁義節制而已若得地

形可以為兵之助所以取勝也

握機緯

卷之十

九

賈林曰戰雖在兵得地易勝故曰兵之助也山

可濶水可灌高勝卑險勝平也

張預曰能審地形者兵之助也乃未也精敵制

勝者兵之本也

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

杜牧曰饋用之費人馬之力攻守之便皆在險

阨遠近也言若能料此以制敵乃為將臻極之

道

張預曰既能料敵虛實強弱之情又能度地險

死遠近之形本未皆知為將之道畢矣
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

杜牧曰謂知險阨遠近也

梅堯臣曰將知地形又知軍政則勝不知則敗

張預曰既知敵情又知地利以戰則勝俱不知
之以戰則敗

故戰道必勝王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王曰必
戰無戰可也

李荃曰得戰勝之道必可戰也失戰勝之道必

無戰可也

卷之十

十一

無戰可也

張預曰苟有必勝之道雖君命不戰可必戰也

苟無必戰之道雖君命必戰可不戰也與其從

命而敗事不若違制而成功

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

王皙曰皆忠以為國也

何氏曰進豈求名也見利于國家士民則進也

退豈避罪也見其愛國殘民之害雖君命使退

而不進罪及其身不悔也

唯人是保而利合于王國之實也

李荃曰進退皆保人非為身也

杜牧曰進不求戰勝之名退不避違命之罪也

如此之將國家之珍寶言其少得也

張預曰進退違命非為已也皆所以保民命而

合王利此忠臣國家之寶也

陳暉曰合猶歸

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
之俱死

無戰可也

卷之十

十一

李荃曰若撫之如此得其死力也

王皙曰以仁恩結人心也

梅堯臣曰撫而育之則親而不離愛而勗之則

信而不疑故雖死與死雖危與危

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若驕子不

可用也

曹操曰恩不可專用罰不可獨任

梅堯臣曰厚養而不使愛寵而不教亂法而不

治猶如驕子安得而用也

何氏曰言恩不可純任純任則還為己害

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

梅堯臣曰知已而不知彼或有勝耳

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

梅堯臣曰知彼而不知已或有勝耳

王晉曰知已不知彼知彼不知已皆未可以決

險也

杜牧曰可擊者勇敢輕死也不可擊者頓弊怯

弱也

管子

卷之十

十三

陳暉曰可擊不可擊者所謂兵衆孰強士卒孰

練賞罰孰明也

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

以戰勝之半也

梅堯臣曰知彼知已而不知地形亦或不勝

杜牧曰地形者險易遠近出入迂直也

曹操曰勝之半者未可知也

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

陳暉曰我若識彼此之動否量地形之得失則

進而不迷戰而不困者也

梅堯臣曰無所不知則動不迷開舉不困窮也

杜牧曰未動未舉勝負已定故動則不迷舉則

不窮也一云動而不困舉而不頓

張預曰不妄動故動則不誤不輕舉故舉則不

困識彼我之虛實得地形之便利而後戰也

故曰知彼知已勝乃不殆

張預曰曉攻守之術則有勝而無危

知天知地勝乃不窮

管子

卷之十

十三

杜佑曰知地之便知天之時地之便依險阻向

背陽也天之時順寒暑法刑德也既能知已知

彼又察地形法天道勝乃可全又何難也

李筌曰人事天時地利三者同知則百戰百勝

孫武子卷之十終

孫武子卷之十一

九地篇

曹操曰欲戰之地有九

王皙曰用兵之地利害有九也

張預曰用兵之地其勢有九此論地勢故大地

形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

衝地有重地有圯地有圍地有死地

曹操曰此九地之名也

諸侯

卷之十一

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

曹操曰士卒戀土道近易散

杜牧曰士卒近家進無必死之心退有歸投之

處

杜佑曰戰其境內之地士卒意不專有潰散之

心故曰散地

何氏曰地遠四平更無要害志意不堅而易難

故曰散地

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為輕地

曹操曰士卒皆輕返也

王皙曰初涉敵境勢輕士未有鬥志也

何氏曰軍入敵境敵人圍壘不戰士卒思歸欲

退且難謂之輕地

我得則利彼得亦利者為爭地

曹操曰可以少勝眾弱擊強

陳皞曰彼我若先得其地者則可以少勝眾弱

勝強也

杜佑曰謂山水阨口有險固之利兩敵所爭

諸侯

卷之十一

何氏曰爭地便利之地先居者勝是以爭之

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為交地

曹操曰道正相支錯也

杜牧曰川廣地平可來可往足以交戰對壘

何氏曰交地平原交通也一日可以交結不可

杜絕之絕之致隙又曰交通四遠不可退絕

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眾者為衝地

曹操曰我與敵相當而旁有他國先至得其國

助也

李筌曰對敵之傍有一國為之屬先往而過之得其眾也

王皙曰曹公云先至得其國助哲謂先至者結

交先至也言天下者謂能廣助則天下可從

何氏曰衝地者地要衝控帶數道先據此地眾

必從之故得之則安失之則危也

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為重地

曹操曰難返之地

杜牧曰入人之境已深過人之城已多津梁皆

卷之十一

為所恃要衝皆為所據返師返旆不可得也

杜佑曰背去也背與倍同多道里也遠去已城

郭深入敵地心專意一謂之重地也

王皙曰兵至此者事勢重也

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為圯地

曹操曰少固也

賈林曰經水所毀曰圯沮如圯地不得久留宜

速去也

梅堯臣曰水所毀圯行則猶難況戰守乎

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眾者為圍地

李筌曰舉動難也

梅堯臣曰山川圍繞入則隘歸則迂也

張預曰前狹後險之地一人守之千人莫向則

以奇伏勝也

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為死地

曹操曰前有高山後有大水進則不得退則有

得

卷之十一

賈林曰左存高山前後絕湖外來則易內出則

難謀倖此地速為疾戰則生若待士卒氣剋糧

儲又無而持久不死何待

是故散地則無戰

李筌曰恐走散也

梅堯臣曰我兵在國安土懷生陳則不堅關則

不勝是不可以戰也

輕地則無止

李筌曰恐逃

杜佑曰志未堅不可遇敵

梅堯臣曰始入敵境未肯險阻士心不專無以

戰為勿近名城勿由通路以速進為利

王皙曰無故不當止也

爭地則無攻

曹操曰不當攻當先至為利也

李筌曰敵先居地險不可攻

交地則無絕

曹操曰相交屬也

程德緯

卷之十一

五

杜牧曰川廣地平四面交戰須車騎部伍首尾

聯屬不可使之斷絕悉敵人因而乘我

王皙曰利糧道也交相往來之地亦謂之通地

居高陽以待敵宜無絕糧道

張預曰往來交通不可以兵阻絕其路當以奇

伏勝也

衝地則合交

曹操曰結諸侯也

李筌曰結行也

梅堯臣曰地既四通何以得天下之助當以重

幣合

重地則掠

曹操曰畜積糧食也

杜牧曰言居於重地進未有利退復不得則須

運糧為持久之計以伺敵也

孟氏曰因糧於敵也

梅堯臣曰去國既遠多背城邑糧道必絕則掠

畜積以繼食

程德緯

卷之十一

六

死地則行

曹操曰無稽留也

李筌曰不可為溝隍宜急去之

張預曰難行之地不可稽留也

圍地則謀

曹操曰發奇謀也

梅堯臣曰前有隘後有險歸道又迂則發謀慮

以取勝

張預曰難以力勝易以謀取

死地則戰。

李筌曰殊死戰不求生意也

賈林曰力戰或生守隅則死

梅堯臣曰前後左右無所之示必死人人自戰

也

所謂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

梅堯臣曰設奇節

眾寡不相恃

梅堯臣曰驚擾之也

通鑑

卷之十一

七

貴賤不相救

梅堯臣曰散亂也

上下不相收

梅堯臣曰倉皇也

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

梅堯臣曰或已離而不能集或雖合而不能齊

杜牧曰多設變詐以亂敵人或衝前掩後或驚

東擊西或立偽形或張奇勢我則無形以合戰

敵則必備而眾分使其意攝離散上下驚擾不

能和合不得齊集此善用兵也

張預曰出其不意掩其無備號兵銳卒猝然突

擊彼救前則後虛應左則右隙使舍惶散亂不

知所禦將吏士卒不能相赴其卒已散而不復

聚其兵雖合而不能

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

李筌曰擾之令見利乃動不亂則止

梅堯臣曰然能使敵若此當須有利則動無利

則止

通鑑

卷之十一

八

取問敵眾整而將來待之若何

曹操曰武問也

梅堯臣曰此設疑以自問言敵人甚眾將不虞

整我何以待之耶

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

曹操曰奪其所恃之利若先據利地則我所欲

必得也

杜牧曰據我便地畧我田野利其糧道斯三者

敵人之所愛借倚恃者也若能俱奪之則敵人

雖強進退勝敗皆須聽我也

陳皞曰愛者不止所恃利但敵人所領之事皆
可奪也

梅堯臣曰當先奪其所過愛則我志得行然後
使其驚擾散亂無所不至也

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
也

曹操曰孫子應難以復陳兵情也

杜牧曰此統言兵之情狀以乘敵間隙由不虞

孫子

卷之十一

九

之道攻其不戒之處此乃兵之深情將之至事
也

王皙曰兵尚神速奪愛尤當然也

凡為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

李筌曰夫為客深入則志堅主人不能禦也

張預曰深涉敵境士卒專精則為主者不能勝

也客在重地主在輕地故耳

掠於饒野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併氣積力運兵計

謀為不可測

曹操曰養士併氣運兵為不可測度之計

李筌曰氣盛力積加以謀慮則非敵之可測

杜牧曰斯言深入敵人之境須掠田野使我足
食然後閉壁養之勿使勞苦氣全力盛一發取
勝動用變化使敵人不能測我也

王皙曰謹養為撫循飲食周謹之也并銳氣積
餘力形藏謀密使敵不測俟其有可勝之隙則
進之

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

孫子

卷之十一

十

李筌曰能得其強者投之無往之地

杜牧曰投之無所往謂前後進退皆無所之士

以此皆策力戰雖死不北也

死焉不得

杜牧曰言士必死安有不得勝之理

梅堯臣曰兵焉得不用命

張預曰士卒必戰安不得志

士人盡力

曹操曰在難地心并也

王哲曰人在死地豈不盡力

兵士甚陷則不懼

杜牧曰陷於危險勢不獨死三軍同心故不懼

也

張預曰陷在危亡之地人特必死之志豈復畏

敵也

無所往則固深入則拘

杜牧曰往走也言深入敵境走無生路則人心

堅固如拘縛者也

梅堯臣曰投無所往則自然心固入深則自然

志專也

不得已則鬪

杜牧曰不得已者皆疑陷在死地必不生以死

救死盡不得已也則人皆悉力而鬪也

張預曰勢不獲已須力鬪也

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

李筌曰投之必死不令而得其用也

梅堯臣曰不修而兵自戒不索而情自得

不約

而衆自親不令而人自信皆所以陷於危難故

三軍同心也

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一本作至死無所災

曹操曰禁妖祥之言去疑惑之計

杜牧曰黃石公曰禁巫祝不得為吏士卜問軍

之吉凶恐亂軍士之心言既去疑惑之路則士

卒至死無有異志也

梅堯臣曰妖祥之事不作疑惑之言不入則軍

必不亂矣而後已

卷之十一

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

梅堯臣曰不得已竭財貨不得已盡死戰

王哲曰足用而已士顧財富則始生或戰而巳

士顧生路則無死志

今發之日士卒坐者涕霑襟偃臥者涕交頰

曹操曰皆持必死之計

李筌曰棄財與命有必死之志故割而流涕也

王哲曰感勵之使然

投之無所往者諸劇之勇也

梅堯臣曰既令以必死則所往皆有專緒曹劌之勇

張預曰人懷必死則所向皆有專緒曹劌之勇

也

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地也擊其首

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

梅堯臣曰蛇之為物也不可擊擊之則率然相

應

張預曰率然也擊之則速然相應此喻陳法

機緯

卷之十一

十三

也八陳圖曰以後為前以前為後四頭八尾顧

處為首敵衝其中首尾俱救

敢問兵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

當其同舟而濟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

梅堯臣曰勢使之然

張預曰吳越仇讐也同處危難則相救如兩手

況非仇讐者豈不猶率然之相救乎

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

曹操曰方縛馬也埋輪示不動也此言專難不

如權巧故曰設方馬埋輪不足恃也

杜牧曰縛馬使為方陳埋輪使不動雖如此亦

未足稱為專固而足為恃須任權變置士於必

死之地使人自為戰相救如兩手此乃守固必

勝之道而足為恃也

張預曰上文歷言置兵於死地使人心專固然

此未足為善也雖置之危地亦雖有權智使人

合相救如左右手則勝矣故曰雖縛馬埋輪未

足恃固以取勝所可必恃者要使士卒相應如

機緯

卷之十一

十四

一體也

齊勇若一政之道也

陳暉曰政令嚴明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

獨退三軍之士如一也

梅堯臣曰使人齊勇如一心而無怯者得軍政

之道也

張預曰既置之危地又使之相救則三軍之衆

齊力同勇如一夫是軍政得其道也

剛柔皆得地之理也

曹操曰強弱一勢也

李筌曰剛柔得者因地之勢也

梅堯臣曰兵無強弱皆得用者是因其地之勢也

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

曹操曰齊一貌也

李筌曰理眾如理寡也

杜牧曰言使三軍之士如牽一夫之手不得已

故順從我之命。喻易也

孫臏

卷之十一

十五

賈林曰攜手翻迭之貌。便於回運。以前為後。以後為前。以左為右。以右為左。故百萬之眾如一人也

梅堯臣曰用三軍如攜手使一人者。勢不得已

自然皆從我所運也

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

杜牧曰清淨簡易幽深難測。平正無偏。故能致

治

梅堯臣曰靜而幽。遠人不能測。正而自治。人不

能撓

王皙曰靜則不撓。幽則不測。正則不媮。治則不亂

張預曰其謀專則安靜。而幽深人不能測。其御下則公正。而整治人不敢慢

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

曹操曰愚誤也。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

杜牧曰言使軍士非將軍之令。其他皆不知如

聾如瞽也

孫臏

卷之十一

十六

梅堯臣曰凡軍之權謀。使由之。而不使知之

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

李筌曰謀事或變而不識其原

梅堯臣曰改其所行之事。變其所為之謀。無使人能識也

人能識也

王皙曰已行之事。已施之謀。當革易之。不可再

也

何氏曰將術以不窮為奇也

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

杜牧曰易其居去安從危迂其途捨近卽遠士卒有必死之心

陳暉曰將帥凡舉一事切委曲而致之無使人得計慮者

賈林曰居我要害能使自移遂近於我能使迂之

梅堯臣曰更其所安之居迂其所趨之途無使人能慮也

王皙曰處易者將致敵以求戰也迂途者示遠

卷之十一 十七

而審襲也

張預曰其居則去險而就易其途則捨近而從

遠

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

梅堯臣曰可進而不可退也

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

陳暉曰發其心機

賈林曰動我機權隨事應變

梅堯臣曰發其危機使人盡命

王皙曰皆勵決戰之志也機之發無復迴也賈詡勸曹公曰必決其機是也

張預曰去其梯可進而不可退發其機可往而不可返

焚舟破釜若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

曹操曰一其心也

李筌曰焚舟梁堅其志既不知謀又無反顧之心是以如驅羊也

杜牧曰三軍但知進退之命不知攻取之端也

卷之十一 十八

張預曰羣羊往來牧者之隨三軍進退惟將之

揮

聚三軍之衆授之於險此謂將軍之事也

梅堯臣曰措三軍於險難而取勝者為將之所

務也

張預曰去梯發機置兵於危險以取勝者此將

軍之所務也

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

曹操曰人情見利而進見害而退

杜牧曰言屈伸之利害人情之常理皆因九地
今欲下文重舉九地故於此重言發端張本也
梅堯臣曰九地之變有可屈可伸之利人情之
常理須審察之

王皙曰明九地之利害亦當極其變耳言屈伸
之利者未見便則屈見便則伸言人情之理者
深專淺散固禦之謂也

凡為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

梅堯臣曰深則專固淺則散歸此而下重言九

卷之十一

十九

地者孫子勤勤於九變也

張預曰先舉兵者為客人深則專固入淺則士
散此而下言九地之變

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

梅堯臣曰進不及輕退不及散在二地之間也

王皙曰此越鄰國之境也

四達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淺者輕地也背固
前隘者圍地也無所往者死地也是故散地吾將一
其志

梅堯臣曰保城備險一志堅守候其虛懈出而
襲之

張預曰集人聚穀一志固守依險設伏攻敵不
意

輕地吾將使之屬

曹操曰使相及屬

杜牧曰部伍營壘密近聯屬蓋以輕散之地一
者備其逃逸二者恐其敵至使易相救

爭地吾將趨其後

卷之十一

曹操曰稍趨在前當速進其後也

杜牧曰必爭之地我若已後當疾趨而爭況其
不後哉

陳皞曰所謂爭地必趨其後者若地利在前我
分精銳以據之彼若待衆來爭我以大眾趨其

後無不尅者

張預曰爭地貴速若前驅至而後不及則未可
故當疾進其後使首尾俱至或曰趨其後謂後
發先至也

交地吾將謹其守

杜牧曰嚴壁壘也

王皙曰俱襲後也

張預曰不當阻絕其路但嚴壁固守俟其來則

設伏擊之

衝地吾將固其結

杜牧曰結交諸侯使之牢固

王皙曰固以德禮威信且示以利害之計

張預曰財帛以利之盟誓以要之堅固不渝則

卷之十一

二十一

必為我助

重地吾將繼其食

曹操曰掠彼也

賈林曰使糧相繼而不絕也

圯地吾將進其塗

曹操曰疾過去也

李筌曰不可留也

圍地吾將塞其關

曹操曰以一士心也

王皙曰惧人有走心

張預曰吾在敵圍敵開生路當自塞之以一士

心

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

曹操曰勵志也

杜牧曰焚輜重棄糧食塞井夷竈示無生意必

殊死戰也

梅堯臣曰必死可生人盡力也

故兵之情圍則禦

握機緯

卷之十一

二十二

李筌曰敵圍我則禦之

杜牧曰言兵在圍地始乃人人有禦敵持勝之

心相禦持也窮則同心守禦

不得已則鬪

李筌曰有不得已則戰

梅堯臣曰勢無所往必鬪

王皙曰脫死難者唯鬪而已

過則從

曹操曰陷之甚過則從計也

張預曰深陷於危難之間則無不從計

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預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梅堯臣曰已解軍爭篇中重陳此三者蓋言敵之情狀地之利害當預知焉

張預曰知此三事然後能審九地之利害故再陳於此也

四五者不知一非霸王之兵也

曹操曰謂九地之利害或曰上四五事也

卷之十一 二十三

張預曰四五謂九地之利害有一不知未能全

勝

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

杜牧曰權力有餘也能分散敵也

孟氏曰以義制人人誰敢拒

梅堯臣曰伐大國能分其衆則權力有餘也權

方有餘則威加敵威加敵則旁國俱旁國俱則

敵交不得合也

張預曰恃富強之威而亟伐大國則已之民衆

將怨苦而不得聚也甲兵之威倍勝於敵國則

諸侯懼而不敢與我合交也或曰伐大國若

大國一敗則小國離而不聚矣小國既離則敵

國之權力分而弱矣或我之兵威得以增勝於

彼是則諸侯豈敢與敵人交合乎

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伸已之私威加

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蹙

曹操曰霸者不結成天下諸侯之權也絕天下

卷之十一 二十四

之交奪天下之權已威得伸而自私

杜牧曰信伸也言不結隣援不蓄養機權之計

但逞兵威加於敵國資伸已之私欲若此者則

其城可拔其國可蹙

賈林曰諸侯既懼不得所聚不敢令從我之智

謀威力有餘諸侯自歸何用養交之也

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

賈林曰欲拔城蹙國之時故懸國外之賞罰行

政外之威令不守常法常政故曰無法無政

梅堯臣曰：贖功行賞法，不預設臨敵作誓，敢不

先懸。

王皙曰：杜姦論也。

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

曹操曰：犯用也。言明賞罰，雖用衆若使一人也。

李筌曰：犯用兵者爲法作攻，而人不知懸事，無

令而人從之，是以犯衆如一人也。

犯之以事，勿告以言。

梅堯臣曰：但用以戰，不告以謀。

羅漢傳

卷之十一

二十六

王皙曰：情泄則謀乖。

犯之以利，勿告以害。

梅堯臣曰：用令知利，不令知害。

王皙曰：慮疑懼也。

張預曰：人情見利則進，知害則避，故勿告以害

也。

投之亾地，然後存；陷之成地，然後生。

曹操曰：必殲死，屢在亾地無敗者。

張預曰：置之成亾之地，則人自爲戰，乃可存活。

也。

梅堯臣曰：地雖曰亾，力戰不亾；地雖曰成，成戰

不成。故亾者存之基，成者存之本也。

夫衆陷於害，然後能爲勝敗。

梅堯臣曰：未陷難地，則士卒心不專，既陷危難

然後勝敗在人爲之爾。

張預曰：士卒用命，則勝敗之事在我所爲。

故爲兵之事，在於順詳敵之意。

曹操曰：詳，愚也。或曰：彼欲進，設伏而退，欲去，開

羅漢傳

卷之十一

二十六

而擊之。

杜牧曰：夫順敵之意，蓋言我欲擊敵，未見其隙

則藏形閉跡，敵人之所爲，順之勿驚，假如強以

陵我，我則示怯而伏，且順其強以驕其志，候其

懈怠而攻之，假如欲退而歸，則開圍使去，以順

其退，使無鬪心，遂因而擊之，皆順敵之旨也。

梅堯臣曰：詳法，佯弱，佯亂，佯北，敵人輕地我志

乃得。

并敵一向，千里殺將。

杜牧曰上文言爲兵之事在順敵人之意此乃
未見敵人之隙耳若已見其隙有可攻之勢則
須并兵專力以向敵人雖千里之遠亦可以殺
其將也

賈林曰能以利誘敵人使一向趨之則我雖遠
千里亦可擒殺其將

王皙曰順敵意隨敵形及其空虛不虞并兵一
力以向之乘勢可千里而覆軍殺將也

此謂巧能成事者也

權機錄

卷之十一

二十七

梅堯臣曰能順敵而取勝機巧者也

何氏曰能如此者是巧攻之事成也

是故政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

曹操曰謀定則閉關以絕其符信勿通其使

杜牧曰其所不通豈敵人之使乎若敵人之使

不受則何必夷關折符然後爲不通乎夷關折

符者不令國人出入蓋恐敵人有間使潛來或

藏形隱跡由危歷險或竊符盜信假托姓名而

來窺我也無通其使者敵人若有使來聘亦不

可受之恐有智能之士見其微而智著測我虛
實也此乃兵形未成恐敵人先事以制我也
屬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一本作謀其事

曹操曰誅治也

杜牧曰厲揣厲也言廊廟之上誅治其事成賊

先定然後典師

張預曰兵者大事不可輕議當惕厲於廟堂之

上密治其事貴謀不外泄也

敵人開闔必亟入之

權機錄

卷之十一

二十八

曹操曰敵有間隙當急入之也

張預曰開闔謂使也敵有間來當急受之或

曰謂敵人或開或闔出入無常進退未決則宜

急尋之

先其所愛

曹操曰據利便也

杜牧曰凡是敵人所愛惜倚恃以爲軍者則先

奪之也

微與之期

曹操曰後人發先人至

杜牧曰微者潛也言以敵人所愛利便之處為

期將欲謀奪之故潛往赴期不令敵人知也

陳皞曰我若先奪便地而敵不至雖有其利亦

奚用之是以欲取其愛惜之處必先微與敵人

相期誤之使必至

梅堯臣曰微露之期使間歸告然後我後人發

先人至也後發者欲其必赴也先至者奪其所

愛也

孫武子

卷之十一

二十九

踐墨隨敵以決戰事

曹操曰行踐規矩無常也

李筌曰墨者出道也出遲道而從之恐不及

陳皞曰兵雖要在迅速以決戰事然自始及末

須守法制縱獲勝絕亦不可爭競擾亂也

賈林曰剗除也墨繩墨也道敵計以決戰事惟

勝是利不可守以繩墨而為

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

曹操曰處女示弱脫兔往疾也

杜牧曰言敵人初時謂我無所能為如處女之

弱我因急去攻之險迅疾速如兔之脫走不可

得拒也

梅堯臣曰始若處女踐規矩之謂也後若脫兔

應敵決戰之速也

張預曰守則如處女之弱今敵懈怠是以啓隙

攻則猶脫兔之疾乘敵倉卒是以莫禦

孫武子卷之十一終

孫武子

卷之十一

三十

孫武子卷之十二

火攻篇

曹操曰以火攻人當擇時日也

王皙曰助兵取勝戒虛發也

張預曰以火攻敵當使姦細潛行地里之遠近

途徑之險易先熟知之乃可往故次九地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日火人

李筌曰焚其營殺其士卒也

張預曰焚彼營舍以殺其士火攻之先也

卷之十二

二曰火積

李筌曰焚積聚也

三曰火庫四曰火庫

李筌曰燒其輜重焚其庫室

杜牧曰器械財貨及軍士衣裝在庫中土道未

止曰輜在城營壘已有止舍曰庫其所藏二者

皆同

陳皞曰夫敵有愛惜之物亦可以攻之彼若出

救是我以火分其勢也更遇其心神撓惑自可

破軍殺將也

五曰火隊

李筌曰焚其隊伏兵器

杜牧曰焚其行伍因亂而擊之

行火必有因

曹操曰因姦人

李筌曰因姦人而內應也

陳皞曰須得其便不獨姦人

張預曰凡火攻皆因天時燥旱營舍茅竹積

卷之十二

聚糧是近草莽因風而焚之

煙火必素具

曹操曰煙火燒具也

李筌曰薪芻蒿艾糧糞之屬

杜牧曰艾蒿荻葦薪芻膏油之屬先須修事以

備用兵法有火箭火簾火杏火兵火獸火禽火

盜火弩凡此者皆可用也

發火有時起火有日

梅堯臣曰不妄發也

張預曰不可偶然當同時日、時者天之燥也。

曹操曰燥者旱也。

梅堯臣曰旱燥易燎。

日者在箕壁翼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

李筌曰天文志月宿此者多風。

杜牧曰宿者月之所宿也。四宿風之使也。

梅堯臣曰箕龍尾也。壁東壁也。翼軫鶉尾也。宿

在者謂月之所次也。四宿好風月離必起。

卷之十二

張預曰四星好風。月宿則起。當推步躔次知所

宿之日。則行火。一說春丙丁。夏戊巳。秋壬癸。冬

甲乙。此日有疾風。猛雨。又占風法。取雞羽重入

兩掛於五丈竿上。以候風所從來。四宿即箕壁

翼軫也。

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

梅堯臣曰。因火為變。以兵應之。

張預曰。五火即人積糧庫隊也。

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

杜牧曰。凡火乃使敵人驚亂。因而擊之。非謂空以火敗敵人也。聞火初作。即攻之。若火關泉定而攻之。無益。故曰早也。

火發兵靜者。待而勿攻。

杜牧曰。火作不驚。敵素有備。不可遽攻。須待兵變也。

張預曰。火雖發而兵不亂者。敵有備也。復防其變。故不可攻。

極其火方可從而從之。不可從而止。

卷之十二

四

曹操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

梅堯臣曰。極其火勢。待其變。則攻不變。則勿攻。

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

杜牧曰。上文云。五火變。須發於內。若敵居荒澤

草穢。或營柵可焚之地。即須及時發火。不必更

待內發作。然後應之。恐敵人自燒野草。我起火

無益。

陳皞曰。以時發之。所謂天之燥。日之宿在四星

也。

火發上風無攻下風。

曹操曰不便也。

杜牧曰若是東則焚敵之東我亦隨以攻其東。

若火發東面攻其西則與敵人同受也故無攻。

下風則順風也若舉東可矩其他也。

王皙曰或擊其左右可也。

張預曰燒之必退退而逆擊之必死戰則不便。

也。

晝風久夜風止。

卷之十二

五

曹操曰數當然也。

梅堯臣曰凡晝風必夜止夜風必晝止。

凡軍必知有五火之變以數守之。

杜牧曰須筭星躔之數守風起日乃可發火不。

可偶然而為之。

梅堯臣曰數星之躔以候風起之日然而發火。

亦當自防其變。

故以火佐攻者明。

梅堯臣曰明白易勝。

張預曰用火助攻灼然可以取勝。

以水佐攻者彊。

杜佑曰水以為衝故彊。

張預曰水能分敵之軍彼勢分則我勢彊。

水可以絕不可以奪。

李荃曰軍者必守衝數而佐之水所以明彊。

也。

杜牧曰水可絕敵糧道絕敵救援絕敵奔逃絕。

敵衝擊不可以水奪險要蓄積也。

卷之十二

六

張預曰水止能隔絕敵軍使前後不相及取其。

一時之勝然不若火能焚奪敵之積聚使之滅。

亡水不若火故詳於火而略於水。

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

曹操曰若水之留不復還也或曰實不以時但。

費留也實善不喻日也。

賈林曰費留惜費也。

張預曰戰攻所以能必勝必取者水火之助也。

水火所以能破軍敗敵者士卒之用命也不修。

舉有功而賞之凶咎之道也財竭師老而不得歸費留之謂也

故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

賈林曰明主慮其事良將修其功

梅堯臣曰始則君發其慮終則將修其功

張預曰君當謀慮攻戰之事將當修舉尅捷之功

功

非利不動

李筌曰明主賢將非見利不起兵

孫子

卷之十二

七

梅堯臣曰凡兵非利於民不興也

非得不用

杜牧曰先見敵人可得然後用兵

賈林曰非得其利不用也

非危不戰

曹操曰不得已而用兵

李筌曰非至危不戰

主不可以怒而興師

王皙曰不可但以怒也

將不可以愠而致戰

王皙曰不可但以愠也

張預曰怒大於愠故以主言之愠小於怒故以

將言之君則可以與兵將則止可言戰

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

賈林曰愠怒內作不顧安危固不可也

張預曰不可因已之喜怒而用兵當顧利害所

在

怒可以覆喜愠可以復悅

孫子

卷之十二

八

張預曰見於色者謂之喜得於心者謂之悅

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

杜牧曰亡國者非能亡人之國也言不度德不

量力因怒興師因愠合戰則其兵自死其國自

亡者已

杜佑曰凡主怒興師伐人無素謀明計則破亡

矣將愠怒而鬪倉卒而合戰所傷殺必多怒愠

復可以說喜言亡國不可復存死者不可復生

者言當慎之

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梅堯臣曰：主當慎重，將當警懼。

張預曰：君當慎於用兵，則可以安國；將常戒於輕戰，則可以全軍。

孫武子卷之十三

卷之十二

孫武子卷之十三

用間篇

曹操曰：戰者必用間謀以知敵之情實也。

張預曰：欲素知敵情者，非間不可也。然用間之道，尤須微密，故次火攻。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

曹操曰：古者八家為鄰，一家從軍，七家奉之。言

十萬之師舉，不事耕稼者七十萬家。

李筌曰：古者發一家之兵，則鄰里三族共資之。

是以不得耕作者七十萬家，而資十萬之衆。

張預曰：或問：重地則掠，疲於道路而轉輸，何也？

曰：非止運糧，亦供器用也。且兵貴掠敵者，謂深

踐敵境，則當備其乏。故須掠以繼食，非專館於

敵也。亦有積鹵之地，無糧可因，得不餉乎？

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

情者，不仁之至也。

李筌曰借爵賞不與間諜令窺敵之動靜是為不仁之至也

杜牧曰言不能以厚利使間也

張預曰相持且久七十萬家財力一困不知傾

此而反斯借爵賞之細不以陷間求索知敵情者不仁之甚

非人之將也

梅堯臣曰非將人成功者也

非主之佐也

梅堯臣曰非將人成功者也

卷之十三

二

梅堯臣曰非以仁佐國者也

非勝之主也

梅堯臣曰非致勝主利者也

張預曰不可以將人不可以佐主不可以主勝

勤勤而言者嘆惜之也

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

李筌曰為間也

杜牧曰知敵情也

梅堯臣曰主不妄動動必勝人將不苟功功必

出衆所以者何也在預知敵情也

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

張預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以禱祀而取

不可象於事

曹操曰不可以禱祀而求亦不可以事類而求也

張預曰不可以事之相類者擬象而求

不可驗於度

曹操曰不可以事數度也

梅堯臣曰

卷之十三

三

梅堯臣曰不可以度數驗也總言先知之難也

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

曹操曰因人也

李筌曰因間人也

梅堯臣曰鬼神之情可以卜筮知形氣之物可

以象類求天地之理可以度數驗唯敵之情必

由間者而後知也

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

梅堯臣曰五間之名也

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之寶也。

曹操曰同時任用五間也

李筌曰五間者因五人用之

張預曰五間循環而用人莫能測其理。茲乃神妙之綱紀。人君之重寶也。

賈林曰紀理也。言敵人但莫知我以何道為通神理也。

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

杜牧曰因敵鄉國之人而厚撫之使為間也

杜牧曰

卷之十三

四

杜佑曰因敵鄉人知敵表裏虛實之情故欲用之可使伺候也

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

李筌曰因敵人失職之官

梅堯臣曰因其官屬結而用之

杜牧曰敵之官人有賢而失職者有過而被刑

者亦有寵嬖而貪財者有屈在下位者有不得

任使者有欲因敗喪以求展已之材能者翻覆

變詐常持兩端之心者如此之官皆可以潛通

間遣厚賂金帛而結之因求其國中之情察其謀我之事復間其君臣使不和同也

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

李筌曰敵有間來窺我得失我厚賂之而今反為我間也

杜牧曰敵有間來窺我我必先知之或厚賂誘之反為我用或佯為不覺示以偽情而縱之則敵人之間反為我用也

反間者為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也

杜牧曰

卷之十三

五

杜牧曰作誑詐之事於外佯漏泄之使吾間知之吾間至敵中為敵所得必以誑事論敵敵從而備之吾所行不然間則成矣間不能知幽深密故曰反間

生間者反報也

李筌曰往來之使

杜佑曰擇已有賢才智謀能自開通於敵之親貴察其動靜知其事計凡所為已知其實還以報我故曰生間

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

梅堯臣曰入帷受詞最為親近

王哲曰以腹心親結之

杜佑曰若不親極重以祿賞則反為敵用洩我情實

賞莫厚於間。

杜佑曰以重賞賞之而賴其用

王哲曰軍功之賞莫厚於此

梅堯曰爵祿金帛我無愛焉

權機緯

卷之十三

六

張預曰非高爵厚利不能使間

事莫密於間。

杜牧曰出口入耳也

張預曰惟將與間得聞其事非密歟

杜佑曰間事不密則為已害

非聖智不能用間。

張預曰聖則事無不通智則洞照幾先然後能

為間事

杜牧曰先量間者之性誠實多智然後可用之

厚貌深情險於山川非聖人莫能知

非仁義不能使間。

陳暉曰仁者有恩以及人義者得宜而制事主將者既能仁結而義使則間者盡心而觀察樂為我用也

王哲曰仁結其心義激其節仁義使人有何不可

孟氏曰仁義者則賢者歸之賢者歸之則其間可用也

權機緯

卷之十三

七

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

杜牧曰間亦有利於財寶不得敵之實情但藉虛辭以赴我約此須用心淵妙乃能酌其情偽虛實也

梅堯臣曰防間反為敵所使思慮故宜幾微察

妙

張預曰間以利害來告須用心淵微精妙乃能察其真偽

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

杜牧曰言每事皆須先知也

梅堯臣曰彼之又彼則何所不知

聞事未發而先聞者聞與所告者皆歿

陳俾曰聞者未發其事有人來告其聞者所告

者亦與聞者俱殺以滅口無令敵人知之

梅堯臣曰殺聞者惡其泄殺告者滅其言

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

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

杜牧曰凡欲攻戰先須知敵所用之人賢愚巧

樞機傳 卷之十三

拙則量材以應之

梅堯臣曰凡敵之左右前後之姓名皆須審省

而令吾間先知則吾間可行矣

必索敵人之間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

間可得而用也

梅堯臣曰必探索知敵之來間者因而利誘之

引而令止之然後可為我反間也

張預曰索求也求敵間之來窺我者因以厚利

誘導而館舍之使反為我間也言令之者謂稽

留其使也港竇既久論事必多我因得察敵之

情下文言四間皆因反間而知非久留其人極

論其事則何以悉知

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

杜牧曰若敵間以利導之尚可使為我反間因

此乃知厚利亦可使鄉間內間也此言使間非

利不取故上文云相守數年爭一日之勝而愛

其謀也

其謀也

樞機傳 卷之十三

梅堯臣曰其國人之可使者其官人之可用者

皆因反間而知之

張預曰因是反間知彼鄉人之貪利者官人之

有隙者誘而使之

因是而知之故或間為誑事可使告敵

張預曰因是反間知彼可誑之使使死往往告

之

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與期

張預曰可使往來如斯

梅堯臣曰：今吾間以詐告敵者，須因反間而知敵之可誑也。生間以利害規敵情，須因反間而知疎密，則可往得實而歸如期也。

五間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

杜牧曰：鄉間內間、反間、生間、四間者，皆因反間知敵情而能用之。故反間最切，不可不厚也。

杜佑曰：人主當知五間之冊，厚其祿，豐其祿，而反間者又五間之本事之要也。故當在厚待。

握機辨 卷之十三

晉殷之興也，伊摯在夏。

曹操曰：伊摯，伊尹也。

周之興也，呂牙在殷。

曹操曰：呂牙，大公也。
張預曰：伊尹，夏臣也。後歸於殷。呂摯，殷臣也。後歸於周。伊呂相湯武以兵定天下者，順乎天而應乎人也。

故惟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

杜牧曰：不知敵情，軍不可動。知敵之情，非間不可。故曰：三軍所恃而動。

賈林曰：軍無五間，如人之無耳目也。

王哲曰：未知敵情者，不可動也。

張預曰：用師之本在知敵情。故曰：此兵之要也。未知敵情，則軍不可舉。故曰：三軍所恃而動也。

然處十三篇之末者，蓋用非兵之常也。若計戰攻形勢虛實之類，兵動則用之，至於火攻與間，則有時而為耳。

握機辨 卷之十三

十一

李筌曰：孫子論兵始於計而終於間者，蓋不以攻為主為將者，可不慎之哉。

孫子卷之十三 終

卷之上

劉寅約註

吳起儒服以兵機見魏文侯文侯曰寡人不好軍旅之事。

吳起姓名也其先本魏人學兵法為魯將破齊

有功人有讒起者魯君疑之遂去魯適魏文侯

晉大夫魏斯也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為旅

起對曰臣以見占隱以往察來主君何言與心違

以事之見于外者可卜其隱于內者以作于既

卷之上

往者可察其未來者以君之所為觀之王君心

好軍旅而言曰不好何故言與心不相同也

今君四時使斬離皮革掩以朱漆畫以丹青燦以犀

象

斬離象獸之皮革掩之以朱漆之材取其光澤

也畫之以丹青之色取其華麗也燦之以犀象

之形取其威猛也

冬日夜之則不溫夏日夜之則不涼

蓋言朱漆丹青之皮革也此以下乃以見占

以往察來之事

為長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

戟有枝兵也二與四皆陰數陰主殺故兵器皆

用陰數也

革車掩戶緹綸籠轂

革車兵車也掩戶言其多也緹綸籠轂者以皮

革綴其綸籠其轂故號為革車也輪車之兩輪

也轂者外特輻內受軸者也

觀之于目則不麗乘之以田則不輕不識主君安用

握其轡

卷之上

此也

又製此長短之戟緹綸籠轂之車既無華麗可

觀又不便于田獵此證其言與心違之謂也

若以備進戰退守而不求能用者譬猶伏雞之搏狸

乳大之犯虎雖有鬪心隨之死矣

若是將皮革轂車等具以備軍旅進戰退守之

用却不求會使之人正似母雞護雛去鬪狸乳

狗護兒去咬虎其很鬪之心雖存而才力短淺

隨即自取其死此吳起于用之謂也

小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家有扈氏之君特衆好勇以喪其社稷

言其不好軍旅之事故引此二君偏廢之失以動之

明主盛茲必內修文德外治武備

明君之主要此二君之失必內修文德以撫綏百姓外治武備以防虞寇攘

故當敵而不進無違于義矣。僵屍而哀之無違于仁矣。

聖德

卷之上

三

若只守文德不修武備當敵來而不進戰是失其義也。及至民被敵傷屍僵于地而哀憐之不足謂之仁也。

于是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觴。熊吳起于廟立為大將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餘則均解關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

此章後人總叙吳起始末非吳起所自作也。

圖國第一

圖國者謀治其國也。圖治方可以用兵。凡六章。

子因昔之國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

百姓謂畿內之民萬民通境內之民而言也。百

姓曰教萬民曰親互文耳。非謂萬民不教而百

姓不親也。

有四不和。不和于國。不可以出軍。不和于軍。不可以

出陳。不和于陳。不可以進戰。不和于戰。不可以決勝。

四不和謂國軍陳戰也。一不和且不可死。四不

和乎此。吳子所說首言之也。不和于國者君臣

上下不相和協也。國陳不和。民心乖違。故不可

以出軍也。不和于軍者將與士卒不相和協也。

軍既不和。衆心乖違。故不可以出陣也。不和于

陣者行列部伍不相和協也。陣既不和。行伍乖

違。故不可以出戰也。不和于戰者坐作進退不

相和協也。戰既不和。進退乖違。故不可以決勝

也。

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

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必先和于國。和于軍

和于陣。和于戰。然後敢造征伐之大事。

信其私謀必告于祖廟啓于元龜參之天時吉乃後舉

不敢聽信衆人之私謀者恐其謀之不公也必告于先祖之廟者示不敢專也啓于元龜而問其吉凶者質之于神明也參之天時者驗其天時之順不順也然後乃舉兵而為戰伐之事民知君之愛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與之臨難則士以進死為榮退生為辱矣

權機錄 卷之十一

五

觀參之天時者乃後舉是愛其命惜其死如此之極舉使之臨難民以進死為榮退生為辱

右第一章

吳子曰夫道者所以反本復始

道者圖國之道也反本者反求諸身也復始者復合乎理也凡事而合乎理則得圖國之道矣義者所以行事立功

苟事之合乎宜所當為者則行之以成其功事之不合于宜所不當為者則不行之斯得乎圖

國之義也

謀者所以違害就利

圖國之謀專欲得其利而遠害也

要者所以保業守成

圖國之道之義之謀其大要只在于保全基業守其成法而不廢墜也

若行不合道舉不合義而處大居貴患必及之

其所行不循理所動不合宜平居小人猶且不

免于刑戮况處大位專富貴居人之上豈能久

權機錄 卷之十一

六

乎

是以聖人緩之以道理之以義動之以禮撫之以仁

惟聖人之圖國必安民以道治事以義教民以

禮慰民以仁故能享國長久而患不及其身也

此四德者修之則興廢之則衰

此道義禮仁四德者能修而行之則國家必興

若廢而不行則國家必衰

故成湯討桀而夏民喜悅周武伐紂而殷人不非舉

順天人故能然矣

應天順人者道義禮仁修之則興也

右第二章

吳子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耻也

禮者節也凡所行之事既得其宜則中于節事之中節者有嘉事之失節者有罰故人耻于失節而尚乎中節也

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

人既耻于失節而奮于義則大足以進戰則小

權機緯

卷之上

七

足以守固矣

然戰勝易守勝難

若計算已多出而勝敵者易惟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人有耻不敢越禮背義自然悅服能守此道而勝人者可謂難矣

故曰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衆

孫子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

之兵善之善者也國治其國不尚仁義專以窮

兵積武雖能五勝于人而禍必及之四勝于人

者不無久暴于鄰國之供給不足自取虛耗之

弊三勝于人者是其能先爭天下之交養其體

謀威加于敵僅可以霸不若以仁義二勝于人

則可以王又不若治國以道勝于人則為帝于

天下矣故曰數勝得天下稀以亡者衆也

右第三章

吳子曰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日爭名二日爭利三日積惡四日內亂五日因飢

權機緯

卷之上

八

兵之所由起者有五等一日因爭名而起兵相

攻如吳與齊盟于黃池是也二日因爭利而起

兵相伐如晉楚之于鄭是也三日因其君臣積

惡而起兵征之如越勾踐之于吳是也四日因

其內亂而起兵滅之如楚人之于夏微舒是也

五日因其飢而起兵襲之如庸人之于楚也

其名又有五一日義兵二曰彊兵三日剛兵四曰暴

兵五曰逆兵

其兵之名又有五等

禁暴救亂曰義。待衆以伐曰彊。因怒與師曰剛。棄禮貪利曰暴。國亂人疲舉事動衆曰逆。

此釋上文五者之義

五者之數各有其道。義必以禮服。彊必以謙服。剛必以辭服。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

彼既能禁暴而救亂以行其義必不敢動于非

禮。此則修飾典禮使之聞之自然罷去是謂以

禮服之也。彼既恃其彊盛此則示以謙卑即卑

而騎之之謂也。彼必輕我可以乘隙破之。此謙

握機緯

卷之上

九

服彊也。彼因怒而來必剛忿。此則愈以惡辭激

之使其愈怒而疾戰。我則多設奇伏之兵堅壁

自守不與之鬪。伺其怠歸之際發伏運謀夾擊

之。此謂服剛以辭也。棄禮貪利凶暴之兵必無

深謀。可知孫子曰能而示之不能近示之遠

示之近之詭詐之法以服之。彼既國亂民疲復

舉兵革之事動起大衆而來戰者此則因其變

勢而制其權謀以破之

右第四章

武侯問曰願聞治兵粹人固國之道。

武侯魏文侯子名擊

起對曰古之明王必謹君臣之禮飾上下之儀安集

吏民順俗而教簡募良材以備不虞昔齊桓募士五

萬以霸諸侯晉文召爲前行四萬以獲其志秦穆置

陷陣三萬以服隣敵

法見下文

故彊國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膽勇氣力者聚爲一卒

樂以進戰効力以顯其忠勇者聚爲一卒能踰高超

握機緯

卷之上

十

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見功于上

者聚爲一卒棄城去守欲除其醜者聚爲一卒此五

者軍之練銳也

此五者軍之練習精銳也

有此三千人內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矣

有此三千人如上文五者練銳之軍故出入可

以決圍屠城矣

右第五章

武侯曰願聞陳必定守必固戰必勝之道起對曰立

見且可。豈直問乎。君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則陳已定矣。

君能使中國之人賢而有德者居上。位不肖者處下。位賢不肖有等。上與下不亂。則陳已先定矣。此乃立見陳必定之法。

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

安其田宅。民不失業。矣。親其有司。則知愛其上。死其長矣。此乃立見守必固之法。

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

權機錄

卷之上

十一

以吾君為是以鄰國為非。則可與之同死。可與之同生。而不畏危也。此乃立見戰必勝之法。

武侯嘗謀事。羣臣莫能及。罷朝而有喜色。起進曰。昔楚莊王嘗謀事。羣臣莫能及。罷朝而有憂色。申公問曰。君有憂色何也。曰。寡人聞之。世不絕聖。國不乏賢。能得其師者王。能得其友者霸。今寡人不才。而羣臣莫及。楚國其殆矣。此楚莊王之所憂。而君悅之。臣竊懼矣。于是武侯有慚色。

右第六章

料敵第二

料敵者。料敵人強弱虛實之形也。上篇言國。知已者也。此篇言料敵。知彼者也。凡四章。

武侯謂吳起曰。今秦脅吾西。楚帶吾南。趙衝吾北。齊臨吾東。燕絕吾後。韓拒吾前。六國兵四守。勢甚不便。憂此奈何。起對曰。夫安國家之道。先戒為寶。今君已戒。禍其遠矣。臣請論六國之俗。夫齊陣重而不堅。秦散而自鬪。楚陣整而不久。燕陣守而不走。三晉陣治而不用。

權機錄

卷之上

十二

今既知戒。是可以與之言安國之道也。先總論六國之俗。次復細釋其所以繼之以擊之之法。夫齊性剛。其國富。君臣驕奢。而簡于細民。其政寬而祿不均。一陣兩心。前重後輕。故重而不堅。

心不一。力不齊。故雖重而不堅固也。此釋齊國之俗。

擊此之道。必三分之。獵其左右。脅而從之。其陣可壞。

擊此之道。必三分吾軍。獵齊人之左右。以勢力脅而從之。其陣可得而壞矣。此擊齊國之法。

秦性強其地險其政厲其賞罰信其人不能皆有圖心故散而自戰

其人不相避讓皆有爭鬪之心故陣散而各欲

自為戰也此釋秦國之俗

擊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貪于得而離其將乘其獵散設伏投機其將可取

擊此之道必先示以小利而引去之士既貪于

所得而離其將帥我則乘其垂饋獵其散亂設

伏以待之發機以勝之其將可得而取矣此擊

握機緯

卷之上

十三

秦國之法

楚性弱其地廣其政騷其民疲故整而不久

其政騷擾其民疲困故陣雖整治而不能持久

也此釋楚國之俗

擊此之道襲亂其屯先奪其氣輕進速退弊而勞之勿與爭戰其軍可取

擊此之道襲亂其兵屯先奪其三軍之氣使吾

軍輕進而遠退困弊而勞苦之勿與彼爭戰其

軍可得而敗也此擊楚國之法

燕性慈其民慎好勇義寡詐謀故守而不走

好愛勇義寡少詐謀故陣守而不走也此釋燕

國之俗

擊此之道觸而迫之陵而遠之馳而後之則上疑而下懼謹我車騎必避之路其將可虜

擊此之道或觸而迫之或陵而遠之或馳而後

之如此則在上者疑惑在下者恐懼又當謹我

車騎于敵人必避之路其將可得而虜矣此擊

燕國之法

握機緯

卷之上

十四

三晉者中國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疲于戰習於兵輕其將薄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

其民疲困于戰鬪無致死之志故陣治而不為

用也此釋韓國之俗

擊此之道阻陣而壓之衆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師此其勢也

擊此之道阻其陣而壓之衆來則絕而拒之兵

去則追而襲之以勞倦其師此擊韓國之法

然則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馬

舉旗取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之愛而惜之是謂軍命。

上文言擊敵之法然亦必選猛勇之士愛之以恩貴之以祿可以保全軍命。

其有工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敵者必加其爵列可以決勝。

其善用五兵材伎勇力輕健勇疾志在吞滅敵人者必加其爵祿之等列用之而進可以決勝。

五兵謂戈盾戟夷矛首矛也戈平頭戟也盾干。

權機錄

卷之上

十五

也戟小枝向上者也夷矛長二丈四尺首矛長

二丈皆鈎也。

尊其父母妻子勸賞畏罰此堅陣之士可與持久能審料此可以擊倍武侯曰善。

厚待其父母妻子勸之以重賞畏之以重罰此

二等皆堅陣之人可與之持久為將者能審料

此可以擊人之倍按此章前段言料敵後段言

選士料敵者知彼也選士者知己也然必先選

士養己之勞然後料敵有可乘之隙而取勝

右第一章

吳子曰凡料敵有不卜而與之戰者八一日疾風大寒早與寤遷剖冰濟水不憚艱難。

言凡料敵之選者不必卜問而可與之戰者此八事初一日當大風大寒之時或未明而便起

軍或既睡而復遷移剖冰凍而過冷水不顧辛苦艱難者是其必有危難不得已也彼若如此

破之必也不待占卜而疾與之戰。

權機錄

卷之上

十六

二曰盛夏炎熱晏興無間行驅飢渴務于取遠

次二曰盛夏天氣炎熱晏起愈熱兵士擁塞無有間隙踈通涉行者乘馮者又皆飢渴而利在

遠去者其困憊可知可與之戰也。

三曰師既淹久糧食無有百姓怨怒妖祥數起上不能止

次三曰師既淹延日久糧食皆無所存百姓怨而且怒妖祥之事頻數而起在上之人不能止

息

四日軍資既竭薪芻既寡天多陰雨欲掠無所

次四日軍之資財既竭盡薪芻既寡少天時又多陰雨欲往獵取無有去所

五日徒衆不多水地不利人馬疾疫四隣不至

次五日徒衆又不多水地不便利人馬皆生疾疫四隣之救者不至

六日道遠日暮士衆勞懼倦而未食解甲而息

次六日道路遙遠日已昏暮士衆勞苦畏懼倦怠而未得飲食解甲休息于路

握機津

卷之上

十七

七日將薄吏輕士卒不固三軍數驚師徒無助

次七日將不持重吏又輕薄士卒又不堅固三軍之衆頻數驚擾師徒又無助援

八日陣而未定舍而未畢行阪涉險半隱半出

次八日行陣未能安定舍次未能完畢行山阪涉險阻半隱于內半出于外

諸如此者擊之勿疑

遇敵之軍勢有如上之八樣則擊之不必疑慮也

有不戰而避之者六

有不必占問而避之者凡六事

一曰土地廣大人民富衆

初一日土地廣大則財必盛人民富衆則兵必彊

二曰上愛其下惠施流布

次二日在上者親愛其下恩惠施與流行宣布于民

三曰賞信刑察發必得時

次三日賞有功者務信刑有罪者務察察者明也發動必得其時言不違時也

四曰陳功居列任賢使能

次四日陳有功者之多寡列居位之上下以激勵之又凡所任使者皆是賢能

五曰師徒之衆兵甲之精

次五日師徒衆多則力彊兵甲精銳則利戰

六曰四隣之助大國之援

次六日有四隣之相助得大國之援援亦救助

握機津

卷之上

十八

接應也

凡此不如敵人避之勿疑。

敵有此六件審詳我既不如必須避之不再疑慮而不定也。

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也。

所謂見其可則進知其難則退也。

右第二章

武侯問曰吾欲觀敵之外以知其內察其進以知其止以定勝負可得聞乎。

權機緯

卷之上

十九

觀敵之外以知其內之虛實察其前進之勢

以知其所止之形以定彼我之勝負。

起對曰敵人之來蕩蕩無慮旌旗煩亂人馬數顧一

可擊十必使無措。

此觀外知內之法敵人之來放蕩無備旌旗亂

動不齊人馬頻頻回顧若敵之形見於外如此

我觀之即知其內必無奇謀遠慮彼雖有十分

我則以一分擊之必能使之不能處置也。

諸侯未會君臣未和溝壘未成禁令未施三軍洶洶

欲前不能欲去不敢以半擊倍百戰不殆

隣國諸侯未曾會合君臣上下未曾協和溝壘

壁壘未得成就法禁號令未曾施設三軍之衆

洶洶然驚懼欲前進而不能欲退後而不放以

吾一半之心可以擊彼加倍之多雖百戰而不

危殆也此察進知止之法

右第三章

武侯問敵不可擊之道起對曰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既食未設

權機緯

卷之上

二十

備可擊奔走可擊勤勞可擊未得地利可擊失時不

從可擊涉長道後來未息可擊涉水半渡可擊險道

狹路可擊旌旗亂動可擊陳數移動可擊將離士卒

可擊心怖可擊凡若此者選銳衝之分兵繼之急擊

勿疑。

右第四章

治兵第三

治兵者整治士卒而不使之亂也兵治則勝不

治則自敗矣况能與人戰乎凡七章

武侯問曰用兵之道何先起對曰先明四輕二重一信曰何謂也對曰使地輕馬馬輕車車輕人人輕戰

地輕便于馬馬輕便于車車輕便于人人輕便于戰此是四輕下復中其輕之法

明知險易則地輕馬芻秣以時則馬輕車膏鋼有餘則車輕人鋒銳甲堅則人輕戰

明知地之險易則利于馳逐故地輕便于馬也

喂飼芻秣不失其時則力有餘故馬輕便于車

也脂膏鋼鐵常不缺必則軸滑澤故車輕便于

握機緯

卷之上

二十一

人也兵刃鋒銳鎧甲堅固則無所失故人輕便

于戰也

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審能達此勝之主也

前進則有重賞後退則有重刑二者行之皆以

信為將者能審達曉察此理乃制勝之主也重

賞重刑是二重行之以信是一信四輕二重一

信乃是取勝之主將也

右第一章

武侯問曰兵何以為勝起對曰以治為勝又問曰不

在眾乎起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敵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成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部有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陣雖敗成行與之安與之危其眾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

言大將素以恩威刑賞禮節法度治理其士卒

皆卒皆服習故其或進前或退却皆應節制或

左或右皆應麾指雖斷絕而陣勢不絕雖散止

握機緯

卷之上

二十一

而行伍不亂大將或使處安穩之地以應敵或

使處危險之地以應戰則其眾皆肯令而不肯

離皆肯應用而不肯倦怠也治兵肯能如此則

投之所往天下莫能當也此名為父子之兵也

右第二章

吳子曰凡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道

無絕人馬之力此三者所以在其上令任其上令則

治之所由生也

凡為將行軍毋亂其進止之節制則人知所從

毋失其飲食之所宜。則人得其養。毋竭人馬之力。則能壯而佚。依此三件行軍。則士卒皆服。其使令士卒皆服。其使令則上文以治為勝之治。法從此起也。

若進止不度。飲食不適。馬疲人倦。而不解舍。所以不任其上令。上令既廢。以居則亂。以戰則敗。

若一進一止。不合節度。一飲一食。不適其宜。馬疲勞人倦怠。而不知解鞍。舍止休息。之是所以不任其上令。在上之令既已廢弛。以之居守則

亂後釋

卷之上

二十三

亂以之進戰則敗

右第三章

吳子曰。凡兵戰之場。止屍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其善戰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受敵可也。

此因下文猶豫狐疑而言。止屍之地。即死地也。言凡兵戰之場。最不可令吾士卒猶豫狐疑。當臨之。死地示之以必死。則莫不疾戰以求生也。若示之以可生之路。則皆貪生猶豫而不力戰。

必致敗亡。所以善將者。陷之死地。如生于漏船之中。伏于燒屋之下。危急之甚。若不疾速求出。則必死也。所以使智者不假猶豫。而謀勇者不暇狐疑。而怒盡舍死。以承戰敵可也。

故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于狐疑。

為將者發號施令。猶豫不決。用兵計謀。狐疑不定。必致災患。又豈可使三軍之衆。猶豫狐疑哉。

右第四章

吳子曰。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故用兵之

法教戒為先。

卷之上

二十四

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

言臨敵交戰之際。常死其不能者。能則不死。常

敗其不便者。便則不敗。所以要教戒為先。使一

個學成。去教十個。分而教之。使三軍皆能。皆便

則何死敗之有。說見下文。

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

能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則不死也。

圓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

分而合之結而解之每變皆習乃授其兵是謂將士

圓而方之者謂隨陣變化成形也如十二將兵

有方陣有圓陣或方而變為圓或圓而變為方

隨將所指也坐而起之者謂一坐一起如司馬

法立進節坐進跪是也行而止之者謂行又當

止而齊之也如六步七步乃止齊馬是也左而

右之者謂麾之左則左麾之右則右也前而後

之者謂或進之前或退之後如前却右節是也

卷之上

二十六

分而合之者謂分而能合也結而解之者謂合

而能分也圓而方之至結而解之每變皆習則

便熟也所以不取

右第五章

吳子曰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智者持

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廝養智者為謀主

教戰之令身短者持矛戟以軋矛夷矛酋矛也

矛戟長兵故使身短者執之身長者執弓弩以

射弓弩及遠故使身長者執之強梁者持旌旗

以指旌旌旗薄薄非強者不能持勇力者持金

鼓以進止金鼓體重非勇者不能持力弱者不

能戰故使給廝養之役有智者能料敵故使為

計謀之主刈草為防者曰廝故烹者為養也

取薪之人謂之廝養

鄉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習陣三鼓趨食

四鼓嚴辦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

使同鄉同里者相親比同什同伍者相保

二千五百家為一鄉二十五家為一里十人為

擗鼓

卷之上

二十六

二什五人為一伍皆古法也一擊鼓使整兵

二擊鼓使習陣法三擊鼓使促飯食四擊鼓使

嚴整裝束五擊鼓使就行列聞鼓聲既合然後

舉旗而施令

右第六章

武侯問曰三軍進止豈有道乎起對曰無當天竈無

當龍頭天竈者大谷之口龍頭者大山之端

當大谷之口而營一則恐為敵所衝二則恐為

水所沒當大山之端而營一則恐為敵所圍二

則悉水草不便

右第七章

孫子卷之上 終

卷之上

孫子卷之下

論將第四

論將評論為將之道也。篇內兼論敵將之能善而為取勝之道。凡五章。

吳子曰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

文以附衆武以威敵。太剛則折太柔則廢。上知天時下知地利中知人事謹君臣之禮。飲上下

之儀順俗教民綏士以道理之以養動之以禮撫之以仁文也。受命志親臨陣忘身進死為榮。

握機粹

卷之下

退生為辱信賞罰肅智謀明法令威震天下武也。斯二者合而有之乃可以為三軍之將也。剛而能柔則不暴而有節制柔而能剛則不廢而有變通。剛柔兼濟斯可以任兵之事也。

凡人論將常觀于勇。勇之于將乃數分之一耳。夫勇有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

孫子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是勇乃數分中之一件也。

故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

日約

故將之所當謹慎者有五事。謂理備果戒約也。

此因勇者必輕令。故教之以五慎。先舉其日下

文復詳之。

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

生。戒者。雖克如弗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

理者。將得其治兵之理也。備者。預備之謹也。果

者。果敢于戰也。戒者。戒之至也。約者。令之簡也。

受命而不辭家。敵破而後言返。將之禮也。故師出之

握機緯

卷之下

二

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

右第一章

吳子曰。凡兵有四機。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機。

四曰力機。

四機。氣地事力也。機者術也。言治勝之術。說見

下文。

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于一人。是謂氣機。

言百萬士衆之氣。在將帥一人之氣。故將勇則

兵彊。將怯則兵弱。氣使然也。氣者。卽孫子所謂

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之氣。計險阨遠近。謹而

勿勞。此乃養氣取勝之術也。

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謂地機。

路改道險如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名山大

塞如蜀之劔閣。秦之潼關。

善行間諜。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

相咎。是謂事機。

善行間諜。以離之。輕兵往來。以疑之。分散其衆。

使力不齊。君臣相怨。上下相咎。使心不一。

握機緯

卷之下

三

車堅管轄。舟利櫓楫。人習戰陳。馬閑馳逐。是謂力機。

知此四者。乃可爲將。

車堅管轄。備陸戰也。舟利櫓楫。修水戰也。人習

戰陳。教練之有素。馬閑馳逐。僕御之有法。

然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衆怖敵。決疑施令。而

下不敢犯。所在而寇不敢敵。得之國強。去之國亡。是

謂良將。

率下安衆。德也。仁也。怖敵決疑。嚴也。勇也。施令

而下不敢犯。又專言嚴也。所在而寇不敢敵。又

專言勇也

右第二章

吳子曰大華鼓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于聲不可不清。目威于色不可不明。心威于刑不可不嚴。

耳威于聲故聲不可不清也。目威于色故色不可不明也。心威于刑故刑不可不嚴也。

三者不立雖有其國必敗于敵。故曰將之所麾莫不從。將之所指莫不前死。

握機緯

卷之下

四

三者指金鼓旗幟禁令刑罰而言。言此三者不立必敗于敵。故曰將之所麾莫不從。將之所指莫不前死者。蓋由此三者清明嚴也。

右第三章

吳子曰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其刑而用其權則不勞而功舉。

言凡戰之要必先占知敵將而審察其才之能。否然後因其虛實之形而用其權變之法。則我不勞力而功舉矣。

其將愚而信人可詐而誘

其將愚昧而輕于信人。可以詐謀而引誘之。貪高忽名。可貨而賂。

性好貪財而輕忽名位者。可以貨物賂之。輕變無謀。可勞而困。

輕于變動又無深謀遠計。可勞擾而疲困之。上富而驕。下貧而怨。可離而間。

在上者富而志驕。在下者貧而生怨。可使人離而間之。

握機緯

卷之下

五

進退多疑。其衆無依。可震而走。

欲進不能。欲退不敢。多懷疑慮。其衆又無所倚恃。而可驚而走也。

士輕其將而有歸志。塞易開險。可邀而取。

士衆輕易其將。而有思歸之志。塞其易地。開其險路。因可邀而取之。

進道易。退道難。可來而前。進道險。退道易。可薄而擊。

進道平易。退道艱難。可使其來而前以擊之也。進道艱險。退道平易。可迫而擊也。

居軍下濕水無所通霖雨數至可灌而流

處軍卑下潤濕之地水無所流通之處又有霖雨頻數而至因可灌而流之也

居軍荒澤草是幽穢風颯數至可焚而滅

處軍荒澤之中草茅荆棘幽深翳蔽又有疾風頻數而至因可焚而滅之也

停久不移將士懈怠其軍不備可潛而襲

停滯日久不能動移將士懈怠無言戒之心其軍卒亦無備虞之計故可以潛往而襲之也

握機緯

卷之下

六

右第四章

武侯問曰兩軍相望不知其將我欲相之其術如何起對曰令賤而勇者將輕銳以當之務于非無務于得觀敵之來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非伴為不及其見利伴為不知如此將者多為智將勿與戰也

使令賤而有勇者將輕銳之兵以嘗試之務于奔非無務于貪得觀敵人之來士卒一坐一起皆有節其政又整治而不亂其追非伴為之不及其見利伴為之不知如此之將名為有智之

務勿與之戰也

若其眾謹譁旂旗煩亂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其追非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為愚將雖眾可獲

若其士眾謹譁喧闐旂旗煩擾素亂其卒自行自止不能號令其兵或縱或橫不聽約束其追此如恐不及其見利如恐不得此為愚昧之將雖眾而可獲也

右第五章

應變第五

握機緯

卷之下

七

應變者臨時應變也行兵但知守常而不知與得遷移應物變化之道倉卒之際安能取勝此吳子所以歷應言之也凡十章

武侯問曰車堅馬良將勇兵彊卒遇敵人亂而失行則如之何起對曰凡戰之法晝以旌旗旂麾為節夜以金鼓笳笛為節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則進金之則止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不從令者誅之三軍服威士卒用命則戰無彊敵攻無堅陣矣

法度號令貴在教養之有素也若令不素行以

教其士卒及至卒遇敵人亂而失行之際雖有智者亦莫如之何也

右第一章

武侯問曰若敵眾我寡為之奈何起對曰避之于易邀之于阨故曰以一擊十莫善于阨以十擊百莫善于險以千擊萬莫善于阻

我少彼眾在于平易之處必被彼擄引而誘之

至于險阻之處我先居之倚地勢之險設伏投

機以取其勝彼雖眾多無所措手此以少擊眾

權機

卷之下

八

之法也

今有少卒卒起擊金鳴鼓于阨路雖有大眾莫不能動故曰用眾者務易用少者務隘

譬此以證用少務隘之驗

右第二章

武侯問曰有師甚眾既武且勇背大阻險右山左水深溝高壘守以彊弩退如山移進如風雨糧食又多難與長守則如之何起對曰大哉問乎此非車騎之力聖人之謀也

彼師既如此之強不是車騎之力所能勝也斷在聖知之人計謀以勝之也謀見下矣

能備千乘萬騎兼之徒步分為五軍各軍一衝夫五軍五衝敵人必惑莫知所加

國家能備車千乘騎萬匹兼之以徒步其法共

一十萬眾也可分為五軍令一軍當一衝夫五

軍分為五衝敵人必疑惑莫知加我軍之處

敵若堅守以固其兵急行間諜以觀其處彼聽吾說解之而去不聽吾說斬使焚書

權機

卷之下

九

敵若堅守壁壘以固其兵吾當急行間諜以觀

其謀慮彼若聽我使之說解釋而去則已不聽

信吾說斬吾之使焚吾之書

分為五戰戰勝勿追不勝疾走如是佯北安行疾關

一結其前一絕其後兩軍衝敵或左或右而襲其處

五軍交至必有其利此擊彊之道也

五軍分為五戰戰若勝則勿追恐有伏也若不

勝當疾避其彊也如是敵人佯為敗北我當安

行疾關不可忽也或曰我佯北以誘之亦通使

一軍其前。一軍繼其後。又使置軍營於後而進。我乎左。我于右。而聽其不足之處。若五軍交伍。而為必有其利。此乃擊強之道也。

右第三章

武侯問曰：敵近而薄我，欲去無路。我衆甚懼，為之奈何？起對曰：為此之術，若我衆彼寡，分而乘之；彼衆我寡，以方從之。從之無忌，雖衆可服。

分而乘之，即孫子曰：倍則分之之法也。言我衆

握機緯 卷之下 十一

後以微之取勝敵衆，我寡以方從之，是從其一而薄我之處，何其輕我之寡，少不以我為忌，而擊之，雖衆可服也。

右第四章

武侯問曰：若遇敵于溪谷之間，傍多險阻，彼衆我寡，為之奈何？起對曰：諸丘陵、深谷、深山大澤，疾行亟去，勿得從容。若高山、深谷，卒然相遇，必先鼓譟而乘之，進弓與弩，且射且虜，審察其治亂，則擊之勿疑。

諸丘陵、深谷、深山大澤，險阻之地，當疾行亟去。

勿得從容，恐為敵之襲也。若高山、深谷，卒然與敵相遇，必先鼓譟而乘之。春秋傳曰：寧我薄人，勿人薄我。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進弓與弩，且射且虜者，乘人之不及也。然後審察其治亂之勢，若亂則擊之勿疑，若治則又當設奇以亂之也。

右第五章

武侯問曰：左右高山，地甚狹迫，卒遇敵人，擊之不敢去之，不得為之奈何？起對曰：此謂谷戰，雖衆不用，募

握機緯 卷之下 十一

吾材士與敵相當，輕足利兵，以為前行。分車列騎，隱于四旁，相去數里，無見其兵。敵必堅陣，進退不敢，于是出旌列，旆行出山外，營之敵人必懼，車騎批之，勿令得休，此谷戰之法也。

此謂谷戰，兵雖衆而無所用，召募吾材勇之士，與敵人相當，輕足善走者持鋒利之兵為前行，分吾之車列吾之騎，隱伏四旁，使相去數里，無顯露其兵，敵人必堅陣固守，進退皆不敢矣。於是令吾軍出旌列，旆行出山營之外，敵人必有

此乃谷戰之法也

右第六章

武侯問曰吾與敵相遇大水之澤領輪沒轅水薄車騎舟楫不設進退不得為之奈何起對曰此謂水戰無用車騎且留其傍登高四望必得水情知其廣狹盡其淺深乃可為奇以勝之敵若絕水半渡而薄之

此謂水戰車騎皆無所用且留之于旁令人登高阜四望必得水之情狀知其水之廣狹盡其

卷之下

十二

水之淺深乃可為奇以取勝敵若過水令其半渡而迫之

右第七章

武侯問曰天久連雨馬陷車止四面受敵三軍驚駭為之奈何起對曰凡用車者陰濕則停陽燥則起貴高賤下馳其疆車若進若止必從其道敵人若起必逐其迹

凡用車戰者天道陰濕則停止陽燥則興起貴隆高之地賤卑下之處馳騁其疆車若進若止

由此其謂敵人若起必逐其迹庶無失也

右第八章

武侯問曰暴寇卒來掠吾田野取吾牛馬則如之何起對曰暴寇之來必慮其疆善守勿應彼將暮去其裝必重其心必恐還退務速必有不屬追而擊之其兵可覆

暴寇初來必慮其勢力之疆善守吾疆勿輕出應之彼將暮晚而去其所負載之物必重其心必恐還退去務在急速必有不相連屬者

若追而擊之其兵必覆矣

右第九章

吳子曰凡攻敵圍城之道城邑既破各入其宮御其禱秩收其器物軍之所至無刑其木發其屋取其粟殺其六畜燔其積聚示民無殘心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右第十章

勵士第六

勵士者以功之大小設為燕賞之禮而激勵無

武侯問曰嚴刑明賞足以勝于起對曰嚴明之事臣不能悉雖然非所恃也夫發號施令而人樂聞典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

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又曰令素行以教其民與衆稱得然後可也蓋嚴刑明賞者末也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耻者本也苟能勉勵之使士卒

果樂聞樂戰樂死則嚴刑明賞可無用也世之爲將者于刑賞尚不能信又豈能知勵士使之樂聞樂戰樂死哉

武侯曰致之奈何對曰君舉有功而進饗之無功而勵之

舉有功而進享之無功而勵之能致之樂聞樂戰死也

于是武侯設坐廟庭爲三行饗士大夫上功坐前行簡席兼重器上牢次功坐中行簡席器差減無功坐

後行簡席無重器饗畢而出又頒賜有功者父母妻

子于廟門外亦以功爲差有死事之家歲使使者勞賜其父母著不忘于心行之三年奈人典師臨于西河魏士聞之不待吏令介冑而奮擊之者以萬數武侯召吳起而謂曰子前日之教行矣起對曰臣聞人有長短氣有盛衰君試發無功者五萬人臣請率以當之脫其不勝取笑于諸侯失權于天下矣今使一死賊伏于曠野千人追之莫不梟視狼顧何者恐其暴起而害已也是以一人投命足懼千夫今臣以五

萬之衆而爲一死賊率以討之固難敵矣于是武侯從之兼車五百乘騎三千疋而破秦五十萬衆此勵士之功也先戰一日吳起令三軍曰諸吏士當從受敵車騎與徒若車不得車騎不得騎徒不得徒雖破軍皆無功故戰之日其令不煩而威震天下

右第一章

握機經三卷握機緯十五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曹允儒撰允儒字魯川太倉人是書首載風后

古文一十九字次載太公望增衍三百六十五字

次載宋阮逸所撰李衛公問對中六十七字採輯

諸家註釋於衡衝風雲諸陣皆繪爲圖凡三卷又

以孫子十三篇吳子六篇爲握機緯孫子輯諸家

訓釋凡十三卷吳子惟用劉寅註凡二卷考千頃

堂書目有元人孫子握機緯十三卷劉寅吳子握

機緯二卷書名卷數與此書一一相合其卽得此

書之殘本誤爲標目歟據王世貞序稱崑山明齋

王氏與念菴羅公荆川唐公因倭變力研窮之而

以其說盡授之魯川曹君曹君向與戚大將軍商

之戚深以爲然數數向予稱道之云云則確非元

人及劉寅作矣然以孫吳二子加以緯名亦殊杜

撰二子之書各明一義與握機不相發明也

孫子參同五卷

〔明〕閔于忱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八年閔

氏松筠館刻朱墨套印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孫子參同

五卷》提要

孫子批釋序

世傳孫子十三篇。其言或不盡傳。大要與管子六韜越語相出入。太史遷載孫武齊人。而用於吳闔閭時。破楚入郢。為大將。武稱雄於言兵。其書自始計

鳳洲先生序

至用間。率多權譎。叵測輔之以仁。為言縱橫。森忽莫可端倪。左梅聖俞評其書為戰國相傾之說。而鄭厚則以詞約而縛。易而深。暢而可用。論語易大傳之流。蓋唐杜牧之喜論

兵。其論武大略用仁義。使機權
因備注之以發其意。自聖俞與
杜鄭代為軒輊。而宋初四庫書
目所撰孫子注二十條。家。人輒
雖黃未有以折也。夫以聖俞之自
肯於杜鄭。強故創為異。求前

鳳洲九卷序

前說而空之耳。卒亦愛其文
略而意深。其行師用兵。料敵
制勝。六皆有法。顧諸家不唯黃
者。善其言曰。三代王者之師。司
馬九伐之法。昭如兩曜。安不取詭
道用之。是不法也。孔子嘗相其矣

會夫谷矣。逆揣齊變而具左右司
馬。兵業夷。萬世而下。慕為神武。
夫孔子而賤陰釁。如季友孟勞之
搏則可。然曷以善桓公犄角。江
黃。悼公還師救楚哉。陸吳用兵
時戮荆王尸。分處夫大夫之室。亦伍

鳳洲九卷序

負之袂。城而例行而逆施之。非武志
也。今武及孔子時。所謂十三篇者。縱不
敵方三代行師。詎不與桓悼方軌
而出哉。孔子於兵。自云我戰則必
克。以此取孫子可知也。是故孫子
而不當孫子已耳。孔子而當孫子。

則必引而附之。敬仲知管使巫旅
其間。當不至賊之如于郟也。蓋梅
聖俞涉孫氏之滴者也。而遺非仁
則祇以傾險。鄭厚亟取其仁者也。
而略於滴。遂擬以論語易大傳之
流。妄為詆且擬。而罔中其窾。等

鳳洲先生序

過耳。然則數世而下。評武子者。牧
之其知言哉。孫子外。管子六韜越
語。不佞各有序。指此猶是。

瑯琊王世貞撰



松筠館主人書

孫子參同序

卓吾李贄撰

蒙谿張鏊先生序武
經七書。其略曰。文事
武備。士君子分內事

孫子參同序

也。姬鼎奠而尚父之
勳可紀。羣雄角而孫
吳之略稱強。天不生
仲尼。則斯文之統以
墜。天不生尚父。則戡

亂之武曷張。七書六經。固仁義一原之理。陰陽貞勝之符也。今之士大夫。何獨不然乎。高爵以崇之。厚祿

孫子參同序

六

以養之。其受之君者重矣。一旦邊夷猖獗。小醜跳梁。則栗肱戰股。撫髀撚髯。顧後瞻前。張皇錯愕。又從而

自諉曰。儒專習文。將專用武。原是兩途。縱儒有知兵者。然亦射不穿札。騎不絕塵。不思子房無三尺之軀。

孫子參同序

七

淮陰無縛鷄之力。綸巾羽扇。指顧而挫鋒芒。隻馬單騎。談笑而退戎虜。所貴乎士者。一寃心之耳。若能以

臥側爲邊防。以走使爲卒伍。則折衝樽俎。決勝幾席。不難矣。正正之旗。堂堂之陣。豈專在孫吳與太公也。

孫子參同序

耶。李卓吾曰。此言固知武事之爲重矣。然猶不免與文士爲兩也。猶以治世尚文。而亂世用武。分治亂時。

世爲二也。猶以太公似未可以繼斯文之統。而孔子似未可以謀軍旅之事也。夫軍旅之事。雖孔子且未

孫子參同序

嘗學。而可責之鯁生小子乎。且世儒之不如郭令公。諸葛武侯者。固衆也。而獨我也乎。我能通經學道。四

六成文。即可稱名士。不愧名儒矣。彼吳起。淮陰諸人。有才無行。又况皆非我之所屑者。則蒙谿此言。未免

孫子參同序

使人以不信也。然其曰仁義一原。陰陽貞勝。則確論矣。夫天下未有有仁而無義。亦豈有有陽而無陰。獨

陽不生。獨陰不成。謂文專指陽。而武專指陰。則不但不成武。而亦不成文矣。故予嘗譬之。人身然。夫人身

孫子參同序

有手有足。蓋皆所以奉衛此身者也。故凡目之所欲視。耳之所欲聽。舌之所欲嘗。身之所欲安。非手足則

無從而致也。故一身
而非手足。則欲飲誰
與持。欲食誰與供。欲
衣誰與穿。欲遠行誰
與到。我欲尊吾身。誰

孫子參同序

十三

與跪拜而致恭。我欲
愛吾身。誰與奔走而
趨事。是文用也。因此
手與足也。一旦有外
侮。或欲我跌也。度不

能敵。則足自能走。度
能敵。則足自能與之
交。或欲我搏也。度不
能敵。則自能舉手以
相蔽。度能敵。則自能

孫子參同序

十三

反手而推擊之。是武
用也。此亦手與足也。
非他物也。故平居無
事。則手持而足行。有
所緩急。則手抵而足

踢。執匕箸者此手。而執棍棒者亦此手也。執茶挑者此手。而執刀劍者亦此手也。伸之則爲掌。可以恭敬。

孫子參同序

而奉將。捏之則成拳。可以敵愾。而禦侮。雖手足亦不自知其孰爲文用。而孰爲武用者。蓋衛生之物。天寔

昇之。豈直於人爲然。雖禽獸亦若此焉耳矣。齒牙爪角。咸有其物。各適于用。未嘗少缺也。唯是痿痺不仁

孫子參同序

之者。則文武皆廢。不可齒於人數明矣。此皆待人而後得以苟延其生者。文用且無。況武用耶。然則儒者

十五

自謂能文而不能武。有是理耶。既不能武。又豈復有能文之理耶。則亦不過取給於聞見。借功於昔賢而已。

孫子參同序

十六

已。是自痿痺而自不知也。是待人而後能起居飲食而猶強以謂不屑也。吾不信之矣。吾獨恨其不以七

書與六經合而爲一。以教天下萬世也。故因讀孫武子。而以魏武之註爲精當。又參考六書以盡其變。而

孫子參同序

十七

復論著于各篇之後焉。感歎深矣。

孫子參同叙
兵猶禪也。極其用。海軍
書而不盡。究其精。即一
言不可得。古今兵法。已
慮數十百家。世以尊為
經者七。而首孫子。一之

梅先生序

十八

言曰。奇正之變。不可勝
窮也。又曰。微乎。一至於
無取。神乎。一至於不窮。
右而左之。思過半矣。奈
友亮翁先生。深於禪
者也。於兵法獨取孫子。

於注孫子者。獨取魏武
帝。而以餘六經附於各
篇之後。注所未盡。悉以
其意明之。可謂集五家
之大成。得孫子之神解。
余在雲中。始得讀之。意

梅先生序

十九

冲於兵。猶齊魯之於文
學。其天性也。故為廣其
傳。使人知古今兵法。盡
於七經。而七經盡於孫
子。若善讀之。則十三篇
皆糟粕也。況其他乎。奈

家居與禿翁未數見。亦未與深譚。且不知有。得。巨論兵及奈在行間。無與語者。思可共事。無如禿翁時禿翁家。楚。諸大夫正受賊。禿

梅先生序

翁曰。世受。梅生往矣。是必能辨賊者。夫奈兩人者。未相與譚。而心相信。此其友。即使奈兩人者言之。亦不可得也。禿翁者。李贄。孫卓吾

子。

魚湘梅國禎誤

吳興蕙迷生陶振聲
畫

梅先生序

三

孫子參同小引

按孫武事吳左傳不載史記列傳稱武為贖之祖贖之兵法傳於後世云則是書殆傳於贖而本於武者與余謂吳入郢事在周敬王十四年孫臏救趙事在顯王十六年相去一百三十九年太史公從五百餘歲後作傳以稱祖孫善本於此或曰孫武本

孫子參同小引

三

無是人戰國辯士妄相標指說亦有見歎據以傳善見存於世者即十三篇是也漢魏文志稱孫子兵法八十三篇杜牧亦云武子書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剩筆其精粹則今之十三篇豈魏武註之而刪定者與為氏緯略曰兵流於盡始於孫武其言舍正而鑿奇增義而依詐是書果出於戰

國相傾之說亦或其然迄今數千載

後徑生武弁童而習之若其精蘊曰

首未得也甲寅歲余留鄴邸冬官景

愚即公以所刊鳳洲批註十三篇見

示其註六都本於魏武於孫子間與

尚徑違也後復於獲笥中檢得了

凡手筆點畫甚詳段結條貫呼應

起伏無不昭然顯揭讀之數過恍若

孫子參同小引

三

起孫武而面質之者與卓吾子以泰

贈合因請以歸集為合璧付剞劂

氏公之宇內之時萬曆庚申歲菊

月望日吳興松筠館主人識



孫子參同凡例

一舊刻卷序先孫吳次司馬李尉又次六韜
 三畧卓吾子集其品類分列十三篇後今悉
 從之

一舊註凡一十二家梓行於世者止魏武杜
 牧張預及近時劉寅數家而已今復旁集諸
 書廣采事實以補前人之未備

一舊評有蘇老泉王元美及陳子淵所集等

孫子參同凡例

三五

刻俱多散佚脫略今加考訂以正舊刻之訛

一批點悉依鳳洲了凡原筆而評則蘇王諸
 家竝存標之篇皆使覽者一閱了然

一卓吾參同乃其生平之最屬意著述中之
 最苦心具載叢書中原有梅司馬批點茲不
 擅改

一刻中有主意綱領用「」有改絡用「」有
 眼骨用○有關鍵用○有精華用◎有波瀾

用○有條目用、、此袁公原筆茲

不刪改

一諸家箋釋意旨互有異用無礙發明者竝
 存之以便披覽

孫子參同凡例

三五

孫子兵法集註

孫子品節

李氏叢書

唐荆川武編

三蘇文集

王弼州文集

事文類集

藝文類集

孫子參同目錄

爾雅

唐雅

稗雅

海篇

孫子列傳 附前

蘇老泉論 并附

考訂諸書目錄

易經

周禮

春秋

左傳

國語

史記

武經七書

孫子參同目錄

六書

百將傳

大將傳

武臣傳

武經淵源內外編

武學經傳

孫子講意

孟德新書

古今註釋姓氏

魏武帝諱操

李筌

杜牧

王皙

張預

賈林

梅堯臣

孫子參同 目錄

陳皞

杜佑

孟氏

何氏

解元

張鏊

李材

黃治徵

今古批評考訂姓氏

蘇洵 老泉

王圻

唐順之 荆川

王世貞 鳳洲

陳深 子淵

李贄 卓吾

梅國禎

孫子參同 目錄

焦竑 漪園

郎文煥 景愚

陸弘祚 屈臺

孫子參同十三篇目錄

始計第一

作戰第二

謀攻第三

軍形第四

兵勢第五

虛實第六

軍爭第七

九變第八

行軍第九

地形第十

九地第十一

火攻第十二

周間第十三

孫子參同目錄

三十

孫子參同卷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

孫子列傳

五十一

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

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旣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旣歿後百餘歲

孫子列傳

三

有孫臏臏生阿鄆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旣事魏得爲惠王將軍而自以爲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已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爲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

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旣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

孫子列傳

三

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鬪者不搏擲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走大梁據其衝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

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蹙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

孫子列傳

三十四

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孫子老泉論

求之而不窮者天下奇才也天下之士與之言兵而曰我不能者幾人求之於言而不窮者幾人言不窮矣求之於用而不窮者幾人嗚呼至於用而不窮者吾未之見也孫武十三篇兵家舉以爲師然以吾評之其言兵之雄乎今其書論奇權密機出入神鬼自古以兵著書者罕所及以是而揣其爲人必謂有應敵無窮之才不

孫子老泉論

三十五

知武用兵乃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甚吳王闔廬之人郢也武爲將軍及秦楚交敗其兵越王入踐其國外禍內患一旦迭發吳王奔走自救不暇武殊無一謀以弭斯亂若按武之書以責武之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於敵則交不得合而武使秦得聽包胥之言出兵救楚無忌吳之心斯不威之甚其失一也作戰曰久暴師則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

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還可謂久暴矣。越人無乘間入國乎。其失二也。又曰殺敵者怒也。今武縱子胥伯嚭鞭平王尸復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敵。此司馬戍子西子期所以必死。警吳也。勾踐不頽舊塚而吳服。田單誦燕掘墓而齊奮。知謀與武遠矣。武不達此其失三也。然始吳能以入郢。乃因胥嚭唐蔡之怒。及乘楚尾之不能。仁武之功蓋亦鮮矣。夫以武自爲書尚不能自

孫子老泉論

五

用以取敗北。况區區祖其故智餘論者而能將乎。且吳起與武一體之人也。皆著書言兵。世稱之曰孫吳。然而吳起之言兵也。輕法制。草略無所統紀。不若武之書詞約而意盡。天下之兵說皆歸其中。然吳起始用於魯。破齊及入魏。又能制秦兵入楚楚復霸。而武之所爲反如是。書之不足信也。固矣。今夫外御一隸。內治一妾。是賤丈夫亦能。夫豈必有人而教之。及夫御三軍之

衆闔營而自固。或且有亂。然則是三軍之衆。感之也。故善將者視三軍之衆。與視一隸一妾無加焉。故其心常若有餘。夫以一人之心當三軍之衆。而其中恢恢然猶有餘地。此韓信之所以多多而益辦也。故夫用兵。豈有異術哉。能勿視其衆而已矣。

孫子老泉論

五

孫子參同卷一

始計第一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

孫子參同卷一

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計利以聽乃爲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

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

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

傳也夫未戰而廟筭勝者得筭多也未戰而廟

筭不勝者得筭少也多筭勝少筭不勝而况於

無筭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勢者因利而制權也

勢者因其所利而制權變之道者也如韓信知

趙王陳餘不用李左車之計是我之所利也乃敢遂下井陘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又選

二千人入持一赤旗草山而望趙軍戒曰若趙空壁逐我則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

孫子參同卷一

明日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此因利制權之事也

故能而示之不能趙奢救關與領兵去邯鄲以軍事諫者死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

增壘秦間使來入趙奢善食遺之間使還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

乃增壘闕與非趙地也趙奢既以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一日一夜至闕與離城五十里

而軍發萬人拒北山秦師至遂大敗之解闕與而

用而示之不用

呂蒙詐稱病孫權露檄取迴以陸遜代之陰遣蒙圖羽秦

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爲將者斬因敗趙括段紀明欲擊鮮卑而詐爲召還是也段頓字

括

紀明桓帝時人後封新豐侯鮮卑犯塞頓擊之恐賊驚去乃詐稱璽書召還頗潛於還路設伏悉斬獲之

近而示之遠 越與吳夾水相拒越為左右勾卒相去五里夜爭鳴鼓而進吳

分兵禦之越乃潛涉水當中軍襲破吳兵又如岑彭申令西擊而潛兵渡沔是也

速而示之近 欲遠襲敵必示以近進之形如韓信盛兵臨晉陳舟為必渡之

勢魏豹遣兵拒之信從夏口以木壘渡河襲破魏兵

利而誘之 李牧以利誘胡人入境因大破其眾楚人以採樵者誘絳人設伏兵

以敗之

孫子參同卷一

亂而取之 謝玄與苻堅夾淝水而陣玄說秦退軍欲與之戰秦軍因退而亂玄

遂進兵大破之馮異與赤眉戰使軍皆宋其眉以相亂遂破赤眉兵

強而避之 敵入兵勢盛強且以避之如王霸閉城休士避周建蘇茂之鋒周亞

夫謂楚兵剽輕難與爭鋒堅壁拒守待其饑疲出兵擊之

怒而撓之 敵將剛忿則辱之令怒使其志氣撓惑則不謀而輕進故可掩而擊

之若晉人執宛春以怒楚是也或曰忿速可侮

卑而驕之 如冒頓以千里馬閻氏與東胡東胡志驕不為之備又求地於冒頓

冒頓怒襲而滅之越子率眾朝吳列士皆有路子胥以為秦吳後果為所滅唐公李淵以

書與李密卑辭推獎李密果驕而取敗

佚而勞之 敵人本佚當設計勞之如吳三軍送出而楚疲於奔命田豐說袁紹

外結英豪內修耕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為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彼救右則擊其左救

左則擊其右使操疲於奔命人不安業之類

親而離之 敵人上下相親當設計以離其心如項羽使至陳平以太牢具進及

見使者則伴曰吾以為亞父使今乃項王使也更以惡草具進使者歸告項羽由是不

聽范增之計秦應侯使人問趙王曰廉將軍為人易與且降矣今獨畏馬服君之子趙括

為將耳於是趙退廉頗而用括秦晉合兵伐鄭鄭遣使夜出說秦伯曰今得鄭則歸於晉

孫子參同卷一

於秦無益也不如捨鄭以為東道主秦伯悟而退師

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呂蒙因關羽撤兵而襲無入之地七百取南郡鄧艾自陰平行

魏武帝曰始計者選將量敵度地料卒計於廟堂也校計索情出計求彼我之情也一日

道謂導之以政令天者順天行誅因陰陽四時之制故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

吾民也曲制者部曲旗幟金鼓之制也官者

百官之分也。道糧路也。主用主軍費用也。五者將莫不聞知其變極則勝也。法令執行者設而不犯犯而必誅也。以佐其外常法之外也。制權權因事制也。遠而示之近若韓信之襲安邑。陳舟臨晉而渡於夏陽也。實而備之敵治實預備之也。強而避之避其所長也。佚而勞之以計勞之也。親而離之以間離之也。攻其無備。擊其懈怠也。出其不意。出其空虛。

孫子參同卷一

五

也。先傳泄也。李卓吾曰。經之以五事。下五事也。校之以計。下七計也。七計卽五事。其曰兵衆孰強等。總不出五事中。將與法二者而已。言以此五事計。算校量於廊廟之上。則彼我勝負之情。自可索而得之矣。將能聽吾計。卽爲能將。自能於常法之外。爲之勢以佐之矣。勢者。權勢也。兵無定勢。所謂詭道奇謀。此則臨時因利而後制。不可以先傳也。唯有五

事七計。兵家常法。當預算於先耳。故曰始計。始計者。豫筭也。君能豫筭。將能豫筭。則勝筭常在我矣。以是用兵。則臨時遇敵。有不能因利而制。權勢者乎。一曰道。孫子已自註得明白矣。曰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是也。夫民而可與之同死生也。則手足扞頭目。子弟衛父兄。不啻過矣。孔子所謂民信。孟子所謂得民心是也。此始計

孫子參同卷一

六

之本謀。用兵之第一義。而魏武乃以導之以政令。解之失其本矣。綠魏武平生好以權詐籠絡一時之豪傑。而以道德仁義爲迂腐。故只以自家心事作註解。是豈至極之論。萬世共由之說哉。且夫道之以政令。只解得法令。執行一句。經耳噫。此孫武子所以爲至聖。至神。天下萬世無以復加焉者也。惜乎儒者不以取士。以故弄。置不讀。遂判爲兩途。別爲武

經右文而左武至於今日則左而又左蓋左之甚矣如是而望其折衝於樽俎之間不出戶庭不下堂堦而制變萬里之外可得耶箇箇皆能抱不哭孩兒一聞少警其毒尚不如蜂蠆而驚顧駭愕束手無措卽有正言亦不知是何說卽有真將軍亦不知是何物此句不合論語此句不合孝經此說未之前聞此人行事不好此人有處可議嗚呼雖使孫武

孫子參同卷一

七

子復生於今不如一記誦七篇舉子耳。二場三場初不省是何言語咸自爲鹿鳴瓊林嘉客據坐瑤堂而欲奔走孫武子于堂下矣。豈不羞歟夫孫武子且然况魏武乎。益以市井奴輩視之矣嗚呼若魏武者吾以謂千載而一見者也學者慎勿作矮人觀場之語可也。

參考

卓吾子曰始計五事一曰道夫道莫先於得

賢莫要於愛民得賢則明愛民則親所謂未戰而廟筭勝者此矣然非平日修德愛民以致賢人則賢者亦安能致之哉故惟德修而後賢人至唯賢人至而後德益修道益明民益親也此篇專爲君言故曰主孰有道其實將道亦如是而已矣故首述得賢爲將者當參考也

孫子參同卷一

八

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影非虎非羆兆得公侯。天遺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文王曰兆致是乎史編曰編之太祖史疇爲舜占得臯陶兆比於此文王乃齊三日乘田車駕田馬田於渭陽卒見太公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之曰子樂漁耶太公曰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今吾漁甚有似也文王曰何謂其有似也太公曰釣有三權祿等以權死等以權官等以權夫

釣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觀大矣文王曰願聞其情太公曰源深而水流水流而魚生之情也根深而木長木長而實生之情也君子情同而親合親合而事生之情也言語應對者情之飾也言至情者事之極也今臣言至情不諱君其惡之乎文王曰唯仁人能受正諫不惡至情何爲其然太公曰緡微餌明小魚食之緡調餌香中魚食之緡隆餌豐大魚

孫子參同卷一

九

食之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緡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嗚呼曼曼縣縣其聚必散嘿嘿昧昧其光必遠微哉聖人之德誘乎獨見樂哉聖人之慮各歸其次而立斂焉文王曰立斂若何而天下歸之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

利者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文王再拜曰允哉敢不受天之詔命乎乃載輿俱歸立爲師

孫子參同卷一

十

○文王曰王人者何上何下何取何去何禁何止太公曰上賢下不肖取誠信去詐僞禁暴亂止奢侈故王人者有六賊七害夫六賊者一曰臣有大作宮室池榭遊觀倡樂者傷王之德二曰民有不事農桑任氣游俠犯歷法禁不從吏教者傷王之化三曰臣有結朋黨蔽賢智障主明者傷王之權四曰士有抗志高節以爲氣勢外交諸侯不重其主者傷王

之威五曰臣有輕爵位賤有司羞爲上犯難者傷功臣之勞六曰強宗侵奪凌侮貧弱傷庶人之業七害者一曰無智略權謀而重賞尊爵之故強勇輕戰倖倖於外王者謹勿使爲將二曰有名無實出入異言掩善揚惡進退爲巧王者謹勿與謀三曰朴其身躬惡其衣服語無爲以求名言無欲以求利此僞人也王者謹勿近四曰奇其冠帶偉其衣服博

孫子參同卷一

十一

聞辯辭虛論高議以爲美容窮居靜處而詐時俗此姦人也王者謹勿寵五曰讒佞苟得以求官爵果敢輕死以貪祿秩不圖大事貪利而動以高談虛論說於人主王者謹勿使六曰爲雕文刻鏤技巧華飾而傷農事王者必禁七曰僞方異技巫蠱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民王者必止之故民不盡力非吾民也士不誠信非吾士也臣不忠諫非吾臣也吏

不平潔愛人非吾吏也相不能富國強兵調和陰陽以安萬乘之主正羣臣定名實以賞罰樂萬民非吾相也夫王者之道如龍首高居而遠望深視而審聽示其形隱其情若天之高不可極也若淵之深不可測也故可怒而不怒姦臣乃作可殺而不殺大賊乃發兵勢不行敵國乃強文王曰君務舉賢而不獲其功世亂愈甚以至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

孫子參同卷一

十二

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也文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曰其失在君好用世俗之所譽而不得其賢也君以世俗之所譽者爲賢以世俗之所毀者爲不肖則多黨者進少黨者退若是則羣邪比周而蔽賢忠臣死於無罪姦臣以虛譽取爵位是以世亂愈甚則國不免於危亡黃石公曰夫所謂士者英雄也故曰羅其英

雄則敵國窮

黃石公曰千里迎賢其路遠致不肖其路近是以明主舍近而取遠故能全功尚人而下盡力廢一善而衆善衰賞一惡則衆惡歸黃石公曰清白之士不可以爵祿得節義之士不可以威刑脇故明君求賢必觀其所以致焉致清白之士修其禮致節義之士修其道而後士可致而名可保夫聖人君子明盛

孫子參同卷一

三十四

衰之源通成敗之端審治亂之機知去就之節雖窮不處亡國之位雖貧不食亂邦之祿潛名抱道者時至而動則極人臣之位德合於已則建殊絕之功故其道高而名揚於後世尉繚子曰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賣食盟津過七十餘而主不聽人謂之狂夫也及遇文王則提三萬之衆一戰而天下定故曰

良馬有策遠道可致賢士有合大道可明

吳起儒服以兵機見魏文侯文侯曰寡人不好軍旅之事起曰臣以見占隱以往察來主君何言與心違今君四時使斬離皮革掩以朱漆畫以丹青爍以犀象冬日衣之則不溫夏日衣之則不涼爲長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革車掩戶綬輪籠轂觀之於目則不麗乘之以田則不輕不識主君安用此也若

孫子參同卷一

三十五

以備進戰退守而不求能用者譬猶伏雞之搏狸乳犬之犯虎雖有鬪心隨之死矣管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家有扈氏之君恃衆好勇以喪其社稷明主鑒茲必內修文德外治武備故當敵而不進無逮於義矣僵屍而哀之無逮於仁矣於是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觴醮吳起於廟立爲大將起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餘則均

解闢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

武侯嘗謀事羣臣莫能及罷朝而有喜色起進曰昔楚莊王嘗謀事羣臣莫能及罷朝而有憂色申公問曰君有憂色何也曰寡人聞之世不絕聖國不乏賢能得其師者王能得其友者霸今寡人不才而羣臣莫及者楚國其殆矣此楚莊王之所憂而君說之臣竊懼矣於是武侯有慙色

孫子參同卷一

十五

武侯問曰願聞陳必定守必固戰必勝之道起對曰立見且可豈直聞乎君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則陳已定矣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百姓皆是我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

以上皆得賢之道

文王曰願聞爲國之大務太公曰愛民而已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與而勿奪樂

而勿苦喜而勿怒文王曰敢請釋其故太公

曰民不失務則利之農不失時則成之薄賦斂則與之儉官室臺榭則樂之吏清不苛擾則喜之民失其務則害之農失其時則敗之無罪而罰則殺之重賦斂則奪之多營官室臺榭以疲民力則苦之吏濁苛擾則怒之故善爲國者馭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見其饑寒則爲之憂見其勞苦則爲之悲賞

孫子參同卷一

十六

罰如加於身賦斂如取於已此愛民之道也太公曰惠施於民必無愛財民如牛馬穀餼食之從而愛之

黃石公曰夫爲國之道恃賢與民信賢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則策無遺所適如肢體相隨骨節相救天道自然其巧無間敵強下之敵佚去之爲者則已有者則士世能祖祖鮮能下下祖祖爲親下下爲君

吳子曰昔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有四不和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不和於陳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不敢信其私謀必告於祖廟啟於元龜參之天時吉乃後舉民知君之愛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與之臨難則士以進死爲榮退生爲辱矣

孫子參同 卷一

注

吳子曰凡攻敵圍城之道城邑既破各入其宮御其祿秩收其器物軍之所至無刊其木無發其屋無取其粟無殺其六畜無燔其積聚示民無殘心其有請降許而安之司馬法曰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獲意則權權出於戰不出於中人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故仁見親義見說智

見侍勇見方信見信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

以上皆愛民之道

文王曰何如而可爲天下太公曰大蓋天下然後能容天下信蓋天下然後能約天下仁蓋天下然後能懷天下恩蓋天下然後能保

孫子參同 卷一

注

天下權蓋天下然後能不失天下事而不疑則天運不能移時變不能遷此六者備然後可以爲天下政故利天下者天下啟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生天下者天下德之殺天下者天下賊之徹天下者天下通之窮天下者天下讐之安天下者天下恃之危天下者天下災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唯有道處之文王曰先聖之道其所止其所起可得聞乎

太公曰見善而怠時至而疑知非而處此三者道之所止也柔而靜恭而敬強而弱忍而剛此四者道之所起也故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

文王曰君臣之禮何如太公曰爲上唯臨爲下唯沉臨而無遠沉而無隱爲上唯周爲下唯定周則天也定則地也或天或地大禮乃成文王曰主聽何如太公曰勿妄而許勿逆

孫子參同 卷一

法

而拒許之則失守拒之則閉塞高山仰止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神明之德正靜其極文王曰主明何如太公曰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輳並進則明不蔽矣

文王曰守國柰何太公曰齊將語君天地之經四時所生仁聖之道民機之情王齊七日

北面再拜而問之太公曰天生四時地生萬物天下有民聖人牧之故春道生萬物榮夏道長萬物成秋道斂萬物盈冬道藏萬物靜盈則藏藏則復起莫知所終莫知所始聖人配之以爲天地經紀故天下治仁聖藏天下亂仁聖昌至道其然也聖人之在天地間也其寶固大矣因其常而視之則民安夫民動而爲機機動而得失爭矣故發之以其陰會

孫子參同 卷一

法

之以其陽爲之先唱而天下和之極反其常莫進而爭莫退而遜守國如此與天地同光文王曰守土柰何太公曰無疏其親無怠其衆撫其左右御其四旁無借人國柄借人國柄則失其權無掘壑而附丘無舍本而治末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執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執斧不伐賊人將來涓涓不塞將爲江河熒熒不救炎炎柰

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是故人君必從事於富不富無以爲仁不施無以合親疏其親則害失其衆則敗無借人利器借人利器則爲人所害而不終其世

文王曰君國主民者其所以失之者何也太公曰不謹所與也人君無以三寶借人借人則君失其威文王曰敢問三寶太公曰大農太工大商謂之三寶農一其鄉則穀足工一

孫子參同 卷一

三十五

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三寶各安其處民乃不慮無亂其鄉無亂其旅臣無富於君都無大於國

文王在鄴召太公曰嗚呼商王暴極罪殺不辜公尚助予憂民如何太公曰王其修德以下賢惠民以觀天道天道無殃不可先倡人道無災不可先謀必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必見其陽又見其陰乃知其心必見其

外又見其內乃知其意必見其疏又見其親乃知其情行其道道可致也從其門門可入也立其禮禮可成也爭其強強可勝也全勝不鬪大兵無創與鬼神通微哉微哉與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相趨故無甲兵而勝無衝機而攻無溝塹而守大智不智大謀不謀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利天下者天下啟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天下者非一

孫子參同 卷一

三十五

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取天下者若逐野獸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若同舟而濟濟則皆同其利敗則皆同其害然則皆有以啟之無有閉之也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無取民者民利之無取國者國利之無取天下者天下利之故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勝在不可知微哉微哉鷲鳥將擊甲飛斂翼猛獸將搏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大哉聖

人之德獨聞獨見樂哉

文王曰聖人何守太公曰何憂何喜萬物皆得何嗇何憂萬物皆適政之所施莫知其化時之所在莫知其移聖人守此而萬物化何窮之有終而復始優而游之展轉求之求而得之不可不藏既以藏之不可不行既以行之勿復明之夫天地不自明故能長生聖人不自明故能名彰古之聖人聚人而爲家聚

孫子參同卷一

三

家而爲國聚國而爲天下分封賢人以爲萬國命之曰大紀陳其政教順其民俗羣曲化直變於形容萬國不通各樂其所人愛其上命之曰大定嗚呼聖人務靜之賢人務正之愚人不能正故與人爭上勞則刑繁刑繁則民憂民憂則流亡上下不安其生累世不休命之曰大失天下之人如流水障之則止啟之則行靜之則清嗚呼神哉聖人見其始則

知其終文王曰靜之柰何太公曰天有常形民有常生與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靜矣太上因之其次化之夫民化而從政是以天無爲而成事民無爲而自富此聖人之德也

黃石公曰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者則獲天下之福故澤及於民則賢人歸之澤及昆蟲則聖人歸之

孫子參同卷一

三

黃石公曰釋近謀遠者勞而無功釋遠謀近者佚而有終佚政多忠臣勞政多怨民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
司馬法曰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經使不相陵德義不相踰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方同而意和也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故德義不相踰上貴不伐之士不伐之

士上之器也。苟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國中之聽，必得其情；軍旅之聽，必得其宜。故材技不相掩，從命爲士，上賞犯命爲士，上戮故勇力不相犯。

以上皆慎修之道

卓吾子曰：始計五事，二曰天，三曰地。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生死也。故參攷以天地。

孫子參同卷一

王

文王曰：天下熙熙一盈一虛，一治一亂，所以然者何也？其君賢不肖，不等乎其天時變化自然乎？太公曰：君不肖則國危，而民亂；君賢聖則國安，而民治。禍福在君，不在天時。梁惠王問尉繚子曰：黃帝刑德可以百勝，有之乎？尉繚子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何者？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

取。四方豈無順時乘之者耶？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備具，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若城下池淺，守弱則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按天官曰：背水陳爲絕紀，向阪陳爲廢軍。武王伐紂，背濟水向山阪而陳，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而滅商。豈紂不得天官之陳哉？楚將公子心與齊人戰，時有彗星出，柄在齊，柄所在勝，不可擊。公

孫子參同卷一

王

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鬪者，固倒而勝焉。明日與齊戰，大破之。黃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謂之天官，人事而已。尉繚子曰：武王伐紂，師渡盟津，右旄右鉞，死士三百，戰士三萬，紂之陳億萬，飛廉惡來，身先戟斧，陳開百里，武王不罷士民，兵不血刃，而克商。伐紂無祥異也，人事修不修而然也。今世將考孤虛占咸池，合龜兆視吉凶，觀星

辰風雲之變欲以成勝立功臣以爲難

太宗曰陰陽術數廢之可乎靖曰不可兵者詭道也託之以陰陽術數則使貪使愚茲不可廢也太宗曰卿嘗言天官時日明將不法闇者拘之廢亦宜然靖曰昔紂以甲子日亡武王以甲子日興天官時日甲子一也殷亂周治興亡異焉又宋武帝以往亡日起兵軍吏以爲不可帝曰我往彼亡果克之由此言

孫子參同卷一

注

之可廢明矣然而田單爲燕所圍單命一人爲神拜而祠之神言燕可破單於是以火牛出擊燕大破之此是兵家詭道天官時日亦猶此也

武侯問曰三軍進止豈有道乎起對曰無當天竈無當龍頭天竈者大谷之口龍頭者大山之端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招搖在上從事於下將戰之時審候風所從來

風順致呼而從之風逆堅陳以待之

太宗曰太公云以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墓險阻又孫子云天隙之地丘墓故城兵不可處如何靖曰用衆在乎心一心一在乎禁祥去疑儻主將有所疑忌則羣情搖羣情搖則敵乘釁而至矣故安營據地便乎人事而已若澗井陷隙之地及如牢如羅之處人事不便者也故兵家引而避之防敵乘我丘墓

孫子參同卷一

注

故城非絕險處我得之爲利豈宜反去之乎太公所說兵之至要也太宗曰朕思內器無甚於兵者行兵苟便於人事豈以避忌爲疑今後諸將有以陰陽拘忌失於事宜者卿當叮嚀誡之靖再拜謝曰臣按尉繚子曰黃帝以德守之以刑伐之是謂刑德非天官時日之謂也然詭道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後世庸將泥於術數是以多敗不可不誡也

以上皆言知天知地

卓吾子曰始計五事四曰將五曰法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故曰將孰有能而繼之曰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然則賞罰明而士卒練兵衆強者其爲有能之將審矣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曲制者部曲之制官道者統攝偏裨各官之道主用者主軍中凡百之用此皆一定之法唯得人以主之而後軍用不

孫子參同卷一

五

乏也夫天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有國家者可一日而忘戰乎唯以不教民戰以不知兵者將斯殆耳故未戰而廟算勝始謂得算多夫未戰而廟算已勝未戰而彼我之勝負已可計索而立見其情則凡詭道奇謀要不過爲將者臨時因敵制勝以佐之耳其必勝之戰豈至此而後決乎故曰始計言計之於始者不可以不豫也若臨敵而

後選將又安得爲豫計於始而得廟算之勝也邪其爲忘戰之主必危之國無疑矣故讀始計者尤不可不留意也因具述六書選將練兵行賞之法以備參攷如左云

武王曰論將之道柰何太公曰將有五才十過所謂五才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二心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

孫子參同卷一

三

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潔而不愛人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有勇而輕死者有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貪而好利者可貴也仁而不忍人者可勞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信而喜信人者可誑也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智而心緩者可襲也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懦而喜任

人者可欺也故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將不可不察也故曰兵不兩勝亦不兩敗兵出踰境不出十日不有亡國必有敗軍破將

武王曰王者舉兵簡練英雄知士之高下爲之奈何太公曰夫士外貌不與衷情相應者十五有賢而不肖者有溫良而爲盜者有貌恭敬而心慢者有外廉謹而內無恭敬者有

孫子參同 卷一

三十七

精精而無情者有湛湛而無誠者有好謀而無決者有如果敢而不能者有控控而不信者有恍恍惚惚而反忠實者有詭激而有功効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肅肅而反易人者有嗃嗃而反靜慈者有勢虛形劣而出外無所不至無使不遂者天下所賤聖人所貴凡人不知非有大明不見其際此士之外貌不與衷情相應也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知

之有八證一日問之以言以觀其詳二日窮之以辭以觀其變三日與之間諜以觀其誠四曰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五日使之以財以觀其廉六曰試之以色以觀其貞七日告之以難以觀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八證皆備則賢不肖別矣

武王曰立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

孫子參同 卷一

三十三

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將既受命乃命太史卜齊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親操斧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鉞持柄授其將以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爲衆而輕敵勿以受命爲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

衆勿以辨說而必然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衆必盡死力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

孫子參同卷一

三

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是故智者爲之謀勇者爲之鬪氣厲青雲疾若馳騫兵不接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於內吏遷上賞百姓權悅將無咎殃是故風雨時節五穀豐登社稷安寧

武王曰吾欲三軍之衆攻城爭先登野戰爭先赴聞金聲而怒聞鼓聲而喜爲之奈何太公曰將有三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

蓋名曰禮將將不身服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塞犯塗泥將必先下步名曰力將將不身服力無以知士卒之勞苦軍皆定次將乃就舍炊者乃熟將乃就食軍不舉火將亦不舉名曰止欲將將不身服止欲無以知士卒之饑飽將與士卒共寒暑勞苦饑飽故三軍之衆聞鼓聲則喜聞金聲則怒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爭先登白刃始合士爭先赴士

孫子參同卷一

三

非好死而樂傷也爲其將知饑飽寒暑之窳而見勞苦之明也

文王曰賞所以存勸罰所以示懲吾欲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衆爲之奈何太公曰凡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賞信罰必於耳目之所聞見則所不聞見者莫不陰化矣夫誠暢於天地通於神明而況於人乎

武王曰將何以爲威何以爲明何以爲禁止

而令行太公曰將以誅大爲威以賞小爲明以罰審爲禁止而令行故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賞一人而萬人悅者賞之殺貴大賞貴小殺及當路貴重之人是刑上極也賞及牛豎馬洗廐養之徒是賞下通也刑上極賞下通是將威之所行也。

○武王曰子欲立功有三疑恐力不能攻強離親散衆爲之奈何太公曰因之慎謀用財夫

孫子參同卷一

攻強必養之使強益之使張太強必折太張必缺攻強以強離親以親散衆以衆凡謀之道周密爲寶。

○黃石公曰夫主將之法務擊英雄之心賞錄有功通志於衆故與衆同好靡不成與衆同惡靡不傾。

黃石公曰夫將帥者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其安危敵乃可加故兵有全勝敵有全困昔者

良將之用兵有饋餼醪者使投諸河與士卒同流而飲夫一罇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爲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已也軍識曰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倦軍竈未炊將不言饑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是謂將禮與之安與之危故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以其思素蓄謀素合也故曰蓄恩不倦以一取萬。

孫子參同卷一

○黃石公曰夫用兵之要在崇禮而重祿禮崇則智士至祿重則義士輕死故祿賢不愛財賞功不踰時則下力併敵國削夫用人之道尊以爵贍以財則士自來接以禮勵以義則士死之。

軍識曰良將之統軍也怨已而治人推惠施恩士力日新戰如風發攻如決河故其衆可望而不可當可下而不可勝以身先人故其

兵爲天下雄

軍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人之所助強者人之所攻柔有所設剛有所施弱有所用強有所加兼此四者而制其宜端末未見人莫能知天地神明與物推移變動無常因敵轉化不爲事先動而輒隨故能圖制無疆扶成天威康正八極密定九夷如此謀者爲帝王師故曰莫不貪強

孫子參同卷一

鮮能守微若能守微乃保其生聖人存之以應事機舒之彌四海卷之不盈杯居之不以室宅守之不以城郭藏之胸臆而敵國服軍識曰能柔能剛其國彌光能弱能強其國彌彰純柔純弱其國必削純剛純強其國必亡軍識曰將能清能靜能平能整能受諫能聽訟能納人能採言能知國俗能圖山川能表險難能制軍權故曰仁賢之智聖明之慮負

薪之言廊廟之語興衰之事將所宜聞將者能思士如渴則策從焉

軍識曰將之所以爲威者號令也戰之所以全勝者軍政也士之所以輕戰者用命也故將無還令賞罰必信如天如地乃可使人士卒用命乃可越境夫統軍持勢者將也制勝敗敵者衆也故亂將不可使保軍乖衆不可使伐人

孫子參同卷一

軍識曰將謀欲密士衆欲一攻敵欲疾將謀密則姦心閉士衆一則軍心結攻敵疾則備不及設軍有此三者則計不奪將謀泄則軍無勢外窺內則禍不制財入營則衆姦會將有此三者軍必敗將無慮則謀士去將無勇則吏士恐將妄動則軍不重將遷怒則一軍懼軍識曰慮也勇也將之所重動也怒也將之所用此四者將之明誠也

軍讖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軍讖曰香餌之下必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招其所歸示其所死則所求者至故禮而後悔者士不往賞而後悔者士不使禮賞不倦則士爭死軍讖曰興師之國務先隆恩攻取之國務先養民以寡勝衆者恩也以弱勝強者民也故良將之養士不易於身故能使三軍如一心

孫子參同 卷一

則其勝可全

軍讖曰軍以賞爲表以罰爲裏賞罰明則將威行官人得則士卒服所任賢則敵國畏軍讖曰賢者所適其前無敵故士可下而不可驕將可樂而不可憂謀可深而不可疑軍勢曰使義士不以財故義者不爲不仁者死智者不爲闇主謀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

勇者好行其智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

軍勢曰無使辯士談說敵美爲其惑衆無使仁者主財爲其多施而附於下軍勢曰禁巫祝不得爲吏士卜問軍之吉凶

尉繚子曰將帥者心也羣下者支節也其心動以誠則支節必力其心動以疑則支節必背夫將不心制卒不節動雖勝幸勝也非攻

孫子參同 卷一

權也夫民無兩畏也畏我侮敵畏敵侮我見侮者敗立威者勝凡將能其道者吏畏其將也吏畏其將者民畏其吏也民畏其吏者敵畏其民也是故知勝敗之道者必先知畏侮之權夫不愛說其心者不我用也不嚴畏其心者不我舉也愛有下順威在上立愛故不二威故不犯故善將者愛與威而已戰不必勝不可以言戰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不然

雖刑賞不足信也。信在期前事在未兆。故衆已聚不虛。散兵已出不徒歸。求敵若求亡子。擊敵若救溺人。

尉繚子曰：地所以養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戰所以守城也，故務耕者民不饑，務守者地不危，務戰者城不圍。三者先王之本務也。本務者兵最急，故先王專於兵，有五焉：委積不多，則事不行；賞祿不厚，則民不勸；武士不選，則

孫子參同 卷一

三十七

衆不強，備用不便，則力不壯，刑賞不中，則衆不畏。務此五者，靜能守，其所固，動能成，其所欲。夫以居攻出，則居欲重，陣欲堅，發欲畢，鬪欲齊。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倉府。所謂上滿下漏，患無所救。尉繚子曰：令者一衆心也，衆不審則數變，數變則令雖出，衆不信矣。故令之法，小過無更，小疑無中，故上無疑，令則衆不二，聽動無

疑事，則衆不二志。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戰者也。故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義，則可以饑易飽，國必有孝慈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

尉繚子曰：夫將能提鼓揮枹，臨難決戰，接兵角刃，鼓之而當，則賞功立名；鼓之而不當，則身死國亡。是存亡安危在於枹端柝，何無重將也。夫提鼓揮枹，接兵角刃，君以武士成功。

孫子參同 卷一

三十八

者，臣以爲非難也。鷲鳥逐雀，有襲人之懷，入人之室者，非出生也，後有憚也。尉繚子曰：夫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故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主於後，無敵於前。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風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驚，勝兵似水，夫水至柔弱者也，然所觸丘陵必

爲之崩無異也。性專而觸誠也。今以莫邪之利，犀兕之間，三軍之衆有所奇正，則天下莫當其戰矣。故曰：舉賢用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獲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又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古之聖人謹人事而已。吳起與秦戰，舍不平隴，取樸檉蓋之以蔽霜露，如此何也不自高人。故也。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責禮，故

孫子參同卷一

三十三

古者甲冑之士不拜，示人無已煩也。夫煩人而欲乞其死，竭其力自古至今未嘗聞矣。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吳起臨戰，左右進劔，起曰：將專主，旗鼓爾，臨難決疑，揮兵指刃，此將事也。一劔之任，非將事也。三軍成行，一舍而後成，三舍三舍之餘，如決川源，望敵在前，因其所長而用之，敵白者望之，赤者赭之，吳起與秦戰未

合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還。吳起立斬之。軍吏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起曰：「材士則是矣，非吾令也，斬之。」

司馬法曰：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罰不遷刻，欲民速覩爲不善之害也。大捷不賞，上下皆不伐善；上苟不伐善，則不驕矣；下苟不伐善，必亡等矣。上下不伐善，若此讓之，至也大敗不誅，上下皆以不善在己，上苟以

孫子參同卷一

三十三

不善在己，必悔其過。下苟以不善在己，必遠其罪。上下分惡，若此讓之，至也。古者戍軍三年不典，覩民之勞也。上下相報，若此和之，至也。得意則愷歌，示喜也；偃伯靈臺，答民之勞，示休也。

吳子曰：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爾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

可也。故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約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受命而不辭，家敵破而後言返將之禮也。故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

○吳子曰：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五者之數各有其道。義必以禮服，強必以謙服，剛必以辭服。

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

○吳子曰：凡兵戰之場，止屍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其善將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受敵可也。故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於狐疑。吳子曰：夫鞞鼓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於聲不可不清，目威於色不可不明，心威於刑不可不

孫子參同 卷一

三十五

嚴三者不立，雖有其國必敗於敵。故曰：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

○吳子曰：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其形而用其權，則不勞而功舉，其將愚而信人可詐而誘，貪而忽名可貨而賂，輕變無謀可勞而困，上富而驕下貧而怨，可離而間，進退多疑，其衆無依，可震而走，士輕其將而有歸志，塞易開險，可邀而取，進道易，退道難，可來而前，進道險，退道易，可薄而擊，居軍下濕，水無所通，霖雨數至，可灌而沈，居軍荒澤，草楚幽穢，風颺數至，可焚而滅，停久不移，將士懈怠，其軍不備，可潛而襲。

○武侯問曰：兩軍相望，不知其將，我欲相之，其術如何？起對曰：令賤而勇者將，輕銳以嘗之，務於北無務於得，觀敵之來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爲不及，其見利佯爲不知，如

孫子參同 卷一

三十六

此將者名爲智將。勿與戰矣。若其衆謹譁。旌旗煩亂。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爲愚將。雖衆可獲。武侯問曰。嚴刑明賞。足以勝乎。起對曰。嚴明之事。臣不能悉。雖然。非所恃也。夫發號布令。而人樂聞。興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武侯曰。致之奈何。對曰。君舉有功。而進饗之。無功而勵之。

孫子參同 卷一

五

於是武侯設坐廟庭。爲三行。饗士大夫。上功坐前行。餽席兼重器。上牢。次功坐中行。餽席器差減。無功坐後行。餽席無重器。饗畢而出。又頒賜有功者。父母妻子於廟門外。亦以功爲差。有死事之家。歲遣使者勞賜其父母。著不忘於心行之。三年。秦人興師。臨於西河。魏士聞之。不待吏令。介冑而奮擊之者。以萬數。武侯召吳起而謂曰。子前日之教行矣。起對

曰。臣聞人有短長。氣有盛衰。君試發無功者。五萬人。臣請率以當之。脫其不勝。取笑於諸侯。失權於天下矣。今使一死賊。伏於曠野。千人追之。莫不梟視狼顧。何者。恐其暴起而害已也。是以一人投命。足懼千夫。今臣以五萬之衆。而爲一死賊。率以討之。固難敵矣。

以上皆言將與法

卓吾子曰。夫法者。將之所設。亦將之所守也。

孫子參同 卷一

五

故語將而法。自寓矣。合而言之。是五事也。凡爲將者。孰不熟聞之乎。苟或語之。以此五事。又孰不以爲皆老將之所常談乎。然其實不知也。其實不知。則雖日聞五事。何益歟。故曰。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聞之而不知。此將之所以難也。李衛公亦有五事之目。與此同。而意各別。余謂必如此。乃可謂真知五事者。故具錄如左。以備參考。

太宗曰兵法孰爲最深者靖曰臣嘗分爲三等使學者當漸而至焉一曰道二曰天地三曰將法夫道之說至微至深易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是也夫天之說陰陽地之說險易善用兵者能以陰奪陽以險攻易孟子所謂天時地利者是也夫將法之說在乎任人利器三略所謂得士者昌管仲所謂器必堅利者是也

孫子參同卷一

孫子參同卷一
終

孫子參同卷二

作戰第二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輛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聞拙速

孫子參同卷二

未覩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丘役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弓矢戟楯矛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故智將務食於敵

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芘一石當吾二十石。故殺敵者怒也，取敵之利者貨也。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故兵貴勝，不貴久。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攻城則力屈
攻人之城久而不下，其力必至。於困屈若祿山之亂，尹子奇令狐潮等攻睢陽，久而不下，張巡許遠設奇殺賊甚衆，後雖城陷而子奇令狐之力已困矣。

諸侯乘其弊而起
如吳伐楚，入郢後又加兵於晉，盟於蒲池久而不歸。

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
雖拙有以速勝久，雖巧恐生後患也。後秦趙長與晉趙相持，長將荀曜據逆萬堡，密引符登長與登戰，敗於馬頭原，收衆復戰。其曰登用兵持緩不戰，虛實今輕兵直進，徑據吾東，必苟曜與之連結也。事久變成，其禍難測。所以速戰者，欲使荀曜整子謀之未成。計之未深耳。果大敗之。武后初，徐敬業舉兵，江都問計於魏思恭，對曰：兵貴拙速，宜早渡。淮北親率大衆直入東都，山東將士知公有

孫子參同卷二

孫子參同卷二

動王之舉，必以死從。此則指日刻期，天下必定，敬業不從，果敗。取用於國，因糧於敵。
兵甲戰具取之國中，物敵粟重而難運也。如晉師館穀於楚，是也。

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
國家困者必其糧之遠輸也。糧既遠輸，則百姓貧乏。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饑色；今以七十萬家之力，千里饋糧，供給十萬之衆，百姓安得不貧乎？

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

丘役。
百姓近於師旅者必貪利而賣其物。於錢來輸糧之人，則財不得不空竭矣。百姓財竭，則急於丘役，供給之事。丘役者，騷丘甸之數而供役也。如春秋成公時作丘甲之類，丘十六井，甸六十四井也。

故殺敵者怒也。
故軍士能殺敵者在我，激其怒氣也。如田單守即墨，令間誑燕使，盡削齊卒之降者，又誑使燕人掘城外塚墓，於是即墨城中士卒皆怒，欲殊死戰。

取敵之利者貨也。
後漢荊州刺史度尚，侯軍士出獵，密使人燒其珍積。獵者還，莫不泣涕，尚因激之曰：下陽潘鴻等財貨足當數世諸卿，但不併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皆奮踊，願戰，遂破潘鴻。趙太祖命將伐蜀，論之曰：所獲帑藏悉以饗士，國家

所欲惟土疆耳由是將吏
死戰所至皆下遂平蜀

魏武帝曰作戰者欲戰必先算其費務因糧
於敵也馳車輕車駕駟馬革車重車也日費
千金購賞猶在外也鈍挫也屈盡也抽速雖
拙有以速勝未觀言無也役不再籍籍猶賦
也初賦民便取勝不復歸國發兵也糧不三
載始用糧後遂因糧於敵還兵入國不復以
糧迎之也取用於國兵甲戰具取用於國中

孫子參同卷二

四

也近師者貴賣軍行已出界近於師者貪財
皆貴賣則百姓虛竭也丘十六家也丘牛謂
丘邑之牛大車長轂車也苳豆稭秆禾稾也
石百二十斤也轉輸之法費二十石乃得一
石也殺敵者怒威怒以致敵也取敵之利者
貨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也更其旌
旗與吾同也雜而乘之不獨任也益強益已
之強也不貴久久則不利也兵猶火也不戢

將自焚也 李卓吾曰始計之後便言作戰
者言欲行師須知日費之廣饋糧之難必先
振作士氣速圖取勝不宜持久也雖曰作戰
其實皆是不欲戰之意耳何也蓋如此則鈍
兵不可也如此則力屈不可也如此則財殫
不可也如此則國貧於遠輸財竭於貴賣不
可也如此則中原內虛私家之費十去其七
公家之費十去其六不可也唯有因糧於敵

孫子參同卷二

五

務食於敵乃可耳然亦不可以久也故至於
不得已而戰寧速毋久寧拙毋巧但能速勝
雖拙可也非愛拙也以言速勝為巧之至而
人不知也故未見有巧而久者則凡久於師
者是謂真拙矣其慎重於戰何如哉故終之
以貴勝不貴久而又叮嚀以告之曰此民之
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誠不可以不慎也然
則善戰者服上刑正孫武子之所不赦矣或

曰籍籍民爲兵也近師者貴賣近師之地人多物少售賣必貴也丘役卽丘賦軍中財用旣竭則丘甸之役又不得不急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殺敵者怒激怒我軍令殺敵人如田單之守卽墨是也取敵之利者貨以貨與人乃可取敵如趙充國守金城誘羌豪自相斬捕每獲一人予錢四十萬羌人自攜先零坐困是也

孫子參同卷二

六

參考

○卓吾子曰糧不三載三載者隨糧繼糧迎糧也三載而戰國安得不貧於轉輸乎是未能勝敵而先自敝也又曰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然則可聽其貴賣而不有以處之乎處之者市也故備述運糧之難與爲市之法如左
黃石公曰軍讖曰用兵之要必先察敵情視

其倉庫度其糧食卜其強弱察其天地伺其空隙故國無軍旅之難而運糧者虛也民菜色窮也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斃師不宿飽夫運糧百里無一年之食二百里無二年之食三百里無三年之食是國虛國虛則民貧民貧則上下不親敵攻其外民盜其內是謂必潰

孫子參同卷二

七

太宗曰兵貴爲主不貴爲客貴速不貴久何也靖曰兵不得已而用之安在爲客且久哉孫子曰遠輸則百姓貧此爲客之弊也又曰役不再籍糧不三載此不可久之驗也臣較量主客之勢則有變客爲主變主爲客之術太宗曰何謂也靖曰因糧於敵是變客爲主也飽能饑之佚能勞之是變主爲客也故兵不拘主客遲速唯發必中節所以爲宜太宗曰古人有諸靖曰昔越伐吳以左右二軍鳴

鼓而進吳分兵禦之。越於中軍潛涉不鼓襲敗吳師。此變客爲主之驗也。石勒與姬澹戰澹兵遠來勒遣孔萇爲前鋒逆戰澹軍孔萇退而澹來追勒以伏兵夾擊之澹軍大敗。此變勞爲佚之驗也。古人如此者多。

右言糧

尉繚子曰：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

孫子參同 卷二

女，此皆盜也。故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雜其官府，由其武議在於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萬乘農戰，千乘救守，百乘事養，農戰不外索權，救守不外索助，事養不外索資，夫出不足，戰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者所以給戰守也。萬乘無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古人曰：無蒙衝而攻，無渠答

而守，是謂無善之軍，視無見，聽無聞，由國無市也。夫市也者，百貨之官也。市賤貴，貴以限士，人人食粟一斗，馬食菽三斗，人有饑色，馬有瘠形，何也？市有所出，而官無主也。夫提天下之節制，而無百貨之官，無謂其能戰也。起兵直使甲冑生蟣蝨，必爲吾所効用也。

右言市

卓吾子曰：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

孫子參同 卷二

主，何謂也？夫民以命爲重，而司命者在將，國家以安危爲重，而主安危者亦在將，將其可以易言乎？所謂民命者，非止三軍之命也，十萬之軍，興則七十萬家之民，不得事農畝，而七十萬家之命，皆其所司矣。又不但此，七十萬民之家，已也。國貧於轉輸，財竭於貴賣，賦急於丘役，私家公家，並受其敝，其屈力殫貨，又可知矣。不得已而後戰，柰之何？無良將也。

故述良將述戰將述車戰

武王曰兩軍相遇彼不可來此不可往各設固備不可先發我欲襲之不得其利爲之柰何太公曰外亂而內整示饑而實飽內精而外鈍一合一離一聚一散陰其謀密其機高其壘伏其銳士寂若無聲敵不知我所備欲其西襲其東武王曰敵知我情通我謀爲之柰何太公曰兵勝之術密察敵人之機而速

孫子參同卷二

乘其利復疾擊其不意。

司馬法曰古者逐奔不遠縱綏不及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

司馬法曰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及三舍是以明其禮也。

尉繚子曰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寬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財夫心盲目盲耳聾以三悖率人者難矣兵之所

及羊腸亦勝鋸齒亦勝緣山亦勝入谷亦勝方亦勝圓亦勝重者如山如林如江如河輕者如炮如燔如垣壓之如雲覆之令人聚不得以散散不得以聚左不得以右右不得以左兵如總木弩如羊角人人無不騰陵張膽絕乎疑慮堂堂決而去

孫子參同卷二

尉繚子曰有提十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

曰桓公也有提七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

曰吳起也有提三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

曰武子也。今天下諸國士所率無不及二十萬之衆者然不能濟功名者不明乎禁舍開塞也明其制一人勝之則十人亦以勝之也十人勝之則百千萬人亦以勝之也卒名爲十萬其實不過數萬爾其兵來者無不謂其將曰無爲人下先戰其實不可得而戰也天下諸國助我戰猶良驥駮耳之駛彼駑馬鬻

興角逐何能紹吾氣哉吾用天下之用爲用
吾制天下之制爲制修吾號令明吾刑賞使
天下非農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使民揚
臂爭出農戰而天下無敵矣故曰發號出令
信行國內民言有可以勝敵者毋許其空言
必試其能戰也

右良將

司馬法曰凡戰之道位欲嚴政欲粟力欲究

孫子參同卷二

十三

氣欲閑心欲一畏則密危則坐遠者視之則
不畏邇者勿視則不散若畏太甚則勿戮殺
示以顏色告之以所生循省其職凡戰以力
久以氣勝以固久以危勝人有勝心惟敵之
視人有畏心惟畏之視凡戰以輕行輕則危
以重行重則無功以輕行重則敗以重行輕
則戰故戰相爲輕重舍謹六甲行慎行列戰
謹進止凡戰敬則慊率則服上煩輕上暇重

奏鼓輕舒鼓重服膚輕服美重凡人死愛死
怒死威死義死利凡戰之道教約人輕死道
約人死正凡戰三軍之戒無過三日一卒之
警無過分日一人之禁無過瞬息凡鼓鼓旌
旗鼓車鼓馬鼓徒鼓兵鼓首鼓足七鼓兼齊
凡戰非陳之難使人可陳難非使可陳難使
人可用難非知之難行之難凡戰擊其微靜
避其強靜擊其倦勞避其閑究擊其大懼避

孫子參同卷二

十三

其小懼自古之攻也

尉繚子曰所謂踵軍者去大軍百里期於會
地爲三日熟食前軍而行爲戰合之表合表
乃起踵軍饗士使爲之戰勢是謂趨戰者也
典軍者前踵軍而行合表乃起去大軍一倍
其道去踵軍百里期於會地爲六日熟食使
爲戰備分卒據要害戰利則追北按兵而趨
之踵軍遇有還者誅之所謂諸將之兵在四

奇之內者勝也。兵有什伍，有分有合，豫爲之職，守要塞，關梁而分居之，戰合表起，卽皆會也。大軍爲計，日之食，起戰具，無不及也。令行而起，不如令者，有誅。凡稱分塞者，四境之內，當與軍踵軍，旣行則四境之民無得行者，奉王之命，授持符節，名爲順職之吏，非順職之吏而行者，誅之。戰合表起，順職之吏乃行，用以相參，故欲戰先安內也。

孫子參同卷二

右戰將

武王曰：戰車奈何？太公曰：步貴知變動，車貴知地形，騎貴知別徑，奇道三軍同名而異用也。凡車之死地有十，其勝地有八。武王曰：十死之地奈何？太公曰：往而無以還者，車之死地也。越絕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也。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也。陷之險阻而難出者，車之絕地也。圯下漸澤，黑土粘填者，車之勞

地也。左險右易，上陵仰阪者，車之逆地也。殷草橫飲，犯歷深澤者，車之拂地也。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也。後有溝瀆，左有深水，右有峻阪者，車之壞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者，車之陷地也。此十者，車之死地也。故拙將之所以見擒，明將之所以能避也。武王曰：八勝之地奈何？太公曰：敵之前後行陣未定，卽陷之。旌

孫子參同卷二

旗擾亂，人馬數動，卽陷之。士卒或前或後，或左或右，卽陷之。陳不堅固，士卒前後相離，卽陷之。前往而疑，後往而怯，卽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卽陷之。戰於易地，暮不能解，卽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卽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地也。將明於十害，八勝敵雖圍周，千乘萬騎前驅，旁馳萬戰，必勝。武王曰：以車與步卒戰，一車當幾步卒幾步

卒當一車以騎與步卒戰一騎當幾步卒幾步卒當一騎以車與騎戰一車當幾騎幾騎當一車太公曰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陳要強敵遮走北也騎者軍之伺候也所以踵敗軍絕糧道擊便寇也故車騎不敢戰則一騎不能當步卒一人三軍之衆成陳而相當則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人八人當一車當一車一騎當步卒八人八人當一騎一車

孫子參同卷二

十六

當十騎十騎當一車險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四十人四十人當一車一騎當步卒四人四人當一騎一車當六騎六騎當一車夫車騎者軍之武兵也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十騎走百人百騎走千人此其大數也武王曰車騎之吏數陳法奈何太公曰置車之吏數五車一長十車一吏五十車一率百車一將易戰之法五車爲列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

隊間六十步險戰之法車必遁道十車一聚二十車爲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五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橫相去二里各返故道置騎之吏數五騎一長十騎一吏百騎一卒二百騎一將易戰之法五騎爲列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四步隊間五十步險戰者前後相去十步左右二步隊間二十五步三十騎爲一屯六十騎爲一輩十騎一吏縱橫

孫子參同卷二

十七

相去百步周還各復故處
太宗曰春秋楚子二廣之法云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此亦得周制歟靖曰按左氏說楚子乘廣三十乘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軍行右轅以轅爲法故挾轅而戰皆周制也臣謂百人曰卒五十人曰兩此是每車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爾周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

三甲共七十五人楚山澤之國車少而人多
分爲三隊則與周制同矣

太宗曰春秋荀吳伐狄毀車爲行亦正兵歟
奇兵歟靖曰荀吳用車法爾雖舍車而法在
其中焉一爲左角一爲右角一爲前拒分爲
三隊此一乘法也千萬乘皆然臣按曹公新
書云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
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廩養五人樵

孫子參同卷二

法

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百人興兵
十萬用車千乘輕車二千此大率荀吳之舊
法也又觀漢魏之間軍制五車爲隊僕射一
人十車爲師率長一人凡車千乘將吏二人
多多倣此臣以今法參用之則跳盪騎兵也
戰鋒隊步騎相半也駐隊兼車乘而出也臣
西討突厥越險數千里此制未嘗敢易蓋古
法節制信可重也

太宗曰車步騎三者一法也其用在人乎靖
曰臣按春秋魚麗陳先偏後伍此則車步無
騎謂之左右拒言拒禦而已非取出奇勝也
晉荀吳伐狄舍車爲行此則騎多爲便唯務
奇勝非拒禦而已臣均其術人一馬當三人
車步稱之混爲一法用之在人敵安知吾車
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哉或潛九地或
動九天其知如神

孫子參同卷二

法

右車戰

謀攻第三

孫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修櫓轆輶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堙又三月而後已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

孫子參同卷二

行

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守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不知軍之不

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故知勝有五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識眾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

孫子參同卷二

五

已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

全國為上破國次之

如文王伐崇因壘而降宋曹彬取南唐元伯顏

取南宋皆能全人之國劉裕取南燕曹翰取江州殊殺太甚不能全人之國者又如韓信虜魏王豹擒夏說斬成安君此為破國及用廣武君計北首燕路遺一介之使秦咫尺之書燕從風而靡則全國也

全軍為上破軍次之

如光武收銅馬鐵腰尤來大鎗及赤眉之類皆

全人之軍白起詐坑趙卒項羽詐坑秦卒則唯事殺戮破人之軍者

上兵伐謀

伐其始謀也後漢寇恂屬高峻峻遣皇甫文謂恂詞禮不屈恂斬之

孫子參同卷二

我戰故敵欲謀我伐其未形之謀我若伐敵敗其已成之計。

其次伐交

張儀說秦以地六百里與楚懷王

使者以絕項羽曹公與韓遂交馬語以疑馬
超高洋遣蕭淵明請和於梁以疑侯景昔是
或曰交將合也兩軍將合則先薄之孫
叔敖之敗晉師野人濮之破華氏是也

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

將

忿急使士卒蟻附攻之死者過半城且不下
此攻城之災也如魏武帝攻宋臧質於盱眙
使士卒分番相代墜而復升死
者屍與城平終不能拔是也
言伐交伐謀不戰而屈
屈人之兵而非戰也
如田穰苴明法令撫士

峻即日開壁而降諸將問曰斬其使而降其
城何也拘曰皇甫文峻之心腹其取謀者雷
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所謂伐謀
也晉平公欲攻齊使范昭往觀之景公醵之
酒醉范昭請君之尊酌晏子敬樽更爲酌范
昭祥醉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作成周之樂
乎吾爲舞之太師曰昭臣不習范昭歸報晉
公曰齊未可伐臣欲辱其君晏子知之臣欲
犯其禮太師識之秦伐晉晉將趙盾禦之深
溝同壘以待士會謂秦伯曰將以老我師也
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存寵而弱好勇
而狂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軍掩晉上軍趙
穿獨出趙盾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
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而退夫晏子之
對是敵謀伐我我先伐其謀士會之對是我
謀伐敵敵人有謀拒我乃伐其謀使不得與

孫子參同卷二

取秦之類

卒燕將聞之不戰而退晉將郭淮圍魏城蜀
將姜維來救淮趨牛頭山斷維糧道及歸路
維不戰而遁
魏城遂降
拔人之城而非攻也
或攻其必救使棄城而
來援則設伏取之若耿
弋攻臨淄而克西安陽巨里而斬費邑是也
或外絕其強援坐俟其蹙慕容恪築室反耕
克以兪於冀國是也後漢滅官園妖賊於原
武東海王謂宮曰擁兵圍必死之虜非計也
宜撤圍開其生路彼必逃散一亭長足擒之
矣從之而拔武原魏攻壺關唐太宗降薛仁
果皆得
此義
毀人之國而非久也
久則變生當乘勢如摧
枯拉朽若武勝殷沛公

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

言能者謂能忍
忿受耻敵人激

挑不出不似曹咎汜水之戰也此就將智勇
等兵利鈍均者言之若我治彼亂我奮彼怠
則吳起以五百乘破秦五十萬謝玄以八萬
破苻堅百萬宇文泰以一萬破高歡十萬又
非此
例論

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

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糜軍
楚將龍且逐韓
信而敗是不知
進秦將符融揮
軍少却而敗是
不知退又如

趙克國欲爲屯田漢宣必令決戰孫皓臨滅

賈充尚請班師哥舒翰守潼關祿山兵強未可與戰玄宗強命之戰遂至於敗此君命內御靡繫其軍使不得自由也漢

唐多以中官監軍為患如此
識眾寡之用者勝有以少而勝眾有以多而失其宜如秦伐楚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吳起破秦則以五百乘是也
知彼知己者百戰不殆士會察楚師之不可敵陳平料劉項之長短是也

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王猛臨終謂苻堅曰晉雖僻在一隅而正朔相承謝安桓冲皆江表偉人未易圖也苻堅不聽舉兵南伐曰吾士馬百萬投鞭可斷江流遂有淝水之敗是

孫子參同卷二

不知彼之實但知己之強也

魏武帝曰謀攻者欲攻敵必先謀也全國為

上興師深入長驅拒其都邑絕其內外敵舉

國來服為上以兵擊破得之為次也全軍司

馬法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自

校以上至百人為卒百人以下至五人為伍

上兵伐謀敵始有謀伐之易也伐交將合也

伐兵形已成也攻城敵圍已收外糧城守也

修櫓輶輻修治也櫓大楯也輶輻其下四輪

從中推之至城下也器械者機關攻守之總

名飛樓雲梯之屬也距堙者踞土稍高而前

以附其城也將不勝其忿不待攻器成而使

士卒緣城而上如蟻之緣牆必殺傷士卒也

毀人之國而非久毀滅人國不久露師也必

以全爭於天下不與敵戰而必完全得之立

爭於天下則不頓兵挫銳也十則圍之以十

孫子參同卷二

敵一則圍之是謂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

若主弱客強操所以倍兵圍下邳生擒呂布

也五則攻之以五敵一則三術為正二術為

奇倍則分之以二敵一則一術為正一術為

奇敵則能戰之已與敵人眾等善者猶當設

奇伏以勝之也少則能守之高壁堅壘勿與

戰也輔周者將周審謀不泄也輔隙者形見

外也靡軍靡繫也不知三軍之事軍容不入

國國容不入軍禮不可以治兵也。不知三軍之權者不得其人也。李卓吾曰：夫謀欲攻人之國，便先謀全人之國，以至全軍全旅全卒全伍無一點不要全。蓋唯以全人之國爲攻人之謀，又以伐人之謀爲謀攻之上策。故軍旅卒伍無一而不得全也。始謂以全爭於天下矣，觀其不以百戰百勝爲善，而以不戰屈人兵爲善之善，則所謂善戰者，服上刑九

孫子參同卷二

孫子之所不赦矣。是非效儒生之迂腐也。乃所以爲善戰，所以爲善謀攻耳。後之用兵者，其慎毋忽引勝，謂吾以亂軍而引敵致勝也。或曰：識衆寡之用，卽識上文十圍五攻倍分等之用也。

參考

卓吾子曰：謀攻者必以全爭於天下，故攻城之法爲不得已，而况城守乎？故述攻城與守

者

武王曰：戰勝深入，略其地，有大城不可下，其別軍守險，與我相拒，我欲攻城，圖邑恐其別軍卒至而薄我，中外相合，擊我表裏，三軍大亂，上下恐駭，爲之奈何？太公曰：凡攻城圖邑，車騎必遠屯，衛驚戒阻，其內外中人絕糧，外不得輸，城人恐怖，其將必降。武王曰：中人絕糧，外不得輸，陰爲約誓，相與密謀，夜出窮寇

孫子參同卷二

死戰，其車騎銳士，或衝我內，或擊我外，士卒迷惑，三軍敗亂，爲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當分軍爲三軍，謹視地形而處，審知敵人別軍所在，及其大城別堡，爲之置遺缺之道，以利其心，謹備勿失，敵人恐懼，不入山林，卽歸大邑，走其別軍，車騎遠要其前，勿令遺脫，中人以爲先出者，得其徑道，其練卒材士必出其老弱，獨在車騎，深入長驅，敵人之軍必莫敢

至慎勿與戰絕其糧道圍而守之必久其日無燔人積聚無壞人宮室冢樹社叢勿伐降者勿殺得而勿戰

太公曰凡攻城圍邑城之氣色如死灰城可屠城之氣出而北城可克城之氣出而西城可降城之氣出而南城不可拔城之氣出而東城不可攻城之氣出而復入城主逃北城之氣出而覆我軍之上軍必病城之氣出高

孫子參同卷二

天

而無所止用兵長久凡攻城圍邑過旬不雷不雨必亟去之城必有大輔

尉繚子曰地大而城小者必先收其地城大而地窄者必先攻其城地廣而人寡者則絕其阨地狹而人衆者則築大堙以臨之凡將輕壘卑衆動可攻也將重壘高衆懼可圍也凡圍必開其小利使漸夷弱則節各有不食者矣衆夜擊者驚也衆避事者離也待人之

救期戰而蹙皆心失而傷氣也傷氣敗軍曲謀敗國

武王曰敵人深入長驅侵掠我地驅我牛馬敵軍大至薄我城下吾士卒大恐人民繫累爲敵所掠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爲之柰何太公曰如此者謂之突兵其牛馬必不得食士卒絕糧暴擊而前令我遠邑別軍選其銳士疾擊其後審其期日必會于晦三軍疾

孫子參同卷二

天

戰敵人雖衆其將可虜武王曰敵人分爲三四或戰而侵掠我地或止而收我牛馬其大軍未盡至而使寇薄我城下致吾三軍恐懼爲之柰何太公曰謹候敵人未盡至則設備而待之去城四里而爲壘金鼓旌旗皆列而張別隊爲伏兵令我壘上多積強弩百步一突門門有行馬車騎居外勇力銳士隱伏而處敵人若至使我輕卒合戰而佯走令我城

上立旌旗擊鼙鼓完爲守備。敵人以我爲守，城必薄我。城下發吾伏兵以衝其內，或擊其外，三軍疾戰或擊其前，或擊其後，勇者不得鬪，輕者不及走，名曰突戰。敵人雖衆，其將必走。

尉繚子曰：凡守者，進不郭圍，退不亭障，以禦戰非善者也。豪傑雄俊，堅甲利兵，勁弩強矢，盡在郭中，乃收窖廩，毀瘠而入保，令客氣十

孫子參同卷二

三十一

百倍而主之氣不半焉。敵攻者傷之甚也。然而世將弗能知，夫守者不失險者也。守法城一丈，十人守之，工食不與焉。出者不守，守者不出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千而當萬，故爲城郭者，非特費于民聚土壤也。誠爲守也，千丈之城，則萬人之守；池深而廣，城堅而厚，士民備薪食，給弩堅矢，強矛戟，稱之此守法也。

尉繚子曰：兵有勝于朝廷，有勝于原野，有勝于市井，關則得服，則失幸以不敗，此不意彼驚懼而曲勝之也。曲勝言非全也，非全勝者無權名，故明主戰攻日合，鼓合角節以兵刃，不求勝而勝也。兵有去備撤威而勝者，以其有法故也。有器用之蚤定也，其應敵也。周其總率也極，故五人而伍，十人而什，百人而卒，千人而率，萬人而將，已周已極。

孫子參同卷二

三十二

太宗曰：鐵蒺藜行馬，太公所制是乎？靖曰：有之，然拒敵而已，兵貴致人，非欲拒之也。太公六韜言守禦之具，爾非攻戰所施也。

右攻城守城

卓吾子曰：謀攻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守之，不若則能避之，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故曰：識衆寡之用者勝。

武王曰吾欲以少擊衆爲之奈何太公曰以少擊衆者必以日之暮伏於深草要之隘路武王曰我無深草又無隘路敵人已至不適日暮爲之奈何太公曰妄張詐誘以熒惑其將迂其途令過深草遠其路令會日暮前行未渡水後行未及舍發我伏兵疾擊其左右車騎擾亂其前後敵人雖衆其將必走

武侯問曰若敵衆我寡爲之奈何起對曰避

孫子參同卷二

三

之于易邀之于阨故曰以一擊十莫善于阨以十擊百莫善于險以千擊萬莫善于阻今有少卒卒起擊金鳴鼓于阨路雖有大衆莫不驚動故曰用衆者務易用少者務隘

武侯問曰有師甚衆既武且勇背大阻險右山左水深溝高壘守以強弩退如山移進如風雨糧食又多難與長守則如之何起對曰大哉問乎此非車騎之力聖人之謀也能備

千乘萬騎之徒步分爲五軍各軍一衛夫五軍五衛敵人必惑莫知所加敵若堅守以固其兵急行間諜以觀其慮彼聽吾說解之而去不聽吾說斬使焚書分爲五戰戰勝勿追不勝疾歸如是佯北安行疾鬪一結其前一絕其後兩軍銜枚或左或右而襲其處五軍交至必有其利

武侯問曰敵近而薄我欲去無路我衆甚懼

孫子參同卷二

三

爲之奈何起對曰爲此之術若我衆彼寡分而乘之彼衆我寡以方從之從之無息雖衆可服

右鬪寡

卓吾子曰將者國之輔輔周則國必強故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將其可以不周歟然又必曰將能而君不御者乃勝夫惟不御始謂善御御將之君非周武

齊桓其孰能當之也。否則必至於不受君命。矣。夫君命有所不受。則其權在於將。孰若嚴不馭之權。而使其權一出於君乎。

司馬法曰。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國言文而語溫。在朝恭以遜。修已以待人。不召不至。不問不言。難進易退。在軍抗而立。在行遂而果。介冑不拜。兵車不式。城上不趨。危

孫子參同 卷二

事不齒。故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

黃石公曰。軍勢曰出軍行師。將。在自專。進退。內御。則功難成。故非計策。無以決嫌。定疑。非譎奇。無以破姦。息寇。非陰計。無以成功。聖人體天。賢人法地。智者而能。是謂三略。為衰世作。

右馭將

卓吾子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將而知彼已。

也。謀攻可也。

太宗曰。司馬法言。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此亦守一道乎。靖曰。有國有家者。曷嘗不講乎攻守也。夫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陳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陳而已。必也守吾氣而有待焉。大而言之。為君之道。小而言之。為將之法。夫攻其心者。所謂知彼者也。守吾氣者。所謂知

孫子參同 卷二

已者也。太宗曰。誠哉。朕嘗臨陳。先料敵之心。與已之心。孰審。然後彼可得而知焉。察敵之氣。與已之氣。孰治。然後我可得而知焉。是以知彼知己。兵家大要。靖曰。孫武所謂先為不可勝者。知己者也。以待敵之可勝者。知彼者也。又曰。不可勝在已。可勝在敵。臣斯須不敢失此誠。

右知彼已

軍形第四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見勝不過眾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

孫子參同卷二

也故舉秋毫不為多力見日月不為明目聞雷霆不為聰耳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勝勝已敗者也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量生數

數生稱稱生勝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

孫子參同卷二

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地靜而利藏天運而利動守者潛藏其形不使敵能窺測攻者高遠神速不使敵人備我後漢涼州賊王國圍陳倉左將軍皇甫嵩督前軍董卓救之卓欲速進嵩曰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把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而取全勝又何救焉凡圍八十日終不拔而去

見勝不過眾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太公與眾同非國師也如韓信破趙未餐而出井陘約曰破趙會食眾皆不信又背水而陳趙望見以為不知兵竟破趙而食此眾所不知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破軍殺將不戰而屈善之善也慕容延釗假道征荆南兵不血刃李愬降元濟不戮一人庶幾乎此

無智名無勇功折衝樽俎制勝無形天下不

事旗之功若漢之子

先勝而後求戰管子曰攻伐之道計必先定

於內然後兵出乎境不明敵

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敵人之積不能約也

不明敵人之將不見先軍不明敵人之士不

見先陳故以眾擊寡以理擊亂以富擊貧以

能擊不能以教士練卒擊殿眾白徒故能百

戰百勝是以薛公知黥布之

必敗田豐知魏武之必勝

地生度因地形以

度軍勢

度生量酌量彼已

之強弱

孫子參同卷二

量生數數機變也先酌量彼我

強弱利害然後為機數

數生稱稱量孰愈如韓

稱生勝度以量地數以量兵地與兵相稱則

勝五者皆因地形而得如李靖五陳

隨地形而變是也兵法曰得地者昌失地者

亡秦軍敗趙先據北山者勝宋師伐燕過大

岷而勝皆

敵有備故也不可勝者守藏形也可勝者攻

敵攻已乃可勝也九天九地喻其深勝於易

勝者原其易勝攻其可勝不攻其不可勝也

修道者先修為不可勝之道也保法者保法

度不失敵之敗亂也勝敗之政者用兵之法

當以此五事秤量知敵之情也地生度因地

形勢而度之也量生數知其遠近廣狹如其

人數也數生稱稱量已與敵孰愈也稱生勝

孫子參同卷二

稱量之故知其勝負所在也以銖稱鎰輕不

能舉重也千仞八尺曰仞決水千仞其勢疾

也李卓吾曰軍形者兩軍勝敗之形也不

可勝在已我軍之形既如此可勝在敵彼軍

之形又如彼故嘗修為不可勝之道而保吾

必可勝之法能為勝負之政者以此然所謂

勝者又非以其難勝而能勝之也故戰勝而

天下曰善便以為極不善若天下稱善便是

有智名勇功非勝於易勝而令人忘其為勝者矣是非不欲其有名也大凡有其名者必然多費其力多費其力者必然多費其財多費其財者必然多損其兵便非全軍保勝愛國安民以全爭於天下之道矣夫舉兵爭戰本以為國為民而後為之者也而至於費國損財傷民又安忍乎故寧無名無功而令吾軍實受其福也是以其勝也謂之勝易勝又

孫子參同卷二

三十五

謂之勝已敗已敗者彼其軍形已自敗壞吾特因而敗壞之耳非我能敗壞之也如舉秋毫如見日月如聞雷霆其形如此其易如之何而天下又孰能善之如以鎰稱銖如決積水於千仞之上天下又孰肯以智名之以勇功之乎蓋必如是而後為真愛民之主也真保國之將也始稱善戰於孫武子而不可以稱善戰於天下矣守則不足者不可勝者守

也言我若守則敵必不足以勝我而藏於九地之下矣九地之下何隙可窺何間可入其為不足不已極乎攻則有餘者可勝者攻也是為動於九天之上其為有餘又已極矣非有餘則不攻也是勝於易勝也

參考

卓吾子曰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又曰地生度唐李衛公之言與予合

孫子參同卷二

三十六

太宗曰攻守二事其實一法歟孫子言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即不言敵來攻我我亦攻之我若自守敵亦守之攻守兩齊其術奈何靖曰前代似此相攻相守者多矣皆曰守則不足攻則有餘便謂不足為弱有餘為強蓋不悟攻守之法也臣按孫子云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謂敵未可勝則我且自守待敵可勝則攻之爾非

以強弱爲辭也。後人不曉其義，則當攻而守，當守而攻，二役既殊，故不能一其法。太宗曰：信乎有餘不足，使後人惑其強弱，殊不知守之法，要在示敵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敵以有餘也。示敵以不足，則敵必來攻，此是敵不知其所攻者也；示敵以有餘，則敵必自守，此是敵不知其所守者也。攻守一法，敵與我分爲二事。若我事得則敵事敗，敵事得則我事

孫子參同卷二

三

敗得失成敗。彼我之事分焉。攻守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戰百勝，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其知一之謂乎？靖再拜曰：深乎聖人之法也。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同歸乎勝而已矣。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不唯二其事，抑又二其官。雖口誦孫吳而心不思，妙攻守兩齊之說，其孰能知其然哉。

太宗曰：畫方以見步，點圓以見兵，步教足法。

兵教手法，手足便利，思過半乎。靖曰：吳起云：絕而不離，却而不散，此步法也。教士猶布棋於盤，若無畫路棋安用之。孫武曰：地生度，度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皆起於度量方圓也。太宗曰：深乎孫武之言。不度地之遠近，形之廣狹，則何以制其節乎。靖曰：庸將罕能知其節者也。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彊弩，節如

孫子參同卷二

三

發機。臣修其術，凡立隊相去各十步，駐隊去師隊二十步，每隔一隊立一戰隊，前進以五十步爲節，角一聲，諸隊皆散，立不過十步之內，至第四角聲，籠鎗跪坐，於是鼓之，三呼三擊，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敵之變。馬軍從背出，亦五十步，臨時節止，前正後奇，觀敵如何，再鼓之，則前奇後正，復邀敵來，伺隙擣虛，此六花大率皆然也。

卷之二

終

孫子參同卷三

兵勢第五

孫子曰凡治眾如治寡分數是也。關眾如關寡形名是也。三軍之眾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礮投卵者虛實是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

孫子參同卷三

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驚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彊弩節如發機紛紛紜紜闐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故善動敵者形

之敵必從之與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治眾如治寡分數是也

分謂偏裨卒伍之分數謂十百千萬之數

各有統制而大將總其綱領故治百萬之眾與治寡同此韓信所以多多而益善也

奇正是也

兵機萬變無不是正無不是奇我之正使敵視之為奇我之奇使敵

孫子參同卷三

視之為正如韓信出背水陳以兵循山而振趙壁則背水正也循山奇也盛兵臨晉而以木壘從夏陽襲安邑則

臨晉正也夏陽奇也

以正合以奇勝

正兵合戰奇兵出其不意以取勝如鄭伯禦燕師以三軍

軍於前以潛軍襲其後是也

其勢險其節短

險迅也勢迅則難禦短近也節近則易勝如趙義破公孫

瓚發伏於數十步之內周訪敗杜曾奔趙於三十步之外得勢險節短之義

紛紛紜紜闐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

不可敗

此言陳法也風后握奇曰四為正四為奇餘奇為握奇奇者零也陳數有

天中心有零者。大將握之不動。以制四面。入陣而取。準則焉。其人之列。面面相向。背背相承也。又曰。先定將軍。定兩端。蓋遊軍執本。方旗號先定。地界然後。軍而遊之。兵於旗下。及出奇。正變為陣也。周禮。蒐苗。獮狩。車驟。徒趨。及表。乃止。進退。疾徐。隨客之節。一如此法。善將兵者。進退。紛紜。似亂。然士馬。素習。旌旗。有節。非亂也。渾沌形勢。乍離。乍合。人以爲敗。然號令。素明。雖合。有勢。非可敗也。形圓。無行列也。若武。侯之八陣。李靖之六花。唐太宗之破陳。樂舞。皆其遺制也。

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

特治則亂。生特勇則怯。

孫子參同卷三

弱生如秦皇都關中。陳勝吳廣乘弊而起。亂生於治也。符堅伐晉曰。吾士馬百萬。投鞭可斷江水。及敗。風聲鶴唳。皆爲晉兵。怯生於勇也。吳王夫差。破越。伐齊。陵楚。兵無敵於天下。還爲越所滅。弱生於強也。

善動敵者。形之。

齊將田忌。伐魏。孫臏曰。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

怯。不如因勢而利導之。乃滅。竈而趨大梁。龐涓喜曰。吾素知齊法。入吾境三日。士亡者大半。倍日并行。逐之。遂敗於馬陵。此強而形之以弱。動其來也。隋煬帝爲突厥所圍。太宗應募救。援謂定興曰。始畢可汗。敢圍天子。必以我舍卒無援。宜多齎旗鼓。設疑兵。以張我軍容。令數十里。置則旌旗相續。夜則鉦鼓相應。虜必以爲救兵雲集。觀塵而避。不然。彼衆寡不能久矣。師次崞縣。始畢遁去。此弱而形之以強。動其去也。

擇人而任勢。先料兵勢。後擇人以任之。如曹公征張魯於漢中。命張遼李典樂進守合。肥誠曰。孫權至。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諸將皆疑。遼曰。出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及其未合而擊之。折其威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權至。遼與典大破之。還修城守。

魏武帝曰。兵勢者。用兵任勢也。分數部曲。爲分什伍。爲數也。形名。旌旗曰形。金鼓曰名也。奇正。先出合戰爲正。後出爲奇也。正者當敵。奇者從旁擊。不備。五聲等喻奇正之無窮也。

孫子參同卷三

驚鳥之疾。發起擊敵也。勢險。疾也。節短。近也。節如發機。在度不遠。發則中也。或曰。勢險。其勢險峻。不可阻遏也。節短。其節短促。不可預備也。紛紛紜紜。亂旌旗。以示敵。以金鼓齊之也。渾渾沌沌。車騎轉也。形圓者。出入有道。齊整也。亂生於治。三句皆毀形匿情也。治亂。數以部分名數爲之。故不可亂也。勇怯。勢強弱形。形勢所宜也。形之敵。必從見形勢也。與之

敵必取以利誘敵人遠離其壘而以精銳擊其空虛孤特也任勢專任權也 李卓吾曰兵無一定之勢故奇正之兵亦無一定之用勢者因利而制權故奇兵之勢亦因敵而變化也無正不成奇無奇不成正謂奇正之相為用可也無有奇而不正者亦無有正而不奇者謂奇正之合為一又可也奇正之變化其勢又烏能定乎故凡可以誘敵者皆奇也

孫子參同卷三

五

是權勢也是詭道也凡所以待敵者皆正也皆本也所謂以本待之也是故以利動之以形示之以亂與之使敵人但見吾之為怯而聞吾之為弱也此奇也然已使敵人皆見而聞之矣則雖奇亦正如李牧之居趙代雖自家士卒亦以牧為怯況東胡諸種乎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求之於勢故勢常在我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夫亂實生於

治也怯實生於勇也弱實生於強也此正也然吾之實治實勇實強夫誰則知之唯其不可知則雖正亦奇奇正之用又曷可窮也故凡敵之人未有誘之以利而不來者未有多方以誤之而不可致者然亦未可以一定執也設使利之而敵不動形之而敵不從與之而敵不取則雖孫武子亦且柰之何哉故敵人如太山吾雖勢如激水之疾可如何敵人

孫子參同卷三

六

如狡兔之深藏於穴吾雖勢如鷲鳥之節可如何敵人能先為不可勝以藏於九地之下也吾之勢縱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也可如何故任勢者可動即動不可動即不敢動可動即如轉圓石如鷲鳥節如漂石激水遲慢一毫不得矣不敢動即如山之安如木之靜如方之止夫如是故其勢常在我也是故著兵勢

參考

卓吾子曰：勢者，機也。機動而神隨，故言軍形，便言兵勢。夫兩軍勝敗之形，雖未戰而其形已見矣。然非真聰明神智之主，則不能知。故曰：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也。知之則謂知己，而知彼雖百戰而不殆矣。夫惟其能知彼已勝敗之形於衆人之所不能知也，是以因利制勝，以應形於無窮。雖鬼神亦莫

孫子參同 卷三

得而測之也。蓋形雖不可知，而猶可見。若任勢，則無形而不可見。况可知耶？故曰：形兵之極，至於無形。又曰：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然則非變易無方之神人，又安能運變化無窮之神勢也？勢雖神妙，總不過奇正奇正，雖變總不出虛實。武王問太公曰：兵道何如？太公曰：凡兵之道，莫過乎一。一者能獨往獨來。黃帝曰：一者階

於道幾於神用之在於機顯之在於勢成之

在於君故聖王號兵爲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武王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資因敵家之動，變生於兩陳之間。奇正發於無窮之源。故至事不語用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足聽也。兵之用者其狀不定，見也倏而往，忽而來，能獨專而不制者，兵也。閉則議見，則圖知。則困辨則危，故善戰者不待張軍，善除患者

孫子參同 卷三

理於未生，勝敵者勝於無形。上戰無與戰，故爭勝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設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聖也。智與衆同，非國師也。技與衆同，非國工也。事莫大於必克，用莫大於玄。默動莫大於不意，謀莫大於不識。夫先勝者先見弱於敵，而後戰者也。故士半而功倍焉。聖人徵於天地之動，孰知其紀，循陰陽之道而從其候。當天地盈縮，因以爲常。物有死生

因天地之形故曰。未見形而戰。雖衆必敗。善戰者居之不撓。見勝則起。不勝則止。故曰。無恐懼無猶豫。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孤疑。善戰者見利不失。遇時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殃。故智者從之而不釋。巧者一決而不猶豫。是以疾雷不及掩耳。迅電不及瞑目。赴之若驚。用之若狂。當之者破。近之者亡。孰能禦之。夫將有所不言。而守者神也。有

孫子參同卷三

九

所不見而視者明也。故知神明之道者。野無銜敵對。無立國。

武王曰。凡用兵之法。大要何如。太公曰。古之善戰者。非能戰於天上。非能戰於地下。其成與敗。皆由神勢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夫。兩陳之間。出甲陳兵。縱卒亂行者。所以爲變也。深草翁翳者。所以遁逃也。溪谷險阻者。所以止車禦騎也。隘塞山林者。所以少擊衆也。均澤

窈冥者。所以匿其形也。清明無隱者。所以戰勇力也。疾如流矢。擊如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詭伏設奇。遠張誑誘者。所以破軍擒將也。四分五裂者。所以擊圓破方也。因其驚駭者。所以一擊十也。因其勞倦暮舍者。所以十擊百也。奇技者。所以越深水。渡江河也。強弩長兵者。所以踰水戰也。長關遠候。暴疾繆遁者。所以降城服邑也。鼓行誼罵者。所以行奇謀

孫子參同卷三

十

也。大風甚雨者。所以搏前擒後也。僞稱敵使者。所以絕糧道也。謬號令。與敵同服者。所以備走北也。戰必以義者。所以勵衆勝敵也。尊爵重賞者。所以勸用命也。嚴刑重罰者。所以進罷怠也。一喜一怒。一與一奪。一文一武。一徐一疾者。所以調和三軍。制一臣下也。處高敞者。所以警守也。保險阻者。所以爲固也。山林茂穢者。所以默往來也。深溝高壘。積糧多

者所以持久也故曰不知戰攻之策不可以語敵不能分移不可以語奇不通治亂不可以語變

吳子曰凡兵有四機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機四曰力機三軍之衆百里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謂地機善行間諜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

孫子參同卷三

十三

咎是謂事機車堅管轄舟利櫓楫士習戰陳馬閑馳逐是謂力機知此四者乃可爲將然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衆怖敵決疑施令而下不犯所在寇不敢敵得之國強去之國亡是謂良將

太宗曰蕃兵唯勁馬奔衝此奇兵歟漢兵唯強弩倚角此正兵歟靖曰按孫子云善用兵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夫

所謂擇人者各隨蕃漢所長而戰也蕃長於馬馬利乎速關漢長於弩弩利乎緩戰此自然各任其勢也然非奇正所分臣前曾述蕃漢必變號易服者奇正相生之法也馬亦有正弩亦有奇何常之有哉太宗曰卿更細言其術靖曰先形之使敵從之是其術也太宗曰朕悟之矣孫子曰形兵之極至於無形又曰因形以措勝於衆衆不能知其此之謂乎

孫子參同卷三

十三

靖再拜曰深乎陛下聖慮已思半過矣

右任勢

太宗曰高麗數侵新羅朕遣使諭不奉詔將討之如何靖曰探知蓋蘇文自恃知兵謂中國無能討故違命臣請師三萬擒之太宗曰兵少地遙以何術臨之靖曰臣以正兵太宗曰平突厥時用奇兵今言正兵何也靖曰諸葛亮七擒孟獲無他道也正兵而已矣

太宗曰晉馬隆討涼州是亦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靖曰臣討突厥西行數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遠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二則前拒一則束部伍三者迭相爲用斯馬隆所得古法深矣

太宗曰朕破宋老生初交鋒義師少却朕親

孫子參同 卷三

十四

以鐵騎自南原馳下橫突之老生兵斷後大潰遂擒之此正兵乎奇兵乎靖曰陛下天縱聖武非學而能臣按兵法自黃帝以來先正而後奇先仁義而後權譎且霍邑之戰師以義舉者正也建成墜馬右軍少却者奇也太宗曰彼時少却幾敗大事曷謂奇耶靖曰凡兵以前向爲正後却爲奇且右軍不却則老生安致之來哉法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老

生不知兵恃勇急進不意斷後見擒於陛下此所謂以奇爲正也太宗曰霍去病暗與孫吳合誠有是夫當右軍之却也高祖失色及朕奮擊反爲我利孫吳暗合卿實知言

太宗曰凡兵却皆爲之奇乎靖曰不然夫兵却旗參差而不齊鼓小大而不應令喧囂而不一此真敗者也非奇也若旗齊鼓應號令如一紛紛紜紜雖退走非敗也必有奇也法

孫子參同 卷三

十四

曰佯北勿追又曰能而示之不能皆奇之謂也

太宗曰奇正素分之歟臨時制之歟靖曰按曹公新書曰已二而敵一則一術爲正一術爲奇已五而敵一則三術爲正二術爲奇此言大略爾唯孫武云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斯得之矣安有素分之耶若士卒未習

吾法偏裨未熟吾令則必爲之二術教戰時各認旗鼓迭相分合故曰分合爲變此教戰之術爾教閱旣成衆知吾法然後如驅羣羊由將所措孰分奇正之別哉孫武所謂形人而我無形此乃奇正之極致是以素分者教閱也臨時制變者不可勝窮也太宗曰深乎深乎曹公必知之矣但新書所以授諸將而已非奇正本法

孫子參同卷三

五

太宗曰曹公云奇兵有擊卿謂若何靖曰臣按曹公註孫子曰先出合戰爲正後出爲奇此與旁擊之說異焉臣愚謂大衆所合爲正將所自出爲奇烏有先後旁擊之拘哉太宗曰吾之正使敵視以爲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爲正斯所謂形人者歟以奇爲正以正爲奇變化莫測斯所謂無形者歟靖再拜曰陛下神聖迥出古人非臣所及

太宗曰卿舅韓擒武嘗言卿可與論孫吳亦奇正之謂乎靖曰擒武安知奇正之極但以奇爲奇以正爲正耳曾未知奇正相變循環無窮者也

太宗曰古人臨陳出奇攻人不意斯亦相變之法乎靖曰前代戰鬪多是以小術而勝無術以片善而勝無善斯安足以論兵法也若謝玄之破苻堅非謝玄之善也蓋苻堅之不

孫子參同卷三

六

善也太宗顧侍臣檢謝玄傳閱之曰苻堅甚處是不善靖曰臣觀苻堅載記曰秦諸軍皆潰敗唯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不果此有以見秦軍之亂慕容垂獨全蓋堅爲垂所陷明矣夫爲人所陷而欲勝敵不亦難乎

太宗曰黃帝兵法世傳握奇文或謂爲握機文何謂也靖曰奇音機故或傳爲機其義則

一考其辭云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機奇。餘零也。因此音機臣愚謂兵無不是機。安在乎握而言也。當爲餘奇。則是夫正兵受之於君。奇兵將所自出。法曰。令素行以教其民者。則民服。此受之於君者也。又曰。兵不豫言。君命有所不受。此將所自出者也。凡將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而無正。則鬪將也。奇正皆得。國之輔也。是故握機握奇。本無二法。在學者兼通而已。

孫子參同卷三

太宗幸靈州。回召靖。賜坐曰。朕命道宗及阿史那社爾等討薛延陀。而鐵勒諸部乞置漢官。朕皆從其請。延陀西走。恐爲後患。故遣李勣討之。今北荒悉平。然諸部蕃漢雜處。以何道經久。使得兩全。安之。靖曰。陛下勅自突厥至回紇部落。凡置驛六十六處。以通斥候。斯已得策矣。然臣愚以謂漢戍宜自爲一法。蕃

落宜自爲一法。教習各異。勿使混同。或遇寇至。則密勅主將。臨時變號。易服出奇。擊之。太宗曰。何道也。靖曰。此所謂多方以誤之之術也。蕃而示之。漢漢而示之。蕃彼不知。蕃漢之別。則莫能測我攻守之計矣。善用兵者。先爲不可測。則敵乖其所之也。

孫子參同卷三

太宗曰。李勣言。牝牡方圓。伏兵法古有是否。靖曰。牝牡之法。出於俗傳。其實陰陽二義而已。臣按范蠡云。後則用陰。先則用陽。盡敵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此兵家陰陽之妙也。范蠡又云。設右爲牝。益左爲牡。早晏以順天道。此則左右早晏。臨時不同。在乎奇正之變者也。左右者。人之陰陽。早晏者。天之陰陽。奇正者。天人相變之陰陽。若執而不變。則陰陽俱廢。如何守牝牡之形而已。故形之者。以奇示敵。非吾正也。勝之者。以正擊敵。非吾奇也。此

謂奇正相變。兵伏者不止山谷草木伏藏所。以為伏也。其正如山。其奇如雷。敵雖對面。莫測吾奇正所在。至此夫何形之有焉。

太宗曰：四獸之陳，又以商羽徵角象之。何道也？靖曰：詭道也。太宗曰：可廢乎？靖曰：存之所以能廢之也。若廢而不用，詭愈甚焉。太宗曰：何謂也？靖曰：假之以四獸之陳，及天地風雲之號，又加商金羽水徵火角木之配，此皆兵

孫子參同卷三

九

家自古詭道存之，則餘詭不復增矣。廢之，則使貪使愚之術從何而施哉？太宗良久曰：卿宜秘之，無泄於外。

太宗曰：朕觀千章萬句，不出乎多方以誤之，一句而已。靖良久曰：誠如聖語。大凡用兵，若敵人不誤，則我師安能克哉？譬如奕棋，兩敵均焉，一着或失，竟莫能救。是古今勝敗，率由一誤而已。况多失者乎？

右奇正

武王曰：何以知敵壘之虛實？自來自去。太公曰：將必上知天道，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登高下望，以觀敵之變動。望其壘，即知其虛實。望其士卒，即知其去來。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聽其鼓無音，鐸無聲，望其壘上多飛鳥，而不驚。上無氛氣，必知敵詐而為偶人也。敵人卒去不遠，未定而復反者，彼用其士卒太疾

孫子參同卷三

九

也。太疾，則前後不相次，不相次，則行陳必亂。如此者，急出兵擊之，以少擊衆，則必敗矣。武王曰：凡用兵之要，必有武車驍騎，馳陳選鋒，見則可擊之，如何而可擊？太公曰：夫欲擊者，當審察敵人十四變。變見，則擊之。敵人新集，可擊。人馬未食，可擊。天時不順，可擊。地形未得，可擊。奔走，可擊。不戒，可擊。疲勞，可擊。將離士卒，可擊。涉長路，可擊。濟水，可擊。不暇可

擊阻難狹路可擊亂行可擊心怖可擊

武侯問敵必可擊之道起對曰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既食未設備可擊奔走可擊勤勞可擊未得地利可擊失時不從可擊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涉水半渡可擊險道狹路可擊旌旗亂動可擊陳數移動可擊將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凡若此者選銳衝之分兵繼之急

孫子參同卷三

三

擊勿疑

尉繚子曰矢射未交長刃未接前謀者謂之虛後謀者謂之實不謀者謂之秘虛實者兵之體也

太宗曰朕觀諸兵書無出孫武孫武十三篇無出虛實夫用兵識虛實之勢則無不勝焉今諸將中但能言背實擊虛及其臨敵則鮮識虛實者蓋不能致人而反為敵所致故也

如何卿悉為諸將言其要靖曰先教之以奇正相變之術然後語之以虛實之形可也諸將多不知以奇為正以正為奇且安識虛是實實是虛哉

右虛實

卓吾子曰夫虛實之端奇正之術此兵家之勢不可先傳者也且非但不可先傳即雖欲傳之而不可得矣故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

孫子參同卷三

三

正者節制之兵也然既謂之節謂之制矣則雖正而奇自在唯知兵者自悟之耳故談兵與談禪一也不悟則終不可得而用也故述節制有制必先選士故述選士士選而後練故述練士士練則教法粗備故述教法而陣法而伍法而騎法而步法而司馬法皆備矣況將令也軍器也有不備乎然則將之可以先傳者只此矣

武侯問曰。兵以何爲勝。起對曰。以治爲勝。又問曰。不在衆乎。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夫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却有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陳。雖散成行。與之安。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

孫子參同卷三

三十五

吳子曰。凡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絕人馬之力。此三者。所以任其上令。任其上令。則治之所由生也。若進止不度。飲食不適。馬疲人倦。而不解舍。所以不任其上令。上令既廢。以居則亂。以戰則敗。太宗曰。諸葛亮言。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朕疑此談非極致之論。靖曰。武侯有所激云爾。臣按。

孫子曰。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自古亂軍引勝。不可勝紀。夫教道不明者。言教閱無古法也。吏卒無常者。言將臣權任無久職也。亂軍引勝者。言已自潰敗。非敵勝之也是。以武侯言。兵卒有制。雖庸將未敗。若兵卒自亂。雖賢將危之。又何疑焉。

孫子參同卷三

三十六

太宗曰。曹公新書云。作陳對敵。必先立表。引兵就表而陳。一部受敵。餘部不進。救者斬。此何術乎。靖曰。臨敵立表。非也。此但教戰時法爾。古人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驅衆若驅羣羊。與之進。與之退。不知所之也。曹公驕而好勝。當時諸將奉新書者。莫敢攻其短。且臨敵立表。無乃晚乎。臣竊觀陛下所制。破陳樂舞。前出四表。後綴八幡。左右折旋。趨步金鼓。各有其節。此卽八陳圖四頭八尾之制也。人間但見樂舞之盛。豈有知軍容如斯焉。太宗曰。

昔漢高帝定天下歌云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蓋兵法可以意授不可以語傳。朕爲破陳樂舞唯卿已曉其表矣。後世其知我不苟作也。太宗曰：方色五旗爲正，旛麾折衝爲奇乎？分合爲變，其隊數曷爲得宜？靖曰：臣參用古法，凡三隊合則旗相倚而不交，五隊合則兩旗交，十隊合則五旗交，吹角開五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十，開二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

孫子參同卷三

五

五。開相倚不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三。兵散則以合爲奇，合則以散爲奇。三令五申，三散三合，復歸於正，四頭八尾，乃可教焉。此隊法所宜也。

太宗曰：當今將帥唯李勣、道宗、薛萬徹、除道宗以親屬外，孰堪大用？靖曰：陛下嘗言勣道宗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萬徹若不大勝即須大敗，臣愚思聖言不求大勝亦不大敗者

節制之兵也。或大勝或大敗者，幸而成功者也。故孫武云：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節制在我云爾。

太宗曰：兩陳相臨，欲言不戰，安可得乎？靖曰：昔晉師伐秦，交綏而退。司馬法曰：逐奔不遠，縱綏不及，臣謂綏者御轡之索也。我兵既有節制，彼敵亦正行伍，豈敢輕哉？故有出而交綏，退而不逐，各防其失敗者也。孫武云：勿擊

孫子參同卷三

五

堂堂之陳，無邀正正之旗。若兩陳體均勢等，苟一輕肆爲其所乘，則或大敗。理使然也。是故兵有不戰有必戰，夫不戰者在我，必戰者在敵。太宗曰：不戰在我，何謂也？靖曰：孫武云：我不欲戰者，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而戰者，乖其所之也。敵有人焉，則交綏之間，未可圖也。故曰：不戰在我，夫必戰在敵者。孫武云：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

本待之敵無人焉則必來戰吾得以乘而破之故曰必戰者在敵

太宗曰深乎節制之兵得其法則昌失其法則亡卿爲纂述歷代善於節制者具圖來靖曰臣前進黃帝太公二陳圖并司馬法諸葛亮奇正之法此已精悉歷代名將用其一二成功者亦衆矣但史官鮮有知兵不能紀其實迹焉

右節制

武王曰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爲之柰何太公曰凡舉兵師以將爲命命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授職各取所長隨時變化以爲綱紀故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腹心一人主贊謀應卒揆天消變總覽羣謀保全民命謀士五人主圖安危慮未萌論行能明賞罰受官位決嫌疑定可否天

孫子參同卷三

三

文三人主司星曆候風氣推時日考符驗校

災異知天心去就之機地理三人主三軍行止形勢利害消息遠近險易水澗山阻不失地利兵法九人主講論異同行事成敗簡練兵器刺舉非法通糧四人主度飲食蓄積通糧道致五穀令三軍不困乏奮威四人主擇才力論兵革風馳電掣不知所由伏鼓旗三人主伏鼓旗明耳目詭符印謬號令聞忽往

孫子參同卷三

三

來出入若神股肱四人主任重持難修溝塹治壁壘以備守禦通才三人主拾遺補過應對賓客論議談語消患解結權士三人主行奇譎設殊異非人所識行無窮之變耳目七人主往來聽言視變覽四方之事軍中之情爪牙五人主揚威武激厲三軍使冒難攻銳無所疑慮羽翼四人主揚名譽震遠方動四境以弱敵心遊士八人主伺姦候變開闔人

情觀敵之意以爲間謀術士二人主爲謫詐
依托鬼神以惑衆心方士三人主百藥以治
金瘡以痊萬病法算二人主計會三軍營壘
糧食財用出入

武王曰選車士柰何太公曰選車士之法取
年四十已下長七尺五寸以上走能逐奔馬
及馳而乘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縛束旌
旗力能毅八石弩射前後左右皆便習者名

孫子參同卷三

三五七

曰武車之士不可不厚也

武王曰選騎士柰何太公曰選騎士之法取
年四十已下長七尺五寸已上壯健捷疾超
絕倫等能馳騎毅射前後左右周旋進退越
溝塹登丘陵冒險阻絕大澤馳強敵亂大衆
者名曰武騎之士不可不厚也

武王曰練士之道柰何太公曰軍中有大勇
力敢死樂傷者聚爲一卒名曰冒刃之士有

銳力壯勇強暴者聚爲一卒名曰陷陣之士

有奇表長劍接武齊列者聚爲一卒名曰勇

銳之士有披距伸鉤強梁多力潰破金鼓絕

滅旌旗者聚爲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踰高

絕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名曰寇兵之士

有王臣失勢欲復見功者聚爲一卒名曰死

關之士有死將之人子弟欲爲其將報讐者

聚爲一卒名曰死憤之士有貧窮忿怒欲快

孫子參同卷三

三五七

其志者聚爲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賁墮人

虜欲掩迹揚名者聚爲一卒名曰勵鈍之士

有胥靡免罪之人欲逃其恥者聚爲一卒名

曰幸用之士有材技兼人能負重致遠者聚

爲一卒名曰待命之士此軍之練士不可不

察也

吳子曰昔齊桓募士五萬以霸諸侯晉文召

爲前行四萬以獲其志秦繆置陷陳三萬以

服鄰敵故強國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膽勇氣力者聚爲一卒樂以進戰効力以顯其忠勇者聚爲一卒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見功於上者聚爲一卒弃城去守欲除其醜者聚爲一卒此五者軍之練銳也有此三千人內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矣

右選練

孫子參同卷三

吳子曰夫人常歎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爲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圓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合之結而解之每變皆習乃授其兵是謂將事
武侯問曰用兵之道何先起對曰先明四輕

二重一信曰何謂也對曰使地輕馬馬輕車車輕人人輕戰明知險易則地輕馬芻秣以時則馬輕車膏錮有餘則車輕人鋒銳甲堅則人輕戰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審能達此勝之主也

武侯問曰凡畜車騎豈有方乎起對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饑飽冬則溫廐夏則涼廡刻剔毛鬣謹落四下戢其耳目無

孫子參同卷三

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令完堅凡馬不傷於末必傷於始不傷於饑必傷於飽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寧勞於人慎無勞馬常令有餘備敵覆我能明此者橫行天下
太宗曰舊將老卒凋零始盡諸軍新置不經陳敵今教以何道爲要靖曰臣常教士分爲三等必先結伍法伍法既成授之軍校此一

等也軍校之法以一爲十以十爲百此一等也授之裨將裨將乃總諸校之隊聚爲陳圓此一等等也大將軍察此三等之教於是大閱稽考制度分別奇正誓衆行罰陛下臨高觀之無施不可

武王曰凡用兵爲天陳地陳人陳奈何太公曰日月星辰斗柄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謂天陳丘陵水泉亦有前後左右之利此謂地

孫子參同 卷三

陳用車用馬用文用武此謂人陳

尉繚子曰陳以密則固鋒以疏則達卒畏將甚於敵者勝卒畏敵甚於將者敗敵與將猶權衡焉

尉繚子曰常陳皆向敵有內向有外向有立陳有坐陳夫內向所以顧中也外向所以備外也立陳所以行也坐陳所以止也立坐之陳相參進止將在其中坐之兵劔斧立之兵

戰等將亦居中善御敵者正兵先合而後扼之此必勝之術也

太宗曰陳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焉陳間容陳隊間容隊以前爲後以後爲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救數起於五而終於八此何謂也靖曰諸葛亮以石縱橫布爲八行方陳之法卽此圖也臣嘗教閱必先

孫子參同 卷三

此陳世所傳握機文蓋得其粗也

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陳何義也靖曰傳之者誤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設八名爾八陳本一也分爲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旂名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後世誤傳詭設物象何止八而已乎太宗曰數起於五而終於八則非設象實古制也卿試陳之靖曰臣按黃帝始立丘井之

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
字開方九馬五爲陳法四爲開地此所謂數
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
連繞此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
紛紜鬪亂而法不亂渾渾沌沌形圓而勢
不散此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爲一者也

太宗曰深乎黃帝之制兵也後世雖有天智
神略莫能出其闕闕降此孰有繼之者乎靖

孫子參同卷三

三五

曰周之始興則太公實繕其法始於岐都以
建井畝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以立軍制
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以教戰法陳師牧野太
公以百夫致師以成武功以四萬五千人勝
紂七十萬衆周司馬法本太公者也太公既
沒齊人得其遺法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復
修太公法謂之節制之師諸侯畢服太宗曰
儒者多言管仲霸臣而已殊不知兵法乃本

於王制也諸葛亮王佐之才自比管樂以此
知管仲亦王佐也但周衰時王不能用故假
齊興師爾靖再拜曰陛下神聖知人如此老
臣雖死無媿昔賢也臣請言管仲制齊之法
三分齊國以爲三軍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
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四里爲連故二
百人爲卒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五鄉一
師故萬人爲軍亦由司馬法一師五旅一旅

孫子參同卷三

三五

五卒之義焉其實皆得太公之遺法

太宗曰朕與李勣論兵多同卿說但勣不究
出處耳卿所製六花陳法出何術乎靖曰臣
所本諸葛亮八陳法也大陳包小陳大營包
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爲圖
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俗所
號爾太宗曰內圓外方何謂也靖曰方生於
步圓生於奇方所以矩其步圓所以綴其旋

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綴應乎天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亂八陳爲六武侯之舊法焉

太宗曰太公書云地方六百步或六十步表十二辰其術如何靖曰畫地方一千二百步開方之形也每部占地二十步之方橫以五步立一人縱以四步立一人凡二千五百人分五方空地四處所謂陳間容陳者也武王伐紂虎賁各掌三千人每陳六千人共三萬

之衆此太公畫地之法也

太宗曰卿六花陳畫地幾何靖曰大閱地方千二百步者其義六陳各占地四百步分爲東西兩廂空地一千二百步爲教戰之所臣常教士三萬每陳五千人以其一爲營法五爲方圓曲直銳之形每陳五變凡二十五人變而止

太宗曰五行陳如何靖曰本因五方色立此

名方圓曲直銳實因地形使然凡軍不素習此五者安可以臨敵乎兵詭道也故強名五行焉文之以術數相生相克之義其實兵形象水因地制流此其旨也

太宗曰伍法有數家孰伍爲要靖曰臣按春秋左氏傳云先偏後伍又司馬法曰五人爲伍尉繚子有束伍令漢制有尺籍伍符後世符籍以紙爲之於是失其制矣臣酌其法自

五人而變爲二十五人自二十五人而變爲七十五人此則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之制也舍車用騎則二十五人當八馬此則五兵五當之制也是則諸家兵法唯伍法爲要小刻之五人大列之二十五人參列之七十五人又五參其數得三百七十五人三百人爲正六十人爲奇此則百五十人分爲二正而三千人分爲二奇蓋左右等也穰苴所謂

五人爲伍十伍爲隊至今因之此其要也

武王曰戰騎奈何太公曰騎有十勝九敗武王曰十勝奈何太公曰敵人初至行陳未定前後不屬陷其前騎擊其左右敵人必走敵人行陳整齊堅固士卒欲鬪吾騎翼而勿去或馳而往或馳而來其疾如風其暴如雷白晝如昏鼓更旌旗變易衣服其軍可克敵人行陳不固士卒不鬪薄其前後獵其左右翼

孫子參同卷三

三

而擊之敵人必懼敵人暮欲歸舍三軍恐駭翼其兩旁疾擊其後薄其壘口無使得入敵人必敗敵人無險阻保固深入長驅絕其糧路敵人必饑地平易四面見敵車騎陷之敵人必亂敵人奔走士卒散亂或翼其兩旁或掩其前後其將可擒敵人暮返其兵甚衆其行陣必亂令我騎士十而爲隊百而爲屯車五而爲聚十而爲羣多設旌旗雜以強弩

或擊其兩旁或絕其前後敵將可虜此騎之

十勝也武王曰九敗奈何太公曰凡以騎陷敵而不能破陣敵人佯走以車騎返擊我後此騎之敗地也追北踰險長驅不止敵人伏我兩旁又絕我後此騎之圍地也往而無以返入而無以出是謂陷於天井頓於地穴此騎之死地也所從入者隘所從出者遠彼弱可以擊我強彼寡可以擊我衆此騎之沒地

孫子參同卷三

三

也大澗深谷翳茂林木此騎之竭地也左右有水前有大阜後有高山三軍戰於兩水間敵居表裏此騎之艱地也敵人絕我糧道往而無以還此騎之困地也汗下沮澤進退漸如此騎之患地也左有深溝右有坑阜高下如平地進退誘敵此騎之陷地也此九者騎之死地也明將之所以遠避闇將之所以陷敗也

太宗曰。曹公有戰騎。陷騎。遊騎。今馬軍何等比乎。靖曰。臣按新書云。戰騎居前。陷騎居中。遊騎居後。如此則是各立名號。分爲三類。爾大抵騎隊八馬當車徒二十四人。二十四騎當車徒七十二人。此古制也。車徒常教以正騎隊。常教以奇。據曹公前後及中。分爲三覆。不言兩廂。舉一端言也。後人不曉三覆之義。則戰騎必前於陷騎。遊騎如何使用。臣熟用

孫子參同卷三

此法。回軍轉陳。則遊騎當前。戰騎當後。陷騎臨變而分。皆曹公之術。太宗笑曰。多少人爲

曹公所惑。

武王曰。步兵車騎戰。奈何。太公曰。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陵險阻。長兵強弩居前。短兵弱弩居後。更發更止。敵之車騎雖衆而至。堅陣疾戰。材士強弩以備我。後武王曰。吾無丘陵。又無險阻。敵人之至。既衆且武。車騎翼我。

兩旁。獵吾前後。吾三軍恐怖。亂敗而走。爲之奈何。太公曰。令我士卒爲行馬。木蒺藜。置牛馬隊伍。爲四武衝。陳望敵。車騎將來。均置蒺藜。掘地。匝後。廣深五尺。名曰命籠。人操行馬。進退。闌車以爲壘。推而前後立。而爲屯。材士強弩備我。左右然後令我三軍皆疾戰。而必解。

孫子參同卷三

太宗曰。漢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

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今失其傳。何也。靖曰。張良所學。太公六韜三略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然大體不出三門四種。而巴太宗曰。何謂三門。靖曰。臣按太公謀八十一篇。所謂陰謀。不可以言窮。太公言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窮。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財窮。此三門也。太宗曰。何謂四種。靖曰。漢任宏所論是也。凡兵家流。權謀爲一種。形勢爲一

種及陰陽技巧爲二種。此四種也。

太宗曰。司馬法首序蒐狩。何也。靖曰。順其時。而要之以神重其事也。周禮最爲大政。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鄴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此天子之事也。及周衰。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此諸侯奉行天子之事也。其實用九伐之法。以威不恪。假之以朝會。因之以巡狩。訓之以甲兵。言無事。兵不妄舉。必於農

孫子參同卷三

聖

隙。不忘武備也。故首序蒐狩。不其深乎。

尉繚子伍制令曰。軍中之制。五人爲伍。伍相保也。十人爲什。什相保也。伍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伍有誅。什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什有誅。屬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屬有誅。間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間有誅。吏自什長已上。至左右將上下。

皆相保也。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者。皆與同罪。夫什伍相結。上下相聯。無有不得之姦。無有不揭之罪。父不得以私其子。兄不得以私其弟。而况國人聚舍。同食。烏能以干令相私者哉。

尉繚子分塞令曰。中軍左右前後軍。皆有地分。方之以行垣。而無通其交往。將有分地。帥有分地。伯有分地。皆營其溝洫。而明其塞。令

孫子參同卷三

聖

使非百人。無得通。非其百人而入者。伯誅之。伯不誅。與之同罪。軍中縱橫之道。百有二十步。而立一府柱。量人與地。柱道相望。禁行清道。非將吏之符節。不得通行。采薪芻牧者。皆成行伍。不成行伍者。不得通行。吏屬無節。士無伍者。橫門誅之。踰分于地者。誅之。故內無干令犯禁。則外無不獲之姦。

尉繚子束伍令曰。五人爲伍。共一符。收於將。

吏之所亡伍而得伍當之得伍而不亡有賞
亡伍不得伍身歿家殘亡長得長當之得長
不亡有賞亡長不得長身歿家殘復戰得首
長除之亡將得將當之得將不亡有賞亡將
不得將坐離地逃逃之法戰誅之法曰什長
得誅十人伯長得誅什長千人之將得誅百
人之長萬人之將得誅千人之將左右將軍
得誅萬人之將大將軍無不得誅

孫子參同卷三

聖

尉繚子經卒令曰經卒者以經令分之爲三
分焉左軍蒼旗卒戴蒼羽右軍白旗卒戴白
羽中軍黃旗卒戴黃羽卒有五章前一行蒼
章次二行赤章次三行黃章次四行白章次
五行黑章次以經卒亡章者有誅前一伍行
置章於首次二伍行置章於項次三伍行置
章於胸次四伍行置章於腹次五伍行置章
於腰如此卒無非其吏吏無非其卒見非而

不詰見亂而不禁其罪如之

尉繚子勅卒令曰金鼓鈐旗四者各有法鼓
之則進重鼓則擊金之則止重金則退鈐傳
令也旗麾之左則左麾之右則右奇兵則反
是一鼓一擊而左一鼓一擊而右一步一鼓
步鼓也十步一鼓趨鼓也音不絕驚鼓也商
將鼓也角帥鼓也小鼓伯鼓也三鼓同則將
帥伯其心一也奇兵則反是鼓失次者有誅

孫子參同卷三

聖

誼譁者有誅不聽金鼓鈐旗而動者有誅百
人而教戰教成合之千人千人教成合之萬
人萬人教成會之於三軍三軍之衆有分有
合有大戰之法教成試之以閱方亦勝圓亦
勝錯邪亦勝臨險亦勝敵在山緣而從之敵
在淵沒而從之求敵若求亡子從之無疑故
能敗敵而制其命

武王曰天下安定國家無爭戰攻之具可無

修乎守禦之備可無設乎太公曰戰攻守禦之具盡在於人事耒耜者其行馬蒺藜也馬牛車輿者其營壘蔽櫓也鋤鑿之具其矛戟也蓑薛蓋笠者其甲冑干櫓也鑿鋪斧鋸杵臼其攻城器也牛馬所以轉輸糧也雞犬其伺候也婦人織紵其旌旗也丈夫平壤其攻城也春鋤草棘其戰車騎也夏耨田疇其戰步兵也秋刈禾薪其糧食儲備也冬實倉廩

孫子參同卷三

三

其堅守也田里相伍其約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長其將帥也里有周垣不得相過其隊分也輸粟取芻其廩庫也春秋治城郭修溝渠其壅壘也故用兵之具盡於人事也善爲國者取於人事故必使遂其六畜闢其田野究其處所丈夫治田有畝數婦人織紵有尺度是富國強兵之道也
武王曰王者舉兵三軍器用攻守之具科品

衆寡豈有法乎太公曰大哉王之問也夫攻守之具各有科品此兵之大威也武王曰願聞之太公曰凡用兵之大數將甲士萬人法用武衛大扶胥三十六乘材士強弩矛戟爲翼一車二十四人推之以八尺車輪車上立旗鼓兵法謂之震駭陷堅陣敗強敵武翼大櫓矛戟扶胥七十二具材士強弩矛戟爲翼以五尺車輪絞車連弩自副陷堅陣敗強敵

孫子參同卷三

三

提翼小櫓扶胥一百四十具絞車連弩自副以鹿車輪陷堅陣敗強敵大黃參連弩大扶胥三十六乘材士強弩矛戟爲翼飛鳧電影自副飛鳧赤莖白羽以銅爲首電影青莖赤羽以鐵爲首晝則以絳縞長六尺廣六寸爲光耀夜則以白縞長六尺廣六寸爲流星陷堅陣敗步騎大扶胥衝車三十六乘螳螂武士共載可以擊縱橫可以敗強敵輜車騎寇

一名電車兵法謂之電擊陷堅陣敗步騎寇
夜來前矛戟扶胥輕車一百六十乘螳螂武
士三人共載兵法謂之霆擊陷堅陣敗步騎
方首鐵楛維盼重十二斤柄長五尺以上千
二百枚一名天楛天柯斧刃長八寸重八斤
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鉞方首鐵
槌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
槌敗步騎羣寇飛鉤長八寸鈎芒長四寸柄

孫子參同

卷三

長六寸以上千二百枚以投其衆三軍拒守
木螳螂劔刃扶胥廣丈二百二十具一名行
馬平易地以步兵敗車騎木蒺藜去地二尺
五寸百二十具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軸旋
短衝矛戟扶胥百二十具黃帝所以敗蚩尤
氏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狹路微徑張鐵蒺
藜芒高四寸廣八寸長六尺以上千二百具
敗走騎突瞑來前促戰曰刃接張地羅鋪兩

鐵蒺藜參連織女芒間相去二尺萬二千具
曠野草中方胸鋌矛千二百具張鋌矛法高
一尺五寸敗走騎要窮寇遮走北狹路微徑
地陷鐵械鎖參連百二十具敗走騎要窮寇
遮走北壘門拒守矛戟小櫓十二具絞車連
弩自副三軍拒守天羅虎落鎖連一部廣一
丈五尺高八尺百二十具虎落劔刃扶胥廣
一丈五尺高八尺五百一十具渡溝塹飛橋

孫子參同

卷三

一間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着轉關轆轤
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渡大水飛江廣一丈
五尺長二丈以上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天
浮鐵螳螂矩內圓外徑四寸以上環絡自副
三十二具以天浮張飛江濟大海謂之天橫
一名天船山林野居結虎落紫宮環利鐵鎖
長二丈以上千二百枚環利大通索大四寸
長四丈以上六百枚環利中通索大二寸長

四丈以上。二百枚。環利小徽。繚長二丈以上。萬二千枚。天雨蓋重。車上板結。泉鉏。鉏廣四尺。長四丈以上。車一具。以鐵杖張之。伐木天斧。重八斤。柄長三尺以上。三百枚。祭饗。刃廣六寸。柄長五尺以上。三百枚。銅築。固為垂長五尺以上。三百枚。鷹爪方胸鐵杷。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方胸鐵義。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草木大鎌。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大櫓。刃重八斤。柄長六尺。三百枚。委環鐵杖。長三尺以上。三百枚。椽杙。大鎚。重五斤。柄長二尺以上。百二十具。甲士萬人。強弩六千。戟櫓二千。矛楯二千。修治攻具。砥礪兵器。為巧手。三百人。此舉兵用之大數也。

右教法

陳法

伍法
騎法
步法
司馬法
將令
器械

孫子參同卷四

虛實第六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

孫子參同卷四

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為敵之司命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

孫子參同卷四

我眾敵寡能以眾擊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眾者使人備已者也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以吳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哉故曰勝可為也敵雖眾可使無鬪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眾眾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

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漢征隗囂諸將為囂所敗。光武令息軍。杓

邑未及至。囂遣其將行巡。取杓。漢將馮異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異曰。先據城以佚待勞。非所以爭鋒也。遂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擊鼓建旗而出。大敗行巡。東魏將齊神武擊西魏。周文引軍會戰。步將李弼曰。彼眾

孫子參同 卷四

我寡不可平地置陣。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乃背水東西為陳。戰破神武。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赤眉委輜重以餌鄧禹。湯素毀車以

誘突厥是也。

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害其所急。彼必釋我而自固。魏

人寇趙邯鄲。齊將田忌救之。孫臏曰。夫解紛者不控捲。救關者不搏機。批吭搆虛。形格勢禁。則自解耳。今二國相持。輕銳者竭於外。疲老殆於內。我襲其虛。彼必解圍而奔命。直走大梁邯鄲。

飽能饑之。隋欲伐陳。問計於高穎。穎曰。江南土熟。平收。何彼農時。我正服。豫徵

兵掩之。彼必徹農而禦。我候其聚。兵我便解。退再三。若此。彼農事廢矣。又南方地卑。舍悉茅竹。倉庫廩積。悉依其間。因風縱火。糧儲必盡。候其營立。再為之行。其計於是。陳人大困。又如周亞夫。絕吳楚。餉道堅壁。不戰待其飢疲。是也。

出其不意。趨其所不意。如周文帝使將軍尉遲迥伐蜀。迥以

西蜀與中國隔絕。百有餘年。恃其山川險阻。不虞我師之至。選精甲銳騎。星夜襲之。出其不意。衝其心腹。蜀人向風不守。曹公北征。烏桓。郭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彼聞之。得以為備。不如輕兵兼道。以出。公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大破烏桓。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如漢耿將令軍吏治攻具。約五

孫子參同 卷四

日攻西安。西安聞之。日夜警守。臨淄不為之備。至期夜半。奔勒諸軍。蓐食趨臨淄。出其不意。一日拔之。漢末朱儁擊黃巾賊帥韓德。鳴鼓攻其西南。賊眾悉赴之。儁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乞降。

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如周亞夫平七國。堅壁拒守。吳

奔壁東南。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吳兵果奔西北。不得入。遂亂遁走。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司

宣王攻公孫文懿於遼東。懿阻遼水以拒守。宣王曰。賊堅營高壘。以老我師。攻之正入其計。古人云。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故也。今直指襄平。則人懷內懼。懼而求

戰破之必矣遂整陳而過賊見
兵出其後果來邀戰乃大破之

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

操爭漢中蜀先主拒之時趙雲守別屯將數十騎軒出遇操軍且戰且却雲入營使大開門偃旗息鼓曹公疑有伏引去諸葛武侯屯陽平使魏延等并兵東下惟留萬人守城司馬宣王來攻之將士皆失色亮意氣自若勅軍中臥旗息鼓大開四門掃地却洒宣王疑有伏引去是也

知戰之地知戰之日
窾叔知晉人遇師必於殺是知戰地也陳湯料

烏孫圍兵五日必解是知戰日也孫臏伏弩馬陵度龐涓日暮必至項羽謂曹咎日後十

孫子參同卷四

五日必定梁地覆與將軍會
此皆知戰之地戰之日者

策之而知得失之計
高祖討黥布問於薛公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

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此上計也東取吳西取楚并取魯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口此中計也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此下計也帝曰布計將安出對曰布以鄴山之徒自致萬乘此皆為身不顧其後必出下計西魏遣于謹討梁元帝於江陵長孫儉問曰蕭繹計將如何謹曰耀兵漢沔席卷渡江直據舟陽是其上策移郭內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艱於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儉曰定出何策對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累且釋懦而無謀多疑少斷人難慮

始皆戀邑居思遷惡移當保羅郭必用下策
後皆如其言古名將能策人之得失者多矣
姑記此二
事為法

作之而知動靜之理
激作敵人觀其動靜也如晉文公拘宛春以怒

楚將子玉子玉遂乘晉軍是躁動也諸葛亮遺巾綸婦人之服以激司馬宣王宣王終不出戰是鎮靜也

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
左傳曰左右角之謂張兩角從傍攻

之也如蕭王以兵三千親犯尋邑中軍知敵之有餘也謝玄遣劉牢之領兵五千趣洛澗斬梁成知敵之不足

孫子參同卷四

因敵變化而取勝
曹公之圍張繡也城未拔力未屈而去繡出襲其後

賈詡止之繡不聽為曹公所敗繡謂詡曰公既能知其敗必能知其勝繡曰復以敗卒襲之果敗曹公唐李愬既收元濟諸將請曰公始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盛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卒以成功何也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為備矣取吳房則其眾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務小勝恤小敗先自捷矣何取立功乎

魏武帝曰虛實者能虛實彼已也先處戰地

而待敵則力有餘利之謂誘之以利害之謂出其所以必趨攻其所必敵也。佚能勞之。以事煩之也。飽能饑之。絕其糧道也。安能動之。攻其所愛。出其必趨。使敵不得不救也。行於無人之地。出空擊虛。擊其不意也。不知所守。出不意也。不知所攻。情不泄也。攻其所必救。絕糧道。守歸路。而攻其君主也。乖其所之。乖戾其道。示以利害。使敵疑也。使人備已。形藏敵

孫子參同 卷四

疑。則分。離其衆。以備我也。知戰之日。以度量。知空虛會戰之日也。因形而措勝。因敵形而立勝也。制勝者人皆知吾所以勝。莫知吾因敵形而制勝也。非以一形勝萬形也。不復者。不重復動而應之也。因敵變化而取勝者。勢盛必衰。形露必敗。則因敵變化。則取勝若神也。五行四句。兵無常勢。盈縮隨敵也。李卓吾曰。兵無常形。未戰則以實待虛。亦無常勢。

將戰則避實擊虛而已。此為將者之所通知也。若夫敵佚而能使之勞。敵飽而能使之饑。敵安而能使之動。敵衆而能使之寡。敵不必備而能使之無所不備。敵不欲戰而能使之不得不戰。故敵雖衆。可使無鬪。敵雖強。可使不敢恃。敵雖近。而左右前後。可使不得相救。若我則雖遠而行千里。可使無人不欲戰。而能使敵必不敢戰。則不但以待其虛。衝其虛。

孫子參同 卷四

而已矣。蓋敵人雖實。我能虛之。而敵人之命。皆懸于吾矣。故能為敵之司命也。夫敵人之命。我實司之。則何勝之不可為乎。故曰勝可為也。勝可為。則制勝之權常在我矣。制勝之權。是豈敵人之所能知乎。非唯敵人不得知。吾之因形而措勝者。即以此衆耳。而衆人亦安能知吾之所以勝乎。故曰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一勝不

復再勝以吾之所以應形而制勝者其妙未
有窮極也。制勝之妙。虛虛之術。致人之巧。至
於形聲俱無矣。又孰能致我乎。故形人而我
無形。致人而人不能致我。則所以虛虛實實
者亦已極矣。故虛實之端。制勝之將。司敵之
命也。因敵制勝。與因地制流等耳。又豈有他
巧耶。以其自然。故謂之神人。自不神。故形見
勢露。而卒爲我所致。爲我所虛也。嗚呼。五行

孫子參同卷四

之相勝。四時之相推。短長之相軋。死生之相
禪。執一實以御百虛。孰能知其故乎。或曰。戰
勝不復復者。復起之謂也。必有失而後有復。
若顏子不遠之復是也。夫顏子之學。可以言
不遠之復耳。若大軍一動。則生死存亡繫之。
可以言失而後復耶。故唯善應形於無窮者。
不復有失。故亦不復有復也。

參考

太宗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
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
足之處。此則奇正在我。虛實在敵。歟。靖曰。奇
正者。所以致敵之虛實也。敵實則我必以正
敵。虛則我必爲奇。苟將不知奇正。則雖知敵
虛實。安能致之哉。臣奉詔。但教諸將以奇正
然後。虛實自知焉。太宗曰。以奇爲正者。敵意
其奇。則吾正擊之。以正爲奇者。敵意其正。則

孫子參同卷四

吾奇擊之。使敵勢常虛。我勢常實。當以此法
授諸將。使易曉爾。靖曰。千章萬句。不出乎致
人而不致於人而已。臣當以此教諸將。
李卓吾曰。軍形篇言勝可知而不可爲。以能
爲不可勝而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也。今虛
實篇中。又曰。勝可爲者何哉。作戰篇言。知兵
之將。民之司命。今篇中。又曰。能爲敵之司命。
又何哉。蓋能爲民之司命。是以能先爲吾之

不可勝能爲敵之司命是以又能爲敵之必可勝也

軍爭第七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交和而舍莫難於軍爭軍爭之難者以迂爲直以患爲利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軍爭爲利衆爭爲危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是故卷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爲變者也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霆掠鄉分衆廓地分利懸權而動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

也軍政曰言不相關故爲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爲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情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

孫子參同卷四

十三

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追此用兵之法也

交和而舍軍門爲和門者言和於國和於軍和於陣和於戰然後可決勝也
莫難於軍爭言合軍聚衆交合而舍皆有舊制惟軍爭則難苟不知變迂曲爲近直轉患害爲便利則不與敵爭此軍爭之難能也

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如趙奢救

闕與去國三十里而軍雷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是迂其途而誘之以利也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至關與據北山是後發而先至也

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

舉全軍而與人爭利則行緩而不能及如符堅以百萬衆與晉爭是也委棄大軍而與人爭利則輜重捐如龐涓棄其步軍李輕銳倍日併行與齊爭是也

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奔馳力盡則我勞彼佚若敵知其情

邀而擊之必被擒矣三將軍者三軍之帥也魏武逐劉先主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諸葛亮曰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是以有赤壁之敗秦師襲鄭三帥爲晉所擒是也

孫子參同卷四

突

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全軍而往勁者在先疲者在後

在後力不齊而爲敵所乘唐太宗征宋金剛一日一夜行二百餘里太宗不解甲三日不食二日猶能取勝者何蓋是時金剛既敗衆心已阻迫之則河東易乎緩之則別生他計故兵有形同而事異者不可執一也

無輜重則亡無委積則亡表紹有十萬之衆魏武用荀攸計焚

其輜重敗之於官渡漢赤眉百萬衆無食而君臣面縛宜陽漢高無關中光武無河內魏武無兖州皆身北軍道不能復振

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用彼處鄉人引導若吳代魯鄆人導

之以克武城張壽使大夏導知水草軍無飢渴得地利者也

故夜戰多火鼓畫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

天寶末李光弼以四百騎趨河陽多列火炬首尾不息史思明數萬之衆不敢逼宋時張齊賢守代契丹兵薄城下齊賢中夜遣兵由城南持機然炬虜見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伏兵播擊大破之是變亂以火鼓也後漢臧官攻延岑多張旗幟登山鼓譟

右步左騎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望之震恐官因縱擊大破之春秋時晉伐齊使司馬斤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帥而疎陳之齊侯畏而脫歸是變亂以旌旗也

三軍可奪氣魯與齊戰齊人三鼓而曹劌方鼓之齊師敗績劌曰戰勇氣也

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此陳久人倦而奪其氣者也冠榆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佯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洵因奔擊大破之此以聲勢而奪其氣者也薛仁貴領兵擊突厥元珍於雲州突厥問曰唐帥為誰曰薛仁貴突厥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相見失色下馬羅拜迺去此又以威名而奪其氣者也

將軍可奪心後燕慕容垂遣子寶伐魏時垂已有疾後到五原魏斷其來路父子聞絕乃詭其行人之辭令臨河告之曰父已死何不速還寶兄弟聞之憂懼而去戰圍時燕將保聊城曾仲為書以遺之燕將自殺漢末王允謀董卓而憚呂布用貂蟬計以

奪其心布遂殺卓

擊其情歸唐太宗與竇建德戰於汜水東建德列陳數里太宗謂諸將曰賊逼城而陳有輕我心當按兵不出待敵氣衰陳久卒饑必將自退退而擊之何往不克建德列陳自卯至午兵士饑倦列坐又爭飲水太宗曰可擊矣遂勒兵與戰生擒建德司馬法曰新氣勝是也

高陵勿向背立勿逆敵據高而陳則人馬之我逆不可仰而攻之敵倚丘山下來求戰不可迎而與戰諸葛亮曰山陵之戰不仰其高從高而求不可迎之勢不願也引至平地然後合戰

佯北勿從韓信斬龍且子儀虜慶緒皆佯北也惟其從之是以取敗

銳卒勿攻東至銳氣正盛難以卒攻攻之

下亦難盡克若有利損我必大相持八月火攻拔之唐太宗討劉武周江夏王道宗曰賊鋒不可當易以計屈深溝高壘以挫其銳烏合之衆莫能久持糧盡力竭自當離散可不戰而擒也後果然

餌兵勿食李牧大縱畜牧人衆滿野匈奴小率衆來入牧設伏大破之斬其十萬騎匈奴大震十餘歲不犯邊

歸師勿遏人懷歸心則人自為戰故不可遏

子參同卷四

子參同卷四

子參同卷四

子參同卷四

子參同卷四

子參同卷四

子參同卷四

子參同卷四

子參同卷四

子參同卷四

子參同卷四

子參同卷四

子參同卷四

子參同卷四

子參同卷四

子參同卷四

子參同卷四

子參同卷四

子參同卷四

死地是
以如勝

圍師必闕闕其一角示之生路使不堅戰也
如曹公圍壺關下令曰城破皆坑
之連月不能下曹仁曰圍城必示之法門所
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將人自為守
攻之則士卒傷持之則頓兵堅城之下非計
也公從之衆遂出降漢耿弁計張步步將費
也守鍾城視阿弁先擊視阿城拔開圍一角
放其衆奔鍾城鍾城人聞視阿已潰大恐空
壁亡夫

窮寇勿追吳伐楚楚師敗走閭閻復擊之夫
免而致死必敗我趙充國討先零羌先零棄
輜重欲渡湟水充國曰窮寇也不可迫緩之

孫子參同卷四

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虜
果赴水沉溺數萬因大破之

魏武帝曰合軍聚衆聚國人結行伍選部曲
起營陣也交和而舍軍門為和門左右為旗
門以車為營曰轅門以人為營曰人門兩軍
相對為交和也莫難于軍爭從始受命至于
交和軍爭為難也以迂為直以患為利示以
遠近其道里先敵至也迂其途者示之遠也
先人至明于度數先知遠近之計也軍爭為

利衆爭為危善者則以利不善者則以危也

不知諸侯之謀不知敵情者不能結交也山
林險阻沮澤坑塹為險一高一下為阻水草
漸洳為沮衆水所歸而不流為澤以分合為
變一分一合以敵為變也其疾如風擊空虛
也其徐如林不見利也如火疾也如山守也
掠鄉分衆因敵制勝也廓地分利廣地以分

孫子參同卷四

敵利也懸權而動量敵而動也正正整齊也
堂堂尊大也圍師必闕司馬法曰圍其三面
缺其一面所以示生路也李卓吾曰軍爭

自九地篇所謂爭地則無攻是也兩軍爭地
故軍爭為難何也軍爭本以為利非以為危
也而衆爭皆不免于為危耳故舉軍而爭利
則擒三將軍而蹶上將軍雖所爭在三十里
之遠不能也若弃軍以爭之則無食必亡矣
故必先知迂直之計而後可以爭地而取勝

也然非知諸侯之謀知山林險阻等之地形知用鄉導而識地利又何以爲迂直之計乎故戒以一耳目而治氣治心又且治力治變種種不可向不可逆不可攻者厥數以至於入夫然後所以知迂直者計有餘矣不然豈不危哉或曰蹶上將軍者上軍先至故蹶上將也輜重者隨行衣甲器械也委積者貯積器物也無此三者安得不亡委軍爭利之害

孫子參同卷四

又可見矣

參考

卓吾子曰兵以分合爲變故有治變之法。又曰三軍可奪氣故又有治氣治力之法。今具如左。

太宗曰分合爲變者奇正安在靖曰善用兵者無不正無不奇使敵莫測故正亦勝奇亦勝三軍之士止知其勝莫知所以勝非變

而能通安能至是哉分合所出唯孫武能之吳起而下莫可及焉太宗曰吳術若何靖曰臣請略言之魏武侯問吳起兩軍相向起曰使賊而勇者前擊鋒始交而北北而勿罰觀敵進取一坐一起奔北不追則敵有謀矣若悉不追北行止縱橫此敵人不才擊之勿疑臣謂吳術大率多此類非孫武所謂以正合也

孫子參同卷四

太宗曰兵有分有聚各貴適宜前代事迹孰爲善此者靖曰符堅總百萬之衆而敗於淝水此兵能合不能分之所致也吳漢討公孫述與副將劉尚分屯相去二十里述來攻漢尚出合擊大破之此兵分而能合之所致也

右分合

太宗曰孫子言三軍可奪氣之法朝氣銳畫

氣情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情歸。如何靖曰。夫含生稟血。鼓作鬪爭。雖歛不省者。氣使然也。故用兵之法。必先察吾士衆激。吾勝氣。乃可以擊敵焉。吳起四機。以氣機爲上。無他道也。能使人人自鬪。則其銳莫當。所謂朝氣銳者。非限時刻而言也。舉一日始末爲喻也。凡三鼓而敵不衰。不竭。則安能必使之情歸哉。蓋學者徒誦空文。而爲敵所誘。苟

孫子參同卷四

五

悟奪之之理。則兵可任矣。

右奪氣

太宗曰。朕置瑤池都督。以隸安西都護。蕃漢之兵。如何處置。靖曰。天之生人。本無蕃漢之別。然地遠荒漠。必以射獵而生。由此常習戰鬪。若我恩信撫之。衣食周之。則皆漢人矣。陛下置此都護。臣請收漢戍卒處之內地。減省糧饋。兵家所謂治力之法也。但擇漢吏有熟

蕃情者。散守堡障。此足以經久。或遇有警。則漢卒出焉。

右治力

孫子參同卷四

五

九變第八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眾地無舍衢地合交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於地則戰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九變之利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雜於

孫子參同 卷四

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是故屈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以利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塗有所不由

周亞夫征吳楚欲經嶠澗而東趙涉遮說曰吳王素富懷輯死

士久矣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嶠澗險阻之間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不遇一二月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亞夫從之使人索嶠澗間果得吳伏兵馬援討武陵蠻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充道則路遠而運遠援竟進壺頭賊眾乘高守隘水疾而船不上

會晉濕士多疫死援亦疾亡
軍有所不擊 如陸遜不擊吳班是知其有巧果是避其銳而不擊者也周亞夫不擊吳楚是待其疲而勿擊者也李牧不擊匈奴是誘其來而不擊者也宋慕容延釗假道征荆南是招其生降而不擊者也春秋時晉楚相持士會曰楚人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擊此又以表曲彼直我弱彼強而不擊者也

孫子參同 卷四

城有所不攻 春秋時士句請伐逼陽荀息曰則挫我兵勢是也宋順帝時沈攸之反軍至郢城功曹臧寅以為攻守異勢非旬日所拔若不時舉挫銳殞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既傾根本則郢城自固攸之不從盡銳攻之不克眾潰入林自縊後周武帝欲出河陽以伐齊宇文湊進曰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之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成少山平攻之易拔帝不納師竟無功復大舉伐齊卒用激計以滅齊
地有所不爭 吳伐齊子胥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東晉陶侃鎮武昌北岸有邾城議者欲分兵鎮之侃曰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

夷表申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乃致禍之由且守之亦無益於江南若獨虜有可乘之會此又其所資

也後漢亮成之果大敗如懷直斬莊賈魏絳楊于君命有所不受是也漢文帝時周亞夫屯軍

細柳上勞軍先驅不得入都尉曰軍中但有將軍令不聞天子詔

雜於利而務可信也信仲也言我欲取利於敵不可但見取之

利先須以敵人害我之事參雜而計量之然後我所務之利乃可信行也如鄭師克蔡國人皆喜惟子產懼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後楚果伐鄭此是在利思害也

雜於害而患可解也我欲解敵人害我之患先以我能勝敵之利參

孫子參同

卷四

五

雜計量之如張方入洛陽連戰皆敗或勸方夜遁方曰兵之利鈍是常貴因敗以為成耳夜潛進逼敵遂克捷晉將符彥卿為戎人所圍中野乏水軍人鑿井取泥衣絞而吮之馬渴死甚眾彥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殉國乃率勁騎出擊會大風揚塵乘勢決戰戎人大潰此是在害思利也

是故屈諸侯者以害多方害之使之屈折或

寬間解律光陳平間范增是也或勞之使士民失業高頰平陳之計子胥三師肆楚是也

或以潘樂變其政令蘇秦說齊高宮室大苑園欲以敵齊而為燕是也或引致其林智斷

其手足離其腹心岳飛破楊么先招降黃佐等是也或盡之以美色犁鋤以女樂遺魯越

以西施禍吳是也

役諸侯者以業以事業勞役敵人也若晉楚國強鄰人以犧牲玉帛奔走

事之遂無寧日韓畏秦強說使鑿渠以分其力秦欲入蜀誘使通劔閣棧道以取金牛之類是也

趨諸侯者以利動之以利使之必趨如曹公濟超急至公放牛馬以餌眾眾亂取牛馬公

得渡後魏代北於于謹單騎入賊中示以恩信也列河等並款附相率南遷謹曰彼六汗叛陵兵眾聞也列河歸附必來邀擊今以七列河歸之拔陵果來擊破也

列河謹發伏兵大敗拔陵

孫子參同

卷四

五

必成可殺復有折衝千里之威我之不令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夫吾各番魯會吳

子伐齊齊將國書問丘明公孫夏相誠曰吾子必死歌虞殞以行東郭書曰吾三戰必死遺其友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也戰於

艾陵齊師大敗五將皆俘焉

必生可虜晉將劉裕追桓玄戰於崢嶸洲玄

側故其眾莫有鬪心遂大敗晉楚相攻晉將趙嬰齊令其徒先兵舟於河欲敗而先濟是以致潰

忿速可侮忿剛怒也速褊急也姚襄攻黃落秦將黃眉鄧羗討之襄深講高壘

固守不戰鄧羌謂黃眉曰襄性剛狠若長驅
鼓行直壓其壘必奮而出戰襄果怒出爲眉
所斬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宋
人曰過我而不假道鄒我也鄒我亡也殺其
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遂殺申舟楚子聞
之投袂而起履及於室皇劔及於寢門之外
車及於蒲胥之市發

兵圍宋卒歲無功

魏武帝曰九變者變其正得其所用有九也
圯地無舍水毀曰圯無所依也衢地合交四
通之地結諸侯也絕地無留無久止也圍地
則謀發奇謀也死地則戰殊死戰也途有所

孫子參同 卷四

李注

不由。隘難之地所不當從也軍有所不擊。軍
雖可擊以地險難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則利
薄困窮之兵必死戰也城有所不攻城雖小
而國糧饒不可攻操所以置華費而深入徐
州得十四縣也雖知五利謂下五事雜於利
害在利思害在害思利也必死可殺勇無慮
也忿速可侮忿急之人可怒侮而致之廉潔
可辱廉潔之人可以汗辱致之愛民可煩出

其所必趨愛民者必倍道兼行以救之則煩
勞也 李卓吾曰九變之中又自有奇正也
圯地無舍水毀之地無所依止不待言矣惟
有衢地則宜合交絕地則無久止圍地則發
奇謀死地則殊死戰此四者勢之不得不變
也賢將之所易知也若夫所共由之途而有

孫子參同 卷四

李注

不肯攻不脞爭則奇之奇賢將之所未易知
也然此猶其易焉者也至於君命有所不受
則變之大矣此非置身於死生之外而直以
國事爲重三軍爲急者孰能當之哉故非但
可以語賢將語智將而已也如周亞夫之受
詔救梁卒以不受詔而平七國之難亦卒以
不救梁而死於諛毀之口者可以觀矣合而
言之九變之利爲將者皆所宜盡心也若不

通九變之利則雖知地形亦不能得地之利也。雖知下文五利亦不能得人之用也。何謂五利？蓋利害常相雜，唯智者能知之耳。利中有害，在害思利則爲五利，害中有利在利而不思害則爲五危，可不雜思之乎？

參考

九變曰圍地則謀

武王曰：敵人圍我，斷我前路，絕我糧道，爲之

孫子參同 卷四

子九

柰何？太公曰：此天下之困兵也。暴用之則勝，徐用之則敗。如此者爲四武。衝陳以武車，驍騎驚亂其軍，而疾擊之，可以橫行。武王曰：若已出圍地，欲因以爲勝，爲之柰何？太公曰：左軍疾，左右軍疾，右無與，敵人爭道，中軍迭前，迭後，敵人雖衆，其將可走。武王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敵人四合而圍，我斷我歸路，絕我糧食，敵人既衆，糧食甚多。

孫子參同 卷四

子九

險阻又固，我欲必出爲之柰何？太公曰：必出之道，器械爲寶，勇鬪爲首，審知敵人空虛之地，無人之處，可以必出。將士人持玄旗，操器械，設銜枚，夜出，勇力飛走，冒將之士居前，平壘爲軍，開導材士強弩爲伏兵，居後，弱卒車騎居中，陳畢徐行，慎無驚駭，以武衝扶胥前後拒守，武翼大櫓以備左右，敵人若驚，勇力冒將之士疾擊而前，弱卒車騎以屬其後，材士強弩隱伏而處，審候敵人追我，伏兵疾擊其後，多其火鼓，若從地出，若從天下，三軍勇鬪，莫我能禦。武王曰：前有大水，廣壑深坑，我欲踰渡，無舟楫之備，敵人屯壘，限我軍前，寒我歸道，圻候常戒，險塞盡守，車騎要我前，勇士擊我後，爲之柰何？太公曰：大水廣壑深坑，敵人所不守，或能守之，其卒必寡。若此者，以飛江轉鬪，與天潢以濟，吾軍勇力材士隨我。

所指衝敵絕陳皆致其死先燔吾輜重燒吾糧食明告吏士勇鬪則生不勇則死已出令人車騎必不敢遠追長驅因以火爲記先出者至火而止爲四武衝陳如此則吾三軍皆精銳勇鬪莫我能止

孫子參同卷四

行軍第九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視生處高戰隆無登此處山之軍也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渡而擊之利欲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上之軍也絕斥澤唯亟去無畱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此處斥澤之軍也平陸處易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軍也凡此四軍之利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丘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凡地有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沼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軍旁有險阻溝井蒹葭林木蘊蒼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也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

孫子參同卷四

也其所居易者利也衆樹衆者來也衆草多障者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杖而立者饑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

孫子參同 卷四

三五

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殺馬食肉者軍無糧也懸餅不返其舍者窮寇也諄諄諭諭徐與人言者失衆也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兵非貴益多惟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夫唯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卒已親

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

絕山依谷

絕山依谷 絕山依谷必依附溪谷而居一則谷之日而居也如馬接討武都羌據其便地奪其水草不與之戰羌窮困悉降彼不知依谷之利故也

視生處高戰隆無登

視生處高戰隆無登 相視生地而處其高陽若敵先據隆高之處不可登而迎之與戰

孫子參同 卷四

三五

絕水必遠水

絕水必遠水 軍行過水欲舍止者必去水稍遠一則引敵使渡一則使我進退無碍如魏將郭淮在漢中劉昭烈欲渡漢水來攻諸將以衆寡不敵欲依水為障以拒之淮曰此則示弱而不足以挫敵非算也不如遠水為障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昭烈送不渡

令半渡而擊之利

令半渡而擊之利 吳伐楚楚師敗及清發將况人乎彼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更有圖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再敗之實建德寇范陽薛萬均日衆寡不敵若出謂百戰百敗令羸兵弱馬阻水背滅為陣以誘之精騎百人伏於城側待其半渡行列未定首尾不按擊之必勝果破建德

欲戰者無附水而迎客

我欲與戰敵無近水而迎敵恐敵不肯渡也

我若不欲戰則當阻水拒之使敵不能濟

若晉將陽處父與楚軍夾泚水而軍處父退舍欲使楚人渡楚人亦退舍欲令晉師渡遂不戰而歸是皆知此術也

視生處高無迎水流

相視生地而處其高陽決水可灌水下流戰有不便兼慮敵投毒於上流如司馬子魚卜戰不吉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遂決戰是軍必欲處其上流也

魏曹仁征吳欲攻濡須洲中將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自內地獄危亡之道也仁不從而敗

絕斥澤唯亟去勿留

地氣濕潤水草薄惡不可以居斥鹵鹹地也

孫子參同卷四

方謂斥西

方謂處

養生處實軍無百疾

諸葛孔明伐魏屯兵渭南曹操伐吳馬援征蠻

士眾疾疫此失養生處實之道也

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涓天隙

溪谷深峻不可過者為絕澗外高中下眾水所歸為天井山險環繞所入者隘為天牢林木縱橫葦葦隱蔽為天羅

破池泥濘漸車凝騎為天涓道路狹迫地多坑坎為天隙

其所居易者利也

其軍居平易之地是以利便誘我往擊也如劉昭烈

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與陸遜戰遜知其有巧不擊是也

與陸遜戰遜知其有巧不擊是也

與陸遜戰遜知其有巧不擊是也

與陸遜戰遜知其有巧不擊是也

辭卑而益備者進也

田單守即墨燕將騎劫圍之單身操版楯與士卒分功使妻妾編行伍之間散食饗士乃使

女子乘城約降燕人大喜又收民金千鎰令富豪遣使遺燕將書曰城降之日願無

虜妻妾燕人益懈單乃潛收火牛出戰

辭強而進驅者退也

示人以勇進是脅我而定越襲吳吳王合大夫而謀曰無會而歸與

而先而先晉孰利王孫雄曰必會而先之乃以

帶甲三萬去晉軍一里而軍聲動天地謂晉

君曰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

黃弱曰吳王之色類有天憂吳將毒我不可

與戰乃許先歃吳王既會遂亟還又如秦晉

相拒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懌也

也明日請相見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其

懼我也秦

果夜遁

無約而請和者謀也

漢王欲伐秦使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賈孺孺

劉暢以三萬人擊之矩遣使奉牛酒謂降

其精兵見其弱率暢大饗士卒皆醉矩夜襲

敗之石勒之破王浚也先密為和好又臣服

于浚乃請修朝覲之禮浚不疑而許之及入

因誅浚而滅之貞元三年吐蕃首領尚結贊

詳與侍中馬燧款懇因秦請盟會河中節度

使渾瑊奏曰若國家勒兵境上以謀伐為計

蕃戎請盟亦聽信之今吐蕃無所求於國家

速請盟會必恐不實上不納吐蕃果衷甲劫

盟焉

鳥集者虛也

楚伐鄭鄭人將奔謀告曰楚懷城上有鳥齊師遁矣後周齊上憲伐高齊將班師乃以栢葉為幕燒燄去高齊觀之三日始知其空營追之不及故敵大作營壘而鳥集其上是空營也

軍擾者將不重也

將能持重軍不擾亂如周亞夫堅臥不起俄頃自定張遠屯軍長社夜軍中忽亂遠曰是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中陳而立戒左右勿得妄動須臾即定

懸餅不返其舍者窮寇也

餅炊器也懸餅於外示不復炊暴露於外不復返舍欲決一戰也如楚師破釜孟明焚舟之類

孫子參同

卷四

三

惟無武進

晉師救鄭及河開鄭既及楚平荀林父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

將還先穀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開敵強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惟草子能我弗為也獨以偏師濟遂敗李陵善騎射帝使與二師擊匈奴陵願以五千人自當一隊戰敗降匈奴皆失之武進也

無慮而易敵

齊與晉戰齊侯曰吾始勞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為晉所敗

是易敵而武進者也

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

韓信曰我非素得拊循士大夫所謂

驅市人而戰也所以使之背水令其人人自戰耳田穰直曰臣素卑賤士卒未附是也

令素行者與眾相得也

晉文公始入國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

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此言欲令民不苛其生也於是出定襄王此言示以事君之大義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又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伐原以示之信此言在往年伐原不貪其利而守其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此言民無貪詐也明徵其辭公曰可矣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恭於是大蒐以示之禮及戰之時少長知禮其可用也此五者教人之本也夫令要在先申法要在必行然後可以與眾相得也諸將先與魏軍戰以寡對眾卒有當代者不留而遣之曰信不可失人人願留一戰大破魏兵

孫子參同

卷四

三

魏武帝曰行軍擇便利而行也絕山依谷近

水草便利也視生處高生陽也戰隆無登無

迎高也絕水必遠水引敵使渡也令半渡而

擊之利半渡勢不併攻可敗也無附於水附

近也視生處高水上當處其高前向水後依

高而處也無迎水流恐澆我也平陸處易車

騎之利也前歿後生戰便也養生處實恃實

滿向水草放牧也待其定恐半渡而水遽漲

也。凡山水深大者爲絕澗。四方高中央下者爲天井。深山所過若蒙籠者爲天牢。可以羅絕人者爲天羅。地形陷者爲天沼。澗道迫狹深數丈者爲天隙。險者一高一下之地也。阻者多水也。潢者池也。井者下也。蒹葭者衆草所聚也。林木者衆木所居也。藟蒼者可以屏蔽之處也。此以上論地形。以下相敵情也。衆樹動斬伐樹木除道也。衆草多障結草爲障。

孫子參同 卷四

三五

欲使我疑也。伏下有伏兵也。覆敵廣陳張翼來覆我也。辭卑而益備者。其使來辭卑。使間視之。敵人皆備也。辭強而進驅者。設詐也。陳陳兵欲戰也。勞士卒勤勞也。軍士夜呼。將不勇也。諄諄語貌。諭諭失志貌。先暴而後畏。其衆先輕敵。後聞其衆心惡之也。必謹察備其伏也。兵非貴益多。權力均也。唯無武進。未見便也。足以併力。廝養足也。李卓吾曰。行軍

之道。察地形。識敵情。服士卒而已。或曰。所居易者。不依險阻。而居平易之地。欲以利誘我也。

參考

尉繚子曰。誅一人無失刑。父不敢舍子。子不敢舍父。况國人乎。一賊仗劍擊於市。萬人無不避之者。臣謂非一人之獨勇。萬人皆不肖也。何則。必歿與必生。固不伴也。聽臣之術足

孫子參同 卷四

三六

使三軍之衆爲一。歿賊莫當其前。莫隨其後。而能獨出獨入焉。獨出獨入者。王霸之兵也。尉繚子曰。軍之利害在國之名。實今名在官。而實在家。官不得其實。家不得其名。聚卒爲軍。有空名而無實。外不足以禦敵。內不足以守國。此軍之所以不給將之所以奪威也。今以法止逃歸。禁亡軍。是兵之一勝也。什伍相聯及戰鬪。則卒吏相救。是兵之二勝也。將能

立威卒能節制號令明信攻守皆得是兵之
三勝也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士卒之半
其次殺其十三其下殺其十一能殺其半者
威加海內殺十三者力加諸侯殺十一者令
行士卒故曰百萬之衆不用命不如萬人之
鬪也萬人之鬪不如百人之奮也賞如日月
信如四時令如斧鉞制如于將士卒不用命
者未之聞也

孫子參同卷四

五十一

太宗曰嚴刑峻法使人畏我而不畏敵朕甚
惑之昔光武以孤軍當王莽百萬之衆非有
刑法臨之此何由乎靖曰兵家勝敗情狀萬
殊不可以一事推也如陳勝吳廣敗秦師豈
勝廣刑法能加於秦乎光武之起蓋順人心
之怨莽也况又王尋王邑不曉兵法徒誇兵
衆所以自敗臣按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
則不服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此言凡

將先有愛結于士然後可以嚴刑也若愛未
加而獨用峻法鮮克濟焉

太宗曰尚書言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
罔功何謂也靖曰愛設于先威設于後不可
反是也若威加于前愛救于後無益于事矣
尚書所以慎戒其終非所以作謀于始也故
孫子之法萬代不刊

孫子參同卷四

五十二

司馬法曰師多務威則民誦少威則民不勝
軍旅以舒爲主舒則民力足

右刑罰

卓吾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
難用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故令之
以文齊之以武然則行罰者武也必先使吾
士卒親附者文也此非行軍篇中要語乎若
尉繚子所云是或一道耳後世唯楊素專用
尉繚子取勝恐非萬世通行之道王者之師

必須參之司馬法李衛公并吳起告魏武侯之語乃是孫子正法也吳語集在始計篇後學者尤宜參考之無忽

尉繚子曰兵以武爲植以文爲種武爲表文爲裏能審此二者知勝敗矣文所以視利害辦安危武所以犯強敵力攻守也專一則勝離散則敗

右文武

孫子參同卷四

四

孫子參同卷四

終

孫子參同卷五

地形第十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掛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有遠者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可以往難以返曰掛掛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

孫子參同卷五

一

出而擊之利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災將之過也天勢均以一擊十曰走卒強吏弱曰弛吏強卒弱曰陷大吏

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將
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將
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敵強兵無選鋒曰北
凡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夫
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致勝計險阨遠近上將
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
必敗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
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

孫子參同卷五

唯民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視卒如嬰兒故
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愛
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
不可用也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
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
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
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故知兵者
動而不迷舉而不窮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

知天知地勝乃可全

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四通利戰之地先
也亦慮敵不赴戰必使餉道無阻不為敵所
致也裴行儉討突厥際晚下營壘方周忽
令移就崇岡是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
深丈餘可見高陽不惟便戰亦免水患

掛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
勝難以返險阻錯互與敵犬牙相制動有掛
敵不得復邀我歸路矣若其有備出而復克
敵守險截我歸路我欲戰則不可雷欲歸則
不得返非所利也如韓信張耳擊趙李左車
說成安君曰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

孫子參同卷五

成列願假臣兵三萬絕其輜重彼進不得戰
退不得歸不旬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此
有備之說也成安君不用其計韓信一戰破
之則無備之驗也又如鄧艾破蜀山高谷深
艾以氍自裹轉推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
貫而進蜀竟無備遂破成都若其有備艾豈
復有歸路也

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

半出而擊之利各守險固以相支持則先出

出逐我當佯北引去誘其來追俟其半出行
列未定擊之可也唐輔公佑偽將馮惠亮隴
當世領水軍屯于博望山河間王孝恭率步
騎軍于青州孝恭堅壁不戰出奇兵斷其糧

道縱虛兵以攻賊壘使盧祖尚率精騎列陣以待之俄而攻壘者敗走賊出追遇祖尚軍遂大敗

險形者我先居之險峻之地尤不可後人若敵已據則難與爭矣唐太宗先據武牢以待竇建德是也

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管壘相去既遠勢力均若挑戰則我勞彼佚不可也如後周趙齊齊將段韶禦之時大雪之後周人以步卒為前鋒從西而下去城二里諸將欲逆擊之韶曰步人氣力勢自有限今積雪既厚逆戰非便不如陳以待之彼勞我佚破之必矣既而交戰周之前鋒盡殲

卒強吏弱曰弛弛壞也長慶初命田布帥魏以伐王庭湊布長在魏魏人能禁居數月欲合戰兵士潰散

大吏怒而不服大吏次將也晉伐秦荀偃行令曰鷄鳴而駕惟子馬首是瞻樂懸怒曰晉國之命未有是也遂棄而歸

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楚蓮越及諸侯之師救州來吳公子光曰楚師多寵政令不一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楚師果敗

兵無選鋒曰北凡戰必用精銳為前鋒若齊之伎擊魏之武卒秦之銳士

孫子參同卷五

四

漢有三河俠士劍客奇材吳謂之解煩齊謂之決命唐謂之跳盪是也晉武時羌陷涼州司馬督馬隆募勇士三千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軍西渡溫水虜樹機能以萬眾遊隆隆依入陣法且戰且前弓矢所入皆應弦而倒謝玄北鎮廣茂劉牢之以驍勇應募百戰百勝號為北府兵敵人畏之所向必克也

孫子參同卷五

五

譬如驕子不可用也黃石公曰士卒不可下而於思故思不可專用罰不可獨行專用恩則驕而不可使此曹公所以割髮而自刑臥龍所以垂泣而行戮楊素所以流血盈前而言笑自若李靖所以十殺其三使畏我而不畏敵也獨行罰則士不親附而不可用此勾踐所以投醪醉三軍楚子所以溫言司挾纊吳起所以分衣食闔閭所以同勞

魏武帝曰地形者欲戰先審地形以立勝也以戰則利寧致人無致于人也隘形者兩山之間通谷也敵勢不得撓戰我先居之必前

齊隘口陳而守之以出奇。若敵先居此地。齊口陳勿從也。卽半隘陳者從之。而與敵共此利可矣。險形者地險隘尤不可致於人也。挑戰迎敵也。走者不料力也。弛者吏不能統卒。故弛壞也。陷者吏強欲進。卒弱輒陷敗也。大吏小將也。崩者大將怒小將。小將心不厭服。忿而赴敵。不量輕重。則必崩壞也。譬如驕子。恩不可專。施罰不可獨任也。李卓吾曰。前

孫子參同卷五

六

言爲將不通九變之利。則雖知地形。必不能得地之利。故遂言行軍必先察地形。而稱引四軍之利。乃黃帝之所以勝四帝者。然特泛言處山處水。處斥澤與處平陸之軍耳。未詳及通掛支隘險遠六地之形也。故分別而詳著之。以謂將之至任。不可以不察焉。唯是走弛陷崩亂北六者。乃將之過。非地之災。不可以歸咎於地形之不察也。故復言地形爲兵

之助。唯料敵致勝之上將。自能計遠近險阨。而用戰必勝。而終之以知彼知己。知天知地。焉。知吾卒之可勝。知敵之可以勝。知彼知己也。知卒之可勝。知敵之可以勝。又知吾地形之可以戰。知天知地也。將而知天知地也。則其勝全矣。故下篇遂言九地。夫地形無不知。然後運兵計謀爲不可測。無所往而不得地之利也。宜矣。

孫子參同卷五

七

參考

○武侯問曰。左右高山。地甚狹迫。卒遇敵人。擊之不敢去之。不得爲之奈何。趙對曰。此謂谷戰。雖衆不用募吾材士。與敵相當。輕足利矢。以爲前行分車列騎。隱於四旁。相去數里。無見其兵。敵必堅陳進退。不敢於是。出旌列旆。行出山外觀之。敵人必懼車騎挑之。勿令得休。此谷戰之法也。

武侯問曰。暴寇卒來。掠吾田野。取吾牛羊。則如之何。起對曰。暴寇之來。必慮其強。善守勿應。彼將暮去。其裝必重。其心必恐。還退務速。必有不屬。追而擊之。其兵可覆。

九地第十一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圯地。有圍地。有死地。諸侯自戰其地者。為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為輕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為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為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眾者。為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為重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為圯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眾者。為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為死地。是故散地則無戰。輕地則無止。爭地則無攻。交地則無絕。衢地則合。交重地則掠。圯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眾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敢問。敵眾整而將來待之。若何。曰。先奪其

所愛則聽矣。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凡爲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掠於饒野。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并氣積力。運兵計謀爲不可測。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盡力。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不得已則鬪。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

孫子參同 卷五

十一

惡壽也。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霑襟。偃卧者涕交頤。投之無所往。則諸劇之勇也。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敢問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齊勇若一。政之道也。剛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

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若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將軍之事也。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凡爲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四通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淺者。輕地也。背固前隘者。圍地也。無所往者。死地也。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輕地。吾將使之屬。爭地。吾將趨其後。交地。吾將謹其守。衢地。吾將固其結。重地。吾將繼其食。圯地。吾將進其途。圍地。吾將塞其闕。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故兵之情。圍則禦。不得已則鬪。過則從。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四五

孫子參同 卷五

十一

也。入淺者。輕地也。背固前隘者。圍地也。無所往者。死地也。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輕地。吾將使之屬。爭地。吾將趨其後。交地。吾將謹其守。衢地。吾將固其結。重地。吾將繼其食。圯地。吾將進其途。圍地。吾將塞其闕。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故兵之情。圍則禦。不得已則鬪。過則從。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四五

者一不知非霸王之兵也。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眾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己之私威，加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隳，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犯三軍之眾，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夫眾陷於害，然後能為勝，敗故為兵之事，在順詳敵之意，并敵一向，千里殺將。

孫子參同 卷五

十三

是故巧能成事，是故政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屬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敵人開闔，必丞入之，先其所愛，微與之期，踐墨隨敵，以決戰事。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諸侯自戰，其地者為散地。戰於境內，士內顧而易散也。如鄭人軍於郊，恃近其城，莫有圖志為楚所敗是也。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為爭地。險固之處，務在必爭。如孫劉之荊州，楚漢之關中是也。

諸侯之地三屬。我與敵相當，而旁有他國。如鄭界於齊楚晉是也。

先至而得天下之眾者為衝地。沛公先入關，秦民惟恐其

不為王也。及楚拔成臯，鄢生說漢王曰：陛下進取榮陽，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此二者，漢得天下之大勢也。

散地則無戰。吳王問孫武曰：散地無戰，則必固守。若敵攻我，小城掠吾田野，

禁吾樵採，塞吾要道，待吾空虛而來，急攻則如之何？武曰：敵人深入，專志輕鬪，吾兵安土，以陳則不堅，以戰則不力。當集人聚穀，保城備險，輕兵絕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野無所掠，三軍困餒，因而誘之，可以有功。若欲野戰，則必因勢依險，設伏無險，則隱於陰

險，出其不意，襲其懈怠。

輕地則無止。吳王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難進，乃退，未背險阻，三軍恐懼，則如之何？武曰：以入為務，無以戰為故，無近其名城，無由其通路，設疑佯惑，示若將去，乃選其精騎，啣枚先入，掠其六畜，三軍見得進，乃不懼，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人若來擊之，勿疑若其不至，捨之而去。

爭地則無攻。吳王曰：形勝之地，敵人先至，據要保利，則如之何？武曰：爭地之法，讓之者得，求之者失。敵得其處，慎勿攻之。趨其所愛，敵必出救，分兵設伏，人欲我與人棄我取，此爭先之道也。若我先至而敵用此術，則選吾銳卒固守，其所輕兵追之分伏。

孫子參同 卷五

十三

險阻敵人還圖伏兵
旁起此全勝之道也

交地則無絕

吳王曰交地我不絕敵敵先圍
之彼可得而來我不得而往衆

寡又均則如之何武曰既我不可往彼可以
來則分卒匿之守而勿怠示其不能敵人且
至設伏隱廬
出其不意

衢地則合交

吳王曰衢地必先至若我道遠
發後至不能先柰何武曰諸侯

三屬其道四通必先重幣交親旁國兵雖後
莫知所當越我我得象助彼失其黨鱗角攻之
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
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申包胥
曰善哉茂以加矣遂伐吳滅之

孫子參同卷五

圯地則行

少固之地勢無所依則別據險要
不可遲留也漢景時吳楚反或說

吳王曰吳多步卒漢皆車騎車騎利平地步
兵利險阻願大王所過城邑勿攻直去疾西
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
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雷下
城邑漢車騎馳入梁楚之郊
則事敗矣吳王不聽果敗

圍地則謀

吳王曰前有強敵後有險隘絕我
根道利我出走敵鼓噪不進以觀

我能柰何武曰我入圍地必塞其關示無所
往則萬人同心三軍齊力乃并炊數日無見
烟火故為毀亂寡弱之形敵備必輕則告勵
士卒奮怒陳伏左右險阻擊鼓而出敵人若
當疾擊務突我則前關後拓左右犄角也王
曰敵在吾圍伏而深謀示我以利縈我以旗

紛紜若亂不知所之柰何武曰千人操旌分
塞要道輕兵進挑陳而勿搏交而勿去此敗
謀之法也

敵地則戰

李衛公曰左谷右山東馬懸車之
道前窮後絕無所息退無所固求戰

未整而強敵忽臨進無所息退無所固求戰
不得自守莫安駐則日月稽雷動則首尾受
敵野無水草軍乏資糧馬困人疲智窮力屈
一人守險萬夫莫向如彼要害敵先據之如
此之利我已失守若此死地疾戰則存不疾
戰則亡須上下同心併氣一力抽腸濺血一
死於前此則因敗為
功轉禍為福之計也

先奪其所愛則聽矣

奪其所願愛必專注救
之不復能盡力於我故

孫子參同卷五

聽我

聽我所為如姜維救麴城魏將
先奪牛頭山遂不戰而歸是也

深入則專

深入重地則士以軍為家絕無顧
慮故心志專一趙廣武君謂韓信

去國遠關

其鋒不可當司馬宣王謂
諸葛恪卷甲深入其鋒難敵是也

三軍足食

鄭生說漢王曰知天之天者王業
可成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

敖倉積粟甚多楚拔荊陽不守敖倉此天所
以資漢也漢王遂守之轉漕關中未嘗乏絕
又如張詠知益州屯兵三萬無半月之食察
知民間廩有餘積而苦鹽貴乃聽民以米易
鹽食遂不乏郭子儀還河中親耕百畝
士卒餽勅於是野無曠土軍有餘糧
併氣積力 王翦伐楚楚悉國中兵以禦之翦
堅壁不戰日休士而撫循之久之

問軍中戲乎。曰：方投石超距，翫曰：可矣。一舉而滅楚，蓋深入敵境，未見可勝之利，必養積全力，取勝於一戰也。

歿焉不得。人人死戰，何所不得。尉繚子曰：一賊仗劍擊於市，萬人無不避之者，非一人之獨勇，萬人皆不肖也，必死與必生不侔也。

率然者，常山之蛇也。率然，速也。昔諸葛於平溫見之曰：此常蛇勢，即九軍陣法也。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衝其中，首尾俱救。

交地，吾將謹其守。上言交地無絕，此又言謹守之，不虞我可以乘其間，彼不得伺我之隙也。李牧守鴈門，謹烽火，多間諜，誘匈奴入而擊之，是也。

圍地，吾將塞其闕。凡圍師必闕，所以開其生路，使不堅戰也。若我受敵圍，必塞其闕，令士卒有必死之心。如齊神武為爾朱兆所圍，闕其一角，神武連繫牛驃，自塞之，士卒無出路，四面奮擊，大破朱兆兵。

不得已則鬪，過則從。死地求生，不得不鬪，不得已之過極，則聽從吾計也。漢班超至鄯善，謂其屬曰：今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虜使到數日，耳而王禮貌即廢，有如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吏卒皆曰：危亡之地，死生皆從司馬。超乃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皆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弓弩夾門而伏。超順風縱火，虜

孫子參同 卷五

之是也。

大驚亂盡殄滅之。伐大國，則其眾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如秦謂魏曰：吾攻趙且暮，且下諸侯，敢救者必移兵先伐之，魏懼不敢救，是也。離其交，削其權，則已之威益信。故下文云：其城可拔，國可蹙。施無法之賞，縣無政之令。吳子敗北者，有賞法外之賞也。李愬襲元濟，初出眾請所向，曰：東六十里止，至張柴村，諸將請所止，曰：蔡州是政外之令也。先其所愛，微與之期。先奪其愛，必微示之期，使其趨之，我乃後發而爭地，趨其後。踐墨隨敵以決戰事。兵雖用變，用奇始終必婦人戰，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是也。魏武帝曰：九地欲戰之地有九也：散地，士卒戀土道，近易散也；輕地，士卒皆輕返也；爭地，可以少勝眾，弱擊強也；交地，道里相交錯也；三屬，我與敵相當，而旁有他國也；衢地，先至得其國助也；重地，難返之地也；圯地，少固也。

孫子參同 卷五

先至也。故曰：爭地趨其後。

踐墨隨敵以決戰事。兵雖用變，用奇始終必婦人戰，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是也。

魏武帝曰：九地欲戰之地有九也：散地，士卒戀土道，近易散也；輕地，士卒皆輕返也；爭地，可以少勝眾，弱擊強也；交地，道里相交錯也；三屬，我與敵相當，而旁有他國也；衢地，先至得其國助也；重地，難返之地也；圯地，少固也。

得其國助也。重地，難返之地也。圯地，少固也。

死地。前有高山。後有大水。進則不得。退則有礙也。爭地無攻。不當攻。當先至爲利也。交地無絕。相交屬也。衢地合交。結諸侯也。重地則掠。蓋積糧食也。圯地則行。無稽留也。圍地則謀。發奇謀也。死地則戰。殊死戰也。卒離而不集。暴之使離。亂之使不齊。勒兵而戰也。先奪其所愛者。奪其所恃之利也。若先據利地。則我所欲。必得矣。謹養勿勞。并氣積力者。養士

孫子參同卷五

氣并兵力。爲不可測度之計也。死焉不得。士死焉不得也。士人盡力在難地。心并也不懼者。士陷在死地。則意專不懼也。則拘專也。則鬪人窮則死鬪也。不求而得。不求索其意而自得也。禁祥去疑。禁妖祥之言。去疑惑之計也。非惡貨惡壽者。棄財致死。非得已也。涕泣襟交。願者皆持必死之計也。方馬縛馬也。埋輪恃不動也。此言專難不如權巧也。靜以幽。

正以治。謂清淨幽深平正也。能愚士卒。愚誤也。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也。莫知所之。一其心也。人情之理。見利而進。遭難而退也。使之屬使相交屬也。趨其後。地利在前。當速進其後也。繼其食。掠彼也。進其途。疾過也。塞其關。一其心也。示之以不活。勵士也。圍則禦。相持禦也。不得已。則鬪。勢有不得已者也。過則從。備之。甚過則從。計也。四五者。謂九地之利害。

孫子參同卷五

或曰。上四五事也。不爭天下之交者。不結成。天下諸侯之權也。絕天下之交。奪天下之權。故威得伸。而自私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言法令不可豫施。懸之。司馬法曰。見敵作誓。膺功作賞也。犯者用也。言明賞罰。雖用衆若使一人。然也能爲勝敗。必殊死戰也。詳敵詳審也。或曰。彼欲進。設伏而退。彼欲去。開而擊之。并敵一向者。先示之以開。空虛弱之處。敵

則并向而利之雖千里可擒其將也是謂成
事之巧矣是故謀定則閉關梁絕其符信勿
使通使誅治也敵人開闔必亟入之有間隙
當急入之也先其所愛據便利也微與之期
後人發先人至也踐墨隨敵以決戰事行踐
繩墨總無常也處女示弱也脫兔往疾也

李卓吾曰地形雖多九地足以盡之矣故先
言九地之害與處九地之常法然古之善用

孫子參同卷五

子

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
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
不齊是故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于敵
則其交不得合其爲霸王無敵之兵如此又
何有於九地之變乎况吾之兵又唯恐不投
之於死地者蓋爲客之道深入則專甚陷則
不懼不得已則鬪投之無所往則死且不北
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

而信如常山之蛇率然而首尾俱至如吳越
人之同舟遇風雖彼此相惡率然而相救也
如左右手則雖方馬埋輪專難如此且不足
恃矣故曰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
生夫唯衆陷于害然後能爲勝敗非虛言也
但人情見利則進遭難則退故九地之變屈
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耳若先使之知
之又誰肯甘心而自投於死地乎夫民至愚

孫子參同卷五

子

也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是故施無法之賞懸
無政之令用之以事不告以言用之以利不
告以害然則聚三軍之衆而投之于險者信
將軍之事矣故復言散地吾將一其志輕地
吾將使之屬圍地吾將塞其闕死地吾將示
之以不活則可知也率然者率然而自至也
如手足之捍頭目不謀而親不約而會率然
而然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此九地之利不

可以不察也。

參考

卓吾子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為交地。故述交地。入人之地。背城邑多者。為重地。故述深入。

武王曰。吾與敵人臨境相拒。彼可以來。我可以往。陣皆堅固。莫敢先舉。我欲往而襲之。彼可以來。為之奈何。太公曰。分兵三處。令我前

孫子參同 卷五

三

軍。深溝增壘。而無出列。旌旗擊。鼙鼓。完為守備。令我後軍。多積糧食。無使敵人知我意。發我銳士。潛襲其中。擊其不意。攻其無備。敵人不知我情。則止不來矣。武王曰。敵人知我之情。適我之機。動則得我事。其銳士伏于深草。要我隘路。擊我便處。為之奈何。太公曰。令我前軍。日出挑戰。以勞其意。令我老弱。曳柴揚塵。鼓吹而往來。或出其左。或出其右。去敵無

過百步。其將必勞。其卒必駭。如此則敵人不。敢來。吾往者不止。或襲其內。或擊其外。三軍疾戰。敵人必敗。

右交地

武王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深溪。大谷。險阻之水。吾三軍未得。而天暴雨。流水大至。後不得屬于前。無有。之備。又無水草之資。吾欲畢濟。使三軍不稽留。為之奈何。太

孫子參同 卷五

三

公曰。凡帥師將眾。慮不先設。器械不備。教不精。信士卒不習。若此。不可以為王者之兵也。凡三軍有大事。莫不習用器械。攻城圍邑。則有轆轤。臨衝。視城中。則有雲梯。飛樓。三軍行止。則有武衝。大櫓。前後拒守。絕道遮衝。則有材士。強弩。衛其兩傍。設營壘。則有天羅。地落。行馬。蒺藜。晝則登雲梯。遠望立五色旌旗。夜則設火雲。萬炬。擊雷鼓。振鼙鐸。吹鳴笳。越溝

塹則有飛橋轉關轆轤鉅鑿濟大水則有天
潢飛江逆波上流則有浮海絕江三軍用備
主將何憂

武王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之軍相當
兩陳相望衆寡強弱相等未敢先舉吾欲令
敵人將帥恐懼士卒心傷行陳不固後陳欲
走前陳數顧鼓譟而乘之敵人遂走爲之柰
何太公曰如此者發我衆去寇十里而伏其

孫子參同 卷五

五

兩傍車騎百里而越其前後多其旌旗益其
金鼓戰合鼓譟而俱起敵將必恐其軍驚駭
衆寡不相救貴賤不相待敵人必敗武王曰
敵之地勢不可以伏其兩傍車騎又無以越
其前後敵知我慮先施其備我士卒心傷將
帥恐懼戰則不勝爲之柰何太公曰誠哉王
之問也如此者先戰五日發我遠候往視其
動靜審候其來設伏而待之必于死地與敵

相避遠我旌旗疎我行陳必奔其前與敵相
當戰合而走擊至二三里而還伏兵乃起或
陷其兩傍或擊其前後三軍疾戰敵人必走
武王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相當而天
太寒甚暑日夜霖兩旬日不止溝壘悉壞隘
塞不守斥侯懈怠士卒不戒敵人夜來三軍
無備上下惑亂爲之柰何太公曰凡三軍以
戒爲固以息爲敗令我壘上誰何不絕人執

孫子參同 卷五

五

旌旗內外相望以號相命勿令乏音而皆外
向三千人爲一屯誠而約之各慎其處敵人
若來視我軍之警戒至而必還力發氣息發
我銳士隨而擊之武王曰敵人知我隨之而
伏其銳士佯北不止遇伏而還或擊我前或
擊我後或薄我壘吾三軍大恐擾亂失次離
其處所爲之柰何太公曰分爲三隊隨而追
之勿越其伏三隊俱至或擊其前後或陷其

兩傍明號審令。疾擊而前。敵人必敗。

武王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相守。敵人絕我糧道。又越我前後。吾欲戰則不可勝。欲守則不可久。爲之奈何。太公曰。凡深入敵人之地。必察地之形勢。務求利便。依山林險阻。水泉林木而爲之固。謹守關梁。又知城邑丘墓地形之利。如是則我軍堅固。敵人不能絕我糧道。又不能越我前後。武王曰。吾三軍過

孫子參同卷五

五

大林廣澤平易之地。吾候望誤失。卒與敵人相薄。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敵人翼我兩傍。越我前後。三軍大恐。爲之奈何。太公曰。凡帥師之法。當先發遠候。去敵二百里。審知敵人所在地勢。不利則以武衝爲壘。而前又置兩踵軍於後。遠者百里。近者五十里。卽其警急。前後相救。吾三軍常完堅。必無毀傷。

武王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衝軍相

當。敵衆我寡。敵強我弱。敵人夜來。或攻吾左

或攻吾右。三軍震動。吾欲以戰則勝。以守則固。爲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謂之震寇。利以出戰。不可以守。選吾材士。強弩車騎。爲左右疾擊。其前急攻。其後或擊其表。或擊其裏。其卒必亂。其將必駭。武王曰。敵人遠遮我前。急攻我後。斷我銳兵。絕我材士。吾內外不得兩聞。三軍擾亂。皆敗而走。士卒無鬪志。將吏無

孫子參同卷五

五

守心。爲之奈何。太公曰。明哉王之問也。當明號審令。出我勇銳。冒將之士。人操炬火。二人同鼓。必知敵人所在。或擊其表裏。微號相知。令之滅火。鼓音皆止。中外相應。期約皆當。三軍疾戰。敵必敗亡。

武王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卒遇敵人甚衆。且武武車驍騎。繞我左右。吾三軍皆震走。不可止。爲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謂之敗兵。善

者以勝不善者以亡。武王曰：用之奈何？太公曰：伏我材士強弩武車驍騎爲之，左右常去前後三里，敵人逐我發我車騎衝其左右，如此則敵人擾亂，吾走者自止。武王曰：敵人與我車騎相當，敵衆我少，敵強我弱，其來整治精銳，吾陳不敢當爲之，奈何？太公曰：選我材士強弩，伏於左右，車騎堅陳而處，敵人過我，伏兵積弩射其左右，車騎銳兵疾擊其軍，或

孫子參同卷五

五

擊其前，或擊其後，敵人雖衆，其將必走。

武王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高山磐石，其上亭亭無有草木，四面受敵，吾三軍恐懼，士卒迷惑，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爲之奈何？太公曰：凡三軍處山之高，則爲敵所棲，處山之下，則爲敵所囚，旣以被山而處，必爲鳥雲之陳，鳥雲之陳，陰陽皆備，或屯其陰，或屯其陽，處山之陽，備山之陰，處山之陰，備山之陽。

處山之左，備山之右，處山之右，備山之左，敵所能陵，兵備其表，衝道通谷，絕以武車高置，旌旗謹勅，三軍無使，敵人知吾之情，是謂山城行列已定，士卒已陳，法令已行，奇正已設，各置衝陳於山之表，便兵所處，乃分車騎爲鳥雲之陳，三軍疾戰，敵人雖衆，其將可擒。武王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臨水相拒，敵富而衆，我貧而寡，踰水擊之，則不能前。

孫子參同卷五

五

欲久其日，則糧食少，吾居斥鹵之地，四旁無邑，又無草木，三軍無所掠取，牛馬無所芻牧，爲之奈何？太公曰：三軍無備，牛馬無食，士卒無糧，如此者，索便詐敵而亟去之，設伏兵於後，武王曰：敵不可得而詐，吾士卒迷惑，敵人越我前後，吾三軍敗而走，爲之奈何？太公曰：求途之道，金玉爲寶，必因敵使精微爲寶，武王曰：敵人知我伏兵，大軍不肯濟，別將分隊

以踰於水吾三軍大恐爲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分爲衝陳便兵所處須其畢出發我伏兵疾擊其後強弩兩旁射其左右車騎分爲烏雲之陳備其前後三軍疾戰敵人見我戰合其大軍必濟水而來發我伏兵疾擊其後車騎衝其左右敵人雖衆其將可走凡用兵之大要當敵臨戰必置衝陳便兵所處然後以車騎分爲烏雲之陳此用兵之奇也所謂

孫子參同卷五

三十一

烏雲者烏散而雲合變化無窮者也。

武王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相遇於險阨之中吾左山而右水敵右山而左水與我分險相拒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爲之奈何太公曰處山之左急備山之右處山之右急備山之左險有大水無舟楫者以天潢濟吾三軍已濟者亟廣吾道以便戰所以武衝爲前後列其強弩令行陣皆固衝道谷口

以武衝絕之高置旌旗是謂軍城凡險戰之法以武衝爲前大櫓爲衛材士強弩翼吾左右三千人爲屯必置衝陳便兵所處左軍以左右軍以右中軍以中並攻而前已戰者還歸屯所更戰更息必勝乃已

右深入

卓吾子曰政舉之日夷關拆符無通其使既無通其使矣設有陰符陰書稱緊急君命而

孫子參同卷五

三十二

來者當如之何故述陰符陰書

武王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三軍卒有緩急或利或害吾將以近通遠從中應外以給三軍之用爲之奈何太公曰主與將有陰符凡八等有六勝克敵之符長一尺破軍擒將之符長九寸降城得邑之符長八寸却敵報遠之符長七寸衆堅守之符長六寸請糧益兵之符長五寸敗軍亡將之符長四寸失利

亡士之符長三寸諸奉使稽留者若符專聞泄者皆誅之八符者主將秘聞所以陰通言語不泄中外相知之術

武王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主將欲合兵行無窮之變圖不測之利其事煩多符不能明相去遼遠言語不通爲之奈何太公曰諸有陰事太慮當用書不用符主以書遺將將以書問主書皆一合而再離三發而一知再離

孫子參同卷五

者分書爲三部三發而一知者言三人操一分相參而不使知情也此謂陰書

右陰符陰書

或問卓吾子曰踐墨隨敵以決戰事何謂也曰踐墨者節制之師教習於平日所謂校計索情豫修吾必可勝之道善保吾不可勝之法而爲將之所受於君者是也隨敵者因利制權初無定勢隨敵盈縮臨時變化所謂預

設不得先傳不得而爲將之所自出雖將亦不得而知者是也既不得而知故不得而言則凡所言者可知矣是以但有墨流傳於世而人可得而踐之也

孫子參同卷五

火攻第十二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庫。四曰火庫。五曰火隊。行火必有因。煙火必素具。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真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火發於內。即早應之於外。火發而其兵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而止。火可發於外。無待於

孫子參同 卷五

內。以時發之。火發上風。無攻下風。晝風久。夜風止。凡軍必知五火之變。以數守之。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強。水可以絕。不可以奪。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故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以愠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怒可以覆喜。愠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曰

明主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一曰火人。吳起曰。凡軍居荒澤草木幽穢。可則火其人。自魯桓公世。焚鉅野之咸。立始以火田。後遂有五火之變。以佐取勝。如赤壁之戰。曹兵船艦千里連環。而下周瑜命黃蓋以舟載燒。使枯柴。因稱禪。儲投入曹中。因而燬火。焚燒殆盡。諸葛武侯與藤甲軍戰。其甲皆編藤。灌油為之。刀矢不入。力倦則浮甲渡水。而去。莫如之。何武侯曰。凡利於水者。不利於火。火焚之。片甲無存。

孫子參同 卷五

二曰火積。其蓄積使乏食也。漢高與項羽相持。使劉賈渡白馬津。燒楚積聚。孫子參同 卷五
火輜火庫火隊。車載衣裝。在道未止。曰輜。營戰具。曰仗。許攸謂曹公曰。袁紹輜重有萬餘。輜屯軍不嚴。以輕兵襲之。出其不意。焚其積聚。不過三日。袁紹自敗。公大喜。選精騎五千。皆用袁氏旗幟。人銜枚。馬縛口。從間道進。人拖束薪。所過途路。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抄掠。後軍遺兵以益備。謂者以為信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悉燒其輜重。營中驚亂。因大破之。生擒代燕慕容評。率兵四十萬。為時久之計。盡遺步兵五千。夜從間道起。火燒輜重於山。火見。郭中因而滅之。
行火必有因。因風因夜。因燥。早因奸人。內應。社黃巾賊圍之。兵少而恐。嵩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為縱火。其夕大風。

可以得志乃約厲士卒皆策莖乘城使銳士
問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城而
奔其陣遂大破之益州牧羅尚遣隗伯攻蜀
賊于雄于郾城雄使朴泰進尚為內應以火
為期尚信之遣隗伯率精兵從泰擊雄泰以
長梯倚城而舉火伯軍爭緣梯泰盡斬之雄
放兵內外擊

煙火必素具

艾蒿茨葦薪芻膏油之屬皆須
預備兵法有火箭火簾火杏火

如諸葛欲火魏兵先於高平原設茅屋草堆
伴積根草豫藏
引火之物是也

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

借火以攻敵及
其驚亂而擊之若

孫子參同

卷五

應之不早火則衆定則無功也唐尉遲討
悅悅踰橋掩其後因風縱火燧乃坐甲令無
動命前除草斬荆棘廣百步以爲陣勇力五
千人分爲前列以俟賊至比悅軍至則火止
氣乏力衰而敗此但知
用火而不能早應者也

火發兵靜者待而勿攻

敵先有備火不能亂
則防其反攻魏將滿

寵征吳勅諸將曰今夕風其猛賊必來燒營
宜預爲之備諸軍皆警夜半賊果來燒營寵
掩擊
破之

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

上文云火發於內此
言無待於內所謂五

火之變也如吳王既會潢池越聞愈章恐齊
宋之爲已害也乃命王孫權先與勇獲帥徒

師以爲過實於宋焚其北郭焉而過之是火
發於彼使敵不得邀我歸路也宋張齊賢居
契丹遙見火光中有旗幟謂且并兵至引去
齊賢追
擊敗之

火發上風無攻下風

隋江東賊劉元進攻王
世充於延陵令把草東

方因風縱火俄而迴風
悉燒元進營軍人多死

必知五火之變以數守之

火動物也得風則
善行而數變能用

之者千變萬化再推星羅之度數與風起風
止之數守候行之以我攻人亦勝人攻我消
息行事也天文志箕壁軫翼四宿好風月離
此者必多風常以雞羽八兩掛五丈竿上占

孫子參同

卷五

風所從來則
知用火之法

水可以絕不可以奪

水可以絕敵人之軍取
一時之勝不若火能奪

人之成業使之滅亡如韓信囊沙決水斬楚
將龍且是一時之勝也班超焚虜使收鄯善
等國是奪其國都也一本作水可以絕火可
以奪謂敵以水灌我我可以絕之如智伯灌
趙襄子於晉陽襄子夜殺守隄吏決水下灌
智伯是也敵以火焚我我可以奪之如單于
焚李陵於大澤陵先放火燒斷葦葦奪其火
勢是也此說於變字甚合但篇名火攻自當
借水以見火功之大水不
及火故詳於火而畧於水

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

所戰

以勝攻所以取者有水火之助也。水火所以能破軍殺將者士卒之力也。不修舉有功而賞之。凶咎之道也。財竭師老而不得歸。費留之謂也。

魏武帝曰。火攻者以火攻當擇時日也。行火必有因。因姦人也。煙火必素具。燒具也。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以兵應之於外也。火發上風無攻。下風不便也。晝風久夜風止。數當然也。故以火助攻者明取勝明也。水可以絕。不可以奪。水但能絕其糧道。分敵軍。不可奪。

孫子參同卷五

五

其蓄積費留者。若水之留。不復還也。或曰。費不以時。但費留也。賞善不踰時。故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李卓吾曰。火發而其兵靜者。則待而勿攻。極其火力而從之。不可從。則止而勿從。慎矣哉。火攻之法也。火發於內。則以兵應之於外。若火可發於外。則又無待於內矣。但貴以時耳。故五火之變。有數存焉。皆不可不知也。

參考

武王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深草叢穢。周吾軍前後左右三軍行數百里。人馬疲倦。休止。敵人因天燥疾風之利。燔吾上風車騎。銳士堅伏吾後。吾三軍恐怖散亂而走。爲之柰何。太公曰。若此者。則以雲梯飛樓遠望。左右謹察。前後見火起。卽燔吾前而廣延之。又燔吾後。敵人苟至。則引軍而却。按黑地而堅處。

孫子參同卷五

五

敵人之來。猶在吾後。見火起。必遠走。吾按黑地而處。強弩材士衛吾左右。又燔吾前後。若此。則敵不能害我。武王曰。敵人燔吾左右。又燔吾前後。煙燻覆吾軍。其大兵按黑地而起。爲之柰何。太公曰。若此者。爲四武衝陳。強弩翼吾左右。其法無勝亦無負。

用間第十三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走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

孫子參同 卷五

甲

知敵之情者也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死間者為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也生間者反報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微哉微哉

無所不用間也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

者皆死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必索敵間之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用也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為誑事可使告敵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五間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於反間故

孫子參同 卷五

甲

反間不可不厚也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

因間 因敵之鄉人厚撫而用之如韋孝寬以金帛啗齊人而齊人遙通書疏故齊之動靜皆先知之時有主帥許益孝寬委以心膂令守一城益乃以城東入孝寬怒令謀取之俄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此
內間 敵之官人有賢而失職者有過而被刑者有寵嬖而貪財者有屈在下位者有不得任使者有欲因敗喪以求展已之才能者有反覆變詐常持兩端之心者皆可潛通

厚賂結之使為內間如趙賂太宰詔吳納子
胥曹操用許攸漢高結項伯是也唐太宗討
竇建德凌敬說建德曰悉兵濟河攻取懷州
河陽使重將居守更率眾鳴鼓建旗踰太行
入上黨先聲後實傳檄而定漸趨壺口稍駭
蒲津收河東之地此上策也行必有三利一
則入無人之境師有萬全二則拓土得兵三
則鄰國自解建德將從之王世充陰以金玉
啗其計將以亂其謀因曰凌敬書生耳豈
可與言戰乎建德遂謝敬策不從而敗
反間 敵有間來則厚利以啗之偽情以示之
或留之使言其情或縱之偽報我事則
反為我用也如班超發于閩兵擊莎車龜茲
揚言兵少不敵罷敵乃除殺生口歸告龜茲
王大喜不設備超即勒兵馳赴大破降之岳
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朮惡劉豫可以間而

孫子參同 卷五

動會軍中得兀朮謀者飛佯責之曰汝非吾
軍中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致四太
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詐我今冬
以會合寇江為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
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謀真緩死即詭服乃作
蠟書言與劉豫同謀誅兀朮事因謂謀曰吾
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封服納書飛勿
泄謀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白其主遂
廢
死間 佯為虛詐之事令吾間知之而傳泄於
敵事乘必死也宋時曹太尉嘗貸人死
使偽為僧吞蠟彈入西夏至則為其所囚僧
以彈告即下之開讀乃所遺彼謀臣書也戎
王怒誅其臣并殺間僧鄭武公欲伐胡先以
其子娶胡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代大

夫關其思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兒
弟之國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
已不備鄭
襲而取之

生間 以不意中間其骨肉君臣而間者得以
生還反報如范雎入秦永巷左右曰王
來睢曰秦安得王臣在山東時但聞有太后
穰侯涇陽華陽不聞其有王於是秦徙太后
廢穰侯逐涇陽華陽焉隋時達奚武為東秦
刺史時齊神武趣沙苑太祖遣武覘之武從
三騎皆衣敵人衣日暮歷敵營若警夜者有
不如法者往往撻之具知敵情以告太祖太
祖深嘉焉
遂破之

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 上言五
間不可

孫子參同 卷五

少此言五間不易用歸重在主將也晉豫州
刺史祖逖之鎮雄州愛人下士雖疎交賤隸
皆思禮厚遇之河上堡因先有任子在胡者
皆聽兩屬時遣遊軍偽抄之明其未附諸塢
王感戴胡有異商輒密以聞故前後克獲焉
李達為都督義州弘農等二十一防諸軍事
每厚撫境外之人為謀間敵中動靜必先知
之至有事泄被誅戮者亦不以為悔其得人
心也
如此
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 我用間亦防反為敵
使如秦間不得趙奢
之實情楚間不能得陳平之實情
必淵微精妙之將始察其真偽也
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 間泄
其事

有人首告者俱殺之
以滅口軍機貴密也

姓名必令吾間必索知之

欲潛入其軍必熟知用事者之姓名

則可隨機應卒如宋華元夜登子反之床以劫楚盟若非素知左右之姓名何由得登其床也

必索敵人之間來間我者

我令間往來必備知敵情不如因彼

間來曲為引誘啗以大利威以大刑自非大忠必反為我用矣既知敵情四間皆因此而可用故下文獨重反間

魏武帝曰用間者戰必先用間以知敵情也

孫子參同卷五

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古者八家為鄰一家

從軍七家奉之故十萬之師舉不事耕稼者

七十萬家也不可取於鬼神者不可祭祀而

求也不可象干事者不可以事類而求也不

可驗於度者不可以事數而求也必取於人

知敵之情者因間人也因時任用五間人君

之寶是謂神紀矣孰知其道哉故非聖智不

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

之寶也。導而舍之舍居止也伊摯伊尹也呂

牙呂望也。李卓吾曰因間者雖敵之人而

於我有鄉里故舊之親如魏武之於韓遂亦

其一例也內間者敵之內人也如信陵得如

姬便能竊符以救趙也魏王雖非信陵之敵

然趙決不可不救而魏王雖萬端說之而不

聽則比之敵人又為甚矣或曰即為官於敵

者是亦敵內之人也反間者即敵間之來間

孫子參同卷五

我者反而用我之間以間敵也生間則生而

反可以報我若死間則且以誑吾間而使之

傳於敵間矣可生反乎如酈食其已說齊撤

去守備韓信復襲齊使齊烹酈食其又其一

例也然信實可以不用襲齊酈食其實可以

不用死間信之此舉其與無知名無勇功又

不知相去幾千萬里矣卒以誅夷不亦宜歟

或曰漢高帝白登之圍用陳平秘計貽單于

闕氏絕妙圖形卽得圍解是亦內間之事也。夫間事未發而先開聞與所告者皆死夫一先開卽時皆歿矣間事又可得聞乎聞之密何如耶故曰事莫密於間。

參考

卓吾子曰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卽此觀之則三軍之事莫急於用間矣故以用

孫子參同卷五

五

間終焉取於鬼神者祭祀祈禱也象於事者事類推求也驗於度者卜筮占驗也故曰用兵之道盡在於人事彼鬼神等不過詭道奇謀因以便於使貪使愚云耳其實必以先知彼已爲急也苟知己而不知彼又何以勝敵而制其命乎故用間要矣今述如左
太宗曰田單詭神怪而破燕太公焚書龜而滅紂二事相反何也靖曰其機一也或逆而

取之或順而行之是也昔太公佐武王至牧野遇雷雨旗鼓毀折散宜生欲卜吉而後行此則因軍中疑懼必假卜以問神焉太公所謂腐草枯骨無足問且以臣伐君豈可再乎然觀散宜生發機於前太公成機於後逆順雖異其理致則同臣前所謂術數不可廢者蓋存其機於未萌也及其成功在人事而已矣

孫子參同卷五

五

卓吾子曰用間篇說出用間事十分鄭重言不如此則是視民命如糞壤以安危爲兒戲矣安得不先知敵人而爲之間乎然李衛公反以用間爲不得已何哉今亦具述于左
太宗曰昔唐儉使突厥卿因擊而敗之人言卿以儉爲死間朕至今疑焉靖再拜曰臣與儉比肩事主料儉說必不能柔服故臣因縱兵擊之所以盡大忠不顧小義也人謂以儉

爲歿間非臣之心按孫子用間最爲下策臣嘗著論其末云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或用間以成功或憑間以傾敗若束髮事君當朝正色忠以盡節信以竭誠雖有善間安可用乎唐儉小義陛下何疑太宗曰誠哉非仁義不能使間此豈纖人所能爲乎周公大義滅親况一使人乎灼無疑矣

卓吾子曰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

牙在殷夫伊呂以大聖而爲殷周用殷周天下一六百載一八百載誰之力歟伊相湯又相太甲中間歷事外丙仲壬以及居桐復辟則不但闔外之事伊得專之伊實專殷權興廢大事咸其自主矣至太甲思庸伊乃明農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則亦氣墮力竭歿將至而後肯乞休也若呂尚者八十而始遇文王文王薨又不知幾年歲矣乃佐武王至于

一十三載之久然後借兵盧戎諸國伐商而有天下則呂至是又是百有年歲人也然呂卒受齊封猶然不遺餘力富國強兵不辭老不憚勞與煩則此二老者又何其功成而不止耶雖曰成湯與尹咸有一德武亦以呂爲三朝元老太公所望以興周之人始終敬禮未嘗少衰然爲伊呂者亦不宜如此貪位而固權勢也故黃石公作三略以授子房獨諄

切於功成之戒云由此觀之伊呂是一樣人黃石是一樣人故子房尊敬黃石獨不受封而辟穀有以也此非可以優劣論也所見各不同也然中略之言非專謂臣下居功者設蓋專爲君上者謀欲其先收臣下之權以保全有功之臣耳則黃石公實自老子而來伊尹呂尚又實自軒轅而來彼此主意各自不同也後人不知乃以黃老並稱失其旨矣故

因論用間而并述中略之語以告成功之君
又因以告夫人臣者功成名遂身退是則天
道不可不以為鑒而自免耳否則韓彭蒯醜
蕭何繫獄雖欲自免又可得乎故謹錄黃石
分以備參考

黃石公曰夫人之在道若魚之在水得水而
生失水而歿故君子者常懼而不敢失道豪
傑秉職國威乃弱殺生在豪傑國勢乃竭豪

孫子參同卷五

五

傑低首國乃可久殺生在君國乃可安

黃石公曰三略為衰世作人臣深曉中略則
能全功保身夫高鳥歿良弓藏敵國滅謀臣
亡亡者非喪其身也謂奪其威廢其權也封
之于朝極人臣之位以顯成功中州善國以
富其家美色珍玩以說其心夫人眾一合而
不可卒離權威一與而不可卒移還師罷軍
存亡之階故弱之以位奪之以國是謂霸者

之略故霸者之作其論駁也存社稷羅英雄
者中略之勢也故勢主秘焉

太宗曰漢高祖能將將其後韓彭見誅蕭何
下獄何故如此靖曰臣觀劉項皆非將將之
君當秦之亡也張良本為韓報仇陳平韓信
皆怨楚不用故假漢之勢自為奮爾至于蕭
曹樊灌悉由六命高祖因之以得天下設使
六國之後復立人人各懷其舊則雖有能將

孫子參同卷五

五

將之才豈為漢用哉臣謂漢得天下由張良
借箸之謀蕭何漕輓之功也以此言之韓彭
見誅范增不用其事同也臣故謂劉項皆非
將將之君

六書參考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大林
與敵分林相拒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為
之奈何太公曰使吾三軍分為衝陳便兵所

處弓弩爲表戟楯爲裏斬除林木極廣吾道
以便戰所高置旌旗謹勅三軍無使敵人知
吾之情是謂林戰林戰之法率吾矛戟相與
爲伍林間木疎以騎爲輔戰車居前見便利
戰不見便則止林多險阻必置衝陳以備前
後三軍疾戰敵人雖衆其將可走更戰更息
各按其部是謂林戰之紀

司馬法曰順天阜財擇衆利地右兵是謂五

孫子參同卷五

五

慮順天奉時阜財因敵擇衆勉若利地守隘
險阻右兵弓矢禦及矛守戈戟助凡五兵五
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迭戰則久皆戰則強
見物與侔是謂兩之主固勉若視敵而舉將
心心也衆心心也馬牛車兵佚飽力也教惟
豫戰惟節將軍身也卒支也伍指拇也
武侯問吳起曰今秦協吾西楚帶吾南趙衝
吾北齊臨吾東燕絕吾後韓據吾前六國之

兵四守勢甚不便憂此柰何起對曰夫安國
家之道先戒爲寶今君已戒禍其遠矣

尉繚子曰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則士不亂
士不亂則刑乃明金鼓所指則百人盡鬪陷
行亂陳則千人盡鬪覆軍殺將則萬人齊刃
天下莫能當其戰矣古者士有什伍車有偏
列鼓鳴旗麾先登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先
歿者亦未嘗非多力國士也損敵一人而損

孫子參同卷五

五

我百人此資敵而損我甚焉

又將理曰凡將理官也萬物之主也不私于
一人夫能無私于一人故萬物至而制之萬
物至而命之君子不救囚于五步之外雖鉤
矢射之弗追也故善審囚之情不待箠楚而
囚之情可畢矣管人之背灼人之脇束人之
指而訊囚之情雖國士有不勝其酷而自誣
矣今世諺云千金不歿百金不刑試聽臣之

言行臣之術雖有堯舜之智不能關一言雖有萬金不能用一銖今夫決獄小國不下十數中國不下百數大國不下千數十人聯百人之事百人聯千人之事千人聯萬人之事聯之者親戚兄弟也其次婚姻也其次知識故人也是農無不離田業賈無不離肆宅士大夫無不離官府如此關聯良民皆囚之情也兵法曰十萬之師出日費千金今良民十

孫子參同卷五

五五

萬而聯於囹圄上不能省臣以爲危也

又治本曰凡治人者何曰非五穀無以充腹非絲麻無以蓋形故充腹有粒蓋形有縷夫在芸耨妻在機杼民無二事則有儲蓄夫無雕文刻鏤之事女無繡飾纂組之作木器液金器腥聖人飲於土食於土故埏埴以爲器天下無費今也金木之性不寒而衣繡飾馬牛之性食草飲水而給菽粟是治失其本而

宜設之制也春夏夫出於南畝秋冬女練於布帛則民不困今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腹失其治也古者土無肥瘠人無勤惰古人何得而今人何失耶耕有不終畝織有日斷機而柰何饑寒蓋古治之行今治之止也夫謂治者使民無私也民無私則天下爲一家而無私耕私織共寒其寒共饑其饑故如有子十人不加一飯有子一人不損一飯焉有喧

孫子參同卷五

五五

呼醜酒以敗善類乎野物不爲犧牲雜學不爲通儒今說者曰百里之海不能飲一夫三尺之泉足止三軍渴臣謂欲生於無度邪生於無禁太上神化其次因物其下在於無奪民時無損民財夫禁必以武而成賞必以文而成

又戰權曰兵法曰千人而成權萬人而成武權先加人者敵不力交武先加人者敵無威

接故兵貴先勝於此則勝彼矣弗勝於此則弗勝彼矣凡我往則彼來彼來則我往相爲勝敗此戰之理然也夫精誠在乎神明戰權在乎道之所極故知道者必先圖不知土之敗惡在乎必往有功輕進而求戰敵復圖止我往而敵制勝矣故兵法曰求而從之見而加之主人不敢當而陵之必喪其權高之以廊廟之論重之以受命之論銳之以踰垠之

孫子參同 卷五

五

論則敵國可不戰而服

孫子參同卷五 終

孫子參同五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此本不知何人所輯前有凡例又有萬曆庚申吳興松筠館主人序亦不署姓名其板用朱墨二色與世所稱閩板者同疑爲烏程閔氏刻也所採註釋列曹操李筌杜牧王皙張預賈林梅堯臣陳皞杜佑孟氏何氏解元張鑿李材黃治徵十五家所採批評列蘇洵王圻唐順之王世貞陳深李贄梅國楨焦竑郎文煥陸宏祚十家而卷中不盡見卷中所見如茅坤王鏊之類卷首又不列名其凡例稱卓吾子以吳子司馬法李靖問答六韜三畧集其品類分列十三篇後今悉從之又稱今旁集諸書廣采事實以補前人所未備又稱批點悉係鳳洲了凡原筆而評則蘇王諸家並存又稱卓吾參同具載叢書中原有梅司馬評點並不擅改所言輾轉糾紛無從得其端緒蓋坊賈湊合之本故漫無體例如是也

孫子彙徵八卷

〔清〕鄭端撰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清初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孫子彙徵

四卷》提要

孫子彙徵序

粵稽古軒轅黃帝命風后以制兵因五八而起數紛紜變化潭
 混莫測太公又繕其法建井畝以立軍制六步七步六伐七伐
 戰法備焉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復修太公法謂之節制之師
 諸葛武侯乃王佐奇才猶自比管樂衛公李靖亦云張良學太
 公三畧韓信學穰苴孫武即靖舅緝擒虎每與靖論兵輒嘆曰
 斯人可語孫吳田馱子觀之可見習兵之家皆遠有師承非司
 而已也然趙括熟讀父書馬謖親事孔明而易言兵法與沈信
 兵法遂至於敗不復讀說者又歸咎其學為無用夫兵者不祥
 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往往不肯明言而寓意於語言文字
 之外以聽人之自取故同一法也善用兵者名成名立不善用
 者喪身悞國是以君子慎之非其人不輕授非其時不輕試也
 古今談兵之雄者首推孫子蓋孫子能推黃帝太公之意而試
 侯衛公又皆推孫子之意故言兵者以孫子為宗第孫子之微
 旨不傳而名將臨戎俱經身試故多所論著苟能博及群言字
 通曲喻觸陳陳悟新合者融之不合者俟之然後澄心靜慮默誦
 曰文以求大義而孫子亦幾幾乎旦暮遇之余本章句腐儒安
 敢妄言兵政因歲在甲寅逆賊化順杖策從戎武備為急故不
 揣愚陋彙集諸家仍折衷於孫子以志願學之意云

江蘇鄭端撰

孫子叢書目錄

卷一

孫子註解

役英與雄

富國強兵

用兵有道

學兵有法

籍民為兵

多方求將

天官人事

節氣時刻

風雨占候

雲氣勝負

卷二

列郡分野

九州區域

三都形勝

直省形勝

南北大勢

沿邊要害

鄭瑞司直氏輯著

西邊事宜

京省道里

卷三

審察地利

搜探情偽

令行禁止

信賞必罰

勵士勸功

練心養氣

料敵制勝

衆寡機宜

用兵任勢

奇正相生

虛實彼己

攻守一法

節制嚴明

部伍分數

旗幟金鼓

卷四

守圍

弩	射	矢	弓	甲	馬	車	卷六	用間	火攻	五兵	夜營	行營	警制	戰法	卷五	陣法	教戰	選士	轉輸
												下營							

噴筒	三飛	火箭	子母銃	六合銃	快鎗	鳥銃	虎蹲砲	佛狼機	大將軍	威遠砲	鐵	棒	鎗	狼筈	銃	鈹	刀	牌	戈戟	牙	劍

剛柔牌

卷七

兵談

卷八

風角

孫子十三篇註解

計篇事莫難於慮始計莫善於得情始得其情則審時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

之以五事按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日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

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

而不畏危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而

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將莫不

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按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

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眾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

吾以此知勝負矣行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

必敗去之計利以聽乃為勢以佐其外勢者國利而制權也兵

者詭道也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挽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

親而離之攻其不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夫未

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

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曹孟德曰始計者選將量敵度地料卒計於廟堂也按計

索情謂下五事七計求彼我之情也一日道謂導之以政

令危者危疑也天者順天行誅因陰陽四時之制故司馬

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地者言以九地形勢不

同因時制利也論在九地篇中智信仁勇嚴將宜五德備

也曲制者部曲旗幟金鼓之制也官者百官之分也道糧路也主用主軍費用也五者將莫不聞同聞五者將知其變極則勝矣也索其情者勝負之情法令執行者設而不犯犯而必誅也知勝負者以七事計知勝負矣以佐其乘外常法之外也制權權因事制也說道者兵無常形以誦詐為道也遠而示之近若驛信之繫安邑陳舟臨晉而渡於夏陽也實而備之敵治實預備之也強而避之避其所長也佚而勞之以利勞之也親而離之以間離之也攻其無備擊其懈怠也出其不意出其空虛也先得泄也以上數事不可傳說算計也勝負見者謂五事七計得算多少而見勝負也

子罕有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何可去也兵既不可去便不可不知彼行師之正經兵家之常談不特武士聞之文士亦聞之不特將兵者能言之即未曾將兵者亦能言之然人言之而我聞之此謂耳食耳食者鮮能知味我聞之而我亦能言之此謂坐談坐談者不能應機必得心計之人平日既明於策數臨時又求其情實五事七計逐件校量孰勝孰負了然心目如是而後為真知兵者矣真知

兵者方可命將能通經者方可行權於是以吾之所知者授意於吾將而能耳受者自能心通此可與言者也刑留與計事其不聽吾言者必敗乃公事屏而去之不必與謀擇將既得計利既熟則凡以誦敵者又約畧言其畢數端若曰闔外之事將軍主之不從中御兵家萬變難以選度亦不敢豫泄也蓋兵法有常有變有內有外即奇正之說也以常為正則以變為奇矣以內為主則以外為佐矣善將兵者教正不教奇善將者主內不主外非不欲主也構物平施所謂權道隨時準數原是活法未有其物安所施權固利而制何可預料然除非不能算不必算者則不强算凡可以用吾算者吾將無所不算算君算將算天算地算法算兵算實算罰既算我又算人算之精則知之至知之至則見之明然後舉此加彼則建瓴而下勢如破竹矣

此篇經權分兩段而以多算為主故詠嘆以結之其大旨乃料敵遺將二件皆君相之責非闔外之事觀廟算等語孫子儼然自居命世之佐執謂一將之注足竟其才耶

作戰篇作戰如作屋乃先作起而大段規模之意與前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則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力屈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聞兵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固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於師者貴實實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丘役力屈則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矢弩戰楯蔽櫓牛大車十去其六故智將務食於敵敵一鍾當吾二十鍾慧軒一石當吾二十石故殺敵者怒也取敵之利者貨也故車戰得車十乘必上賞其先得而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卒善而巷之是謂勝敵而益強故兵貴勝不貴久故知兵之將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曹孟德曰作戰者欲戰必先算其費務因糧於敵也馳車輕車駕駟馬革車重車也帶甲十萬士卒數也千里饋糧越境千里日費千金購賞猶在外也拙速雖拙有以速勝未觀言無也役不再籍猶賦也初賦民便取勝不復歸

國發兵也糧不三載始用糧後送因糧於敵送兵入國不後以糧迎之也取用於國固糧於敵兵甲戰具取用國中糧食因敵也近師者貴實軍行已出界近於師者貧皆貴賤則百姓虛竭也丘十六井也百姓財殫盡而兵不解則運糧盡力于原野也十去其七者所破費也丘牛謂丘邑之牛大車長轅車也六斛四斗為鍾慈豆稽秆禾稿石百二十斤也轉輸之法費二十石乃得一石也一云慈音慈豆也七十斤為一石當吾二十言遠費也殺敵者怒威怒以致敵也取敵之利者貨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也以車戰能得敵車十乘以上賞賜之不言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者賞之而言賞得何言欲賞開示賞其所得車之卒也陳車之法五車為隊僕射一人十車為卒長一人車滿十乘將吏二人因而用之故別言賜之欲使將恩下及也或曰言使自有車十乘以上與敵戰但取其有功者賞之其十乘以已下雖一乘獨得餘九乘皆賞之所以舉進勵士也更其旌旗與吾同也雜而來之不獨任也不貴久久則不利也兵猶火也不戰將自焚也此篇先以勝久二字喝起遂痛言利害仍以勝久二字結

謀攻篇

兵既貴勝不貴久故勝敵者又在謀而不在戰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
 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
 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
 備櫓轆轤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闔又三月而後已將不
 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
 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
 法也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
 戰之少則能守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夫
 夫將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原則國必弱故君之所
 以患於軍者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
 以退而謂之退是謂廢軍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
 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三軍既惑
 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故知勝有五知可以戰
 與不可以戰者勝識眾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
 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故曰知彼知
 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
 敗

曹孟德曰謀攻者欲攻敵必先謀也全國為上與師深入
 長驅距其却邑絕其內外敵舉國來服為上以兵擊破得
 之為次也全軍司馬法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
 旅自校以上至百人為卒自校以下至五人為伍不戰而
 屈人兵未戰而敵自屈服也上兵伐謀敵謀始有謀伐之
 易也伐交將合也伐兵形已成也攻城敵國已收外糧城
 守也修櫓轆轤修治也櫓大楯也轆轤其下四輪從中推
 之至城下也具備也器械者機關攻守之總名飛樓雲梯
 之屬也距堙者踊土稍高而前以附其城也將不勝其忿
 不待攻器成而使士卒緣城而上如蟻之緣墻必殺傷士
 卒也毀人之國而非久毀滅人國不久露師也必以全爭
 於天下不與敵戰而必完全得之立爭於天下則不頓兵
 挫銳也十則圍之以十敵一則圍之是謂將智勇等而兵
 利鈍均也若主弱客強操所以倍兵圍下邳生擒呂布也
 五則攻之以五敵一則三術為正二術為奇倍則分之以
 二敵一則一術為正一術為奇敵則能戰之已與敵人眾
 等善者猶當設奇伏以勝之也少則能守之高壁堅壘勿
 與戰也不若則引兵避之小敵之堅大敵之擒小不能當
 大也輔周者將周密謀不泄也輔原者形見外也廢軍廢
 擊也不知三軍之事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禮不可以

治兵也不知三軍之權者不得其人意也亂軍引勝引奪也上下同欲君臣同欲也

此篇不戰而屈人兵是主意謀交兵城四項是條目總起一段緊接三段敘明其法而歸重於將以知字結之

形篇孫子原欲以謀制勝故前高所謀皆不戰之術至不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舉秋毫不為多力見日月不為明目聞雷

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者其所措必勝勝者之勝者也故善戰立于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勝者之戰若決積水于千仞之谿者形也若決積水於千仞不可測也馬不可測也

曹孟德曰軍之形也我動彼應兩敵相察情也不可勝在已守固備也可勝在敵回修治以待敵之虛懈也勝可知見成形也不可為敵有備故也不可勝者守藏形也可勝者攻敵攻已乃可勝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吾所以守者

力不足也所以攻者力有餘也因山川丘陵之固者藏于九地之下固天時之變者動于九天之上九天九地喻其深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言當見未萌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爭鋒也勝於易勝者原其易勝攻其可勝不攻其不可勝也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有謀與無慮也修道者先修為不可勝之道也保法者保法度不失敵之敗亂也勝敗之政者用兵之法當以此五事稱量知敵之情也地生度因地形勢而度之也量生數知其遠近廣狹如其人數也數生稱稱量己與敵孰愈也稱生勝稱量之故知其勝負所在也以銖稱鎰輕不能舉重也千仞八尺曰仞決水千仞其勢疾也此篇分三段首段言自守之密蔽形於不測二段因敵有敗形則易勝三段能操必勝之權者實有法以致此末句總結點明形字

勢篇

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開衆如開寡形名是也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碁投卵者虛實是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復生是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不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勢也駕鳥之疾至于斲折者節也是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彊弩節如發機紛紛紜紜亂而不可亂也渾渾混混形圓而不可敗也亂生於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強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卒待之故善戰者求之于勢不責于人故能擇人而任勢任勢者具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曹孟德曰兵勢者用兵任勢也分數部曲為分什伍為數各相統制則不難治矣形名旌旗曰形金鼓曰名各有節制則不畏敵矣奇正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也如碁投卵以至實擊至虛也以正合以奇勝正者當制敵奇者從

旁擊不備也五聲等喻奇正之無窮也鷲鳥之疾從起擊敵也勢險疾也節短近也節如棧機在度不速發則中也或曰勢險其勢險峻不可阻遏也節短其節短促不可預備也紛紛紜紜亂旌旗以示敵以金鼓齊之也渾渾混混車騎轉也形圓者出入有道齊整也亂生於治三句皆毀形匿情也治亂數以部分名數為之故不可亂也勇怯勢強弱形勢所宜也形之敵必從見贏形也與之敵必取以利誘敵人遠離其壘而以便勢取其擊其空虛孤特也求之於勢者專任權也不責於人者權變明也如轉木石任自然勢也

此篇先言奇正變化之妙後言奇正節度之法以擇人任勢結之

虛實篇

知虛實然後能守正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飢之安能動之出其所以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為敵之司命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敵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而敵寡能以衆擊寡者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吾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也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以吾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于勝哉故曰勝可為也敵雖衆可使無聞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死者之

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
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固形而錯勝于衆衆不能知人皆知我
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
于無窮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
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
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
月有生

曹孟德曰虛實者能虛實彼己也先處戰地而待敵則刀
有餘利之謂誘之以利害之謂出其所以趨攻其所必救
也俟能勞之以事煩之也飽能飢之絕其糧道也安能動
之攻其所愛出其不意使敵不得不救也行於無人之地出其
空虛擊其不意也不知所守出不意也不知所攻情不泄也攻
其所必救絕糧道守歸路而攻其君主也卒其所之卒戾其道
示以利害使敵疑也使人備己形藏敵疑則分離其衆以溝我
也知戰之日以度量知空虛會戰之日也越人相聚紛然無知
也或曰英越擊國也角量也固形而措勝固敵形而立勝也制
勝者人皆知吾所以勝莫知吾固敵形而制勝也不以一形勝
萬形也或曰不備知也不復者不重復動而應之也因敵變化
而取勝者勢成必衰形露必敗故因敵變化則取勝者神也五
行四句兵無常勢盈縮隨敵也

此篇首段先自處於實次段致敵使虛三段因而乘之四段我
之所以實敵之所以虛者我不可知而敵可知也五段其所以
能知敵者形之而其情立見也末以兵形結之

軍爭篇先處地以待敵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眾交和而舍莫難於
軍爭軍爭之難者以迂為直以愚為利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
後人從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故軍爭為利軍爭為危舉
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損是故卷甲而趨日夜
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勦者先疲者後其法
十一而至五十里而爭利則蹙上將軍其法半至三十里而爭
利則三分之二至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
亡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
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
合為變者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
陰動如雷震掠鄉分眾廊地分利懸權而動先知迂直之計者
勝此軍爭之法也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為金鼓視不相見故為
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
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也此用眾之法也故夜戰多火鼓晝戰
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是故朝
氣銳晝氣惰暮氣歸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
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
飽待饑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
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

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追此用兵之法也

曹孟德曰軍爭者兩軍爭勝也合軍聚眾眾國人結行伍
選部曲起營陣也交和而舍軍門為和門左右為旗門以
車為營曰轅門以人為營曰人門兩軍相對為交和也莫
難於軍爭從始受命至於交和軍爭為難也以迂為直以
愚為利示以遠近其道里先敵至也迂其途者示之遠也
先人至明於度數先知遠近之計也軍爭為利軍爭為危
善者則以利不善者則以危也舉軍而爭利則遲不及也
置輜則恐損棄也百里而爭利非也三將皆以為擒道近
至者多則無死敵也輜重糧食委積無此三者亡之道也
不知諸侯之謀不知敵情者不能結交也山林險阻沮澤
高而崇者為山眾樹所聚者為林坑塹為險一高一下為
阻水草漸洳為沮眾水所歸而不流為澤不先知軍之所
據及山川之形者不能行師也以分合為變一分一合以
敵為變也其疾如風擊空虛也其徐如林不見利也如火
疾也如山守也掠鄉分眾因敵制勝也廓地分利廣地以
分敵利也懸權而動量敵而動也三軍可奪氣左氏一鼓
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正正堂堂尊大也圍師必闕
司馬法曰圍其三面缺其一面所以示生路也
杜牧曰凡軍一日行三十里為一舍倍道兼行者再舍畫

夜不息乃得百里為一舍倍道若如此爭利衆疲倦則三
將軍皆須為敵所擒其法十一而至者不得已必須爭利
凡十人中擇一人最勁者先往其餘者則令繼後而往萬
人中擇千人平旦先至其餘繼至有已午時至者有申未
時至者各得不竭其力相續而至與先往者足跡聲响相
接凡爭利必是爭奪要害雖千人守之亦足以拒抗敵人
以待繼至者半至者凡十人中擇五人勁者先往也三十
里內九十人中可以六十人先往也不言其法者舉上文
可知也

此篇總是知迂直之計一句盡之前後段落逐節註明綱
目井井一絲不亂

九變篇凡與人爭利必知九地之變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眾地無舍衛地合
交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塗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
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故將通於九變之地利
者知用兵矣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
矣故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是故智者
之慮必雜於利害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害惡可解也
是故屈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以利故用兵之
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
也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也必生可虜也忿速可侮也廉潔可
辱也愛民可煩也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
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曹孟德曰九變者變其正得其所用有九也地地無舍水
毀曰圯無所依也衛地合交四通之地結諸侯也絕地無
留無久止也圍地則謀發奇謀也死地則戰殊死戰也途
有所不由隘難之地所不當從不得已從之故為變軍有
所不擊軍雖擊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則利薄
困窮之兵必死戰也城有不攻城雖小而固糧餉不可攻
操所以置華費而深入徐州得十四懸也地有所不爭小
利之地方爭得而失之則不爭也君命有所不受苟便於

事不拘於君命也雖知五利謂下五事雜於利害在利思
害在害思利當難行權也務可信計敵不能依五地為我
害所務可信也惠可解既參於利則亦計於害雖有惠可
解也屈諸侯以害者害其所患也役諸侯者以業業事也
使其煩勞若彼入我出彼出我入也趨諸侯者以利令自
來也無恃其不來不攻恃吾有以待有不可攻者安不忘
危常設備也必死可殺勇而無慮必欲死關不可曲挽可
以奇伏中之必生可虜見利畏怯不進則可虜也忿速可
侮疾急之人可忿怒侮而致之廉潔可辱廉潔之人可以
汙辱致之愛民可煩出其所必趨愛民者又倍道兼行以
救之則煩勞也

李車吾曰九變之中又自有奇正也地地無舍水毀之地
無所依止不待言矣惟衝地則宜合交絕地則無久止
圍地則奇謀死地則殊死戰此四者勢之不得不變也賢
將之所易知也若夫所共由之途而有時變之不由所可
擊之軍而有時變之不擊所可攻之城與所必爭之地而
有時成變而不肯攻不盾爭則奇之奇賢將之所未易知
也然此猶其易焉者也至於君命有所不受則變之大矣
此非置身於死生之外而直以國事為重三軍為急者孰
能當之哉故非但可以語賢將語智將而已也如周亞夫

之受詔救梁卒以不受詔而平七國之難亦卒以不救梁
而死於讒毀之口者可以觀矣合而言之九變之利為將
者皆所宜盡心也若不通九變之利則雖地形亦不能得
地之利也雖知下文五利亦不能得人之用也何謂五利
蓋利害常相雜唯智者能知之耳利中有害在害思利則
為五利害中有利在利而不思害則為五危可不雜思之
乎

此篇先敘九變以通變以不通變接叙以見不可不知之
意下遂平分二段以明其利害

行軍篇既能知樂又能擇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視生處高戰隆無登此處山之軍也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濟而擊之利欲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工之軍也絕斥澤惟亟去無留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此處斥澤之軍也平陸處易而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軍也凡此四軍之利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凡軍好高而惡下黃陽賤陰養生而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丘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凡地有絕澗天井天牢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軍行有險阻潢井葭葦山林翳蒼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處也敵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衆樹動者來也衆車多障者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進也辭彊而進驅者退也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彊而進驅者退也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車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杖而立者飢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粟馬食軍無懸風不返其舍者

窮寇也諄諄翕翕徐與人言者失衆也數責者窘也數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衆不精之至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兵非益多也惟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卒未親附而伐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也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曹孟德曰行軍擇便利而行也絕山依谷近水草便利也視生處高生陽也戰隆無登無迎高也絕水必遠水引敵使渡也令半渡而擊之利半渡勢不並攻可敗也無附於水附近也視生處高水工亦當其高前向水後依高而處也無迎水流恐激我也交軍於斥澤者不得已與敵會於斥澤中也平陸處易車騎之利也前死後生戰便也養生處實恃滿實也養生向水草可放牧養畜乘實猶高也恃其定恐半渡而水遽漲也凡山水深大者為絕澗四方高中央下者為天井深山所過若蒙籠者為天牢可以羅絕人者為天羅地形陷者為天陷澗道迫狹深數尺長數丈者為天源用兵常遠六害令敵近背之則我利敵凶險者一高一下之地阻者多水也潢者池也井者下也葭葦者衆草所聚山林者衆木所居翳蒼者可以屏蔽之處也此

以上論地形以下相敵情也眾樹動者眾伐樹木除道進
 來故動也眾草多障結草為障欲使我疑也鳥起者伏鳥
 起其工下有伏兵也獸駭覆敵廣陣張翼來覆我也辭卑
 而益備者其始來辭卑使間視之敵人增備也辭強而進
 驅者設詐也陳者陳兵欲戰也無約而請和者謀無質盟
 之約請和者必有謀於人見利而不進者勞士卒疲勞也
 軍士夜呼將不勇也諄諄語貌諭諭失志貌先暴而後畏
 其眾先輕敵而後聞其眾心惡之也必謹察備其伏也兵
 非貴益多權利力均也唯無武進未見使也足以併刀廝
 養足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無有深謀遠慮但恃一
 夫之勇輕易不顧者必為敵人所擒也令之以文仁也齊
 之以武法也
 此篇分兩段前段論地形所以處己軍後段相敵情所以
 制人軍而得眾尤行軍之要務故即以此結之

地形篇 前古不通九變之利雖知地形不能得地利故
 其樂能通其樂則能盡其利也然特泛言處山水所澤
 平軍四軍耳所以為地形者仍未詳也故於此分別著之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有遠者我
 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可
 以往難以返曰挂挂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
 勝難以返曰支支形者敵難利
 我我其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隘形者我先居
 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險形者
 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勿從也遠形
 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
 可不察也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
 凡此六者非天之災將之過也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卒強吏
 弱曰弛吏強卒弱曰陷大吏怒而不服過敵愾而自戰將不知
 其能曰崩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將不
 能料敵以少合眾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凡此六者敗之道
 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
 阨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
 敗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
 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於主國之實也
 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厚

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若驕子不可用也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以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不窮

曹孟德曰地形者欲戰先審地形以立勝也通挂支隘險遠此六者地之形也以戰則利寧致人無致於人也隘形者兩山之間通谷也敵勢不得撓戰我先居之必前齊隘口陳而守之以出奇若敵先居此地齊口陳勿從也即半隘陳者從之而與敵共此利可也矣險形者地險隘尤不可致於人也挑戰延敵也走者不料力也弛者吏不能統卒故弛壞也陷者欲吏強欲進卒弱輒陷敵也大吏小將也崩者大將怒小將小將心不厭服忿而赴敵不量輕重則必崩壞也不嚴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為將若此亂之道也不能料敵以少合眾以弱擊強又無選鋒其勢若此必走之兵也譬如驕子恩不可專施罰不可獨任也勝之半者未可知也

此篇地勢形與兵勢兩平分起終以知地形結尾點明正意中間愛士卒察敵情皆行兵要務隨意補足孫子十三篇簡切完密大有盡而旨無窮每一篇中有正筆側筆陪

筆補筆前後左右起伏照應總無漏義皆如此類善讀者自能領悟

九地篇

蘇老泉曰上言地形之常此言地勢之變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圯地有圍地有死地諸侯自戰其地者為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為輕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為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為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眾者為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為重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為圯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眾者為圍地疾戰則得無戰則亡者為死地是故散地則無戰輕地則無止爭地則無攻交地則無絕衢地則合交重地則掠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所謂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眾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故問敵眾寡而將來待之若何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凡為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掠於饒野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併氣積力運兵計謀為不可測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盡力兵士甚隘則不懼無所往則固深入則拘不得已則鬪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得求而得不可約而親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令殺之日士卒坐者涕霑襟偃卧者涕交頤投之無所往諸劍之勇也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

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俱至敵問兵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而濟遇風其相救如左右手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齊勇若一政之道也剛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一人不得已也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焚舟破釜若驅群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眾三軍之眾投之於險此謂將軍之事也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凡為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四達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淺者輕地也背固前隘者圍地也無所往者死地也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輕地吾將使之屬爭地吾將趨其後交地吾將謹其守衢地吾將固其結重地吾將繼其食圯地吾將進其塗圍地吾將塞其闕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故兵之情圍則禦不得已則鬪過則從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預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道者不能得地利四五者不知一非霸王之兵也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眾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伸己之私威加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破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犯三軍之眾若使一人犯之

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夫眾陷于害然後能為勝敗故為兵之事在於順詳敵之意并敵一向千里殺將此謂巧能成事者也是故政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始使勵於廟廟之上以誅其事敵人開關必亟入之先其所愛微與之期踐墨隨敵以決戰事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門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

曹孟德曰九地欲戰之地有九也散輕爭交衝重地圍死此九地之名也散地士卒戀土道近易散也輕地士卒皆皆輕返也爭地可以少勝眾弱擊強也交地道里相交錯也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眾者為衝地我與敵相當而地旁有他國先至得其國助也重地難返之地也地地少固也死地前有高山後有大水進則不得退則有礙也爭地無攻不當攻當先為利也交地無絕相交廣也衝地合交結諸侯也重地則掠蓄積糧食也地地則行無稽留也圍地則謀發奇謀也死地則戰殊死戰也卒離而不集暴之使離亂之使不齊勒兵而戰也敢問者或問也先奪其所愛者奪其所恃之利也若先據利地則我所欲必得矣兵之情云云者孫子應難以覆陳兵情也謹養勿勞并氣積力者養士氣并士力為不可測度之計也死焉不得士死焉不得也士人盡力在難地心并也不懼者陷

在死地則意專不懼也則拘專也則闢人窮則死闢也不求而得不求索其意而自得也禁祥去疑禁妖祥之言去疑惑之計也非惡貨惡壽者棄財致死非不得已也涕沾襟交頤者皆持必死之計也方馬縛馬也埋輪示不動也此言專難不如權巧也剛柔皆得強弱一勢也若使一人齊一貌也靜以幽正以治謂清淨幽深平正也能愚士卒愚誤也民與樂成難於慮始也莫之所之一其心也人情之理見利而進見害而退也使之屬使相及屬也趨其後地利在前當速進其後也繼其食掠彼也進其途疾過去也塞其關以一士心也示之以不活勵志也過則從陷之甚過則從計也四五者謂九地之利害或曰上四五事也不爭天下之交者不結成天下諸侯之權也絕天下之交奪天下之權故已威得伸而自私施無法之實懲無政之令不可豫施懲之司馬法曰見敵作勢誓庸功作實也犯者用也言明賞罰雖用眾若使一人然也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必殊死戰在亡地無敗者詳敵詳愚也或曰彼欲進設伏而退彼欲退闢而擊之并敵一向者先示之以間空虛弱之處敵則并向而利之雖千里可擒其將也是謂成事之巧矣是故謀定則閉關梁絕其符信勿使通使誅治也敵人開關必亟入之有間隙當急入之也

先其所愛據便利也微與之期後人發先人至也踐墨隨敵以決戰事行踐規距矩總無常也處女示弱脫免往疾也

九地有常法為客有常道惟善用兵者合屈伸之利制權巧之法此將軍者所以統兵深入而不可預泄其機也蓋九地之勢有利有害人情之理有趨有避因其害勢使之不及避轉以利機使之爭欲趨所謂變也其幾微在疑之間而勝負分轉瞬之際然則為客之道誠非易事而九地之說不厭反覆者欲得其情以善其用而成霸王之兵也霸王之兵威加於敵恩結於眾明於利害趨避之途出於死生存亡之地非知其變極焉能至此用此決戰何地勢之足慮而敵又焉能拒之哉

火攻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

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庫四曰火庫五曰火隊行火必有因煙火必素具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在箕壁翼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火發於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而止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火發上風無攻下風畫風久夜風止凡軍必知五火之變以數守之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隱水可以絕不可以奪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故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非利不動非危不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愠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怒可以覆喜愠可以覆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曰明主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曹孟德曰火攻者以火攻當擇時日也行火必有因因者

人也煙火必素具燒具也天之燥者旱也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以兵應之於外也可從而從之不可從而止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也火發上風無攻下風不便也畫風久夜風止數當然也故以火助攻者明取勝明也水可以絕不以奪水但能絕其糧道分敵軍不可奪其蓄積費留者若水之流不復還也或曰費不以時但費留也費善不踰

時故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凶非危不戰不得已而用兵也
用火者戰攻之一助也戰攻之必所以必勝必取者士卒
之用命也士卒之所以用命者爵賞為之觀勸也不脩舉
有功則不肯用命必至敗北也是以明主既事慮其終未
事慎其始良將既戰修其功未戰警其心主必不得已而
用將將必不得已而用兵故結之曰安國全軍之道其不
肯輕於用兵如此而况火之為害慘烈更甚一有不慎禍
不旋踵其不肯輕用又不待言矣

用間篇王風洲曰用兵必先用間以知敵情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
內外騷動急於道里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一
日之勝而慶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
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
出於眾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
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
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且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
也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間者
因其敵間而用之死間者為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
間也生間者反報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
密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
之實微哉微哉無所不能用間也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
告者皆死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
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今吾間必索知之必索敵人
之聞來聞我者固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用也固是
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固是而知之故死間為誑事
可使告敵固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五間之事主必知之
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
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故惟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太

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善用兵者因敵而動其所以能先

曹孟德曰用間者戰必先問以知敵情也不得操事者

七十萬家古者八家為隣一家從軍七家奉之故十萬之

師舉不事耕稼者七十萬家也不可取於鬼神者不可人

禱祀而求也不可象於事不可以事類而求也不可驗於

於度不可以事數而求也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因間人

也因時任用五間人君之寶是謂神紀矣孰知其道哉故

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

寶也導而舍之舍居止也伊摯伊尹也呂牙呂望也

李筌曰孫子論兵始於計而終於間者蓋不以攻為主為

將者可不慎之哉

役英與雄

劉邵曰夫草之精秀者為英獸之特群者為雄故人之文武茂
異取名於此是故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此其大
體之別名也若較其分數則牙則須各以二分取彼一分然後
乃成何以論其然夫聰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膽則說不行
膽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則事不立是故英以其聰謀始
以其明見機待雄之膽行之雄以其力服眾以其勇排難待英
之智成之然後乃能各濟其所長也若聰能謀始而明不見機
乃可以坐論而不可以處事聰能謀智始而明不見機
行可以循常而不可以慮變若力能過人而勇不能行可以
為力人未可以為先登力能過人勇能行人之而智不能斷事
可以為先登未足以為將帥必聰能謀始明能見機膽能決之
然後可以為英張良是也氣力過人勇能行之智足斷事乃可
以為雄韓信是也體分不同以多為目故英雄為異名然皆偏
至之材人臣之任也故英可以為相雄可以為將若一人之身
兼有英雄則能長世高祖項羽是也然英之分以多于雄而英
不可以少也英分之少則智者去之故項羽氣力蓋世明能合
變而不能聽米奇異有一范增不用是以陳平之徒皆亡歸高
祖英分多故群雄服之英材歸之兩得其用故能吞秦破楚宅
有天下然則英雄多少能自勝之數也徒英而不雄則雄材不

服也徒雄而不英則智者不歸往也故雄能得雄不能得英英
 能得英不能得雄故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與雄能役
 英與雄故能成大業也 文王問太公曰主明如何太公曰目
 貴明耳貴聽心貴知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以耳
 聽則無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輳並進則明不蔽
 矣 又曰王者之道如龍首高居而遠望深視而審聽示其形
 隱其情若天之高不可極也若淵之深不可測也故可怒而不
 怒姦臣乃作可殺而不殺大賊乃發 三畧曰夫為國之道倚
 賢與民信賢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則策無遺所適如肢體相隨
 骨節相救天道自然其巧無聞 管子曰明王之擇賢人也言
 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
 於官而事智者則用之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
 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黑白之分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
 試故妄言者得用佞人而不官故不肖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
 其言而求其實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專任法舉不自舉焉
 漢高帝置酒雒陽南宮上曰通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
 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臣
 媿而悔人項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略地所降下者因以興
 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
 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

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
 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眾戰必
 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
 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花禽也群臣悅服

富國強兵

武王問太宗曰天下安定國家無爭戰攻之具可無修乎守禦之備可無設乎太公曰戰攻守禦之備盡於人事未始若其行焉羨黎也馬牛車輿者其營壘蔽楮也鋤耨之具其矛戟也蓐藁登登者其甲冑干櫓也履鍾斧鋸杵臼其攻城器也牛馬所以轉輸糧也難犬其伺候也婦人織紉其旌旗也丈夫平壤其攻城也春斃草棘其戰車騎也夏耨田疇其戰步兵也秋刈木薪其糧食儲備也冬實倉廩其堅守也田里相伍其約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長其將帥也里有固垣不得相遇其隊分也輸粟取芻其廩庫也秋治城郭修溝渠其壘壘也故用兵之具盡於人事也善為國者必使遂其六畜闢其田野究其處所丈夫治田有茲數婦人織紉有尺度是富國強兵之道也管子曰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廢有功而不能賞有罪而不能誅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是必立非必廢有功必賞有罪必誅若是安治矣未也是何也曰形勢器械未具猶之不治也形勢器械具四者備治矣不能治其民而能強其兵者未之有也能治其民矣而不明於為兵之數猶之不可不能強其兵而能勝敵國者未之有也能強其兵而不明於勝敵國之理猶之不能勝也兵不足勝敵國而能正天下者未之有也兵必勝敵國矣而不明正天下之分猶之不可故曰治民有器為兵有數勝

敵有國有理正天下有分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為獸之生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義也名也時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予奪也險易也利害也難易也開閉也殺生也謂之決塞實也誠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謂之心術剛柔也輕重也大小也實虛也遠近也多少也謂之計數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糖竿而欲定其末不明於象而欲論材審用猶純長以為短續短以為長不明於法而欲治民一眾猶左書而右思之不明於化而欲變俗易教猶朝採輪而又欲乘車也不明於決塞而欲啟眾移民猶使水逆流不明於心術而欲行令於人猶倍招而必拘之不明於計數而欲舉大事猶無舟楫無而欲經於水險也故曰錯儀畫制不知則不可論材審用不知象不可和民以眾不知法不可變俗易教不知化不可啟眾移民不知決塞不可布令必行不知心術不可舉事必成不知計數不可尉繚子曰量土地肥磽而立邑建城稱地以城稱人與人稱粟三相稱則內可以固守外可以戰勝戰勝於外備主於內勝備相應猶合符節無異故也治兵者若秘於地若選於天生於無故開之大不究小不恢明乎禁令開塞民流者親之地不治者任之夫土廣而任

則國富民衆而制國治富治者民不發勒甲不出暴而威制天下故曰兵勝於朝廷不暴甲而勝者主勝也陳而勝者將勝也兵起非可以忿也見勝則與不見勝則止患在百里之內不起一日之師患在千里之內不起一月之師患在四海之內不起一歲之師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寬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財夫心狂耳聾目盲以三燧率人者難矣兵之所及羊腸亦勝綠山亦勝入谷亦勝方亦勝國亦成勝重者如山如林如江河如輕者如炮如熾如垣壓之如雲履之令人聚不恃以散故不得以聚左不得以石右不得以左兵如總水弩如羊角人人無不騰陵張膽絕乎疑慮堂堂決而去吳子曰昔之國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有四不和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不和於陳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又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然戰勝易守勝難故曰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衆武侯問曰願聞陳必定守必固戰必勝之道起對曰立見且可宜五關乎君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則陳已定矣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百姓皆足吾君而非隣國則戰已勝矣蘇軾曰三代之兵不恃

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於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二豕以備一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為閭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食無用之卒老者弱之民師行而餽禮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赴旗鼓之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蓋春秋之時諸侯相併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城濮鄆陵之役皆不過犯其偏師而獵其游卒欲兵而退未有僵尸百萬流血於江河如後世之戰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強者以為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為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夫既已募民而為兵其妻子屋廬既已托於營堡之中其姓名既已書於官府之籍行不得為商居不得為農而仰食於官至於衰老而無歸則其道誠不可以棄去是故無用之卒雖薄其資糧而皆原之終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不過四十餘年之間勇銳強力之氣足以犯堅冒刃者不過二十餘年今厲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於官也自此而推之養兵十萬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屯兵十萬年則是五年為無益之費也民者天下之本而財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戰是謂養財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是謂棄民臣觀秦漢之後天下何其殘

敗之多耶其弊皆起於分民而為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萬之衆而見屠於數千之兵者有良將善用不過以為餌委之賊賊嗟夫三代之衰民之無罪而死於兵者不可勝數也今天下募兵至多往者陝西之役舉籍平民以為兵加以明道實元之間天下旱蝗次及近歲青齊之饑與河朔之水災民急而為民兵者日以益衆舉籍而按之近世以來募兵之多無如今日然皆老弱不教不能當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於古此甚非所以長久而不變者也凡民之為兵者其類多非良民方其少壯之時博奕飲酒不安於家而後能捐其身至其少衰而氣沮益亦有悔而不可復者矣臣以謂五十已上願復而為民者且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為兵者皆三十以下則收限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為兵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為終身之計使其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為十年之計則除其籍而不怨以無用之兵終身坐食之費而為重募則應者必衆如此縣官長無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任戰者不至於無罪而死彼皆知其不過十年而復為平民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於叫呼無賴以自棄於凶人今夫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驕悍而民常怯盜賊攻之而不能禦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為兵兵得復還而為民則天下之知兵衆而盜賊戎狄將有所忌然獨有

言者將以為十年而代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教則緩急有所不濟夫所謂十年而代者豈舉軍而並去之有始至者有將去者有當代者新故雜居而教之則緩急可以無憂矣李愬為魏文侯作盡地利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為田六百萬晦治田勸墾則晦益三升不勸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矣又曰糴甚賢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毋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晦歲收晦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歛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於甚貴者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孰自三餘三百石下孰自倍餘百倍石小孰則收百石中孰則七十石大孰則三十石故大孰則上糴三而舍一中孰則糴二下孰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孰則發小孰之歛中孰則發中孰之所歛大孰則發大孰之所歛而糴之故雖遇飢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而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彊

用兵有道

武王問太公曰兵道何如太公曰凡兵之道莫過乎一者能
 獨往獨來黃帝曰一者階於道幾於神用之在於機顯之必在
 於勢成之在於君故聖主號兵兵器不得已而用之 又曰天
 道無殃不可先倡人道無災不可先謀必見天殃又見人災乃
 可以謀必見其陽又見其陰乃知其心必見其外又見其內乃
 知其意必見其跡又見其親乃知其情行其道道可致也從其
 門門乃可也立其禮禮可成也爭其強強可勝也全勝不關大
 兵無創也與鬼神通微哉微哉與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惡
 相助同好相趨故無甲兵而勝無銜機而攻無溝塹而守大智
 不智大謀不謀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天下者天下之害天下
 下者天下之閉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取天
 下者若逐野獸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若同舟而濟濟皆同其
 利敗則皆同其害然則皆有以啓之無有閉之也無取於民者
 取民者也無取民者民利之無取國者國利之無取天下者天
 下利之故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勝在不可知微哉微哉
 為將擊卑飛欲翼猛戰將搏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惡色
 管子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形先為之政其事乃不成膠受其刑
 天因人聖人因天時不作勿為客人事不起勿為始慕和其
 眾以修天地之從人先生之天地形之聖人成之則與天同極

正靜不爭動作不貳素質不留與地同極未得天極則隱於德
 已得天極其則致其力既成其功順守其成從人不能代成功
 之逆贏縮為寶毋亡天極完數而止事若未成毋改其形毋失
 其始靜民觀時待令而起故曰修陰陽之從而道天地之常
 贏縮縮因而為當死死生因天地之形天地之形聖人成之
 小取者小利大取者大利盡行之者有天下故賢者誠信以仁
 之慈惠以愛之端政象不敢以先人中靜不留裕德無求形於
 女色其所處者柔安靜樂行德而不爭以待天下之濟作也
 又曰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知者善謀不如當時精時者日少
 而功多夫謀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是以聖人王務具其備而
 慎其時以備待時以時與事強國眾合疆以攻弱以國霸疆
 國少合少以攻大以國王疆國眾而言王勢者愚人之智也疆
 國少而施霸道者敗事之謀也夫聖神聖視天下之形知動靜
 之時視先後之稱知禍福之門疆國眾者危後舉者利疆國少
 先舉者王後舉者亡戰國眾後舉可以霸戰國少先舉可王疆
 國待之也以收小其失之也以恃疆小國得之也以制節其失
 之也以離疆天國小大有謀疆弱有形服近而疆遠王國之形
 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負海攻負海中國之形也折節
 事疆以避罪小國之形也自古以至今未嘗有先能作難運事
 易形以立功名者無有常先作難為事易形無不敗者也 范

蓋曰古之善用兵者歲縮以為常四時以為紀無過天極究數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為常明者以為法微者則是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執往從其所剛強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之饑飽勞逸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宜為人客剛強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為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凡陳之道設右以為牝益左以為牡蚤要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 又曰聖人之功時為之庸時弗成天有運形天節不速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 吳起曰夫道者所以反本復始義者所以行事立功謀者所以遠害就利要者所以保業守成若行不合道舉不合義而處大居貴患必及之是以聖人綏之以道理之以義動之以禮撫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則興廢之則衰故成湯討桀而夏民喜悅周武伐紂而殷人不非舉順天人故能然矣 又曰凡兵之所起者有五 一曰爭名二曰爭利三曰積惡四曰內亂五曰因饑其名又有五 五曰義恃衆以伐曰強因怒興師曰剛棄禮貪利曰暴國亂人亂曰義恃衆以伐曰強因怒興師曰剛棄禮貪利曰暴國亂人疲舉事動衆曰逆五者之服各有其道義必以禮服強必以謙

服剛必以解服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 三卷曰柔能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人之所助強者人之所攻柔有所設剛有所施弱有所用強有所加兼此四者而制其宜端末未見人莫能知天地神明與物推移變動無常因敵轉化不為事先動而輒隨故能圍治無疆扶成天威康正八極密定九夷如此謀者為帝王師故曰莫不貪強鮮能守微若能守微乃保其生聖人存之以應事機舒之彌四海卷之不盈杯居之不以其室宅守之不以城郭蔽之胸臆而敵國服軍賦曰能柔能剛其國彌光能弱能強其國影純柔純弱其國必削純剛純強其國必亡 又曰釋近謀遠者勞而無功釋遠而謀近者佚而有終佚政多忠臣勞政多怨民故曰務廣地荒務廣德者強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殘滅之政累世受患造作過制難成必敗 又曰聖主之用兵非樂之也將以誅暴討亂也夫以義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溉燔火臨不測而濟欲墜其克必矣所以優游恬淡而不進者重傷人物也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惡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夫人在道若魚之在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故君子常懼而不敵失道

學兵有法

李靖曰兵之大體不出三門四種太公謀八十篇所謂陰謀不
可以言窮太公言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窮太公兵八十五篇不
可以財窮此三門也兵家者流權謀形勢陰陽技巧此四種也
太宗曰兵法孰為最深者靖曰臣嘗分三等使學者當漸而至
焉一曰道二曰天地三曰將法夫道之說至微至深易所謂聰
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是也夫天之說陰陽地之說險易善用
兵者能以陰奪陽以險攻易孟子所謂天時地利者是也夫將
法之說在乎任人利器三畧所謂得士者昌管仲所謂器必堅
利者是也太宗曰然吾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戰百勝
者中也深溝高壘以自守者下也以此較量孫武著書三等皆
具焉靖曰觀其文逆其事亦可差別矣若張良范蠡孫武脫然
高引不知所往非知道安能爾乎若樂毅管仲諸葛亮戰必勝
守必固非察天時地利安能爾乎其次王猛之保秦謝安之守
晉非任將擇才繕完自固安能爾乎故習兵之學必先由下而
及中由中而及上則漸而深矣不然則垂空言徒記誦不足取
也 太宗曰朕觀十韋萬句不出乎多方以誤之一句而已靖
良久曰誠如聖語大凡用兵若敵人不便則我師安能克哉譬
如奕棋兩敵均為一着或失竟莫能救是古令勝敗率由一快
而已况多失者乎 虎鈴經曰用兵之奇莫奇於設伏設伏之

奇莫奇於新智新智不師古也因古而及之爾 戚繼光曰兵
之有法如醫之有方必須誦習而得穎敏之人因而推之師其
意不泥其迹乃能百戰百勝率為明將蓋未有不習一法不識
一字不經一事而孰能開闢變化運用無窮者即有之必嘗經
歷戰陣閱見日久否則吾知其不能也但古人兵法之類與
藥肆同而五金八石草木鱗介無所不有但不知所患何症所
宜何藥耳必待醫家察其病勢宜用某藥取諸肆中無不奏效
効倘誤診而浸服之不瘳將歸罪於藥烏乎効也為將者須先
識士伍之情山川之形偵敵動靜即醫之問病診脈也假令識
之不周偵之不早而歸罪於兵法烏乎可也夫人幼而學之壯
又宜履名將之門處實境方知兵法為有用方能變化以措諸
行至於見任將領付以疆場之事歲舉將鼓可謂舉學於實境
之間矣或恃其驍雄或幼年失學不解文字或不知兵法有俾
實用遂又棄而不講夫有資可習者無實履之地有實履之地
者又無可學之資如何而得全才為于城之器乎 張巡守睢
陽時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陳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或問其故
巡曰今與胡虜戰雲合烏散變態不恒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
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
也故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
人自為戰不亦可乎 宋澤謂岳飛曰爾勇智才藝古良將不

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

籍民為兵

羅大經曰韓魏公云養兵雖非古然亦自有利處議者但謂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詩云莫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看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孫有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妪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雨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調民於民其弊乃如此後世既收拾強悍無賴者養之以為兵良民雖稅歛良厚而終身保骨肉之樂父子兄弟夫婦免生離死別之苦此豈小事魏公此論可謂至當余觀梅聖俞賢元間為葉縣宰詔書令民三丁籍一立校與長瓶子蘭箭手以備不虞田里騷然聖俞作田家詩云誰道田家樂春稅秋未足里胥叩我門日夕苦煎促盛夏流潦多白水高如屋水既害我菽蝗又食我粟前月詔書來生齒復版錄三丁籍一壯思使極子穎州符令又嚴老吏持鞭朴搜索租與父唯存破無自田間散怨嗟父子各悲哭南畝焉可事買箭實牛犢愁氣變久而猶在空無窮盲跛不能耕死亡在邊遠我聞誠所漸徒爾叨居祿却詠歸去來刈薪向深谷又汝墳貧女云汝墳貧家女行哭音悽愴自言有老父孤獨丁壯龍鍾去持杖勤勤四泮幸願相依傍通開閭里歸問訊

疑猶強果聞寒雨中僵死壞河上弱質無以託橫尸無以葬生
女不如男難存何以當拊膺呼蒼天生死將奈何觀此二詩與
石壕吏篇何以異當是時乃太平極盛之時而一有籍民為兵
之令使覺氣象與天寶相似乃知養兵之制實萬世之仁而魏
公之說不可易也然魏既知籍民為兵之害矣而陝西義勇之
制實出於公難司焉温公極言其不便竟不為止又何與前言
相戾也 馬端臨曰古之兵皆出於民者也故民附則兵多而
勃然以興民叛則兵寡而忽焉以亡自三代以來皆然矣秦漢
始有募兵然猶與民兵恭用也唐之中世始盡廢民兵而為募
兵夫兵既盡出於召募於是兵與民始為二矣兵與民為二於
是兵之多寡不關於國之盛衰國之存亡不關於民之叛服募
兵之數日多供養之費日浩而敗亡之形反基於此唐自天寶
以來內外皆募兵也外兵則藩鎮擅之內兵則中人擅之其勢
不相下而其力足以相制故安史反叛而郭之儀李光弼以節
度之兵誅之朱泚借亂而李晟渾瑊以神策之兵誅之及其衰
也宦官則以內兵而制人主方鎮則以外兵而擅廣土地及
朱温舉兵內向盡夷中人廢神策而唐之此祚移於內楊行密
錢鏐馬殷王建劉仁恭李茂貞之徒以卒伍竊據一方而唐之
土宇裂於外而唐遂亡矣中五代則國權於將將擅於兵卒
伍所推則為人主而國與焉非以得其民也其所廢則為獨夫

而國亡焉非以失其民也宋有天下藝祖太宗以兵革削平海
內暨一再傳則兵愈多而國勢愈弱元昊小醜稱兵恃逆王旅
所加動輒敗北卒不免因循苟且置之度外洎女真南牧徵召
勤王之師動數十萬然援河北則潰於河北援京城則潰於京
城於是中原拱手以授金人而王業偏安於江左建炎紹興之
間騎兵潰卒布滿東南聚為大盜攻陷城邑荼毒生靈行都數
百里外率為寇賊之淵藪而所謂盜賊者非民怨而叛也皆不
能北向禦敵之兵也張韓劉岳之徒以輔佐中興論功行賞視
前代衛霍褒鄂曾無少異然究其勲庸亦多是削平內寇撫定
東南耳一遇女真非敗則過縱有小勝不能補過而卒不免用
屈已講和之下策以成晏安浚之計及其末也度貴之於漢口
賈似道之於魯港皆以數十萬之眾不戰自潰於是賈降劫用
者非民也皆宋之將也先馳倒戈者亦非民也皆宋之兵也夫
兵既不出於民故兵愈多而國愈危民未叛而國已亡唐宋是
也噫兵猶手足也國猶身也手足強壯而身存手足枯槁則身
廢兵多則國存兵少則國亡未有以兵多而國亡者今唐兵雖
多強悍而不為用猶病狂易之人奮拳舉爪自傷其脣自屠其
腸以至於殞身也宋兵雖多為弱而不可用猶病痲痺之人恣
其筋骸以養擁腫之四肢脛如腰指如股而病與之俱增以至
於殞身也然則所以覆其國者乃兵也所以斃其身者乃手足

也古者籍民為兵其法不過因其戶田之可賦者賦之年齒之可任者任之民固不容於倖免而不足以濫入司馬法曰使習使勇使貪使愚蓋言戶盡為兵則君子小人賢與不肖俱出其間也自募兵之法行於是擇其願應募者而所謂願應募者非游手無籍之徒則負罪亡命之輩耳良民不為兵也故世之嘗人者曰黥卒曰老兵蓋言其錢而可羞然則募兵所得者皆不肖之小人也夫此之所以耗國而皆得不肖之小人則國之所存者幸也紀綱尚立威令尚行則猶能驅之以親其上死其長否則潰敗四出反為生民之禍而國祚隨之矣可勝慨哉魏宇文泰籍民之才力者為府兵身相庸調之一切竭之以農隙講閱戰陳馬蓄糧備六家供之合為百府每府一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唐李泌曰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陳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遂則賜勳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旬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以圍吐蕃於是始有孔久戍之役武后以來府兵浸墮百姓至蒸慰手足以避其役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彍騎及李林甫奏諸軍皆募人為之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使府兵之法不廢安有下陵上替之患哉

多方求將

武王問太公曰論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將有五材十過武王曰敢問其目太公曰所謂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二心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人而不忍人者有智而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潔而不愛人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勇而輕死者可急也而心速者可久也貪而好利者可賂也仁而不忍人者可勞也而心怯者可害也信而喜信人者可誑也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智而心緩者可襲也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懦而喜任人者可欺也故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國者之輔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將不可不察也故曰兵不兩勝亦不兩敗兵出逾境不出十日不有亡國必有破軍殺將武王曰善哉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簡練英雄知士之高下為之奈何太公曰夫士外執執不與中情應者十五有賢而不肖者有溢良而為盜者有親恭敬而心慢者有外謙謹而無恭敬者有精而無情者有湛湛而無成者有好謀而無決者有如果敢而不能者有性慍而無信者有恍惚而反忠實者有詭激而有功效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肅肅而反易人者有高而反靜者有勢虛形劣而出外無所不至無使不遂者天下所賤聖

聖人所貴凡人不知非有大明不見其際此士之外貌不與中
情相應者也知之有八徵一曰問之官以觀其詳二曰窮之以
繇以觀其變三曰與之間謀以觀其誠四曰明白顯問以觀其
德五曰使之以財以觀其廉六曰試之以色以觀其貞七曰告
之以難以觀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八徵皆備則賢不
肖別矣 又曰將以誅大為威以賞小為明以罰蕃為禁止而
令行故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賞一人而萬人說者賞之殺
貴賞貴小殺及當路貴重之人是刑上極也賞及牛豎馬洗麻
養之徒是賞下通也刑上極賞下通是將之所行也 又曰將
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名曰禮將將不身服禮無以知
士卒之寒暑出隘塞犯泥塗將必先下步名曰力將將不身服
力無以知士卒之勞苦軍皆定次將乃就舍炊者皆熟將乃就
食軍不舉火將亦不舉名曰止欲將將不身服止欲無以知士
卒之饑飽將與士卒共寒暑勞苦飢飽故三軍之眾聞鼓聲則
喜聞金聲則怒高城深池矢石繫下士爭先登白刃始合士爭
先赴士非好死而樂傷者也為其將知寒暑飢飽之害而見勞
苦之明也 荀卿曰知莫大乎彙疑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
無悔至無悔而止笑不可必也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
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固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
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火道吾所明無道

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亡敗無威內
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履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
之謂五權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
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受
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群物皆至正則主不能
喜敵不能怒夫是之謂至臣處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
終始如一夫是謂之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
在慢之故敬勝怨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
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謀無墮敬事無墮敬吏無墮敬眾
無墮敬敵無墮夫是之謂五無墮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
之以恭敬無墮夫是之謂將則通於神明矣 吳子曰夫總文
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論將常觀於勇勇之
於將乃數分之一耳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
將之所慎者五一日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
眾如制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死如克
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受命而不辭家敵破而後言返將之
禮也故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 又曰用兵之道先明
四輕二重一信使地輕馬輕車輕人輕戰明知險易則
地輕馬為林以時則馬輕車為錮有餘則車輕人鋒銳甲堅則
人輕戰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審能達此勝之主也

又曰凡兵戰之場立屍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其善將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受敵可也故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於狐疑又曰凡兵又四機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機四曰力機三軍之眾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謂地機善行間謀輕兵往來分散其眾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車堅管轄舟利檣楫士習戰陳馬前驅逐是謂力機知此四者乃可為將又曰夫擊鼓金鐸所以威耳旌旄旗幟所以威目禁令刑賞所以威心耳威於聲不可不清目威於色不可不明心威於刑不可不嚴三者不立雖有其國必敗於敵故曰將之所處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三畧曰夫將師者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敵乃可加故兵有全勝敵有全困昔者良將之用兵有解饋軍醪者使投諸河與士卒同流而飲夫一軍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為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己也軍識曰將之所以為威者狃令也故將無還令實罰必信如天如地乃可使人士卒用命乃可越境夫統軍持世者將也制勝敵者眾也故亂將不可使保軍非眾不可使伐人攻城不可拔圍邑則不廢二者無功則士力疲敵士力疲敵則將孤眾恃以守則不固以戰則奔北是謂老兵兵老則將威不行將無威則士卒輕刑士卒

輕刑則軍失伍軍失伍則士卒逃亡則敵乘利敵乘利則軍必喪又曰將能清能淨能平能整能受諫能聽訟能納人能採言能治國俗能固山川能表險難能制軍權故曰仁賢之智聖明之慮負薪之言廊朝語興衰之事將所宜聞將者能思士如渴則策從焉夫將拒諫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士叛善惡同則功臣倦專已則下歸咎自伐則下少功信讒則眾心離貪財則奸不禁內顧則士卒淫將有一則眾不服有二則軍無武有三則下奔北有四則禍及國又曰將謀欲密士眾欲一攻敵欲疾將謀密則奸心閉士眾一則軍心結攻敵疾則備不及設軍有此三者則計不奪將謀泄則軍無勢外闕內則禍不制財入營則眾奸會將有三者軍必敗又曰將無慮則謀士去將無勇則士卒恐將妄動則軍不重將遠怒則一軍懼慮也勇也將之所重動也怒也將之所用此四者將之明誠也又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香餌之下必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招其所歸示其所死則所求者至故禮而後悔者士不往賞而後悔者士不使禮賞不倦則士爭死司馬法曰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故在國言文而語溫在朝恭以逸修己以待人不召不至不問不言難進易退在軍抗而立行逐而果介者不拜兵車不式城上不趨危事不慮故

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 又曰將心心也眾心心也馬
牛車兵使飽力也教惟豫戰惟節將軍身也卒支也伍指拇也
尉繚子曰將帥者心也麾下者支節也其心動以誠則支節
必力其心動以疑則支節必背夫將不心制卒不節動雖勝幸
勝也非攻權也夫民無兩畏也畏我侮敵畏敵侮我見侮者敗
立威者勝凡將能其道者吏畏其將也吏畏其將者民畏其吏
也民畏其吏者敵畏其民也是故知勝敗之道者必先知畏侮
之權夫不愛悅其心也者不我用也不嚴威其心者不我舉也
愛在下順威在上立愛故不二威故不犯故善將者愛與威而
己 又曰兵者云若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
用之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主於後無敵於前一人之兵如狼
如虎如風如雷如霆震震其天下皆驚勝兵似水夫水
至柔弱者也然所觸丘陵必為之崩無異也性專而觸成也今
以莫邪之利犀兕之堅三軍之衆有所奇正則天下莫當其戰
矣 又曰吳起與秦戰舍不平虜敵撲蓋之以蔽霜露如此
何也不自高人也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責禮故古者
甲冑之士不拜示人無己以煩也夫煩人而欲乞其死竭其力
自古至今未嘗聞矣 又曰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亡
其親援袍而鼓忘其身吳起臨戰左右進劍起曰將專主禩鼓
爾臨難決疑揮兵指忍此將事一劍之任非將事也 諸葛武

侯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知其饑寒察其勞苦此謂之仁將事
無苟免不為利撓有死之榮無生之辱此謂之義將貴而不驕
勝而不恃賢而能下剛而能忍此謂之禮將奇變莫測動應多
端轉禍為福臨危制勝此謂之智將進有厚賞退有嚴刑賞不
逾時刑不擇貴此謂之信將足輕戎馬氣蓋千夫善固疆場長
於劍戟此謂之步將陵高懸險馳射若飛進則先行退則後殿
此謂之騎將氣凌三軍志輕強虜怯于小戰勇於大敵此謂之
猛將見賢如不及從諫若順流寬而能剛勇而多計此謂之大
將 將之器其用大小不同若乃察其奸伺其禍為眾所服此
十夫之將夙興夜寐言詞察察此百夫之將直而有慮勇而能
聞此千夫之將外貌桓桓中情烈烈知人勤勞惜人饑寒此萬
人之將近賢進能日慎一日誠信寬大關於理亂此十萬人之
將仁愛洽於下信義服憐國上晚天文中察人事下識地理四
海之內視如家室此天下之將 歐陽脩曰求將之法先取禁
近下禁軍至廂軍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因其伎勇每百人
團為一隊而教之較其伎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
得之以為隊將此一伎勇實能服其百人矣必為百人之將可
也合十隊將而又教之較其伎精而最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
人矣得之以為裨將此一人之伎勇實能服其千人矣以為千
人之將可也合十裨將而又教之夫伎勇出千人之上而難為

勝矣則當擇其有識見知變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
以為大將此一人之伎勇乃萬人之選而又粗知變通因擇智
謀之佐以輔之以為萬人之將可也幸而有伎勇不足而才識
出萬人之外者此不世之奇將非常格之所求也臣所謂只于
軍中自可求將者也 淮南子古命將禮凡國有難君自官召
將趙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即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將
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宿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
鼓旗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趨至堂下北面而立主親
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此從比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鉞
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將已受斧鉞答
曰國不可從外治也軍不可從中禦也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
不可以應敵臣既以受制於前矣鼓旗斧鉞之威臣無還請願
君亦以重言之命於臣也君若不許臣不敢將君若許之臣辭
而行乃介鬪設明衣也鑿玄門而出乘將軍車載旌旗斧鉞累
若不勝其臨敵決戰不顧必死無有二心是故無天於上無地
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利合
於主國之實也上將之道也如此則智者為之慮勇者為之關
氣厲青雲疾如馳騖是故兵未交接而敵人恐懼若戰勝敵奔
畢受功賞吏遷官益爵祿割地而為調決於封外卒論決斷於
軍中顧反於國放旗以入斧鉞報畢於君曰軍無後治乃縞素

辟舍請罪於君君曰故之退齊服 漢文帝語馮唐曰吾居代
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于鉅鹿下今吾
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
之為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卒將善李牧臣
父故為代相善趙將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
良說而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將為吾將吾豈憂匈
奴哉唐曰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
召唐讓曰公奈何眾辱我獨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
上方以胡寇為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
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闡以內者
寡人制之闡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于外歸而奏之
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
士賞決于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
能遠逐車千三百乘殺騎萬三千百全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
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強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
會趙王遠立乃用郭開讒卒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
北為秦所擒滅今闡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
士卒私養錢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
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而率車騎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象
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刀戰斬首捕虜上功莫

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實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
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
六級陛下之吏刑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
牧弗能用也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
拜唐為騎都尉世祖章帝刺洪文襄曰茲以湖南江廣地
方底定已久滇黔阻遠聲教罕通不呈之徒未喻朕心爾時復
痛感蠢動漸及湖南以致大兵屢出百姓未獲寧息朕承天
民不忍勤兵黷武困苦赤子將以文德綏懷歸我樂宇必得夙
望重臣曉暢民情練達治理者假以便宜相機撫勸方可救寧
迺祭廷臣惟爾克當斯任前招撫江南奏有成效必能肅清
將朕命綏靖南方茲特命爾經略湖廣江西廣西雲南貴州等
處地方總督軍務兼理糧餉聽擇扼要處所駐紮應巡歷者隨
便巡歷總督應關會者必咨爾而後行爾所欲行者若係密切
機務任爾便宜知會巡撫提督總兵以下悉聽節制兵馬糧餉
悉聽調發文官五品以下武官副將以下有違命者聽以軍法
從事一應剿撫事宜不從中制事後具疏報聞滿兵留撤俟到
日酌安即行具奏事關藩王及公者平行咨會相見各以賓客
禮文武各官在京在外應軍前及地方取用者隨時擇取任用
所屬所省陞轉補調悉從其便檄鎮道府等官有地方不宜才
品不稱應另行推用者一面調補一面奏聞吏兵二部不得拘

例掣肘應用錢糧即與解給戶部不得稽遲如緊急軍需撥給
未到即予就近藩司權關行文取用具疏奏聞其歸順官員內
外酌量題錄投降降兵丁隨宜安插事會可乘即督兵進取機緣
有得則慎固封疆各處土司已順者加意綏輯未附者布信招
懷四川江西河南陝西地方隣近湖廣應有兵事相關者移文
總督巡撫倚角策應御受茲任委務開誠布公集思廣益收拾
智勇不為逆賊所用撫綏窮民不為貪官所苦建戰則得地以
守固守則出奇以戰練士卒在平時選賢良置要地務使滇黔
望風歸來官民懷德恐後庶稱朕誕敷文教至意功成之日優
加爵賞候地方既定善後有人即命還朝慰朕眷想爾其欽哉
故勅

天官人事

梁惠王問尉繚子曰黃帝刑德可以百勝有之乎尉繚子對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黃帝者人而巳矣何者今有城東而攻不能取南而攻不能取西而攻不能取北而攻不能取四方宜無順時乘之者耶然不能取乎者城高池深兵器備具財穀多積穀士一謀者也若城下池淺守弱則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按天官曰背水陳為絕地向阪陳為發軍武王伐紂背濟水向山阪而陳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而威而宜紂不得天官之陳哉楚將公子心與齊人戰時有彗星出柄在齊柄所在勝不可擊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鬪者固倒而勝焉明日與齊戰大破之黃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謂之天官人事而已 唐太宗曰陰陽術數廢之可乎李靖曰不可兵者說道也託以陰陽術數則使貪使愚茲不可廢也太宗曰卿嘗言天官時日明將不法暗將拘之廢亦宜然靖曰紂以甲子日亡武王以甲子日興天官時日甲子一也殷亂周治興亡異焉又宋武帝以往亡日起兵伐南燕軍吏以為不可帝曰我往彼亡果克之由此言之可廢明矣然而田單為燕所圍單命一人為神拜而祠之神言燕可破單於是用火牛出擊燕大破之此是兵家說道天官時日亦猶此也太宗曰田單托神怪而破燕太公焚著龜而滅紂二事相反靖曰其機一也或逆

而取之或順而行之是也昔太公佐武王伐紂至牧野遇雷雨旗鼓折散宜生欲卜吉而後行此則因軍中疑懼必假卜以問神焉太公以為腐草枯骨無足問且以臣伐君豈可再乎然觀數宜生發機於前太公成機於後逆順雖異其理致則同臣所謂權數不可廢者蓋存其機於未萌也及其成功在人事而已矣 太白陰經曰昔王莽招天下善鑄鈴者六十三家悉檄軍吏備於行間及昆陽敗會大風雷屋瓦皆飛電雨下樹當是之時宜三門不興五將不殺耶亭亭白奸錯設太歲月建耶當是之時殆至於此張伯松者值亂出居營內為賊所逼營中妻俱悉皆遁去伯松曰今日反吟不可出奔俄然賊至伯松被殺妻于被擄財物被掠桓談語曰至愚之人解避惡時不避惡事則陰陽之於人事有何情哉 許洞曰兵者陰也陰之德以虛為虛而應於體也月者太陰之精氣也朔望不常常何也蓋田以虛為變也兵既陰類則其機宜常虛含變以法月也能以虛合變應敵動必利矣觀乎天之風雲星辰有吉凶之應者天將覺於人也得其吉象不可恃之恃之者凶得其凶象不可懼之懼之則銳氣銷亡富貴其心謹其政事也苟不執大象之吉云者是虛其機而應天者也觀乎地理山川險易有生死亡之虛者地盡利於人也善用兵者於地也無生死存亡觀彼我之勢察去就之情何如也耳然後乃順其事而用之也苟不執地

理之險易是虛其機以應地者也觀乎強弱利害有勝敗之情
 者事皆係於人也苟以變合於事事合於時時合於理者無強
 弱無利害則敗勢可以為勝勝勢可以為敗也苟不勢執人勢
 之勝敗者是虛其機以應人者也是故善戰者雜於凶而難可
 釋雜於吉而勢可壯吉凶交雜而能而不惑於用者此可以上
 不畏天矣雜於險而事易雜於易而事全險易交雜而能常處
 其便者此可以下不畏地矣雜於利而敵見其害雜於害而戎
 敗其利利害交雜而能不屈於敵者此可以中不畏人矣知此三
 者而用兵其盡三才之變乎自古兵書其間明屈伸利害者蓋
 以直指其形貌者而以臣所謂能審一時之機者其在天也無
 吉凶其在地也無險易其在人也無利害

節氣時列

胡萊二十四氣論或問二十四氣之論予曰是言氣之行有序
 也而莫不有義存焉較而如而戎公田之雨蓋以此時播種用
 上而下也芒種二字見周禮謂種之有芒者麥也處暑如既處
 之虛處止也謂暑氣將於此時止也每月有節氣有中節如丑
 之終寅之始則為節寅之半則為中一年四立即四時節氣二
 分二至即四時中氣九十月之氣往者過而來者續故謂之立
 九十月之半故謂之分夏冬不曰分而曰至至有二義子至
 已六陽午至亥六陰至者介乎已午亥子之間也冬至亥陰極
 故曰至于陽於此生亦曰夏至已陽極故曰至于陰於此生亦
 曰至日影短至長短至亦然且以上半年論之立春正月節而
 水正月月中漢律曆志驚蟄在正月中注今作雨小蓋至秋分水
 始涸立冬始冰冬至水泉動大寒水澤腹堅今曰雨水者先是
 為露為霜雪皆水氣凝結以至於寒之極春則水氣流行而又
 為暑之始也况天一生水人物之生皆始於水春屬木木生於
 水今曆立春後繼以雨水宜也卦氣正月為泰天氣下降當為
 雨水二月大壯雷在天上雷為驚蟄今曆先雨水而後驚蟄亦
 宜也按國語四時有八風曆獨指清明為三月節此風屬巽蓋
 驚蟄者萬物出乎震震為雷也清明者萬物齊乎巽巽為風也
 巽曰潔齊胡故風曰清明明有潔齊之意律曆亦明潔之美

穀雨三月中自雨水後土膏脈動今又雨其穀於水也固禮拙
人掌稼下地注謂以水澤之地種穀即穀雨之謂也漢律曆志
穀雨注今作清明以今觀之穀雨似遲半月然風土有不同人
力有遲速必至此然後無不種之穀也四月中小滿先濡云小
雪後陽一日生一分積三十日陽生三十分而成一晝故為冬
至小滿後陰生亦然夫四月乾之初謂之滿者始初羸豕踴躍
坤初履霜堅冰羸其小滿踴躍其滿霜喻其小堅冰喻其滿易
言于一陰既生之後曆言于一陰方萌之初慮之深防之豫也
小雨雪後有大雪此但有小滿無大滿意可知矣若三月中穀
雨五月中芒種此二氣獨括穀麥言者處暑農乃登穀農家方
種穀冀今年之秋也穀必原其生之始者穀種于春得木之氣
成於秋金剋木也麥必要其誠之終者麥種於秋得金之氣成
于夏火剋金也木氣柔故穀類垂金氣剛故麥類昂此陰陽自
然之理也無穀民何以仰食無麥民何以饋食春秋大無麥木
則書之此也六月節小暑六月中大暑不知者以為夏至後暑
已勝不當又謂之小不知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通上
半年皆可謂暑通下半年皆可謂寒正月暑之始六月暑之終
七月寒之始十二月寒之終曰小暑大暑不過上半年氣候之
辭爾陰陽冲和之氣不願怨大暑非變于大也由小而剛至于
大也六月中暑之極故為大未至于極則猶為小也大小二字

最可見造化消息進退之理矣復以下半年論之七月中處暑
即如幽風首七月暑之終寒之始大火西流暑氣于此乎處也
觀處暑二字便自有幽風七月意思八月中白露九月節寒露
秋屬金金色白白露者露之色寒者露之氣色先白而氣始寒寒
固有新也九月中霜降露始結為霜也立冬後曰小雪大雪寒
氣始於露中於霜終於雪霜之前為露露由白而後寒霜之後
為雪雪由小而至大皆有漸也至小寒大寒亦由盛風一之日
霜發二之日栗烈發風寒故十一月之餘為小寒栗烈氣寒
故十二月之終為大寒幽土寒早故寒氣先要之此不過總結
下半年之氣候耳爾合而言之上半年主生曰兩日風曰雷皆
生之氣下半年主成曰露曰雪曰霜皆成之氣下半年言于時
不言農事莫急春夏也先儒言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立
春雨水後寒氣漸變至立夏則寒漸化為暑矣然曰小暑大暑
其化固有漸焉立秋處暑後暑氣漸變至立冬則暑盡化為寒
矣然曰小寒大寒其化亦有漸焉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
之所為觀二十四氣而於贊變理之事宜無小補也 圖書編
曰中原地形所居者悉以居高則寒處下則熱試觀之處高山
多雪平川多雨高山多寒平川多熱可徵矣中華之地凡有高
下之大者東西南北各三分也其一者自漢屬江南至海也二
者至漢江北至遼平縣三者自遼平北山北至蒼界北海也故

南分大熱中分寒熱兼半北分大寒南北分外寒熱尤極大熱
之分其寒微大寒之分其熱微然其登步極高山頂則南面
北面寒熱懸殊榮枯倍異也又東西高下之列亦三矣其一者
自汧源縣西至沙洲二者自開封縣西至汧源縣三者自開封
縣東至滄海縣故東分大溫中分溫涼兼半西分大涼大溫之
分其寒五分之二大涼之分其熱五分之二溫涼分外溫涼尤
極變為大寒大熱也約其大凡如此然九分之地寒極于東北
熱極于西南九分之地其中有高下不同地高處則寒下處則
燥此一分之中小異也若大而言之是則高下之有一也何者
中原地形西高北高東南下今百川滿濤東之滄海則東西
南北高小可知今以氣候驗之乃春氣西行秋氣東行冬氣南
行夏氣北行以中分校之自開封至汧源氣候正與曆候同以
東行校之自開封至汧源每百一里秋氣至晚一日春氣發早
一日西行校之自汧源縣西至蕃界磧石其以南向及西北東
南者每四十里春氣發晚一日秋氣至早一日北向及東北西
南者每一十五里春氣發晚一日秋氣至早一日南行校之川
形有北向及東北西南者每一十五里陽氣行晚一日陰氣行
早一日南向及東南西北川每一十五里熱氣至早一日寒氣
至晚一日廣平之地每五十里陽氣發早一日寒氣至晚一日
北行校之川形有南向及東南西北者每二十五里陽氣行晚

一日陰氣行早一日北向及東西南川每一十五里寒氣至早
一日熱氣至晚一日廣平之地則每二十里熱氣行晚一日寒
氣至早一日大率如此然高處峻處冬氣常在平處下處夏氣
常在觀其雪零草茂則可知矣然地土則有弓形川蛇形川月
形川地勢不同生殺榮枯地同而天異凡此之類有離向而向
巽向乙向震向處則春氣早至秋氣晚至早晚校十五里有丁
向坤向庚向兌向辛向乾向坎向艮向處則秋氣早至春氣晚
至早晚亦校二十日是所謂帶山之地也審觀向背氣候可知
十二月太陽過宮正月在子二月在亥三月在戌四月在酉
五月在申六月在未七月在午八月在巳九月在辰十月在卯
十一月在寅十二月在丑二十四氣太陽過宮立春于雨水
壬驚蟄亥春分乾清明戌穀雨辛立夏酉小滿庚芒種申夏至
坤小暑未大暑丁立秋午處暑丙白露己秋分巽寒露辰霜降
乙立冬卯小雪甲大雪寅冬至艮小寒丑大寒癸二十四氣
太陽經度正月立春虛四度雨水危九度後四日入亥經姬些
之次二月驚蟄室九度春分壁五度後七日入戌經濟姜之次
三月清明奎十一度穀雨婁九度後八日入酉經大梁之次四
月立夏胃十一度小滿昂十度後九日入申經寶沈之次五月
芒種畢十三度夏至井二度後八日入未經鵠首之次六月小
暑井十七度大暑鬼一度後七日入午經鵠大之次七月立秋

柳十二度處暑後七度後九日入己經鵠尾之次八月白露
 五度秋分軫一度後十二日入辰經壽星之次九月寒露軫十
 五度霜降角十一度後十三日入卯經大火之次十月立冬
 五度小雪房四度後十一日入寅經析木之次十一月大雪
 八度冬至箕五度後八日入丑經星紀之次十二月小寒十一
 度大寒牛四度後四日入子經玄枵之次 日行天分晝夜列
 寒暑一日一周天晝夜行三百六十五度不及天一度積三百
 六十五度而與天會是一歲一周天也一歲十二月二十四氣
 其過宮分宮經度悉依上所載而推步之不與矣 十二節氣
 太陽行度冬至第一日箕四度寅二日箕五三日箕六四日箕
 七五日箕八六日箕九七日斗一度八日斗二度九日斗三度十
 日斗四十一日斗五十二日斗六十三日斗七十四日斗八十五
 日斗九 小寒第一日斗十度二日斗十一三日斗十二
 四日斗十三五日斗十四六日斗十五七日斗十六八日斗
 十七九日斗十八十日斗十九十一日斗二十十二日斗二十一
 十三日斗二十二十四日斗二十三十五日斗一廿二 大寒
 第一日斗三度二日斗四三日斗五四日斗六五日斗初度六
 日女一癸七日女二八日女三九日女四十日女五十一日
 女六十二日女七十三日女八十四日女九十五日女十女十
 一 立春第二日虛一度二日虛二三日虛三四日虛四五

日虛五六日虛六七日虛七八日虛九日虛十日危一度
 十一日危二十二日危三十三日危四十四日危五十五日
 危六 雨水第一日危七度二日危八三日危九四日危十五
 日危十一六日危十二七日危十三八日危十四九日危十五
 十日室一度十一日室十二日室十三日室十四日室
 室五十五日室六 驚蟄第一日室七度二日室八亥三日室
 九日室九日室十室十一日室十二日室十三日室十四
 日室十五日室十六日室十七日室十八日室十九
 日室初度十四日室一十五日室二 春分第一日室三度二
 日室四三日室四日室五日室六日室七日室八日室初度
 八日室一乾九日室二十日室三十一日室四十二日室五十
 三日室六十四日室七十五日室八 清明第一日室九度二
 日室十三日室十一日室十二日室十三日室十四
 七日室十五八日室十六九日室十七日室一十八日室
 二十二日室三十三日室四十四日室五十五日室六 穀雨
 第一日室七度二日室八度三日室九度四日室十度五日室
 十一日室十二日室十三日室十四日室十五日室十六日室
 十七日室十八日室十九日室二十日室二十一
 辛十一日室二十二日室二十三日室二十四日室二十五日
 胃八 立夏第一日胃九度二日胃十三日胃十四日胃
 十二日胃十三日胃十四日胃十五八日胃初度九日

昂一十昂二十一昂三十二昂四十三昂五十四昂
 昂六十五昂七 小滿第一日昂八度二日昂九三日昂十
 四日畢初度五日畢一六日畢二七日畢三八日畢四九日畢
 五十日畢六庚十一日畢七十二日畢八十三日畢九十四日
 畢十五日畢十一 芒種第一日畢十一度二日畢十二三
 日畢十三四日畢十四五日畢十五申六日畢半度七日參一
 度八日參二九日參三十日參四十一日參五十二日參六十
 七日參七十四日參八十五日參九 夏至第一日井初度二
 日井一三日井二四日井三五日井四六井五七日井六八日
 井七九日井八坤十日井九十一日井十二日井十三
 日井十四井十五井十六井十七井十八井十九井二十井
 二十一井二十二井二十三井二十四井二十五井二十六井
 二十七井二十八井二十九 大暑第一日井二十九二
 日井三十三日鬼初度四日鬼一五日鬼二六日柳初度七日
 柳一八日柳二九日柳三十日柳四十一日柳五十二日柳
 六十三日柳七十四日柳八十五日柳九 立秋第一日柳十
 度二日柳十一三日柳十二四日星初度五日星一六日星二
 七日星三午八日星四九日星五十日星六十一日張初度十

二日張一十三日張二十四日張三十五日張四 處暑第一
 日張五度二日張六三日張七四日張八五日張九六日張十
 七日張十一八日張十二九日張十三十日張十四十一日張
 十五兩十二日張十六十三日張十七十四日張初度十五日
 翼一翼二 白露第一日翼三度二日翼四三日翼五四日翼
 六五日翼七六日翼八七日翼九八日翼十九日翼十一十
 日翼十二十一日翼十三十二日翼十四十三日翼十五十四
 日翼十六十五日翼十七 秋分第一日翼十八日翼十九
 三日軫初度四日軫一五日軫二六日軫三七日軫四八日軫
 五九日軫六十日軫七十一日軫八十二日軫九十三日軫十
 十四日軫十一翼十五日軫十二 寒露第一日軫十三度二
 日軫十四七日軫十五四日軫十六五日軫十七六日軫十八
 七日角初度八日角一辰九日角二十日角三十一日角四十
 二日角五十三日角六十四日角七十五日角八 霜降第一
 日角九度二日角十三日角十一四日角十二五日角初度六
 日元一七日元二八日元三九日元四十日元五十一日元六
 十二日元七十三日元八十四日元九十五日元一六日元二
 立冬第一日元三度二日元四三日元五四日元六五日元
 七六日元八卯七日元九八日元十九日元十一日元十二
 十一日元十三十二日元十四十三日元十五十四日元十六

十五日房初度房一度 小雪第一日房二度二日房三日
 房四日房五日心一度六日心二七日心三八日心四九
 日心五十日心六十一日尾初度十二日尾一十三日尾二十
 四日尾三甲十四日尾四尾五 大雪第一日尾六度二日尾
 七三日尾八四日尾九五日尾十六日尾十一度七日尾十二
 八日尾十三九日尾十四日尾十五十一日尾十六十二日
 尾十七十三日算初度十四日算一十五日算二算三 授時
 曆冬至日在箕八度出辰初一刻入申正三刻小寒日在斗十
 四度出辰初初入正四大寒日在女初度出卯正四入酉初
 初立春日在虛五度出卯正三入酉初一雨水日在危十度出
 卯正二驚蟄日在室十一度出卯正一入酉初三春分日在壁
 八度出卯初四入酉正初清明日在奎十四度出卯初三入酉
 正一穀雨日在姜十度出卯初二入酉正二立夏日在胃十二
 度出卯初一入酉正四小滿日在畢一度出寅正四入戌初初
 芒種日在畢十五度出寅正三入戌初初夏至日并三度出寅
 正三入戌初一小暑日在井十八度出寅正四入戌初初大暑
 日在柳初度出卯初初入酉正四立秋日在星一度出卯初一
 入酉正三處暑日在張九度出卯初二入酉正二白露日在翼
 七度出卯初三入酉正一秋分日在軫一度出卯初四入酉正
 初寒露日在軫十七度出卯正一入酉初三霜降日在九二度

出卯正二入酉初二立冬日在氏七度出卯正三入酉初一小
 雪日在心初度出辰初初入申正四大雪日在尾十度出卯初
 一入申正三 時憲曆冬至日出辰初一刻十一分入申正二
 刻四分畫三十六刻八分夜五十九刻七分夏至日出寅正二
 刻四分入戌初一刻十一分畫五十九刻七分夜三十六刻八
 分春秋分日出卯正初刻入酉正初刻畫四十八刻夜四十八
 刻立春立冬日出辰初初刻入酉初初刻畫四十八刻夜五十六
 刻立夏立秋日出卯初初刻入戌初初刻畫五十六刻夜四十四
 刻小寒大雪日出辰初一刻七分入申正二刻八分畫三十七
 刻一分夜五十八刻十四分清明白露日出卯初二刻十四分
 入酉正一刻一分畫五十五刻二分夜四十五刻十三分大寒小
 雪出辰初初刻十四分入申正三刻一分畫三十八刻二分夜
 五十七刻十三分穀雨處暑日出卯初一刻六分入酉正二刻
 九分畫五十三刻三分夜四十二刻十二分雨水霜降日出卯
 正二刻八分入酉初一刻一分畫四十二刻十四分夜五十三
 刻一分驚蟄寒露日出卯正一刻一分入酉初二刻十四分畫
 四十五刻十三分夜五十一刻二分小滿大暑日出寅正三刻一
 分入酉初初刻十四分畫五十七刻十三分夜三十八刻二分
 芒種小暑日出寅正二刻八分入戌初一刻七分畫五十八刻
 十四分夜三十七刻一分 日百刻配十二時之數天行之周

晝夜百刻配十二時一時得八刻十時得八十刻又二時得十
 六刻總九十六刻所餘者四刻每刻分為六十分四刻該二百
 四十分分布之十二時之間每一時得八刻二十分故有初初刻
 者十分正初刻者十分今具於後初初刻一十分初一刻六十
 分初二刻六十分初三刻六十分初四刻六十分已上四
 刻正初刻一十分正一刻六十分正二刻六十分正三刻六
 十分正四刻六十分已上係下四刻一日總該六十分今曆
 所分又不同晝夜十二時均分百刻一時有八大刻二小刻總
 九十六大刻總二十四小刻亦准大刻一故共為百刻也上半
 時之大刻四始曰初初初一次初二次初三最後小刻為初
 四下半時之大刻亦四始曰正初次正一次正二次正三次最後
 小刻為正四若于時則上半時在夜半前屬昨日下午半時在夜
 半後屬今日亦猶冬至得十一月中氣一陽來復為天道之初
 耳古曆每時以二小刻為始各鐘以火刻然不若今曆之便於
 每氣也世謂于午卯酉各九刻餘皆八刻者非是 歷家大抵
 以漏刻極長于六十極短于四十元授時歷則長極于六十二
 刻短極于三十八刻以為輸丁地稍偏地故然外國有蒸羊
 解未熟而天時明者推步太陽經度以定時昏旦中星冬至日
 日在箕五度每歲以冬至日度為首冬至日在箕五度日與天
 會其日寅時初二刻天運始于寅日行亦始于寅按推步之法

以璇璣玉衡圖天盤輪推步至辰時初初刻日欲出以前九十
 一度則見軫宿在午為旦中日入之際加申時正四刻以後九
 十一度則見壁宿在午為昏中後八日至寅時初初刻順行十
 二位已退一位過丑小寒日日在斗十一度將斗十一度自丑
 時順行至卯時正二刻日始出則見角宿在午為旦中至午時
 正一刻斗宿在午并宿在子為日中順行至酉時初初刻則見
 奎宿在午為昏中順行至子時初四刻斗宿在子并宿在午為
 宵中 大寒日日在斗四度後四日入于女二度其夜子時初
 四刻女宿在子柳宿在午諸星居垣入局順行至卯時正二刻
 辰宿在午為旦中自卯時順行至午時正初刻女宿在午為日
 中自午時順行至酉時初初刻胃宿在午為昏中立春日在
 虛四度其日子時正一刻虛宿在子諸星居垣入局而星宿在
 午為宵中自子時至卯時正一時刻房宿在午為旦中自卯至
 午時正初初刻虛宿在午為日中自午至酉時正一時刻虛宿在酉
 昂宿在午為昏中 雨水日日在危九度其夜亥時止四刻危
 宿順行至子時而張宿在午為宵中自子順行至卯時正一刻
 尾宿在午為旦中自酉至酉時初二刻畢宿在午為昏中後
 四日入亥危十三度 驚蟄日日在室九度其夜子時而翼宿
 在午為宵中卯時危宿在午為旦中酉時皆宿在午為昏中
 春分日日在壁五度後七日入戌奎二度其日戌時諸星居垣

入局自戌時順行至午子時正初刻奎宿在子角宿在午為宵
 中至子至卯時正二刻斗宿在午為旦中自卯至午奎星宿在
 午為日中自午至酉井宿在午為昏中 清明日在奎十一
 度自戌時正二刻順行至子時正初刻角宿在午為宵中順行
 至卯時初三刻斗宿在午為旦中自卯順行至酉時正二刻井
 宿在午為昏中 穀雨日在奎九度後八日入酉胃四度其
 日在酉時諸星居垣入局其夜子時正初刻胃宿在子辰宿在
 午為宵中卯時女宿在午為旦中西時柳宿在午為昏中 立
 夏日日在胃十一度午時胃中卯時女中子時辰中西時柳中
 小滿日在昂十度後九日入申畢七度子時心中午時畢
 中卯時危中西時張中 芒種日在畢十三度 中星同前
 夏至日在井二度後八日入未井九度其日未時旬井宿
 順行至酉時角宿在午為昏中子時斗中卯時奎宿在午為旦
 中午時井中西時軫中 小暑日在井十七度子時井中午
 時井中卯時奎中西時角中 大暑日在鬼一度後七日入
 午柳四度五時正初刻柳宿在午為日中西時氏中子時女中
 卯時胃中 立秋日在柳十三度中星同前但度數不同
 處暑日在張七度後九日入己張十五度午時張宿在子為
 日中子時危中卯時畢中西時心中 白露日在翼五度其
 日午時翼中子時室中卯時寅中西時尾中 秋分日在軫

一度後十二日入辰軫十度其日午時正初刻軫宿在午為日
 中西時箕中子時壁中卯時參中 寒露日在軫十五度後
 子時奎中卯時井中西時斗中 霜降日在角十一度後十
 三日入卯氏二度其日午時正初刻氏宿在午為旦中西時女
 中子時胃中卯時柳中 立冬日在辰五度子時胃中卯時
 柳中午時氏中西時女中 小雪日在房四度午時房中子
 時昂中卯時星中西時虛中後十一日入寅尾四度卯時翼宿
 在午為旦中午時尾中子時室中西時室宿在午為昏中 大
 雪日在尾八度中星同前 夫太陽居宿以二十八宿為經
 日月五星為緯上古聖人制立機衡法天地自然之運夜考中
 星畫驗日晷以祭經星之所在測推日月五星之經度而推步
 之法則以日度為首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將太陽
 所至之度按節逐氣逐時逐刻隨其運轉而步測之自不誤也
 新安陳氏曰四分度之一者周天少度外其零數有一度四
 分中之一分也以對周歲全日外其零日亦有一日四分中
 一分所謂四分日之一也九百四十分為日其二百三十五分
 即四分中一分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即四分日之一
 也月一日不及天十三分有奇是不足日十二度有奇積二十
 九日零四百九十九分而月與日會四百九十九分是六特零
 三刻弱也二十九日零六特三刻實為一月十二會得全日三

百四十八乃十二箇二十九日餘分之積以日法算之其五千六百四十分訣六日而得六者得六日也零者尚有三百四十八分三百四十八日加六日一歲通三百五十四日此一歲小歲之數也十九年閏餘通得二百單六日須置七閏月所以每十九年或二十年必氣朔同日者一番也然一歲只有三百五十四日而經云春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何也此一歲大歲之數也蓋今年立春到明年立春二十四氣全數並有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即四分日之一以二十五刻當一日舉全數而言故曰三百六旬有六日也二氣為一月必有三十日零二時五刻始交後月節氣合二十四氣該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此氣盈之溢數也十二月有六六小盡者此數朔虛之虧數也一朔無三十日全非朔虛而何二氣必三十日添二時五刻非氣盈而何節氣之有餘與小盡之不足二者並行而不悖因此有餘不足而置閏于其間二者參合而交相成茲其為萬世不能易之妙法歟 歲差按紀元曆歲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千二百三十六分此一歲之氣積分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千五百六十四分太陽所經周天之度也歲差一百二十八分注云以歲周數除周天數即得太陽歲行不及之分度每一萬注以一度為萬分句演紀至開元甲子冬至在斗十度凡退三十八度四千一百二十八分至乾德甲子冬至在斗六度凡

退四十一度四千八百四十分至慶曆甲申冬至在斗五度此法通古今 古曆雖立差法五十年差一度又太過一百一十年差一度又不及七十五年差一度稍為近之尚未精密元朝以八十一年而差一度算已往減一算算將來加一算始為精密唐虞時日躔冬至在子夏至在午春分在卯秋分在酉今未四千年而冬至在寅夏至在申春分在巳秋分在亥計其歲差退四十五度則由帝堯後萬餘年冬至日反躔午夏至日反躔子春分在酉秋分在卯矣若復萬餘年冬至在子夏至在午當在二萬年之間逆而推之帝堯之前亦必如是 堯典曰日短星昴以殷仲冬是冬至昏見之星昴在天中則日之躔固在虛也天子之虛非子之半乎周則冬至日躔牽牛矣夏商雖祀宋無假以是推之其在頃女乎漢太初曆猶在牽牛唐在斗進元曆日已在箕明朝在箕三四度矣夫斗牛女宿皆北方之宿箕乃東方之宿也自子之半虛之十度至箕三四度已差六十五六度可見日度漸移古今一也

風雨石候

考李登作日月合宿大約之法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
 度之一二十八宿四方分之東北七宿共七十五度南方七宿
 一百一十二度西方七宿八十度北方七宿九十八度月二十
 八日一周天一日一夜行一十三度少強皆以月中氣起例雨
 水正月中日月合宿在室八度春分二月中日月合宿在奎十
 四度穀雨三月中日月合宿在昴二度小滿四月中日月合宿
 在參四度夏至五月中日月合宿在井二十三度大暑六月中
 日月合宿在星四度處暑七月中日月合宿在翼十二度秋分
 八月中日月合宿在角六度霜降九月中日月合宿在戌十
 四角度小雪十月中日月合宿在箕二度冬至十一月中日月
 合宿在斗二十一度大寒十二月中日月合宿在虛五度每月
 朔以夜半推之此占風起之例也 月在箕畢翼軫此四宿風
 起之日如正月太陽在子初一日太陽孕於子謂之朔五日過
 兩宮即戌位此三日內決有風者月在壁宿是也初十日太陽
 過申三日內主雨者月離於畢是也十五日太陽過午謂之望
 十七十八十九太陽過巳及辰三四日內有風者月在翼軫是
 也廿五太陽過寅二三日內有風者月在箕宿是也廿九三十
 日太陽復於子謂之晦二月太陽在亥太陽隨之餘做此大率
 節候不同弦望亦異節候不同者如立春或在月前後弦望不

同者弦有初七初八初九望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是以月之
 過宮亦有三四日之差其風亦應在三四日之內質以曆之所
 推無不驗矣 風清歌曰日暈則雨月暈則風何方有關何方
 有風日沒脂紅無雨風驟反照沒前脂沒後星光閃爍必定
 風作海沙雲起謂之風潮名曰颶風大雨相交單起單止雙起
 雙消早晚風和明日更多暴風日落夜起必毒風急雲起愈急
 必雨雨最難晴以防暴生春易傳報早生晚耗一日南風一日
 北到初風防尾北風防頭南吹愈急北即不專雲若車形大主
 風聲雲下四野如霧如煙名曰風花主有風天雲若蟻次不雨
 風顛雨津西北雲如被煙墨起作眉梁風雨先颶雨急易密天
 晴無防水生靛青主有風行海燕成羣風雨便臨白肚風作鳥
 肚雨淋海堵亂起風不可已道遙夜叫風雨即到一聲風二聲
 兩三聲四聲斷風雨散籠得轉必主風水蛇蟠崖上水高若干
 頭雷立至頭高稍延月盡無雨來朔風雨廿五六若無雨初三
 四行船春有二十四番花信風梅花風打頭棟花風打尾正
 月忌七八北風必定候二月忌初二三月忌清明五月忌雪至
 正月落雪起算至百二十日期內必難已欲知彭祖忌六月十
 二日前後三四宵必不爽此朝七八三日南必有北風還九九
 當前後三四日內難十日忌初三四之後前冬至風不爽臘
 月廿四間 清明之前風候不常清明屆期方有東北風作且

多日而不變過五月有風自南重陽後風亦有東北者過十月
風自西北冬夏之交南北風息未定七九月風清洶湧故舟行
者往西以仲春往北以仲夏往東以仲秋往南以仲冬則利涉
大川不疾而自速矣 相雨書常以戊申日候日欲入時日上
有冠雲不問大小視四方黑者大雨青者小雨候日始出日正
中有雲覆日而四方有雲黑者大雨青者小雨四方有雲如羊
猪而立至四方北斗中有雲後五日大雨四方斗中無雲唯河
中有雲三枚相連狀如浴猪三日大雨以丙丁辰之日四方無
雲唯漢中有者六十日風雨和常以立甲之日平旦清明東向
望日始出時如日上有雲大小貴日中青者以甲乙日雨赤者
以丙丁日雨白者以庚辛日雨黑者以壬癸日雨黃者以戌己
日雨六甲日四方雲皆合者即雨以天方雨事特視雲有五色
黑赤並見者即電黃白雜者風多雨少青黑雜者雨隨之必滂
沛流潦四方有躍魚雲遊疾者即日雨遊遲者雨少難至 熊
公曰竈突發煙平遠望之亭亭直上晴之候也蛇蟻而至起如
欲上而不得者雨之徵也益 將成雨空中氣行皆成濕性煙
為濕礙不得上升故至宛曲而雨礎潤將雨燈燼理可同觀朝
日出光暗淡色蒼白者雨微也日出時雲多破漏日无散射者
雨微也吞雲四布牛羊駝單如常者不雨若啖食匆遽以求速
飽雨微也蟻蚋蚊蚋匆遽啖食雨微也螺蚌之屬倉皇飛驚而

微也穴處之蟲群出於外雨微也朔日至上弦視月兩角近日
一角稍稍豐滿雨微也日暈白主晴亦主風色如鉛者雨微也
諺云壬子癸丑甲寅清四十五日滿天星戊申己酉連庚戌
天上無雲地下濕每值日干執破多風雨又云執破無雨危水
常 凡寅戌二時風雨不久午子二時者破久若雨至午時偶
然日出謂之雨候其雨通宵大抵東北風多雨西南風多晴
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蓋陰來求陽而陽不應之故不成雨
風雲際會而相從者也凡雲走東北者乃係西南之風必無雨
范石湖詩云朝霞不出明暮霞行千里今晨日未出曉嵐散
如綺心疑雨再作恨轉雲四起我嘗知天道吳儂諺云爾方來
占滂沱說者類恢詭飛雲走群羊停雲浴三瑞月當天畢宿風
旬少女起爛石燒成香汗礎潤如洗逐婦鳩能杜穴居狸有聲
蟬蟬強知時蜥蜴與圍計埕鳴東山鶴堂審南柯蟻或加陰石
鞭或讓陽明閉或云逢庚變或自換甲始形楊與象龍聚訟非
一理不如老農諺影著旋於鬼哦詩敢誇博脚用 醒午晴此詩
援引占雨事甚祥可喜諺有云日出早而霖淫日出晏而殺雁
又云月如懸弓少雨多風月如仰瓦不求自下二說尚道何也
余欲增補二句云日出海時月顯仰瓦體 月有九行青白
赤黑各二道出入於黃道之中故曰九行道不中而過南則為
陽道不中而過北則為陰道行陽道則早行陰道則添月借

日為光月生時如仰瓦是行陰道矣如子弦天樣是行陽道
 矣故知平添者以此 潮次之說消息盈虛本乎陰陽一理是
 故氣有虧張則潮有長落方其氣之始張於地則水為氣所擁
 而南奔是為長張之極則水益南而潮平張極而翁翁則水北
 還而潮落矣翁極則張復極翁此潮又長而落矣至於潮必
 東起者東乃生氣之方陰陽之氣始於此矣百川之盡赴於東
 反本之義焉如人身之氣血必歸源於中焦亦起於寅時生氣
 之際也是以每月初一初二初五初八日潮張於寅時半於卯
 平於辰落於巳半於午盡於未長於申半於酉平於戌落於亥
 半於子盡於丑初三初四十七十八日長於卯落於午長於酉落
 於子餘倣此每月初五二十謂之小水漸小至初八二十三大大
 虧而不長為極水小水廿五初十謂之起水漸長至初三十八
 大盈是為大潮灌諸港浦無不充滿塗礁無不平沒水脉無不
 流通春夏之潮畫小而夜大凡秋之潮畫夜俱大八月十八謂
 之潮生三冬之潮畫大而夜小凡此潮候不可不知

雲氣勝負

太公曰凡與軍動眾陳兵天必見其雲氣示之以安危故勝則
 可逆知矣其軍中有知曉時氣者厚寵之常令清朝若日午祭
 飯軍及我軍上氣色皆須記之若軍上氣不感加驚備守輒勿
 輕戰戰則不足守則有餘祭氣者軍之大要常令三五人參馬
 登高若臨下祭之進退以氣為候 凡與兵動眾忌大風雷而
 陰不見日凡氣初出如龍上氣散教上積為露露為陰陰氣結
 為虹霓暈珥之屬如不積不結散漫一方不能為災災必和雜
 殺氣森森然疾起乃可論占常以平旦下柄日出沒時候之期
 內有風雨災不成或有黑氣如幢士於營中上黑下黃敵欲來
 求戰無誠實言及九日內必覺備之吉或日月陰沈無光不雨
 或十日晝夜不見日月名曰蒙日久陰不雨下謀上也 凡敵
 上氣黃白潤澤者將有威德或軍上氣發漸漸如雲變作山形
 將有深謀或敵上氣黑中赤在前者將精悍皆不得擊 凡氣
 上與天連軍中將賢良 凡氣如龍如虎或如火煙之形或如
 大光之狀或如山林或如塵埃頭尖而早或氣如門上樓皆猛
 將氣 凡敵上氣青而疎散者將怯弱前大後小將怯不明
 凡軍上氣渾渾圓長赤氣在其中或有氣如赤杆在黑雲中皆
 有伏兵或兩軍相當赤氣在前後左右者有伏兵隨氣所在防
 之或有雲紋紋綉綉此以車騎為伏兵或有雲如布席之狀此

以步卒為伏兵或有雲如山岳在外有伏兵不可不審察也
凡降人之氣如人十五五皆入手依頭降之象或有氣上黃
下白名曰喜氣所臨之軍欲求和退若風不旁教旌旗重順
風而揚舉或向敵終日軍行有功勝候也 凡敵軍上氣如山
陡上林木不可與戰在吾軍大勝或如火先亦大勝 或敵上
白氣空沸如樓緣以赤氣者兵勁不可擊吾軍必大勝或敵上
氣黃白厚潤而重者勿與戰 或遙視軍上雲如關錫赤白相
隨在氣中得天助不可擊 兩軍相當上有氣如蛇拳頭向敵
者戰必勝 凡軍營上有五色氣上與天連此應天之軍不可
擊有赤黃氣于天亦不可攻 或有雲如日月而赤氣繞之如
日暈狀有光者所見之地大勝不可攻 敵工氣如虎狀其軍
不可攻 若逆風來應氣旁教才旗陰折不見日旌旗激揚敗
候也 若雲氣從敵所來終日不止吾軍不可出則不利若
風雲俱來此為敗候在急也 凡敵工氣色如馬肝如死灰或
頹低蓋皆敗候 或黑氣如懷山墮軍上者軍必敗 或軍上
氣昏發連夜照人則軍士散亂 或軍上有氣五色雜亂東西
南北不定者其軍必敗 或軍上有赤氣夫降天將死氣亂
或軍上有黑氣如牛馬形從氣霧中下漸漸入軍名曰天狗
下食血敗軍也 或有雲氣蓋道蒙蔽盡山此敗候 凡城中
有白氣如環者不可攻 或有黃雲臨城有大喜慶 或有青

色如牛頭觸人者城不可攻 或城中氣出東方其色黃此
天賊也不可伐伐者死 或城上氣如火煙主人欲出主戰其
氣無極者不可攻 或氣如杆從城中向外者內兵突出主人
勝不可攻 或城上有雲分為兩雲狀者攻不可得 凡攻城
圍色過旬日不需雨者城有補助疾去之勿攻也此皆勝氣
凡攻城圍邑赤氣在城上黃氣四面遠之城中有大將死城降
城上有赤氣如飛鳥擊之可破矣 或有氣出入者人欲逃
或有氣如灰氣出如覆其軍上者士多病城廢 或城上無雲
氣士卒散 或城營上有赤雲狀如果人頭下多死喪流血
攻城有白氣繞城而入者急攻可得若有曲蛇從城外入城者
三日內城屠此皆敗氣 敵工有雲如車蓋不可擊若有雲如
雙青蛇雲氣可擊大勝 伏兵氣如幢節在黑雲中轉高銳不
可擊 城營上見有雲如雄鷄城必降 邊城雲如蛟龍所見
處軍將失鬼 敵上有雲長如引素如陣前銳或白黑色有謀
青色有兵赤色有反黃色急去 敵上有氣如牽牛未可擊有
雲坐人赤色所臨必有卒兵來至驚恐須臾而去 凡占軍氣
與敵相對將當訪軍中善相氣者厚寵之留令清朝若日中時
祭彼軍及我軍上氣皆紙筆錄記上將軍將軍祭之若我軍上
氣不善但驚備領守勿接戰敵在東日出時候之在南日中候
之在西日入候之在北夜半候之每庚子日及辰戌午未登五

丈高臺去一里占百人以上使有氣 氣如塵埃前卑後高者
將士精銳不可擊 氣如隄阪前後摩地避之勿擊 見彼軍
上氣如塵埃粉沸其色黃白如旗幡輝輝然無風而動將士勇
猛不可擊我軍如此亦不用戰對敵或有氣來甚卑不陰覆人
上下擦搗蓋道者大賊必至食不及飽嚴備之 凡雲起王相
者吉凶死者凶有勝無勝虛高勝下澤勝枯長勝短厚勝薄
我軍在西賊軍在東西高東而下西厚東薄西澤東枯西長東
短則我軍勝也他皆效此 兩軍相對遠見軍上有氣紛紛散
散如煙如塵賊凶敗 軍上下日無氣者其軍必敗 若我軍
無氣將情德撫士眾存問寒暑警誠固守有赤色氣如火從天
下入軍軍亂將死有黑氣如牛猪者瓦解之氣軍必敗有白氣
如瓜蔓連結部封隊相逐湏臾罷而復出及至八九而不斷者
賊必至嚴守之 若兩氣蒙圍城有入處者外兵當攻入若有
出者內兵當突出凡氣安即軍安也氣動搖則軍不安氣四散
去軍破且敗其氣如群羊擊之必火剋 兩軍相當有氣如飛
鳥徘徊在其城上或來而高者兵銳不可擊 兩軍相去十里
內三里外軍上無氣是死兵擊之必大勝也 兩軍欲戰視彼
軍氣發氣如焚生軍之煙者初必精銳不可當待其氣散擊之
必勝其氣黑出如山帶黃是謝氣敵人自降 軍敗之氣如群
鳥亂飛疾伐之必大勝 氣乍明乍暗皆有詐謀氣過旬不散

城有大輔疾去之勿攻 凡敵上氣如雙蛇飛鳥如缺垣如壞
屋如人無頭如鷲鷹如走鹿相逐如雞相向皆為敗軍殺將之
氣 敵上氣如困倉正白見日益明者將士猛銳不可擊之
敵上氣黑中有赤色在前精悍不可當 敵上氣如轉蓬者擊
之立破 天子雲如千倉如高樓如城門華蓋或赤黃正四方
遊兵氣如慧慧雲掃除或數百丈萬萬如無根本 敗軍之氣
如破車如人無足無臂 若下輕其將妖怪並作眾口相惑當
脩德審令堪礪鋒甲劫賊獲士以避天怒然後擇吉日祭牙
旗具太牢之饌震鼓鐸之音誠心啓請以備天問觀其祥應矣
若人馬喜躍旌旗皆前指金鐸之聲揚以清鞀鼓之音死以
鳴此得神明之助持以安眾心乃可用矣雖云任賢使能則不
占而事利今明法密刑不至而計成封功實勞則不禱而福從
共苦同甘則犯逆而功就然而臨機制用亦有此為助焉

列郡分野

唐僧一行以為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北戒自三危嶺石員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嶺塞垣至朔朝群是為北紀以限夷狄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至太華連高山熊耳外方相自上絡南逾江漢揚武當荆山至於衡陽乃東嶺嶺微連東既閩中是謂南紀以限蠻夷故星傳為北戒為胡門南戒為越門河源自北紀之首嶺雍州北微連華陰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至太行之曲分而東流與涇渭濟瀆相表裏謂之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嶺梁州南微連華陽而亦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及荆山之荆陽分而東流漢水淮瀆相表裏謂之南河故於天象則弘農分陝為兩河之會五服諸侯在焉自陝而西為秦涼北紀山河之曲為晉代南紀山河之曲為巴蜀皆負險用武之國也自陝而東三川中嶽為成周西距外方大徑北至於濟南至於淮東連野為宋鄭陳蔡河內及晉水之陽為鄒衛漢東瀆淮水之陰為中隨皆四戰用文之國也北紀之東至北河之北為邢趙南紀之東至河南之南為荆楚自北河下流北距低山為三齊夾石碣石為北燕自南河下流北距低山為鄒魯南涉江淮為吳越皆負海之國貨殖之所阜也自河源循塞垣北東及遠為戎狄自江源循嶺微南東及海為蠻越龍兩河象與雲漢之所始終而分野可知矣於易五月一陰生而雲漢

得萌於天稷之下進及井厥間得坤維之氣陰始達於地上而雲漢上升始交於列宿七緯之氣通矣東井據百川上流故鶉首為秦蜀據符兩戒山河之首雲漢連坤維右而漸升始居列宿上鶉鶉參伐皆直天闕表而在河陰故實沈下流得大梁距河稍遠涉陰亦深故其分野自章濱郟負恒山居北紀眾山之東南外接豎頭地皆河外陰國也十月陰氣進踰乾維始上達於天雲漢至營室東壁間升氣悉究與內規相接故自南正達於兩正得雲漢升氣為山河上流自北正達於東正得雲漢降氣為山河下流厥管在雲漢升降中居水行正位故其分野當中州河濟間且王良閼道由紫垣絕漢抵營室上帝雖宮也內接成周皆分十一月一陽生而雲漢漸降退及良維始下接於地至斗建間復與列舍氣通於易天地始交秦象也踰析木津陰氣益降進及大長升陽之氣究而雲漢沉潛於東正之中故易雷出地曰豫龍出泉為解皆善心象也星紀得雲漢下流百川歸焉析木為雲漢末沐山河柱焉故其分野自河南下流窮南紀之曲東南負海為星紀自北河末亦窮北紀之曲東北負海為析木負海者以其雲漢之陰也唯厥管內接紫宮在王畿河濟間降婁玄枵與山河首尾相連隔頓項之墟故為中州負海之國也其地當南河之北北河之南界以岱宗至於東海自鶉首踰河界東曰鶉火得重離正位軒轅之墟在焉其分野自河會之交東接祝融之墟北負河南及漢益寒

燠之所均也自析木紀天漢而南曰大火得明堂升氣天市之都
在焉其分野自距野或宗西至陳留北負河濟南及淮皆和氣之
所布也陽氣自明堂漸升遠於龍角曰壽星龍角謂之天闕於易
以陽去陰去象也升陽進踰天闕得純乾之位故鵝尾直建巳之
月內列太微為天及其分野自河而以南海亦純陽地也壽星在
天闕內故其分野在嵩亳西南淮水之陰北連太室之東連陽城
之際亦與雒地也夫雲漢自坤抵艮為地紀北斗自乾攝箕為天
網其分野與帝車相直皆五帝墟也究或池之政而在乾維內者
降星也故為少昊之墟叶北宮之政而在乾維外者姬訾也故為
顓頊之墟成攝提之政而在箕維內者壽星也故為太昊之墟布
太微之政而在箕維外者鵝尾也故為烈山氏之墟得四海之中
承太階之政者軒轅也故為有熊氏之墟木金得天地之微氣其
神治於季月水火得天地之章氣其神治於孟月故章道存乎至
微道存乎終皆陰陽變化之際也若微者沉潛而不及章者高明
而過亢皆非上帝之居也斗杓謂之外庭陽精之所布也斗魁謂
之會府陽精之所復也杓以治外故鵝尾為南方負海之國魁以
治內故姬訾為中州四戰之國其餘列舍在雲漢之陰者八為負
海之國在雲漢之陽者四為四戰之國降婁玄枵以負東海其神
主於岱宗歲星位焉星紀鶉尾以負南海其神主於衡山熒惑位
焉鶉首實沈以負西海其神主於華山太白位焉大梁析木以負

北海其神主於恒山長星位焉鶉火大火壽星承業為中州其神
主於嵩嶽鎮星位焉近代諸儒言星土者或以州或以國虞夏秦
漢鄆國廢置不同周之興也王畿千里及其衰也僅得河之七縣
今天下一統而直以鶉火為周分則疆場岍矣七國之初天下地
形雖轉而雄魏魏地西距高陵盡河東河內北固漳鄆東分梁宋
至於汝南韓據全鄆之地南盡潁川南陽西連統略距函谷固宜
陽北連上地皆綿亘數州相錯如繡考雲漢山河之象多者或至
拾餘宿其後魏徙大梁則西河合於東井秦拔宜陽而上黨入於
與鬼方戰國本域時星象之言屢有明效今則同在畿甸之中矣
而或者猶據漢書地理志推之是守甘石遺術而不知變通之數
也

北直隸順天府古幽州尾箕分野漢名廣陽安名燕山 保定府
古幽州尾箕分野秦為鉅鹿上谷 真定府古冀州界野秦
為鉅鹿常山 順德府古冀州界分野 廣平府古冀州界分野
秦為邯鄲 大名府古冀州二州室壁分野高唐都春秋為晉地
唐為魏郡司為天樞軍

南直隸江寧府古揚州斗分野漢為丹陽郡吳為建業 鳳陽府
古揚州斗分野古為塗山氏之國戰國時屬楚秦屬九江郡漢為
淮南唐為揚州 蘇州府古揚州斗分野秦置會稽郡改江都
松江府古揚州斗分野晉時屬州郡名雲間 常州府古揚州斗

分野秦為會稽郡唐為常州 鎮江府古揚州斗分野秦屬會稽郡晉屬昆陵唐為丹陽郡 揚州府古揚州斗牛分野秦為九江漢為廣陵 淮安府古揚州斗牛分野秦為九江漢屬臨淮 廬州府古揚州斗牛分野戰國為楚秦為九江郡漢為江國 安慶府古揚州斗牛分野戰國屬楚秦屬九江漢屬廣陵 太平府古揚州斗牛分野戰國屬楚秦屬 郎漢為丹陽郡 寧國府古揚州斗牛分野戰國屬越後屬楚秦為章郡漢置丹陽郡晉名宣城 池州府古揚州斗牛分野先越後楚漢為丹陽 徽州府古揚州斗牛分野先越後秦為章郡漢為丹陽 廣德州古揚州斗牛分野戰國屬楚漢為丹陽 和州古揚州斗牛分野戰國屬楚秦為九江漢為淮南 滁州古揚州斗牛分野戰國屬楚秦為九江漢為淮南 徐州古 徐州房心 分野春秋為宋地秦置彭城縣項羽都此

山西太原府古冀州皆并分野漢置并州唐為河東道 平陽府古冀州皆參分野克都於此戰國屬韓後屬趙秦漢皆為河東郡 大同府古冀州皆參分野戰國屬趙秦漢皆為太原 遼州古冀州皆參分野春秋屬晉戰國屬韓後屬趙為上黨 沁州古冀州春秋屬晉秦漢皆為上黨 沁州古冀州皆參分野西柏戲黎即此秦置上黨郡唐為沁州 澤州古冀州皆參分野春秋屬晉戰

國屬韓後屬趙秦漢為上黨 山東濟南府古兗州危分野春秋戰國無濟漢為濟南郡 兗州府古徐兗二州秦婁分野春秋為魯國戰國屬楚 東昌府古兗州危空分野春秋為齊西鄙戰國為魏齊趙三國之境秦漢為東郡 青州府古青州危空分野太公封於此漢分置州海郡 登州府古青州危空分野為岬夷秦為齊郡漢屬東郡魏新東萊郡 萊州府古青州危空分野古萊夷地秦屬齊郡漢折至東萊郡遼東冀青二州齊分冀東北為幽州即今廣寧以西之地青東北為營州即今廣寧以之地其危分野戰國屬燕

河南開封府古兗州元角元分野春秋鄭衛陳三國之境戰國魏於此疏為大梁秦為三川漢為陳留 彰德府古冀州室壁分野高河東甲居相即此春秋為晉之東陽地戰國為魏之鄴地秦為上黨邯鄲二郡 衛輝府古冀州室壁分野殷封所都朝歌之地秦屬河東郡漢屬河內郡 懷慶府古冀州室壁之地室壁分野高為畿南戰國為魏衛鄭三國 河南府古豫州柳分野成王營洛在此東都於此 南陽府古豫州張分野本夏禹之國春秋併於楚戰國屬韓光武起兵秦陵更始立於清水即在此 汝寧府古豫州角元元分野秦置潁川郡漢置汝南郡東魏改蔡州 陝西西安府古雍州并鬼分野周為王畿漢為三輔後改京兆秦漢西晉魏後周隋唐並都於此 鳳翔府古雍州并鬼分野周為

此周春秋戰國為秦武帝更名古扶風 漢中府古梁雍二州并
 鬼里於分野春秋戰國時屬秦與楚漢高祖初為漢王都南鄭即
 此漢武分隸益州 平涼府古雍州并鬼分野秦屬北地郡漢林
 安定郡 鞏昌府古雍州并鬼分野春秋為成危秦屬隴西郡東
 漢分立南安郡 臨洮府古雍州并鬼分野春秋戰國時為羗所
 居秦漢為隴郡隋改合城 慶陽府古雍州并鬼分野春秋時為
 羗秦戎國秦屬北地郡 延安府古雍州并鬼分野秦屬上郡漢
 初屬翟國 寧夏古雍州并鬼分野春秋羗戎所居秦為上郡漢
 置朔方郡赫連夏氏都於此 洮州古雍州并鬼分野秦為諸戎之
 地後為吐谷單所據隋置臨洮郡 岷州古雍州并鬼分野古西
 羗地秦為臨洮郡屬隴西郡漢晉時因之 河州古雍州西羗地
 秦屬隴西郡漢屬金城隴西二郡 靖虜古雍州西羗地秦屬隴
 西郡漢屬合城 文縣古梁州并鬼分野春秋戰國時為以羗地
 甘肅古雍州并鬼分野漢以前為月支國漢武置酒泉武威張
 掖等郡
 浙江杭州府古揚州并分野春秋為吳越戰國屬楚秦為會稽郡
 東漢屬吳郡隋置杭州改餘杭郡唐復為杭州 紹興府古揚州
 并女分野為會稽侯於此春秋戰國時為越國秦置會稽郡隋改
 越州唐改會稽郡 嚴州府古揚州并女分野春秋屬吳越戰國
 屬楚秦為會稽章二郡漢屬會稽丹陽二郡唐為睦州 金華府

古揚州并女分野春秋為越國秦屬會稽郡漢為烏傷仍屬會稽
 郡為婺州改東陽郡 衢州府古揚州并女分野春秋為越西郡
 秦漢屬會稽郡 處州府古揚州并女分野春秋戰國越秦為會稽
 郡漢為東甌 台州府古揚州并女分野春秋戰國時為越地秦
 屬閩中郡漢屬東甌國 溫州府古揚州并女分野春秋戰國
 並屬越秦屬閩中郡漢初為東甌國 寧波府古揚州并女分野
 夏商周皆為越地 湖州府古揚州并女分野古為防風氏之國
 春秋屬吳越戰國屬楚漢屬江都改會稽丹陽二郡唐置湖州改
 吳興郡 嘉興府古揚州并女分野春秋屬吳越分境秦為會稽郡
 漢屬吳
 江西南昌府古揚州并女分野春秋戰國為吳越之交秦屬九江郡
 漢置豫章郡 饒州府古揚州并女分野秦屬九江郡漢置豫章郡
 九江郡漢屬豫章郡 廣信府古揚州并女分野春秋戰國迭為吳
 越之地秦屬九江會稽二郡漢屬豫章郡及會稽郡 南康府古
 揚州并女分野春秋為吳楚之地戰國屬楚秦屬九江郡漢屬豫章
 郡 九江府古揚州并女分野春秋為吳越地楚秦為九江郡漢
 分屬豫章郡 建昌府古揚州并女分野春秋吳南境戰國屬楚秦
 屬九江郡漢屬豫章郡 撫州府古揚州并女分野春秋為吳境後
 屬越戰國屬楚秦屬九江漢為豫章郡吳名臨川 臨江府古揚

州斗分野春秋屬吳後為越戰國屬楚秦為九江漢屬淮南後屬
 豫章 吉安府古荆楊二州之域斗分野春秋屬吳戰國屬楚秦
 屬九江長沙二郡漢屬豫章郡及長沙國晉為廬陵郡 瑞州府
 古楊州斗分野春秋屬吳戰國屬楚秦屬九江漢屬豫章郡唐置靖
 州 袁州府古楊州斗分野春秋屬吳戰國屬楚秦屬九江漢屬
 豫章郡名宜春 贛州府古楊州斗分野春秋屬吳越戰國屬楚
 秦屬九江漢屬豫章郡二水名章貢 南安府古楊州斗分野春
 秋屬越戰國屬楚秦屬九江郡漢為豫章郡隋屬處州
 湖廣武昌府古荆州翼軫分野周屬吳楚秦屬南郡漢置江夏郡
 漢陽府古荆州翼軫分野戰國屬楚秦屬南郡漢為江夏郡安
 陸縣三國屬魏後屬吳 襄陽府古荆州翼軫分野春秋屬
 楚秦為南郡南郡 德安府古荆州翼軫分野雲夢即此地秦
 屬南郡漢屬江夏郡 荆州府古荆州翼軫分野春秋為楚都郡
 秦置南郡漢改為臨江郡 岳州府古荆州翼軫分野周以前為
 三苗地戰國屬楚秦為長沙郡劉宋復分巴陵等縣 長沙府古
 荆州翼軫分野高為荆楚地周始名長沙 賢慶府古荆州翼軫
 分野春秋戰國時屬楚秦屬長沙郡東漢屬零陵郡 衡州府古
 荆州翼軫分野春秋楚地秦屬長沙漢初屬桂陽郡分為湘東
 衡陽二郡 常德府 長州府古荆州翼軫分野本蠻夷之地春

秋屬楚秦屬黔中郡漢為長沙武陵二郡三國為武陵郡 永州
 府古荆州翼軫分野春秋戰國為楚南境秦為長沙郡 沅陽州
 古荆州翼軫分野春秋戰國時屬楚秦屬南郡漢為江夏郡 安
 陸府古荆州翼軫分野春秋戰國時屬楚秦屬南郡漢為江夏郡
 宋齊並為竟陵郡 靖州古荆州翼軫分野秦為黔中郡漢屬武陵
 郡武帝時屬牂牁郡唐為溪洞 郴州古荆州翼軫分野春秋戰
 國時屬楚秦屬長沙項羽徙義帝於此漢置桂陽郡屬荆州 臨
 州古荆州翼軫分野春秋為巴國戰國為楚巫郡秦屬黔中
 郡漢屬南郡 永順古荆州翼軫分野漢為辰州地唐
 秦屬黔中郡為武陵郡 保靖古荆州翼軫分野隋為辰州地唐
 為溪州地宋置任靖州四川成都府古梁州并鬼分野入秦一度
 古為蜀國秦置蜀郡漢武置益州蜀郡隸焉蜀漢都此 保寧府
 古荆州并鬼分野春秋為巴國秦置巴郡漢末改為巴西郡 順
 慶府古梁州并鬼分野春秋戰國時為巴子國秦屬巴郡劉宋析
 置宕柔縣郡 叙州府古梁州并鬼分野古為蠻國漢為犍為郡
 重慶府古梁州并鬼分野周時巴子國秦置巴郡蜀王建孟知
 祥繼有其地 夔州府古梁州二州地翼軫分野秦屬巴郡東漢
 分置永寧郡改巴東郡 馬湖府古梁州并鬼分野古蠻侯國之
 地夷獠所居漢武為犍為牂牁二郡 潼川州古梁州并鬼分野
 春秋戰國為蜀地秦為蜀郡漢置廣漢郡屬漢分置梓潼郡隋改

新城郡 眉州古梁州并鬼分野秦為蜀郡漢為犍為郡 涪州
 古梁州并鬼分野春秋戰國為巴國秦屬巴郡漢為犍為郡 雅
 州古梁州并鬼分野秦為犍道屬蜀郡東川屬南詔 烏蒙古梁
 州并鬼分野古為實地句漢為祥柯郡 烏撒古梁州并鬼分野
 芒部古梁州并鬼分野古為屈流大雄甸 播州古梁州并鬼
 分野秦為夜郎且蘭二縣漢屬牂牁郡 永寧州之南境并鬼
 分野秦為蜀郡漢為益州 龍州古梁州并鬼分野周秦為氐羌
 漢為陰平道屬益州 天全六卷梁州之南境并鬼分野古西南
 夷 平茶洞古荆豫二州幹分野戰國為黔中地秦屬黔中郡漢
 屬武陵郡 松潘古梁州并鬼分野古氐羌地漢屬蜀郡 四川行
 都司指揮使司古梁州并鬼分野本西南夷漢武置越嶲郡
 福建福州府古楊州牛女分野周為八閩秦置閩中郡漢屬會稽
 郡唐為泉州改長樂郡 邵武府古楊州牛女分野周為八閩秦
 屬閩中郡漢屬會稽郡唐改屬建州 建寧府古楊州牛女分野周
 為八閩秦屬閩中郡 漢屬會稽郡置建州改建安郡 延平府
 古楊州牛女分野周為閩越秦屬閩中郡漢屬會稽郡唐為建福
 汀二州 興化府古楊州牛女分野周為八閩秦屬閩中郡漢屬
 會稽郡唐置隸豐州後隸泉州 泉州府古楊州牛女分野周為八
 閩秦屬閩中郡漢屬會稽郡唐置武榮州改清源郡 漳州府古
 楊州牛女分野周為八閩秦屬閩中郡漢屬會稽郡唐置漳州改

漳浦郡 汀州府古楊州牛女分野周為八閩秦屬閩中郡漢屬
 會稽郡唐置汀州改臨汀郡
 廣東廣州府福州之南境牛女分野春秋為南越地秦置南海郡後
 趙陀據其地漢武為南海郡 韶州府古楊州牛女分野春秋為百
 粵地戰國屬楚秦為南海郡漢初屬南越國越漢武屬桂陽郡 南雄
 府古楊州牛女分野戰國屬楚秦屬南越漢屬桂陽郡 惠州府
 古楊州牛女分野秦為南海郡漢初屬南越國 潮州府古楊州牛
 女分野古為閩越地秦屬南海郡漢初屬南越國 慶府楊州之南
 境牛女分野春秋為百粵地秦為南海郡漢為蒼梧合浦二郡 高州
 府古越地牛女分野秦為南海郡漢為合浦郡二國吳置為涼郡
 廉州府古南越地翼軫分野秦為象郡三國吳改珠崖郡 雷州府古
 百粵地牛女分野漢為徐聞縣 瓊州府古百越地牛女分野漢古置
 珠崖儋耳二郡
 廣西桂林府古荆州翼軫分野古粵地戰國為楚秦為桂林郡漢
 屬蒼梧鬱林二郡 柳州府古百粵地翼軫分野秦為桂林郡漢
 屬桂林鬱林郡 慶遠府古百粵地翼軫分野秦屬象郡漢為交
 趾日南二郡 平樂府古荆州翼軫分野古為百越地秦屬桂林郡
 漢屬蒼梧郡吳置 郁 梧州府古荆州牛女分野周為百越地
 秦屬桂林郡後屬南粵漢置蒼梧郡 潯州府古百越地翼軫分野
 秦為桂林郡漢屬鬱林蒼梧二郡 南寧府古楊州西南境翼軫

分野周為百粵地秦為桂林郡漢為鬱林郡 太平府古南粵地漢
 屬交趾郡晉以來夷獠居之唐為嘉廉州 田州府古百越地漢屬
 交趾郡唐隸邕州 思明府古百粵地漢屬交趾郡唐置思明州隸
 邕州 思恩古百粵地漢屬交趾郡古百粵地唐隸邕州 鎮安府古
 百粵地漢屬交趾郡泗城府古百粵地屬交趾未隸邕州 利州古百粵地
 漢屬交趾郡未建利州 秦誠州古百粵地屬交趾 向武州古百粵地
 漢屬交趾 都康州古百粵地屬交趾郡 龍州古百粵地漢屬交趾
 江州古百粵地漢屬交趾 上林古百粵地漢屬交趾 安隆古百粵地
 漢屬交趾
 雲南雲南府古梁州界并鬼分野 大理府古梁州界鬼分野漢為益
 州郡 臨安府古梁州并鬼分野漢屬牂牁郡 楚雄府古梁州界并
 鬼分野漢為益州郡 徽江府古梁州界并鬼分野古西南夷 蒙
 化府 景東府古拓南也 廣南府宋名特磨道使智高之裔居之
 廣西府古梁州界古鎮南境漢為益州牂牁郡 鎮元府古西
 南極邊地唐時南詔蒙氏為生銀府 永寧府昔名樓頭賊地接
 吐蕃 順寧府東蒲蠻之地 曲靖古梁州界并鬼分野漢為益
 州郡 姚安宋鎮南地漢屬益州郡 鶴慶東漢為永昌郡唐為
 越南詔之地 武定古梁州界并鬼分野古滇國漢屬益州郡 尋甸
 古滇國地昔焚刺蠻居此 麗江古梁州界并鬼分野漢為越馬
 益州二郡 元吉古西南夷極邊之地 忙勝州南詔異牟尋好間

善地 馬龍他郎向阿焚者都蠻台者據之 瀾滄元為州勝州地
 金齒古梁州西南邊外之地古哀牢國 勝衝漢為永昌郡西境
 車里蠻名車里任泥銘獠蒲刺黑角諸蠻雜居 木邦舊名孟都
 一名孟邦 孟養地名 拘 緬甸古西南夷 八百大甸 老撾
 俗呼緬自古不通中國 孟定府舊名景蘇 孟良府 南甸舊名
 南宋干崖 龍川舊為麓州地以白夷所居 威遠州 灣甸州 灣名
 細腰元屬鎮康路 芒布其地舊曰怒謀
 貴州貴州宣慰使司荆梁二州之南境參并分野東南夷 思州府楚
 為黔中地漢屬鬱林 鎮遠府荆州南境舊為監耶大田溪洞
 石阡府荆南裔 銅仁府荆州南裔星分野古為漢蠻地 黎平府
 荆州荒裔蠻野之餘夜郎之地 晉安州古梁州界并鬼分野古夜郎
 之地秦為黔中漢隸牂牁郡 永寧州古為荒服地 鎮寧州古為
 荒服地 安順州古為荒服地

九州區域

九州之區域在昔顯頊及於陶唐分而為九其制最大雍州西據黑水東據西河豫州西南至荆山北距河冀州唐虞之都以餘州所至則是其境兗州舊為濟河之間青州東北據海西距岱徐州東距海北至岱南及淮梁州東據華山之陽西距黑水揚州北據淮東南距海荆州北據山南及衡山之陽其雍州西境流沙之內荆州南境五嶺之南所置郡縣並非九州封域之內 帝王世記曰禹平水土九州之地凡二十四項不墜者千五百萬二千頃民口墜者九百二十萬八千二十四項不墜者千五百萬二千頃民口千三百三十三萬三千九百二十三人至於塗山之會諸侯承唐虞之盛執玉帛者亦有萬國是以山海經稱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又使豎亥步南極北盡於北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四海之內則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名山五千二百五十經六萬四千五百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凡以供財用餘者則不足以男女耕織不奪其時故公家有三十年之積私家有九年之儲九州之內有田重而賦輕如青州田上下賦中上徐州田上下中賦中中梁州田上下賦下中雍州田上下賦上中或田輕而賦重如冀州田中中賦上上是也或田賦等如兗州田中下賦下下是也以州之兵賦考之

民之能出兵馬以供上之征伐者以其力之有餘而已民力厚薄由乎田之肥瘦自古富然而禹貢所出之賦乃爾輕重不同何哉冀州土厚水深號為沃野豫州天地之中商賈所集揚州東方之都會荆州南夏之名區故冀豫為羅綺之鄉荆州為魚鹽之海他物所出利倍於田所以田輕而賦重也青徐海上僻陋之邦土狹民瘠雍梁西鄙控扼之國地險患多田土之外雜出不厚此所以田重而賦輕也至於兗州無雜梁之邊患無青徐之鄙陋又無荆揚之魚鹽又無冀豫之羅綺恬天下有無之中此所以田賦等也 禹別四海為九州宜若有一之制而較其道里廣狹全不相侔濟河州淮岱州相去不能千里荆河州千里而近海公青州千五百里而縮荆山衛陽荆州二千里而遙東海西河州二千里而近壽春之淮潮陽之海相去且五千里龍門之黃河燉煌之黑水相去以四千里至華陽黑水窮數千里而未知所經是何廣狹之殊也或者九州之別品殊墳壤因土宜而別也故其道里無得而均然而荆河淮濟之間徐兗豫三州之境也截長補短不能當淮海一州之半倘使三州土壤既殊不可得而并楊州之大賦不得而釐耶古今名儒訓釋禹貢多矣未始及此蓋難言之也竊嘗討之九州之別蓋做井田之法始於黃帝方里而井井九百畝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而九州之制一州為王所八州建國以藩王室是同養公田之義也故其區別境壤不因土宇之小大不限

山川之阻阻惟民田多粟而均之耳然而四海之內夷險不齊如荆河淮濟之間百舍担夫萬頃一瞬而又富中原要區民力修地利盡良疇既闢曠土實稀故三州徐兗境土最為狹也至淮海以南揚州函劍以西梁州在劍關之西江湖盡溢關山重復又辟在遐陬濶疎稼政早土蓋寡關田甚難故四州境土最為濶也嘗考西漢之時去古未遠方其極甚九有民戶總計千二百餘萬而徐兗豫三州當五百五十萬戶而荆揚雍梁四州僅當三百萬戶夫民非五穀不生穀非民不殖惟其戶口之多寡足以見田疇之廣濶據今驗古其畧可知則九州之別唯民田是均斷可考矣嗚呼治有本要帝王一道其來久矣神農之教曰石城于何湯池百步帶中百萬而無粟不能守也故舜咨十二牧以食哉惟時洪範八政以食為首周官九職以農為先誠以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命而食非田不給田非民不耕有田而後可以賦民有民而後可以立市朝國家故先王所重唯民與田其所以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侯甸之制軍國之用皆取足於民田故官無閑冗則兵無聚散家無豐儉民無勞逸而國有致一之歛民有不二之業有田斯墾有穀斯積雖遇水旱兵凶而民無菜色故禮節著而榮辱彰時雍之治由之而致也爰自秦開阡陌而廢井田罷侯置守以要害為先而不復以民田為制魏晉而下因仍不改坐水陸而建都會華山河兩峙城郭民物所聚南敵實遠形勢之地良田更寡至

於平土多時衣食所資則反以為^敵厥夷不安之地而不知務大抵所重非所本所本非所重先王之制數口之家受田一頃後世邊隅小邑民戶不盈數百則地利安能有盡至大名郡多至數十萬戶則又安能有數十萬頃之田乎民無常產則本於末業有天下國家者既不能為之開禁又從因之以規利遂致不耕之民多於南畝有司者徒知日計之有餘而不知歲計之不足也古之一年耕必有三年之蓄謂人皆土墾也今耜耒之民僅能當天下十之三使歲皆有年則斯民僅能糊口設一穀不登所在不免告糶然後知先王之制所以為后援生民之計矣後王之治所以有愧前王者非惟德教之有虧固亦法制之未良也嗟乎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豈先王之制唯可行於古之天下而不復可行於後世耶抑亦復之者未得其漸耳捨先王經國之制未易遽服而先王受民之心詎可弭忘哉後王之治信能一政之設一令之施惟民與田是重是崇則王制雖未必更張而時雍之治豈云難致因考九州之制知先王以民田為重故備論於此庶幾按九州之國則足以見先王之心無徒論其道里遠近山川夷險而已

冀州之域今山西之太原府平陽府大同府潞安府汾州澤州沁州隰州所屬

河南之懷慶府彰德府衛輝府所屬

北直隸之順德府真定府順天府宣化府河間府永平府唐平府

大名府之滑縣濬縣開州長垣縣導河云至大伾今大伾在濬縣故知濬清在冀州之域古志謂開志長垣在河故道之北則知開州長垣亦在冀州之域

冀三百皆河東北阻陰山一帶故河折而南流為冀西河至華陽折而東流為冀南河至大伾折而北流為冀東河自西河出孟門之下南河壅砥柱之西東河施旋於大陸之野故出首事壺口梁岐等處以殺河勢太原則汾分所出大岳則汾水所經也

兗州之域山東濟南府所屬濟河禹城臨邑長清肥城青城陵縣泰安州新泰萊蕪德州德平原武定陽信海豐樂陵商河濰州利津舊化清臺東昌府所屬州縣兗州府陽谷東阿平陰東平汶上壽張

直隸大名府所屬元城大名南樂清豐內黃開州冀長垣東明魏縣河南開封府所屬延津封丘原武陽武柘城

河南開封府所屬延津封丘原武陽武柘城河開府吳橋縣有黃河故道而滄州古志徒駭在滄州廢清池縣太史簡深在本州南皮縣馬頰在景州東光縣胡蘇南津在滄州慶雲縣鉤盤在獻縣此九河相去不遠又與黃河故道相近蓋先儒皆於紙上求之此古志得之士人父老之相傳為是所謂禮失求之於野者况有文典可徵乎一則近海一則在正北一則相去不遠似當時分合之迹河雖為冀兗之界然兗地九河之分則

皆在兗地而其治之也惟兗為多故九河於兗言之兗不言山多平地也

青州之域山東之青州府萊州府濟南府所屬歷城章丘鄒平淄川長山新城齊南濟陽及遼東廣寧以東

離水出山東青州府莒州莒屋山莒州即莒縣也經本府諸城入萊州府高密經本府昌邑濰縣東北入海濰縣即都昌也淄水出本省濟南府泰安州萊蕪縣原山北入本省青州府臨淄至博興縣入濟博與即博昌今却至壽光入

青州北據海西南距岱據謂跨之也故海北遼東西之地皆青州之域齊十二州青州為昔州即遼東也淄汶雖俱出原山惟汶入濟淄離二水俱不達於河

徐州之域南直隸徐州府屬淮安府海州府屬邳州府屬淮安府桃源縣沐陽縣清河縣安東縣

山東青州府所屬莒州沂水日照安丘諸城蒙陰兗州府所屬金鄉魚臺城武單縣濟寧州嘉祥鉅野鄆城曹州南境曹縣定陶楊徐二州當以淮為界淮北為徐淮南為楊徐即魯境其川莫大於淮淮受泗沂泗受濼沐大野即鉅野澤今南旺湖是也大江以北長河以南諸水皆與大野相聯屬在當時已為入貢之路

楊州之域南直隸江寧府揚州府鎮江府蘇州府常州府松江府池州府徽州府寧國府太平府安慶府廬州府鳳陽府淮安府所

屬山陽縣監城縣廣德州和州滁州

浙江杭州府嚴州府嘉興府湖州府金華府衢州府處州府溫州府寧波府紹興府台州府

江西南昌府饒州府廣信府臨江府吉安府瑞州府長州府贛州府南安府建昌府撫州府九江府所屬瑞昌縣南康府

揚州北距淮南距海中貫長江大江之南西偏諸水莫大於彭蠡東偏之水莫大於震澤三江即震澤下流

荆州之域湖廣武昌府漢陽府荆州府岳州府襄陽府襄陽縣真城南洋房縣德安府黃州府長州府永州府長沙府寶慶府衡州府常德府沔陽州安陸府舊安陸州靖州柳州永順軍民宣慰使

司保靖軍民宣慰使司施州衛所屬大田軍民十戶所散毛宣慰司所屬

江西袁州府所屬萍鄉縣吉安府所屬龍泉縣永寧縣所屬建昌地四川夔州府巫山縣大昌縣大寧縣荆州據荆山南及衡山之

陽江漢發源於梁入海於揚而二水會合於荆故曰朝宗於海九江即今洞庭諸水是也

豫州之域河南開封府祥符縣陳留杞縣通許大康尉氏洧川鄆陵扶溝中牟蘭陽及六州所屬河南府所屬南陽府所屬汝軍府

所屬湖南襄陽府均州節縣上津竹山光化棗陽穀城

山東曹州西南地及定陶縣據地勢則直隸之東明當亦屬豫豫於九州為中南跨漢抵荆山北距南河洛自西來中分豫境受伊瀨澗三水以入於河

梁州之域四川成都府重慶府順慶府保寧府叙州府馬湖府潼川州所屬眉州所屬瀘州所屬雅州所屬夔州府所屬奉節雲陽萬縣開縣達縣新寧梁山建始成西華昌府成縣西和秦州漢中府金州所屬及沔縣芒部軍民府龍川宣撫司平茶洞長官司

漢軍民十戶所湖廣施州軍民指揮使司西境其烏蒙等處原不係域中者不載梁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岷山江源所自出岷家漢水所自出九蜀中山南谿谷諸水皆至江謂之沱山北谿谷諸水皆至漢謂之渭

雍州之域陝西西安府延安府慶陽府平涼府鳳翔府臨洮府鞏昌府所屬隴西安定會寧通渭渭州縣寧遠伏羌階州徽州南當漢中府所屬南鄭褒城城固洋縣西鄉鳳縣略陽陝西行都同所屬及岷州衛洮州衛文縣守禦千戶所古沙州據岷嶓既藝則鞏昌

府大丰當鞏昌州據西傾因桓是來則臨洮州縣亦富有屬梁有雍西距黑水東據河有水既西者眾水皆東惟此水獨西也雍水莫大於渭中貫雍境淫漆沮皆在渭水之北沒自北來注渭漆沮自東北來注渭惟灃水在渭之南自東南來注於渭

三都形勝

自古帝王之作莫不更都三河之間而周秦以降繼宅兩京五季而下又都大梁何帝居之不常也然考其所以定都改卜之意則有在矣大抵長安便於守洛陽便於歸大梁便戰三京利害各有偏故前王因其便利而都之也方其正朔雖一而利勢不專藩侯暴布山河分列國有唇齒之依朝廷無指臂之順必也守戰並修軍民兩恤俾其進足以制諸夏之變退足以保固宗社捨長安莫利也故宗周西漢繼宅西土勢或然也竊秦隋唐踵卜長安仍以爲安也逮夫車書渾一禮教修明表正朝廷綱目郡縣於是促武修文輕徭薄賦俾斯民均受其賜思所以新一王之制俾或右之隆唯禮樂教化是遵而不以兵革戰伐爲事則捨洛陽莫便也故周成漢先定都成周誠得其宜也曹魏司馬晉踵卜洛邑仍以爲安也先武而下唯元魏李文僅留意於稽古禮文之事故遠拔乎戎俗中宅洛邑燦然新一之政遠俾成右亦遵都改卜有以相之若乃版圖未一侵伐鼎來夷狄外訐邊隅借藉必也德刑兼修戰守兩備宿重兵於京師強幹弱枝以鎮服夏夏而指蹤英雄以赴其功則捨大梁莫便也朱梁而下以迄於宋仍都大梁亦勢或然也然有其利必有其害膏腴廣險阻逸德知梁侮於海隅而忽難起於京華者長安之不利也故五侯九伯不能亂周而犬戎賈亂之山東戰國不能亡秦而趙高賈亡之藩狄不能犯函

而王莽實慕漢燕晉不能襲符秦而姚萇實局豎以至輔民謀而新莽燼涇師繞而德宗逃豈非長安忘警戒之道也歟德化有時替而君不常明紀綱有時紊而政不常舉敵受八百而險不數捨一方礪皮九重震動此洛邑之不利也在董卓奮而東漢亡爾朱聘而北朝亂偏師犯闕如履門闌以至典午失馭藩侯弄兵往來如織王城不啻傳舍豈非洛陽失戰守之備也歟宴安起於無虞弊生於悠久故載戢載繁而甲械朽鈍以安以慮而士卒懈愆兵多難用將遠難使可以隆安強之威而不足禦一旦之變此則汴都之不利也故石晉之亡兵叛於外也宋朝靖康之變太平之久也然則長安便於守洛陽便於歸大梁便於戰又在人之所便利如何固未可恃其所便而遽即於安也雖然玉京之制各有輔屏屏蔽之地又不可不察長安之制以陝西爲畿輔而屏蔽實在隴右洛陽之制以關東爲畿輔而屏蔽實在河東大梁之制以河南爲畿輔而屏蔽實在河北故由古以來洛京之禍常起於并汾汴都之變常起於燕趙長安之難雖不常所自而河隴之寇尤爲頻發良由失其外屏也是以河湟未歸則長安未易都雲朔未賓則洛陽未易卜燕薊未服則大梁未易宅亡齒寒者此之謂矣由是以論則三京利害各有攸當不可以樂求也然以王道繩之是不無優劣焉從古議者紛紛莫不以長安爲優而愚意則否長安之地四塞雖固而包復哉一心之境八州之民皆吾赤子而乃

漸澆洗以自固是何亦天下以私也豈天子守在四夷而王者以天下為家之義哉嗚呼天生民而立之君所以均調而齊一之也故王者之作必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俾其貢賦於是而易輸冤抑於是而易訴朝覲會同於是而易期赴調上計於是而違故布德行仁則易以需需發號施令則易以敷暢皆所以均惠斯民也若夫洛邑之地當天下之中大梁生水陸之衝其所以惠利斯民孰便於此傳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洛邑之謂也又曰三十輻共一轂大梁之謂也

直省形勝

圖書編曰京師據一統圖在東北之境南京在東南之境南京之東南為浙江浙江之東南為福建兩南京之西南則為江西由江西而西北則為湖廣轉而東南則為廣東廣東之西北是為廣西南海廣西之西北則為貴州之西南則為雲南而貴州西北則四川也此四藩者總在南方此口以地分東北論河南在京師之西南乃天地之中據一統圖湖廣安陸襄陽之間居地之中朱子亦云荆襄得天地之中有中原氣象為東南交會處京師東南為山東西為山西之西南為陝西此四藩者總在北方其九邊則遼東薊州皆在京師之東而薊州為近宣府大同皆在京師之西而宣府為近榆林固原皆在陝西北境而固原在外寧夏在河套過河而西寧夏之西轉南則甘肅也統天下地方所至東則山東登萊楊州之通海蘇州之大倉浙江之定海福建之興泉皆濱大海此自東南而日本琉球則居東南海中由東轉南則廣東之湖瓊由南而西則蘇門答刺安南諸國文此在安南之東而雲南孟定等府亦濱海居於海中有則西洋等國也暹羅在安南之西而雲南孟定等府西則四海之星宿海崑崙山黃河黑水諸處東西不可詳矣由西而北則西域諸國吐魯番所居而大磧陰山斡海在焉所謂沙漠者也又西北數千里有鐵門關過此則不可詳矣東北則由京師出居庸關自北而東過白良山抵女真過黑松林以達北海出居庸關

到其海共大抵中國之勢南臨大海北接長城西北多山東南多
四子其概也自秦而上西北高而東南低秦而下東南高而西北
縮谷有不盡之地今日地勢東南已極于海惟西北尚未底于海
耳然視之前代每句已弘彼大荒絕漠之險地氣既惡人性復墮
非復人告之處其有與無固不足為重輕也又曰南都之形勝踞
江南北以為司服岷我以西五嶺以北川流以萬數皆會于江繞
鍾山而之海岷岐之南太華恒嶽之間川流亦以萬數皆會于河
入于淮朝宗畿甸而之海布帛穀粟之富魚鹽財用之饒甲于天
下天下無事則坐享楊越之粟而無轉輸之勞天下有事則席卷
全吳之甲而為張皇之舉誠周禮所謂陰陽之會風雨之交請為
孔明所謂鍾山龍盤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居也北都之形勝奄有
幽燕以為王畿外設八府以為捍衛太行在東西晉無固在其東
重關疊翠雲鳳峙而蛟龍走大海居其左九河經其前潏潏浩蕩
浴日月而浸乾坤沉鷲激捍之材雲錦騰驥之馬為天下最可明
以用文而臨乎華夏則有以成文明之化育幽以建武而御乎戎
狄則有以張震疊之威誠蘇秦所謂天府百二之國杜牧所謂王
不得不可以為王者也然二都之勢北都為急請得復舉而備言
之漢之邊在北去咸陽千餘里唐之邊在西亦去長安幾千里今
京師北抵居庸東北抵古北口西南抵紫荆關近者百餘里遠者
不過數百里疾馳之騎約日可至所謂居庸則吾之背也紫荆則

吾之吭也據關中者將以搃天下之吭而拊其背都幽燕者切近
于北狄又將恐其搃我之吭而拊我之背也此其外患之可畏也
至唐之漕因於河宋之漕因於汴明初海運十萬餘石以給邊承
禦引汶泗諸水以益濟引黃河自魚臺以益御漳然後漕舟自江
達於浦自河達於京師今觀漕河以一衣帶之水物土可塞萬一
無賴荷鍾決而迎塞爪州之規則江不達於淮矣塞魚臺汶泗之
水則河不達於京師矣斯時也將何以處之哉此其內變之足虞
也是故知外患之可畏則必選將帥厲甲兵廣儲蓄塞要害先為
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知內變之足虞則必慎設附設重鎮恤軍
士慮田畜先為不可犯而後人莫之敢犯如此則勢權既重患弭
變消而京師可無虞矣又曰天下大勢譬人一身京師元首也而
朝廷政令出焉則心也四方四體也體戴夫首則外有統而其勢
尊心運夫體則內有主而其勢順居尊而達順則重常在我重常
在我然後天下不勞而治國家定鼎於北南面而聽天下謹按輿
圖以觀其勢上門連陽上谷雲朔者肩背也河渠咽喉也伊洛湘
漢江淮之間腹心也齊魯秦晉左右手也閩蜀腋也交廣滇粵足
也肩背欲厚咽喉欲通腹心欲實左右手欲強足無跌盤相承而
奉元首以聽命於心而心與元首則又精神所聚會以運用百體
而榮衛灌注焉然後形氣充暢而外邪不奸也丘濬議以宣府
為北府俾守北門東以永平為輔守松亭遼左關隘西以易州為

輔守紫荆南以臨清為輔坐鎮牘河總扼山東河南之衝南屯兵於徐州通兩京咽喉太行西來迤迤而北歷居庸而東極於晉界間為第一層之內藩離又東起舊大寧界越宣府大同代州之境而西至於保德州之黃河為第二層之外藩離其內藩離天造地設重疊疊嶂以為北門屏蔽易所謂地險者也若外藩離固有天然之險然其間多有間斷之處因而補其闕塞其跡以為外寇之防則又賴乎王公之設險焉山後沿邊之地東起永寧之四海冶西底保德之河橋自東而西計其所長一千三百二十里居庸隸蔚州紫荆倒馬隸保定雁門備頭寧武隸山西巡撫居庸等關本太行山雁門諸山相斷數百里雁門巨南北太行絕東西表里縱橫左右紫帶關秋藩華險由天造山西司井徑西北數百里崇岡復嶂坳為居庸迤迤東折外拒四海冶潮河川古北口為京師北門居庸左麟蓋魚陽盧龍富山海之際古渝關也控約連東西右循太行西南以往包絡數十城皆平原沃野北倚上谷雲中可屯重兵居庸東去舊有松林數百里中有間道騎行可一人即札八兒導元兵趨南口者紫荆倒馬二關隘口既多守備不能專內連真定保定大名古燕趙之郊平夷曠衍無高山大陵為之限滿騎兵便馳逐南並井徑出山西路險隘士馬不能成列東南經順德廣平遂入齊晉下江淮鴈門三關山東起代郡外斷雲中內畧太原北境西盡雍河之濱鴈門稱絕險寧武請營堡不甚險

隘偏頭地平可馳馬故多虜患大同之南襄寧傷折而之西則有偏老三關形若鱗次東稍南為鴈門百八十里抵寧武又二百里抵偏關絕懸西北與大同時而鴈門寧武則有馬邑朔州為外藩目營集曰偏頭關設在保德州迤北西隣延綏河套東連大同胡漢北衝東勝一帶寧武關設在朔州西南其地名野豬溝塔連木河等處俱在關西北相去一百六十里與偏頭關老營堡地方聯絡紫接煖會口安路鴈門關設在代州西抵寧武偏頭水連紫荆倒馬迤近朔州成遠地之要害三關相為甲乙而寧武捷偏偏兩關之中為東西應援外接八角堡內維奇嵐尤為緊關東起北樓口抵大同并研界西娘娘灘過河抵延綏黃甫川界是長二百餘里桂萼曰山西背臨朔漠表裏河山東俯掘中州之勢大同與延綏宣府互為聲援保德河曲之間與套虜僅隔一河稍或撤備則門庭皆敵矣河套東至山西偏頭關界西至寧夏鎮地界東西二千餘里南自邊牆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六七百里近者二三百里惟皇甫川八九里耳川南焦家坪兩岸夾山水先合後洋及娘娘灘羊園子渡口交冬冰堅故虜率其眾或自坪或灘或渡口以入套元史朱思本曰自北水與河合又東北流過連旦地凡八百餘里過豐州兩受降城折而東流過連旦地右天德軍中受降城凡七百餘里折而正南流過大同路入西南入陝西榆林衛境然河原東北流所歷皆西蕃地至蘭州凡四百五十餘

里始入中國又東北自寧夏過達旦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始轉河
東又南流至蒲州凡一千八百餘里通計屈曲九千餘里 陝西
三邊列鎮曰延綏寧夏甘肅固原延綏東黃甫川至定邊營千二
百里西接寧夏花馬池出花馬池至橫城三百二十里東至黃甫
川千五百二十里皆在河內邊牆外志為河套山橫城渡河而
西為寧夏鎮城鎮城至威遠關二百四十里中衛四百里在河外
賀蘭山後由鎮城東入靈州至韋州三百四十里韋州南接固原
預望城至固原鎮城三百里由固原出靖遠之蘭州七百三十里
河州九百二十里皆河內由蘭州渡河西出莊浪至甘州鎮城一
千二百里至夾塔關六百里皆在河外延綏鎮一千二百里寧夏
鎮一千二百二十里固原鎮一千三百里固原甘肅鎮一千八百
里通共五千六百餘里 陝西通志曰省城西安府西三百六十
里為鳳翔府西南一千二百里為漢中府南六百八十里為興安
州西北七百里為平涼府西北一千二百里為鞏昌府西北一千
六百七十里為臨洮府西北六百里為慶陽府北七百四十里為
延安府西北一千五百里為靖遠衛西北二千七百七十里為岷州衛西
北一千五百里為洮州衛西北八百一十里為固原鎮北一千五
百里為榆林鎮西北一千四百里為寧夏鎮西北二千四百里為
陝西行都司總督白如梅曰陝西一省東西四千里南北三千餘
里計四衛則萬餘里矣省會之大未有過秦者且三面邊陲皆矣

止間一堵省分之要又未有過於秦者原設西安延綏寧夏甘肅
巡撫四員康熙二年延綏巡撫林天掌疏請裁併延綏一員歸併
省撫蓋以榆林部落功順且距西安止一千三百餘里事屬邊制
已可寒心至于寧撫駐札寧夏距省一千四百五十里逼近套
甘撫駐札涼州距省二千五百里逼近海套甘寧二撫各相距又
千里山隔河阻勢不相通此秦省形勢之遠大較然也後康熙四
年又裁寧撫歸併甘撫總督白如梅議令駐札蘭州離寧夏一千
四百餘里離肅州一千五百餘里實為寧甘通中之地 甘撫劉
斗白河西西界哈密南北俱連蒙古一綫延袤二千餘里誠要地
也向來兵少倉糧猶有盈餘自增兵後僅足兵用倉庫如掃蕩一
年歲不登事出意外倉無一粒外無所運兵困民逃地方可虞合
無將河西兵餉支與三季折色一季本色使一年而留一季之蓄
三年而留一年之蓄行至六年或九年後照舊本折兼支存此禮
未以備凶荒緩急之用 圖書編曰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連渭河
可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十里接連洛河可通延安及
北上游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又龍
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倘加修濬亦可行舟 又曰關中之
險華山與長河會處雖在潼關然河之南須得河南府新安此函
谷之北須得山西平陽府平陽南有東烏嶺北有冷泉關蓋河之
南無新安則由沙澗可渡河至蒲州河之北無平陽則由烏嶺冷

泉入平陽至蒲州自蒲州至龍門兩岸平曠可渡者百里故在古
 人秦有玉關陝西統平陽也至今陝州以西及平陽陝西人之
 語音風俗相同論關中之險者常詳於是 又曰虎牢關潼關誠
 為險要能以寡逼眾然臨大川若踰河越險而出則關無恃於
 險矣故虎牢不守孟縣潼關不守蒲州為子用其險 桂葛曰河
 南關中夏四方奏進彰德則控河北於北 嵩洛以蔽山南於
 西而南陽汝寧直走襄陽其地皆關之郊而關封則其都皆也由
 關封以沂衛河可以濟山東沿汴泗可以濟淮故言形勝者次關
 次為 河南為九省通衢自礪州而下由開歸一路運於江浙關
 勇諸名由懷慶一路運於秦晉蜀諸省自許州而南一由南陽之
 葉裕等州縣一由汝軍之西遂等州縣以達楚粵滇黔諸省 桂
 葛曰山東外引江淮內包遼海西面以臨中原而川陸則悉會於
 德州自海道既廢遂以其西境為餽運通衢南盡邳徐北沂天津
 歲有河患運築塞挑濬之勞舟車牽挽之役所在不免登萊本海
 運故道然勢險難圖或山或水一帶多海 稽之往蹟則平度州東
 南有南北新河水源出高密縣至膠州分而為南北新河自膠州
 入新河西行二百四十里即至萊州海會入北
 海以其自膠州入新河故名膠萊元時蓋嘗治南河在通北新河
 以海以通運東海運數千里之險者蓋嘗治南河在通北新河
 八十里以達安東則遼東之險宜亦有可講者 圖書
 編曰遼東古青州之域自周以下遼州屬燕青州屬齊疆域雖海
 道無異至於漢建楊僕從齊泛渤海為菴出遼東隋唐東征亦分

師航海初發兵數萬戊寅命鎮海侯吳禎總舟師萬人由登萊轉
 運歲以為常至永樂四年後設有屯田糧運始廢止今山東歲運
 布花以給軍士皆由登州發運至金州旅順止卸其運船本南京
 龍江關成造正德初以湖廣災傷暫議停止今並編列金州旅順
 口連登州水關岸水程海島以備成法為金州旅順關口南連登
 州新河水關岸徑五百五十里水程道中海島名曰羊場有碇上

鎮南岸遠北岸共五百五十里兩日內風力順可到先一日辰時
自登州新河發航至晚抵旅順泊岸次日辰時自旅順發航至晚
北抵三汊河泊岸蓋自旅順口起抵海中羊場黃城二島約三百
里自黃城南抵欽島離磯島約三十里欽島抵井島約七十里
井島抵沙門等島一百三十里門島抵新河水關僅二十里總括
其數亦五百五十里各島相接如驛遞而島之住戶俱納水利銀
兩於金州 廣興紀曰朱清張瑄者海上亡命也久為海盜出沒
險阻若風與鬼劫畧商販人甚苦之至元二十一年伯顏建議海
運二人乃招授以金符十戶押運糧三萬五千石仍立海道萬戶
府三以清瑄與羅璧為萬戶轄十戶百戶所領虎符金牌素銀牌
船大者不過千石小者三百石自劉豕港出揚子江盤轉黃沙嘴
月餘始至海口過膠州牟山一路至延真島望北行轉成山西行
到九臯島劉公島沙門島萊州大洋收界河兩月餘抵直沽寶
為繁重至元二十六年增糧八十萬石二月開洋四月直沽交卸
五月還復運夏糧至八月回一歲兩運時船小入恐懼至元二十
七年朱萬戶請張興李福四押運至揚子江開洋落潮東北行離
長灘至白水綠水經黑水大洋北望延真府轉成山西行入沙門
開萊州大洋進河不過一月或半月至真沽漕運利便是歲加升
朱為浙工省參政張為浙江監運司都運如是者二十餘年大德
七年招浙工上戶自造船與脚價十一兩五錢分撥春夏二運延

祐以來各造海船大者八千小者二十餘石歲運三百六十萬
石京師稱便迤南番貢亦通蓋自上海至直沽內楊村馬頭凡一
萬三千三百五十里不出月餘可達省費不貲由長樂港出福州
經崇明以北又自古未有之利也明初洪武三十年猶做其制歲
運七十萬石以給遼東至永樂明通惠河成始不復講議者恆有
意外之慮以為人生一日食不下咽則死亡立至會通河國南北
之咽也討求故道擇才而任之且重其權抑亦可為先事之防即
使有如清瑄者亦且消其驕橫而誘以自矜又博采王憲使獻
膠萊河之說因其垂成之功督以畫一之法使表裏兼資泰利
害以甦漕卒之困而求無疆之利憂世君子宜無是心哉 圖書
編曰都金陵宜守淮以防外庭守武昌九江以蔽上游守淮之勢
東固淮安泗州自丹陽而揚州而淮安而泗州乃金陵之右臂也
西固鳳陽壽州自來石而和州而鳳陽乃金陵之左臂也東無淮
安雖得泗州而不為用西無鳳陽雖得而不為用上游之勢沅和
諸水合洞庭之波而輸之江則武昌為之都會故胡廣省所以蔽
九江江西諸水與鄱陽之浸匯於盱口則九江為之都會故九江
所以倭武昌而蔽金陵若用於天下則徐邱臨清淮安之應也洛
陽鉅陽之應也荆州武昌之應也而襄陽又荆州之應也固
荆州可以固蜀道固襄陽可以控川陝固臨清可以通燕冀固洛
陽可以制潼關其西南守江西以運百粵其東南守浙江以治閩

吳資金陵之門庭督嚴云爾 桂等曰江限南北古今時局又險
江北則徐穎二州地跨中原水運數省並稱雄鎮故淮安持建兵
府守以文武重職雖司職轉運亦示控扼之勢焉 桂等曰浙江
崇山巨浸所在限隔嘉湖與江淮相表裏嚴衛以蔽江而家 鏡
西院為郭郭左信郡 廣右開關北境 大海東蟠饒出淮
楊州之境斯固四通八達之區也安吉長興與湖州府屬 以
本山越葉窟界在廣德屬 京之問頗號難治嘉湖寧紹四郡則震
澤湖是之所經也溫台並海而南信宿直于福寧屬 倭夷入首
風帆直指寧波突至餘來點詐巨測先事而備則在定海寧波屬
每所 圖書編曰江西境內南北一千九百里南昌北負大江依
大湖東北為饒州盡浮梁東下廣信窮玉山最南南安沮嶺稍轉
而西袁州際萍鄉西北則九江界瑞昌此其五大門戶也鄱湖固
大洋塵四鄱之境春夏水溢沙茫萬頃則波濤蕩瀾不可湊泊秋
高水落墜堦微露則又千餘萬港舟一入其中鬼伏神藏不可用
詰他諸嶺北邇廣建信接閩皆萬山盤旋官所捕隸足跡之所不
能至民窮或負繫逃入其中則率運數省彼此相持莫之誰何故
江西大勢凡四鄰有警皆所可畏而湖口尤為咽喉境內有警可
慮而贛州尤為可樞機蓋大江之舟入自湖口則來風南指不害
驚四鄰也倏忽上下一省皆震贛州處上流方舟而北獨建瓴也
而數郡皆糜爛矣 桂等曰湖廣古荆地襄陽鄧州東南北抗

其頭顧斷黃引其肘腋江陵荆制其腰腹伸膝南向亦足以雄視
諸州矣若鄖陽之保商陝 陝西河南柳桂桂陽之跨閩粵辰沅
之捍故雲貴大江中貫五溪 漢地地方外錯荆楚既塞斯其備矣
成說曰鄖陽一府筧巴蜀之門戶扼全楚之上游房竹一帶接
四川之太昌巫山連陝西之興安沂江而下直達荆湘地形便利
四出可以窺伺兼之山險不平人曠難理自前朝一來常多盜賊
故特設鄖陽撫治彈壓鎮撫桂等曰四川古梁州地扼閬山關在
陝北表雲棧之固瞿塘 峽名在夔州 鎮巴峽之流界以番族阻
以夔部 東川為蒙馬山水襟束自相善難故盜難剽劫則盜兵不
敢西窺地饒而險阨備也然寇穴內作懸車東馬勢不相及有難
猝定者矣松潘以孤城介在番域而寄咽喉於龍州為撒芒部
嶺諸夷於欽 瀘州有唇齒之重要在因俗撫綏乃若碣門 碣音
地之聲視諸番播州之富藏四省 廣西廣南俱鄰接始與蜀相為
盛衰者焉 阿仲默三秦誌曰自秦入蜀有三谷四道三谷者其
西南曰褒谷南曰駱谷從洋入 漢中府東南曰斜谷 南在嶺縣西從
郿入其所從皆殊舊志謂首尾一谷非是斯其棧道有四出從成
城和縣和階州文縣古陰平 出者為谷中陰平道鄧艾伐蜀由
之從兩當出者為故道漢高祖攻陳倉 寶雞 由之從褒城
鳳州出者為今連雲棧道漢王之南鄭 中縣 美由之從城固洋
縣出者為斜谷道武侯屯渭上由之者四道三谷者關之險阨攻

取所從來固矣舊志云駱谷黨谷同一谷 桂寧曰福建古閩越
 地以溫處衛溫州府 信江信州府 廣為北藩建昌南贛建昌府
 閩江西為右臂惠潮惠州府 廣為外戶海為門封壤促甚而重
 關內阻溪山秀美民用以和 圖書編曰福建僻阻海濱危關簇
 嶺於浙江江西廣東俱盤涉而出諸水悉注省下建延邵汀為上
 四府據上流福興泉漳為下府濱海而我民盜海者漳則為其關
 大則崇安之分水關建寧之仙霞關次則光澤之杉山關杉山關 江西
 上饒以越建寧仙霞由浙江江山以越建寧杉關由建昌以越邵
 武防守要害有三瓶海為閩道奇兵之所聚也既寧為險地而浙
 之所窺也杉關為險地江右之所趨也海寇入閩其道有三崇安
 為隘道正兵之所趨也光澤為險道偏師之所趨也航為閩道奇
 兵之所乘也山寇從入有二從汀州至者則自將樂衝入延平流
 劫諸縣從潮惠至者則自詔安趨入彭泉轉掠沿海 桂寧曰廣
 古百粵地蓋五嶺之外號為樂土由雄嶺連連可以向荆吳荆吳
 是由惠州潮州可以制閩越福建 由高州廉州可以控交桂交桂
 是而形勝亦為焉 總督盧崇峻曰粵東山川形勝大約窄於南
 北而長於東西其東西延袤殆四千里而靠北一帶山綿土瘠向
 少稻梁之田靠南一帶水沃田肥兼有魚鹽之利故粵邊素號殷
 富者資於南之海溼而不在北之山陬也 日營集曰廣西當西
 嶺南右偏三江襟帶三面皆楚西面接壤滇中府江綿亘八百里

涪州跨黔巒二江與安西延六尚與楚之武崗接壤南寧控扼兩
 江坐踞交趾實桂楚之保障 圖書編曰桂林正高貢要荒之服
 所謂荆楚之南百粵之西衡山之陽蒼梧之野九疑之塞皆是也
 五嶺西止於越嶠嶠去與安五十里去靈州九十里秦伐南越運
 道皆由於此 又曰貴州屬四川行都司永樂間始置省治官則
 流土相參民則漢夷錯處不當中土一大縣一線之路外通滇南
 官單月漢仰給川湖二省黎平寄治湖廣五開衛銅山僻處萬山
 逼近苗穴都勻程番與廣西接壤土酋讐殺素稱難治鎮遠湖廣
 之衝而水背山險頗足恃思州石阡孤一隅勢可隱憂惟思南城
 下有江足恃舟楫商賈舟楫行旅比之他郡不甚蕭條大抵貴
 州開省原為雲南與貴州是無雲南也 蓬窗日錄曰貴州乃川
 楚漢桂之衝大路三自鎮遠偏橋隆清平平越新添龍里至省而
 威清平坝普安莊安南為中路自省而威清平坝順鎮寧永寧
 普安為西路自省而劉佐龍場谷里水西奢香全雞關鴉歸化畢
 節尚泥黑章瓦甸為撤為北路小分路自省南五十里為程番自
 平越而南六十里為都勻自鎮遠而東北為思州為銅仁自鎮遠
 而北為石仵為思南自鎮遠而西北為黃平自畢節而赤水普市
 為永寧衛由普安西亦資孔驛達雲南曲靖平夷衛由烏撒西倘
 塘驛達雲南曲靖益州由程番南達廣西泗城州由都勻南倘
 山豐寧達廣西南丹州由思州東達湖廣沅州由思南東達四川

酉陽西達四川播州北達四川涪川由黃平達四川草塘白泥峇
山由永安衛北達四川瀘州由永安州南達廣西泗城州由北底
寨養龍四川播州其谷小路不能悉載 又曰貴州區制之界永
控泗城而依在普安畢節控播州而倚在烏撒上下八衛開道而
自相為倚五關為撒守門戶而五關接鎮遠為撒拔普安黎平門
全貴鎮遠都會水陸貴州省城統括諸備 自營集曰雲南封域
其南以元為關以車里為蔽而達於八百其西以永昌為關以麓
川為蔽而達於本邦西南通緬甸而底於南海東南通寧遠而界
乎安南西北盡麓江而通乎吐蕃 又曰元江臨安控交趾金南
騰衝西擁諸甸瀾滄聯絡永靖麓江西寧迤北而東彈壓烏蠻玉
公設險於斯要矣至於地之廣饒如臨安大理永昌鶴慶楚雄諸
郡正有中土所不能及者 圖書編曰夷考金沙江之源出於吐
蕃異域南流漸廣至於武定之金沙巡司又東過四川之會州建
昌等衛以達於馬湖敘南然後合於大江趨於荆吳此其水之所
縱經絡蓋南中西北之險也自漢武帝遣郭昌等開益州諸郡西
南之夷始通中國及孔明渡瀘南征七擒孟獲六詔之地遂入華
國歷晉迄隋以及於宋各酋之叛服靡常而漢法之羈縻難定故
路之通塞因之速明太祖平定天下命將征西諭頴州侯傅友德
曰關隴嶺本非正路正路在西北是誠神謀睿算明見萬里矣茲
欲悉兩路之肩拊滇雲百蠻之背通諸夷梯航之道會三省絡聯

之防則關隴疏濬誠有不可緩者節經巡按御史毛鳳詔等建議
經畫不為無據而事未竟成馬何哉所謂扭於苟且而惑於異說
者是已大約說之異者其說有四其一曰由滇南之金沙以達蜀
之馬湖原非操楫縱之江水難從流而山多巖嶮由東川之小江
猶至瀾州則有阿補溪灘矣由瀾州至烏芒則有跳大川灘大流
小流灘矣故其奔騰衝之勢矣見者方懼焉心而憚其排鑿之
難成焉也其一則曰雲南尋甸之柯度以至馬湖之銅廠溪原非
經商往來之地沿江夷獯雜居踞山伏穴易擾難馴竊弄劍棍行
將禦人矣故其桀驁忿鸞之性聞者其戒心矣而畏其即次之或
虞也况滇雲一省控據於蜀貴之間封疆之臣各為其土其為西
蜀計者則曰金沙江之路一通則富建之郵舍而設一夫役其應
支之直當必取給於蜀民故滇雲之所利而蜀境之所不利也此
又一說也為貴陽者則曰金沙之路既通則行商就便於路舟而
憚勞於路其轉輸之貨當必克斤於北路九驛之道工商間寂矣
故滇南之所利而貴陽之所不利也此又一說也噫是豈得為通
方之利哉蓋天下之大勢猶一人之一身善養身者必使脈絡貫
通然氣壯而心腹賴之以榮衛善審勢者必使華夷通商
後疆定而根本賴之以輯寧故良具限而列其宜者非衛生之術
也任其壅塞而幸其暫安者非長治之計也蓋四端之說雖殊而
阻饒之心則一無意於長慮者每憚其即事之難而有心於自便

者又岐于爾我之限此是非之所以未決而功之所由以未成也
殊不知灘石誠可懼也然則關龍門而開伊閩者非其已試之功
乎此怒濤於中流者亦在乎去之而已矣如人力必不可施而如
蜀之折灘設為盤運之夫亦可也夷疆固可戒也然則通西域而
窮河源者非其已行之跡乎凡出沒於河濱者亦在乎撫之而已
矣如一時果未可訓則沿江一帶多設巡司亦可也彼西蜀既以
錢糧為難則經理之勞滇當猶任其費而求借官帑以充之俟推
商稅以補之亦無有不可者况滇之與蜀本有輔車之勢者也容
可參以彼此之念如是哉貴陽既以商貨為病則蜀遠之征滇當
稍寬於陸而舟車並用以通之東西二路以分之亦無有不均者
况滇之與貴本有比鄰之義者也豈可乘以爾我之私若此哉是
四者皆有調停處置之法未見其為難也河足以感吾之定見哉
矧夫勞於暫者豈永佚之功用之久者成周行之道窮無協濟之
費而二省俱便貴省供應之勞而兩路經行尤見其胥利耳又何
害之足云抑愚猶有說焉滇去神京遠甚凡惟正之供方物之獻
歲時之朝賀寇蓋之往來多士之計借商賈之行貨如必舍舟而
徒跋履於萬里外肩負擔之勞任艱踰之苦如之何不重以自困
也若今舍陸而登舟馬則由金沙而之馬湖非有高山大川為限
隔也計程七晝夜可達非飛騰日持久為滯滯也以此易彼孰得
孰失孰易孰難孰執孰捷必有能辨之者何為畏難以自阻耶故

曰揭炬而度闇昧者明也來舟而航江湖者便也於其所謂便者
顧行格而不行焉深昧於天下之大勢矣又嘗稽古而有得焉朱
藝祖得國之初尚未徧觀天下之勢乃以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
吾有也遂成鄭楊趙段之僭元憲宗來革囊及後濟江進薄大理
擄段智與遂西南之夷夫以宋主之畫河為界若有得於開關則
西域之意然而棄險以資敵其為謀也疎憲宗之來勢濟師似有
疾於勤兵務遠略之訓然能思患而豫防其變得也上此又利害
之大較深切而著明者也今六詔惡深阻峭巖嶂層崖土酋駢悍
易動難制安曰有野心者不可便勢言當勤之於微也今可
不加之意乎則雲有遠距京師尚介餘里奏報微聞動經歲月况
相有云喪羊於易患生無備言當防之於豫也又可不加之意乎
夫披輿圖而覽形勝則經畧不可以不周度時勢而揣夷情則隄
防不可以不豫江路之開正所以撤諸箝之藩籬而聯三省之脈
絡析百蠻之巢穴而大一統之規模所謂扼其項而拊其背奪其
險以分其勢者齊此矣豈可恤一勞而不為久安之計吝小費而
不懷遠大之圖耶又曰久安長治之策莫若於四川雲南貴州
三省得其形勝接壤照南贛汀漳各割郡縣合為總鎮方其無事
也合數郡土著之兵而訓練之有方合數郡土產之物而儲蓄之
有素屹然生鎮之界三省凡各土酋自將畏憚欽戰而潛消其跋
扈之心矣及具有事則聲息朝聞暮可遣兵歷具境具視奏請動

經半載然後調兵聚糧以議勤撫者何可同日語也况總鎮所在則三省如臂運指使趨走服役山谷盡為通衢而列郡之血脈經絡既以貫通雖各巢之險阻自將習熟縱使一方啓釁而三省之兵糧皆在指顧間予以扼其項拊其背而深入其阻郡縣其地皆不勞餘力何也我之勢合則彼之勢分彼勢一分則鄰境諸酋皆為我用我之勢合則籌畫素定動中機宜朝廷無南顧之憂百姓免鋒鏑之苦一勞永逸策無善於此者司國計者加之意焉

南北大勢

圖書編曰粵自蜀江東下黃河南注而天下大勢分為南北故河北江南皆天下制勝之地而挈南北之輕重者又在川陝而已夫江南所恃以為固者長江也而四川之地據長江上游而下臨吳越其勢足以奪長江之險河北所恃以為固者黃河也而陝西之地據黃河上游而下臨趙代其勢足以奪黃河之險是川陝二地常制南北之命而況南江之地以淮漢為咽喉以荆襄為肘腋而巴蜀之地乃控勒湘漢鴻溝千里無再舍不據矜設令北人兼有巴蜀則南國以湘漢之郊為戰守之地而耕桑之民止於江浙之間萬有偏師不陣一城告奔則冀馬秦鋒馳於吳會之郊矣河北之地以汴洛為喉衿以井汾為肘腋而秦中之地乃與汾洛踵接百城遠迤鋒火相望也借令南人兼有秦中則汾洛之間皆為戰守之地而耕桑之民止於河漳之間萬有偏師不陣一城告奔則越戰吳兵騁於趙代之郊矣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正此之謂也蓋自春秋戰國以來至於宋朝之興垂千有七百年而南北交爭餘九百載而北人能並南者有四大率皆先得四川故秦惠王併蜀而始皇因以滅楚晉文帝併蜀而武帝因以滅吳周文帝併蜀而隋文帝因以滅陳及宋之興亦乾德中併蜀而開寶中遂平江南然則四川克固江南可奠枕也春秋三國東晉南朝之際南兵屢得志於中原矣然而終不能成功者以其不知先取關中故也

唯宋武帝嘗克長安旋即失之故亦不能濟河海得河南而未得關中則沿河抵關縱橫數十城皆為戰守之地而所向遇敵其勢逆矣故自河北而渡河南則易自河南而渡河北則難自關中而出河南則易自河南而入關中則難借使南人兼有關中而善用之則河難數千里之地縱在敵入徒為戰場無險可恃一戰而勝則汴洛百城可傳檄而下矣故知得關中則取河南易於反掌不得關中雖有河南不能守也而東晉南朝交爭三百年間君臣將士日夜圖同雖銳意收復中原而不知陝西之利故轉戰河北以徵河朔之功而勝負難報如秦代變終無益也然則自古南北交爭而南人終不得舟車往來之地耳非成功制勝所也故知南人之守在巴蜀而戰在陝西北人之守在陝西而戰在河南彼河南江北之間特為舟車往來之地耳非成功制勝所也故曰天下大勢分為南北而重者又在川陝也

又曰自京口而自至秣陵控帶荆揚引輔江湖咫尺淮應接梁宋人皆知其為長江之險也自武昌而至江陵東通吳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人皆知其為荆湖之險也自涪州極於成都土地險塞沃野千里控渝扼瀘聯控關隴人皆知其為巴蜀之險也然知有長江之勢而不知所以守淮之計則非江之險者也徒知有荆湖之勢而不知所以為襄漢之計則非荆湖之險者也徒知有巴蜀之勢而不知所以為漢中之備則知巴蜀

之險者也蓋長淮所以為江浙之藩籬襄漢所以為荆湘之唇齒漢中又所以為巴蜀之門戶陳宣帝失淮甸之地而致淪人之禍南唐罷把淺之師而啟周師之舉蓋棄淮而守江則江亦難以自立矣吳人不得襄陽杜預得以成江陵之捷符秦鼎淮北而宋必必破嚴城中之守蓋棄襄陽而守荆湖則荆湖必能以自固矣曹操既破漢中故蜀人皆無自固之心姜維退保樂二城故鍾會如履無人之墟蓋棄漢中則巴蜀必不能自安惟守江以為門戶備淮以為藩籬則長江之險可得而保也以荆湖為重鎮以襄陽為唇齒則荆湖之險可得而固也以巴蜀善守以漢中為門戶則巴蜀之險可得而有也晉人能守合肥高以為重地故劉石終不能踰淮以圖晉陶侃使元宣以鎮襄陽故趙人不踰漢沔以取荆蜀以魏延鎮中故魏人不能踰南鄭以謀蜀合歷代之得失而並觀之則荆襄江淮蜀漢之相為用其效可觀已昔祖逖自淮進兵以復河南劉秀之自漢入泗以平司克則在淮之形勢為可用也元溫自江陵以超霸上柳元景自襄陽以克潼關則在荆襄之形勢為可用也漢高祖自南鄭以克三秦諸葛孔明自漢中以鎮關隴則漢中之形勢為可用也 又曰昔諸葛亮以發兵爭蜀還據襄陽以應曹操北方可圖也由是觀之坐制吳楚通西蜀而守襄陽英雄之資而帝王之業也昔曹操則

曰先取河北南臨荆州諸葛說劉備曰跨有荆益州魯肅說孫權曰荆州與國鄰接據而有之天下可定及曹操破荆州順江東下則遠周瑜逆之劉備領荆州牧則躬擐甲冑與魯肅呂蒙陸遜輩數十年間以死據戰而荆州卒為吳有魏不復南渡蜀不敢南下者以不失上流之勢也此豈非荆州之形勢乎孫權初有江南而周瑜呂蒙勸權取襄陽以抗曹操羊祜滅吳果自襄陽始元溫之領荆州也次策北征自江陵適襄陽直抵關中進自瀟上而還柳元景自襄陽率諸軍據潼關戰於陝下南國之威少振焉符堅乘陷蜀之勢舉兵寇襄陽則江表之勢固可憂矣此豈非襄陽之形勢乎嘗聞吳紀涉之言曰自西陵至江都五百里疆界雖遠而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有六尺之軀其護風寒亦數處爾如此則上流所備可得而言矣夫荆湖之地為州者十而其鎮則江陵武昌是也京西道為州者八而其鎮則襄陽是也江西道為州者十而其鎮則九江是也凡畫野分土必據其津塗而扼其喉衿今所謂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江陵武昌襄陽九江是已何以明之江水源於岷山下夔峽而抵荆楚則江陵為之都會故諸葛亮謂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也嶠塚導漾東流為漢漢沔之上則襄陽為之都會故庾翼謂襄陽西接益梁與關隴咫尺北去河洛不盈千里方成險峻土沃田良水路通流轉運無滯進可以掃蕩秦趙退可以保據上流故

也沅湘眾水合洞庭之波而輸之江則武昌為之都會故吳常都於此而東晉宋齊梁陳之際號稱盛府者此也豫章西江與鄱陽之浸浩漸吞納而滙於湓口則九江為之都會晉人謂潯陽北撫豫章西連荆鄂亦藩屏之要地以此守江陵則可以開蜀道守襄陽則可以控川陝守九江武昌則可以蔽全吳夫蜀漢吳楚併而為一則東海之守亦固矣又曰江淮河漢經乎中國皆自西而東注是開關以來南北之形勢也已分矣而古今推遷輕重奪移不可不審也蓋普率之間履載長育各有定限壯於此則彼衰盛於此則彼謝雖先後不齊其有與廢一也是皆天地自然之數非人所能為者觀秦漢以前天道壯於北方故天下自之美舉萃於西北其冠冕之盛風化之美較粟之豐機巧之利財用之饒戶口之登聚在淮海以北越淮漢以南頓然廢替故帝王之興廢在西而謂之中國淮漢以南盡為蠻夷之域是以舜分天下為十二州淮漢以北居其九兗豫青徐雍淮漢以南居其三揚周公分天下為天下淮漢以北居其七兗豫青徐雍淮漢以南居其二揚漢武分天下為十三部淮漢以北居其九兗豫青徐雍淮漢以南居其四揚元始中總天下千有二百餘萬戶淮漢以南止當二百萬戶是秦漢以前萬里南邦僅能當天下四分之一而已加之三國而下繼以東晉南朝紛爭數百年間斯民重困故晉武平吳籍其民戶才盈五十萬隋文平陳其籍亦不過晉武之初反以三

陽兩淮四川蓋可知矣按其道里雖當宋朝十五路之地淮南江南
湖南廣南八路兩浙路福建路而戶口凋耗曾無江浙一路之民
蜀川路四路及京西南路而戶口凋耗曾無江浙一路之民
加之利源匱竭食貨蕭然茶稅未興鹽利無幾酒課既疎商算亦
罕其仰以給國家之用者不過桑農之稅而已是數百年間營南
夏財賦所出曾不及宋朝江浙一路之半而乃用以提挈天下大
半之地以與西北爭衡豈可得哉爰自李唐而南下北一家變荒
萬里悉為郡縣而民物自古凋零山川英傑抑鬱而無所發泄由
是天地王氣盡鍾於此海岳之藏勃焉洶湧動植含靈莫不昌盛
而又變夷執順益賦浸息更安史之變而無慮歷五季之難而獲
免其間縱有禍亂旋即削平至於宋朝之興罪罪弔民拾取諸國
州縣晏然不知有軍而聖聖水承深加涵養民物康寧益用豐泰
遂為九圍重地奪往古西北之美而盡有之是以魯鄒多儒古所
同也至於宋朝移在浙閩之間而洙泗寂然矣關輔饒谷古所
也至於宋朝則移在江浙之間而雍土荒涼矣青齊冠蓋衣履亦
亦古所同也至於宋朝則移在蜀漢之間而海岱蕭然矣古之賦
於民者惟桑麻所出而桑麻之饒關河為甚東南無足進焉宋朝
則異然酒茶鹽鐵香藥關津之利歲入不貲雖兩稅所及殆不能
加國課利源莫重於此而太平在於江淮閩浙川廣之間西北無
足進焉是以熙豐盛時分天下為三路而淮漢以北止居其八京
路京東兩路陝西路河西北淮漢以南乃居其十有五即東路
西路河東路共八路

五路終天下戶餘千有六百五十餘萬而淮漢以北纔當五百餘
萬戶四京餘七十九萬京東兩路餘百二十萬京西北路餘四
東路餘五十九萬六路餘九十六萬陝西路餘一百三十二萬
五百二十萬戶淮漢以南乃當千有百萬餘戶京西南路餘
百三十八萬戶兩浙路餘一百六十一萬戶江西兩路餘二
百三十八萬戶兩廣兩路餘八十一萬大率當天下三
之二是不出東晉南朝之地而爭十五倍之人以爭十五倍之人
而爭三十倍之利舉天下之利盡萃於南夏其古今相反若此之
甚是豈非天運回還物極而大故輕重奪移一至於此耶抑嘗譬
之人生世有幼必有壯有壯必有老秦漢以前西北壯而東南
稚也魏晉而下壯者之益衰稚者之年方長至於宋朝而壯者
已老稚者已壯矣人猶以其昔日之壯也而未敢輕其老以昔日
之稚也而未知其壯是又可以為常乎故曰古今推遷輕重得
失不可不審也 又曰周室之衰秦晉齊楚擅天下相持五百年
而秦滅楚漢室之亡天下三分相持六十年而隋併陳周秦漢唐肇基
卿那南浪渡繼為南北朝相持三百年而隋併陳周秦漢唐肇基
皇業皆本陝西光武中興亦賴河北遂令古今議者有形勢優劣
之辨讀賈生之過秦則參言陝右誦杜牧之罪言則蓋譽山東
朝河北西路河東而南服之地未有稱焉寡見諛聞之士大抵雷
同善深以為不然夫欲觀古今盛衰之理者無徒驗功業之已成
考其治亂興亡之所由致良將不擇兵而戰循吏不擇民而治王

霸之興豈擇見利而後制勝沃野不能起情農高賢不能成格虜
山河襟帶又安保亡國之君是以荆楚削弱王翦渡江高齊荒周
蕩周師入鄴是善用關西者能以併南國也赫連屈強魏武克胡
方孫皓淫虐王濬入金陵是善用河北者皆能以併西南也章邯
輕敵項王渡河姚泓玩寇宋武入關是善用江南者皆能以併西
北也魏太祖宋高祖周武帝皆一代英雄故起魏起河北周本關
西宋興江南皆能奮自孤微赫然稱霸業此則三方之地利皆可
以興也商受暴虐黃河無固胡亥愚蒙秦關洞開叔寶荒淫長江
失險此則三方之地利皆不足恃也項王殘鷲石季驍雄皆轉戰
無前而斯民重困故項與東南石奮西北其亡一也蕭衍符堅皆
一時令主乘時奮功然有雄志而無權材一則強霸於南下一則
制勝於北朝其敗一也夫以孫皓淫虐叔寶荒淫固同符於桀紂
矣使更有萬國覆亡不暇何待於東南哉文王之謨武王之烈高
祖之神光武之聖唐太宗之英武皆以天錫勇智俾表正萬邦者
也一族之眾一成之田亦足以王矣何待於西北哉彼東南之君
惟宋武最稱英雄然究其威畧基圖未可與始皇較優劣又何敢
企文武高光之清塵也無其人而無其功理之必然者也故知南
北東西皆無地利興亡治亂悉在人謀尚何妄分優劣之有識者
或謂西北之風渾東南之俗偷西北之人直東南之人詐西北之
土沃東南之地瘠西北之士勁東南之兵蹙此形勢之所以異也

是又不然彼各有所長短固不可一概論也夫西北之風渾其失
也悍東南之俗偷其得也和渾厚可與奮功悍安難以圖治和易
則易與樂成偷情則難與慮始故由古以來南北紛爭西北以強
勝而多失之亂東南以治隆而多失之弱此則風俗之各有得失
也西北之人直其失也狠而復雜以羗狄之人然而羗狄之人驕
奢者也東南之人詐其得也易而又邊以蠻獠然而蠻獠之人庸
愚者也直則不可以屈犯驕則不可以禮加狠暴之人尤然不可
以德化是知西。

北之人難治也雖愚可以誠推雖詐可以利奪和易之易以德懷
政知東而之人易治也故由古以來西北之政多以嚴致半江南
之政多以寬為治此則人民之各有得夫也西北之地誠使種植
而宜盤桑東而之地既瘠多田疇而利於布政由古以來西北之
人裕於顯而惠於飢東而之人苦貧於貧而足於食善治西北則
足以富國善治東而則足以餘糧若凡同有司執南北一家則儲
糧常仰於東南貨賄常資於西北此則食貨之各有得失也西北
之兵沉勃其失也故肆東而之兵騷亂其得也則銳攻西北之兵
仗於持久東而之兵利於速戰嘗方晉公用兵常以堅守挫強敵
及征孫權雖來亟救遂大敗於赤壁此則西北之兵使於持久而
不利於速戰頃王持孤軍轉戰無前及逆高祖堅守相持卒於垓
下北東而之兵利於速戰而不利於持久也深州高田戰不獲勝
而陷葛格之即敗矣江漢之士出入如龍而李密之眾望矣是以
周亞夫堅壁以挫吳楚謝如度而敗於固空則以名能用其
仗利故耳故敗吳克都襄之徒皆有高兵劉鏡之言而北制勝
以守成不戰之功者蓋畏其鋒也顧議者何嚴焉愚謂南北形勝
初無輕重舉其天時人事如何耳 漢高帝韓彭信誼彭越
布彭越及身舉兵反上召故楚令尹薛公問之令尹曰使布出於
上計東取吳西取楚併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有
也出於中計東取吳西取楚併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口

勝負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東取吳西取秦歸至於越身歸
長沙陛下高枕而卧無事矣然布故驍山之徒自致萬乘此皆為
身不顧後為百姓為世慮者也必出下計後布敗卒如薛公言
時漢封布為淮南王都六縣九江廬江衡山豫章皆屬焉以長
沙豫章汝郡桂林南海交吳為長沙王都臨湘 宋嗣美曰漢
唐取咸陽明祖取金陵皆一舉而扼天下之大勢者上計也漢將
天下大定已不得扼扼背而南之矣擇一形勢勝處山河險固
得與抗者使為上計蓋吳楚則江漢為國齊魯則河海為國漢兵
雖多孰能及吳高祖豈能制發而夕至且漢南攻則布未迎漢
水征則布而起亦有擊為首尾應之危歟曰山東非漢之有也凡
倉卒新定利守而不利戰利守而不利客布以吳楚為不而即進
據韓魏之戰也客也兵出一途而無首尾聯屬之應也是亦收多
而勝少矣况身居下流乎且齊魯項上封也魯經信樹指田橫
得士尤有聞風而響應者傳檄燕亦立國後之危也 吳帝以
力死錯計以逆刺楚東海制越帝山方議制吳而吳王連七國之
兵西向京師七國蓋吳王漢楚王戊越王遂及粵東等四齊上京
帝遠周出大將兵擊之立大問計於薛公薛公對曰吳楚兵利
難與爭鋒方今吳若引兵東北望邑昌以梁委吳使輕絕涇泗口
塞吳道破之尤矣越涉人遠說曰吳王素精死士久矣此知精
軍行也五人於散泥阮塞之間且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

走去蓋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遠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為鼓諸侯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亞夫從其計至洛陽喜曰今吾據禁陽禁湯以東無是憂者使使發散池間果得矣伏兵亞夫會兵禁陽以梁委吳楚兵吳先舉梁林壁梁孝王聚城守推陽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亞夫壁壁不出仗輕騎出淮池口絕吳楚兵復塞其側直糧絕卒戰相拒三月而吳破劫吳王舉兵具五日待伯曰兵屯穀而西無他奇遠難以主切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此亦一奇也桓將軍曰吳多步兵少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瓦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散谷之粟阻山河之險以全諸侯雖無入關大下固已定矣吳王不從是以至於敗淮南王亦曰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皋者四十八言其不能遂成皋口而今漢將得出矣不知計也 三國時魏都洛陽自廣陵州春谷肥陰汾口陽西自襄陽重兵以備吳西自灑西州南安州村山州漢陽朱倉州重兵以備蜀魏明帝云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如破於三賊之下者地有存必爭也 吳都郭後遷建業以建平州西陵州樂都州江陵州南郡江已丘州夏口州武昌州皖州舒州漢陽州和牛渚州宜為重鎮後得沔口和州黃陵自孫權據曹孫於赤壁之後將劉璋收益州周瑜請於權曰乞與全威俱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還吳將軍據襄陽以威據北方可也 蜀都

成都以漢中白帝受興勢元為重鎮諸葛武侯說先上曰今昔操已據百萬之眾扶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居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上劉璋閉約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知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有信義者於四海若務有利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拒夷越外結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愛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後主五年武侯病表出師北定中原六年由斜谷北伐取郿縣進據箕谷州攻祁山南安天水定三郡報魏應漢關中擊震冬出散關圍陳倉七年敗陳成平五郡陰平二郡十一年出斜谷據五功五人原與司馬懿對壘渭南魏延請兵五千直攻褒中而一發不出備奈顧而求當于平而北不遠十日可到長安而公校斜谷亦足以達則一舉而成陽以西可定矣武侯以此為慮危不如安從地道可以平取魏不用其計 後主時將琰以諸葛丞相遺命命魏延道險運糧卒不能免不若來水東下乃多作舟楫欲由漢沔襲魏上庸果論成謂如不克捷還路甚難計卒不行 明太時命諸將北伐謂信國公徐達曰自元夫吳子與諸公率眾渡江與群帥角遊平陳人諒滅張士誠開廣之地將

以次而定尚念中原棟樑人氏難收山東則有王宣父子反則不
常河而利有王休休名雖元實則跋扈專賦上疑下叛關
隴則有李思齊張思道彼此猜忌勢不兩立且與王休休互相嫌
隙元之將亡其概在此今欲命諸公北伐如何過各對曰今南方
已定兵力有餘直搗元都以此百戰之師敵我久遠之卒利抵可
勝也都城既克衆勝長驅餘可建瓴下矣太祖曰元建都百年成
守必固若如卿言懸師深入不能即破項於堅城之下能知不難
拔兵四集進不得戰退無所據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撤其屏蔽
旋師河朔斷其羽翼挾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樞入下形勢入我掌
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援絕不戰可克既克其都鼓行而西
關雲中几原以及關隴可席卷而下諸將皆曰善 大將軍你連
自河南至行在太祖問遠今取元都計將安出連對曰臣自平齊
嘗下河洛王保孫遠巡太原後為觀望今潼關入為我有張思道
李思齊失勢西窺元之聲援已絕臣等求勢搗其孤城必克之太
祖極指指示曰卿言是然北土平曠利於騎戰不可無備宜選偏
裨提精兵為先鋒將軍都水陸之師繼其後下山東之衆以給饋
餉四野趨燒特臨青河北直搗元都彼外援不及內自驚潰可不
戰而下連等既克通州元順帝在羊開建德門北去

沿邊要害

遼東東陽綠江西山海關相距一千五百七十五里兩城皆海口
比關原相距一千七十里北臨朔漢南枕滄溟西倚陽綠長城為
固自秦齊分天下為十二洲東遼為營西遼為幽然山東與遼中
跨東海形勢懸絕奔時管共青其相統屬否不可知也青州則在
今山東青登萊三郡然遼之東亦分屬於青是其中間雖隔于大
海而疆域界限既均之為青州為則其貢賦之轉展官屬之朝聘
其往來通道合海安之乎可見古人聯東海之西隅為一州以海
為通衢無疑也 古遼西郡即明初舊設大寧都司契丹號為中
原是故大同在西燕在南遼陽在東大寧則在其中其東南四十
里為松林松林水出是為廣河大山深谷幅員千里馬遠遼東
遼遼之京師之西山內有長治固圍二百里人盜治周圍三百里
小直泊固圍百里山高而長水濶而深且其地東傍福餘若招津
湖吳淞水高遠通日本新羅則自新羅可以流沃沮由日本可以
近攝額羅額古為渤海東京龍源府沃沮古為渤海南京南海府
廣西二府則津湖水高或經唐君浦口或經橫額沃沮直抵扶餘
而西八大寧矣契丹曹置直吳軍其道由此 山海關為冀州
之隘書曰夫石碣石此其方也明洪武時創建永樂中是都京燕
燕京列為畿輔輔相厥山川山自居庸而東其勢漸南海自五沽
而未其勢漸北至我臨渝山麓海濱不盈一視扼而塞之為力易

甚易自山海關起西迄居庸白洋若筆筆而東西延袤十里有餘
里居庸以東歷黃花鎮古北口直抵山海關之後皆荒蕪無人
曉非若居庸以西大小邊鎮兩層可以防備請于山之後去山
五十里或三四十里重其地勢固其地形使築墩臺就其空狀之
處接連以為邊隘就於其間擇一安地設為關鎮以衛都城此誠
千萬年之遠謀也 宣府古塞州之域秦漢時上都郡也漢以下
或為柔奴為州五代石晉時入金遼為宣德宣化州元改為宣寧
尋為宣德明號宣府為朔方巨鎮其地東距黑山南距紫荆關西
距松州北距高山東南距居庸關西南盡順聖川西北德勝
口距野狐嶺東北楊獨石廣四百七十里廣袤八百六十里東
至錫鳴山壁南至深井堡西至萬全左衛俱六十里北至張家口
七十里去京師三百五十里隔一河之險蓋西北第一鎮云 大
同古塞中地原陸平衍無名山大川之障魏取燕元取金皆道雲
中故標中圍後戶然各邊有險可據故堡成外捍鎮成大同無險
次鎮城地皆極邊西則平魯威遠中則右衛水口等處東則天成
陽和東至松兒嶺二百一十里西至了角山三百四十里南至雁
門關二百六十里北至鎮羌堡八十里 陝西延綏沿邊地方東
黃河岸府谷堡西止定邊營接寧夏花馬池東西紮紮二千餘里
內多險阻境外臨邊無有屏障止藉墩台城堡為守備邊隘來自
黃甫川起至榆林雙山堡計五百九十六里自雙山堡起至龍州

堡計四百九十八里自龍州堡西抵定邊營計四百四十里共計
邊牆一千五百三十四里有零連墩勾堡橫截河套之口復望山
陰谷是曰夾道共計堡三十有四墩八百餘所分東中西三路明
撫臣余子俊所備築也 三受所成唐所築中城南直朔方西成
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距各四百里 寧夏鎮東南去
黃河三十里西北去賀蘭山百二十里背名山而面洪流入河津
而右重塞險固可守漢唐舊渠皆在版田上上人易為生明初寧
夏府尋改衛以其地廣而人無人居左右中心前衛等衛外
轄後中二衛并平魯天州興武章州四所魏然巨鎮與八塞並列
而環慶開成諸內地藉以蕃雜 漢武帝時衛青出塞中西至高
關迤至龍西取河南為朔方郡即赫連勃勃命呼于河
利燕土築城之處所謂夏州是也蓋此地在漢已有城而赫連夏
乃於此建都也隋以朔方地分置勝州榆林郡唐開元中置朔方
都大總管兼安北都護唐末拓拔跋思恭鎮之唐賜姓李五代李
仁福棄起繼領節鎮號定難軍宋太平興國八年李繼捧來朝願
納土具羊繼庭不樂內附亡命蒲察捷遠太宗以夏州深在沙漠
奸雄固之以竊據欲墮其成呂蒙正亦言遂指廢之遂其民於銀
綏其州兵不徒相聚置營仍曰夏州真宗咸平中繼庭死其子德
明欲塞內附朝廷假以本道節制夏州遠懷遠鎮改為興州后之
即今寧夏衛是也德明之子元昊借稱夏帝史謂其境土方一萬

里河之內外州郡凡二十有二河南之州九河西之州九河外之州四河西及河外之州今多存焉其河南九州雖其一二可考而其心不可知其所在意者皆在今河套中也 固原邊鎮在寧夏之南實番胡要之地東向可以圖顧榆林西向可以顧甘肅東之於胡也以花馬池一帶為門戶西之於番也以蘭一帶為門戶本羌戎改地秦關壤為龍西郡明初建臨寧二府並置衛所者十二以司戎務州縣二十有三以設文治然其邊自寧夏中衛而西而北而南宛特三十六百餘里蓋分陝之道中控制之上游也 晉時張軌據河西今甘州為前涼呂光繼之為後涼李嵩遷酒泉今肅州又遷沙州去肅州八百里今沒于狄號西涼沮渠蒙遜據張推今鎮番衛號北涼先號高孤據姑臧今西寧號南涼杜氏迪典論涼州云地勢之險可以自保於一隅財富之殷可以無求于中國故五涼相繼與五胡角主中州八氏士冠難者多往依之蓋其風之可樂如此唐韋瓘詩云賀蘭山下果園成塞北江南舊有石額其為塞北之江南以北按涼州各衛及五涼故郡為其在漢為興武威郡及甘肅一帶即漢張掖酒泉燉煌郡形勢險峻風氣強勁且多產良馬唐末之吐蕃明初始復其地置各衛以相耕屬燉煌在嘉峪關外與西番 甘肅即漢之河西四郡武帝所開以斷匈奴右臂者蓋自蘭州金城郡通河而西歷紅城子莊浪鎮羌古浪六百餘里至涼州為漢武威郡涼州之西永昌山丹四百

餘里至甘州為漢張掖郡甘州之西高臺鎮六百餘里至肅州為漢酒泉郡肅州西七十里出嘉峪關為沙州赤斤苦峪以至哈密等則皆漢燉煌郡地也明初下河西以嘉峪關為限遂棄燉煌自莊浪岐而南三百餘里為西寧衛古曰湟中自涼州岐而北二百餘里為鎮番衛古曰姑臧此河西地形之大畧也至蘭州起至嘉峪關孤懸二十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處胡晉一線陝途摩諸咽喉有物為扼喘思弗難矣故邊實政以屯田倚農事以積穀和泉脈而蓋井不可一夕弗詳也 肅州幅頓之廣不啻十王東接張掖五百里僅通一線之路西抵嘉峪七十里則燉煌柔地在焉按漢書張騫謂焉孫本與月氏共在燉煌欲招令東居故地以斷匈奴右臂焉孫以地遠不欲從始置燉煌郡史稱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即此也武帝征和中原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輪台以來樓枝葉繁皆改國地溫和有流田募壯健詣田所為本業稍築列城以威西國竟不果行至昭帝始用前議元帝復成已二枚尉屯田於車師前王度唐蓋西州及交河等縣按其地今賀蘭西北五抵鎮番又西北於伊吾坎境有漢武高昌舊城在焉鎮羌西北有黃羊川口內為瓜沙地多礦利美水草豐佳改往來其間以通西海即乘機也 甘肅撫於其年既曰甘肅孤懸天末番妻交雜素號衝險之區又經兩羅兵燹凋敝至極謹就目前防邊最要事宜彙列四款一五市之畜羊宜前朝舊制洪水從

然市厥惟西字設五市口諸土司番僧互相牽制自順十五年督
臣玉齋奏且題議於洪水開市所在沿邊諸番借五市之名推
原內地或踐氏田為首場或掠氏苗作墟戲恣橫行漸成城危
如山丹峽口洪水一帶出沒靡常公行劫奪今雖時加中筋戒嚴
各寨往來而狡肆糾網莫顧國法難加合將洪水市廠嚴禁羶羊
庶免充坊獲之捷一遊國界尺宜分查沿邊地方舊有內外境界
戎氏不得輕出彼皆不許擅入今則動輒中外一家任意且劫
奪榜掠兩山一帶使無邊垣又燕各營驍悍無忌倘窺探虛實識
熟地方萬不一區測大可寒心合將各寨驅回原巢分守疆界不
不許私越一燒荒之政宜舉前朝十月之初各邊鎮舉火燒以絕
秋養今又廢不行甘肅沿邊沿內外一帶荒草茂盛各屬村落
每歲而舉實由於此合請復燒荒之制將沿邊內外荒草湖灘承
火燒毀伏彼不得藉口男收推入內地一守邊兵馬宜增甘肅一
鎮前朝設馬少兵丁凡萬一千五百有奇分設守防多寡不一遠
近應緩急足備兵戎制設營兵五百餘名一萬九千三百餘名
較者減少過半俄強聚多分布難周各懷顧此夫彼之責合將甘
堡增兵三十名於寧安營堡酌量分布如是則河西一燒土可
保金湯之固矣 出塞北代心因其時嶺北苦寒水草所鮮嘗安
善按注幕垣南入其東冬不積草馬皆野宿一遇雪深死瘡過半

凡冬有雪則所料中國之雪盡死十則馬不耐寒入關界不能以
身入雪噉草根也魯馬亦甚瘠壯齒草根僅活而已然則於春二
三月之間新草未生舊草已沒與雪齊瘠甚僅活之料分數幾
將十道並出每道不三千餘騎持五日之糧約出不二百里務
自歸之路然後以步卒數萬結車營者三以繼之騎兵不五日必
退步營步營不數里即倚塞下處我而之不杜也則初以備寇為
名朔集邊邑而食之衆慮營營之或速也則平以通貢為名分遣
間謀而視其起止天旗所指各有定方凱放將旋下求重載營掃
子嚙遊畜牧逐散一聞愛作四竄無術求兵不得免高馬之束
手就鐵可以立盡且十道並發營掃後不能為謀車營在窮營延
勢不能為患蓋戎營大羊耳震之以威則懼而奔示之以赫則
驕而至晉呼韓之制不在於金縢和親之日而在於衛霍分道之
餘境產之迫不在於衛韓敵之時而在於大賈南窺之役是有明
證也

西邊事宜

西奔為患尤首在河西以河西切近之奏言之其在南邊者各有分地皆為住牧且依傍內地日久歲深漸無異志即有此梁不過侵盜其在北者牧住無幾遊牧持多漫無總束彼遊牧者不過去或來不知內地之虛實道路之通塞且有邊境為界邊守為守亦無大患所可慮者金山之博爾丹其志不小其部落最廣多河西南北兩邊弄人畏之如虎將來為彼脅從彼有連類刺擊為之謀主一懷異志則河西之患更為不小河西受患則關陝皆驚矣為今之計宜於木雨綢繆增河西之兵益邊兵之餉任諳練之將各衙之險實心舉行原為內治脩而棄無可乘之隙也 一邊兵之宜增河西為西與首冲沿邊四面在在皆與雖設提鎮標兵各處守成守然在其實處處分守所以處處兵單至於邊堡凡寒寒無幾老幼且多是以邊堡往往受侵邊堡有驚而扼鎮之兵遠不及援則邊堡之兵不得不議增也冲要邊堡酌量增兵皆令台精壯則河西邊堡各能自守矣 一邊之餉之宜益河西馬步守兵之若不能志舉但以守兵言之如守墩台者日夜瞭望目不轉睛偵哨路者出哨塞外冒死往來守隘口者深山險河堵禦番騎此皆當絕塞之邊處極寒之地日暖小柴夏衣皮服為其面一月衣食不能自給其父母妻子飢寒不知何如矣邊兵所以飢寒者苦於奉折兼支也按明之邊兵分九等每月糧餉有加至一

石八斗者除領本色二斗外分其餘一石六斗每斗折銀七分則每月折色一兩一錢有奇且有加米二斗矣其時邊兵人皆三守七七或條調戍罪人而糧餉尚且如此今之邊兵即今之邊民非罪所犯無田可七皆召募為兵乃餉糧不之養其身欲得精壯之兵比高，不可得之爭也且奈邊如此故亦皆亦皆月有加米惟河西重地乃獨今折兼支且今色不過麥豆黃糜青稞之屬每石所值不過四五錢而已至於折色百孔千瘡不勝枚舉此餉糧所以不足供其衣食故河西之民不願為兵也今自提鎮標兵之外愈屬邊則兵愈少老弱蓋兵實非應募強日操為兵聯以備數耳今內地馬步守兵皆按月折色外有加米三斗彼處內地極其安閑此處邊方極其勞苦宜以大至公至止之心酌為苦樂相均之法於沿邊馬步守兵按月給以折色與內地馬步守兵一相同如此則河西之兵不苦於無折色也查經制步兵折色多於守兵但邊地有驚全恃馬兵若步戰不遇守城堡則與守兵之守墩臺相去無幾其餉宜合為一論步守每石每月皆給折色一兩三錢長為九宮既給折色至於折米亦照內地按月加口糧二斗其米即以番例本色內給之如此則如米與內地一一相同而河西之兵不至於獨苦矣法既變通然後責令邊將各募壯丁則邊民樂於耕應募而棄惠不難樂矣 一邊之宜擇邊將與他將不同先必入地相宜次必諳練日久尤必才智兼優而最難得者實心

為國四者全備乃可因邊地而禦人所以地相宜者養生長遠
地能耐寒苦或經塞垣包版水土此可謂之與地相宜身經行陣
善於騎射熟知地利晚暢爽情乃可謂之其人相宜然必以邊員
推地地於邊地補邊人而後人地相宜所法相當矣所謂諸日
久者歷代名將惟任事日久所以兵心之向惟地利之遠近險易
若棄之強弱情偽無不深悅故能有功若遷移不已營諸人處傳
舍雖宿即行利弊既知之不深與軍自為之不利亦勢所必然也
但邊地勞苦大寒人貧百物踴貴難甘又居於其地與地相宜
又任事日久老成敏達自宜加銜久任以觀其後所謂才智兼優
有必知機之哲外有經濟之才然後能不戰而屈人之兵凡簡缺
士尚修築險隘聚積糧草善用間諜撫恤兵民咸令嚴肅設施有
方者此經濟之才也料敵如神推察未雨者此先機之哲也將采
才智最為難得苟有其人宜付以嚴疆重任九能整飭邊防安內
料外矣所謂實心為國者居一官即盡一官之職任一日即盡一
日之心仁知有國家不知有身命但知守地方不知守錢帛但知
恤兵民不知事權勢不行賄賂則必無名不取欺罔則必無功如
此之將必不合時宜非指為無用則謂為狂人且將群起而逐之
矣今日而欲鼓勵將士宜先察對邊員有不克扣士卒不虛冒餼
餉不既送上官而能飭整營伍飽騰士卒脩葺邊防米有實效有
至德加級異仗天下知原將之可為而後實心任事之人出矣

一險阻之宜脩查全秦邊地其西北者多屬山坦舊築有邊其面
南者多屬山谷皆有隘口凡隘口脩築成功固易而隘外之夷俱
屬往牧禁共出入事亦非難惟北面無險俱築此端起榆林黃甫
川以於肅州之嘉峪關統計四千三百餘里內除黃甫川至樓城
一千四百里連河套高可稍寬惟自寧夏至嘉峪此長三千里
其邊地有奇存者有全傾者有不費人功者有須創築者舊邊之
舊外平原曠野與人遊牧部落無定出沒不時九邊枕薄墻低築
與常扼扼至於坍塌之處遂為坦途雖有星羅棋布之兵不能防
於敵頃呼吸之際則邊地不可不固舊基更加修葺也查康熙二
年奉旨為秦陝防邊要務以固封疆以垂萬年之基事通行修輯
原任陝西總督且疏內去舊補例小修則動支帑銀大修則併發
帑全當此軍興費繁之日時地艱難舉盈等語臣等查修築至今二
十餘年不復議及今若照前督臣所計全邊五千餘里所需創銀
米五百三十餘萬則是傷財勞力必不可行之事也今請不必全
築但用補修且不必修全邊但補三十里則不費督臣估十之一
二而險阻全修矣所請補修者因舊邊日久雨水所壞今仍因舊
基平者增高薄加厚缺者補填傾者全築或山臨水或城上多沙
則擇地改築如此而已但三千里間一特並修人力不齊工料不
備宜揆次修築一處成而後修一處按土估工擇該地文武中有
廉能中止之員使之督築務求堅固寬以限期冷仍令方面大臣

不時檢查其端之內計里而修燧台近燧台乃留閘門因山勢而水孔其端之外必濬液以限馬足或種樹以捍風沙此修也之舊例但一舉行而河西之北面有金湯之固矣至於南邊自嘉峪至西寧皆依山為固凡隘口可通之處亦相地利置木石修燧壘置敵樓設閘門如此而已修隘之費較之築邊所費無幾但一舉行而河西之南邊亦有金湯之固矣但修燧之費於何措辦查明制五年小修十年大修口糧工料皆動支正供故版築堅固此明修不題請此明制之舊例也今則木闌板修木闌題請非盡不留邊務也或者思一經新議不准動支正供但令設法捐助則河西極難苦之地未受修邊之安先受修邊之擾文武官貪不能捐助必致罪非此所以數十年中未敢議及於邊也今惟有出於廢教允勅正供計口受款照料估價而後人心以奮版築以堅邊防以固矣是成大功而不惜小費計久遠而不苟目前則萬年之基統固尚河西葵之志哉

莊浪街

此地塞蘭州之門戶接甘肅之咽喉南通西寧大路東連靖遠一隔城為河西之要地也今裁去副將只設營將兵不滿六百餘人具汛廣兵單矣且街地四面皆山蒼巽離處萬一蠢動兵馬齊攻白守而難能何能策應雖北有阿爾一營西有鎮羌一營然相

去甚遠難於應援宜於莊浪改設副將增兵數百方可以壯本街之聲勢也

莊浪街東至蘭州二百三十里 西至涼州三百四十里 西

南至西寧三百七十里 東北至靖遠街之蘆塘四百餘里

北至阿爾營二百餘里 西至鎮一一百三十里 西至甘州八百

二十餘里 西至蘭州一百二十里 西至四十里

盆口堡南邊

此乃莊浪通涼甘肅之大道其地山荒路僻西蕃最多又通口外

大通通河等處最為要緊今兵只一百五十名合無增設兵數

十以便東西應援

盆口堡東至莊浪八十里 西至鎮羌五十里

安遠堡南邊

此莊涼交界入屬大路然山僻人少西蕃甚多又通口外西葵最

為緊要今只設備官軍兵少不足彈壓

安遠堡東至鎮羌三十里 西至黑松二十五里 西至吉浪

五十里

黃城峯南邊

此地原屬內地康熙十二年彝人參力幹格以牧馬至今不建此

地在涼州西南高山之內忽然開豁可以耕種舊有土城營房扼

塞要路此處屯兵數百則涼州永昌之南面一帶可以高無虞所

以元朝築鞏年保成明朝築黃城兒皆此地也黃城兒南向則通
邊外之酸茨河及大通河西海等處黃城兒北向二十里為紅泉
口又十里為一額樹又二十里為燕溝河又十里為唐家沙又三
十里為磨石口自黃城生磨石口六七十里皆兩山高峯相通一
路北大所生成口外內地之陸也一出磨石磨石口即屬內地永
昌永昌泉木磨石一帶人為甘肅涼州往來大路如康熙二十三
年三月參力幹由黃城出磨石口至水磨川堡南二里下帳房聲
言通達往昌寧湖養病十月又至及二十四年二月又至參力幹
病死亦從磨石口往黃城兒出口外所皆生成口外內地之路
也且黃城之北有黑溝口又通出一路東西通炭山堡通西把截
通涼州通張義堡古浪黑松安遠通莊浪之鎮羌公口等處且黃
城之北有一額樹又橫出一路西向通火烙口至新城堡高古成
大草灘等處故但守黃城則涼州南面處皆安黃城不復則涼
州南面處慮可慮必有邊與昌寧湖相往來則日肅大路咽喉
必至阻塞所關甚大非細故也康熙二十二年黃復此地遠延未
決今參力幹已死其長子南力木乃黃口小兒易於降服宜及此
時預先懸練兵馬選擇大將定期恢復大約宜分三路甘州之兵
從火烙口入涼州之兵從磨石口入莊浪之兵從西把截入刺定
時日候揭黃城既復此地設一副將鎮守屯兵約千人則涼州之
西把截炭山張義等堡之兵可以重減矣然發兵之際宜宣諭遠

報黃台吉令其傳諭高木力木撤去其人逃還故地仍諭刀爾吉
懷阿爾賴等黃城原係內地今宜取運其餘邊外草地聚從等
往牧寸土不侵爾等不得忘妄生疑畏倘有克勤劄達即躬即撲
滅如此離先利必有成功

高古成南邊

此城在大黃山之下大草灘之東木架堡之南雖設有遊擊額兵
不過三百餘人宜增二百餘名共成五百之數無足以防守此地
彈壓彝人若黃城已復當接建新城此處則在所緩

大黃山

此山延長百十里橫廣三十餘里山脚之下四面即大草灘大黃山
之東即水泉堡山之東南即新城堡高古成山正南即大阿博山
西南即大馬營山北即新河驛石峽口定羌廟東西南北四面俱
屬內地今彝人刀爾吉懷阿爾賴等之部落往來遊牧大草灘
沿此山往牧但有查巡即避山中深處查巡繞去彝即公然出入
且於三道溝一帶搶奪行李今水磨川以至定羌廟石峽口百里
之地皆涼日必由之大路往來之咽喉常恐阻塞故大黃山之要
不去實心腹之大患也

定羌廟北邊

此甘涼交界之地又屬大路此地山高風冷廟下即大草灘南向五里即大黃山皆有妾人出沒不常大路有便而廟中磨兵立前數名其何以濟其地東至水泉二十五里西至石硤口二十五里中則絕無人烟極其荒僻所以康熙六年妾人欲此處過邊相待一月即定羌廟也定羌廟後即邊牆其牆薄而且低易於抱倒今妾常窺伺宜於定羌廟左右設立堡寨屯兵以守一可以窺守邊牆一可以衝送行人然屯兵不在定羌廟中而別築堡寨者何也定羌廟地勢太高其地無水人馬必渴故也

大草灘

此甘涼腹裏之地東起高古城北近定羌廟石硤口甘涼大路西至洪水營南則祁連山之石崖口率若口扁都口大都麻口後所山口西水樹等處東西長三百餘里南北相去或十里以至八九十里不等今所設永固城里一城為營表大馬營俱在大草灘之中大草灘地極寬平草最茂或為牧於此但過數日立見長懸順治八年間妾人從南山各口往來遊牧漸次愈多公然無忌康熙八年理藩院兵部會同邊帥俱往踏勘因其實係內地又屬甘涼咽喉乃設永固副將高右遊擊大馬營為營二守備又增各營堡官兵但官兵雖增而各處山口甚多何能防守今妾人乃爾吉懷阿爾賴二部之妾往來不絕盤踞於中凡各營堡官兵僅守

城堡不敢驅逐以死于戰鬥之事輕而問邊塞之罪重所以甘心欺隱釀成妾人之勢則有聞邊官至妾人知其並不留心巡查不過經過一遭于是暫避山谷轉身即出故大草灘為妾所據無人敢言將來甘涼邊塞必在於此今宜宣諭懷阿爾賴爾吉等不許故縱部落遊牧大草灘及潛藏大黃山嗣後如有往來許令邊將剿殺各將不實行驅逐即處以失守地方之罪仍令於各山險口相地塞險分兵輪戍庶幾甘涼可以無患大畧邊地官兵不較禦妾者皆懼聞警二守之故今宜著為令凡出隘口出邊塞之外者謂之聞警如妾入內地有能擒斬者俱以軍功行賞如此則妾人自不敢入內地矣

斜接口北邊

此處山勢稍平近於大路妾人每多出沒短截行商恆從過邊蓋其邊牆土鬆時常倒塌宜不時修整或添築數道或于甲子後設兵以防侵擾

觀音山口北邊

此處口外原有紅泉堡明朝屯兵以守今已廢棄北妾人時常出沒宜于山口增設官軍駐其內犯

人宗山口北邊

此甘州之後屏山也舊有山南關今悉倒塌今雖有千總防守宜更其關於口內設墩兵於硯色溝等處庶無妾警

紅崖堡而述

堡在甘州西南高臺之南其地四面皆山黃蕃西委四面難處往往為患其地北有榆木山黃蕃八族住牧黃蕃頭目八部代乃噶爾旦之妹夫東有巴蘇墩委人深卜住牧南有紅崖口外委人札子子麥爾根勞藏住牧北有榆木山委人輝庫兒深卜住牧西南有紅土坡委人噶爾旦之圍頭完卜住牧西有金佛寺山後連相刺嘛之圍頭麥力斯喀住牧故紅崖一堡最為危險且紅崖北至高臺一百二十里中途絕無人烟故紅崖一堡最為孤懸今止一守備兵一百二十餘名宜於高臺紅崖之間建立堡寨增設官兵以為應援

金塔寺堡而述

此堡在肅州北面之邊外其地南至下古城五十餘里此路皆邊外草地中途俱西與遊牧絕無漢人踪跡至於東面北俱是草地此堡乃明朝安插黑番所設絕無居民今雖設有遊擊屯兵于此但此地不生糧麥類豆食物俱無凡食用之物皆仰給內地且此地孤懸塞外既非扼要又非守邊徒以有用之兵置此無用之地自當撤回再查肅州北面一帶西自兩山口起北至鎮夷止計二百一十里因土潮鹹不可築建即築之亦隨築隨倒既無邊牆又無界限且二百一十里之地止下古城設一守備鎮夷設一遊擊其中途若臨水若雙井若盤池若深溝乃甘肅之邊疆每處雖設有把總兵僅數十所以以下古城以及臨水等堡常有委患而南北之委每從深溝雙井南北往來此處若有一

危則肅州之咽喉絕矣合無撤回金塔寺之官兵令其駐於下古城以下古城之官兵移於雙井仍令自兩山口以至鎮夷凡工不甚湖處仍築邊牆其湖鹹之地外挖深壕二道內植木柵以為界限以遏冲突如此則內地有守邊之兵而塞外不虞無憂之餉矣

南邊西委

達爾加係達賴黃台吉之姪兒部落三四千人住牧河州西南三百餘里地名南公灘深卜川等處此委于康熙十四年曾圍河州達賴黃台吉部落五千餘人住牧西海西海之地東至西寧四百里東北至莊浪六里北至涼州黃城兒十程北至甘州之扁都口十二程

麥力幹係達賴黃台吉之姪兒此委最為狡猾時常犯邊且占據黃城兒等處康熙二十四年身死其長子名南力木部落五千餘人住牧大通河酸水河及黃城兒一帶

刀爾吉係懷阿爾額之兄弟部落四百人住牧白石崖口外其地北至白石崖口五十里北至山丹衛二百七十里北至甘州三百五十里東北至高古城一百二十里此委最生事縱其部落遊牧大草灘懷阿爾額黃台吉之妹夫部落一十人住牧野馬川其地北至扁都口大草灘五十里北至甘州三百里此委最生事縱其部落遊牧大草灘大黃山一帶派下係達賴黃台吉之姪孫部落一千餘人又有順治七年間叛去回子數百善用鳥鎗在其部下住牧巴蘇墩川其地北至西水關口

七十里北至洪水營一百一十里北至甘州二百里

札子子參爾根係西海上他素官之子部落二百餘人住牧紅崖堡口外其他北至紅崖三十里

勞藏係參爾根之兄弟部落數十人住牧亦在紅崖堡外此莫生事好殺且善為賊為紅崖之害

綽庫免係參爾根之兄弟部落近百人住牧榆木山滾下揀漢係參爾根之兄弟部落三百餘人住牧亦在榆木山一帶

完卜係嘎爾旦之收添巴因頭部數十餘人住牧紅土坡在紅崖堡南

勞力幹額係烏思藏達賴喇嘛收添巴之因頭部落三百餘人住牧肅州金佛寺山後

阿爾賴青台吉係烏思藏小阿賴之子部落四百人住牧肅州之南討來川康熙十九年新到

北邊西矣
索慶南占係阿卜賴之子部落三百人為嘎爾旦殺敗逃至肅州邊外地名紅泉住牧

索慶王建兒台吉部落一千人住牧肅州之西邊外地名扇馬營康熙二十二年九月內新到

緋力免合首氣台吉部落三四千人住牧亦在扇馬營一帶係達賴喇嘛松來康熙二十三年新到

勞藏深卜係七星之姪為嘎爾旦所敗部落五百人住牧于赤斤城其

地即亦斤蒙古衛康熙十四年到此

額力刺綽爾吉係七星汗之部落二百人住牧亦在赤斤城

罕額台吉係綽庫吳把什之姪合首氣擺代察隆等之主此與年尚少綽庫吳把什有眾萬人為嘎爾旦所敗部落千餘人住牧于金塔寺堡之西北地名坤都魯東至金塔寺二百里康熙十四年到此

無素察爾定合首氣係綽庫吳把什之部落因為嘎爾旦所敗歸其幼主罕額逃至坤都魯住牧合首氣有二子長名深卜揀漢次名深卜月爾吉

擺代拜身係合首氣之兄此為賊莫漢莫之物皆偷善戰每戰居先渾身傷痕部落百人極精壯遊牧于坤都魯一帶

額力刺察隆部落三百餘人住牧于肅州之東北地名威魯其地南至金塔寺堡八十里察隆亦屬于罕額係康熙元年到此

祝慶台吉係七星汗之部落參力幹之妹夫為嘎爾旦所敗逃來避禍部落三千餘人住牧賀蘭山後其部落遊牧東自寧夏邊外之長流水銀盤水起以至涼州邊外昌寧湖等處及甘州邊外之觀音山等處此妻在北邊最為強盛諸部多歸之今又欲併河套部落其志甚大最為生事

西矣

嘎爾旦係達賴喇嘛之大徒弟把都兒黃台吉之子僧格之弟初僧格有部落萬餘人為七星汗所敗殺併其部落嘎爾旦以此乃還俗

招集部落為見報仇遂殺七星汗併其部落十萬餘人又併歸庫吳把什
之眾一萬餘人又併六七台吉之眾又降服哈密各國今部落五十餘萬又
脅服河西之南北兩邊諸彝又歲歲出兵與西域同國爭戰今自稱
為卜失兔汗自康熙十年間起兵至今日漸強盛此西契之巨魁也噶
爾丹所住在金山即沙陀也其地名莫言阿爾木其地東至肅州之嘉峪
關有兩月路程

京省道里

北京至南京二千四百二十五里山西一千二百三十里山東九百二十五里河南一千
三百一十里陝西二千三百九十里浙江三千三百四十里湖廣二千二百二十里
江西二千九百八十五里福建五千三百二十里四川四千七百三十里廣東五
千五百四十里廣西五千一百一十里雲南五千五百七十里貴州四千七百三十里
南京至山西二千二百七十里山東一千七百八十三里河南一千一百一十五
里陝西二千三百二十五里浙江九百二十里湖廣一千六百三十里江西一千
五百九十四里福建二千七百九十五里四川四千五百八十里廣東四千五
百五十五里廣西四千一百一十七里雲南五千三十五里貴州四千零四里
山西至山東一千七百三十里河南一千一百五十里陝西一千八百九十里
浙江三千一百九十里湖廣二千一百里江西三千六百六十里福建五千二百
八十里四川二千六百七十里廣東五千二百三十里廣西四千五百八十里雲
南五千一百四十里貴州四千一百里

五十里江西三千三百七十七里福建四千一百五十里四川四千二百一十里廣東四
千九百八十里廣西四千二百五十里雲南五千二百四十里貴州四千二百里
河南至陝西一千二百四十里浙江二千三百三十里湖廣一千二百一十五里江西二千五
百二十里福建四千四百二十里四川三千四百一十五里廣東四千二百一十里廣西三
千七百零里雲南四千三百一十里貴州三千二百七十里
陝西至浙江三千二百七十里湖廣二千一百一十五里江西三千七百六十里福建五千一
百零四里四川二千三百五十五里廣東四千八百一十里廣西三千七百五十五里雲南三
千八百五十五里貴州二千八百一十里
浙江至湖廣一千三百二十五里江西一千一百七十里四川三千九百六十五里福建一千
八百七十里廣東三千六百七十五里廣西三千七百五十五里雲南四千五百九十里
貴州三千五百五十五里
湖廣至江西六百三十五里福建二千二百零五里四川三千八百六十五里廣東一千九百
八十里廣西二千四百八十七里雲南三千四百一十里貴州二千零四里
江西至福建一千七百九十里四川三千四百一十里廣東二千五百六十里廣西
二千五百一十五里雲南三千九百九十里貴州二千九百五十五里
福建至四川四千三十五里廣東一千四百一十里廣西二千四百六十里雲南五
千一百三十里貴州四千六百四十里
四川至廣東四千三十里廣西三千一百一十里雲南二千一百七十里貴州一千一百三
十里
廣東至廣西一千二百三十里雲南三千五百七十里貴州二千二百六十里

廣西至雲南三千八百八十里貴州二千三百五十里

雲南至貴州一千一百三十里

遼陽鎮至北京一千五百八十里

紫荆關至北京二百七十里 倒馬關至北京三百九十里

居庸關至北京一百二十里

宣府鎮至北京三百四十八里

大同鎮至北京六百七十八里

雁門關至北京八百三十里 寧武關至北京九百一十里

偏頭關至北京一百一十里

延綏鎮至北京二千二百里

寧夏鎮至北京三千六百零十里

固原鎮至北京三千四百里

甘肅鎮嘉峪關至北京四千二百四十里

審察地利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過深草薈穢周吾軍前後左右三軍行數百里人馬疲倦休止敵人因天燥疾風之利燔吾上風車騎銳士堅伏吾後三軍恐怖散亂而走為之奈何太公曰若此者則以雲梯飛樓遠望左右謹察前後見火起即燔吾前而廣延之又燔吾後敵人苟至即引軍而却某黑地而堅處敵人之來猶在吾後見火必速走吾按黑地而處強弩材士街吾左右又燔吾前後若此則敵人不能害我於營外楚火燒其後軍奔其火勢是也武王曰敵人燔吾左右又燔吾前後烟覆吾軍其大兵按黑地而起為之奈何太公曰若此者為四武衝陳強弩翼吾左右其法無勝亦無負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大林與敵人分林相拒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為之奈何太公曰使吾三軍分為衝陳使兵所處弓弩為表戰備為裏斬除草木極廣吾道以便戰所高置旌旗謹勅三軍無使敵人知吾之情是謂林戰林戰之法率吾矛戟相與為伍林間木疎以騎為輔戰車居前見則戰不見則止林多險阻必置衝陳以備前後三軍疾戰敵人雖眾其將可走更戰更息各按其部是謂林戰之紀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過高山盤石其上亭亭無有草木四面受敵吾三軍恐懼士卒迷惑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為之奈何太公曰凡三軍處

山之高則為敵所棲處山之下則為敵所因既以被山而處必
為烏雲之陳烏雲之陳陰陽皆備或屯其陰或屯其陽處山之
陽備山之陰處山之陰備山之陽處山之左備山之右處山之
右備山之左敵所能陵者兵備其夾衝道通谷絕以武車高置
旌旗謹勅三軍無使敵人知吾之情是謂山城行列已定士卒
已陳法令已行奇正已設各置衝陳於山之表使兵所處乃分
車騎為烏雲之陳三軍疾戰敵人雖眾其將可擒 武王問太
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臨水相拒敵當而眾我貧而
寡踰水擊之則不能前欲入其日則糧食少吾居斥鹵之地四
旁無邑又無草木三軍無所掠取牛馬無所芻牧為之奈何太
公曰三軍無備牛馬無食士卒無糧如此者索便該敵而出去
之設伏兵於後武王曰敵不可得而詐吾士卒迷哉敵人趨我
前後吾三軍敗而走為之奈何太公曰求途之道金玉為主必
因敵使精微為寶武王曰敵人知我伏兵大軍不肯濟別將分
隊以澮水吾三軍大恐為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分為衝陳使
兵所處須其舉出發我伏兵疾擊其後強弩兩旁射其左右車
騎分為烏雲之陳備其前後三軍疾戰敵人見我戰合其大軍
必濟水而來發我伏兵疾擊其後車騎衝其左右敵人雖眾其
將可走凡用兵之大要當敵臨戰必置衝陳使兵所處然後以
車騎分為烏雲之陳此用兵之奇也所謂烏雲者烏散而雲合

變化無窮者也武王曰善哉 吳子問孫武曰敵人保據山險
擇利而處之糧食又足挑之則不出乘間則侵掠為之奈何武
曰分兵守要謹備勿懈漸探其情密候其意以利誘之禁其牧
採久無所得自然變改待離其固則奪其所愛也 吳子問孫
武曰散地士卒顧家不可與戰則必固守不出敵攻我城壘據
吾田野禁吾樵採守吾要道待吾空虛而急攻之則如之何武
曰敵人深入吾都多背城邑士卒以軍為家專志輕敵吾兵在
國安土懷生以陣則不堅以間則不勝當集人眾聚穀蓄帛保
城避險遣輕兵絕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野無所掠三
軍困饑因而誘之可以有功若欲野戰則必因勢依險設伏地
無險則隱於天氣陰晴皆露出其不意襲其懈怠可以有功
吳子問孫武曰吾至輕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難進易退未嘗
險阻三軍恐懼大將欲進士卒欲退上下異心敵守其城壘據
其車騎或當吾前或擊吾後如之何武曰軍至輕地士卒未專
以入為務無以戰為故無近其高城無由其通路設疑佯惑亦
若將去地還驍騎擊先入掠其牛馬六畜三軍見得進乃不
懼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人若來擊之勿疑若其不至捨之而
去又曰軍人入敵境敵人固壘不戰士卒思歸欲退且難當選
驍兵伏要路我退敵追來則擊之 吳子問孫武曰敵若先至
據要保利簡兵練卒或出或守或備或奇則如之何武曰卒地

之法先據為利敵得其處慎勿攻之引而佯走建旗鳴鼓趨其所受葉揚塵感其耳目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必出救入欲我與人乘吾取此卒先之道若我先至而敵用此術則送吾銳卒固守其所輕兵外伏於險阻敵人還闕伏兵傍起此全勝之道也 吳子問孫武曰交地吾將絕敵令不得來必全吾建城修其守備深絕道路固其隘塞若不先圍之敵人己備彼可得而來吾不得而往眾寡又均則如何武曰既我以往彼可以來吾分卒匿之守而易息示其不能敵人且至設伏隱廬出其不意可以有功 吳子問孫武曰衢地必先若吾道遠發後雖馳車駿馬至不能先則如何武曰諸侯參屬其道四通我與彼相當而傍有他國所謂先者必先重幣帛使約和旁國交親結恩兵雖後至眾已屬矣我有眾助彼失其黨與諸國倚角震鼓齊攻敵人驚恐莫知所當 吳子問孫武曰吾引兵深入重地多所踰越糧道絕塞設欲歸還勢不可退欲食於敵待兵不失則如何武曰凡居重地士卒輕勇轉輸不通則掠以穀食所得粟帛皆貢於上多者有賞士卒無歸意若欲還出而為戰備深謀高壘示敵且久敵疑通途私除要害之道乃令輕車啣枚而行以牛馬為餌敵人若出鳴鼓隨之陰伏吾士與之中期內外相應其敵可知 吳子問孫武曰吾入山地山川險阻難從之道行久卒勞敵在吾前而復吾後營吾左而守吾右良

車馳騎要吾隘道則如何武曰先進輕車去軍十里與敵相候斯險阻或分而在或分而在右大將四觀擇空而取皆會中道俸而乃止 吳子問孫武曰吾入圍地前有強敵後有險阻隘路敵絕我糧道利我走勢鼓譟不進以觀吾能則如何武曰圍地之宜必塞其闕示無所往則以軍為眾萬人同心三軍齊力并炊數日無見火烟故為散亂家弱之形敵人見我備之必輕則告厲士卒令其奮怒陳伏良卒左右險阻擊鼓而出敵人若疾擊我則前關後拓左右倚角也又問曰敵在吾圍伏而深謀示我以利索我以旗紛紜若亂不知所之奈何武曰十人操旗分塞要道輕兵進排陣而勿搏交而勿去此敗謀之法 吳子問孫武曰吾師出境軍於敵人之地敵人大至圍我數重眾欲突以出四塞不通欲勵士激眾使人投命潰圍則如何武曰深溝高壘示為守備安靜勿動以隱吾能告令三軍示不得已殺牛燔羊以饗吾士燒盡糧食集苑井窴劉製損冠絕去生慮將無餘謀士有死志於是砥甲勵月并氣一力或攻兩旁震鼓疾譟敵人亦懼莫知所當銳卒分行疾攻其後此是失道而求生意故曰困而不謀者死窮而不戰者亡 吳子曰若吾圍敵則如何武曰山峻谷險難以踰越謂之窮寇擊之法伏卒隱廬具去道示其走路求生透出必無關意因而擊之難眾必敗兵法又曰若敵人在死地士卒勇氣欲擊之法順而勿抗陰守其利敗必開去道以精騎分塞要路輕兵進而誘之陣而勿戰敗謀之法也 武侯問吳起曰若敵眾我寡為之奈何起對曰避之於易避之於危故曰以一擊十莫善於危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十擊萬莫善於阻今有少卒起擊金鳴鼓於隘路雖有大眾莫不驚動故曰用眾者務易用少者務隘 武

侯問曰有師甚眾既武且勇背大阻險石山左水深漢高壘守以強弩遙如山
移進如風而糧食又多難與長守則如之何起對曰大哉問乎此非車騎之力
聖人之謀也備千乘萬騎兼之徒步分為五軍各軍一衛夫五軍五衛敵人
必惑莫知所加敵若壘守以固其兵急行間諜以觀其慮從聽吾說解之而去
不聽吾說斬使焚書分為五戰戰勝勿追不勝疾走如是保其安行疾關一結
其前一絕其後兩軍銜枚或左或右而襲其處五軍交至必有其利此擊標之
道也 武侯問曰敵近而薄我欲去無路我眾甚懼為之奈何起對曰為此之
術若我眾披寡分而乘之彼眾我寡以方從之從之無息雖眾可服 武侯問
曰若遇敵於谿谷之間傍多險阻彼眾我寡為之奈何起對曰遇諸丘陵林谷
深山大澤疾行而去勿得從容若高山深谷卒然相遇必先鼓譟而乘之進弓
與弩且射且虜審察其此亂則擊之勿疑 武侯問曰左右高山地甚狹迫卒
遇敵人擊之不敢去之不得為之奈何起對曰此謂谷戰難求不用善器材士
與敵相當難足利兵以為前行分車列騎隱於四旁相去數里無見其兵敵必
堅陣進退不敢於是出旌列旆行出山外營之敵人必懼車騎挑之勿令得休
此谷戰之法也 武侯問曰吾與敵相過大水之澤傾輪沒鞍水薄車騎則
其傍登高四望必得水情知其廣狹盡其深淺乃可為奇以勝之敵若絕水半
渡而薄之 諸葛武侯曰山陵之戰不迎其高水上之戰不逆其流草上之戰
不涉其深平地之戰不逆其虛此兵之利也 李衛公曰凡背山戰宜藏軍以
少誘之入伏攻之 凡駐軍結陣不得包原險阻在內 凡前路有險阻敵
又固守則示利誘之潛令人取背奪之 凡賊入隘口待十過其三則從後促

脅之如賊驚亂而奮其橫斷之然後戰賊出隘口來關候其卒出擊之左右夾
攻斷其進退之路可全虜 凡背水戰步軍當衝馬軍為翼步軍後排營有利
則前戰無利則沒進 凡軍前有水陷我則據高以待之候賊至陷中即擊若
不來則設伏退軍誘之 管子曰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圓名山通谷直草林
木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必盡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錯
者盡藏之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銷知先後不失地利也 吳起曰三軍進止
無當天靈無當龍頭天靈者大谷之口龍頭者大山之端必在青龍右白虎前
朱雀後玄武招搖在上從事於下 置錯曰兵法云夫五之清漸車之山水林
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上山丘陵曼衍相屬
平原曠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連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
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飯糶
三不當一荊葦竹蒿草木蒙籠支葉茂接此矛鋌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
相伏險阻相薄此劍盾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 李靖曰軍志云失地之利士
卒迷感三軍困賊飢餓勞逸地利為實不具然矣是以彼此俱利之地則讓而
設伏起其所愛倍而襲之彼此不利之地則引而佯去待其半出而擊之平
易之所則率騎而與陣險阻之處則勵步以及徒往易歸難左險右阻沮洳
穢垣垣澆漬此車之害地有入無出長蛇迴軀大阜深谷灣泥壅澤此騎之敗
地候視相及限整分川斯可以縱弓弩聲度既接深林茂草斯可以奮矛鋌
葦深草則必用風火箭鏃箭者則必率其伏平垣則方布斜刺圓形左右俱
高則張翼後高前下則銳衝凡戰之道以地形為主虛實為佐變化為輔不可

專守險以求勝也仍須節之以金鼓變之以權宜用逸待勞掩護為疾不明地利其敗不旋踵矣或有進師行軍不固編軍臨於危敗為敵所制左谷右山東高縣車之選前窮後絕為行魚貫之最兵陣未整而強敵忽臨進無所逃退無所固求戰不得自守莫安任則日月替晉動則首尾受敵野無水草軍之資糧為因人疲和筋力極一夫守隘萬夫莫向如彼要害敵先據之如此之利我已失守縱有銳兵利器亦何以施其用事至於此可不慎之哉若此死地疾戰則存不戰則亡當須上下同心併氣一力抽腸瀝血一死一前固敗為功轉禍為福矣 北戎錄曰爭山不得上則利在趙而不在秦爭水不得渡則利在漢而不在楚兩軍相遇不據地利以抗之拒能扼敵於倉卒之際哉此據利之法不可不謀也然其法有三一曰據山謂三軍過敵無險色又無溝壘即於近便有山不拍高依據以為險靜以待敵登高望遠可見虛實而拒吾破賊之謀登石斷木可避鋒銳而拒其逼我之勢二曰據水謂三軍過敵進無可依退無可保即於近便有水不拘深淺急據為險靜以待敵敵渡則俟其半涉而擊其濟泊之師敵過則警眾以死而激其背水之戰三曰據林謂三軍過敵既無山阜可依復無川澤可據即於近便有林木掩映急據以為待敵之所敵將而急則依林設伏而敵不及備敵將而智則緣林登天而敵不可入林燥則畏焚而敵兵不可搜林密則畏絆而敵騎不敢過然後張翼偽遁而反擊之是謂急據武編曰下營法不居大山之端防後有人為沿山而來破我營寨前臨險阻被賊擊子我無出入之路名曰龍脊之地是也不居死地謂安營不臨墓塚之地人為多夜驚又居士卒必為疾病不居地柱謂曰下中高其地四面廣平中

間有田如覆釜之形若安營其上八面招風周匝受敵不居地獄謂四高中下其地廣衍平原中有地形如仰盆之象者若安營其中被賊四面夾攻我必敗其中也不居山林草木叢密之地春夏茂草茂或不見人為恐賊穿生路而來驚我營寨秋冬草木枯敗恐被上風放火因而劫我難以逃避應敵不居江河津湖灣曲之地恐被賊於要害處擊子則我無進退之路外無受援卒難相救不居大江險絕掩抱之中被賊子定阻扼若我軍不至我無進退應敵之路不居江河之岸大山之側三面受敵最易後無進退之路若中有舟楫船抵傍岸又有通糧之道上流有救應之兵可乃安營若居江河兩岸連水下營須防上流火船及水賊擊船沉溺之患不居四面長川四達之境四面賊來攻擊外無救援受敵最多武經曰詳諸兵書安營之法相視地形各有所宜今大河之北至於石北平十餘里三關南北無懸思築之閒地乎如掌類軍置營方圓自取其便唯深溝高壘大車為固今西北銀夏麟府廊延環慶涇原秦鳳地接隴蜀南北數千里地無百里之平置營多在廣原大隴高地之地或尖斜或屈曲或披大山或臨深淵就其地形地勢互相掩人馬咫尺不相見可以登高視之遠見人馬易為設備今二廣之地自剡湖之南桂嶺至邕廣之地山水重復雖有平原盡為水田少有平陸江山雖固安營亦多占高原平曠之地可以固守又西南巴蜀之界地接蠻夷高山峭壁萬仞連天深淵有底莫測其原昔武侯屯兵舊跡亦隨巖穴剛道屈曲坡坂之中凡置營陣之法但求其地形穩便賊將相度人馬多寡有無出入通糧之路四面無高崗大隴視下之勢者可置營寨亦不離九地之法也意欲揚威示人則虛則廣張旗幟勢藉滅寇此旗伏

戈詳在王將目視心生隨四方山川水陸形勢應特之變也 北戎錄曰涉水
為兵家之至險半渡可擊見於書半濟而擊詳於法故分兵而涉則過路多而
敵無禦我之謀合兵而涉則過路少而我無絕敵之策此分渡之法不可不講
也然其妙有二兵多則廣分一為十使對敵一軍先至水次而不待渡敵軍必
相持於水岸而不容吾軍急涉即伴與交鋒於水之兩傍使其餘去敵差幾凡
軍急涉彼岸直衝敵軍之後與敵邀戰待其及顧而拒我九軍則吾對敵之軍
可不戰而自涉矣兵少地狹分一為五使對敵一軍先遠水岸而不得渡敵軍
必相持於水岸而不容吾軍急涉即伴與交鋒於水之兩傍使其餘差幾四軍
急涉彼岸直衝敵軍之後與敵邀戰其顧而拒我四軍則吾對敵之軍可不戰
而自涉矣故分渡之妙後涉之兵先發先涉之兵後發後誠能拒我之二三則
我之已涉者盡已七八彼誠能拒我之一二則吾之已涉者盡已三四是謂分
渡 通典曰水平法用木槽長二尺四寸兩頭中間鑿為三池池橫闊一寸八
分縱闊一寸深一寸三分池間相去一尺五分間有通水渠闊二分深一寸二
分三池各置薄木木潤狹微小於池筐厚三分上建立齒高八分闊一寸七分
厚一分槽下為鞞脚脚高下與眼等以水注之三池薄木齊起沙日視之三齒
齊平則為天下準或十步或一里乃至數十里目力所及置照板度竿以白紀
計其尺寸則高下丈尺分寸可知照板形如方扇長四尺下二尺黑上二尺白
而闊三尺柄長一尺大可握度竿長二丈刻作二百寸二千分每寸內小刻其
分隨所向遠近高下置竿以照板映之妙日視三浮木齒及照板以度竿上尺
寸為高下進而往來尺寸相乘則山崗濶洲水深高下淺深可以寸度矣

搜探情偽

北征錄曰天下之事耳之所聞目之所見者皆可以預備耳目之所不聞見則
預備之術何自而施聲音之相接顧之不相親雖欲巧而致之詎可得耶兵家
攻其所不戒者皆伏兵說也孫吳之書韓曹之術皆有出奇設伏之名而不及
九伏十一伏之法雖遺遠之士言其大槩而得傳者類皆粗畧故其所傳惟九
伏而已一曰山伏謂山巖峭曲闊隘險阻二曰土伏枯壞堤岸古城舊壘三曰
草伏草蒿箭藜茅葦掩映四曰林伏蕙葭刺棘茂林修竹五曰夜伏天色昏暗
夜氣將冥六曰烟伏山嵐霧霧罩占郊野七曰水伏東葦流身覆荷蓋面八曰
津伏橋梁枯涸屋舍幽暗九曰偽伏我欲設伏而窺於無兵欲設不伏而恐其
襲我故就險阻之處偽為虛埃旗幟如設伏之狀使賊疑而遁以是九者出軍
之日先選機巧合千人名為伏兵將應行軍下營專以揀擇形勢多設奇伏以
備盜劫故伏兵之一人不知萬人不知夫一夫不賸萬騎失措至於設伏處而
中有突騎斷木成巷而後有伏弩皆所謂流伏是也善伏兵者藏於九地之下
善發伏者動於九天之上鬼神有所不能測雷電有所不能及微乎微乎至於
無聲神乎神乎至於無形伏而至此詭容以一言盡耶蓋伏生於奇奇生於机
机生於正奇正發於無窮之源非負机之君子安能與於此哉然善於設伏而
不善於搜伏怨我之伏以陷彼者將轉而為陷我之具矣故搜伏之法遠入虜
地營至生疏道路險阻恐其設伏尤當先發發伏兵將縱橫搜索無疎失故
軍中走獸出則伏必在草林中飛鳥鳴則伏必在林無風而竹葉自動則
伏必在山無雨而灘碛自濕則伏必在水溪湖潭渾濁則伏必流回橋皆暗則伏

必僻野無起塵則伏必未定未晚鳴則伏必已動故善搜伏者必依四搜之法炬木炬竹擊石連擊搜生而縱死搜向而縱背縱火於東而靜搜於西發弩於左而靜搜其右是謂搜伏 北征錄曰兵家之有探探猶人身之有耳目也耳目不具則為廢人探探不設則為廢軍故古人以此山卓望為軍日以存騎探探為軍身故後更不嚴君子以為無耳目之軍 黑韃道事曰有骨在矣升時謂之骸骨國其人長八尺捕生原原食之其目能視數十里 秋毫皆見蓋不食烟火故眼明與金隔一江嘗渡江之南為寇禦之則近無如之何其行軍常恐衛伏雖偏師亦必先發精騎四散而出登高眺遠深哨一二百里間掩捕居者行者以密左右前後之虛實如某道可進某城可攻其地可戰某處可營某方有敵兵某所有糧草皆實辦於哨馬同報定見疑人未嘗屯重兵於城內所過河南北郡縣城內並無一兵只城外村落有哨馬星擺幕布忽過風塵之驚哨馬響應四向探刺如得其實急報頭目及大勢人馬也

令行禁止

管子曰君有三欲於民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得其害禁多者其止禁令多者其行求而不得則威日損禁而不止則刑罰侮令而不行則下凌上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故曰上苛則下不聽下不聽而強以刑罰則為人上者眾謀妄為人上而眾謀之難欲無危不可得也 又曰堂上垂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庭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庭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故情入而不出謂之滅出而不入謂之絕入而不至謂之侵出而道止謂之壅滅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政之有所不行也故曰令重於寶社稷先於親戚法重於民威權重於爵祿故不為重寶輕令不為親戚後社稷不為愛民枉法律不為爵祿分威權 尉繚子將令曰將軍受命君身以斧鉞受將曰左右中軍皆有分職若論分而上請者先軍無二令二令者誅留令者誅失令者誅將軍告曰出國門之外期日中設營表置旗門期之如過時則生法將軍入營則閉門清道有敢行者誅有敢高言者誅有敢不從令者誅 陸軍令所謂陸軍者去大軍百里期於會地為三日馳食前軍而行為戰合之表乃起陸軍禁士使為之戰警是謂趨戰者也與軍者前陸軍而行合表乃起去大軍一倍其道去陸軍百里期於會地為六日馳食使為戰備分卒據要害戰利則追北按兵而趨之陸軍遇有還者誅之所謂諸將之兵在四奇之內者勝也兵有什伍有分合據

為之職守要塞關梁而分居之戰合表起而皆會也大軍為計日之會起與具
無不及也令行而起不如令者有誅凡極分塞者四境之內當與軍並行
則四境之民無得行者奉土之命授符節名為順職之吏非順職之吏而行
者誅之戰合表起順職之吏乃行用以相參故欲嚴先安內也 伍制令軍中
之制五人為伍伍相保也十人為什什相保也五十人為屬屬相保也百人為
閭閭相保也伍有千令犯禁者搢之免於罪知而弗搢全伍有誅什有千令犯
禁者搢之免於罪知而弗搢全什有誅屬有千令犯禁者搢之免於罪知而弗
搢全屬有誅閭有千令犯禁者搢之免於罪知而弗搢全閭有誅吏自什長以
上至左右將上下皆相保也有千令犯禁者搢之免於罪知而弗搢者皆與同
罪夫什伍相結上下相聯無有不傳之無無有不搢之罪父不得以私其子兄
不得以私其弟而况國人聚舍同食烏能以千令相私者哉 分塞令中軍左
右前後軍皆有分地方之以行垣而無通其交往往將有分地帥有分地伯有分
地皆魯其沐油而明其塞令使非百人無得通非其百人而入者伯誅之伯不
誅與之同罪軍中縱橫之道百有二十步而一府柱量人與地柱道相望禁
行清道非將吏之符節不得通行米薪皆行伍者不得通行吏屬無
節士無伍者橫門誅之踰分地者誅之故內無千令犯禁則外無不獲之盜
經卒令經卒者以經全分之為三分為左軍者經卒載蒼羽右軍白旗卒數
白羽中軍黃旗卒載黃羽卒有五軍前一行為章次以經卒亡番者每誅前一
五行置章於首次二五行置章於項次三五行置章於胸次四五行置章於腹
次五五行置章於膝如此卒無非其吏吏無非其卒見非而不語見亂而不

其罪如之鼓行交關則前行進為犯難後行退為畏眾踰五行而前者有賞踰
五行而後者有誅所以知進退先後吏卒之功也故曰鼓之前如雷震動如風
而莫敢當其前莫敢踰其後言有經也 勳卒令全鼓鈴鑿四者各有法鼓之
則進重鼓則擊全之則止重金則退鈴傳令也旗麾之左則左旗麾之右則右
奇兵則反是一鼓一擊而左一鼓一擊而右一步一鼓步鼓也十步一鼓趨鼓
也音不絕奮鼓也商將鼓也商帥鼓也小鼓伯鼓也三鼓同則將帥伯其心一
也奇兵則反是鼓音失次者有誅謹謹者有誅不聽全鼓鈴鑿而動者有誅正
兵貴先奇兵貴後或先或後制敵者也世將不知法者真命而行先擊而勇真
不敵者也 兵令內卒出令將吏授旗鼓甲符日後將吏及出縣封界者
以坐後成法兵成遠一歲逆亡不候代者法比亡軍父母妻子知之與同罪弗
知救之卒後將吏而至大將所一日父母妻子盡同罪卒逃歸至衣一日父母
妻子弗捕執及不言亦同罪訪戰而亡其將吏者及將吏棄卒者盡斬之
前吏棄其卒而北後吏能斬之而奪其卒者賞軍無功者伐三歲三軍大戰若
大將死而從吏五百人以上不能死敵者斬大將左右近卒在陣中者皆斬餘
士卒有軍功者奪一級無軍功者伐三歲戰亡任人及任人戰死不得其屍同
任盡奪其功得其屍罪皆赦卒逃歸者同舍伍人及吏罰入糧為餽名為軍實
國內空虛自賜民歲為以免奔北之禍乎今以法止逃歸其亡軍是兵之一勝
也什伍相連及戰鬥則卒吏相救是兵之二勝也將能立威卒能節制令明
信攻守皆得是兵之三勝也臣聞古之善兵者能殺士卒之半其父殺其
十三殺其十一能殺其半者威加海內殺十三者力和諸侯殺十一者令行士

卒故曰百萬之眾不用不如萬人之門也萬人之門不如百人之舍也賞如日月信如四時令如斧鉞制如干將士卒不用命者未之聞也

信賞必罰

管子曰見其可也喜之有微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賞則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者其敢為之乎見其可也喜之無微見其不可也惡之無刑賞則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為之化不可得也 司馬法曰賞不逾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罰不遠列欲民速避為不善之害也大捷不賞上下皆不伐善上苟不伐善則不驕矣下苟不伐善則必亡等矣上下不伐善若此讓之至也大敗不誅上下皆以不善在己上苟以不善在己必悔其過下苟以不善在己必速其罪上下分惡若此讓之至也 李靖曰益忠益將輕利重節者雖習必賞

犯法怠惰敗事貪財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實重者雖重必捨游辭巧說飾偽狡詐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贊惡無纖而不誅斯乃勵眾勸功之要術故賞不在重在必行不在數在必當隨時而與之移因肌而與之化日貴明耳貴聽心貴知三者並進則能賞罰不欺十里之外隱微之事莫不隱變而為忠信若賞罰在於身日之前而不聞見者誰肯用命哉諸有功合賞不得踰時有罪合罰限三日內士卒有罪犯情理別無切害或誤犯者捨之情理重即時處分若移時恐有變夫捷不賞大敗不誅一軍俱同偏黨生怨飲酒不可飲醉不可行刑行軍在外未經戰陣卒有過送於刑可處分恐軍心不樂士卒有病主將必親行撫問則盡死力戰兵將雖最將不識兵莫不識術雖法令嚴明人心未附主將須親問材伎高下使遠任使跪諭激勵使士卒知將之賢勇

知士卒之熱練然後料敵與師發號施令預先決定不可臨時反覆使三軍感亂狹訪到事則不喜則惡不怒在其再三斟酌可也 威雖光曰高合之眾上下不親非有賞罰孫吳不能以為將夫賞不再在全眾之惠罰不再在斧鉞之威有賞千金而不勸者有不賞數金而感深伏蟻者有賞一人而萬人喜者有斬首於前而不畏於後者有言語之威而畏於口銘罰止數人而萬人知懼者此蓋有機機何物也情也理與於心情通於理賞之以眾情所喜罰之以眾情惡或申明曉諭耳提面命於俾人人知其所以賞與罰之故感心發則既心消畏心生則惡心止微乎微乎用之正則聖人所謂王道仁者之事也用不以正則聖人所謂五霸智者之事也

勵士勸功

齊租金歲四萬二千管子入復於桓公曰請以是行一朝索賞桓公曰諾以令
 至鼓期於太舟之野期單士桓公乃即壇而立賞戚紀叔隰朋易牙賓屠無皆
 左肩而立管子執祀而攝單士曰誰能陷陳破眾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
 人東刺而前曰幾何人之眾也管子曰千人之眾千人之眾臣能陷之賜之
 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
 子曰千人之長十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
 而得執將者賜之千金言能得者十人賜之人十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
 賜之人十金一朝索賞四萬二千金廓然虛桓公惕然太息曰吾曷以識此管
 子對曰君勿慮且使外為名於其內卿為功於其親家為德於其妻子若此則
 士必爭名報德無非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並其地則非特四萬之千金
 之利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誅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為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
 而送之降而級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內口說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
 酒三石內三石行報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諫其夫曰見君若此其厚而
 不死列陳可以追於卿乎桓公於舉兵攻萊戰于宮必市里鼓旗未相望眾必
 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地而虐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
 賞破萊軍并其地禽其君此索賞之計也 魏武侯問吳起曰叢刑明賞足以
 勝乎起對曰叢明之事且不能悉勝然非所恃也夫發號施令而人與聞其師
 動眾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武侯曰殺之奈何
 對曰君樂有功而進饗之無功而勵之於是武侯使坐廟庭為三行饗士大夫

上功坐前行簡為重器上年次功坐中行簡為若差減無功坐後行簡為無
 重器饗畢而出又頒賜有功者父母妻子於廟門外亦以功為差有死事之家
 歲遣使者勞賜其父母者不忘於心行之三年秦人與師臨於西河魏士聞之
 不待吏令介冑而奮擊之者以萬數武侯召吳起而謂曰子前日之教行吳起
 對曰臣聞人有短長氣有盛衰君試發無功者五萬人臣請率以當之脫其不
 勝取笑於諸侯失植於天下矣今使一死賊伏於曠野千人追之莫不索視張
 顧何者恐其暴起而害己也是以一人投命足懼千夫今臣以五萬之眾而為
 一死賊率以討之固難敵矣於是武侯從之兼車五百乘騎三千匹而破秦五
 十萬眾此勵士之功也尤戰一日吳起令三軍曰諸吏士當從受敵車騎與徒
 若車不得車騎不得騎徒不得徒雖破軍皆無功故戰之日其令不煩而威震
 天下 太宗曰叢刑峻法使人畏我而不畏敵朕甚感之昔先武以旅軍當王
 莽百萬之眾非有刑法臨之此何由乎對曰兵各勝敗情狀萬殊不可以一事
 推也如陳勝吳廣敗秦師直勝廣刑法能加於秦乎先武之起蓋順人心之怨
 莽也况又上尊王邑不脫兵法徒誇兵眾所以自敗臣按孫子曰卒未親附而
 罰之則不服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此言凡將先有愛結於士然後可以
 嚴刑也若愛未加而獨用峻法鮮克濟焉太宗曰尚書言威克厥愛允濟愛克
 威滅允罔功何謂也靖曰愛設於先威設於後不可反是也若威加於前愛設
 於後無益於事矣尚書所以慎戒其終非所以作謀於始也故孫子之法萬代
 不刊 軍營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使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趨利
 其利愚者不顧其死因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 魏明帝自攻蜀至長安

遣張郃諸軍點卒四十餘萬向劔閣漢丞相諸葛亮有戰士萬二千更下者八
千時魏軍始諱魏兵通亮泰任威以敵眾寡多非力所制控權停下兵并皆
勢亮曰吾聞用武行師以大信為本得源夫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更
子企踵而計日乃勃連達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住者憤踊咸思致命臨軍
之日莫不效死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却司馬懿一戰大克此之由也

練心養氣

太宗曰孫子言三軍可奪氣之法朝氣銳盡氣情暮氣歸善用者避其銳氣
擊其情歸靖曰夫含生稟血鼓作鬥爭雖死不省者氣使然也故用兵之法必
先察吾士忠激吾勝氣乃可以擊敵焉吳起四帆以氣帆為上無他道也能使
人人自內則其銳莫當所謂朝氣銳者非限於刻而言也舉一日始末為喻也
凡三鼓而敵不棄不竭則安能必使之情歸哉蓋學者徒誦空文而為敵所誘
苟捨奪之之理則兵可任矣 咸維光曰兵之勝負者氣也兵士能為勝負而
不能司氣氣有消長無常盈在司氣者治制之何如耳凡人之為兵任是何等
壯氣一過大戰後就或全勝氣必少洩又復治戰之以再用慮氣常盈若一用
之而不治再用則濁三用則濁故無常勝之兵矣譬如清泉細流輒以巨壑連
汲之斯濁濁而不少則以蓄之則濁必汲其清而澄其濁又停其汲故能供其
汲之壘斯壘常滿而流而可涸其在平時也用彼格之說令極極重之賞罰
如霜雪以立威信或以教場中行臨陣事或以慈笑問暖刀斧威其所以佐威
信之必行而無他慮者或親執湯藥以調下卒或同勞苦以共跋涉或夜宿
之中或出其私積之物雖士卒一尺之莖亦親經較驗而身先習之為諸士倍
夜無終寢之席日無不吐之哺此心時刻無或少息雖累勝之卒而取之更百
倍于未勝之先也夫方寸之地出入無鄉一少恃其蓄氣便着障蔽以漸變去
便至不可收拾是故世無未嘗百戰百勝之卒惟在我無百戰百勝之心耳
及於用兵臨敵則去戰期二三日之前先以塘報約之重刑厚賞道隨戰之動
靜圖報賊之地利凡賊一舉動必有報凡踰一時辰必有報又至舉戰一日之

前則所部親兵能卒多至一二百人盡數分遣四布賊之左右及或有入賊之腹心者凡賊分合出入多寡向往往路徑舉皆洞然矣方以所得情形或以沈壘為山谷巢穴狀或以疎星筆圍別分布使各目了然如身經素履然後壯期分路以進于敵所未陣而恐其遲及陣而恐其瑕交陣而恐其誘既勝而恐其驕精神心意無不流通於士卒敵人之聞而亂收之餘又復如解衣以收亡骸出幣以恤孤登重具鋒鏑之賞而明其連坐之誅雖大敗中亦有必賞之士大勝中不無行刑之人隨宜有心神志氣之利害處從宜鼓舞之而決其机又曰操兵之道不徒執旗走陣於場肆而後謂之操雖閉居坐睡嬉戲亦操也善操兵者必使其氣性活潑或逸而冗之或勞而息之俱無定格或相其意態察其動靜而得節之故操手足號令易而操心性氣難有形之操易而不操之操妙能操而使其氣性活潑又必須收其心有所秉是統業又有操之似者最為操之害何則謹謹散野似性氣活潑懈若不依似心有統業為將者辨此為急知此可以語韜鈴之秘矣獵人養鷹犬故小道也將無所似乎且夫好生喜死恆人之情也為將之術欲使人樂死而喜生是拂人之情矣美必中有生道在乎其間眾人悲之而輕其死以倖其生非果於生而必死也故所謂恩賞者不獨金帛之惠之謂雖一言一動亦可以為恩為惠所謂威罰者不獨刑杖之威之謂雖一語一默亦可以為威為罰操之于場肆者不謂之操所謂登降也而兵雖靜處閒亦謂之操乃其操也微乎微乎妙不可測神乎神乎玄之又玄此聖賢之精微經典之英華儒者之能事其尋常章句之可擬耶况誦之曰有馬粗材武夫血氣之技為乎可又曰走陣于場習藝於師必耳目以金

鼓齊勇怯以刑名皆兵中之一事如人之五官十指四肢及毛各有輕重緩急之司要之必一件固非完人便少一件亦未嘗其為人亦與大命無干何也不足以該全體也即如三軍之政行伍統令旗鼓技藝之數少一件固不足以為萬全之師少一件亦未必不能為一戰之勝故大命所係在氣而內屬乎心之所謂係則神明之威自然之應也故誅一人而十萬人順誅心也賞一人而十萬人奮賞亦心也不怒而威蓋斧鉞之力哉不言而信蓋金帛之惠哉視死如歸得其心也視敵如讐心之同也肯不求乎心而務求于氣則所徵為勇者乃浮氣之在外非真氣之根于心也氣根于心則百戰不挫天下莫當父子之兵矣戒子于督兵東南時凡諸營伍中有養氣太勇而久未用者不使當前行以其積氣太淳畏心漸掩不輕視其號令必隨賊之計中故兵入惟恐其不勇人皆知之而勇之過賊亦不可用則知之者鮮矣善將者宜何如而練其心氣哉是不外身率之道而已矣倡忠義之理每身先之以誠感誠又如嬰兒啜子飲食為之連疾病為之恤患難為之共甘苦為之同彼有情焉如嬰兒不能自通乎心如啜子不能自白于口善將者不恃其心之整而先為之所不待其口之出而預為之謀諄諄論以忠君之義禍福之辨修短之數死生之理使之習服忠義足以無忝所生其為榮也利也如何世之情事有重于死者有甚于生者人心觀感之下積載之久感于愛則愛君愛將而身非所愛感于義則不忠後君後將而先其所私感于禍福之辨則患難不足恐而親上之志整感于修短死生之數則水火存亡不足以奪其心萬人一心心一而氣齊氣齊而萬人為一死夫是吾以一心之萬力而敵萬力之各心以一死夫而拒從萬生命非

得心而一其氣何以致此哉

料敵制勝

管子曰觀國者觀君觀軍者觀將觀野者觀野其君如明而非明也其將如賢而非賢也其人如耕而非耕也三存既大國非其國也地大而不可命曰土滿人眾而不理命曰人滿兵威而不止命曰武滿三滿而不止國非其國也又曰善攻者料眾以攻眾料食以攻食料備以攻備以眾攻眾存不攻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備攻備存不攻釋實而攻虛釋整而攻脆釋難而攻易又曰攻伐之為道也計必先定於內然後兵出乎境計未定於內而兵出乎境走則戰之自勝攻之自毀也是故張軍而不能戰圍邑而不能攻得地而不能實三者見一焉則可破毀也故不明於敵人之政不能知也不明於敵人之情不可約也不明於敵人之將不先軍也不明於敵人之士不先陣也是故以眾擊寡以治擊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卒練士擊敵眾白徒故十戰十勝百戰百勝又曰得眾而不得其心則與獨行者同實兵不克利與無操者同實甲不整器與優者同實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實射而不能中與無天者同實中而不能入與無鏃者同實將徒人與優者同實短兵待遠天與坐而待死者同實故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若論其士論其將論其主故曰器滋息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士不可用者以其將予也將不知兵者以其主予人也主不積於兵者以其國予人也故一若或往大具而天下無戰心二若或為大具而天下無守城三若或將夫具而天下無眾眾所謂無戰心者知戰必不勝故曰無戰心所謂無守城者知城必拔故曰無守城所謂無眾者知眾必敵故曰

無眾眾又曰凡用兵者攻堅則朝乘瑕則神攻堅則攻者堅乘瑕則攻者瑕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則月游開也 吳子曰凡料敵有不卜而與之戰者八一日疾風大寒早與霜連割冰澆水不俾難難二曰或夏或熱暑與無雨行驅飢渴於取遠三日師既淹久糧食無有百姓怨怒妖祥數起上不能止四曰軍資既竭薪芻既罄天多陰而欲掠無所五日健眾不多水地不利人馬疾疫四鄰不至六曰道遠日暮士眾勞倦保而未食解甲而息七日將薄吏輕士卒不固三軍散為師徒無助八曰陳而未定舍而未畢行阪涉險半隱半出諸如此者擊之勿疑有不占而避之者六一曰土地廣大人民富眾二曰上愛其下惠施流布三曰賞信刑察發必得時四曰陳功居列任督使能五曰師徒之眾兵甲之積六曰四鄰之助大國之援凡此不知敵人避之勿疑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也 武侯問曰吾欲觀敵之外以知其內察其進以知其止以定勝負可得可謂乎起對曰敵人之來滿滿無慮程程煩亂人馬數顧一可擊十必使無措諸侯未會君且未和清壘未成築今未施三軍洶洶欲前不能欲去不敢以半擊倍百戰不殆 武侯問敵必可擊之起對曰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起其危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既食未設備可擊奔走可擊勤勞可擊水半渡可擊險道後路可擊旗幟亂動可擊陳數移動可擊將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凡若此者選銳衝之必兵雖之患擊勿疑武侯問曰兩軍相望不知其將我欲相之其術如何起對曰令戰而勇將輕銳以當之務于北無務於得觀敵之來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退北佯為不及其見利佯為不知如此將者名為智將勿與戰矣若其眾穽穽旌旗煩

亂其卒自行止其兵或縱或橫其連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為愚將雖
眾可獲 秦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饑
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食三軍之休
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克趙軍大破秦人
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舖餽以靡其財
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戮力同憂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
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以來君臣屢懼早朝
晏罷早解重幣四面出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為務且國內實
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
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極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
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十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眾入楚拔郢都焚
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與兵甚眾君所將之卒
不能半之而與之戰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南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
故極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七十八其國虛弱
是寡人大發軍數倍於趙國之眾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常以寡擊眾取勝
如神況以強擊弱以眾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
臣相妬以功諛諛用事良臣斥逐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
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信城邑登梁焚舟以專民掠於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
時秦之士卒以軍中為家將帥為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
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願其衣各有敵心莫有間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

孤顧魏不欲先用其眾魏恃韓之銳欲推以而鋒二軍爭使之力不同是以臣
得設疑兵以特韓陣真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棄遠北以是
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于長平不遂以
將乘其畏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其長幼以益其眾繕治
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王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
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勾踐困於會稽
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及其列
城必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始
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
軍更使王龔代王陵伐趙邯鄲八月九月傷者眾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剋其
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侯起之曰
君雖病強為寡人卧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
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
覽臣愚計釋趙秦民以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憊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
下可定何必以趙為先乎此所謂為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
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為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
馬孰若勝天下之威大邪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
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為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臣不答而去
燕昭王與樂毅謀伐齊樂毅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眾未易獨攻也王必
欲伐之莫如約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別使之者連楚魏且令趙啗秦以

伐齊之利諸侯害齊王之驕暴皆爭合謀與燕伐齊燕王志起兵以樂毅為上將軍秦尉斯離帥師與三晉之師會之趙王以相國印授樂毅使并將秦魏韓趙之兵以伐齊齊湣王志國中與之眾以拒之戰於濟西齊師大敗樂毅遺秦韓之師分魏師以略宋地却趙師以收河間身率燕師長驅逐北劇辛曰齊大而燕小賴諸侯之助以破其軍宜及時攻取具連城以自益此長久之利也今過而不攻以深入為名無損於齊無益於燕而結深怨後必悔之樂毅曰齊王伐功於能謀不遠下廢賢財良信仕諂諛政令失度百姓怨怒今軍皆破亡右因而乘之其民必叛禍亂心作則齊可圖也若不遠東之待彼悔前之非改過恤下而撫其民則難慮也遂進軍深入齊人果大亂湣王出走 晉杜預襲樂毅卿屠都督孫散州郡皆望風歸命時眾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今向暑水潦方將疾疫將起宜候來冬更為大舉預曰昔樂毅藉齊西一戰以併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無復着手處也遂相授即帥直指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

眾寡機宜

田單問馬服君趙奢曰吾非不悅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眾用眾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餽饋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所為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眾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君曰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夫吳千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桓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為三賢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為百今以三萬之眾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且夫吳千之劍材難夫無脊之厚而鋒不入無牌之薄而必不斷兼有是二者無鈞竿鐘蒙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若無十萬二十萬之眾而為此鈞竿鐘蒙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為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眾無過三千家者而其兵三萬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為萬國者分為戰國七不能其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即居之齊矣齊以二十萬之眾攻荆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眾攻荆中山五年乃歸今者齊韓相方而國圍攻焉豈有敢曰我其以三萬救是者乎哉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三萬之眾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再而野戰不足用也君將以此何之手乎都君喟然太息曰單不至也 太宗曰兵貴為主不貴為客貴速不貴久何也靖曰兵不得已而用之安在為客且久哉孫子曰遠輸則百姓貧此為客之弊也又曰從不再藉糧不三載此不可久之驗也臣較量主客之勢則有變客為主變主為客之術太宗曰何謂也靖曰因糧於敵是變客為主也飽能飢之使能勞之是變主為客也故兵不

拘主客連連惟必中節所以為宜太宗曰古人有請罪曰昔越伐吳以左右
二軍為鼓而進吳分兵禦之越以中軍潛涉不敵吳敗吳師此變者為主之驗
也石勒與姐澆戰澆兵速來動遣孔長為前鋒李淳軍孔長速而澆來遲動
以伏兵夾擊之澆軍大敗此變勞為使之驗也 李綱曰昔之用兵者有以少
擊眾者昆陽之破尋邑泚水之收苻堅是也有以多勝敵者王翦之伐荊韓信
之足燕趙是也有以速為策者彭越之攻公孫述李靖之擒蕭銑是也有以薄
為策者且夫之破七國趙充國之討先零是也夫以少擊眾者必將因便乘勢
而踰感之其機在少營播威巨石于千仞之山而不做於多力故昆陽之戰尋
邑擁百萬之眾雖虎豹犀象以助其威獨傲然有輕漢之志而光武得以視其
間與散死之士三千人衝其中堅城中亦數謀而出聲震天地林兵遂以大潰
泚水之戰苻堅將百萬之師以臨漢江慨然吞東晉之心而謝玄帥偏師八十
以禦之東其軍却眾亂連奔遂北而堅之師遂以敗散聞風聲鶴唳皆以為王
師將至然則以少擊眾而能成功者豈非其機在火因便乘勢而踰感之不假
於多力乎以多勝敵者必將以殄滅為期而不再舉其機在多營猶拔大木之
本根而後不再籍非眾其力則不可故秦欲伐荆而王翦以為非六十萬不可
卒如其數以與之遂破荆軍而平其地以為郡縣韓信既將兵虜魏王豹而定
魏地請益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而絕楚之糧道漢王與之而皆如
其言然則以多勝敵而成功者豈非其機在多以殄滅為期而不再舉非眾其
力則不可乎兵之以速為策者其機在速營猶獵者之逐獸免起鶴落少縱則
失之夸彭之攻公孫述也魏破侯景因夜倍道兼行二十餘里徑拔武陽使

精騎馳唐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奔敗述大為曰以快擊地是何
神也而述遂亡李靖之攻蕭銑也大開兵雲安秋潦清漲急諸將請江平乃
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為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傳壘是震霆不及塞耳
安能合卒召兵以禦我此必擒也諸將從之而銑果擒然則以速為策者豈非
其機在速而少縱則失之乎兵之以遲為策者其機在遲營猶獵者之擒虎兔
其因而搏之則不為其所傷用且夫之擊七國也以謂楚人剽輕利於速戰難
與爭鋒故以梁委之而堅壁不與之爭而絕其餉道待其飢而一舉破之趙充
國之討先零也以謂危急之則合緩之則散大兵久留其費不貲故上屯田之
策班師罷兵以萬人留田待弊而一舉滅之然則以遲為策者豈非其機在遲
候其因而搏之則不為其所傷也乎夫兵之多少遲速皆機也善用其機皆足
成功而不善用之則以少而殲若陳廢之嘗秦軍以多為累若趙括之敗長平
以速而趨利如靡消之死馬陵以遲而吞冠如劉繇之失江東者多矣可不察
哉 俞大猷曰用兵之義有三曰截殺曰騰刺曰大征如流劫之賊事者急迫
不得已而應之只將見在之兵不論眾寡驅與從事或邀於險道或伏於曲徑
敵可勝不可勝一時皆不暇計此之謂截殺之兵又如賊在巢穴之中久為地
方之患急當一擊以醜賊知警民情少此亦當密計於數月之前動調輕
兵於要精強不使脆弱者株於其間多不過五六千人少不過二三千人有若
鳴之擊鳥卑飛飲菓一擊而去不復顧慮此之謂騰刺之兵又如巢穴之賊其
徒眾多四出流劫截殺之兵不勝其應巢穴險隘之兵不可率施此則大
征之兵不可以已但謂之大征徵兵種種遠近皆知堂堂正正分道並進宜以

數月為期不能限以旦夕錢糧又須多備不致臨期缺之世人用兵明此三義而後舉事則後備可無若鷓鴣兵用兵太多機自難密計餉不多竟致告之兵未出山賊復恣肆委回收拾反驕賊志此無他鷓鴣之義執認不真所致耳若大征矣用兵太少既無圍攻之勢限以旬日不知子固之方賊遁無把截之兵賊衝無迎戰之兵此無他大征之義執認不真所致耳二者之義執認不真名為鷓鴣其規模則類於大征名為大征其氣象則類鷓鴣是故大征鷓鴣之功而不得收效於此義知之頗稔非其有過人之智歟信為遠眾之論蓋在兵間三十餘載目擊耳聞乃知耕婢知織千慮之一得耳謹書以告同志

用兵任勢

武王問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勢固於敵眾之動變生於兩陳之間奇正發於無窮之源故至事不諳用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足聽也兵之用者其狀不定見也倏而往忽而來能獨再而不制者其也聞則議見則圖知則困辨則危故善戰者不待張軍善除患者理於未生勝敵者勝於無形上戰無與戰故事勝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設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聖也智與眾同非國師技與眾同非國上也事莫大於必克用莫大於至然動莫大於不意謀莫大於不識夫先勝者先見弱於敵而後戰者也故士半而功倍焉聖人徵於天地之動執和具紀循陰陽之道而從其候當天地盈縮以為常物有生因天地之形故曰未見形而戰雖眾必敗善戰者居之不抗見勝則起不勝則止故曰無恐懼無猶豫用兵之苦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善戰者見利不失過時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殃故智者從之而不失巧者一決而不猶豫是以疾雷不及掩耳迅雷不及瞑目赴之若鶩用之若狂當之者破近之者亡孰能禦之夫將有所不言而守者神也有所不見而視者明也故知神明之道者野無獲戰對無立國武王曰善哉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之法大要何如太公曰古之善戰者非能戰於天上非能戰於地下其成與敗皆由神勢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夫兩陳之間出中陳兵縱卒亂行者所以為變也深草窮窟者所以進也溪谷險阻者所以止車禦騎也隘塞山林者所以少擊眾也掘澤窺冥者所以匿其形也清無隱者所以戰勇力也疾如流矢擊如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說伏設奇遠張誑誘者所以破軍擒將也四分五裂者所以擊國

破方也因其驚駭者所以一擊十也因其營倭暮舍者所以十擊百也奇技者所以越深水渡江河也強為長兵者所以踰水戰也長關連假暮疾諺逸者所以律城服邑鼓行謹蕙者所以行奇謀也大風基而者所以搏前擒後也偽稱敵使者所以絕糧道也謀誘令與敵同服者所以備走北也戰必以義者所以勵眾勝敵也尊爵重賞者所以勸用命也嚴刑罰者所以進罷怠也一喜一怒一予一奪一文一武一徐一疾者所以調和三軍制一臣下也處高敵者所以警守也保險阻者所以為固也山林茂穢者所以默往來也深溝高壘積糧多者所以持久也故曰不知戰攻之策不可以語敵不能分移不可以語奇不通治亂不可以語變故曰將不仁則三軍不親將不身則三軍不銳將不智則三軍大疑將不明則三軍大傾將不精微則三軍失其機將不常戒則三軍失其備將不強力則三軍失其職故將者人之司命三軍與之俱始與之俱亂得將者兵強國昌不得將者兵弱國亡武王曰善哉 衛公李靖兵法曰凡事有形同而勢異者亦有勢同而形別者若順其可則一舉而功濟如從末可則擊動而必敗故孫臏曰計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曰百里而趨利則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半至善動者形之而敵從之與之而敵取之以奇動之以本待之此戰勢之要術也若我士卒已齊法令已行奇正已設置陣已定誓眾已畢上下已怨天時已應地利已據鼓角已震風勢已順敵人雖眾其奈我何故譬虎有牙兕之有角身不敵捍手無寸刃而欲搏之勢不可觸其亦明矣故兵有三勢一曰氣勢二曰地勢三曰因勢若將勇輕敵士卒樂戰三軍之眾志厲青雲氣等觀風聲如雷震此所謂氣勢也若關山挾路大阜深澗龍蛇盤陰羊

腸狗門一夫守險千人不道此所謂地勢也若因敵怠慢營從飢渴風波驚擾將吏縱橫前營未合後軍平濟此所謂因勢也若遇此勢當潛我形出其不意用奇設伏乘勢取之矣是以良將用兵審其機勢而用其氣仍須鼓而怒之感而勇之實而勸之激而揚之若驚鳥之獲猛獸之搏必修其牙距履力而下逐則氣衰而不及近則形見而不得故良將之戰必整其三軍砥其鋒甲設其奇伏量其形勢速則力疲而不及近則敵知而不應若不進此機乃智不及于鳥獸亦何能取勝于勳冠乎乃須怒上勵眾使之奮勇故能無強陣於前無壘域於外以弱勝強必因勢也

奇正相生

太宗曰高麗數侵新羅朕遣使諭不承詔將討之如何靖曰探知蓋蘇文自恃知兵謂中國無能討故違命臣請師三萬擒之太宗曰兵少地遙何術臨之靖曰臣以正兵太宗曰平安厥勝用奇兵今言正兵何也靖曰諸葛亮七擒孟獲無他道也正兵而已矣太宗曰晉馬隆討涼州亦是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營路狹則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靖曰若非正兵安能致遠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束部伍三者迭相為用斯為陰謀所傳古法深也太宗曰朕破宋老生初交鋒我師少却朕親以鐵騎自南原馳下橫突之老生兵斷後大潰遂擒之此正兵乎奇兵乎靖曰臣按兵法自黃帝以來先正而後奇先仁義而後權謀蓋色之戰建威陞馬右軍少却者奇也凡兵以前為正後却為奇且右軍不却則老生安效之來哉法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老生不知兵恃勇急進不意斷後見擒於陞下此所謂以奇為正也法曰佯北勿追又曰能而示之不能皆奇之謂也太宗曰石軍少却其天子老生被擒其人乎靖曰若非正兵變為奇奇兵變為正則安能勝哉故善用兵者奇正在人而已變而神之所以推乎天也太宗曰奇正素分之數臨將制之數靖曰按曹公新書曰已二而敵一則一術為正一術為奇已五而敵一則三術為正二術為奇此言大畧耳唯孫武云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斯得之矣安有素分之耶若士卒木習吾法偏裨未熟吾令則必為之二術教戰時各認旗鼓迭相符合故曰分合為變此教戰之術耳教戰既成眾知吾法然後如驅羣羊由將所

指孰分奇正之別哉孫武所謂形人而我無形此乃奇正之極致是以素分者教戰也臨將制變者不可勝窮也太宗曰曹公云奇兵旁擊啣謂若何靖曰臣按曹公註孫子曰先用合戰為正後出為奇此與旁擊之說異為臣愚謂大眾所合為正將所自出為奇為有先後旁擊之拘哉太宗曰吾之正使敵視以為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為正斯所謂形人者歟以奇為正以正為奇變化莫測斯所謂無形者歟靖曰陛下神聖迥出右人非臣所及太宗曰分合為變者奇正安在靖曰善用兵者無不正無不奇使敵莫測故正亦勝奇亦勝三軍之士止知其勝莫知其所以勝非變而能通安能至是故分合所出惟孫武能之吳起而下莫可及焉太宗曰吳起若何靖曰魏武侯問吳起兩軍相向起曰使賊而勇者前擊鋒始交而北而勿謂魏侯問吳起一坐一起奔北不追則敵有謀矣若悉眾追北行止縱橫此敵人不才擊之勿疑臣謂吳術大半多此類非孫武所謂以正合也太宗曰方色五旗為正乎孫武折衝為奇乎分合為變其隊數何為得宜靖曰臣泰用古法凡三隊合則復相依而不交五隊合則兩旗交十隊合則五旗交交角則五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為十則二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為五則相依不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為三散以合為奇合則以散為三合五中三散三合復歸於止四頭八尾乃為教焉此隊法所宜也太宗曰善太宗曰曹公新書云作陣對敵必先立表引兵就表而陣一部受敵餘則不進教者斬此何術乎靖曰臨敵立表非也此但教戰時法耳古人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驅眾若驅羣羊與之進退之速不知所之也曹公驅而好勝當將諸將奉新書者莫敢攻其短且臨敵立表無乃晚乎太宗曰此先志平甫注

雜處以何道經久使兩安全靖曰陛下物自矣後至同紀部落凡置驛六十
處以通斥堠斯已得策矣然臣愚以謂漢成宜自為一法番落宜自為一清
習各異勿使混同或過冠至則逐殺主將臨時變號易服出奇擊之太宗曰何
道也靖曰此所謂多方以誤之術也番而示之漢漢而示之番彼不知有漢
之別則莫能測我攻守之計矣善用兵者先為不可測則敵非其所之也太宗
曰正合朕意卿可密教邊將只以此番漢使見奇正之法矣 太宗曰番兵唯
勁馬奔衝此奇兵與漢兵唯強弩持角此正兵歟靖曰按孫子云善用兵者求
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夫所謂擇人者各隨番漢所長而戰也番
長於馬馬利速門漢長於弩弩利緩戰此自然各任其勢也然非奇正所分也
前曾述番漢必變號易服者奇正相生之法也馬亦有正弩亦有奇何常之有
哉太宗曰卿更知言其術靖曰先形之使敵從之是其術也太宗曰朕悟之矣
子曰形兵之極至於無形又曰因形以措勝於眾眾不能知其此之謂乎靖再
拜曰深乎陛下聖慮已思過半矣 陳亮曰兵有正有奇善善敵者然後識正
奇之用敵強則用正敵弱則用奇正以挫之奇以掩之均勝之道也夫計里而
行魁日而戰正也非善之所謂正依險而伏來則而起奇也非善之所謂奇奇
正之說存乎兵制而已矣正兵節制之兵也奇兵簡捷之兵也節制之兵其法
繁其行密陷落鈎連曲折相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前者門後者治力後者進
前者更休一以當十以當百詐者不能襲勇者不能突當之則破觸之則推
此所謂正兵而以挫之敵也簡捷之兵其法畧其行疎疏令簡一表裏洞貫進
如颶風退如疾電地險此則奇也而前道迂回則為行而進以一擊百以百擊

萬者不及知能者不及拒望之則忌焉之則潰此所謂奇兵而以掩敵也
然而奇兵以簡捷密節制非廢節制也正兵以節制存簡捷非棄簡捷也唯善
治代者為能制之唯天下奇才為能用之昔者李靖蓋天下之奇才也平突厥
以奇兵而太宗問何以討高麗則欲用正兵此其意曉然可見矣諷利之敵脆
敵也奇兵以臨之使之不及拒蘇之敵空敵也正兵以臨之則彼無所用其能
矣故吾嘗謂諸葛孔明所用之兵無非正靖所用之兵無非奇亦以時之所
適有難易而敵之所常有空脆故請遂言之史都之末英雄之都會也大者爭
雄小者固守孔明於是以上兵臨之南攻孟獲七縱七擒而後取山三郡響應
一戰而蜀王雙再出而走郭淮兵退木門張郃追之交鋒而罷師次渭南司馬
懿拒之卒不敢決戰其陣堂堂其旗正正此非正兵不能然也隋室之季太宗
獨雄之時也大者僅能自守小者不能自立靖於是以前兵臨之要險設伏而
易舟擊水傅聖而破蕭銑輕兵至丹陽而公祐擒劔騎裴定表而諸利走出
其不意掩其無備此非奇兵不能為也然項亦嘗一用正兵矣徒師而征漢策
深入大戰數十年破吐谷渾此豈非正兵歟將以是平高麗而不幸疾與吳敵
吾嘗謂自漢以來識奇正之用者孔明與靖而已然非深晚兵機者孰肯以吾
言為信哉嗟夫奇兵之效捷正兵之效迂孔明非不欲用奇也而時之難敵之
空勢有所不可者從郭淮司馬懿之徒未嘗無詐謀也便吾以奇兵來之彼亦
將被詐以覆我矣故孔明特挫之以正兵欲收功於數年之後而不幸早長
者見其功之不遂遂以為不用奇之罪是所謂不能盡人之詞而欲斷其曲直
也悲夫 漢王與諸侯兵其擊楚軍與項羽大戰垓下淮陰侯以三十萬自當孔

將軍居左將軍居右皇帝居後後倭柴將軍又居皇帝之後項羽眾十餘萬
淮陰先合不利却孔將軍曾將軍縱兵不利淮陰復乘之大敗垓下尉繚
子曰兵法左右前後軍各有分地者東南為前西南為右東北為左西
北為後左右前後之中為中故漢高垓下之戰韓信為大將信乃以孔將軍將
左而居東南曾將軍將右而居西南自將前軍為先鋒而居漢王之前韓信在
後漢高在韓信韓信之則左右所為拒先鋒所以為殺師也項羽之陣亦五軍但羽
氣驕而輕進陷於二拒之內為左右所乘是以取敗使羽之右軍能攻漢之
左軍則漢左軍必散兵自救而信或反為羽所敗矣此二將皆愚優劣之辨焉
陰曰淮陰用之魯公莫測是也後諸葛亮曾孫皆因之諸葛有五軍師曾
操以前後中為三而大畧無不相似也而司馬懿長虎如虎三追三失其
將何數韓信之前有伏諸葛之後有伏項羽不識韓信之前司馬懿不識諸
葛之後故也 軍王及江西留兵守城自引兵東下王守仁攻破其城軍王
督兵回救守仁遣和府任文定邢均徐建德德合領精兵五百分道並進
擊其不意文定都指揮徐思以兵四百往來湖上以誘敵賊兵知府陳德通到
胡克元童瑄設儲推官王煒徐文英知縣李美李頌王冕王猷劉守緒劉源清
等使各領兵百餘四面張疑設伏候文定等兵交然後四起合擊分布既交
率王先鋒已至想舍風帆散江前後數十里不計其數守仁乃分督各兵東度
趨進使任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思雖其後船均引兵繞出賊背徐建德德
張而翼以分其勢賊兵鼓謀來風而前其氣驕甚任文定余思之兵俾此以致
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及刑均之兵從後橫擊直貫其中賊敗走文定思督

兵乘之建德德合勢夾攻四面伏兵亦呼譟並起賊不知所為遂大潰
虛實從已

太宗曰朕觀諸兵書無出孫武孫十三篇無出虛實夫用兵識虛實之勢則
無不勝焉今諸將中但能言避實擊虛及其臨敵則鮮識虛實者蓋不能殺人
而反為敵所殺故也靖曰先教之以奇正相變之術然後語之以虛實之形可
也諸將多不知以奇為正以正為奇其安識虛實是實是虛哉太宗曰策之而
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
處此則奇正在我虛實在敵歟靖曰奇正者所以致敵之虛實也敵實則我必以
正敵虛則我必為奇苟不知奇正則雖知敵虛實安能致之哉臣奉詔但教
諸將以奇正然後虛實自知焉太宗曰以奇為正者敵意其奇則吾正擊之
以正為奇者敵意其正則吾奇擊之使敵勢常虛我勢常實當以此法授諸將
使易曉爾靖曰千章萬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於人而已臣當以此教諸將
何氏曰武論虛實之法至於神微而後見其功之極也吾之實使敵視之為虛
吾之虛使敵視之為實敵之實吾能使之為虛敵之虛吾能知其非實蓋敵不
識吾虛實而吾能審敵之虛實也吾欲攻敵知彼所守者為實而所不守者為
虛吾將避其堅而攻其脆批其亢而搗其虛敵欲攻我也知彼之所攻者為不
急而所不攻者為要吾料視敵之虛而門吾之實從視形之東而吾設備於西
是故吾之攻也彼不知其所當守吾之守也敵不料其所當攻守之變出於
虛實之法彼之微者神之神者至於天下之明目不能窺其形之微天下之聰
耳不能聽其聲之神有形者至於無形有聲者至於無聲非魚形也敵人不能

爾也非無聲也故人不能聽也虛實之變極也 唐太宗云孫武十三篇無出
虛實何氏云攻守之變出於虛實之法愚謂能審虛實之用者尤莫過於孫臏
彼速射而三驅再勝以強對弱非以實虛乎疾走大梁以乘敵弊又衡其方虛
也而其要訣則盡於批亢搗虛形格勢禁二語若夫因勢利導致人而不致於
人則通祖成法神而明之矣五錄於後以備參考史記曰孫武百餘歲後有孫
臏臏生阿鄆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
事魏得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
於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黜之欲使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
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公
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
第重射且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
以君之下駒與彼上駒取君上駒與彼中駒與彼下駒既三輩畢
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兵法遂以為
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曰刑餘之人不可於
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子孫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
夫解難亂紛紜者不控狡敵門者不操機批亢搗虛形格勢禁則自解耳今梁
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衝路衝
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
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魏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
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

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執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
百里而趨利者蹙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虛明
日為五萬寬又明日為三萬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
日士交往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
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
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為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在
至所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木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
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逸或望子之名齊國乘勝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
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 孫臏曰用兵有十利一曰迎敵始至二曰乘敵虛背
三曰追散亂擊四曰迎敵擊後使敵奔走五曰追其糧食飽其軍道六曰敗其
歸其積聚虛其市里十曰掠其田野係其子弟此十者騎戰利也夫騎者能
離能合能散能集百里為期千里而赴出入無阻故名離合之兵 唐太宗嘗
謂羣臣曰朕自與兵每執金鼓必自指揮皆觀其陣而知強弱常以吾弱對其
強以吾強對其弱敵犯吾弱追奔不踰百數十步吾擊其弱必突過其陣自背
追擊之無不潰多用此而制勝思得其理又可與孫子三駒之說相發明也

攻守一法

太宗曰攻守二事其實一法與孫子言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而不言敵來攻我亦攻之我若自守敵亦守之攻守而齊其術奈何靖曰前代似此相攻守者多矣皆曰守則不足攻則有餘使謂不足為弱有餘為強蓋不悟攻守之法也臣按孫子云不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謂敵未可勝則我且自守待敵可勝則攻之耳非以強弱為辭也後人不曉其義則當攻而守當守而攻二從既除故不能一其法太宗曰信乎有餘不足使人惑其便弱殊不知守之法要在示敵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敵以有餘也示敵以不足則敵必來攻此是敵不知其所攻者也攻守一法敵與我分而為二事若我事得則敵事敗敵事得則我事敗得失成敗彼我之事分為攻守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戰百勝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其知一之謂乎靖再拜曰深乎聖人之法也及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同歸乎勝而已矣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不唯二其事抑之二其官雖口誦孫要而心不思妙攻守兩齊之說其孰能知其然哉太宗曰司馬法言圍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難安志戰必危此亦攻守一道理靖曰有國有君者高嘗不謂乎攻守也夫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陳而已必攻其心之術為守者不止充其堅壁具陳而已必守吾氣而有待焉大而言之為君之道小而言之為將之法夫攻其心者所謂知彼者也守吾氣者所謂知己者也太宗曰誠哉朕嘗臨陣先料敵之心與己之心孰著然後彼可得而知焉察敵之氣與己之氣孰強然後我可得而知焉是以知彼知己兵家大要今之將臣雖未知彼苟能知己則安有失利者哉靖曰孫武所謂先為不可勝

知己者也以待敵之可勝者知彼者也又曰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臣斯頌不敢失此誠 蘇洵曰古之善攻者不盡兵以攻堅城善守者不盡兵以守敵衝夫盡兵以攻堅城則銳兵費糧而緩於成功盡兵以守敵衝則兵不分而彼則行襲我無備故攻敵所不守守敵所不攻攻者有三道焉守者有三道焉三道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坦坦之路車擊人肩摩出以此入以此我所以攻彼所必守者曰正道大兵攻其南銳兵出其北大兵攻其東銳兵出其西者曰奇道大山峻谷中盡絕徑潛師其間不鳴金不搥鼓突出乎平川以衝敵入腹心者曰伏道故兵出於正道勝敵未可知也出於奇道十出而五勝矣出於伏道十出而十勝矣何則正道之域堅城也正道之兵精兵也奇道之域不必堅也奇道之兵不必精也伏道則無城也無兵也攻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者其將木偶人是也守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者其將亦木偶人是也今夫益之於人拔門斬關而入者有焉他戶之不向鍵而入者有焉乘墟垣坎墻趾而入者有焉使門斬關而入者不之察幾希矣他戶之不向鍵而入者不之察夫矣乘墟垣坎墻趾而入者不知察皆是矣為主人者宜無曰明之固而他戶墻隙之不郵焉夫正道之兵拔門之盜也奇道之兵他戶之盜也伏道之兵乘垣之盜也所謂正道者若秦之函谷矣之長江蜀之劍閣是也昔者六國嘗攻函谷矣而秦將敗之曹操嘗攻長江矣而周瑜走之鍾會嘗攻劍閣矣而姜維拒之何則其為之守備者素也劉濬及攻大梁田祿伯請以五萬人別循江淮南長沙以興濬會武關谷彭攻公孫述自江州沂都江破侯其兵徑拔武陽繞出走奔軍後疾以精騎赴虜都距城都不數十里李愬攻蔡州蔡精卒以拒

李光顏而不備想自天成破張柴疾馳二百里夜半到蔡黎明擒元濟此用
奇道也漢武攻南越唐蒙請發夜郎兵浮船犍江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
不意鄧艾攻蜀自陰平由景谷攀木緣盤魚貫而進至油江而降馬邈至綿竹
而斬諸葛瞻遂降劉禪田令牧子潼關關之左有谷曰樂而不知備休言尚謀
入之夾攻關而關兵潰此用伏道也吾觀古之善用兵者一陣之間尚猶有正
兵奇兵伏兵三者以取勝况奇一圍攻一圍而社稷之安危繫焉者其可以不
知此三道而欲使之將耶

節制嚴明

武俊問曰兵何以為勝起對曰以治為勝又問曰不在眾乎起對曰若法令不明
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
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却有節左右應虎雖絕成陳雖散成行與之安與
之危其眾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
吳子曰凡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絕人馬之力此三者
所以任其上令任其上令則治之所由生也若進止不度飲食不通馬疲人
倦而不解舍所以不任其上令上令既廢以居則亂以戰則敗 太宗曰諸葛
亮言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朕疑此說
非極致之論靖曰武侯有所激云耳且孫子曰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
橫曰亂自亂軍引勝不可勝紀大教道不明者言教聞無古法也吏卒無常
者言將臣權任無久職也亂軍引勝者言己自潰散非敵勝之也是以武侯言
兵卒有制雖庸未敗若兵卒自亂雖賢危之又何疑焉 太宗曰兩軍相臨敵

言不戰安可得乎靖曰昔晉師伐秦交鋒而退司馬法曰逐奔不逐縱縱不及
臣謂縱者御營之索也我兵既有節制彼敵亦正行伍敢輕戰哉故有出而
交鋒退而不逐各防其失敗者也 孫武云勿擊堂堂之陣無違正正之旗若
而陣體均勢等苟一輕肆為其所乘則或大敗理使然也是故兵有不戰有
必戰夫不戰者在我必戰者在敵太宗曰不戰在我何謂也靖曰孫武云我不
欲戰者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乘其所之也敵有人焉交鋒之剛未可
固也故曰不戰在我夫必戰在敵者孫武云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于之敵
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敵無人焉則必乘戰吾得以乘而破之故曰必戰
者在敵 李起問威繼光曰臨陣時數萬人一擁列陣向敵使退縮不齊臨陣
亦斬不得許多若取先退縮者斬之兵眾喧亂塵土飄揚必是賊逼身傷得兵
者方縛退走比差人認得誰先走况所差之人既有賊逼身自急也要解矢石
刀鎗還得工夫早人使早得一二不真正之人行法萬眾奔比如與誰處光曰
自古及今大將所統動則數十萬若都臨陣來無個法子管着如何用他若個
個無有利害到身誰肯用命任你幾十萬人我所謀罰不過數人不怕你幾十
萬不着緊此正節制云如竹之有節節節而制之以一管十以十管百以百管千
以千管萬以簡馭煩之法也所以今足拔兵三十一營都走一色旗號譬如一
色白旗為某營三部有中有左有右臨陣連望一色白旗向前便知是某營衝
鋒若少則一色白旗不分左右中一齊退走只擊本營內奔避等語一二八來
斬首示眾其餘再不問他了若是或在先動或右先動或中先動只擊該部千
總來斬了別個就不問他了起曰如此只處得一二個人與眾人走的何干光

曰如前種營而退必殺本營主將主將不敢走不敢走必然陣亡陣亡了本營
主將其中軍十總都擊來殺了中軍十總臨陣商量起鼓逃走必問本營主將
何在若見主將不走陣亡了累他斬首中軍十總就將命護着主將站在陣
上中軍十總與主將才四五個人豈能支得敵人決然陣亡其中軍部下雜流
十總部下把總這時必看本營十總何在有得在陣上不走各思我們走了十
總部下我把總安是該償命尋思不如死在陣上護着十總部下把總見把總
不走但係本營下雜隊軍逃走百總恐怕陣亡了把總償命護着把總站在陣
上百總不走護總怕陣亡了百總殺他護總就不走了護總不走隊總怕陣亡
了護總無功贖罪也是殺了必然護着護總站在陣上隊總不走陣亡了只查
隊下九個兵殺了償命九個兵若見隊總不動腳那敢先走如此推之便是三
千人個個似刀在頭上個個似繩子縛住腳一節一節互相顧連坐著扯却
那一個還好動身却不是萬人一心萬人齊力的妙方故兵法云強者不得獨
進弱者不得獨退 又曰若一齊上前同力殺賊者頭目致有陣亡不坐以屬
下償命之罪如有斬獲仍以功論先死無後及生者 又曰軍中惟有統令
亦將屠極忠武軍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夫軍士一人不過一二百斤氣力
如何比山難撼蓋山是土石分峙可以採取鑽它而地處土石不來相湊萬人
百萬之力互相湊合後濟如何撼得動若人各一心各是一個身子即賊一個
便可衝動之或者又曰萬人要他一心此理之當然但萬個身合為一個身合
為百萬斤力氣吾所不省也賊子曰試看凡柱巨石大木萬萬斤之重用千餘
斧便能撞得來蓋數千人雖是力在各人身上而繩子扛子則可在衆人身

上也如萬斤之物該用百人方舉即以九十九人撞亦不可起只添一人便撞
得起蓋九十九人不如一人幾錢分量已定即九十九人而不足添一人而有
餘若分量內撞不起便如何勉強不可得也夫添一人百斤之力安能過分與
九十九人各一斤只添此百斤便使九十九人皆得撞起那全是繩子扛子均
到各人身上一斤一兩亦不差錯偏重兵法曰勝兵以鉅槌鉅敗兵以鉅槌鉅
如今操練的賞罰號令節制規矩連坐之法都是種石木的繩扛一樣人人遵
子就令重如性命死便就死不敢違令且與賊對敵固恐殺死所以怕他却
想見賊敗走被賊追來却是死走在水裏不免淹死山上跳下不免跌死但
恐眾不怕死只是怕賊若將走死的念頭肯向前與賊衝殺他一個做個好
漢死也報得吾仇自然萬人一心萬人一力况尋常與人爭競一句一言劇要
報復却報賊殺來不肯動手一對情慮低頭聽殺不想我若殺死賊賊必不能
又會殺我有功生還豈時富貴何等之好今日決要比岳家軍又如一株大木
一塊大石繩子扛子不拘千萬人同種都要壓倒角上來此只有臨陣連坐法便
是斷然不准人各異心如往年兒戲也 又曰兵有二用數十百人隨意野戰
風雨之勢非所加非法所管可以一語傳呼而止無節制可也雖然此即節
制也若用數萬之眾堂堂原野之間法明令審動止有則使使者不得獨進弱
者不得獨退時如山獄不可撼後流如江河不可阻遏雖亂猶整百戰不殆操
足勝算以全制敵合節制必不能軍節制者何譬如竹之有節節節而制之故
竹雖虛抽數丈之竿而直立不屈故軍士雖眾統百萬之夫如一人夫節制
工夫始于什伍以至隊哨隊哨而至部曲部曲而至營陣營陣而更大將一

節制一節節分明不可千金鼓各有所用音不相雜其合有所用色不相雜一人明習一人恪守事使此身可弃此令不敢不守此命可弃此節不敢不重視死為易視令為尊如此必救萬人一心之效必為堂堂無敵之師百戰百勝用之塞上則外推強敵用之域中則內清叛亂萬戰無失天下莫當此兵矣 又曰大軍中可使心則者軍禮也軍禮者名分也兵法門眾如門寡刑名是也意正在此彼臨敵用命係于平日有禮禮不可踰則知死長苟事急布惠當降殺人皆無救于成事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如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皆平日威儀習之有素故也近日武教不明行伍竟縱孟由上人視此為不急之務加以頭目怨多無剛和光延日而不任怨軍禮之不興也久矣禮不興則名不正名分不正則復知于冠上大河倒持臂豈能便指哉為今之法宜精士眾編伍既成中令再三期集於塲王將監之務使小卒聽隊長約束惟言是行少有犯者即得行細打重則首割其耳凡有兵告隊長必先以軍法細打而後與免其理惟有侵剋一節不在禁例率打侵剋以國官本管隊長者約以軍法隊下卒人犯科隊長同夥或抵于罪告隊長之臨士卒亦必盡其同耳共苦之情其責隊長之承哨長亦如之哨官亦如之哨官之承把總亦如之把總之承偏裨亦如之如是而威儀名禮既明于夙一旦臨壘偏將于把總把總于哨官哨官于哨長哨長于隊長隊長于士卒皆舉子而揮驅而往驅而來孰不從命以有死者一怒而三軍懼凡各相上一等者倡之總不敢棄偏裨哨不敢棄總隊長不敢棄哨卒不敢棄隊長不惟不敢棄且不忍棄焉指之令于臂臂之令于身行之有素習成自然軍禮之關於此宜不切哉

部伍分數

周禮小司徒之職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首賦乃均土地以稽其民人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其追胥竭作班固曰殷周以兵定天下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牛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千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牛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千戈素具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止三年簡徒率牧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為國立武足兵之大畧也 管子治齊作內政而寄軍令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十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天子之鼓春以撥振旅秋以撥治兵是故卒伍於軍軍旅於師左傳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為渠獨以中軍奉公為

魚鹿之陳先偏後伍伍承補健戰於縹緲命二拒曰搭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
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 又曰楚子荆尸而舉卒乘雖陸軍行石韋左
追尊前茅慮無中權後動百官哀物而勤軍政不戒而備其君之戎為乘廣三
十乘分為左右廣有一卒卒偏之而右軍驚鳴而為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
而說 又曰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
車所遇又扼腕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免諸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
乘為三伍首吳之嬰人不肯即卒斬以狗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
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火故之解曰大固之
地阨而險始舍車為步步如車布蓋一伍五人分左右前後中五方而立一兩
二十五人亦分左右前後中而立方各一伍也一車甲士三人以居中九十七
人分居左右前後方各一兩也五車為隊車之布如卒之布二十五車為偏偏
之布如隊之布五偏為陳陳之布如偏之布數車為行雖不用車而車法在其
中矣故其卒分為五陳以相離各居一處而疏列之即一偏之法也蓋車法起
於步法而步法不外於車法焉其前後五左參右專陣之嚴寡不同者實因
地形險夷之便而增損其數出於一時之權宜也 司馬穰苴曰五人為伍十
伍為隊一軍凡二百五十隊餘奇為旌奇故一軍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為奇兵
隊七十有五以為中壘子地六十尺積尺得四里以中壘四面承之一面得地
三百步壘內有地三頃餘百八十步正州為旌奇大將軍居之六森五鹿金鼓
府藏輜積皆中壘外餘八千七百五十人隊百七十五分為八陣以二陣為遊
兵六陣各有千九十四人六陣各減一人以為一陣之部署舉一軍則三軍可

知 尉繚子來伍令曰五人為伍共一符收於將吏之所亡伍而得伍當之得
而不亡有賞亡伍而不得伍身死家殘亡長得長當之得長不亡有賞亡長不
得長身死家殘復戰得首長除之亡將得將當之得將不亡有賞亡將不得將
生離地逃遁之罪戰誅之法曰什長得誅十人伯長得誅什長十人之將得誅
百人長萬人之將得誅千人之將左右將軍得誅萬人之將大將軍無不得
誅 太宗曰春秋楚子二廣之法云百官象初而動軍政不戒而備此亦得周
制雖靖曰按左氏說楚子來廣三十乘廣有一卒卒偏之而軍行石韋以韋為
法故挾韋而戰皆周制也且謂百人曰卒五十人曰兩此是每車一乘用士百
五十人比周制差多爾周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
凡三甲共七十五人楚山澤之國車以而人多分為三隊則與周制同矣太宗
曰春秋晉吳伐狄毀為行亦正兵數奇兵數靖曰苟要用車法耳雖舍車而法
在其中焉一為左角一為右角一為前拒分為三隊此一乘法也千萬乘皆然
臣按曹公新書云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炊子十人
守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百人與兵十萬用車
千乘輕重二千此大率苟吳之舊法也又觀漢魏之間軍制五車為隊僕射一
人十車為師率長一人凡車千乘將吏二人類多倣此臣以今法參用之則跳
道騎兵也戰鋒隊步騎相半也駐隊兼車乘而出也臣西討突厥越險數千里
此制未嘗教易孟古法即制信可重也 太宗曰諸軍新置不經陳敵今教以
何道為要靖曰臣嘗教士分為三等必先結伍法既成後之軍校此一等
也軍校之法以一為十以十為百此一等也後之裨將裨將乃總諸校之隊

為陣圖此一等也大將軍祭此三等之教於是大尉稽考制度分別奇正誓眾
行罰陞下臨高觀之無施不可太宗曰伍法有數孰者為要靖曰臣按春秋
左氏傳云先備後伍又司馬法曰五人為伍尉繚子有束伍令漢制有尺籍伍
符後世符籍以級為之於是失其制矣臣酌其法自五人而變為二十五人自
二十五人而變為七十五人此則步卒七十二人中士三人之制也舍車為騎
則二十五人當八馬此則五兵五當之制也是則諸法兵法唯伍法為要小列
之五人大列之二十五人參列之七十五人又伍參其數得三百七十五人三
百人為正六十人為奇此則百五十人分為二正而三十人為二奇蓋左右
等也稷卨所謂五人為伍十伍為隊至今因之此其要也 太宗曰曹公有戰
騎臨騎遊騎今馬軍何等比乎靖曰臣按新書云戰騎居前臨騎居中遊騎居
後如此則是各立名號分為三類而大抵騎隊八馬當車徒二十四人二十四
騎當車徒七十二人此古制也車徒常數以正騎隊常數以奇據曹公前後及
中分為三覆不啻兩廂舉一端言也後人不曉三覆之義則戰騎必前於臨騎
遊騎如何使用臣熟用此法曰軍轉陣則遊騎當前戰騎當後臨騎遊變而分
皆曹公之術也 太宗曰車步騎三者一法也其用在人乎靖曰臣按春秋
麗陣先備後伍此則車步無騎謂之左右拒言拒禦而已非取出奇勝也昔百
吳伐狄舍車為行此則騎多為使唯捨奇勝非拒禦而已臣均其術一馬當三
人車步稱之混為一法用之在人敵安知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哉
武王則太公曰以車與步卒戰一車當幾步卒幾步卒當一車以騎與步卒
戰一騎當幾步卒幾步卒當一騎以車與騎戰一車當幾騎幾騎當一車太公

曰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臨堅陳要強敵進走北也騎者軍之伺候也所以隨
敗軍絕糧道擊便寇也故車騎不敵戰則一騎不能當步卒一人三軍之陳成
陳而相當則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八人當一車一騎當步卒八十八
人當一騎一車當十騎十騎當一車險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四十八人
當一車一騎當步卒四人四人當一騎一車當六騎六騎當一車夫車騎者軍
之武兵也十乘敵十人百乘敵萬人十騎走百人百騎走千人此其大數也武
王曰車騎之吏數陳法奈何太公曰置車之吏數五車一長十車一吏五十車
一車百車一將易戰之法五車為列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隊間六十步險戰
之法車必循道十車為聚二十車為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三十
六步五車一長縱橫相去一里各逐故道置騎之吏數五騎一長十騎一吏百
騎一車二百騎一將易戰之法五騎為列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四步隊間五
十步險戰者前後相去十步左右二步隊間二十五步三十騎為一屯六十騎
為一犖十騎一吏縱橫相去百步周還各復故處武王曰善哉 武王問太公
曰戰車奈何太公曰步貴知變動車貴知地形騎貴知別徑奇道三軍同名而
異用也凡車之死地有十其勝地有八武王曰十死之地奈何太公曰往而無
以還者車之死地也越絕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也前勿後險者車之困
地也陷之險阻而難出者車之絕地也死下漸澤黑土黏地者車之勞地也左
險右易上陵仰阪者車之逆地也設車機敵犯恩浚澤者車之拂地也車以地
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也後有溝澗左右深水有峻阪者車之壞地也日
夜霖而旬日不止道路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者車之陷地也此十者車之

死地也故強將之所以見擒明將之所以能避也武王曰八勝之地奈何太公曰敵之前後行陳未定即陷之程旗擾亂人馬數動即陷之士卒或前或後或左或右即陷之陳不堅固士卒前後相顧即陷之前往而疑後往而怯即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即陷之戰於易地寡不能解即陷之速行而寡合三軍恐懼即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地也將明於十言八勝敵雖圍周十乘萬騎前驅空馳萬戰必勝武王曰善哉武王問太公曰戰騎奈何太公曰騎有十勝九敗武王曰十勝奈何太公曰敵人始至行陣未定前後不屬陷其前騎擊其左右敵人必走敵人行陳整齊堅固士卒欲鬥各騎其而勿去或犯而往或犯而來其疾如風其恭如雷白晝如昏數更旌旗變易衣服其軍可克敵人行陣不固士卒不內薄其前後獵其左右莫而擊之敵人必懼敵人暮欲歸舍三軍恐駭其兩旁疾擊其後薄其壘口無使得人敵人必懼敵人無險阻保固深入長驅絕其糧道敵人必飢地平而易四面見敵車騎陷之敵人必亂敵人奔走士卒散亂或莫其兩旁或掩其前後其將可擒敵人暮返其兵甚眾其行陳必亂令我騎十而為隊百而為屯車五而為聚十而為層多設旌旗雜以強弩或擊其兩旁或絕其前後敵將可虜此騎之十勝也武王曰九敗奈何太公曰凡以騎陷敵而不能破陳敵人伴走以車騎反擊我後此騎之敗地也追北踰險長驅不止敵人伏我兩旁又絕我後此騎之困地也往而無以返入而無以出是謂陷於天井頓於地穴此騎之死地也所從入者隘所從出者遠彼弱可以擊我強彼寡可以擊我眾此騎之沒地也大淵深谷翳茂林木此騎之陷地也左右有水前有大山後有高山三軍戰於水之間敵居表裏此騎之難地也敵

人絕我糧通往而無以還此騎之困地也汗下沮澤進退漸如此騎之危地也左有深溝右有坑阜高下如平地進退誘敵此騎之陷地也此九者騎之死地也明將之所以遠避闇將之所以陷敗也武王問太公曰步兵與車騎戰奈何太公曰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陵險阻長兵強弩居前短兵弱弩居後更擊更止敵之車騎雖眾而至堅陳疾戰材士強弩以備我後武王曰吾無丘陵又無險阻敵人之至既眾且武車騎翼我兩旁獵我前後吾三軍恐怖亂敗而走為之奈何太公曰令我士卒為行馬木炭糞置於馬隊後為四武衝陳望敵車騎將來均置糞炭於地而後度深五尺名曰命龍人操行馬進退關車以為至推而前後立而為屯材士強弩備我左右然後令我三軍皆疾戰而必解武王曰善哉

旗幟全錄

李靖曰凡大將建五方旗依色配方面中央土位不動故大將軍以黃旗為四
 旗之主常使諸軍望知大將軍所在若南方有賊大將軍舉赤旗以應之東
 方有賊則舉青旗以應之西方有賊則舉白旗以應之北方有賊則舉黑旗以
 應之賊常懼之舉旗者令諸軍知賊所從來也其諸軍見本方旗舉當方面
 兵急裝束趨向前立則前進奮擊旗正則止旗却則回若細者大將軍所
 舉之旗須依節度諸每隊給一旗行則引隊位則立於隊前其大總管及副總
 管則立十旗以上子總管則立四旗以上行則引前位則立於帳側統帥亦別
 給異色旗以識之則辨其進退駐隊等旗別隊別道令引輜重各令本軍
 營隊識其旗如兵數較多軍營復眾若以異色認旗遠者難辨即每營各別
 畫禽獸自為標記亦得不然旗身旗脚但取五方色迥互為之則更易辨唯須
 營營自別務指處分明凡將出師具旗旗切須堅牢若或傾側東生異議也
 又曰凡大將置鼓四面小總管給十面營列給鼓一面行即負隨轟下擬畫
 皮及在道有警急擊之令傳響相聞如軍行時前軍卒逢賊即急擊鼓中腰聞
 之抽兵急救中腰有警前軍使住後軍有警中腰亦如之凡有警者擊鼓並置
 抽軍兵相救如符列稍長更須置鼓傳響使前後得聞 咸維光曰凡旗幟製
 八方則色雜而眾目難辨如以東西南北為名則愚民一時迷失方向即難認
 惟左右前後屬人之一身凡人皆有左右前後處為易認凡面所向謂之前則
 用紅旗凡面背謂之後則用黑旗凡左手所指謂之左則用青旗凡右手所
 指謂之右則用白旗凡脚下所立謂之中央則用黃旗若舉旗者舉旗則是中央

欲變動聽號令施行若舉紅旗則是前營兵欲變動聽號令施行若舉白旗則
 是右營兵欲變動聽號令施行若舉青旗則是左營兵欲變動聽號令施行若
 舉黑旗則是後營兵欲變動聽號令施行仍不必拘五營之次但見舉黑旗俱
 要往後看但見舉紅旗俱要往前看但見舉青旗俱要向左看但見舉白旗俱
 要向右看但見舉黃旗俱要向中看若見五方五旗俱舉各營四方各將本
 方向外執立聽號令施行凡旗點向何方隨其所點向往旗不定不止旗不伏
 不坐善哉孫子教官婦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手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
 右手後即視背嗚呼此教職之指南也 又曰每一大營大將認旗從納書五
 色帶各營將認旗用本方之色以 王將以號帶應德德國王也把總認旗
 以心坐本方以邊應營將以帶應德哨官認旗以心坐本方以邊應把總以帶
 應德旗總旗以色應本哨以邊應總司隊長旗以色應旗總軍士盛有纓而無
 旗隊總旗長二寸上書隊哨分數字樣方色照哨將旗 又曰各營兵看本
 隊長所執旗隊長看本旗總所執旗旗總看本哨官之認旗哨官看本把總旗
 色把總看本營將旗色營將看主將旗色若主將五方旗俱起立點動則五
 方之營俱動如止于一旗立點一則該應之旗俱點其旗向某方指點該應旗
 俱向某方各兵隨旗而往別旗照常若主將五方旗俱起則五之營俱起旗
 之若只一旗應則該應之旗亦惟別旗照常大將旗或立或點或度光營將旗
 之把總不許先應是營將旗先起把總應之哨官不許先應是哨官旗旗應之
 隊長不許先應是旗總旗隊長應之隨旗所指而往隊長以下口傳身率不用
 旗號令要與旗號令同有差錯者以軍法治主將至把總俱用五方旗哨

官以下用認旗凡旗伏而不起脚下即是信地不許移動及看火鼓與畫一般名將所先旗鼓而已若旗無制法真兒戲也或輕難視迷或重難執執方色混雜莫辨而臨陣分合更與旗無干聽兵用子逼營為嘯聲至有大將名胃而亦為合縱橫一聽兵士分營一隊數色一隊數令以用兵付之自然以勝負付之無可奈何吁可勝嘆哉 又曰大將所司惟旗鼓百萬眾聽度莫不同仇莫不用命故所賴於大將者重矣我朝軍中惟金鼓之設尚用于升場將陣而耳教猶有十之五惟目教則盡廢之上陣絕不用其義亦解圍為大將者或恃勇當先或率及丁特為一隊并旗鼓不知為何物平日不講臨將安措可勝嘆哉即行列于途但見擺設繁華餘觀視耳亦絕不知所列有定法有深意有幽繫十二辰九軍八陣五行四門等只此備足行有條理用有分合一欲變何營何陣反掌立成矣必使士卒視旗為命兵法度之前指莫不就死旗前則前旗左則左旗右則右旗後則後軍以泥沙視五尺而斧鉞視旗鼓知畏旗而不畏敵知更旗鼓而不知將與身如此可以赴敵矣故大將雖不在於操戈躍馬而旗鼓二字却乃萬萬難極若鼓之不進度之不從見賊便思敗走大將却借旗鼓誣之曰軍士自敗不聽旗鼓于所司之謂何安用大將誰人不可司也 又曰耳只聽金鼓眼只看旗幟如某色旗豎起點動便是某營兵此拾聽候執頭行營出戰兵者各營把總的把總有中軍的如插鼓該進就是前而有水有火若插鼓不住便往水裡火裡也要前去如馬金該逃就是前而有金有銀若金馬不止也要依令逃因肯是違等大家共作一個眼共作一個耳共作一個心有何賊不可殺何功不可立 又曰虎營燈中軍旗鼓上應備各黃油紙鈸絲

燈一盞俱圓八寸轟上用五色燈五盞一行聯下俱圓九寸各雜流官生人等每起頭目各帶燈一盞俱圓六寸低執隨身前總哨旗上紅油紙鈸絲燈一盞俱粗四寸長七寸每一隊旗上一盞色同俱粗五寸長一尺黑油單一件左總燈尺寸同但用藍油紙右總燈尺寸同但用白油紙後總燈尺寸但用綠油紙中總燈報等燈俱圓而黃高圓俱七寸

守國

尉繚子曰凡守者進不郭圍退不亭障以禦戰非善者也豪傑雄俊聖甲
 利兵勁弩強矢盡在郭中乃收容庫毀折而入保全客氣十百倍而主之氣
 不半焉敵攻者傷之甚也然而世將弗能知夫守者不失其險者也守法城
 一丈十人守之工食不與焉出者不守守者不出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
 千千而當萬故為城郭者非特費於民聚之壞也誠為守也千丈之城則萬
 人之守也深池而廣城堅而厚士民備薪食給弩堅矢強矛戰稱之此守法
 也攻者不下十餘萬之眾其必救之軍者則有必守之城無必救之軍者則
 無必守之城若彼城堅而救誠則愚夫蠢婦無不蔽城盡資血城者莽年
 之城守餘於攻者救餘於守者若彼城堅而救不誠則愚夫蠢婦無不守
 陣而泣下此人之常情也遂發其容庫救撫則亦不能止矣必鼓其豪傑
 雄俊聖甲利兵勁弩強矢并於前么麼毀廢者并於後十萬之軍頓
 於城下救必開之守必出之據要塞但救其後無能其糧道中外相應
 此救而示之不誠示之不誠則倒敵而待之者也後其壯前其老彼敵無
 前守不得而止矣此守權之謂也 武經曰用兵之法必不得已而後攻
 城然攻亦有道必在乎審彼之強弱量我之眾寡或攻而不圍或圍而
 不攻知此之道則能勝矣攻之者大要攻其所必守與其所必救攻城有
 宜急而取之者有宜緩而克之者若彼我勢均外有強援慮腹背之患
 者須急攻之以速其利如我強彼弱外無冠援力足以制者當竊摩守
 之以待其弊是謂不以兵攻以計困之今其自拔令其自毀若城堅

兵眾欲留我師外援且至則表裏受敵拔之未及為利不拔足以挫威
 若是而將有不勝其忿而蟻附之士卒被傷城終不拔者乃攻之災
 此所謂不審彼之強弱者也法曰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兵少則不可久
 圍環而圍之離而合之此所謂量我之眾寡者也又城有所必攻者有所
 不攻者故兵向城必先使謀者求知城中之糧數計人為費糧多而人少
 則攻而勿圍糧少而人多則圍而勿攻也此所謂或攻或圍者凡欲攻城
 備攻具然後行之得主地無後臨之趨其所邑謂攻其軍主之所在絕
 其所恃謂斷其糧道而守其歸路使外交不得相救也圍兵必去城三
 百步外則弓矢不及毒偽不通賊出突圍勢力已困欲攻其一而則四
 面掩之使敵不知所備此兵謀也 又曰守城之道有五敗一曰壯
 大寡小弱眾二曰城大而人少三曰糧寡而人眾四曰蓄貨積于外五
 曰豪強不用命加之外水高而城內低土脈疎而池隍淺守具未足
 薪水不供如此者宜棄勿守亦有五全一曰城隍修二曰器械具
 三曰人少而眾多四曰上下相親五曰刑嚴賞重加之得大山之下
 廣川之上高不近早而水用足下不近水而溝防省因天財就地利
 土堅水流險阻可恃兼此形勢守則有餘 通典曰凡築城下濶與
 高倍上濶與下倍城高五丈下濶二丈五尺上濶一丈二尺五寸高下狹
 濶以此為準料功上濶加下濶得三丈七尺五寸半之得一丈八尺四
 寸五分以高五尺乘之一尺之城積數得九十三丈七尺五寸每一工日
 築土二尺計功約四十七人一步五尺之城計役三百三十五人一百步

計功二萬三千五百人三百步計功七萬五百人率一里則十里可知其
出負篋並計之夫功之內 城壕面闊二丈深一丈底闊一丈以面測
加底積數大半之得數一丈五尺以深一丈乘之壘壕一尺得數一十五
丈每一人功日出二丈計功五人一步五尺計功二十五人十步計功二百
五十人百步計功二千五百人一里計功七萬五百人以此為率則百里
可知 宋陳規沂州人以明法補官靖康初知德安府之安陸縣
全人臨都規率兵數萬勤王半道兵潰而反會即守及僚屬棄城出
奔唯規獨留不去眾遂推規攝府事規乃聚兵積糧修城以守賊相
繼來寇皆敗而去范宗尹為相分鎮以為德安府漢陽軍鎮撫使
兼知德安府召赴行在州八年累破賊眾中原郡縣皆失守唯德
安一城獨存識者偉其能規有朝野僉言後序曰規守順昌日得靖
康朝野僉言具載全人攻城始末反覆熟讀痛心疾首不覺涕落
嗟我國家不幸有如此悲夫世之治亂國之強弱雖曰在天有數未
有不因人事得失之所致也楊雄所謂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靖
康京城之難若非人事之失則天亦不得而為災若非天欲降災則人
事亦無失規不撥至愚竊觀全人攻陷京城朝廷大臣守禦失帥施說
應敵扞禦攻城之失與夫管見却敵之策論列而序言之朝廷再獲
太原大臣以謂中國勢弱夷狄方強用兵無益宜到三鎮以賂之殊不知
勢之強弱在人為我之計勝彼則強不勝彼則弱強弱之勢自古
無定唯在用兵之何如耳河東安撫使統兵十七萬以援太原又招

河東義勇禁兵五萬共兵二十二萬尋皆敗績致太原陷於虜非兵不
多益用兵之失也其所以失者兵二十二萬直前而行先鋒禦敵者有
幾一不勝而却自後者大敗皆走宜乎不能援也有識者觀之不待已
敗而後知其不能援也豈不知攻城者分攻城兵備戰兵運糧兵扼後
兵若兵不多必不久而速退又不待其援也假使當時往援者將良得
計雖無兵二十萬只十萬亦可必援又無十萬只五萬亦可必為之援
也是以五萬兵為率若止分為五十將留十將護衛大軍兼備策應內
分三兩隊作諸鎮援兵前廣張兵勢牽制扼援之兵以二十將分地深
入虜境綿亘可布三五十里不知虜兵多少便能盡害以二十將周圍行
偏僻小路尋鄉導多達達探向前設伏伺望敵人打糧出兵多則退之
少則擒之但絕其糧道必不深入直抵城下其賊自退又且兵既分遣則人
力並用假令數將失利則大兵必不致於一齊敗衄潰散為盜京城之
難其原在於援太原之失利也粘罕攻太原之壽陽城小而百姓死守
凡三攻殘虜之眾萬人而竟不抵此必城中善守者有善守之策者僉
言以為城小而百姓死守者非也攻城者有生有死而善守者有生無
死壽陽之人可謂善守而不得謂之死守又云城小而聖者亦非也若
謂城小矢石交通善守者亦難以設險施策規以為城愈大而守愈
易分段數作限隔則易守若已守先策定險設伏使賊欲登城縱令
登城已登即死賊欲入城引之入城入城即死今夫百里之城有數賊登
之守城之人使自甘心乞命於賊者非攻之善乃守之不善也九月按

砲於封丘門外大砲數百座皆在門外賊至不收遂為金人所得感為攻城之具規以為城破亦不在此有善守者假使更資砲數百座亦必無害在於禦砲之術善不善也統制官辛慶宗以賊去城遠止兵不得放箭此善言也百姓鼓衆擊死已見其因亂制治之術失也賊先採濕木編洞屋以生皮蓋其上載之令人運土木填壕以進攻城守城人若得計則城內先施砲碎之亦可用單稍砲放遠至二百七十步不礙京城當時倉卒之際用與不用此格若人不究心則下等二百五十步亦莫能及若能究心則二百七十步過之甚易又有小砲禦近眾其小砲每十人已上不過十五人可致一座亦可以到數十步外不謂小砲不能害物人中四肢則四肢必傷中腰已上則人必死中馬亦然又况大砲每放一小砲可散數砲兼小砲必不用石以重三四斤沉丸為之沉丸之利亦博不獨時放易得無窮放去人必傷死若要推毀攻城則須用大砲及石金人攻守用大砲蓋欲摧毀城樓守城欲摧毀敵人攻城大砲與小砲連砲密用縱賊在城外伐木為對樓雲梯火車等攻城可以砲盡金人廣列砲石磨蓋石羊虎為砲欲攻之所列砲坐百餘飛石如雨擊守城之卒死傷日亦不下二十人此非攻城之能蓋守禦官一時之失計耳苟守禦官得計止令卒迎女頭牆坐城外砲來高則於女頭牆上過低則打中女頭砲擊在外無緣中人一卒不至於死傷又豈有死傷日不下一二十人者唯女頭牆稍加高厚則全安堵矣又須用造高木長一丈濶一丈一丈上下外直裏斜外容裏希濶子外

窗處以大麻純橫編如竹笆相似以備砲石衆多攻壞女頭即於兩邊連進洞子向前以代女頭若此則砲石縱大至多亦無損壞間有損者即逐放抽換假令止如此捍禦則砲石亦何能害人已可必得無虞也賊以雲梯對樓攻東水門其間捍禦有設重樓獲勝者固甚善也又恐人在高樓之上愈招矢石矣又聞宋門守禦官亦能禦對樓雲梯至每以木衝倒仆死者無數此亦奇策然持撞木人與對樓上人相對不免互相殺亦非全勝金人填壕成五對樓過壕攻城下列砲二百餘所稍砲可施五十斤石能散星炮每生可施處以理度之自是賊必不容矢石必倍守禦官若能令人依前說造洞子于關樓子處兩頭連珠並進不終日決可築合代女頭以隔矢石矢石雖愈倍於前亦必無害次於砲了城樓子兩頭措置深埋排木以防賊急登城上分兵兩向次於城裏從下斜築向上至城面外垠向下陡峻次於城裏脚下取土為深壕三五丈築月城圍之使賊乘對樓到城如下對樓上城却回則已若上城必自立不得到內壕內無不死者如此一到必當罷攻退兵不期守禦之人於此一失以致城陷重念國家之難豈不痛哉攻守之械害物甚重其勢可畏者莫甚於砲然亦全在人用若攻城人能用而守城人不能禦之則攻城人可攻其能若守城人能用則攻城人能者亦難施設竊聞虜人用砲攻京城守禦人亦嘗用砲城關內必然難安大砲亦難容數多雖有砲臺而砲臺地步亦不甚廣又砲才欲施放敵人在外先

梯等攻其登城據其城池之制可以自謂堅固前所未有奈何庸人
攻城雄傑亦前古所未有故事貴乎仍舊而人憚於改作皆不
可必者古人所謂利不百者不變法功不十者不易器以今城池
之制觀之雖然利不至於百而功不至於十其間有須更改者不可
不更改也自古聖人之法未嘗有一定之制可則因否則革也為
今之計如敵樓者不可仍舊制也宜於馬面上築高厚墻下留品
字方徑及尺空眼以備規望及施設階路墻裏近下以細木蓋一兩
架瓦棚可令守禦避寒暑風雨屋墻裡墻皆低下則砲難在外
數多悉不能及又壕上作橋橋中作吊橋時暫隔賊則可若出
兵則不能無碍宜為吊橋兵出入俱利城門宜迂回曲折移向
裏百餘步置不獨賊矢石不及其舊作門樓處行入一步向裏便
是賊陷穿蓋百步內兩壁城上下臨賊人應殺賊之具皆可設施
舊門前橫築護門墻高丈餘兩頭遞過門三二丈城門啓閉人馬
出入壕外人皆不見孰敢窺伺城外脚下城二丈臨壕上宜
築高厚羊馬墻高一丈厚及六尺墻內脚下亦築雀臺高二三
尺濶四尺雀臺上於羊馬墻上亦留品字空眼以備規望及通
槍路一如大城上女牆頭墻重疊雀臺上埋排木以備賊填
平壕壑及破羊馬墻至城脚下則賊於羊馬墻內兩邊受敵雀臺
上與大墻向下所施矢石即是賊當一面而守城人三面禦之羊
馬墻內兵賴羊馬墻遮隔壕外矢石是羊馬墻與大城係是兩

城相乘齊用使賊雖破羊馬墻無敢入者故羊馬墻比大墻雖甚
低薄其捍禦堅守之効不在大城之下又羊馬墻內所置之兵
正是披城下塞以留伏兵不知賊人以何術可解若此既有羊馬
墻其鹿角可以不用仍於大城上多設暗門以備遣兵於羊馬墻
內出入又羊馬墻去大城脚止二丈不可令太遠者慮大城上拋擲
砲石難過墻內反害墻內人又不可令太近者慮其太窄難以回轉
長槍又於大城脚下作深濶裏袋袋向上度地五七丈可作來往路外築
裏城排木但多備下賊寇城應敵處用此設備雖使虜人善攻不足畏
也墨子宋大夫喜子梁公輸般為雲梯之械將攻宋墨子見之乃解帶
圍城以械為謀九設攻城之機墨子九拒之公輸般攻械盡墨子有餘
公輸般曰吾知所以拒我者以見此攻城者宜乎古人以為策之下也夫守城
者每見敵人設為一攻機而無策以應之者本有思也規嘗謂孫子曰兵者國
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又謂兵者詭也用意中形詭詐
為道是以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使敵不知其所攻今夫備禦之策宜乎
藏之於身待敵而用不可以先傳之然而有傳之於眾而達之於遠有利
而無害有得而無失不可不先傳也嗟乎靖康丙午虜人以兒戲之具攻
打京破守禦者不以時設計遂致城拔遂今一紀有餘而虜人思當時
幸勝尚以驕氣相矜在規未知虜人攻京破若器械設之前則每聞人云
金人攻城大砲對樓勢不可當者顯言之則快然而不敢辨虜人之言則
亦不敢痛折今而知其詳則豈可不盡剖其所見而言之規竊嘗聞

之利害不可以示人又機事不容則害成然而用兵之道以正合以奇勝
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千變萬化孰能窮之今止據其
庸人按京城當時設城設路其捍禦之策大禁言之至於盡精微致
敵之方有不可得而傳之者矣唯在乎守城之人於敵未至前精加思索
應變之術預為之備耳區區管見不能自按輒序於倉言之後 王鳴
鶴惟則問答曰攻可必取則守無良法也胡矣今守城之法乃保疆之
必謀守邊之急務子復有必固之法乎子曰有之此又易易焉者也容
曰何易哉子曰攻者乃奪人之所有故難為功守者乃使己不為人所奪
故易為力夫攻之與守彼下而我上彼仰而我俯彼勞而我逸彼動而
我靜彼客而我主不待筮卜而敵者之萌已操自我矣使吏賈將明
兵精糧足城高池深有大兵可恃以為後有通道不為其所因此
則萬全而無慮者矣脫有一事不備則當先其所不備者而加之意
掩吾之疵而不暴吾之短敵雖至神何能飛越客曰吏賈將增雖諸
善皆備亦不能以守此無足言者若吏賈將明或兵精而糧不足或
糧足而兵不精將奈之何子曰吏賈則有先事之防糧何憂不足
將明則無不治之卒兵何憂不精客曰倘變起一時卒然為慮或借
調改委非我素守之地亦未可知糧不足而欲使之足兵不精而欲
使之精其亦有法乎子曰兵無精不精無事在選在練有事在教其
氣耳故霍去病不學古法當出塞之時而所將常選夫選之一字大有
工夫後人卻當作不要緊字樣混看過若識得一選字乃大將

知偏僻偏僻知士卒血脈流通精神貫串可成身臂指使之勢乃自
然之妙非神于兵者不可語此張非陽子孤城以抗強敵不云其他乃云
兵識將意將識士情後世將臣所當究心者夫兵不在多止在精精非
選不能選之有道則精者留而冗者去冗兵既去則食自可足客曰
兵精矣則所汰者眾萬一有事而寡不勝眾奈何子曰守也馬用眾
用眾則易亂取敗之道客曰兵少而勢孤勢孤則怯兵雖精亦難于
勝子曰有鼓氣之道在己客曰何以鼓之予曰古人有行之者田單
是也田單之被圍也并無他奇策止用一火牛而得復七十餘城今
之設火牛者至於火牛止矣安知田單因用一火牛而竭盡心力
方成其謀客曰何以言之予曰先行反間去樂毅而用騎劫一也
使燕軍從坂剽鼻以激吾士卒之怒二也立一卒以為神師而愚士
卒之耳目三也縛利刃於牛之角置五練龍文錦牛之身以鼓敵人
之視四也舉城皆擊銅器以為聲以亂敵人之聽五也穴其城使牛
不得退走六也總之不過用以火牛耳其詳於用心若此使樂毅不
去則火牛不可投也不振城不剽鼻則士卒之氣未易奮也不立
一卒為神師則眾心恐懼而生疑也不縛刃不畫龍文則燕軍
未必畏之以為神也不盡敲銅器則吾之軍威不壯也城不穴則
牛必近走而實以自戕也今人動稱曰火牛火牛哉設何容易不細
考古人用意立心而妄為設兵幾何而不為趙括流耶夫田單用火
牛正為兵不足力不敵鼓其氣而神其謀乃反弱為強之大機指卒

一戰而復已失之城故曰臨事在鼓其氣各曰兵必選而可望其精鼓其氣可望其奮假如無兵可選無氣可鼓將奈何予曰城者所以衛民也城而無民則空城矣守之何益答曰彼城雖無民而城實為一帶保障又不容輕棄將奈何予曰左右之州雖其輕重或招或訕或棄小守大或聚小成多但人數少可調度不在多寡則自能支吾况敵有人暫地有重輕審其勢察其情相其機則去留自可決也不然先出數十人于近城高處虛設旗鼓作為疑兵使敵不敢輕自逼城以延一二日則吾救且至或於深澤之處暗設炮聲使敵背後狼顧而吾其所之或掩伏旗鼓於城中若無人狀使敵不測眾寡而將所有精銳盡當敵之來面一切砲石切勿輕發伺機可動發必中節必使挫其心膽無不可者又當巧設守城之具安于城墻之下敵若蟻附即擣入城中使敵人驚駭莫敢再舉兵雖少而人心齊一亦可守也如再不將四門之內掘下深坑暗藏機軸出輕兵以誘之城門之間當下重閉閉內暗藏火器誘至城下待我兵先入發其機軸踏者必落敵若擁門待取土填滿而後入則急下重閉將已入閉內者發其火器而焚灼之則雖至者將望之而寒心矣答曰兵少尚可支吾至餉奈何予曰若敵係暴寇或外夷內犯勢難久攻行且他從縱糧不足亦可支持若係中原敵國旗鼓相當勢將久圍吾城則不必待其兵至當先計其城中兵糧之數如可支三月則無慮矣若兵少糧多守又更易若兵多糧

少則盡搜城中之無用冗食者棄散未至先仗之於無事地方使各就食不惟糧省亦且全活其眾晚論在城兵民當無事之時須日減一食至臨敵時而用力之人須令其飽食城有隙地不拘何種蔬菜皆先種之以備不繼有牲畜等項除馬供戰陣之用不容輕殺其餘者皆全殺之預為暴乾毋過用益可以食月使牲畜不奪人之食而又供人之食則實足以省其十三客曰眾心惶惶無食不養思亂奈何予曰有張莊陽之得土心至於食茶食飯而無去意有戶鐸之輕其賦稅至於沉寤虛盡而無叛心如眾情乖違則吏不賢而將不明可知矣雖倉有陳粟庫有貯費亦無人與之共守不幸而有此則當詢其意之所趨而撫其既離之心哉其將萌之志久則自然妥服矣答曰兵精矣糧足矣而城不高池不深奈何予曰此實易為力者夫將且驅三軍而與戰敵過于原壘之間不過各占地勢之高下其安營下寨不過以竹木為柵以桃柵為溝壘尚能為堅壁之守隱然而稱敵國今城縱不高猶勝於柵池縱不深猶勝於溝將官得人士卒用命敵人欲求尺寸之利尚不能况城且池乎古人有城垣被敵攻損俾言請降而緩其師延一夜而城復堅其應卒能固守也如此若調度有方則高自可增而深自可濬又何慮之過也答曰倘敵入攻具得法或用大砲碎其城或用鉤杆鉤其樑注矢如雨吾兵不得張目以睇而彼即欲借勢以登將如之何予曰如此攻具有前

人已試之驗而禦之方載在各書雖三尺童子皆知之毋容再贅
今不能一一及之止圖其防禦之具于別冊在智者變而通之自可
保無事至於攻其之妙尚有不可測不可禦者亦不足慮况此
等也客曰敵問前所云有守城之具預安於城外使敵不敢攻
附而攻此何技也予曰此予新增守城之拙計也客曰敢問
其詳予曰亦不能悉其纖細但述其大畧可矣其制也用大木
四根交叉兩頭深埋城上中橫一巨木如橫梁狀梁中起二鹿
夾假以南向而言兩頭橫於東西其高約城之半而頭鑿席
蓋如屋形以便宿歇軍士使敵莫測其具外用長繩一條粗如
茶鍾口放於鹿夾木中一頭垂於城外一頭垂於城內擇其城內
有隙地者始安之懸絕頭所垂之地按一井約深有城之半於
城裏城頭上橫一巨木用五六百斤以上或千斤大石一塊或
生鐵鑄成者更妙鑿有鼻孔將大繩繫之安於所橫向內大木
之上其勢有欲墜之意傍用一小木作活機將繩縛定使其石
不墜其向城外絕頭又分繫小麻繩十數根多者益善亦要履
相地廣狹為之其城下地掘虛一塊將土攪灰實之將鉤四
八方分埋其中其不礙絕處仍留實土忽軟忽硬使敵不疑其
大絕頭之下埋一大輪上用一鉤將大絕頭上安一環符輪上鉤鉤
住絕環使吾兵可以縱絕而上緣絕而下使敵人遠望以為棄城

而下之軟梯或夜間蟻附來攻或日間見吾兵緣絕而下起來復
拿或初到不知淺深遂乘勢恃勇輻輳城下其要城而下之兵
見彼趕來即將鉤解鉤解活先緣之而上何彼擁眾而來見其
脚步已入吾鉤絕之內預立暗號專用二健兵手執利刀將
城後所縛小繩砍斷機動石落直墜坑中而城外之絕猶
然振起不論三五人十數人皆可鉤搭而起其城上梁木有
城之高其城內坑井又有平城之深則鉤起之人此落彼起其
與城等城中預安挽鉤及長桿利刃或活捉入城以問敵情或
落城下以乘賊膽出敵不意一遭挫折則下地望城而自生畏
懼安使一城週圍立二三十處皆如此下之賊不來亦無傷損
賊來如法釣之彼將奈何予因倭警凡遇城守之處皆諷守城之
法故於靜夜思及之似非迂緩妄誕之比費省而威大亦守城之
不可少者縱賊有鉤桿之法飛梯之制亦必擁至城下而始得施
展此其預布之於城外則賊不便易至城下雖有攻技將何施乎
客曰此亦奇技也但不可輕傳又聞有雲梯之制奈何予曰近
有大發損可碎之不足慮也客曰聞大發損在城下能攻擊
守城者若在城上攻反不便又恐震傷城梁然予否乎予
曰有此說也但用綫闕布於城下直對城放去放畢又綫入城
再裝如前施放則無敵矣若以木發損每城門用數十
其用小木保預架於城之根底用蘆蓆搭小屋之狀繕之以

備風而惟留砲口向賊將火線走入通心竹子之內直至塚口如遇賊大至自城點火社之無不中者所費不多賊人得去不足為重輕一救之後無復再用甚得策也客曰守城之具止於此乎予曰守城之具千態萬狀宜設之門所可能盡者且武經總要所載諸品具人人能言之又何必一一而數之也如火攻答內火毬火磚毒火烟毬并火礮石炮等具又守城之必不可以少者而石炮尤為無敵在先事預防者備之而已客曰古人攻城有相車及天橋尖頭木驢之製或高與城等或仗之遮蔽以極其城或臨城池水不深地勢少平推運而來其一切些小砲石皆不能入因勢而登將何以處之予曰天橋舊有棹竿之制可破及今時大發棹皆可以降之而相車及尖頭木驢身體重大轉運不易以火焚之無不挫者客曰彼有水門及泥漿桶足以滅火予曰彼所滅者草柴火耳今有火藥等劑雜而燒之使彼敵人不取出頭而吾之城又非一時可穿者火熾大張彼安能當哉客曰使彼棚大且堅而救後者又復巧以將何以處之予曰予亦常思及此若只此等亦不足慮只恐此外再有作用則攻城有必克之勢惜古今無知之者其制未敢輕言如不得已欲破此具使彼不得抵吾城下惟有修城之一法耳亦予思之久而始有得者客曰修城有何法也予曰嘗謂修城之法凡立城門必有重門取其曲直相掩映而敵人縱進得一層門

內亦不能入第二層門古來城池有得其妙者此制度亦人所能言之但不知此制者甚多今時造城者多立敵自以便左右互相應援誠善策也但又不可太露如太露則三面受敵反為不美而修台之制其磚石又當加倍於他城何也恐敵人用大砲而獨攻一面易至於碎也予之制於兩敵台之間平城之下當留二小門如斗口大週圍用極巨墜石砌之僅容一人扁身出入其厚約五尺內如井形四面壁立留砌磚盤旋而上每門用大砲一個其井中可容一二人掩身又容預備大砲四五個若敵人駕大棚車及行天橋者登車之類吾之天石雖不能傷但亦必須得抵城下而始得施展今開小門大砲直對來路而擊之其在下之人立脚不位上面用火并燒紅鐵具焚之無不敗者客曰門雖小恐多亦難守且慮奸細易入予曰縱敵人仗勢得入小門人守之彼何能得入客曰彼用彎器鉤之或用長鎗棚之在內之人以上一二登彼將奈何客曰若無人守恐彼得用巨木抱板而入奈何予曰大砲疊施安有當之者若井中再用機關上用板擋吾兵在內死住機關任其行走如吾兵上登則活其機關下抵深坑坑藏利刃彼縱能入一踏其機則跌入坑中是自送死耳豈城上再無一人相為應援而令其任意挖掘自便如此耶井下有坑不惟賊不能入縱敵掘地道而進此亦足拒之使其計不得逞

城中更多備土石若勢急則填實之彼將奈何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若只以九天言高九地言深泛泛視之乃得其粗耳必字字體貼留心妙運則自得其精矣此不過再言守之道若遇攻遇守而以守為攻則一切作用當另有機軸千變萬化將無窮矣若旬而一言宜審機達變之說也容曰每見有警上下通行俱要預備滾木擋石石灰瓶等項想此數者乃守城之所必需也予曰需則需矣而施之亦各有法滾木者取其堅重而滾今所備皆長丈餘粗不過碗口在能下滾而傷人乎石有大小三等而用有遠近之分今混而不分且內實以草土外加以石砌又何取此故事為哉夫石灰必用礮灰乃未經水泡者一星入眼見水即爆今所用乃已經水泡之灰安得將敵人箇箇捉住以手揪皮擦入眼中使其痛也守城之法譬如醫家保身之方具藥一味不精則其方不効事不同而理者也容曰聞美亦守城所需者予曰人美養熟傷人則爛及於骨亦是緩圖夫守城乃救一時之急若待敵人瘡爛及骨時寧不候盡吾事與其省事又不如用滾水之為便也往歲虜犯陝西洵納都地方而木僅卒然無備舊惟養羊而所積羊糞甚多遂用火焚令亦虜抵城下即以木撤揭下虜不能當遂得保全若運用有方何物不可為守禦之具也容曰未必然也嘉靖年間倭犯

揚州城用數十健倭將大舊船雇項運直至城下上面矢石皆不能傷任意抵城而其餘或扛門扇或執木方紛紜而來矢石不畏豈懼滾水羊糞火哉予由此出一時無備身使智能應卒將大砲用絞綯絞放城下對而打之彼船雇止散其土豈能下衛人身哉若有飛釣之制鈎翻其船彼又何能施也至於城下如預備有小門則此等又不足畏其扛門扇而執木方此又兒戲事耳又何足以言攻之具也 楊經曰懸樓體制高七尺濶八尺出牆六尺一樓止用十人而十人用兵可獲百尺其餘探口即不用人亦可此其蓋一也樓之左右各開外捲火門在我傳以視彼而彼不得以視我此其蓋二也門之左右隨便用諸般火器使我得以擊彼而彼不得以擊我即雜以弓矢亦可此其蓋三也樓底之門上繫蜂窠大砲使其左右遊擊便賊不敢倚窠以齊攻此其蓋四也夾牆之內時窠滾虎圓砲使其往來衝擊使賊不得特猛以近牆此其蓋五也又樓相設約可兩三箭之地得以兩頭夾攻使賊不得以施其一面再攻之計此其蓋六也上下三處以砲擊使賊顧此失彼顧彼失此不得恃其齊心捨命之勇此其蓋七也樓在各面視聽即賊使詐使巧便能覺知而預防不得遂其日夜襲取之謀此其蓋八也又况更更鼓者亦在于樓雖昏夜必知賊動靜其餘在城牆內往來提鈴不能外視賊或潛爬上城者異矣此其蓋九也又况戰守者俱在於樓雖遇雨雪亦不失信地其視避而腰鋪

或睡者隱藏賊或因雪上墻者殊此其益十也 賊繼光曰城守尺丈有數法令易及其在平地耳目相聞誰敢先走一城中家室所係誰足先走出城之外再無保全身家之處何處可走又一探數人官府多頭目聯束是以守而必固邊墻遠近高下幾二千里雖有山險墻在高處不能得許多頭目節節而制之高山之上經過邊墻僅十里者山內遠行便有二三十里應援之兵不可易及將官督察之時步行力有不及馬足不能登險與乘又屬遲慢故將數十里之山付之軍士人自為守彼無身家在墻下彼無督責于墻上就使軍士用命射打賊死誰則知之即或先走誰則見之况邊墻高不過丈餘厚不過五尺賊眾數萬乘山梁之勢徑衝墻下天如蟻集墻上即使數十軍一探人相換擠舉足跌落亦不能展手况以數軍孤立而當重敵勢已懸殊又望軍士用命于不賞不罰之地胡可得乎今既建空心敵臺各騎牆相映軍士據臺為守正而可禦山梁擁眾之賊而可打拆墻之賊便是賊馬得向臺空拆墻而入兩臺上暗認賊首數銳齊營必死於空心臺銳石之下然敵致之效必在練有節制使貴賤尊卑上下相維十人便有一隊長十人視隊長便畏如大將如此處處是有制之伍高山僻嶺儘如主將在上敵人方用命所謂戰要練守亦要練戰勝之軍未有守不固者况今臺座俱當馬街梁上之軍皆臺上官目親臨屈指

可計某軍有功某軍先走便可執簿而書之山下各路又設有遊兵專拿逃回先走之徒登時殺取首級懸示苟能固守所謂全軍為上不戰而屈人之兵為第一着為最上策也 又曰敵臺制高三四丈不等周圍測十二丈有十七八丈不等者凡衝處數十步或一百步一臺幾處或百四五步或二百餘步不等者為一臺兩臺相應左右相殺騎墻而立造臺法下築基與邊墻平外出一丈四五尺有餘內出五尺有餘中層空豁四面箭窗上層建樓櫓環以梁口內衝戰卒下發火炮外擊強賊賊矢不能及賊騎不敢近 又曰石砲大小不等粗可徑尺細可徑六七寸製以孔內入以炸藥築之以土預安線線算筒置於邊墻梁口過賊至墻下則燃線入筒以手推下賊人所見不過一石以為我拋擊不中不再提防藥燃石碎有相近而不傷者有數十丈而被擊者敵人莫測所向故人人自危此為第一利器且不費官帑一特數萬可備節財賊誠為妙策蓋賊至墻上下勢不可阻如出頭視賊而外方盡天如蟻即拋一石不過擊一人况仰視石下每可迴避十未得中其一此砲一落即有百人莫知中誰莫不畏懼人人奔遁此所以為利也

轉輸

尉繚子曰凡治人者何曰非五穀無以充腹非絲麻無以蓋形故充腹有粒蓋形有織夫在芸耨妻在機杼民無二事則有儲蓄夫無雕文刻鏤之事七無繡飾纂組之作木器液金器腥豎人飲於土食於土故堯堯以為器天下無費今也金木之性不寒而衣繡飾馬牛之性食草飲水而給菽粟是治失其本而宜設之制也春夏夫出於南畝秋冬女練於布帛則民不困今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腹失其治也古者土無肥境人無勤惰古人何得而今人何失邪耕有不終畝織有日斷機而奈何寒飢蓋古治之行今治之止也夫謂治者使民無私也民無私則天下為一家而無私耕私織共寒共飢其飢故如有子十人不加一飯有子一人不損一飯焉有啗呼醜酒以敗善類乎民相輕桃則欲心興爭奪之患起矣橫生於一夫則民私飯有儲食私用有儲財民一犯禁而拘以刑治焉在以為人上也善政執其制使民無私為下不敢私則無為非者矣反本緣理出乎一適則欲心去爭奪心困空野充粟多安民懷遠外無天下之難內無暴亂之事治之至也蒼蒼之天莫知其極帝王之君誰為法則往世不可及來世不可待求已者也所謂天子者四萬一曰神明二曰堯先三曰洪叙四曰無敵此天子之事也野物不為犧牲雞學不為通儒今說者曰百里之海不能飲一夫

三尺之泉足止三軍渴臣謂欲生於無度邪生於無禁太上神化其次因物具下在於無奪民時無損民財夫禁必以武而成實必以文而成 又曰萬乘農戰千乘牧守百乘事養農戰不外索權牧守不外索助事養不外索資夫出不足戰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市者所以給戰守也萬乘無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夫市也者百貨之官也市賤貴貴以限士人人食粟一斗馬食菽三斗人有飢色馬有瘠形何也市有所出而官無主也夫提天下之節制而無百貨之官無謂其能戰也 管子曰凡用兵之計三駕當一至三至當一軍三軍當一戰故一期之師十年之蓄積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 軍職曰用兵之要必先察敵情視其倉庫度其糧食卜其強弱察其天地伺其空隙故國無軍旅之難而運糧者虛也民菜色者窮也十里饋糧士有飢色蘇後饜師不宿飽夫運糧百里無一年之食二百里無二年之食三百里無三年之食是謂國虛國虛則民貧民貧則上下不親敵攻其外民盜其內是謂必潰 漢五鳳中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省關中漕卒過半又令邊郡皆築倉以糴時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 隋文帝開皇五年工部尚書長孫平奏古者三年耕

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為災人無菜色皆錄勸導有方蓄積先備請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富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富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帳簡較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富社有饑饉者即以此穀賑給 宋浙東提舉朱熹言乾道四年間建民艱食素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與土居進士劉如愚共任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二計息以償自後逐年散或遇少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未造成倉廩及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管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未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遇凶年人不闕食元至正十六年董博實建議於朝曰海寧一境不通舟楫軍糧唯可陸運瀕海之人屢經寇亂且宜曲加存撫權令軍人運送其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名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着地排列成行日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運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數也陸贄曰頃以運兵衆多轉餽勞費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羨爭趨厚利不憚作勞耕稼日滋粟麥歲賤向使有司識輕重之術知久遠之謀守之有恒施之

有制雖視豐耗善計收積穀麥必歸於公庫布帛悉入於農夫其或有力而無資願居而靡措貸其種食假以犁牛自然成卒忘歸貧人樂從可以足食可以實邊無屯田課責之勞而儲蓄自廣無徵役踐更之擾而守備益嚴果能用之足謂長算既而有司隘吝不克將順忘國家制備之謀行市道苟且之意當檢而願糴者則務裁其價不時欲藏遇災而艱食者則莫揆乏糧抑使收糴逆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取於人以俟公私之乏困乘時所急十倍其贏又有勢要近親竊游之士或附託邊將或依倚職司委賤糴於軍城取高價於京邑坐致厚利實繁有徒欲勸農而農不獲饒欲省費而又費又愈甚復以制事無法示人不誠每至和糴之時多支縮紆充直窮邊寒互不任衣裘絕野蕭條無所貨鬻且又虛張估價不務準平高下隨喜怒之心精粗在胥吏之手既無信義率下下亦以偽應之度支物估轉高軍郡穀價轉貴遞行欺罔不顧憲章互相掄持莫可禁止度支以苟售滯貨為功利而不察邊食之盈虛軍司以所得加價為羨餘而不恤農人之勤苦雖設巡院使相監臨既失綱條轉成囊橐至有空申簿帳偽指囤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巡院巧誣於會府會府承詐以上聞幸逢有年復遇無事吞聲補舊弘日偷安若遇歲餘兵興則必立致危迫 咸維先曰每兵一名各將米二升炒黃包裏一升研為細末

一升另包麥麵二升一升用香油作煤一升蒸熟六合用好燒酒浸晒乾再浸以不入為度研為麵另包四合用鹽醋浸晒亦以不入為度研為末另包非團固至急不許用 武經曰米一石取無谷者淨淘炊熟下漿水中出水曝乾淘去塵又蒸曝之經十遍可得二斗每食取一大合先以熱水浸之待濕徹然後煮食之一人可五十日 鹽三升以水和入鍋中炭火燒之即堅小不消一人可食五十日又宜夏月將行 取小麥麵作蒸餅一枚浸醋一升曝乾以醋盡為度食每梧桐子大煮之一人可食五十日 鼓三升搗如膏加鹽五升檢作餅子曝乾每食如棗核大以代醬菜一人可食五十日 糜餅用糜末作麵沸湯和為餅厚一分切作棋子曝乾收貯如在營若內以湯沃而食之如路行及戰陣中乾食味美不渴 每人將油麻半升如渴取三十粒含之立止亦可將烏梅乾略行軍馬軍每人將乾酪與馬恐馬渴之 山行採松皮每十斤與米五合煮之令爛熟半斤一人可食一日 通典曰軍行砂磧鹹鹵之中有野馬黃羊蹤鼻之有水鳥鳥所集處有水 地生葭葉蘆荻菰蒲之處下有伏泉 地有蟻壤之處下有伏泉 渴鳥隔山取水以大竹筒雄雌相接勿令漏洩以麻漆封裏推過山外就水置筒入水五尺即於筒尾取松樺乾草當筒放火火氣潛通水所即應而上 武編曰烟鼻泉入山遠道及砂磧之處乏水者掘一

穴容一二石許用濕蓬艾滿中燒之火猛而閉留一小穴相通四望之但見烟出之處不論遠近掘之得泉肺也 妙哉石山中即近石掘之如土山即草木掘之砂磧擇高處掘之此能救急但煙出多水惟深更佳亦但尋煙出處皆有水一食頃烟未出者再開一穴求之無不得泉勝也

選士

太公曰凡舉兵師以將為命命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授職各取所長隨時變化以為綱紀故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備數如法審知命理殊能異技萬事畢矣 武王曰請問其目 太公曰腹心一人主贊謀應卒接天消變總攬羣謀保全民命謀士五人主圖安危慮未萌論行能明賞罰授官位決嫌疑定可否天文三人主司星曆候風氣推時日考符驗校災異知天心去就之機地利三人主軍行止形勢利害消息遠近險易水洞山阻不失地利兵法九人主講論異同行事成敗簡練兵器刺舉非法通糧四人主度飲食備蓄積通糧道致五穀令三軍不困乏奮威四人主揮才力論兵革風馳電掣不知所由伏旗鼓三人主伏旗鼓明目詭符印珍號令聞忽往來出入若神股肱四人主任重持難修溝塹治壁壘以備守禦通才二人主拾遺補過應對賓客論議談語消患解結權士三人主行奇詭設殊異非人所識行無窮之變耳目七人主往來聽言視變

覽四方之事軍中之情爪牙五人主場成武激勵三軍使胃難
攻銳無所疑慮羽翼四人主揚名譽震遠方動四境以弱敵心
游士八人主伺姦候變開閭人情懼敵之意以為間謀術士二
人主為誦詐依托鬼神以惑眾心方士三人主百藥以治金瘡
以痊萬病法算二人主會計三軍營壘糧食財用出入 又曰
軍中有大勇敢死無傷者聚為一卒名曰冒刃之士有銳氣壯
勇強暴者聚為一卒名曰陷陳之士有奇表長劔搥武齊列者
聚為一卒名曰勇銳之士有披距伸鉤強梁多力潰破釜鼓絕
滅旌旗者聚為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踰高絕遠輕足善走者
聚為一卒名曰冠兵之士有王臣失勢欲復見功者聚為一卒
名曰死關之士有死將之人子弟欲為其將報仇者聚為一卒
名曰死憤之士有貧窮忿怒欲快其志者聚為一卒名曰必死
之士有贊塔人虜欲掩迹揚名者聚為一卒名曰屬鈍之士有
胥靡免罪之人欲逃其恥者聚為一卒名曰幸用之士有材技
兼人能負重致遠者聚為一卒名曰待命之士此軍之練士不
可不察也 吳子曰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
戎馬率旗斬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之愛而貴之是謂
軍命其有二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敵者必加其爵列可以
決勝 武經曰士卒疲勇不可混同為一一則勇士不勸疲兵
因有所容出而不戰自敗也昔齊以伎擊強魏以武卒奮秦以

銳士勝漢有三河俠士劍客奇材吳謂之解頰齊謂之決命唐
則謂之跳盪是皆選鋒之別名也兵之勝術無先於此凡軍眾
既具則大將勒諸營各選精銳之士須踏健出眾武藝鞅格者
部為別隊大約十人選一萬人選千所選務寡要在必當擇腹
心健將統押自大將親兵前鋒奇伏之類皆品量配充 軍律
曰軍中才藝片善莫遺臨事有闕如何卒救或施小計以復大
功設一計而收萬全或致死擒生或知情識變若多藝而無行
則擇藝而棄行能謀而怯關則舍怯而用謀各有所長難為求
備亦有鷄鳴狗盜益嘗得以脫身夷門屠夫信陵納之全國選
士之時宜多採究 戚繼光曰兵之貴選尚矣而特有不同選
難拘一若草昧之初招徠之勢如春秋戰國用武日久則自是
一樣選法方今天下承平軍書混同編民忘戰卒然之變自是
一樣選法大端創立之選勢在廣攬分揀等率均有所用天下
一家邊腹無虞將有章程兵有額數餉有限給其法惟在精第
一不可用城市油滑之人但看面目光白形動伶便者是也第
二不可用奸巧之人神色不定見官府輒然不忌者是也又第
三可用只是鄉野老實之人所謂鄉野老實之人者黑大粗壯
辛苦手面皮肉堅實有土作之色是也第二可用乃慣戰之人
曾見賊無功之人慣戰知利害知利害則奸猾生但熟知戰陳
勢所必用無功必膽怯但曾見情狀故以二項為次等然有一

等司選人之柄者或專取於豐偉或專取於武藝或專取於力
大或專取於伶俐此不可以為準何則豐大而膽不充則緩急
之際脂重不能疾趨反為肉累此豐偉不可恃也藝精而膽不
充則臨事怕死手足倉皇至有倒執矢戈蓋失故態常先眾而
走此藝精不可恃也伶俐而膽不充則未警之先受擇便宜未
陣之時預思走路臨事之際除已欲先奔猶之可也又復以利
害恐人使作他輩為已避罪之地此伶俐不可恃也力大而膽
不充則臨時足軟眼花呼之不聞推之不動是力大不可恃也
興言至此則吾人選士之術荒矣夫然則廢四者而別圖之亦
不可也蓋四者不可廢而不可必耳諺曰藝高人膽大是藝
高止可添壯有膽之人非懦弱膽小之人苟熟一技而即膽大
也惟素有膽氣使其再加力大豐偉伶俐而復習以武藝此謂
錦上添花又求之不可得者也然此輩不可易得思其次則武
藝尚可以教習必精神力貌兼收而以膽為主膽在腹不可見
何以選為殊不知人之精神露乎外第一選人以精神為主而
當兼用相法忌凶死之形重福氣之相此蓋選人之妙矣最勿
使伶俐油滑寧用鄉野愚鈍夫鄉野愚鈍之人畏官府畏法度
不測我顛倒之術誠信易於感孚懶氣易於振作若將成素立
則先收之以息若將成未行則先振之以威使就我毅中而已
中有妙機因情為政不過欲使為我用命若愛先玩於前而後

繼之以威則怨成而忘恩矣但威嚴不能自行永無阻壞而所
以使威嚴之永行無阻壞者恩與信也彼天下之至親至情莫
慈父之於孝子是也子之聽命於父者以其生我也育我也設
使父必於殺子雖孝子且不能無私言况烏合之眾行伍之兵
耶故必恩以佐使其威嚴庶威嚴之畏為有濟如載物者舟而
所以使之安載如意轉捷從心則舵也威嚴其舟乎恩信其舵
乎有名將出必不易子言也 選兵既得其道矣其法不過相
容精健而四上下皆健也二十以上皆健也所用之器必長
短相雜刺銜兼合而我之選士若無分辨一概給之則如藤牌
宜於少壯便捷狼筈長牌宜於健大雄威長鎗短兵宜於精敏
有殺氣之人皆當因其材力而授習不同苟一概給之則年近
四旬筋力已成豈能以圓徑二尺之牌而跪伏委曲蛇行龜息
以蔽堂堂七尺之軀伸縮進退神出鬼沒以縱橫於鋒鏑耶若
狼筈長牌等授之以少年健兒則筋力未成豈能負大執重老
老成成立於前行以為三軍之領袖翼蔽也哉今將編選授器
之法開條於後 一編立隊伍籍記年貌貫址之法必在選時
一日內了當若待次日則我所選中之人又更換一半矣何則
新集鄉民不知法度惟聽熟人之言倏起投兵之思則一時恨
不入選威嚴之臨或有人恐以禍福倏生畏悔之念便就又要
回家渠蓋此時既未受約束又未食錢糧不惟無所繫抑且無

所畏日選日更無時可定矣其法一面用白牌上書一號編營
伍在此管生二號記縣分都圍在此管生三號記年貌厄
記在此管生四號記尺寸筋力在此管生五號記居住地名填
年月在此管生六號登錄文冊在此管生又在空地別立一旗
標以待後項選過者一將此六號白牌分為六處挨號順擺
在於丹墀兩邊務每牌下留空地可容一二隊人以便編記每
一號牌下用桌一張橙二條與官生坐書手一二名俱分立停
當然後坐堂照前法選兵約足勾一哨官所管之數又照後開
條編次一哨官畢又選一哨官者一將選中兵先儘哨官自
定部下哨長幾名就將幾名內定第一哨哨長當前立訖餘幾
名且在坐後不許行動又聽前立第一哨長於兵內自舉抽出
隊長幾名又於隊長內定出第一隊長前立餘亦在坐後立將
第一隊長令在選中兵中帶悉入隊兵十二名在公坐前而橫
一字立先將隊長用束伍牌牌紙一張於習藝空內填領隊二
字給與方色隊旗一面連人先送至填營伍處其填營伍處先
給定成營伍無姓名行伍冊一本過送人到將牌牌紙內照營
伍填畢又連人牌送與填縣分都圍處照牌紙內空處填畢
又連人牌送至填年貌厄記處照牌牌紙內空處填畢又連人
牌送至填尺寸筋力處照牌牌紙內空處填畢又送至的當卿
土之官管填所住地名處照牌牌紙內空處填住處地名畢乃

將本隊長帶過十二名兵內先擇年力老大一人付以長牌長
牌無甚花法只欲有膽有力賴之遮蔽其後兵前進耳次將
年少使健手足未硬一名為藤牌藤牌如前說之謂也次將
年力健大老成二人為狼筈狼筈枝幹繁重足以蔽身而壯體
故用法明直易習便於老成手足已硬之人次將有親氣有
精神三十上下長健好漢四人為長鎗手又長鎗之次者二人
為短兵長槍用法多習學非身衣服俱活者不可用此器又專
主於刺故選投又貴於精中取精次老實有力能肩負甘為
人下者一人充為火兵欲力負鎗裏之重性下肯為同類所役
一每定完一人為某器即填於牌牌內習藝空內連人一照
先編記隊長之法挨次挨送各所立按記牌下處處填完一隊
畢通令隊長帶赴又一處抄錄牌牌紙內所填格眼在冊即將
一隊兵送於空地立標之所坐聽一第二隊照第二隊法編
給換填完畢又坐如此一哨內各隊皆畢將哨長亦照隊長法
填給與該方色大旗一面即執於先編過本哨該管幾隊頭坐
定又如此喚過先已發放在坐後立着的第二哨哨長來編出
隊長又照一哨之法挨隊如前選編俟一哨官的完了授以約
束責令哨長管隊長隊長管兵每隊互相識認亦照約束伍律
牌陰面之式刷來將全隊姓名填於式內每名給一張粘在牌
牌陰面若至通完仍照選兵法分立牌所總對讀牌牌一過

差者換者即便以重法連坐其一二人以立重信此乃治兵之
始初下手工夫百萬之綱領也節目由此而寓幸勿畧焉又
曰凡選編選必用把選哨哨選旗選隊選兵聽各任真任
怨擇各平素所知或先同當兵或係同鄉相認或見同款相隣
平日守法生事膽力勇怯渠觀於不意中得於所忽甚具今
令自選千係在選者若臨時不堪上陣平時生事胡為原擇社
之人何辭自誣庶行連坐亦不怨於上官若官府面前一時選
驗不過年觀力氣而已全無可憑且歸為兵怨怒目掀掌口稱
忠義膽勇心事包藏於胸如何足信故上一層不可有意擊肘
仍要多方間警使等等自擇此軍中第一要着第一至教

教戰

周禮大司馬之職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
陳辨鼓鐸鑼鏡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音鼓軍將執晉鼓師帥
執提旅帥執鞞卒長執鏡兩司馬執鐸二十五人執中士執
兩司馬五人執下士執
哈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貉也
誓民鼓遂圍禁禁者虞行中
之通當其志也火弊火弊火止也
四五月又獻禽以祭社中夏教蒐舍
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
官各家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蒐田如蒐之
禮車弊車弊車之車心
也獻禽以享初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

物之用王載大常諸候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旌鄉遂載物節
野載旒百官載旗各書其事與其號馬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蒐
田如蒐田之法羅弊羅弊羅弊也
故當其用也致禽以祀社中冬教大閱前期群
吏戒眾庶修戰澆虞人來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
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群吏以旗物鼓
鐸鑼鏡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陣車徒如戰之
陳皆坐群吏聽誓於陳前斬牲以左右狗陳曰不用命者斬之
中軍以鞞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群吏作旗車徒皆作鼓
行鳴鑼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振鐸群吏作旗車徒皆坐又
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鑼車徒趨及表乃止坐作
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閱車三發徒三刺乃鼓
退鳴鑼且却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以旌為左右和之
門群吏各帥其車徒以叙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
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為主易野車
為主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於陳前中軍以鞞令鼓鼓
人皆三鼓群司馬振旅鐸車徒皆作逆鼓行徒樹枚而進大獸
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及所弊至所弊之處也鼓皆馘車徒皆餘
徒乃弊致禽馘獸於郊入獻禽以享燕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
以救無辜伐有罪左傳藏倍伯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
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相

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成儀也管子曰三官不繆五
教不亂九章者明則危危而無害窮窮而無難故能致遠以數
縱彊以制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任也所以起也所以金也二曰
金金所以止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旗旗所以立兵也所
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此之謂有三官而兵法治也五
教一曰教其日以形色之旗二曰教其身以號令之數三曰教
其足以進退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長短之利五曰教其心以賞
罰之誠五教各習而士員以勇矣九章一曰舉日章則畫行二
曰舉月章則夜行三曰舉龍章則行水四曰舉虎章則行陸五
曰舉鳥章則行陂六曰舉蛇章則行澤七曰舉鵠章則行陸八
曰舉狼章則行山九曰舉犴章則戡食而駕九章既定而動靜
不過三官五教九章怡乎無端卒乎無窮怡乎無端者道也卒
乎無窮者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也故不可量則衆彊不能
圖不可數則僞詐不敢嚮吳子曰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
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為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
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
教成三軍以近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饑圓而方之坐而起之
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合之結而解之每變皆習
乃授其兵是謂將事又曰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戰長者持弓
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所養智者為謀主鄉里相

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習陳三鼓趨食四鼓嚴辦五鼓就
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尉繚子曰兵之教令分營居陳有非
令而進退者加犯教之罪前行者前行教之後行者後行教之
左行者左行教之右行者右行教之教舉五人其甲首有賞弗
教加犯教之罪羅地者自揭其伍伍內互揭之免其罪凡伍臨
陳若一人有不進死於敵則教者如犯法者之罪凡什保什若
亡一人而九人不盡死於敵則教者如犯法者之罪自什以上
至於裨將有不若法者則教者如犯法者之罪凡明刑罰正勸
賞必在乎兵教之法將異其旗卒異其章左軍章左肩右軍章
右肩中軍章胸前書其章曰某甲某士前後章各五行尊章置
首上其次差降之伍長教其四人以板為鼓以瓦為金以竿為
旗擊鼓而進依旗則趨擊金而退麾而左之麾而右之金鼓俱
擊而坐伍長教成合之針什長教成合之卒長卒長教成合之
伯長伯長教成合之兵尉兵尉教成合之裨將裨將教成合之
大將大將教成陳於中野置大表三百步而一既陳去表百步
而決百步而趨百步而驚習戰以成其節為之賞罰自尉吏而
下盡有旗戰勝得旗者各視其所得之爵以明賞勸之心戰勝
在手立成立成在手戮力戮力在手正罰正罰者所以明賞也
令民背國門之限決死生之分教之死而不疑者有以也令守
者必固戰者必闢毒謀不作毒民不語令行無變兵行無猜輕

者若敵寔奮敵若驚舉功別德明如白黑令民從上令如四支
應心也前軍絕行亂陳破聖如潰者有以也此之謂兵教所以
開封疆守社稷除惡害成武德也 又曰人君有必勝之道故
能并兼廣大以一其制度則成天下有十二焉一曰連刑謂同
罪保伍也二曰地禁謂禁止行道以網外姦也三曰全軍謂甲
首相附三五相同以結其聯也四曰開塞謂分地以限各死其
職而堅守也五曰分限謂左右相禁前後相待垣車為固以逆
以止也六曰號別謂前列務進以別其後者不得爭先登不次
也七曰五章謂彰明行列治卒不亂也八曰全曲謂曲折相從
皆有分部也九曰全鼓謂興有功致有德也十曰陳車謂接連
前連馬肩其目也十一曰死士謂眾軍之中有材智者乘於戰
車前後縱橫出奇制敵也十二曰力卒謂經其全曲不麾不動
也此十二者教成犯令不舍兵弱能強之主卑能尊之令繁能
起之民流離能親之人眾能治之地大能守之國車不出於閭
組甲不出於橐而成服天下矣 衛公李靖兵法曰諸教戰陳
每五十人為隊從營纏槍幡至教場左右廂各依隊次解幡立
隊別相去各十步其隊方十步分布使均其駐隊塞空去前隊
二十步列布訖諸營十將一時即向大將處受處分每隔一隊
定一戰隊即出向前各進五十步聽角聲第一聲絕諸隊即一
時散立第二聲絕諸隊一時捺槍卷幡張弓拔刀第三聲絕諸

隊一時舉槍第四聲絕諸隊一時籠槍跪膝坐目看大總管處
大黃旗耳聽鼓聲黃旗向前亞數角動齊唱嗚呼齊向前
至中界一時齊開唱殺齊入敵退敗訖可趨行三十步審知賊
徒喪敗馬軍從背逐北開金鉦動即須息叫却行膊上架槍側
行迴身向本處散立第一聲絕一時捺槍便解幡旗第二聲絕
一時舉槍第三聲絕一時簇隊一看大總管處兩旗交即五隊
合一隊即是二百五十人為一隊其隊法及卷幡舉槍簇隊
戰一依前法一看大總管處五旗交即十隊合為一隊即是五
百人為一隊法及舉槍舉幡簇隊戰法並依前聽第一聲角
絕即散二百五十人為一隊第二聲角絕即散五十人為一隊
如此凡三度即教畢諸十將一時取大將負前止第三角聲
絕即從頭卷外還軍 又云教戰練兵中間隊須加減審看大
總管處白碧兩旗交此為隊解隊每色三隊合為一隊
添入中隊計會使便稀稠均即是一百五十人為隊如不須更
合隊便即交戰一准前捺槍解幡如須加兵合隊即看大總管
處赤皂兩旗交諸隊各依本色又三隊合為一隊准前添入中
隊使稀稠均即是四百五十人為一隊如須交戰卷幡舉槍
隊並依前教戰了欲散還營看大總管處兩旗即分散却為
一百五十人隊看各依舊立又兩旗即散五十人為一隊
依舊初立聽角聲第一聲絕一時捺槍便解幡第二聲絕一時

舉槍第三聲絕一特簇隊聽還營進止如放散更聽一會角聲
 即依軍伍次發引還營其應前進而不進應却退而不退應坐
 而不坐應起而不起應簇而不簇應散而不散應捺而不捺應
 卷而不卷應合隊而不合隊應學而錯學入他隊言語諠譁不
 聞鼓聲旌旗分擾疎密失所並節級科罰其教法各令子總管
 以下錄一本教依兵士一云凡教兵必擇平原曠野孤山高
 隴可以登高視遠之地大將居其上南向左右各置鼓十二面
 角十二具左右各樹五色旗六纛在前列旗次之裨副左右衛
 官駐隊如偃月形為後騎下臨平野使士卒目見旌旗耳聞鼓
 角心存號令乃命諸將分為左右以精新甲冑旗幟教之蓋以
 易見而生勇也分為左右兩各以兵馬使為長班布其次陣間
 容陣隊間容隊曲間容曲人問容人出入往來不聞馳逐以長
 參短以短參長回軍轉陣以後為前以前為後進無奔退無
 趨走紛紛紜紜亂而不可亂渾渾混混形圓而不可敗以正
 合以奇勝聽音望麾乍合乍離於是三令而五申之三令五申之說見於左傳
之說如生死之說二今據金鼓視旌旗以廣其耳目三今據參短以宜其前而五申一中之實罰以是心二
 白旗點鼓聲動則左右兩齊合朱旗點角聲動則左右兩齊離
 離之與合皆不過中央子午之位左兩陽向而旋右兩陰向
 而旋左左右各復初位信旗下立俟白旗掉鼓音動左右兩各
 如雲蒸鳥散彌川絡野然而不失部隊之疎密朱旗掉角音動

左右兩各復初位前後左右人立之疎密使無差尺寸散則法
 天聚則法地如此三合三離三聚三散不如法者軍吏之罪罰
 從軍令於是大將出五彩旗十二口各樹於左右兩陳每旗命
 壯勇士五十人奪旗左兩奪右兩右兩奪左兩鼓音動而奪角
 音動而止得旗者勝失旗者敗負勝賞而負罰離合之勢聚散
 之形勝負之理賞罰之信因是而教之 校獵一人守圍地二
 尺十二將將別千人凡萬二千人守地三萬六千尺積尺得步
 二千積步得里一十五餘二百四十步圍中徑濶得地五里餘
 二百步以左右決勝將為交頭其次左右將主士伍為行列皆
 以金鼓旌旗為節度其初起圍張翼隨山林地勢無遠近皆為
 部分其合圍地虞候先擇之定訖以善弧矢者為圍中騎其步
 卒槍幡守圍有漏禽者坐守圍之吏大獸公之小獸私之以觀
 進止斯亦教戰一端也

陣法

太公曰日月星辰斗柄一左一右一背此謂天陳止陵水泉亦有前後左右之利者謂地陳用車用馬用武者謂人陳尉繚子曰陳有內向有外向有立陳有坐陳天內向所以衝中也外向所以備外也立陳所以行也坐陳所以止也立坐之陳相參進止將在其而坐之兵御奔立之兵戰驚將亦居其中善御敵者正兵先合而後扼之者必勝衛也司馬法曰兵不難則不利長兵以衝短兵以守不長則難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易亂太重則鈍鈍則不濟軍旅以舒為主行則民力足難交兵致刃徒不趨車不馳運奔不衝列是以不亂軍旅之固不失行列之政不絕人馬之力遲速不

過誠命弓矢禦使矛守戈戰助凡五兵五當長以衝短短以救長逆戰則久皆戰則強見物與伴是謂兩之凡戰智也鬪勇也陳巧也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所不欲不能於敵反是凡陳行惟疏戰惟密兵惟雜人教厚靜乃治威利章相守義則人鬼慮多成則人服特中服厥次治物既章目乃明慮既定心乃強進退無疑見敵無謀聽誅無誣其名無害其旗凡戰以力久以氣勝以固又以危勝本心固新氣勝以甲固以兵勝凡車以密固徒以坐固甲以重固兵以輕勝凡戰以輕行輕則危以重行重則無功以輕行重則敗以重行輕則戰致戰相為重輕凡戰三軍之成無過三日一卒之驚無過分日一人之禁無過皆息凡戰最寡以觀其變進退以

觀其固危而觀其懼靜而觀其怠動而觀其疑襲而觀其治擊其懼疑加其卒致其屈襲其規因其不避阻其圍奪其慮乘其懈凡戰先則弊後則備息則急亦弊息久以反其懈

凡從奔勿息敵人或正於路則慮之黃帝握奇經曰縱布三天三次之縱布四地次於天後縱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縱布四雲起天地之四維縱布天衝居其左右縱布天衝居其前後縱布地軸居其中央正義漢三分天下有諸葛孔明者以區區之蜀單衝三國之閉八陣之法亦嘗考之矣四為正四為奇餘奇為握機或總稱之先出游兵定兩端天有衝地有軸前後有衝風附於天雲附於地衝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各四隊風居四維故有圓軸單列各為三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雲居四角故有方天居兩端天衝地居中間地衝總為八陣陣訖游兵從背驅敵或驚其左或驚其右聽音望塵以出奇天地之前衝為虎翼風為蛇蟠繞之義也虎居中間張翼以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趨以應之天地之後衝為飛龍雲為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於中張翼以進鳥振兩端向敵而翔以應之虛實二壘皆逐天大氣候山川向背利害隨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今魚復江中平沙上有土石焉其八陣遺蹟尚可想也陽落鈞連曲折相對出入變化莫知其終其始黃帝太公管仲之遺制也草太子曰八陣圖出於井田公田即中軍也私田八家即八陣也豐塘魚腹江前六十四壘其體後方遊騎二十四壘形如却月共

八陣也奇兵分為四衝各六陣以配本陣四正四奇中軍之用所謂四頭八尾者是其制也行則奇兵居先止則奇兵居後戰則奇兵變化如牙如爪其用不窮孔明總平列而為兩行寄於六十四魁之後人不測其故以為殿後之兵云 握奇角經續圖角音二初警眾未收眾軍音五一指畫兵二結陣三行四副五急關全音五一級三五三退四背五急背麾五一玄二黃三白四赤五青揮法八一天玄二地黃三風青四雲白五天前冲上玄下赤六天後冲上玄下白七地前冲上黃下青八地後冲上黃下赤二革二金為天三革三金為地二革三金為風三革四金為雲四革三金為龍三革四金為虎四革五金為鳥五革四金為蛇者八陣各用金鼓之制也其金革之間加以角音者在天為兼風在地為兼雲在龍為兼鳥在虎為兼蛇加二角音者全師進東加三角音者全師進西加四角音者全師進南加五角音者全師進北靴音不正者師不整金革既息而角音不正者師並旋三十二隊天十六隊天衝八隊天前後冲八隊風三十二隊地十六隊地軸十二隊地前後冲八隊雲以天地前冲為虎翼天地後冲為飛龍風為蛇蟠雲為鳥翔天地以下八重以列或曰握機望敵即引其後游兵以倚角重列不動或合而為一或離而為八分合如隨人之多少觸類而長天或圓布前為右後為左天地四望之屬是也天居兩端其次風其次雲左右相向或也地方風雲各在前後冲之前天居兩端其次地居中間兩地為

軸是也縱布二天三次之縱布四地次於天後縱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天前冲居其石後冲居其左雲居四端虛實二壘則此是也 馬隆八陣圖贊 總述 治兵以正求勝以奇正不可易奇無常規可握則握可施則施十變萬化敵莫能知 正陣 動則為奇靜則為陣陣則成列奇則不盡分苦均勞輪輒相稱嚴兵前守後隊勿避 奇兵 古之奇兵在陣內今之奇兵在陣外兵體無形形露必潰雷而為之百戰不昧 天陣 天陣十六外方內圓四面風衝其形象天為陣之主為兵之先善用三軍其形不偏 地陣 十二其形正方雲生四角衝相當其體莫測動用無疆獨立不可配之於陽 風陣 風無正形附之於天變而為蛇其意見玄風能鼓動萬物繞馬蛇能圍繞三軍懼焉 雲陣 雲附於地始則無形變為翔鳥其狀乃成鳥能突擊雲能掩翼十變萬化金革之聲 飛龍 天地後衝龍變其中有平有足有背有胸潛則不測動則無窮陣形赫然象名為龍 虎翼 天地前衝變為虎翼伏虎將搏賊其威力准陰用之變化無極垓下之戰會魯公莫測 翔鳥 鷲鳥將必先翔翔勢凌霄漢飛禽伏藏審之而下必有所傷一天突擊三軍莫當 蟠蛇 風為蛇蟠附天辰形勢能圍繞性能曲伸四奇之中與虎為隣後變常山首尾相因合而為一離而為八 合而為一平川如城散而為八連地之形混混沌沌如環無窮紛紛紜紜莫知所終合則天居兩端

地居其中敵則陰陽兩兩相銜勿為事先動而後從游兵
游軍之形乍動乍靜避實擊虛示贏繞或結陣趨地斷繞四圍
後賢雷之勢無常定全革金昔有五革昔有五退則聽金
進則聽鼓鼓以增氣金以抑怒握其機關戰不失度執鼓紅
塵戰深向刃相臨勝負未決懷懼心乍轟乍背或縱或橫行伍錯
雜整作執音 麾角 麾法有光日條流角法有五初驚末收
麾者指揮者警覺臨機變化慎勿文錯 兵體 上兵伐謀其下
師素本逐末聖人不為物禁暴安時救危蓋不得已聖人用之
英雄為將夕陽乾乾既正平治不黨不偏樂以身後苦以身先
小人偏勝君子兩全戰者危事爭者逆德不有破軍必有亡國握
機為陣動則為賊後賢雷之句以為感夫樂殺人者不得志於天
下聖人之言以告來者 武經曰五陣之名曰水五金火土五陣
之形曰方圓曲直銳西方主金殺氣也其形方其色白故陣法皆
起於方方陣者即八陣總圖是也可用以守圓陣者以方陣規而
圓之八面皆對敵圓融而無空缺者也被圍用之曲陣者左軍在
前軍前之右左軍在前軍前之左前張兩翼以進也掩敵用之
直陣者前軍居中右軍居右左軍居左並列而戰也凡對敵皆
用之銳陣者右軍在前軍後之左左軍在前軍後之右如鳥味
矢鏃之進也幢敵用之此三者中軍皆在陣後為主後軍又在
軍後以為拒風雲皆在四隅為奇兵也

易範經緯曰五行之初生水而水水而火火而金金而土故西方
之金為方陣而方變為圓中央之土為圓陣而圓變為曲北方之水
為曲陣而曲變為直東南方之木為直陣而直變為銳南方
之火為銳陣而銳又變為方五行之相剋火剋金金剋水木剋
土土剋水水剋火火之剋金也故銳陣可以破方陣金之剋水也
故方陣可以破直陣水之剋土也故直陣可以破圓陣土之剋木
也故圓陣可以破曲陣水之剋火也故曲陣可以破銳陣五陣之
變皆必始於方卷而藏之則為方陣圓陣而握機之數在軍中舒
而張之則為曲陣直陣銳陣而握機之數在陣後
方者所以弛張也高平利方方利變四方高利圓圓利守左
右高利北北利吞後高前下利壯利潰前高後下利衝方
衝方利爭險平易利車輪車輪利進斥澤利累累利敵
城丘利鷹行鷹行繞洞當陣方布之以其行伍洞徹而相當
也故云平原平廣野彼寡我眾則利為洞當洞當利變可
以變前為後變後為前變左為右變右為左變其形正而厚可
以勝中黃法曰方陣正而厚圓陣隨而取正厚者力併故洞當
勝中黃猶厚勝薄也中黃陣圓布之以其居中位者土也故云四
面俱高中央處下彼眾我寡則利為中黃中黃無角宜於堅守
可以馳龍騰鳳騰張其兩翼若掩取之以北吞圓勢可敵也法
曰翼而張者角必薄偏攻其角北可敵也故中黃騰龍騰猶

聚勝敵也龍騰陣偃月布之前翼而後方龍之躍足在前者陣兩翼屈曲如龍騰也故名左右俱高行軍豁谷則利為龍騰其形前張兩翼便於吞掩使彼奔轡三面受敵足以勝鳥翔鳥翔前銳後重象劍之鋒龍騰以兩翼夾攻其鋒法曰銳而重者夾擊之故龍騰勝鳥翔猶復勝單也鳥翔陣尖布之前銳而後眾鳥之飛首在前此陣前銳如鳥飛翔故名前下後高乘虛冒亂因其地勢則利為鳥翔鳥翔可以勝折轡折轡前眾後疎戰者相促居者有餘鳥翔背高向下因其勢以清其虛可以敵敵法曰得地助者昌失地助者亡故鳥翔勝折轡折轡陣前廣後狹布之前眾而後疎以其直前折轡於敵故名前高後下左右或險則利為折轡折轡可以勝握機握機兵得成行意胃亂敵而為險阻折轡勢仰高守險以疲握機故折轡可以勝握機握機陣龜文布之中齊而旁銳以其進正機巧得名平原廣野且行且戰則利為握機握機利進可以勝虎翼虎翼備其首尾虛在兩旁其勢不堅握機四備強弩善轡亂敵法曰以守待攻者強以動待敵者亡故握機勝虎翼虎翼陣直方布之首尾薄張兩翼以其遊騎兩旁而舒翼故名一名魚麗左傳曰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鄭公為魚麗即此川澤漫衍草樹扶疎則利為虎翼虎翼前橫中央縱張其四翼備其首尾且戰且息利於相救雁行延斜

而行惡其斷絕故虎翼可以勝雁行雁行一名衛陣延斜布之前銳而後張以其連接如秤衡也故名背城向敵易斷繞人則利為衛陣衛陣前銳後張延斜而行便於左右利於周旋可以勝洞當洞當形正而厚使居者眾用力者寡法曰厚而正者堅當選勇力勝其兩旁故衛陣勝洞當 蔡氏曰八陣皆生於方圓方者坤也圓者乾也轡方眾愚牝陣皆方之變即翼離兌也杜陣車輪雁行皆圓之變即震坎艮其相為勝負者向背虛實之機也此公孫弘所謂世有八卦陣法亦可參用者此也王氏按此八陣皆古有名一運地形因敵勢而設然不出於五陣而已蓋洞當者陣之祖用以為營者五陣之方陣是也中黃者初圍而設五陣之圍陣是也犖方者對敵布陣是也五陣之直陣也龍騰者掩敵之陣五陣之曲陣是也鳥翔者輕敵之陣五陣之銳陣是也握機者截而為六蓋即六花陣圍之變也眾愚者張其四翼方之變也雁行者延哀兩行用之以行直之變也圓敵變化皆可以致勝今其法曰方勝圓牝勝壯豈圓不足以勝方壯不足以勝牝也雖有此理拘則不通學者知而勿泥可也又曰舉白旗鳴一鼓則為洞當舉黃旗鳴二鼓則為中黃舉黑旗鳴三鼓則為龍騰舉朱旗鳴四鼓則為鳥翔舉青旗鳴五鼓則為折轡舉熊旗鳴六鼓則為握機舉虎旗鳴七鼓則為虎翼舉鵠旗鳴八鼓則為衛陣唐太宗問曰番帝兵法世傳握

奇文或謂為握機何謂也李靖曰奇音機故或傳為機其美則一考其詞云四為正四為奇餘奇為握機奇餘零也因此音機臣愚謂兵無不是機安在乎握而言也當為餘奇則是夫正兵受之於君奇兵將所自出法曰令素行以教其民者則民服此受之於君者也又曰法不預言君命有所不受此將所自出也凡將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而無正則鬪將也奇正皆得國之輔也是故握奇握機本無二法在學者兼通而已太宗曰陳馮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焉陳開容陳隊開容隊以前為後以後為前進無退無走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救數起於五而終於八此何謂也靖曰諸葛亮以石縱橫布為八行方陣之法即此圖也臣常教閱必先此陣世所傳握機文蓋得其粗也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陣何義也靖曰傳之者誤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說設八名耳八陣本一也分為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猛龍虎鳥蛇本乎隊伍之別後世誤傳詭設物象何異八而已乎太宗曰數起於五終於八則非設象實古制也卿試陳之靖曰臣按黃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馬五為陳法四為開地此所謂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此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紛紜紜亂而法不亂混混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此

所謂散而復八復而為一者也太宗曰卿可所制六花陣法出何術乎靖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陷落鈞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為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俗所號耳太宗曰內圓外方何也靖曰方生於步圓生於奇方所以矩其步圓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級應乎天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亂八陣為六武侯之舊法焉太宗曰畫方以見步數圓以見兵步教足法兵教手法手足便利思過半乎靖曰吳起之絕而不離却而不散此步法也教士猶布棋於盤若無畫路棋安用之孫子曰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勝兵若以鎡稍銖敗兵若以銖稍鎰皆起於度量方圓也太宗曰深乎孫武之言不度地之遠近形之廣狹則何以制其節乎靖曰庸將罕能知其節者也善戰者其勢隨其節短勢如彊弩節如發機臣修其術凡立隊相去各十步駐隊去師隊二十步每隔一隊立一戰隊前進以五十步為節角一聲諸隊皆散立不過十步之內至第四角聲龍鎗跪坐於是鼓之三呼三擊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敵之變馬軍從背出亦以五十步臨時節止前正後奇觀敵如何再鼓之則前奇後正復選敵來伺隙構虛此六花大率然也太宗曰太公書云地方六百步或六十步表十二辰其術如何靖曰地方一千二百步開方之形也每部占地二十步之方橫以五步立一人縱以四步立一

人凡二千五百人分五方空地四處所謂陣間容陣者也武王伐紂虎賁各營三千人每陣六千人共三萬之眾比太公畫地之法也太宗曰卿六花陣畫地幾何靖曰大開地方千二百步者其義六陣各占地四百步分為東西兩廂空地一千二百步為教戰之所臣常教士三萬每陣五千人以其一為營法五為方圓曲直銳之形每陣五變凡二十五變為止太宗曰五行陣如何靖曰本因五方色立此名方圓曲直銳實因地形使然凡軍不素習此五者安可以臨敵乎兵詭道也故強名五行焉文之以術數相往相尅之義其實兵形象水因地制流者此其旨也太公曰李勣言此方圓伏兵法古有是否靖曰此壯之法出於俗傳其實陰陽二義而已臣按范蠡云後則用陰先則用陽盡敵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此兵象陰陽之妙也范蠡又云設右為北並左為壯早是以順天道此則左右早晏臨時不同在乎奇正之變者也左右者人之陰陽早晏者天之陰陽奇正者天人相變之陰陽若執而不變則陰陽俱廢如何守此壯之形而已故形之者以奇示敵非吾正也勝之者以正擊敵非吾奇也此謂奇正相變兵伏者不正止山合草水伏藏所以謂伏也其正如山其奇如雷敵雖對面莫測吾奇正所在至此夫何形之有哉太宗曰四獸之陣又以商羽徵角象之何道也靖曰詭道也太宗曰可廢也乎靖曰存之所

以能廢之也若廢而不用詭愈甚焉太宗曰何謂也靖曰假之以四獸之陣及天地風雲之號又加商金羽水徵火角木之配此皆兵家自古詭道存之則餘詭不復增矣廢之則使貪使愚之術從何而施哉太宗良久曰卿宜秘之無泄於外通鑑綱目李靖曰八陣乃武侯舊制世用之而不可易今損益其制共成十二將兵為陣法自一至九變化無窮十二將兵向四奇曰八正以步人為正以馬軍為奇四奇一曰前奇二曰右奇三曰左奇四曰後奇八正一曰前鋒二曰右角三曰右角四曰左角五曰右角六曰左角七曰右角八曰後軍常以一奇當二正前奇當先鋒左角右奇當右角左角左奇當左奇左角後奇當右角後軍四奇取粟於大將八正取粟於四奇故正當以奇為首居則各視奇之所止出則各視奇之所行奇常在前正常在後卒然遇敵觸處為首因敵變化備環無窮所謂以寡制眾者也杜佑曰初鼓前將及右牙將各陣於左後將及右牙將各陣於右四奇將陣於左右之間乃建大將之旗於中引四奇之都虞侯各持其旗布前奇之旗於前之右布右奇之旗於前之右布左奇之旗於後之左布後奇之旗於後之右再鼓四奇就列乃令各奇引八正之都虞侯各持其旗使布先鋒之旗於前奇前之右布左角之旗於前奇後之左布左角之旗於左奇前之左布右角之旗於右奇後之右布

右角之旗於右旗前之右布右爪之旗於右奇後之左布右
牙之旗於後奇後之右布後軍之旗於後奇前之右三鼓正
就列則開四門前門在先鋒右爪之間左門在左爪左角之間
左門在右角右牙之間後門在後軍左牙之間 大將軍營陣
亦曰四門陣又曰方陣象金其陣利守初先鋒左角馬隊更
番而出五番而遍次前奇出於陣前更番出擊八番而止
返入本處而右奇出次左奇出次後奇出周而復始見利
則左奇後奇自兩門而出必勝則四奇由四門俱出兵觸前
則前奇應觸左則左奇應觸右則右奇應觸後則後奇
應行則前奇居前次則先鋒次右角次右奇次右角次右
爪次左奇次左爪次左牙次後奇次右牙次後軍止則四頭
八尾遇敵觸處為首應敵則擊手尾而首至第二變雁行陣利
以眾敵寡及利圍先正陣馬更番而出五番而變遍次出奇
隊馬更迭為奇正八番而遍如見利則兩奇俱出必勝則四奇
俱出第三變七門陣平川廣野以眾敵寡及利用正兵第四變雙
門陣先左爪右牙正隊馬更番而進次左角右爪如之次出前奇
右奇兩將故擊左則前奇應擊右則右奇應見利左奇後奇
俱出其陣利前扶後廣及利奔衝分合敵亦曰銳陣象火第五
變八門陣更番四而八門而出以應敵見利則左牙後奇引四正
為左右翼以勝之其陣利以憲制眾及利自固亦曰圓陣象雷

六變四天陣利於阻中卒然遇敵分其兵以據阻第七變張翼陣
利吞敵亦曰曲陣象水凡曲陣應銳陣方陣應真陣第八變行
陣利用奇亦曰直陣象木先左角先鋒馬更番出通次前奇金
將從左出戰右奇有右進補前奇左奇有左出補右奇後
奇自右出補左奇前奇退却自左入補後奇如此周而復始
見利左奇引二正為左翼後奇引二正為右翼以擊之右因
敵變化與地形之宜然而復始以取無窮焉 趙本學曰十二將
兵之陣唐衛公李靖因突厥寇掠擄騎奔衝所謂作也唐太
宗蓋其法衛公問對有曰臣竊觀陛下所製破陣樂舞前出
四表後繼八幡左右折旋趨步金鼓各有其節此即八陣圖
四頭八尾之制也夫前出四表者非象四奇乎後繼八幡者非
象八陣別有六十四小陣以為中軍一人所以象一陣也其原同出
於武侯而各隨所變此杜佑所以推演孔明布列之序直以太
宗李靖為法也 武經總要李靖曰古今以來臨戎對敵每作四
兩陣周曲受敵以為必固倘若選鋒而擊之其陣必敗此非天
殃將之失也亦或作長陣或作蛇陣皆以隊伍步騎相接或被
衝破一處則即散散不全大將避潰師之罪移過於下遂使騎
勇小將無罪受誅今則承成定例各立陣名各分部曲各明
奇正若夫一陣則斬一將形勢立就諸戰陣相應猶手臂

相救以此攻守萬無一失以中軍為中黃陣次有若前衝後衝左
突右擊白雲青蛇大赤大黑推亮決勝先鋒破敵以上除中
黃之外餘十二陣以應十二辰大黑子大赤午破敵丑左突寅
青蛇卯推亮辰前衝己先鋒未右擊申白雲酉決勝戌後衝亥
凡每八百人為一小方陣陣周圍十二隊五十人中間二百人並騎
射長鎗短兵等伏在陣中隨便衝擊其白雲青蛇大赤大黑
既破掩尾起退每陣加騎長鎗一百人凡都騎馬步軍共萬八
成一陣其中三千人是騎射長鎗馬軍除中黃大黑大赤白
雲青蛇之外餘八陣每陣抽騎射弓弩一百人共八百人充遊突
軍挑戰亂兵引敵如兵少即於隊中減人兵多即於陣中加
數必要存其陣隊止即為營動即為陣遂賊告急鼓聲一發
陣即成立更不在勞煩指布此則應變之法出入如神攻取皆
勝所向無敵其小陣皆有四頭每頭肥勇將一人用戰鼓一面
中央立一大旗號凡每面如有賊來攻擊即諸陣相應欲救南
而即南面鼓動八百人一特頓日向南轉戰東西北同此只轉
步人騎兵不移每陣相去廣狹一百步狀如街陌設詐挑戰
引之令入即背他陣突出弓弩騎射長鎗左右夾擊前抄其胸
後掩其尾是以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 唐太宗之初
四夷內服當漢之兵難處而並月之酋長於騎漢長於步靖
因其勢一變八陣而為六凡外營六軍各車步當前騎兵

當後車步為拒騎兵從背出此一法也再變六花為十二將兵
凡騎分為四步分為八騎居四維為奇為首步居四方為正為尾
一奇各當二正二正各向一奇一面受敵首尾相應又一法也三
變十二將兵為十三辰混步騎而為一凡外營周圍十二陣皆步
而騎各包步之中一奇各當一正一正不離一奇一陣受敵各自為
戰奇正相混無不是正無不是奇敵意正則步開騎出而擊
之以奇敵意其奇則騎入步合而擊之以正敵不知吾正之所
在不測吾奇之所出經所謂奇正之變而循環之無端至此而
後見矣是再又一法也夫是特用兵既久當將薛萬徹阿史那
軌失思力之徒皆點祭之資苟騎兵別聚為一陣教之知奇正
之方則誰可得而制者靖以步而參之騎以騎而隸之步或分
之使居四隅或折之使隨各陣屢變其名屢犯其勢何莫而
非顛倒駕御之微惟也哉他日侯君集謂太宗曰陛下使軍諸
教臣法兵法靖匡其精者是李靖欲反也靖曰得臣之粗者可
以服四夷足矣欲得臣之精是君集欲反也後君集果以逆誅
靖之遠慮蓋如此 宋吳璘伍法論曰夫兵師之制形勢所存
必有奇有正必有從有伏必有揚有備必有前後左右中必有
握奇必有游圍各有輕重饒馭盈縮遠近疏數之權度而已
虛實攻守之妙用也其間法制之精微則小以析大大以殫小
成武各足語夫一人之關有五體一身居中二手足為之前後

左右有防有擊有立有陷一體偏廢不能為也故伍法具於一人
焉起伍之數必五人兩之數必五伍隊之數必五十卒之數必四兩
一車軍之數必五乘偏之數必五隊軍之數必五偏陣之數必五
軍自一人以至百千萬人自一伍以至百千萬伍同一法也論一
人之間身與手足皆有屈伸之節屈於後者伸於前屈於右者
伸於左使皆屈而無伸與皆伸而無屈僵人而已耳雖其五體不
能為也故伍必以三人為正二為奇什必六七人為正三為奇八陣
必四隅為正四方為奇五軍必三軍為正游關二廣為奇自一人
以自千百萬人同一法也自一伍以至千八百千萬伍無不同故
一人之身四肢屈伸為之變化有無窮盡之形若伍法焉
是以前止而後奇忽為止後而奇前止聚而奇散忽為正散而奇
聚車止而騎奇忽為騎止而車奇形勢虛實攻守奇止若天道之
轉旋動不可測勝不可知者也故萬人之變化猶一伍之運用萬
人之從令猶五體之從心含一人之身與一伍之法以求行陣之
法者速矣 疊陣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
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
強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為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代
之過更代則以鼓為節騎而翼以散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
此古東伍令也得車戰餘意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
也 明兵部尚書靖遠伯王驥嘗閱師履舟山北問將校曰部伍

行列若何曰隊各五十人始為一序列聞鼓聲則變而為方圓斜
直之勢今日所較練是也驥笑曰此何以約束兵五人為伍必一
人居中執旗而四人者立四面此四人者皆聽此一人所使人皆
堅立不動赴敵則五人必若中一人使四人者相顧應四人死中
一人不得獨生由五人至二十五人為一隊最中一人執旗稍大
以令其四面如前五人之法又倍而成五則為一百二十五人其
再倍則為二百五十人為一營左右前後相應而聽于中以一百
二十五人分寄四隅與中為遊擊出奇而正兵一百二十五人整
駐不動互相倚賴而功可成矣又以五營如前法分布之則正兵
一千二百五十人更以一千二百五十人如前法為奇兵遊擊則
總二千五百人為一師相機調遣聽於中軍主將一人之令其下
由伍而隊而營各有一人為中中一人者以將之令令其餘人如
是豈有紀律不嚴約束不齊而功不成哉當時將校莫不信服
俞大猷駐陣二形 圓形 方形 為駐陣於曠蕩之野不方
圓二形或因地勢不便為直為銳則在隨時演布也若夫
重疊幾層多寡幾隊大小散各幾人則又在酌量我兵眾寡之數
隨時演布而各加以名號安得以一圓為隊一畫為行先筆之然
上耶故今只具方圓二形不用圓畫為數者要以活心活法望於
人者也夫陣者定也古人制陣雖有不同其中要妙之法唯在乎
表裏相應首尾相救陣隊相容形名相制衝之不亂撼之不動而

已學者用功須先將古人已成之制玩而求之而有得於此焉然
後隨機應變因時立宜舉古人可用之法按而行之可也或不用
古人之法自我作始亦可也謂吾胸中全無一陣可也謂吾胸中
有百千萬陣亦可也若穿鑿附會強執一圖謂足以應敵制勝則
或恐徒讀父書以誤國事者豈止趙括一人也耶 戰陣二形
三臺勢 奪前蛟勢 右二形不同而數皆用伍乃見敵之特於
駐陣之中發其精銳以接戰者其法敵在五百步或千步之外則
鼓聲和均徐徐而行各以復隊之兵行出前隊之前而止書謂不
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是也及敵至五十步或一百步之則則
鼓聲搖急踴躍前衝各以復隊之兵衝出前隊之前而止書謂不
愆於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是也先合為正後衝為奇奇復為正正
復為奇如環之循而不可窮如圓石之轉於千仞之山而不樂地
窄只用一伍寬則用十伍百伍千伍亦可也地窄只用戰隊寬則
加以翼隊包隊伏隊應隊亦可也然兵進輕退重進易退難鳴金
而退一如進法各以前隊之兵退立於後隊之後更奮止齊盡如
迎戰之勢乃可也噫進退之際不止則不齊不齊則不整敵皆得
反而乘我止以齊之節而制之千古兵法盡在戰乎得敵數之兵數閱經
年此廣東倭其何能逞今之為大將者先事欲求滿千人而教閱之亦
不可得臨事則與之以為合之眾望之以且夕之效責之以寡勝眾以弱勝
強以疎勝精之能夫安有是理耶忠於謀國者願加之意

戚繼光曰鴛鴦陣乃殺賊必勝屢效者此是緊要來伍第一戰
法今開式於後二牌平列狼筈各限一牌以防拿牌人後身長
鎗每二枝各分管一牌一短兵防長鎗進的老了即便殺上
伍長執牌在前餘兵照鴛鴦陣緊隨牌後其後牌手低頭牌前
進如已聞鼓聲而進疑不進即以單法斬首其餘兵仗牌力逃
抵於後緊隨牌進交鋒筈以殺牌長鎗殺短兵殺長鎗牌手陣
亡伍下兵通斬要依此法無不勝矣 試法每一人執牌面左
一人執狼筈面右俱牌後遮嚴分面立足鎗等雜藝俱照鴛鴦
陣立定前設長鎗一人為敵俱鑼响坐定聽吹呼囉起身點鼓
兩處俱進播鼓吹天鴛鴦聲喇叭納喊一聲敵兵執長鎗以鎗高
處截入牌身高起割鎗頭上過陣內長鎗伸出殺敵急復原伍
次敵兵長鎗截脚下牌兵用牌坐落陣內長鎗出殺敵急復原
伍次敵兵長鎗由左截進期傷牌兵之臂左面狼筈拿鎗長鎗
出殺左面短兵即隨鎗以出防長鎗進老故短以救之急收原
伍次敵鎗截右欲傷右邊後二個鎗手牌兵即以右手所持牌
刀砍其鎗右面長鎗出殺短兵隨出同左邊之例云如賊亦有
數人前來則長牌當中只顧低頭執牌前進左鎗防左右鎗防
右左鎗隨左鎗出殺右鎗隨右鎗出殺左短兵防左鎗進的老
了殺後右短兵防右鎗進的老了殺後藤牌來二鎗之勢於死
中滾出以殺為盼鳴金急復原伍進止開關左右前後總是如

何所殺定不可亂了原伍 王鳴鶴陣法答客曰古人教兵必先陣法自黃帝時已然而春秋戰國錄之則勝不錄則敗而孔明李靖尤得變化之妙者至岳武穆野戰之後說者以為陣法不足恃亦之平戎萬全識者譏之以為柔制兵弱不能禦夷錄於陣法之未善果然乎否也今世教兵大約多三才陣及四門斗底而取勝又專仗兩翼奇兵雖南北教練不同而大畧多不外此以此合戰果可以勝乎予曰夫陣者陳也定也陳定而後戰古今之常也天有積卒十二星是陣之象顯於天河出圖浴出書是陣之體昭於地如伏羲變太極而兩儀而四象四象而五行八卦如孔明之變九軍而為八陣李靖之變八陣而為六花是陣之義存乎人將貴明三才之道如不曉陣法之制是不知天地之理人之義也但無定形而陣亦因之此車輪飛行長蛇背水之所以異也夫陣不貴立而貴變不貴守而貴應夫立陣以待敵不過整齊自己人心使勇者不得猖進怯者不得獨退奮勇若一政之理也若陣不立則兵無制見敵而譁接刃而走將何以為約克之道哉譬之奕與雙陸之類夫立陣之地其奕之局雙陸之盤子而敵相向而陣具奕之勢子與雙陸之梁馬子但其勢必先舉者先舉為容後應為主奕子從敵子布勢雙陸先走二馬則為攻人奕子從己勢子相聯布勢雙陸先做己梁則為守己夫奕以聽敵變為應雙陸以聽敵擲為

動似難於預必者但操先着之在己而復料其敵所必至審速之機而終不出於吾算之外則善奕善陸者必能先洞然者矣奕之攻殺雙陸之圍打即陣法之相敵也若徒混戰而不知變化以求勝是奕雖外圍而不知點眼是雙陸雖已梁全備而外子不得出則己梁終不免於自揀又何取於晚陣法哉此尤其淺者也如深知陣法者先立於不敗之地敵雖強求戰不得欲罷不能動有所制而以全取勝此所謂善陣者不戰而勝之用也而雙陸之放逐此又玄之又玄者也客曰以奕與陸譬陣是矣倘敵兵眾多吾兵寡少將欲避之乎亦當立陣乎予曰兵在精將謀而多寡非所計也如奕之子多而不整其勢可斷雙陸多而不歸後反為累何取於多也萬人合戰用力者不逾千人千人合戰用力者不過百人百人合戰而倡首以先登者止在一人沉陣勢既成或平原或山澤必有可擊不可擊之處而應變之兵或防其可擊之處則雖兵少亦自足用客曰多寡固不較矣夫應之之法當何如予曰夫兵之變孫子每以常蛇喻之矣夫所謂常蛇者非以其形之長而言也或曲或蟠或方或圓皆長蛇也今人曰一子長蛇陣言其蛇無脚無足只一長條凡見兵單擺一條即謂之長蛇豈其理也古人云常蛇者常山之蛇也豈常山之形再無高下曲折之處止有一座長條平山而蛇居其上也又曰擊首則尾至擊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

尾俱至此古人所以喻其變也非擊首必待尾應擊尾必待首
應也予在黔省叙谷戰法亦少明其槩矣夫陣以蛇喻即術人
呼山為龍之意夫山是山固是固而謂之龍何也因山勢或大
或小或隱或見或有或無或見而為龍格風殿或隱而為蛛絲
馬跡惟龍變化莫測斯可以喻地之不可窮其他雖猶如虎犬如
象皆不足以喻之以其蠢而不知變也今兵家以長蛇而名陣
即術家呼山為龍之意惟智者師之而愚者泥之為將者甚不
可以形求也孔明魚腹灘石陣縱橫而桓玄一見稱為常山蛇
勢千古以為知言若只以形求譬如孔明出兵祁山萬嶺盤旋
車不得方執人不得並肩逢過一線其形似長蛇矣萬一與敵
相遇從首擊來只待尾來應其尾上之兵安能越過萬層山而
從其首乎夫長蛇原無首無尾惟觸處為首而應處為尾敵無
所不觸我無所不應如不觸則不應所謂循環之無端誠知言
也頭上就有尾尾上就有頭頭可以為尾尾可以為頭脾胃皆
有頭尾不論方圓曲直銳不論混一三才五行八卦九軍六軍
等陣只識得觸處為首之一言則千陣萬陣皆了然矣若觸而
不知應雖太公東屠孔明執羽亦無用矣容曰觸處為首足破
千古之秘但觸而應之法有一定而不可移者乎亦隨時而
不定乎予曰陣之變惟敵是視敵兵之來有一而直攻有二面
夾攻有三面鼎攻有四面分攻有進違圍攻有或去或來分班

來規以攻有相守不動長圍合攻或左騎石步或先騎後步或
先步後騎之攻敵攻不一則變化因之安能預設容曰若如此
則陣亦虛具也雖敵之於眾但能知其常而不能知其變予曰
變生於常能知其常者即知其變智者之常愚者之變也今確
以八陣為喻夫孔明八六十四陣各按方位似不可臨時變
者但二十四散遊兵乃隨時變通而不窮者今八陣譬之一年
三百六十日而二十四散遊兵即日月也夫八陣無二十四散
遊兵以為之變則八陣窮矣歲功無日月之變則歲功窮矣凡
軍中眾寡損益分撥調遣逃亡加益皆仗此遊兵以為之地而
出奇致勝先衝後殿尤於此需之此八陣所以稱萬變而不窮
為後世之所宗此也容曰如此言則八六十四陣皆過敵不
能變只待遊兵以取勝也予曰兵法活法也何執以說之遊兵
八陣內則為八六十四陣六十四隊出陣外則為二十四隊
遊兵無不可者何常有定名定名定乎陣兵左出則遊兵右補其
缺遊兵右轉則隊兵左實其行路後或先遊而後隊或先隊而
後遊如無出奇之地或盡可以為隊如過敵地或皆可以為遊
因地相形因敵變化無不可者容曰此言隊兵與遊兵交相為
用之說也至於六十四隊之變當何如予曰一而來攻則正面
為正而左右為奇兩面夾攻而面為正而左右各分半較為奇
如四面夾攻則四面為正而內層自四角出奇為奇此其大畧

若以八陣天衝天衝風雲各隊分布言之使書不與圓對人皆
易惑如欲盡觀其變當觀所變之八陣以類而推則自得之矣
何也八陣總陣為體而天衝地載等八陣為用使有體而無用
則執而不變矣使有用而無體則其變易窮體用合一萬變不
測甚矣陣法不可以執一求也如按圖以盡變則效矣秋之諸
者皆可以為矣秋矣容曰如此言之則岳武穆野戰之說得其
妙矣子曰非是也岳武穆野戰之妙不可以一例求夫武穆所
與戰者虜耳虜陣以馬勝當中原殘破之餘盡屬平曠之地處
處可入若不野戰應之而拘拘于陣而後戰敵將引而向矣
若中原敵國旗鼓相當城有所必攻地有所必爭吾兵先據則
敵人自屈未有不本于陣法而能抗堂堂以戰者况武穆所恃
皆百戰之餘士馬慣習且中原之民不肯南渡人自為戰家自
為守雖野戰亦如身臂使指無不如意若只以未經戰陣之兵
為合之族而一旦慕武穆之所為以稱野戰未有不至覆仆者
夫陳兵以待敵猶擺局以待人先定和局敵攻打使盡如吾算
只得兩平若差一着則敵敗必矣將臣之能不在能勝而在不
能敗能不至于敗則所勝自多毋論何等陣法而貴自主於不
敗之地此又論陣法之最上一乘也容曰善哉

鋒在革當先例十之三凡遇敵陣則三三五五四五斷不簇聚
為敵所包大率步宜整而騎宜分散亦分敵合亦合故其騎
突也或遠或近或多或少或聚或散或出或沒來如天墜去如
電逝謂之鴛兵撒星其合而分視馬箭之所向其分而合聽姑
說之聲以自為號自通而遠供項十里其夜則望燎煙而知其
所戰其極寒無雪則磨石而禱天其敵散則登高眺遠先相地
勢察敵情偽專務乘亂故交鋒之始可以騎隊徑突敵陣一衝
終動則不謂眾寡長驅直入敵雖十萬亦不能支不動則前隊
橫過次隊再揮再不能入則後隊如之方其衝敵之時乃邊走
時刻為布兵左右與後之計兵既回合則最後至者一聲姑記
四方八面應齊力一時俱撞此計之外或臂圓牌下馬步射
一部中諷則兩旁俱潰潰則必亂從亂疾入敵或見便以騎擊
步則步後駐隊肥敵迎擊敵或空壁百計不中則必驅牛畜或
鞭生馬以攪敵陣未有不敗敵或森戟外列拒馬絕其奔突則
環騎疎哨時登一天使敵勞動相持稍久敵必絕食或乏薪水
不容不動則進兵相逼或敵陣已動故不慮擊待其疲困然後
衝入或其兵寡則先以土撒後以木拖使塵衝天敵疑兵眾每
每自潰不潰則衝其礙可必或驅降俘聽其戰敗來敵力竭擊
以精銳或繞交刀伴北走說棄輜重故擲黃白敵或謂是誠敗
遂北不止衝其伏騎往往全沒或因真敗而巧計取勝只在子

彼縱此橫之間有古法之所未言者其勝則尾敵襲殺不容遁
遠其敗則散逆走追之不及

戰法

曹公軍令嚴鼓一通步騎志氣再通騎上馬步結屯三通以次
出之隨幅住者結屯住幅後聞急鼓音整陳斥候者視地形廣
狹從四角而立表制戰陳之宜諸部曲者各自安部陳兵疎數
兵曹舉曰不如令者斬兵若欲作陳對敵營先立表乃引兵就
表而陳臨陳皆無譁明聽鼓音旗幅麾前則前麾後則後麾
左則左麾右則右麾不聞令而擅前後左右者斬伍中有不進
者伍長殺之伍有不進者什長殺之什長有不進者都伯殺之
督戰步部曲將拔刃在後察違令不進者斬之一部受敵餘部
不進救者斬臨戰兵弩不可離陳離陳伍長什長不舉發與同
罪無將軍令有安行陳間者斬臨戰陳騎皆當在軍兩頭前臨
陳騎次之遊騎在後違令斃鞭二百兵進退入陳間者斬若步
騎與賊對陳臨時見地勢使欲使騎獨進討賊者聞三鼓音騎
特從兩頭進戰視麾所指聞三金音還此但謂獨進戰時也其
步騎大戰進退自如法吏士向陳騎馳馬者斬吏士有妄呼大
聲者斬逆賊不得獨在前在後犯令者罰金四兩士將戰皆不
得取牛馬衣物犯令者斬進戰士各隨其號不違號者雖有功
不賞進戰後兵出前兵在後雖有功不賞臨陳牙門將特督
明受都令諸部與都督將吏士各戰時校督部曲督住陳後察
凡違令諸部畏懦者有急聞雷鼓音絕後六音嚴畢白辨使出

卒逃歸者暫之家入弗捕執及不言於吏盡與同罪 李衛公曰大將出征且約校兵二萬人即分為七軍中軍四千人右左虞侯二軍各二千八百人石左廂各二軍軍各二千六百人總而言之得二萬人內取萬四千人為二百八十隊出戰六千人守輜重凡中軍四千人內棟戰兵二千八百人五十人為一隊計五十六隊其間弩手四百弓手四百馬軍千跳盪五百奇兵五百左右虞侯軍各二千八百人每軍取戰兵一千九百人弩手三百弓手三百馬軍五百跳盪四百奇兵四百左右軍各二千六百人每軍內棟戰兵一千八百五十人弩手二百五十人弓手三百馬軍五百跳盪四百奇兵四百凡出戰布陣先從右虞侯軍引出次右軍次前軍次中軍次後軍次左軍次左虞侯軍除馬軍八十隊外其步軍有二百隊中軍三十六隊左右虞侯兩軍各二十八隊共五十六隊左右廂四軍各二十七隊共五十四隊須先置大隊以三隊合為一隊防賊併兵衝突其隊居當軍中心安置使均得其大隊一十五隊中軍三隊餘六軍各二隊通五十八隊合有一百七十隊為戰駐等隊隊別通隊及街間空處據地二十步十隊當二百步以八十五隊為戰隊據地封一千七百步其八十五隊為駐隊塞空處其馬軍各在當戰駐隊後駐軍左右下馬立布陣訖鼓音發其弩手去賊一百五十步即發箭弓手去賊六十步即發箭若賊至二十步內即

即射手弩手俱舍弓弩令駐隊人收其弓弩手先給臂將刀柄旬值即與戰鋒隊喬入奮擊戰鋒每隊重行在戰隊前聞鼓聲即入也其馬軍跳盪奇兵不得輒動若步兵被賊賊則跳盪奇兵馬軍即迎前騰擊步兵即須却迴整頓後前若跳盪奇兵馬軍又被賊排退戰鋒等隊即須齊進奮擊如擊賊退奇兵及馬軍亦不得遠趨審知賊驚怖散亂然後可乘馬追趨其駐隊不得輒動前却打賊敗退收軍舉槍卷幡一依教法 又曰凡五十人為一隊其隊內兵士須結其心每三人自相得意者結為一小隊又合三小隊得意者結為一中隊又合五隊中為一大隊餘少五人押官一人隊頭執旗一人副隊頭一人左右儀旗二人即五十人至於行立前却當隊正須自相依附如三人隊失一人者九人隊失小隊二人者臨陣日押押官隊頭便新不救人陣散計會隊內少者勸不救所由斬 又曰夫兵進輕退重士卒利退爭先難整敵若目後驚我軍眾心亂敵若乘而襲我其患尤甚故對陣抽軍須方計隔一隊抽一隊頭押官翻押後副隊頭翻引前隊兵皆看副隊頭進止退及百許步其隊便且止定立整頓槍刀執弓弩無箭為將戰勢既定則又抽前隊一如上法若賊來逼則立隊便當捍敵見抽之隊亦須回軍拒戰凡退並按次徐動不得急行仍逐隊不得相越 諸賊徒恃險因山布陣不得橫列兵士分立則宜為豎陣法其法弩手

弓手與戰鋒隊相間引前駐隊兩邊相翼布列既定諸軍即聽角聲其角聲節度一准前者黃旗向敵亞開鼓聲發諸軍弩手弓手及戰鋒隊各令人捉馬一時籠宿大呼齊入若弩手弓手戰鋒等隊引退跳盪奇兵隊一時齊入戰鋒等隊排比迴還與奇兵同入如見黃旗却立不亞及開擊鉦聲乃止膊上架槍引還各於舊處准前聽角聲卷幡隊如便放散即更聽一會角聲依軍火後引還營 諸軍將戰每管跳盪隊馬軍隊奇兵降隊戰鋒隊駐隊等分折為五等當軍等別各令一官押領出戰之時先用某等兵戰開如更須兵以次更取某等兵用盡當營輜重隊不得輒用亦各一官押領使堅壘各令知其部不使紛雜 諸每隊布立第一立隊頭居前引戰第二立執旗一人以次立左僕旗在左左次立右僕旗在右次立其兵分作五行僕旗後左右均立第一行戰鋒七人次立第二行戰鋒八人次立第三行戰鋒九人次立第四行戰鋒十人次立第五行戰鋒十一人次立並橫列飛足分布為隊隊副一人撰兵後立執陌刀觀兵士不入者便斬果毅領僕人又居後立督戰觀不入便斬並須先知左肩右膊行立依次 諸每隊戰鋒五十人重行在戰隊前布陣立隊記開鼓聲發戰鋒隊即入其兩戰隊亦排後即入若戰隊等隊有人不同入同隊人能斬其首者賞物五下段別隊見不入人能斬其首者准前賞物唯駐隊人不得

輒動凡與敵鬪其跳盪奇兵馬軍等隊即須量抽人下馬當之隊別量抽捉馬人先定名字若臨鬪時捉馬人有前却及應捉檢亂失次第失鞍馬者斬其賊退步越不得過三十步亦不得即來馬越審知賊退檢亂驚怖然後騎馬逐北仍與諸隊齊進其折衝果毅當鬪之時雖楚下馬賊從收退以後即住騎馬檢校騰逐 諸隊頭共賊相殺左右僕旗急須前進相救若右僕如被賊纏繞以次行人急須前進相救其進救人又被賊纏繞以次後行人參前急須進取救其前行人被賊殺後行不救者仰押官及隊副使便 斬但有隊被賊纏繞此隊亦須速救臨陣不救者皆斬凡將須使兵士簡靜處分有序將百萬之衆如領一人 諸見賊聲高喧鬧者仰押隊官及隊頭便斬押隊官隊頭不斬者即斬押隊官及隊頭諸軍將或在前或在後須傳聲喚隊及人者仰押隊官自傳兵士不得輒傳 成繼光操練篇曰路挾一字行到極處過驚放砲一回立定俟定又點鼓旗前營正兵即由正路以當賊之頭左營即由左取路以出賊之左右營即由右取路以出賊之右俱依大駕為陣勢單隊雙行如有五營則以後哨急出伏出於左右因地勢山林而從便相機如欲候賊來迎我我則伏兵出於前三枝大兵之前里許之地如我欲徑殺入賊賊中不待賊動則伏兵即于我所進左右二枝大兵之後與交鋒之地相去不過半里伏之此時料賊已

相見不必發行也候前正兵將近賊一里之地急吹單擺喇叭
以將鼓急點前營正兵即大駕為陳平一字列開以前哨為
右翼左營第一層後哨為第二層左哨為左翼右哨為右翼左
營奇兵以前哨出左路抄賊為正兵後哨為二層接應左哨為
左翼右哨為右翼其右營奇兵亦照前營兵分于右通每一
層為平一字擺開如路狹則擺大駕為陳平如路寬則自大駕
陣又分擺為三才陣俱在臨時所變此皆以場操兼對敵之實
事言也若專在場操其伏兵一半出大兵之前一半在大兵之
後庶二者俱習矣但知伏兵在兵之前必須賊未見時先事道
發亦必賊勢迎頭而來者乃可也然此伏收功最易但伏之甚
難非上等好漢齊心齊力不能也須賊過我伏來方聽我號令
而出不大成則大敗唯有隨兵同出過賊身之處從便伏於兵
後一着此最穩當雖不大得亦不失但此從伏所以防前兵少
却為第一功除此無所用其力如此攻伏德是如向賊不可測
何則有前行大兵遮護之耳其中軍兵一面在大後二三里之
地據險劉老營如此擺陣洵速其定伏兵俱伏已畢候近賊
百步之內中軍放銃一回吹長聲喇叭為號手在前打銃每聲
喇叭一聲打放一層只在擂鼓而止如喇叭急吹長聲連連不
止是要鳥銃手一齊放了也不必抽放又近賊五十步外
放起犬一板各射手兵放箭放弩放火箭畢吹天驚聲喇叭

鼓各兵奮勇奔賊鋒再不許時刻遲疑是如何斬殺不許
亂了駕為陣隨離隨合務要牢記其平日所習陣法牌號鎗刀
之法用時都如平日爭忿斬打一般不荒不忙殺進一層又殺
一層殺死仗賊從後兵斬級當前者只管殺去德賊擲來金
銀只是斬殺再不須顧第一層戰酣擂鼓少緩又擂鼓第二層
急急衝過前層接戰前層少整隊伍鼓又少緩又擂鼓第一
層又衝過第二層之前接戰原二層少整隊伍兩翼奇兵一體
間層依令進戰整隊與正兵同待左右俱合之際扮賊奔走也
洪之象鼓又少緩再吹擺隊伍喇叭各兵即將賊所奔入之巢
或上山林之內即時四面各整駕為大隊圍住每過門路處以
厚兵一哨官者當之繫于門路要口駕為陣列定以備併力衝
出殺入不許輕動擄進恐中賊伏及或一人有失候事不小賊
之銳鋒死關皆在此處但以守定為功其非門路之處各營哨
分內信地之兵聽即設計出奇從便攀登以入敵戰但責其取
勝而已大捷既畢據報無驚警各兵照舊困攻聽中軍差親兵
入圍內搜報平安聽梓鉦响各于脚下收成大隊再聽梓鉦响
各哨為一聚各營為一大聚俱隨五方各該大旗下立定俱仍
照原出戰大陣之規分前後層左右翼聽鳴金一聲各前一層
退出間隊退在後層之後連鳴金二聲齊喝一聲立定又聽鳴
金一聲又後一層未退之兵間隊退過已退兵之後又鳴金

二聲齊習一聲立定如此間隊依金退至中軍大營收跑三個
初喊三聲鳴金大吹打得勝鼓各兵撲次看旗頭收回作四大
疊此五營出陣之說也若止四營則以一營為正二營為左右
以第四營一半設伏一半留老營若止三營則以一營為正兵
一營分為左右一營之半為伏兵半為老營若止二營則以
一營中一半為正兵一半分為左右一營一半為伏兵一半為
老營若止一營則以各哨分之雖是一個人亦可如團操習及
如團臨陣也刻舟求劍者豈足以語此 又曰操隊操演白一
隊起至四隊畢又合一隊操四哨畢合一營操如此雖十人亦
可用戰法亦有奇正不過一頭兩翼一尾中軍為心是謂旌奇
心運四肢當敵者為頭迎鋒尾即繼後與頭更番間出不窮兩
翼隨之自遠而近迎合於前但遇敵處即為頭為正名但在左
右則為翼為抄賊奇兵但在後即為尾為策應兵其金鼓號令
雖操五人十人由一隊以至一營由一營以至十萬皆同 又
曰如在教場前面操完收回原地方立定未及回軍忽報後面
有警即以在後之哨為第一層正兵先回之哨為第二層策應
正行之兵各於脚下解次駕為陣轉身立定迎敵在左之哨一
哨二哨為左翼三哨四哨為右翼在右之哨一哨二哨為右翼
三哨四哨為右伏各照舊法但伏兵即於戰兵第二層之後左
右即在陣中設伏不及別尋伏地抄兵急急張兩翼而上不必

正兵二層輪進之時方纔同二層進此是一總通出之法其出
戰對敵一如前令收回仍立定聽吹轉身喇叭仍擡前面再聽
報左面有賊即以左面左哨為第一層正兵右哨為第二層策
應前哨一哨二哨為右翼三哨四哨為右伏後哨一哨二哨為
左翼三哨四哨為左伏對敵收軍一如前令先回原地仍聽吹
轉身喇叭照前立定未及回軍又聽報右面有警即以右面右
哨為第一層正兵左哨為第二層閣出前哨一哨二哨為左翼
三哨四哨為左伏後哨一哨二哨為右翼三哨四哨為右伏對
敵收軍一如前令所謂無不可為頭無不可為尾無不可為翼
無不可為伏庶臨事任從何面有警任從前後左右無不即成
營陣隊伍左之左之右之右之無不由之如驅群羊是也若不
如此廣習獨用萬一地窄賊近仍要調過前哨向賊為正兵操
事宜小哉 又云若遇地形偏斜止有一邊可以伏裝臨時聽
本哨便宜分布若一邊可伏一邊可抄則聽各哨之便可抄賊
者盡數抄賊可埋伏者通哨埋伏 又云凡戰但係正兵或擺
駕為陣或擺三才陣 三才陣中隊長領兩旁後先尖之左兩陣內
李長槍尖之右長牌兩旁長槍尖之二配在後 隨旗
無定其兩翼伏兵定要擺作三才決不用駕為陣蓋伏兵要突
出必是奔跑駕為陣人衆跑遠易亂故只用三才陣人少易出
應急為便 又曰陣勢之制特因折江一方之地形倭賊出沒
之情狀以形指圖以熟愚民分合之勢以救試故初用之官隨

敵轉化苟用之異地是誠難免父書之憂也蓋倭性疑疑則遁
兵心之時我若進而制彼若先不預聞便不就合我得易于
分布余數年百戰但見諸賊據高臨險坐持我師只至日暮乘
我弱氣衝出或于收兵錯雜乘而追之又能用來銳氣威以初
鋒又其盛上飾以金銀牛角之狀五色長線類如神鬼以駭士
氣多執明鏡磨刀鎗日中閃閃以奪士目我兵持久便為所怯
全所者操練團令內切切分祥退兵之法諄諄面諭駕鸞陣連
戰之條者良以此也若夫北方原曠地形既殊敵馬動以數萬
眾亦異馳如風雨不能止必須革車二千練騎萬餘甲兵
數萬如衛公之法而不泥其跡乃可出塞千里也

營制

軍志曰止則為營行則為陣言營陣同制也法云陣中容陣謂
隊伍布列有廣狹之制欲其回轉離合無相奪倫營中有營謂
部分次序有疎密之法欲其左右救援不相奸亂卒有外寇侵
軼皆堅整全備莫得而動也苟非規摹素定其孰能與於此乎
故司馬宣王觀武侯營壘處所而歎曰天下奇才其法制精
妙也昔衛青出塞以武剛自環益今之車營也充國屯田則校
聯不絕蓋今之木柵營也其來尚矣 櫛槍營凡櫛槍為營者
其槍如鴉窠櫛幕外七尺櫛槍之外造土壕一重槍去幕七步
衣甲器械每人一堆如有驚急易著衣甲車牛在旁橫排 立
槍營凡軍不久駐可立槍為營槍頭間架今均容黃昏櫛鼓各
着紅槍鼓聲絕刺槍訖兵士更不得出白繩便斷烟火營外置
約鋪兵外更着一人伏聽營有驚雷鋪不得高聲欲槍傳過四
面既知有驚預作阻防 車營凡車每五十步一乘每百步取
一乘為戰車車中出戰隊共車子營及外營橫排牛在當中拒
馬槍在外仍連車棘為左右廂和門 拒馬營每人配鹿角馬
槍兩枝平列相去前槍城三步布置頂首尾相擊魚鱗布之則
牢固矣 柴營凡柴營其柴須搭排不通人過其間釘板仍着
木壓之其車橫排須間架均急疾轉車便可為城若久駐營中
置望竿 掘壕營凡掘壕立槍則白繩取定其壕底闊一丈二

尺深一丈口闊一丈五尺其土向裏拍作土岸高四尺五寸令
實至摧塌裏面削成其上通人行立滾門掘徹即權施浮橋急
疾拆去雷界二十步置一戰樓以門扇及他板木權造壕營外
掘陷馬坑一重濶二十五步每坑鹿角槍三根尖頭入令堅近
壕布棘城一重濶二十五步凡布棘令堅為營其棘須魚鱗布
之令棘頭平濶三十尺 城營凡築城為營其城身高五尺濶
八尺女牆高四尺濶二尺每百步置一戰樓五十步置旋風砲
一具每三尺置連枷棒一具每鋪史板兼并架城內去城五十
步幕城中置望竿高七十尺城外置羊馬城一重其外掘濠
一重濶三步立木柵一重柵外更布棘城一重棘外陷馬坑一
重 木柵管凡木柵因敵所逼不及築城或因山河險勢多
石少土不任板築乃建木為柵方圓高下隨宜深埋木根重復
彌縫其闕內重短為閘道外柱一重長出四尺為女牆皆泥塗
之柵外掘壕一重濶二丈深一丈木柵裏每百步造戰樓一具
中置望樓以遠探望 繩營凡繩營所以援馬若入敵境高林
不給即須尋擇水草牧牧每人給柵馬索一條入夜則為繩營
以覆畜產其制立槍為杠凡兩重上擊柵馬索連絆相續馬居
營中布官健收人四面衛馬使不得逸出營外復置更鋪夜則
環營擊更鼓為備內外軍士各守本界不得過從交雜即有人
無使以入凡同營須設界限立藩蔽以扞外寇 舊法有九種

大約軍不久駐則為立槍櫬槍車營拒為之類若兵久駐則用
禁營掘壕城營木柵之類 李衛公曰且以二萬人為軍四千
人為營在中心左右虞候左右兩廂四軍共六總管各一千人為
營六面撥中軍六總管下各更有兩營每隊幕五口四步下幕
計雷十一百三十六步又有十二營街各別濶十五步計雷一
百八十步通前當千三百十六步以圍三徑一取中心懸徑當
四百二十九步以下下營之特先定中心即向南北東西各步
二百四十步並令南北東西及中心標端四面既定即斜角更
安四標準南北令端從此以後分擊配營極易計二萬兵除守
輜重六千人馬軍四千人步兵令當二百隊別取六步三尺二
寸地併街塞總盡若地土寬廣不在城郭即五步以上下幕准
算折若地狹安置不得即須逐角長斜算計尺寸一依下營法
逢諸平原廣澤無險可恃即作方營兵既有二萬人已分為
七軍中軍四千人左右四軍各二千六百人虞候兩軍各二千
八百人左右軍及左右虞候軍別三營六軍都當十八營中軍
作一大營如其不在賊境田土寬平每營中間便容一營如地
狹不得使容一營中軍在中央六軍總管在四畔象六出之花
軍出日右虞候引前其營在中央右廂向內左虞候押後在中
央後左廂近北結角兩虞候相當狀同且未若左虞候在前即
右虞候在後諸軍併却轉其左右兩廂營在四面各令依本軍

車幕得相統攝緩急須相救援若不欲得放馬在其外營幕即
 狹長布列務取營裏面寬廣不使街巷窄狹營外仍置柵隊
 凡軍營慮有突犯故於營外常置柵隊防護並抽當營戰隊克
 其隊去幕二步布列使均若賊來柵隊不敵然後營中出兵相
 助不得令賊犯大營 地帶半險濶作月營其營單列面平背
 險而兩翅向險如月初生其營相去中間亦令容一營如逼賊
 度不得使容一營若有驚急收並於後營安置其隊休前於
 營外去幕二十步均列布之 下營法方營法置積數為算別
 置一算為下法從末常超一位定實實上商置第一位得數下
 法亦置上商名曰方姓乃命上商除積至盡而止不盡乃倍方
 法為廉於上商之次續商第二位之得數廉法之次照上商置
 隔以廉隔二法命上商除積得盡而止不盡乃倍隔法併為廉
 又於上商置第三位得數廉法之次照上置隔以廉隔二法併
 命上商除積至盡而止不盡如法命之若欲為三角營則取方
 營積數倍之得三角營得積數布算如方營法得三角營一面
 之數凡三角得方二而一若欲為直營凡直積數如方則從橫
 相當直則從表而橫減其所羨與所減亦相當也既得積數如
 準從也以為上商而消息其衡之步以為下法如準衡也以為
 上商而消息其從之數以為下法其布算大略如方營而上下
 法不齊為異若欲為銳營則取直營積數倍之如三角營取方

營之數也既得積數布算如直營法凡銳得五二而一若欲為
 圓營則取方營之積四來而三歸之得圓營積數布算如方營
 法得圓營徑三之得其圓凡圓得方四而三六花營如圓營法
 若欲為偃月營則取圓營積數倍之或取方營積數八乘而三
 歸之得偃月營積數布算如方營法得偃月弦徑半之得偃月
 天徑凡能日得圓二而一得方八而三凡營因地以立營遂以
 起數所謂地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也如軍以萬七千九
 百五十六人為率每一人從橫占地四步總之七萬一千八百
 二十四步是為方營之積方徑七百六十八步直營之積如之
 直廣徑百步則其從七百一十八步有奇其從徑七百一十八
 步則其廣百步有奇從與廣率相消息也四方積而三之得九
 萬五千七百六十三步三分步之一是為圓與六花之積其徑
 三百八十四步餘積十九步七分不盡其圓一千一百四十二
 步有奇八方積而三之得十九萬一千五百二十六是為偃月
 之積其弦徑四百二十九步有奇半之得矢借方積得十四萬
 三千六百四十八是為三角與銳之積三角徑三百七十九步
 強銳徑底百步則銳長千四百三十六步有奇銳長千四百三
 十六步則底百步有奇銳與底率相消息也方營法其術置積
 數七萬一千八百二十四步為算列置一算為下法從末常超
 一位約實百下約一萬約百實上商置第一位得數二百下法

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累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
萬其法在算術宣於天下小學是則職在太史義和掌之度者
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
者子北方黍也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黃鐘一為一
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吾五度審矣量
者倫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倫用度數審
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倫以升水準其器十倫
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權者銖兩斤
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鐘之重一倫容千
二百黍重十二銖兩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
為鈞四鈞為石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圓生矩矩方生繩
繩直生準準正則秤衡而鈞權矣是謂五則也位於北方太陰
為智為水曰潤下智者謀謀而深故為權北方之義也大小有
準輕重有數各應其象五權謹矣

行營

李衛公曰諸營將發之時當營能邊奇兵軍去營二三里外當
面布列戰鋒隊駐隊各持仗依營四面去擬微幕處二十步布
列隊伍一如臨陣法待營中裝束輜重記其步兵驅重隊二十
步引馬軍去步軍二里外行引 諸道不可並行者即第一戰
鋒隊為首其次右戰隊次之其次左戰隊次之其次右駐隊次
之若道平川濶可得並行者宜作統行法每統戰隊居前兩
戰隊並行次之又兩駐隊並行次之餘統准此若更堪齊頭行
者每統五隊橫列齊行後統次之加每統三百人簡取二百五
十人分為五隊第一隊為戰鋒隊第二第三為戰隊第四第五
為駐隊每隊頭一人副隊頭一人其下等五十人為輜重隊列
為隊頭一人副隊頭一人擬戰日押輜重遲為聲援若兵數更
多皆此類諸軍當折衝果毅必須排定隊伍每行引發營須依
次第戰日有罪須罰有功須賞依名排次甚為省易不然推逐
稍難爭競不定 踏行軍立營數則多計或遠泥濘或阻山河
同聽角聲俱供齊發路狹難進途餉馬驢應發營第一角聲絕
右虞侯捉馬驢第二角聲絕即被駕右一軍捉馬驢第三角聲
絕右虞侯即發引右一軍被駕右二軍捉馬驢第四角聲絕右一
軍即發引右二軍被駕以後諸軍每聽角聲裝束被駕准此每
營各出一戰隊令取虞侯進止防有賊至使用騰擊前有賊前

頭用後有賊迎得後如其路更細小即須更加角聲仍令虞侯
及當營官人虞侯子排比催督急迫不得停推過訖以後軍准
前排催急迫過 諸軍馬行動須知次第出先右虞侯馬軍為
首次右虞侯步軍次右軍馬軍次右軍步軍次前軍馬軍次前
軍步軍次中軍馬軍次中軍步軍次後軍馬軍次後軍步軍次
左軍馬軍次左軍步軍次左虞侯馬軍次左虞侯步軍其馬軍
去步兵一二里外行每有高處即令三五騎馬於上立四顧以
候不虞以後餘軍准前立馬四顧右虞侯既先發安營踏行道
路修理沈溺橋津險行水草左虞侯排窄路橋津俾後收拾關
遺排比隊仗整齊軍次使不交雜若軍迴先左虞侯馬軍次左
虞侯步軍次左馬軍次左步軍其次第准前却轉其虞侯軍職
掌准初發交換諸軍營各量置虞侯子並使排比依軍次行如
此發引卒造寇賊部伍甚易若來營散行率難就萬一賊至
並非所管 諸軍討伐例有數營於引造賊首尾難救行引之
時須先為才陣應之兵分為四分輜重為兩道引戰鋒等隊亦
為兩道引其第一分初發輜重及戰鋒分為四道行兩行輜重
在中心雙引兩行戰鋒隊並各在輜重外左右夾雙引其次一
分戰鋒隊與前般左右行戰鋒隊相當輜重隊與前行輜重相
當又其次一分准上最後一分亦准上初發第一分引戰鋒輜
重相當如其逢賊前後分四行兩行輜重抽縮兩行戰鋒橫引

作前面甚易其次兩分先作四行長引其戰鋒即在外便克兩
面其後分亦先作四行其輜重進前戰鋒隊橫列相接便克後
面亦易其才陣立即可成如此發引縱使狹路緩急亦得成陣
每軍戰鋒等隊須過本軍輜重尾輜重橫行戰鋒等隊橫行常
令輜重併近頭戰鋒隊相去十步下一隊輜重隊相去兩步下
一隊如此行即須相若得逢川陸平坦滿加穩便其戰鋒輜
重等隊分布使均 諸方陣既成逢賊開戰或打頭或打尾打
頭其陣行行不前進陣既不進自然守若如其打尾頭行不停
其陣中間多有斷絕須面列各定總管都押司當勿令斷絕
諸軍馬既過賊探候事須明密諸住及營行前後及左右兩
助上五里着馬兩騎十里更加兩騎至三十里一道用人馬十
二騎若兵多發引稍長助上即使量加一兩道使令相見其乘
馬人每令遙相見常接高行各執一才面異賊無賊此旗常卷
見賊即須速展軍營見旗展即知賊至須覓穩處既先知賊來
得設機伏整齊步伍前迎出戰其最遠及以次遠人須與好馬
乘騎不然被賊捉將諸軍馬撤停三五日即須去軍一二百里
以來安置耀輝如有動靜舉輝相報其輝並於賊路左側遠要
置每二十里置一輝應接令遣到軍其遊兵馬騎晝日遊兵侯
視至暮速作食安訖即移十里外止宿防賊徒暮間見烟火夜
深掩襲捉將其賊路左右草中著人止宿以聽賊徒知覺來報

烽烟皆舉烽通報軍司知覺十騎以上五十騎以下即放一炬
火前烽應訖即滅火若一百騎以上二百騎以下即放兩炬火
准前應滅賊若五百騎以上五千騎同即放三炬火准前應滅
賊前烽應訖即赴軍若慮走不到軍即且設山谷逐空方可赴
軍如以次烽候視不覺其舉火之烽即須差人急走告賊路既
置燿烽軍內即須應接又置一都烽應接四山諸烽其都烽如
見烟火急報火總管云某道烟火起大總管當須嚴備收拾
畜生遣人遠探每烽令別秦一人押一都烽令折衝果殺一人
都押 隋大業中征遼東制每軍一萬二千人百人為隊騎兵
四十隊步兵八十隊各分為四圍將發步兵第一圍出營東門
東向陣第二圍出營南門南向陣第三圍出營西門西向陣第
四圍出營北門北向陣輜重隊乃出第一圍輜重出收東陣分
為兩道夾以行第二圍輜重出收南面陣夾以行第三圍輜重
出收西面陣夾以行第四圍出收北面陣夾以行至營第一圍
騎兵陣於東第二圍騎兵陣於南第三圍騎兵陣於西第四圍
騎兵陣於北合為方陣四面外向護以車乘亦如之步兵各以
其輜重入於陣內以次安營此蓋隋高祖楊堅之法也

下營

李衛公曰諸軍營將下之事當營跳盪舟兵馬軍并戰鋒隊駐
隊各令嚴備持杖一發准法侍當營卓幕訖方可立隊釋各仗
於本隊下安置若有警急隨方禦捍其馬軍下營訖反總管進
止其馬令辟收放 諸軍營下定事須防禦於營外去幕二十
步列隊仗如臨陣對寇法晝夜嚴警縱連雨雪并押隊官 並
不得離隊每營留五疋馬并鞍轡放飼防有警急即令馳告至
夜每隊前百步外各著總子二人一更一替以聽不虞仍令探
聽子忽勿令眼聽其晝日諸軍前亦各逐高要處安置斤候以
示動靜 諸軍營常須虞有卒急要設外舖每夜軍別量抽三
五人於雷軍前或於軍側三五里外聽使要害之處安置外舖
仍令各將一兩面鼓自隨如夜中有賊大營其外舖者賊與大
營交戰即從鳴鼓大叫以擊賊後乘得機使必當克復 諸軍
營下定每營夜別置外探每營折衝果毅相推作次每夜面別
四人各領五騎馬於營四里去營下十里外遊奕以備非常如
有警急奔馳報軍 諸狂賊夜來犯被犯之營但擊鼓拒戰不
得叫喚諸營擊鼓傳警訖鼓音即止雷頭著衣甲防備被犯之
營既鼓聲不止大總管自將兵救先與諸將平章兵士或隨外
將胡桃鈴鈴為標記不然打鼓從內向外以相救助其被犯之
營聞鼓鐸之聲即知大總管兵至其軍內節度大總管臨時改

變處分每晨朝即共諸軍將論一日事即暮即共論一夜事若
先為久長法則恐有漏洩狂賊萬一得知翻輸機使 通典曰
安營之法與陣法相侔每一大營有四子營各四十幕為一
部其一子營皆空其內八間闕三徑十二旗十六鼓左才右戟
前楯後弩旗鼓中央大將安營之法其道必同 黑韃遺事曰
其營必擇高阜主將駐帳必向東南前置遺騎分營警地唯前
面無軍營帳之左右與大帳後諸部軍馬各歸頭項以序而營
營又責分務令疎曠以便芻秣營留二馬夜不解鞍以防不測
營主之名即是夜號一營有警則旁營備馬以待追襲餘營則
登登不動也唯哨馬之營則異於是主者中據環兵四表傳木
刻以代夜邏即漢軍傳箭法林馬營裏使無奔逸未暮而營
具大謂之火舖及夜則遷於人所不見之地以防夜劫而火舖
則仍在於初營之所達曉不動也寔見其多用狗舖其下營直
是日早要審覷左右形勢

夜營

衛公李靖兵法曰孫子云晝戰多旌旗夜戰多火鼓所以燧人
之耳目也或曰夜黑之後必無與敵別陣剋期而戰若當襲敵
之營鳴鼓燃火適足以助敵人之耳目於我近害其義安在曰
此孫子之微旨也凡夜戰者多為敵來襲我軍坐不得已而與
之戰其法於立營立營之法與陣法同故軍志曰止則為營行
則為陣蓋大陣之中必包小陣陣大營之功亦包小營前後左
右之陣各自有營大將營居中央諸營環之隅落鈎連曲折相
對相去遠不過百步近不過五十步迤邐通達是以相對相去
出入部隊壁壘相望足以弓弩相救凡路口必定立小堡上置
柴薪穴為暗道以胡梯上之令人守望夜聞鼓聲四起即令燔
燔賊人夜入營門四顧叱咤皆有小營各自堅守未知所攻大
將營中或設小營先覺賊至者當按兵勿動縱賊盡入然後擊
鼓諸營齊應眾堡皆起燃火內照諸營兵士悉開門燈壘下擊
敵人勁弩彊弓四面俱發若奸人潛入一營斫營殺士即諸營
舉火出兵四面繞之號令營中不得輒動須臾之際善惡自分
若或出走皆有羅網矣今之立營通達洞豁部分無法若有賊
夜至軍中所營軍中無不驚擾雖多置斥候嚴為備守晝黑之
後彼我分不清縱有眾力安能用之哉故夜戰之法貴在於來敵
之不備幸敵之擾亂駭而攻之則有勝計前史所記或因天之

陰霾夜之風甚各執火炬却枚疾馳出共不意若寇營士卒驚
怖踰牆吾以精騎動兵乘之此火勝之理也若來之而不亂攻
之而愈靖將卒不驚營壁如故則彼之法制謹嚴備預固密我
當舍而勿攻不然非己利也蓋兵者避實擊虛以整待亂故銳
而避之亂而取之此良將之善計也晉羅尚遠人夜襲賊將李
持譽特知之戒嚴以待及至其營特堅卧不動候其眾半入燈
伏擊之大敗此所謂舍而勿攻者也 咸熾光曰夜間與賊對
壘須去營二十步每隊燃火一堆徹夜見賊即與抵敵勿近已
營使我不能見賊自暗中望明來攻我 又曰每燈一盞用黑
油布四層罩蓋一個以備一時遮隱使寸明不露或明營暗候
或暗營條明為莫測之巧也又曰凡更籌過日晦夜暗行軍宿
野必須定更則時以知早晚緩急之備先以一日有百刻分一
十二時每一時有八刻二十分每一刻六十分共百分為一
時依二十四氣節為十二等以日出入為則每等長二尺四寸
上書各得本節日出入時刻分晝夜長短之數或不用等計珠
二串一串用川珠七百四十個為數繁慢行數七百四十餘步
或數珠七百四十餘個行程限該二里二十七步餘為一刻行數
七千四百七十餘個行程限二十里二百七十餘步為十刻晝夜
該七萬四千七百餘步行程限二百零八里有餘是為百刻每一
時八刻二十分該行六千二百二十五步數珠即六千二百二

十五個為一時十二時約程限與百刻同凡定更籌晝夜長短
不同依十二時候節氣各以長短刻數隨時分派朝以日出夜
以日入為始時定而更漏均大同小異可為警備矣且如安營
一面一百八十八步四面共七百五十二步行過若傳籌五十
次共餘五百餘步日將出矣如冬至夜極長夏至夜極短二十
四氣皆有異同餘各做此 定太陽歌正九出乙入庚子二八
出兔入雞腸三七發甲入辛地四六出寅入犬歲五月生良歸
乾上仲冬出巽入坤子惟有十月與十二出寅入申仔細詳
定寅時歌正九五更四點徹二八五更二點歇三七平光起寅
時四六日出寅無別五日日高三丈地十月十二四更二仲冬
曉到四更初此是寅時須切記

五兵

成繼光練兵薊鎮登壇問諸將曰夫戰之道有三有算定戰有捨命戰有糊塗戰何謂算定戰得算多得算少是也何謂捨命戰但云我破着一腔血報朝廷賊來只是向前使了却將行伍等項平日通不知整飭是也何謂糊塗戰不知彼不知己是也兵法多算勝就與諸君今日在北算之北魯惟以弓矢為強我也弓矢况又不如他便射得他一百個死他死射得我七八十個死賊近身惟有馬上短刀鉤子我也只有短刀况不如他兩刀相砍我砍殺一百他也砍殺我七八十我砍殺他一百他不退動他砍殺我十個我軍便走了賊以一人而騎帝三四個馬且馬又喂息膝壯我馬每軍一匹平日差使羸瘦臨時只馱送廬甲與軍之本身也不能若與他馬相對衝萬無此理如下馬地開能捨命頂當湏要廬甲今我之廬甲外面新表可觀內裏鐵葉一片數個眼鏽爛惟存鐵形還是好的其空落如篩子一般賊射可透刀砍可破是廬甲也不如他惟有火器是我長但火器又有病痛且如三千軍一營便一營都是火器不過三千桿臨時必下四面營每營只得六百桿况一營決無此多又不敵以六百桿一齊放盡思以何為繼只得分為五班每班不足百桿臨陣之際死生只在眼前人人面黃口乾心荒手顫或將鉛子先入或忘記下鉛子銃口原是歪斜大小不一臨時有發

不入口者有只在口上者有口大子小臨敵時流出者有將藥線燃不得入用指引索而燃之者有將火線滅了者此類皆放不出已有二十桿矣放出高下不準潤濕不燃者又有四十餘桿中賊者不過二十桿內有中賊腿及馬腿非致命所在又不能打賊死其中賊致命處而死者不過十數人夫以賊數千人衝來宜打死十餘人可使之走乎是如今我與君還未出門選水殺賊先已算輸了件件不如他件件殺不得他明日有賊來却要昧着心腸糊塗與到列位去上陣取勝列位以為何如諸將無可對繼光曰凡吾所以詳講十言萬語無非要諸君拚捨一身實圖一戰非真舉將士數萬一割而就死也此正所以為將士求生耳今賊馬來五十步內外不過弓箭射我我今有烏鎗快鎗火箭虎蹲砲伏即機皆遠過木箭很過木箭中人多過木箭以此五種當他箭諸君思之孰甚孰敗賊馬近身惟有短刀長不過三尺我今有鈹棍長鎗鉤鎗大棒皆七八尺長兵法短不接長一寸長寸強是亦得五件當他刀諸君思之孰勝孰敗賊以數萬之眾勢如山崩河決徑突我營我有車營車有火器終日打放不乏不用挑壕而壕之險在我不用依城而城已在營要行則行欲止則止諸君思之孰勝孰敗賊眾人自為戰萬人齊力我以節制刑名使萬人齊力使人不得不戰就中又伺其源攻其情就便蓋他許多了諸君思之孰勝孰敗大都用

寡與用衆不同今賊入動以十數萬本鎮主客亦有十萬餘非他鎮人少莫可奈何之比即使應機應變相敵治軍亦須五六萬之上兵到數萬以上就不得靈散烏合之法就不得將領家丁之套就要堂堂相過就要以全取勝一些虧吃不得若用兩家相等伎倆決是不得益譬如賊以弓矢我亦用弓矢賊以短刀我亦用短刀賊以馬衆我亦以馬衆就先勝他畢竟要敗何也器械軍馬相同須是對敵對殺交手方分勝負數萬之衆堂堂之戰豈是待交手之後方決勝負之物也耶須是戰以前件件算回全勝使他寸刀不得傷我一交手便討他些便宜益乃為用衆之道為今之計譬如賊以弓矢來我須使他弓矢到不得我身上我先傷他賊以刀來我先使他刀到不得我身上我先傷他賊以馬衝來我使他馬衝不得我動我先殺他件事事皆如此是以一交手就勝衆力不屈衆勝不怯方才是堂堂用衆之道由一此思之正吾所說以火器五種對弓矢一種以鉅棍五種對短刀一種以車營對衝馬等類是也又有人謂鉅棍等件太長使打不便者此非鉅棍之不便蓋人習之未熟用之未久不能與手相忘之故也况懸之馬上只見不堪用緣用一隻手照管馬轡只得一隻手用器械宜能用數尺長鎗鉅棍重器戰打果是不便若雙手用器械又無人調馬益見其不便而已殊不知此皆步下所用之器只是借馬馱送甲冑軍

勇行路時必然下馬正好步下用則陣上只們只愁短不得長方知我言得是若平時將器具短小馬上一時圖奔馳便利到了臨時馬上又站不住還要下馬地列則向所執于馬上軍器又皆無用不與空手同乎爾多士思之思之但肯真心實信收拾軍馬振作士氣臨時如我所云云未有不勝復有請者曰蒙諭短不接長諸將都愚思繹不得其旨乞再示繼光即于公堂命一官騎馬執刀自儀門馳道而前繼光自持軍士鎗迎之馬高三尺人在馬上亦三尺腰刀僅三尺馬頸且長三尺果不及繼光身而繼光鎗鋒已及馬腹人喉矣每一殺器如此試之諸將士謹謹踴躍以為賊必可殺 又曰如南才根土之兵士官軍令嚴重人人用命宜戰無不勝也初胡殺倭每得一勝彼即敗何也所兩皆長牌短刀而倭寇則以長鎗重矢此所謂短不接長及短刀相接刀法迴不如倭此所謂以不能而能也余乃因思便以敗求勝乃精倭鎗之法以代矢矢不及銃步下短兵有若長鎗手握于根而倭則持鎗中截鎗法惟長彼一寸則必勝乃較佳長可五尺是倭鎗不足以敵吾之鎗矣狼筈鉅棍皆被倍刀之長勝牌揮身而進刀不可入是以幸而屢捷此後百戰未有一挫固中間感召之道立定御報之效雖不全繫於器械此是又以袒裸持虎不幾以卒予敵乎 又曰天生飛斧之物授以爪牙鎗甲蹄鬣人而無此則昇五兵代

之夫天有五行以應五兵長短相救勢所必至但五兵種類既繁人刀有限第通于足矣不必求奇使膽怯而臨時棄擲皆為虛具雖多亦莫以為又曰卒既選成必給以器械為爪牙大器有二不過遠近之分也遠多近少者合刀則致敗近多遠少者未接而氣奪遠近不兼授則難禦亦寡大器每一兵必授以遠若禦敵于百步之外必授以近若為角于手足所接第一刀牌手皆近接器也各授一技緣牌刀俱短難以直進故籍蒐為長若籍簿為先鋒毋論中否彼必應應則藤牌可入第八根牌手以笏即為長器各腰刀一為短器備笏因則刀足以救危牌亦笏之短兵也凡鎗手以鎗為短兼習弓矢為長南方以毒弩代之記手以記為短兼給火箭為長且記頭橫股可架放也火兵以鎗加刀為短器備意外耳不用長為銳手以鎗為長但鏡藥子繩等重二十餘斤矣別難給各授雙手刀為短或賊近身則擊銳而用刀授器之既教習方有可施此其練兵之大序也 又曰藤牌腰刀長刀俱日刀記棍鈎鐮槊箭鏢錘皆短兵也以之敵長鎗假以一丈七八尺我不過七八尺與二三尺甚法記棍大刀俱手握在柄中其手去鋒頭不及二尺長却又雙使倒用逸身縱橫此遊方教師單人對擊歸觀者之日則可假之長鎗閃閃而進疾如流星短器熟習精熟磨天敵常只能格得彼鎗不中入我身耳及我欲退則彼原進我內不架一縮

復出在外我不得擬定彼鎗使無反手如何敢進如此終日我無勝理短兵利在速進終難接長持久即為所束今俱如長別有尺寸手握根間一寸不可留得有七八尺在外并股肱進步計一丈之速彼若以長夾待他人我深五尺間一撥格他歪了即用棍內連打之法下下着在長兵上流水點戳而進彼先進我五尺我一進又有五尺是得一丈之勢矣被我連打勢不得起欲抽脫去豈能使抽一丈一八長兵之內則惟我短兵縱橫長兵如赤手同笑藤牌腰刀本短中之短也而必用鏢鎗依以俟笏即短兵長用之法也棍如瑣四書鈎切鎗記如各習一經四書既明六經之理亦明若能棍則各利器之法從此得矣一切不足當大陣者俱不贅說 又曰長鎗長一丈七八尺上用利必重不過四兩或如鴨嘴或如細刀或大分兩刃法自朴平刺至刃乃利初用殺倭全賴于此此利其長倭必短即所用精慣然未及我身彼已受刺又用法長則易老不曰轉長則妙知恐為馬所關折今視之更可與賊戰蓋狼笏常鋒藤牌在下而前行既有衝去一文餘矣短器不可戰及馬上何以傷人得長鎗于笏空戰去徑刺入馬喉面則彼既不可入我陣內又能先及彼身故不羨細弱也設若賊馬乘辟齊來衝我前無笏牌徑用鎗以當之敵馬間有損折必非全利夫五兵之法長以救短短以救長長既易過而勢老短又難及而勢危故相資

之用此自然之勢必然之理至妙之術也 或曰平時官府面前所用鎗刀棍入之法可以用於敵否所教亦有是與戚子曰開大陣對大敵比場中較藝擒捕小賊不同堂堂之陣千百人列隊而前勇者不得怯者不得後後鎗戳去盡鎗戳來亂刀砍來亂殺還他只是一齊擁進轉手皆難焉能容得左右動此一人回頭大眾同疑一人轉移寸步大眾亦安安心焉能容得或進或退平日十分武藝臨時如用得五分出亦可成功用得八分出天下無敵未有臨陣能盡用十分本事而從容活潑者也諺云到廝打時忘了拿法兵宜易言哉長鎗單人用之如團車是學手法進退是學步法身法除此復有所謂單舞者此是花法不可學也須兩人對較惟有六鎗按一字對戳一鎗每一字經過萬幾遍不失字字對得乃為成藝後方可隨意應敵制勝也藤牌單人跳舞免不得乃是必從此學來內有滾亦是花法須用持鏢與長鎗對殺先鏢使去亦要不早不遲鏢既脫手要進得速出刀快方為成藝鈎鏢入鈎如轉身跳打之類皆是花法不惟無益且學熟誤人第一鈎如轉棍花法甚多刻去不盡或曰如今鄉兵所執所習亦可用否戚子曰平昔所執名為銳心鈎鏢者橫頭用無刃鐵梁習武藝之蔽不信師教遂誤大事者甚多如鄉兵所執名為銳心鈎鏢者橫頭用無刃鐵梁柄頭用平頂鐵櫃長不逾眉其所習之法又前後左右回頭跳舞

雙手平拿兩頭所餘不過一尺平日在鄉黨爭鬪每打必勝遂何謂無敵雖有他師教以正殺皆不聽蓋渠用之利習之成信之深故也殊不知此器此習乃鄉中互相爭鬪用之彼此皆然且恐以必傷人得罪必重故只用此物打傷或打死終非必殺之意其賊之來也利刃長鋒二大有餘及刃寸餘應亦而斃以一尺無刃之物而當一二丈利刃之鋒就能見肉分鎗亦只格得他開去不及我身幸矣便終日對局豈能跳進一二丈之速以中彼哉就使中彼不過一打一擊苟不中在頭顱便能死人否賊亦得返刃于我也進而知之反為所誤遂謂人犯鎗鏢不可用習藝為無益有是理哉又如長鎗近見浙江之習皆學處州狼筈法中分其半官軍所傳之法亦有回轉但大敵交鋒與平日場中相對比不同千百之人簇擁而去最如麻蓬豈能舞丈餘長竿迴轉走跳若此則一二丈僅可布一人而已不知有此陣否耶至于中分其半則又後尾中第一為左右所簇擁手中豈能出入遂遇過敵而敗不曰習藝之非利器之誤乃曰鎗不可恃於鎗何尤哉故用犯鈎鏢人鏢之類必如予所載短兵長用說制之習之長鎗之屬必如予所載兵短用說制之習之司教士之責者須先一一隨其土著之所習尚器藝如善者聽之而求其精如非大敵所宜者須先一一說破執迷之病然後說我新制之利待彼曉然知舊習之不利以慕我之利然

後督習既成人人自知足以恃而前則弱兵可勇庶幾不為習
所陷沒可以語成功也 又曰三軍之警有正法有花法山林
險阻以數人而與數人戰一警也平原曠野以萬人而與萬人
敵一警也是故藝一也而不同者用也山林險阻敵寡我眾則
人人得盡所藝之巧進退轉側各從其便惟預示明諭使吾後
行悉知其說弗因前進退側疑為奔却不可一廢勒脚則庶幾
矣若數萬人之敵勢如蜂擁攢隊而前一步不可那移退跳一
人用進退之法則後行旁行為奔北逐使萬眾奪氣而走是
故其用不同其習自異主將不知諸藝之習何以得知諸藝正
法耶必致花法混乎其中花法入而正法味急遽難變其所關
豈小小哉 又曰夫長兵短用短兵長用此所謂勢險節短之
法已火器大箭弓矢皆長兵也往往賊在數百步外即已打發
及至賊近與大隊齊來却稱火藥放盡鉛十欠珠或再裝已遲
每由此而敗緣其故在於場操素無號令以節制之臨時殺手
立不定銃手居前列每陷于敵非此之謂也今當先將銃手交
於殺手臨陣放不如法盡令先發徑聽殺手割耳回兵查無耳
者斬銃手若亡殺手價命平日又操之以定令每於報賊將近
時銃手雖列於外專聽中軍號銃中軍至將自掌號銃看賊至
五六十步中軍放號銃一個向賊一面才許放銃分番如期每
一長聲喇叭放一吹看軍放起火一板方許一體放火箭如無

號銃使賊到營下亦不許輕放若違令放銃打賊者即一銃打
二賊亦以違令誅之如此而更番有法放銃必能打賊打賊必
能多中賊不敢衛我矣此放火器第一要務也至於入鉅鎗刀
皆短器也何以長用鎗必身法步法與手法並進而手握於根
即如把舵使舟入必盡柄着手皆長用之妙也但平日在教場
操時打銃則把托穩定對把從容舞械則以單對單前無利害
似謂習之已精已至矣臨敵之時若使仍是照前從容酬應如
教場內比試一般不必十分武藝只得三分亦可無敵奈每見
賊時死生呼吸所繫面黃口乾手忙脚亂平日所學射法打法
盡却忘了只有互相亂打以為好漢如用得平時一分武藝出
則無敵矣雖諺有云藝高人胆大殊為不然必須原是有膽之
人習得好藝故膽益大無膽之人平日習得武藝十分精熟臨
時手軟身顫舉藝不起任是如何教習亦不得膽之大也其火
器猶為快事或向天而打或手向前放銃而頭已回顧走路或
忘入鉛子或下鉛子而後入藥十銃之中僅有四五銃發出四
五之中僅有一中為難矣此蓋愚劣于百敗之中百勝之登一
一面見熟試而知之也難矣哉 又曰夫戰之有執者猶醫牙
之火候也方同而火候異則效有差等矣陣惟密此平原之法
也凡臨陣時去數里地列陣頃一息而定勿使敵見尤妙列界
火器在前擡營而進或寇來衝我或列陣待我挨到五十步內

火器聽中軍令齊發只有一火兵士來火煙如雲一齊擁進洩
是走密布長若如蜂叢蟻附一齊擁上不可毫髮遲疑短兵救
之無不勝此非擊殺之刀乃火煙之勢進之雄辱其心目徑前
交鋒彼自靡矣兵法謂勢險節短始如處女敵人開戶終如脫
兔敵不及拒不其然乎

火攻

丘濬曰臣按所謂火攻者因風縱火也而無有今世所謂火藥
者宋太祖時始有大箭真宗時始有火毬之名然亦箭以發未
知是今之火藥否也今之火藥用硝石硫黃柳炭為之硝石名
見於本草漢張仲景方論中已用為劇則是漢時已有矣然陶
隱居曰華子及來圃經行義等註未嘗言其可為兵用也硫黃
自舶上來唐以前海島諸夷未通中國則唐以前無此也自古
中國所謂礮者機石也用機運石以飛之致遠而近世以火藥
實銅鐵器中亦謂之礮又謂之銃銃字韻書無之蓋俗字也其
以紙為之者俗謂之爆爆者如以火燒竹而有聲如竹爆然也
今礮之制用銅或鐵為具如筒狀中實以藥而以石子塞其口
旁通一線用火發之其石子之所及者無問人物皆糜爛然惟
用攻與守也戰則資其聲以為號令焉近有神機火槍者發天
鏃以火發之可至百步之外捷妙如神聲聞而矢即至矣水樂
中平南交交所制者尤巧命而臣如其法監造在內命大將總
神機營在邊命內官監神機營蓋慎之也愚考史冊皆所不載
不知此藥始於何時時於何人意者在隋唐以後始自西域
俗所謂煙火者同至中國歟 武繼光曰五兵之中惟火最烈
古今水陸之戰以火成功最多兵法云以火攻者明是火器
之濟于戰陣久矣但今之制火器者類愈多而愈無實用火

器者失法而每以旬候彼有精器而無精兵以用之是謂徒費
有精兵而無精器以助之是謂徒強須兵士立得御極定則機
柴可以散荆况精器乎諸器之中鳥銃第一火箭次之南方則
大砲火箭鳥銃此為利器餘則只可施于舟師守城頃同而非
陸戰所宜也北方火器有夾把鎗快神鎗佛郎機砲口銃大小
將軍等項種色尚多就中火把鎗之制即快鎗也但多一鐵把
以備急時充鐵棍之用耳緣所制之人洞曉此中病痛者既少
而又非任怨任真之心不過捲成鐵筒而已腹內未嘗用鋼鑽
鑽光以致鉛子不得到底出口不直銃身單捲成器時有炸損
人手不敢托架于前却以雙手把持柄後又用一手點火試以
藥力既可炸損銃宜兩手之力所能擊禦火未出而手先動
銃已歪斜鉛子何由得準又軍士不知放法官給鉛子大小不
一子大而銃口小則子入不深口便落子小而銃腹大火藥先
鉛子而泄則鉛子無力以致遠夫欲鉛子出遠而有力為其
銃身長腹內充圓均直鉛子與銃口腹相合火氣不泄之故也
藥與銃則鉛子幾錢重子重藥少則無力子輕藥多則子華子
去多中而準者為其火發而銃不動也火發而銃不動者為其
一手把於銃前手在火藥之前銃不動則發火中銃腹長則子
去必直後手不點火而以指發機則手常執銃而臨發穩正此
鳥銃之所以為利器也此鳥銃之所以較中雖有失希如也此

鳥銃之所以洞重徑而無堅可禦也馬工步下惟鳥銃為利器
其車上守城必用佛郎機今之佛郎機鑄造失法甚有母銃口
小欲將鉛子如母銃之口則小銃之力不能發蓋機銃子母為
二子銃口邊有隙瀾火氣大氣常傷也如照子銃制子則子小
母銃腹大藥氣先出于必滾落即落發去亦不遠不中又子銃
之口多與母銃口不合藥發則火氣激回于後不復俱送子向
前聚放之法又每以土石質子銃或用木馬而浮鉛子于面以
輕激重必不能遠求其善用必將母銃口鑄與子銃口合于銃
須深啣子母銃之間放法將鉛子務與子銃口一半相合用四
心銃送送入于銃腹內不用木馬此即機之妙用也砲口砲腹
小口大項短藥少子重發出無力不堪用如用之必洞腹長三
尺以上而鉛子合口送至腹底發出乃急且中也五十人之中
可備一位以守要路大勢冲突之寇今取名虎蹲砲即是又神
鎗明初之製有木箭體輕而火力急斯箭發多有跌有鏃向內
而尾擊物者且遲鈍費工臨陣不過三發而已大小將軍不可
行用只可守城而每遇試放多炸破傷人者放之無法也因用
藥太多土石築之將藥築管內無轉力遂乃橫攻今須用藥僅
約至大腹之半木馬長三寸下至腹口虛其內四五寸使藥有
轉旋之空上用一窩蜂大小子數百外用一合口大石子壓之
若無大石子壓而激之口大如孟小子如栗出口便落不能遠

中惟其腹之虛也故火發切虛處一攻而出則不橫及矣他如千里勝自發銃魚骨銃等項巧立名色逞意製造皆不如式習之苟精投石可勝用之不精雖多無益何況火器惟無感於多端可也又其最利速者其火箭乎利近者其噴筒乎以火箭言之頭須鋼鐵鋒頭兩刃取刃自脊鋒長三寸中間以糜矢與火箭輕重得宜鑽眼須直眼不直則發不正發准遠近以為高下自天而墜擾亂後隊着人馬皆洞燃攻火盡而後止以噴筒言之慢藥明火一具三子縛以藥線合口而入須固緊無破每子下用急藥子上用慢藥子發如星墜火出成煙霧揚威驚馬近敵之具也 王鳴鶴火攻答客問中國制勝之具當以火攻為第一以其象陽也但今時將官爭談火器千百為種用之百不一効或反至誤事其間真寶可用宜攻宜守子當為我一一言之答曰火之一器號為神器以神言言不可測不可禦也夫中國之於夷狄只在習與不習又在藥料之有無不在陰陽也北虜之地有硝而無磺東倭之國有磺而無硝兩廣川貴之地亦間有其一而不得兼故皆不得火器之妙惟我中國兼而有之故用之以為長技至於腹裡東西南北之地彼此交取亦且律有明禁在明初時猶嚴近因法紀少疎而航海通倭機括相接故倭得以資其硝磺之銳而反以偽銳為威中國之具甚者雲南緬酋亦資兩廣之販專用火器以敵中國嚴絕其禁則外

夷長技亦可滅其勢矣夫明初私販硝磺之禁固嚴而火器私學之禁猶嚴明太祖自平群寇之後火器收之神機庫庫曰神機言不欲輕世也雖邊鎮總兵亦不得私藏私置蓋謂之無敵之器不敢輕用亦不容人人曉其制度而私相授受也黔省有守備官欲將熟苗習以火器使制生苗甚至將官因一時無人妄以神器授之士兵夷兵雖云濟一時之急終為他日之憂縱一時上漢兼用止可令我曉火器之兵代彼衝鋒決不可令曉其制度方為得策今之四夷並一切土官之家多有亡命依附百般鼓弄惜乎此輩中國不能收而四夷藉之反為中國一勦敵大可恨也今時效用多山人遊客或得其方或曉其制樞點誇誕以為此足以無敵也殊不知制藥有方而用器有地施用有機而精器在人彼昆吾巨闕器非不利也以懦夫持之見敵而走雖利何益於用同一火器也善用者足以敵不善用者實足以自焚故孫子繫於兵法之末以示慎重之章意良有以也答曰火器之制能指示否答曰夫火器之用無間古今無間攻守其種實多如發煩即神機大將軍二將軍三將軍威猛無敵破敵可成血路攻城可使立碎古惟銅鑄成者自廣東葉軍門始以熟鐵打造較諸者遠矣架以三輪之車一夜之後輪向後走十數步以殺其威猛之勢其架不振壞實為國機或間有損傷緣匠有工拙其體甚大而煮火不到使然或倉惶之際裝藥

有多寡用于有輕重大小之異或素不敬重有所觸汚此物乃
神器一砲之出數百生靈所係宜小哉但體勢重大難以輕舉
遠到惟攻已困之城而塞要衝之口非此不足以示威也其次
則滅虜砲馬腿砲虎牌砲虎尾砲連珠砲若連施疊放雖百萬
之眾可使落膽至佛即機內用于銃提放不竭其母銃若長可
使落膽至佛即機內侍數百步之遠更看照星真的可以取將
擒王但未免用銅用鐵體骨亦重今用堅木作母銃一人可挽
而走多備于銃軍中可稱利器其次則三眼銃與鳥嘴銃鳥銃
宜南而不宜北三眼銃宜北而不宜南何也北方地寒風冷鳥
銃必用手擊常目為勞一開火門其風甚猛信藥已先吹去用
張信則火門易壞一放之後虜騎如風而至又不便執此為拒
敵之具近有制竹鳥銃及自閉火門鳥銃一時之奇然終是費
事惟三眼銃一桿三銃每銃可着鉛子二三箇惟伺敵三四十
步內對真方放一砲三放其聲不絕未有不中者虜馬聞至則
執此銃以代悶棍虜縱有鐵盔鐵甲雖利刀所不能入者惟此
銃能擊之故在北方鳥銃不如三眼南方所禦惟佳與苗其人
多係步戰其來之勢不得如虜馬之疾虜勢之衝風氣柔和不
在山谷則在隊田之內鳥銃照定施放中敵極準按定班火一
上一下雖三放銃熱不可再放若每人以布數尺用水打濕三
放之後以布濕銃可以長放不歇有狼筈牌之類在前縱衝

來此足拒之若三眼銃其捍甚短去不遠對真不如鳥銃之準
執之以禦佳刀利鈍相懸人易生畏生心故在南方三眼銃不
如鳥銃大約天下之器原無利鈍惟在習之何如耳習之既精
且久皆可得名我以名勝人人以名畏我如倭之刀慮之箭苗
之弩之類則若生懼將官用兵貴因勢利導能相地置器因時
制宜何有定器定人哉容曰鳥銃三放而熱必待少歇三眼銃
三放而止必待另裝恐敵人不退雖有輪班亦恐不濟奈何更
有出於三放之外者乎答曰快鎗之制筒少長可以五放兩頭
相同可以十放俗稱十面埋伏銃是也但五六寸間即鑽一眼
先入藥實實方入鉛子一又入土一寸又築實剛與上眼平層
層如此裝去一頭可五放若下層不築實上層再築下去其下
層之藥又沈於眼之下放多不準不然總作一銃放出矣若兩
頭十銃連放不絕則敵人莫測可稱神品矣惟有力者能持之
運於車上用更妙容曰火箭如何答曰其勢猛其力大敵見生
畏過於弓弩善造者可得六七百步之遠然造之不易一枝約
打二萬鎊方能濟頭上洵用回火約十分之二水戰方可焚仇
陸戰方可焚寨其發必用荻荻頭點鋼長信入箭腹中三寸信
外鏗一肩與箭竹相湊合不然火箭力大一蹴則離入箭腹傷
人不深其竹鐵交接處須用劬纏堅固用漆漆過其翎花不用
漆下方耐風雨濕氣此火箭之制也至於今時之用見敵惟圍

高速放去敢望而避之甚易是以有用之物而施於無用之地甚可惜也南方之製多聚百枝或三五十枝裝入木籠內名曰一窩蜂又曰火籠少者九枝曰九龍筒或其狀差小者名曰湯箭馬工亦可施放各立名色甚多其箭一而已矣或外假以龍虎之狀獅象之形千態萬狀總之一火箭之名也善用者長技短用不務高遠或三五十枝或百枝裝成一籠總一火信用有力之兵負之或禦虜禦倭只伺二三十步之內間隊而出乎按地上直衝而去雖山嶽可摧况倭虜乎若遠速見敵即先放了何益於是一長技短用之間有無窮之妙此真必勝之訣知兵者自得其妙入長鎗之工可用火箭人人知之亦是速速放去徒費工料今鎗上各帶火箭一枝其法用黃藤紐做二扣光滑不滋以火箭一枝或二枝安入其內其火信要長外用一小箭桿竹劈破一半用刀剗空將火信按於半竹之下用細麻線縛於鎗上要在鎗之半中其所縛之竹不碍下節使箭信藏半竹之內下出一二寸人帶火繩一小段不拘左右以拿鎗前手中指夾之伺賊至三十步方反手點之其信已燃隱入半竹之內敵人不覺惟兩手執鎗向敵所殺其信燃至火箭後門敵已與吾接刃矣其箭一發對面而去焉有不中之理敵人着箭其鎗即至敵人躲箭其鎗亦至鎗不中而箭中箭不中而鎗中此勢險節短之妙法百發百中之玄機操而熟之可百戰而百勝予

半生妙用專在於此制器之法用器之精不可不留意也予昔征苗苗多牯牛陣各披綿被二三床來抵陣惟以此禦倭可敵彼之鳥銃放功必矣箭燒之未有一戰不勝者以此禦虜可令其馬以此禦倭可敵彼之鳥銃收功必矣此法無難一說就會無分智愚雖百萬之衆一夜救之可成精兵就裡尚有未盡玄機惟智者心會神運若就說破恐有外泄傳之西夷反成無敵之器縱以予當之亦難破也客曰火礮火礮之制頗聞其祥答曰三者一法在人而已均為驚心駭目之具使其亂而取之之意也至於傷人未必如火箭之狠有曰內用毒火毒煙使敵人口鼻聞之皆倒固曰是矣然兩敵相當生死不懼殺傷在地而猶殺人何等毒煙即令人立時也凡迂緩不情者予不敢用呼吸之間勝負已分若等中毒人死之時大事已去矣火礮火礮火礮此三者軍中必用之物但用之各有其時各有其地或敵人攻營蜂屯蟻聚可燒而走也或敵人結營山林可因而焚也或夜去敵營探其睡熟以此丟入外以精兵攝之可因其亂而取也或攻敵之城營其堅壁不高設法飛入使其夜驚不眠吾得以逸待勞或水戰其船相近燃信得法丟入彼船或焚其帆蓬或亂其脚步無不利者至於火礮專為水戰之用將制將藥縛在磚外過船燃着丟去恐風帆工下往來不定一燃之後而機會不得則不敢發還倘不得丟入賊船只得投之水

中不然則反為本軍之害矣今制每確八尋昇各擊火繩四五寸一段如臨用之際將火俱點着以四五之火繩可燃許久惟伺便始投一投則確破確破則藥見八面皆火繩宜無一繩燃大藥者此法可以久待亦變法之妙者其火繩大磚若在水戰全在點信之人有用若點信太長易至閃滅或丟入敵船敵人見信尚長亦可反擲我船之內若點太短未及入賊船而先發均反為累况臨敵之時手忙脚亂之際易至失錯二物用之水戰不如火確之妙也威南塘舊法用火藥一桶上用一碗火燃碗中以灰覆之看敵船之將近二人携筒擲去其船可焚亦佳法也但恐桶重難舉火沉易覆未及害人而先自害凡將官用一舊法思一新制必先求有益於己後思有傷於敵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才為萬全若傲倖之事安得所用之人俱如自己之用心得其機要而不失也今之火確惟多以投之似不在威公火桶之下也客曰火確之制今變其藥線而用火繩可以持久極善之製也然遇順風彼船甚速而我船少遲欲焚其帆奈何答曰焚帆之制有遠近四等若在百步之外者火箭也夫傷人之火箭力要大勢要急其打造也非鐵桿鎚打二萬鎚不可其頭盡處曰火止用十分之二若焚帆火箭止用木桿鎚打其力止可至百十步而止頭用倒鬚其四火雷用十之三四大火箭力大而帆幕薄一肘徑過何益於焚故焚帆之箭止量其力至

帆而止則無遠過之失如尚處遠過當於離火門之下一二寸遠竹札十字交人以阻留之如五六十步用弓箭射石榴箭如二三十步則噴筒之制甚妙威南塘紀效新書已載之詳矣如近十數步之內或焚帆或焚灶棚非火飛抓不可其制用可車之木車作棒槌形自頂上入刀將內中車空入明火藥裝滿週圍共拘七八孔以出火又周圍用倒鬚釘釘之外以油紙糊之以避而濕臨敵用手擲去或高釘帆上可以焚帆或釘入人身可焚而走釘入灶棚可以延燒此四者之外焚帆無奇策矣客曰火飛抓之妙不獨水路焚帆可用如陸戰今持諸器者各帶一具臨敵合戰之時前面用長兵相抵後面短兵器手點火擲中敵人無奪氣而走者惟知機之將臨時變通之而已此亦短技長用之法也火石榴箭不止燒帆用射虜馬其火甚為有力火飛抓之外而又有火妖之說何以明之答曰火妖與火毬火磚總是一般只是方圓之形不同而中用火鎗火刀或毒藥煎炒不同耳所費甚繁而取效未必如所說之妙但發速發速利害相半恐軍中愚蠢之兵用此未必能盡使利而不害也客曰奇諸舊有地雷之妙今可行乎答曰可行但當用之西北若東南窪下之地方掘數尺即有水泉雖土面之上四時皆有濕氣縱有竹桿通火線而火信已被潮濕難以卒發况下一部地雷要費無窮心機一箇火信不著不惟空費且至誤事答曰其制可

得聞乎答曰此無難者無論大小等砲俱極成溝將砲裁向敵人來處或敵人集處上覆淺土中用通節竹走火線於內有用十日火者有用鋼輪者或待敵人自發則用走線橫攔敵人來路敵人衝斷其線則火機自落火發線走諸砲齊出如謂走線或怕大風吹斷或怕野獸衝動令一快走之人暗隱於後亦用走線發之或將各器埋成營壘侍人入營然後發之則須鐵鑄石榴砲或石砲平地碎躍無不可者遠近皆可以鞫而推雖百里之外亦可接去施放也客曰近日有新制竹將軍者聞有大利可得聞與答曰竹將軍即竹發槓雖木亦可為之亦謂之木發槓北方謂之千里勝其器雖一發而壞不似鋼鐵崩毀能傷人其利一敵人得去不可再用其利二每位通工計價不過七分費廉工省一刻可就其利三無難取之物隨地可造其利四體輕可以遠負其利五易與分佈易與捨棄其威猛與鋼鐵相等能威敵心能壯吾膽其利六南北水陸無所不宜匠不論工拙皆能造其利七對壘立陣防禦守城無不可者但安樂信并制藥又與別器少異不然則橫出多而直出少矣智者自能默會客曰然會一言吾已明之矣而又有百虎齋轟五虎出穴一駕蜂長蛇破敵群鷹逐兔飛刀飛鎗之類何其繁也皆稱衝鋒之具何者為最答曰以上數法皆火箭之變也各立異名惟人所命總之大小多寡之不同耳實則無奇巧為將者量敵之衆

寡而用器亦有多寡之別惟軍中事事皆宜預備則無不可用之器矣其制與火龍同不必逐件詳之但存其制而已客曰數者皆火箭之變誠用之在人矣然鞍馬之工弓矢之閱亦可發火箭數答曰能之法有火馬之制用竹扎作人形將火木砲坐并火箭數百枚各列有次第外用木做鞍架一副將做人釘於鞍架之上用五色裝如人形手執器械一陣定用幾騎臨時將鞍拴於馬上用中等性烈之馬兩邊夾制使馬不得回轉其尾扎以棕蔴浸以油脂其信盤曲於假人身上臨發之時人馬兩處點火將馬縱去馬尾燒痛雖敵營亦衝入不顧矣此亦田單火牛之遺制也田單用牛於穴城之中牛不能轉且外兵圍合數層而沿城道狹故觸之者無不傷今以曠地用之馬多總群萬一不肯直行回衝傍走一馬一器之費亦不為少人將奈何凡非吾所明之事似未敢必為可用至於用竹筒內盛火箭十數枚帶於馬上敵用之或可耳至於用弓箭可發者乃箭之焚帆火石榴箭一名螺螄箭也法用箭一枝將明火一包用松香潤布二三層包明火於內縛於箭頭之上將火信先點將弓機滿待火出才放去水戟可焚帆陸戰可焚寨或焚城樓等項皆可客曰火馬不可用也火車何如答曰車戰吾素講之惜未嘗一用夫古者以來紀國真重於車也後狄人毀車為徒而制始廢不獨車戰之制不行於天下後世而先王制兵之意從此湮

矣此後人所以多野戰也今虜馬奔衝信非中國之馬可禦者
車戰不講是我之短犯彼之長終不濟也一講車戰則人笑以
為迂似以遼頤之車而欲與馬足較勝負斷無勝理殊不知車
者原取其整齊部伍鎮靜人心進無連奔退無遽走所謂有脚
之城無糧之馬也奈何欲與虜馬較進疾也客曰虜馬一入雷
擊風馳不能與較進疾則無效於搶掠無補放敗亡來不能道
其入去不能阻其歸將焉用之答曰何不考諸古人之得失乎
古稱北邊良將莫過李牧又素為匈奴所畏難者莫過李廣夫
李牧之用兵虜人則收保而無亡失李廣不擊刀斗而間謀常
遺夫間謀遺矣則虜之入犯我可預知壁堅野清則虜人無所
掠虜無所掠則勢必近城堡當於要路之衝下一車營一切騎
步皆收入營內如騎虜之來將車上火器火箭等器次第制之
而車之傍隙則以弓矢三眼鎗制之其車前出拒馬鎗二三板
用有力之人挽車而前為衝敵之具則虜馬惟惟有通耳豈能
飛越虜通則放開車門發騎兵以追之若係誘我或眾寡不敵
則仍收入營中虜再至車上攻打復如虜自東來則東路要衝
如此應之虜自西來則西路要塞如此用之虜未有不捨此而
之他若他處應敵亦復如此凡虜所到之處皆如此應之夫虜
之入也野無所掠及近城堡又不得逞一堡如此而堡皆皆然
一鎮如此而鎮鎮皆然更出精騎埋伏險要因賊而後奪之將

見虜無餘命矣如只要將車去逐馬是隨地推轉前去所殺不
惟車疲難堪且失車制之善若連九連之心如一人之心俱能
以車載火器連施迭放則河套為中土而兩川無虜跡矣夫車
上火器莫過百子銃佛郎機及火箭之利車須雙輪單輪相間
惟在二人可推而行大則無用而尺為累內雜竹木發槓馬腿
砲三眼鎗滅虜砲而用之乃制虜之上策也若禦虜無車雖有
火器亦難禦其奔衝有車無火亦不能制其死命凡用車營須
二三相連有犄角之勢方可若獨一孤營為一為虜馬所困恐
火器有限難以久支若近城堡而下車營相為營援乃為萬全
若出寨搗巢非馬不能而非車之利也但亦常預設一二車營
於途中為搗巢各兵之依歸人膽有壯萬一虜馬進來奔入車
營為休息之地歎而後戰無不可者若南方禦倭近山則多崎
嶇近水則多溝壑似非用車之所若能神其妙用當極險極狹
之地突用一車而阻進之火器一發不惟障護我兵而倭將駭
然懼矣計一車之費不過三四錢收奇功而神妙之用端在是
矣惟在有心機者方可語此客曰戰車之制不一未獲見其最
善者願求教焉答曰南北之車當以雙輪單輪并同今用之東
南者惟單輪為善何也道狹故也如用下營兩乘相並用木
栓栓定亦雙也前出拒馬鎗二執作前機之把手其鎗直貫於
後執作後推之把手其貫二根長鎗耳如勢必棄車以戰將拒

馬二鎗向後一抽而出則前後把手皆無矢敵人得去亦難轉
移如諸馬木牛流馬舌在腹中舌轉則不能行之遺意耳全在
臨時變通相地為之車上載佛郎機一或百子銃一傍安火箭
二筒隨安隨放各有轉使不得摘下箭筒而後入箭恐候不濟
事也車前盡虎豹獅頭以為驚馬之象其牌可後折少避風雨
亦恐太高難過險阻其兩邊各有門一扇可開可閉行可載衣
甲糧糧每十人一輛只用一人在後推之如欲行速餘兵以手
持器械插入車之兩傍鐵環內而代推之如不用盡去上面牌
箱下為平車一輛可以運糧一車而數備焉此車戰之妙也亦
馬隆之制而損益之也偏箱流角及木屋三者皆稱備矣毋論
夷險無施不可容曰善哉車之制也若得三萬人久練而成熟
中生巧可成卒然之勢或攻或守無不如意戒朝傾東南之財
守西北之虜奉若駒于無敢言戰雖連捷屢報皆待其已死而
斬之者未曾敢有旗鼓相當一戰無非畏其奔衝之勢若車戰
可行則吾兵借為勢而出塞之功亦可望也但使無無法分量
少差則相去亦天淵矣答曰知言哉獨不觀市井元宵之花火
乎少有加減而花火各別若無制度分別不惟不效而且害事
昔予練兵陝西有閩司督造火藥分發各兵始而試放不响既
而大响損銃主者莫知其故疑而問予予曰有說也兩方火藥
對定分兩皆加水春其硝磺與灰三者合一皆如菜豆于大臨

時入銃甚易無前塞之患今所造止將三者碾細耳并未入水
春過各兵又不能分定兩或用紙筒或用竹筒裝成以便聽用
而乃總入一大皮袋袋了兵係馬兵終日馬上撞歸其硝磺
性重而沈底灰性輕而上浮初放者灰也故多不响既放者硝
磺也磺多則銃損此理甚明又何疑焉客曰思深哉敢問南方
之製何如答曰南方之製硝磺用水膠或膠物提淨磺不用底灰
或柳或杉各有分量濕柳乾柳性有繁慢之別紅杉白杉情有
遲速之殊猶當知焉而新到蘆舊熟蒂性亦不同至於茄桿灰
芋麻灰其說甚多而銃之有聲無聲皆于此中分別分量既定
當用水春之約藥一斤用水二碗乾時史入頭料燒酒一碗春
如菜豆于大擊于掌上火并而手不熱斯妙矣春之不細則有
灼點落手中尚能傷手豈止熱也如藥至于手擊不熱裝入銃
宜有後坐之理倘銃不後坐而照星又對準焉有不中之理所
謂器精在藥精也客曰銃不後坐專係於藥乎答曰此其一也
又在銃眼平底則不後坐少高一分則後矣客曰製藥已精而
銃眼又平仍復不中何也答曰對未真也客曰對真而又不中
何也答曰此鉛子之病也鉛子之法銃枕弓也鉛子枕矢也弓
良而矢直無不中也全學銃之人全不知用藥若干則可遣
動幾錢鉛子猶如了幾箇力氣能發動幾錢箭如稱術稱鐘務
要相配少差則不準矣予舊有歌曰子重於藥則多半落藥強

於子火鎔子死子藥相停更合管門子門同劑藥力氣全門大
子小藥氣上煥子或偏歪之必非子被火使決無中理習者知
之等於子夫此數事言雖但能盡八卷之妙不拘大小其理實
同外四川有石油者知藥可入水不滅若以石油造成藥團藏
火器中借火氣一發之力而石油之火前散於船蓬船倉之中
掩敵不備駭目驚心縱以水救之而石油不畏水愈救愈熾其
焚必矣若以兵襲之無不勝者又聞江豚在水中能迎風破浪
而上故其油能逆風可合石油共為藥至於用砲水中舊有水
底鳴雷其法用大缸數口藏大砲于中安于抗險之處直對敵
之來路上用柿油等物封固緊密中實以藥用整竹取空藏走
線於內安于水中用一索橫于水面而竹筒橫括于日火生
于索上索下水一二寸望之不見伺敵船之來或舵或底撞動
其線機落火發砲個水中打出而敵船可壞比不過下地雷之
故智止較陸為小如油紙封固之不同身予變為一制似可禦
倭夫焚倭之船莫如火碎倭之舟莫如砲但大砲用于船上恐
水損人反先損己自碗口大之上不敢放也今宜造木筏不拘
若干座式用整木縱橫平底風不可奮水不可沈上安木架極
其堅固量其高過於美船將斗粗整木掏空即今之木筏極也
量其大小用藥若干須用鉛子五斤以外者縛於木架之上前
立二杆外蒙以絮被畫以城垣之形其被可升可落後用走船

二隻每隻用善泅者四人照管一筏或二三十座皆如之運于
江海之上惟早晚視風以分佈之夫海洋回濶而有山有沙某
風則入某口某港視風所起之方位將此筏先架架于抗險之
處平排如堵下安椿木以識之先拊一二具照後來路打去計
砲多大用藥若干多能發鉛子若干重打及步數若干速將打
到之地亦用椿木識之上下浮板以便觀望其戰船居于水筏
之後五十步之外以防其坐夫倭在水中長技不過為鏡今後
有絮被遮蔽于前若得二三十具一字排列則倭船遠望不啻
城墻莫測中之虛實必用偽鏡先發不得入伺看倭船將入吾
原識椿木浮板步數之內將絮被用活鐵疾速放落而走船之
人將筏扶正用長竿照火照敵打去以二三十座之筏一齊擊
發倭船木有不損者風有不定吾筏亦可多造以備調遣一班
守此又一般班隊彼末有不可砲之信藥亦用柿油等紙封固
此在架上非同水底鳴雷常在水中之比何能得濕彼倭船見
槓一二則氣已奪我兵見敵船已離勇氣自倍却將戰船搶其
上風用前項諸火器次第射之而攻其既散分數斬撈首級全
仗走舸萬一有不測予所謂用其善泅者正慮此也客曰海濶
浪大泗不能前奈何答曰有水馬之法用黃藤造一水馬腰似
斗粗下用四足橫出水上其馬頭高一尺遮前浪尾高一尺遮
後浪各虛其中外用布裹緊漆塗以增礙人騎其中以便擊柱

馬頭外安插中空一段可藏乾糧足備三日之用有此一物
則人人膽壯其體不重船中易載再用綿甲工用飽片為甲葉
飽取其海綿取其水濕可禦矢石傍於木垣既首用鐵為刀
可為戰具而挽桿之中可藏小刀一口以備急用雖船槓落水
猶可以戰予每見江海舟人有幼子各繫一盃飽于其背以備
一時之溺公將水帶亦用黃藤編罽至于兩板惟一佈層或以
皮聯之取其不碍戰鬪至于負之背上者加大為而胸前次
之各兩用布亦不惟便於水且利於戰若腰擊此帶而史騎水
馬則沉溺之患可保無虞矣 火藥賦曰五材並用火德最靈
秉焚戒之精氣的朱槍之楫衛棘劍法以衛民生五金八石
按夫帝之草經乾金倚火命風后而制兵謂鋒利則力尚有
窮而火賊之精無堅不潰雖則硝硫之悍烈亦藉飛灰而匹配
驗火性之無我寄諸緣而合會硝則為君而硫則臣本相須以
有為硝性暨而硫性橫亦並行而不悖惟灰為之佐使實附尾
于同類善能單物尤長隔陣性炎上而不下故畏軟而欺硬臣
輕居重藥品斯句烈火之劑一居二臣灰硫同在臣位灰則武
而硫則文則疾則武收殊緒插炸則文策奇勛雖文武之二途
同輸力于主君世直道而翻右武時橫行而乃尚文如蹄芝與
桔梗時為帝而稱珍若乃硝材真正居明則宜硝匪其材主暗
取讓君子賢明而治理城郭完全文恬武嬉居不明而暴虐文

武縱橫滅裂衣且藥不精為難多亦少藥能精製以少為多
過與不及分失其劑劑用之適中分藥理平和灰硝少文難速
而發火不猛硝黃缺武燄燄而力慢奈何棄武用文勢既偏而
力弱堪成白火之用棄文用武事雖濟而力窮乃在噴火之料
臣愧居強不堪布政惟宜直前宣吐臣勇居明有似煥汗忽爾
中含數烈賢哲明此兩端臣愚宜諸侯為文一武十是謂先驅
淨圓則流轉而不窮而四圍唯直遠則中通一線而百步爭
途縱一兩之藥行三百步有奇恐千里之馬終有一蹶不虞難
于百發百中大抵藥力多少之論耳若夫方以類聚材在兼收
滴醋以酸折助順火酒以燥性相投木折皮或微潮而實速班
猶以酷烈而取道至如獨謀氣亦相求論其製法須諸利弊疏
黃粗分灰易細文武乘膠硝研細而黃灰粗煎熬失味合藥不
廠礮藥不厭細粒打不嫌多藥虛最所忌若夫土囊所以壓砲
蓋為金土相生湯湯用以和藥是則水火既濟柳且提其大都
指破迷途之士 解曰謂硝產不是道地性微軟故曰不明因
硝不道地加上黃灰恐致農家故曰慮黃居硝六分之一爆仗
用之黃居硝三十分之一灰居硝五分之一為下料為行火藥
火箭流星地老鼠及藥線用之一云有硝無黃為藥線黃多則
能發火杉灰為緊藥輕煤為慢藥柳枝灰茄杆灰最輕而易引
火氣灰蜂窠灰則又輕矣黃居硝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灰居

硝四分之一為上料凡紙筒紙毬梨花竹筒瓦罐敞口之物火
 箭頭上及鍊砲欲炸者用之黃居硝二分之一水火毬煙毬用
 之黃居硝十分之一灰同之為料凡銃砲及鳥銃用之各藥稱
 足分兩先碾硫黃如麵細次下硝破將灰稱足投入熟水攪入
 硝黃內碾為瓦塊晒乾復碾細愈細愈佳此即良法 提硝用
 眾水或河水池水如無以上三水或甜井水用大鍋添七分小
 下硝百斤燒三煎然後下小灰水一斤再量鍋之大小或下硝
 五十斤止用小灰水半斤其硝內有鹽碱亦得小灰水一點自
 然分開鹽碱化為赤水不坐再燒一煎出在磁瓦內泥抹沈底
 淨硝在中放一二日澄去鹽碱水刮去泥底用天日晒乾宜
 在二三八九月餘月炎寒不宜或欲急用夏入井冬天放于
 暖處可也又曰提硝用瓦盆慮至一百斤得三十斤乃可作
 藥線用熬熟老桐油粘紙作藥線木過水入地無礙 提黃每
 鍋用水五六碗燒滾然後下黃三四斤煎開出在磁盆內澄
 一日去黃底生用黃稍將底坐用黃稍將底坐加水入鍋再煎
 澄通用黃稍又曰用好硫黃十斤將麻油先製去油後用去硫
 黃內油法先將硫打聚互樣碎塊每斤硫黃用麻油二斤入鍋
 燒滾再下青柏葉半斤在油內看柏枯黑色包攬去柏葉然後
 入硫黃再滾油內待油面上黃沫起至半鍋隨取起安在冷水
 盆內倒去硫上黃油淨硫凝一併在鍋底內者是取起打碎入

拍枝湯內煮洗淨聽用砒紅者去脚用 製大藥每料用硝五
 斤黃一斤茄桿灰一斤以上硝黃灰共七斤分作三槽定張五
 千八百遺出槽每樂三斤用好燒酒一斤成泥仍下槽內再張
 百遺出槽拌成粒如黃米大或菜莖大須入手心燃之不覺熱
 方可尋常藥用一斤此藥止用半斤因藥力大迅不可多用如
 無茄灰柳條亦可去皮去節南方如無柳茄杉槁俱可 製火
 線藥淨硝一斤黃三兩六錢柳灰四兩三錢茄灰五錢白砒五
 錢朝腦三錢如前合或止用前藥走線扁線皆用之但不作粒
 若作炸炮藥方硝黃如前灰減五錢加白砒五錢朝腦一錢好
 燒酒和勻晒乾若作起火黃減去一兩二錢硝灰白砒朝腦如
 前班毛二錢為細末重羅合一處用好燒酒拌濕晒乾再研一
 次仍用燒酒拌潤晒乾研羅即起火若作箭藥黃減去一兩一
 錢柳灰四兩硝白砒朝腦如前茄灰五錢 製扁線用細布裁
 成條以稀麩糊刷過來濕敷大藥雙相成線黏壁上陰乾用生
 桐油油過聽用以防雨水 火藥詩曰硫黃本是火之精硫磺
 一見便興兵硫磺為君而硫作臣炭灰佐使最通靈硝性暨
 而硫性橫炭灰在內助力真三家本是各類產會合居臣萬古
 雄

用間

文王問太公曰文伐之法奈何太公曰文伐有十二節一曰因其所喜以順其志彼將生驕必有好事苟能因之必能去之二曰觀其所愛以分其威一人兩心其中必衰廷無忠臣社稷必危三曰陰賂左右得情甚深則內情外國將生害四曰輔其淫樂以廣其志厚賂珠玉娛以美人卑辭委聽順命而合彼將不爭五節乃定五曰嚴其忠臣而薄其賂稽留其使勿聽其事亟為置代遺以誠事親而信之其君將復合之苟能嚴之國乃可謀六曰收其內間其外才臣外相敵國內侵國鮮不亡七曰欲餽其心必厚賂之收其左右忠愛陰示以利令之輕業而蓄積空虛八曰賂以重寶因與之謀謀而利之利之必信是謂重親重親之積必為我間有國而外其地大收九曰尊之以名無難其身示以大勢從之必信致其大尊先為之榮微飾飾聖人國乃大偷十曰示之必信以待其情承應事如與同生既以得之乃微收之時及將至若天喪之十一曰塞之以道人臣無不重責與當愚危與咎陰示大尊而依輸重寶收其豪傑內積甚厚而外為之陰內智士使圍其計內勇士使高其氣當貴甚足而常有繁滋徒黨已具是謂塞之有國而塞安能有國十二曰養其亂臣以迷之進美女淫聲以感之遺良犬馬以勞之時與大勢以誘之上察而與天下圖之十二節備乃成武事所謂上

察天下察地微已見乃伐之 李靖兵法曰夫戰之取勝比重求之于天地在乎因人以成之歷觀古人之用間其妙非一節有間其君者有間其親者有間其貴者有間其能者有間其助者有間其濟者有間其左右者有間其縱橫者故子貢史廖陳軫蘇秦張儀范雎等皆憑術而成功者也且間之道其有五焉有因其邑人使沿伺察而致詞焉有因其任子故洩虛假令告示焉有因敵之使誘其事而返之審擇賢能使現彼向背虛實而歸說之焉有伴緩罪戾微漏我偽情浮計使亡報之焉凡五間皆須穩秘重之以賞密之又密始可行焉若敵有寵嬖任以腹心者我當使間遺其間珍玩恣其所欲順而傳誘之敵有重臣失勢不滿其志者我則喻以厚利說相親附採其情實而志之敵有親貴左右多詞令誑好論利害者我則使間曲情專奉厚遺珍寶揣其所問而反間之敵若使聘於我我則稽留其使令人與之共處端致殷勤相親睦朝夕慰喻倍供珍味觀其辭色而察之乃朝暮令使獨與已伴居我遣聰明者潛於複壁中聽其所言使既遠遙恐彼恠責必是竊論心事我知計遠使而用之且天用間以問人人亦用間以問己彼以答來理須獨察於心參會於事則不失矣若敵使人來欲候我虛實察以靜動靜現知事計而行其間者我當伴為不覺舍其厚利而善喻之微以我偽言狂事示以前却期會即我之所須為彼之所失

者因其有間而反問之彼若將我虛而以爲實我即乘其弊而
 得其志矣夫水所以能濟舟亦有因水而覆沒者問所以能成
 功亦有間而傾敗者若東髮事主帝朝正色思以盡節信以竭
 誠不詭伏以自容不措宜以爲利雖有善問其可用乎 太宗
 曰昔唐倫使突厥脚因擊而敗之人言脚以倫爲死間朕至今
 誠焉如何靖再拜曰臣與倫比肩事主料倫說必不能柔服故
 臣因縱兵擊之所以去大患不顧小義也人謂倫爲死間非臣
 之心按孫子用間最爲下策臣嘗著論其末云水能載舟亦能
 覆舟或用間以成功或德問以傾敗若東髮事居當朝正色忠
 以盡節信以竭誠雖有善問安可用乎唐倫小義陛下何疑太
 宗曰誠哉非仁義不能使問此宜識人所爲乎固公大義滅親
 况一使人乎均無疑矣

車

考工云車有六等之數車輪與輿俱四尺謂之一等戈必也
 六尺有六寸既建而運也謂之二等於
 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戈必也
 謂之四等車戎第曰第崇於戈四尺謂之五等首長于常有四
 尺崇於戈四尺謂之六等凡祭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
 祭車自輪始凡祭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後至
 而多材也 祭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厚則於馬終古登地
 也輪已也 祭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厚則於馬終古登地
 也輪已也 祭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厚則於馬終古登地
 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六尺有六寸之輪輒也崇三尺有
 寸輪有六尺則頭也也加於輿樸也也今
 中儀者爲軸三寸之輪輒也也加於輿樸也也今
 有履履尾上載車於上其輪輒也也加於輿樸也也今
 人長八尺登下以爲節輪八爲輪斬三材必其特三材巧者
 和之數也者以爲利轉也也輪也者以爲直指也
 直也牙也也者以爲固抱也也輪也者以爲直指也
 不失識謂之完望而祇其輪也欲其慎爾也而下也
 而祇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固也望其輪欲其
 而織也進而祇之欲其肉稱也也無所取之取諸直也望
 其較欲其服也也進而祇之欲其情之康也

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取其純純謂兩餅輪半也輪外兩邊欲其
 受之正也祭其齒齒當為瓜齒齒如齒不齒齒入牙一齒當不相從火
 則輪雖不匡輪不八斬穀之道必矩其陰陽也者積理而
 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穀雖敵
 不敵齒當作起穀小而長則作作積為齒謂大而短則擊
 是故六分其輪以其一為之牙圍三分其牙圍而添其二
 性相度也而添之二其本內而中誦之以為之較長仲量一其長
 為之圍四圍以其圍之內稍其數功三分之一也何除較長五分其
 較之長去一以為賢賢去三以為積容較必直陳蒙
 也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致情必負軒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較
 之善參分其較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幅九幅量其堅深以
 為輻廣輻廣而擊淺則是以大抗抗難有良工莫之能固擊
 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強不足也故故其幅廣以為
 之弱弱謂齒也則雖有重任較不折參分其幅之長而較其一
 則雖有深泥亦弗之也參分其股圓去一以為
 較較謂近牙者古股以圓掠輻必齊平沈必均均其輕重
 牙牙得則無禁而固不得則有禁必足見也六尺有六寸之輪
 綆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八為輪行澤者欲其外
 行山者欲相等也材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
 俾以行山則是掉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敵不敵也

牙外不廉無也而內不挂掛也旁不腫腫也謂之用火之善是故規
 之以抵其圍也為之以抵其匡也縣之以抵其輻之直也水之以抵
 其平沈之均也量其數以泰以抵其同也權之以抵其輕重之侔也
 故可規可籌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 輪人為蓋蓋車上
 連帶圍三寸如倍之六寸信倍之十二寸信倍之二十四寸信倍之四十八寸信
 六寸部長二尺程長倍之四尺者二十分寸之一謂之較部尊一枚
 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
 端一枚五之為制上為部尊也中為連帶通上下也下為直二寸有十分
 廣四寸鑿上有一分鑿下有二分鑿深二寸有半者較其入深則字三也下有二枚
 者鑿孔下止而上下三分也鑿深一尺者孔之內深處亦成一半於鑿上二枚而
 一較也 弓長六尺謂之庇以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參分弓
 長而標其一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為發圍參分弓長以其一謂之
 尊上欲尊而字欲卑上尊而字卑則吐水疾而雷達蓋已崇則難
 為門也蓋已卑是故目也是故蓋崇十尺良蓋弗胃弗絃殷殷橫
 敵而馳不隊隊謂之圍工與人為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
 謂之參稱參分車廣去一以為發圍參分其股圍去一在前二
 在後以標其式使正直也以其廣之半為之式崇以其隨之半為之較
 與兩相崇六分其廣以一為之軫圍參分軾圍去一以為式圍參分式
 圍去一以為較圍參分較圍去一以為軾圍參分軾圍去一以為式圍參分式
 馬繼者如附馬凡居材大與小無并大倚小則拒引之則絕較車軾

其前施槍力而重者四柱上長而下短長者保人短者保馬兩旁以鉄為
鈎索止則連屬以為營體制簡而運轉速其出戰之法則每車用步卒二
十五人四人推竿以進車一人登車望敵以發弩矢二十人執牌弓弩槍刀列車之
兩旁重行五人選敵則牌居前弓弩次之槍刀又次之敵在百步內則牌僅
弓弩開發既遠則弓弩退後槍刀進前槍以刺人刀以斬馬足賊退則車
仗鼓疎相聯以進及險乃止以騎兵兩翼進擊取勝其布陳之法則每軍二千五百
人以五分之一為將佐衛兵輜重之屬餘二千人為車八十乘欲布方陣則面各
用車二十乘車相聯而步卒彌縫其間前車向敵後車側行左右車順行賊攻
左右而掩後則隨所攻而向之左右前後其變無窮將佐兵衛輜重皆處其中方
圓曲直隨勢之使行則騎次為陳止則鈎聯為營不必講整而築營也秦紅
全勝車輪高三尺一寸輪較長四尺七寸二分下施四足前二足釘以圓鉄軸行則懸之左
右箱各廣九寸五分于上安熟鐵佛即機八及沈星炮或一窩蜂炮一上馬架用安銅鐵神
鎗一及近年所造三服品字鐵銃一飛火槍筒一箱之四角神倒馬長鎗開山巨斧各
二斬馬刀鐵鈎各一併火藥鉛子撒鑽鹿角等器通不過重一百五十餘斤箱前樹獸
面牌繪以狼狽之象及旁各掛虎頭旗牌則張之以蔽天兩車相連可蔽三四十人每
車二人推之執之二人翼之戰則隨地形環布為陣軍馬居中敵遠則施火器稍近則
施強弩弓矢逼近則用鎗斧鈎刀短兵出戰敵敗則馬軍出進過夜則用火箭
魯騎圍繞則火器弓弩四面各發勢如攻城魯不敢逼退所向無前魯不敢
逃其火器安于車上點放安穩不搖宿定其苗頭高下一以高五六尺為準所中
非人即馬較之手點放戰極百不一中者大不伴矣蓋馬步兼用長技並使戰

其前施槍力而重者四柱上長而下短長者保人短者保馬兩旁以鉄為
鈎索止則連屬以為營體制簡而運轉速其出戰之法則每車用步卒二
十五人四人推竿以進車一人登車望敵以發弩矢二十人執牌弓弩槍刀列車之
兩旁重行五人選敵則牌居前弓弩次之槍刀又次之敵在百步內則牌僅
弓弩開發既遠則弓弩退後槍刀進前槍以刺人刀以斬馬足賊退則車
仗鼓疎相聯以進及險乃止以騎兵兩翼進擊取勝其布陳之法則每軍二千五百
人以五分之一為將佐衛兵輜重之屬餘二千人為車八十乘欲布方陣則面各
用車二十乘車相聯而步卒彌縫其間前車向敵後車側行左右車順行賊攻
左右而掩後則隨所攻而向之左右前後其變無窮將佐兵衛輜重皆處其中方
圓曲直隨勢之使行則騎次為陳止則鈎聯為營不必講整而築營也秦紅
全勝車輪高三尺一寸輪較長四尺七寸二分下施四足前二足釘以圓鉄軸行則懸之左
右箱各廣九寸五分于上安熟鐵佛即機八及沈星炮或一窩蜂炮一上馬架用安銅鐵神
鎗一及近年所造三服品字鐵銃一飛火槍筒一箱之四角神倒馬長鎗開山巨斧各
二斬馬刀鐵鈎各一併火藥鉛子撒鑽鹿角等器通不過重一百五十餘斤箱前樹獸
面牌繪以狼狽之象及旁各掛虎頭旗牌則張之以蔽天兩車相連可蔽三四十人每
車二人推之執之二人翼之戰則隨地形環布為陣軍馬居中敵遠則施火器稍近則
施強弩弓矢逼近則用鎗斧鈎刀短兵出戰敵敗則馬軍出進過夜則用火箭
魯騎圍繞則火器弓弩四面各發勢如攻城魯不敢逼退所向無前魯不敢
逃其火器安于車上點放安穩不搖宿定其苗頭高下一以高五六尺為準所中
非人即馬較之手點放戰極百不一中者大不伴矣蓋馬步兼用長技並使戰

守皆宜誠可萬全取勝止則環列為營傍施鹿角連以鐵繩是雖不能
追奔逐北星馳霆擊然扼列邊墻以遏魯人據扼險要以邀魯歸占據
水頭以拒魯馬誠可化的為強以寡敵眾而申製輕便前遇險阻
陷沙又可扛擡以過較之挑壕釘柵自保不暇者誠萬萬不伴矣

馬

事林相馬經曰二十二相眼為先次觀頭面要方圓相馬不看先代
本一似惡人信口傳眼似垂鈴紫色鮮滿眶凸出不驚然白縷貫睛行
五百斑如撒豆勿同着面若側整如鍊背鼻如金蓋可藏拳口又須
深牙齒遠舌如垂劍色如蓮口無黑膜須長命唇似垂扇蓋一般
食槽寬淨頭無肉咽要平弓筋有根耳如楊葉刀批竹燕骨高弓髀
不堅八肉分而彎左右龍會高而上古傳項長如鳳須彎曲鬃
毛茸細要如綿著高膊潤槍風小聽高胸潤脚前寬膝要高弓
圓似抽骨細筋籠節要攢蹄要圓實須卓立身形充闊要平寬筋骨
節彎須堅密排鞍肉厚總金鞍三峯壓壓須藏骨卧如猿落豆
如山驚鼻曲直須停穩尾似流星散不連骨筋大小須勻壯下節攢筋
緊一錢羊髭有距如雞距能奔急走日行千以前背相
三十二萬中難選一俱全 三十二相眼為珍次觀頭面要停勻相
馬不看先代本亦似育人信步行眼似垂鈴紫色浸睛如撒豆
要分明白縷貫睛行五百瞳生五彩壽多齒鼻紋有字項長壽如火如
公四十春壽旋頂門高過眼鬃毛茸細萬絲分面如剗兔腮

無肉鼻如金蓋食槽橫耳如楊葉根一握項長如鳳似雞嘴口
入須深牙齒遠舌如垂劍色蓮形口無黑膜須長命唇似毒
箱兩合停四大三高兼二小雙長兩短一灣平瘦見肉而肥光
骨視而不懼聽無驚八肉灣而分耳後龍會高而上古聞北胸
不百偏多躁驕蹄躍善能奔首鈎項曲三卒穩筋籠骨細四
蹄輕鬃高腔廣平弓手胃寬膊潤小捨風頭長腰短雙兔大腹
垂腺小逆毛生腕停寸緊蹄堅實膝高節近骨節分筋骨等而
須緊密排鞍肉厚穩鞍輪腎袋小藏如吊鼓裏囊垂大苦懸鈴
燕骨隱微三山小膊似琵琶後犬蹲尾似流星須放細鬃鼻曲
直汗溝深骨筋大小通勻壯身瘦充闊要寬平已上毛骨皆是
駿還將驚逸細雅尋腰四脊弓馬致遠虎蹄徐跪豈能奔白首
黑身須可忌銀鬃玉項不須飲破臉孤蹄真未吉耳白腰花實
是玄流鼻筋項休呼美沙睛環眼莫高稱而短骨橫真可惡眼
深無肉不堪親槽微口茂多無食腿背鹿蹄大實無行毛珠疏
廣休誇首寸長說軟莫稱駿背直尾高休言美耳大頭肥不足
欲羊精象目遙無力豬胯腰不善奔龍顧突目天然快蹄頭
鹿耳號雌風孔中陷現非常相目有重瞳勿視輕弱而似犬真
難得耳毫一尺值千金切座無毛稱龍子骨角雙生亦號龍耳
微一寸行千里游過前足半前程羊鬚有距馳三百距如雞爪
日千程已前貴相分明哉古典流傳萬世遺王良百一歌略相

曰耳小根一握頭長鼻要寬能行三百里解立四蹄攢一脆前
 須潤併眼曠腹平項長筋骨從尾骨短為精二鹿耳天然快
 稗頭第一強蹄輕腰又短伯樂亦稱三鼻上紋王字日中肯
 韋俊雖然有筋骨更要汗溝深四初生無毛者伯樂號龍駒七
 朝方如起千匹也應無五近者難似小遠望却成高安知深者
 力腹上逆生毛六蹄大蹄又軟腹潤更腰長行時無步驟何必
 問孫陽七口淺不能食眼深多咬人猶勝難任重焉堪致遠行
 八要知有壽馬唇慢口方停如好是如羊日驛良壽亦長丸不
 在如龍狀追風號古來目前毛骨嫩未可比驚駘十馬毛病曰
 項上如生旋有之不用誇環綠不利長所以號騰蛇一後有表
 門旋前兼有狹尻勸君不用蓄無事也須認二牛額并街禍非
 常富長多古人如是說此事不虛歌三帶劍渾小是衰門不可
 當滴淚如入口有福也須防四黑色耳全白從來號孝頭假鏡
 千里走奉勸不須留五背上毛生旋驢騾亦有之只惟鞍貼下
 此者是馳危六街禍口邊衝時間禍必逢古人稱是病馬駝不
 言面七眼下毛生施逆看似淚痕假饒福也病無禍亦妨人八
 毛病深知害婦人在不占大都如此類無禍也宜嫌九盤耳地
 繫項雖然毛病殊更若兼鬃尾有實不如無十凡旋毛自上而下
 耳旋上而下下不向上石不石石不石石不石石不石石不石石不石
 不一為患旋毛逆毛見善旋毛逆毛見善旋毛逆毛見善旋毛逆毛
 雜忌曰騎乘未詳欲汗汗是為善脚鞍面而北此事最招殃一

欲出須知此龍頭莫掛垂雖然無大患驚懼是防為二面北朝
 朝龍形軀漸漸傷其中忽有患有患悔難當三遠來亦忌能出
 去不妨備向水莫令驟偏傷肺與脾四濁水休教飲多鏡毛色
 焦時間雖不覺月內不生脆五偏怕腥腫物仍嫌土作槽鼠穿
 成大穢史忌草中毛六上山猶許驟下嶺不宜騎必定傷筋骨
 能令日漸羸七近學新醫者還知此事難將鏡宜淺刺方使更
 頭端八凡鍼六脈血不在苦令多移時若不止傷損返如何九
 有病何妨瘵無傷血莫鍼近來愚學者此意未深十眼病曰
 一切眼昏障翳因熱所傷莫令肝臟冷淚出轉難當一黃風有
 赤脈白翳醫忌使睛須抽脈血救瘵有功能二烏風起肝臟
 忽患使青膏使是通神妙除飛解快睛三有瘳多須淚無令冷
 乘多細辛並地骨屏角决明紅四外瘳須磨點黃連最能驅烏
 魚骨頗妙輒莫用珍珠五欲瘵先令撥仍須使子肝防風圓扇
 好去淚得睛寬六不可全德藥時問亦用膩類抽口鼻血腦熱
 勿令侵七肝病眼睛病眼昏肝有風發來時生暈催烙抵神功
 八環睛難為病侵睛多即駕月中騎亦懼雪內更同育九卒熱
 傳肝臟厄羸也易推奈何雙目將得較也何時十醫候曰欲知
 看口色春李忌於青若似秋特候醫之必得寧一夏病不食草
 口中赤色深莫將為熱瘵然瘵病難尋二秋病口中白特時喘
 息處於帶黑色肝肺恐應無三冬李口中黑醫之必不痊臥醫

雖有色望也無緣四 大抵怕青黑兼愛喘見麤細功也不
致運治氣全無五 肺病多方療心傷鷓鴣血目前雖效已後
發無休六 鼻內出膿血如氣轉抽宜堪連背硬何用更開喉
七 肺病休疑冷腥腫不可為但將涼藥療莫使小堵時八 天門
透治肺他骨也醫肝心熱黃芩妙人參性不寒九 前面無赤
腰跨却行遲是熱須醫熱少將冷藥醫十 起卧曰脾寒全肉顫
胃冷吐清涎但錢脾上穴暖胃藥為先一 撲尾寒唇痛起卧四
蹄攤頭頻顫膝上冷熱氣相干二 起卧無時度將身似狗蹲腸
中如糞結巴豆最為珍三 若作如斯候切在細推尋如逢腎脈
上多應腸入腹四 識得尋常病便須用橘皮檳榔為第一葱酒
最相宜五 止痛當歸妙牽牛芍藥和生薑宜製使滑石勿令多
六 治脾人間妙錢脾第一功目前兼惡急氣脈當特通七 尿血
選綠熱風虛結滋為奈元能治療通利大黃奇八 忽傷真如水
亦水黃氣息腥鏡醫能用藥口色怕微青九 若選過草料腸中
虛氣為大似腸黃後脾家氣不勻十 瘵風曰有傷即為急無傷
半為性先錢喉脈血亦須先出汗一 尾揭過身硬耳背肉骨生
此風從後得暖處勿吹驚二 病見從前得斯須便過關大風烙
最妙入口下應難三 四 脚難移動一 邊汗出微口中時吐沫見
此莫生疑四 不獨如斯狀忽然後脚遲蓋知呼脾冷卒急也難
醫五 是藥皆治病唯風卻要蛇后風並半夏最急是天麻六 治

療皆憑藥就中風也難七 朝疑似連火烙大無端七 歇汗風鏡
痒為瘡急療多肺風多指捺疥癩即相和八 花蛇及乾蝎亦瘵
腦旋風為頭勿單使麻黃史要芎九 有風切忌驚角耳最為精
漢椒并附子相合耳中領一 筋骨曰膊痛疎騎苦蹄傷敗血攻
痛時鍼且妙蹄損火能通一 膝骨難任痛行時脚失多無端鍼
脈血得效也漸蹉跎二 子骨連蹄痛多應是物傷絡蹄不發
漸滑骨閉張三 失節莫交頸鹿節黃水成假鏡用火烙滑石鎮
長盈四 但是筋骨痛皆因傷損損為於中硬子骨末後不道醫
五 食槽眼雖格多疎病生胃翻加吐沫何藥效能成六 小膝
骨若痛牽連雁翅疼欲錢須得穴用藥更持鋒七 曲池鴉鼻骨
脹時不在鍼芸莖并紫葛巴豆最為功深八 附骨化於膝走燥多
鏡失火烙意選鹿菜消為第一九 筋脹用猪腦冷藥安蛇牀細
辛并薑木米醋及生薑十 療黃曰燥尚包脚腫此即是心黃先
須用火烙時下得安康一 胃黃忽腫硬未可用此鍼須使消黃
藥無全痛所使二 偏次黃難少選蘇積熱成嘗開連五 臟根向
肺中生三 喉內若生黃此病當難當蘇蘇但少效向裏結成囊
四 急慢腸黃候患時俱一 般慢時一月多急則當時開五 腎脈
腫積冷致如然還須燻腰上以出頑涎六 水黃連帶脈虛腫在
皮膚先用火鍼治消時膿出餘七 脾黃不川鍼至藥妙能深治
石并葶蘆橘皮使蒜金八 蝶馬綠風熱因此作如實至藥教馬

五切恐結成慶九一切黃虛腫多疑積熱生直抽眩脈血諸毒
 不能成十瘡痍曰竹節瘡將瘡骨錯亦難當若望先用洗燉洗
 便鹽湯一貼瘡須用藥艾炙且令其乾薑將入內根出始方消
 二瘡瘡生眼畔血化為去却漸使於胎和稍地作膿三口肉
 忽生涎心臟熱如然有瘡須用藥包藥使綿纏四肺毒若生瘡
 醫之要肺涼貼藥宜先用甘草湯五斷脫脫風血燥結亦
 一般瘡香葶子散及黃丹六冷病綠草結膿多瘡口寒乳
 杏并附子貼此始應者七疥瘡深杖狂爪瘡或夏多都綠風血
 瘡忙瘡莫蹉跎血棘連綿腫筋風血作膿蒸蒸熱風妙能殺
 此般出九一切破損瘡勿令口口口傷瘡瘡難治瘡風須是防
 十 齒歲曰齒有數般教伊諱不妨莫言為小事諱得大賢良
 一黑白一齊全生來始八年中間初似破十二歲無偏二齒如
 十二月時牙來四時二十四曾足伯樂始為視三四齒不曾更
 年已只似駒但看邊畔者咬得白還珠四駒子生晚齒嚼之必
 不勻直鏡齒歲小區曰也多平五向南馬齒口野放咬山多區
 曰雖先破莫言齒歲過六黃區將欲盡黑曰以全無上下齒更
 展十二歲應餘七駒牙初出肉信俗言五六春至老或不生須
 泡區曰真八駒牙無可定驢馬不曾生若過為端的休言此是
 真九有壽三十歲筋骨一依常雖然能走驢爭如少年強十三
 十二歲缺一歲駒齒二二歲駒齒三四歲駒齒六四歲成齒二

五歲成齒四六歲肉牙生七歲齒區缺八歲盡區如一九歲咬
 下中區二區四十歲咬下中區四區四十一歲咬下中區六區
 曰十二歲中區二區平十三歲咬下中區四區平十四歲下中
 六區平十五歲咬上中區二區曰十六歲咬上中區四區曰十
 七歲咬上中區六區曰十八歲咬上中區二區平十九歲咬上
 中區四區平二十歲咬上下盡平二十一歲咬下中區二區黃
 二十二歲咬下中區四區黃二十三歲咬下中區六區黃二十
 四歲咬上中區二區黃二十五歲咬上中區四區黃二十六歲
 咬上下盡黃二十七歲咬下中區二區白二十八歲咬下中區
 四區白二十九歲咬下中區六區白三十歲咬上中區二區白
 三十一歲咬上中區四區白三十二歲咬上下盡白 夫得之
 齒者血精為不秀結為骨精為齒一歲至二十五歲齒之區
 曰白不三十歲區俱平無餘力亦無力矣 芻水論凡飲芻芻
 水者其則有三故云三飲三喂也夫三者一曰少飲者半芻二
 曰忌飲淨芻三曰戒飲禁芻是故少飲者飢腸休飲足飽羸休
 飲足姪娘休飲足半芻者飢腸休喂飽出門莫喂飽遠來亦忌
 飽此謂一飲一喂也忌飲者濁水休教飲惡水休教飲沫水休
 教飲淨芻者穀料須當節灰料須當潔毛髮須當擇此謂二飲
 二喂也戒飲者騎來不得飲料後不得飲有汗不得飲禁芻者
 服大休加料騎少休加料炎暑休加料此謂三飲三喂也夫喂

飲而有此三者則馬驟四時無恙任意騎矣內經云八乘者一日行二日驅三日驟四日馳五日奔終而復始千里無病遠來有汗律行喘定汗息去鞍即時放騾繫於迎風勿近舍厩移時方喂凡喂者冬暖屋夏涼棚面南控勿北繫籬豆谷凡有砂石灰塵蛛絲毛髮糞于潔淨日令觀其形狀夜則聽其喘息較驗草料多寡詳察病疾有無但如尿清糞潤鼻氣溫和脈呼三至唇古鮮明皮毛光彩體健神清頭尾不動輪歇后蹄册此則為無病之狀是飲喂得其則也 黑韃遺事曰其馬野牧無芻粟六月磨青草始肥壯者四豎則扇故潤壯而有力量順而無性風寒而久歲月不扇則反是且易嘶咳不可設伏蹄蹶薄而性石者業以鐵或以板謂之脚蓋凡肥驟勿飽凡解鞍必索之而仰其首待其氣調息平四蹄冷水然後從其水草牧者謂之兀刺赤回四居其三漢人居其一也嘗考駉人養馬自春初罷兵後凡出戰好馬并恣其水草不令騎動直至西風將生刺取而空之繫于帳房左右吹以些少水草經月驟落而實騎之飲百里自然無汗故可以耐遠而出戰尋常正行路并不許其喫水草蓋辛苦中喫水草不成驟而生病此養馬之良法而人反是所以馬多病也其壯馬留十分壯好者作移刺馬種外餘者都扇了所以無不強壯也移刺者公馬也不留扇專管騾馬群不入扇馬隊扇馬騾馬各自為群隊也凡馬多是四五百匹

為群隊只兩兀刺亦管手執雞心鐵越以當鞭馬望之而畏每過早晚兀刺亦各領其所管之馬環立于主人帳房前少頃各散去每飲馬時其井窟止可飲四五馬各以資次先後于自來飲足而去次者復至若有越者兀刺亦遠揮鐵棍俯首住足無或敢亂最為整齊其騾馬每移刺馬一匹管騾五十匹騾馬出群移刺馬必咬踢之使去擊而有別尤為可觀 冀越集曰余嘗至廣西其地接雲南八番冬有雷有種衫有車輛產大馬能上下山谷亦人教之繫馬毋山巔繫其駒于山下餓則嘶鳴放之登山又捨其駒于高峻之所留馬母于其下餓則放駒下山如此一二年則蹄脚牢硬履險如夷 左傳秦伯伐晉晉使逆秦師來小邕鄭入也屢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來異產以從戎厚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狡憤陰血周作張朕債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若必悔之弗聽戰于鞏原番戎馬還淨而止秦伯獲晉侯以歸武侯問曰凡蓄卒騎豈有方乎起對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飢飽冬則溫廐夏則涼廐刻剝毛胤謹落四下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聞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率騎之具鞍勒銜轡必全完堅凡馬不傷于末必傷于始不傷于飢必傷于飽日暮道遠必致上下率勞于人慎勿勞馬常有餘備故覆我能明此者積

行天下 凶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犀甲壽百
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凡為甲必先為容然後制革
權其上張與其下破而重若一以其長為之圍凡甲破不擊則
不堅已破則杖凡容革之道賦其鑽空欲其窳也賦其裏欲其
易也賦其賦欲其真素之欲其約也舉而賦之欲其豐也衣之
欲其無斷也賦其鑽空而忘則革堅也賦其裏而為則材更也
賦其賦而直則制善也索之約則固也舉之而豐則相也衣之
無斷則堅也 兵播曰臣按戎事以甲胃為主古之言兵者多
以甲胃為先蓋甲所以衛身身必得其衛然後可以制人苟無
甲焉則一身且無所包容矣故制甲者古謂之函人為屬謂上
旅下旅之中皆有札續之數一葉為一札上古以革為甲堅者
札長故其屬少革之次者其札短故其屬多此其所以有七屬
六屬五屬之異也革堅者歷久而後敝物之久而敝如人久而
死故甲亦以壽言先為容者欲制為甲必因人之形長短小大
而為之容使其服之而相稱不過之而有餘不及而不足也
既因人之身而為容然後以之制革則無贅虧之患上旅腰以
上為衣也下旅腰以下為裳也權以知其輕重使上下等而若
一則無偏重之患以其長為之圍從橫欲周其身而已擊之言
至也凡甲必鑽革為之不擊則鑽之不熟不熟則革不堅不堅
則易壞鑽之大熟則革過柔而易曲也若夫察賦之際其鑽孔

以受線紐小而不寬緩則其革堅實而難壞可知矣其革之裏
和易而不敷賦則其材歷久而難敝可知矣其革之制條直而
不挽曲則其制作之善不于是而可知乎索而繩則約束而易
收舉而視之豐厚而寬大衣之于身則方正周全而無參錯不
齊之患周旋而無不齊舉動而無不便則是甲也雖袖天下之
結鋒利強皆莫能傷之矣 北征錄曰周禮有函人之職司馬
法有甲士之制董錯以五同論兵甲弩矢馬燧以短長三制造
鎧衣士皆所以避鋒鏑全體稱大小使進趨也然造甲之法
步軍欲其長馬軍則欲其短弩手欲其寬鎗手則欲其窄其長
不同其制亦異否則拘於定式昧於從變肥者束身太緊甲身
則可周後背而前胸不交甲裙則可閉後膚而前膊不掩瘦者
掛體太寬挽弓發箭則甲不貼體而胸臆鮮有礙弦脫苦之
憂揮劍利鎗則甲不付身而腰背鬆虛有抵手礙足之患長
不過膝脫而矢石可及短者重及脚面而泥滓不前小有不便
則拆去甲葉而遺棄不收大有妨則割去全段而拋擲不顧
製作之難費耗之廣不幾於徒費乎故君子謹其微於制作之
初 士有肥瘠甲身不可無廣狹材有高下甲裙不可無長短
故第一等所給肥胖之士也肥胖之士亦有長短故甲裙又分
為三制使肥而長肥二短者皆可相帶第三等甲所以給中常
之士也二者亦有長短故甲裙又為三制使長者瘦者皆可披

帶每遇給散則隨其肥瘠長短而選給之則肥瘠長短無一不稱其用人瘦甲寬則都管皮柱定不可行坐甲小人大則包掩不及避金契皆成棄物是謂人甲制 馬軍與步人之甲有四不同步人則直身起立馬軍則蹲坐抵控馬半腰圍若依步人皆用五吊則上柱而腰而不容低昂下撥雙膝而不堪轉動所以獨用四吊步人則兩足循行左掩則背安結項有穿扣不順馬軍則錢急上馬右掩則搖定左足兩跨撥不及馬軍甲身所以獨用左掩步人則直身行立短則露足馬軍則曲膝蹲坐長則縮身馬軍中裙所以獨用過膝三寸步人則甲身腰圍躬股連成一片名曰全裝而易為被帶馬軍則吊腿拖泥逐作二段名曰摘吊而便於去取故截為兩段上安結項四杖遇敵則掛上吊腿而用避矢石進師則解入後袋而免被牽制馬軍吊腿所以獨用摘吊是謂馬軍甲制 弩手與鎗神弓箭劍拳手馬軍之中有三不同蓋馬軍鎗神等手例欲身有長大獨弩手不嫌矮短故軍中類選不及等者為之比馬軍鎗神弓箭等手已為最短况舉足入蹬而易被樂鮮曲膝靠松而易為走家此弩手所以獨用短捷其他甲裙後交前控則恐被矢石弩手甲裙前交後控則有礙格蓋故法陣前有車車仗勢則今制陣前有牌弩隨牌後弩手之甲雖不庇兩足而牌高一丈二尺牌高六尺五寸全身亦可庇蔽此弩手甲裙所以獨用向後

宅甲唯欲緊束則挽弓刺鎗無所牽制弩手唯欲鬆寬則踏鞍袋松無所靠倚此弩手甲身所以獨用寬綽是謂弩手甲制用馬之身最為利害唯頭面胸膺馬面子舊制雖巧近日符離陳茶之役馬多被傷中毒星腦額而死目今制為貼額用綿布油作一斤貼在馬面子內額腦之間脫過矢石可透鐵面尚有鐵額可隔此馬面所以合用貼額大全裝雜項大而而秋錢小或月間熱雪雨水結微去秋錢尚有子項可蔽肥此馬甲所以合用小全裝我軍馬甲甲身例是垂下過膝一披帶重滯馳驅縮鮮賊軍馬甲甲身只是平腹下用虎斑布磁遇箭皆被矯揉所以披帶輕捷馳騁倘使此馬甲身所以合用平鞵雜項重則頭低項曲而馬被控抑雜項輕則頭高項直而馬馳鬆寬此雜項所以合用綿布甲袖赤身帶甲則擦損肌肉而久成臭爛視以藉裕則蕪惜皮毛而不致破傷此馬甲所以未帶甲先用馳滑辣甲固兩件是謂馬甲制 慶曆元年太常出田况言今賊甲皆冷砧而成堅滑光瑩能勁弩可入日京齋去衣甲皆軟不足當矢石今請下逐處志令土匹冷磚打造純鋼甲旋發赴緣邊先用八九斗力弓試射以觀透箭深淺而實罰之武編曰廣西造皮甲法生牛皮裁成甲片用刀刮毛以破硯春碎篩取米大屑調生漆傅上油浸透則利刃不能入成硯光曰南方地形險隘固多用步步此難以負重天雨地濕鐵甲易

生猶熾必不可用矣倭夷土賊軍用火銃神器而田有藤有角
 皆可著用但鉛子俱能洞入且體重難久今擇其利者步兵唯
 有緝甲用絹布不等若紙綿俱薄則箭亦可入無論鉛子今須
 厚一寸製法用綿密緝可長至膝太長則田泥不使太短則不
 能蔽身倭甲昔而短亦飛飛力可得又龍官幣能製姑置勿論
 唯舟中可用重甲蓋不行路不蹈泥田則唯銃子可及龍堅不
 能禦擊亦用藤內以綿花襯帽甚堅且轉無可加矣 鑿車
 以細藤為之用藤若干內用綿帽一件帽衣同布二層帽裏用
 布一層內用絲綿若干繭紙若干用絹線緝之帽後不合口闊
 高三寸以使人頭有大小隨時自緝 臂手每一副用布內外
 四層若干尺丈綿花若干繭紙若干張絹線若干錢如北方之
 鐵者同此則活使輕巧俱用整袖上厚下薄中有薄處在股曲
 伸 以上官製給軍兵者如此凡頭目筒製外用絹緝內用麻
 錦尤好 弓 弓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
 之幹也者以為遠也角也者以為疾也筋也者以為深也膠也
 者以為和也絲也者以為固也漆也者以為受霜露也凡取幹
 之道七栝為上穩次之檠桑次之栝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
 為下凡相幹欲亦黑而陽聲亦黑則心暢聲則遠根凡折幹
 射遠者用執射深者用直居幹之道當粟不起也 謂以鐵或折而
 則弓不強也 凡相角秋秋者厚春網者薄禪牛之角直而澤

故未亦此欲其也白也者執之微也夫角之中恒當弓之最
 畏也者必梳梳故欲其堅也青也者堅之微也夫角之末遠于
 到而不休于氣是故脆脆故欲其柔也豐末也者柔之微也角
 長二尺有五寸三豎不失理謂之牛戴牛角五寸凡相膠欲朱色
 而昔文之交 蒼也者深皮而澤言表裏終而持廉 謂安鹿膠
 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亦鼠膠黑魚膠鱗犀膠黃凡此之類
 不能方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為獸必刺以為弓
 則豈異于其獸筋欲藏之散也漆欲測也 謂欲沈也 謂欲沈也
 材之全然後可以為良凡為弓冬折幹而春液角夏液筋秋合
 三材寒莫體水析液冬析幹則易如春液角則合 夏液筋則
 不煩也 謂合三材則合值不相 寒莫體則張不流 謂不相
 滑則密環 謂其四處 謂春被弦則一年之事 謂一季
 析角無邪 謂其通 謂目必茶 謂之節日不茶則及其大脩
 以也筋代之受病夫目也者必強強者在內而摩其筋夫筋之
 所由憊 謂也恒由此作故角三液 謂三以火也 謂以火也
 厚其節 謂也 謂則木堅薄其節則柔 謂不厚其液而
 節其節約之不皆約疏數必伴斷擊必中膠之必約斷擊不中
 膠之不約則及其大脩也角代之受病夫壞膠于內而摩其角

夫角之所由恒由此作凡居角之邊也長者以次而長其重者
 也香蕭恒角而短而上下下濕者 是謂逆棧引之則縱不釋之則
 不控不恒恒角而逆棧引之則逆棧引之則逆棧引之則逆棧引之則
 也今夫菱解中引逆棧引之則逆棧引之則逆棧引之則逆棧引之則
 利插制也幹欲執于火而無礙也 故制恒角而逆棧引之則逆棧引之則
 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驚膠欲執而水火相得然則居卑亦不
 動居濕亦不動苟有賤工必因角幹之濕以為之柔善者在外
 動者在內雖善于外必動于內雖善亦弗可以為良矣凡為弓
 方其峻也而高其樹長其表引之而莫其散人所傳處宛之
 之無已應引之不正常應下樹之弓末不借 應將與筋相附而為樹
 而發必動于樹中 弓而用樹則筋末應將與筋相附而為樹
 引之中參之引之也 維角定之也欲宛而無負在引之如
 環祥之無失體如環材美工巧為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
 不勝筋謂之參均量其力有三均均者三謂之九和也 弓角與
 幹權筋三伴 角三鈞也 三鈞也 三鈞也 三鈞也 三鈞也
 上工以有餘下工以不足為天子之弓合五而成規為諸侯之
 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弓
 長六尺有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

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八為弓各因其君之
 躬志慮血氣豐肉而短寬緩以茶若是者為之危弓危弓為之
 安去骨直以立恣執以奔若是者為之安弓安弓為之危矢其
 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其人危其弓危其
 危則莫能以慮中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與之屬利射候與或
 往體寡來體多 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往體美體若一
 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大和無滯而六射俱善其次筋角皆有滯
 而深其次有滯而疏其次角無滯合滯若背手交角環滯牛筋
 而角至謂之句弓覆之而幹至謂之候弓覆之而筋至謂之
 深弓 武編曰弓有六善一者往體少而勁二者太和而有刀
 三者久射力不屈四者寒暑力一五者弦聲清實六者一張便
 正凡弓往體少則易張而壽但患其不動欲其勁者鈔在活筋
 凡筋生長一尺乾則減半以膠湯濡而極之復長一尺然後用
 則筋力已盡無復伸弛又係其材令仰然後傳角與筋此兩法
 所以為筋也凡弓節短則和而虞節長則健而柱節中則和
 而有力仍弦聲清實凡弓初射與天寒則勁強而難挽射久天
 暑則弱而不勝矢則膠之為病也凡膠欲薄而筋力盡強弱任
 筋而不任膠此所以射久力不屈寒暑力一也弓所以為正者
 材也相材之法視其理其理不因矯揉而直中絕則張而不跋

此弓人之所當知也 北攻其曰箭重不能自相固結故假之
以膠漆膠漆不能自相堅實故壯之以筋角然二物相資必隨
旬日候其自乾然後再用是謂年弓月箭否則功難易成膠亦
易脫至若用黃檗桃皮以裏弓面牛角魚枕以裏弓梢徒為觀
美不若用出山生漆刷髹兩重則雨不能濕水不能透亦必弓
力軟弱發痠之平方能牽挽滿箭不能則搜不送面箭去無力
是謂弓制 一披背筋法披筋一做暗檀合待半月陰雨合待
一月方令再上或連披數版則內濕外乾射不旬月解脫可待
一漆弓背而法用漆一重暗檀合待十日陰雨合待二十餘
日方再漆不可日漆致重則內濕外乾射不季月斷脆可待

矢

矢人為矢鐵雖矢參分萬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矢田矢五
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參分其長而擗其
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以其奇奇也厚為之羽深重其力水之
以辨其陰陽陰也而夾其陰陽以設其比比者奇夾其比以設
其羽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日長寸
圍寸銀十之重三也前弱則後強後弱則中弱則射中強
則後羽豐則後羽殺則健是故夾而控之以恒更夫以脈其置殺
之節也控之以恒猶也以其濕殺之稱也凡相奇欲生而得生無
得也 同律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集 武編曰故人之製

箭欲其去之勁至也故謂之以箭欲其去之鋒利也故謂之以
公鐵重則弓軟而去地遠箭重則弓硬而中甲不入舊法箭頭
重過三錢則箭去不過百步箭身重過十錢則弓力常用一碩
是謂弓箭制 李林廣記曰 古法曰弓不著箭與短兵同箭
不著弓與無鐵同謂箭重則輕則剛也蓋弓有強弱矢有鋒
兩弓不合度矢不短直難蒙并不能必中古者弓矢之制弓八
斗以弦重三錢半箭重八錢為準 焙宜火候江南之地多卑
濕弓矢四時必火焙適宜然後箭角膠漆和暢而不解使弓手
力常存矢翎羽常附凡造結之制高不過五尺橫稱弓身而有
餘隨弓之多寡而廣狹之弓之去火四尺之上下火近太迫則
燥火去弓太遠則火氣不盡務適宜耳面上向焙其背不焙
其面凡火四時有電猛增減不故太猛亦不欲太寬蓋太猛則
有弓枯之患太寬則火氣易息與無火同火在煙春夏秋冬上
常覆三分灰於梅蒸則宜上覆二分之灰春宜陰潤亦如之常
使微露見火朝以經暮夜以經日四時值天氣明爽時取弓出
而列於架使筋角之活也良久復藏於焙江南射者易傷其弓
往往于秋冬不潤或置之風珠不知一日失焙弓未解凍積日
則解矣凡自焙內取弓出射必候頓塔令弓絕無火氣方可安
弦庶幾無傷折之患箭亦不可不焙不焙則翎羽不附箭之
法要在以直安箭箭橫安則易由也弦之親者必潤安之于焙

以去其潤然後結而上弓庶不差于長短大抵射以弓矢為本
凡當謹護其逐月用火分數詳列于左正月二月用火五分之
月四月用火六分五月梅蒸用火十分六月七月用火七八分十
一月十二月用火五分八九月十月用火六七分 射 王瑤射
經曰始學者先學持滿須能制其弓定其體後乃射之然其的
必始於一丈百發百中寸以加之漸至於百步亦百發百中乃
為之術成或升其的於高山或致其的於深谷或曳之或拂之
使其的縱橫前却所以射禽獸與敵也 凡控弦有二法無名
指疊小指中指壓大指頭指當弦直豎中圈法也屈大指以頭
指壓勾之此胡法也此外皆不入術胡法力少利馬上漢法力
多利步用然其持妙在頭指問世人皆以其指末壓弦則致箭
曲又傷羽但令指而隨弦直豎即脫而易中其致遠乃過常數
十步古人以為神而祕之胡法不使大指過頭指亦為妙爾其
執弓欲使把箭入扼把後當四指本節平其大指承鐵却其頭
指使不碍則和柔有聲而俊快也習挽進力古法曰莫惹弓執
服當自遠蓋習射之始必須種種其法以木弓三四手挽少至
多不可離越種之弓服然後加以手力推而上之至一石止蓋
石力人皆有之可挽而及挽力既盡則架箭以試其滿弓欲弱
箭欲長弓弱則易至滿箭長則引滿有餘他日射之可無殘箭
之患 章旂體勢古法曰前手如托太山後手如抱嬰兒前足

如踏雞子後足如踏蟻蟻丁字不成八字不正謂手欲前直而
後圓足欲前虛而後實前足尖對的後足橫則有力也左膊患
高右肘垂下頸患傷引頭患却重胸患前仰背患後偃肚患凸
臂患高力膝弓則容觀閑和弓勝力則體動神疲蓋射以和容
為上主皮次之其或橫口挽弓嘆目牽箭斜視其的架挽失容
一身態度尚不自持又安能求中 遺放承親古法曰射不入
鏡不如不發射不入石徒勞爾力又曰有力不親不能害人親
而無力不能入物又曰疾而箭狂反被敵傷親而箭遲敵可閃
移三者射之要也蓋射始於舉筆終於遺箭管高則下俾而箭
斜管低則上俾而箭徐乃急則失威儀而難中弓緩則力弱而
去遠昔由基百步穿楊鐔甲七札精過於神唯在遺放遺放之
法須人力勝弓操密在我僅其在手仰其右腕箭發則靡其前
猶前猶畫地後猶附右肘後手不得懸前手不得虛身不得動
文章而武放然後發無不疾疾無不毒毒無不親 治心調攝
古法曰得之欲心慮之於手蓋心一不治則射無中理凡射有
十不可他想不到他憂不可奔走而不可醉不可饑不可飽
不可怒不可不欲射不可射多而好不止不可爭奪不可成此
十者則不徒射矣射中勿喜喜則心易而反跌射不中勿憂憂
則心惑而無主手執其弓弦安其箭目注其的心實運之平居
暇日更當調其氣息節其飲食避其寒暑持其善怒誠其嗜欲

此射之至要 馬射總法勢如追風 目如流星 滿開弓繁放箭
 目無轉視身無倨坐不失其馳舍失如破 步射總法左肩與
 膝對梁之中兩脚先取四方立後次轉左脚大指準中心此為
 丁字不成八字不就左手開虎口微鬆下二指轉犯側卧則上
 箭可隨矢直指的下箭可抵脚骨下此為靡其箭右手插弦盡
 擊翻手向後要肩臂與腕一般平直仰掌現掌紋指不得開露
 此為雁肘仰腕 步射病色開弓動手謂前手太高後手低不
 平開弓提手謂前手太低後手高開弓僵謂身直頭僵前手
 腕仰兩指謂不發用力及前後分解不齊所弦謂道箭分弓實
 握不轉腕微鬆手轉犯腕犯謂手太鬆倒提手犯側指猶子大
 二件謂下箭傳右脚後手約謂手側不仰腕後手小謂刺定手
 不放平後手僵後手捲二件謂道箭不直硬或箭弦列手 宋
 盧宗邁大尉釋徽蘇劉切說云側手擊物曰微謂當後手如
 擊物之狀令臂與肩一般平直是也後音列說云後拘也謂
 以前手推犯後手控弦如用力拘徒之狀勢祖說坊說云云勢
 斷也謂當以後手插弦如勢斷之狀翻手向後仰掌向上全見
 掌反是也控丁結切俗作極說云云控擲也謂當以前手點箭
 如擲物之狀全上箭指的下箭抵脚骨下也 鄧鍾曰射法難
 多大要不過密固滿分四字耳持弓欲固開弓欲滿視的欲審
 發矢欲分分者兩手齊分也知難者滿之衆也而審益積臂力

者固之微也而分始齊射有臂力知鐵工夫靡不命中矣 李
 呈芬曰弓箭力量欲其相稱 古者以石量力今之弓以箇量力不
 箇力為一石或四斤十斤而為一箇箇力凡五箇力而前重
 四錢者發法則雖不飽而三箇力之弓重七錢之箭發之法連
 力之弓用箭重四錢五錢四力之弓用箭重五錢五錢之弓用
 箭重六錢此皆加力之法也 故謂之重也 而射也此三
 故箭之長短隨弓力以重輕弦和之積蘆亦視弓之 強弱知
 屬任以射弓須其細細是故謂之審矣使輕重長短強弱適均然後
 不似利刃不似不似 目力會意縱送無虞 又曰威將軍云對敵射箭惟膽大力定
 勢險節短則人莫能避矣蓋弓矢長兵短用馬力百步者五十
 步而後發力五十步者二十五步而後發長箭謂之勢險短則
 謂之節短也故馬戰射敵射其大者不必的于射人語曰射人
 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所以論其要也 又曰凡射必大指雁中
 指把弓此至妙之古法須以大指上以指節探過中指上以節
 大指與中指並平攢紫中指屈要平大指要微屈二指靠弓犯
 平屈無名指與小指要十分屈十分緊自肩至肘與手要直如
 箭若一節彎屈骨節不對便無力不勁也後手以二指勾大指
 上一節二指要斜靠箭扣指頂不垂箭扣指宜最正稍上亦可若
 後下恐箭多上起而不直前也攬弓未滿時前後手且少用力
 至箭發方進弓犯之時前後手掌十指並加力上緊密固微放
 之 又曰身法之善莫若踣腰坐膝最為便宜腰膝則身不動
 坐膝而臂不顯肩肘腰腿力萃于一處易起易伏過敵之際前

手挽弓可衛一身控撥放身低不動在射者有法而旁視者
羨視矣 又曰今學射者曰前三指以緊為主後手拽弦放
放有法是前力也後巧也其法左手執弓必中中云者在把之
中且欲當其弦心也右手取箭覆其手微奉令指第三節齊平
以三指捻箭三分之一加于弓亦三分之一以左手頭指受之
則轉弓令弦稍離身就箭即以右手拿箭肘下至腕以指頭的
二指節當潤約弦徐徐送之令家指差池如鳳翔使當於心又
令當潤潤向上弓弦既離身却易是箭之高下取其中平直然
後前手如推泰山後手如握虎尾一拳主定前後直正慢開弓
緊放箭射大存于小射小加于大務取水平前手撒後手絕存
云者壓其前手加云者舉其前手撒之欲舉與肩齊也前撒後
絕射之玄機一撒一絕乃相應之妙萃聚精神奮力推拽胸銳
前挺背後後矢則箭疾而加于尋常數等矣學者之病在始撒
弓時兩手就緊至放手轉不加力矢去不遠若肩手不對矢而
兩旁或後手得法前 手不應箭平快出門便動或前手得法
不可應箭必懈怠將落必動此巧力之妙在撒放時用凡箭去
搖頭乃右手火食指扣弦太緊之故其扣弦太緊是無名小指
鬆開之故射時用小草梢一寸以無名指小指共插于手心箭
去而草不墜即箭不控攏矣 又曰凡射箭前腿似鬆後腿似
癩隨箭改移只在後脚左肩與膝對渠之中兩脚先取四方

止後次轉左脚大指對左肩尖當渠中心右脚橫直鞋尖對渠
此為丁字不成八字不就射右改脚左射左改右射的之常法
也直學之既熟則使截如轉環所以能應處此又不可不知
又曰凡射對則或對把把站定意在把子或敵人不得看扣至箭
頭進弓把時使密顧把子中心即放箭去未有不中的者 又
曰南塘子云記稱持弓密固密者詳密固者把持堅固也密字
與大學慮而後能慮慮字同君子於至善既知所止而定而靜
而安矣又必能慮焉而後能得所止君子於射箭引滿之餘登
矢之除之必加密而後中的可決今射者多于大半矢之時審
之亦何益乎且夫審者 今人皆以為審的而已不知審的
第審中之一事耳蓋弓滿之際精神已竭手足已虛若卒然而
發則矢直不直中不中皆非由我心使矣必加審之使精神和
易手足安固然後發矢其不直不中為何故欲知審字工夫合
于慮字工夫玩味之乃得 又曰射之有決俗名指機眼宜少
長不宜圓所以然者取其緊天大指底暗障無疎慮此不易之
法也吾友于一躍別有獨得之妙其言曰用決之策原為手指
皮肉不能與絲弦相當故用此借木堅也人多若用大力勾挽
致箭縱橫不調用是機者其中有微妙焉如用于大指極根箭
去木而不靈動推遲鈍隨之用于大指中扯拉無力滑注焉
去巧力審顧撒放之法會用不巧而箭去矣世人有此二病莫

知其端今善射者用法于大指近杖處搭箭拽法時法自徐徐前行方列大指紋中弓開已滿當顧用力即放矢去平快便妥良由此耳指機徐徐之妙難以言形惟以意會學射者參之 又曰馬射法馬始騎時左手挽弓右手攬轡馬一縱時身即左跨使搭箭當然左手高張如鳥針一翼弓拽圓滿至把子與馬相對左手即落與左膝相對望把杖射百發百中凡開弓必至九分滿乃發即七八分亦難中也馬多右開人身左跨左重馬不能右開間有左開身一右轉馬即過矣馬行直吞盡在兩腿若久馳純熟則馬上身法如分紮對發林樞云者惟所用之鄭若魯曰武士之常技三曰分紮向前射也曰對發向俯射也曰林樞而後射也分發者以馬之頸鬣為界一邊挽弓一邊發矢乃弄花巧之法遠軍不然以身俯出馬外于此挽弓就于此發矢臨敵倉皇之際庶無謬誤對發者至左一邊而言今北方響馬常勒馬由道右而行讓客于左以便發箭亦此義也 又曰射貴神貴奇凡射以目至神射以意至凡射惟中左奇射 兼中右此今世之所間有而學者所不能致也今天彈鳥雀者不視弓不視彈以意逆飛者而中之後矢者何獨不然初學時手足身眼之法意不可廢及其後也則法渾忘意的之所在而矢無虛發 北方射師口訣十五首射箭君子問真傳原來箭主在前拳一拳對定紅心把慢扯緊

故是實言 用畫工夫箭出門出門不顧無定分先將大力空便畫箭去無法總不真 大小落頭今起落只怕兩手力不平射者得了真訣法萬人頭上顯英 前手力大後手長箭出由拳決向東後手力大前手長箭出必定向西行 前後分明兩力齊裏推外裏是玄機立開卧放能合式箭去如飛中不移人高身高前行高須當小架得平著拳起不許過肩上手勝平行直到腰 依我量力壯輕弓長箭得法與硬弓力薄弓強難開滿硬者傷身軟者精 兩手均分定陰陽按論縱訣顯高強軟弓長箭認真法何能能射在當場 眼中一見忙知款心中一悟知定歸手中發出行有止三巧定在手中期 前拳推弓後手離兩手推開一在出次至釘頭審巧力得手討准顯精奇 認訣得法對真審出手分均前行穩全要弓矢兩相應意與心同固得准 討陰帶平虎口緊討陽必定撒手後陰陽開放兩分齊待手應心妙法准 意真心真眼同真前拳對把真對真開弓固准心對心認訣從法音照音 晉弓人妻法最真內中一訣語知音深明後手在何處百萬軍中有幾人 發矢當機後手明心自安閒氣自平意在的間意在手此箇圓機妙入神 昔晉平公使工為弓三年乃成射不穿一札公怒將殺工其妻見公曰妾之夫造此弓亦勞矣而不穿一札是君不能射也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杖右手發箭左手不知

公以其儀而射穿七札 黑韃遺事曰其時射則狹時絕求以
 板格之馬上隨母出入三歲以索維之安俾手有所執從重馳
 騁四五歲使小弓短矢及其四時業田獵凡其奔驟也跂立而
 不坐故力在射者八九而在騎者一二疾如颶至勁如山雁左
 施右折如飛翼故能左顧而射右不特抹鞞而已 弩 照單
 中內副都知張若水進神箭弓初民李宏獻此弓其實弩也以
 壓為身櫃為弮鐵燈鎗頭錫馬面牙麻蘇索札絲為弦弩身
 通長三尺二寸兩弮各長九寸二分兩閤各長一尺一寸七分
 犯長四寸通長四尺五寸八分弦長二尺五寸箭木羽長數寸
 時於玉津園校射二百四十餘步穿榆木沒長幹有司并箭
 奏御詔依式製造 北征錄曰近日諸軍弩手皆欠指版人身
 通以五尺為率上頂至項一尺則下止四尺泥濘五寸則上止
 有三尺五寸 弩 手進則踏弩以射退則縮弩以歸機甚若
 遇六尺格長若遇三尺肩弩則格稍柱地而下有縮弩之憂頭
 弩則格頭柱胸而上無帶挽之力草葉藤莖之地懼其牽阻必
 棄弩而空走空濼泥壘之地被其錫絆必為弩而受軀今欲使
 弩射力自二碩至三碩不許太硬令久疲之兵易於踴躍使弩
 機自五尺至六尺不許太長令結短之兵易于肩射夏暑之月
 梅雨蒸潤筋節易脫則用木弩秋冬之月風色嚴冷木索重滯
 則用角弩格機太長者忌令諸軍減令短捷則庶無廢器是謂

弩制 教弩法曰張弩丁字立當弩八字立高握手屈衫襟左
 手承撞右手迎上當心著張張有潤狹左股右將還復當心安
 箭高舉手敵遠則槍頭放箭敵近則平身敵右則右回身敵左
 則左回身敵在高高擊手敵在下低伏手發訖唱殺然後制手
 綱
 桃氏為劍臘兩刃廣二寸有半寸兩從半之以其臘廣為之莖莖
 以所種種團長倍之中其莖段其後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為首廣而
 團之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錡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
 重七錡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錡謂之下制士
 服之 武編劍歌曰電擊昆吾見太陽 一升一降把身藏
 搖頭進步風雷響 滾手連環上下防 劍又左右各一劍此劍左進青
 龍雙探爪縮退二步開劍用右手 右行單灑獨朝陽用左手 一劍此劍進二步
 橫一益右手一劍 撒花蓋頂遮前後右後花六 馬步之中用此方 翺
 蝶雙飛射太陽左足進步右手來去二劍 梨花舞袖把身藏進二步從
 鳳凰浪翅乾坤少右足進步左手一劍 梨花舞袖把身藏上步下四劍
 進步滿空飛白雪右足進步左手一劍 梨花舞袖把身藏上步下四劍
 一劍一刺右
 一劍一刺右

敵突如左面截來必欲中傷執後軍兵之後奮鋒須由牌兵面
前過三尺餘牌兵可以手握其鋒後之鋒手出矣如敵兵將鋒
由右來欲傷牌兵之臂完兵以用筭按其鋒鋒而後行鋒手又
出矣如賊用鋒由牌下截牌兵之足牌兵用牌一坐下壓其鋒
而後之鋒手必出矣至於賊之短兵刀鈎等項必不能近唯牌
兵專視一面而既獲其兵之介完兵亦專一面而獲牌兵之
後鋒射銃手俱立牌後六七尺則正面矢石已不能及而復左
右皆歎矣再如則賊眾進平我則通將牌齊列雖有萬賊進不
能與我相交刀後後有所逼而不敵必生延望相持稍久而我
之奇伏相機道出又張聲勢兩翼漸逼賊必分兵四禦我則開
牌縫而出甲士尾之賊計窮矣夫浙兵之不敢戰謂其以赤身
生命抗死寇無自衛之策也驚悉陣之法最妙者取其敵之鋒
刃不能及兵身庶兵之膽可將以無恐而敢進且遠則有蔽於
後進則如載墮墮而前百戰不殆此也後勇破堅此也直持巢
險此也再如賊在山上者播木滾石我欲山下仰攻而上賊將
本石下拋則每牌下止用三人執牌於前而上遇有木石下擊
以目看正各伏身其下以此牌遮其身上牌下根附山高土破
牌頭下垂則木石過之而直行無礙順勢滾下我軍擊牌復登
破險上山尤要器也但牌身如用銃打透諸計皆周矣革銃新
牌之功用何如哉 威繼光藤牌詳老祖藤如指用之為骨藤

既經聯中心突向外內空虛箭入不及手腕也逃盾高出雖矢至不能滑泄及肉
以藤為上下二環以容手腕執持古有同長二色其末尚尖圓初用木加革重
而不利步以藤為牌近出南方雖不能禦銃子其矢石鋒刀皆可蔽所以代
甲冑之用每兵執一牌牌刀一把牌刀手腕一手執牌銳一枝彼長我短持
定無隙將鏢擲去毋論中否彼必應我急取刀在手隨牌殺入一入鏢身
內則鏢為棄物我必勝彼矣但擲鏢後每每倉皇不及取刀是一大病此器
禦短更易南方田膝泥水間頗稱輕便務使速蔽一頁付之以鏢者所以奪人
之目而為我之疑兵賴以勝人者也牌無鏢能禦而不能殺將欲進步然後鏢起
勿輕發即岳武穆香牌麻札刀之制今軍士低頭只砍馬足以敗兀術括子馬是也
出入陣中進退便利且衛且殺南北通用之利器也製雖稍有不同以此置手
行伍之先必在後完之下蓋符完為勢架護于上方能完下突進同勢之趨
路利於出入故也若無完則牌刀皆短不能獨出獨入每為長器所制 鏢鏢
或用桐木細竹皆可鐵鏢要重大柄前重後輕前粗後細為得法

刀
牌刀牌腰刀造法俄用多煉刃用純鋼自背起用平刺至刃身甚平磨無角乃利妙
心在天近時匠將刀打厚不肯用平磨止用側磨積出芒兩下有肩砍入不深外芒一死即
為項鐵矣此當辦之刀要與手相控柄要短形要彎底宛轉牌下不為所碍蓋就牌
勢也 長刀牌此日佳札中國始有之彼以此跳舞光閃而前我兵已有氣英倭
善躍一進是則丈餘刀長五尺則丈五尺矣我兵短器難長器不使遭
之者身多兩斷級器利而雙手使用力重故也今如獨用則無衝推馬銃手賊

遠發既賊至近身再無他器可以攻刺如長技若則就里藥子
之多勢所不能惟此刀輕而且長可以兼用以備臨身棄鏡用
此況有殺手當鋒收用長刀傳之耳 腰刀製長三尺二寸重
一斤十兩仙長三寸 長刀製日長五尺後用銅護刀口一尺
柄長一尺五寸於長六尺五寸重二斤八兩 鏡砲 砲砲 砲
上則利刃橫以劈股刃用兩鋒中有 一合造法須分脊平磨
如磨刀法而夕自脊平減至鋒其鋒利日久不充劈股四殺
以技為利須將投四面 直刺亦日久面不充中鋒頭下之庫
可容核桃則安於木抄房不損折仍用一釘關之但橫股壯矣
正鋒頭說于木抄細而淺每擊多墜時鋒堅是安一兵莫斯
逆用正鋒與橫殺合為一柄抄入鐵庫既深橫股庫又粗任擊
不落此器自有倭時始用在閩粵川貴雲湖皆舊有之而製不
同乃軍中最利者兵法五兵五當長以敵短短以敵長短兵種
類甚多而 惟此一品可擊可禦兼者兩用若中鋒太長而
橫太短則不能架拿賊器若中鋒與橫股齊則不能深刺敵中
鋒必高二寸且而股平平可以架火箭不用另執箭架敵每執
此器之兵二名共給火箭三十枝賊遠則架箭燃而發之近則
棄箭而用本器萬全萬勝之計也 鏡砲製長七尺六寸重五
斤柄抄合鏡口橫粗一寸至抄漸漸細太細則不堅用力擊時
鐵頭可墜地也 鏡砲 仗笑解此器形體重滯轉移艱難非若他

技之出入使徒似非利器也殊不知乃行伍之藩籬一軍之門
戶如人之居室未有門戶高鍵而盜賊能入者雖然得人而用
之則可以制人不得其人則制於人矣于將大向之利便童子
而持於國門之外則必有袒臂而奪之者何也其所能幸其所
使此也今當擇力大之人能以勝此者勿為物之所使然後以
牌磨任其下以長鑄更其左右鏡砲大刀接翼于後夫鏡能集
而不能技非有諸色利器相資鮮免有濟兵中所以必于國此
者諒臨敵白刃相交心奪膽怯他器單薄不見可恃雖平日十
分精習臨時張惶失措忘其政態惟鏡則仗稍繁感遮蔽一身
有餘映前可恃足以壯膽度人敢站定如賊用大鏡則只將有
狗狼毛迅捷展采不與聞只將鏡三四枝齊齊立送于大旗
面上旗着鏡鈎所堅重不能舉即以我長鑄截去此必破之方
也如竿杖不足層數則取他杖增而縛之以藤足致後已如根
輕則加以他木接之使重鏡鋒重半斤以上亦可附枝除近手
二層外餘俱用倒鈎迨其杖後要粗重手執于中要前後相稱
平後重毋前重附枝軟則刀不能斷層深則長鈎不能入致人
膽目大用為前列乃勒方利器鏡竹浙閩不如兩廣浙閩用茅
竹兩廣用竹竹徑日浙江茅處兵士未練無膽執前臨敵每
乘之及以阻截我兵馬幾手棄而不用此因練兵既成使建人
言必用為前列遂百戰全勝始無異議矣 仗鏡製長一丈五

尺重七斤有竹錄二種附枝必九層十層十一層尤好 鎗
 長鎗解鎗桿木第一合木輕而稍軟次之要開者佳錫開
 者文科易折損竹腰軟必不可用北方乾燥竹不可用木桿可
 用東南竹木皆可通用做鎗工匠須知用鎗大意方做如殺教
 之十日使悟皆榮後手如細則掌把不壯後手要粗可盛把從
 根起漸漸細直至頭而止如腰粗則硬強不可擊鎗腰細則軟
 而無力雖手法之妙不能擊通他鎗使開最忌秋粗與腰硬皆
 不可擊是棄鎗也 鎗鎗頭不可過四兩鎗法之傳始於楊氏謂
 之日梨花天下最高之妙在乎熱熱則心能忘手手能忘鎗圓
 神而不滯又莫當于靜靜則心不妄動而處之裕如變幻莫測
 神化無窮後世鮮有得其真者蓋有之矣或秘焉而不傳傳之
 而失其真是以行於世者罕皆沙家馬家之法沙家呼為罕子
 各有其妙而長短異其用惟楊家之法手執鎗發出鎗甚長
 且有虛實有奇正有虛實實實 有奇奇正正其進銳其速速
 其勢險其節短不動如山動如雷震故曰二十年梨花鎗天下
 無敵手信其然乎施之於行陣則又有不同者何也法欲簡立
 敵練非簡無以解亂分糾非練無以擱即進退左右必法以短
 兵相衛使彼我有相倚之勢得以針其氣屨其能而不至於敗
 又曰山東河南各處教師相傳楊家鎗法其陰陽虛實之理
 相同其最妙是左右二門擊他鎗其擊在撒手杖去而脚步不

進今用彼之擊法兼我之進步將鎗收短也脚趕上且勿殺他
 只管定他鎗則無敵矣其最妙者只在二得手之後便一擊一
 殺如轉圓石於萬仞之山再無住歇彼難習藝朕我幾倍一失
 勢便無再復之隙難有師家一敗永不退矣近以此法教長
 鎗收明收極妙 八母鎗起手 你到我我擊鎗你到我我擱
 鎗你到我脚我擱鎗你上到我我捉鎗你下到我我擱鎗你上到我
 捉鎗你下到我我擱鎗你擱鎗我擱鎗你擱鎗我擱鎗你擱鎗我一合
 先有圈鎗為母後有封開我擊梨花擺頭殺龍要分明裏把門
 外把門閃賺是花鎗名曰秦王磨旗 我到你你擊鎗還鎗我
 擊鎗我到你你擱下還鎗我擱鎗你擱鎗我擱鎗還鎗你擊
 鎗還鎗我擊鎗你到我我擊鎗閃賺花鎗上你擊鎗還鎗我擊
 鎗你到我我擱下閃賺花鎗上你擱下還鎗我擱鎗你到我我
 頭鎗我頭鎗閃賺花鎗上你擊鎗還鎗我擊鎗我擱花鎗乃泰
 王磨旗 二合先有鏗鎗後有擱鎗黃龍占祥黑龍入洞擊鎗
 我擱閃賺花鎗上名曰鳳點頭 我纏你鎗你到我我擱下還
 鎗你擱下還鎗我擊鎗你到我我拿下你起鎗我隨鎗纏擊下
 你鎗我還鎗你擊下還鎗我擱鎗我擱鎗我擱鎗我擱鎗我擱鎗
 我擱花鎗乃鳳點頭 三合先有穿指後有穿袖錫子摸錫錫
 我擱閃賺是花鎗四面是鎗法名曰白蛇弄風 你到我我擊
 下閃賺花鎗上你擊鎗還鎗我擊鎗你到我我擱下閃賺花鎗

上你欄下選錢我從錢我推花站了白蛇弄風 四合先有白
 拳錢欄造錢赴錢後有白欄進步如貓捉鼠放錢閃賺是花錢
 名曰跌掃子 我白拳進步上你你拳錢還錢我欄退放錢
 拳錢我白欄進步上你你欄錢還錢我欄錢我白頭進步閃
 賺花錢上你你拳錢還錢我拳錢我花錢了跌掃子 五
 合先有四合四閃後有死中反活無中生有迎封接閃賺是花
 錢名曰撥草弄蛇 你到我我拳錢進步到你你拳錢是錢我
 拳錢你到我欄錢進步到你你欄錢還錢我欄錢你拳下我錢
 你錢起我反拳你錢你欄下我錢你錢反欄下你錢你拳我錢
 我錢閃過欄你 錢你欄我錢我錢閃過拳你錢你劉佳頭錢
 我錢閃過你你反起劉我我欄下閃賺花錢上你欄錢還錢我
 欄錢我撥花錢乃撥草弄蛇 六合一截二進三欄四罐五拳
 六直閃賺是花錢下遊場撥草弄蛇上遊場秦王磨旗以上乃
 威南塘紀效新書錢法唐荆川武編錢法與此補異並錄於後
 以俾參考 武編曰頭一合錢先用圈為母後用封閃捉拳放
 龍閃賺是花錢名色叫假梨花攪頭第二合錢先有錢後有
 攪頭黃龍占樣黑龍入洞拿錢放錢閃賺是花錢名色叫假錢
 掃子第三合錢先有穿袖錢後有穿袖錢子拿錢放錢閃
 賺是花錢名色叫假鳳點頭第四合錢先有白拿錢後有進步
 錢如貓捉鼠如欄造錢閃賺是花錢叫假白蛇弄風第五合

錢先有迎風錢後有截進錢四封四閃死中反活無中生有四
 西使錢第六合錢一截二進三拿四罐五欄六微共六路花錢
 上有場秦王磨旗下有場撥草弄蛇中調四路閃賺梨花攪頭
 鐵掃子鳳點頭白蛇弄風 前錢動我錢拿爾錢不動我錢發
 中間一點難招架指人頭取人面高低遠通要見錢是淨腰索
 先取手後取脚取了脚與手開住五路通傷口錢有三件大病
 一立身法不正二當扎不扎三三六不照上不照鼻夫中不照
 錢去下不照脚夫在上又加疾扎了猶嫌遲 他使裡把門等
 我我將錢閃而圈外欄拿放等我我將錢閃而圈裡拿放錢
 他若一纏拿我我閃過圈外進錢此順其勢而用之也他若使
 裡把門等我我用纏拿硬上一副放給放他纏拿放我閃從圈外
 進錢他若使外把門等我我欄拿硬上一副放給放他欄拿我
 閃從圈裡進錢此逆其勢而用之也當來覆去我從圈裡放給
 他纏拿我我閃從圈外反欄拿他所謂死中反活也當來覆去
 我從圈外放給放他欄拿我我閃過圈裡反纏拿他所謂無中生
 有也拿圈裡錢為纏拿為封拿圈外錢為欄拿為閃拿手為拿
 輕手為封閃仰手向裡為穿袖陰手向外為穿袖鳳點頭上下
 帶左右後手上下動上觀面下觀手白蛇動風右轉梨花攪頭
 左右上下鐵掃子左右動俯身者進仰身者退也纏拿仰前手
 後拿後身俯欄拿縮後手前手後身身仰纏拿後手手心向

裡擱拿後手手心向外老楊封閉皆用陰陽滾手老樊以為滾
 手進一者只兩手心俱向下拿定竿子較圓裡路只前手略左
 繞一團打開為封數團外路只前手略右轉一團為閉手法甚
 緊其團為母雙手持路離彼前手前三尺即放下前手持後手
 接竿一轉進路其於下路為提亦不全滾手略滾一半使轉手
 持中平路頭交三尺沒彼在團裏即轉石足兩手用力將竿
 捺住為纏或彼抽出路我團外即將竿從下向上一挑為擱
 彼若使花路則纏擱不住我或用低路或用降路待彼將竿過
 時我路從上乘機疾扎前手蓋彼以左穿右穿為妙我正乘
 其穿而用之也穿指路從團外穿過扎團裡我用人抱琵琶
 勢將前彼手一縮向上托開果袖路從團裡穿過扎團外我用
 怕批勢從下向上托開向左此二法繞用滾手以彼撒手進路
 近也二路從下揭上此法一一獨所無 林 威魁先大
 林解此器勢短步卒習用竟不能以短接長即使法皆一打一
 刺而林無刃以何為刺今加一刃但刃長則林頭無力不能雇
 他林只可二寸形如鴨嘴有中鋒一面起脊一面有血溜磨積
 重四兩共長八尺粗二寸打則利於林刺則利於刃而相濟矣
 一名曰棍南方語也一名曰白林北方語也孟子曰執棍可以
 提秦楚之堅甲利兵蓋謂得其人和則雖壯可提堅利今無孟
 子之所謂人和而欲以棍為利器何不思之甚也畢竟不是馬

上利器為所誤史甚 程宗猷棍法論或問曰棍以中四平為
 諸勢之王以其機變難測也然使彼我皆四平何以勝之曰彼
 持四平我則以他勢驚之待彼捨四平而變他勢我則捨他勢
 而變四平取巧而入棄空而發故法曰四平還用四平破此之
 謂也 或問曰諸勢之中有曰竿個棍棍棍者可得聞其要乎
 曰團內有竿團外有擱遮下有提護上有提惟勢則上與左右
 可兼用也用法雖難形容大要不外拳之陽仰陰覆而已一陰
 一陽一仰一覆特仰時覆如龍之解如鳳之舞如珠之走盤活
 潑圓轉而前手之伸縮不常後手之間開無跡尤當究心也
 或問曰訣中有劈有剗有打可混用呼曰不能受剗者目鼻喉
 心脇腹虎口膝膝不能受打劈者太陽腦頭耳手指穿其用剗
 打其手者使難持棍剗打其膝膝者使難出入剗其心脇者使
 難遮擱大抵上下易避而心手難架也 或問曰吾聞法云者
 去如箭來如線言其疾也用中雖有竿擱劈棍勾捷等法而架
 格之然其棍體微小如恐而平相敵亦有格不中而着空者乎
 曰今以一字又字喻之則可明矣如彼剗我面是此斜一字吾
 以棍手稍低使棍頭略高是此斜一字二一字交加成一又字
 如彼剗我中平是此正一字吾亦以棍手稍低是 此斜一字
 二一字交加亦成一又字如彼剗我 脚是此斜一字吾以後
 手稍高使棍頭低下是此斜一字二一字交加亦成一又字不

拘擊擱臂捉勾提等法勢之中着着之內彼來我去盡成一
 又字豈有着空而不中者乎 或問曰嘗聞單手劉人名為孤
 注又名棄鎗果爾否乎曰如單手劉人圍裏彼擊開我失前手
 則順勢用法中倒拉鞭而走隨用風捲殘雲勝之如單手劉人
 圍外彼擱開我失前手則順勢用孤雁出羣而者走隨用鷓子
 撲鷓鷓勝之此無中生有死裏逢生又何孤注棄鎗之有 或
 問曰倒拉鞭救圍裏敗鎗孤雁出羣救圍外敗鎗固矣然亦有
 利于人而不利于己有利于己而不利于人者乎曰人已勝敗
 總在圍外如單手劉圍裏彼易擊捉以敗我鎗于左我難順勢
 用倒拉鞭走出再轉身有風捲殘雲可救然其步多體拘且其
 棍棒上打下備未必能併中平鎗而禁可操可打也若我單手
 劉圍外在彼固難擊捉縱能敗我鎗于右用孤雁出羣走出勢
 力順乎足快而前手接棍又使再用撲鷓鷓單手斜劈則隨其
 鎗之高下無有不中較之圍裏之利于人而不利己者功相反
 也此時時惟圍外為破的 或問曰吾聞棍打起手可常恃
 乎曰藝中有先人發後人至舊力略道新力未生之法此等玄
 機真千古不發之秘能于此中解悟精巧制敵便彼迫之不可
 逼之不能束手畏伏方為無敵若未成列而襲人此不過偷疾
 取勝而已何以伏人哉 或問曰先發後至固矣如我待彼發
 彼待我發將遂已乎曰法中有云彼鎗發我鎗擊彼鎗不動我

鎗別此一劉也不流不深非龍真龍佛明此機者直乎枝矣故法
 有破靜我亂彼亂我靜靜中用亂亂中用靜此取勝之好用學
 者當體認也 或問曰吾聞鎗長一寸強一寸如彼待長鎗而
 我棍僅半之何以敵乎曰此特不能先發耳如對敵我則以花
 法誘之待彼鎗近我身或提連步速進身入彼鎗中雖長
 何用此所謂守法也 或問曰我持小棍難冠以刃亦無幾也
 如遇彼長刀大劍不將為彼截其銳乎曰棍中有穿提閃賺之
 法如法龍生虎難櫻其鋒彼安能傷此所謂柔能制剛也若鎗
 之身長體重進退不捷而傷于刀劍者又不可一例論也 或
 問曰訣中有穿提閃賺之法可得聞 曰斯法也其機玄其旨
 與龍心精思巧者不能定龍功深力到者不可言閃賺者手回
 步小推棍入後後中左擊閃右右擊閃左莫可測度不至犯硬
 此是賺法若穿提即龍如閃賺者之小可也局勢濶大道用圓
 活如彼立勢使于左擱我則從左以上以姿其擱及彼擱下我已
 先機而穿乎右矣如彼立勢使于右擊我即從石上以承其擊
 厚彼擊下我已先機而穿乎左矣循環無端進退無迹如電飛
 雷奔目不暇視手不暇指無論諸皆以此為賺算却礙諸家
 利器亦恃此而奏功訣中所謂靜中用亂亂者此也所謂借力
 過新力未生者亦此也所謂彼鎗不動我鎗動者亦此也豈龍
 一了百了之說乎 或問曰有恃其棍杖至盡者有據其中而

留其半者果何見乎曰此各有時如我身入彼棍中收棍而用
陰則我棍緊密彼棍在我身外漸棄物乎若我身未入彼棍中
用兼鎗帶林苟不持棍則拳捉不圓活且棍棍自擊膈腹矣
或問曰人常持棍惟恐失手今遇敵換手可乎曰左右換手蓋
欲惑此敵人耳目使不可測然須換在未交鋒之先令人祖而
不覺也 或問曰如遇十餘人四面圍合何以出乎曰藝中有
指東擊西視南攻北之法如我見某人弱可出必先張威貴勇
伴敵手強忽然擊弱攻其無備圍斯解矣此謂所察可敵眾也
或問曰既得圍入或棍一字或排雁翅欲復圍我何以禦
之曰凡敵只怕背而兩受其敵如彼人多我則抽身只對右首
一人則彼眾人皆在我面前而背後可無患矣此所謂一面受
敵者也 或問曰雖一面受敵葦然同進何以應之曰藝中有
伴輸詐敗之法故我抽身而走則彼必追然追者難眾不能無
先後吾取其最先者而用奇以擊之此所謂以弱勝強者也
或問曰持棍有左手在前者又有右手在前者其意可得聞乎
曰左手在前則擊等法人人便之右手在前者打頂易而單
手則踰難也今以左手在前而右出羣勢鶴子摸鶴勢
此是右轉身勢打法也又以右手在前而左出羣勢鶴子摸鶴勢可
化馬孤鷹出羣同用法在家亂劈柴勢可化馬鶴子摸鶴勢同
用法此是左轉身勢打法也又可化馬左手在前邊擗勢同用

法此順步劈山勢可化馬左手前在鐵牛耕地同用法又可化
與在手在前穿袖同用法此勢即是在左右二手同用法也
惟不便于單手到頭耳如人習演左右二手用法稍熟可稱絕
技矣 或問曰勢有轉身回行者似于遲滯不快疾可得聞其
妙乎曰轉身之法其機在頭頭乃人一身之主如身欲右轉必
以頭先轉右視敵人身則隨之如身欲左轉亦以頭先轉左視
敵人則身隨之此左右轉身之秘法快如風旋海連滯之有
或問曰有云庄家六棍者又海謂也曰庄家者不識棍法之稱
六棍者謂左右之上中下也如彼持棍右手在前則右腳亦在
前方能擗力打我左邊頭頂也如左手持棍左手在前則如
四平勢樣候彼打下我用棍稍圓外一勾進右腳入彼圈裏用
棍棍者打彼太陽彼若躲閃我即當心一搗彼橫打我左邊腰
我移左腳進于右將棍稍插在地上直搗格彼棍進右腳入彼
圈裏用棍棍當心一搗彼橫打我左邊腰我進右腳將棍稍插
在地上直搗格彼棍進左腳用棍棍稍着打彼頭此三着圈裏化
硬打也彼持棍打法如前我持棍立法亦如前彼照我左邊頭
頂打下我將頭一低往左一閃移左腳于左入彼圈外進右腳
用棍稍順擊則彼棍從我頭上過于右矣用棍棍打彼膝頭彼
打我左邊腰我移左腳于右將棍稍插在地上直搗格彼棍進
右腳入彼圈裏用棍棍當心一搗此着亦是犯硬不能順其勢

力入圍外打也彼打我左邊脚若脚並齊高跳起則彼棍棍我
脚下過于右矣我進右脚入彼圍外用棍棍棍棍打彼太陽此上
下二者圍外順勢力打也如彼持棍左手在前打我右邊頭脚
脚我進步架格亦如前法破之此陰手棍法也若少林棍法則
不然彼我之棍長短皆同我用陰陽手持棍立四平則我棍半
截在前彼欲打我頭脚我棍已抵彼心前彼焉能打得我乎
必是臂格我棍我即用穿從閃賺等法勝之矣且陰手前法圍
裏化使快法圍外順勢力二法難善恐入懷內躲閃稍不如法
難保全勝大抵長棍打人力弱短棍雖力強與長棍敵又難近
身凡遇打者用躲閃無格鑽入彼懷內或有不忍之處必不能
重傷我也何也凡打人棍頭有力棍腰無力鑽入懷者彼棍已
半截在我身後矣稍有不及故云不能重傷我也 或問曰聞
棍長一寸強一寸今棍只用八尺或八尺五寸者何不再加長
乎曰如不精熟反被長棍矣 或問曰所用之棍以何木為佳
鐵棍可能用手曰木惟質堅而實性剛而和自根漸細至梢如
鼠尾然者則用方畫生成直無疤節者為上劈成鋸成者文料
易斷如稍過大則頭重難用如腰軟則無力如太硬不能擊棍
然棍之重輕則隨人力之大小而用之若常用惟三節二節半
者為的如鐵棍則長七尺五寸約重計十五六筋其制與木棍
等然龍巨力者不能用兩頭細于腰者但使于陰手耳要之輕

者使徒也 或問曰棍當冠之以刃而所以輕重之宜可得聞
乎曰刃制以莖葉中起翻卷取其堅也而刃要薄取其利也
踏庫亦要薄取其輕也庫口週圍一十八分過大則桿大而難
用中用一銅箍如算盤子大庫口亦用一銅箍只一分餘潤總
之以輕為最也其安桿之法以桿之性不免有彎者將順其
性對桿彎側安其上庶擊劈至地不使踏頭掉入土中而失快
也桿後不宜安鑲恐自擊腦髓惟用一銅箍箍底用平釘一
箇釘桿內為好不可漆如漆濕手不活矣 鐵 武編曰
鐵有生鐵有熟鐵鋼有生鋼生鐵出廣東福建火鎔則化如金
致則錫之流走今人鼓鑄以為錫鼎之類是也出自廣者精出
自福者粗故售廣鐵則加價福則鐵減價熟鐵出福建温州等
處至雲南山西四川亦皆有之聞出山西及四川瀘州者甚精
然南人嘗罕用之不能知其悉熟鐵多漢洋入火則化如豆查
不流走治工以竹夾夾出以木棰捶使成塊或以竹刀就鑪中
畫而開之今人用以造刀銃器皿之類是也其名有三一方鐵
二把鐵三條鐵用有精粗原出一種鐵工作用以泥漿洋之入
火極熱蒸出即以鐵棰捶之則渣滓瀉而淨鐵合初煉色白而
聲濁又煉則色青而聲清然二地之鐵百煉百折雖千斤亦不
能存分兩也生鋼出處州其性脆拙工煉之為難蓋其出爐治
者多雜糞炭灰土且其塊粗大惟巧工能為火候不疾不徐捶

擊中節若火候過則與糞滓俱流火候少則本體未鎔而不相
 合此鋼出自處惟浙東用之若則他遠土則皆貨熟鋼也熟鋼
 無出處以生鐵合熟鐵煉成或以熟鐵片夾廣鐵錫塗泥入火
 而圍之或以生鐵與熟鐵并鑄待其極熟生鐵欲流則以生鐵
 于熟鐵上捺而入之此鋼合二鐵而經鑄鍊之手復合為一少
 何土糞滓凡工鍊之為易也人謂久鍊則生鐵去而熟鐵存其
 性柔頭似不然蓋生鐵雖百鑄所折甚少熟鐵每一鑄所折甚
 多其去其存不知其熟多而熟少也人有謂圍鋼久鍊則脆與
 性柔之說相反此二鋼久鍊之其形質細膩其聲清甚若鐵之
 久鍊者戶雖清然不及鋼也一先將毛鐵逐塊下爐入火候微
 紅時鉗出用稻草灰拌錫身却入爐大火扇遠紅發值時鐵花
 飛冒之除鉗出鉗成板子就以鋼擊擊縱橫深綫于其上其綫
 路俱隔分數如此三遍初次一煉一二次二合一三次四合一
 其蕪反對擊縱綫同前法但畫此法製其色白勝如銀其聲清
 而有韻此其証驗 威遠砲 武備志曰製威遠砲須用
 閩鐵晉鐵次之煉鐵炭火為上煤次之鐵在爐用稻草截細雜
 糞土傾灑火中令鐵原自出煉至五六次用黃土和作漿入稻
 草浸一二宿將鐵放在漿內半日取出再煉須煉至十火外生
 鐵五七斤煉至一斤方熟入爐時仍用黃土封合一以隔灰塵
 一以取土能生金不知煉枯鐵之精氣製砲不離爐方成一片

如威遠砲將鐵分作八塊打如瓦樣長一尺四寸闊一尺一寸
 中厚邊薄將瓦四塊用胎竿打成一筒八塊共成一筒委齊用
 鐵釘敲固將二筒併作一處再用前餘鐵三十斤分作兩塊亦
 打如瓦圍于砲腹中裝藥食火處加厚合縫時稍有不齊日後
 必至損傷須到磨極淨成筒孔欲小心用鑽之河砲既成然
 後上架用墨線吊準不失分毫用鋼鑽洗塘可先可圓藥去即
 到為過極淨方可安底火門近底點放不致倒坐照門及護門
 俱就砲本身到成務全整緻各砲大約做此又曰口欲則火散
 而力緩口極則火拘而力急如人開口舒氣則無力撮口出氣
 則有力藥箭出管難則行遠出管易則行近如射箭後手放箭
 扣緊則有力扣鬆則無力砲聲細則響而震耳聲宏則散而不
 震耳如樂聲管聲入耳深鼓聲入耳淺之曰凡久不行之砲
 砲恐其驟打而炸也宜他處久餘先用火燒其砲使砂石打
 洗內外淨入坑中內以泥塗覆新燒煉俟其冷取出復用桃艾
 湯洗以牛或羊猪血塗內外仍出坑煉之 威遠砲 威遠砲
 無敵大將軍解此器所以擊眾也夫虜馬動以萬數擁來毋論
 擊死有休之虜不能阻其直前之衝我軍以攻每每不交而敗
 舊有大將軍發槍等器體重千餘斤身長難移預裝則日久必
 結綫生滋臨時裝則勢有不及一發之後再不敵入藥又少

直起龍數十人莫舉今製名仍舊貫而體若佛狼機亦用子銃
 三俾輕可移動且極為裝頓臨時只大將軍母體安懸高下依
 以木枳入子銃發之發畢隨用一人之力可以取出又入以子
 銃云一發五百子擊竟二一餘又可以洞穿周有不懼而退者
 其故法先將子銃刷淨用藥線一條纏入外以布裹之恐擊下
 馬子撞動也次下藥三升不等以紙一層蓋之亦防藥被行馬
 子擊泛耳藥不過二粒下口次用木馬厚三寸馬初試不用力
 與上口平下至二粒平止子銃口小腹大者不可用其馬子上
 以少土塞之所以防木馬與銃腹有隙處次下鐵子一層又下
 土一層俾子銃皆以土實之再用木送藥之如此五次如尚不
 滿再下一層鐵子不拘六七層以平口上第五層下口而止
 此層不用生土就于子藥上加微濕泥粘高進銃口藥實母使
 子覆出乃將母銃酌量遠近以木枳之高下所至為準下子銃
 八腹間定舉放又每位用載行大車一輛內用活軸十數連即
 三四人可以上下 佛依機 佛機解此器最利且便
 速無比但其體重不宜行軍比無車營只可邊城守成用之今
 有車營龍有重器難以遠虜衝突之勢其造法鋼鐵不拘唯以
 堅厚為主每銃實長七尺更妙則子藥皆不必築矣五尺為中
 三尺則僅可耳再短則不堪也腹洞與子口同乃出子有力若
 子銃口大母銃口小必致損傷子銃口小母銃腹大出則無力

子銃後尾須抵門前後擊連無縫乃不傷門及他處其放法先
 以子銃酌大小用藥舊用木馬又用鉛子以輕馬推重子每致
 銃損又多遲滯今用入藥不必築不用木馬唯須鉛子合口之
 半舊以平頂送桿將子打平出則不利今製鑊心送一棍送
 子入口內陷八分子體仍圓而出必利可打一里有餘人馬洞
 通

虎蹲砲

虎蹲砲解此器因其形得名也圍初分在邊方有所謂三將軍
 纓子砲者近時有所謂每虎砲者百子砲者固亦利器俱體輕
 易躍每發必退回二三十步之後我軍當舉此砲時必出營壁
 安置凡營牆內外大小砲火皆不敢發發之適足以中傷出
 此砲之人且砲大不可多得數砲不能遠虜而群砲在後不得
 齊發適收我事併欲置前砲于壁壘間則火發易躍必傷我營
 後之人故用之適以害之且重至三十斤步兵行水田中尤難
 載重鳥銃雖速准而力小難禦大隊難守險阻難張成武佛使
 機更重更難于扛行今創此虎蹲砲器內吞百子每子亦五錢
 子再小則口大出散無力上用大石子一或鉛子一約重三十
 兩大石子鉛不重用石子體輕則小子如數鉛子體重則小子
 減半蓋藥力有限也比佛狼機而輕比鳥銃一可當百南方五
 百兵中馱扛三位以值守路截恰甚妙 習法先用藥線縛之

以布次用藥七八兩上用木馬以合口者為準送至二瓶平上用土少許入鐵子一層又用土少築再下鐵子一層子以五十丸為限用合口大鉛子一枚下口一半慢慢築入口平而正後尾稍用錐去土三四寸不等相地方高低前下二爪釘後用雙尖料在下四瓶後將前爪上活籠與後判俱各抵砲身實籠之肩底不退走此砲只去人五寸無慮矣庶幾樂大小砲之人不必避此砲可退敵則已倘此砲用盡則諸砲可以併發而此砲又可取裝前倭賊遇少每每三五百結為一簇擁來再不顧四面只衝一路任有若干兵列若干長必不能禦但衝處徑能潰圍而臨時得此一砲大好大好 鏡歌一洗鏡二入藥線三下藥四下覆紙五下送子輕六下木馬七下送子用力打至藥前第一罐止八下子一層下土下送子九下子一層下土下送子十下子一層下土下送子十一下子一層下土下送子十二下子一層下土下送子十三下大子下送子用力打入口平鏡完候令

鳥鏡

鳥鏡鮮鳥鏡所貴在于造時練鐵熟而筒相包原孔甚小用鋼鑽鑽之一日鑽寸許至底而正一月鑽光者為上鏡身重六斤五斤者為好鏡口以可容三錢鉛子為準下藥亦三錢子輕則藥減子重則藥增藥數同子子重合口下口之半徑之入為得

較若再加口大子必重子重藥必多則手不能持定口小子小藥少則無力而不能射遠此器中國原無佳傳始得之此與各色火器不同利能洞甲射能命中猶可中金錢取不備穿楊而已夫遠重雖之利在腹長腹長則火藥不泄而送出勢速有力射能命中在于出口直出口且在于手托藥之前火藥不能奪所以手托腹前者以有木為托即有腹炸不能傷手方敢如手于木鏡身得木為托則其進躍之勢自減而弱譬如人馬以手挽其髮雖有力者莫能與之爭後手不用素把點火則不搖動故十餘有八九中却飛鳥之在林皆可射落因是得名焉上步下唯鳥鏡為利器北半室而不耐煩劇亦未見鳥鏡之利尚拔速快鏡雖比于教場鳥鏡中錫十倍于快鎗五倍于弓矢而終不肯服亦可異哉 曾注鏡口可容鉛子幾錢用藥幾錢截竹為筒只復藥為長短預先較試停妥裝三十管列在皮袋內繫于腰將藥研細用更急于鏡藥者入錫藥內繫以繩與鉛子袋附腰內鉛子預製光圓再自修合口子間鏡口上一半微微用力入腹則不致溜出與歌裝先用口吹鏡使腹內潔淨取一筒藥入鏡內用糊杖用力送實方下鉛子一枚又糊杖送下至藥除用軟一片成丸送入塞住鉛子將火門取開用另裝錫鑿內細火藥傾入火門內向上振推藥入線門將火門閉之以火繩安入龍頭前手托鏡架中腰後手開火門即拿鏡架後尾

人面安樂尾之上用一燒瓶為後照星對前照星前照星對所
射擊之人用右手大食指撥執向後執入龍頭落在火門藥燃
鏡發 鏡一洗鏡二下藥三送藥實四下鉛子五送鉛子六
下紙七送紙八開火門九下線藥十仍閉火門安火繩十一聽
令開火門照准賊人舉發 製合烏鏡藥方硝一兩煨一錢四
分柳炭一錢八分通共硝四十四兩煨五兩六錢柳炭七兩二錢
用水二鍾槍得絕細為好秘法洗將硝煨炭各研為末照數兌
合一處用水二碗下在木柏木杵格之不用石格者恐有火也
每一柏格可萬杵若格乾加水一碗又杵以細為度格之半乾
取兩晒打碎成豆粒大塊此藥之妙只多杵數萬杵也好清水
格換出硝中鹹藥至盡大端如製合好量法相類若添水格至
十數次者則將一撮推于款上用火燃之藥去而紙不傷如此
者不敢入鏡矣之將人斗心擊藥二錢燃之而斗心不熱即可
入鏡但燃過有黑星白點與斗心中燒熟者即不佳又當再加
水格之如或而正

快鎗

快鎗解此乃手把銃也鐵身長二尺柄長五尺者為任愈長愈
快腹用鐵洞光圓如口每口可吞鉛子三四錢藥有竹木筒量
就封時候用俾臨時不至增減藥線舊時隨縱或長練見或慢
事更甚今教焚放之法先將藥線寸半長剪斷每數十為一束

以碗黃瓶兩頭不唯平時不致藥後臨時點燃亦易也入藥練
之後用竹木筒內藥每次一筒用柳杖築實下鉛子一枝不可
用二三枚二三枚者舊弊彼殊不知一錢藥一錢子則盡直中
途不落地可以計步命中藥多子輕則未出腹而化如水藥少
子重則出腹至半途必墜地殺之再發不唯不可中且中不難
人下子後人須屈前膝架銃以後手點之乃不高下極易但用
同手燃線須棄銃柄而燃之線燃用手回執銃柄則已達矣况
銃依在腋下而目現在上終不若鳥銃之準畢竟不能命中然
人情先常未可輕議棄置即畫棄之以稍鳥銃可也 柳杖解
柳杖頭大有簷每過銃放完過夜恐其中藥淨化濕夜舖以湯
煎布如錢纏在杖頂有簷處帶入腹內洗銃築藥子須用杖

六合銃

六合銃解以堅木六條做成內尖外潤湊合圓體長三尺內自
上口至腹深二尺底下實木內有肩長一尺薄鐵子銃一門厚
五分徑五寸高五寸僅裝滿藥而已用是聽其炸損木銃內口
徑六寸要口再大任意必以鐵箍大小為准口上外木厚三寸
口底實木自外至共厚六寸石子用整石合口軍中有匠隨時
採用不拘木之乾濕或柄做帶用以可 鉛日新製一銃六合
其詳但載金羅隨處可備道均結詳真繁會徑丈之端一擊
可辟攻堅則製行險則奢須用口傳難以文會 習法若在陸

用先將木做完六合為體用繩羅繫另將子銃先安藥線用藥
畢審銃外線處用藥一兩包線下入木銃內留線長稍大用
粗二分藥線攪入不必連子銃只對包藥所縛處攪外線入藥
包藥自燃又快又不致失慎下合口石子一丸可以碎塔陸用
必此堅營擊城寨乃設發時遠亦不可過半里百步外更妙太
遠則力未水中用以木為小船將銃轉在上另用三板船或八
裝騎馬之類以繩一文擊銃船一面預用粗火繩繫長竿抄
點發一擊賊舟為粉此器任其沉水遂舍之不甚費也得碎一
賊巨艦何惜焉發時必遠不過二十步近至五步內尤妙綠水
中舟蓋風帆旋轉再遠則發後舟移但差一尺不可望中為徒
勞且使機宜錯過矣

子母銃

子母銃鮮用一木軸雕成羅絲轉形為梁以藥線隨梁纏足下
露線一節用褶紙子線外卷繫與子銃口合仍將炸藥入銃內
分將信送入口即將瓶覆向下推推安入若仰子裝軸則軸底
有藥發時藥催軸去而瓶不得吸唯覆裝其軸務入到底底底
下無藥藥在周圍軸線燃入藥乃炸破子瓶其放時先用木馬
將大銃裝罩以瓶入上大口先點子線燃入木軸不見即點母
線發若若子線燃未及燃入射去則閃風而滅矣又有一法
共控一線居中燃火終是不齊豈是兩燃為妙用之驚警或夜

間故入賊壘少停于賊壘中銃發無制之兵為合之眾奪擊之
寇勢必驚惶我得乘之此器最好

火箭

火箭桿用箭竹以二枝相接即堪火藥頭粗不及寸鐵鋒長可
四寸三稜頭柄粗二分飛入後像人人自危莫測所向製法捲
稍紙作筒以藥築之務要實如鐵以鑽鑽孔務要互孔斜則放
去亦斜頭用絕牽鑽頭常用水沃鑽不過五箇輒換鑽多則鑽
頭熱則藥燃每每傷人每頭長以五寸許所鑽藥線孔必三
分之二太淺則出不急或墜太深則火突箭頭之前遂不復行
鑽孔須大可容三線則出急而平否則線少火微出則不利

三飛

飛鏢飛刀飛劍即一太火箭也造用徑六七分荆木為柄長可
五尺後抄三稜大翎如箭矢頭用紙筒實以火藥如火箭頭長
可七寸粗可二寸他人製之志望地不起惟近日所造之法其
鑽長五寸橫闊八分或剖形或如刀形或三稜如火箭頭光瑩
芒利可玩通計連身重二斤有餘燃火發之可去三百步中者
人馬皆倒不獨穿而已但命中則不能擊大隊齊衝之賊賊人
畏此甚於神鎗鉛子若神鎗鉛子所擊中只一人不見其至則
不懼其畏惟前行受之後行無慮也此器其聲如雷則馬驚跳
躍不敢前又高飛深入則後行皆不可逆使賊未測所向也允

有枝杆之物皆可架放

噴筒

噴筒用硝磺樟腦松脂硫黃硫霜以分而法製打成餅脩合筒口餅兩邊取渠一道用藥線拴之下火藥一層下餅一箇用送入推緊可高十數丈遠三四十步極飛粘如膠立見焚燬莫救此極妙極妙萬方效策

剛柔牌

剛柔牌四五十步之外可以透御鉛子屢試無失然近至三十步亦要打透但鉛子銳必是遠放定無一二十步可放之事製法以輕木為長枕中用一檔牌身如木牌大先用生牛皮二層釘之皮裏用好蠶綿三斤用布序為一袋貼牛皮之裏用分水薄綿紙每二張鬆盤圍為一毯按行擺之又用蠶綿五斤序布袋一幅蓋之四邊釘釘定固通同漆山明裏面布處用油厚塗使不入水重可十五斤又已坐臥結實除此之外或以鐵為釘或云用舊毛人髮或用各紙或用皮漆或用竹木而失其存余曾極其智慮博采萬口之說盡以製卷之方所費不知幾百金而竟不能透嚙鉛子未有勝此法者也
第一生牛皮一層內用好太蠶綿布納一層第三薄桑皮紙一層密擺相按第四層好蠶綿納布一層蓋裏以上通用反布漆油

兵談

周太公佐武王伐紂陳師牧野壹戎衣天下大定身不失天下之顯名遂謂其以至仁伐至不仁不用奇謀詭計其見於詩者曰上帝臨汝勿貳爾心其見於書者曰紹我周王見休其見於史者曰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於紂師紂師雖眾皆無戰心武王亟入紂師皆倒戈不戰以歸武王固也然見於詩者又有曰維師尚父特為鷹揚見於書者又有曰血流漂杵見於史者又有曰陣法作於黃帝演於太公管仲祖之諸葛孔明祖之李靖又祖之孫代立武成王廟血食配享與孔子相類頌者則何以稱焉蓋古昔賢哲不虛言湯武之用兵者為聖又諱也為萬世防也而太公之神於用兵載在六韜三畧者自不可誣
齊管仲桓公大抵審輕重持權衡以籠天下之權致隣國之弱盡地利以收富強完兵械以臨不服仗王室之威為諸侯之長其術類商鞅其言類韓非其寬厚曠大則過之有高山牧馬諸編可考
街吳起貪而好色然用兵雖司馬穰苴弗能過也常與士卒取
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同勞苦卒
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
其疽何哭為母曰往年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

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按吳起善用兵者自成一家言與孫武並稱不夜而史記吮疽一事不厭審詳者何居觀此而兵家之所重可知已

魏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齊成王起兵使田忌田嬰田盼將之孫臏為師以救韓直走魏都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魏魏大發兵以太子申為將以樂毅師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勇悍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軍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乃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晉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輕銳倍日併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隘而旁多險阻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齊師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樹下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相失涓自頸齊乘勝大破魏師 此法雖善周之者如孔明虞翻諸公不知其凡幾矣恐不足以欺人師其意而善用之可也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鐸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臨卒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後智伯為政請地於鞮康子康子致萬家之邑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復與之

萬家之邑智伯又求蔡畢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趙氏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脂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以圍人圍而灌之城不沒者三板沉竈產蛙民無叛意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唇亡則齒寒今智伯帥韓魏以攻趙趙亡則韓魏為之復矣二子乃陰與孟談約內應襄子夜使人殺守陔之吏而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之眾遂殺智伯滅其族 觀此而用兵者之所尚可知矣而用兵者之所戒可知矣智哉襄子也而能以人和為干城愚哉智伯也而乃以寇讐作心腹

燕樂毅為將三月下齊七十餘城皆為燕郡惟莒與即墨三年不克時昭王薨惠王立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曰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齊人惟恐他將來即墨殘矣燕王乃疑使騎劫代將而召毅還毅恐逐奔趙燕將士由是憤惋不和田單乃身操版鐃與士卒分功編妻妾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約降燕軍益懈又陰使心腹者詐為天神語

言某日天降五百龍助戰田單祠之使齊軍知之使燕軍亦知之而騎劫不之察也單乃收城中得牛千餘為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其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大驚視牛皆龍文所觸盡死傷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敗走燕人殺騎劫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叛燕復為齊七十餘城皆復焉齊封單為安平君樂毅若在火牛計雖善無可施者故火牛計奇聞樂毅尤奇

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連仲連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單以即墨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今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辭而去遂攻狄三月不克田單懼乃問於仲連仲連曰將軍之在即墨坐則織罾立則仗鉞為士卒倡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無生之氣所以破燕也今將軍東有夜色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渚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服也田單曰單之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抱鼓之狄人乃下 兵凶事也將死官也捨死則勝求生則敗

魏范雎亡入秦說秦王曰以秦國之大士卒之勇以治諸侯譬如走韓盧而搏蹇兔也而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近交而遠攻之計失也今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尺則王之尺也得寸則王之寸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楚趙附齊必懼矣則韓魏因可虜也王曰善乃拜雎為客卿與謀國事後卒如范雎言周建都鎬京而又營洛陽為成周者亦是此意

秦王鮑代韓攻上黨拔之上黨民走趙趙廉頗軍於長平以按據上黨民王鮑因代趙趙軍數不勝廉頗堅壁不出趙王以頗失之多而更怯不戰教讓之應候乃使人反間曰秦之所畏獨為服君之子趙括為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遂以趙括代頗將簡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鼓瑟括徒能讀父書而不知合變也王不聽括至軍恣更約東易置軍更出兵擊秦武安君佯敗走張二奇兵以劫之括乘勝追躡秦壁堅拒不得入奇兵絕趙軍之後趙軍人糧絕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括自以銳卒搏戰秦人射殺之趙師大敗四十萬人皆降武安君挾詐坑之遂進圍邯鄲 易將更約臨戰所忌趙軍之敗也固宜然秦易白起而勝後易陸遜而勝故置將又在乎知人固執不變者亦謂之膠柱鼓瑟

陳涉起兵時百姓苦秦苛法諸郡縣爭殺長吏應涉兵勢頗振遂據陳自立為楚王張耳陳餘說涉曰將軍出萬死之計為天下除殘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勿王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敵多則力分與眾則兵強誅秦據咸陽

以令諸侯則帝業成矣涉不聽果收後范增相楚請立六國後
首事者不成天道也立國豈黨自是人謀之善速立石晉金
立張邦昌劉豫皆此物此志也若大勢已歸則自益其敗矣故
張良為善鄰生為不善

沛公攻嶢關秦王子嬰遣將拒之張良曰秦兵尚強未可輕視
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為疑兵使郤食其陵賈往說秦將啗
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士
卒不從不如因其懈急擊之沛公引兵繞嶢關踰普山擊秦軍
大破之遂至藍田此與廣武議和而復追羽至固陵者同意
子房之用兵大率類此

沛公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曰沛
公欲有天下耶欲為富家翁耶凡此奢麗之物皆秦之所以亡
也沛公何用焉願急還軍灑上無留宮中不聽張良曰秦無道
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編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
其樂此所謂助紂為虐者也且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
病願沛公聽噲言乃遣軍灑上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爾等
苦秦苛法久矣誅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
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安
堵如故遣人及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悅爭持牛羊酒
食獻饗軍士唯恐沛公不為秦王此即周有大賚之意收拾

人心之大機括也唐高祖宋太祖明太祖皆用之寧獨漢高祖
為然

漢王拜韓信為將禮畢王問信曰丞相教言將軍將軍何以教
寡人計策信辭謝因問王曰今東鄉與單天下者豈非項王耶
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漢王良久曰不如也
曰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夫項
王啗吸叱咤千人自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
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煦煦人有疾病輒涕泣分飲食至使人
有功當封爵者印利故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
霸天下而卑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放逐義帝所過無不殘
滅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及其道任
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勝以義兵從
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為將將秦子弟數年欺其眾
降諸侯至新安項王挾詐盡坑之唯邯鄲得脫秦父兄怨此
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入關秋毫無所犯除秦苛法秦民無不
欲得大王王秦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王
大喜自以為得信脫 合天下古今人心風俗形勢而論之者
謂之大計即謂之大將若攻一城臨一陣則其餘技耳辨將才
者當於此得之

漢王與項王戰於睢水兵大敗太公及呂后俱被擄用謂張良

曰吾欲捐關以東棄之誰可與其功者張良曰九江王布楚最將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主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此韓敗為功之策也

韓信以兵數萬擄魏王豹取夏悅張全遂東擊趙趙王請廣武君李左車畫計左車曰韓信佐以張耳乘勝遠關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饋糧士有饑色然後糞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執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糧食必在後顧假臣奇兵三萬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之戰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麾下否則必為二子所擒矣成安君常自稱義兵不用奇謀說計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廣武君策大喜乃敗引兵東下未至井陘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輕騎二千入持一赤幟從間道望趙壁進誠曰趙軍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令裨將傅餐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伴應曰若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為陣趙軍望見大笑平旦信連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與張耳佯敗走水上軍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遂馳入趙壁皆拔趙幟立漢旗趙軍已不能得信耳還歸壁望皆漢幟見而大驚兵亂逃走漢兵夾擊大破趙軍斬成安君泝水上擒趙王歇諸將

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令某等背水陣以勝何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云臨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素樹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予之生地皆走寧得而用之手諸將皆服信募生得廣武君者予千金有縛致麾下者解其縛東向坐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若何而有功廣武君曰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亡國之夫不可以圍存信曰百里奚去虞而虞亡至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知於秦也用與不用故耳向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擒矣廣武君曰智者于慮必有一失愚者于慮必有一得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將軍擄魏王豹誅成安君威振天下然欲舉疲敝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不得攻之不拔今為將軍計莫如按甲休兵鎮撫趙民遣辨士奉咫尺之燕書必聽從燕若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能為齊計矣韓信從其策燕從風而靡若不背水為陣則趙兵安致之來哉故拔幟為奇背水亦奇也

漢王在滎陽被項王圍急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捐數萬斤金行反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疑忌信讒必內相誅殺因舉兵攻之破楚必矣漢王曰善乃出黃金四萬斤恣平所為不問出入平多以金縱反間於楚宣言鍾離

昧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而分
王其地項王果不信鍾離昧等時有項王使至漢陳平使為太
宰具舉進遂問亞父起居甚殷使曰吾非亞父使乃楚使也平
若佯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更以亞草具進
楚使歸具以報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項王不
聽增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請骸骨歸未至彭城
發背疽死 凡用間者必取情理之似而後可以詐人時英布
彭越張耳韓信皆楚臣也而漢封之為王而項王之於有功當
封爵者吝不能予故陳平裂地而王之間得行
韓信已定臨淄遂東追齊王圍高密項王使龍且將兵據齊且
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寄身於瀾母無資身之策受辱
於膝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與信夾濰水而陣信被令人
為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且喜
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過河上流決壅囊水大至且軍大半不
得渡即急擊殺龍且盡定齊地 我之坦然而往者即使彼坦
然而來也否則半渡而擊豈非兵法所忌
漢高帝誅韓信醢彭越英布大恐舉兵反上召諸將問計皆曰
聖子何能為乎汝陰候滕公召故楚令尹薛公問之令尹曰是
固當反韓信彭越英布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
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上召薛公問之對曰使布出於上計山

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
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謂上計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
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
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
計東取吳西取下滎歸重於越居長沙陛下安枕而卧漢無事
矣上曰是計安出對曰出下計布故驪山之徒也致萬乘之主
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後布之敗卒
如薛公言 上中下三計薛公詳言之矣然又不知其所謂請
得而再詳焉夫漢唐取咸陽明祖取金陵皆一舉而扼天下之
大勢者上計也漢時天下大定已不得扼扼拑拑而有之矣擇
一形勢聯屬山河險固得與漢抗者便為上計蓋吳楚則江漢
為固齊魯則河海為險漢兵雖多鞭長不及馬腹豈能朝發而
夕至乎且漢南攻則布東進漢東征則布南起亦有擊首尾應
之慮故曰山東非漢之有也凡舉寇利守而不利戰利主而不
利客布以吳楚為本而即進據韓魏是戰也客也兵出一途而
無首尾聯屬之應也是亦敗多而勝少矣况專居下流乎且齊
魯項王封邑曾經韓信拊循田橫得士必有聞風而響應者傳
檄燕趙亦立六國之意也
漢景帝時七國反周亞夫為將言於上曰楚軍剽輕難與爭鋒
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乘傳將會兵滎

陽發至滄上趙涉進說亞夫曰吳王知將軍且行必置人於敵
池之間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
直入武庫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亞夫如其計至洛
陽喜曰今吾據滎陽以東無足憂者使使搜報澠間果得吳伏
兵吳攻梁急亞夫堅壁不出使輕騎出淮泗口絕吳楚兵後塞
其餉道吳糧絕卒饑數挑戰終不出亞夫軍中夜驚內相攻擊
擾亂至帳下亞夫坐卧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取亞夫使
備西北已而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饑死乃引去亞夫
追擊大破之

漢宣帝時渤海盜賊起上拜冀逐為太守召見問何以治渤海
思盜賊對曰海濱遐遠不沾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
使陛下赤子弄兵於潢池中耳今使臣勝之耶將安之耶上曰
選用賢良固欲安之耶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絲不可急也惟緩
之然後可治願丞相御史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
許焉加賜黃金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迎遂皆
遣還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
民吏毋得尚持兵者乃為賊遂單車獨行至府盜賊聞遂教令
即持鮮散賣劔買牛渤海悉平

王莽時長安有稱漢成子子與者莽殺之莽不兵起成謂創氏
復與邯鄲卜者王郎詐稱真子與百姓多信之王郎為天子趙

國以北遼東以西皆望風響應時大司馬劉秀至薊城中擾亂
秀趣駕而出至南宮遇大風引車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
熱火秀對灶燎衣馮異復進麥飯馳赴信都時郡國皆降王郎
獨信都太守任光不從從光聞秀至大喜形亦
自和戎來會謀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護送西還長安邳彤曰吏
民思漢久矣王郎假名因勢驅集烏合之眾遂振振趙之地無
有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
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秀乃
止任光發傍縣得精兵四十人眾稍合至萬人移檄還郡兵擊
王郎郡縣還復響應 先武若因二郡之兵建入關之策此所
謂委成業而臨不測者也使不有邳彤之廷對安得有東漢乎
此彤之雄傑孟堅所以贊其一言與邦東坡所以稱為漢之元
臣也

漢更始時銅馬鐵腰尤來大槍上江青犢富平獲索等盜賊各
領部曲眾合數百萬人所在劫掠蕭王秀擊銅馬於鄆吳漢將
突騎來會清陽士馬甚盛銅馬食盡夜遁蕭王追擊於館陶悉
破降之封其渠帥為列侯諸將未能信賊降者亦不自安王知
其意敕令降者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
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效死乎由是皆降悉以降人
分配諸將眾遂數十萬故關西號秀為銅馬帝 曹孟德破黃

巾於青州而即以青州兵虎據中原唐太宗取咸陽曰關西
起之將不可不早招懷也有志天下者大約以得人為急務
漢蕭王以河內險欲擇諸將守河內者而難其人問於鄧禹禹
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禦眾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
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蕭王謂恂曰昔高祖留蕭何守關中吾
專公以河內當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渡亦
不獨漢高為然唐宋以下皆用之未有無本而進戰退守能與
天下爭鋒者也

漢賈復擊召陵新息平之復部將殺人於潁川潁川太守寇恂
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戮之於市復以為
恥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為其所陷今見恂
必手劔之恂知其謀不與相見恂仲子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劔
待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蘭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
廉頗者為國也乃教屬縣咸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
皆兼兩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皆
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賈復先在
坐欲起相迎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闘今日朕分之於是
並坐杜徵遂共車而出結友而去 為大臣者有成又須有量
為人君者雖權能刑責又必和衷群臣否則恩威不立而內先
乖戾矣何能克濟大業

漢鄧禹在關西糧乏戰不利成名損於先時歸附者日益離散
赤眉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眾禹不能定帝遣偏將軍馮
異代之車駕送至河南敕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
眉岑彭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將軍奉辭討諸不軌營堡降
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復聚
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
擄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教無為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
而西所至布威信群盜多降 周頌曰敷時輝思我祖惟求定
先武其庶幾乎此所以不數載而成帝業也

漢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
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少出兵救之賊見勢弱遂悉眾攻
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既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
復識別眾遂驚潰追擊大破之於浹底降男女八萬人帝降翼
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輅終能奮翼過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
桑榆方論功賞以答大勲赤眉餘眾東向宜陽帝親勒六軍嚴
陣以待之赤眉忽過大軍不知所謂乃遣劉歆乞降曰盆子將
百萬眾降陛下將何以待之帝曰待之以不死耳盆子及丞相
徐宣以下三十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時赤眉高十餘萬
人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相齊內存矯悍賒望之意帝令
縣厨皆賜以食令勒兵還陣較決勝負示以不強臣服之誠

眾皆拜伏帝即隨宜遣散之於銅馬則藉其兵於赤眉則散其眾其時則宜然也然其所以處之者皆有開誠布公隨時變之意否則藉之未必藉散之亦未必散也

更始末公孫述即帝位於成都隗囂使馮援往觀援素與述同里聞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或陳陞銜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援製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僚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纛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雖

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圍成敗反修飾遺幅如偶人形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固解歸謂囂曰子陽并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冀乃使援奉書雖陽援初到帝在宣德殿南廡下袒情坐迎笑謂援曰卿遊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慚

援頓首辭謝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耳臣與公孫述同里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我而後進臣臣今遠來何知非刺客奸人而陛下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願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

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

先武帝王喬也而簡易若此公孫述崛起將也又與故人相見乃矯飾如彼一與一廢於是卜兵國大事者甚無若并底蛙木

偶人如馬援所譏也

漢安帝時朝歌賊寧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州郡不能禁即隔惡虞謂以謂為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謂笑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過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及到官設三科以募壯士自掾吏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為

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產者為下得百餘人謂為饗會悉實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

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彰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擒之賊由是駭散或稱神明鄧太后聞虞謂有將帥之畧以為武都太守羗眾數千遮謂於陳倉峭谷謂即停車不進而宣言

上書請兵羗聞之乃分抄傍縣謂因其兵散日夜進迫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灶日增倍之羗不敢逼武問曰孫臏滅灶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行二百里何也

謂曰羗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羗見吾灶日增必謂郡兵來迎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可同也

漢順帝時御史張綱劾奏大將軍梁冀不法十五事冀惡之時廣陵賊張嬰冠亂楊徐間積十餘年二千石不能制冀以綱為

廣陵太守前太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任既到徑詣嬰壘門嬰大驚遽走閉壘綱於門外罷遣吏兵獨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見綱至誠乃出拜謁延至上坐綱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恨相聚二千石信有

罪矣然為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思以爵祿相崇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爾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其不可久也但以喘息須臾問爾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乃賜還營明日率所部萬餘人歸降梁冀之害張綱與鄧騭之害虞詡同也一則以德而服叛一則以才而抄賊各有攸當不相甲乙漢獻帝時楊奉韓暹奉車駕至雒陽宮室燒盡百官披荆棘依墻壁問曹操在許謀迎天子眾以為山東未定苟或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為義帝發喪而天下歸心自天子蒙塵將軍首倡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今鑿駕旋軫東京蒸蕪義士有存本之思兆民懷感舊之誠苟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東至公以服天下大畧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為乃將兵赴雒陽因移駕幸許以成篡逆之謀漢自平中以來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無終歲之計飢則寇畧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葦民多食州里蕭條羽林監策祇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祇為屯田都尉以騎都尉任俊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

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庫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併羣雄屯田與三倉法並行可也曹操攻劉備於樊城備南迫眾十餘萬人輜重數千輛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備曰宜速行保江陵備曰夫濟大事者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備據之乃釋輜重用輕騎追趕一晝夜行三百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備乃棄妻子走劉琮舉荊州降操乃進軍江陵次江上遣孫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眾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赤羣下莫不響應失色長史張昭等曰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已得荊州長江之險則與我共之矣不如迎之魯肅密言於權曰向察眾人之議專欲誤將不足以圖大事願早定大計時周瑜在番陽肅勸權招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托名漢相實漢賊也將軍劉據江東兵精用足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請為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今又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瑜請得精兵五萬人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此天以君授孤也因

板切斫葉曰諸將更有放復言迎操者與此案同周備瑜背曰公瑾言此甚合孤心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特發人眾為卿後援遂以周瑜程普為左右督將兵與備併力逆曹以魯肅為贊軍校尉助畫方畧劉備在樊口日遣羅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乃乘單舸往見瑜問曰今拒曹公深為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眾已有疾疫使蔣幹來說周瑜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公作說客耶其詞和而斷使人引幹觀軍資器仗說言兩國爭鋒不得擅歸告曹公以虛實待破曹公相見於出營外德山間有讀書聲視之乃龐統也統曰周瑜指日休矣幹問以故言固其不納忠言而妄拒曹公也幹遂龐統渡江統遂因蔣幹見操操告以軍士疾疫之患統曰北人不慣乘船因而致疾若船艦連續首尾相接則牢固無風濤怒浪之虞便如陸地一般操善之統告辭以不使周瑜知覺為言約破瑜後相見統遂還先是操使劉表水軍舊將蔡瑁降瑜覺焉周厚遇之以為反問乃陰使大將黃蓋妄言迎操為得計拒操為失策瑜詐怒斬蓋諸將告免重責八十令其將功贖罪蓋遂以降操之意告蔡瑁瑁遂以書遺操言黃蓋怨望周瑜欲以糧船來降降時東南風急蓋將取便至也時東南風忽起瑜臨發斬蔡瑁蔡

旗令蓋取荻束街制艦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以十艦最大者在岸上營落人馬燒溺死者甚眾瑜等率輕騎繼其後擂鼓大進北軍大潰操引兵從華谷道奔走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以饑疫死者太半操乃留曹仁徐晃守江陵引軍北還瑜乃渡江北岸與曹仁相拒孔明佐劉備因而跨荆取益 曹操者征伐之兵也孫權者備禦之固也語云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則操之征伐者其常權之備禦者亦其常也獨怪劉備以蚌鹬之成敗建鼎足之形勢則孔明之將畧過人遠矣

晉世祖太康元年正月杜預向江陵王渾出橫江攻吳鎮戍所向皆克吳人於江噴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鏈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艦潘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為人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鏈執着筏而去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鐵鏈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 是果晉人之善吳人之不善與曰非也晉人作筏治炬而草人以疑之吳人置鐵橫鎖而無人以守之故耳若使善水精兵知筏鎖所在飛舸遊擊江中將筏與炬乘水勢牽之南岸或取之以修戰守之具或亦以鐵鎖繫之

則不獨錐鎖可拒戰艦即筏炬亦可拒戰艦豈得因敗而遂謂其匪術也哉推斯術也如度溪河渡口為敵人必由之路鐵蒺藜絆馬索暗置其中或縱橫掘大坑坎於內傍近伏兵以待可以得志冬則打冰使薄下置鐵蒺藜等物亦可以得志如於陡峻坡坂為敵人必至之路注水成冰置土其上傍近伏兵以待亦可以得志或當木落之時林間要路掘坑其下填樹葉於上傍近伏兵守之亦可以得志觸類傍通莫可窮極顧人用之何如耳如劉黑闥圍羅成於相州知城內缺糧因天雪鑿坑填雪其內薄圍放之遭陷迺獲羅成者此物此志也

陳永嘉論晉元帝曰自古爭天下者常易收天下者常難唐人亦有言神堯以一旅取天下而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嗟夫是亦其勢然也夫以匹夫而爭天下與失天下而收之者其勢甚不相若也凡人之情輕於用人之所有重於用己之所愛輕則勇重則怯此爭天下與收天下之所以異也昔漢高帝資三尺之劍五載而成帝業何其銳也蓋高帝崛起豈沛之微無寸土為之階兵秦兵也粟秦粟也城邑秦之城邑也驅非己之民食非己之粟而收非己之城邑故得肆意而為之降數十郡而喪之不恨也捐數千里以授三將不惜也睢水之圍滎陽之脫瀆於死而不哀也以匹夫而爭天下其卒而集則帝王不幸而不集吾如彼何哉高帝亦不得不勇為之矣晉元之南渡也撫江

都之威兼吳會之饒亦足以奮矣而沒齒不能復侵疆之咫尺者非他也其心愛夫一隅之可以自託惴惴然惟恐其用之而併失之也故曰是亦其勢然也三代之後中興之功莫易於先武蓋先武非獨能也蓋其勢亦高祖之道而先武亦以高帝之道用之也

昔後趙石勒不學使諸生讀漢書聽之聞鄙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聞留侯諫曰賴有此耳夫同一立六國後也在陳勝不立而敗在范增立之而霸在漢高不立而又得頓何殊也非頓殊也陳勝不立則寡黨故敗范增立之則與眾故霸漢高不立則眾且專故王謀天下者斟酌時勢稱量古今類如此

晉北海王猛少好學惻懷有大志不屑細務人皆輕之猛悠然自得隱居華陰聞桓溫入關披褐見之捫虱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將銳兵十萬為百姓除殘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瀟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嘿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此也乃署為軍諮祭酒後溫去而猛不果從越三年因呂婆樓之薦見秦王符堅堅悅以玄德遇孔明自方初為尚書繼為丞相堅拱於上百官總已於下軍國內外之事無不由之猛則明清肅善惡者白舉異才修廢職放出尸素

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由是國富
兵強秦國大治孟子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
賢者之有益於人國也如此 由後觀之猛固賢矣何以見其
賢也不必觀之於其後也去北海而居華陰者知長安有興王
之勢也捫虱而談旁若無人者知之深故言之熟學成於己故
忘勢於人也使溫遇以國士寄之心替則猛將說之曰與其要
君孰若克敵與其鼠竊荆楊自甘跋扈之臣孰若虎踞秦雍威
建霸王之業乎則猛之見也何心去也又何心哉惜溫不足以
語此而聖之賢亦因可見矣

晉桓溫帥步騎五萬伐燕時慕容恪已死諸將不能抗燕王悼
乃求救於秦王猛密言於聖曰燕雖強大慕容評非溫敵也若
溫舉山東進屯洛邑收燕冀之兵引并豫之衆觀兵濟澠則陞
下大事去矣今不如與燕合兵以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乘
其敵而取之不亦善乎聖從焉遣洛州刺史鄧羗帥步騎二萬
救燕溫數戰不利糧儲復竭又聞秦兵將至乃焚舟棄輜重鎧
仗由陸道奔還燕吳王垂人傑也自帥八千騎追之及溫於襄
邑大破之斬首三萬級秦將苟池亦邀擊溫於燕又破之死者
復以萬計溫威頓挫銳氣沮喪後燕慕容垂亦因內難奔秦越
一年秦邊有燕而猛之言驗矣是取燕不在取燕之日而預其
謀於敗溫之中也否則燕雖可取而溫必伺間而起收漁人之

利矣秦敢輕動手猛之計誠神矣哉

秦王聖會羣臣於太極殿議曰自吾承業垂三十載四方畧定
獨東南一隅未露王化今畧計吾士卒可得九十七萬吾欲自
將以討之何如權翼曰晉雖微弱未有大忌謝安桓冲皆江表
偉人君臣輯睦未可圖也石越曰今福德在吳代之必有天殃
且彼據長江之勝民為之用殆未可伐也聖曰今以吾之衆投
鞭於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且孫室道旁無時可成吾
富內斷於心耳陽平公融曰今代晉有三難天道不順一也晉
國無釁二也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三也晉未可滅昭然
甚明勞師大舉恐無完全之功且臣之所憂不止於此陛下寵
育鮮卑羗羯布滿畿甸此屬皆我之深讐太子獨與弱卒數萬
自守京師臣懼有不虞之變生於腹心肘腋不可恤也王景畧
一特豪傑陛下嘗比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漢之言乎聖不
聽下詔大舉入寇遣陽平公融督後將軍張蚝冠軍將軍慕容
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為前鋒以兗州刺史姚萇為龍驤將軍慕容
容楷慕容紹言於慕容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
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孰能成之聖發長安兵卒六十餘萬騎
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晉以謝石謝玄率衆八萬拒之
陽平公融克壽陽將軍梁成等帥衆五萬屯於洛澗柵淮以遏
東兵謝石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慄不敢進融於壽陽

遣尚書朱序來說謝石等使降序私為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為敵今來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逐破也石玄等從序言遣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為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又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爭越淮水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楊州刺史王顯等盡收其器械軍資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秦王聖與楊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草木皆以為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勁敵何為弱也憮然始有懼意秦兵逼肥水而陳晉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陽平公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過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却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逼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聖曰但引兵少却半渡擊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為然麾兵使却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故一退不可復止謝玄等引兵渡水即擊之融馳騎畧陳欲以帥退者返旆馬倒為晉兵所殺秦兵逐潰玄等乘勝追擊至於青岡秦兵大敗死者蔽野塞川走者聞風聲憊淚皆以為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十喪七八朱序與張天錫皆奔苻堅中流矢單騎走慕容垂二萬人獨全後姚萇乘敗起兵自稱後秦王秦兵之敗也秦王之驕於天道之違順詳議之不洽慕容垂姚萇朱序之倒戈固矣然陽

平公融亦非知兵者也兵法貴進忌退豈有敵人而我乃麾之使退乎即退也書云不愆於五步乃止齊馬漫今之退何所底止乎且治衆與治寡不同旗鼓一移衆志驚駭亦烏知其欲半渡而擊乎此秦兵之所以敗也若謝玄者雖得朱序為之內應亦可機敏有勇者矣

劉宋時魏奚斤與夏平原公赫連定相持於長安魏主欲乘虛伐統萬統萬者夏都城根本處也以輕騎三萬倍道先行夏王將步騎三萬出城魏主分騎為左右隊以倚之夏衆大潰夏王不及入城遂奔上邽統萬長安魏兩取焉孫子所謂攻其所必救者類如此

宋檀道濟伐魏進至濟上前後與魏三十餘戰道濟多捷軍至厯城魏叔孫建等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草穀道濟食盡引還軍士有亡降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衆心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未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道濟資糧有餘以降者為妄斬之道濟全軍而返矣燒草穀清野之說也魏之計得矣唱籌量沙不幾五少未壞乎後有效者師其意可也想當日食亦未必盡遭

隋主問取陳之策於高穎對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足以廢其農特彼既聚兵我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為常後更集兵

彼必不信猶預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勇氣百倍又江南土
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地害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
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隋主用其策陳人怡困
按穎疑兵之計可為縱火焚屋則不仁甚矣且孫子曰因糧
於敵亦與兵政不合

隋煬帝十一年八月巡北塞突厥始畢可汗帥騎數十萬謀殺
乘輿急攻鴈門詔天下守令募兵競來赴難李世界年十六應
募隸屯衛將軍雲定興說定興曰始畢敢舉兵國天子必謂我
倉猝不能赴援故也宜畫則引旌旗數十里不絕夜則鉦鼓相
應彼必謂援兵大至望風遁去定興從之諸郡援兵亦至九月

始畢解圍去

李密說翟讓曰洛口倉多積粟將軍若親帥大軍徑行掩襲發
粟以賑窮乏遠近孰不歸附百萬之眾一朝可集遂將精兵七
千人襲回洛倉破之開倉恣民所取襁負道路相屬於是推密
為主號魏公

劉文静說世民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圖逼東都群盜殆以
數萬當此之際有真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
姓皆避盜入城文靖為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集可得十萬
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
魏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曰君言正合吾意後終

如文靖言

昔唐公李淵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強欲為盟主使祖君彥復
書曰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殪商辛於牧野
豈不盛哉且欲淵帥步騎數千自至河內而結盟普淵得書嘆
曰密妄自尊大非折簡可致吾方有事關中若遂絕之乃是更
生一敵也不如卑辭推獎以驕其志使為我塞成皋之險綴東
都之兵我得專意西征候關中平定據險養威徐觀蚌蝸之勢
以收漁人之功未為晚也乃使溫大雅復書曰天生蒸民必有
司牧當今為牧非子而誰老夫年踰知命顧不及此欣戴大弟
舉鱗附翼唯望早膺國籙以寧兆民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附
於唐斯榮足矣殪高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未敢
開命汾晉左右高須安輯盟澤之會未暇卜期密得書甚喜以
示將佐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自是信使往來不絕噫
約與國卑而驕者兩得之矣

唐公西征兩久不止淵軍中乏糧劉文静未返武偉突厥與劉
周乘虛入晉陽淵召將佐議北伐裴寂等皆以為不如還救根
本更圖後舉世民曰今未敢被野何憂之糧老生輕躁一戰可
擒李密顧慮倉粟未遠遠畧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
雖達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本與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
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

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為賊耳何以自全淵不聽促令引發世
民將復入諫會日暮淵已寢世民不得入號哭於外聲聞帳中
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前則克退後則散於前敵承
於死亡無日矣淵乃悟命世民與建成分道夜追左軍復還太
原運糧亦至武周襲太原果虛乎然何以至次年而遂有元
吉棄太原奔長安之事也愚謂其得計者非在棄太原在得長
安耳有長安不可不有并州有并州不可不有長安也急之則
得緩之則不得唐世民加於人數等矣

八月兩霽淵命軍士曝鎗仗行裝趨霍邑建成世民將數千騎
至城下舉鞭指麾若將圍城之狀且詔之老生怒分道而出建

建成右師少却老生馳之世民帥鐵騎橫衝後軍斷劉弘基斬
老生遂克霍邑將數千騎者示之易犯也圍且詔之者使之
必犯也一却一進者奇正相生也世民他日謂李靖曰暗與孫

吳合

李淵欲引兵西趨長安猶豫未決裴寂曰屈突通擁大眾人馬
憑堅城固守吾捨之而去若攻長安不克退為河東所踵背腹
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後西上長安恃通為援通敗
長安必破矣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撫之
眾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
振稿葉耳若淹留自弊於聖城之下彼得成謀修備以待我却

坐費日月倘眾心離沮則大事去矣且關中蓋起之將未有所
屬不可不早招懷也屈突通自守庸耳不足為慮淵兩從之留
諸將圍河東自引兵而西京兆諸縣多遣使請降兩從之誠
是也是時王世充株守東都李恣殫嗜倉粟且一穴二兔互相
竊絆殆天相唐成事乎不然李恣嘗以智畧自矜者何碌碌猶
人不如其視晉陽者視倉粟也

唐秦王世民克薛仁果語諸將曰宗羅睺所將皆隴外之人將
驍卒悍吾特出其不意而破之斬復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
果撫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則散歸隴外折掘虛弱仁果破膽
不暇為謀此吾所以克也

唐李靖擊蕭銑自夔州順流東下特銑兵俱在江嶺之外間阻
不能遽集乃悉見兵拒戰靖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
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獲舟艦盡投之江中諸將皆曰破
敵所獲當藉其自用奈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
東拒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表裏受敵進退
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
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後果
如其言眾皆嘆服

劉武周降將尋相叛去唐將疑尉遲敏德囚之屈突通殷開山
言於世民曰敬德驍勇絕倫今既囚之心必怨望留之恐為後

患不如遂殺之世民曰不然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耶遂命釋之引入卧内賜之金曰大丈夫義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纒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已耳既而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登魏宣武陵王世充帥騎萬餘猝至圍之單雄信引樂直趨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世充兵稍却敬德翼世民出圍且更帥騎兵還戰出入世充陳往來無所碍大獲全勝世充僅以身免世民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賜金銀一篋自是寵遇日隆岷起者之兵與將大抵皆所與角力之人也不如是大度恢宏推心置腹安能鼓舞英雄而致其死力乎漢高之處英布无武之處盆子宋祖之處郭進一揆也

唐太宗大宴群臣同州刺史尉遲敬德預宴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何功在我上上任城王道宗攻其下諭解之敬德拳歐道宗目幾眇上不憚而罷謂敬德曰朕見漢高誅滅功臣意常尤之故欲與卿等共保富貴令子孫不絕然卿居官數犯法乃知韓彭黷醜非高祖之過也國家綱紀唯實與罰非分之恩不可數得勉自修飾無道後悔敬德由是始懼而自戢常熟丁奉曰帝之責之也共保富貴之語何其息之深而韓彭黷醜之言何其威之烈也恩威交濟甚得御將之道

唐太宗代高麗進軍白巖城大將軍李思摩中弩矢上親為之

吮血將士聞之莫不感動

唐時突厥入寇天久淋而世民謂諸將曰彼所恃者弓矢耳今積而猶時筋角俱解弓不可用如飛鳥之折翼吾居火食刀梁犀利以逸待勞此而不乘將復何待乃潛師夜出冒雨而進突厥大驚乃相與議和

安祿山將令狐潮圍張巡於雍丘相守四十餘日朝廷聲聞不通潮聞玄宗已幸蜀乃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巡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天盡巡束素為人千餘被以黑衣夜

縫城下得矢數十萬其後夜復絕城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敗焚壘而逃天子播遷之日眾心疑賊之秋乃有將領欲叛肆言惑眾不斬則變疾斬亦變善哉悲像以作其志誅遂以一其志蓋做北軍左袒之意而用之尤善者也後雷萬春而中六矢而不動羅在孤鼠而無叛實植與于此

尹子奇益兵圍睢陽甚急張巡于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連旦做備既明巡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甲休兵巡與將軍南霁雲即將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騎騎突出直衝賊營至于奇麾下營中大亂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乃刻蒿為矢中者皆為天盡

走曰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喪其左目幾獲之子奇乃收軍還
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陳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或問其故則
曰今與賊戰實合為散變態不常數少之則勢有異同臨機應
猝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變者也故吾
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
為戰不亦可乎 按此法在城守可耳在聽明絕人之張雅勝
可耳若統兵數十萬出征數百里其不謂之失律者幾希誠哉
兵之變也為將者亦不可不識此意 按史記張巡兵萬人城
中居民亦且數萬人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
唐僕固懷恩肅代時中興功臣也所在力戰一門死王事者四
十六人女嫁絕域說輸回紀再收兩京平定河南功無與比至
代宗廣德三年反君臣兩有過焉上謂郭子儀曰懷恩父子習
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與朕鎮撫河東汾
上之帥必不為變乃以子儀為朔方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使
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為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僕
固圜圍榆次旬餘不叛其將白玉焦輝率眾攻瑒殺之懷恩聞
之與麾下三百人渡河北走子儀傳瑒首詣闕屢臣入賀上條
然不悅曰朕信不及人致勳臣顛越深以為愧又何賀焉命並
懷恩母至長安給待優厚月餘以壽終其禮葬之功臣感嘆非

子儀如汾州懷恩之眾數萬志歸之咸鼓舞涕泣喜其來而悲
其死也 子儀與唐之功不在懷恩下其可哀之隙亦不比懷
恩少然始終如一表裏無二朝受命夕就道畧無纖毫介志不
獨懷恩之眾欲歸之即懷恩卒不愧之子兄代宗又善補過其
所以厚待懷恩者亦所以厚待子儀也尉繚子曰兵以道勝其
斯之謂與
唐李希烈圍襄城上發涇原諸通兵救之涇原節度使姚合言
將兵五千至京師軍士胃而米甚多携子弟而來冀得厚賜道
其家既至一無所賜發至涇水詔京兆尹王翊衛帥惟飭食菜
飯眾怒蹶而覆之因揚言曰吾輩將死于敵而食且不能安能
以做命拒白刃耶聞後林大盈二庫金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
乃環甲張旗鼓譟還赴京師 不能撫軍者類如此 唐德宗
問陸贄曰近有卑官邪建自山北來論說賊勢甚張皇察其
事情頗似窺覘今已於一所安置如是之類更有數人若不追
尋恐成奸計卿試思之如何為便乃上奏具畧曰以一人之聽
賭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奸欺復
智猶猶失道彌遠項籍納秦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
盡坑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竒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
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疎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
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奈皇嚴前雄猜而荆軻奮其陰計九武

寬容博厚而為後輸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又曰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馭區宇之意謀吞眾畧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來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致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蓋者憂於見疑著熟業者懼於不容懷及側者迫於及討剛致離叛構成禍災願陛下以覆車之轍為戒實宗社無疆之休

上又謂陸贄曰渾瑊李晟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贄以為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舍相礙否臧皆出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按陸贄論諫數十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義炳炳如丹可為後世法治安之道在其中軍旅之道亦在其中君與將皆當佩服比之章句

唐憲宗時魏博節度使田季安亮諸將立其子懷諫為副使季吉甫諫與兵討之宰相李絳以為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田氏不為屠肆則悉為俘囚矣既而懷諫幼弱軍政決於眾僮眾皆憤怒田興農入府士卒數千人大譟環與四拜興度不免乃謂眾曰汝等皆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乃遂懷諫於外監軍以聞上謂季絳

曰卿揣魏博若符契季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季絳曰不可今田興奉其土地兵眾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恩若待將士表來為請節鉞則是恩出于下非出于上將士為重朝廷為輕機會一失悔之何及上從之以興為魏博節度使賜名弘正興感恩流涕士眾無不鼓舞

前代宗時淄青節度使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贄上欲受之恐見欺卻之則無名在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軍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之一則使軍士戴恩一則使諸道聞之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己大慙服天下以為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焉孫子曰非聖智不能用制非仁義不能使制此正制以仁義而聖智行之者也南北朝侯景降梁而高澄請和其事亦類此

唐李愬擒吳元濟還軍文城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盛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皆眾人所不喻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為備矣取吳房則其眾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於小勝恤小敗先自曉矣何暇立功乎眾皆服

五代晉王克用薨其子存最嗣為晉王與諸將謀曰上靈河東

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且未溫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
立不諳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爾精兵倍道趨之出其不意破
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遂帥周德威等發晉陽
直抵夾寨壘壘焚柵謀而入梁兵大潰南走失二將校士卒以
萬計委棄資糧器械山積梁王聞之大罵嘆曰生子當如李亞
子克用為不亡矣若吾兒版犬耳

五代唐莊宗祀南郊大赦郭崇韜首獻勞軍錢十萬給唐主內
府錢山積不肯給賜曰吾晉陽自有儲積可令祖庸輩取以相
助于是軍士皆不滿意始怨恨有離心卒致嗣源之變 清順
治五年大同晏驥兵變清師之糧山西巡寧道王昌齡齎銀五
萬濟之軍士皆言道路充斥兵少不可行昌齡強之曰家丁如
韭菜割了一查又一查及行至九原驛內變被殺正與唐莊宗
事可互相發明

後周昭儀節度使李筠會北漢師伐宋遣人殺澤州刺史張福
而據其城北漢主封筠為西平王自帥兵赴筠筠見北漢主于
太平驛言受周太祖厚恩不敢愛死北漢主却與周世仇不悅
其語因使宣徽使盧贍監其軍好惡不同謀多不協遂為宋石
守信高懷德等所敗 宋太祖篡周者也周太祖篡漢者也北
漢主仇周者也李筠仇宋者也以仇宋者而使仇周者為周以
仇周者而使為周者伐宋名不正言不順事不成事前難為謀

事後難為處也故曰疑志不可以立功昔宋太祖嘗舉幽燕地
圍示趙普問進取之策普曰此圍必出曹翰太祖曰然因曰翰
可取否普曰可取孰可守太祖曰以翰守之晉曰翰死孰可伐
太祖默然良久曰卿可謂深慮矣宋之君臣謀之如此其密北
漢與筠慮之如此其疎又奚俟其敗而後決哉

宋太祖詔殿前侍衛二司各副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為上軍
而命諸州長史選所部內兵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強壯
卒定為兵樣分送諸道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由是驍悍之
士皆隸禁籍矣又懲唐以來藩鎮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
更代法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佚自是將不得專其兵士
卒不至於驕惰皆趙普之謀也 普之謀為以善哉兵在內則
築兵在外則叛不內不外而又寓激勵軍士之權居重馭輕之
勢故善

宋李漢超為關南北兵馬都監民有訟其強娶己女為妾及管
民錢不償者太祖召謂曰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又問漢超未
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耶對曰無也太
祖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為之妾不猶愈為農婦乎漢超不在
關南汝家尚能保其貨財耶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生
還其女并所貸錢朕姑寬汝勿復為也不足于用何不以告朕
耶漢超感泣由是孟修政理吏民受之

宋郭進為西山巡檢使威令嚴肅太祖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
誣奉法我猶苦汝郭進殺汝妾嘗有軍校自西山詣汴誣訟進
不法事者太祖預知其情遂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侵進語其人
曰汝敢論我信有胆氣今貫汝罪若能掩敵兵當即薦汝如
敗可自投河東其人果踴躍赴戰大克獲進聞允遷其職太
祖從之太祖之將將者固奇而郭進之將兵者亦奇因罪曹
勇轉禍為福雖一時權宜亦具深長遠慮李漢超亦若是
宋太祖時南唐池州人樊若水屢舉進士不第因謀歸亦乃釣
魚米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絙維南岸疾掉抵北岸以度江之廣
狹因詣關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師帝然之遣石
全振往荆湖造黃黑龍船數十艘又以大艦載竹絙自荆渚而
下議者以為自古未有作浮梁渡江者帝不聽推若水石贊善
大夫及師南下以若水為師導試舟於石牌口遂移置米石不
差尺寸大軍渡江若履平地與唐師遇輒敗之
宋太宗登兵取契丹諸將陛辭帝謂曰潘美但先趨雲朔卿等
以十萬眾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彼則大兵至必
恐眾散范陽不暇援山後矣及樹等乘勝而前所至克復兵勢
大振每奏書聞帝訝其進軍之速樹既次涿契丹南京留守耶
律休哥以兵少不敢出戰夜則令輕騎掠其軍弱以脇餘眾書
則以精銳張勢設伏林莽以絕宋糧道樹居涿旬日以食盡退

師雄州以援糧餉帝聞之大駭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援
尚糧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樹勿前引師自滑河與米信會
時樹部下諸將聞美果進建功而已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
議蜂起樹不得已乃表糧與米信復趨涿州休哥聞之以輕兵
薄宋師伺其蓐食則擊離伍單出者且戰且却由是宋師自敗
不服結方陣墜地兩邊而行軍渴乏井澆淖而飲凡四日始得
至涿時方炎暑士卒困乏糧又將盡會契丹主與其太后自馳
羅口東將大兵應援賜休哥控飲竹窠印以督將士而自攻涿
州復之樹信失勢休哥因出大兵逐戰于歧溝樹未師敗績棄
戈甲如丘山契丹之有幽燕也久矣其根深蒂固矣况聖宗
為賢主休哥為良將乎一旦欲驅而逐之必經以歲年儲積糧
餉得一步則守一步得一尺則守一尺反客為主石攻左取右
其奔命不暇大國攻小國之道理固有不易者乃欲速見小微
幸從事未有不敗者也太宗得之矣曹彬失之矣
宋張齊賢守代州契丹兵自湖口來薄城神衛都校馬正樂之
眾寡不敵副部署盧漢贊畏懦保堡自固齊賢遣使期潘美以
并師來會戰使為契丹兵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栢井得
密詔不許出戰已還州矣齊賢曰彼知美之來而不知美之去
乃閉美使選精兵二千出正之右誓眾感慨無不一當百契丹
兵少却復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肩距州西南三十里列

熾然契丹兵進見火光中旗幟意謂奔師至駭而北走齊賢
先伏步卒二千于土鎗岩掩擊大破之 張齊賢其善形者乎
雖古之良將何以過宋開契丹兵至遣李繼隆發真定兵萬餘
護送程颺超威虜耶律休哥聞之帥精騎數萬邀諸途北面緣
邊都巡檢使尹繼倫適領兵巡路遇之休哥不顧而南繼倫曰
敵蔑視我耳彼南出捷還則乘勝驅我北去不捷亦且洩怒于
我將無遺類矣為今日計莫若奉甲啣枚以躡之彼銳氣前趨
不虞我之後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為忠義眾皆
憤激從命繼倫秣馬俟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唐
州徐河天木明休哥去隆兵四五里會合詔將戰隆方列陣于
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契丹一大將眾皆驚潰休哥方食失
箸為短兵中其臂創甚乘善馬先遁餘眾引去當相謂曰當避
黑面大王 人謂尹繼倫之致死乎否則謂繼倫之善求生也
何也惟踵敵與李繼隆兵近雖敗當不至死
宋宗澤為東京留守時金兵充斥盜賊蜂起有王善者河東巨
寇也擁眾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
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
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効力遂解甲降又有楊
進號沒舟牛丁進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推眾各數萬澤遣善
言者諭以禍福志皆降之人馬眾咸軍成大振 與郭子儀單

騎見圓統者同一投然王善必躬詣而楊進等則遣人諭之蓋
善既降則進等有不歸不歸之勢此澤之權宜其間也
宋岳飛犯法將刑宗澤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
澤以五百騎投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澤飛為統制
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
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
其言飛由此知名後招撫使張所謂之曰爾能敵幾何飛曰勇
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樂茂茂柴以敗荆莫教采樵以致絞皆
謀定也所製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補飛武經郎
宋李綱奏疏謂步兵不足以勝騎騎兵不足以勝車請以車制
頑京東西路製造而教閱之具法用靖康間統制官張行中所
創兩竿雙輪文設皮離以捍矢石下設鉄裙以衛人足長兵禦
人短兵禦馬傍施鉄索行則布以為陣止則聯以為營每車用
卒二十有一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餘執軍器
夾車之兩傍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之一為輜重及衛兵餘當
車八十乘即布方陣則四面各二十乘而輜重處中 當訪其
制 宋趙鼎言經畧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畧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
荆襄始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荆襄在顧川陝右控瀟湘而臨京
洛三國所必爭宜以為行關而屯重兵于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大計無
出乎此愚按鼎之言自南而北計也自北而南之計亦復如是設有九取襄陽而東南不可為矣

宋韓世忠得命進駐揚州手教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為遂復如揚州使統制解元守承州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以當敵騎伐木為柵自斷歸路會朝廷使魏良臣如金世忠撤炊爨給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曰抵吾鞭所向於是移軍回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對良臣至金軍中令人問宋師動息則具以所見對昂兒李聞世忠退大喜即起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趙不識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宋師遂進世忠令背寇軍士各持長斧上搃人胸下斫馬足敵披甲陷泥潭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捷不野等二百餘人

金兀朮南侵還欲濟江時宋大將韓世忠移兵鎮江以待之兀朮乃遣使通問且約戰期世忠許焉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廟下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兀朮至果有五騎趨龍王廟廟中伏兵先鼓而出獲其兩騎其三騎則振策以馳馳者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兀朮也既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妻梁氏親執棹鼓兀朮終不得濟俘獲甚衆擒兀朮之婿龍虎大王兀朮俱請盡歸所掠以假道復餽以名馬世忠終不許遂相持於黃天蕩兀朮軍江南兀朮後兵字僅太一軍江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以鐵線貫大鈎使彼者明且兀朮舟楫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緹一緹則投一舟沉之兀

木宮其見海舟來風使逆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乃募人獻破海舟之策於是開王姓者教其船中載土以平板鋪之完船板以摧漿候風息則出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且以火箭射其筓達則不攻自破矣兀朮然之刑白馬祭天遂天霽風止兀朮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而舟上皆有五緡兀朮令善射者以火箭射之五緡皆自焚煙熾蔽天世忠遂大潰然以八千人拒兀朮十萬之衆者凡四十八日 按兀朮為世忠所扼者世忠之計得也世忠為兀朮所敗者兀朮之善變也用兵者甚勿以勝而踈其謀以敗而沮其氣也

宋岳飛討水寇楊太于洞度而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軍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其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戰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順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哉欲復遣子歸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至潭州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慚而止黃佐襲周倫皆殺之飛上其功連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受王璠令無功飛紳士安使餽賊曰三日賊不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任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兵四起擊賊走會朝旨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

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雁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是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托使孤立而以王師來之八日之內可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嵩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敵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詠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遣去是夜掩賊營降其眾數萬太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為大筏塞諸港澆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造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碍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為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避矢石擊巨木撞其舟盡壞太技窮赴水死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請降眾凡二十餘萬飛親行諸岩撫諭之艘老弱歸田籍少壯為軍眾八日而使書至潭浚嘆曰兵後神算也黃誠斬楊太首袂鍾子期周倫詣邊降湖湘悉平

宋劉錡赴東京車所部王彥八字軍三萬七千人及殿司卒三千為四萬人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與將佐拾舟陸行先趨三百里至順昌城中據板東金人已降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乃與規謀欲兵入城為守禦計時八字軍以將駐于汴皆得享以行至是錡召諸將問計諸將以東京已陷全兵不可敵

也請以精銳逃老裨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為金所陷幸吾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意決矣敢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清議與錡合錡喜乃整舟沉之示無去意真家寺中積薪于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候募土人為間探于是軍士皆奮勇備戰守婦人礮刀劍特守備一無可恃錡于城上躬自督厲取車輪埋城上徹民戶扉周匝蔽之城下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租畢而全遊兵已涉潁河至城下五月壬寅全師圍城錡預于城下設伏擒敵將阿黑等二人詰之云歸將軍營自沙窩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敵頗眾既而全烏祿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而薄城錡令開諸門全兵疑不敢近先是錡傳築城牛馬垣瓦垣為門至是與許清輩蔽垣為陣全人縱矢皆自株端射著于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礮擊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棘門無不中者全人稍却復以步兵邀擊潁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時順昌圍已四日全兵益勝乃移營于李村錡遣閻充募壯士五百夜所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髮者輒殲之全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往或請街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為器如市井兒以為戲者人持一以為號直犯全營電所燭即皆奮擊于電止則匿不動敵眾大亂百人聞吹器聲即眾全人益不能測於是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元木在汴聞之即索航上馬與孔舟鄧瓊趙榮等帥十萬眾來援過淮

寧留一宿治戰其備糗糧不七日至順昌銜諸將問計或言今已
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陳規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為緩急
之用况已挫敵鋒軍聲稍振雖眾寡不敵然有進無退銜曰府公文人
猶誓死守况汝曹耶且敵營甚逼而兀木又來吾軍一動彼蹙其後則
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於國之
罪眾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予子兀木至城下責諸將喪師眾皆
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師臨城自見銜遺狀訓以書約戰兀木怒
曰劉銜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汝城直用此尖趙倒耳狀訓曰太尉
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兀
木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連明銜果為五浮橋于河上敵
由之以濟銜遣人毒頰上流及軍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于河飲者
夷其族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軍各后一部時大暑敵遠來疲敵
銜士氣閒暇晝夜不解甲銜軍皆悉休敵人馬飢渴食水草者輒
病往往因乏方神氣清涼銜按兵不動連未申時敵力疲氣索忽
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遣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
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戰入其陣刀斧亂
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乙卯兀木拔營去銜追之死者
數萬方大戰時兀木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皆重鎧甲
統鐵浮圍戴兜弁周匝縱長簷三人為伍貫以葦索每進一步即
用拒馬擁之進一步拒馬亦進一步退不可却銜兵以檣標去兜

弁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指牙馬皆金
人為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
無前至是亦為銜兵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遠以拒馬木陣少休
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飲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
已撤拒馬深入斫敵又大敗之棄屍斃馬血肉枕藉車旗中仗
積如山阜兀木所恃以為強者十損七八 按銜自致其死以
致軍人之死軍專在城則亦自致其死且藉暑雨以待天時背
城垣以乘地利竹器為號尤稱奇絕敵人焉能得其號亦安能
遮有是物神謀不測從容制勝豈幸也
全統軍胡蓋與習不祝合兵五萬屯劉家園宋吳璘請于胡世
將而擊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立疊陣法每戰以長鎗居
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
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見陣以拒
馬為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待則以鼓為節騎兩
翼以蔽于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諸將始猶竊議曰吾軍其鐵
于此乎璘曰此古來伍令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得車戰餘意無
出于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時胡蓋習不祝據
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璘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
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于山前則勝璘然之乃請戰敵皆笑
夜半璘遣姚仲王彥銜杖截坡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

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曰吾軍敗矣習不祝善謀
胡蓋善戰二將異議驛先以兵挑之胡蓋果出塵戰驛以疊法更
休迭戰士殊死鬪全師大敗 按疊陣法正兵也夜半截破城
奇兵也惟正故不敗惟奇故能勝戰于山前能而示之不能之
計亦在其中

宋李全叛攻揚州守將趙范趙葵夜議詰朝所向葵曰東向利
不如出東門范曰西出嘗不利賊必見易因以所易而圍之必勝不
如出堡塞備卒城金槍雙排為號以告范范喜謂葵曰此賊勇而
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為賊所易者
故其旗幟以易之全望見喜謂李宋二宣差曰看我師南軍官軍
見賊突圍而前亦不知其為全也范麾兵並進葵親搏戰賊軍爭
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塞其甕明全宮引數
十騎北走葵師諸將感之全趣親塘觀塘自決水後潭深數尺會
久戰晴雲塵如燥壤全騎過之皆陷潭不能自拔遂殺之 前皆
軍謀之常按淖陷一事亦可以人為者也

元速不臺攻金汴京立攻其沿濠列木柵以新草填濠頃刻平十
餘步全有火砲名震天雷用鐵錘或無以火點之砲起火發其聲
如雷其熱圍半畝已上着者鐵甲皆透元又用牛皮洞直至城下掘
城為窟閉可容人則城上不可奈何矣全以鉄索懸震天雷順城而
下至城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又有飛火鴉注藥以火發之輒前

燒十餘步人亦不敢近元人惟畏此物後竟不克因謀和退師 蟻附攻城策
之下者也然必死之寇未有不如是者亦不可不知

元伯顏用兵紀律外嚴而中不以殺為主故所至降附或請其入視降城府
藏簿帳以知金穀戶口多寡者伯顏笑曰是欲賣綠啞吾民耳乃下
令諸將士敢有暴掠及入城者論以軍法故其所過不至大擾而珍奇
未嘗一有所私元主勞賜有加 按元以北方之馬力兼中國之技巧
其神機妙算出奇制勝必有出人意表者惜史不詳載焉但稱
太祖曰深沉大器用兵如神稱世祖曰仁明英武屢立大功而已然
北人剛狠攻戰固其所長迥以不殺為主其廟算之勝孰有過于
此者乎所以開有元一代之業也余嘗詳覽元史深嘉其治尚
恤民風俗朴實即順帝亡國之君較之呂政楊廣漢獻唐僖等輩
亦有間者迥福祚不及百年蓋亦天也

元李陳友諒據湖廣欲納蘇張士誠同侵建康明太祖深患焉
時李瑄泆騰皆欲先復太平以牽制之上曰不可太平吾新築壘
濠塹深固向使彼陸地來攻必不能破乃以巨艦乘之遂謂所陷
今彼居上流順勢來攻舟師十倍于我粹難敵也或勸自將攻
之上曰此亦不可敵若以偏師殺我我欲戰彼不交鋒而以舟
師順流直趨建康半日可達吾師步騎並回百里趨戰兵法所忌
皆非良策吾有一計足以破之乃招指揮度茂才曰有事命汝能
之手茂才曰惟命上曰陳友諒欲來為寇吾欲速其來非汝不可

汝與友諒舊作書遣使偽降約為內應仍告以虛實招之遂來且分
兵三道以約其勢茂才曰語吾家有老聞者舊事友諒其書令喬以
往必信來無疑將行以其謀語善善長善長曰方以寇來為憂何為
更誘致之也上曰此策不可失也釋令不為久則患深使二寇相合吾
何以支先破此寇則不寇落矣善善長曰善遂遣閣者持書遣指友
諒營友諒甚喜問曰康公今何在日見守江東橋又問橋何如曰木
橋也乃與酒食遣還謂曰歸語康公吾即至則呼老康為魏閣者
歸具以告上善曰寇落吾殺中英乃命善善長撤江東橋易以鉄石通宵
治完發兵四出埋伏設黃赤二幟于獅子山戎寇至則舉赤幟舉黃
幟則伏發令諸將皆嚴師以待是夕友諒還以舟師衝江東橋見
險皆鉄石乃驚疑連呼老康無應之者始知閣者之謀即與其弟魏
五王者帥舟千餘向龍江先遣萬人登岸立柵其勢甚銳上令舉亦幟
諸軍競前柵黃幟舉伏兵四起友諒師大潰生擒七十餘人殺溺死
者無算其將張志雄梁鉉俞國興皆降獲巨艦名混江龍塞斷江
撞倒山江海鱉者百餘艘友諒乘別舟脫走追至采石復大敗之
遂復太平 按此即周瑜令黃蓋詐曹公之計也然瑜必以苦肉而
後行之諒則無故而即信之噫愚矣
元季明太祖與陳友諒大戰于鄱陽湖湖水有淺處舟難迴旋不利
進退遂入江被友諒上流駐南湖嘴水陸結營列柵于江南北岸置火
舟火筏于中流或嚴以候敵舟不敢出困二十七日種且盡計窮冒死

突出統江下流欲由蕪江通回上廬諸軍追擊復以火舟火筏衝之
友諒帥大潰中流矢貫臂及顛而死 所謂先處戰地我欲戰敵雖
高壘深溝不恃不與我戰者此類是也
明徐達既定燕京與諸將謀取太原曰聞擴廓帖木兒以元主命率
師出太原取道保安經居庸關以攻北平孫都督總六衛之師足以
鎮禦我與爾等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則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兵
法所謂扼吭搥虛者也若彼還救太原則已為我牽制進退失利必
成擒矣皆曰善遂引兵徑進擴廓帖木兒聞之果還兵鋒甚銳萬
騎突出傅友德薛顯率敢死士數千騎衝却之敵軍于城西指揮
郭英德高望之謂常遇春曰彼兵多而不整營大而無備請夜劫
之遇春然其計與徐達謀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兵未至何以能戰英
若遣精騎夜如其營其眾可亂主將可縛也達從之會擴廓部將
豁鼻馬潛使人約降且請為內應達大喜遂乘夜襲之先遣五十
騎伏城東十里以舉火鳴砲為號至夜郭英率十餘騎潛入其營
舉火鳴砲伏兵亦舉火鳴砲遇春等引兵繼至鼓譟之聲相接敵
軍大亂自相殺戮擴廓聞變不知所出急踰怯後乘驕馬從十八
騎遁去遂克太原 按潛兵襲人城池未得敵師還救步兵不集
營壘空虛表裏受敵危道也而乃賈勇劫營伺間制勝則轉敗
以為功矣兵法云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明燕王靖難兵起宋忠守居庸關誑其將士云爾等家在北平

城中皆為燕府所殺委屍積滿道路宜為執仇將士聞之或信或否王乃令其家人張其舊用旗幟為先鋒眾進賊旗幟又識其父子兄弟無恙相呼應皆喜曰我家固安遠多降者忠帥餘眾會皇列陣未成王麾師渡河鼓譟直衝其陣忠大敗奔入城燕師乘之而入遂克后庸 兵機也宋忠之用機也以死燕王之用機也以生方憂其死而忽予以生以生之機奪死之機而死之機反有以濟生之機矣故用兵者貴審機明燕王靖

明燕王靖難兵起南將潘忠也英州楊松帥先鋒驍勇者九千人進據雄縣約忠為殿燕王聞之躬環甲胄帥師至涿州令軍秣馬蓐食賄時渡白溝河謂諸將曰今夕中秋彼必不備飲酒為樂此可破也遂行夜半至雄縣圍其城忠援兵不至松令軍士登城大罵燕師益憤黎明破其城松與麾下九千人皆戰死王度潘忠在英州未知城破必引眾來援諭諸將曰吾必生擒潘忠遂命掃洲領兵千餘度月樣橋伏水中各取芟草一束蒙其頭又令軍士數人伏路側望忠等接戰即舉砲既而忠等果至王進兵逆擊之路傍砲擊水中伏兵亦起捷橋忠戰敗急趨橋不得背腹受敵遂生擒忠至英州盡降其眾獲馬九千餘匹 掩其不備兵家常事不意水中亦可伏兵且以楊松釣潘忠故曰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噫亦第矣明李景隆帥師征燕王次德州收集先帥耿炳文敗亡將卒并調各路軍馬五十萬進營于河間燕王聞之呼景隆小字曰李九江青梁

監子耳寡謀而驕於色屬而中飽伎割而自用況未嘗習兵見戰陣而輒以五十萬眾付之是自坑之也趙括復見于今矣然吾在此必不敢至今頃往援永平彼知我出必來攻城固師擊之堅城在前大軍在後必成擒矣諸將曰北平兵少王曰城中之眾以戰則不足以守則有餘且世子能推誠任人足辦禦敵若全軍在城止自示弱彼得專攻非策之善兵出在外舟變隨因內外折角破敵必矣吾出非專為永平直欲誘九江來耳吳高性不能戰聞我去必走是我一舉解永平且破九江也遂行戒世子嚴為守備切勿出戰又有請守盧溝橋者王曰九江方圍深入舍此不守使彼肆志此兵法所謂利而誘之者也既而吳高聞燕王將至水平引師遁還山海燕兵追之斬首數千級遂議攻大寧先是寧王因燕王巡邊宴會相得甚歡有事成中分天下之約且大寧傾桑顏等三衛多胡人驍悍不靖而成平皆中州遠徙之眾北地苦寒日夜思歸燕王知之至是朝廷又以寧王與燕合謀創其三衛衛燕王祥為不知惟以窮處求代為陳請朝廷和辭免禍為辭寧王得書大喜燕王意遂程超大家然必道松亭關有劉貞陳亨守之關門險塞悍恐難下王曰今從劉家口徑取大家不數日可達大家兵急聚松亭關其家當在城老弱者居守師至不日可拔城破之日撫兵將士家當則松亭關之眾不降則潰然守大寧者四人都督劉貞陳亨都指揮卜萬朱鑑貞性兵悍不然而亨有二心陰與靖難師通惟萬智勇超眾一心朝廷燕王忌之乃設計為反間作書貽萬甚

稱獎萬而杜旅亨賊賊年固各召一卒飲之酒且厚養之而置書其衣
中俾歸與萬其同獲之卒竊窺之問守者曰彼何為者守者曰違
歸通意故得厚養卒跪告守者曰能為我請得偕行不敢望養守者
如言為請遂俱遣而不與養不得養者終不平至即發其事劉貞
陳亨搜卒衣得與萬書遂殺萬執下獄籍其家萬力辨卒不能自
明遂襲破大寧都指揮房寬等五六驍將皆降惟劉貞單騎入城會
濟都督陳亨及都指揮房寬等五六驍將皆降惟劉貞單騎入城會
印走遼東洋海歸京師大寧既叛燕王駐師城外連單騎入城會
王叔手大恟惟斯窮處所請甚切寧王為之草表陳謝居數日情
好甚篤從官稍稍入城陰結諸戎并思歸之士皆許之既行寧王
送郊外伏兵擁寧王偕行招諸戎及獲衛官板戍卒皆從大寧為之
一空靖難兵自此益盛矣時李景隆聞燕王在大寧遂帥師渡津橋
喜曰不守此橋吾知其無能為矣遂薄城下築壘九門遣別將攻通
州又結九營于鄭墳村親督之以待燕王之還令壘營人非受令不
得輕動遂攻燒順城門燕府僕者李讓與燕將梁鉞等拒守甚力
世子嚴肅部署選勇士夜夜燒城昨營南軍擾亂逃營十里惟
都督翟能奮勇與二子帥精騎千餘殺入張掖門銳不可當頽
後軍不繼乃勒兵以待景隆忌能成功使人止之候大軍同進
城中北軍連夜汲水灌城天寒水結南軍明日雖欲登城不可
得矣燕王至會州簡閱將士立五軍命都指揮張玉將中軍朱

能將左軍李彬將右軍徐忠將前軍房寬將後軍軍各置左右
副將以大寧歸附之眾分隸各軍使謀者打聽景隆調度行事
知其日夜戒嚴士卒植戟立雪中勞苦不得休息凍死及墮指
者甚眾燕王謂諸將曰違犯天時自罷其眾吾不帶而勝矣景
隆遣都督陳輝渡白河燕王帥精騎薛祿等逆擊之輝敗僅以
身逸乃悉精銳攻一營盡燬之莫有救者連破七營遂逼景隆
營張玉等列陣而進至城下城中亦出兵內外夾攻景隆不能
支宵遁翌日九壘猶固守北兵次第破其四壘諸軍始聞景隆
走委棄兵糧晨夜而遁景隆還德州燕諸將稽首賀王曰前此
等請攻景隆然後攻大寧而殿下不從睿算神謀料敵制勝無
一不酬何其神也王曰此道中耳向卿等所言皆萬全之策我
未用者度有可乘之機耳此不可為常法後有商畧無難于言
燕王用兵有謀而勇赴之也大抵創業之主以臣子而叛君父
成則為帝王敗則登鬼錄寧能北面事人乎故漢高祖時陳
倉唐太宗直趨長安漢光武百戰昆陽明太祖親襲建業皆躬
擐甲胄親臨戰陣屢經險阻而不畏數臨患難而不懼死中求
生敗中求勝故能有成否則如展濂在正德之世亦有為之時
也左顧右盼猶豫不絕豈非享密所謂楊玄感好反而不欲勝
者乎雖曰天道豈非人事耶
明廣州寇黃蕭養者南海沖鶴堡人貌甚陋眇一目而有知數

生強盜在郡獄年所卧竹床皮忽青色漸生竹葉同禁者江
兩一商人謂曰此祥瑞也固教以不執使人藏利斧飯筒中破
鈕錄越獄而出凡十九人其黨賊舟以待遂遁入海嶺賊群盜
赴之者如歸市旬日間至萬餘人攻圍都城官軍禦之輒為所
敗城中餓死者如盪製雲梯呂公卓衝城幾為所破招誘愚民
漸至十餘萬王清自高州引兵還援至沙角凡舟膠淺水有小
艇載柴及鹽魚者奔逆若避賊狀官軍聞蕭養所在言未脫口
伏兵出柴中擒清扶清至城下使諭眾開門降 不意柴中亦
可伏兵則凡可以伏兵者何不用也

明英宗親征出土木被也先扶去時中國無主群謀洵成謂
京都不可守當如宋高宗南渡故事兵部尚書于謙立郕王監
國未幾即真貪祿固位並無納賂迎諂之意而先亦不索賄要
播萬世美名逆踰年送還 若以忠孝論之則景泰不如高宗
以功致論之則高忠不如景泰若以貨利論之則也先不如金
人以度量論之則金人不如也先此亦古今最奇事昔秦繆公
三置晉君一救荆禍孔子以秦晉續周書為其有王人之度也
也先之事豈不有類此 此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

明李賢備邊策有云臣觀今日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
換牌只能避箭不能拒馬今中國長策惟有所謂馬車若衛青
之武剛車可以禦之而又有取勝之道則火鎗是也其制四圍

箱板內藏其人下留銃眼上開小窻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
前後左右橫排銃頭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面
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之城內
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馬不得衝陣箭不得傷人彼若
近前火炮齊發奇兵繼出不難取勝如馬隆平涼州朱超石却
魏軍常敬走楊大眼唐哥舒翰馬逆宋魏勝皆常用之不獨一
青然也 按此以步禦騎以弱敵強以主侍客平川野戰可為
長策若長驅遠襲則有所不及在用之者善變耳

明兵科給事中鄭林受命操練團營繪圖以進曰臣考古今陣
法莫有過於軒轅黃帝破蚩尤之戰陣按井田作陣法大軍歸
中專主旗鼓八節旋繞悉聽指揮若王北受敵則東北西北二
陣為奇兵張左右翼以禦之若正南受敵則東南西南為奇兵
張左右翼以禦之其正西正東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
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者也
古之名將知此法者惟大公望孫武子韓信諸葛孔明李靖諸
人而已吳起以下莫能知之其名之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
陣則諸葛孔明一大陣之中固有八陣而小八陣之中亦各有
八陣大陣則法伏羲八卦小陣則法文王六十四卦所謂陣間
容陣隊間容隊者也若夫造遁甲有九星開八門用三奇者則
又皇帝命風后為之也蓋聖人神道設教以神其法使人莫知

其所以然也。大將居于玄武之位而北，蕪則常山蛇也。故曰常山蛇陣。按此正兵居外為正奇，兵居內為戰戰者縱橫守者自若。固良法也。然必部伍分明，簡選有素，某為戰，鋒隊某為臨，隊某為遊，鋒隊某為馬兵，隊某為步兵，隊某為長鎗火鎗等隊，旗鼓一動，臂指相應，否則恐嚴密流為蕪肆。

明正德六年，山東樂陵知縣許遠由進士令樂陵。期月，令行禁。止時流賊智熾，遠預築城浚隍，官軍均役踰月而成。又使民各起門牆，高過其簷，仍開城竇，如左僅可容人家，令一壯者執刀俟于竇內，其餘人皆入隊。伍令曰：守吾令，視吾旗，鼓違者軍法從事。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旗舉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樂陵城。

風角

候風法

凡候風必於高平暢達之地，立五丈竿，以鷄羽八兩為葆，屬竿上候風吹羽葆，平真則占亦可。於竿首作葆，作三足木鳥於葆上，兩足連上而外，一足係下而內，轉風來則鳥轉，迎首向之鳥口銜花，旋則占之羽必用鷄取，其屬葆而能知時，羽重八兩以象八風，竿長五丈，以法五音，鳥者日中之精，巢居知風，鳥為其首也。今按古書云：立竿三丈五尺，以鷄羽五兩繫其端，羽平則占，然則長短輕重惟取適宜，不在過泥，但須出眾中不被隱蔽，有風即動，直而不激，便可占候。羽毛必須五兩以上，八兩以下，蓋羽重則難舉，輕則易平，時常占候，必須用鳥，單行權設取，使用羽作葆之法，取鷄羽中破之，取其多毛處，以細繩繫縛內中夾之，長三四尺許，屬竿上，其獨搖，鹿扶搖四轉，五復之，風各以形狀占之。

風名狀

爾雅曰：風雨而土曰霾，陰而風曰曠，日出而風為暴，迴風為飄，焚輪謂之顏，扶搖謂之颺。

李淳風曰：按占風之家，多云發屋折木，揚沙走石等語。若每占中俱著此語，其文至繁，今擬以一家例之。古云：發屋折木，揚沙走石，今謂之怒風，多為不吉之象。一日之內，三轉移方，古云：四轉五復，今謂之亂風，狂亂不定之象，無雲晴爽，忽起大風，不經刻而止，絕復忽起，古云：暴風卒起，乍有乍無，今謂之暴風，主有卒暴事，鳴條

擺樹蕭蕭有聲今謂之飄風善惡依經吉迅風觸塵蓬勃古云獨鹿蓬勃今謂之勃風迴旋羊角古云扶搖羊角今謂之迴風迴風者旋風也迴風卒起而圍轉扶搖有如羊角向上輪轉有自上而下者有自下而上者或平條長直或磨地而起總謂之迴風亦專有占古云清涼溫和塵埃不起今謂之和風古云惜冥昏濁寒

越者今謂之靈燿

凡風和暢清悅溫涼適時塵埃不起人情恬澹是謂祥風天色

晦冥雲氣昏濁風聲寒慘埃益蓬勃是謂災風風勢紛錯交

亂乍起乍止深藏難測其聲聒耳是謂小人魅魘風勢暴起

南北不定離合氛埃是上下不寧風勢冥冥白日陰慘黃霧

四合是謂政化未明風勢悵悵南北離亂高下蓬勃是謂

大兵將至風風勢凜冽人懷戰慄是謂刑罰慘刻風風聲嘒

啾慘切令人悲惜為大喪風風聲欸欸如火奔馳乍起乍息

為旱火風連風冥晦四五日人皆悲傷為大水殺人風

凡吉祥之風日色清明風勢和緩從歲月日時德上來或乘

王相而來去地稍高不揚塵沙人心喜悅是謂祥風人君德

令下施之應

凡凶災之風日色白濁天氣昏寒風聲呼怒飛沙捲塵乘

刑殺而至當詳五音定八方觀其起止占之今略諸家寒

尅白濁為例諸稱寒尅白濁今謂之災風諸稱清明溫和

今謂之和風諸稱大風寒氣冥冥日無光色沉沒霧氣今云昏風

占驗訣法

凡候風須明知八卦審定干支或上或下或高或卑俱無乖越然

後可驗若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不可不慎先定八干四維十二支

位辰總二十四方遮相衝破即知風所發所止然後占之

凡風從成來須抵辰自辛至必直乙二十四方先定其衝則處明

白辰卦既明自無失誤

諸例

黃帝占曰凡風之動皆不安之象也若在山川海濱空穴之間

風所出處皆不可占之以為常式若在宮宅城營之內戰陣之

所風勢異常揚沙走石日光昏濁則必占之

凡人君理順四時則春無凄風夏無苦雨先王之治以天下

為家兆民為子風起異常用意察之若給錯交橫乍起乍止

濡墨深藏智者檢點

凡風暴疾南北無定交錯離合氛埃相注此風之應必在人主

李淳風曰災為風風占災異最驗凡候風須築臺高二十四尺

於上設竿令其四達無隱則遠近皆知期刻不爽矣凡鳴條以

上怒風起止皆詳其五音與歲月日時刑德合衝遂殺及五行

生尅旺相囚死以言吉凶仍以六情推之萬不失一

凡年月日時四般五卷風從其上來自濁昏寒皆為凶風其日

三刑最急坐不及起有賊暴至若行防伏兵平時無兵防人謀害
凡年月日時刑殺五墓風起天色白濁日氣昏寒與兵動眾逆
之急整武備

凡兩軍相當欲分主客以日辰納音為客以時下辰與風來方
為主若日辰納音尅時辰及方則客勝時下支辰及風來方尅
納音則客敗主人勝尋常家居亦以此分內外凡急風黑風三
刑衝破墓殺風當日有大雨及三日內大雨者其災散一曰宮
風當日雨微風三日雨羽風五日雨商風七日雨角風九日雨
但依數得雨皆解

凡風自衝來者為殃為喪為火為兵為大臣死以日占何
固若當時有大雨即不占

凡風滾雨及風後降雨皆雨氣也不占

凡風從太歲上來鳴條擺樹而天色清爽日光明或著體清
涼溫和者祥風也天子有德令法不私人大臣畏懼國昌民安

之象若風勢蓬勃揚塵蔽天着人寒慘日白無光兼刑帶殺則
為國有暴令月建為大臣日為令長時上來為民

凡風濕熱逼人着地走石吹沙鳴條落葉者為凶風以日辰
占何國穢荒人不安風勢和緩不揚塵土氣色清溫日光皎

潔則以日辰占何國歲美人安
凡風起歲月日時德上鳴條落葉及宮日宮時天門乾上發

風皆為吉風五音之日風起歲月日時刑上黑色勃勃然經刻
冥冥不見人形是謂妖風宮日為君以下四日為大臣死其分
不熟民災以日占國

凡風起三刑而鄰于德不可分辨刑與德者以風言之德風鳴
條索索雖擺枝落葉乍起乍止而去地尺外不動塵埃不揚沙
石日光不變是謂吉占刑風着地吹塵漲天轉石揚沙蓬蓬勃
勃乍繁乍慢日光昏暗是謂凶風宜從凶占歲

歲月日時方德刑墓殺例

干德甲丙戊庚壬為陽陽德自處甲德在甲丙德在丙戊德在
戊庚德在庚壬德在壬此謂自處乙丁己辛癸為陰陰德在陽
乙德在庚丁德在壬己德在甲辛德在丙癸德在戊此謂在陽取
合為德也 假令太歲在甲則歲德在甲太歲在乙則德在庚餘
依上月日時同歲取月日取日取時取方歲月亦兼取方

支德歲月日時在子德在己在丑德在午在寅德在未在卯德在
申在辰德在酉在巳德在戌在亥在子德在辰以次順行前五辰是也
丑在酉德在寅在戌德在卯在亥德在辰在子德在申德在
月干德寅午戌月德在丙亥卯未月德在甲申子辰月德在壬己
酉丑月德在庚

三合申子辰 亥卯未 寅午戌 巳酉丑
六合寅亥 子丑 卯戌 辰酉 巳申 午未

千德合甲巳 乙庚 丙辛 丁壬 戊癸

歲月日時殺寅午戌殺在丑 己酉丑殺在辰 申子辰殺在未 亥卯未殺在戌

吟呻殺四五月在酉 四仲月在巳 四季月在丑

歲月日時刑子刑卯卯為刑下子為刑上丑刑戌戌為刑下未為刑上寅刑巳巳為刑下申為刑上卯刑子子為刑下卯為刑上辰刑辰巳刑申申為刑下寅為刑上卯刑子子為刑下卯為刑上午刑午未刑丑丑為刑下戌為刑上申刑寅寅為刑下巳為刑上酉刑酉戌刑未未為刑下丑為刑上亥刑亥凡刑下來者禍淺刑上來者災深自刑者兼刑上刑下其災尤深謂之三刑者刑上刑下自刑也

五墓亥卯未木墓在未 寅午戌火墓在戌 申子辰水墓在辰 巳酉丑金墓在丑 土墓在辰

干刑甲刑戌 乙刑己 丙刑庚 丁刑辛 戊刑壬 己刑癸 庚刑甲 辛刑乙 壬刑丙 癸刑丁

衝破十二支衝子衝午午衝子 丑衝未未衝丑 寅衝申申衝寅 卯衝酉酉衝卯 辰衝戌戌衝辰 巳衝亥亥衝巳

五音六屬法
五音 一言宮 三言徵 五言羽 七言商 九言角

六屬 庚屬震 辛屬巽 戊屬坎 己屬離 丙屬艮 丁屬兌 子午屬庚 丑未屬辛 寅申屬戌 卯酉屬巳 辰戌屬丙

己亥屬丁

乾主甲子壬午甲為陽日之始壬為陽日之終子為陽辰之始午為陽辰之終乾初在子則四在午乾主陽內子外午內為始外為終也日干也辰支也

坤主乙未癸丑乙為陰日之始癸為陰日之終丑為陰辰之始未為陰辰之終坤初在未則四在丑坤主陰故內主未外主丑初四謂卦之初爻四爻也 震主庚子庚午震為長男乾初九主甲對於庚故震主庚以父授子 故主子午與父同也 巽主辛丑辛未巽為長女坤初主乙乙與辛對故巽主辛以母授女故 主丑未與母同也

坎主戊寅戊申坎為中男故主申中辰 離主巳卯巳酉離為中女亦主申中辰 艮主丙辰丙戌艮為少男乾上主壬對丙故主丙辰丙戌是第五配 兌主丁巳丁亥兌為少女坤上主癸對丁故主丁巳丁亥是第六配 以地十二辰合十干以十干所屬所主從月來也

五音占風法
五音有納音金木水火土定五音有十二辰配五音有聽聲配五音五音所主宮為君商為臣角為事徵為令羽為物宮數一為君為身徵數三為宗廟先人為鬼性羽數五為境界為妻為財商數七為子為臣為僕角數九為病為死為受

五音有納音金木水火土定五音有十二辰配五音有聽聲配五音五音所主宮為君商為臣角為事徵為令羽為物宮數一為君為身徵數三為宗廟先人為鬼性羽數五為境界為妻為財商數七為子為臣為僕角數九為病為死為受

納音甲子壬申甲午庚辰壬寅庚戌為陽商 乙丑癸酉辛亥乙未
 辛巳癸卯為陰商 丙寅戊子甲辰甲戌丙申戊午為陰徵 丁
 卯己丑乙巳乙亥丁酉己未為陰徵戊辰庚寅壬午壬子戊戌庚申為
 陽角 己巳辛卯癸未癸丑己亥辛酉為陰角 庚午丙戌戊申戊
 寅庚子丙辰為陽宮 辛未丁亥己卯己酉辛丑丁巳為陰宮 甲
 申壬辰丙午甲寅丙子壬戌為陽羽 乙酉癸巳丁未丁丑乙卯癸
 亥為陰羽凡言宮徵羽商角日皆依此
 地十二辰五音法子為陽宮土主帝王丑為陽徵火主旱主火災主宮
 寺主口舌寅為陽徵火主旱主火主烽燧卯為陽羽水主雨霖主水
 主露辰為陽商金主大將軍主吏士己為陽角木主疾病主憂患
 午為陰宮土主后妃未為陰徵火主度人主土工主妻妾主詔誥主書
 檄主早申為陰徵火主郵驛尉候主早火酉為陰羽水主霜雪主
 雷電主沉陰主雹成為陰商金主小將主兵刃亥為陰角木主死
 喪哭泣李先生日自子至己皆為陽律所生故為陽自午至亥皆為
 陰律所生故為陰
 五音相動風占
 宮日風從子午宮來為宮動宮主人君出行急風暴起急出有急令慢
 風慢出有嘉令以日干占其遠近宮日風從陽宮來山陵崩壞人君出
 行地動早有土風從陰宮來地震裂或后妃出行又為早一日陽宮之
 日風從子午宮來君出行陰宮之日風從子午宮來后出行宮日風從

子午宮來時又子午為重宮君欲行大臣走又為風雨不調宮日風從
 丑未寅申徵來為宮動徵有火燭有土工寶物出有兵時又寅申丑未
 為重徵有義兵行有土工有詔令謂之義風宮日風從卯酉宮來為
 宮動羽有大雨不則大臣出走或復早宮君羽臣君怒目走宮土羽
 水土盛水衰則火起故復為旱也時又卯酉為重羽即有雨五穀成宮
 日風從辰戌商宮來為宮動商有兵行且有客兵來時又辰戌為重商
 有兵殃宮日風從己亥角宮來為宮動角有兵戰人主憂客兵傷有
 喪從陽角來邊兵戰有大喪宮為上為君角為木木動土不勝故君
 凶木主哭泣故有喪時加己亥為重角君不昌有大喪伐宮日火風
 從乾來有暴雨湧水若風不揚塵氣色和暢日光明盛不寒燥
 者國有善令從艮來山陵崩壞人君出行水湧地裂從巽來埋瘞生
 客五穀從坤來有土工走獸為宮已上時加宮則占
 徵日風從陽宮來土工起大旱火災頻起宮寺中風從陰宮來太子
 有疾時加徵為重徵有土工火災起徵日風從寅申陽徵來有火災君
 有惡走獸為人害宮寺多災從丑相來則歲大旱又多火災風從未
 申陰徵來人君憂走獸為人害一曰六畜多死時加丑寅未申為重
 徵因四門閉為事徵日風從陽商來有急兵人主出以兵自守期七
 日或七十日從陰商來邊有急兵戰一曰風從陽商來輔且強大臣
 死民有殃以日占國徵日風從陽羽來四鄰有事寶物出陰或于陽
 且有雷電霜雹諸侯大臣多失火四夷有兵從陰羽來寶物出多

震電四夷有事徵日風從陽角來有兵戰邊急金魁木子火反
魁金故為有兵亦為有喪從陰角來邊有驚火一曰邊兵大起春
有喪

羽日風從陽宮來人持財物聚君有更令邊兵起土工興將受命有
集會有寒雪雹風從陰宮來暴寒傷物有水有土工兵集羽日風
從陽徵來國有兵有急令臣有憂關梁塞道路不通從陰徵來邊
兵憂羽日風從陽羽來有白衣聚有大喪大寒雪雹期五日或五十
日且有大雨雨從南方來國有憂人多病雨從北方來賊聚水中且
有雪雹陽羽日應陰羽夜應羽日風從商來有兵圍城不戰邊有
急關梁不通大雨客軍不利金水母子和故不戰羽為角陰宮象
臣為君討賊故動必大雨不出戰也羽日風從角來邊有兵圍城破一
曰兵不解時加己亥為重角有圍城有大喪商

商日風從陽宮上來成太子忌怒人臣有急兵宮上商金母憂其子故為
太子亦為人主有疾從陰宮來唐子有憂有急變兵起北方商日風從徵
來國邑受令兵行將在外兵還不戰臣受兵令而行徵為號令商為兵商
受徵魁故共退一曰有小旱時加徵為重徵有火大旱商日風從羽來大
雨水歲大荒國憂亂有兵起東方水從金生故有大兵大水之事商日
風從陽商來有白衣聚眾自立且有雷雨關梁不通大將出忌外兵
邑有小寇人君憂國門四開兵在西方從陰商來國有大殃秉貴邑有兵
風怒期七日或七十日有急令兵大起商為金二金並行故為大兵一曰

商日風從商來大臣死商日風從陽角上來有猝兵有急令從角
上來有喪土工

角日風從陽宮來兵從中起君憂國門四開從陰宮來
有大喪貴人多疾病有土工宮為君角主死喪
故有大喪角日風從徵上來大臣災亦防火蟲
生粟貴一曰吏檢人財有兵倉粟實物出角
日風從羽上來有大雨土工興邊有兵仰大
夫多口舌疾病亦為夷人相奪角日風從商
來有急兵一曰臣不忠角日風從陽角來邊
兵起人主憂有賊至戰不勝多死亡從陰
角來有兵有大喪一曰遠在至時又己亥有喪有
連兵戰賊盜起粟貴民飢野多死人角主死喪
重角尤甚也已上條古風角書及樂產本李淳
風刪其煩亂著之于占然陰陽五音所生亦有
不同宜細詳之

凡五音惟宮日占在君以下皆為大臣令長庶官
及民當之仍以日辰言國

宮日風鳴條以上發止於宮者皆為人君出從德
來以德事出從刑鄉來以刑事出溫和清明以
喜事出寒燥昏濁以憂事出宮風卒起宮

宅皆為土工興作若墮亂則為聚眾

徵日風鳴條以上發止于徵及辛起宮宅之中皆為火災口舌爭鬪追召之憂若風從徵來時加徵又止于徵者宮寺失火

羽日風鳴條以上發止于羽及辛起宮宅之中皆為聚眾或寶物出入渡船水物為災之事若風從羽來時加羽又止于羽者有大雨水亦為有酒食燕會

商日風鳴條以上發止于商及辛起宮宅之中有鬪兵傷若其日納音魁時則外人來傷主人時魁納音主人傷客若風從商來時又商又止于商即宮宅中必有自傷者一曰陽商之日兵起于外陰商之日兵起于內

角日風鳴條以上發止于角及辛起宮宅中皆為疾病若時又角而風從角來又向角去或止于角皆為外長期九日或九十日時加旺為君長相為臣子及妻死因休為下賤以風起止之方決其人及所在角雜羽為水死雜徵為燒死雜商兵死雜宮囚死純角病死

大凡風起日時方位徵多為火羽多為水商多為兵為粟貴角多為疾病宮多為吉須鳴條以上按木揚塵吹沙走石落葉擺樹乃占

宮日風從徵羽來皆為民不安從角徵來為火起從角來又為疾疫從商宮來皆為糧貴羽來又為水滯商來亦為火須逆勃吐怒吹沙走石日光昏條乃占後同此

徵日時加徵恐風勃風從商上來天色黃黑疾作火燒倉庫止于商徵者事疾徵日時加羽勃風從徵商角上來天色昏冥為火燒市肆徵日勃風從羽上來先陰寒後熱大殺人

羽日時加羽風起羽有疾疫以風止處為災止之月如止寅則正月止也羽日風從商角上起時加徵者月內未貴人不安

商日風從角上來時加商角粟貴人疫商日風起徵商角粟貴且有火災

角日風從商角上起粟貴人疫角日風從徵上起火災亦為粟貴或時加角徵或從他處起而止于徵角皆為有火災

五岳之音占風

五岳之音以納音為論若風發屋折木揚沙走石或至三日以上乃占不能發屋折木揚沙走石或不盈時而止者雖凶亦無大害

東岳之音東方寅卯之角國有大寇人疫疫庚寅辛卯是也東言鬼神之書作妖有火災丙寅丁卯是也寅卯之商國有大兵容

王攻伐之事賊出燕趙壬寅癸卯是也寅卯之羽有暴霜雹水災蝗蟲起甲寅乙卯是也寅卯之宮帝不安其都有出行寶物出有善

令以財物賜庶人戊寅己卯是也

南岳之音南方巳午之徵國有夷狄之害連人謀乙巳戊午是也巳午之羽有江海賊或水中船中害人癸巳丙午是也巳午之商國之

大臣新事人民強亂辛巳甲午是也巳午之角牛羊疫魚死水中

小民移動已巳壬午是也巳午之宮天子欲驚暴亂賞有功逆任人封有德丁巳庚午是也

西岳之音西方中酉之商軍民內移出行乘舟沒溺凶壬申癸酉是也中酉之角有貴人災使者至有兵起庚申辛酉是也申酉之宮臣多財不恤國戊申己酉是也申酉之徵有內臣謀逆丙申丁酉是也中酉之羽霜雹非時秋水災則兵動水賊起民疾病五穀不熟甲申乙酉是也

北岳之音北方亥子之羽蝗蟲卒起露傷萬物癸亥丙子是也亥子之商外兵為患水中賊起辛亥甲子是也亥子之角三公憂畏人疾疫已亥壬子是也亥子之宮土工事兵行丁亥庚子是也亥子之徵皇后憂太子有暴畏乙亥戊子是也

中岳之音四季辰戌丑未之宮有土工人流移牛羊疫丙辰丙戌辛未辛丑是也辰戌丑未之徵山賊出流言于民民怖欲逃亡甲辰甲戌己未己丑是也辰戌丑未之羽民詠妖言有流移之災壬辰壬戌丁未丁丑是也辰戌丑未之商五穀不熟民多災死庚辰庚戌乙丑乙未是也辰戌丑未之角夷狄兵起胡人作難寶物出戌辰戌戌癸丑癸未是也

五音風聲占法

李淳風曰凡占風必知風之情曉風之聲五音者五行之聲皆出于黃鐘之管管長九寸聲最濁而為宮其數九九八十一分增減以生上下故三分減宮一分餘五十四三分益一為七十二三分減一餘四十八三分益

一為六十四以成五音之數聽聲之法必須耳察大小清濁必以度數正之度數正則聲亦正不可以文或口論姑言其梗槩云宮風聲如牛鳴宮中隆隆如雷鼓響微風聲如奔馬如炎火如轉風聲如擊濕鼓如麋鹿鳴子如水揚波激聲氣相碰商風聲如離羣羊如扣鐘聲如蜚羽之集如鳴咽流水鳴聲感八角風聲如千人語根根然令人悲哀如人呼嗷嗷如嗚如呼如雉登木

宮風發屋折木有土興人君內煩宮為君恐則自動其心故內煩不出十日達百日宮數也有所之風以動之不安故有所之且有急令風怒急也貴臣相捕斬內不安相殺忌天下兵起上下不安故兵起盜賊滿市人饑不救國亂上下不相恤車馳馬奔流亡不止宮動土故人移居也他做此

徵風發屋折木有火災不出三日或三十日更憂自行四方告急事或有大火妖言為幻百姓驚恐自亂凡言吏者理人之官上至三公皆是徵主烽燧故四方告急

羽風發屋折木不出五日或五十日雜大貴以水為憂有大畏后妃難珍寶出

商風發屋折木不出七日或七十日有急令兵大起藉大貴國門大閉備守禦關梁塞兵從中起

角風發屋折木不出九日或九十日有急賊關戰雜大貴民饑相食有大死疫癘已上係風聲占與日辰五音不同然亦須以日辰來方相參謀之

雜占五音法

凡五音之風從本墓上來或時加墓或止于墓皆主大臣有死喪疾病或
然或為火起若蓬勃有聲吹沙走石大凶三日內有雨則火不成或墓上來
人君不安刑上來后不安月建墓上來宰相大臣有病至死日墓上來以
日占其分長吏死民不安米貴在刑月及本月內將墓上來受風之處小
犯多死月建刑衝上來受風之處米貴人災若帶角徵日時及方上
來火災已上蓬勃叫怒吹沙走石天色晦冥乃占若天清日朗氣色
溫和不揚塵走石者其風雖大未可報以此斷

凡五音之日風來色黑不覩人面先紫後慢慢經刻止者主疾病惟官日
其占在君其下四日以日占其地大臣死民流亡期以支干合數假令

甲子日二九之數逆十八日達百八十日更達九千

諸宮日風頓起白日沉冥霧氣四塞或熱或寒造境不寧臣下逆命
宮日寒風切切人戰慄人君刑急刻誅罰不中宮日亂風吹嗽有聲
令人悲慘鳴條落葉冷氣逼人有大喪大臣殃宮日風肅肅習習掃樹
鳴條去地稍高不揚沙土日色清明天氣和暢或從歲月日德及合上
來謂之德風天子有德大臣忠正天下太平凡受宮之日風從乾天門
起鳴條以上至發屋折木風氣清涼止于德合日光明潔是謂王風官日
風起于坤鳴條以上不揚沙土天氣清爽日色明盛是謂相風皆為天
子有德臣子忠孝五穀豐熟四夷歸順百姓康寧庚子陽宮之日夜幸宮
時大風從子上來折木發屋止于辰此為陽宮入墓天子有憂甚白服大

臣死期九日或九日庚午陰宮之日日中夜半大風從子午上起折木發
屋止于辰此為陰宮入墓皇后卒暴災病期九日或九日庚午陰宮之日
夜半風面上起止午風調不怒不勃天子有喜或立后期九日或二十七日
丙戌陽宮之日有風從未上來止于戌民憂疾病以日占國此是則例其餘
依此占之

諸徵日風起良上天氣清涼日色和暖赤黃雲滿天下和平五穀豐熟若
安國昌徵日風炎炎熱氣逼人或在徵上來或止于徵或帶刑殺五墓皆有
火災不出三日

諸羽日風從坤上起鳴條以上至發屋折木日氣溫和天色清爽白雲滿天
天下安寧人主壽昌羽日疾風天下皆人疫疫多盜賊

諸商日風從巽上起鳴條以上天日清明氣色和好青白雲滿天下
安寧人主壽昌

諸角日風從乾上起鳴條以上天氣清爽日色明盛黃雲偏天君令大行
百姓安寧五穀豐登角日疾風天下皆兵大起角日大風從亥上來止

未為入墓中大臣將相死近期九日遠期二十七日以日占其地舉此為例
凡五音之墓皆准此四季受角之日風從未來三日至九日人疾病若

風從已亥上來寒慘止于未者人死喪以日占國期九日或二十七日五音日
皆准此已亥受角之日風從已亥角上來止于已亥者為大夫長吏客長亦為
民殃以日占國

凡風起五墓又止于墓為死喪事官羽墓在辰商墓在丑徵墓在戌角墓

在未宮主君四音主大臣國戚及民死喪風從五音主相方來止于王相人主壽
昌百姓大安

五音主客占法

凡日辰納音為客風所從來之方為主日辰納音者甲子乙丑丙寅丁卯
做是也風來之方子午為宮丑寅未申為做是也 做合今日甲子納音商
為金而風從未申丑寅上來為商動做火冠金主人勝若從己亥上來為
商動角木受制于金客勝他做此

又曰辰納音為客加時為主 做合今日丙寅納音是火風起之時又加

卯酉為做動羽水克做主人待羽主人勝若時加辰戌為做動角商

金受做火冠主人待商則為客勝他做此

又如今日甲子商為客時加丑未寅申為做火火克金主人勝而風又從丑

未寅申上來即是而火共攻一金主人于是大勝餘准此

又風從日刑上來客勝時刑上來主人勝此亦謂時與日相刑也

凡言主客之法軍從遠來者為客居其地者為主又先起者為客後應之

者為主若兩軍相持以先動者為客後動者為主如兩人相擊以先擊手

者為客不動及後舉手者為主有氣勝無氣敗凡言主客者莫不以此

六情占法

北方之情好水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生于申盛于子其性趨下浸淫漸
漬觸物而潤故其情為好好而無厭則為貪婪故謂之貪狼主貪財嗜利
強奪橫取欺詐劫盜竊之事其日風從本方上來不出七日關梁驚不

則自兵往攻他界貪狼之日時加貪狼風從貪狼上來有盜賊劫奪人財
禍起北方若寒急皆慘則傷人不則小盜公正上來有報仇怨者揚兵相

擊歲月在丑未大山奸邪上來有惡人持物至廉貞上來有人持物相

賂寬大上來有人持禮相候欲求財物陰賊上來有人以陰賊事相連不則

出外為獸所傷貪狼之日時加姤邪陰賊風從姤邪或陰賊上來必有

盜賊劫殺之事

東方之情怒木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木生于亥盛于卯其性屈曲受水

而生貫土而出陰賊閉匿故其情為怒怒而逞賊所養故謂之陰賊主陰

謀陷空屈曲邪任叛逆戾殺傷之事其日風從本方來不出七

日有陰賊入偷營所察事陰賊之日時又加陰賊風從陰賊上來有賊

格闘在所部內必傷人貪狼上來有賊自爭財相殺公正上來外人謀內

寬大上來告客行財與人廉貞上來有巢穴之士為人所劫一曰士人為

劫姤邪上來有婦人從東來若東家婦人勿留之是窺隙而為盜者陰

賊之日時加貪狼風從姤邪上來或止貪狼陰賊必有盜賊逆亂殺人

之事

南方之情惡火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人火生于寅盛于午其性猛烈無所

容納其性為惡惡則忿怒疾邪不染污穢故謂之廉貞主厲客禮儀嫁

娶宴享團談忠信舉用賢良遷官慶賞之事其日風從本方來有相

辨怨一曰有長者千里來相慶賀廉貞之日時加廉貞風從廉貞上

來清和條暢有貴人慶賀宴樂若帶刑殺或昏冥寒慘則因而生

怒貪狼上來有人爭財一曰有客來求財物寬大上來有違官召命貴客
 酒食燕樂一曰有人以財物來求好公正上來貴人有事相問一曰有報仇怒
 者盜邪上來有人上符文召發事不則有嘉人設計相貽陰賊上來有
 賊劫竊不華刑殺無害廉貞之日時加寬大風從廉貞或寬大上
 來或正寬大有貴人以酒食來相樂
 西方之情喜金也喜行寬大已昌主之金生子已感于商其性剛利月加
 物無不寬大故其情喜兌主秋成乾體天故謂之寬大言無不容也主福
 祿賞賜酒食施與貴人君子聚集賜賀軍恩賞賚之事其日風從本
 方來兵在外不戰有喜寬大之日時加寬大風從寬大上來有貴人
 請呂飲食賜與盜邪上來有奴人為佳婦人欺夫一曰有東我不虞
 以為欺者貪狼上來有爭財者一曰有惡人相遺物廉貞上來有違
 官賞賜陰賊上來防陰賊詭計公正上來貴人召問寬大之日時加
 廉貞或大風從廉貞寬大上來有貴客至主喜慶事
 上方之情樂樂行盜邪辰未主之上方北與東方也木落歸本水流歸源木
 利在亥水利在申利而無阻故樂水性智智窮則木性上出窮則等
 行故謂盜邪主欺約不信淫佚邪惡蔽善與惡私疾病之事其日
 風從本方來七日內有賊或陰人誑詐虛驚一曰風清和帶德則為婚
 姻往來寒涼帶程則為盜為賊盜邪之日時加盜邪風從盜邪上來
 主人見謀或出過疾病陰賊上來有宿怨者相攻有流血公正上來有人欲
 報仇怒廉貞上來有文書或以盜盜相引貪狼上來有賊謀持物去寬

大上來有人相踏因酒食生病盜邪之日時加陰賊有風從寬大上來有人
 持酒禮相候謀賊害者
 下方之情哀哀行公正丑戌主之下方南與西也陰氣之所萌生故為下
 方成窮火也丑窮金也金剛火強各歸其鄉火刑于午金刑于酉午
 與酉火金之盛也賊時受制至窮而無所歸故哀火性無私金性至
 剛故為公正主報怨復雖主諫諍主驚恐主兵主謀暴亂主訟其日
 風從本方來有忠臣直諫國有喜報仇有功兩軍相守大將來降
 不出七日敵兵自敗公正之日時加公正有風從公正上來吏人相爭仇
 人報怨陰賊上來下陵上盜邪上來人有欲告言部吏私財物者貪狼
 上來有亡失逐蹤相牽引者有吏人爭財相傷廉貞上來有違官
 事寬大上來出違酒食公正之日時加廉貞風從盜邪上來有人報仇而
 來拜人六情例第一本情甲乙之 第二合情丙丁主之 第三刑情戊
 己主之 第四衝情庚辛主之 第五鈎情壬癸主之本情用本日支辰
 所刑衝辰情用本日支辰所衝鈎情陽日用支後第三辰陰日用支前
 第三辰
 本情甲子陽商貪狼 乙丑陰商公正 甲申陽羽貪狼 乙酉陰羽
 寬大 甲辰陽撥盜邪 乙巳陰撥寬大 甲戌陽徵公正 乙亥陰
 徵陰賊 甲午陽商廉貞 乙未陰商盜邪 甲寅陽羽廉貞
 乙卯陰羽陰賊
 合情丙寅陽撥陰賊 丁卯陰徵公正 丙子陽羽公正 丁丑陰羽貪狼

丙戌陽宮陰賊 丁亥陰宮廉貞 丙申陽微寬大 丁酉陰微姦邪
 丙午陽羽姦邪 丁未陰羽廉貞 丙辰陽宮寬大 丁巳陰宮貪狼
 刑情戊辰陽角姦邪 己巳陰角貪狼 戊寅陽宮寬大 己卯陰宮貪狼
 戊子陽微陰賊 己丑陰微公正 戊戌陽角姦邪 己亥陰角陰賊
 戊申陽宮廉貞 己酉陰宮寬大 戊午陽微廉貞 己未陰微公正
 衝情庚午陽宮貪狼 辛未陰宮公正 庚辰陽商公正 辛巳陰商陰賊
 庚寅陽角貪狼 辛卯陰角寬大 庚子陽宮廉貞 辛丑陰宮姦邪
 庚戌陽商姦邪 辛亥陰商寬大 庚申陽角廉貞 辛酉陰角陰賊
 鉤情壬申陽商寬大 癸酉陰商貪狼 壬午陽角陰賊 癸未陰角公正
 壬辰陽羽公正 癸巳陰羽貪狼 壬寅陽商陰賊 癸卯陰商廉貞
 壬子陽角寬大 癸丑陰角姦邪 壬戌陽羽姦邪 癸亥陰羽廉貞
 凡言六情日依此時與方止用支辰以本情言之
 六情風鳥所起加時占
 己酉寬大之日時加己酉鳥鳴其上若時又王相富言為長吏休廢因死
 富言酒食 時加寅午有酒食辭讓者時加丑戌有酒食口舌爭訟
 時加亥卯有以酒食相謀害者 時加辰未未酒食女人口舌 時加申子
 有酒食爭財 申子貪狼之日時加申子鳥鳴其上時又王相富言群
 賊劫劫林廢因死富言有賊盜事 時加寅午有善人說攻劫事 時
 加巳酉有酒食言攻劫事 時加丑戌有盜賊劫劫或文書進盜賊事
 時加亥卯王相則有群賊劫劫休死小賊 時加辰未婦人說盜賊事

寅午廉貞之日時加寅午鳥鳴其上時又王相富言長吏休廢因死富言
 疎淨事 時加巳酉有違害至 時加申子有酒食爭財物事
 時加辰未未陰私婦人口舌 時加丑戌有酒食 時加亥卯以酒食起
 爭相殺
 丑戌公正之日時加丑戌鳥鳴其上時又王相有長吏公正之日休因富
 有吏來相慰問 時加巳酉有公正酒食賜與 時加寅午有公正辭
 讓慶賀 時加辰未未吏來說陰私盜賊事 時加申子有吏來說
 公正欺詐事 時加亥卯有吏來說盜賊相殺傷事
 亥卯陰賊之日時加亥卯鳥鳴其上時又王相群賊大戰囚死有爭
 鬪相殺傷 時加巳酉酒食相傷 時加丑戌有吏逆賊相害 時加
 寅午有婦女鬪傷事 時加辰未未婦女姦事鬪傷 時加貪狼有
 兩賊自相攻劫
 辰未姦邪之日時加辰未鳥鳴其上時又王相富言有長吏來捕姦詐
 休死富有口舌事起 時加寅午有謀恭人言姦淫事 時加巳酉有
 酒食陰私事 時加丑戌有吏來捕姦私陰謀事 時加申子有陰謀爭
 鬪劫盜事 時加亥卯有賊兵相害事已上六情之日鳥鳴及風起了
 本情方上則謀其時依上占之
 凡陰賊之日有飄風從四季辰戌丑未上來時加四季或群鳥飛從四季
 上來時又四季皆為有開關搜索之事若直旺相路遠休廢因元
 即在近道做令今日風起市中或群鳥疾飛從其方來即將搜索

之事占其所捕何事若特加丑戌則是仇怨辰未則是盜賊或殺人賊辛卯王相是大賊

十干十二辰風占

丑戌曰諸甲日大風丙丁日必雨不雨則海中兵起 乙日大風粟貴遭夷內侵 丙日大風有群兵來圍城 丁日大風天傷物人畜俱瘦有旱戌巳日大風土工興食物貴 庚辛日大風蟲生人病宜急防邊 壬癸日大風北夷侵邊 子日大風兵起水中 丑日大風粟穉貴寅日大風黃赤氣四塞有火災 卯日大風蟲蝗大起 辰日大風人移堡居集大將出行 巳日大風有大旱 午日大風邊防事急 未日大風土工大作 申日大風暴賊攻劫穀貴 酉日大風肅肅滿湖大雨水災 戌日大風胡兵大起 亥日大風兵賊相攻人民哭泣已上不論五音六情但風起鳴條以上呼恐逆劫揚沙走石折木發屋吹塵漲天日色昏沉天氣寒慘則依上占之仍以久暫言其災之大小

天門風占

天下多有出風之處名山大川皆有風穴惟天門所出風可占天門者乾方之戌乾亥同為乾方天門上發風龍木落葉而天氣晴明日光輝風者天子有德令行天下臣民皆喜天門上發風地又餘不動塵上拂拂然天氣晴明黃赤雲滿天謂之祥風天子欲有赦令囚人出獄天門上風先急後慢拂拂經時黃雲遍天忽來微雨忠

良在位民安君樂 天門上出風初慢後緊吹沙走石折木發屋黑氣遍天經時而止謂之邪風任臣在位天子憂病若風止而雨降則解先憂後喜 天門上出風初微而漸大擺樹有聲而雷吼經時乃止天子欲行急令有故年豐熟半日止五穀成賢人來天下安一日止有大赦不出年一日半止天子發大出安邊行德令撫撫問事二日止外國來朝貢天子國有大喜二日半止天子欲行南郊禮大赦天下三日止天下五谷大成遠夷入貢若風帶熱氣天下穀蟲傷一分帶冷氣民勞苦風色黑陰濁天子有病三年災民不安物不成

八方暴風

北方坎風名曰廣英風主冬至四十五日京房曰四方暴風起北方主盜賊起天下兵皆動令人病濕滯下不能起居北方主水主盜賊 東北辰風名曰條風主立春四十五日四時暴風起東北方主鬼行人道多早疫天下水令人病洩變容冬春之交萬物改變良為鬼門 東方震風名曰明庶風主春分四十五日四時暴風起東方主人流盜起相攻天下早冥霜歲饑令人病變節四肢不可動搖 東南巽風名曰清明風主立夏四十五日四時暴風起東南方人多病洩痢乳婦暴病死 南方離風名曰景風主夏至四十五日四時暴風起南方有火災來年旱人多病熱生瘡目盲離為目 西南坤風名曰涼風主立秋四十五日四時暴風起西南方天下兵動日

月失色令人食不入口病腰脊股膝肩背皆腫坤為眾政共動陽衰

秋日月失色
西方兌風名曰闕闔風主秋分四十五日四時暴風起西方主秋早霜
天下兵動日月缺人多患瘡疥癩

西北方乾風名曰不周風主立冬四十五日四時暴風起西北方天下
大饑有盜賊相攻人流亡有神不起日月失色地動人多病疽疥

癘惡瘡疾疫死喪 右八方暴風起其方即依上占京房曰八方風
候及八卦風氣春白夏黑秋赤冬黃皆為下送上兵革動各隨其

節日辰占之乾為折風一曰衝風坎為大剛風艮為凶風震為嬰
兒風巽為弱風離為大弱風坤為陰謀風一曰諫風兌為小剛風

已上八風折木發屋飛沙走石三日不雨則占大凡風為陽而為陰陽
怒得陰則解政怒風行而雨解

歲首占風
漢魏解正月朔旦八方占云風雨來大旱 西南來小旱 西來有兵

西北來有胡兵胡豆成 北方來為中歲 東北來為上歲 東來大水

東南來人病歲忌 八風各以其衝對課多勝少疾勝徐自且至食
時為麥食時至日映為稷日映至脯時為黍脯時至下脯為菽下

脯至日沒為麻 風從北來宜客南來為主吉西來為客東來宜
主西北來宜客東南來宜主西南來有謀不成東北來主客俱不
利若風熱冷異常或暴急昏濁又當以八卦暴風占之京方占

正月朔旦候八風從乾來有憂兵坎來有大水艮來人疾疫歲內有
蟲蝗震來陽氣于歲大旱有喪巽來年內多風傷五穀離來歲
早大熱多火災坤來有疾疫道上多死人兌來有兵事

八節風占
立春正月節其日晴明少雲歲熟陰則早 蟲傷禾豆風從乾來蒸

霜殺物穀穉貴 坎來冬大寒胡兵內侵 艮來五穀熟 震來氣洩
物不成 巽來多風蟲 離來旱傷物 坤來春寒六月水人多愁

土工興 兌來早霜兵起春分二月中其日東方有青雲歲熟晴
明物不成風從乾來歲多寒金錢倍貴 坎來豆菽不成民饑

疾 艮來夏不熱未貴一倍 震來五穀成亦無盜賊 巽來蟲
生四月多蟲寒 離來五月先水後旱 坤來少水人多瘧疾

兌來春來八月國有憂兵
立夏日南方有赤雲起歲豐晴明則早 風從乾來其年凶饑夏

霜麥不刈 坎來多雨水魚行人道 艮來山崩地動人疫 震來當
不時擊物 巽來其年大熟 離來夏旱未焦 坤來萬物文傷

兌來蝗蟲大作
夏至日南方有赤氣則熟晴明則早 風從乾來寒傷萬物

坎來寒暑不時夏月多寒 艮來山水暴出 震來八月人多疾
巽來九月風落草木 離來五穀熟 坤來六月雨水橫流 兌
來秋多雨霜

立秋日有白雲及小雨則吉晴明物不成 風從乾來甚寒多雨 坎來冬多雪多陰寒 艮來秋氣不和 震來秋多雨雷人不和 草木再榮 巽來內兵將起 離來兵戎不利多旱 坤來五穀熟 兌來兵起將行 秋分日西方有白雲則善晴明物不成 風從乾來人多相掠 坎來多寒 艮來十二月多陰寒 震來人疫五果再花不實 巽來十月多風 離來兵動國南七百里 坤來土工興 兌來五穀大收 立冬日晴明小寒人君吉天下喜 風從乾來君令行天下安 坎來冬雪極數 艮來地氣淺人多病 震來人不安居多寒 巽來冬温明年夏早 離來明年五月大疫 坤來水溢災益倍多 兌來妖言為幻 兵在山澤

冬至日有雲雪寒明年大豐晴明物不成 風從乾來強國有憂多寒 坎來歲美人安 艮來正月多陰 震來雷不發大雨併 巽來百歲害物 離來冬温乳母多死水旱不時人疫 坤來蟲傷苗多水 兌來明年秋多雨兵起

立夏巽卦王風從乾來為一送小凶 立春艮卦王風從坤來為二送兵起 立秋坤卦王風從艮來為三送穀無實 立冬乾卦王風從巽來為四送人出其鄉 秋分兌卦王風從震來為五送帶刀入市 冬至坎卦王風從離來為六送人民潰散 夏至離卦王風從坎來為七送臣子為亂 春分震卦王風從兌來為八送殿上有刺客 巳上八送風若帶利殺皆寒日色白濁大凶

乙巳各例八節風占

立春艮兌巽春分震坤乾風去地尺餘掘樹枝小有聲不動塵黃白雲滿 天氣晴明是謂景風應木之氣則節令調和忠良在位萬物成熟 歲美國安若夾小雨則百果實

立夏巽兌艮夏至離艮乾風去地尺餘樹枝小有聲不動塵天氣和暖 紫亦雲在日上下或遍天是謂祥風應火之氣則節令調和君明臣賢 萬物阜成民安國昌若風先慢後急揚沙走石黑氣漲天則萬物不成人多病

立秋坤乾震秋分兌巽艮風去地尺餘掘樹鳴條不動塵土蒼白雲滿天 是謂和風應金之氣則時令調和民物阜成主壽康兵戎不興若走石吹沙先慢後急日光沉沒天氣昏冥來年春人不安

立冬乾震坤冬至坎坤巽風去地尺餘風脈不動塵過天白黑薄雲氣色 和平是謂德風應水之氣則陰陽和萬物成熟民安國昌四夷效順 若走石揚沙先慢後急日色晦冥明年冬損蟲生五菜不實

三辰八角風占

辱殺反吉祇說忌爭。

申子辰日 艮震巽離坤兌乾坎

巳酉丑日 巽離坤兌乾坎艮震

亥卯未日 乾坎艮震巽離坤兌

寅午戌日 坤兌乾坎艮震巽離

凡風從辱上來國家有耻辱事從殺上來有暴相殺若行道逆之有相殺之人來逆從反上來有反逆不順之事從吉上來有喜慶事行道逆之有賢人君子相見酒食燕樂從抵上來有非理抵觸以旺哀占人如旺貴人相中人休廢庶人凶死罪人相連從逆上來有妄起之人相欺給從逆上來有非理忌爭之事從爭上來有姦人來爭財物 宮宅之中有回風亦可此占

占風知兵

立春正月戊申二月己酉三月庚戌有暴風從西來七日夜不止兵起西方 立夏四月辛亥五月壬子六月癸丑有暴風從北方來七日夜不止兵起北方 立秋七月甲寅八月乙卯九月丙辰有暴風從南方來七日夜不止兵起東方 立冬十月丁巳十一月戊午十二月己未有暴風從東方來七日夜不止兵起南方以上皆不出衝大起諸商日時在姦邪風從貪狼或陰賊上來日色白濁或昏霧比連三日或七日人間盜賊屯聚攻城邑不出一月達不過七十日 諸商日夜半風卒起大霧至日中不解兵起 四季受商之日惡風從四季上來時加子午外界民為賊也聚相攻關梁塞道路絕不出七十日 諸商角之日惡風從姦邪陰賊貪狼上來白濁冥晦比連三日已上必有大兵起以日辰占何方近三十五日達七十日 凡貪狼姦邪之日惡風逆勃從陰賊貪狼上來寒慘昏濁又與歲月

日時相會或暮殺相會必有急兵至無兵為祥兵起

諸風逆勃回起或自上而來觸地名為逆風有暴兵起平且發人氏食時發宿客逆日中發烟親逆時發臣下逆黃昏發賊逆夜半發同姓逆難鳴發地后逆皆大故不出三十日若風止有大雨則災不成

諸宮日時加子午風從四季上來有姦人揚言行問人君左右親密內亂石風勢勃亂叫怒寒慘吹沙漲天日色冥晦或兼刑殺必有叛逆兵起

諸公正之日風從公正上來止于寬大為長吏勝賊陰賊之日風從陰賊上來時加公正風止姦邪或從姦邪上來止于陰賊皆為賊勝長吏

出軍占風

凡初出軍日時風從後來街霧捲雲人壯馬嘶旗前指鼓角響亮者全勝 風從旁來而向前者得天之助獲敵資糧敵人來降

風從地上五音相生之方來生我者為母翔子受我之生為子扶母天色清明風氣條暢者必勝

凡初出軍及三日內行次風常逆來衝我旌旗不舉人氣怯馬不嘶或後或前或從旁起吹塵揚沙瀚瀚勃勃人馬行步無跡此名鬼風

兵出必有挫敗當且止以觀便宜

凡出軍三日內道途急風甚雨沾濕人馬咸不能行者不利

凡出軍連日昏霧沉沉風聲錯亂密雲不雨防下人有謀

凡出軍連日風雲不興草木不動賊不可得 出軍有颯風驟來

牙旗摧折旂福純竿或下垂者交戰將死軍行而旗指後者兵不利
出軍而風逆來雨不沾衣名曰天泣軍必敗若交戰而風雨從前驟來
逆衝者謂之落尸當其衝者大敗 出軍曉下營旗鼓方張而有暴
風來掩軍華傾撤干戈摧倒者大凶

凡出軍之日風從五音相生之地來天色清明風氣條暢不昏不亂者前
行必有大功若天氣昏濁風勢滯滯寒慘往必有戰以時方日辰分主客
以歲月日時德刑分勝負仍以五音六情詳之

兩軍相守占風

凡兩敵相當先分八卦以察主客勝負若風從西北乾上或正北坎上或
東北艮上皆為利客宜先舉 若從正東震來東南巽來或正南離上
來宜後舉皆為利主 若西南坤上起主人有謀不成主客俱不利 若從
正西兌上來客有伏兵主人宜設備不備必敗 風從乾上來客舉兵必
獲主糧

凡無兵之時風雲相交為雨用兵之時謂之龍虎相交主戰大交大戰風
為主雲為客風勝雲主人勝雲勝風客勝兩軍相當陳師原野未知勝負
以先舉入入地者為客後舉自居其地者為主常以日納音占客以時及
風起之方占主若有大風起以五行刑剋決之相刑則戰比和不戰若時方
俱為納音所剋宜先動急擊之以為客時方共剋納音宜堅陳固守待
彼先動以應為主

凡入敵境三日內有風雷雨雷從我軍上發入彼軍者為龍虎助戰大勝

凡軍行敵境未達敵人忽有急風來射我軍有雲乍西乍東迅速
奔走者急防兵來

凡軍入他境初下營擬為攻劫未定若兩軍相守有八難風生必須迴
避此時敵若來攻軍必敗八難風者過歷八方回旋不定拔木發屋吹塵
蔽天若在敵軍上宜急攻之在我軍宜嚴備若軍行路上邊之宜令弱
兵先退奇兵漸進強弩勁騎向敵翼而迴之

兩軍相當暴風忽起從三刑五墓上來昏塵蔽天鮮葉茂條皆落乍起乍落
前後皆有伏兵掩人不備若天色清明風不寒克者不成

兩軍相當有風從歲月日時利上來勢大而遲緩者宜備賊來有大戰若
風勢急速乍起乍止者有狂賊至小戰以日納音與風起時方占勝敗

兩軍相守未戰必有風從彼軍方來初起遠劫及至我軍而依小蕭索
其兵止十里外不戰

旋風從三刑五墓上來有伏兵勿戰戰必不勝行者值之急走生者起
避之

凡出軍行師兩軍相守有大風從三刑上來不可戰若起五墓上來避之
依五音日數告

諸商日大風折木從丑寅未申上起比連三日客軍大敗將死若主人力
弱客亦自退若純復風起在辰月寬大時客軍急退而不退其軍不疾

疫死則自潰散凡時方克納音者依此
四季 未戌丑辰戌未 受角之日大風從四季辰戌未上來時加子午客兵

入界自相殺不出三十日四李受商日同 陰賊之日風從陰賊上來大寒
慘者賊自相殺 商日怒風從陰賊上來賊自殺其主將

凡寬大之日時加五戌風從寬大未止于寬大者大兵解散回李之日風從

己酉上來止于己酉時或方者賊兵解散寬大之日時加己酉風從己酉

上來止于己酉時或方者群賊皆散寬大之日風從己酉或丑戌上來夜

起盡止者大衆欲解而主將不欲解若風畫起反止氣色溫和者上下同心

解散若天色陰寒時日雖善犹未解也寬大受商之日辛亥壬申是也有風

從酉上來連三日至五天天色清明主兵散不出四十日逢七十日 廉貞之日

風從己酉寬大上來天色清和者敵兵退散若從四激上來敵兵自退四激者春

戌夏丑秋辰冬未也

凡遇解軍之風其風發時天色清明風氣和暢即不戰而解若風氣寒燥日

光皆濁此兵未解必戰若日辰受克則以敗退

城營占風

凡四季受官之日丙戌丙辰辛未辛丑是也風從寬大或四季上來皆為敵軍來降

凡生營相守有急風從敵上來正射我軍上而復下或止而復起必有火兵欲來攻我

宜早備之若攻人城未下而有此風則有救兵自外至若入敵界已得城池猶有未

下邑憂而有此風者必有兵來戰寒燥帶利殺必須嚴備

凡與敵相守營寨上有殺風惡過者隨所慮有寇至宜急備之 旋風入營

掩土發屋倒戈徹幕急備不虞若旋風自外入彼城營急從入處攻之

旋風吹物上空在城營中兵不利宜固守

諸羽日怒風從商上來揚沙晝晦有兵來攻城邑若至日中夜半風益怒此
時攻城不下容軍必敗商金羽水母子為強水畏于土勢不能行土必制
水日中夜半子午時也官音也城中強兵可以固守外兵自敗

諸角日大風勃怒從申子亥卯上來大寒昏燥至夜半或日中其風益怒

連三日已上有大共起攻城城必陷主人宜出避之夜半日中子午時也此

官屬上日辰角未克之利為客不利為主故攻城則必陷近期九日中二

十七日逢九十日

諸羽日大風日光冥冥昏霧沉沒大兵圍城客勝期五日中十日逢一月

諸商日怒風從子午上來將加子午日光冥晦不利主人宜防內兵自亂

子午官音生商我生之也故自亂

凡器邦受官之日辛未丙辰怒風從官上來止四季風氣寒燥城中兵亂夜

殺長吏四出不禁期七十日逢九十日

凡有兵圍城視諸商之日風從丑上來比連三日以上至七日容軍敗退丑

商墓也又為陽燄火商全遇之兵敗將死近期七日中二十日逢七十日

凡日中夜半風從申子亥卯上來夜發晝止日中大寒不解敵必復來攻

城劫營不避風雨主將忌之期五日至十日

邊夷水賊風占

四季受角之日戊辰癸未戊戌癸丑是也時加日中夜半怒風從四季上來五日而止四季者

中國欲伐夷秋也所以然者四季土也土畏木今日角木克土故知伐夷

也欲知所伐則觀風所止辰辰為伐東夷止未為伐南夷止戌戌為伐西夷止

丑為伐北夷皆期九日至十九日若風止有大雨則不成餘同

凡壬辰日至東夷風從辰上來七日至九日東方海賊動期五日 乙未

日主南夷風從未上來比連七日南蠻反叛內侵郡國期七十日 壬戌日

主西夷風從戌上起七日以上西夷反叛內侵郡國期五十日 癸丑日主北夷

風從丑上起七日或九日匈奴大入邊邑二十四日八日已上風勃怒叫吼則

占 壬子壬申壬辰壬戌之日有風從子上來三日已上日色不明此水

內大戰賊欲攻王國風大寒則夜至近期七日遠不出三十五日已上四日有大

風寒悔入人肌肉不解皆為賊發從王相來賊發疾囚死發逆

壬戌癸亥己卯壬辰甲申丁未六日有風從申子亥卯上或辰未上來水

中兵起相殺近期五日遠五十日

諸羽日大風皆密夜半從申子上來陰寒迅速當雨不雨水賊攻絕津梁

道路不通期五日或五十日

丙辰辛未丙戌辛丑四日為四季受官日風從四季上來止于午折木楊

沙五日至九日止此為夷狄君長萬里來朝或遣使貢獻近期五十日中

百日遠百五十日天色溫和清明乃至寒慘昏濁不至

壬辰乙未壬戌癸丑四季之日有風從申子亥卯上來迅速寒慘比連三日

至七日此外界群賊屯聚與夷狄并勢侵犯郡國晝伏夜行來為侵盜

不出七月中十四日遠七十日 凡此四日有風從貪狼陰賊毒邪上

來勃怒陰慘皆為夷狄反叛依前言之

庚辰乙未庚戌乙丑為四季受商之日時加商風從亥卯辰未上來止于

子午滿五日至九日風怒不解夷狄兵起若風中止更轉已酉上來賊必

自解近期七十日中九日遠百日若風來不滿日或轉從子午上來

或時加子午若雨濕熱者皆為賊軍中道離散

四季受商之日若風從四季上來此外國賊欲屯聚相攻不出七十日若風

從四季上來不滿五日復從四仲上來轉從陰賊方來寒慘迅速日冥無

光此夷狄兵中道自相殺不至近九十日遠百二十日

姦邪公正受商之日大風勃怒暴亂從姦邪公正上來為夷狄犯塞十日

不止十里來二十日不止三十里來期七十日

諸四季之日暴風猝起及逆風半日須臾止者為千里外兵來不則近

界雜居羗胡為變事不必在千里而千里外之人亦可以應其占風小

事小風大事大若風滿九日則為萬里外兵或羗胡居處向者有變

凡大風從四季上來止于子午氣色清明天日和暖者皆為四方界分欲

來求和隨日期之

大凡四季主關梁津渡道路主管鑰王遠方客占外郭外州外界外夷

各以風起日數知遠近疾知進止寒溫知勝負他故此

水火災風占

凡受羽之日但納音屬水者皆是風從卯酉羽上來天雲陰潤人心悲慘連

三日者必有暴雨大水驟至若風來帶刑殺及貪狼姦邪陰賊之日時

則有水賊起害人

凡風從卯酉來時加卯酉風氣肅肅謂習又止卯酉風氣肅肅物者大雨即

至也

諸角日有怒風從寅申丑未徵上來乍違乍疾時加夜半火起宮寺院廟中辰午酉亥四日為自利日其日受角而風從徵來辰日加辰燒左部二十石傳舍大臣將相之宅午日加午燒都廷尉舍大夫官吏之宅酉日加酉燒貴府大傳舍廚庫貴人店肆亥日加亥燒喪家并店肆牢獄若徒囚之家大寒迅急則燒殺人溫和但燒屋不殺人風止即有雨下見雷電乃已不然雖期內有雨火亦必起

四季受角之日怒風從四季上來止于午者下亭鄉市失火有文書三日至期內雨不發諸亥卯受角之日怒風從辰未上來時加甲子此賊以火攻主人寒急者殺人財出若時加廉貞公正此怨仇相殺不出三日六日以日占其地諸殿日時加徵暴風猝起而天氣清明者有書徵至為失火事近期三日遠三十日以日占國凡陽徵日風從陽徵來時加夜半為都市中符寺火起風從陰徵來為下亭鄉市及人間火起凡占火得已酉之時此誤相燒也得公正之時為仇怨相燒得廉貞之時因文書口舌相燒得貪狼之時為賊攻燒主人得陰賊之時為忌人逃相燒或捉賊燒屋得壽星之時為小盜陰私相燒日辰王相有氣者人事相燒囚死無氣時加高角鬼神所燒若徵日起風三日以上天氣赤黃徵風不解至七日此天火災起千里相望近期三日遠三十日若風止即有大雨則解占火與使者徵書同占暴風忽起東南其方繞木悲鳴聲如狼火有火災不出三日假令丙寅丁卯之日怒風從寅卯上來為都

市中火起所以然者丙丁火寅卯木也火得木而燃此是兩火共燒一木卯為都市期三日或丙七日丁六日應亦以日占其國期內大雨則止乙巳略例辰戌之日及諸受商之日風從辰戌上來已亥之日及諸受角之日風從已亥上來受徵之日風從辰戌上來諸受角之日風從丑寅未申上來辰午酉亥之日風從辰午酉亥上來已上諸風鳴條擣樹乍起乍止勃怒暴亂天色昏冥皆為發火之候風起二三刻止火非遠半日止十里內一止五里二日止百里三日止千里外又初疾後慢非遠初慢後疾連火至王相時方燒都市宮室官舍完第囚牢獄廟宇休廢婦亭店舍鄉郭閑屋

候風知詔書

諸陽宮之日風從陽徵上來為詔書到欲知何詔書以風至之時占之時即寅午遼除詔時加己酉寬大詔時加丑戌徵詔時加申子賦徵詔時加辛卯接事老詔一曰盜賊事詔時加辰未嫁女傳詔近期九日遠則四十五日諸陽宮之日風從歲月日利上來回止德方風大迅急此上官收下官證對無罪假令風從帝旺上來若子丑上來為詔書又加子丑帝王地益明視于支所加日情生克之時知書所為若從相來為公卿書春甲夏丙秋庚冬壬天子所在風從其上來有天子來若時加公正此天子令也時加壽星此詔不可信

候風知赦

春甲寅帝乙卯壬庚申為詔獄辛酉為司空夏丙午帝丁巳壬癸亥

為詔獄壬子為司空 四季月戊午帝己未壬申寅詔獄乙卯司空
秋庚申帝辛酉壬子巳詔獄丙午司空 冬壬子帝癸亥壬戌詔獄戊
辰司空 凡風從詔獄上來大赦司空上來小赦 春甲寅日時加中風
從甲來三日止申其風溫和法為有大赦期六日又云風從庚上來有
大赦乙卯日時加酉風從甲上來止于申為小赦期四十五日夏丙午
日時加亥風從丙上來止亥其風清和有有大赦期六日又云風從壬上來
有大赦丁巳日時加午風從丙上來止亥有小赦期四十五日四季月戊己
日時加寅風從寅上來止于寅有大赦時加卯小赦期六日內四季日
王時風從時辰上來有大赦卯上來小赦卯日未上來小赦秋庚申日
時加寅風從寅上來三日止于巳其風溫和有大赦期六日時加中
子為小赦冬壬子日時加巳風從壬上來其風和謂有大赦時加申有
小赦期六十日內
冬至後丙申日風從丙上來大赦甲申戊申庚申日風從丙上來小赦
丁巳日風從巳上來三日止大赦一日一夜止小赦
寬大之日時加巳酉風從巳酉上來三日止詔獄有大赦常以帝王之日
己酉寬大之日獄日候風從王上來加獄時或止獄時皆有大赦鳴條以
上占之
諸戊己壬日風從天門上來有赦 春甲日日出之時風從卯上來須臾
止又復從卯上來有赦近二十日
春甲為天子庚為獄有風從甲上來時加庚為有赦若連三日止庚其

風清溫必有天枝風止而雨有賞賜期九日或三十日以下三時依此推之
春甲日風從甲未上庚須臾止有贖書半日止府吏原罪一日一夜止州
書原罪三日止使者原罪 春甲日旋風從甲來入人家止庚亦為
有赦令 春風常從甲來止庚必有赦令亦為陰陽和律呂正國
有喜
四時寬大己酉之日時加巳酉風從王鄉來止巳酉有大赦
候風知遷官免
國君公卿以下所屬日春三月寅皇后甲天子卯太子乙太子妃辰
太子史巳司空丙司徒午太尉未九卿丁太傅申司隸庚詔獄酉庶民
辛司徒戌夷狄亥宗廟壬內相子官府丑大將軍癸內藏 夏三月
己皇后丙天子午太子丁太子妃未太子史申司空庚司徒酉太尉辛
太傅戌九卿亥司隸壬詔獄子庶民癸司徒丑夷狄寅宗廟甲內相卯
宮府乙內藏辰大將軍 秋三月申皇后庚天子酉太子辛太子妃戌
太子史亥司空壬司徒子太尉癸太傅丑九卿亥司隸壬詔獄子庶民乙
司徒辰夷狄己宗廟丙內相午官府丁內藏未大將軍 冬三月亥皇
后壬天子子太子癸太子妃丑太子史寅司空甲司徒卯太子太傅辰
九卿巳司隸丙詔獄子庶民丁司徒未夷狄申宗廟庚內相酉官府辛
內藏戌大將軍
春寅為皇后此日中有暴怒動亂之風從午上來五日以上皇后有大
憂其風氣溫皇后有乘近期九日達九十日若風止大雨則不占餘放此

春丑為大將軍此日大風發屋折木從丑上來四日以上丑有氣將軍賀賜無氣有罪退急寒克大將軍有憂近期八日遠八十日

春丁巳為三公風從丑上來止三公上天色清明三公遷封受賀風氣寒急日不明三公遷免受誅丑者己日墓也四時風從天子上來視所止為詔書所加風氣清和為遷官寒急昏濁為憂罪止而雨為事解雨止之後仍有寒風為事不解但過亦不解風半日一日從近期三日以上從近期早暴從近期稍遲怒從近期

戊子戊午甲辰甲戌四日以四時候使者州牧刺史從事檄書風從其時上來有氣為遷無氣免退 假令春甲辰日風從辰上來三日止甲使者微拜尚書 假令甲上來三日止辰使者遷二千石近期三日

遠二十七日書到諸使者用事之日風從微上來止辰使者遷二千石此丑使者喜止公卿座其風清和有遷賀喜若大寒退急為使者奏三公二千石令長富退受罪近期三日遠三十日

丙辰日為府君其日有風從辰上來二日止君位上二十石徵納補 丙辰日有風從辰上來止午清和者二十石表使者寒急二十石表刺使更相奏上有氣者勝無氣者止辰上為奏事不則為奏事遷受罪近期九日遠四十五日

五丑為令長相奏日五丑之日有風從丑上來大寒急止辰丑有氣此令長奏府君止午奏使者止三公座則奏三公此下官與上官相奏以寒溫決勝負

五亥主諸丞凡亥日風從亥上來亥有氣丞遷賀無氣丞免官風半日

止者即丞二日止為府丞三日止為州治中四日止為公侯長史五日止為尚書六日止為二千石

五戌為都尉丙戌之日有風從戌上來戌有氣都尉遷無氣免官半日須災為小尉若溫和為遷賀寒急為免官他放此

諸陽宮寬大之日有大風從天子上來止三公座上為三公入賀期百九十日丙辰戌寅日是

諸寬大廉貞公正之日有風從丑上來視所止為君德所加主有遷官賞賜以四時為位言其官若大寒退急君有暴令視所止之位當之

凡大風折木從臣座上上來止君位皆為臣上書奏事溫和清爽不寒慘為喜從刑殺來日光昏濁者為有姦假令廉貞寬大公正之日其

日清明風從臣座上上來止君位其臣忠正所奏公直必受慶賞若邪陰賊貪狼之日風氣寒冥者反是 假令宮日時加宮者此近臣也四十里內風半日止者五十里內貴客也一日止百里內客也二日止者千里客也三日止者外臺使也四日止者外州使也五日止者邊將使也七日止者數萬里夷狄使也以上言止者皆謂止于君位者若風冥寒寒急此遠方使至心懷叛逆其風來時日知已酉丑戌寅午皆為正臣欲有獻于君清溫告寒退有憂假令風從宮來寒急者君怒也溫和而雨為欲加位賜凡四亭受宮日風從四季上來止君位或太子位皆為客候主人 候王侯公卿二千石出入

諸陽主長吏諸陰主民間 天子所在二千石使者令長同占之 假令春三月天子在甲有風從甲上來時加甲風止雷天子入皇后宮中甲來止丑天子入大將軍府中止酉天子候白衣士止戌天子入都市止辛天子入人家甲來止四季天子出遊千里止四仲出百里止四五出行城郭以占諸侯二千石令長同法

風從臣位起止于君位皆為臣上事 假令春天子位在甲風從未上來止甲為九卿上事入省從丑上來止甲為大將軍上事入省餘准此

何以知大將軍兵先起商角之風兵起風上宮羽徵風兵起風下假令陽角之日風從角起則為大將軍先將兵出也欲知勝員按法言之風起相生則利相克則戰如角日風從羽來角羽相生大將軍出兵必勝餘放此

春三月天子在甲在內則占天子出入在外以占臨民則令長至二千石使者諸侯亦占甲所謂君人者上下同占也

喪疾風占

壬子壬辰之日風起夜半止夜半占皇后國夫人起日中止日中皆占人君君夫人他放此

庚子陽宮之日日中夜半怒風從子上來止辰此為宮動宮止辰為入墓中宮為君入墓有君喪期九日連九日庚午陰宮之日日中夜半怒風從子上來止午或辰后有辛暴子來為喪午末為點止辰為入墓中期九日連九日風起三日已上止乃以此占不三日為病

諸角日大風從亥來二日止未二千石有死喪期九日或二十七日 壬午角日風從未來三日止使者州刺史有喪 癸丑日風從未來一止丑令長有喪 己亥日有風從亥上來半日止未丞尉有喪 丙戌日風從未來止戌小尉有喪 四季受角之日風從未上來比連三日民大疫若風從己亥上來止未大死喪期二十七日 己亥受角之日風從己亥或止己亥此長吏容接連容止期傳近期三日連期九日

五墓之日風從五墓上來或止墓上皆為死喪憂事假令宮墓在辰宮日風從辰來或止辰是也宮主長吏高墓在丑風從丑來或止丑皆為死喪疾病餘傲者

凡風從墓上來或入墓皆為死喪若時加己酉入王相或帶德及德合皆為死者得生因者亦必遇赦他傲此

救百姓疫法

春以己角之日戶曹出行疾病至未治壇白羊白犬白雞禳之夏遣法曹秋遣金曹冬遣水曹四季月遣功曹各于其時之墓羊犬雞用所被克之色殺之則雖病不傷不遣則其災必有大應衝月

飄風占

飄風回風也扶搖羊角焚輪皆其類也自下而上至于天亦有自上而下者通謂之旋風旋風起宮宅中以六情言之清和吉王相有氣亦吉凶死為凶旋風卒起宮宅之內或從外入揚人衣物發人屋宇皆為有辛暴事若從歲月日時德上起來或止于德合之方或寬大日辰

值德合之時王相有氣則有吉事若從歲月日時刑衝殺上來或止刑殺墓之方或日辰因死勝時下皆為凶事 命負陰賊毒邪之日旋風入室中飄揚衣物當憂財物火驚宮日旋風起宮宅中為聞訟為因繫為縣官有連引事若起道路從內向外街上者吉聞日旋風起宮宅中有人持酒肉來不出三日角日憂疾病微日憂火羽日憂失財物凡旋風起坐席君子失官小人失財 旋風從歲月日時刑墓上來行者急走坐者急起避之凡行道見旋風從正南上來有酒食若時加已酉皆大吉旋風吉方起兩處夾道隨人行者重吉久而不減亦無他事但從山地來即山行道有旋風從前面來逆衝人者勿前防有伏匪相謀以時下五音德刑占之旋風急從後來逐人亦以其日支干納音時方刑德五音六情占之以清和為吉寒濁為凶旋風傍起前行或橫衝而過皆凶並用日辰刑克占之凡行道有回風四面覆人宜避避之 回風覆人宮日有田土事訟微日有聞訟若從東方來家防火 羽日失財物或憂酒肉事聚眾于上 商日為財物亡遺為人所謀 角日有疾病從角地來為元長事 宮日回風突人或田宅憂移徙或爭訟田宅若道上過之不宜為客街外則吉微日回風突人或告訟文書出或有失金錢事 羽日回風突人或入水行舟防沒溺或失財物有眾聚事 商日回風突人或爭財若入山林墜下被傷 角日回風突人有疾病死喪哭泣不則相擊傷 凡宮宅之內西堂為父東堂為母堂邊為長子房為妻女庭為中子墻壁為少子井灶為婢僕門為賓客回風暴風猝起若從外入皆以德刑

言其所主之人吉凶一曰西堂為父北堂為母東堂為子南堂為孫亦是凡宮宅中庭為大眾庭戶為四鄰墻垣為小口井灶為婦女雜碎為奴婢馬廐為役隸客室為外人門為賓客廳為諸公客有風起止其地時加毒邪陰賊或從毒邪陰賊上來止此或從此起而止于毒邪陰賊之地各防其人有謀若風暴寒慘帶利殺克害而來有所觸損者各言其人有災凡回風暴風猝起宮宅諸商日時加寬大風從角上來止于因死休廢為賓客作毒風起門外入門而止于商時方亦然加毒邪不覺加公正覺 商日時加中風從未上來回入南門至堂邊為長子作盜回入井為婦女作毒飲共他人殺夫陰賊之日時加申子風從毒邪來止陰賊婦女作毒欺夫 辛丑日時加午風入宅中從午上來後三日有酒食 高日辰勝時下風從純商來為怪物害人商日風起純角入宅為惡鬼入宅害人日辰王為縣官從王鄉來為家長相鄉來為子孫休廢來為客賓囚死來為下賤貪狼來為盜賊毒邪來為淫婦小人公正來為仇人餘以類推之凡宮宅中同坐非止一人或十餘人同行而有旋風相衝未知在誰當以風發之時及日辰推之風從宮來即宮姓者當之若同音者非一人即又以長幼別之益為長年寅申己亥主之仲為中年子午卯酉主之季為少年辰戌丑未主之若長幼又同者非一人則以休王別之日辰王相事在尊長貴人休廢囚死則在卑幼賤人又陽日取男及在左者陰日取女及在幼者又同則取衣服之色宮黃徵赤商白羽黑角青或取其所執持之物以決之即知其事在誰若飄風起而止前者皆以時音期之從

來運人而逃去者以日音期之假令音得角期九日

旋風從人本命墓上來而值之為疾病 假令時加角為從高墜下失足

竹木所傷時加徵為燒爨或見血時加宮為瘡腫時加商為金月所傷時

加羽為沒溺淹死

旋風從本日墓上來值之者疾病或刑上來為縣官召月刑上來為尉部

鄉亭召日刑上來或爭訟時刑上來有卒急公事皆凶

旋風從歲月日時德上來皆為有酒食慶賀吉事假令年在木鄉有

木器物從北方來在火鄉有銅瓦物從東方來在土鄉田宅物從南方

來在全鄉錢物從四季方來在水鄉酒肉六畜物從西方來四孟之日四孟

上來上官長吏有賜與四仲之日四仲上來次官長吏賜與四季之日四季

上來下官長吏賜與若音得商時或商日辰加商得全銀銅錫之物得徵

時或徵日辰又加文書采色之物得羽時或羽日辰又加酒食若水物得

角時或角日辰又加木實穀粟縵布衣物得宮時或宮日辰又加土

瓦器脯肉皮革之類王相其物良休廢囚死則敵溢

凡宮宅中及衆人道路行畔有暴風入衆人中亦可以風聲五音求其

同音者言其憂喜

凡在宮宇廳院園苑之中有旋風分明依道不急不惡清明和暢漸向

前來當有賢人君子至或為使者召命喜慶之事

凡行道之次忽遇暴風旋風當以行年決之行年男一歲起兩歲二歲丁卯三

歲戊辰至十歲丁酉十歲丁酉十一歲丁酉十二歲丁酉十三歲丁酉十四歲丁酉十五歲丁酉十六歲丁酉十七歲丁酉十八歲丁酉十九歲丁酉二十歲丁酉二十一歲丁酉二十二歲丁酉二十三歲丁酉二十四歲丁酉二十五歲丁酉二十六歲丁酉二十七歲丁酉二十八歲丁酉二十九歲丁酉三十歲丁酉三十一歲丁酉三十二歲丁酉三十三歲丁酉三十四歲丁酉三十五歲丁酉三十六歲丁酉三十七歲丁酉三十八歲丁酉三十九歲丁酉四十歲丁酉四十一歲丁酉四十二歲丁酉四十三歲丁酉四十四歲丁酉四十五歲丁酉四十六歲丁酉四十七歲丁酉四十八歲丁酉四十九歲丁酉五十歲丁酉五十一歲丁酉五十二歲丁酉五十三歲丁酉五十四歲丁酉五十五歲丁酉五十六歲丁酉五十七歲丁酉五十八歲丁酉五十九歲丁酉六十歲丁酉六十一歲丁酉六十二歲丁酉六十三歲丁酉六十四歲丁酉六十五歲丁酉六十六歲丁酉六十七歲丁酉六十八歲丁酉六十九歲丁酉七十歲丁酉七十一歲丁酉七十二歲丁酉七十三歲丁酉七十四歲丁酉七十五歲丁酉七十六歲丁酉七十七歲丁酉七十八歲丁酉七十九歲丁酉八十歲丁酉八十一歲丁酉八十二歲丁酉八十三歲丁酉八十四歲丁酉八十五歲丁酉八十六歲丁酉八十七歲丁酉八十八歲丁酉八十九歲丁酉九十歲丁酉九十一歲丁酉九十二歲丁酉九十三歲丁酉九十四歲丁酉九十五歲丁酉九十六歲丁酉九十七歲丁酉九十八歲丁酉九十九歲丁酉一百歲丁酉

行十一歲至十五歲若風來寒人從廉貞寬大公正上來與人本命相生則

為歡喜酒食相迎從毒邪陰賊會報上來與人本命相妨宜妨使謀

相害若蓬勃寒冥又加刑殺大禍即至 宮日忌爭田宅 徵日有爭

訟文書亡失金錢等事 羽日有水厄亡失財物 商日防閑訟相

傷角日主哭泣症病

旋風從地中出直注日者卜師死

旋風從宮闕中一日再三名曰太陽或不出一年內兵起行道見回風

從四方來必有酒食

諸飄風起而止前者皆以時音期之

天鏡占飄風吹衣繞于都市中有殺王不出一年

凡軍初出有旋風從傍起直至軍前飄轉引道者軍必大勝若從敵

上來宜急設備 軍行有回風相觸者中道而還無功 軍行有大旋

風起軍前右迴繞者將死左迴繞者得敵糧

凡扶搖獨鹿之風卒起軍營中營中有反者

占風來遠近法

凡風發初逆後疾其來遠初急後緩其來近動葉十里鳴條百里搖枝

二百里落葉三百里折小枝四百里折大枝五百里飛沙走石千里拔大木

根五千里凡鳴條以上皆百里風也

凡大風非常滿三日三夜者天下盡風也二日二夜半天下一日一夜者千

里風也

凡風二日夜事及三千里外一日一夜同時事及二千里六時以上事及

千里半日半夜三時以上事及五百里一將以上事及百里

凡大風拔木事及三千里外折大枝事及二千里若風近起城郭即城郭中有急事年起宮宅為左右變事

凡風自百里以上來者其風特緩特急條長索索然若蓬勃乍起乍止卒緩卒急勢無常准者並是二百里內非遠來為災乃重若當時有雷雨者不占其應四時定日兼雷雨而發者並依別占

凡風發一日為其縣二日他縣三日其郡四日他郡五日其州六日他州各以日數知災所及一日風一日一夜為邑二日三日為州四日五日為州國六日七日以上為天下京房風角又有推五音占風所發各以五音之數期風之遠近凡五音有納音金木水火土有以十二支配五音有應聲配五音者宮風近十里中百里達千里徵風近七里中七十里達七百里羽風近六里中六十里達六百里商風近九里中九十里達九百里角風近八里中八十里達八百里皆以五行成數推之變通其數弱類而長之風所從來二十四處皆須明知發止審別千支八卦所在發時早晚來從何處息在何時迴止何辰皆須知之乃可以言

觀風知賊數

欲知賊數多少視風所從來之方為月期所乘辰為道里以止發時支于為人數乘五氣十倍相氣五倍休廢如數因元成半 假令風從坎來起半夜止日中坎后子位建子為十一月子數九其賊當以十一月來在九百里或九十里內賊九人或九十或九百多則以千萬言之支于數者甲巳

子午九乙庚丑未八丙辛寅申七丁壬卯酉六戊癸辰戌五己亥四之數也對敵八卦占風

乾為折風位西北風從折占來主人將死客勝 坎為大星風位正北風從大星上來利先發主人不勝客勝 艮為小星位東北風從小星上來主人不勝客勝 震為窟風亦曰嬰兒風位正東風從嬰兒上來客軍不勝主人勝 巽為小弱位東南風從小弱上來利後發主人勝客敗 離為大弱位正南風乘大弱上來敵上止利後發主勝客不勝 坤為疎風位西南風從疎上來利後發客軍不勝主人勝 兌為街風位正西風從街上來利先發主人不勝客勝 京房占風從震巽離坤上來主人勝客乾坎艮兌上來客勝主人

十二歲月日時占風

太歲在寅正月寅日寅時風從寅上來太歲在卯二月卯日卯時風從卯上來太歲在辰三月辰日辰時風從辰上來太歲在巳四月巳日巳時風從巳上來太歲在午五月午日午時風從午上來太歲在未六月未日未時風從未上來太歲在申七月申日申時風從申上來太歲在酉八月酉日酉時風從酉上來太歲在戌九月戌日戌時風從戌上來太歲在亥十月亥日亥時風從亥上來太歲在子十一月子日子時風從子上來太歲在丑十二月丑日丑時風從丑上來急暴寒慘者皆為客勝主人軍不勝

三刑相會風占

假令今日是五日時加戌風從末上來大寒克者必大戰流血所以然者丑
刑戌風從末來又刑丑而戌又刑未此三刑俱會主客皆傷申日時加寅
風從已上來者同占子日時加卯風從子來客大勝主人多死傷風從卯
來主人勝辰午酉亥自刑之日風從其上來客勝若特加辰午酉亥風從
其上來則主人勝 風從日刑上來特暴者賊必反來攻人風從刑上來
相衝對上起者半路有突兵為應風逆行者伏兵起軍中 凡風從
三刑上來坐者急起行者急走賊必至至必交戰必敗宜固守若戰將
必死月刑不出月日刑不出日

凡風從三刑上來非惟兵戰百事皆凶刑上來發疾刑下來發違
假令今日子日刑在卯風從子來為從刑上來客利風從卯來為
從刑下來為主利餘同 凡利全刑為兵全日庚辛申酉是也木
刑為喪木日甲乙寅卯是也火刑為火火日丙丁巳午是也水刑為
水水日壬癸亥子是也

凡軍始行逢歲月日時刑下風來者必有將死若得旺相客死因發主
人死 風從歲刑來必有大兵人馬死不出歲天下大兵 風從月刑來
為賊起即兵發風從日刑來為賊夜至主人兵敗 風從時刑來不
出三日鄉兵起

雜占風

凡風頻從歲月德合上來日色明滅天氣清和謂之祥風其占為
天子用賢人遠小人天下無兵萬物阜

凡風聲聒耳不調頻從三刑歲衝上來謂之妖風其占為天子用小人遠君
子早治不節天下凶

凡風從歲月日時刑衝上來止于刑衝者大臣災蝗蟲生糧貴有火
災以日占國 假令微風不動枝葉常從德合上來 有喜亦小常從
刑衝上來不動枝葉有災亦小必鳴條以上至于折木發屋揚沙走石乃
可言大災福

凡春甲夏丙秋庚冬壬四季月戌為四時天子風若順時于歲月日德上
來止于德合時方其風鳴條擺樹不走沙石天氣溫和日色明朗者天子
有德天下治安五穀豐熟四夷聽順國有大喜

凡八節之日風從三合六合及天門上來皆為吉慶

凡春甲乙寅卯日夏丙丁巳午日秋庚辛申酉日冬壬癸亥子日有風
鳴條帶雨不驟民安物成

凡春庚辛申酉日夏壬癸亥子日秋丙丁巳午日冬戊己辰戌丑未日風
起擺樹鳴條或加雨雪揚沙飛塵呼怒有聲皆為人民不安萬物不成
凡春甲寅夏甲午秋甲申冬甲子天門乾上有風鳴條落葉有故五
穀大熟

凡乾坤艮巽上風起颯颯為條拂樹落葉更難微雨或小有二聲雷
者亦曰祥風五穀成天下安

凡四季月風從乾坤巽艮上來天子有德令

凡甲乙日風從坤來丙丁日風從乾來庚辛日風從艮來壬癸日風

從吳來戊己日風從坤民來動葉鳴條去地尺餘不揚塵沙風氣清和日光明潔民安國昌五穀著熟

凡子日風從午上來午日風從子上來甲日風從庚上來壬日風從丙上來皆為衝破甲乙日風從庚辛酉申上來壬癸日風從辰戌丑未上來皆為刑克其餘准此其風暴怒勁陰慘寒皆為大憂五穀傷人不安

凡乾為天門風起逆勃乍紫乍慢天色黃黑為火為旱為疫為米貴又曰風逆勃鳴條天色黃黑王相徵大旱百果不成王相角疫疫旺相刑蟲生人飢王相高兵動物貴王相宮有德令萬物成 其為地戶風起吹沙走石有聲如雷雨如牛吼有大水一日以上西南方人多疫東南方人半疫其虎傷害人二日止來年固有大水火 坤為人門風出去地尺餘不動塵沙風氣清爽日光明潔通天有黃赤雲氣國有大慶

大抵坤上風吉多凶少有非常之風又當以五音六情刑德言之 艮為鬼門有風吹沙走石有聲如千萬人呼風氣昏黑天氣晦冥民多疾病牛馬疫死五穀不成應在來年西南為衝方人多病死鬼出人見之

凡戊己屬中宮無刑衝寄于乾坤艮巽皆為土位主中國之君若戊己日風發于乾坤艮巽在辰戌丑未之時戊己日為陽己日為陰其風又止于辰戌丑未之方則為天子有德令天下安寧歲美人樂

凡風常發坤方其氣暄熱主旱常發艮方其氣淒涼主多陰雨

凡春甲子夏丙子秋庚子冬壬子四季月戊子謂之天甲子春甲子日風雨有赦夏丙子風雨兵起刑獄秋庚子日風雨有威賞之令冬壬

子日風雨當進賢人四季戊子日風雨歲熱國安有赦令

凡立春正月戊申二月己酉三月庚戌有暴風從西方來滿七日兵起西方 立夏四月辛亥五月壬子六月癸丑日有暴風從西方來滿七日兵起北方 立秋七月甲寅八月乙卯九月丙辰日有暴風從西方來滿七日兵起東方 立冬十月乙巳十一月丙午十二月丁未日有暴風從

西方來滿七日兵起南方其應皆不逆衝

凡春丙申丁酉日有大風從南來冬甲辰戌午日有大風從北來秋壬申己巳日有大風從南來冬甲辰戌午日有大風從北來秋壬申己巳日有賊必未相攻亦有謀叛者

凡春丙丁夏戊己秋壬癸冬甲乙日有暴風急雨寒克者賊必起已有賊必入界若風至夜不止必有大賊圍城

黃帝占暴風卒起東方天下饑民流亡盜賊相劫卒起東方鬼行人道有早疫病卒起西北方食物不入人病悚瘡疥卒起西方秋早霜物不成

凡暴風忽起擺樹鳴條風勢緊急未及一二刻漸微而止者其風遠不逾十里來當視日辰占之若在利衝方則外有送賊盜至在德方則外有送祥異至在合方則外有送書信至

凡風驟起經半時止者其風在三百里來其占在民若在日辰刑衝方內未貴若風色陰黑飛沙揚塵不出二月民不安居若在日辰德方月內未賤在日辰本位上來民間有大火此占不用分野但風所當處即為災

凡風驟起時吹沙走石經一二時止此風在五百里以上千里以下來其占在大
 臣長吏專視月建若在刑衝方來其地長吏有憂病出司若風帶熱吹
 灰漲天天色陰慘為長吏大臣死若在月德合及月建本位上來一百日
 內長吏有賞賜加職遷官之喜長吏者一郡一州之長官也
 凡風驟起吹沙走石拔木折枝半日一日而止當視太歲干支若在刑
 衝上來君怒欲行誅殺不出三月未貴有旱澇之災在德及合上來不
 出三月有德令
 凡風聲如雷觸地而起者其地大兵起
 凡風雨後大雷皆為天子有急令
 凡風鼓塵連日不散如霧其色赤黑黃燥有火災
 凡風聲怒鳴氣勢悽慘連日不止有兵則敗見于所鳴之方無兵則
 其地主民者有憂喪亦為有火災
 凡風入骨寒慘為雨
 凡大風發屋折木天色赤者有兵大起行千里又曰蝗蟲大起
 凡六辛日風起官宅中有人持肉來
 凡大風黑雲時錯臨軍者軍有憂十五六日者大憂十七八日者軍破
 滅敵上有此急伐之
 凡暴風急入舍發屋戶內不出六十日有相殺者若入宮殿中人主惡之
 暴風入宮裂帷帳君有憂入軍幕折旗槍將有憂
 凡畫皆有風聲而無風云殃外至臣共欺君不出千日凡風作後有雨

者不占兩階後風起即占之
 凡天子占千步諸侯去宅五百步庶人去家一百步占之
 拾遺
 凡軍與石畔有風動塵土者吏士多死傷 風雨驟從四維上來翻覆回
 轉城營中必有反者風從四維上來乍高乍下寒迅者敵欲發山林伏
 兵暴風發屋折木從四維來名曰賊風有賊兵從風所來東不出八
 日八十日東南不出四日四日西南不出二日二十日西北不出六日六十
 日凡姦邪日風從貪狼上來賊方自散公正日風從陰賊上來止於姦
 邪賊必破滅 陰賊日風從陽角上來賊欲來攻城期九日或四十日
 陰賊日時加貪狼風來急寒者敵軍夜來襲人急備之
 諸角日時加官風從角上來止於陰賊大兵將起主人軍中欲反勿信左右
 一云諸角日
 諸羽日風從官羽上來乍高乍下乍南乍北四面分散去復還者敵詐降
 因欲遁期七日或九日
 諸商羽日皆有風折木從申子亥卯上來日中夜半風益急者期三
 七日大賊至一云諸角日
 諸微日風粹起午上止於亥軍中左右必有謀反之人六甲窮日占同
 諸陰賊日有飄風鬼風從四季上來時加四季或鳥飛從四季上來必有
 搜捕之事欲知捕何人加丑戌為捕怨仇加辰未為捕盜鳥占即至
 風占以日時支干休王期之

有風忽起西北却復東南四轉五復者主將貪虐士卒謀逆

兩軍相當風從離吹起拔刑殺者慎勿出戰出戰必敗 旋風碎

起敵軍上急擊之勝 旋風自敵上來入我營中敵欲降如拔刑殺

而來者賊有伏兵 營中旋風頻起而出者不可以戰急移營去之

旋風挾時刑主人利疾戰日刺客勝 旋風直上衝天起我軍中急

戰大勝

大風揚旗幟東西南北周旋回轉將死軍覆若風繞旗竿直而垂下

者戰大敗

五音次序

李淳風曰按五音所主以宮為體象五行之內土為最尊土即是地

地與天敵體故宮於五音為君土者火之子也君國者必立宗廟行疏令

徵又為疏令故火之上以水為妻故明又火之有妻必有子故商又火之物

商則變元而為鬼則土者木也故以角終焉

孫子彙徵四卷 直隸總督 採進本

國朝鄭端撰端有政學編已著錄攷孫子十三篇舊

註見於史志及諸家書目者今多不傳傳者亦多

散見諸書罕專行之完本端此編彙集眾說兼采

古來談兵之言足與孫子發明者附錄於各句之

下頗為詳備然徵引太冗如作戰篇公家之費節

注內所錄車馬器械之論於車則全載考工記於

馬則悉引相馬經於弓矢戈戟牌棒鈹鐵等類則

纒陳演習攻打之法極其瑣細亦博而不精者也

其書每卷皆標曰孫武子集解廣義而端自序則

又題曰孫子彙徵未詳二名孰先孰後今姑從端

自序之名焉

便宜十六策一卷

題〔蜀〕諸葛亮撰

空軍指揮學院圖書館藏清刻諸葛武侯全

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十六策一

卷》提要

諸葛忠武侯兵法卷第三

武威 張 澍 介侯 編輯

便宜十六策

澍案隋書經籍志武侯十六策一卷崇文總目武侯十六策一卷龍公武讀書記云蜀諸葛亮撰十六策序體謹進便宜十六事一治國云云陳壽錄孔明書不載此策疑依託者今考陳壽進諸葛亮集表有曰輒刪除復重隨類相從是壽曾經刪及繁複十六策應在二十四篇之外也

諸葛忠武侯兵法

卷三

治國第

治國之政其猶治家治家者務立其本本立則未正矣夫本者倡始也末者應和也倡始者天地也應和者萬物也萬物之事非天不生非地不長非人不成故人君舉措應天若北辰爲之主台輔爲之臣佐列宿爲之官屬衆星爲之人民是以北辰不可變改台輔不可失度列宿不可錯繆此天之象也故立臺榭以觀天文郊祀逆氣以配神靈所以務天之本也耕農社稷山林川澤祀祠祈禱所以務地之本也庠序之禮八佾之樂明堂辟雍高牆宗廟所以務人之本也故本者經常之法規知之要

圓鑿不可以方柄，鉛刀不可以破伐，此非常用之事，不能成其功。非常用之器，不可成其巧，故天失其常，則有逆氣地失其常，則有枯敗人失其常，則有患害。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此之謂也。

君臣第二

君臣之政，其猶天地之象。天地之象明，則君臣之道具矣。君以施下為仁，臣以事上為義。二心不可以事君，疑政不可以授臣。上下好禮，則民易使；上下和順，則君臣之道具矣。君以禮使臣，臣以忠事君，君謀其政，臣謀其事，政者正名也，事者勸功也。君

諸葛忠武侯兵法卷三

二十

勸其政，臣勸其事，則功名之道俱立矣。是故君南面向陽，著其聲，君臣北面向陰，見其形，景聲響者，教令也，形景者，功効也。故今得中則功立，功立則萬物蒙其福。是以三綱六紀，有上中下。上者為君，臣中者為父子，下者為夫婦，各修其道，福祚至矣。君臣上下以禮為本，父子上下以恩為親，夫婦上下以和為安。上不可以不正，下不可以不端，上枉下曲，上亂下逆，故君惟其政，臣惟其事，是以明君之政，修則忠臣之事，舉學若思明師，仕者思明君，故設官職之全序，爵祿之位，陳璇璣之政，建台輔之佐，私不亂公，邪不干正，此治國之道具矣。

視聽第三

視聽之政，謂視微形，聽細聲，形微而不見，聲細而不聞，故明君視微之幾，聽細之大，以內和外，以外和內，故為政之道，務於多聞。是以聽察採納，眾下之言，謀及庶士，則萬物當其目，康膏佐其耳。故經云：聖人無常心，以百姓為心，目為心視，口為心言，耳為心聽，身為心安，故身之有心，若國之有君，以內和外，萬物昭然，觀日月之形，不足以為明，聞雷霆之聲，不足以為聽，故人君以多見為智，多聞為神，夫五音不聞，無以別宮商，五色不見，無以別黃蓋，聞明君者，常若晝夜晝則公事行，夜則私事與，或

諸葛忠武侯兵法卷三

三

有時嗟之怨，而不得聞，或有進善之忠，而不得信，怨聲不聞，則枉者不得伸，進善不納，則忠者不得信，邪者容其姦，故書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納言第四

納言之政，謂為諫諍，所以采眾下之謀也。故君有諍臣，父有諍子，當其不義，則諍之，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惡不可應，美不可逆，順惡逆美，其國必危。夫人君拒諫，則忠臣不敢進其謀，而邪臣專行其政，此為國之害也。故有道之國，危言危行，無道之國，危行言孫，上無所問，下無所說，故孔子不恥下問，周公不恥下賤。

故行成名者後世以爲聖是以星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下不可居矣

察疑第五

察疑之政謂察朱紫之色別宮商之音故紅紫亂朱色淫聲疑正樂亂生於遠疑生於惑物有異類形有同色白石如玉愚者寶之魚目似珠愚者取之狐貉似犬愚者蓄之枯叢似瓜愚者食之故趙高指鹿爲馬秦王不以爲疑范蠡買越美女吳王不以爲惑計疑無定事事疑無成功故聖人不可以意說爲明必信失下占其吉凶書曰三人占必從二人之言而有六疑者謀

諸葛忠武侯兵法

卷三

四

及庶人故孔子云明君之治不患人之不知患不知人也不患外不知內惟患內不知外不患下不知上惟患上不知下不患賤不知貴惟患貴不知賤故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馬爲策己者馳神爲通己者明故人君決獄行刑患其不明或無罪被辜或有罪蒙怨或疆者專辭或弱者侵怨或直者被枉或厲者不伸或有信而見疑或有忠而被害此皆招天之逆氣災暴之患既亂之變惟明君治獄案刑問其情辭如不虛不匿不枉不弊觀其往來察其進退聽其聲響瞻其看視形懼聲哀來疾去遲還顧吁嗟此怨結之情不得伸也下瞻盜視見怯退

還喘息御聽沈吟腹計語言失度來遲去速不敢反顧此罪人欲自免也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治人第六

治人之道謂道之風化陳示所以也陳經云陳之以德義而民與行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日月之明衆下仰之乾坤之廣萬物順之是以堯舜之君遠夷貢獻桀紂之君諸夏皆叛非天移動其人是乃土化使然也故治人猶如養苗先去其穢故國之將興而伐於國國之將衰而伐於山明君之治務知人之所患

諸葛忠武侯兵法

卷三

五

阜服之吏小國之臣故曰阜服無所不剋莫知其極剋食於民而人有饑乏之變則生亂逆唯勸農業無奪其時唯薄收欲無盡民財如此富國家不亦宜乎夫有國有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唐虞之政利人相逢用天之時分地之利以豫凶年秋有餘糧以給不足天下通財路不拾遺民無去就故五霸之世不足者奉於有餘故今諸侯好利與民爭災害並起疆弱相侵躬耕者少未作者多民如浮雲手足不安經云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貴無用之物使民心不亂各理其職是以聖人之政治也古者齊景公之時病民不奢侈不遂禮制周秦之

立去文就質而勸民之有利也夫作無用之器聚無益之貨金
銀璧玉珠璣翡翠奇珍異寶遠方所出此非庶人之所用也錦
繡纂組綺羅綾縠爭黃衣帛此非庶人之所服也雕文刻鏤伎
作之巧難成之功妨官農事輻輳出入袍裘索釋此非庶人之
所飾也重門畫獸蕭牆數仞家墓過度竭財高尙此非庶人之
所居也經云庶人之所好者唯躬耕勤苦謹身節用以養父母
制之以財用之以禮豐年不奢凶年不儉素有蓄積以備其後
此治人之道不亦合於四時之氣乎

舉措第七

諸葛忠武侯兵法卷三

木

舉措之政謂舉直措諸枉也夫治國猶於治身治身之道務在
養神治國之道務在舉賢是以養神求生舉賢求安故國之有
輔如屋之有柱柱不可細輔不可弱柱細則害輔弱則傾故治
國之道舉直措諸枉其國乃安夫材以直木爲堅輔以直士爲
賢直木出於幽林直士出於衆下故人君選舉必求隱處或有
懷寶迷邦匹夫同位或有高才卓絕不見招求或有忠賢孝弟
鄉里不舉或有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或有忠憤於君
明黨相讒堯舉逸人湯招有莘周公采賤皆得其人以致太平
故人君懸賞以待功設位以待士不曠庶官開四門以興治務

名德以聘幽隱天下歸心而不仁者遠矣夫所用者非所養所
養者非所用貧陋爲下財色爲上讒邪得志忠直遠放名德不
行焉得賢輔哉若夫國危不治民不安居此失賢之過也夫失
賢而不危得賢而不安未之有也爲人擇官者亂爲官擇人者
治是以聘賢求士猶嫁娶之道也未有白嫁之女出財爲婦故
女慕財聘而達其貞士慕名德而達其名以禮聘士而其國乃
寧矣

考黜第八

諸葛忠武侯兵法卷三

七

考黜之政謂遷善黜惡明主在上心昭於天察知善惡廣及四
瀾不取遠小國之臣下及庶人進用賢良退去貪懦明良上下
企及國理眾賢雨集此所以勸善黜惡陳之休咎故考黜之政
務知人之所苦其苦有五或有小吏因公爲私乘權作姦左手
執戈右手治生內侵於官外採於民此所苦一也或有過重罰
輕法令不均無罪被辜以致滅身或有重罪得寬扶疆抑弱加
以嚴刑枉賣其情此所苦二也或有縱罪惡之吏害告訴之人
斷絕語辭蔽藏其情掠劫亡命其在不常此所苦三也或有長
吏敷易守辛兼佐爲政阿私所親枉剋所恨逼切爲行偏頗不
承法制更因賦斂傍課採利送故待新竄徵發詐僞備備以

成家產此所苦四也或有懸官幕功賞罰之際利人之事買貨之費多所裁量專其價數民失其職此所苦五也凡此五事民之五害有如此者不可不熟無此五者不可不遷故書云三載者績黜幽明

治軍第九

治軍之政謂治邊境之事匡救大亂之道以威武為政誅暴討逆所以存國家安社稷之計是以有文事必有武備故舍血之蠶必有爪牙之用喜則共戲怒則相害人無爪牙故設兵革之器以自輔衛故國以軍為輔君以臣為佐輔強則國安輔弱引

諸葛忠武侯兵法

卷三

八

國危在於所任之將也非民之將非國之輔非軍之主故治國以文為政治軍以武為計治國不可以不從外治軍不可以不從內內謂諸夏外謂戎狄戎狄之人難以理化易以威服禮有所任威有所施是以黃帝戰於涿鹿之野唐堯戰於丹浦之水舜伐有苗禹討有扈自五帝三王至聖之主德化如斯尚加之以威武故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夫用兵之道先定其謀然後乃施其事審天地之道察眾人之心習兵革之器明賞罰之理觀敵眾之謀視道路之險別安危之處占主客之情知進退之宜順機會之時設守禦之備疆征伐之勢揚士卒之能圖成

敗之計慮生死之事然後乃可出軍任將張敵之勢此為軍

之大器也夫將者人之司命國之利器先定其計然後乃行其

令若漂水暴流一作至其獲若鷹隼之擊物靜若弓一作弩之張

動如機關之發所向者破而勅敵自滅將無思慮士無氣勢不

齊其心而專其謀雖有百萬之眾而敵不懼矣非讐不怨非敵

不戰工非營殿之目無以見其工巧戰非孫武之謀無以出其

計運夫計謀欲密攻敵欲疾獲若鷹擊戰如河決則兵未勞而

敵自散此用兵之勢也故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懼是以智者

先勝而後求戰問者先戰而後求勝勝者隨道而修途敗者斜

諸葛忠武侯兵法

卷三

九

行而失路此順逆之計也將服其威士專其力勢不虛動運如圓石從高墜下所向者碎不可救止是以無敵於前無敵於後此用兵之勢也故軍以奇計為謀以絕智為主能柔能剛能弱能強能存能亡疾如風雨舒如江海不動如泰山難測如陰陽無窮如地充實如天不竭如江河終始如三光生死如四時衰旺如五行奇正相生而不可窮故軍以糧食為本兵以奇正為始器械為用委積為備故國困於貴買貧於遠輸攻不可再戰不可三量力而用多則費罷去無益則國可寧也罷去無能則國可利也夫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

故善攻者不以兵革善守者不以城郭是以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堅甲銳兵不足以爲彊敵欲固守攻其無備敵欲興陳出其不意我往敵來謹設所居我起敵止攻其左右量其合敵先擊其實不知守地不知戰日可備者眾則專備者寡以慮相備疆弱相攻勇怯相助前後相赴左右相趨如常山之蛇首尾俱到此救兵之道也故勝者全威謀之於身知地形勢不可豫言議之知其得失詐之知其安危計之知其多寡形之知其生死慮之知其苦樂謀之知其善備故兵從生擊死避實擊虛山陵之戰不仍其高水上之戰不逆其流草上之戰不涉其深平地

諸葛忠武侯兵法卷三

十

之戰不逆其虛道上之戰不逆其孤此五者兵之利地之所助也通典太平御覽並引云此兵之利也故戰門之利唯氣與形也無道上之戰二句此文又無戰門之利二句利一引作勢夫軍成於用勢敗於謀漏饑於遠輸渴於躬井勞於煩擾伏於安靜疑於不戰惑於見利退於刑罰進於賞賜弱於見逼強於用勢困於見圍懼於先至驚於夜呼亂於闇昧迷於失道窮於絕地失於暴卒得於豫計故立旌旗以視其目擊金鼓以鳴其耳設斧鉞以齊其心陳教令以同其道興賞賜以勸其功行誅伐以防其僞畫戰不相聞旌旗爲之舉夜戰不相見火鼓爲之起教令有不從斧鉞爲之使不知九地之便則不知九變之道

天之陰陽地之形名人之腹心知此三者獲處其功知其士乃知其敵不知其士則不知其敵不知其敵每戰必殆故軍之所擊必先知其左右士卒之心五聞之道軍之所親將之所厚非聖智不能用非仁賢不能使五聞得其情則民可用國可長保故兵求生則備不得已則門靜以理安動以理威無恃敵之不至恃吾之不可擊以近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饑以實待虛以生待死以眾待寡以旺待衰以伏待來整整之旌堂堂之鼓當順其前而覆其後固其險阻而營其表委之以利柔之以害此治軍之道全矣

諸葛忠武侯兵法卷三

士

賞罰第十

賞罰之政謂賞善罰惡也賞以興功罰以禁姦賞不可不平罰不可不均賞賜知其所施則勇士知其所死刑罰知其所加則邪惡知其所畏故賞不可虛施罰不可妄加賞虛施則勞臣德罰妄加則直士恨是以羊羹有不均之害楚王有信讒之敗夫將專持生殺之威必生可殺必殺可生忿怒不詳賞罰不明教令不常以私爲公此國之五危也賞罰不明令教有不從必殺可生衆姦不禁必生可殺士卒散亡忿怒不詳威武不行賞罰不明下不勸功政教不當法令不從以私爲公人有二心故衆

茲不禁則不可久士卒散亡其家必寡威武不行見敵不起下
不勸功上無疆輔法令不從事亂不理人有一心其國危殆故
防姦以政教奢以儉忠直可使理獄廉平可使賞罰不曲則
人死服路有餓人廢有肥馬可謂亡人而自存薄人而自厚故
人君先募而後賞先令而後誅則人親附畏而愛之不令而行
賞罰不正則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賞賜不避怨讐
則齊桓得管仲之力誅罰不避親戚則周公有殺弟之名書云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此之謂也

喜怒第十一

諸葛忠武侯兵法

卷三

喜怒之政謂喜不應喜無喜之事怒不應怒無怒之物喜怒之
間必明其類怒不犯無罪之人喜不從可戮之士喜怒之際不
可不詳喜不可紛有罪怒不可戮無辜喜怒之事不可妄行行
其私而廢其功將不可發私怒而興戰必用求心苟合以私忿
而合戰則用求必敗怒不可以復悅喜不可以復怒故以文爲
先以武爲後先勝則必後負先怒則必後悔一朝之忿而亡其
身故君子威而不猛忿而不怒憂而不懼悅而不喜可忿之事
然後加之威武威武加則刑罰施刑罰施則眾姦塞不加威武
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眾惡不理其國亡

治亂第十二

治亂之政謂省官井職去文就質也夫綿綿不絕必有亂結繼
繼不伐必成妖孽夫三綱不正六紀不理則大亂生矣故治國
者固不失規方不失矩木不失末爲政不失其道萬事可成其
功可保夫三軍之亂紛紛擾擾各惟其理明君治其綱紀政治
當有先後先理綱後理紀先理令後理罰先理近後理遠先理
內後理外先理本後理末先理疆後理窮先理大後理小先理
身後理人是理綱則紀張理令則罰行理近則遠安理內則
外端理本則末通理疆則窮伸理大則小行理上則下正理身
則人敬此乃治國之道也

諸葛忠武侯兵法

卷三

三

教令第十三

教令之政謂上爲下教也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上之所爲人之
所瞻也夫釋已教人是謂逆政正己教人是謂順政故人君先
正其身然後乃行其令身不正則令不從令不從則生變亂故
爲君之道以教令爲先誅罰爲後不教而戰是謂棄之先習士
卒用兵之道其法有五一日使目習其旌旗指麾之變縱橫之
術二日使耳習聞金鼓之聲動靜行止三日使心習刑罰之嚴
爵賞之利四日使手習五兵之便門戰之備五日使足習周旋

戈趨之列進退之宜故號為五教教令軍陳各有其道左教青龍右教白虎前教朱雀後教玄武中央軒轅大將軍之所處在矛右戟前有後弩中央旗鼓旗動俱起開鼓則進開金則止隨其指揮五陳乃理正陳之法旗鼓為之主一鼓舉其青旗則為直陳二鼓舉其赤旗則為銳陳三鼓舉其黃旗則為方陳四鼓舉其白旗則為圓陳五鼓舉其黑旗則為曲陳直陳者木陳也銳陳者火陳也方陳者土陳也圓陳者金陳也曲陳者水陳也此五行之陳輾轉相生衝對相勝相生為救相勝為戰相生為助相勝為敵凡結五陳之法五五相保五人為一長五長為一

諸葛忠武侯兵法 卷三

古

師五師為一枝五枝為一火五火為一幢五幢為一軍則軍士具矣夫兵利之所便務知節度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壯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糧牧智者為謀主鄉里相比五五相保一鼓整行二鼓習陳三鼓起食四鼓嚴辦五鼓就行開鼓聽金然後舉旗出兵以次第一鳴鼓三通旌旗發揚舉兵先攻者賞卻退者斬此教令也

斬斷第十四

斬斷之政謂不從教令之法也其法有七一曰輕二曰慢三曰盜四曰欺五曰背六曰亂七曰誤此治軍之禁也當斷不斷必

受其亂故設斧鉞之威以待不從令者誅之軍法異等過輕則重令不可犯犯令者斬期會不到聞鼓不行乘寬自雷避迴自御覽止初近後御覽遠喚名御覽不應軍御覽甲不具兵器御覽不備此為輕軍輕軍者斬御覽有受命不傳傳令御覽不審御覽迷御覽以惑吏士金鼓不聞旌旗不觀此謂慢軍慢軍者斬御覽此者食不粟糧軍不省御覽兵賦賜不均阿私所親取非其物御覽借貸不還奪人頭首以獲其功此謂盜軍盜軍者斬御覽此者變改姓名御覽有衣衣服不鮮旌旗裂壞金鼓不具兵刃不御覽有利磨器仗不堅矢不著羽弓弩無弦御覽有主法令不行此御覽

諸葛忠武侯兵法 卷三

古

為欺軍欺軍者斬御覽有聞鼓不進御覽聞金不止御覽按旗不伏舉旗不起指揮不隨避前向御覽後難發亂行折其弓弩之勢卻退不門宜御覽左或右扶傷舉死自託而歸御覽此謂背軍背軍者斬御覽有出軍行將士卒爭先紛紛擾擾軍騎相連咽塞道路後不得先御覽所喚誼諱無所聽聞失亂行次兵刃中傷長短御覽不理上下縱橫此謂亂軍亂軍者斬御覽有屯營所止問其鄉里親近相隨共食相保御覽有不得越次疆入他伍干譟次第不可呵止度營出入不由門御覽戶不自啟白姦邪所起知者不告罪同一等令人飲酒御覽阿

私取作大言警御覽語疑或吏士此謂誤軍誤軍者斬御覽
者斬之斬斷之後此萬事乃理也

思慮第十二

思慮之政謂思近慮遠也夫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君子思不出其位思者正謀也慮者思事之計也非其位不謀其政非其事不慮其計大事起於難小事起於易故欲思其利必慮其害欲思其成必慮其敗是以九重之臺雖高必壞故仰高者不可忽其下瞻前者不可忽其敗是以秦穆公伐鄭二子知其害吳王受越女子胥知其敗虞受晉璧馬宮之奇知其害宋襄公練諸葛忠武侯兵法

卷三

七

陰察第十六

陰察之政譬喻物類以覺悟其意也外傷則內孤上惑則下疑疑則親者不用或則視者失度失度則亂謀亂謀則國危國危則不安是以思者慮遠慮者安無慮者危富者得志貧者失時甚愛大賈多藏厚亡竭財相買無功自專憂事眾者煩煩生

於忌船湯則水入囊穿則內空山小無獸水淺無魚樹弱無巢
牆壞傾隄決水涼疾走者仆安行者遲乘危者凌履冰者懼
涉泉者溺遇水者渡無楫者不濟失侶者遠饋賞罰者省功不
誠者失信昏亡齒喪毛落皮單阿私亂言偏聽者生患善謀者
勝惡謀者分善之勸惡如春雨澤麒麟易乘驚駘難習不視者
盲不聽者聾根傷則葉枯葉枯則花落花落則實亡柱細則屋
傾本細則末撻下小則上崩不辨黑白棄土取石虎羊同羣衣
破者補帶短者續弄刀者傷手打跳者傷足洗不必江河要之
卻垢馬不必駢驥要之疾足賢不必聖人要之智過總之有五
諸葛忠武侯兵法

卷三

七

德一曰禁暴止兵二曰賞賢罰罪三曰安仁和眾四曰保人定
功五曰豐撓拒讒此之謂五德

十六策一卷 永樂大典本

此本載永樂大典中舊題漢諸葛亮撰考亮所著作陳壽三國志詳列於本傳之後初無是書之名故晁公武讀書志疑附託者所爲又晁志曰有序稱謹進便宜十六事是尚有偽撰亮序文今本不載而末有李革跋云泰和五祀中秋日閱圖書得此集因錄一本旣竟而題於此革字君美河津人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貞祐中爲吏部尚書蓋晁氏所據宋人本此則金人本耳又晁氏稱六曰治民今本作治人十二曰治亂今本作治政十六曰陰察今本作陰誠亦小小異同然皆不足究詰也

諸葛武侯心書一卷

題〔蜀〕諸葛亮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黃邦彥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心書一卷》

提要

忠武侯心書序

諸葛武侯王佐才也自三代以下一人而已方其高卧南陽清嘯梁甫以為彼公卿之賈千金之富果何足以易爐霍林泉之趣乎由是誦詩讀書以樂堯舜之道韜光晦迹以適鳶魚之性塵眎軒冕萬乘不能屈其節銖視金玉五鼎不能移其操若將終身以忘天下焉及其感先主三顧之精誠乃幡然而起以興復漢室為己任以故仗義履仁

鞠躬盡瘁不以時之利鈍而改
其中貞義烈之志觀夫出師二
表忠肝義膽與日星爭輝八陣
一圖星羅碁布而隱微莫測誠
伊尹太公之儔與東坡所謂巍
然三代之佐未易以世論折
當矣彼於蒞政之餘行師之附
推廣為將用兵之法編名曰心
書條分縷析言約意盡是非臆
度揣摩之說其經綸運用之妙
皆自肺腑中流出者也其間所
載如擇才知用之方戒備習服

之道與夫順天因時之術知性
察情之理靡不具備是皆運籌
決勝之機若武侯可謂用心之
密者耶惜乎天不祚漢星隕前
營三分之業終不可復良可慨
夫是書山陽二守高君理贈
正圖書以畫之靜寧知州蓋有
獲得而珍寶韞匱以刊之總類
為帙行於世何其用心之仁且
博哉余忝任夔陽守而陣圖正
值郡城南江洲中因公暇歷覽
其形勝有以感發景仰於心適

幸而得覩是書正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以發千古冰心雪操玉折竹裂之心也欲捐俸壽梓以廣其傳故不揣庸陋僭書以冠其篇端云

弘治三季孟冬既望

賜進士中順大夫知夔州事

西劉讓書



漢諸葛武侯像

維忠武侯識其大者仗義履仁卓然不
舍方卧南陽若將終身三顧而起時幾
屈伸難平者事不昧者幾大綱既得萬
目乃隨我奉天討不震不竦惟一其心
而以時動噫侯此心萬世不泯遺像有
嚴瞻者起敬
南軒張氏讚

諸葛孔明心書目錄

兵機

逐惡

知人性

將才

將器

將弊

將忠

諸葛孔明心書

將善

將剛

將驕

將疆

出師

擇才

智用

不陣

試將

戒備

習服

軍蠹

腹心

謹候

機刑

重刑

諸葛孔明心書

將蠹

審因

天勢

勝敗

假權

哀死

三賓

沒應

諸葛武侯心書

漢 諸葛亮 著
明 黃 校

兵機第一

夫兵之權也是三軍之司命主將之威勢將
能執兵之權操兵之勢而臨羣下譬如猛虎
加之羽翼而翱翔四海隨所遇而施之若將
失權不操其勢亦如魚龍離於江湖中欲求
游洋之勢奔濤戲浪何可得也

逐惡第二

夫軍國之弊有五害焉一曰結黨相連毀謗
賢良二曰侈其衣服異其冠帶三曰虛誇妖
說詭言神道四曰專察是非私以動衆五曰
伺候得失陰結敵人此所謂為奸悖德之人
可遠而不可親也

知人性第三

夫知人之性莫難察焉美惡既殊情貌不一
有溫良而為盜者有外恭而內欺者有外勇
而內怯者有盡力而不忠者然知人之道有
七焉一曰問之以是非而觀其志二曰窮之
以詞辯而觀其言三曰咨之以計謀而觀其
識四曰告之以禍難而觀其勇五曰醉之以
酒而觀其性六曰臨之以利而觀其廉七曰
期之以事而觀其信

將才第四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知其饑寒察其勞苦此
謂之仁將事無苟免不為利撓有死之榮無
生之辱此謂之義將貴而不驕富而不靡賢
而能下剛而能忍此謂之禮將機變莫測動
應多端轉禍為福臨危制勝此謂之智將進
有厚賞退有嚴刑賞不踰時刑不擇貴此謂

之信將足輕戎馬力越千夫善固疆場長於
劍戟此所謂之步將陵高歷險馳射若飛進
則先行退即後殿此謂之騎將氣凌三軍志
輕強虜怯於小戰勇於大敵此謂之猛將見
賢如不及從諫若順流寬而能剛勇而多計
此謂之大將

將器第五

將之器其用大小不同若乃察奸開禍為衆
所怨此十夫之將夙興夜寐言語密察此百
夫之將直而有勇勇而能鬪此千夫之將外
貌桓桓中情烈烈知人勤勞惜人饑寒此萬
人之將近賢進能日慎一日誠信寬大斃而
後已此十萬人之將仁愛給於下信義服鄰
國上曉天文中察人事下識地理四海之內
視如家室此天下之將

將獎第六

夫為將之道有八弊焉一曰貪而無厭二曰
妬賢嫉能三曰信讒好佞四曰料彼不自料
五曰猶豫不自決六曰荒淫於酒色七曰奸
詐而心怯八曰狂言而不以禮

將忠第七

兵者凶器將者危任是以器剛則缺任重則
危故善將者不恃疆不崇勢寵之而不喜辱
之而不驚見利不貪見美不淫以身殉國一
意而已

將善第八

將有五善四欲五善者所謂善知敵之形勢
善知進退之道善知國之虛實善知天時人
事善知山川險阻四欲者所謂戰欲奇謀欲
密衆欲靜心欲察言

將剛第九

善將者其剛不可抑其柔不可卷故以弱制

強以柔制剛絕柔純弱其勢必削純剛純強其勢必亡不柔不剛合道之常

將驕第十

將不可驕驕則失禮失禮則人離人離則衆叛將不可恠恠則賞不行賞不行則士不致命不致命則無功軍無功則國虛國虛則寇實矣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將強第十一

將有五強八惡高節可以厚俗孝悌可以揚名信義可以交友沉慮可以容衆力行可以建功此將之五強也謀不能料是非理不能任賢良政不能正刑法富不能濟窮厄知不能備未形慮不能防微密達不能舉所知敗不能無怨謗此謂之八惡也

出師第十二

古者國有危難君擇賢能而任之齊三日入太廟南面而立將北面太師進鉞於君君持鉞柄以授將曰從此至軍將軍其圖之復命曰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退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恃功能勿失忠信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同寒暑等勞逸齊甘苦均危患如此則士必盡死敵必可亡授詞訖函門引軍而出君送之跪而推轂曰進退惟時軍中事不由君命皆由將出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於是智者為之慮勇者為之鬪故能戰勝於外功成於內揚名於後世福流於子孫矣

擇材第十三

夫師之行也有好鬪樂戰獨取強敵者聚為一徒名曰報國之士有氣冠三軍才力勇捷者聚為一徒名曰突寇之士有輕足善步走

如奔馬者聚為一徒名曰蹇旗之士有騎射若飛發無不中者聚為一徒名曰爭鋒之士有射必中中必死者聚為一徒名曰飛馳之士有善發強弩遠而必中者聚為一徒名曰摧鋒之士此六軍之善士各因其能而用之

智用第十四

夫為將之道必順天因時依人以立勝也故天作時不作而人作是謂逆時時作天不作而人作是謂逆天天作時作而人不作是謂逆人智者不逆時亦不逆天亦不逆人也

不陣第十五

古之善理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昔者聖人之致理也安其居樂其業人至老不相攻伐可謂善理者不師舜作典刑臯陶作士師人不干命刑無可施可謂善師者不陣若禹伐有苗舜

舞干羽而苗民格可謂善陣者不戰齊桓南服強楚北伐山戎可謂善戰者不敗楚昭遭禍奔秦請救卒能返國可謂善敗者不亡矣

試將第十六

書曰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人力故用兵之要務攬英雄之心嚴賞罰之科總文武之道操剛柔之術聞禮樂而敦詩書先仁義而後智勇靜若魚潛動若奔瀨散其所連而折其所強耀以旌旗戒以金鼓退若山移進如風雨擊崩若催合戰如虎迫而容之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卑而驕之親而離之強而弱之有危者安之有懼者悅之有叛者懷之有寃者伸之有強者抑之有弱者扶之有謀者親之有諛者覆之獲財者與之不倍兵以攻弱不恃衆以輕敵不做才以驕人不以寵而作威先計而後動先勝而始戰

得其財帛不自寶得其子女不為使將能若此嚴號申令而人願鬪則兵蘇刃接而人樂死矣

戒備第十七

國之大務莫先於戒備若乃失之毫釐則差若千里覆軍殺將勢不踰息可不懼哉故有患難君臣盱食而謀之擇賢而任之若乃居安而不思危寇至而不知拒此謂燕巢於幕魚遊於鼎亡不俟夕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又曰預備而虞古之善政又曰蜂蠆尚有毒而况國乎無備取衆不可恃也故曰有備無患故三軍之行則不可無備矣

習服第十八

夫軍不習服者百不當一習而用之一可當百故仲尼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又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然則即戎之士

不可不教教之以禮義誨之以忠信戒之以典刑威之以賞罰故人知勸然後習之或陣而分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走而却之別而合之散而聚之一人可教十人十人可教百人百人可教千人千人可教萬人萬人三軍然後教練而敵可勝矣

軍盡第十九

夫三軍之行有探候不審烽火失度後期犯令不應機速阻亂師徒乍前乍後不合金鼓上不耐下欽削無度信卒徇己不恤饑寒非言妖辭妄陳禍福如事喧雜驚惑將吏勇不受制專而凌上輕竭府庫擅給其身此九者三軍之蠹有之必敗也

腹心第二十

夫為將者必有腹心耳目爪牙無腹心者如人夜行無所措手無耳目者如冥然而居不

知運動無瓜牙者如饑人食毒物無不死矣
故善將者必有博聞多智為腹心沉審機密
為耳目勇捍善敵者為牙爪

謹候第二十二

夫敗軍喪師未有不因輕敵而致禍者故師
出以律不律則凶夫律者有十五焉一曰慮
間諜明也二曰詰使令審也三曰勇敢衆不
撓也四曰廉見利思義也五曰平賞罰均也
六曰忍善含耻也七曰寬能容衆也八曰信
重然諾也九曰敬禮賢能也十曰明不納讒
也十一曰謹不違理也十二曰仁善養士卒
也十三曰忠以身徇國也十四曰分知止足
也十五曰謀自料知他也

機刑第二十一

夫以愚克智命也以智克愚順也以智克智
機也其道有三一曰事二曰勢三曰情事機

作而不能應非智也勢機動而不能制非賢
也情機發而不能行非勇也必因機而立勝
也

重刑第二十三

吳起曰鼓鼙金鐸所以威耳旌幟所以威目
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則聲不可不清目
威則色不可不明心威則刑不可不嚴三者
不立士可怠也故曰將之所麾莫不心移將
之所指莫不前死矣

盡將第二十四

古之善將者有四示之以進退故人知禁誘
之以仁義故人知禮重之以軍師故人知勸
決之以賞罰故人知信禁禮勸信師之大
經也未有綱直而目不舒也故能戰必勝攻
必取庸者則不能然也退則不能正進則不
能禁故與軍同亡無誠勸則賞罰失度人不

知信故賢良退伏頑諂登用是以戰必敗散之矣

審因第二十五

夫因人之勢以伐惡則黃帝不能與之爭威矣因人之力以決勝則湯武不能與之爭功矣若能審因而加之威勝則萬夫之雄將可圖四海之英豪可制矣

天勢第二十六

夫行兵之勢有三焉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天勢者日月清明五星合度字彗不殃風氣調和地勢者城峻重崖洪波千里石門幽洞羊腸曲沃人勢者主聖將賢三軍由禮士卒用命糧甲堅備善將者因天之時就地之勢依人之利則所當者無敵所擊者萬全矣

勝敗第二十七

賢才居上不肖居下三軍悅樂士卒畏懼相

議以勇聞相望以威武相勸以刑罰此必勝之徵也三軍數驚士卒惰慢下無禮信人不畏法相恐以敵相語以利相囑以禍福相感以妖言此必敗之徵也

假權第二十八

夫將者人命之所懸也成敗之所在也禍福之所係也而上不假之以賞罰亦猶束猿猴之手而責之以騰捷膠離婁之自而使之辨青黃不可得也若賞移在權臣罰不由主將人苟自利誰懷關心雖伊呂之謀韓白之功而不能自衛也故孫武曰將之出君命有所不受周亞夫曰軍中聞將軍之命不聞有天子之詔矣

哀死第二十九

古之善將者養人如養己子有難則以身先之有功則以身後之死者哀而藏之傷者泣

而撫之饑者捨食而食之寒者解衣而衣之智者禮而祿之勇者賞而勸之將能若此所向必捷矣

三賓第三十

三軍之行也必有賓客群議將識以資將用有詞若懸流奇謀不測博聞廣見多藝多才此萬夫之望可引為上賓有猛如熊虎捷若騰猿劉如鐵石利若龍泉此一時之雄可以為中賓有多言或中薄技小才此常人之能可引為下賓矣

沒應第三十一

若乃圖難於易為大於細先動後用刑於無刑此用兵之知也師徒已利戎騎交馳強弩繞臨短兵又接乘威布信敵人告急此用兵之能也身衝矢石爭勝相對成敗未分我傷彼死此乃用兵之下者也

使利第三十二

夫艸樹叢集利之以遊逸重塞山林利之以不意前林無隱利之以潛伏以少擊衆利之以日暮以衆擊寡利之以清晨強弩長兵利之以踰衆遇水風火暗利之以搏前擒後

應機第三十三

夫必勝之術合變之形在於機也非智孰者孰能見機而作見機之道莫不先於不意故猛獸失險童子持戟以退之蜂蠆發毒壯士彷徨而失色以其禍出不圖變速非慮也

揣能第三十四

古之善用兵者揣其能而料其勝負主孰聖也將孰賢也吏孰能也糧餉孰豐也士卒孰練也軍容孰整也戎事孰逸也形勢孰險也賓客孰智也鄰國孰懼也財貨孰多也百姓孰安也由此觀之強弱之形可以決矣

輕戰第二十五

螫虫之觸負其有毒也戰士能勇倚其有備也是以鋒銳甲堅則人輕戰故甲不堅密與肉袒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探候不謹與無目同將鬪不勇與虜同矣

地勢第三十六

夫地勢者兵之助也不知戰地而求勝者未之有也山林上陵而昇大川此步兵之地平原小坡易衝相屬此車騎之地依山附澗高林深谷此弓弩之地艸淺土平可前可後此此長戟之地蘆葦相叅竹樹交映此鎗矛之地矣

情勢第三十七

夫將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喜利者有仁而不忍者有智而心怯者有謀

而情緩者是故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貪而喜利者可遺也仁而不忍者可勞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謀而情緩者可襲也

擊勢第三十八

古之善鬪者必先揣敵情而後圖之凡師老糧絕百姓愁怨軍令不習器械不脩計不先設外救不至將吏刻剝賞罰輕懈營陣失次戰勝而驕可以攻之若用賢授能糧食羨餘甲兵堅利四隣和睦大國應接敵有以者引而避之

整師第三十九

夫出師行軍以整為勝若賞罰不明法令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之師無益於用所謂整師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後應接左右應麾與之安

而不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廢矣

勵士第四十

夫用兵之道尊之以爵贍之以財則士無不至矣接之以禮勵之以言則士無不死矣蓄息不倦法若畫一則士無不服矣先之以身後之以人則士無不勇矣小善必錄小功必賞則士無不勸矣

自勉第四十一

聖人則天賢者法地智者備古驕者招毀妄者稔禍多語者寡信自倖者少恩賞於無功者離罰加無罪者怨喜怒不當者滅

戰道第四十二

夫林戰之道畫廣旌旗夜多金鼓利用短兵巧其在伏或攻於前或起於後叢戰之道利用劔楯將欲圖之先度其路十里一場五里

一應偃戢旌旗將嚴金鼓令賊人無措手足谷戰之道巧於設伏利以勇鬪輕足之士凌其高必死之士殿其後列強弩而衝之持短兵而繼之彼不得前我不得往水戰之道利在舟楫練習士卒以乘之多張旗幟以惑之嚴弓弩以中之持短兵以棹之設堅柵以衛之順其流而擊之夜戰之道或潛師以衝之以出其不意或多金鼓以亂其耳目馳而攻之可以勝矣

和人第四十三

夫用兵之道在於人和和則不勸而自戰矣若人吏相猜士卒不服忠謀不用群下謗議讒慝互生雖有湯武之智而不取勝於匹夫况其衆者乎

察情第四十四

夫兵起而靜者恃其險也迫而挑人者欲人

進之衆也樹而動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辭強而言者退也非進而半退者誘也仗而立者饑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妄來謝者休息也幣重而言甘者誘我也

將情第四十五

夫爲將之道軍井未汲將不言渴軍食未熟將不言饑軍火未生將不言寒軍幕未施將不言困夏不操扇冬不服裘雨不張蓋與衆同也

威令第四十六

夫一人之身百萬之衆束肩歛息踵足俯聽莫敢仰視法制使之然也若乃上無刑罰下無禮敬雖貴有天下富有四海而不能自免者桀紂之類也夫以匹夫之形令之以賞罰

而人不能逆其命者孫武穰苴之類也故令不可輕勢不可逆

東夷第四十七

東夷之性薄禮少義悍急能闢依山墮海憑以自固上下餘睦百姓安樂未可圖也若上亂下離則可以行間間起則隙生則修文教以來之固兵甲以擊之其勢必勝也

南蠻第四十八

南蠻多種性不能教連合朋黨失意則相攻居洞依山或聚或散西至崑崙東至洋海產出奇貨故人貪而勇戰春夏多疾疫利在疾戰不可久師也

西戎第四十九

西戎之性勇悍好利或城居或野處米糧少金貝多故人勇戰鬥難敗自積石以西諸戎種繁地廣形險俗負強狠故人多不臣當候

之以外累累之以內亂則可圖矣

北狄第五十

北狄居無城郭隨逐水艸勢利則南侵漢境
勢失則北遁陰山足以自固足以自衛饑則
捕獸飲乳寒則寢皮服裘奔走射獵以殺為
務不可以道德懷之未可以兵戎服之漢云
不可以戰其略有三漢卒且耕且戰故疲而
怯虜但牧獵故逸而勇以疲敵逸以怯敵勇

武德心書

興

十一

不相關也此其不可戰者一也漢長於步日
馳百里虜長於騎日乃倍之漢逐虜則賫糧
負甲而隨之虜逐漢則驅疾騎而運之運負
之勢已殊走逐之形不等此其不可戰者二
也漢戰多步虜戰多騎將爭奪地形之勢則
騎疾於步遲疾勢懸此其不可戰者三也不
得已則莫若守邊守邊之道揀良將而任之
訓銳士以禦之廣營田而實之設烽候而待

之候其虛而乘之因其衆而取之則所謂資
不費而寇自除矣人不疲而虜自寬矣

武德心書

興

十一

前出師表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
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
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
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
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
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
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

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洴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以為督

愚以為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繇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叅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

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帥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托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

涕泣不知所云

後出師表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疆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

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保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以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成計動引聖

人羣議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逼於黎陽幾敗北山殆厄潼關然後偽定一時爾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呂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况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暮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實叟青羗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

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
正等而不及蚤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
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
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
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
北征夏侯授首以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
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敗秭歸蹉跌曹
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瘁
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
逆覩也

武侯心書

十九

書武侯心書後

夫慕武侯之為人者當觀其心
觀其心者當觀其大致未可以
書論也蓋書固心也非武侯之
所以為心而亦不足以盡武侯
之心世之論贊武侯者多矣予
獨愛其明志以澹泊致遠以寧
靜已窺為學之大原觀書取知
大義不事章句已知稽古之大
旨內免聲色之娛外脫調度治
生之策已得脩己之大槩是以
其處也雖自比管樂而寧龍臥

非帝胄則不出非三顧則不出
出則投魚水之懽起雲雨之勢
噓炎燼於既灰續赤帝之墜緒
且受先主之願命而倦於漢
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出師二
表具見忠勤之節至死而不已
焉此侯之大致侯之心也即其
八陣制兵呼吸風雲木牛流馬
神施鬼設以抗曹瞞以走仲達
以昭天威以同時雨皆有所以
致之而况是書也雖以心名人
且疑其有所托而亦何足以尽

其心哉然而愚也景仰百世之
下若神交心契于侯者無能起
侯于九京而接其論議是以即
其書疏陣圖梓之以貽後世俾
藉其書想見其為人以得其心
于言詞之外而因知其平生之
大致是刻心書意也不然徒曰
百代殊絕人物曰君臣義重曰
仗義履仁而識其大曰出處同
于伊傳太公之流曰表疏與說
命伊訓相表裏曰是乃心書而
不知其養心之自與其心之大

致亦何足與語侯哉雖然侯有遺恨不能吞吳馘魏或者是書也寄其心之一端俟後之忠臣義士得以發揮其未盡之意而昭其心于不忘未可知也則是刻亦不可無矣

新都黃邦彥治徵父



心書一卷 陝西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漢諸葛亮撰書中皆言為將用兵之法陶宗儀說郭作新書明宏治間關西劉讓鏖之於木始改名心書附以出師二表嘉靖中夔人張銳重刊增入夔門圖前載讓序後有鄖鄉進士寇韋跋皆以為真出於亮考五十篇內之文大都竊取孫子書而附以迂陋之言至不足道蓋妄人所偽作又出於將苑之後也

李衛公望江南一卷

題〔唐〕李靖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年保定府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兵要望江

南詞一卷》提要

望江南序

靖聞自古善用兵者以謀為主
變次之其賢智之士即情為用假
事合機故情者事之源機者動之
端假令情發掖樞謀伸紫塞奸邪
造作草寇興妖軍未舉揚穹窿先
兆賢者觀象預為隄防至於事起
大兵顯彰吾不獲已出師應之或
部兵出國遠陟長駞或師徒在道
權駐野營或與彼相近未舉鋒鏑
或兩壘相望約日交軍或處居城
邑以伺便情或調發偏裨暗劫明
迎或力弱固守以待發兵或初獲
利中復敗傾如此等類千變萬狀

出於一時但彼我意立軍未出征
而至於接刃其成敗終始俱有應
兆上則形於日月星斗風雲雷電
虹霞氣霧下則形於山川草木土
地震崩百鳥呈怪六畜見祥至於
敵人建謀巧詐隱設奇伏俾我軍
中内生變亂每有一事起一象兆
黃帝占風論兵曰九聚百人皆有
氣色天象示變鳥獸呈怪者何也
蓋兵所擁執者莫非堅利建意立
情者莫非殺戮白刃既交專為殘
殄此必然之理也故興作在下則
顯應在上天垂象兆預使人知勝
負成敗斷由主客惟有賢者能詳

情度事逐景興思 報隨形而為
攻守可前則舉不移時勢乖則掩
關固守不畏勅敵亦不強進師既
在野必要成功但學廣者知學寡
者愚天雖示象愚者莫知若止恃
勇強直前貪戰憑力取功何異無
目之人必敗大事靖今自黃帝為
始以晉漢書撮取諸家兵道要妙
以至占課主客迎避應軍所宜勝
負情源選纂類聚作為誦歌計七
百首目之曰望江南使後之學者
習而歌之貴乎記誦如有事乖勝
負速明交對覺舉必應機權輔
聖主民康時泰不惟名德建立亦

能助濟全生若能以戰上戰則可
以坐致昇平如不能詳事破敵徒
使謬名誤國可不惜哉

貞觀七年中秋前一日三原李靖序

李衛公望江南集目錄

委任第一 二十七首

風角第二 三十二首

占雲第三 二十四首

占氣第四 三十首

占霧第五 十首

占霞第六 十一首

占虹霓第七 十一首

占雨第八 十六首

占雷第九 二十三首

占天第十 十一首

占日第十一 五十七首

占月第十二 二十三首

占星第十三 四十三首

占北斗第十四 十六首

占池第十五 二十一首

占樹第十六 五首

占蜂第十七 五首

占鼠第十八	十首
占蛇第十九	十二首
占獸第二十	二十四首
占水族第二十一	七首
占鳥第二十二	八十一首
占恠第二十三	四十四首
禳厭第二十四	十三首
占夢第二十五	九首
周易占候第二十六	三十七首
天乙式第二十七	三十五首
占六壬第二十八	四十四首
人藥方第二十九	十六首
馬藥方第三十	四首

李衛公望江南

委任第一

兵之道切忌起無名不止少功虛效力

巡反禍復危傾容易勿言兵

統軍帥不可比鹽梅相政乖虧猶可救朝

綱雖失亦能回兵敗國傾危

當權將其責重如山社稷存亡全在爾安

危君父一時間爵祿帝王頒

詮大將須要素知兵非是等閑虛譽職莫

將軍印委狂生輕擁甲兵行

諸屬幕必是選堪良勿取門高當勢位無

私親舊與鄉邦曲順定為殃

攻敵策謀乃勝之原勿只迎兵交血刃休

憑角力靠兵官勇是禍之端

經曰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爭非智者

不能行非賢者不能用也

統軍帥智慮有明謀善識天文能勇敢更

兼威德賞勤勞士卒自英豪

為將帥筮卜識機緣更用一人高術士精
通占候要知言凶吉預聞先

規彼勢虛實要先評兵有正奇將勝敗有
無強弱在軍情料敵不須驚

量彼敵將勇戒驕盈整暇正須期死戰凱
旋猶懼有生兵養氣勿輕臨

戰危事上將戒貪兵闖計豈能求小利師
行自有古常經紀律要精明

參彼將德性好攻心仔細究精隨
行離反詭相親設利誘前擒

覆兵敗將攻其便究其情代其機
統兵帥剛暴自殘兵有勇有勞無賞罰却

將閑慢事行刑彼將定欺凌
審向道情候要分明莫為恃多滕躁進勿

從剛暴速蕪程慮彼伏潛兵
途頓止調節要均停力若有餘兵有旣

逢強賊亦堪征不致有惶驚
量強弱彼我孰優長敵若勢兵將廣大吾

軍衰弱亦難當主帥要參詳

將權柄識務辨春秋須是先施仁與惠後

行刑殺擇其由威愛自然收

賞與罰須是要均平不可循私行喜怒稍

偏親舊失軍情否則禍災生

水與陸兩勢作腫朋陸有勢形水亦有舟

車捷力不相爭專在將能明

統軍帥不可妄行刑莫以軍威行殺戮人

生一失永無生恨損命天嗔

統軍帥職爵受皇恩莫以暫時輕賞罰休

生外意信奸人叛智怎成名

如信佞叛背事皆訛自古兩邦難立廟當

朝忠孝賜恩多世代盡包羅

狂寇定乘馬復還京結局奏功須均賞莫

將親識冒功陞反掩勇無名

蜂城壘謹守保邊隅莫恃雄強侵彼境復

從奸佞起兵夫虛國死無辜

太平世積食養雄兵不可輒忘征戰意常

時論武使令精防寇犯邊庭

吾勢銳人馬總精雄財寶滿盈軍足用更

詳天象審蒼穹災禍那軍中

經曰善用兵者非信義不立非陰陽不

順非奇正不列非詭譎不戰謀藏於心

事見於迹心與迹同者敗心迹異者勝

占風角第二

與兵道風角最為先若是迎風權且住後

來風助合蒼天大戰我當先

春屬木風自震方來纔起微微聲不大終

無禍福不須猜疑慮却成災

離與兌壬於自三方飄作如春依逐分不

須多慮與張惶有寇整兵當

四季內或有猛風聲倒瓦揚沙急似箭隨

來方所擺精兵急備彼軍人

猛風過如箭便無蹤名曰飄輒當速備風

聲繞斷賊未攻日後愈為凶

兵行次黠黠又陰沉不雨又無光色現下

人謀上恨情深仔細好搜尋

軍出國風自背邊興大則大贏為大勝小

風小勝總堪征天意助吾行

軍大舉方出帝王城逆面風來軍恐懼合

將人馬結營停守過待時更

軍行次風猛逆狂吹出陣若逢如此兆不

如抽退得全歸免損將軍危

吾擊彼叅審主人方莫問四時并氣候風

來後助得無妨迎面莫狂狂

敵居所風起自他方便有精兵宜固守若

言舉動禍之殃實語莫猜量

假令法且論在三冬彼圍守乾吾欲討風

鎮西北不堪征以此較餘空

雖是應還即應他方也是彼贏吾負象候

其風止或攻傍不可不參詳

假令法彼國在離間我擁前軍時止夏商

侵北敵若冬寒隨象擊候殘

必方法准此定成叻好事急乘他氣逆勿

拘朝暮速吞攻莫放彼從容

巳亥角辰戌便為商丑未寅申皆屬徵宮

音子午正相當卯酉羽音方

占風法申子是貪狼丑戌謂之公正位奸

邪辰未自然當審細看來方

亥卯未陰賊內中藏已酉謂之寬大日廉

貞寅午未其方知意細推詳

占飄起客認納音風微羽官商并角姓盡

為五位辨方踪勝負在其中

納音土欲得角風來土是客軍水是主風

從巳亥發來衝客敗主收功

納音土風向羽來吹水被土交能尅伏定

知主敗客來追莫要展旌旗習

軍營內忽有旋風來吹折鎗旗并倒屋奸

謀惡黨欲未摧箱有賊兵欺火

風來處如遇作泥人蒿箭挑弓披髮向望

空搭箭射未蹤穰厭禍消錄

風夜起晝則不聞聲寇賊夜行則伏遣

人探視莫交停防備夜偷營

邪與邑風猛似雷聲折木飛砂并走石搖

門拔戶禍應生第一怕三刑

軍營內風猛突然來若在歲刑憂歲內月

刑之內必為灾准備莫遲回

乾與坎艮震巽離官坤兌八方真正位敵

軍居守起方風狂戰我無功

吾攻彼審今看風情今不順方吾莫擊風

如順我必攻城降虜出前迎

營下畢風卒似雷聲吹倒旗鎗飄帳幙頂

防敵騎欲奔營大戰血交并

天風起有雷聲吼三朝五日問

兵行吹風卒突軍旗人馬驚奔皆恐懼前

程必有廟堂基祭拜免災危

臨陣吹風向後颺來旗幟翩翩吹向敵天

威默助崩歌回賊敗息塵埃

臨陣吹風起四維間兵近塞邊先備敵便

從豹尾擊黃旗殺敵不為難

占雲第三

兵若進須要識浮雲雲氣順時當急戰毋
令雲散後交兵莫問晝陰晴

商音姓軍陣見雲從白與黑時吾大吉青
雲亦勝赤雲凶黃者兩平踪

主取天子姓不主出帥姓

角音姓青氣寓晴空黃赤二雲軍亦勝黑
雲陰助喜先鋒白色定為凶

震音姓黃色要先逢青色氣來軍大敗更
薰兵死將無功黑氣利先攻

徵音姓赤色火燒金非火尅金成大器白
雲黑氣現黃雲軍將禍殃深

羽音姓惟是要青青列陣賊來先自走赤
黃白黑總非贏宜退不宜征

雲起處行色重而烏暗伏賊兵軍不見露
其形體在高隅一半是蕃胡

雲起處低覆似人形此是賊軍謀我象頭
防入境起征凶遣將用精兵

雲似虎或若豹行形及似穿連長匹綃
師入境却偷營排陣整兵迎

四方現雲色競騰過黯淡相親來我寨賊
來請命未為和賢將莫蹉跎

雲起現片片或舒長有似舒繩排椽木名
為愁氣不相當現處將憂喪

雲氣赤尤更接連綿有似長藤無斷續外
邦賊起入中原主戰在秋天

雲氣赤那更滿蒼天必定賊來侵我界黑
中雲赤亦徒然吾將必遷延

雲來往有似兩爭龍只在外軍盤頂上賊
邦兵將必逢凶我帥顯英雄

雲似鳥盤繞在其中此是上方天助順不
宜復見黑雲峯連赤亦為凶

甲乙日將忌白雲前若奔吾軍還勢急理
當速退捨平川守固在高原

丙丁日若遇黑雲開莫恃兵多兼將勇也
宜堅守引師還征戰必遭殃

戊巳日前面有雲青急止勿行權住在軍
人須語審詳聽施惠得中旌

庚辛日前三亦雲來勢緊迫吾須大戰彼
軍得勝我軍摧守險固顛危

過旬中却行

壬癸日雲忌暗而黃此兆主災迎老將無
緣兵廣恣猖狂謀者審而詳

觀雲氣擇士細詳看晝夜用心精審究莫
將此事以爲閑風色辨相干

軍營上雲若似飛鳥有似蓋來并伏虎此
爲勝氣不須疑攻則定踈虞

軍營上雲若死灰揚若蓋卧魚或乍見此
爲衰氣不虛張不動將軍亡移蓋速

城頭上突出赤色雲或是黃紅雲上現城
中不久喜來臻以此得和平

雲氣門

占氣法鷄羽爲輪車二者勿離牙帳內敵
人千里外須知圖變在須臾

軍既舉惟以氣爲先兵若精確加氣銳起
關技石可攻前鼓作在英賢

將軍善識得氣妖祥風角鳥雲能總解機
籌謀畧又相當取勝應功良

占氣第四

兵進擊觀氣合參詳不必攻城并野戰度
其形狀自斟量稍錯便乖張

城營內氣似鳳如龍更若大山并類蓋猶
人火赤降城中其下不堪攻

下必有貴人

高空現拂拂又微微透關輕籠烟駿駁一
般黃氣色依依慶賀兩朝期

猛將氣龍虎兩相連掛翳蔽天蒸掠地莫
瓜蓋路覆平川堅守莫爭先不可

猛將氣樓閣及旌幢或似長堤形森森更
如蓋與王良其下莫能當

猛將氣黑色似龍形或類虎形并猛獸當
其敵上或城營不可向前征

猛將氣顯赫又衝天或似雙蛇山兵梯又
 如倉庫及濃烟休戰最爲先
 猛將氣持戟或持刀林下森森子弩樣色
 兼青白若脂膏將士盡雄豪
 猛將氣如虎黑霞遮或似門樓旗幟內文
 如氣出若蛟蛇其下將堪誇
 暴兵氣如火又如烟或似旗幡并戰馬低
 頭仰尾向軍前觸戰血成川
 伏兵氣深潭又能圍黑氣中間環赤氣又
 如赤柝黑霞連其下立戈鉞
 狀如赤柝在黑氣中
 降兵氣叉手盡低頭形似成行相把手三
 朝五日敵來求藉日倒戈斧
 伏兵氣髣髴狀如樓兼有似人并黑赤或
 如山岳覆崗丘其下有戈矛
 兵發日天氣久陰沉不雨又無光彩色刻
 人謀事恨懷心仔細速推尋
 觀氣色日月氣來冲北面氣來還北狀氣

南南狀或西東常以此爲宗
 將軍位善識氣妖祥風角烏雲皆總解機
 籌謀畧又相當征討應功強
 城上氣結似犬羊形象主血流圍邑破好
 持降類出門迎方免血殘兵
 占蒙氣鬱鬱透城營其氣周迴如帛遠分
 毫不入此城新休擊此般城
 城營寨有氣入城中必主奸謀事已定安
 排大戰奪吾城謹守令嚴明
 軍上氣漸漸變成雲或作山形於直上內
 中大有將機謀要擊且休休
 臨陣次赤氣後前生必有伏兵埋氣下事
 須謹慎探其情固守莫胡行
 占敗氣如網又如蛇赤氣照天營上起又
 如破屋壞毡車其下死如麻
 占敗氣捲帟似猪羊藤蔓死蛇并死狗埃
 塵走鹿又驚獐不戰自奔亡
 占敗氣群鳥似低頭或類揚灰魚卧死懸

鐘映掌或牽牛纒戰若星流

占敗氣掃帚又如虹捲席懸衣灰色梯舂

尸無首覆舡同戰彼不須攻

敗軍氣鳩尾及鷹飛或似壞山并破屋彼

軍形現敗無疑一戰自奔馳

敗軍氣乍有乍微纖一去一來皆斷續又

如霞氣入青天俱是敗之先

敗軍氣千萬似人頭更有偃魚零落樹如

灰瓦礫覆城樓其下血交流

黑氣現其象若胡人又似虜兵排列陣八

方夷夏起烟塵民戮屋燒焚

占霧第五

天霧者不止四時生陽不順時陰成霧陰

不和上霧斥斥邪氣事難精

天之霧五七日當占有雨時時且平吉若

無雨時疫瘟纏民病有災愆

相對敵有霧敵遠來似雨紛紛來勢急如

煙入眼目難開馬步一齊來

兵發日霧氣晝昏昏欲似露來兼洒雨此

為天泣淚紛紛須駐賞三軍

久陰霧顏色帶紅鮮更被黑風吹上去兵

戈即日展平川速備莫遷延

城營上有霧似懸屍為將且須觀此象所

居營寨即那移不去將當之

軍營內大霧數朝濃晝夜不開相對敵容

軍先敗走奔衝排隊襲其蹤

城營內大霧起城頭白色似烟兵戰喜三

朝五日簇戈矛準備好方遊

大黃霧騰罩掩山川乍合乍開防詐偽須

防內外有相連不悟血侵田

周回霧城內沒夢兒欲要攻城攻不得其

城天助有軍威謹守自安宜

占霞第六

占霞色似氣不相成形若似雲雲不足形

如拖掃氣紛紛識者自詳因

兵發日占顧面前霞甲乙怕逢霞氣白丙

丁黑氣向前遮大戰不應差

兵發日霞氣日辰兵縱有前程應大戰逢

霞生日應須贏初日不多精

甲乙者黃戊巳日黑之類

觀氣色霞氣日辰裁兵進前途交戰勝開

疆王帛積成堆人馬盡驅來

兵發日五氣辨災祥角姓怕逢霞氣白羽

音黃氣莫禁當官姓怕青蒼

商音姓前怕赤霞攔殺姓黑霞并黑氣皆

馬鬼賊怕相殘不得視為間

城營上五色氣并霞盡是賊軍天預顯早

須驚覺較量步否則死如麻

霞與氣二件或相兼氣若色黃赤白好霞

如黑色亦同占髣髴在良賢

霞似席雲即便馬龍龍虎相交軍必勝臨

時勝負辨誰凶遂我彼軍凶

出軍日霞氣莫前攔我後氣來風更順從

他前銳後寬寬軍馬獲平安

攻城寨先料水情源上有大流堪決灌不
須交刃損兵負勿縱暴剛權

占虹霓第七

虹霓現因雨影東西展現必當雨未止晚
米東現日光輝術者細觀之

兵行次虹貫日遠傍禦備伏兵前有阻且
須審細自商量終不得開疆

虹霓現城寨可攻之蛇直入來為病疫淺
無虞要須知影濛避災宜

虹赤白盡是阻軍行若是橫橋攔著路且
須盤泊犒軍兵不久却回程

虹入井盡是敗軍情或有鼠形營上現忽
然交戰血成坑防擊保城營

虹如暈更復似弓形有若白虹形斷續蒸
之五六見城營皆主血光成

虹霓見更或似弓形有若暈來如斷續兵
與五日便回程久住必災成

白赤虹單見色無雙如氣冲天或橫過虫

尤旗號動戈鎗起處必為殃

虹起處頭尾地侵天其虹見時非有雨晴

天見者血成川民更有災愆

白虹見晝見地青天其地一方皆主亂衆

人喧鬧有災纏年內應其占

白赤虹晝見莫與兵更有虹霓垂軍上彼

軍殺將且須停動必有災逃

占雨第八

九論雨二氣是陰陽升則為雲降則雨若

逢兵動合災祥良將要參詳

師在道或始出郊城雷雨如傾溪澗阻沐

屍凶象不堪行勿足與天爭

軍始進雨急立成泥名曰沐屍當速止別

詮吉日與良時強進必凶危

軍發日微雨洒軍行此是潤軍兵必利旌

旗前指最為精所向定須贏

兵始進旗幟遠於鎗半雨半晴霞氣過且

須盤泊好參詳去即陣難當

天數日半雨半兼晴營內有奸謀結叛先

晴後兩叛難成先雨後晴興

兵發日風雨逆沾人天意欲知教我記不

須前進恐危身見陣潰亡軍

天行如若其暴風雨倒旗鎗大雨不若天之怒軍

可進軍時參翻別擇日時門戶軍行方吉也

天雨物形體不能聲其分凶災主兵寇功

臣遭戮國須傾固守得平平

天雨血賢退進邪人血染金華皆不喜急

移營寨賞三軍無罪受王刑

天雨鳥爪翅及諸般若在彼軍他主敗我

軍逢此不能安必見損兵官

天兩蛋在敵不宜攻或驚或魚皆凶兆我

軍見者便回程不動必遭凶

天雨毛主將信邪奸急宜謹庶須固守莫

將輕慢事非九天意報君顏

無雲霧一色見晴天此象無雲而雨降謂

之天泣事難禁主帥未安心

黑雲現橫截在天河見此天河新作換來
朝有雨應君家此語不曾差

天河內閃電見光明隨即來朝遭大雨自
然霽霽若盆傾平地水汪盈

月生暈月暈暈參星或暈并宿遭雨降五
朝七日不差分空裏似盆傾

密雲見雨陣黑濃濃地攔前轟霹靂天
雷驚震撼來攻有雨不多分

占雷第九

老陽極出地變成雷出聲之先收聲後此
為災惟號非時兵起主荒饑

占雷法大怕出非時皆是守官無政法酷
民枉役有天知天怒震威摧

兵發日風吼忽雷鳴戰馬盡驚旗倒折前
程必有賊來迎大戰血交并

兵發日雲氣與雷聲雲趁我軍雷逐後天
威神助大軍行此去必須贏

兵發日雷動我軍替天助威靈軍得勝若

居彼上我勞軍審細聽其聲

冬三月何事忽雷鳴只利客軍非利土高
旗先舉定須贏後戰必無成

雷霹靂樹木及諸般若在彼軍營寨上天
威殺氣我難當移寨始為安

營寨上雷只一聲鳴定是命來應迅速不
然急詔事丁寧上將好詳聽

營 邑天上忽雷聲欲似雷鳴還不似多
應土地注長傾否即戰將爭

兵發日風送逆雷聲天意欲將兵仔細不
宜先舉恐傷危遇敵恐遭權

無雲氣天色十分晴陌地一聲如雷響或
如霹靂野鷄驚龍出沒災刑

經朝至亦至矣否驚

將軍衆驚地一聲雷次後並無雷附矣將
軍兵衆必行之舉處可先為

春三月甲子共庚寅乙丑戊子并辛卯雷
鳴霹靂恐傷人大戰月旬驚

將戰次臨陣有雷聲後我軍中鳴至敵敵

軍必敗我軍蘇反此一同情

天陰久不雨數朝期忽有雷鳴我軍上前

程待捷占便宜反此我軍危

雷四起南北與東西其勢往還鳴不定合

當回避不須遲大戰兩傷之

聲渾渾其勢又圓長起處來方我軍上若

還征戰定無妨又助我軍強

霹靂震牙帳震聲雄急速移身休要住須

知替寨有好兇尋覓莫從容

密雲見踴躍若何河忽有雷聲先大作其時有雨也無多說此出過無

雷忽震震震人驚若雷聲散撥我軍之上必損傾移寨危慶慶

雷聲連日不收散此象正高多不信為地官吏不能清天命與人聞

雷震隨即雷至飛陰雷風鳴因此得賊臣將起事須疑主失損必知

兵發日雷發收軍中天助神威兵大驚若居彼上我軍凶詐細細雷轟

兵發日雷氣與雷散雷隨我軍雷隨彼賊感應之我軍得此夫必成功

占天第十

天之道為父又為君清淨麗明為順吉昏

暗陰散缺忠臣諂佞近王庭

天氣赤蔭地一般紅人物盡來如屠血來

兵必戰有災凶兵罷莫西東

宋咸淳甲戌七月初六日庚辰酉時在天有天餘

高霞映地如血當年十二月過江至丙子納降江

軍民遭喪

同前

天之道哀響又兼鳴此處必主興王道異

謀革但少良臣年內見其因

天之道其象號乾方或若分為於兩半分

帝別土亂征傷人主見憂惶

天之道忽裂見樓臺皆主兵荒人世亂千

般祥瑞忽為災其恠報人來

天河分忽若似戟尖兵革當興逢此兆諸

州郡府見憂煎塗炭遍山川

天色白慘慘甚昏朦久陰不雨陰謀事必

馬兵火事難通年内始知蹤

天忽響鳴關在蒼穹多是子憂當父感天

鳴臣怒鑒君同君主可寬刑

天道慘慘色變深黃必主大風三二日船

行急止莫滄洋預報與君忙

天忽見有紅赤紅黃貫北斗極星還遠君

生賢聖主非常此事甚相當

夫久旱無雨水盈流此是天時雨不潤不

能下降奔高流亦豈全收

占日第十一

太陽位為主正為君兆主國君家國事通

衍值度總和平昏蝕主憂驚

日傍氣赤色若懸鐘遊所見遠頃將死不

論春夏及秋冬所舉總成空

日生暈上下兩重交必有彼將亡將過中

謀獨霸不成難終是舉鎗刃

日在右白氣若虹交兆主血流成大戰極

盡决政作成妖無法可操消

日光暈暈耳有陰風左右並同為兆吉三

般變易日時逢日月在羅籠

暈在羅籠目有雲霧有陰風時暈

目光暈有暈要須知關慶預先防備吉忽

然不闕亦須疑三日雨淋漓

日中暈上蓋下為纓向暈則凶背暈吉若

無虹戰有風聲霞氣兩還成

暈不合暈在兩邊生城內有謀人不就且

統緩慢看軍情一事也無成

暈邊氣入則外軍隨氣攻之應大勝忽

然內出我軍傾勝負預先明

暈邊耳一耳喜來生兩耳欲來相解意又

言拜將攝公卿此速甚分明

日月背順吉背頭凶若背東方西面勝背

西東面獲其功南北並背同

占日月主客要先知畫把太陽將作主夜

憑星月驗安危客認氣隨時

日月為主雲霞氣為客

相聞敵兩日見分明必有接替難塞去正
當日下看拋城大戰血交并
相聞敵日聞對城營交戰血流者主客必
應主敗客軍歲日度算選生

算大陽分野

日中暈日被白虹穿天下大兵看即起又
蕪烈士執仇冤奮怒氣冲天

發兵日日偶食并虧莫往箭程尋大戰天
垂威象遣人知去則將難歸

冠纓日日上即為冠在下為纓繫捧日冠
為喜兆特須權纓則將心橫

兩日聞少時及明朝倘或急聞如此兆外
藩草莽競興妖進步疾兵消

日邊氣如杵赤而明既顯不當軍將出執
堅迷往損其兵一半不回程

日傍暈狀若死蛇圍其兆主災先舉將帥
徒半出不能回宜敗擁師歸

日邊暈抱日一邊生順抱敵人須可擊退

如逆抱戰無贏隨象舉其兵

日下氣赤氣列三層天下流亡兵競起黎
民失業禍災生鹿走霸圖爭

日四耳俱在四隅邊官闕儲君生太子歡
忻期降定三年人馬罷征權

日中氣上下黑衝過長子建謀興大逆速
當根究莫蹉跎遲便舉兵戈

兩陣近青氣日邊生其狀分明如半月順
其行氣速前征交戰必須贏

太陽畔八字氣分明下若鹿麀形勢走將
亡兵潰禍災成固守保關營

太陽畔雲氣傘張形又若飛烟星影裏火
星傍出血成坑堅守不宜行

太陽畔突出太山端紫氣盤旋俱不散城
中軍勝賊當殘餘陣審詳看

太陽畔氣蓋日當中白色東西連外百主
憂社稷重凶災改號任神龍

名曰喪門

太陽畔九曜簇於遠似火如燈光爛爛九

州大亂水滔天王道苦憂煎

太陽畔牛鬪競爭時更有傍邊持戟立戟

人無首影依稀宗廟必傾危

太陽畔如幕又如花相續相連不間斷續

妃皇后亂其家術士見生涯

太陽畔氣似剪刀形更有散花桃杏雜君

王夫政后妃稱鮮絮愈為精

太陽畔氣若壁形圓其影圓如暈色群

邦臣下反謀專奪我境邊田

素臣謀反分國

太陽畔一樹蒂根成兩氣橫生長拽出獄

君自縊叛臣情隨帝應其徵

太陽畔如鼠樹枝間又如鷄形雙翅舉看

看洪水作為難移寨向高山

太陽畔帆慢氣堪疑又若破船來向岸仍

居乾位帝京應帆落勢傾時

太陽畔五色氣鮮明下有奔犂形象具忠

臣遭戮又妖興不可不留情

太陽畔十字在中張大禍欲來先露兆奸

凶懷浪作妖祥齋醮早消穰

太陽畔氣色似人兵若在離邊移寨上君

王易代表臨垌賢者得其情

太陽畔兩手在其傍更有金星圓出現后

妃作孽亂生狂乾地應其殃

太陽畔舉手若兩分或作掃形居兩手君

至帝位欲分更不散失然滅

氣現久不散其殃必應

太陽畔青氣散如飛變作鷹行分勢列外

邦小國賊臣欺謀反禍相隨

太陽畔若對斗牛間更有一虹迎面見三

公流國戰無還遷改莫辭難

日邊氣皆應在蚩尤申酉且須看獬豸喪

門申未午時求見處便堪愁

日之外有耳兩邊生必有和通同好善兩

軍不戰結懼忻四海得安寧

看天象日月氣來衝北面氣衝北面旺南
衝南旺認西東取此以為蹤

日色異黃赤病之源色若白時多死兆更
兼兵起禍凶年疾疫湊來纏

日五色或有氣稜層其分國王權勢失航
迷酒色損生靈脩德滅奢矜

日紫色名曰疾筭其分起兵多喪敗且
宜脩德厭天機勿起禍當時

日有耳兩耳氣均平厚處必處君占取一
邊有耳一邊無戰喜交兵

日青色其分國堪傷或似火光兼火影皆
為災亂珍忠良防備賊臨種

日生暈須有暈形圓其形如暈圓圓背那
邦臣子叛謀專奪取境邊田

日四耳頂上即為冠兩下為纓須近日下
為履象不為權回報日須端

經曰日上為冠下為履兩下為耳長而為纓朝抱

日吉

太陽開鏡與日爭時更有傍人持戟立戟
人無首影依稀宗廟必傾危

太陽位下復見形圓便若白來其色黑王
更國變別憂權一日見憂煎

日出現便若似臘脂蔭地滿天如血染此
為大殺苦軍權七日雨平川

無雨主火災

占月第十二

大陰位為后又為臣凡有象形凶吉定行
兵主帥要知明一一細分情

占圓月下小彼軍多若總大時占我衆全
無大小必相和青白定回戈

出軍夜看月好參詳有免主人占大勝免
無還是客軍強仔細審形相

占夜月五色氣相當此是交兵須謹慎直
須拚得賞兒即慳吝必相傷

太陰內有暈使人驚其象分明如力字奸

臣謀反事將成密究速加刑
守彼壘吾督將須攻月色無光灰粉樣按
城不過一旬中守將亦須凶
看夜月五色氣相衝皆是將災宜謹慎直
須重賞宴軍中堅執禍相逢
月生暈厚薄四方停此是三軍勻力象一
邊有抱抱邊贏順抱若神兵
月生暈暈有耳燕生將有火災難閃避三
朝有兩待安寧無兩禍還成
月生暈暈內有流星當有貴人奔出走客
星入則將當驚國亦不安寧
月如赭莫戰最爲良若或不依須見敗容
軍得勝主軍傷宜且守封疆
相聞敵月滿色無光容勝主衰須謹慎忽
然交戰主難當城內欲投降
雙月現現則有兵荒兩兩三三俱亂出
其現處競猖狂人馬兩逃亡
兩月闕侯景犯梁朝倘或遭逢如此兆外

藩維畧有謀韜俱廢若冰消
兵在外月蝕八分強軍欲還鄉休罷戰忽
然食盡倒城亡將死向郊荒
太平夕月破作三分四海荒荒興逆叛都
甥人主寵奢昏草寇輒稱尊
月黃色分野現明光此是將軍遷職象彼
師我衆兩無傷各自守封疆
月邊氣其象若群豬羽姓將軍兵大吉宮
商角徵不占拘把捉顧方隅
十五夜月缺不團圓一面凸凹三兩處近
臣懷怨奪君權急究反情原
金入月星朗月無光星蝕太陰臣造逆月
明生暗將星亡星沒容軍傷
金與月俱出在西方星北北方軍必勝星
南南面將星強月向將兵亡
金月暈星暗月昏昏容燹敗亡須好認木
星三暈宰臣奔天象顯然明
月有暈白虹向中穿天下大兵看即起更

蕪壯士執仇冤日怒氣冲天

占星第十三

兵要法為主認星辰伏逆遲留須固守更
看金現便宜行俱伏兩均平
兵要訣為主認金星若也伏藏休動作逆
行逆戰亦均平順則最宜行

星退宜退星進宜進

金與火統帥識星無須等行藏知决勝何
須堅執講星孤諸事細參圖

二星合相犯必為災分野若當須有事本

藩太守禍之胎脩德免災來

三星聚晋宋為蕪唐此地將軍須就獄總

兵主帥作猖狂斬首獻明王

四星聚平帝會張星王莽赤眉兵造起後

來光武掃餘兵晉魏也曾更

五星聚漢祖得其時秦滅漢興東井舍君

王起事合天機星會尾如箕

星落察為將恐遭殃宜速移營方見吉強

堅舊所必凶傷天降禍難當

星相打攻守兩茫茫遇戰血流交滿野攻

城不下好隄防宴犒賞兒郎

金星畔邊有小星侵相去不過咫尺遠容

將當敗將消沉兵罷只如今

九金星高將星專主兵權兆

金星疾急戰定應羸行若緩時須固守星

高攻戰有功名低害莫深征

金芒角隨角出軍紅若有焰光如掃帚亦

名天狗食妖兵其下血成坑

如鑿赴其下盜

占星宿伏現在西東星若近南南必勝忽

然近北北宜攻專祖此鳥蹤

金星出出在卯中央東面兵強莫與戰西

出西方不可當勿與鬪鋒鎗

金西伏木出現東方軍在西南休進戰二

星同出現東方西若戰須亡

或聚或木星

金東伏木出現西方東北二方須敗走忽
然同現在西方東面不能當
同伏現相去尺餘間交戰將兵須有應水
居月上戰應當月內必師還

水在月上也

揆星現分野屬何方若是正臨災在即忽
然頭尾也遭殃仁德可脩禳

星一箇無尾赤兼青直下落來營寨上急
須遷去別為營此地定無成

金書見名號是經天其分用兵兵必敗未
曾動處却兵連人馬滿郊田

已動敗來動易政

星晝殞聲震響如雷赤白或長三五丈忽
然更有小星陪軍勢若寒灰

星晝殞其地定為災必有火焚軍寨柵兼
防將士涉沙泥移寨莫徘徊

軍營內斗大墜星來或是作聲長數丈其
間大戰將星摧急去免災危

軍營內星殞落其間拽尾或長三五丈皆
為敗証莫相殘急去免災奸

軍營內星殞作駟鳴兆是敗軍并殺將便
須移寨不當停天意甚分明

營寨內星大殞其中芒角光明兼拽尾急
須移寨避災凶不去禍重重

出軍法夜與日皆殊彼上有星兼月朗我
軍上面暗稀疎進戰決成輸

星晝殞分作二三星此是兵戈將欲動須
防敵國別來侵陰賊逆謀生

吾守壁月內一星明必是外奸來入壘期
於半月害吾城搜捉審奸情

捉大眾欲打彼城墻月左有星占上角城
中賢將有謀方速退莫施張

敵守壘我力有餘攻月下有星相近駐彼
城奸欲亂吾中門戶審其蹤

圖彼久月背一星隨壁內敵人謀走北其
城沉潰不須摧捷報凱歌回

觀敵聖月背見三星狀若連珠敵便遁不
須攻打自安平撫衆勿殘生

軍馬進月畔見三星形似三台將月捧攻
城不下戰無成擇地設營停

保適旬日別看氣候

攻彼聖月下列三星城內詐降設巧計急

當準備出師征莫信詐為誠

圍敵壘月角露三星亦類三台侵抱月其

城難取枉亡兵別處設謀贏

彗星現出在月傍邊必有弑君并殺父國

中紛擾禍相連更主易桑田

金臨木三五寸金分少婦合憂生哭泣又

蕪闢將見灾凶偏將喪郊中

星墮地鳴下似雷聲著地便如焚薪狀此

為天狗食人民百日見災生

彗星現但看出何方定主國軍喪姓名不

過百日見驚亡咸滅在君王

太白犯昴畢二星纏定主逆臣謀主馬

奔人走喪中原入昴赦人原

金與水二曜若侵凌定主破軍并殺將水

居金上容軍贏在下主和平

彗星現從斗向南行經過垣墻天市界外

邊兵寇界相臨損將血成坑

占北斗第十四

允北斗斗乃衆星魁天上衆星難相犯若

來相犯有災危占候者須知

斗口內彗星現出光芒海內兵戈俱大起江

河流絕業城荒民作甲兵糧

北斗內穿出彗星輝國內主君邊寨將陰

謀惡黨起旌麾著意謹防危

北斗下氣若破車輪白色漸生侵口內饑

荒不稔寇成群餘禍不堪論

黑色氣守定斗口邊父子相吞天下歎水

滄城郭少乾田災害四方傳

占北斗第一是妖星却要分明君始吉忽

然不現象星明主將落奸情

彗乃食後星也

占北斗夜夜白霞遮不過七旬兵大起橫
苑千里卧如麻忌戰日酉斜

斗為主霞為客買米索我不可出

占北斗紫氣在其中有事欲來君且記不
過旬日喜重重萬姓賀光風

占北斗赤氣在其中萬萬雄師徒費力攻
城盡死不成功枉耗庫廩空

占北斗兼有小星多天下不安人失業荒
涼米貴迺相磨廩震動干戈

青蒼氣漸入斗星中定有賊來侵郡邑不
然禪將欲謀凶大忌是三冬

占北斗明閃電光輝定主好人初出世輔
賢明德助人君此兆即非輕

占北斗太白入其中定主將軍逢戰死城
營難守亂人民大小走西東

太白斗星失度也

黑雲氣夜蔽斗星中如此三朝當有兩急

須準備候天晴此理甚分明

占北斗忽直或伸之冲入斗中好事有犯
其星位各占之術士亦須知

占北斗遇夜黑雲遮定主來朝須有雨急
披雨笠候天涯應兆不能差

占地第十五

地之道與月一般稱為母為臣生萬物發
生含有盡乾坤明辨豈無靈

統軍帥下寨要安營先是須知吉凶地莫
今悞犯損軍兵此理要精明

地名好川破不堪安大路又中休下寨伏
屍古墓見多般將帥要知言

主虛驚賊來破寨

山窄地泣滴莫安營兩路中間休立寨勿
投天竈怎持兵仔細與君尋

戰場地古廟與靈壇攻破城營遺故地盡
言凶敗與傷殘細說與兵官

山谷口下寨忌逢之前高後下居之險地

無草木主憂疑明將總須知

大驛路前後總須疑或在高崗或近水長

深溪澗最無疑下寨得便宜

營已下須識有災非地上忽生諸恠類往

來天象看來情主將要知因

占其地毛羽忽然生必主人君遭厄難大

兵侵國亂朝廷百事應憂驚

田地上忽然便生毛虜處盡生人總見此

為謀道血流郊百日主凶妖

易曰震之兆若在地積亂無根鋪在地

城營內火焰忽然先將士敗亡看在此忽

須移寨免災殃不去禍難當

城忽裂必主起干戈山中地或如雷吼敵

軍來速探如何急避莫蹉跎

營寨地泉水及生塵有戰不離於月內早

排兵甲敵邊隣移寨避災迤

先移後戰

城營地無故動還程大戰必應於歲月直

須移寨禍應消不去將身招

城營內地動起兵戈但且移營於福上不

然行禍將身遭陣破自消磨

城營內忽見地生毛所統精兵當便起須

更不去禍應遭穰醮保功勞

城營內地上起錢花有似馬蹄同此兆移

營擁士定歸家應驗失無差

城營內地忽陷崩頽禍起兵連緣此兆移

營脩儀職凶災不信將身摧

城營內忽見地生丹敵騎欲來衝突我差

人截路莫輕開移寨倚亭開

城營內花草忽然生急去莫令軍疾病經

旬不動將身傾智士切須明

城營內地上忽然黃五穀或生并地長將

軍祿位福無疆士馬樂安康

占樹第十六

城中樹忽然總萎黃威氣助吾軍必勝陰

神祐我必成強主將喜莊常

營側畔樹木自崩摧若近軍前師敗辱不

然彼近賊衝來移去免凶災

諸樹木花發不當時營內見之須速備定

知賊衆欲來圍移寨免災危

營寨內樹木被雷驚或是震傷人與物此

鳥傷敗被天噴移寨免憂心

諸樹木忽地出奇枝異花奇葉人罕見必

生異事報君知將帥者脩為

占辭第十七

軍寨內蜂來泊於營兵欲動移應不久脩

磨器甲莫教停總令便須行

軍行坎蜂蝶接來連定用伏兵居草澤好

防林木與山崖先探保無災

軍下寨蜂蝶遍天飛防有賊來攻我寨急

須固守莫遲回主將要先知

軍營內蜂惡亂呵人或是反軍與謀將必

然軍將有災危謹守賊追欺

軍營內蜂子遍飛遊必主將軍多口舌若

還移寨沒災危記此在心機

占鼠第十八

占見鼠其物夙名虛主盜主奸皆主賊若

來為恠將兵虞不信禍難除

逢見鼠白色是全精若順軍行軍大勝逆

軍來者禍相生凶吉甚分明

逢赤鼠來往在軍前此是伏軍藏詭計搜

尋斜谷道傍違急備莫遲延

軍營內鼠交屋椽樞忽向壁間搬出土移

營在近改還軍非備向前程

軍營內行鼠尾舒前將生有災須醮謝夜

深谷谷罷戈鉞太白報人言

營寨內鷦地鼠成行欲似吊人聲不罷此

須為禍將身當穰謝得平康

營寨內白日鼠揪兒不是火災應大水三

朝五日速遷移不出禍相隨

寨中鼠能舞向入前必有內奸通外敵且

須搜捉莫遲延速備實為先

軍管鼠血染將衣冠或咬鼓旗皆不利信
須脩謝拜星官移寨且求安
將軍服上被鼠來傷必有奸賊看在那或
傷腰下不相當財散客軍強

經曰鼠者賊也若變必主奸寇也

占蛇第十九

兵發日路上遇橫蛇或入水中應大勝蛇
還赤地戰無涯勝地位必水

總過一日外動則吉

兵行次蛇亦忌逢之慎備前程未勒戰訓

兵激賞布恩威厚薄勿偏虧

軍發次蓋地見交蛇講武揚兵須安犒不

然上將中風邪身喪掩黃沙

蛇諸色大小外邊未入我軍兵欲敵更

防引得外奸乖德向好通開

長蛇見飲水近營傍袖退還鄉方始吉不

然移寨向高強營壘布旌幢

兵行次蛇貫路邊傍備禦伏兵前道阻且

須仔細更思量終不使開疆

蛇入井俱是敗軍形或似杵形營內現若

還交戰血成坑堅守我軍營

蛇貫道白赤動軍情必有賊兵攔道路只

宜盤泊賞軍兵不久却回程

信者卷之蛇攔路四歸羅賊大言

蛇如鳥更有似車形或似白蛇行斷續燕

之五六見城營泣淚血交并

蛟蛇見營寨必宜攻更有青蛇人疾病黃

蛇獲瘴總成凶移寨免災凶

兵行次水裏怕逢蛇更有魚龍蜃類見悉

皆進退事無涯速退莫咨嗟

知見龍壘壘同

下營畢透寨大蛇栖必有賊兵來打寨高

強營壘盡旌旗謹慎好防之

天久旱無雨水盆流此是天時雨不潤不

能下奔水高流禾穀豈全收

占獸第二十

城營內馬夜轉槽鳴軍欲離營將大戰早
 排號勇令行明法號整齊行
 軍營內馬咬石蕪沙必有賊兵吾大獲將
 軍克勝遠方誇小大總榮華
 軍營內牛奔向人前欲罷戰爭休士卒干
 戈不舉却迴旋齊賀太平年
 馬廐內天火忽然燒看即大兵將欲起且
 頤脩福和方消勿使自身招
 城營內馬作人言聽取語言為定準更
 有馬駭殺軍年方便報警究
 軍營內牛馬夜聞鳴必有暴兵來覓鬪更
 預防備夜偷營速暗布精兵
 城營內生產兩頭奇或有足多生八隻四
 足兩頭禍不移裂上應逾期
 占走獸戰字牀相將凡有恠形須要審由
 分凶吉與君張要獸虎豺狼
 發兵日野獸截軍行直向隊中衝透過必
 然隊伍兩縱橫良將要須明

兵行次狼虎及熊羆若在軍前狂亂走此
 行旬日戰無移先舉得天機
 諸禽獸異色及無名有爪有牙為我怕無
 牙無爪亦應輕此兆甚分明
 營前後野獸亂縱橫殺取太牢天地祭三
 軍方保得安寧有戰必須贏
 城營內白鹿入營來將士病災方欲起若
 還無角主兵回移寨免災危
 兵屯次鹿走入軍營必有降人來見我期
 於三日事分明或喜長威聲
有戰作主勝
 狼與虎切忌入軍中隊伍營同并截路不
 過數日有危凶警備勿交攻
 虎相食兆不出三年必有大兵當至此來
 其分野禍相煎其兆理關天
 兵屯次野象入於營急急殺來將祭獻三
 軍從此得安寧齋沐要嚴精
 城營內鹿子入其中殺取三牲將祭禱急

當移寨免災否則禍重重

軍營側蓋地有毫猪須備伏兵來犯我便

宜先舉莫躊躕移寨始無虞

軍營內或有野猪未若戰先贏多後敗速

移營寨避其灾脩謝莫遲回

軍營內免走在其中雖有雄兵終不戰都

緣前敵欲和同不在苦邀功

軍營內狸獸夜頻鳴恰似豺狼同此兆必

知將士欲離營不久禍災生

兵屯次材狗入於營內有奸人相結外急

須搜捉察原情莫遣叛宗興

軍營內狗性遣人猜忽殺血流於戌地埋

深三尺以禳災敵將必擒來

城營內獐入及登城若過此妖多是火不

然孝服與兵爭祈謝保安寧

兵行次路上遇猿猴嚴令小心防恐怖理

當排棚整戈矛預備盡良籌

狼與虎逃寨作悲鳴似笑似號軍大敗將

軍兵欺事多驚屍疊澗濶平

狼奔走直撞入吾軍不出三朝并五日

來降我引朝君彼我受皇恩

野猪鹿從外入營中定有降人來投我只

於三日見分明引使復王庭

狼與虎卒見使人驚我在師徒前去後須

防大戰血成坑不過聖賢明

兵屯次狸走入軍中不住夜鳴圖逃寨先

因風火事重重埋伏擬藏中

城營內蓋地有來障三日七朝須大戰不

然講武教旗鎗速斬免灾殘

牛與馬產出是人形定主胡人侵大國不

分南北亂人民且猴聖明生

狼與虎號叫又傷人五日七朝兵定至臨

時勝負豫鋪陳方治敗來軍

占水族第二十一

兵行次水族忌逢之區是魚龍蛟蜃類悉

皆不吉兆灾危抽退亦相宜

龍現壘室宅及池中必有大臣謀逆叛且
頃作急探奸兇莫待有奔衝

秦朱溫時龍見沼

軍行次龍鬪在軍前必是交鋒亡命戰黃
龍得勝黑龍偏平地血成川

城管內驚忽露其形防有內奸謀叛逆不
然水漲漫軍兵速去得安寧

城管內龜蟹入其中更有聚蠅億萬數軍
兵潰散不從容者即旋營空

軍行次路上見龜鼉或有戰爭營寨內不
宜前進有兵戈審細莫奔波

城管內龜蟹入其營盡是頃遲亡敗象速
當移寨免灾凶不去禍將生

占鳥第二十二

占飛鳥軍旅要知因或是縱橫或逐我或
來逆我或成群仔細說來情

鷹鵝鷓勢速入軍營必是義尤圖義弟不
然義弟欲謀尤奸禍兩般情

兵行次鷹鷓向前飛所向進兵應大勝必
能捉彼將師歸天意助神威

城管內鷓子鵝蒼鷹定有奸謀陰禍起早
頃排備莫惶驚有戰損精兵

兵行次鷓鷓捉飛禽此兆前程頃有戰得
其首領盡生擒主將稱其心

兵行次鷓鷓盡同占鴈不避鷓鷓不鵝兩
軍通好守盟言各擁士回還

城管內或見杜鵑來應有負冤人未雪債
臣謀間損賢才天遣呼聲衰

群鳥噪隊隊遠營飛防有賊兵來劫寨早
頃整備設開機遲慢致灾危

城管內衆鳥噪聲鳴必有暴兵來劫寨不
然有戰損千兵移轉最為精

群鳥隊飛去又飛來不以下營并在路此
行千里足難回仔細察天灾

群鳥聚飛起忽然驚盡向滿天鳴噪鬧不
過三日火燒營或有劫殺兵

移寨吉

城管內四面鳥聲鳴千萬結成鳴噪去急
須固守本城管堅執戰傷兵

城管內鳥夜結群鳴必有暴兵來覓戰不
然城寨有虛驚探後用心聽

城管內鳥衆泊營牆頭伺此管皆盡叫人
驚不起是天殃不免見傷亡

城管內鳥鳥驚然驚內有奸人連外賊隄
防苦戰血成坑謀反害英明

城管內鳥鶴色圍牆霄有敵兵來打寨不
然疾病火災殃管內欲來降

城管內鳥噪兩三聲必有命來應在即亡
須奉候出門迎此意且須聽

鳥相打防擊有奸爭斬斷罪愆懲 衆若
無停戰禍應生固守始為精

城管內鳥集李巢飛必有關爭相競事不
然下吏欲為非防慎間分難

鷓陣決鳥向四方鳴選取鳥聲鳴叫處但
從此地出軍征百戰百回贏

如發日前面有群鳥亂叫衆鳴防伏截或
然有戰莫先圖詳緩保無虞

兵行次鳥衆集旌旗若見軍中加喜氣將
軍增爵位遷移在即不為遲

兵發日鳥衆逐軍行未見彼軍防隱伏若
逢敵戰利先征攻戰必先贏

兵行次橫陣列鳥來防有伏兵衝隊伍獲
羅前後用心猜不信必為災

兵行次鳥衆後頭未若過前隨應大勝逆
來衝我且宜回退却免災危

軍行次鳥立在軍旗必有奸人言賊勢今
旬來月好防之偷號運謀機

兵行次軍上鳥鳴飛不片下營將布陣若
同此瑞合天機必勝莫遲疑

下營次鳥衆集牙旗急宰三牲將祭禱不
然軍敗主分離靈物報人知

城管內白鶴入軍中若作巢窠兵大起急
須移寨免災凶否則禍重重

下營次鳥衆集營中防有外兵來擊我亦
 虞諸將起奸凶急去莫從容
 寨始定白鵲入營來此是金星呈恠象有
 人相害處謀乖移寨免其灾
 城營內靈鵲作策寨不去營空蕪火起速
 當移寨禍消磨久住殺傷多
 群鵲梁頭向敵軍營隨鵲戰之軍必勝一
 般群鵲事無成在外也須驚
頭指繫羣勝不指繫別羣
 城營內野雉入軍中若在德鄉來即吉或
主大
 臨刑殺候為凶仔細審西東
 城營內鷲地降鴛鴦必有奸人生戶內不
 然朋友害忠良自衛已身強
 城營內燕鷓忽離城定有火灾兼禍起軍
 中刑冠事叮啞襍厭始安平
 城營內水鳥忽啣魚將至門橋 蓋屋必
 應大水漫街衝預辨早防虞
 鳴聲異一樣似鴛聲必有官灾并口舌速

預齋懺慎交爭方始免灾刑
 驚興鳴或解作人聲家內必登三品祿一
 門兒姪盡耳榮咎兆自天生
 城營內鷄母作雄聲或在夜鳴家有禍若
 門陰 不怪怪襍謝始安寧
 兵行次軍上伯勞鳴兆是軍分爲兩路兼
 防禍起察奸情主將要源明
 伯勞鳥鬧噪在軍前大禍須知須早覺不
 逾兩月事應然此象理關天
事
 伯勞鳥啼叫在軍營南北敵人因我將東
 西只是有虛聲此象甚分明
 城營內梟鳥噪聲鳴如在德鄉分隊伍如
 居刑殺及奔驚預叫使人聽
 下營次衆鳥集群鳴如在德鄉猶自可若
 屢刑上血成坑此兆細詳聽
 兵發日百鳥忽迎軍此是天威來助順賊
 人歸向息邊應端的立功勳
 兵行次鳥覆於營必有大軍來擊我皂

旗黃桿引師行襍厭畢登程

兵行日禽乃或朝軍將有福神天祐助必

然旬日立功勳官爵顯超群

鷄聲聞半夜及黃昏半夜精兵行在速黃

昏啼後有回軍太白報人聞

麥鷄主國事一鷄主家咎

燕雀鬧隣境動兵爭更有黑頭黃鳥至腹

黃身黑不知名彼已出精兵

城營內鷄鳥共喧爭鳥若羸時軍外勝鷄

羸主勝甚分明偷寨兩般情

鴉鳴噪無故噪城營此是用兵灾欲起人

家被噪有凶情禍發不安寧

城營內鴛鳥入其城定有兵灾并疫瘴人

民饑餓夫耕耘脩德免灾成

城營內黃鳥赤其頭必有官灾三日內燕

防奸叛有因由熒惑禍堪憂

城營內赤鳥入於營更有野鷄并野雉頂

防風火與虛驚皂幟厭為精

如見赤色鷄入軍營履將快賊皂旗早去驚
三日厭

城營內大鳥逸其中不是將軍亡疫瘴及

防外寇損身躬先兆已呈凶

城營內異鳥或來然奸慎外歸刑禍事不

然軍主將身灾齋醮保無乖

城營內夜靜有鳥鳴此是暴兵來逼我便

須防備速移營即得事安寧

城營內衆鳥驚翻翔障目驚天成障起必

知內外將猖狂何細可消詳

彼軍上衆鳥泊其中定見拋營軍敗走不

然潛伏刷營空仔細審其蹤

彼軍上衆鳥鬧紛紛聚散只看三五日不

然潛伏擬謀人防禦始參真

諸鳴鳥不利叫三聲一與五聲將快和若

逢此數不堪聽一任徹天鳴

占飛鳥何處入軍營若在德鄉加喜氣若

從地是凶聲首鳥一般聽

城營內鳥散作巢窠其地欲荒堪在即逐
須移寨其賊此不肯過來磨
破城次群鳥出牆頭內有敵圍軍欲出外
軍急備整戈才用意敵良籌
軍營內白鳥五旗飄相聚敵故人總見將
軍遜位作公侯吉慶喜無休
鷹與鷂逐鳥奔吾軍前來暴兵來勢猛速
當準備莫因循常守險關津
下營次鳥立樹枝開或在牙旗毛羽掩頂
防敵騎欲相殘三月內生奸
占飛鳥軍旅要知因或是縱橫或逐我或
乘逆我或成群仔細看來情
城營內異鳥入其中宿處不知人不識終
須血染草頭紅防備有奸通
占鳥鳥結伴後隨軍路後敵人應過去我
軍不久却迴程相賀喜安平
城營內巨鳥忽留停防備賊人來索戰此
當作衆早收兵不去禍還成

城營內巨鳥至紛紛他分欲荒人在即
須排備莫留停說今遠驅兵
城陣次取鳥聲鳴若在我軍頭上叫切
須避敵莫交兵存彼我軍贏
歸陣次鳥向彼軍飛便整旗鎗征敵吉統
舉大帥不須疑天助得其時
歸陣次鳥向敵軍來一隻一雙猶可擊或
然成陣叫聲哀勿戰這當回
敵軍至群鳥出高飛肉有雄兵來突我其
城營內鷄鴈入於中必有外奸通敵事忽
然羽鳥更為凶遇戰豈成功
群鳥至五五及三三營上往來聲不絕四
避飛時認收還軍潰散兵殘
安發日鳥鳥後隨聲此是願天天助我靈
禽預報戰須贏將士有惟情
歸陣次敵上鳥來衝進戰必當傷將士如
從我後却宜攻賊賊定生擒

城營內夜靜有鳩鳴軍欲還鄉宜準備此
為天意事叮嚀為將莫憂驚

占惟第二十三

戈矛上忽有人光明兆王三軍輕命戰管
須交戰我軍贏青熾不出兵

奔奔如鬼火者主兵憂

帥衣服無故血痕班防有奸謀未害已急
須焚毀禍回還不爾將遭殘

抽刀劍血點自然成戰有大功須在近又

兼鈴鐸不搖鳴過賊必須贏

出軍日龍現衆人驚急令回師休強進若

還堅執往前行枉損馬和兵

將軍帳無故似人推兆主敵人兵潰散稍

驅兵馬向前交瓦鮮與冰消

將軍帳床動衆人驚及有血生俱作 若

還館陣禍無輕身喪掩泉壩

將軍袂驀地起飛騰此是將軍傾折象難

讓兵衆敵相凌火急整回程

軍絕止波澤與郊田或有石盤從地湧此
為吉兆可攻前君聖宰臣賢

安營訖分布已周圍碎石或生無數目將
軍不久罷兵權天地應昭然

軍營內田地陡然高必得敵人來土貢開

旗靡彼不疲勞休士止鎗刀

軍營內元處是平田地比始臨微似長將

軍官職必陞遷祿位享遐年

軍營內地上或生黃照得敵人兵與馬凱

旋歸國長威光天下舉官商

軍營內氣出地中央滿塞便教人勿訝敵

人怯戰愈乖張獲將得封疆

軍營內地上水泉生此是潤軍天助順須

當先敵將和兵捷報入朝京

軍止歇地上忽生塵如有震聲人總恠三

朝五日定還軍大戰苦勞辛

營寨內地上忽紛紛此象大凶人速避麻

衣布帽送將軍休望有功勳

軍營內地艾方生青嫩葉香人盡識師
徒將疾事非輕惡病使人驚
安營內街徑已編成地上忽然生折裂不
如准備速移營不信大亡頓
營寨內地陷或成坑大陷大虧微小負俱
為虧敗喪軍情火速去移營
軍營內地陷幾人驚若更似催征戰鼓此
般凶象速移營稍緩禍突成
城營內半夜忽然驚定有暴兵來劫寨并
防謀反及奸生列陣後相迎
軍營內蟻蟻滿營生奸備奸謀陰禍起燕
虞地道入奸兵早備得平平
軍已內天上忽然聲欲似雷聲還不是多
應土地見英靈不久戰兵行
諸恠見不可廣傳聲防有奸人知仔細亦
如彼內有賢英知我兆元情
城營內晝夜起虛驚營所舊為神廟地速
移營寨莫居停不去賊偷營

城營內旗鼓自搖鳴此是天威來助我十
番出戰九須贏上將稱其情
城營內鼓角急聲雄此是乾坤興廢事戈
矛大舉禍重重萬姓失耕農
城營內鼓角自然鳴必有敵軍來擊我急
須整備待來兵著意與交征
城營內鼓打不多鳴一丈高懸并九尺都
虞副將驗鉗聲七拜解妖精
各拜養
城營內鼓打不能鳴主將戰輸遭寇虜早
須收拾便回程不去損其兵
移寨立得
或晝夜大將劍刀鳴刺客奸人在庭近急
須搜捉莫教停便見血光成
營與邑井沸聞其聲或溢水泉皆是敗更
還龍見也同情觀此便移營
城營內獨鼓自然鳴此兆敵人來劫我隨
鳴火急整精兵遠探向前征

披營解喉子速而微韻斷聲長天旌舞起
當我兼出災危固守免傾頽

金鞞鼓自裂七分餘此是三軍因破把連
當求解懸移居不可恣行誅

鎗旗戟無故倒交加象主病灾如自草四
門宰犬瀝田沙子候設施佳

子時以火血瀝四門地上

鈴與鐸風息自然鳴鼓角雄聲音振地必
頭勝敵院軍情擁衆返回程

或宣夜飲宴在其中焉地益鳴人總訝劫
人已起意忙勿急遣將遯衝

杯器內清水忽然紅有似血來人盡訝此
爲祥瑞立奇功戰急總無凶

軍營內戰馬忽然嘶跑擁挫身非時亂賊
兵降伏要相欺祭享上天知

軍器甲夜後更生光折野月形方上害離
營百步正相當速去更宜良

風不起旗號自飛揚前指敵軍并陣次必

當我勝用心腸荷勝早迴鄉

臨陣次馬匹忽然驚欲悚欲譙多退縮牽
纏不動自違情迴首免軍驚

占怪異說與衆賢知正是一人行踏處當
逢奇異怪逢馬兵衆豈無知

禳厭第二十四

禳厭法其理事情深首異諸般奇異怪或
逢要日要時辰厭法要精明

軍行日春正及春分須用長槍前列勝次

排赤弩在中軍乘勝定預聞

軍行日立夏至皆同令下三軍諸將士須
排戈戟作先鋒將士定英雄

軍行日秋始與秋分金氣旺時須要順先
將方矢向前存得勝遠方聞

軍行日凜冽正當冬得氣一陽回一候首
今刀劍向前冲逢戰得全功

東方陣角姓七人從純著青衣青隊仗青
旗青馬作先鋒木陣號青龍

南方陣徵姓最為雄七箇赤衣乘赤馬

旗招動號長空朱雀陣先鋒

西方陣商姓白衣兵七箇健兒乘白馬白

旗獨角引前程為首向先行

北方陣羽姓顯然明馳馬烏衣如北斗黑

旗玄武隊前行賊將勢摧傾

中央陣官姓要黃衣七箇黃旗黃色馬公

陳大將助堪衣敵國定橫屍

凡行陳甲子甲辰申三箇甲頭旬 有前

祛天馬擺令真整頓要辛勤

凡行陣甲午甲寅旬甲戌都來為一處當

時刀劍在前行兵陳勸來兵

揚兵吉須向九爻方諸惡不成加喜氣更

宜上將見恩光安得有乖張

天武云九爻之上可以陳兵九爻之下可以潛伏

占夢第二十五

凡占夢本出自微茫得一夢來三事應方

知凶吉為君張神鬼預節祥

將軍夢雲外見飛龍急去戰時須獲捷不

過百日帝王封位顯立奇功

將軍夢魚變作蛟龍百戰自然看百勝相

敵來捉必無凶大將職加封

將軍夢打鼓大聲鳴小鼓小聲軍小勝不

鳴固守莫先征勝負取其聲

將軍夢夢得大魚形看得小魚軍小勝電

先霹靂主軍驚此象最為靈

將軍夢見水及波濤或與敵人相角競須

來挑戰莫輕交堅守我門橋

將軍夢天上作雷鳴破敵擒王有此兆無

拘月暗與陰晴擁士向前程

將軍夢身涉大高山遇戰必贏功顯著相

逢敵戰急攻殘莫放片時間

將軍夢夢見大舟船順水順風帆慢順戰

之捷獲獨為先不爾似神仙

周易占候第二十六

聖人道作易變爻辭擲卦要知凶與吉切

須隨手動占儀懸意合天機

九占易動靜卦交裝先辨剛柔分彼我更
分主客要知當決勝負自昭彰

論主客後舉我為尊旗依住坐並為主先
身行者號為賓此理甚分明

入他國我即論其實若是我攻來我寨我
為賓者汝為尊此理合天文

九占易先論六親方大謹五鄉比和尅應
殺世主總漂揚官鬼子孫量

彼與我子鬼取為先子孫旺相吾軍勝鬼
交囚死復遭愆反此亦如然

世為我應象便為他世克應今當我勝應
交克世我無家此者各安家

內卦我外卦屬他邦內克外時無攢捷子
孫發動急旋張大戰我軍強

官交動却在內文興若得子孫傍發動雖
乘攻我不曾贏彼敗怎回程

九占克戰世為我應為他內為我外為他子孫

官為他比者吉

子孫動有氣甚分明我若擊他全獲捷
來攻我敗無門我將立功勳

占賊信官鬼上二爻無氣動居爻五六雖
然已動不相遭賊眾再回巢

占賊信鬼發內三中或是官爻生有氣賊
軍來速在遠巡急備點三軍

占賊信卦裏子孫興六位官爻全不見話
中空自說來情不見信和音

占賊信應動世為他其賊來時雖是到到
時攻我將須拿來將喪黃沙

占賊信兄弟動如何三四爻中我克我遠
巡來到不蹉跎到後却安和

占賊信父母主文書若遇 神天喜位朝
廷加祿永安和賊智設機多

占賊信卦象動妻財天喜來交爻已動若
來相戰見兵非我將得和諧

九占易奇偶與剛柔陽爻為九陰爻六陽

女多舉我須周柔少彼軍憂
 入他境我却用官交官旺子孫休我勝若
 然反此少功勞術士自詳消
 入他國大要着財鄉子動財興皆出見處
 處獲捷有衣糧飽賞喜還鄉
 女上見無鬼又無孫但有應方并世上以
 應為他我世軍此克定軍情
 世交旺若克應交官速便提兵前去吉自
 知天助喜重重主將得奇功
 尤獨發有寇伏埋藏且莫提兵行速路急
 行前必有驚惶不信見遭殃
 賊交動便是我軍糧出國尋糧財旺發無
 財難旺恐饑荒半敵遇空亡
 世若募我軍且執屯應交被克休囚位來
 軍必敗損人兵我象喜忻忻
 官臨火尅我慮偷營水立官鄉休立寨土
 臨官鬼四方兵不一亂提兵
 木官旺必定有凶兵金火不宜臨世應西

家流血定交爭火鬼劫吾軍
 兄交克防奪我軍糧木動舟車火營寨文
 書父母合倉場嚴令下兒郎
 交辭位九六號陰陽中半自然皆相守比
 和世應兩無傷各自主刀鎗
 外卦靜內動見兄交空亡臨象虛驚事更
 蕪不定事無毫固守且平交
 歸魂卦三四動交凶若 鬼交凶轉隊若
 逢天喜好回軍不久却抽兵
 易之位六親與五鄉外卦世交子孫旺三
 般有氣我無傷勿要落空亡
 占凡課內動外平安動交無鬼虛驚恐內
 交兄動稔凶張術者細參詳
 外卦動內卦動興交內外動交俱動發若
 然我戰動鎗刀大戰殺聲高
 鬼交旺三四動交交定主賊兵侵我陣急
 須回首莫相交動則我軍兆
 四德用其課我軍強春占雷巽寅卯木夏

火巳午得離鄉此理要知當

秋乾位申酉喜相逢三冬亥子坎宮卦七

旺用事艮和坤丑未戌辰中

天乙式第二十七

天乙式逆順論陰陽五日六時成一局八

門九曜逐時當凶吉利門方

為術者天乙遁須知起造凶喪須得此出

行理任動兵機用者得便宜

出軍日出門向何方開休生門三吉路一

奇臨自合然良主將得安康

乙丙丁名曰是三奇天上若臨三吉路自

然神助合天機恁往莫憂疑

九星位當佳八宮方惟有中宮寄在二術

人運式細消詳依此我軍強

甲加丙龍首反為先丙甲相臨為 穴時

中得此自然全得勝凱歌旋

天乙遁月奇合生門下有六丁加臨者此

時攝政顯公卿上策進書呈

開門合日奇六乙方此為地遁安營吉藏

兵設伏免憂殃所獻日精良

星奇合休門有陰人舉善薦賢求猛將和

仇說敵哲明言此法合先賢

月奇合生門見九天祭禱神祇行聖術布

籌作法此間言神道不虛傳

生門月奇合得九天所臨之位謂神道宜作布

行聖術祭神祇

日奇合九地見開門探審賊機揚虛陣迺

虛說假利偷營鬼遁隱神兵

口休併九地上加臨竟通祭竟宜水戰析

求雨水奏天庭掩敵有才能

生門下辛儀良位安此處一方為虎遁招

安反賊討交關將師總平安

論雲遁竟走有奇門便把鐵礮噴嘆酒令

軍仰望必昇平雲遁自相陳

論風遁白虎號張狂運式天星加地乙祭

風起順祝吾邦此理合天蒼

九天上大利我兵陳九池伏藏宜密事赴	潛六合避凶星隱伏喜忻情	五不遇甲午丙從辰乙日巳時丁日卯更	燕戌日在於寅都是忌行軍	五不擊第一九天方九地直符直使位生	門通共五般傷此法通中藏	六儀刑謀事總難成遇着此時遭失陷奇	門強有也難禁火忌用兵行	子符使都忌在亥宮賊柏申宮申在辰午	難百異必為凶寅與甲辰同	三奇墓課是設人多好事中間減力奇	門須過也難過固守免蹉跎	乙奇墓未上望坤方丙其戌地酉中是丁	奇同位戌朝張都是審明方	三奇將遊在六儀中子庚丑辛寅乾上卯	壬馬制順行蹤八方四維宮	六癸下天網四張時舉用祈謀皆不定周	天網者有高低坎地一宮隨
------------------	-------------	------------------	-------------	------------------	-------------	------------------	-------------	------------------	-------------	-----------------	-------------	------------------	-------------	------------------	-------------	------------------	-------------

如急難事速要逃之刀刃對肩居左右行	過六十步無疑此事為君知	開門照六戌合奇門前程貴容相扶助陰	人酒肉待相迎拜返喜忻忻	休門外喜笑得錢財出外三旬五十里蛇	鼠陰人及小孩出外走無災	生門上三奇合此門公吏官人生紫皂逢	之軍馬六三程特應與軍門	傷門內捕盜可移趨杜門有難前潛吉景	門凡事不安居厭第稍通疎	死門上攻戰要逢之出獵更宜朝此向若	還征戰賊亡威決勝要逢之	驚門路捕盜捉逃亡出行一二十里路路	道不通鵲噪狂論訟喜公方	占六壬第二十八	看行動只取日辰推若在貴人前實是三	傳同此去無疑反此却難移	看天馬辰戌亦同前若在支干應定發更
------------------	-------------	------------------	-------------	------------------	-------------	------------------	-------------	------------------	-------------	------------------	-------------	------------------	-------------	---------	------------------	-------------	------------------

遠加季不留連人馬聞喧喧

占虛實後六作天空若在支干虛事定天
空為殺最朦朧虛妄更重重

占主客勝負早須知甲乙丙丁并戊己陽
時出戰主凶危此事決無疑

占宿次今夜定如何太乙天罡太衝上支
辛見者恐奔過驚備禦兵戈

看歲月衝破下推之上將行年若此下師
候身必有凶危穰厭始無虧

看六害用將及像中若見定知他捷利更
蕪惡將定重凶不聞却無凶

後三五前四將年辰若被日衝蕪破害破
刑亡者負於人好記認為真

參詳取太歲頭上神若魁貴人虛詐事太
陰六後偽為真防備見傷人

聞賊去大吉是其元若在前時應未去若
隨賊後是虛傳勿聽此狂言

他軍走虛的好參陳神克日辰天馬併傳

陽定去必無人此兆決然真

經險路為則忌天罡加孟前行應不喜置

臨凶仲巳中傷加季後逃亡

兵行次四季獄神凶春卯順雷居震主辰

年艮上忌相逢臨着夫勳功

遊都將并故又重傷若過德神并合將加

臨不克又加祥降虜我軍強

遊都將克日至行年約束我軍牢固守莫

敵見戰必遭逃不聞都為賢

遊都將上須要克遊都克得此官為大勝多

應擒捉賊首徒半虜半降誅

遊都將玄武與勾陳白虎年將須穩害休

囚絕氣不傷人旺相却殘身

玄武將斷例與前同無克後三皆大勝後

三來克主皆凶却是審其中

勾陳將忌魁主行年若魁行年多敗死行

年無魁見勳全審細去參陰

勾陳克玄武主勝

凶神將又尅主行年若遇行年尅前四此
時交戰勝當先喜躍信趨前

軍勝負六害卦中凶更作惡神占惡將直
須固守候晴風俱勝莫前衝

上將本命見天喜與自處吉無敗

遊都將臨日在如今辰上見之明日是支
干不是用前神三二是朝迷

聞賊去仔細驗天罡若此孟方猶未去忽
然加仲已商量加季發他鄉

三傳將遙見覓支干將克支干休進戰三
神被克我軍安必獲彼旗幟

人藥方第二十九

衆軍聚駐扎已經時多有相蒸多氣鬱使
軍疫瘴見災危一一與君知

如瘴氣鵠骨火燒將便去上風焚此物衆
人聞此戒災殃從此得安康

轉筋脚急去使生姜新水一鍾煎五合飲
之即去總無妨主將記心腸

金刀重速剪馬牛毛二件一同燒作末
之血止自然消皮血便堅牢

金傷者香白芷為靈細嚼喫敷瘡口上更
將酒下七分功細說與君聽

金傷者甚渴即非常切忌休將水與飲飲
之必定有乖張肥膩即無妨

金傷處傷腦及天倉臂中脉跳并心內鳩
尾五臟小腹脫腎者不能當

金傷者腦髓出非常頭咽喉中聲沸者兩
目直視痛難當似水來瘡

似此皆不治而難醫也

金瘡法開時備急方五月五日平明節採
其諸草搗成漿石灰共作湯

遭毒箭更及馬汗方大頭蟲蟲端午取去
翅陰乾為末霜挑破藥敷瘡

次膏醋打麩糊壓瘡上即追出毒氣也

軍或患發背及癰疽人屎糞盤下潤土礫
細篩羅貼敷之猪膽共調施

人霍亂吐瀉有方高生姜三兩須炮過芭蕉一兩去皮熬五兩大黃燒

大黃炒過為末塞為老梧桐子大每服三丸以利為

度架利以粥投藥

急喉閉青艾汁須靈滴下自消血破出遠巡不救積於人切記在心動

冬月肉無艾葉枝枯草內急尋蛇床子燒

烟入口自消除速救免災虞

單人乘涉水鼻痛多手脚面皮皆裂拆麥

葉液黃汁相過蠶脫即安和

馱瘴氣嵐谷用恒山獨頭大蒜烏梅肉速

將酒煮便安痊謹記此良言

恒山三兩 獨頭蒜一兩 烏梅肉半枚

為吹咀用酒三匙煎至天蓬分為二服初一分末發

時與次一服已發矣

馬藥方第三十

常唯馬黃柏與黃連并麻大黃山柵子胡

藍青黛藜蘆金仙等分勿令偏

相馬法要試歲年何鼻上金字十八歲四

字八歲不年多八字四年過

鼻上赤二十歲無零馬鼻若青三十歲公

字須當念五乘此象甚分明

馬瘟病急取獺之肝肚內將來去屎洗煮

汁吹嚥便平安牢記在心間

李衛公望江南集終

跋重刻李衛公望江南集後

李衛公望江南集以今年壬午刻保定

郡中蓋祇奉

督撫大中丞辛公檄也

今縣寓救寧視古四夷為守盛治不

啻過之乃公圖傳是書意固砣砣何我

郡吏振先蓋竊窺微柏矣是集云出衛

公尚屬疑信顧語中要與非知兵者不

能述攷其首簡論敘成在貞觀七年寔

維俘頡利覆葉護朝韎韜之既彼當羣

夷內屬不怠以兵事相倣備則篤于謀

國以也公忠純淵蓄文武為憲匪並伯

仲衛公而畫周保又桑土履懷覽此適

有符券故亟思昭布于存事其人俾夙

知誦繹為防有豫非體國切衷然邪編

中大都言占候者什八惟占候諸家蓋

本始周官聽律詔吉凶之法師行胡可

廢第義涉微眇介冑之士烏能資以應

猝維是闡秘微于諺語即愚下卒能耳

授而通其詞當兩陳間大帥倡之下迄

裨校若什伍之失咸得同聲循令有合

于孫子交和而舍之軌詎不於勝筭有

宏裨也夫則沕穆以決進止履又安而

戎機是肄皆知者睹未然事斯公所為

惓惓者乎刻竣振先服校訂之役當於

籍末替片言而稽于鞅掌迨公奉

召為大廷尉之三閱月始克侈缺事焉

直隸保定府知府舊屬吏錢塘張堯謹書

兵要望江南詞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是書詳述兵家占候凡三十二門各以望江南詞括之崇文總目題武安軍左押衙易靜撰蓋唐人也晁公武讀書志則稱舊題黃石公以授張良其妄殆不待辨此本又題唐李靖撰案段安節樂府雜錄望江南詞本李德裕爲亡妓謝秋娘作則其調起於中唐世傳海山記隋煬帝作實出僞託靖在唐初安得預製是詞推厥所由蓋以望江南調始德裕德裕實封衛國公言兵者多稱靖靖亦封衛國公此書以望江南談兵遂合兩衛公而一之耳末附李淳風占風法諸葛亮氣候歌前有梁植明三年安邱劉鄩序均詞意凡鄙亦僞託也

將鑑論斷十卷

〔宋〕戴少望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將鑑論斷

十卷》提要

將鑑論斷序

三代而下為將者計功不計德任將者擇才不擇行文武之道於是分裂而仁義詩禮之帥殆十未一二也嘗取春秋訖于五季諸將行事之槩折衷以理而論述凡一百篇目曰將鑑善可為法惡可為戒皎然明白如指諸掌所與後人觀往以知來選而入之推而廣之損其有餘抑其太過而勉其不及孝於親而忠於君勇於義而志於禮崇廉耻謙遜之風杜垂爭陵犯之釁知柔知剛知弱知強可以養心可以脩身可以利國可以便民可以保功可以全名可以居安可以臨危可以守常可以應變進退去就辭受取舍無施不可期於合理不專詭詐果敢馳騁行陣而已矣至若歷代華戎之盛衰用兵波已之勝負商確評訂亦具載焉噫區區論述之意欲以少補於世必有能辯之者矣紹興辛酉中秋日戴少望序

將鑑論斷目錄

卷之一

戰國

吳

魏

越

齊

燕

趙

孫武

吳起

范蠡

田穰苴

田單

樂毅

趙奢

孫臏

廉頗

王翦

李牧

白起

卷之二

西漢

秦

張良

周亞夫

李廣

馮奉世

樊噲

霍去病

趙充國

陳湯

卷之三

東漢

卷之四

東漢

鄧禹

鄧訓

寇恂

馮異

賈復

吳漢

岑彭

耿弇

耿恭

卷之五

三國

王霸

咸宮

蔡遵

馬援

班超

寶憲

虞詡

皇甫規

皇甫嵩

張遼

司馬懿

鄧艾

諸葛亮

關羽

魏延

周瑜

魯肅

呂蒙

陸遜

陸抗

呂蒙

卷之六

西晉

魏

羊祜

杜預

王濬

馬隆

周處

陶侃

祖逖

周訪

陶侃

東晉

卷之七

南北朝

謝玄

王猛

檀道濟

韋叡

崔浩

斛律光

韋孝寬

王鎮惡

于謹

唐

郭子儀

李抱真

李晟

李愬

馬燧

渾瑊

五代

梁

王彥章

唐

郭崇韜

卷之八

周

隋

長孫晟

賀若弼

楊素

史萬歲

韓擒虎

卷之九

唐

李靖

尉遲恭

裴行儉

王忠嗣

李勣

蘇定方

唐休璟

李光弼

李孝恭

薛仁貴

張仁愿

卷之十

將鑑目錄終

有宋紹興中戴少望先生嘗取春秋訖于五季諸將行事之槩折衷以理而論述之凡一百篇目曰將鑑其大旨貴仁義賤諂詐有功於世教大矣非特文之精博可傳也李舊刻豕亥糝糊觀者病焉廣安州守端溪許侯近日受正本于僉憲姑蘇范公愛踰拱壁遂因其素有之材付諸梓人不月而訖工將與四方君子共之也鈇敬書此於目錄之後以識其所自云

成化十二年歲次丙申六月我生明四川廣安州儒學學正武昌王鈇書

將鑑論斷卷一

戰國

吳

孫武有餘於權謀而不足於仁義

孫武之書十三篇衆家之說備矣奇正虛實強弱衆寡飢飽勞逸彼已主客之情狀與夫山澤水陸之陣戰守攻圍之法無不盡也微妙深密千變萬化而不可窮用兵從之者勝違之者敗雖有智巧必取則焉可謂善之善者矣然武標術有餘於權謀而不足於仁義能克敵制勝為進取之圖而不能利國便民為



長久之計可以為春秋諸侯之將而不可以為三代王者之佐也考其所言與其所行而知之古者文武一道伊尹之於鳴條太公之於牧野皆以大聖大賢而任將帥之事其用兵也以安民為心以安禮櫻為心非喜戰爭也非貪勢利也非幸功名也以仁伐不仁以義伐不義而權謀為寓夫仁義之間如六韜司馬法之所陳本末先後自有序也故功大名顯臣主俱榮福及當年慶流後裔卓乎其不可及也若夫武之為將知有權謀而已不知古有所謂仁義之兵是以久用於吳訖無成功假楚之權禍運怨積秦越乘

弊於外夫差造變於內師入而人無來蘇之望戰勝而國有自焚之災閻閻矜其盛強既以兵死夫差負其貪虐覆以兵亡得不補失利不償害雖曰善於用兵而所以用之者蓋不由其道也其後戰國君臣效之率皆棄仁義而相傾以勢相持以力遂使干戈日爭天下大亂至秦白起王翦蒙恬數人又以殘忍暴酷決意於殺戮逆天理拂人情而已樂為之故積屍流血塗炭四海而亦自以戕其軀鯨吞虎噬夷滅諸侯而亦自以覆其祀得失利害果何如邪漢魏以來諸將未易舉然輔以仁義者必能善終如始蕭張

寇鄧羊杜李郭之徒是也專任詐力者注注及於禍敗韓信英布鄧艾鍾會侯君集薛萬徹之徒是也史冊具在可考而知噫後世之人盲達孫子權謀之用而以仁義存心庶其賢乎中人以上可以語此中人以下又何貴焉

魏

吳起才術

智勇惠法出於才君子小人出於行才者天之所授不可勉強而進行者人之所為可以積習而成才高而行不副焉是不為也非不能也今有人於此智通

萬物勇冠三軍坐於邊陲而守必固布於行陳而戰必勝是足以為將矣何行之擇然則孰若才行兼全為賢乎起者書六篇法萬世為魏守西河秦兵不敢東向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關土四面拓地千里可謂戰國才士矣後讀其傳考其行事何猜忌暴刻寡恩解德之甚邪唯其如是故所至怨謗隨之事實事魏皆不克終事楚而卒見殺嗚呼有才無行之人其亦難行於世而保身哉後之為將者能師起之用兵而戒起之行事斯可以為賢矣

范蠡才智而濟之以志誠
自古英雄豪傑之切建立功於天下後世者不惟智足以應變才足以任重必懷堅確不移之志持德久不倦之誠能為衆人之所不能為故其終也卓然有所建立而不可及觀蠡之霸越固不難哉越王以甲楯五千保栖於會稽其國為至危稱臣委委管鑰於吳其君為至辱國至危也君至辱也自衆人之言之越耻豈易雪吳讎豈易復邪蠡獨能佐其君治其國撫其士民脩其甲兵深謀密計以驕敵人賂太宰嚭間伍子胥經營二十年觀釁待時而後動不悛悻

於一勝而必舉於萬全卒滅夫差墮其社稷使主稱霸尊廟室而令諸侯非其志之堅確而不移誠之悠久而不倦能如是乎噫世固有才智足以建功立名者矣然或貪近效而忽遠畧勤於始而惰於終圖事揆策以不如意往往喪失所守半途而廢者有之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蠡殆庶幾者歟至其功名成遊見獎而作脫屣富貴肥遯而終則賢於人益又多矣春秋戰國諸將莫得而及也

齊

田穰苴假權變守經常
莊賈監軍也後期而穰苴斬之於國中蘇建裨將也失軍而衛青不誅於境外二子行事相反如此何邪蓋時有治亂事有常變時方為亂則為將者得假權變之術以濟功時既治平則為將者當守經常之道以尊主不可一槩而論之也春秋之時下陵上替天子之政移於諸侯諸侯之政移於大夫生殺予奪人情自為况夫區區之齊而有燕晉之難舉國機動委命於將穰苴權自廢尊人微權輕士卒未附百姓不信於是請賈監軍因賈後期遂斬以徇又斬使者僕

車之右駟馬之左駮蓋其始之設謀度彼必犯而此必斬之欲借人之死以立己之威欲滅君之命以伸己之令用能克敵致身上將所謂假權變之計以濟功名也至漢之時王道休明武帝以雄才大畧駕馭英雄而用之為將者憑國勢以出征受廟筭以取勝君方且攬權綱於上臣安得作威福於下况青為大將軍信望既已隆威宜遠嫌疑以避僭逼故蘇建有罪不敢專誅因詣行在所從天子裁之所謂守經常之道以尊主者也使穰苴行青之事於齊則優游而失權矣使青行穰苴之事於漢則跋扈而招禍矣雖

然青之事可繼也穰苴之事不可繼也是乘國危君弱而自為於一時者也向若當治平之世遇英武之主其殆矣哉後之談兵者率多指此以為口實故因明辨而詳言之

孫臏不能謹於取友

嘗讀孫臏傳而有所感者二事焉既知夫君子取友之必謹又知夫然謹之不可加於人昔者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孟子以為是亦羿有罪焉臏與龐涓俱學兵法涓既為將畏臏之賢於己召至則剗而黥之嗟夫臏智能料敵

不能慮其身謀能強國不能衛其足豈其工於為人而拙於自為邪禍出於不意而見賣於其友耳故曰君子取友之必謹也夫婦妾賤人感嘆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蓋計無俚之至耳西漢田林傳黃無所賴臏遭刑而隱忍不死從梁之齊陰售其術威王信之用為軍師兀坐轎車之上折衝趙魏之郊卒以滅魏示怯斬木出奇威龐涓於馬陵之隘復離當年頭名後世亦可謂烈丈夫矣故曰志士之重其死也江上亡命能鞭楚王箕中棄屍能殺魏相怨讎之報疾若影響至者猶難免於其身况朋友乎死者或至於更

生尤難則子龐涓畏臏之軋已之或為害而不慮其為憤圖報之尤可畏也快臏之斷足無能用而不知其自剗滅身之尤可快也天道循環於此見之故曰怨讎之報不可加於人也雖然使臏定其交而後求則有明哲保身之美使涓與勝已者處則有進賢受賞之慶二子為戎後世顧不諒哉觀書者至此則必有所感矣

田單以火覆眾以弱取強

自古用兵以火覆眾以弱取強者有矣功名之奇未有如田單者也方燕人之入齊境而齊王之走首也

通都大邑望塵瓦解單以區區即墨按其鋒而守之
猶捧塊土隄決河見者縮慄謂必無幸免也卒能乘
弊而奮誅夷騎却追奔逐北再造齊國可不謂善之
善者也嘗求其故不過縱反間立神師用火牛三事
而已夫反間可以誤敵者也神師可以惑眾者也火
牛可以乘人之不意者也是皆悅倖於一時殆非制
勝之術也及觀魯仲連之說然後知其所以制勝之
本焉單嘗攻敵三月不克問計於魯仲連仲連對曰
將軍之在即墨也坐則織簪立則仗鉞為士卒倡宗
社亡矣當此之時將軍有必

之氣聞君之言莫不揮涕奮臂而效戰此所以破燕
也今將軍東有掖邑之奉西有滄上之資黃金糧帶
馳騁於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
單於是厲氣漸城立於矢石之所操檣鼓之急欲人
乃下嗚呼魚子不推知言亦知兵者乎孫子曰投
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夫子曰一人投命
是拒于大即墨之謂也故大國大而兵衆者未必強
國小而兵寡者未必弱強者未必常勝弱者未必常
敗國大兵強而往於勝則將軍情而士卒驕想於料
敵而輕於使人辱如富莫之子志得而心是安居而

飽食耕問奴織問婢而已惟驕奢淫佚之是樂不屑
屑介意於危辱榮枯之事卒有暴寇乘間攻之且將
震悸傾越救之之暇矣國小兵弱而戒於敗則上
下心專而力齊慮深而難犯譬如死士窟走山谷而
遣吏從其後迫之雖猛虎踞地毒蛇蟠右且將踴躍
奮臂而前求免斯須之急以幸萬一之生矣以燕之
所以敗而齊之所以勝也嗚呼世之為將者能使三
軍之士如田單在即墨時度幾戰必勝攻必取守必
固歟

燕

樂毅不知君臣之義

孟子謂春秋無義戰愚謂戰國無賢將所謂無賢將
者非謂其不善軍旅之事謂其不知君臣之義也當
戰國之時燕之直喪縱橫之說勝士無素守臣無
全節投隙抵罅見利而動今日合堂同席而坐與之
謀謨議論明日反眼若不相識而操戈相逐者有之
強則為逆弱則出奔視其出國如更傳舍臣既不忠
於君君亦不信於臣上下岌岌然固知所托說一
搖禍機箭激嗚乎其可謂大亂之世歟毅之於燕也
舉於隣國之使授以上將之權樓諸侯以伐強齊指

揮呼吸之間臨潘震蕩而不守雲徹席卷攻其堅城
所餘言即黑耳而積年不投意者毅欲進兵有王誠
如齊人之言乎不然何燕惠王召之翻然背燕而降
趙而是皆不可得而知也古之君子事君不避難有
罪不逃刑况夫難未嘗及罪未必有食君之祿任君
之事一聞召命委身而去君臣之義固如是乎觀惠
王與毅書有曰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
討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則是初無害毅之心
雖或當時不得已而有是言然臣之事君義也無道
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為大戒毅之亡

奔失為君臣之義矣其所報書辭婉意切引類取譬
固已盡善然將何以為訓乎後世言者多稱管樂夫
以毅猶如此况餘人手故曰戰國之將不知君臣之
義也雖然春秋之法責備賢者亦未嘗不推恕以與
人余於毅竊有取焉其在趙也趙王欲與之圖燕毅
伏而流涕曰臣事昭王如事大王也臣若獲得罪在
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况其後嗣乎此則猶愈
於中晉蓄恨以報楚衛鞅盡計以舉魏者矣雖已失
節庶幾補過此不得不與而進之也
趙

趙奢知子莫若父母

奢先據北山而解閭與之圍取警于時以塞田單之
間可謂一時名將矣子括讀其書言兵事天下莫能
當而奢不謂之善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
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為將母
又書訟其不可己而果敗如奢斷料母以先言得免
隨坐嗚呼奢其賢乎括母亦可謂智也已嘗竊論之
人愛其子也大公之義奪於私思慕其所長掩其所
短至愚矣而強謂之智至魯矣而強謂之才此人之
常情也况於婦人女子所見不出於閨門尋丈之間

惟恐子之不富貴而君之不信用雖知其不勝任亦
且幸其或有成偷目前之榮忘日後之禍亦人之常
情也奢不以括談兵為能而逆料其必敗事母不以
括拜將為喜而預憂其將覆宗可不謂之賢且智乎
古語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父不知子至於喪
家君不知臣至於亡國括之必敗事奢能逆料之括
之將覆宗母能預憂之而趙方且使代廉頗以當白
起舉四十萬眾流血長平遂使邯鄲去亡一問然則
為孝成王者豈特奢之不若曾一婦人之不若哀哉
廉頗優游以折不平之氣

頗為趙將伐齊破燕有攻城野戰之攻蘭相如從會
秦至於滎池徒以口舌為勞一旦位領之右類不能
平必欲辱之後相如稱病免朝引車避路因舍人之
請告以先國家之憂而後私讐之意頗遂負刑謝罪
願為刎頸之交趙國賴之以安天下賢之古今以為
口辭比何自而致耶蓋禮義人心之所同然世無君
子小人無賢不肖未有不知禮義者也言合於禮而
行當於義未有不心悅而誠服者也剛狠強暴者可
制之以柔編急忿戾者可御之以寬誕慢詐欺者可
感之以誠邪妄便僻者可格之以正驕矜夸大者可

抑之以謙貪婪卑汚者可激之以廉利口便舌者可
止之以默干時犯衆者可鎮之以靜推此道也璧相
之邦行矣况與人為徒乎况比有事主乎廉頗老將
不難曉也雖然子貢不欲人之加諸我而孔子以謂
非爾所及固無喜爭而好勝者也方其氣盛怒盈之
時雖樞耳未易告語及其氣定怒解之後談笑足以
移之故相如始馬狀匪恐懼優解運回以折頗不平
之氣而散其無故之怒然後兩虎共鬪勢不俱生之
語可得避而入之也不然驟而及此彼將奮其爪牙
一決勝負雖大者傷小者死曾何恤之此則相如之

智足以知之也神嘗觀市井之醉者袒楊裸程號跳
呼叫於四通之衢往往醜言及於兄弟惡聲加於隣
里方是時也眼掩耳熱看集成碧鳥知天地之為大
秋毫之為小邪閉門却之任其自爾少馬既醒從容
論之彼且怩怩怩無所措躬矣嗚呼人之處世也
喜爭好勝如市井之醉人則犯而不校燕幾類于不
形喜愠比方衛玠何燕頗之足抑高云
李牧良將不貪小利不違逆功

威爭毫釐之利求尺寸之效以示武於衆而告方於
上者常紛紛也惟良將不然重國體愛民命敵兵鋒
蓄士氣時出而用之伐謀伐交折衝樽俎無智名無
勇功而智者勇者莫能加焉故曰不戰而屈人之兵
善之善者也其不獲已而至於戰則以我之逆待彼
之勞以我之銳乘彼之情有所不舉舉必克矣故曰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此之謂也嗟夫戰國之際何為
將者之衆而良將之寡耶禍亂相糾如絲之棼一國
之內四郊多壘一歲之內四時興師盟壘未乾戎師
已駕獻捷未至告急已聞勝不成勝敗不成敗徒使

人民肝腦塗地言之可為流涕其忍為之乎當是之時未有如牧守邊之略也是所謂不戰而屈人役不再籍者也是可為法於天下後世者也觀其居鴈門也饗士卒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謀寇至即入收保有敢言捕虜者斬之以此人無失亡邊得田畜進不求功故衆以為怯而不爭也退不避罪故主以為諂而不辨也久而復用悉遵教約因士奮勵填然鼓之大破匈奴十餘萬騎自是而後虜不敢犯北邊無事且十年嗚呼如牧良將矣是豈貪小功而邀近效者乎傳曰安邊境在良將安得分聞者人人如牧之為

將而使之脩夷狄哉漢孝文所以拊髀而嘆息也

秦

白起協心足以濟事

起與趙戰長平坑其降卒四十萬所餘小者二百二十人耳嗚呼不仁哉區區杜郵之死糜爛而殖醢之何足以償斯人之冤快斯人之憤乎古今皆言其非學者所不必論也然起之死竊有懷焉蓋起之為將天下後世則為不仁在秦當時言之則為有功其所以死則應侯懼其功高氣已而擠之使然也方起之勝於長平也威震諸侯韓魏大恐因蘇代以傳警耳

言說應侯以罷其兵遂使萬全之功廢於垂成之間機會已失豈可復得故秦欲再舉而起難之蓋知其舉之必敗也昭王強之而不應命遷之而有餘言卒罹賜劍之禍惟其惡稔罪盈天假手於人誅之然應侯謀國如此真傾險之人哉否則秦之稱帝而制六合不待呂政而在斯時矣為秦言之應侯得無罪乎專以谷起過矣大抵戰國之際智詐為有餘仁義則不足無推賢遜能之心與同寅協恭之行恬寵以相傾如公孫之於吳起郭開之於李牧皆以勢利之故忌嫌而讒譖之二子之身且不能保何暇克敵制勝

哉西漢之初諸呂欲危劉氏陳平患之力不能爭陸賈進說曰將相和調則士樂附天下雖有變即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權耳平因結歡周勃卒城諸呂故知將相不和鮮克有終將相交惡罔不及亂然相在內情親而難間將在外情疎而易乘隙一聞而將先受禍次矣善為將者必思有以得乎君得乎相內外協心然後可以安意肆志而從事於敵國起蓋未知此也雖其死固宜而所以致死者安得不為之嘆息乎

王翦君臣以智術相疑

翦為秦攻趙攻燕皆定其地其料伐荆非六十萬人不可取明矣哉然其伐荆也請袁田宅圍地甚眾既至閔使使還請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翦曰不然夫秦王忌而不信人今空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亦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願令坐而說我矣讀史至此味嘗不味味其當時君臣所為如此一卿之間猶其信義也夫之交猶重然諾况君臣乎以自言之君猶腹心也臣猶手足也以家譬之君猶父也臣猶子也使之以禮事之以忠結之以恩交之以信尚恐不至安有相為欺詐而可長久者乎唐

虞三代之君臣一德一心歡然相得元首明哉股肱良哉著於書下以成其政歸美以報其上詠於詩聚精會神不膠膠而罔猜忌之帶未之聞也春秋戰國以來道德禮義消亡君不君臣不臣以智術相籠以權勢相軋君得聞則逐其臣無問罪之輕重也臣得聞則替其君無問禮之是非也機巧萌生禍亂橫作朝臣將相篡為因奴朝君廟廊暮就奔鑽頭顱不能自保家室莫知所托紛糾擾攘大亂教育年全秦極矣始皇與翦烏知為君為臣之道也西漢之初流風未泯韓信始平齊地自請為假王是臣欺其君也天

下既定高祖偽遊雲臺而縛之是君欺其臣也君臣相欺而國不亂未之有也光武中興推赤心置人腹保全功臣善終如始冀復擊賊被創甚重聞其妻有孕曰生女耶我子娶之生男耶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馮異相長安人有言其專制關中蹇咸陽王若異懼上書謝罪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以故二十八將率皆感激奮勵同寅協恭於是慶流後昆名出後世可謂千載一時明良之會矣至若漢先生之於諸葛委國托孤情親意厚亮亦執節一心圖報所遇嘗表

後主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吳孫權之於周瑜建策而用謀以敵曹公瑜亦忠於勳事為之效死嘗謂蔣幹曰丈夫遇知己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親言聽許從禍福共之此二子雖霸國之佐功業成於不遠然其君臣相與之誠亦可以無愧於古人也此方諸翦豈不相萬萬耶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孟子曰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然則如之何至誠相與而已矣夫誠感於天地通於神明况於人乎况於君臣之間乎

將鑑論斷卷第一

符鑑論斷卷第二

西漢

張良有道之臣進退盡善

有道之士視富貴如浮雲以功名為外物其進而操世將以行吾道也事已則卷而懷之退藏於密侯封相訊袞衣爵食於我何加焉推此道也以之處已則廡而不貪以之為人則知而不爭以之事君則忠而順以之立事則恭而安其身泰而自得其心寬而有容不忌不尤無怨無惡禍患危辱果何從而未哉子房蓋知此矣始其少時英勇欲報主警要結俠客擊

始皇於博浪沙中是與刑胡轟政不異初未嘗有長謀遠慮可為世用也避道黃石公授書以矯揉其剛強之性而戢伏其忿怒之氣由是智高而識明才全而德備發焉成就如此非知道者詎能如此哉方漢楚龍爭虎鬪之際事機間不容髮成則為帝為王敗則為虜為寇而良運籌帷幄之中從容坐制其變神出鬼沒人莫能窺劉氏勃興繫良是賴顧當時從事征伐出力行陣者往往皆市井販繒屠狗之流天下既定藉衆爭功至於偶語謀叛或遂擡劍擊柱而良獨辭三萬戶之齊曰臣願封留侯足矣彼其視爭功

者為何如耶淮陰嘗過樊噲噲跪拜迎送言則稱臣信出門笑曰生廼與噲等為伍而良以帝者師後為太子太傅安然位於叔孫通之下不聞有憤懣不平之語彼其視淮陰輩為何如邪夫西漢名臣多矣未有如良之懿也世或比之范蠡謂其從赤松子遊與扁舟五湖之事相若是殆不然方蠡之去也遺書大夫種以越王長頸鴛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韓愈著論深譏刺之而良自持知足之戒初無一言及君之短進退盡善莫得而議其賢於蠡蓋又遠矣嗚呼近古之將其惟子房為不可及歟

韓信避其強而乘其弊

善用兵者必先料敵之強弱強則避之所以挫其銳也弱則取之所以乘其弊也挫其銳而乘其弊然後可以收其全勝之功小而用於一陣大而用於天下莫不盡然春秋之時隨季良謀禦楚師謂楚人尚左君必左無與王過且攻其右右無良馬必敗偏師衆乃獲矣此一陣之強弱也王朴為周世宗書平遼之策以吳為脆弱易圖以并為必死之寇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先吳而後并此天下之強弱也然從其種而攻之則誰非勍敵乎子將鏖錡天下之利器也肉

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西至於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為三贊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為百此何故所施之異也善操利器者每試牛馬盤匝而不擊柱與石故能全于將鎮卸之鋒知此者可以議兵矣方信之登壇受鉞而東所與為敵者項羽也然信略定三秦遂分兵北渡取魏取趙取燕取齊而有之未嘗親與楚戰迫夫楚之兵益困楚之衆益寡楚之地益削楚之糧益乏於是為會垓下從容與之制其死命自古用兵全勝未有如信者借使出關之初首趨魏宛棄滎陽成擊之地以漢散卒當楚銳師則或勝或

負未可知也惟能避其強而乘其弊此其所以坐敗全勝之功歟管子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破孫子曰無邀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陣為將者其亦審此理而善計之哉嗚呼以弱敵強如周瑜之於曹操謝玄之於苻堅是皆迫於不得已而闢非兵家之常法也

韓信

信遭長樂之禍古今共為嘆息嘗讀其傳而竊疑焉謂信不知耶則隱忍跨下以就功名幾於勇而能怯者矣至於怏怏怨望羞與增伍其智安在哉謂信不

忠耶則推武涉蒯通之說感解衣推食之恩幾於能忠君者矣至於握手陳豨圖為內應其忠安在哉蓋信之智而忠非能臣也古之賢臣君子見微而知者察隱而知顯審盈虛消息之運明吉凶禍福之機防事於未萌避難於無形夫是之謂上智張子房得之矣致一而不二推誠而不欺夷險不易其操生死不虧其守授以任而不辭奪之權而不吝夫是之謂純忠郭子儀得之矣比此二者信無有焉方其破齊自請為假王及會圍陵負約而邀地君臣之間初無赤心以相與者天下既定南補孤國大兵強其勢足

以為亂高祖雖曰略遠大度肯遂然置而不問乎故嘗變之書上而雲慶之計舉矣信於此時果能責躬引咎閉門謝事連舉慶順自放優游恬淡之域使曲在人直在己猶可全晚節而保始終也然名如此孰能掩之乃於網羅之中欲投風塵之陳卒及於禍咸自取之其知與忠皆不足論也謀者多矣高祖不能保全忠臣誠為有負於信然信賢則虎也人不刺虎虎必傷人決無兩利俱全之理嗚呼為將者慎毋使其君畏之如虎哉

樊噲其勇以義

人之勇以力力之奮以氣以匹夫而抗萬乘以一身而陵三軍僅惟力有所恃哉必其氣有所激也蓋氣有所激則此直而彼曲視衆如視寡視強如視弱矣冕吾不知其為貴金珠吾不知其為富斧鉞吾不知其為威鼎鑊吾不知其為刑生吾不知其為樂死吾不知其為苦虎豹可搏也蛟龍可斬也浩然之氣孰能禦之吾之烈士可以禦一旦之命垂千載之名者其以此也昔秦以兵雄天下六國君臣倪首奉之莫敢喘息簡相如奉壁往使復能全壁未歸其後澠池之會效主辱臣死之節拜以秦王強之秦在方其怒

髮上衝張目瞑視之時其氣充塞宇宙豈知秦之強趙之弱哉遂使國重九鼎名高堂山可謂勇也矣項羽入關之初其勢暴及於秦沛公往會鴻門其事危蹙於趙范增舉玦而謀已成項莊拔劍而禍將及咳唾之間有存亡欲釋紛別無所措其鋒欲排難則無所施其計時雖留侯在坐亦持如之何惟魯不顧身持盾以入立於帷下不震不悚飲酒食飯有白謂死且不顧危酒安足辭因以大義責楚權其鋒刃折其關鍵使高祖脫於再生之網雲蒸雷動而龍翔雖曰漢祚方啓神明扶持然所以解紛救難非斯

人孰能為之論噲之勇力固不下於相如而較其成效則過相如遠矣雖人之勇以力力之奮以氣而氣激又必以義孔子曰見義不為無勇也世之固因杯酒之任爭睚眦之怨白晝持刀殺人無毫髮顧者至於臨大利害乃觀望蓄縮而不敢發者何哉蓋徒知負氣而不知義之所在故耳惟夫抱忠守節見義必為身殉國家之急功立而名從之此所以為烈士也夫戰國之勇者多矣獨稱蘭相如西漢之勇者多矣而獨稱樊噲二子之勇迨今千有餘載而姓名隱然在人牙頰三尺童子皆能誦之非以其勇於義故

歎豈可與孟賁夏育同日而語也
周亞夫失君臣之禮
擊聽曲拳人臣之禮也惟扶震主之威懷無君之心乃不用禮焉夫禮之用多矣而莫嚴於君臣之禮其在朝序便言唯謹耳君在踧踏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齋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蓋其恭如此自三公九卿至於一介之士罔不用此禮也嗟夫霍氏之禍萌於驂乘亞夫之患起於賜食二臣之功豈不魏魏盛哉其失於無禮而不遜慢易踞肆以犯主人主之所難堪遂至破家而滅身故曰有禮則安無禮

則危此之謂也觀亞夫初營細柳屈天子之尊仲將軍之威後擊吳楚守便宜不奉詔委梁子吳以收全勝可謂為將善用兵矣然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欲以行陣之儀而行廟堂之上可乎且亞夫強鬪劉根昧於事變以謂人臣專欲自用常可如營細柳擊吳楚時也故議徐廣之封則執一而固守因謝病罷相然猶未害也其後賜食樂中以無切肉不置著心不能平見於容色而君臣之礼失矣其與霍光驃乘宣帝內憚之事豈相遠哉景帝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幸語辱尉不食而死惟漢法過嚴急於繩下特有

不幸及於大故者然而事君無礼而自貽伊戚歟嗚呼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子雖至貴不得以驕其父臣雖有功不得傲其君天下通義也亞夫未之思焉惜哉

衛青畏謹而能全其功名

青為漢將擊匈奴收河南地置朔方郡七出單于遠走漠南無警王炸策勳賜爵號大將軍可謂威矣然治兵方畧不見於傳出奇決策後世無聞豈非策中圖之強威故易於行師德大漢之威德故果於勝敵歟自古時有過不遇夢有幸不幸多此類也雖然青

能久處富貴以功名終始則有君子之道者三焉其待人也恕其好賢也誠其臨事又謹是皆可稱可法者也青過士大夫以礼與士卒有恩李敢無故擊青青諫臣之不燕其待人之恕如此汲黯與青抗礼而青賢之過點加於平日數請問以朝廷所疑其好賢之誠如此蘇建失軍不誅欲以風人臣不敢專權其臨事之謹如此夫以武帝天資嚴峻用法刻深丞相如李蔡莊青翟公孫賀劉屈氂之屬皆以罪誅親幸如嚴助吾丘壽王朱買臣主父偃之徒亦多不免雖以皇后太子之親往往莫克自保然言一入戮辱

相尋覓青罷極位隆猜問易行無是三者安能全於此時哉噫論青之才止於中人使其與韓彭較智量力不可同年而語然韓彭以驕矜而無青以畏謹而全至於言指必稱衛霍故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君子於此當知去取矣

霍去病兵法不可不學

去病之為將也六出奇兵所向輒克漢狐奴過焉破祁連通四國飲馬瀚海封狼居山前後斬首虜動以千萬計殊降其酋領名王相國將軍萬力都尉數千百人師出初滅什七中滅什三卒滅什二可謂善制勝矣

然史止稱少言不泄有氣敢往所將常選軍亦有天
幸而已豈其成功為偶然邪量才程能蓋亦衛青之
比也武帝嘗欲教以孫吳兵法對曰願方略如何耳
不必學古兵法其言如此嗚呼使去病之言然孫吳
之書宜投諸火何乃世傳而代習耶用兵之法其未
已尚矣周官大司馬春振旅夏蒞舍秋治兵冬大閱
故辨鼓鐸錡鈇之音用坐作進退之節未嘗無法也
穰苴述之盛行於世孫吳獨得其要遂以名教猶孔
子六藝之文學者所折衷也方畧如何之對為去病
一特言之則可天下後世言之不幾使人面墻而冥

行歟去病少而侍中責不肯事其在塞外卒之糧食
不能自振而乃尚穿城蹋鞠軍還重車餘棄梁肉而
士有飢者非冬不服裘夏不操扇視士如嬰兒親辛
如愛子其有成功蓋天幸云雖然兵法不可不學也
學兵法而不達其用亦不可也孟子曰梓匠輪輿能
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規矩譬如兵法也巧譬則兵
法之用也趙括讀書傳取敗長平是猶良工之子
守父規矩而未得其巧也兵法何罪焉若乃法病則
捐棄規矩而任其自為亦已過矣若子一言以為
智一言以為不智言不可不謹也使後世庸將不知

古今勇而無謀愚而好自用者往往以去病之言藉
口監諸賢人豈不陋哉

李廣用兵失紀律

諸葛亮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
有能之將不可勝也所謂制者何紀律是也兵有紀
律則主帥威立而令行士卒心一而力齊勇者不能
獨進怯者不能獨退左右前後如手足背腹之相為
用以守則固以攻則取以戰則克捨此雖太公莫之
能行矣廣之才氣世號無雙居邊郡者積四十年結
髮與匈奴大小七戰然所向輒北無無尺寸之功

可錄卒以失軍自刎而死古今惜之嘗求其故蓋由
兵無紀律而然也先儒以為部伍行陣營屯頓舍與
夫晝夜之謹嚴符籍之管攝皆謂之紀律雖百夫之
卒不可一日輒廢而緩於申嚴約束者也其言信矣
廣之為將乃一切弛畧不用使人人得以自便雖簡
易不苛細士樂為之死然虜卒犯之無以禁此所以
十出而九敗而終及其身歟不然以廣之能當與衛
霍同功而並賞何至是哉然廣之治軍失於簡程不
識之治軍失於繁簡則士卒慢易而不戒倉卒無以
應敵繁則士卒勞擾而不堪命敵未至而自疲擇其

中制而行之斯為善焉必不得已而取其一寧效程不識而廣非所宜法也

李陵一舉失當身名俱廢

為將之道貴矣重敵而輕死何謂重敵知彼知己慮善以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火則能退之不若則能避之是也何謂輕死有死之榮無生之辱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末則忘其親援將鼓之急則忘其身是也善將者知此故百戰而百勝事有出於意外則身雖殞而名不泯李陵反是輕敵而寡謀所以敗也重死而偷生所以降也夫寡不可敵眾天下之常

理今夫有人於此力若鳥獲捷若慶忌勇若孟賁然使之匹馬隻輪旁無副後無援奮然驅馳於敵場殆不可催鋒陷敵少焉氣衰力憊則血肉於眾人之手決矣是何邪蓋一夫非三軍之敵也故匈奴當武帝之時承冒頓之後控弦百萬抗衡上國長辛寇軍每出塞少不下三萬騎多或至十萬騎有李廣李息蘇建趙信公孫敖之徒相為犄角僅能克之方陵之召見武臺自陳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才劍客頭得自當一隊以分單于兵無所事騎因以喪卒五千出居延至浚稽山與虜七八萬騎接且戰且引日數

十合眾寡之敵既殊主客之形亦異陵雖善將安得不敗哉此其輕敵之過也古語曰非死之難處死為難人各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在審所處而已豫讓死於智伯主燭死於齊紀信死於漢周處死於晉張巡死於唐王彥章死於梁雖事功不訖而志節不屈可謂知所處矣陵為漢將有祖風烈兵敗而死孰以為非乃偷生而降北面資虜遂使戮及宗親禍貽朋友下隕家聲上辱國命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為愧此其重死之過也噫論陵之才與其平生殆非碌碌者始嘗持八百騎過居延視地形又嘗將五

百騎至藍水迎貳師司馬遷稱其事親孝與士卒信當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素所畜積有國士之風則其為人可知矣一舉失當身名俱廢惜哉然則重敵而輕死其為將之大要歟陵蓋失之也

趙充國以智將而用常勝之矣

漢自武帝征伐西夷之後威聲振乎絕域迨至孝宣屬精為治吏士日益選練最爾先零之叛命不啻手足之疥癬遂攻而亟滅之固無甚難者而充國以老臣任邊事經營固回至謹至重阻用兵禁入之議畫屯田便宜之計長轡遠御庶以歲月初皆疑其迂緩

坐失事機終焉士卒不勞而羸我自破古今賢之此何理邪蓋世有所謂智將有所謂勇將有所謂智勝之兵有所謂勇勝之兵四者不可同日而語也周事揆策因時制勝以深謀遠慮為先惟全國全軍是務此智將也躍馬揮劍窮討力闢貪前利而不恤後害急近效而不暇遠略此勇將也以律而出見利而動十則圍而五則攻避其銳而乘其弊此常勝之兵也勃興於草野閭巷之間再鼓於奔北敗劬之後乘亡而復存轉禍以為福此幸勝之兵也勇將能效搏執之力智將能取指縱之功幸勝之兵可成事於一時

常勝之兵可為法於萬世充國以智將而用常勝之兵故每先計而後戰嘗曰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又曰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謹又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又曰兵以計為本故曰多算勝少算不勝又曰戰不必勝不苟接及攻不必取不苟勞衆凡上書至於論列數四其言深切皆可為萬世法與夫不獲彼已不計成敗殘民以逞使倖功名者豈不相萬萬邪雖然自古創業之君應天順人投隙而奮尺地一民皆非已有往往驅策英雄糾集智勇戮力疾戰以求常勝蓋其起於

匹夫乘時而圖非所望也得之則生失之則死其勢不得不爾至於天下已定繼世之生上承宗廟之重內撫士民之眾而欲命將出師從事夷狄勝之未可得福敗則或為禍階在我所繫者重故其發之也不可以輕然則充國用常勝之兵破先零真得中國禦夷狄之術此所以稱 漢中興名將而此田足食歷代以為備蓋之良策也

馮奉世乘便以立奇功

僥倖以成功詭譎以取名君子所不貴也連命以生事矯制以選師王者所不與也此經常之論一定之

法耳然固有美備非常之士忘身徇國因利無便消患於未然制勝於萬物人君於此固當權其輕重審其所宜處之又安可規規然責以微文牽於流俗使之鬱抑頓挫而不得騁邪方茲車之叛漢也鄴善以西皆絕不通奉世以節告諭諸國發兵拔其城而誅其王可謂希代之奇功矣廷臣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則專之可也奉世功效尤著宜膺爵土之賞蕭祖望之獨以為不可帝用其議而止嗚呼若望之可謂守經常之論執一定之法而未可與權者歟夫茲車背叛形勢已成借使稽誅禍可勝言

命將出師未必能克就使必克所失已多奉世忠義奮發見危授命不費斗糧不過一鐵而有勝敵安邊之效引利償害則害一而利百以功補過則過少而功多列爵分土豈僭賞也雖然忠臣有心於徇國無心於立功志士有心於立功無心於邀利觀奉世初與嚴昌計以為不繫於車其勢必危西域則是有心於徇國也非有心於立功而邀利者也人有有心於徇國功或不成功尚若可賞况於成功如此而賞不加焉是將何以使人其後陳湯誅郅支單于是亦出疆矯詔之舉然郅之遠窺於康居不能除邊境之患較之漢

車難以同日而語湯尚賜爵關內侯而奉世為水衡都尉二子雖皆用於吏議賞不當功而所以被賞又有輕重之差讀書百孟未賞不為湯嘆息而為奉世憤惋也嗟夫亦有由矣豈非不遇時而致然歟唐武后若默啜寇侵之害有詔誅者封之積數十年終莫能致明皇嗣位郝靈佺始得其封以獻而宋廣平憲天子馳聘武功將佐萌芽邊釁痛抑其實踰年始受郎將靈佺夫望慟哭而死使當宣元耿兵之日故蕭望之輩得持所見以阻格之特則然矣噫一盛一衰大武經綸古今天下未嘗無事亦未嘗終亂也時焉

而已矣既感二子立功不過其時又感世人當可為之時而不能有所為者傳曰辰乎辰乎曷來之遲而去之速有志於功名者勉之哉

陳湯習知軍事

宋文帝與徐湛之等議伐魏沈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間奴織當問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議之事何由濟此言雖鄙而切於理今天兵家之用情狀萬殊自非素所更嘗雖使良平處之亦未能灼見其利害而逆斷其成敗古者創業中興之君天下雖已平定必有老臣宿將相與圖國廟堂波於

用兵皆身所涉歷不但耳聞目見而已也故謀必中機會而動必收成功迨至後世承平武事廢弛而天子左右前後率多不出都城坐取卿相之人往往耳未嘗聞金鼓目未嘗見旌旗兵之利害成敗何從知之遠隔卒有整急而資其發蹤指示是猶訪織於奴問耕於婢豈不顛倒錯亂而失所措哉漢元成間兵久不用西域都護改會宗為烏孫所圍驃騎上書願發救兵丞相王商大將軍鳳集百僚議數日不決上召湯而問之湯為言胡人兵力朴鈍多智不利三河當漢之二今國會宗者人少不足憂且料烏孫危合

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當解已而果然無一不效夫湯之識慮非盡出漢庭公卿之右也徒以數使外國習知兵事觀往察來故能然耳諺曰智如禹湯不如更嘗傳曰百聞不如一見其謂是乎然則當夷狄外侮之特在廷百執事之列其亦宜擇如湯者而置之侍衛以為緩急之用哉此武后所以擢唐休璟而稱其練知邊事也

將鑑論斷卷第二

將鑑論斷卷第三

東漢

鄧禹仁義之將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君不能以自治也必擇人而共治之故舉國政而屬之相舉軍政即屬之將文武之任雖殊皆所以為民也非欲殺人以自全也非欲害人以自利也苟殺人以自全害人以自利是逆天也不有人禍必有天殃大者亡家其次亡身身苟幸免猶及其子孫若應影響善者合符契有不期然而然者也善者反是故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

之家必有余殃聖人其見天地之心乎後世言者乃謂三世為將必敗信斯言也將不可為也是大不然凡為將雖同而所以為將則異使如白起則一世已為父矣使如鄧禹雖十世何害焉禹之為人深沉有大度內而文明篤行浮襦初見光武說以恢復帝業言古之王者在德之厚薄不在大小則其智識固卓然矣乃受命西討師行有紀所至民望風驚負而降者日以千數象跡百萬禹停車駐節勞之父老重稚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遂使關河響動懷赴如歸遺黎思漢之心膠固而不可解非仁義之將孰

能然乎嘗自嘆曰吾將百萬之眾未嘗妄殺一人其後世有興者卒之雲臺圖像為漢家名臣子孫繁衍福祚綿遠凡侯伯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郡牧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將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貴寵累積與漢相為盛衰非積善餘慶源深流長而致之歟其與白起相去遠矣故曰為將雖同而所以為將則異術不可不謹也

鄧訓禹之子也父子繼美

和熹太后嘗謂鄧禹既以武功書竹帛兼以文德教

子孫 之言及觀訓之為將所謂世濟其美矣人豈可無家法哉訓始為謁者理滹沱石舊河知大功難成因奏罷去役歲省費億萬全治徒士數千人訓弟門曰常謂活人者子孫有封天道可信家必蒙福意豈非禹義方之教所使而樂於為善歟何其賢乎後為護羌校尉務以思信懷柔遠人由是湟中諸胡莫不感悅籍以為用以平迷唐既而種落款附邊境安之及卒吏士羌胡旦夕慟哭戎俗父母死則悲泣聞訓卒莫不號咷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大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輩亦俱死以至家家立祠每疾

請禱求福嗚呼恩信感人至於是乎夫刑可以戒姦而不能使人之不死威可以抑強而不能使人之不怨智可以籠愚而不能使人之不疑惠可以誘貪而不能使人之不忘必欲人心悅而誠服愈久愈固捨恩信何以哉訓之守邊非特軍民慕愛之雖羌胡亦親附之非特生而奉祠之雖死且追思之則其恩信所感深矣嗟夫世之人固有悖理犯義操行無良而親戚朋友厭苦鄙棄之者固有挾權怙誠施為不軌而士民口是而心非之面從而背違之者固有窮兇極惡慘酷不仁而天下懷憤蓄怨願刃其腹而醢其

肉者從古以來此類多矣回視訓之行事得不謂之賢乎雖遭世之承平無大勲業然父子繼美亦可尚焉此鄧氏所以盛於東都也

寇恂高祖君臣俱歎光武君臣俱得

唐太宗嘗曰韓彭夷戮非高祖之過李靖則曰劉項皆非將將之君韓彭見誅范增不用其事固爾嗚呼是何言之倫歟為君而言則以高祖為無過為臣而言則比韓彭於范增皆非通論推其至當高祖君臣俱失光武君臣俱得雖使聖賢復起不拂斯言高祖奮布衣有天下媿而侮人率多過舉魏豹張敖二王

皆不勝屈辱而叛用陳平之計偽遊雲夢以擒韓信則近於詐矣聽呂后之言使人告變而族彭越則幾於寃矣然二人操行本非忠賢貪權冒利市井之徒信為陳稀內應罪固無所逃越方天子親征之時擁兵稱病不赴卒窮也戮或自取之豈不曰君臣俱失乎光武推赤心行柔道監遠矯枉不任功臣以吏職高秩厚禮富貴優崇之使食租賦奉朝請而已大業既定海內無事諸將爭願釋甲兵敦儒學如鄧禹之篤行冠帽之長者馮異之謙退吳漢之謹質賈復之方直祭遵之廉約濟濟相遜雅有士君子之風各保

福祿慶流後裔豈不曰君臣俱得乎意使韓彭而遇光武終必不能自全使寇鄧而遇高祖蓋亦有不幸而死者矣明良之會期於千載可不謂之難哉雖然四七之將首稱鄧禹之賢夫恂其亞乎觀恂初守河內帝有可任之稱後去潁川民有借一之請破蘇茂而收其兵斬皇甫文而降其城凡所建立甚偉然猶可為也至於屈賈之辱舉世鮮儼議者或以比方庶藺非也夫相如以口舌一日之長位居庶煩攻城野戰之右頗雖怨之無名相如亦有所憐故折節下之於理為易若乃恂之與復則無列將帥咸著勳業復

部將殺人恂以法從事復不知自咎而反以恂為怨其曲在彼其直在此矣又能推誠下之不其賢乎夫其於同列如此庸肯犯上而作亂乎以是知東都諸將之賢非特善處君臣之間至於行已與人皆可稱述漢初諸子何敢望乎其能以功名始終雖曰光武善於保全亦皆自有以致之也

馮異上不伐其功

傳曰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誠哉是言也君子德脩諸身功加于民無所爭而人莫與之爭不求名而名從之如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

厚焉如江海善下而百川水潦歸焉小人反是所得未尺寸而挾尋夫以傲人所較輕錙銖或至躁忿以志身驕矜強自謂天下莫已者而天下卒不與也徒見嗤於識者而已噫老氏之不爭顏氏之不伐尚矣此道甚易知而世莫之知甚易行而世莫之行曰彼聖賢之為也非所望於為將者也將貴勇而尚氣不馳騁而功不成不誇大而名不彰安知勇氣固自有處而立功名亦自有術歟良農不與人競富而自計其家之贏餘者積蓄多費用廣人必稱其富矣何以競為異之為將其達此理哉異性謙退行與諸將

相逢輒引車避道勅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官之後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獨屏樹下軍中號為大樹將軍及被耶鄆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中皆願屬焉光武以此賢之其後拘邑之捷上書言狀不敢自伐帝下璽書褒稱以謂征西功若丘山猶自以為不足孟之反奔而殿亦何以異豈非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歟雖然異君子也所行所為可與高見遠識者道而難與濟中狹內者語也韓信常過樊噲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為伍鄧艾既平蜀謂士大夫曰姜維自是一時雄與某相值故窮耳夫二子非惟

未得處世之宜而其器識亦瑣陋矣卒至顛覆有自而然較之於異豈不鄙哉

馮異下威權不可久執

將不可無威而威多則身蹶將不可無權而權重則身危故夫威權者將之所以成功也而亦所以買禍也譬之舟然能濟江河亦能墮入於風波賢否於此有所處矣威不久立權不久執故成功而禍不至焉異之西征也披荊棘立郡縣誅除群盜懷柔百姓出入三歲上林成都可謂非常之功矣既而久於其任乃有言其專制擅殺號咸陽王者光武以章示異異

惶恐上書稱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思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夫以異之謙退帝適親信明良相得洞然無間而人言可畏尚或如此况夫君臣之間素相猜忌有隙可獲有罅可乘者乎此韓信彭越之所以菹醢鄧艾鍾會之所以夷滅而范蠡之所以扁舟五湖張良之所以從赤松子遊賈復之所以釋甲兵于謹之所以願優遊蓋有由也然則大威不可久立大權不可久執惟大賢哲然後知之

賈復文武隨時用命

一威一衰文武經綸古今治世之道也乎亂責武臣

守成責儒臣帝王隨時之義也賢人君子超然遠覓洞然溪識察威衰治亂之端審盈虛消息之運用則行舍則藏進以禮退以義其進用也不以為已榮其退舍也不以為已辱從容委蛇無容心焉小人反是闖於事機貪大位慕大祿知其一不知其二可以已而不自己得志則矜誇而囂囂失勢則怨望而戚戚時異事變而不悟患至難及而不顧必至顛覆而後止耳抑嘗思之國家譬則人之身也禍亂譬則人之疾病也兵譬則藥石也將譬則醫者也夫良醫治人之病必待請祈而後乃往病者既愈即辭而去理固

然也安有操破石布葉餌規規然立於不病之家而強之曰我能醫乎哉將師之於國家亦若是而已時方草昧後靜風塵則分間受鉞之權不得不重然斯權也可以常操而久居乎高鳥之巢乃事勢之必至何足怪哉雖然秦漢以來未有建武諸將之賢也賈復初從征伐有折衝千里之威敗青犢於射犬破五校於真定先登深入身被數創會議擊手斷率然請行意其持勇悍果敢之人耳未必能遠用舍進退之禮也及天下既定知先武欲偃干戈備文德不欲功臣擁眾京師乃與鄧禹釋甲兵敦儒學以列侯就

第閨門養威重受易請明大義群臣共薦宜為宰相帝雖不用而無怨言非達於用舍進退之禮者能如是乎李靖唐之勳臣號稱兼資文武方貞觀承平之際太宗勤兵於遠域靖為腹心初無一言規諫至伐高麗又自請將兵以堅其君贖武之志樂成弗載自焚之禍時靖年愈七十矣尚賈餘勇欲為所為其不知止足者哉孟子曰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裝逐虎虜負嶠莫之敢櫻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捩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請以是而方李靖夫知靖之為失則知復為得矣建武諸

將何其多賢者歟

吳漢質朴忠謹

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在國言文而語溫在朝恭而遜在軍抗而立行遂而果善執言乎知此可以為將矣是以古之賢將知柔知剛知弱知強出臨間鉞凜然人望而畏之入居廟堂退然若無能為者固非矯情而飾行事勢之所宜也呂廣勇鷙有謀屢勦敵平蜀之舉功為最優每征伐諸將見陣不利或多惶惶失其常度而漢意氣自若先武有德若敵國之語及在朝廷間謹質形於體貌此

其得於司馬法之訓者歟所以自建武世常居上將帝始終倚愛之既卒而特猛以忠以履之良有由也史臣著論乃以陳平周勃為比謂仁義不足以相懷別智者見疑朴者取信是天不然而自古人君之用臣未嘗不以質朴忠謹為賢人臣之事君亦未嘗不以質朴忠謹為美雖三代漢唐之盛明良千載之會上之所以待於下之之所以交於上不出是而已若夫智術傾側擾攘之會以之排難解紛非所以施於君臣之間也安在任我不足以相懷而智者見疑朴者取信乎嗚呼使古今為將者忠謹質朴皆如周勃吳

漢之徒別人君可以推誠托國而無慮也已

岑彭臨戎當持重

兵者凶器也將者死官也任死官御凶器呼吸之間
有已存可不戒况夫天下之禍常起於所忽未
然而恐往之以為嘆已然而悔又無如之何此智士
所以深悲而明者之所以遠慮也今夫虎狼之威震
恐百姓赴殺擻而貴以毒矢曾脫免之不如孟賁之
勇憑凌萬夫然乘間而刺以利刃惟童子能斃之為
將而輕敵賈禍何以異於此哉方其鋒銳在手叱咤
風生果能直前山可拔而河可塞卒然變起肘腋是

一匹夫之敵耳觀彭之為將屢建奇功其代蜀
也首被荆門長驅武陽倍道兼行二千餘里騷若風
雨所向為解公孫述以杖擊其地稱之為神平蜀之
舉在食頃美刺客授之身以殞歿豈其地名有靈而
數之豈定乎抑亦軍行無備而時之偶然乎議者往
往咎諸人事也惜非獨彭無來歎死於河北賈禱
死於漢壽而皆刺客也孫策驍勇蓋世登造江東徒
以單騎獨行傷於將賁之刺客故夫大將臨戎務在
持重不可不謹如周亞夫之立營程不識之治軍趙
克國之謹兵堆皆為將之良規也或曰將貴輕死若

是持重何其死乎是大不然人之敢死貴審所處若
夫戰則死行陣守則死城郭任人之國則死社稷死
得其所者也彭與來歙費禕孫策之徒皆不得其死
者也以為勇乎何足為勇以為智乎烏足為智是特
輕敵以賈禍爾非所以成就事功也世之為將者當
以數子為戒而以亞夫不識克國為法若夫暴虎馮
河死而無悔者又何足道哉

耿弇料事非未也

天下之事兆於宵、成於昭、其方兆也舉世莫能
求其故甚既成也愚者亦能知其然所貴乎智者非
獨其同乎眾也謂其出乎眾也傳曰舉秋毫末不為多
力見日月不為明目聞雷震不為聰耳烏獲之力則
無不舉矣商妻之目則無不見矣師曠之聰則無不
聞矣古之人在閭巷則廟廊有之謀一室則懷四
海之慮而策揆策料敵應變致用於前而收功於後
言之於當時效之於將來若辨黑白若數一二若執
符契而取責於人固非常試為之使倖於偶然也韓
信見高祖於漢中論項羽其弱易弱謂三秦可傳檄
而定耿弇見光武於秦度請北收上谷兵定彭寵於
漁陽臥張豐於涿郡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

齊地夫高祖之在漢中光武之在喬陵方是時困至
中也兵至弱也羣雄之鳩張集擊者連城跨邑未知
孰雌孰雄也二將心期意度以為必免非待言之且
將行之迄用有成無不一臉非大智之過人者能如
是乎奪之破張步也光武謂其功與韓信相方且曰
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為落之難合有志者
事竟成則奪之指謀難先武且不能必而已獨能必
之其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少則成敗得失如
二子者可謂知明之士矣其後諸葛亮起首廬信先
主謂曹操不可與爭鋒孫操可以為援刺蓋可降有

之以成霸業三國鼎峙卒如其言王朴為周世宗書
平邊策以吳為脆弱易圖以并為必死之寇攻取之
道從易者始當先吳而後并及皇朝受命四方僭偽
次第削平皆如其策夫亮與朴之智是亦僕與奪之
智也惟坐自守將帥固難責其死如四子首能知彼
知己慮善以動書是以有為矣若夫中無所主而妄
前外無所見而真行置膝負荷幸不幸之間者幾何
其不感國憂師邪尉繚子謂心狂目盲可憐以三悖
率人者移以為將而智不足有知者其狂而盲也其
人非

財恭善守以全節

論人之行事不貴其易而貴其難不貴其豐而貴其
久取譽諸物亦莫不勉勁草不摧於疾風良玉不受
於猛火也其難也江河不似水旱而常深山嶽不似
古會而常存為其久也人孰不欲盡忠而難不於全
節然而忠臣節士每曠世而獨立者少矣論人之情
為其易而莫為其難為其難而莫為其久故也財恭
之守疏勤絕星以為節過蘇武豈非貴其足忠之節
既難且又能為人之所不能為者乎保取之子而論
之解揚之致晉命蘭相如之嗚趙壁申包胥之哭秦

庭世之所謂盡便節矣然皆指七尺之軀決一旦之
命是人之所能為者也若夫蘇武之使絕域單于百
計脅降之納於大窖之中徙於北海之上以至誓雪
吞毡用當飲食幽囚窮處積十有九年而執節未嘗
不辱君命其誰能為之田單之保即墨孝寬之固
玉璧劉昌辰之企軍陵世所謂善守者矣然或內有
兵可恃外有敵可待皆人所能為者也若夫蘇武之守
孤城匈奴數萬攻圍之連日踰軍心力困足以至擊
山為井煮弩為糧漂餘吏士二十六人而卒全忠勇
不為漢耻其誰能為之嗚乎廣使如蘇武善守如歐

恭巨古以來未之有也故曰論人之行事不貴其易而貴其難不貴其整而貴其久方二子危賤困若遠在萬里無人之境而區區之誠堅於金石非幸知於君也非微譽於衆也非希榮於當時也非求聞於後世也徒以義重於生故捨生而取之有死無二如斯而已是所謂忠臣節士歟雖然伯夷制行以清故聞其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柳下惠制行以和故聞其風者鄙夫寬薄夫敦蘇武耿恭成以忠節自名意其高風所激亦終古而不泯也世之人固有違居廟堂而安平之特臨小利害故挾詐以欺君又有專

制方面而緩急之際觀望成敗束手以降敵者聞二子之風宜少知愧哉豫讓曰吾所以為者將以愧後世人臣懷二心者蘇耿二子殆亦云然

將鑑論斷卷第三

將鑑論斷卷第四

東漢

王霸養三軍怒氣

兵之所以戰者氣也氣之所以激者怒也氣以怒激戰以氣勝方其氣勇怒益雖童子亦有死志及其氣衰怒解雖勇士亦無鬪心善用兵者養其氣蓄其怒時出而用之有所不戰戰必勝矣王霸伐荆荆兵數挑戰霸堅壁不出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相循而親與士卒同食久之聞軍中投石超距乃曰卒可用矣於是追奔而殺項燕田單守即墨縱反間宣言曰使

燕軍剽所得齊卒及掘冢殺屍齊人見者涕泣欲戰怒自十倍於是奮擊而麥騎劫二將之克敵制勝非有奇謀祕計神施鬼設不過蓄養三軍怒氣以我之銳乘彼之弊耳方霸之討周建也連與蘇茂合兵以攻馬武之軍武奔呼求救霸乃閉營自守示不相援已而壯士斷髮積薪因出精騎夾攻而茂建駭走遂而前霸軍之方畧也豈惟二子古之人歟不無非雖然兵無常機亦無常弱兵無常勇亦無常怯強弱勇怯之權制命在將者以賞使人以恩使人以威使人以罰使人以賞罰恩威之所不能加又必用之以

利害論之以禍福鼓之以勸令感之以誠意使夫見者聞者扼腕頓足以前死為榮遇生為辱矣夫如是則弱者可變為強怯者可化為勇死敵如捕亡殺敵如復讎一以當十以當百以當千以當萬殺鋒所向無敵御之則吳子有勵士之篇也

臧官併帥欲立功於帝王分休息

揚武以立威將帥之職也備文以未遠帝王之道也將師不武則其國弱帝王黷武則其民殘必然而理也夫臧官馬武徒光武誅暴亂受封爵感會風雲勅功帝藉天下既定橐弓臥鼓而鷹揚虎噬之志蓋然

其未已也知者思展其謀勇者思奮其力撫劍抵掌請從事於匈奴將以喋血萬里收偉烈而示無窮將帥之職也光武以上聖之資階中興之運恤斯民於塗炭親拯拯而撫摩之初進馮異入關威以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還定安集之耳復遣岑彭擊蜀告以每一發兵頭髮暗白常欲置死地公孫述於度外自隴首平後雖警意未嘗復有重旅教休息章初而董圍漢軍其肯運高祖頭沛之畏塗猶武帝虛耗之覆轍而舍近謀遠用勝負於夷狄乎故三將抗章北伐紹引若石公剛強柔弱之說而報漢之帝王之

直然也惟然比其大擊耳光武亦豈固守文德而遂隨武事者乎其言曰誠然舉天下之軍以滅大寇豈非至願首非其時不如息人比則光武沈機深畧所及諸將何足以知之蓋漢自莽篡篡群推推而重以赤眉更始之亂四方幅裂危解斯民於戰鬪羸於饑饉白骨蔽野存者無幾矣方是之時匈奴雖衰漢當復新豈不思保邦之策而欲事開邊之舉則其運禍結變故相仍漢之為漢未可知也譬如久病之人方去惡醫之手精力未強氣血未充又將觸情而動沉酒酒色幾何其不死邪光武知時之未可

故以弱虜遺復昆而逐狄之銘終勤於永平之世古語曰惟有節其系如待時比之謂也昔者越王敗于夫差歸而治兵欲有為也種蠶難之今年日未可明年日未可深思熟慮慮善層遠取積三十年而後得志蓋種蠶之謀也非越王之所能也即以觀光武之聖越王莫得擬議而當武之智不及種蠶遠矣

奈運有德之將

兵家之論將曰功而已安以德字儒家之論將曰德焉先功次之何謂之功城守野戰有勞於國是也何謂之德愛人利物忠於君是也古者文武一道股

肱大臣出則為將入則為相伊尹相湯伐桀太公相
武王伐紂皆盛德之士也功特餘事耳戰國以來為
將者率以英雄自名而罕有仁人君子之心仁人君
子惟祖豆是習而罕任圍城之寄比文武所以分裂
而今人所以名如古人也然則賢不絕世豈可厚誣
天下哉有德為古人之所為是亦古人而已矣上馬
者功德蓋茂其美者德優於功與其功有餘而德不
足未若功不足而德有餘也蓋功之成不成在天德
之脩不脩在人在天者不可必也在人者所可以必也
為將者功有餘而德不足則作威弄權必多過舉上

則人主忌之下則士庶怨之如是而能全終者鮮矣
使其功不足而德有餘則守禮循法必多善行上則
人主信之下則士卒附之如是又何患焉欲知人主
之待將帥以將帥待士卒之禮觀之可也今有士卒
於此其一勞蹟雖多而光悖狠傲性資不良為將者
必猜忌而防閑之矣其一勞蹟雖寡而質朴樸魯腹
心可憐為將者必親信而委任之矣一人之情千萬
人之情美是人主之待將帥何以異於此邪登壇於
二十八將中與文功名可紀不遇北平漁陽西拒隴
蜀先登城上攻破霍陽南登其為人應約不心克已

奉公賞賜及與士卒蒙無私財身衣常袴布被夫人
常衣不加綵飾光武以是重焉及卒慙悼之尤甚表還
洛陽車駕素服往臨哭哀慟還幸武門過其車騎
泣涕不已喪禮既成復親祀以大牢如宣帝臨霍光
故車於景范叔上疏請為定謚累數百言追稱其行
有曰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又曰
清名聞於海內廣白著於當時又曰雖在軍旅不忘
組豆可謂好礼悅樂守死善道者也帝下叔章以示
公卿謚曰成侯用著其美其後會朝帝每嘆曰安得
憂國先公之臣如登征虜者哉其見思若此非有德

何以致哉彼隨之揚素質者彌唐之侯君矣時萬微
之徒非無功也以其不足於德故為之君者譽美舉
世之人咸以其生為憂而以其死為幸安能使人盡
哀於送終而追思於既往乎若遵其有德也

再援識所從會

自古英雄豪傑出於步輩之世雖有過眾之才懷絕
人之畧必職所從會得所附托然後通能有所施較
百里奚去虞而入秦韓信背楚而歸漢比之子者審
廢興之運去就之機以故君臣契合主聽練行功名
表見於當時若夫范增之於項羽非無謀也田豐之

於表紹非不忠也而事非其人反以殺身尚何功名之有也則君擇臣而任之臣擇君而事之職於古人非虛語也方建武之初天下雖雄未定接應趙趙蜀之間至與倪黨共起卧又與公孫述同里術皆行以封侯將軍之位常人之情孰不親其所親安其所安首偷目前之利而後既至洛陽一見光武即日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日遂解身歸國或不返顧既而黨述相繼夷滅援依無雲而孟漢名將非職所任會得深附托其解爾耶維援之輕去職蜀奉事本朝所謂智欲死辺野以馬繫死

屍遠葬可謂勇後而破我毛南平交趾威烈盛矣漢以加美而進死之心愈老愈銳方且據鞍矍矍以死自效比孟流俗之所擇而愚者之所喜也卒之一卒夫當前功俱棄豈知其進而不知其退歟後及於禍歟君子所以為嘆息也

班超 恩威貴不備

超在西域五年一年推徠降附五千餘口東漢邊將功名無出其右及受代而賜告任尚白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辺地而書黃憶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多求清無大魚空正不得下

情宜傷使商易寬中過德文網而已尚以超無弄策所言平其後果敗如超所戒嗚呼超能於邊任而收功徳域者以此故放任尚何足以知之自古為將者性資之優急度量之大小人各異稟難於必同寬裕有容者常得衆心褊急而察者常犯衆怒得衆心者常得於安全犯衆怒者常及於禍敗才如園張李不能免死任尚之流止於羅羅亦不幸矣惟然超之城尚可謂至言然持一時之事有微而云爾未定焉後世法也蓋衆遇有道在夫恩德之不備恩威不備則不知所安既知所愛又知所畏然後衆可得而用

何以言之聚天下強悍勇敢之徒委身聽命於一時不有恩威以臨之誰能心悅而誠服至於戰守攻圍之際死生存亡之地欲其冒矢石履鋒刃不以威加焉則畏敵不畏我是將何以制勝故夫恩威可以兼濟而不可偏廢然恩宜設於先威宜設於後恩宜施於平日威宜施於一時此不易之理也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又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谷視卒如妻子故可與之俱死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然則武之所言全

之天之宜其互萬代不刊之訓此則非超所得而及也

審慮中國夷狄相為盛衰

中國常與夷狄相為強弱盛衰方其盛強合天下之智勇不能遏其侵暴及其衰弱中才之將烏合之卒或遂制其死命而誅夷之蓋鑄金者者雅為功推柱朽者易為力勢則堅且固漢四百年世被囚奴之患高皇帝以神武制大業天下初定謀臣如雲戰士如雨舉三萬眾見困於平城蒙恥忍辱卒從劉敬和親之策是豈得已哉孝武資五世之積累憑四海之富

饒衛責霍去病之憐連年大舉出塞惟戰則時有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甚相當惟取河南地置朔方郡亦棄漁陽之地九百餘里雖誅降其 名王貴酋以十萬數而李陵李賢利之徒覆軍異域者亦前後相屬卒至宇內虛耗兩力疲弊不得單于要領而止是可見嘆也永元之間女后專政惠本貴戚膏粱之子將累年所知園徒以得羅恨謀求擊匈奴以道死命所將羌胡邊徼之師不及向時十之一二而乃追奔稽落之表飲馬北堤之西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就庭勒功盛然光昭萬代何其偉欽夫匈奴之強盛以

霍衛馳騁之不足至於衰弱霍嘗攻取而反有餘故曰為可為之時乘可乘之勢則力半而功倍時未可而為之勢未可而乘之則用力多而見功寡必堅之理也惟彼有強弱之形在我有攻守之計彼弱則攻彼強則守宜守而攻則輕敵而召禍宜攻而守則能敵而夾機惟審所處而已自古中國每以加兵夷狄為不得已則備邊修塞乃經武要務又况彼強我弱之時勢其河漢戰以避功乎兵法貴於知已知彼蓋由是邪

虞翻殺人者必以禍敗

甚矣天人之際至難言也謂天果與於人乎則高在上無言矣與天何言哉亦何為哉竟其言預於人也謂天果無與於人乎則福善禍淫稱於善惡盈蓋謂稱於易天遂為勝人稱於史人亦天不成稱於傳自古聖賢謹言之豈欺天下後世哉以理揆之天即人也人即天也人事之中自有天理今夫農夫之治田春耕而夏耘秋收而冬藏必悉稷稊梁也故有粟之則倉箱之積否則稂莠生焉蓬蒿萬焉至歲復何望焉其耕耘既至水旱適遭則一時之不幸非可以定常也人事天理如斯而已善乎先儒之論曰

吉凶之於人猶若影響焉善者得吉常多其不幸而
罹乎凶者有之矣為惡未嘗不及於凶其幸而免凶
者亦時有焉此天下之至理也惟然君子有心於為
善而無心於求福故不敢必於天而取必於人不故
必於人而取必於心以為可則安而行之仰而無
愧俯而無怍也心有所慚則顯明之中人得而誅之
幽闇之中鬼得而誅之復何疑者自起為秦將有大
功杜郵之禍引劍嘆曰我何罪於天而至此於良父
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
盡坑之是足以死矣李廣結髮戰匈奴白首不封侯

語王朔曰吾為隴西守羌常反吾誅而降者八百餘
人詐而殺之至今恨者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
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也虞翻東都儒將於國有
勞方臨終謂其子恭曰吾輩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愧
者為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人無有寬者此
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夫二子隱親
不辜多寡有差而或頂其罪或削其禄或劉其後嗣
所以受禍輕重亦異謂天錙銖而權衡之如釋氏之
說因果則不可也謂非天之報應而生於偶然亦不
可也歟三三子者皆感其自狀其過則不應而致之

其有慚於心者多矣夫有慚於心則必有怍於人有
怍於人則有愧於天夫安得而祐之故曰君子不敢
必於天而取必於人不故必於人而取必於心也噫
心之官則思則得之使起也廣也謝也或能謹思
於臨事之時可無一追悔於臨終之際惜其傷死之言
徒怨既性也悅美矣

皇肅規薦賢

傳曰進賢受上賞又曰報國莫大於薦賢士夫有位
先進見賢而進之得士而薦之疑若無其難者而世
每患其難然而鮑叔之於管仲蕭何之於韓信歷代

稱美以為口實信乎其難能也况為將者率多負氣
以自高挾才以自任各權而不以與人喜功名恐人
之軋已其能平心舉善殆千百未有一二焉東漢二
十八將惟鄧禹深沈大度光武任使諸將多訪於禹
禹所舉者皆當其才斯已難矣然則如魏石其尤難
乎魏之議論謀畧挺傑生於一時及為渡遼將軍乃
薦張臯自代而請身為之副不惟知賢而韋餘且以
其位授之不惟授之以其位且以其身下之矣既為
元帥已反為裨將戮力協濟軍務而無猜嫌之意豈
真獨令人所不能為難古人亦未聞之也噫人之行

車雜責其全苟有一善可取自足垂芳萬代每讀親傳至此未嘗不為之嘆息而想其凡采若夫麗清已孫贖之淋而陰加以刑王渾瑊王濬之功而反致其罪彼何人非蓋名教所不容誅矣

皇甫嵩謹慎有餘而果敢不足

古之人固有才畧傑出於一時動烈著見於四海其勢足以安國家利社稷於倒懸擾攘之際而優游還回臨事無斷卒至顛覆委頓而不克自立此志士所以深然而永嘆者也東漢之末黃巾竊發天下響應宮師震動高純數萬新募之士卒指顧而清群孽其

舉而定王國圓陳倉不與賊戰遂收全勝維在良將莫如焉是時董卓定其副貳既被委兵而卓懷殺逆或勸嵩宜討之乃以專誅為嫌持之而不敵後後卓挾權欲送宿憾或又說其奉迎天子大義討逆嵩造不從甘心委命虎口惟幸免於吞噬而平日威名掃地矣夫唐張九齡王忠嗣開元天寶之後崧山逆謀未露而二公乃欲殺之蓋知其必亂天下也卓之殘忍暴酷孝世皆懼其禍嵩既不能辦之於早焉國翦除凶惡及其反快已著四方義兵群而攻之孫堅之派名徵位下猶且徒手奮呼北面以整王室嵩荷重

位群情所附一旦慨然有為推卓猶如振稿乃反畏怖受其窘辱倪首屈膝祈哀乞憐良足悲夫故嵩在漢季雖有平支巾之功然晚節末路智勇俱困使卓得以流毒海宇卒成漢祚亦由嵩之臨事無斷長惡從茲而禍遂至於此極也嘗考嵩傳而得其為人蓋謹厚謹慎則有餘而剛毅果敢則不足觀其行軍屢恤士卒至更受賂者更賜物以悅之汝豫之戰嘗功於朱嵩張角之捷本之於盧植世稱其不伐亦可謂賢矣至此而不克終蓋其性有所短而然嗚呼自古英雄豪傑多矣於寡恩君子長者多矣於無斷此人

才所以難也孰能仁而有勇之而知其益全外

將鑑論卷第五

三國

張遼以少擊眾得其指授

十圍五攻用兵之常法以寡覆眾為將之奇功奇功若出於幸會壯勝亦有由矣蓋兵多者則常驕常驕則輕敵者敗之道也兵少者則常戒戒則致命者勝之道也張遼以步卒八百人破孫權十萬眾策於未戰之前常求其故蓋權所將者率皆吳卒長於舟楫之利短於攻城野戰而又恃眾輕敵

所以自取敗衄若夫合肥之守孤絕無援力戰則生不戰則死遼以驍勇為士卒倡同敵遠來新至其不意而致其死命故所以勝於維秋三國之君兵謀武畧皆不如操之御將料敵可謂能矣初遼與樂進才典之留也操方西征出教與魏軍薛悺約以賊至乃發權既未攻眾皆視之教曰若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薛將軍守城勿與戰遼遵用之遂至克捷蓋以樂薛二將怯張李二將勇操各值其才之所宜使怯者守而勇者戰及敵未合而逆擊之抑其盛氣以安眾心勝而復守則必固終收成效若合符

契嗚呼御將之各盡其材料敵之無有遺算如操不致神乎故夫遼雖勇冠一時備非操之指授亦安能建此功名也

目馬懿上長於料敵

欲戰必先料敵與敵遇則持之敵非吾偶則棄之堅營而固守所以待之也是謂伺隙而後動維經時累師不為久卷甲而疾趨所以乘之也是謂投機而先發惟一旦即成功不為速趙使廉頗拒秦教挑戰而頗不生其後以趙括頗頗遂有長平之敗韓信為漢攻趙今日破趙會食平旦鼓行而前斬成安君

於泝水之上願非拙於戰信非巧於攻也所遇之敵不同耳然頗知秦之未可與戰而不戰信知趙之可攻而攻之二子皆賢也然在三國猶為知兵始討孟達於上庸後征公孫文懿於遼東長驅徑擣所向必克者決積水於千仞之壑沛然孰能禦之及與諸葛對壘渭南相持百餘日雖辱以巾帕而終不輕生古今議者往往以懿為怯殊不知大將臨戎固當如是故不戰而屈人乃善之善者也蓋亮之倚軍利在速戰千里餽糧勞而難久懿固持重以老其師蓄銳以待其舉使彼進退失度而後前之嘗曰亮惟提卒

十萬已墮吾計中破之必矣嗚呼亮果無死師其殆
乎若懿可謂深於知兵而善料敵者也故夫敵可與
戰而不戰非知兵者也敵未可與戰而必戰非知兵
者也可以持久而速決非知兵者也可以爭利而失
時非知兵者也差於毫釐之間縲於千里之遠惟能
因敵變化而取勝斯謂之神由是而觀勇而無謀者
是特偏禪之材而大將果以智為大歟

司馬懿下見利忘義

許由不受堯之天下伯夷不食周之粟豫讓不忘智
伯之讎王嚙不為盜將蘇武不失漢節此教子者皆

以區之匹夫之微守其一節一介之行而古今稱之
頌之尊之仰之親乎天地之大昭乎日月之明與之
相為久長而不可磨滅也夫薛讓之風洩忠義之士
孰以為賢姦貪之臣孰以為要而紛爭攘奪之禍孰
代可勝教耶三國之隆蜀有諸葛亮親有司馬懿皆
人傑也才相若也託孤相若也初未知其孰優孰劣
也惟夫晚節末路亮以忠順勤勞慎終始懿以專
權擅挾見利忘義此所以一為君子一為小人也嗚
呼名教為世防範豈不大哉今謂相相至僕日子如
諸葛亮則必慙然見乎詞色有以不及蓋其善也

足尚也謂希衣帶曰子如司馬懿則必勃然變於
色自以為為不然蓋其惡之足耻也夫以石勒胡虜猶
且聞其風而羞之則懿之得帶名教深矣其視孔明
殆鴻鴛之與鸞鳳邪

鄧艾有才智而無器度

功名之會有才智者能取之有器度者能處之夫能
取而不能處不若勿取之愈也鄧艾任魏踐歷中外
訓兵力農所至可紀善終如始亦足稱為名臣偶以
平蜀之功反貽滅身之禍古今共為嘆息非以其才
智足以取之而器度不足以處之故歟今夫市井閭

巷細民一朝無故而獲千金則踴躍鼓舞喜極而狂
驕其父兄誇其隣里而凌蔑其儕類猖獗不已遂抵
法禁者有之是何邪蓋其氣小度隘以千金為莫已
若而喜不自勝也艾之平蜀殆類是乎觀其策馬乘
車決策深入役不踰時戰不終日累世負國之國乘
勝而席卷之可謂非常莫大之功矣向若崇謙退之
風守恭順之節戒專取之咎防僭逼之嫌請命天子
振旅而歸則功名遂慶流無窮然恣誇何自而生
患難何自而及惟其器度不足以處此故輕舉妄作
顛倒錯亂而莫悟也夫會與艾並而征者也承制封

拜而會不與聞是無同列也原艾之心初非跋扈特以褊躁猜忌恃功而驕謂君決不我疑謂同列決不我較率情任意往往直前攬威福之柄於已肆然自為踴躍至此亦可悲夫是以賢人君子以功名為儻來之物得之不矜失之不爭戰勝攻取不自以為能貴極富溢不自以為榮居高位而知懼臨大利而能戒蓋有以處之也晉武帝欲使羊祜卧護諸將伐吳祜曰功名之際臣不敢居若事了然有付受願審擇其人謝玄破苻堅百萬於淝水也驛書既至謝安與客對棊竟無喜色客問其故徐曰小兒輩遂已破賊

雖安之矯情不始枯之推誠然亦可謂善處功名矣使二子當平蜀之任其肯為艾之所為邪惜乎艾有過人之才知而不知此理也

蜀

諸葛亮有仁人君子之心英雄豪傑之才忠臣義士之節有仁人君子之心者未必有英雄豪傑之才有英雄豪傑之才者未必有忠臣義士之節三者世人之所難全也全之者其惟諸葛亮乎東都之季群雄角力曹操雄據中原號令諸侯孫氏籍父兄遺基割據江左先生區區敗亡奔走之餘起亮於草廬之中三顧

禮勤一言道合於是解常馮誠陳力就列仗順收兵因權畧地結吳抗魏擁蜀稱漢策疲散而當強敵處僻陋而啓雄圖三分之業自亮成之生而蜀興歿而蜀亡繫命於已非有英雄豪傑之才而能然乎以節制殆兵以信義行師以漢室興復為已任以生民塗炭為已青南擒孟獲而不誅志在於緩變夷也西拔祁山而不賀志在於混寰區也至於為政公平用法明允李嚴廖立之徒雖被罪罰而無所歸怨身死之日氓庶野祭遺愛在人至今祀之詩之其棠殆不過是非有仁人君子之心而能然乎感知已之過勵匪

躬之節受遺詔輔幼主精誠貫乎金石大義感乎神明內總朝綱外專戎律上不輯睦人無間言鞠躬盡瘁死勤事非有忠臣義士之節而能然乎夫漢之李固孔融有是心有是節而無是才曹操司馬懿有是才而無是心無是節亮之素志自比管仲然仲能霸齊而不以禮殺鮑強燕而不克終較之於亮孰為優劣宜其擅美當年仰高後代古今一詞稱為王佐之才而不可加也雖然在天者有時有命在人者有才有德才高而德厚而時與命不偶此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使亮際漢興之運輔神聖之君則其成就

手夫以蜀之福小孔明既歿諸將碌碌誰能出之
右向若少加容忍而務為謙順何患君之不我用而
衆之不我與建功之名蓋未晚也寡識淺謀自貽伊
戚平日所挾之勇乃為破家滅身之資後人觀此可
不戒哉

曰天

周瑜 明而有斷

為將者非明無以察理非斷無以濟功明而不斷則
猶豫而夫機斷而不明則輕躁而敗事瑜兼全之所
以收赤壁之捷也方曹操舉一水陸數十萬衆而南其

勢振蕩案區吳之群臣均束手勸迎降者聲相和
也瑜獨創議願廟定大計謂操捨鞍馬仗并操與吳
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時盛寒馬無葉草驅中國
士卒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
大忌而操皆冒行願得精兵三萬破之必矣以片言
言而夾興王之策以一方而抗天下之師卒走強敵
開拓荆土非明而有斷詎能然乎至其議徙劉備於
吳不宜資以土地又欲西取巴蜀而并張魯此據襄
陽以慶曹操其權圖遠畧出人不意之失使究其志
未易量也雖然字虛與匈奴七十載白首不侯瑜

為赤壁之後一舉而三分三國功名之奇古今罕偶
雖天高其壽中路殞歿而其所建立亦足垂無窮矣
嗚呼盛哉

魯肅 見於未形

明者見於未形智者謀於未萌然明智之士固之寶
也王業所由以成敗廢興者也夫事變之未利害相
仍差之毫釐總以千里有能未形而見之未萌而謀
之則圖難於易為大於細用力寡而建功多孫子所
以黃夫廟算尉繚子所以首夫勝於朝廷者其謂是
歟方孫權保據江東勢至弱也魯肅一見要語便及

帝軍大畧其後建議收劉表以觀荆楚之變官言說
劉備共為犄角之勢及曹操奉衆而南聞者莫不披
靡肅獨開陳大計排斥群議薦用瑜而任以事一戰
定霸故夫赤壁之捷發謀自肅收攻於瑜至於設詐
出奇竇穎黃蓋之力也天下後世止稱瑜而肅蓋不
知名豈非發縱指示與追殺免同自異乎雖然肅
之明而慮有遺榮得之於曹操失之於劉備也之矣
惟佐以閔張議者皆知其必也久屈於人為用人者
瑜欲徙置於吳娛以燕色玩好而肅乃勸權割以土
地峻龍得雲雨果非池中物事機一失卒為劫敵難

後與羽駐馬會語等辯曲直曾何咎於已姓嗚呼向使肅之言不用而瑜之計得施則魏吳當南北中亦無復鼎足之勢矣將天命有在非人力所及歟不然何廟之巧於料機而拙於知備也

呂蒙學之有益於人

蒙為吳將初未知名孫權謂曰卿今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辭軍中多務恐不容復讀書權曰孤豈用卿為治經博士邪但當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之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惟不讀易至統事策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為大有所益如

卿雖博學必得之蒙始就學篤志不倦其後聰明日進智謀傑出請降郝莊襲取關羽諸河規畫奇謀權術其可以用瑜而勝於魯肅又亦羨其然能克己有國士之量嗚呼學之有益於人乃至是乎蓋不出戶庭而知天下處於今也而知前古惟學為然聖賢之道王霸之畧立身行己之方齊家治國之術未有不學而能者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聖人尚耳况餘人乎雖然三代而上文式一道股肱大臣入則為相出則為將阿衡尚父是亦將也

春秋之時猶有先王之遺風管仲中軍謀元帥而趙衰舉卻毅曰臣巫聞其言矣閱禮樂而取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乃使之將中軍其後戰國諸將雖棄黜仁義尊尚詐力然孫武吳起田穰苴之徒各能著書立言格世豈常以武傳曰仁賢之智聖明之慮負薪之言廟廊之語棄之棄之將所宜聞觀此則持之不可不學審矣至於匹夫之勇一劍之能亦足以為將未盡於此也三國之際人才衆多其君如曹操孫權劉備其臣如諸葛亮荀彧周瑜陸遜類皆學識博洽議論宏偉蒙之少時果

敢有勝^勝而已長而進用遂為名臣人患不為耳為之必有得焉雖然將相之學貴於體要其必事親而學孝事君而學忠達仁義禮信之源明刑賞政教之用鑑前古之成敗審當今之得失而措之事業然後謂之學敷若乃玩其文而不玩其實務其末而不務其本按章摘句以專門舒膜點翰以夸眾此腐儒之所常為而非將相之所宜急也

陸遜多智畧

賈誼嘗曰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考諸傳記其言信然權在位久更事最多自必至老躬履行陣兵之

利害知之悉矣故其割據江南憑恃地險持重養威
乘間伺隙敵加於此不得已而後應雖或遠出爭利
西不過襄陽北不過合肥而止前後累與攻戰皆用
舟楫取勝又文帝大舉南征駐軍廣陵多張形勢欲
牽致之而權終不渡江戰於平陸捨其所長僥倖萬
一非知虛實詎能然邪若夫逸之為將號多智魯周
瑜魯肅之亞匹初鎮陸口密隣關羽謬為恭欽以尊
奉之羽墮其畫中權因取南郡其後劉備傾國東下
欲復荊州之地逃與相拒凡七八月卒展成算以收
雋功備既才身遁走蜀兵殲滅無餘諸將咸欲窮追

深入逃獨決策請還度魏人陰乘其弊已而果然異
乎知得而不知畏貪利而不顧後患矣夫以君臣
讖慮如此宜其保有一方抗衡二國兵屢勝而少敗
歟雖然東漢之末群雄並起曹與孫劉皆自稱帝係出
於一時者也而又各有賢能為之輔佐故天下不得
不三分矣每立為峙智均力齊故其勢不得以卒合
疆場之外彼此嚴備譬如善戰者相持一舉失當則
曹公敗於赤壁劉備敗於夷陵皆失於輕舉者也夫
魏尚不能吞吳吳豈能并魏與蜀哉權遜於此所以
固疆保境以自封殖未嘗勞民動眾勉事所難亦為

國之長策也迨至孫亮嗣位諸葛恪輔政徂於東興
之捷遂懷輕敵之心不度德不量力違眾議而北伐
兵動身誅君臣俱失自是而後吳衰矣成敗之效豈
不相遠哉

陸抗再謀速畧

三國中分吳寂父世諸將繼歿抗獨後出有父祖風
烈步聞之誅威加敵國又與羊祜請信備睦務敦信
義以寧疆場故晉雅威強未敢輕以南伐而抗之經
畫亦不敢圖中原等上疏曰易貴隨時傳夫觀變又
曰爭霸王之資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

家之長策文曰昔齊魯主戰再克而亡不旋踵行則
小大之勢異也况今之師所獲不補所喪况宜藉息
進取之規以蓄事既之力觀勢乘隙無悔吝其言
如此可謂知已知彼審強弱及用兵之利害者及病
且死復論西陵東平宜增精兵固守其後王濬順流
東下果如抗之所慮嗚呼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之安
危之至也自古方乘之國有一賢將則雖弱且危雖
老且未亡如抗之奇謀遠畧天假之年固當保據方隅
絲延歷祚堂者人而得老驅猛將而度天塹之險哉
將鑑論新卷第五

將鑑論新卷第六

西晉

羊祜仁義之符

自三代王者之道隱春秋戰國居在務以智力爭雄
紛紜數百年間至秦以狼虎吞天下白起墨翁為之
牙距舉六國生靈而魚肉以矯一時之功名風流相
染世習相仍而仁義之符寥寥不復可觀矣為將者
往往殘忍暴烈為先務曰不如是不足以立威也不
足以使人也以說詐反覆為善謀曰不如是不足以
成事也不足以克敵也以故餓餒之下多抱寃之鬼

種場之間寡守信之約悠悠然更相師承雖有高
見遠識之士亦且習慣以為當然而莫之卹矣然則
若羊祜者可謂仁人君子外觀其却將荆州也望田
殖穀以實軍儲據險築城以嚴邊備不邀近功不貪
小利務以恩信懷柔初附每舉其人交兵克日乃我
不為掩襲計將帥有進誦節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
不得言出軍行吳境則殺為報皆計所得者及封還
之由是政教被乎江漢吳人俞然悅服稱為羊心而
不名士吏軍民稱負而至者皆擇也其死之日南州
之人聞者號慟吳邊將士亦為之泣襄陽百姓建碑

立廟於峴山歲時祭享不絕望其碑者莫不流涕其
仁德所感如此嗚呼後代之將安可復見如羊祜者
何憚古人哉至其力排群議獨決大案舉王濬杜預
而任以事卒平吳會皆祐之用其功若豈小哉雖生
使斧鉞之寄尚矣軍令不可不嚴也軍謀不可不密
也斬敵之刑不可得而已也權變之術不可得而廢
也要在審所先後擇所重輕當為而為之當行而行
之仁義之道在乎中矣世有言為仁無所用於仁
義而專以殘忍暴烈說詐反覆為事者視諸羊祜子
宜少知愧哉

杜預得君得時得機得將

甚美功名之會不易得也得可為之君者未必得可
為之時得可為之時者未必得可為之機得可為之
機者未必得可為之將事變之參差人言之混濇利
害之相乘勝負之相困自非智者烏能決於冥冥
收功於赫赫乎夫以晉之強吳之弱武帝之明孫皓
之昏土也小大至不侔也甲兵鼎實至不敵也自今
觀之何疑之有而當時晉廷之臣賈充之流各執所
見以死固爭建議大全者羊祜居羊杜預而已若於
之華贊之預成之平吳之功預其優乎觀其初請師

期愈帝未果預表曰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十有八九利其二止於無功耳又曰若孫皓師而生計或能都武昌更備江南諸郡邀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或無所及既克上流飛議班師又曰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後者身處也遂指授群帥往送秣陵後不耳籍而敵國遂平嗚呼預之料敵制勝如此其晉之歸向乎然非得君得時得權得機四者兼會亦安能有所建也至於破成之後後從容無事軍恩籍籍以左俯仰自名異乎貪功嗜利者也魏稱儒恃名德

根優賢笑我

王濟所爭者小所害者大

詩曰濟、多士文王以寧書曰推賢遜能庶官乃和為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老子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左傳曰師克在和耐孫子曰爭者逐德也此皆言謙遜和順之是貴而爭爭陵犯之不可為也古之賢人君子得時而行道以致居澤民為心以安國家利社稷為心功成不居卑以自牧三旌之位不苟取萬鍾之祿不妄受也譽言及之而不喜毀言加之而不怒志空爭毫芒之利害較辱守之曲直而輕

失辭色於人哉王濟王濟之徒固未足以請此然而賢人君子之道固如是也方濟之為丹師下金陵順流而東十里電掣投機之會剛不容緩直持其壘乘勝納降可謂得時之宜兵用兵之利也大功赫赫孰能掩之王濟禱心橫加譖毀濟因抗章自明在理固可宜爾及夫凱旋之後進見之際敘其勞敘陳其屈抑或至憤怒不辭而出失朝廷之禮乘軒陞之儀濟也烏得謂之無罪乎雖然晉之君臣皆可罪也夫以濟之功如此律之奏如彼事甚顯明匪耶疑似為上者正當指其功之高下辨所奏之是非庶賞而賞

之應罪而罪之臣處得可而人心服美豈宜乎糊不決優游不斷使之醜詆力爭相闢於前加以當國無處乎之辜在廷舉有直之直畏澤崇遠遠戚友更致勝之罪既請以權車君還後請付廷尉推治國憲朝綱紊亂至此是將何以使人故曰晉之君臣皆可罪也抑嘗論之特帥不知禍札之本上有亡國且先亡之家其次亡身所爭者小所害者大揚儀魏廷為之於有鍾會卿艾為之於魏身死家破國亦危殆在者之初復軍未遠澤與濟語而行之不至大敗蓋為事矣方濟之酣醉也澤意忿款攻之所賴何禁勸後後

洪與渾兩解不然二特自相迫向禍亂可勝言其故
夫有國者者於開眼時事時以賢人居子之道訓也
在位而為得者亦當以古昔成敗之跡循其性在
後時事不致顛覆也歎

馬隆車戰

兵車之用為三代王者之征伐紀於詩書史於史
傳凡平原廣野未有不以車戰者也今推原其意蓋
以先王用兵本於仁義惜人力重人命戰則以車為
陣止則以車為營甲楯糧於此乎戰人得休息以
送待勞不求大勝亦無大敗進則速奔退則速守務

在持重以圖大舍非若後之用兵者取辦於一時勝
則退亡逐北惟利是視敗則鳥散瓦解掃地無餘時
數萬之眾而頃撤於一時之幸不幸也春秋之時借
制尚在雅美越之澤其因往亦皆用之漢魏而下
用者浸寡晉成寧中馬隆討涼州獨依以陣圖作備
箱車也後則用鹿角車旁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
且致是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轉戰十里遂以克敵
李靖謂備箱車角兵之大害一則力一則前推一
則束却位三者逐相為用斯馬隆所為古法深矣夫
請在層最獲知兵者與太宗議代高麗而首及於此

則車之為利豈小補哉靖又嘗論蕃漢短長以蕃長
於馬馬利乎速闊漢長於弩弩利乎緩然則不悉
以車而專事步騎與弩將何所載而車亦豈容緩故
知車戰不惟合於古法且為中國之長技噫國家廢
棄不用久矣安得復有如馬隆李靖輩出而用於舉
世不用之時乎

周處始惡而善終

仁義之道若大路然有目者所共睹也有足者所共
由也蹈之則為君子背之則為小人其始相去不能
一間其終相遠不啻天地四方異也故曰惟聖固念

惟狂惟克念作聖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
惡人在所趨向何如耳世顧有聰明才智之士積行
累功至于白首而偶失一節遂得罪於名教者亦有
是市井間巷之人鮮廣寡恥無所不為而一旦遷善
改過遂知名於後世者古今此類多矣周處其尤彰
著者歟處初以跡弛之資為鄉曲之患與夫猛獸長
蛟同為三害其人之賢不肖不待言也既而悔悟朝
聞夕改勵志好學克已為善遂踐顯位卒為忠臣嗚
呼人患不為耳君子小人豈有常哉方處之西征也
孫秀勸以母老先行處曰既辭親事君父母安得而

子乎及梁王欲逞宿憾授兵五千使當先驅而絕援
力戰終日斬首萬計弦矢盡而救不至左右勸退慶
曰此是吾効節之日何退之有古者良將受命凶門
以出蓋有進而無退也今諸君負信勢必不振我為
大臣以身徇國不亦可乎遂力戰而死晉庭褒贈典
禮有加謂其任職致身見危授命因以執德不固謚
之曰孝嗟夫慶之行事始終若此始也貽患里閭庸
人羞與為偶終焉死節於國本世以為難能然則所
貴夫崇德從義過而能改者是歟三復慶傳誠可深
嘉而永嘆也

東晉

祖逖功垂成而歿

善觀人者觀其所行事之是非而不觀其立功之成
敗世固有僥倖而成功者矣亦有不幸而至於敗者
矣惟迹其行事而求之則賢不肖之分無逃於後世
之公論也晉自八王召釁我狄乘之元帝南渡再造
王室士大夫幸免偷安為避計者滔滔皆是也惟逖
以社稷傾覆常懷恢復之志慷慨發憤獨議北伐之
舉是時劉石之強兇徒百萬鯨吞虎噬四海橫流逖
止以却曲百餘眾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濟

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其英風雄槩可畏可仰百
世之後誦其語猶足以作士氣而激人心一何壯哉
既而擁眾鼓行所向單輿克譙城鎮雍立招集離散
撫納叛亡李矩之徒悉受節度大河以南復為晉有
躬行儉約勸督農桑有姓戴之歡若父母石勒為晉有
其母墓而不敢加兵王敦包藏禍心亦且畏頌而不
敢輒發其謀謨之所經畧思威之所懷徠忠義之所
折服為何如邪究其施設卓立特出儻使天假之年
事與時會李郭之功不足為也惜夫金行不競胡孽
方滋故日月告凶中路淪沒豈惟逖之不幸亦晉之

不幸也世之議者多以成敗論人往往不得齒諸英
豪之列故因表而出之

周訪不自有其功

魏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兵存趙國趙王自郊
迎之唐且謂曰事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人有
德於我我不可忘我有德於人不可不忘君殺晉鄙
救邯鄲破秦兵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見趙王願君忘
之信陵君曰謹受教讀史至此未嘗不咨嗟嘆息竊
嘗謂戰國之士率多誇誕請詐務能伐功之小人若
唐且者安得有此長者之言而信陵君能所用之可

謂賢矣周訪其亦有得於此乎訪在東晉有大勲勞才名威望與陶侃相埒然賦性謙虛未嘗論功伐能或問其故曰朝廷威靈將士用命訪何功之有士以此重之嗚呼使人臣皆如此自古豈有借逆敗亡之事哉天下之患莫大於為人臣而自有其功夫為人臣而自有其功則必內懷僭假之心外逞驕矜之色以故君之謀議必我從也國之善惡必我與也兵之權柄必我執也少不如欲快快隨之如此而不至於亂未之聞焉請以王敦觀之方元帝經理江東王氏實佐命之臣導秉鈞衡取提梓鼓內外夾輔以濟多

艱政危之學未萌芽也徒以自恃其功謂人莫也若日資月長馴致猖獗刀劉用事意不能平遂爾改圖操戈化闕嗟夫使敦而知訪之所言則為晉元勳矣何至自陷大逆乎是以聖人立教肯手功名不居所謂不居者非辭榮避寵高舉遠引也不自有其功耳若訪殆庶幾焉

陶侃勤勞王家

書稱畢公曰克勤小物詩稱仲山甫曰夙夜匪懈天以三公之賢為周輔相金德懿行不可勝純而詩書所稱如此豈非勤勞王家人臣之節歟蓋天下之事

未有不成於勤勞而敗於怠惰者也傳曰民生在勤又曰宴安醜毒不可懷也故士不勤則術業廢農不勤則田畝荒工不勤則器械拙商不勤則資財乏等而上之莫不亦然况夫軍旅之事以整飭為先爪牙之臣以勦力為用設或自暇自逸群下化而從之則強者反弱勇者反怯委靡而不操害其可言哉是為將者尤不可一日而怠惰也然人之情居貧賤者常奮勵富貴者常驕奢奮勵則勤勞驕奢則怠惰有能不改其度於既富是負之後者斯為難矣悅初守廣州朝暮自運百甓謂方致力中原過爾慢逸恐不

堪事其後都督荊州雍益梁諸軍閭外多事李緒方端圖有責遠近書疏莫不手答接引疎遠門無停客嘗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其勵志勤力如此以至斥老在浮華之言投卷佐擁博之具奉績而出於刀作者雖微物必喜持拍而用以為戲者雖小過必懲遂使百姓才農家給人足在軍四十二年議者方之諸葛亮嗚呼賢哉是所謂勤勞王家者雖其行事得失相半未足稱為純臣至於勤勞之節古人何以加諸

謝玄 天方祚晉適值幸會

兵莫難於用衆將莫難於輕敵用衆則士卒之心力
常不齊輕敵則主將之謀慮常不審夫以謀慮不審
之主將御心力不齊之士卒豈有不敗者也將堅其
坐此矣方其擁百萬之衆長驅而南自謂投鞭可斷
江流克敵易於擗搗一旦指授耶方軍清陣動玄以
八千之卒蹂踏而盡英之鼠竄走伏僅以身免昔之
倖因降虜爭赴而感其國兵法曰百萬之衆不用命
不知萬人之閭也萬人之閭不如百人之奮也古語
曰貴衆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鷄之不期蜀鷄之不
艾其堅之謂歟借使堅從朝臣之議姑以晉為後圖

兵不用衆衆不輕敵則有勝而無敗雖敗且不亡何
逮至於身死人手宗社覆沒哉嘗謂堅之此舉雖如
富家之子傾囊竭產操其萬金敗而并博徒一擲以
決勝負勝必少得敗則取喪萬貫是亦不思之甚矣
若夫玄之籌策傳無所述音實天方祚晉適遭幸會
然能舉揚越輕敵之卒拒秦 幽真百萬精銳之師
始焉遣使請戰恬不為懼已而渡泝水遂擊其鋒非
勇智過人者孰能為之其英偉傑特亦周瑜之亞也
雖然自古敵國相值一強一弱未有如秦與晉者當
其掃國入境之初舉世以為莫禦及夫兵刃既接勝

負相反如此然則兵亦多變矣後之人強者得不以
堅為戒弱者得不以玄自勉乎

將鑑論斷卷第七

南北朝

秦符氏

王猛上 知人料敵

為國莫先於知人用兵莫先於料敵能知人則國無不治能料敵則兵無不勝此二者將相之所宜急而古今之所難能也世以王猛比諸葛亮其才術若此相似然至於知人之明料敵之審則亮不逮猛多矣亮龍卧草廬屈劉備之三顧猛蟬蟠布衣異符堅之一言君臣相得感會風雲縱橫文武之才出入將相

之任其為政也循名而責實其行法也信賞而必罰國富兵強戰勝攻取遂使崎嶇之蜀並為霸據之雄犬羊之秦垂及昇平之治經綸大畧未易以優劣辨也然亮用馬謖前鋒而致街亭之敗惜楊儀之才幹憑魏延之驍勇不能早為之所身死肉未及寒而二子更相吞噬幾成大變則謬於知人矣謂吳可與為援而始也不諫先主之東征使至覆軍潰悅以死謂魏不可與爭鋒而終也連年出師以北伐舉國勞弊無尺寸功則踈於料敵矣嗚呼是豈諱觀審而當局迷邪孰謂亮之智而短於此也若夫猛勸堅勿以晉

為國而秦卒敗於晉言鮮卑之必為患而秦卒亡於鮮卑其知人料敵賢於亮遠矣當秦之強虎視一世土地甲兵十有於晉重以堅之英偉大誰與為敵慕容垂之徒是特籠中之禽耳猛於永訣之際惓惓以此為慮憂深思遠期以必然數年之後無一不驗如良醫曾察脈觀色而決人之死於康強未病之時何其明且審耶於此可以觀猛亮之優劣至於才德無全孰稱王佐世必推諸葛而非猛所得而偶也

王猛下 報稱怨

韓信王楚召淮陰辱已之少年以為中尉李廣拜右

北平太守請霸陵醉射至暉而斬之古今識者孰不賢信之濶度而罪廣之褊心也若猛殆有甚焉蓋廣邊將也結髮從事戎行以氣決勇敢為能其決意於恩怨乃中人之常情且其賊殺不辜止於一尉而止書自陳以為已過揆之以理無足深罪若夫猛之在秦任兼將相乃校斗臂之量必報睚眦之心是假因之大柄以逞已之私憾此何理也觀其設競婚之言激怒符堅而使樊世被戮求佩刀之贈給誰慕容垂而致其子出奔陰謀詭計如鬼如蜮巧發奇中陷人於死鄉黨自好者不為而猛為之料其秉政積年橫

灌禍害者何止區區之一尉其罪豈不千萬而廣哉昔范雎事秦昭王言聽計行既以兵威脅趙力取魏齊之頭又與白起有隙卒賜杜郵之劍天下究之前史抑其睚眦之怨必報雖固戰國縱橫反覆之小人不足以禮義責孰謂猛亦為此乎雖然猛有經濟才畧所短不足掩其兩長特非厚德君子耳然痛排而力詆之者愚夫世俗之人其才不逮猛而一旦得位徇私專欲垂意報怨者故著以為戒云

宋劉氏

檀道濟 三畧之書不可不知

兵法傳於今世者七家惟三畧家通於道而適於用王用之則王伯用之則伯為將用之可以立功而保身非孫吳比也蓋孫吳之書知有權譎而已可用之於危而不可用之於安可用之於整而不可用之於以然其利近而效速故後世談兵者必先焉若夫三畧之書則其旨遠其理深人君惟先武知之故能以神武定四方又能以柔道理天下能駕三十八將以成功又能不任功臣以吏事可謂聖君矣人臣惟子房知之故能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又能辭三萬戶之封侯能運籌帷幄又能從赤松子遊可謂賢矣觀先

武嘗引剛強柔弱之說以塞威官伐匈奴之請子房嘗遇父老於圜上夜半受書而歸則其平日之所施設何適而非三畧耶且三畧之言曰君無疑於臣臣無疑於君固安臣以義退又曰臣不可以無德無德則無以事君君不可以無威無威則國弱臣不可威多威多則身嫩嗚呼此天下至言惜夫宋文帝檀道濟皆莫之知也道濟西平姚秦北卻元魏真一代之驍將卒以威名過重見忌於時文帝猥聽義康之謀無故召而殺之自是魏有飲馬長江之志謂吳子輩不足復憚頻舉南伐遂至瓜步延敵威境雖悔

何追嗟夫使文帝能如先武道濟能如子房則明良之會兩得何至是矣既悲道濟以威多蹶身故知夫三畧之書有補於世而又念夫為將者不可不熟究其義而用以立功用以保身也然則世不絕聖國不乏賢光武子房何時而無邪

王鎮惡功成人所忌

晉自五馬渡江之後群胡四起而分中原百餘年間南北阻絕迨至姚秦衰弱宋武乘譽以圖關中鎮惡密為軍鋒觀其自河入渭游流而進風馳雷擊遂克其安可謂一時之傑千載之功矣惜夫武帝不能推

誠委任相與共濟大業。顧江左引兵遽還，既留鎮惡為司馬，以副其子義真。又與沈田子之徒退，有後言以啓其嫌隙，卒相夷滅。鎮惡及禍而閩中復失此真可謂大不幸者也。雖然，自古將帥非惟立功之難，而能保成功為難，非惟能保成功為難，而協和同列為尤難也。蓋功名者世之所甚重，而人所必爭也。方其敵國未滅，惟恐用兵之力，而人事之不洽，及乎鳥足弓藏，兔死狗烹，禍患往往旋踵而至。故曰：能保成功為難也。人君之選將固欲求天下豪傑而任之，然負蓋世之才者，不免忌於衆懷，吾人之畧者必見

嫉於人，重以權利之相攘，勢位之相軋，詭毀之所由生，怨憤之所由積，有不可勝慮，而不可勝言者。故曰：協和同列為尤難也。嘗讀鄧艾傳，深嘆其非幸及讀鎮惡傳，又傷其不幸。艾容有以自取，鎮惡何自而致邪？則無功而不居，以賢而不入，茲明哲之先務也。

梁蕭氏

常觀用其所長，棄其所短。

天下有常勢，勢有所不可，雖英雄豪傑有所不能為，其為之也，必因其間而乘其隙。然後可以得志。昔者三國鼎峙，吳據江左，其後晉宋齊梁陳起而乘之，六

朝數百年，開明君賢臣，累累而出，經營圖回，求逞志於西北者，非一率多不得所欲，而止。惟周瑜有赤壁之捷，謝玄有淝水之捷，常載有邵陽之捷，是三捷者，破敵以數千百萬計，誠曠世之盛幸。然吳晉與梁齊不能收中原尺寸之地，而三將亦不敢窮追遠討，以求非常之功名。何故？蓋地各有利，人各有宜，南方地臨江淮，而人使舟楫，舟楫利以守北方，地多有野，而人使騎射，騎射利於戰南方之人，輕巧而文明，北方之人，重樸而武，虜風聲氣習之不同，強弱勇怯之不一，敵是雖英雄豪傑出而將之，豈能易所利而反所宜。

哉！此其勢之不可者也。若夫宋武帝用南方之人，一幸而滅燕，再幸而滅秦，則有由矣。蓋苻慕容超姚泓之庸暗，謀謀其次，內外離叛，以故長驅徑擣，如蹈無人之境，用力少而見功多，所謂因其間而乘其隙，以得志者也。又嘗考獻傳，而識其所以制勝之具，初魏大將揚大眼，以精騎萬餘，傳戰獻乃結草為陣，射以強弩而走之，既而遣馮道根等裝大艦為水軍，因風縱火焚其樁柵，而魏軍大潰。中山王元英脫身逃去，殆與周瑜破曹操之術，不異。是皆善用南方之所長，以乘北方之所短，亦兵家之至數也。夫欲伐國圖功，

而不用其所長以乘彼之所短又不伺敵之間隙慮善而後動如此者謂之浪戰其能取勝亦出於幸而已矣

魏拓政代

崔浩上推吉凶休咎

漢任宏論次兵書為四種曰權謀曰形勢曰技巧而陰陽居其一神農黃帝風后力牧而下著書十有六家其所從未遠矣至於天文星曆五行著龜雜占諸家亦各有術歷代傳之不泯蓋古之聖賢仰觀俯察探賾索隱通三才而周萬物無一物之不知也後世

術家者流拘於多畏滯平瞽文又捨人而談天是以君子無取焉尉繚子曰幸賢任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下筮而事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斯言也人而已矣奚以天為至崔浩之論則不然曰吳國之君先循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幸而萬全固安而身盛與尉繚子何相異邪蓋尉繚子之言正而未通浩之言通而且正優劣不待較而明矣嘗以農夫之治田以譬之深耕易耨東作西成者人事也相高下視肥磽者地利也雨暘之不齊豐凶之不常者天時也三者合然後可望於五穀熟而倉廩

實又况兵凶戰危成功難必宜勝而敗宜敗而勝在反掌間耳東晉至弱得歲而昌符堅至強犯歲而亡此非天象浩之術數精矣深矣熒惑失所而知童語之入秦豈獨犯太微而知劉裕之謀晉謂五星並出東方以利西伐謂月行掩昴宜破苑頭之國謂害氣在揚州不宜率兵南向前後所占吉凶休咎無一不驗而又博達明察於計謀料敵國之強弱量人才之能否以之忝較成敗而發縱指示於幾微渺綿之間與夫拘而多長捨人談天者異矣宜其制勝惟懽而為魏之良佐歟雖然天官附日風角鳥占孤虛遁

甲之術為將者固難必其全能而能之者不害而為多學博識以之決狐疑定猶豫於戰守攻圍之際亦有助焉或者乃以己之不能而忌人之能執一偏之說而廢毀之亦見其可也

崔浩下不能以辨自處

嗚呼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惟晦乎用之可以成功名不用可以保身誠哉是言也何謂晦抱璞自珍齟光內照寬以居之靜以守之謙以持之順以行之達而在上不矜功不伐能窮而在下不怨天不尤人有若無言若虛盛德容貌若愚若凡此謂之晦

今人有百金之室必思深藏而謹守之何者懼其致
寇而召禍也况夫懷材負器立衆人必爭之地而昭
昭然若揭日月而行自以為的於天下使夫忌者思
有以乘其間疑者思有以揭其端恐者思有以逞其
忿謀者思有以幸其短徇私欲而不戒犯衆怒而不
恤如是而能全身遠害者未之見也浩性資明達長
於計謀博通文史百家陰陽律曆之學每自比張良
謂其稽古過之魏取蘇連昌破端端平沮渠牧犍皆
浩指授之功誠一代之傑也然而慶大羊之國事虎
狼之君恃才藉寵專制朝權知進而不知退可已而

不自己用陶潜却掃之言刊立國史以彰直筆誇口
一賸罪罟四布條屬門吏駢頸就誅貪私己之虛名
遺宗門之實禍悲夫彼嘗自比子房而卒庸夫之不
若豈自見秋毫而不見其睫之謂欤詩曰既明且哲
以保其身揚子曰遜於不虞以保天命非大雅君子
其孰能為之

于謹謀謹保全

為恃者非立功名之難而保功名為難非取富貴之
難而守富貴為難有為之初投隙而奮伏宗社之靈
憑士卒之勇待機而動戰必勝矣戰勝則賞從之矣

故曰非立功名取富貴之難也無事之後人情萬端
權專而疑生望重而毀來富貴不与驕奢期而驕奢
自至矣驕奢不与禍敗期而禍敗自至矣故曰保功
名守富貴之難也然則有一言而可以保全者其惟
謹謹乎在易之初六曰謹謹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
謹謹君子卑以自牧也又曰括囊無咎無譽象曰括
囊無咎謹不言矣繫辭曰謹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
也又曰謹斯術也以往其無失也夫易窮神知化極
深研幾之書焉言謹與謹至於反覆數四者豈非以
損益盈虛天地萬物之常而吉凶在人所召故能

謹能謹則高而不危滿而不溢居上而下不恣處前
而後不害何功名富貴之不能保守哉如子謹可謂
知此也觀其負經濟之才值艱難之運者建都閣中
之策復陳取江陵之謀勲業既隆寵任彌厚而事上
益恭處已益卑每朝奉所從不過一二騎而已得戒
滿盈常虞傾覆卒以名德為國之元老全節始終人
無間言教訓諸子務在謙退其後蕃衍率皆顯達周
魏之臣鮮有友者非謙謹安能致於斯乎嗚呼為恃
者欲保功名守富貴觀諸此而足矣

齊高氏

斛律光 因讒間而被禍

魏自東西分裂之後周據關中齊據山東兵運不解始且數世武帝雖勤於政治浸以盛強後主雖溺於驕淫日以衰弱國有人焉未遽亡也蓋猛獸在山藜藿為之不採否則樵夫牧童掉臂而往矣以光之忠壯推武威加隣國齊之闕張也不幸立於昏暗之朝與羣不肖共事讒語毀之於內謠言間之於外禍因發機一旦屠戮周武問之赦其境內再舉東討遂以平齊及入鄴追贈王柱國指詔書曰此人若在朕豈遂至此嗚呼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昔趙聽郭開之

讒受秦人之間斬捕李牧而王翦因以并趙與光之事異世同符自古無罪而殺忠賢鮮有不及於敗亂而讒間能覆邦家亦可畏哉若乃明良之會道同德合則孰得而讒之孰得而間之士所以貴於遭遇其主者也

周守文氏

韋孝寬 得形勢之地以守

自古分間之臣非必交鋒原野蹀血行陣然後可以立功苟得形勢之地而善守之亦可以坐後敵人而致其死命韓安圖為孝王守梁而吳楚不得犯京師

張巡與許遠守睢陽而祿山不得盜江淮二子有功於漢唐豈小補哉然而全勝獨克未必如孝寬者也齊神武傾山東之衆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連營數十里苦戰凡六旬殺傷士卒十之四五而城終不拔神武發疾遁去因此志忿而殂可謂善守者也古今莫能加焉雖然城守之法兵家之論是謂五全一曰城隍備二曰器械具三曰人少粟多四曰上下相和五曰刑嚴賞重是謂五全要之必在主持智勇為本智者應敵而不窮勇者臨敵而不懼無是二者雖高城深池堅甲利兵適資敵人之吞噬爾方

齊師之來攻也起土山鑿地道造為攻具四面並進而孝寬臨機應變咸拒破之自言閩西男子不為降將軍鎖其子弟牽至城下臨以白刃誘脅使降而孝寬慷慨感激畧無顧意人莫不感勵有死難之心夫以勇智兼備如此宜其守之固歟噫人無全材將無全功長於守者或短於戰巧於戰者或拙於守當因所宜而任之世或貴攻戰而賤退守特一偏之論矣夫欲安邊保境以制敵國必得如孝寬者然後可也

將鑑論斷卷第七

將鑑論斷卷第八

隋

長生歲以夷狄攻夷狄

夷狄之性暴而善爭忍而好殺貪而嗜利無上下之禮昧君臣之義其酋長專以力制諸部落而後服之其部落稍稍強大則必忿怨以仇其上而自相攻擊習俗後古然也惟夫酋長部落自相攻擊然後禍大聞於中國而中國始得因間隙而致討焉西漢之興匈奴為患以高皇創大業而遭平城之圍以武帝爭開邊而棄漁陽之地至孝宣帝時五單于分爭乖亂

於是有所謂上之朝及永平間南單于請兵北伐於是於是有燕然之勒故夫以夷狄攻夷狄最榮之上者歲之圖突厥蓋得此矣始其獻言謂突厥兵強而位下家羅喉姦多而勢弱阿婆首鼠惟強是與宜遠交而近攻離強而合弱使其首尾嫌猜腹心離阻十數年後乘機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隋文帝信用其計遣使出聘突厥引其遠還既而阿婆內朝單于外徙自是而後北虜漸矣昔尉繚子說秦王以不過亡三十萬金天下諸侯可盡虜陳平為漢王以金四萬斤間頃羽而踈亞父孰謂此策止可施於中國而不可施

於夷狄乎夫五間之用兵家所重雖難責其功而必其成功亦顧所使之人與所授之機如何耳得如歲者與之謀鮮有不濟云

楊素才疎德

先儒有言曰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挾才以為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為惡者惡亦無不至矣嗚呼為是說者其知君子小人之情矣若素者所謂才勝德者也素小而侷儻不拘小節全文武之才懷功名之志議論英發謀畧淵深隋室初興重膺間寄料敵制勝

變化無窮汎舟東下則金陵失險擁騎北伐則沙漠清虛考績榮勳朝臣無出其右者向若翔之以忠實行之以仁義則蕭曹寇鄧茂以加諸而恃其縱橫專事智詐阿諛以媚上巧詆以害人營造離宮尊君於奢侈廢易說兩措困於傾危卒使社稷丘墟海宇版蕩推尋禍本皆素所由自古小人挾才為惡未有不亡家敗國者也迹其御軍雖號嚴整然每將戰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者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咲自若及兵對陣先令三百人赴敵陷陣則已不然無問多少悉斬之益遣更盡還如向法常以此

為取勝之術嗚呼自大公以來為將善用兵者多矣
殘忍暴酷未有若斯人者也身雖幸免死於牖下子
為亂階卒就擊戮然而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吁可成
哉吁可畏哉

韓擒虎所遇之敵不同六朝

自昔征伐固有將之勇怯同兵之衆寡同地之險易
同而成敗相反者何故蓋其所遇之敵異耳荆揚據
長淮大江其地尤便於守六朝迭興常與中原抗衡
以曹操之雄武而敗於赤壁以符堅之盛強而敗於
淝水其後周齊之師五至而五敗疑若難於攻取矣

至王濬之平吳韓擒虎之平陳渡江如履坦途險阻
曾無所礙濬猶假舟師之利順流東下擒虎直以精
騎五百為諸軍先鋒襲采石而陷金陵何其神哉夫
擒虎之將畧非過於魏武擒虎之兵力固劣於符堅
而成功如此良以陳政昏亂群小擅朝上下乖離士
無鬪志加以九總管並出敵人首尾牽制故擒虎得
以鷹揚隼擊而全國全軍也昔魏文帝伐吳至廣陵
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於是引却然則使叔
實能如孫權而其臣有如周瑜擒虎以一旅深入將
救死之不暇尚何功之立哉故為國者險不足恃而

所保在人為將者功不可必而所任在敵智者觀此
思過半矣

賀若弼小有才足以殺身

隋太子廣嘗問賀若弼諸將優劣如何弼對曰揚素
是猛將非謀將韓擒虎是闘將非智將史萬歲是騎
將非大將太子曰大將為誰弼對曰惟殿下所擇弼
意以自許爾然則若弼者果可為大將乎自今觀之
其與二三子實無以相遠也夫弼之為人器小而志
銳德不足而才有餘效薑牙之用則可收狗功失駕
馭之權則必為戎首非忠良之臣也大將之任疇克

舉之為大將者貴夫不貪功不爭名不吝權不怙寵
不害人而利己不背公而徇私以愛君憂國為心以
安民和衆為務若諸葛亮郭子儀之徒是也曾何弼
之能為乎弼之進用高穎所薦平陳之役深自矜伐
遽求為內史又求為僕射高祖讚穎曰功臣止於授
勳官不可預朝政及相揚素弼遂怨望其後下獄帝
數之曰公有三心太猛嫉妬心太猛是非心太猛無
上心太猛因疎斥之不復任使煬帝之世卒以誅死
嗚呼弼果可以為大將乎孟子曰盆成括小有才未
聞君子之大道足以殺其身而已矣於弼殆亦云然

史萬歲 貪則為禍

史萬歲討南陵夷魯翫降之有詔將翫入朝萬歲納其金寶捨之而還後翫復叛窮治其事得寶高祖責曰受金放賊重勞士馬朕念將士暴露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卿豈社稷臣邪因欲誅之高頌進諫而免嗚呼萬歲之貪至於是乎身為上將祿非不厚率三軍之衆征萬里之夷功成事遂何求不得反貪貨賂欺君縱寇一何愚哉免於刑戮茲為幸焉竊嘗論之貪之禍於人大矣使人見利而不見義知得而不知喪捨生而取之亡身而徇之小者投於刑辟大者陷為

寇攘皆貪之所自也原夫人生不能無欲有欲不能不貪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是入情之所不能免者也貧而思富賤而思貴窮困而思通達亦入情之所不免者也然則何以止貪傳曰知足而已老子曰知足者富又曰知足之足常足夫人能知足何以貪為苟不知足雖富無敵貴無權猶將懷為之何高爵重祿當思足於仰給升斗者也建旄秉鉞當思足於從事行伍者也大車駟馬當思足於徒步既行者也食肥衣輕當思足於飯蔬被褐者也如此尚何貪為哉黃石公三略率多

知足成貪之語張良得之用以成名嘗曰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嗚呼賢哉萬歲庸人何足議此姑因其事而及之耳

持鑑論斷卷第八

將鑑論斷卷第九

唐

李靖有先定之謀

上世取天下專以德秦漢而後取天下必以兵兵豈非重事哉安危存亡繫焉是以良將不輕於用兵明主不輕於用將竭誠以獻替相與謀求其故而善為之心以訪問將竭誠以獻替相與謀求其故而善為之所平居無事則備軍政設武備立行陣之制中教閱之令土地之險易城壘之堅脆質糧之盈虛器械之工拙技巧之短長色色早正治之一旦有用又必有

料敵國之強弱量敵人之眾寡知彼己之情狀審主客之形勢某處宜攻某處宜守某日起行某時利戰如此而有利如此而有害如此而有成如此而有敗規摹經畫定矣然後為將者分閫受鉞而出雖臨機應變固難預期而大謀至計蓋先定矣孫子有廟筭之說為是故兩每讀太宗與李靖問對未嘗不嘆息仰太宗之大有為想李靖之不世出所以整軍齊旅建大事功者豈苟然而已邪夫靖之才燕文武唐室初造釋縛而將兵鋒所向戰無堅陣取蕭銑如拾遺推輔公柝若振搗海內既定買餘勇以征四夷此平

突厥西破吐谷渾長驅深入莫敢誰何酋豪心膽落奔走救死之不暇遂使唐之威令雷動風行天下所覆悉為臣妾一何盛哉觀其與太宗語僅萬言而前代之興廢古人之得失中國之事宜四夷之情實與夫兵家奇正分合之術車騎營陣之法燦然畢舉皆可垂範將素信其添於兵矣以貞觀之際海內治安而太宗與靖密勿軒陞謀謨議論疊疊不倦如此况王業未造之時乎况隣敵方蠶之時乎想其朝夕思慮於廟堂得筭多而後動後可知矣嗚呼此大宗之所以稱賢君而李靖之所以稱良將也後之為

君為將者可取則焉

李勣強人所不能必敗事

魏相田文吳起不悅起與文論功而文不如者三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嗚呼起亦可謂能自克者歟夫將相殊才軍國殊任因其才而任之則事無不成非其才而用之則鮮克有濟是以古之明君為官擇人不為人擇官古之賢人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期於各得其所而已傳曰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空穴言殊器也騏驥驂一日而馳千里用

以捕鼠則不如狸奴言殊技也鷓鴣夜撮窠察秋毫
晝則瞑目而不見山岳言殊性也知此可以與言用
才之方受任之宜矣李勣在唐號稱名將武德之初
後秦王定天下平竇建德王世充其後專閫征伐
四方克突厥而破高麗勣名赫然李靖相為先後功
烈盛矣茂以加矣太宗善其始在黎陽之背李密謂
之純臣即可託以大事嘗剪髮以療其疾解衣以覆
其醉勤勤懇懇屬以孤幼末年出為疊州都督馮太
子立而召用之冀感恩以力圖報効高宗即位擢至
上台以老臣輔少主人望以為如何也及宮帷易奪

事繫安危褚遂良長孫無忌韓瑗未濟之徒皆以死
爭天子猶豫取決於勣或可或否惟勣是德乃曰此
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帝用其言遂立武氏卒使
斷削唐室殆至淪昏史氏深貶之謂其幾於一言喪
邦嗚呼何勣前智而後愚前忠而後佞邪非也蓋勣
善將而已論兵家之勝負料敵國之強弱勣所能也
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非勣所能也太宗識
量不明諺於委寄使勣擊平生之美一旦而失之得
罪清議終古不磨然則用才之方受任之寄為君為
臣者可不戒哉

李孝恭心定於內乃能制敵

先儒論之曰為將之道當先治心太山覆於前而色
不變麋鹿與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
待強敵此乃至言也夫為將而不先治心則怵怖恐
懼挽於胃次死生存亡交於目前幾何其不失所措
而敗乃事乎孝恭討輔公祏將發擲水化為血可謂
不祥之大者士皆失色而孝恭自如稱曰公祏禍惡
貫盈今仗威靈以問罪極中血乃賊授首之祥如孝
恭者能治其心矣使其中心無所主感於變恠則三軍
銳氣沮喪安能克敵而成功孫子曰禁祥去疑至死

無所之吳子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失生於
狐疑古之良將類能果斷以濟事又能愚士卒之耳
目使之無所顧畏而委身聽命於己劉裕追盧循於
潯陽麾兵將戰所執麾竿偶折旂泥於水眾懼裕笑
曰往年覆舟之戰旂竿亦折今者復折賊必破矣即
攻棚而進軍循單舸遁走夫將戰而竿折旂沉其兆
固非吉祥裕因詭辭譎眾作士氣而用之所以勝也
李晟討朱泚也也謂橋焚惑守歲又乃退府中皆賀
謂國家之利速用兵者昌晟曰天子暴露人臣當力
死勤難安知天道邪夫五緯盈縮不常晟懼其復守

敵則軍不戰而自屈故以臣節勵衆而不言天道蓋人可用而不可使知之也三子所遇之變惟皆能以妖祥休咎致疑而果斷以濟事非其心定於內詎能爾乎悲夫世之人固有見小利害如毫髮許而喜怒哀樂形於辭色者斯亦難以御大衆而臨大敵矣將以治心之術而發藥焉

尉遲恭將之勇敢在乎駕馭

自古為將率多標悍勇敢之人蓋不知是則不足以立大功及夫成功之後往往鮮克令終者何哉以其剛果之心忿戾之氣蓄積有素不得所欲則發雖斧

威在前鼎鑊在後莫之顧也惟賢將為能處剛以柔御勇以怯與時卷舒而悔吝莫加焉漢高取天下賴韓彭之力為多天下既平禍不旋踵獨張良高舉遠引始終盡美史稱其無智名無勇功後世以為知道者卓乎其不可及矣雖然必待如張良者然後可以為將則閻越之寄幾曠代而無人右羿不世出天下未嘗輟射和扁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故夫跡馳之士側儻之才亦在人君駕馭之而已矣觀太宗之於尉遲恭願不偉哉恭之驍勇絕倫逸群初嘗躍馬刺雄信脫太宗於險又嘗勸兵誅隱太子致太宗即尊

位可謂虎臣國之爪牙矣其後侍宴慶善宮怒班在其上者任城王道宗解諭之因擊道宗目幾眇太宗召責之曰朕常任漢高祖時功臣少有全者及今視卿所為乃知韓彭夷戮非高祖過國之大事惟賞與罰積恩不可數得勉自脩飭悔可及乎恭由此始悔自戰終亦不及於禍讀史至此未嘗不仰太宗之能駕馭英雄也開懷以喻之推誠以感之彼非木石能無悔悟若狃不悛何所逃罪大哉帝王之學其視雲霓之事高矣遠矣然則如恭之所為非過太宗以容安能自勉於世乎此乃可以為戒而不足為法也

蘇定方因其資者易為力

定方凡滅異域三國皆生執其主為將如此可謂才矣然則非因時乘勢安能爾邪方唐之威制兵必廩養馬以監兵精馬良天下無敵重以太宗神武驅策英豪而任用之頗利控弦百萬翫然有輕中國之心曾不數年擒至闕下電掃風除部落為墟既而西平高昌焉耆東破高麗百濟干戈所指必勝必克兵力之雄遠過秦漢後嗣藉其餘烈得以坐制四夷英衛之徒既老且死而諸將偉然爭奮屢取成功於絕幕之外如劉仁軌裴行儉郭待封李恪王方翼薛仁貴

程務挺者十數輩非特定方而已也語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買言其有資者所為易也然則有兵精而監馬良其諸將功名之資乎天寶以後國勢浸弱一變為曠騎再變為方鎮而制兵無其法矣河隴陷為虜境燕趙鞠為盜區而養兵失其地矣由是吐蕃乘虛陵犯京闕代德之朝荐被其害謀臣將帥睨相顧而無所施其計雖子儀李晟馬燧渾瑊將略兵謀之不世出前復悉力經營僅能自保免於敗亡而已子儀常與帝語吐蕃之強慷慨至於流涕退而上書謂朔方士馬比天寶中止十之一篇者虜未遣四節度

將兼萬人今燕數馬臣所將士不當賊四之一馬不當賊百之二外畏內懼將何以安夫以寡不敵衆理之常也子儀且無如之何況餘人乎嗚呼國之強以兵兵之強以馬欲制夷狄此其資也資不若人而輕與之較未若蓄力觀釁之為利也兵家貴於知強弱實虛為是故歟

薛仁貴 勇士得其所遇

軍旅之事智者謀之勇者行之非智無以使勇非勇無以運智智譬則心也勇譬則手足也心為之思慮於內手足為之執搏奔走於外相有以立相無以廢

也世之議者責智而賤勇然使人人皆持重折衝則誰當輕死而犯難故國不可無勇將將不可無勇士國有勇將必強將有勇士必勝夫戰以氣為主以勇為決方兩壘相望兩陣相對之際卒有勇者奮然勃然乘勢而先登推鋒而入則三軍之氣自倍謹呼踴躍疾趨而踵進矣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孫子曰兵無選鋒曰北吳子曰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越伐吳有君子六十人韓之戰秦之闞士倍於晉所謂啓行選鋒虎賁君子聞士非勇者莫能為也然世之勇士如馬之騏驎鳥之鷹隼獸之虎豹其毛骨爪

牙必傑然出乎倫類而其中亦必翹然有自負之心自強之志故為之上者當於閒暇時推擇之旌別之思臨之義結之使之感激而圖報然後一旦緩急可以責其捐軀而效命方太宗之伐高麗也仁貴恃其驍悍欲立奇功乃着白衣自標頭持軟腰鞬兩弓夾呼而馳所向披靡帝因召見嗟異之賞賚除稜既優且渥謂朕不喜得遼東喜得猛將嗚呼太宗其盡駕馭英雄之術乎後果以三箭定天山為唐虎臣非惟仁貴之勇能有所立抑亦太宗能用之也嗟乎自古及今勇如仁貴而不遇其主沉淪湮沒者多矣李廣

之於漢文帝魏延之於諸葛亮皆知之而不能任用之而不能盡其才以至老死而無所施設人之處世固自有幸與不幸也

裴行儉明於知人恕以臨下

行儉捕都支而降遮旬誘伏念而縛溫傳用兵方畧優矣然為將者類能言之者其知人之明御下之恩則非賢者莫之能也夫大臣事君貴乎知人而人固未易知授任一不當才必至喪師而誤國行儉所引偏裨如程務挺王方翼郭待封李多祚黑陜常之輩皆為名臣知人何其明邪嚴狂剛暴武士常態至

或賊殺無辜用以快意者有之行儉則不然朝廷嘗賜焉騎珥鞞令史私馳之馬蹶鞞懼罪而逃行儉相還之而不加罪又嘗宴蕃酋將士出示外域所獲珍寶軍吏趨跌碎其瑪瑙盤惶恐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也何至是乎色不以愛御下何其恕邪此三事雖非兵之所以勝負然議人之賢否必以是稱焉嘗考春秋戰國迄于五代千餘年間為將者數千百人其功有大小各有頌悔或取其才或取其行或取其謀或取其勇或取其議論或取其識量或取其進退之禮或取其始終之節或畧其所短或與其全

備觀其詞之抑揚高下而人之優劣可見矣然則如行儉之識見其可與世俗庸輩之流同日而語邪

唐休璟邊帥得人

古者建國惟才是擇百辟庶尹能者為之立進身之階分入仕之途而使文武之道皆相為用也唐去古已遠然自武德迄于開元邊帥皆用忠厚名臣其功著者往往入為宰相如李靖郭元振張仁愿與休璟之徒皆稱文武兼備得人之感如此兵練民安四陲肅清亦有由哉迨李林甫擅朝方杜邊帥入相之路其後將則任胡人如安祿山相則任戚里如揚國忠

天寶難作海內幅裂自是唐浸微矣及其衰也帷幄之臣率以詞章取名而未嘗知兵藩籟之臣率以武力爭雄而未嘗知義此人才所以不周於世用而外侮內陵遂至亡歟休璟方盛唐時舉明經高第已而授鉞臨戎所至底績其後為右武威金吾二衛大將軍西破突厥烏質勒與諸蕃舉兵相攻安西道閉驛書相仍武后詔休璟與宰相計議所選畫所當施行者既而邊州建靖屯置盡如其策后謂揚舟思等曰休璟練知兵事卿輩十不當一遂擢知政事未幾隨為安東都護夫以休璟荐歷邊任之久自碣石逾

四鎮絲地萬里山川夷阻障塞之要皆能記之使居中而運籌甚於用兵行師寧有遺策而固功乎孫子曰未戰而廟筭不勝者得筭少也自古國之安危由於兵之勝負而兵之勝負繫於廟筭之多少則如休璟者所宜注意云

張仁愿守險設備

我狄之人生長窮荒絕漠愚而無知健而好鬪便於射獵而習於馳騁草行露宿病不能侵突鋒冒刃死不及顧蓋其天性與其風土則然從古以勇勝中國自非種落離叛羊馬死亡乘其衰弊而攻之未有也

勝者也故中國每施備禁之計而以戰鬪為不得已秦漢以下言邊事者有數十家惟陸贄劉魴最周於理而切於用贄謂中國與狄各有其長不可勉於所短而敵其長宜用所長以乘其短是以脩封疆守要害壘溪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堠務農以足力練卒以蓄威寇小至則遏其衝寇大至則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施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之兵也劉魴謂華人嗜平也利險阻虜人騎兵也利平地較利馳突我利

堅守無與追奔無與競逐來則杜險使不得進去則闔險使不得還衝以長戟臨以強弩非求其勝也制之而已三家之論如此雖其強弱叛服時有不同要之中國御我狄之常道當如是也昔秦築長城東西萬里不量民力歛怨召亂後世懲之以為口實究其本原城固宜築徒以規畫失當遂及於禍耳使蒙恬如張仁愿豈不宜哉仁愿之為朔方總管也以拂雲祠在河之北地形雄勝控扼振會突厥每犯邊必謂祠禱祝然後料人入寇因然啜西伐乘虛築受降城凡役六旬而三城克就又於牛頭廟那山北置烽堠

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歲指費億計咸鎮兵數萬以此知守險設備如陸贄劉魴之論誠中國萬全之策捨此不務而決戰於平原廣野蓋勝少而敗多也噫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為害則必高其柴而外施陷阱以待之蓋猛獸與人異類其氣力之壯爪牙之利雖使賁育與之較難保其不傷我狄譬則猛獸也人能因利乘便以待猛獸之術待夷狄則善矣

王忠嗣賢將能審利害得失

天下事物之理利害相隨得與失相偶又況兵凶

戰危未有全利而無害必得而無失者在審其輕重小大如何耳利小而害大得輕而失重衆人之所不恤賢者之所不為若忠嗣其賢矣乎明皇之世海內承平邊臣爭欲生事夷狄以固寵權獨忠嗣不然嘗曰平世為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及議取石堡城以謂所得不酬所失帝用董延光議決意攻取忠嗣不得已而為出軍李光弼諭以啓讒受禍之語乃曰吾固審得一城不足制敵失之未害於國吾不忍以數萬人命以易一官哉然以此忤權要至貶而不顧嗚呼春秋戰國以來將帥未有

能操是心者也其謀國也忠其愛士卒也仁忠於國仁於士卒而以身任其禍非賢而能然乎其後哥舒翰引兵攻拔石堡城而士卒死亡殆盡蓋不計利害小大得失輕重而為之者也彼何人哉忠嗣又嘗逆料祿山必反教以為言而李林甫惡之卒抵以罪忠嗣死而祿山作然則賢將不特繫國之強弱其亦繫時之治亂明皇天奪其察昧於知人如此其失位竄身不亦宜乎得免於亡幸也

李光弼始得終失

易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蓋言微之不可不謹也傳

曰行百里者半九十蓋言末路之難全也觀光弼始之所以得與其終之所以失誠足為龜鑑矣光弼之為將善謀而能戰賞信而罰明士卒爭奮毅然有古良將風始其攘袂徇國天下服其威名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一何盛歟暮年擁兵為自固之計而田神功等遂不復稟畏因以慚恨而卒何其衰也孔子曰其身政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非惟治國御軍亦然身苟正矣則在我無所嫌技文以徃鬼神畏之况於人乎身苟不正則於心有所愧三尺童子得以為辭况將士乎方魚朝恩程元振用事雖能踈

閭大臣然代宗寬仁所以待光弼厚甚決無慮意外不測之禍及吐蕃寇京師天子幸陝促命持兵入援而光弼遷延不至後拜東都留守以察其去就而光弼遂歸徐州以收租賦為解鳴呼孰謂光弼而亦為此邪彼既視國難而不救違王命而不赴方寸懷愧多矣其將何以使人軍手部曲不受約束而終以憂死也夫以光弼唐之元勳再造王室一旦臣節稍虧遂至於此可不戒哉可不慎哉

將鑑論斷卷第九

將鑑論斷卷第十

唐

郭子儀上有為有見有容

為將者不患才不足以有為而患識不足以有見不
患識不足以有見而患量不足以有容今夫力舉百
鈞氣蓋萬夫攻城野戰所向輒克此才也通人情察
物理知君臣之義明軍國之務此識也有能不矜有
功不伐大智如愚大勇若怯非意予之而不怒無故
犯之而不校此量也三者全然後可為大將何以
言之四海至廣也三軍至衆也大將之任專且重也

人心至難服也人言至易流也事物之變交於目前
者至無窮也呼吸之間安危成敗存亡繫焉倘專恃
才而陋於識量幾何而不輕舉妄作以召禍速亂歟
秦漢以來名將多矣白起李廣之殺身韓信黥布之
謀逆鄧艾之專權王濬之爭功楊素之酷慘史萬歲
之貪污賀若弼之怨望尉遲恭之忿躁此諸將者非
無才也識不足以有見量不足以有容也全之者
惟子儀乎夫子儀之才見於平安史僕固之亂却吐
蕃回紇之侵再造王室勲業巍然不待歷數而可知
至其位蕙將相權傾中外以身為天下安危者二十

年為中書令二十四考主無疑心人無間言或名高
節善始善終此非負卓識宏量者莫能為也考諸行
事有大過人者五而料敵制勝之才不在是焉初與
李光弼俱為朔方牙門郡將二人深不相能及祿山反
子儀領節度有詔光弼分其半兵東出趙魏光弼入
請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子儀趨下持其手上堂曰
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邪臨別泣
下相勉以忠義託平巨盜實二公之力嗚呼嫉能逞
憾人之常情為國惜才忘其私怨非識量過人者能
為是乎此其事一也代宗之時嬖倖擅朝屢造謠毀

奪其兵柄天下洶洶為之不平子儀朝聞命夕引道
初無纖芥願望嗚呼譏人固極交亂四國尊君親上
無忌欽承非識量過人者能為是乎此其事二也其
在邠州嘗奏一州縣官不報僚佐以宰相不知休為
言子儀聞之謂曰自兵興以來方鎮武臣率多跋扈
凡有所求朝廷常委曲從之此無他疑之也今子儀
所奏事人主以不可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
厚之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恠哉嗚呼功蓋一時望隆
百辟喜於朝廷之信已耻同諸鎮之要君非識量過
人者能為是乎此其事三也其破吐蕃靈州而絕朝

思使人發其父墓盜未得子儀自涇陽來朝中外懼其有變及入見天子嗔之即號泣曰臣父主兵不能禁士卒殘人之墓人今發先臣墓此乃天譴非人患也嗚呼橫逆之來能以理遣自反自責歸之於天非識量過人者能為是乎此其事四也朝恩嘗約備具元載使人告以軍容將不利於公其下袁甲頤從子儀但以家僮十數往會朝恩恠其車騎之寡因告以所聞朝恩泣涕稱為長者嗚呼服人以德感人以誠使彼盜邪有耻且格非識量過人者能為是乎此其事五也凡此五事人所難處而子儀以遠識宏量不

動聲色從容處之若無難者其能以功名富貴令終近世莫與為偶亦有由哉雖然天之降材或相什百至識量則可勉強而進世之為將而有才者固不少矣苟能博以議論廣以聞見精以思慮慎以操存擴充而養成之則識也量也何懼其不如古人乎揚子曰聯驥之馬赤驥之乘又曰百川學海而至于海此言人之貴夫勉強而已矣

郭子儀下

事有出於一時之幸會而成萬世之奇功眾人慕之以為不可及智者戒之以為不可法何邪慕其不可

及者泥於迹也戒其不可法者通於理也蓋事有常理理有常宜守其理而為之必安必榮非所宜而為之必危必辱猛虎在田童子荷戈逐之巨魚失水適資螻蟻之食物理且爾况於人手况於兵乎六韜所載傳記所書嘗聞大將使智使勇矣未聞親以其身而市敵者也嘗聞大將運籌決勝矣未聞親以其誠而克敵者也然則單騎見虜其理何如迫於不得已而出於一時之幸會矣方回紇吐蕃之入寇衆踰三十萬子儀所將兵才萬人比至涇陽虜圍已合守則不固戰則不勝事勢窮蹙計無所施姑將挺身往諭

回紇謂其子晞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注以至誠而與之言或幸而後則四海之福也不然身歿而家亡乃單騎馳出蓋其本謀若此初非萬全成算也屬以僕固懷恩暴卒二虜交爭回紇改圖自相吞噬卒破吐蕃之兵坐收靈臺之捷豈不曰迫於不得已而出於一時之幸會歟史稱其忠貫日月神明扶待蓋謂忘身殉國子儀之忠至於成功則非人力所可為也非人力所可為之事智者所不法也昔張遼上三公云入昌豨家拜其妻子而就降之兵不血刃遂平巨寇而曹公責之曰此非大將法也嗚呼操之

言足以垂訓久矣世之論事者皆不究其本原而好奇喜異於子儀單騎見虜每誇大而欲艷之至於居上將擁強兵所與敵期未至則無以枝梧而所料敵情未決其可以說誘而間行輕出募古人僥倖成功於萬一一不戒而萬餘喪者請以曹公之言為藥石云

李抱真民兵

抱真為澤潞留後籍民三丁擇一蠲其租稅給以弓矢令閑日得曹偶習射歲終大校親按其籍第能否賞責比及三年皆為精兵舉所部得戍卒二萬既不

廩於官而府庫實結甲練兵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為諸軍冠嘗以其時考之澤潞當代德之世乘戰伐之餘賦重人困軍伍彫謝得一抱真寓兵於農歲月未幾士皆可用其後田悅朱滔王武俊李希烈李納朱泚李懷光諸叛相繼而起關河南北悉為盜區勢饑震赫遠近抱真獨以數州橫絕其中躊躇四顧莫敢輒嬰其鋒而侮之然則國不患無兵兵不患無食所患治之無人制之無法耳嘗原古者兵農未分無事則耕有事則戰民強則兵強民弱則兵弱矣後世兵農既判負耒耜者不知戰執干戈者不知耕

而兵之強弱象家民無預焉惟唐太宗治府兵深得先王遺意一變為彊騎而唐室卒不競至於五代始制縣刺遣令百餘年矣方其盛時固多選卒歲久而弊徒存虛名士著善良與夫強壯勇健者往往不樂於應募惟市井游手或凍餒羸弱之人迫於不得已然後為之豈整軍經武久長計邪雖然府兵既未可煩復驟卒又未可盡廢則如昭義步兵之制獨不可斟酌損益卒而行之乎夫列辟庶尹寧無抱真之才群黎百姓豈非澤潞之人一旦行之則農戰備而軍食足疆場固而屏翰強何畏夷狄之深侵何虞盜賊

之竊殺何致厚啟遠輸生困吾民哉此考古驗今之士所以扼腕頽足而竊嘆也

李晟可謂仁義之將

仁者愛人惡人之害之也故以仁伐不仁義者循理惡人之亂之也故以義伐不義古之用兵行師如此未有不仁不義可為將者也世道衰微時異事變自戰國以干戈爭雄而人多貪殘自強秦以狼虎爭帝而人多暴刻自韓彭以功高及於禍而臣多疑於君自曹馬以專權遂其姦而君多忌其臣智詐日滋相師成俗分閹授鉞者衆閱禮敦詩者寡豈為仁耶

孰為義邪唐史稱李晟可為仁義將蓋千百載間數人而已方德宗狩奉天朱泚陷京師晟聞命即日治嚴而孝忠欲止其行晟語衆曰天子播越人臣當百舍一息義武欲止吾當以子為質乃與孝忠約婚東西所過樵蘇無犯時李懷光為元帥陰與賊相表裏河北三叛約自王武俊李訥鄆李希烈陷汴饋餉梗絕廩庾殫乏晟提孤軍抗群盜秉義挺忠率然不可奪以忠義感人而人樂為之死嘗言其家為賊所質者泣數行下曰陛下安在而欲恤家乎既克都城令諸軍曰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有震驚豈不民之

意由是秋毫無犯市不易肆可謂曠世非常之盛烈矣及謁帝土橋跪陳臣備成牙不能指日破賊致乘與再狩乃臣不任職之咎敢請死伏道左嗚呼非仁義根於心有大過人能行是事出是言乎三王之佐莫能加也秦漢以來未之見焉雖然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懷惻隱之心者則必有所不忍懷羞惡之心者則必有所不為世俗庸妄之流僅得尺寸權而果於傷人害物粗立毫髮功而敢於要君犯上者何故無惻隱羞惡之心耳然則人能懷羞惡惻隱之心而有所不忍有所不為雖勲業未

迨於晟天下後世必謂之賢將矣况勲業如晟者邪

李愬不喜殺不尚氣

甚矣人之智識其相遠也若霄壤然白起降趙卒四十萬懼其反覆一旦抗之而愬得賊將李祐李忠義不誅用為腹心以擒吳元濟入城降二萬衆不殺一人夫李廣擊匈奴出塞失道而還大將軍衛青欲得曲折上書報天子責廣之慕府上薄廣因憤之引刀自剄而愬平蔡州立奇功乃屯兵鞠場以繫韃謂裴度曰此方廢上下分久矣請因示之夫三將行事相反如此自今觀之孰不知彼之為非此之為是而起

與廣安而行之何邪蓋世之為將者率多喜殺而尚氣喜殺之甚至於不仁故以用兵如兒戲以人命為草芥私一已一時之成事而不恤四海千載之惡名若起是也尚氣之過至於無禮故忌於勝已果於犯上不忍須臾之怒而喪千金之軀若廣是也於此觀想其賢矣乎史臣贊獨曰平蔡功者為多而下敘此二事以為盛美竊謂唐之諸將立功大於平蔡者衆矣僕固懷恩平燕趙之亂李懷光解奉天之圍皆希世之功也惟其不仁而無禮故兇狠忿躁不得所欲輒殺其禍而偶一蹉跌遂至無所不為有國者安用之

嗚呼迹朝之行事而想其平生其賢矣乎其感矣乎

馬燧責其備則不能無罪

君子之於人或待以恕或責以備顧其人何如耳今夫中下之才偏裨之列負尺寸之長皆足以為能效消埃之補亦足以為勞至其所短則闕畧之蓋待之宜以恕也若夫膺爪牙之寄受腹心之託則所倚者重所繫者大一謀之不臧一事之失宜皆能病民而敗國天下且歸咎焉君子於此未嘗不責其備也燧當德宗朝位居上將為人英雄忠勇先計而後戰潛師以窘田悅策策以平李懷光名蓋一時可謂盛矣

然其始受命東討與李抱真以私忿交惡致大功不克就而三叛假竊自如後信尚結贊等之詞與吐蕃會盟平涼卒使大臣奔辱幾危宗社迹其所由皆燧之罪前史謂燧者也天下以為可責故責之不以功掩罪不以罪廢功其言深得春秋褒貶之旨然則如李晟和斛二師而論之以利害逆料虜情而審其諂詐高識遠慮賢於燧多矣人可得而議邪

渾瑊長於戰守

德宗之狩奉天也國祚危若贅疣瑊以飢羸之卒當朱泚精銳之兵強弱衆寡相什伯也堅守窮巖曠日

持久卒克保全以濟大難議者以忠義感士卒心所致理固如此考其本末亦由在上者委任之專在外者應援之助不然瑊未之或濟初德宗遭賊攻圍之急授瑊詔書手餘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戶而下募突將死士當賊賜職筆使量功授詔不足則書衣以授其不吝爵賞事得專決如此已而李懷光自山東赴難敗朱泚兵於醴泉此懼引却衆謂救兵三日不至則城不可守以勢度之宜必然也懷光既失臣節瑊遂獨收成功寵任褒崇與李晟等盛矣哉至其親盟吐蕃不能辯虜之詭奔走竄伏僅以身免以常人

所不為而瑊為之豈其長於戰守短於料敵歟去李晟遠矣雖然瑊本蕃部也而知書雅好左氏春秋班氏史性質忠謹功高益下歲時貢舉必躬閱視每有賜予下拜跪受常若在帝前世方金日磾故帝終始信任治蒲十六年常持重猜間不能入君子賢之嗚呼唐自貞元以後藩臣驕恣桀驁不復知有君臣上下之禮更相倣倣習以成風瑊於是時獨能頓恭如此不其賢乎前史稱夷狄性淳因其能知義之所在者驚擬不可近蓋功名不足而諒有餘此固確論然則世之為將者其何蕃部之不如乎

五代

王彥章忠於梁

孫武論將曰智信仁勇嚴吳起論將曰理備果成約
二子之論詳矣獨不及於忠竊嘗疑之豈其所言者
用兵克敵之亦而忠在所不必論歟夫為臣之必忠
猶為子之必孝反是雖有高才絕倫之技無所用矣
是人之所常存行者也然而古語有曰世亂識忠臣
何邪蓋平居無事食人之祿榮辱利害不加其身許
與趣向孰非忠臣惟夫不幸而至敵傾攘之會死

生存亡之際然後忠得而見焉歲寒知松栢疾風知
勁草此之謂也五代之時天下大亂禮義廉耻之俗
掃地殆盡而殺身成仁之士亦寔無聞焉馮道儒者
以學古自名以詩書禮樂為世用而相五朝六姓朝
為仇敵暮為君臣安其位受其任覲然殊無愧色况
餘人手彥章奮自行伍目不知書忠義之性與智俱
生嘗謂人曰殺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所志如此後
與晉戰數困莊宗於河上末帝能委任之梁未亡也
屬以主聰不聰羣邪擅政屈抑頓挫使不得驟進宗
入梁委曲說諭欲降而用之彥章慷慨不屈以死自

誓曰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就事梁而暮事晉
者何面目見知平之人和壯哉斯言足以立萬世臣
節矣作史者特書之屢書之以為世訓今讀其傳凜
凜猶有生氣顧不偉哉蓋嘗論七人之身遇不過財
也謀之用不用君也功之成不成天也是皆非我之
所執是皆非我之所能必也若夫忠在我之所自為
生死以之者也故為將者寧身不遇謀不用功不成
而忠不可矢五代功臣多矣死而不朽可謂烈士夫者
惟彥章為然想其風采誠可激懦夫而勵頑俗也

唐

郭崇誦騎虎之勢不得下

慶賞刑威君之權也人臣操君之權未有久而不及
於禍者也崇誦其坐此歟嘗讀其傳而考其本末其
為人也賢其許國也忠決辭南面八日而破燕受命
西討七旬而舉蜀其有勲業於社稷也甚矣卒及於
難實自取之嗟夫崇誦亦嘗有意於避權矣是曰頤
戀而不能速決猥聽故人子弟騎虎者勢不得下之
語曰結中官以固其寵迨夫讒譖交攻嫌隙既成又
欲將兵立功為守安計是猶欲定懷璧之罪而益千
金之資其為愈甚矣以故捷表方騰凱樂未奏而顯

顧已碎於閹官之手雖五代昏於斯時然權之禍人亦可畏哉先儒之論以謂人臣之禍常起於操權操權莫重於制兵此名言也而自古為將者往往惟患權之不專且久至於死而不悟嗚呼孰知避遠權勢為明哲保功全身之懿歟

將鑑論斷卷之十終

將鑑論斷十卷 兩淮鹽政 孫進本

舊本題宋戴少望撰考沈光作戴溪岷隱春秋傳序稱其字曰少望則此書當為溪作然溪以淳熙五年登第開禧中尚官資善堂說書而此書自序題紹興辛酉為高宗十一年下距其登第之歲三十八年距開禧元年更六十五年溪不應如是之老壽疑別一人其名偶與溪字同也是書採輯古來善用兵者始於孫武終於郭崇韜凡九十三人各以時代為次每人之下皆以一語標目評其得失而反覆論其所以然大抵多為南渡後時事而發如第一條詆孫武之徒能滅楚終於恃強以亡吳益隱以比金兵破汴之事第二條稱范蠡能復吳仇為春秋大夫第一則又隱激諸將恢復之心而耿弇一條竇憲一條尤三致意焉然大旨主於尚仁義賤權謀尊儒者抑武臣至以能讀三畧之書者始可以立功則又衣冠而拯焚溺與南渡事勢迥乎不合矣此本為宋麻沙板明武定侯郭勛嘗重刻之前有正德十年達賓序題曰將鑑博議與宋板不同考永樂大典已引為將鑑博議則其來久矣

江東十鑑一卷

〔宋〕李舜臣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彭氏知聖道齋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江東十鑑

一卷》提要

孝宗嘗有志恢復高宗苦禁之至三歲而帝之志
墮矣宋之終失中原魏公為之也舜臣乾道間進
士益一時議論如此其書後作憤激語而亦無復
施實際視李仁父之朝逾鏡坊遠矣其提識

嘉慶丁巳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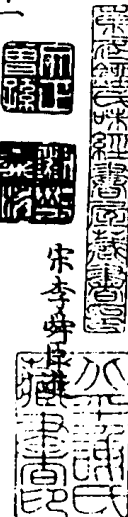
江東十鑑

周瑜赤壁之鑑第一

臣聞舉江東之力足以抗天下之全師者赤壁之戰為之張本也當漢之季曹操以陰賊險狠之資潛移漢鼎義師之定於江東者操所不便將遂并吞之荆州之役長驅數十萬之眾飄忽奮迅而下江陵目下已無吳越矣尚賴江東諸將忠憤激烈出而與劉豫州等合謀并力藐其魏魏而疾攻之一舉而焚之赤壁之下當此之時老瞞號跪顛沛瀕死義師之氣遂大振于東南六朝舉江左以圖中原此為第一機會江

知聖道齋鈔校書籍

東君相倘能乘此之銳慶彼之困命一二驍將間道叩收以要其歸路而周瑜等輩繼以大将攝之則彼眾可以盡得而操可生虜惜乎劉權之不知出此也曹操既遁荆楚既早其意以為虎豹豺狼之屬既已驅而出諸境不啻便足于是關羽周瑜權處南郡而劉豫州亦遂駐兵公安聚三雄于荆州而縱曹操于河南則是曹操以荆州為餌而漁天下也嗚呼以一荆州而繫三雄遠至于頓輿息轡而倒戈自攻此何為也哉至此然後知赤壁之役所以不能遂入中原者非江東土綿力薄之罪而孫劉縱敵以爭荆州之罪也且荆州之地吳蜀之衝也天下有變命一上將將荆州之眾以向宛洛則



足以撞敵人之胃臆孫劉於此從而爭之固也然愚竊以謂孫劉之爭荆州當爭之于赤壁未勝之前而不當爭之于赤壁既勝之後何則江東之師聯鑣並轡才過襄都則荆州已為筌蹄矣奈何周瑜呂蒙之徒春暮于此自赤壁既勝之後且戰且攻至荆州而遽止終不肯越荆襄一步以向中原今日借荆州明日索荆州今日借荆州明日分荆州六七年之間以一荆州之故內自相攻而中原國賊乃置之于度外逮夫襄陽之役關羽方入于樊城而呂蒙搥櫓之聲已傳于江陵關羽才死于樊城而先主七十餘屯已出于白帝兵連禍結又復三年是時操死丕立中原之篡正當可乘而吳蜀方

知聖道齋鈔校書籍

自以干戈相向梁寓趙咨之徒奉吳之聘以講于魏者蓋無虛日至于卒毗任子之請辭之不可然後白帝之聘始通而合二長以蕙天下之說始用吁已晚矣故吳自濡須中洲之役而下凡八攻魏蜀自祁山天水之役而下亦凡八攻魏其間如吳克石亭則蜀圍陳倉蜀出武功則吳向合肥謀不為不同力不為不并然時魏居中原植本已植位號已定其變之際可乘如曩時矣間有攻一城取一邑廢兵相敵僅能克之往往得不償失空自疲其失計也甚矣向使赤壁既勝之後移爭荆州之心以爭天下因操之敗窮兵逐之使河洛之妖氛頓息而漢之日月重光則當塗氏之子孫安得有

如今日之陸梁也哉惟其器褊而量狹志小而謀疎知有荆州而不知有天下故赤壁之役有大機會可以混一四方而遽失之以此而觀則周瑜等輩遂曹于華容而使之歸于許洛者乃所以除地于荆州以待孫劉之爭耳可不為之長太息哉雖然漢自建安之末吳自為吳蜀自為蜀固不可強連雞之栖以圖中原其取荆州之地而中分之尚無足多責而東吳之君臣望畫江而守之初未嘗有志于中原故魯肅首陳鼎足江東之計止有欲包有荆楚而呂蒙間陳規取關羽之計亦欲全據長江其謀取荆州則久之而其進圖天下之計則未之前聞也朱宣嘗因石亭之勝請進取壽春以窺

知聖道齋
鈔校書籍

許洛而吳王弗用商禮嘗因魏氏之喪請西命益州以并圖大舉而吳王又弗之省五十餘年之間命將出師攻城畧地東不過合肥北不踰襄陽抑嘗征夏陽圍新城攻六安然夏陽之役荀禹乘山舉火則遽退新城之役魏明帝親至壽春則又退六安之役司馬仲達引軍救樊則又退其輕出遊兵姑欲抄掠緣江之一城一鎮而已非真一舉而取中原者也其棄蜀而講和于魏取荆州而全據長江者亦吳之君臣胸懷本趣云耳可勝惜哉善用江東者前監東吳之陋而勉圖混一之功庶幾車書混同之效發軔于東南以振江東之氣則天下幸甚

祖遜譙城之鑑第二

臣聞晉都金陵非吳比也元帝以帝王之子孫自琅邪藩邸而來江東荀藩等推為盟主而翼戴之其位號居正而石勒以崛起之奴隸縱橫中原其醜其惡十倍于曹操江東臣子奉帝子之義兵而以順攻逆宜乎其易與也然石勒乃一時之魁猾而附之以石季龍之驍暴東郡之戰死者十餘萬人無一人敢嬰其鋒者獨惟范陽祖遜捕蛟不敢少遺餘力譙城之役大破勒軍蹴勒于黃河之外使之勢窮情屈而講和之書送至于豫州之麾下石氏之氣益索然矣當此之時因其鮮弛縱怠之隙而推鋒越河以掃除其遺類豈不快哉夫

知聖道齋
鈔校書籍

晉之君臣其廟謨廷議殊掃人意豈才一勝未及再舉而劉隗之謀遽起于中致使戴若思仗節以臨以遜之慷慨英發勇于進取而乃受若思之節度甘于羈制竟以憤死則是石勒未嘗損一金而反間已行于殿陛之間如劉隗者乃公遣若思而假其手以為石勒之刺客也措置之謬一至于此曾謂江東宰相有如王導而無一言以救其失歟請移劉隗之罪以罪王導且外城之入中原前晉者未嘗有也自劉石倡亂蹂躪諸華中原之父兄子弟望而驚逃中原之州郡牧守聞而扼腕莫不欲折其脊而齏粉之以快其憤而劉石之暴卒未能得其便譙城之戰幸而勝之是時元帝即位之初年

也天下之所觀望人心之所激昂正今日導為江東宰相固宜乘此機會力請大駕起江南侍衛之師而席勝渡江出壽春向譙城以為祖逖後距則逖之聲勢益振而義師之勝氣自倍繼而聲逖之勝以激四方勤王之師以一檄移山東使曹魏慕容廆之徒自青兗至以一檄移關西使張軌司保之徒自秦梁至以一檄移河之東北使劉琨郭默之徒自并與至使四方豪傑知帝之龍旂鸞輅近向河南必將雲合響應會于輦下以助逖之進掃除塵紛而後復舊都當自譙城之勝始惜乎以導之相晉其謀才畧號為江左夷吾而夷吾之相齊至于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道不能勇之當元帝

知聖道齋鈔校書稿

即位之初四方征鎮環起而望之不韋中原割據道路梗塞一聞舊君之子因義師之勝進幸中原則其為響應與齊威公之時何啻十倍豈意導之相晉曾其勇為之當逖既勝之後勒之勢窮情屈正自可乘而導終不能勉奉親征之駕出建康以向譙城徒欲今日檄四方以討石勒明日檄諸鎮以會河南河南之城晉之陵寢在焉晉之子孫且不勇往而但以空言號召天下之師四方征鎮誰復至者致使逖之在河南倚角無助獨以一身搏戰于雍丘之前而又輕縱劉琨俾之引澆薄無功之人以沮軌至此何為者抑逖存而河南存逃亡而河南亡晉人之所以沮逖者乃所以棄河南也故逖

死未幾而石勒之兵俄遂寇河南圍譙城置王陽于豫州驅祖約于壽春已而却鑿以鄒山之軍退保于合肥下敦以下邳之軍退保于盱眙劉遐以彭城之軍退保于泗口逖之一死寇難益熾猶之決一世之以縱逆河之暴于洙泗之間非但河南之地無以堅凝而兩淮保障亦因以動搖勒之慄悍因得以再窺江東門戶于一重之外而終元帝之世竟為不討之讎蓋以其即位之初有可乘之會而不乘故也夫人君即位之初寔足以聳動天下之心而河南之捷又足以大鼓義師之氣席勝除殘正在此舉而晉人甘自棄之彼劉琨不足責則非導之責而誰責抑嘗論之元帝之渡江寔王

知聖道齋鈔校書稿

導本謀而導之所營則建康而已吞沙之寇滔天之讎屏之江外若無預吾事者方勒之南寇襄陽軍中大疲死者大半其疲敵可乘也而導不乘已而退屯葛陂天降雷雨三月不止其飢困可襲也而導不襲張賓謂其欣于敵去必不以奇兵擣擊蓋足以窺見導之肺腑矣然尚有可諉者是時敵人方且奄至江外勝負未交長驅席卷勢亦有所未便乃若逖之于河南則不然設奇制勝敵勢已挫而勒方且退保襄邑致書通好而欲遂講和其害蓋可知矣夫合勤王之師以乘其敗怯之餘此固可以為萬全之舉而導亦未嘗少主其意議何耶意者導之相晉專務結息才得江東怡然無事以延

歲月便足自慰藩維之在江外者但欲羈縻而已非真能冀
戴人主合諸侯而一天下者觀其平日行事之迹如王敦殺
周顛而導不能救庾亮召蘇峻而導不能止下敦不赴國難
而導不能戮郭默害劉嗣而導不能問一時諸將如賈寧
等輩多不奉法而導不能懲以此窺之則導之為人蓋偷安
苟且徒欲每事姑息以全其金陵建國之功而初不知外合
諸侯內興王師以為恢復中原之計此劉琨之徒所以得行
其說而使祖逖幾成欲就之功遽爾中輟可不為之痛哭流
涕也哉嗚呼閩外之謀與朝論不協則有為之功動多破缺
由古以來每每如此而誰城之勝尤為可惜者蓋以元帝即

知聖道齋
鈔校書箱

位之初天下有可合之勢而甘自棄之故也乃今其人撫于
東南九州四海皆所屬心焉冠劍大臣密贊廟謨者宜視此
為鑒以進江東既勝之師以慰天下蒼生之望

褚裒彭城之鑑第三

臣聞馬上之不可以久安長治也尚矣方石虎強盛之時自
以為非天俁免陷則子子孫孫永無後憂蓋謂江東不足慮
而中原未必有變也一旦爭奪之禍起于諸子石韜之血未
乾而張豺之謀已啟石世石遵石鑒之徒未踰一年而互相
殺奪自元海以來骨肉之內自相殘未有甚于此時者也褚
裒乘此之釁舉北伐而倒戈以迎王師強負以降軍門者

以千計朝野之士皆以為中原指期可復裒之此舉固已有
混一天下氣象使其席勝長驅有進無退則毡裘之生聚自
此無遺種矣奈何裒之所出非自中指行師而朝議不許師
退而佐兵不繼出未踰時而遽以王龔之敗召元帥以班師
使之南轅反旆遷入京口當此之時非惟山東河南之失望
而河北二十萬之遺黎業已渡河而無所依附悉入于健健
等輩垂涎之口江東君臣其兵縱敵之禍可勝言哉嗚呼
晉人之縱兵敵蓋非一矣石氏自遵鑒而下一門昆季既已
內自相殘而冉閔石祗之徒方且更相伺隙未知所以息肩
之日一時英雄各懷去就而莫適為主數年之間相繼歎附

知聖道齋
鈔校書箱

者不絕如綴符洪以冉閔之故遣使請降而符健以麻秋之
禍則又稱爵以聽王命姚弋仲以石祗之滅稽首來歸而姚
襄以弋仲之死則又單騎以至壽春冉閔以石鑒之誅臨江
告晉而冉智以慕容儁之禍則又奉璽以求兵助此輩狼子
野心詭詐百出其來致款附者雖皆非出于誠然而亦必內
有變故然後肯為此舉使江東君臣真以恢復中原為志固
其獻款之際或屈而臣之或從而慶之則兵戈之禍必不至
蔓延于天下豈意一時之人志懦才弱不足以堪此事王龔
稍敗而褚裒之軍俄已召歸繼此之後不復再出中原處傑
一切縱之而不問其亦何心哉且一勝一負兵家常勢人不

可以噓而廢食將不可以一挫而班師是以李廣前鋒之失利不足以寢衛青伐敵之兵高霞寓偏師之少却不足以沮裴度討蔡之志而况哀之時敵勢極衰人心極順三勝一失何足損威縱使當時君臣謂哀非長慮謂哀為不武則天下獨無人乎不過別選賢將從而代之如鄧禹關中之敗代以馮異而終破赤眉郭子儀潼水之敗代以李光弼而終破安慶緒可也而何至召元帥而班全師彭城之役既已坐失機會而乃今年以故帥之號命慕容儼明年以信都襄國之郭命符洪及其子健又明年以高陵太原之號命姚弋仲及其子襄容主初不相通而心志初不相一但惟以方州遙授以

知聖道齋
鈔校書籍

虛爵羈縻此曹窻于變故應既受命而封豕長蛇之性自若也故附款未幾而旋又背去符健則自枋頭以入關慕容儼則自幽州以入冀姚襄則自鄴昌以入洛前日之稱首請降而願受封爵者今復起而為勅敵一于關河許洛之間中原之鹿奔逸四散固已分逐于鄴雄之手而晉人方且弛然安卧若不知覺豈東晉之人才立江東之廟社而遽忘中原之陵寢乎嗚呼粵自永嘉之亂晉遷江左其立國于金陵者姑寓云耳綿歷數世之後而在朝已無中原舊臣後生晚出矜于見聞遂以為晉之廟社實在江東為晉之計者止當限長江而謹守不嘗越長江以僥倖一有議及北征則爭相沮抑

是以石勒之死也庾亮嘗欲出田襄陽而蔡謨難之石虎之死也庾翼又欲徙屯安陸而孫綽諫之至是哀之戒嚴勝勢已見而朝議又欲沮止雖其後高浩之出稍自中止而王羲之之徒蓋未嘗少許也庾亮高浩方行萬里出門而車軸折姑置勿云而褚裒之在彭城凡河朔之士庶悉渡河以東歸而關中豪傑又復在石苞以應晉此天下將遂混合之時也晉之諸臣乘此之變自當厲兵秣馬以與哀共驅不然則選將蓋軍以壯哀後距而一時權要如蔡司徒者方且坐觀成敗不肯渡一卒以仗助之而又遂韓廩東郭所以俱斃之論而沮毀其事肉食者却倒無遠謀其敗人意如此為國

知聖道齋
鈔校書籍

家者果何賴耶嗚呼晉自建武以訖永和歷世凡五歷年凡二十有七年時晉常恨中原無篡一旦獲遭而恭讓之徒乃多出懦語以製褚裒之肘遂使恢復之功俄成而壞而後世搢紳之士拾其遺迹而論之尚以謨等為謀國得策如此則是東晉之君俱當拱手環坐俟河之清而中原五世之陵寢無時而可復也昔者蘇晉之亂温嶠舉義兵于武昌以討之朝士來者皆謂峻之徒衆驍勇無敵今日之舉惟仗天討若以人事言之未易除也而嶠勃然變色曰諸君怯懦乃是舉賊于是奮兵從白石壘以攻之一舉而遂平蘇峻使嶠當謨之時而出數語以斥其懦則朝臣之氣稍振而彭城之師

必不至倉卒以名歸豈意冠劍盈朝而更相唯唯至今使人憤抑而不平故得舉江東以圖恢復之功圖必先圖秦謀之說而後可

桓温灞水之鑑第四

臣聞晉自永和以後中原兵火之劫未艾而五部並起紛然而割劇之符健氏之遺種也而據關中姚襄羗之遺種也而據河南慕容氏鮮卑之遺種也而據河北大抵江淮以北秦隴以西盡為鋒鏑之區晉之群臣相與熟視其代興而莫敢誰何惟桓温以一世之豪銳意討伐頻年舉衆搏戰中原如捕蛟虺攫虎豹不肯少容其縱初征符健而遂至灞上灞上

知聖道齋鈔校書籍

永興之灞河也次征姚襄而遂至金墉金墉即今河南之洛城也次征慕容氏而遂至枋頭枋頭即今河北之衛州也温軍三出而立奇功批亢擣虛直傳賊壘其克敵制勝之功抑亦壯矣惜夫勇雖有餘而進銳退速其北伐之師雖則中原而類皆異懷觀望而返返自灞上而關西之望絕返自金墉而河南之望絕返自枋頭而河北之望絕非惟不足以救斯民塗炭之禍而適足堅斯民逆賊之心嘗原其所以金墉枋頭之失則寔自灞上之役始深可為之痛惜也且關西之俗鼓義憤慨遇真人則欣慕聞義師則響應故高祖入關則爭負牛酒光武持節而喜見官儀宋武西入長安而感

泣願留廣平王收復京師而歡呼夾道然風聲之所激雖且翕然而集拯救之不力則俄亦溘然而離故鄧禹之至馮翊三輔蓋嘗爭赴矣而禹之遊巡北引則旋歸盆子諸葛亮攻祁山三郡蓋嘗響應矣而亮之遲疑不進則還附曹其當其聞風趨附而鱗集輻秦者不可不疾乘其會而慰安之也方温之至灞上也關中之父子兄弟爭持牛酒以迎勞望官軍而感泣者無異于漢是時符健之在長安僅以羸卒數千而退保小城其勢固已岌岌使温于此因秦民悅附之心鼓義師銳勝之氣如子儀聞兵南州之日以至誠而動衆如李晟進屯渭橋之時以忠義而感人夫然後建旗鳴鼓航一葦以

知聖道齋鈔校書籍

至灞河則符氏之遺種當翹角稽首以獻降款于軍門不然則三秦豪傑必將內縛符健而開門以納官軍矣豈意温不能然當此屯軍灞上隔長安才一水乃睥視長安之樓櫓四顧徘徊而不敢進未幾而回轅反旆輕使降人三千餘口以出于藍田之南此何為也蓋温之所使其果秦中之豪傑乎抑亦係累老弱而歸以夸示于江東者乎觀温之在灞上王猛被褐而謁之責之以長安咫尺不渡灞水而三秦豪傑所以不至則其所從者非秦民也夫隴上多秦山西將將蓋風土使然而先漢之世又徙六國強族十餘萬戶于關中是以秦之秦民日益增衆遂至西晉之末符洪嘗說石虎使關中

豪傑以內寔京師而洪以都督流人之號處于枋頭其後特
健卒因枋頭餘衆以入閩又姚弋仲亦嘗說石氏徙隴上豪
強以虛秦隴之心腹而弋仲以安西之號處于清河其後姚
萇卒因西州強族以興渭北蓋閩中豪傑雄蓋一世以閩中
之豪而復攻閩中則何往而不濟溫之所徙豈真豪也哉王
猛之在當時極談世事議論英發如猛一人蓋可敵閩中豪
傑十萬而溫款接未幾旋復謝去卒使留佐符堅為晉人心
腹之患幾三十年非惟不能藉猛以攻符健而又不能招猛
以歸晉室何溫之忍為此舉也大抵溫之北伐但欲以功名
取時望非果必攻必取蕩其巢穴而為混一華夏之計是以

知聖道齋
鈔校書籍

其後雖再取金墉入枋頭而旋即班師中原之地若不能一
朝居者其視霸上之役同為一律觀其洛陽之役王述謂溫
初無事寔徒欲以虛勢威朝廷而溫之議果寢枋頭之役却
起謂乃今盛夏之際可以經造鄴城而溫牽引日月竟不能
決則其行兵用師之意蓋可見矣其所以威蕩而不張兵退
而無作其北于灞上之役乎雖然溫之豪悍真可以答萇羌
氏掃除河洛而中原三入皆不克有終溫豈固樂為此哉嘗
試循其節而逆觀之則所以疑溫之心而啟溫之縱者當時
君相不為無失也且溫之跳梁暴橫固一世之老姦而果敢
激烈亦一時之豪傑籠絡駕馭如漢祖之所以待韓彭者則

其智力當為國用不然則屏之斥之勿使之容易矣兵可也
而晉朝諸公則不然會稽道子之徒預以溫有征蜀之功疑
而不用溫之衆才達武昌而遽以驍虜備住之據戎之手盡
置于荆襄之間而乃以高浩之晚才進當征討之任連夫秦
若之敗溫始拜表輒出而朝廷止之不能溫于是始有輕朝
廷而無必取中原之志其師之迭出姑欲揮戈耀甲間立奇
功以服時望而要九錫耳夫以溫之才力朝廷不能用之而
乃使溫用朝廷舉十萬之師出入往來一任其所為而成敗
進退未嘗一問卒使英雄果敢之氣變而為跳梁跋扈之禍
當時無政一至于此其所以不能盡復中原者豈獨用兵之

知聖道齋
鈔校書籍

罪哉寔當時君臣有以啟之耳而或者乃以為吳兵輕果利
于連戰曠日相持則其銳氣自挫故臨極用之以征中原雖
暫能得于前而旋復失利于後其厚誣江東也甚矣茲故極
論其所以成敗之迹而為江東一洗之

謝玄淝水之鑑第五

臣聞天意之不祐強暴甚昭然也符堅養兵于秦中幾三十
年一旦驅之南下欲以并吞吳會歲星所在輒冒而攻之雖
符融石越爭以晉室無篡天命未改為言而堅哆然而其之
恤賊雖無強天厚地之勢何其毒之至此以起而行之于
江東乎觀其百萬之師直壓吳境顧謂大江之流投鞭可斷

而謝玄軍之才可以鉄騎蹂殺之志則考矣然淝水之北岸
兵始一交而苻融之首已即就擒繼而苻堅挾傷弓之翼以
潛遁而全師潰散相與枕藉于淝水之中吳江之流不斷而
淝水之流則斷當此之時八公山上草木皆為人形而
淮淝以北風聲鶴唳皆晉師喧呼馳逐之聲也淝上之捷庸
可歸之謝玄等輩之英銳而草木風聲之異亦豈玄等所能
為哉觀此則知苻融之一麾未序之一唱皆造物陰有以啟
之天之祚晉而不祐強暴蓋如其昭然也晉之君臣所以
勅天之命而驅除禍難者當何如耶且堅之道自淮淝也歸
未及閩而慕容垂叛之既及閩而慕容冲叛之一時英雄迭

知聖道齋
鈔校書籍

起而為肘腋之禍天之所以壓堅父子不但淮淝之一敗也
晉之君臣嘗諷諫晚一世此乾坤何等時耶挽吳江之水以
洗閩河嵩洛之烽烟其不在茲時乎謝安乘此之露出廣陵
以指授而謝玄受安之命進彭城以經畧于是分遣諸將以
收復自封渦潁既定而三魏復降東至于鄆城廣城北至于
碭碭滑臺王師所至旋即破滅茲又可以卜天心之喜也然
晉師之所經行類皆苻氏之所不守者而堅在閩中則不進
討不在鄆中則不力攻方丕之與慕容垂相抗也丕軍糧竭
進退路窮而慕容垂亦以歲飢眾潰退保中山堅之與慕容
冲相持也閩中大飢坐而受窘而冲亦以銳鋒屢挫挫力俱

憊此兩虎皆斃而一刺可以兩得之時也使安于此命謝玄
起彭城之軍而率劉牢之劉萇等自穀陽之勝以擣鄆中命
朱序起洛陽之軍而率桓石虔滕恬之等入函潼之閩以攻
陝右則一舉而閩之西河之北悉皆歸晉之版圖而奉晉之
正朔矣奈何徘徊于兗豫之間竟不能過閩踰鄆以圖混一
而乃今日運米于枋頭以濟苻丕之飢明日率軍于閩陝以
為苻堅之助夫淝水之師百萬進此其志欲何為幸而天敗
糧盡不奮力以勦除之而尚可為之助也邪盛德之事固
不應于此講也而謝安父子乃舉國之大譁譁以附之相忘
之域致使西羌鮮卑之種反倫起而攻之南渡之旗未卷而

知聖道齋
鈔校書籍

鮮卑之祀已復項城之壘猶在而西羌之業已成晉兵彷徨
久之竟無以措其手足而甘自引歸淮淞壽陽之鎮各懷其
本來面目而無所增損則是淮淝之戰端為西羌鮮卑驅除
鳥雀也自今觀之其一破百萬非所以為晉人賀而乃所以
為鮮卑西羌賀不亦深可憐哉說者以為是役之無成乃會
稽道子姦譎擅權而不恤國事故託之征役既久以召王師
之歸而不知量宜旋旆解甲息徒則亦安之本志也觀安之
受命出征而東山之志始末不渝往往形之言色此豈銳于
驅除而身膺碎裂無所顧惜之人哉大抵安之出相江左鎮
靜之謀多而經畫之謀不多撫綏之功勝而征伐之功不勝

觀謝玄之請問善畧而安了無所言桓冲之請益兵卒而安一無所受徒欲外示閒暇以僥倖大敵之不我攻而已非以為滅敵之計也故淮淝之役雖大敗與運賊徒請散而安乃仿徨中原坐觀鮮卑西羌之成則竟以無功失律而班師曹謂謝安之復晉乃不如慕容垂之復燕也欽觀垂之在秦以失國之讎噬臍悔恨求欲以奇禍中之而未能也一旦苻堅起南伐之志舉國以為不可而垂力贊其行蓋欲伺堅之敗而乘其釁也及淝水之戰百萬之師悉皆潰散而垂一軍獨全蓋欲俾堅之東而徐圖之也唐太宗謂堅之入垂軍為中垂之計先定于中者如此豈意安之于晉當未戰之初曾無

知聖道齋鈔校書籍

先定之規而既戰之後了無善後之計也欲充類盡義而言之則謝安之清談廢務即王衍之流使衍不改當作謝安而安之成敗未白差勝王衍一二而已

劉裕關中之鑑第六

臣聞晉之人才大率多浮脆其詞氣力雄渾足以扛龍文萬斛之重者惟一劉裕而已觀其崛起漁樵之間一時英雄皆以草澤真龍目之而裕亦自恃其才力直欲一傾溟渤以洗乾坤初以舟師浮海徑入大岷而青齊海岱之地一日清汎然後料兵向西一舉關中銳師驍將三道並進檀道濟則自淮以向洛沈林子則自汴以入河王鎮惡則自河以浮渭設

奇料敵智勇俱奮已而檀道濟自蒲坂以會王鎮惡于潼關沈林子越秦嶺以會沈子于藍田而王鎮惡自渭河則又舉衣糧船筏順流東下而躬率士卒登岸以攻城龍驤一軍才抵長安北門而姚弋父子面縛請降遂使百年之寇迄至剪滅而關中父老垂泣以賀官軍自有關東以來蓋未嘗有此捷也故嘗以為赤壁之役江東之師勝中原矣而未能入中原淝水之役入中原矣而未能取中原乃若裕之此行則關中金城千里之地指撝而取如探囊中物了無留難者江東之師固不負裕而裕鼓江東之氣以取中原亦無負于江東出江東以取中原使夫關河有主而赫連拓跋俯首奔遁此

知聖道齋鈔校書籍

千載一至之機正當力投其隙而勇為之裕之所以然江東者固應如此也奈何關中之地粗能頓輿息駕稅休于日昃之頃而初未及冀除排闥以定民志而劉穆之死于江東裕乃據旗旋師奔走東歸頽以乳臭小兒為三秦之主卒使鎮惡田子內自相圖以啟赫連之入則是裕徒知以身固江東而不知以身固關西者乃所以蔽江東也除殘撥亂功烈如此而不知所以堅凝之術可不為之痛哭流涕也哉且關中之地天下之上游也襟憑終南太華之險背負清渭濁河之固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而東制諸侯萬一燕代之寇踰河而南薄江淮則下兵于函潼自能一出其背而搯其吭故

重兵宿于閩中者江東之地非所患也乃今四閩之險一旦
還歸版籍再為晉有自當定為帶車天驛之所以斡旋天下
則江東之地固閩中右臂之所可救而何至捨閩中以防江
東者哉嘗試為裕畫策裕之此行一時驍將悉頓麾下糧道
濟以襄邑之勝聲振河北而魏人憚之固可使之屯于蒲坂
以脩拓跋王鎮惡以王猛之孫閩西之人素所信服固可使
之屯于北地以脩赫連而沈林子田子與夫毛德祖傅洪之
徒又一時勛望之人也或置之虎牢以護河南或置之彭城
以護山東或置之南陽以護荆襄或置之睢陽以護江淮使
之如臂指相連手足相應則江東雖馳在萬里之外而卒然

知聖道齋
鈔校書籍

有急可以相援劉穆之死于江東而一時機謀如謝晦者猶
可以順流而下以代穆之之任固不必捨閩中之天險而躬
自奔走以歸江東也使裕知此分守諸將以護四隅而以身
駐閩中以為諸軍重且息徒養士運糧積穀南運江淮之資
自襄陽歷上津抵扶風如西引巴蜀之粟自漢中出陳倉入
櫟陽如漢高故事連吳蜀接資附三秦以壯軍容夫然後首
起閩輔蜀漢之師而督王鎮惡以取赫連次起司豫青齊之
甲而附檀道濟以攻拓跋則六合車書百蠻冠帶而江左興
王之地當鎮壓于天下亦何必身歸江東而為江東之重
也哉或曰裕之起于草萊首誅靈寶以清全吳繼而外盧循

于廣南擒熊縱于巴蜀則江東之地首蜀漢而尾淮南上下
江流不斷如帶而江之外又得閩之西以至于山之東煙火
厚障彌稱萬里固當渡江而北駐蹕中原以為江東之外設
然晉自南以來植江東之本甚固非如閩中新造之邦逼于
魏夏而其勢岌岌此裕所以因穆之之死而委閩西于諸將
以歸守江東其計得矣是不然裕之為人才力有餘而謀謀
不足其蕪山東舉閩中皆以全軍致死地以取勝非有經畧
天下之規模素定于胸中者其急歸江東則亦裕之本志云
耳觀裕之沂河而上魏之君臣皆謂其勁躁之性必不顧後
患而赫連勳亦以裕之既克利在速返則裕之無意于守

知聖道齋
鈔校書籍

閩敵人皆以先見之雖非穆之之死而裕必不能久留于閩
中者蓋可以預卜也不然三秦形勝之地帶連山東而益之
以吳蜀之饒自足以制魏夏之死命亦何畏于相逼乎昔唐
之高祖起自太原而進攻閩中兵才入閩而劉武周舉兵以
攻太原諸將業業謀還救本根獨太宗以為不然破宋老
僧擒薛舉既平閩中定為帝都然後一舉而破劉武周而
實建德王世充之徒拱手于函潼之外而莫之發而况裕之
入閩九州之地已據其七八比之高祖之初何啻十倍而
拓跋赫連何敢輒動惜其胸懷本趣止在江東而一時諸將
又非過人之識以起其意當其既勝之後裕亦嘗建為遷都

洛陽之說而王仲德獨謂當以建業為王基不可驟議遷徙于是奔走東歸竟不能守死當是時而有如張良者是事敬之策以回高祖之西駕有如郭子儀者闕程元振之論以止代宗之東遷則關中之地固可棄除非關以為帝王萬世之業而必不至委棄以幸敵人可勝惜哉可勝嘆哉嗚呼江東之勢龍盤虎踞與王之地也用江東以取關中者固有餘而留江東以守關中者則不足蓋東西萬里之遠不相接所謂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者是也然則乘時過勝進幸于吳蜀之兩間以為東西諸將重而關中廓清之後即日西駕都長安其今日恢復中原之上計乎

知聖道齋鈔校書籍

劉彥之河南之鑑第七

臣聞宋文帝賢君也自初即位慨然有恢復中原之志練兵蒐乘志于必取是時拓拔氏起自陰山而入中原控弦百萬威振天下五部之盛莫此之若也而文帝毅然不顧起江東之精卒直指河南飄忽震蕩疾如風雨致使北邊諸將推折不支而金墉虎牢碣磔滑臺悉皆歛戍相避初不破江東一領甲折江東一隻矢而河南四鎮之地還為宋土宋師之入中原其鋒不可當而勝速者如此然以佛狸之強馬尾所向無不摧破而獨于是役乃拱手以付宋人未嘗一與之較則其國中之人亦必有說而慮此了障敵于目中而具見識于

關外者于此當以長策棄之而當時諸將曾莫之悟到彥之之流方且津津然喜見眉間畧不知所以戒懼之意則是文帝之志甚大而諸將之計甚疎故魏退未幾而旋復渡津致使金墉虎牢望風奔潰而碣磔滑臺俄亦不守則以其不諳北土情偽而墮佛狸之詭計故也嗚呼江左六朝三百三十九年歷君凡三十有九其出而與中原抗衡者非帥閫之專謀則權臣之失策初不由朝廷之命天子之詔也獨惟宋文帝以賢明之資承富有之業斷然起并吞北方混一華夏之志而一時諸將憑藉威福之力乃致為魏人之所悞竟使文帝之志墮于渺茫之域其亦馬用使相也且佛狸之強大不

知聖道齋鈔校書籍

減符堅崔浩之機謀不下王猛其為江東之患烈矣一旦宋師入自淮泗而河南四鎮之地以復渡河而北亭障斥候為之一空此豈其情也哉觀崔浩欲縱使北來徐取于秋高馬肥之際而魏亦欲往擊于冬寒地淨之時則其歛戍北渡者姑欲垂餌于大河之南退而結網以漁之于後耳入河南而居之者固不容不警也而彥之則不然敵在而懼散去而泰自河南一勝之後遽為分屯列守之計首起潼關而尾連彭城之西列城經二千里而每戍不過千人若彥之守河則謂之無策可也夫長河營常守非一所金墉虎牢碣磔滑臺皆緣河南岸西向河北固敵人所攻之衝不容不聚兵于此然

而敵人東徙徐泗以寇江淮而出商虢以薄襄郟則每每繞出其後而河南四鎮之地遂為柙兵故駐兵于四鎮之地而不動者未必能守河者也然則如之何曰厲兵秣馬以攻為守使敵人四顧而備我而我不至倉卒以備敵如漢祖之守關出而與項氏持戟于滎陽蓋欲以身屏敵函潼之外如諸葛亮之守蜀出而與司馬仲達對壘于渭南蓋欲身外護于蜀漢之間如此則敵嘗備我之攻而不暇攻我之守何憂墜其詭計哉奈何彥之徒慮不及遠目前才去強敵而意外已忘懸計方魏人之北伐蠕蠕也其國人皆謂宋師南侵而捨之北去此危道也而彥之等獨不知掩其虛及魏人之西

知聖道齋
鈔校書籍

伐赫連也其國中又謂宋師猶在河中若捨之西行則東州敗矣而彥之等獨不知乘其隙致死魏人雍容不迫悉舉其國中之精兵北伐蠕蠕西伐赫連以絕佛狸之後患然後徐復渡津飲馬于河洛之間而四鎮之地還復聚而為它人之域可勝惜哉向使彥之于既勝之後以攻為守日夜申警其師俾之北首趙而東道衝與西道擠鄴以乘其西伐之虛則為佛狸者當不暇顧息而詭計自亂如不可殺必驅之于陰山之北而後止又安許其再出而蹂躪于河南四鎮之間惜夫一時諸將情不及此雖王仲德信從武帝西伐閱天下之患難最多獨能逆料虜情之詐而制勝之謀亦不及此姑惟

退自憂歎形之言色則亦與晉之恭讓何異故嘗以為晉元帝有取天下之勢而無取天下之志宋文帝有取天下之志而無取天下之人此其混一之功所以落之而難成然後知河南之役既勝而復失者非江南白丁難進而退易之罪也抑嘗觀北人之輕易南人非一日矣方武帝入關之初魏人嘗謂縱使國家盡棄常山以南彼不能發吳越之兵爭守河北及南藩諸將表南師將入而魏人又謂縱使國家與之河南彼必不能固守至是到彥之輩不能至鄴而魏人又謂吳人正望因河自守北渡北渡之意其為北人所料審矣是知江南諸將進不勇決守不堅重使知所以取勝而不知所以

知聖道齋
鈔校書籍

持勝故兵才一勝業已偃然志滿意得不復有進取之意其形外露敵人得以窺之文帝謂檀道濟再行無功者以其養寇自藩而到彥之失利而返者以其中途疾動蓋其定語也雖然諸將之不力固無所逃罪而帝于戒飭之際則亦不容無失觀其臨遣諸將且曰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入之若其不動住彭城勿進則諸將之所以分屯劄守亦帝之出師每三授以成律而其中有有以廢之也嗚呼以文帝元嘉之治獨冠江左其請王玄謨奏議且有封狼居胥意則混一之功宜乎日月可異而行師之際猶有遺憾然則一舉而定中原其惟我宋乎

蕭衍義陽之鑑第八

臣聞外域之所以據有中原者非其自為之也皆中原之人
誨之誨石勒者張寶也誨苻堅者王猛也誨魏太武者崔浩
也誨魏孝文帝者王肅也然石勒之欲救襄漢則張寶止之苻
堅之欲攻晉室則王猛止之魏太武者欲襲劉裕則崔浩止
之夫數人者其一時謀議了無遺策而于江東之國俱不敢
輕議獨惟王肅一見孝文于鄴首陳伐齊之計孝文從席移
景不覺其疲于是圖南之規轉銳而王肅劉祖遂舉數十萬
之衆以向義陽蕭蓋齊人王渙之子而昶則江南劉宋之後
也肅之入魏蓋為父復仇而昶之入魏則為國復仇孝文于

知聖道齋
鈔校書籍

此既以王肅將兵而又以劉昶蓋之蓋將以助其忿而成其
必報之仇其謀深矣齊之群帥疑若不足以禦其鋒者而蕭
衍揚旗遽至肅昶奔遁流血降縣則是江東之奇才良策
固自不乏若蕭齊者初不必鎖長江而自守以拓拔之強
然魏兵才退而齊人亦遂解嚴此其何故也蓋齊之羣帥其
設奇制變者獨蕭衍一人而其他如王廣之輩例皆畏懦聞
弱不足與共謀大敵故肅昶中箱中所藏之勅亦但曰若得
蕭衍則江東吾有以此而勸則廣之不能以勝而攻魏者為
將不武故也且魏孝文之謀齊非一日也專自邢窟一戰既
歸之後躬造河橋親選步騎將欲并吞江南而定都于洛陽

一旦欲自舉兵燕代諸將稱願于戎馬之前以止其行已而
因王肅之謀然後決遷之議征南之師而其國中之六宮文
武從官家屬悉遷之于洛陽然南方炎蒸之地非代北之人
之所宜也是以其時老宿將皆不樂是遷雖至親骨肉之
間如其子恂亦且苦河南之熱而潛遁于北則是孝文以獨
夫之身而旅寄于中國焉耳雖則王肅崔光從而和之而貴
戚舊臣相與忿疾為孝文者方且今日易北人之姓明日禁
北俗之語又明日禁北人之代遷故子恂內逆而穆泰外叛
則其累蓋可知矣當此之時捐數十萬金而遣一二辨士掉
舌以行反間之計使其侯王將相內自相圖然後厲兵秣馬

知聖道齋
鈔校書籍

乘間而疾攻之則一舉可以勦除而匹馬不還于陰山之北
矣奈何齊之君臣慮不及此獨一蕭衍其智差可以辦事而
一時諸將畏懦不試又莫肯共為大舉深入計致使其秘謀
奇術時用之于義陽一戰之間觀其屯下梁之城塞鑿峴之
險守雉脚之路據賢首之山以通西閩以臨賊壘此奇策也
以此之策三方掎角而出其不意則破賊必矣而行猶未敢
輕用也而軍既接而堅壁以拒王肅一鼓既退而遺書以疑
劉昶使夫二人者猜隙已成而後揚鞭得勝此則先用間而
後用奇固非王廣輩之所得而知也夫魏人以陰山數十萬
之步騎而聚攻三閩非用奇而繞其後則何以禦其強以王

肅劉昶俱有復仇之深念而同舟共濟非用間以散其謀則何以嘗其銳先之間而繼之奇其機謀蓋妙天下矣向使推是計以內間于燕代之舊臣俾仇敵之兵自相圖于洛中而范增之禍遂中于王肅則衍之奇兵蓋可以進圍強敵而清河若何止于流血餘野單馬遁去也哉嗚呼拓跋世居北荒遠于諸夏迨至明元之世以雲代苦飢將謀徙鄴而崔浩之徒極言其不可于是復歸陰山而時出以撓中原宗齊之君臣蓋嘗深慮之而不能徑探其巢穴則以其遠故也乃今徙都河南據非所宜欲自送死而一時權臣又且不相為謀則其危亡之露端自可見而齊人隔在江外拱手而莫之發致

知聖道齋鈔校書齋

使拓跋之極威倘伴于中原而亟脩先世帝王之詩書禮樂以善其政治大立其規模而齊若無所聞知者豈以為無預吾事而忽然忘之哉夫齊自高祖與魏一戰而大江南北遂講和好玉帛相往來慶賀相遺問者往往一歲之間而于再于三間嘗屈指數之自永明元年至延興元年魏人來聘于齊者凡九自劉縉至劉齊人之所以聘于魏者凡八循其迹而觀之疑若情好款密必不以一矢相加遺而邪繼一歸之後遽起南征之師則彼之詭詐不測豈可以一退之故置而不問然齊之所以不暇大舉以攻魏者抑有由也明帝之所以繼統承業者非有賢明仁孝之聲聞于天下其視揖遜

相受者慙德多矣而其見之行事者又不能推心置人腹中徒欲為殺伐以去其不附己者觀其承秦之誅典蕞之禍齊高武魏文之諸子死于兵者殆盡而高武任事之臣如曹武如王欽則如陳顯達則又懷不自安日懼誅戮其間以瘡老黜黜而免者僅一二君臣之間惴惴然常有更相疑忌之意故雖強寇逼境而一時諸將莫不觀望進退獨惟蕭衍一軍奮戈以前而王廣之徒擁眾徘徊竟莫一助者雖則諸將聞懦不武之罪亦帝之平日疑忌有以致之云耳倘使明帝于授受之際一出于正而即位之初又能博叙宗室之懿親以茂其本支收召先朝之耆老以為之心腹則其國固已具

知聖道齋鈔校書齋

勝勢將見宗族協謀將相効力以掃除滯之寇而敵人之黨不容坐視而不進惜乎其國之本已先自撥而不暇鳴鼓以攻之徒使蕭衍之奇兵才一見于襄陽之戰而旋即班師惜哉世之視國者知齊人之所以不振則知今日之所以必勝矣惟上之人亟圖之

陳慶之洛陽之鑑第九

臣聞梁武帝在江東四十八年而敵國凡更八主以其在江東四十八年之久則宜其有餘力可以舉中原以敵國之凡更八主則宜其有外彙可以滅強敵然命將出師時出以挑魏而終不能一舉武以踐中原之土此其何故也蓋帝之暗

于機會而重于失洛陽之役故也方慶之入洛也正當魏孝莊孺立之際爾朱榮提兵內向之初中原擾亂自相屠戮慶之衛送元顥還北而兵鋒所向無不摧破自鉅縣以至洛陽恢復三十二城四十七戰皆克由是榮黨棄頭鼠竄而魏孝莊卧不安席乘此之會可以殲洛陽之廟社復中原之衣冠而使自東晉以來于戈鋒鏑之禍一洗而空之而武帝莫之為也謂武帝之重于用兵耶則西開梓柯南平狸洞固嘗曠歲累月以事而蠻兵草未嘗息也謂武帝之憚于勞人耶則南越浮山北抵崑石固嘗用二十萬衆以築淮堰而力役未嘗止也謂武帝之不貪土地耶則函谷以東瑕邱以西固

知聖道齋
鈔校書籍

嘗河南之地以納叛臣而土地未嘗棄也而獨于洛陽之役則一切委之元顥而莫之問慶之在洛陽獨以七千之兵抗爾朱榮十倍之衆形單勢弱願請益兵而帝乃納元顥之間遽復而不報此何為也耶機會如此勝捷如此而不知帝此之勢以定中原卒使孝莊爾朱再陷河洛已而高歡則扶魏孝靜以居河北宇文泰則挾魏孝文以入關中元魏更迭八主分為東西而武帝之在江東猶自若也帝之所以保護江東固為善矣而神州亦縣甘使陸沈帝其謂何哉武帝揚兵以討爾朱而以元顥主魏甚矣其失也原帝之意豈亦欲如秦之送重耳于晉晉之送蒯瞶于衛而責其厚報耶向使

武帝因慶之之勝傳檄天下因爾朱殘虐之禍而大興江東之衆以進屯洛陽則舉三齊以遙應豈但邢景而已豈慮慶之之出專為元顥之復國而初未嘗明恢復中原之謀自元顥敗後尚以江東之兵三送元氏而為魏主則是武帝之威感蓋終身不解也抑嘗觀之陳慶之之師入洛陽是歲大通元年帝于歲初尚佛法釋御服被法衣以身為禱武帝至是蓋為佛法之奉制朝夕從之何暇有意于中原哉是以九年六月慶之入京師魏孝莊出居河北而帝方在建康設教若齊八月爾朱榮向洛攻殺元顥而帝方在建康設教無遜會三年爾朱兆廢元暉奉節閔為帝而帝方在建康設教若經

知聖道齋
鈔校書籍

連至大同元年東西兩魏相攻南師大舉北伐此宜可以進乘兩國之敝矣而遂下詔班師因與東魏講和自是之後縱意事佛凡三度捨身而強寇陸梁竟莫之問以此而觀武帝之在江東事佛則力而征伐則不力說經則暇而關土地則不暇此其所以享國雖長而規模淺狹也

吳明徹淮南之鑑第十

臣聞國于江東者強則守河其次則守淮又其次則守長江長江之境自西陵至江都凡五千七百里荆楚者長江之上流也巴蜀者荆楚之上流也限江而守者當以上流為重蓋自蕭梁之亂巴蜀先陷于西魏世祖之立江陵又分于蕭梁則

江左上流已非陳有矣而又自江而北盡入高齊自領而南舉歸蕭勳建立弱小而割據分起固驅除無從也陳宣帝以英武之資承二祖之烈斷然圖朝臣之異論而奮武以攻齊吳明徽之師一出而緣江列戍望歸附壽陽之戰一舉而生擒王琳致使皮景和數十萬之衆畏威奔遁而淮南之地再為陳有起江東之弱以虎視高齊實自壽陽之役始當此之時齊政荒亂政由群小壽陽既陷而齊之君臣荒樂自如且謂假使盡失黃河以南猶可作一龜茲國則長驅席勝以取亂侮亡者其机似不可失也而吳明徽自壽陽策命之後遽還遠康而提師再出才取彭城而止則是舉千鈞之弩特

知聖道齋
鈔校書籍

為懸鼠發机耳迨夫周既併齊地而明徽始進兵以爭徐兗不亦晚乎嗚呼陳之取齊不取之于不肖子孫荒淫之時而欲強奪于強有力者既得之後甚矣其不知量也觀宇文泰自高歡啟難之初躬以兵衛孝文以入關既而陰懷異圖以造周之業盤據于四閩之內蓋已數世而巴蜀江陵又相繼以附于秦則後周之勢愈強而荆楚之西門殆不可以驟攻為陳之計者莫若東從海塞以舉山東既既山東則其力自可以敵秦長江之上流既與周人共之而周陳之勢兩強相衝味知其孰勝也奈何首陽之役克復淮南其在陳人可以進圖山東之勢併力而攻之取齊易矣而陳人莫之行自大

建五年吳明徽已破齊軍迨至呂梁而又四年則彷彿于呂梁之間未嘗頃步進也迨至周人汾晉之捷山東河北之地盡入于周而東西二秦遂合為一則周有餘力雖雄判矣而陳人方且進淮南之師崛強以爭徐兗呂梁之戰僅得一勝而王軌大軍已入淮口至使明徽之軍進退無助返遇周人厚集之陣推于不支以此而觀則汾晉舉齊之後陳人之出而與周角是乃起周人之戰而攜之兵耳曷若移敵國之兵而先發以取齊全齊既舉則周人且遠巡以退避而何敢出爭于徐兗之間惟其志謀不廣進取不力雖履可舉之會乃撫其机而不發此其所以坐困于周而歸守江東也亦常觀

知聖道齋
鈔校書籍

周人取齊之迹乎齊政之荒亂周人規知之遂謀北伐自越王盛以至丘崇凡六絕管俱出自齊王憲以至宇文盛凡九道分攻初舉全師直至河陰猶以為撫其背而未扼其喉也則遽回軍以指臨青而周高祖則又親屯汾曲以督之既而齊軍大潰諸謀師而高祖勃然作色進而入并又進而入鄴又進而降齊至于青州蓋自吳以下其進圖中原者亦嘗有如是之舉乎故嘗謂江左之建國吳晉宋齊梁陳是不一軌而師之迭出終不能恢復中原者其失有五廟謨不先定王師不大舉乘輿不親征諸將不分攻勝兵不勇進觀其拜表輒行者朝論初不之許請問籌策者謀主一無所言又

安有先讓撫背扼喉如周之高祖者乎討石勒之暴者鎡仗才給三千抗佛狸之強者精卒不踰五萬又安有六總管之師同時並出如周之盛者乎晉元帝自琅邪一入江東而終身不肯渡江宋武帝自閩中一歸建康而其後不復再舉雖英才如吳之大皇而攻城畧地不出襄陽合淝立志如宋文帝而亦未嘗親駕戎輅一指于河南也又安有如周之高祖親屯汾曲以督諸軍者乎近攻之兵出襄陽即不出壽春出壽春即不出廣陵遠攻之兵入潯上則不入金墉入金墉則不入廣固蕪城洛陽之師進無旁助潯上枋頭之軍退無後距又安有步騎兼用九道分攻如周之盛者乎赤壁之役至

知聖道齋鈔校書籍

荆州而遽止河南之役守南岸而不進雖大捷如淝水之戰而不力進以舉燕秦深入如閩中之勝而不少留以圖魏夏又安有如周之虜勝入并入鄴而又追逐于廣固以降齊王者乎嗚呼使江左六朝有一時君大舉以圖中原如周人之所以攻齊則兵戈必不至蔓延于天下以至于隋而後能蕩平之也知此則知六朝之所以不能遂復中原者夫豈江東之罪也哉

江東十鑑終



江東十鑑一卷 兩清監政採述本

宋李燾臣撰燾臣字子思并研人乾道二年進士官成都府教授擢宗正寺主簿事蹟具宋史本傳是編蒐輯江東戰勝之迹上起三國下至六朝共得十事一曰周瑜赤壁之戰二曰祖逖譙城之戰三曰褚裒彭城之戰四曰桓温灞水之戰五曰謝元淝水之戰六曰劉裕關中之戰七曰到彥之河南之戰八曰蕭衍義陽之戰九曰陳慶之洛陽之戰十曰吳明徹淮南之戰皆先敘其事次加論斷蓋宋自高宗南渡偏據一隅地處下游外臨勍敵岌岌乎不能自保故舜臣特作此編以勵戰氣然自古以來無以偏安江左而能北取中原者舜臣徒爲大言未核事勢也明姚廣孝等編緝永樂大典特錄其書殆以廣孝吳人故借以誇鄉邦之形勝又成祖詔修是書之時猶在南都故廣孝等遷就其說不知明太祖之得天下實緣起於江北與漢高祖畧同又以崛起方新之氣乘元綱縱弛盜賊蠡起之後故席捲長驅混一海內非地形可據之故也成祖纂立之後終於北遷則金陵之不爲勝地審矣恭讀

皇上御題綜括南北之大勢洞燭往古之得失用以闡

舜臣之虛談揭廣孝之私意經緯天地

睿鑒高深爲萬古定評非尋常管蠶之見所能窺測萬

一也考永樂大典所載尚有地圖此本無之蓋傳

寫佚脫然舜臣持論旣謬則其圖之有無固亦不

足計矣

臣聞事未至而預圖則處之常有餘事既至而後則應之常不足虜人憑陵中夏臣子思酬國耻普天幸土此心未嘗一日忘臣之家世受堯濟南代膺闕寄荷國厚恩大父臣贊以族眾拙於脫身被汙虜官面京師歷宿毫涉沂海非其志也每退食輒引臣輩登高望遠指畫山河思投囊而起以抒君父所不共載人之憤嘗令臣兩隨計吏抵燕山諱親形勢謀未及遂大父臣贊下世粵年已歲逆亮南寇中原之民也聚蜂起臣嘗鳩聚二千隸賦京為掌書記與圖恢復共籍兵二十五萬納款於朝不幸變生肘腋事乃大謬負抱愚忠填鬱腸肺官閑心定竊伏思今日之勢朝廷一於持重以為成謀虜人利於嘗試以為得計

故和戰之權當出於彼而我特從而應之是以燕山之和未幾而京賊之圖急城下之盟方成而兩宮之狩遠棧檜之和反以滋逆亮之狂彼利則戰倦則和詭譎狙詐我實何有惟是張復符離之師甫有生氣雖勝不慮敗事非十全然計其所長方諸既和之後投閒踈躡猶未若是之酷而不識兵者徒見勝不可保之為害而不悟夫和而不可恃為膏肓之大病亟遂斷舌以為深戒臣竊謂恢復自有定謀非符離小勝負之可懲而朝廷公卿過慮不言兵之可惜也古人言不以小挫而沮吾大計正以此耳恭惟皇帝陛下聰明神武灼見事幾雖光武明謀憲宗果斷所難比擬一介醜虜尚勞宵旰此正天下之士獻謀劾命之秋臣雖愚且陋何能有知徒以忠憤所激不能自己以為今日虜人寔有契之可乘而朝廷上策惟預備乃為先患故登竭精懇不自忖量撰成禦戎十論名曰美芹其三言虜人之契其

七言朝廷之所當行先審其勢次察其情復觀其釁則故之虛實名既詳之矣然後以其七說次第而用之虜固在吾目中惟陛下山一之神沉先物之幾志在必行无惑屢議庶乎雪耻酬百主除兇報千古之烈无遜于唐太宗與冠軍舉衣復韓侯雖越職之罪難逃野人美芹而獻於君亦愛主之誠可取惟陛下故其狂僭而憐其愚忠斧鑕餘生實不勝幸萬幸萬之至

審勢

用兵之道形與勢二不知而一之則沮於形眩於勢而勝不可圖且坐受其禁矣何謂形大小是也何謂勢虛實是也土地之廣財賦之多士馬之眾此形也非勢也形可舉以示威不可用以必勝譬如轉砮于眾仞之山轟然其聲冤然其形非不大可畏也然而整面木拒未容於直遂有能迂回而避禦之至力設形禁則人得跨而踰之矣若夫勢則不然有器必可用有用

必可濟譬夫注矢石于高牆之上操縱自我不係於人有軼而過者抨擊中射惟意所向此實之可慮也自今論之虜人雖有敵若可畏之形而无矢石必可用之勢其舉以示吾者持以威而疑我也謂欲用以求勝者固知必未必能也彼欲致疑吾且信之以為可疑彼未必能吾且意其或能是未詳夫形勢之辨耳臣請得而條陳之虜人之地亦東薄於海西抵於夏南抵于滄北極于蒙地非不廣也虜人之財筮兵于民而無養兵之費斯恩於郊而無泛恩之賞又輔之以歲幣之相仍橫斂之不恤則財非不多也沙漠之地馬所生馬射御長技人皆習焉則其兵又不可謂之眾矣以此之形特出而震我亦在所可慮而臣獨以為不足恤者蓋虜人之地雖名為廣其寔易分惟其无事兵以刑制若可糾合一有驚擾則忿怒紛爭割據蜂起辛巳之變肅端巴反於遼開趙反于密魏勝反于海王友直反于魏賦京

反于齊魯親而為王又反于燕其餘紛紛所在皆是此則已然之明驗是一不足慮也虜人之財雖多為多其寔難恃得吾歲幣惟金與帛可以備賞而不可以養士中原廉潔可以養士而不能保其尤夫蓋虜政龐而官吏橫常賦供億民租可支意外而有需公實取一而史七八之民不堪而叛叛則財不可得而反其資是二不足慮也若其為兵名之白多又實難調而易潰且如中原所發謂之大漢軍者皆其父祖殘于蹂踐之餘田宅廢于掘刺之酷怨憤所積其心不一而沙漠所發者越在萬里之外雖其數可以百萬計而道里遼絕資糧器甲一切取辦於民賦輸調發一歲而不可制始逆亮南寇之時皆是誅脇酋長破滅資產人乃肯從未幾中道竄歸者已不容制則又三不足慮也又况虜廷今用事之人權以契丹中原江南之士上下情防議論齟齬非如前日粘罕兀末輩之叶且骨肉間僭殺成

風如關雎許王以庶長出守於汴私收民心而嫡少嘗慕之于此豈能終以先事者哉我有三不足慮彼有三無能為而重之以有腹心之疾是始自保之不暇何以謀人臣抑聞古之善觀人曰者如良醫之切脉知其受病之處而逆其必殞之期初不為肥瘠而易其智官渡之師表紹未遽弱也曹操見之以為終且自斃者以嫡庶不定而知之咸陽之都會稽之游秦尚自強也高祖見之以為當如是矣項籍見之以為可取而代之以民怨已深而知之蓋國之亡未如民怨嫡庶不定之為酷虜今並有之欲不亡何待臣故曰形與勢異惟陛下實深察之

察情

兩敵相持无以得其情則疑疑故易駭駭而應之必不能詳有得其情則定定故不可惑不可惑而聽彼之自擾則權常在我而敵實受其弊矣古之善用兵者非能務為必勝而能謀為不必勝蓋不可

勝者乃所以徐圖必勝之也我欲勝彼亦志于勝誰肯處其敗勝敗之情戰于中而勝敗之機未有所決彼或以兵來吾故謂其張虛聲以耀我乎彼或以兵適吾故謂其非匿形以誘我乎是時未敗也然則如之何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定故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審故地能定而審敵情雖萬里之遠可坐察矣今吾藏戰于守未戰而嘗為必戰之待寓勝于戰未勝而嘗有必勝之理彼誠虛聲以耀我我以靜應而不輕動彼誠匿形以誘我我有素備而不可以乘勝敗既不能為吾亂則固神閒而氣定矣然後徐以吾之心度彼之情吾猶是彼亦猶是南此雖有異慮休戚豈有異哉虜人情偽臣嘗熟論之矣譬如狂狗為心不肯自閉擊之則吠吠而後却呼之則馴馴必致望蓋吠我者忌我也馴我者狎我也彼何嘗不欲戰又何嘗不言和惟其竇欲戰而乃以和狎我惟其竇欲和而乃以戰要我此所以和

無定論而戰無常勢也尤不可以不察曩者兀末之死固嘗嘆其位使與和曰韓張劉岳近皆習兵恐非若輩所敵則是其情負欲和矣然而未嘗不進而求戰者恐出于忌我而要我也劉淵之廢置常慮無以守中原則請劉三京置之殺亮常懼吾有問罪之師則又謀劉三京而遷梓宮亮之殞廢又嘗緩我追敗之師則復謀劉白溝河以丈人行事我是其情亦真欲和矣非詐也未幾置之所劉視吾所守之人非其敵則不復踵而復取之亮之所謀規吾遺留之使知其無能為則中綴而萌卒已之逆棄之所謀悟有班師之失无意於襲則又反覆於有意外之請夫既云知矣而復中輟者蓋用其狎而謀勝於我也今日之事按諸虜情是有三不敢必戰三必欲嘗試何以言之空國之師高壁不遠彼必不肯再用危道萬一猖獗持不遇調沿邊戍卒而已戍卒豈有能必其勝此一不敢必戰也海泗唐鄆等吾既得之彼用師三

年而无成則各有攻守之士而唐人已非前日之比此二不敢必戰也契丹諸胡側目于其後中原之士扼腕于其前令之雖不得從從之未必不反此三不敢必戰也有三不敢必戰之刑懼吾之窺其弱而絕歲幣則其勢不得不張大以要我此一欲嘗試也貪而志欲得其求不能充其所欲心惟務于僥倖謀不敗于萬全此二欲嘗試也且彼誠欲戰耶則必不肯張皇以速我之備且如逆亮始謀南寇之時劉麟蔡松年一探其意而渠之則麟逐而松年鳩惡其露機也今誠必戰豈欲人逐知之乎彼誠不敢必戰耶貪殘无義忿不顧敗彼何所恤以母之親兄之長一忤其意一利其位亮猶試之何有于我况今沿海邊疆沿淮治其包藏禍心有隙皆可投敵謂之終遂不戰乎大抵今彼雖无必戰之心而吾亦不可不防其欲嘗試之舉彼于高麗西夏氣足以吞之故于其使之至也怛然待之而无他惟吾使

禽之去則多方腆鮮曲意防備如人見牛羊未嘗作色而遇虎豹則厲聲奮臂以知之此又足以見其深有忌于我也彼知忌我獨無忌哉我之所忌不在于虜欲必戰而在于虜幸勝以踰淮而遂守淮以困我則吾受其病矣禦之之術臣具于守淮篇昔者賂布之心為身而不顧後必出下策薛公知之以告高祖而布遂成擒先零之心思漢而疑罕斤解仇結約充國知之以告宣帝而先零自速敗薛公充國非有風角鳥占之勝枯莖朽骨之技亦惟心定而慮審耳朝廷心定而慮勝何情不可得何功不可成不求敵情之知而觀彼虛聲詭勢以為進退者非特重困吾且失夫制勝之機為可惜臣故曰知進之情而為之處者綽：乎具有餘矣

觀覽

自古天下離合之勢常係乎民心民心叛服之由實基于喜怒

忿怒之方形視之若未休戚喜怒之既積離合始決而不可制其何則喜怒之情有血氣者皆有之飽而愉暖而達遠使之飢寒則怨仰而事俯而有遠使之捐棄則痛冤而求伸忿而求泄至于無所控告則怨思深痛鉅而怒思服則合叛則離秦漢之際離合之實於此可以觀矣秦人之法慘刻疑密而漢則破觚為圓與民休戚天下不得不漢而怒秦秦人則役繁賦重不恤而漢則寬仁大度務從簡約天下不得不喜漢而怒秦怒之方刑秦自若也怒之則憤則喜而有所屬秦始不得自保遂離而合于漢矣方今中原之民其心果何如哉二百年為朝廷赤子耕而食蠶而衣富者安貧者濟賦輕役寡求得而欲遂一染腥膻彼視吾民如醜妾之御嫡子愛憎自殊不復顧惜借方割之時彼守未固此訥未定猶勉強姑息以示恩特肆誅戮以賈威既久稍玩真情遂出分州縣半是胡奴分明植黨仇滅中華民有不平訟之於官則

胡人勝而華民則飲氣以茹屈田儻相隣胡人則強而奪之華民相穉胡人則盜而有之民之至愛者于孫簽軍之令下則貧富不問而丁壯必行民之所惜者財力營築饋餉之役與則空室以往而休息先期有常產者困害先置雖者凍餒民初未敢遽叛者猶拘于苟且之安而謀于積威之末辛己之歲相廷以興矯首南望思愛舊主者怨已深痛已鉅而怒已盈也逆亮自知形禁勢格巢穴回逆思狂謀先成而窺身先所故疾趨淮上僥倖一勝以謀濟中原之心而求歸也此机不一再而朝廷慮不及此中原義兵亦潰散吁甚可退惜也今而觀之中原之民業嘗叛虜：人必不能釋然于其心而吾民亦豈能自安而无疑乎疑則慮患深操心危是以易動而輕叛朝廷未有意于恢復則已誠有意焉若莫於無事之時張大聲勢以聳之使知朝廷有僅其可恃之資存撫新附以誘之使知朝廷有不忘中原之心如是

則一旦發急復相轉相告諭分然而起爭為吞之惡兵又況今日中與之民非昔日中原之民曩者民歸于治而不知兵不意之禍如蜂蟻作于懷袖知者不暇謀勇者不及怒自亂離以來心安于斯代而力闢于攻守虜人雖暴有王師為之援民心堅其馮婦雖懷其為士笑之孟子曰為湯武驅民者樂與紂也臣亦謂今日之中原離合之釁已開虜人不劫則已誠劫焉是特為陛下驅民而已惟靜以俟之彼不亡何待

自治

臣聞今之論天下者皆曰南北之勢定矣吳楚之脆弱不足與爭衡于中原臣之說曰古今有常理夷狄之腥穢不可以久安于華夏夫所謂南北定勢者粵自漢鼎之亡天下離而為南北吳不足以取魏而晉足以併吳晉不能以取中原而陳亦既弊于隋與夫藝祖之取南唐取吳越天下之士遂以為東南地兵

勝將非命世之雄其勢固至于此吾見魏盧東郭魏俱楚而已臣以為吳不能以取魏者蓋孫氏之割據曹氏之猜雄其德本先以相過而西蜀之地又分于劉備雖願以兵窺魏勢不可得也晉之不能取中原者一時諸戎皆有豪傑之風晉之強臣方內自專制擁兵上流物報問焉自治如此何暇謀人宋齊梁陳之間其君臣又皆以一戰之勝茂其君而奪之位其心蓋僥倖于人之不我攻而所以攻人者皆自固也至于南唐吳越之時適當聖人之興理固應爾无足怪者由此觀之所遭者然定勢也且方今南北之勢較之彼時亦大異矣地方萬里而劫于夷狄之一姓彼其國大而上下交征政靡而華夷相怨平居无事亦規三然操倣古聖賢太平之事以亂其耳目是以其國可以言靜而不可以言動其民可與共安而不可與共危非如晉末諸戎四分五裂若周秦之戰國唐季之藩鎮皆家自為國國自

為教而貪殘吞噬割悍勁勇之習純用而不雜也且六朝之君其祖宗德澤遠矣秦漢之殊志而中原之眷戀依依而不去者又非得為今日此臣故曰彼時南北之勢大異矣當秦之時關東強國莫楚若也而秦楚相遇動以數十萬之眾見屠一秦君為秦虜而地為秦墟自當時言之是南北勇怯不敵之明驗而項梁乃能以吳楚子弟驅而之趙救鉅鹿破章邯諸侯之軍十餘壁皆莫敢動觀楚之戰士先不當十諸侯之兵皆人謂楚卒以秦軍入函谷焚咸陽殺子嬰又是可以南北勇怯論哉方懷王入秦時楚人言之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夫豈彼能逆知其事之必至于此耶蓋天道好還亦以其理而推之耳故臣直取古今常理而論之夫所謂古今常理者逆順之相形盛衰之相尋如符契之必同寒暑之必至今夷狄所以取之者至逆也然其所居者亦感矣以順居感猶有哀焉以逆居感固无哀于臣之所

謂理者此也不然齊夷之長而據有中夏于孫又有泰山萬世之安古今豈有是事哉今之議者皆痛懲往者之事而劫于積威之後不推項籍之亡秦而恨以蔡謨之論晉者以籍口是猶懷千金之璧不能幹營低昂而還尾于賊夫懲懷蛇之毒不能詳覈真偽而號魄于雕弓亦已過矣故臣願陛下姑以光復舊物而自期不以六朝之勢而自卑精心強力日與二三大臣講求古今南北之勢知其不倖而不為之惑則臣固當為陛下言自治之策今之所以自治者不勝其多也官吏之感否民力之優困財用之豐耗士卒之強弱器械之良苦邊備之廢置此數者皆有司之事陛下亦次第而行之臣不能悉舉也願今有大者二陛下知之而未果行大臣難之而不敢發者一曰絕歲幣二曰都金陵臣聞今之所以待虜以締計曰二百萬餘以天下之大而為生靈社稷計曾何二百餘萬之足云臣不為二百餘萬

得也。後唐金陵在大江之南，而其形勢相去亦無幾矣。豈以是數百里之遠而遠有強弱之辨哉？臣不為數百里計也。然而絕歲幣則財用未可以遽富，都金陵則中原未可以遽復。是二尺童子之所知，臣之區區以為是言者，蓋古之英雄推亂之君必先內有以作三軍之氣，外有以破敵人之心。故曰未戰養其氣，又曰先人有奪人之心。今則不然，待敵則恃驕，好於全帛之閒立國，則借形勢于湖山之險，望實俱喪，莫此為甚。使吾內之三軍習知其上之人畏法退避之如是，以為夷狄必不可救，守必不可恃，雖有劉心勇氣亦銷鑠委靡而不振，臣不知緩急將誰使之戰哉？借使戰其能必勝乎？外之中原民心以為朝廷置我于度外，謂吾無事，則知自備而已。有事則將自救之不暇，向之袒臂疾呼而促逆亮之斃為吾嚮應者，他日必无若是之捷也。如是則敵人將安意肆志而為吾患，今絕歲幣都金陵其形必

至于戰天下有戰形矣。然後三軍有所怒而思奮，中原亦有所恃而思亂。陛下問取其二百餘萬緡者，以資吾養兵實勞之費，豈不為朝廷之利乎？然此二者在今日未可遽行。臣觀虜人之情，玩吾之重戰而所求未能充其欲，不過一二年必以戰而要我。苟固其要我而遂絕之，則彼亦將自沮而權固在我矣。議者必曰朝廷全盛時西北二虜亦不免于賂，今我有天下之半而虜倍西北之勢，雖欲不賂得乎？臣應之曰：是趙之所以待秦也。昔者秦攻邯鄲而去趙將，割六城而與之，和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手抑其力尚能進，且愛我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矣。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力，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不能攻，以資之，是助秦自攻也。臣以為虞卿之所以謀趙者是今日之勢也。且今日之勢，議者固以東晉自卑矣。求之於晉，彼亦何嘗退金陵，輸歲幣乎？臣竊觀陛下聖文神武同

符祖宗必將陵跨漢唐，雖答異類，然而為種，豈能常？久居此者，予臣願陛下酌古以御今，毋惑紛紜之論，則恢復之功可以必其有成。古人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又曰：作屋道邊，三年不成，蓋謀貴眾，斷貴獨，惟陛下深察之。

守淮

臣聞用兵之道，無所不備，則有所必分。知所必守，則不必皆備。河則精兵驍騎十萬之屯，山峙雷動，其勢自雄。以此為備，則其誰敢來？離屯為十屯，不過萬力，寡氣沮，以此為備，則備不足恃。此輩屯分屯之利害也。臣嘗觀兩淮之戰，皆以備多而力寡，兵備而氣沮，奔走于不必守之地，而嬰虜人遠聞之鋒，故十戰而九敗。而所以得畫江而守者，幸也。且今虜人之情，臣固已論之矣。要不過以成兵而入寇，幸成功而先內禍，使之踰淮，將有民而撫之，有城而守之，則始足以為吾患。夫守江而表淮，吳陳南唐之事可

見也。且我入彼出，我出彼入，曠日持久，何事不生？曩者兀朮之將曰韓常，劉豫之相曰馮長，蓋者皆嘗以是漢之詎，知其他日之計，終不出于此乎？故臣以謂守淮之道，先懼其必來，當使之兵交而亟去，无幸其必去，當使之他日必不敢犯也。為是策者，在于彼能入吾之地，而不能得吾之戰，彼能攻吾之城，吾能出破之地，然而非滿蒙力專，則不能也。且環淮為郡九，幾為郡之屯，幾退淮而江為重鎮，曰鄂渚，曰金陵，曰京口，以至于行都，危蹕之兵，其將皆有定營，其營皆有定數，此不可省也。環淮必欲皆備，則是以有限之兵，而用無所不備之策，兵分勢弱，必不可以折其衝。以臣折之，不若聚兵為屯，以守為戰，庶乎虜來不謂以為吾憂，而我進乃可以為復志也。聚兵之說，如何虜人之來自淮而東，必道楚以趨揚，自淮而西，必道淝以趨真，與道壽以趨和，自荆而東，必道襄陽以趨荆，今吾擇精騎十萬，分屯于山陽、淝、梁、襄

陽三處而于揚或加置一大府以督之虜攻山陽則堅壁不戰而
虛貯貽高邗以餌之使梁分其半與督府之兵橫擊之或屯向
道或還歸途虜併力于山陽則襄陽之師出唐鄧以擾之虜攻豫
梁則堅壁勿戰而虛虛壽以餌之使山陽分其半與督府之兵亦
橫擊之虜併力于豫梁而襄陽之兵亦無虜攻襄陽則堅壁勿戰
而虛鄂復以餌之虜無所獲亦將聚淮北之兵以併力于此我則
以梁梁之兵制其歸而山陽之兵自沫陽以擾沂海此正所謂不
恃敵之不暇攻而恃吾能攻彼之所必救也臣竊謂解穰亂紛糾
者不控券救聞者不傳檄北元持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矣昔人
用兵多出于此故魏收相攻齊師救趙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則魏兵
釋趙而自救齊師因大破之于桂林後唐莊宗與梁相持于揚劉
德勝之間蓋嘗感而不勝其後用鄧崇韜之策七日入汴而梁亡
其家形勢從古已然議者必曰我知持虛以進彼亦將調兵以拒

此過其實未見其虛是大不然彼沿邊為守其兵不過數萬既已
厚屯于三城之衝其餘不容復多兵少而力不足謂能當我全師
者又非其所慮也又况彼縱得淮而民不服且有江以為之阻則猶
未足以為利我得中原而葦壺迎降民心自固且將不為吾守乎如
此則在我者甚堅而在彼者甚瑕全吾所堅攻彼所瑕此臣所謂
交兵而必亟去兵去而不故復犯者此也嗚呼安得斯人而與之
論天下也哉

七田

趙克國論備邊之計曰湟中積穀三百萬斛則羌人不敢動李廣
武為成安君謀曰要其輜重十日不至則二將之頭可致者此言
用兵致勝以糧為先轉餉給軍以通為利也彼欲使糧足而餉先
聞絕之憂惟屯田為善而屯田蓋亦難行國家經畫于今數年而
曾未覩夫寔效者所以驅而使之耕者非其人所以為之任其責

昔非其史故利未十百而害已千萬矣名曰屯田其實重費以
敵怨也何以言之市井無賴小人惟其懶而不事而迫于飢寒
故甘捐強于軍伍以就衣食而苟閑縱一旦警急環甲操戈以
當矢石其固悍然自矜曰向者吾無事而幸飽煖于官令焉官
有事而責死力于我且戰勝猶有累資補秩之望故安之而不辭
今遽而使之屯田則是無事而不免耕耘之苦有事而又履夫攻
守之危彼必曰吾能耕以食豈不能從富民租佃以為生而輕失
身子黥戮上能驅我于萬死豈不能捐穀帛以養我而重役我以
卒勤不平之氣无所發洩在敵敵則邀奪民田脅掠酒肉以肆无
稽踐行陳則呼憤扼腕疾視長上而不為用且曰吾自耕自食官
何用我焉是誠未覩夫享成之利也鹵莽滅裂徒費糧祇見有
古未聞獲利此本為策之善如臣之說則曰向者之兵怠惰而不
盡力向者之糧苟且而應故事不如籍歸正軍民墾為保伍擇歸

正不墾務官擇為長貳使之專董其事且彼自虜中被簽而來耕
耨之事蓋所素習且其生同鄉井其情相得上令下從不至生事
惟官之計其間田頃畝之數與夫婦正軍民之目土人已占之田
不更動搖以重驚擾歸正之人家給百畝而分為二等為之兵者田
之所收則盡以予之為之民者十分稅一則以為山荒賑濟之儲
至墾具根種之法一切遵舊使種植桑麻蓄蠶麻以為歲時伏
臘婚嫁之資彼必忘其流徙便于養生無事則長貳為勸農之官
有事則長貳為主兵之將許其理為資政久于其任使得悉于教
勸而委守臣監司覈其勞績奏與遷秩而不限舉主人執不更相勸
勉以赴功名之會哉且今歸正軍民散在江淮而北方之人例以異
視視之不幸而主將亦以其歸正則求自釋于廟堂又痛事形述
愈不加卹間有挾不平出怨語重典已繫其足矣所謂小名目者
仰奉給而為活胥吏沮抑何嘗以時得嗚呼此誠可憫也誠非朝

廷所以懷誘中原忠義之術也。聞之曰：因其不足而利之，利未四
五而恩踰九上。此正屯田非特為國家便，而且亦為歸正軍民之
福。試者必曰：歸正之人常懷其心，羣而聚之，慮復生變，是大不然。
也。且和親之後，松江歸正軍民官吏，夫所以撫擊之，意相板北歸
者，莫計當時邊吏亦皆聽之，而莫為制。此豈獨歸正人之罪，今之
由者既少矣。史為屯田以處之，則人有產而上無重斂，彼何苦
叛去以甘虜人橫暴之誅哉？若又曰：恐其富強，且人惟不自聊
賴，乃攘奪以苟生，誠豐饒矣。何苦若是飢者易為食，必不然也。誠
使宋爾疎而遠之于江外，不猶于愈聚乎？內而重驚擾乎？且天下
之市，遠處其苦而不敢求其利，亦不可言智矣。蓋今所謂御諸軍
者，侍之素厚而養之素優，故論則不可復使，此甚易曉也。若夫
州郡之卒，異于是，彼非天子爪牙之故，可以勞之而不怨，而其大
半出于農桑失業之徒，故狎于野而不怨，往年嘗獵于丁壯，勁

勇者為一軍，其臣以為可革，徒此軍視歸正軍民之數倍而發之。
使阡陌相連，戶舍相望，並耕并雨，准之間，彼其名素賤，必不敢僂
視歸正軍，而媒怨而歸軍，正民視之，猶江南之兵也，亦必有所忌
而不敢逞勢，足以禁歸正軍民之變，足以盡屯田之利，計有出于此
者乎？昔商之頑民，相率為亂，周公不誅而遷之洛邑，曰：商之功臣，乃
滔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其後康王命畢公，又曰：不滅厥戚，民罔
攸勸。始則遷其頑而教之，終則擇其善而用之，聖人治天下，未嘗絕
物，固如此。今歸正人聚于兩淮，而屯田以居，其勞績而祿秩以
誘之內，以節冗食之費，非以省轉餉之勞，以銷禁鴛之變。此正周人
待商民之法，秦人使人自為戰之術，而井田兵農之遺制也。况皆吾
舊赤子，非如商民在周之有異念，術而使之，天下豈有不濟之事哉？

致勇

臣聞行陳無死命之士，則將雖勇而戰不能必勝，邊陲无死事之將。

則相難賢而功不能必成，將猶卒，隋無事則已有事，則其獎猶尔。
則望敵先遁，臨敵遂奔，幾何而不敗？國家事人君責成于宰相，宰
相身任乎天下，可不有以深探其情而逆為之處乎？蓋人莫不重
死，惟有以致其勇，則情者奮騰者聲，而凡有所不敢避，嗚呼！此正
故鼎天下之至術也。致之如何？曰：將帥之情，與士卒之情異，所
以致之之術，亦不可得而同。何則？致將帥之勇，在于均任而投其
所忌，肯爵而激其所慕，致士卒之勇，在于寡使而紓其不平，速賞
而明其已亡，臣請得而備陳之。今之天下，其弊在于儒臣不知兵
武，臣有以要其上，故閭外之事，朝廷所知者，勝與負而已。所謂當
進而退，可攻而守者，則朝廷有不及知也。彼其意蓋曰：平時清要
儒臣任之，一旦據攘而使，我復矢石，吾且幸富貴矣。豈不能遠巡
田變而兩賊以固位乎？向者淮上之師，有遠延而避虜者，是其事
也。臣今欲已朝廷于文臣中，擇其廉重通敏者，每軍置參謀一員，

使之陪計，議觀形勢而不相統攝，非如唐所謂監軍之比。彼為將
者，心有所忌，而文臣亦因之，議行陳戰守，緩急均可以備邊城之
寄。將帥有可進而攻之便，彼知縉紳之士，亦識兵家利害，必不敢
依違養賊，以自封而遺國家之患。此之謂均任而投其所忌。凡人之
情，未得志則冒死亡以求富貴，已得志則保富貴而重其生。古人論
御將者，以才之大小為辨，謂御大才者如養驥，御小才者如養鷹。
夫然，今之將帥，豈皆其才大者要之飽則飛去，亦有如鷹者焉。向者
如縣海道之帥，有得一邑破數艦而遽以節越使相與之者，是其事
也。臣欲已朝廷斯重爵命，齊量其功等第，而與之，非謂无子之謂
徐以予之，且欲使之常疊，然有故，燕未足之意，以要其後，勅而戒
諭文吏，非有節制相貽者，必以資給為禮，與左遷人均毋使如正使
選郡者，間有趨伏堂下之，如唐以金紫而執役之數，彼被介冑者，知
一爵一命之可重，而朝廷无左右選責賤之別，則亦於持奮厲，盡心

于朝廷而帝尊榮之麗此之謂貴爵而激其所慕營幕之間飽煖
有不充而王將歌舞无休時鋒鏑之下肝腦不敢保而主將雅容
于帳中此亦危且勤矣而平時又不與之休息以養其力至使之
解土運甃以營私室而肆鞭撻彼之心懷憤挾怨惟恐天下之無
事以求所謂快意肆志者而邀其上誰肯挺身効命以求勝哉
兵法曰視卒知愛于故古之賢將有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而分
勞苦臣今欲乞朝廷明勅將帥自教閱外非修營治柵名公家事
者不得私有役使以收士卒之心此之謂寡使而紓其不平人莫
不慕死亦莫不有父母妻孥之愛冒萬死幸一生所謂奇兵斬獲
者有一資半級之望朝廷較其毫釐而裁抑之賞定而付之于軍
則齊史軋之王將邀之不得利不與敵去師捷主將享友平貴而
士有一命又復沮格如此不幸而死妻離子散香火蕭然萬事
瓦解未死者見之誰不生心兵法曰軍賞不踰時而古之賢將

亦有為士卒累瘡卹孤者臣今欲乞朝廷遇有賞命特與差官
携至軍中軍中呼名給付而事死之家申勅主將曲加撫勞以
給士卒之心此之謂速賞而卹其已亡如此則驕者化而為銳情
者化而為力有不守矣守之而无不固有不攻矣攻之而无不克
凡茲數事非有難行重義朝廷何惜而不舉以收將卒他日之用
哉臣竊觀陛下向嘗訓百官以罷武臣陰恩數以優戰伐是誠有
意于激勵將卒矣然其間尚有行之而未及詳已行而旋復弛之
事欲望陛下察臣所以得于行伍之說如此而明付之宰相使之
審處而力行之庶幾有以得上下之驩心而急難不至于誤國此實
天下之至計也

防微

古之為國者其慮敵深其防志密故富不吝爵賞以籠絡天下
智勇辨力之士不欲一夫有愛怨怨怒七聊不平之心以收吾
事蓋人之有智勇辨力者皆是天民之秀傑者類不肯自己苟
人而不得見用於世小而又飢寒於其身則其求逞之志果於
毀名敗節凡可紓忿克欲者無所不至矣是以敵國相持勝負
未決一夫不平輸情於敵則吾之所忌彼知而投之吾之所長
彼習而用之投吾所忌用吾所長是殆益敵勝而遺敵資耳不
可以不察傳曰謹備於其外患生於其內此正聖人所以致深
慮而庸人以為不足慮也昔者楚公子亞臣嘗教吳乘射御而
吳得以逞漢中行說教單于母愛漢物而漢之有匈奴之憂史
傳所載此類甚多臣之為今日慮者非以匹夫匹婦可以為朝
廷重輕蓋以為泄吾之機足以增虜人之頡頏耳何則科舉不
足以盡籠天下之士而爵賞亦不足以盡廉歸附之人與夫道
寇窮民之無所歸如克報恨之無泄所泄者天下亦不能盡無
竊計其中有傑然自異而不拘小節者矣彼將甘心使首守死
於吾上地乎抑亦壞垣越柵而求釋於他域乎是未可知也臣
之為是說者非欲以聳陛下之聽而行己之言蓋亦有見焉耳
請試言其大者逆亮之南寇也海道舟楫則平江之區實為之
淮南惟秋之防而盛夏入寇則無錫之士實基之桂敬弓弩虜
兵之所不支今已為之殿司之兵比他卒為驕令已知之此數
者宜小事哉如聞皆其比歸之人叛軍之長教之使然且歸正
軍氏或激於忠義或迫於虐政故相振來歸其心誠有所慕也
前此陛下嘗許以不違矣自去年間以文來虜人間以文謀相
請索朝廷亦時有曲從其間有知詩書識義分者如解元振輩
上章請留陛下既已獲賞之矣若俗所謂泗州王等輩既行之

成得之道路言陰通為地故其親戚諸虜必務信求以此必其心有所不樂於朝廷者此若比曹維閣雖無能千里數舉發以歸之固不徒郵人之度董相越智愚不同或其亦有所謂傑然自異者志生所忍漸不可長臣願陛下廣合弘之量開言事之路許之陳說刊言言其可採以收拾江面之士明認有司時嚴察以候郵歸明歸正之人外而勅州縣史使之調除苛欲平手欲以行其逃死蓄情無所伸忍之心其歸正軍民或有再索而猶言願行者此必陰通偽地情不可測朝既無負於此輩而猶反覆若是陛下赫然誅其二亦可以絕其姦望不然則縱之而不加制玩之而不加郵恐他日萬一有知先朝張源英笑之四命近日施宜生之北走或能奴制遠郵意外之擾不可不加意為臣聞之魯公文伯死有婦人自殺於房者二人其母聞之不哭曰孔子賢人也死於魯而是不隨令死而婦人為自殺是必於其長者薄於其婦人厚讀者曰從母之言則是為賢母從妻之言則不免為婦妻今臣之論歸正歸明軍民誠恐不悅臣之說者以臣為婦妻也惟陛下深察之

文任

臣聞天下無難能不可為之事而有能為必可成之人人誠能也任之不專則不可以有成故孟子曰五穀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知稼穡何則事有操縱自我而謀之已審則一舉而可以遂成事有假借在人而謀之維審亦必持久而後可就蓋自古及於今中國患彼皆有爭勝之心聖人方調兵以正天誅任宰相以責成功非若政刑禮樂發之自己收之亦自己之易也朝而用兵夕而逆勝公卿大夫交口歸之曰此宰相之賢也明日而臨敵後日而聞不利則岸起而謀孽之曰宰相不足與折衝也作賢作佞其說不一於是人君亦不能自信欲求之立事

平之能處事雖而勝進而收皆不足以動其心而信之專期之成皆如其所料也觀大會稽之極五年而吳伐齊虛可乘也種彥如不聞人四年吳齊虛可乘也種彥肯發兵助之又二年吳伐齊不勝而種彥始獲破之可以取之種彥不取又九年而始一舉滅之蓋歷二十有三年而句踐未嘗以為進而奪其權豐沛之興秦三年漢敗於薛漢元年高帝危於鴻門又二年鯨於大賊又二年固於榮陽又五年不利於東面民平何嘗一日不從之計哉然未克於齟齬者蓋歷五年而始踴項立劉高祖亦未嘗以為疎而奪其權誠以一勝一收兵家常勢態收租勝非取之上故古之人若其信任大臣也不聞於說說圖其回人功也不郵於小節所以能責難能不可為之事於能為必可成之人而收其效也虜人為朝廷患如病疽為病根不去終不可以

為身要然其決之也必如柱及則痛亟而無後悔而其銷之也止於傳鮮則備進而終為大患病而用醫不一其言至柱及方施而傳鮮移之傳鮮未幾而柱及奪之病不已而乃醫醫呀亦自感也且樂茂有二道惟和與戰和固非上策然太上皇帝用泰稽一十九年而無異論者太上皇帝信之之篤而泰稽守之之堅也今日之事以和為可以安而臣不敢必其盟之可以保戰為不可謀而臣亦不敢必其兵之可休惟陛下推至誠疎說應以天下之事盡付之宰相使其優游無疑以悉力於圖回則可和與戰之機宰相其任之矣唐人視相府如傳舍其所成者若何事惟泰之功裝度用而李師道道刺客以殺高師度高敗而錢徽蕭使以為言憲宗信之深任之篤今狐楚之罷為中舍身進言之出為節度皆以沮謀而見疎故君以斷臣以忠而能成中興之功而頃者張浚雖未有捷亦未至大敗符離一挫

小寇險路遂以罪去恐非起句踐漢高祖唐憲宗所以任宰相
之過非特此也而戶部出納之源外而泉曹總司之計與夫
造部守臣七咸守將皆非朝夕可以責其成功者臣願陛下要
成功於軍相而使軍相責成功於計臣守將皆其各得專於職
治而以保其疆其勞績不必輕移遂則人無苟且之心樂於
奮激以自見其才一網舉眾日張天下之事猶有不辦者臣不
敢信其然也

詳議

臣聞鴻臚不鳴要非祥翁豺狼不噬要非仁致此虜人雖未動
而臣固將以論戰何則爾我非無爾虞然後兩國可恃以
定盟而生靈可恃以弭兵今彼常有詐我之情而我亦有虞彼
之備一詐一虞謂天下不至於戰者惑也明知天下之必戰則
出兵以攻人與坐而待人之攻也孰為利戰之地為速而自戰

其地者孰為得均之不克於戰莫若先出兵以戰人之地此固
天下之至權兵家之上策而微臣之所以敢論戰也詳戰之說
奈何詳其所戰之地也兵法有九地皆因地而為之勢不詳其
地不知其勢者謂之浪戰故地有險易有重輕先其易者險有
所不攻攻其重者輕有所不取今日中原之地其形易其勢重
者果安在哉曰山東是也不得山東則河北不可取不得河北
則中原不可復此定勢非臆說也古人謂用兵如常山之蛇擊
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身則首尾俱應固也若夫擊
其首尾則首應擊其身則首尾俱應固也若夫擊其首則死矣
尾雖應其庸有濟乎方今山東者虜人之首而京洛關陝則其
身其尾也由泰山而北不千二百里而至燕者虜人之巢穴
也自河大故道河朔無濁流之阻所謂千二百里者從枕席上
過師也山東之民勸勇而喜亂虜人有事常先窮山東之民天

下有變而山東亦嘗言天下禍至其所謂備邊之兵較之他處
山東疏為簡略且其地於燕為近而其民素喜亂彼方窮其民
簡其備益真誠天下之勢也哉今夫二人相搏痛心則手足無
強力兩陣相持探其營則士卒無關心故臣以謂兵出沐陽則
山東可指日而下山東已下則河朔必望風而震河朔已震則
燕山者臣將使之塞南門而守請試言其說虜人到屯置戍自
淮陽以西至於沂隴謀女真渤海契丹之兵不滿十萬關中洛
陽京師三處彼以形勢最重之地防之為甚深備之為甚密可
因其為重大之名以信之揚兵於川蜀則曰關隴秦漢故都百
二之險吾不可以不爭揚兵於襄陽則曰洛漢吾祖宗陵寢之
舊廢祀久矣吾不可以不取揚兵於淮西則曰京師吾祖宗之
寢墓不於此吾不可以不復多為旌旗全鼓之形陽為志在必
取之勢已震關中又曠洛陽又聲京師彼見吾形志吾勢以必

以十萬之兵而聚三地且沿邊郡縣亦必皆守而後可是謂無
所不備則无所不勝如此則燕地之衛兵山東之戶民中原之
發軍精甲銳兵必悉舉以至吾乃以形聲之使不得遽去以勢
留之使不得遠休則山東之地固虛邑也山東雖虛竊計青密
沂海之兵猶有數千我以沿海戰艦馳突於登萊沂密淄濰之
境彼數千兵者盡分於屯守矣山東誠虛盜賊必起吾誘羣盜
之兵使之潰裂四出而陛下徐擇一曉將以兵五萬步騎相半
致行而前不三日而至兗鄆之郊臣不知山東諸郡誰為王師
敵哉山東已定則休兵秣馬號召忠義教以戰守然後傳檄河
朔諸郡以兵躡其後此乃韓信所以破趙而舉燕也天下之人
知王師恢復之志堅虜人破滅之形著則契丹諸國如富韓麻
巴之事必有相軋而起者此臣所以使燕山塞南門而守也彼
虜人三路備邊之兵將北歸以自衛耶吾已制其歸路彼入虞

直西舊陽川前之兵本可釋而去也抑為戰與守耶腹心已潰
人自解何人將突出其背而大擊之當此之時陛下築城而
降其兵亦可驅而之北反用其鋒亦可縱之使歸不虞而後擊
之亦可世知天下不足定也然海道與三路之兵將不必皆勇
士不必皆銳蓋臣將以海道三路之兵為正而以山東為奇奇
者以儲正者以弱弱者率制之師而其情未定也為我毀敵為
我毀身不可勝數而終不毀悔豈可使之帖然受制於人而無
所泄其憤惻然相疎於我而無所改其情紹興隆興廢欲候復
而不就蓋謀國大臣握兵諸將之過而非中原之難下也中原
難下當在他時日愈久則情愈哀情哀則相視如路人甚則相
戾如仇讐此則中原難下之時也宣和取燕山契謂吾師曰西
人只道燕雲是我故地不道屬我已二百餘年能無許久君臣
之情今日但當死關故派易二州之外其餘皆忍然也他時中
原故應有此氣象有此氣象則難圖矣假使不與夷虜相安則
恐當有草萊豪傑起而收之今日雖有豪傑亦未能收何者人
情未定我則知有我不知有他從我則能行捨我則不能立故
豪傑睥睨而不收發舉必待我而後可動雖使有王郎赤眉亦
託漢為名則借漢為重是已其權已在漢也權在漢則終當為
漢何者偽不敢真也今陛下握夷虜與亡之權制豪傑從違之
命而或者以謂假彼為難陛下過聽而未決是以未嘗有以的
然可指之形判然不可易之理而告陛下者也臣謂今日有事
於中原以十分為率而計之六分用中原攻全人強者必取之
兵也古之用兵者唐太宗其知此矣嘗曰吾觀行陣形勢每陣
必使弱常過強強常過弱敵過吾弱追奔不過數十百步吾擊
敵弱常突出自背反攻之是以必勝此特太宗用之於一陣間
耳臣以為天下之勢進實擊虛不過如是苟曰不然必將驅堅

已之歲山東之變亦大矣然終無一人為朝廷守尺寸土以基
中興者何也且之說曰北方郡縣可使為兵者皆鋤犁之民可
使以用兵而成事者非軍府之鯨卒則縣邑之弓兵也何則鋤
犁之民寡謀而易聚懼收而輕敵使之堅戰而持久則敗矣若
大鯨卒之與弓兵彼皆居行伍走官府皆知指呼號令之不可
犯而為之長吏者戰守其部曲亦稔其賞罰進退之權建炎之
初如孔彥舟李成輩殺長吏驅良民膠固而不散者皆此輩也
然卒已之歲何以不變曰東北之俗尚氣而恥下人當是時
京王及直輩會臂醜已先之而起彼不肯使首聽命以為
天下故寧嬰城而守以瀕王師而自為功也臣嘗揣量此曹間
有家傑可與五事者然虜人薄之而不以戰自非土木之興藥
官史之呵衛皆不復用彼其思一旦之變以逞夫平昔悒悒勇
悍之氣抑甚於鋤犁之民然而計深慮遠非見王師則未肯輕

發陛下誠以兵入其境彼將開門迎降惟恐後耳得民而可以
使之將得城而可以使之守非於此為擇之未見其可也故臣
於詳戰之末而備論之

附錄

上光宗疏

臣竊見朝廷行用會子以來民間爭言物貨不過軍伍亦謂請
給損減以臣觀之是大不然蓋會子本以便民其樂之所以至
此者蓋由朝廷用之自輕故耳何謂本以便民世俗徒見銀可
貴而楮可賤不其寒不可衣飢不可食銅楮其實一也今有人
持見錢百千以市物貨見錢有船載之勞物皆有低昂之樂至
會子奉藏提攜不勞而運百千之數亦無虧折以是較之豈不
便于民哉何謂朝廷用之自輕佳時應民間輸納則令見錢多而
會子少官司支散則見錢少而會子多以故民間會子一貫換六
百一二十足軍民嗷嗷道路嗟怨此無他輕之故也近年以來民
間輸納用見錢會子見錢中半向之來則會子自貴蓋換錢七百
有奇矣此無他稍重之故也古謂將欲取之必固予之豈不信哉
臣以為今諸軍請給微薄不可復令虧折故願陛下重會子使
之貴于見錢若平居保會子一貫可以變轉一貫有餘所得雖
微物情自喜緩急之際不過多印造會子以助支散百萬財賦
可一朝而辦也臣嘗深求其弊夫會子之所以輕者良以印造
之數多而行使之地不廣今所謂行使會子之地不過大軍之
所屯駐與畿甸之內數郡耳至于邨鎮鄉落稍遠城郭之處已
不行使其他僻遠州郡又可知也臣愚欲乞姑佳印造正以見
在數世之諸路先明降指揮自淳熙二年以後應福江湖等路
民間上三等戶租賦並用七分會子三分見錢輸納民間買賣
田產價錢悉用錢會中半仍明載于契或有遠度許兩交易并
牙人陳新官司以準折受理僧道輸納免于錢亦以錢會中半
以臣計之諸路所入會子之數雖不知其多寡姑以十萬為率
論之其已輸于官者十萬藏之于家以備未者輸納又十萬商

賈因而以會子與賊往來于路者又十萬是因遠方十萬之數而泄畿內會子三十餘萬之數也况其數不止于此哉會子之數有限而求會子者先窮其勢必求買于七駐大軍去處如此則會子之價勢必踴貴軍中所得會子比之見錢又有贏餘而會子豈不重哉行一二平路之民雖于軍伍市井收買亦且不給然後多行印造令諸路置務給賣平其價直務得見錢而已則民間見錢將安歸哉此所謂將欲取之必固予之之術也然臣所慮者法行之初僻遠州郡會子尚少高其會子之價紐見錢令人戶準折輸納及其解發却以見錢于近裏州郡收買取其贏餘以資妄費徒使民間有增賦之名而會子无流通之理臣愚欲乞責之諸道提領轉運立為條約日以察部內之不奉法者瑛得其人嚴置典憲以示懲戒如此則无事之時軍民無會子之弊緩急之際朝廷无之興之憂其利甚大

論荆襄上流為東南重地

臣竊觀自古南北之分北兵南下由兩淮而絕江不敗則死由上流而下江其事必成故荆襄上流為東南重地必然之勢也雖然荆襄合而為一則上流重荆襄分而為二則上流輕上流輕而南北之所以為成敗也六朝之時資實居揚州兵甲居上流由襄陽以南江州以西水陸交錯壤地千里屬之荆州皆上流也故形勢不分而兵力全不事表伏而國勢安其後荆襄分而梁以亡是不可不知也今者上流之備亦甚固矣臣獨以為緩急之際猶泛然未有責陛下之責者臣試言之假設虜以萬騎由襄陽而南下衝突上流吾軍倉卒不支陛下將責之誰耶責襄陽軍帥則曰虜以萬騎衝突臣以步兵七十當之襄陽戍兵入隊可戰之人猶未滿此數大軍在鄂聲援不及臣以欲力戰眾寡不敵是非臣之罪也責鄂諸君則曰臣聞朝警夕就道卷甲而趨之日且百里未至而襄陽不支矣是

非臣之罪也責襄陽守臣則曰守臣也知守城而已軍則有帥戰而不支虜騎衝突是非臣之罪也責荆南守臣則曰荆與襄兩路道里相連去甚速襄陽之不支虜騎衝突是非臣之罪也彼人人皆以是辭來朝廷固無辭以罪之也然則上流之重果誰任其責乎陛下胡不自江以北取襄陽諸郡合荆南為一路置一大帥以居之使壞地相接形勢不分首尾相應專任荆襄之責自江以南取辰沅靖澧常德合鄂州為一路置一大帥以居之使上流江陵下連江州接艦相望東西聯亘可前可後專任鄂渚之責屬任既專守備自固緩急之際彼且无辭以逃責如此上流之勢固不重哉外不失兩路之名內可以為上流之重陛下何憚而不為地消息之運乎周之難也周不能合秦為驅除漢故合之漢之難也漢不能合魏為除驅晉故合之唐之難也唐不能合五代驅除吾

宋合之然則已難者不必合豈非盛衰相乘萬物必然之理乎厥今夷狄物夥地大德不足力有餘過盛必衰一失其御必將豪傑並起四分五裂然後有英雄者出鞭笞天下號令海內為之驅除當此之時豈非天下方難方合之際乎以古準今盛衰相乘物理變化聖人慮之豈非深：危懼不敢自暇之時乎故臣敢以私憂過計之切願陛下安居慮危任賢使能脩車馬備器械使國家有金湯萬里之固天下幸甚社稷幸甚

論江淮疏

臣竊惟自中興以來駐蹕臨安阻江為險然江之為險須藉兩淮自古南北分離之際蓋未有無淮而能保江者然則兩淮在今日豈不重哉臣仰惟陛下垂意邊防規恢遠畧沉机先物慮无遺策然臣偶有管見慮之甚熟誠恐補萬一惟陛下寬聽蓋兩淮綿地千里勢如張弓若虜騎南來東趨揚楚西走和庐苟

兵无以断隔其中則彼東西往來其路徑直如走堦上蕩然无慮若吾兵断隔其中則彼淮東之兵不能救淮西而淮西之兵亦不能應淮東設使勢窮力蹙之際復由淮北而來則走弓之背其迂遠懸隔千里勢不相及入吾重地兵分為二其敗可立而待古之為兵者謂其勢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身則首尾相應然後其兵立于不敗之地今以兩淮地形言之則淮東為首而淮西為尾淮之中則其身也斷其身則首尾不能應明矣三國之時吳人以瓦梁堰為身築壘而守之而魏終不能勝吳者吳保其身而魏徒能擊淮西之地也五代之時南唐慮周師之來蓋嘗求吳人故迹而守之功未成而周兵至然猶遣皇甫暉姚鳳以精兵十五萬扼定遠縣負清流關而守世宗亦以藝祖皇帝神武之兵當之虜騎之來也常先以精騎由濠梁破徐州然後淮東之兵方敢入寇其去也惟除之兵為最後由此觀之自古迄今南兵之守淮北兵之攻淮未嘗不以精兵断其中也况今虜人之勢一犯吾境况其所以忌我者非戰也忌吾有兵以出其後耳一出其後則淮北之民必乱而淮北之民亦可來問而取如向之海四唐鄆是也今陛下城楚城揚于東城庐城和于西金湯此然所以為守者其矣然臣以謂兩淮之中猶未有積甲儲粟形格勢禁可以截然分断虜人首尾之慮以臣愚見當取淮之地而三分之建為三大鎮擇沉鷲有謀文武兼其之人假以歲月寬其錢糧以守之而居中者得節制東西二鎮緩急之際虜攻淮東中鎮救之而西鎮出兵淮北臨海泗以挽之虜攻中鎮則建康悉兵以救之而東西鎮俱出兵淮北以挽之東西鎮俱受兵則彼兵分力寡中鎮悉兵淮北臨海毫以挽之此蘇秦救六國之所以為守而秦人聞之所以不敢出兵于函谷關也此之紛紜：自裁其地者利害不謀矣如臣

言可採乞陛下兩府大臣并知兵將帥詳議建立三鎮去處措置施行

議建民兵守淮

臣聞事不前定不可以應猝兵不預謀不可以制勝臣謂兩淮裂為三鎮州格勢禁足以待敵矣然守城必以兵養兵必以民使萬人為兵至于城上閉門拒守財用之所資給衣食之所辦具其下非有萬家不能供也往時虜人南寇兩淮之民常望風奔走流離道路所歸宿飢寒困苦不兵而死者十之四五臣以謂兩淮民雖稀少分則不足聚而有餘若使每州為城每城為守則民分勢寡力有不給苟飲而聚之于三鎮則其民將不勝其多矣竊計兩淮戶口不減二十萬聚之使來法當半至猶不減十萬以十萬戶之民供十萬之兵全力以守三鎮虜雖善攻自非掃境而來焉能以歲月收三鎮哉况三鎮之勢左提右挈橫連縱出且戰且守以制其後臣以謂雖有兀术之智逆亮之力亦將无如之何况其下者乎故臣願陛下分淮南為三鎮預分郡縣戶口以隸之無事之時使各安其土營治生業无異平日緩急之際令三鎮之將各據所部州縣管拘本土民兵戶口赴本鎮保守老弱妻子牛畜資糧聚之城內其丁壯則授以罷甲令于本鎮附近險要去處分據寨柵與虜騎互相出沒彼進吾退彼退吾不與之戰務在奪其心而耗其氣而大兵堂：整：全力以伺其後有餘則戰不足則守虜雖動亦不能為吾患矣且使兩淮之民倉卒之際不敢流離奔走使轉徙溝壑就斃而已也

此書宋史卷之四百五十五臣僚傳上可考也
乃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五臣僚傳上可考也
臣等謹將此書所載之事實詳列於後以備參考
臣等謹將此書所載之事實詳列於後以備參考

美芹十論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舊本題宋辛棄疾撰棄疾字幼安歷城人官至龍圖閣待制進樞密都承旨卒諡忠敏是書皆論恢復之計其審勢察情觀釁三論所以明敵之可勝其自治守淮屯田致勇防微久任詳戰七論所以求己之能勝卷末又載上光宗疏一篇論荆襄上流爲東南重地疏一篇論江淮疏一篇議練民兵守淮疏一篇則後人所附入也然史不言棄疾有此書考江西通志載臨川黃兌字悅道紹興進士官至朝議大夫嘗獻美芹十策進取四論此或兌書後人僞題棄疾歟

張氏集註百將傳一百卷

(存十卷)

〔宋〕張預撰

北京圖書館藏宋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百將傳一

百卷》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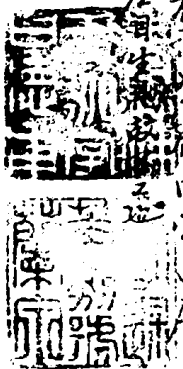
百將傳二冊如新印行者極可寶此種書在宋時只是坊刻然已精美為是又歷數百年而初無黹散之危殆真有護持之者耶蘭泉司寇去珠工其印記乃未工耳又有傳是樓一書金足為藏家增重也戊午有正閣學人記

去中頗有丹黃未去出自誰手古人性之校讀精審而不署一字其不姓名之非令人所及也



宋張預撰百將傳殘本二冊每半頁十四行二十四字卷五十四之五十八一冊六十四之六十八一冊計僅十卷玩其諸墨簇新古香古色雅緻供殘編實不虛片羽吉光之可寶後有藏者宜拱壁珍之

嘉慶丁巳小寒日題於北京濟南紫雲居
王祖時年七十有回在



張氏集註百將傳卷之五十四

陸抗

陸抗字幼節孫策外孫也遜卒時年二十拜建武校尉

吳志曰恪字元遜瑾長子恪平山越拜威北將軍封都鄉侯

赤烏中魏司馬宣王謀攻恪權方發兵應之望氣者以為不

利於是徙恪屯於柴桑南北攻守類攷曰柴桑在今江州

德化縣南之楚城鎮也吳書孫權紀曰赤烏六年司馬宣

王率軍入舒諸葛恪自皖迂于柴桑

抗臨去皆更繕完城圍葺其墻屋居廬露粟不得妄取恪入屯

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壞深以為歎建興元年拜奮

威將軍孫皓即位

吳志皓字元宗權孫和子也孫休立封皓烏程侯休薨丞相

漢陽興王將軍張布迎立皓時年二十三改元元興云

加鎮軍大將軍建興二年拜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

諸軍事治樂鄉

前漢地理志曰西陵縣屬江夏郡夷道縣屬南郡隋志樂

鄉屬竟陵郡公安縣屬南郡南北攻守類攷曰吳志陸

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李吉甫云

樂鄉城在江陵松滋縣東亦可想見其總帥鎮守之地

抗開都下政令多嚴乃上疏曰臣聞德均則眾者勝寡力侔則

安者制危蓋六國所以蕪并於彊秦齊楚所以北面於漢高也

今敵跨制九服非徒開右之地割據九州豈但鴻溝以西而已

國家外无連國之援內非西楚之彊庶政陵遲黎民未久而議

者所恃徒以長川峻山限帶封域此乃書傳之末事非智者之

所先也謹陳時宜十七條如左

鳳皇元年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

孫皓建衡三年西苑鳳凰集改明年元曰鳳凰云 吳志步

騰在西陵二十年鄰敵敬其威信卒子協嗣統騰所領協卒

子璣嗣協弟蘭繼業為西陵督加昭武將軍封西亭侯鳳皇

元年召為統帳督關東出在西陵卒被徵命自以失職又懼

有讒禍於是據城降晉遣璣與弟璠詣洛陽為任晉以闡為

都督西陵諸軍事衛將軍儀同二司加侍中假節領交州牧

封且都公璣監江陵諸軍事左將軍加散騎常侍鎮靈陵太

守改封江陵侯璠給事中宣威將軍為都鄉侯命車騎將軍

羊祜荊州刺史楊肇往赴救闡

抗聞之曰部分調軍令將軍左奕吾彥裝貴等徑赴西陵

晉書吾彥字士則吳郡吳人也 水經曰江水出峽東南流

逕故城洲注曰洲附北岸洲頭曰郭洲長二里廣一里上有

步闡故城方圓稱洲周回畧滿故城洲上城周回三里吳西

陵督步騰所築也孫皓鳳皇元年騰自關復為西陵督據此

城降晉晉遣羊祜接愛不至為陸抗所陷 南北攻守類攷

曰西陵即古夷陵也魏武平荊州分置臨江郡劉先主改為

宜都郡吳改為西陵通典云歷代常為重鎮李吉甫云陸遜

為宜都守鎮此步闡陸抗並鎮焉西陵峽山陸遜所守峽口

也荆川記曰自夷陵縣沂江二十里入峽口名為西陵峽長

二十里曾岩方切所謂三峽即其一也或曰巴東自有三峽

此即峽石也又曰州城陸抗之壘也羊祜攻之不下即此

勅軍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寇晝夜催

切如敵以至眾甚苦之諸將咸諫曰今及三軍之銳亟以攻闡

比至若至闡必可拔何事於圍而以弊士民之力乎抗曰此城

処勢既固糧穀又足且所繕備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身

攻之既非可卒克且比救必至至而無倫表裏受誰何以禦之

諸將咸欲攻闡抗每不許宜都太守雷譚言至懇切抗欲服眾

聽令一攻攻果無利圍始合

水經曰江水又東逕陸抗故城北注曰故城即山為壻四面

天險江南岸有山孤秀從江中仰望壁立峻絕北對夷陵縣之故城夷山在西北因山各縣王莽改曰居利吳黃武元年更名西陵後復夷陵云

晉車騎將軍羊祜率師向江陵

南北攻守類攷曰今江陵府也

諸將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无所憂慮假令敵沒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小如使西陵繫結則南山羣夷皆當擾動則所憂慮難言而言也吾寧在江陵而赴西陵况江陵牢固乎初江陵平衍道路通利抗勅江陵督張威作大堰過水漸漬平中以絕寇叛枯欲因所過水浮航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逼步軍抗聞使威亟破之諸將皆感屢諫不聽抗至西陽

南北攻守類攷曰今荆門軍當陽縣

聞堰敗乃收航以車運大費損功力晉巴東監軍徐嗣率水軍誼建平

晉地理志曰巴東郡漢置統縣三魚復朐勝南浦 隋地理志曰巴東郡梁置信州統縣十四其八曰巴東縣舊歸鄉也

有西陵 南北攻守類攷曰今歸州建平郡也

荆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今張威固守其城公安督孫資巡南岸禦寇水軍督留暉鎮西將軍朱瓌拒嗣身率三軍奮圍對肇將軍朱喬營都督劉基與諸將抗曰營軍中舊吏知吾虛實者五當慮慮吏兵棄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也即及易夷民日以舊將充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外抗命旋軍擊之矢石雨下肇眾傷死者相屬肇至經月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圍畜力項領伺視開隙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戒眾若將追者肇眾先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大破敗枯等皆引軍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及其大將吏

步闡傳曰孫皓使陸抗西行枯等退抗陷城斬闡等步氏泯滅云 吳志孫皓傳曰鳳凰元年秋徵西陵督步闡闡不應

據城降晉遣陸抗圍取闡眾悉降闡又同計數十人皆夷三族

自此以下所請赦者數方只脩治城圍東還染鄉貌无粉色護仲如帝故得將士歡心

晉陽秋曰抗與羊祜推橋札之好抗對遺枯酒枯飲之不疑抗有疾枯饋之藥抗亦推心服之于時以為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漢晉春秋曰羊祜既歸增修德信以懷吳人陸抗每告其邊戒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无求細益而已於是吳晉之間餘糧極畝而不犯牛馬逸而入境可宣告而取也河上獵吳獲晉晉生傷者皆送而相還抗嘗疾求藥於枯枯以誠合與之曰此上藥也近始自依未及服以君疾急故相致抗得而服之諸將咸諫抗不答孫結聞二境交和以詰於抗抗曰夫一邑一鄉不可以无信義之人而况大國乎臣不如是正足以彰其德耳於枯无傷也或以枯反為失臣節而誠之 晉鑿齒曰夫理勝者天下之所保信順者方人之所宗自今三家鼎足四十有餘年吳人不能越淮而進取中國中國不能陵長江以爭利者力均而智侔道不足以相傾也夫殘彼而利我未若利我而无殘振武以懼物未若德廣而民懷匹夫猶不可以力服况一國乎力服猶不如以德來况不制乎是以羊祜恢大同之思思五兵之則振義綱以羅強吳明兼愛以革暴俗故能德音暢而德負雲集自吳之遇敵未有若此者也抗見國小主暴而晉德方昌人積善已之善而已无固本之規百姓懷嚴敵之德闡境有棄王之慮思所以鎮定民心縉寧內外者莫若親行斯道以俾其勝傾敵而不以甲兵之力保固而不濬溝池之固信義感於寇讎丹懷於先民豈設狙詐以危賢苟已身之私名者哉由是論之賢人君子所以極世垂範舍此而取彼者其道良弘故也

加拜都護二年春就拜大司馬荆州牧三年夏病上疏曰西陵
建平固之蕃表既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沈舟順流舳舻千里
星奔電邁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懸也此乃社稷安
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番陳言以為西
陵固之西門雖大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荆
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遂卒于吳矣
吳安弟景玄機雲公領抗兵雲為裨將軍東道監天紀四年晉
軍伐吳龍驤將軍王濬順流東下所至輕克終如抗慮
陳壽評曰抗自亮籌幹威有父風奕世載美其體而微可謂
克構者哉

孫子曰城有所不攻抗違眾議而不攻西陵。又曰上兵伐謀
抗決堰以破羊祜之策。又曰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抗以舊
將易夷兵是也

論講好以寧疆場。三國中分吳最久世諸將繼破抗獨後
出有父祖風烈步蘭之誅威加敵國又與羊祜講信脩睦務
崇信義以盈疆場故晉雖強未敢輕以南伐而抗之經畫
亦不敢圖中原晉上疏曰易貴隨時傳美觀賞又曰爭帝王
之資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蔽使非國家之良策又曰昔
齊魯三戰再克而三不旋踵何則大小之勢異也况今之師
所克獲不補所喪哉宜暫息進取之規以富士民之力觀象
伺隙庶無悔吝其言如此可謂知彼知己審強弱之勢及用
兵之利害者矣病且死復論西陵建平宜增精兵固守其後
王濬順流東下如抗所慮嗚呼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
危之主也自古方乘之國有一賢將則雖弱且未危雖危且
未亡如抗之奇謀遠畧天假之年固當保據方隅綿延歷祚
豈晉人所得長驅徑擣而渡天塹之險哉戴溪

不墮羊祜之計。孫吳之後善兵者莫若孫臏其救趙也
不以兵走趙而以兵疾走大梁使趙圍自解其後救韓復用

前策兵勢多變而贖之策亦不啻其變人之所測而復以此
取勝古今解圍之法未有如贖之善者也雖百用之可也况
再用乎陸抗圍西陵羊祜攻江陵以救之亦用贖之法也而
陸抗不顧卒破西陵何也曰此祜用之不善也非贖之法不
可用也贖之法孫武所謂攻其所必救者也祜之攻江陵非
吳之必救也觀陸抗謂敵得江陵所損者小則江陵非吳之
必救明矣攻吳之所不救則西陵之圍安得解哉故曰此祜用
之不善耳非贖之法不可用也

論臣子不得外交。羊祜務以德信懷吳人與陸抗使命常
通降人欲去即以還之刻日方戰不可掩襲美則美矣而非
將軍守保境土之正法也以爲計耶卒之所以取吳者凡八
大將二十餘萬人舟師數千里戰勝攻克非吳人感祜懷徠
之恩而自服也故君子以羊祜陸抗交歡邊境方之華元子
反私平於下而蕙其君仁人正義而不謀利法固如是也借

使羊祜嘗以此得吳之城壁鎮戍式取其師徒而有秦使私
交之嫌則所得者少所喪者大仁人不爲矣六一居士評羊
祜襄陽去思之美曰元凱以其功叔子以其仁蓋亦不知行
之爲道去慈愛寬厚特仁之一事爾且原祜之心誠非爲私
况以大晉而臨一方之吳若無可嫌者君子猶以爲不可有
如吳人臣晉而陸抗行之公爲交歡陸有通遺安知其非借
勢於晉以固其權取必於吳而魯其主耶故君子於祜之事
正之所以謹禮於微訓後世臣子元外交之義也胡寅

張氏集註百將傳卷之五十四

羊祜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

晉書地理志曰泰山郡漢置統縣十一其四曰南武城

祜年十二喪父孝思過禮嘗遊汶水之濱遇父老謂之曰孫子

有好相年未六十必建大功於天下既而去莫知所在

從征記曰汶水出乘蕪縣西南流自入蕪蕪谷夾路連山百

數里水黑多行石澗中出草藥統松柏林灌輸蒙崖壁相參

或傾岑阻徑或回巖絕谷清風鳴條山壑伊鬱陵高降深蒸

揣栗之懼危險逕有懸索之艱未出谷十餘里有別谷在

孤山下谷有清泉泉上數丈有石穴二口谷人平行入穴丈

餘高九尺餘廣四五丈言是晉人居處云元和郡縣圖志

去鄆州中都縣汶水北去縣二十四里又北入須昌縣界又

曰汶州乾封縣汶水源出縣東北原山西南流經縣治南云

三里又有北汶瀛汶柴汶太山郡水皆名曰汶云 卒

時年五十八官至太傅

及長博學能屬文身長七尺三寸文帝為大將軍辟祜未就公

車徵拜中書侍郎俄遷給事中黃門郎陳留王立賜爵內侯

武帝受禪以佐命勳進號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改封郡公

百官志曰中領軍將軍魏官也漢建安四年魏武自置武帝

初省使中軍將軍至祜統一衛前後左右驍衛等營即領軍

之任也 散騎常侍秦官也秦置散騎又置中常侍散騎二

從乘輿車後中常侍得入禁中无負秦始十年武帝使二人

與散騎常侍通直直故謂之通直散騎常侍左右置四人去

帝將有滅吳之志以祜為都督荊州諸軍事假節出鎮南夏開

設庠序縱橫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

皆聽之

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母為邊害祜患之竟以詭計令

吳罷守於是成漢城失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

至也軍无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

詔罷江北都督置南中郎將以所統諸軍在漢東江夏者皆以

益祜

晉志曰武帝置四中郎將或領刺之或持節為之 漢東隋

國也晉屬義陽郡即景志江夏郡漢置統縣七安陸雲杜曲陵

平春鄖竟陵南新市

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人

而頗以政德發政嘗欲夜出軍司馬徐嗣投茶當營門曰將

軍都督方里安可輕脫將軍之安危亦國家之安危也嗣今日

若死此門乃開耳祜改容謝之此後輪出矣

後加車騎將軍開府如三司之儀祜上表固讓不聽

晉志曰開府儀同三司漢官也漢帝延平元年鄧騭為車騎

將軍儀同三司儀同之名始自此也及魏黃權以車騎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開府之名起於此

及還鎮吳西陵督步闡幸城來降吳將陸抗攻之甚急詔祜迎

闡祜率兵五萬出西陵遣荊州刺史楊肇攻抗不剋闡竟為抗

所擒有司奏祜所統八萬餘人賊眾不過三萬祜頓兵江陵使

賊備得設乃遣楊肇偏軍入險兵少糧懸軍人挫衄背違詔

命无大臣即可免官以侯就第竟賜為平南將軍而免楊肇

為庶人

祜以孟巖營武卒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莢子服乃進據險

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不為晉有自

是前後降者不絕乃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慨然有吞并之心

春秋左傳襄公元年鄭伯始卒子罕當國子駟為政晉師侵

衛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

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又復會于戚遂城虎牢

鄭人乃成杜預佐曰虎牢舊鄭邑今屬晉 襄公元年夏

齊姜薨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
弱城東陽以偏之杜預注曰為六年城萊傳東陽齊境上邑
也襄六年傳曰齊侯滅萊萊恃謀也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
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傳於堞丁未入萊
冒陳无字獻萊宗器于襄宮于邾 石城晉地理志
不載九域志忠州南賓郡古迹有古巴子城方輿記云一名
故石城也非此石城也案南北攻守類攷曰石城今鄂州長
壽縣輿地記云晉羊祜鎮荊州立石城因山為固晉為竟陵
郡治至後周置石城郡又復州沔陽縣有石城在西南西臨
沔水因山為固今案晉志竟陵縣屬江夏郡
每與吳人交兵冠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調計之
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暑吳二兒為俘者祜遣送還
其家後吳將夏詳部躡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屬與俱吳將
陳尚清景來寇祜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斂景尚子弟迎
喪祜以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亮傳祜募生縛香既至宥
之香感其恩率部曲而降祜出軍行吳境外為糧皆計所
侵道須備之每會眾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為
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服稱
為羊公不之名也
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量雖樂殺諸葛孔明不
能過也抗嘗病指饋之藥抗服之无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
豈醜人者能時談以為華元子及復見於今
春秋宣公十五年傳曰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
曰母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弃言焉王不能吞申叔時僕
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
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
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
是聽子及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

盟曰我无爾詐爾无我虞注曰楚不詐宋不倖楚
抗每告其成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
界而已无求細利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
可以无信義况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祜无傷也
咸寧初除征南大將軍得專辟召
武帝泰始元年改咸寧元年 晉志大將軍古官也驃騎車
騎衛將軍伏波撫軍都護鎮軍中軍四征四鎮龍驤典軍上
軍輔國等大將軍皆為位從公
初祜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又時吳有童謠曰阿童復阿童街
办澤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祜聞之曰此必水軍有功
但當思應其名者耳查益州刺史王濬徵為大司農祜知其可
任濬又小字阿童因表留濬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密令
濬修舟楫為順流之計
晉五行志曰孫皓尺紀中童謠曰阿童復阿童街办澤渡江
云云武帝聞之加王濬龍驤將軍及征吳江西眾軍无過者
而王濬先定秣陵 南北攻守類攷曰濬留益州則今成都
益州治所也
祜善甲訓卒廣為戎備至是上躡曰先帝順天應時西平巴蜀
南和吳會海內得以休息兆庶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使邊
事更與天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成不一大卒掃滅則
眾役无時得安亦所以隆先帝之勳成无為之化也
晉紀文帝昭景元四年夏謀伐蜀平之
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眾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
指夏口既親徐揚音充並向秣陵鼓赫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
一隅之吳當天下之眾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亦兵出其空
處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
晉志梁州按禹貢華陽黑水之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梁
者言西方金剛之氣強梁故因名焉漢不立州名以其地為

益州奉始二年分益州立梁州於漢中云又曰益州接禹貢
及舜十二牧俱為梁州之域益之為言阨也言其地險阨亦
曰疆境益大故名焉魏景元中平蜀泰始二年分蜀益州置
梁州云 江陵縣屬南郡故楚都 武帝分南郡為南平郡
今云平南未詳豫州禹貢荆河之地潁川汝南襄城汝陰梁
國沛國譙郡魯郡弋陽安豐皆豫州地 徐州統彭城國下
邳國東海郡琅邪國東莞郡廣陵郡臨淮郡揚州統丹陽宜
城淮南廬江毗陵吳郡吳興會稽東陽新安臨海建安晉安
豫章臨川郡陽廬陵南康等皆揚州之地青州統齊國濟南
郡樂安國城陽郡東萊國長廣郡凡六兖州統陳留國濮陽
國濟陽郡高平國任城國東平國濟北國泰山郡凡八云
漢中郡巴郡巴西郡西郡東郡皆屬梁州

吳孫江為國無有內外東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恃所敵者大元
有寧息孫始於恣情任意与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將疑於
朝士因於野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然不能
齊心發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戰楯不如中國
雖有少壯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
去長入短而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志吳人戰於其內有憑城
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刻可必矣帝深納之

其俗急速晉地理志曰江南之氣躁動厥性輕揚是也 楮
前作楮音殊尹切周禮曰兵掌五者者于楮之屬說文去敵
也所以扞身蔽目今文作楮音特允切攔檻也漢書有鈎楮
主近苑園本亦作者
會秦涼屢敗祐復表曰吳平則胡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耳而議
者多不同祐歎曰天下不如意常十居七八故有當斷不斷天
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
晉武帝紀咸寧五年正月虜樹機能攻陷涼州乙丑使馬隆

擊之

會吳人寇弋陽江夏魯戶口詔遣侍臣移書詰祐不追討之意
并欲移州復舊之宜祐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比知賊問賊去
亦已經日矣我軍方往安能救之哉勞師以免責恐非事宜也
晉地理志曰魏文帝分汝南立弋陽郡統西陽縣新蔡郡西
陵期思弋陽等七縣江夏郡統安陸雲杜曲陵平春鄖竟陵
南新市等七縣 襄陽郡屬荊州統宜城中廬臨沮即襄陽
山都鄖城鄖等八縣

昔魏武置都督類皆与州相近兵勢好合惡離疆場之閒一彼
一此慎守而已古之善教也若輒徙州賊出无常亦未知州之
所宜據也使者不能詰
晉戎官志曰建安中魏武為相遣大將軍督之二十一年征
孫權夏侯博督二十六軍其也
祐讓疾求入朝既至甚見優禮及侍坐而陳伐吳之計帝以其
病不宜常入遣中書令張華問其籌策祐曰今主上有禪代之

美而功德未著吳人虐政已甚可不戰而亂混一六合以與文
教為百代之盛若孫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之眾
長江亦可而越也將為後患乎華深贊成其計祐謂華曰成吳
志者子也
晉書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晉受禪拜黃門侍郎封關內
侯數歲拜中書令初帝潛与羊祜謀伐吳而羣臣多以為不
可唯華贊成其計

帝欲使祐卧護諸將祐曰取吳會必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
勞聖廟取功名之際臣所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休擬願審擇
其人疾漸篤乃本杜預自代尋卒時年五十八帝素服哭之甚
哀是日大寒帝涕淚沾頰須臾皆為冰焉南州人征市日聞祐
喪莫不号慟罷市巷哭者若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為之泣其仁
德所感如此
祐喪既引帝於大司馬門南臨送襄陽百姓於岫山祐平生

游緝之所建碑立廟歲時享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陸渙碑

峴山別楚山名今屬襄陽

祐卒二歲而吳平羣臣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僕之功也

史臣曰秦始之際人祗呈貶羊公起平吳之策其見天地之心焉昔齊有黔夫燕人祭北門之鬼趙有李牧秦下羅東并之勢秦枝不競瓜洲空懸垂大信於商股備吳人於漢涪江繼如砥礪袂同歸而在乎成以弗若幅巾窮巷落落焉其有風馳者也

孫子曰全國爲上祐修德信而吳人歸附又曰進而不可禦宗者衝其虛祐料吳人一丸傾壞則上下震盪又曰自戡其地爲效也祐謂吳人有憑城之心是也

○若羊叔子者可謂仁人君子哉觀其都督荆州也

督荆州也魏田植毅以實軍儲據險築城以嚴邊備不邀近功不貪小利務以德信懷柔初附每與吳人交兵旬日乃戰不爲掩襲計將帥有進誦詠之策者輒飲之以醇酒使不得言山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封緘還之由是政教被乎江漢吳人翕然悅服稱爲羊公而不之名士吏軍民襁負而至常絡繹也其薨之日南州之人聞者号慟吳邊將士亦爲之泣襄陽百姓建碑立廟於峴山歲時祭享不絕望其碑者莫不流涕其仁德所感如此嗚呼三代之將安可復見也叔子者何謙古人乎至其力排羣議獨來大策李王潘杜踵而任以事卒平吳會皆祐之用其功各豈小哉

與吳人開布大信及據險要建五城攻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增修德信以懷初附慨然有吞并之心每與吳人交兵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誦詠之策者輒以酒使不得言有吳二兒爲俘者則遣送還其家尚潘景來寇而見斬則美其死即而飲之有吳

口則物其生縛而宥之其出軍吳境刈穀爲糧其游獵江沔而得吳人先所傷獸則使封還之

畢使命交通抗稱其德量雖樂殺諸葛孔明不之酒故而不疑召饋之藥抗服而无拒時人反復見於今也抗每告其成曰彼專爲德我專而自服各保分界无求細利徐暗開二境交和臣不如此止彰其德於祐无傷初祐以伐吳必於是表王潘監益州密令修舟楫爲順流之計卒廣以爲常上疏進表惟請速濟大功无使有其入朝懇陳伐吳之計異張華之成志李杜預卒二歲而吳平武帝因以剋定之功策告祐廟

化內經妙畧著德推誠江漢歸心奉有成資謀史臣又有羊公起平吳之策其見天地之心垂傾吳人於漢渚江澗如砥礪袂同歸之語皆鑿天下王通以爲仁人可使推此而言宜乎武帝之功也

○施設知所先後羊叔子之鎮南夏也世固人爲仁義之將矣殊不知其所施設自有先後襄陽七百里每爲邊害叔子患之竟以詭計令戍邏戒半分以壘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其始至之根季年乃有十年之積遂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亭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爲晉有叔子之威望隱然於知畏雖陸玩名將每生其戍各保分界无求細利二境交和

叔子為將可謂知所先務矣由是增修德信懷柔初附吳晉
疆場之間安然無事其深識遠覽豈晉之朝臣所能仿
其一二哉又得張華杜預王濬之徒以成其志終能
字衣如其策向使叔子當至重之任不能審失先
行德威不務培固基本竊虛名無實用其不為
幾希矣

論能起平吳之策○上兵伐謀善戰不陣以奇
而為神預之平吳其計有得於此始預之都督
甲耀威武破吳將張政使其將帥移易以成傾
既定乃啓伐吳之期武帝報之以待明年及預
推擇贊之遂以太康元年之正月陳兵于江陵遣
衆而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月之間累剋城邑又遣
率奇兵而夜渡淮漢樂鄉出於要害以奪賊心故吳將
震恐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既又以伏兵

敵故軍中語曰以計代戰一當方遂進逼江陵剋之既平上
流沅湘以南至于交廣吳之州郡望風歸命斬及生獲吳
都督監軍凡十四牙門郡守凡百二十又因吳威使將士北
戍之宋以實江北荆土蕭然吳人赴者如歸矣或曰百年
寇未可及剋且侯來交更為大幸預曰昔樂毅藉魯
以兵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
復著手也由是皆授群帥徑造陵所過城
卒成平吳之績是雖身不踐馬射不穿札每任
帥之列而以立功自期史臣取其振長策而功
轉戰良有以夫

論為人終始事迹○父老目其好相謂為必建大功
其談論稱為今之顏子不就辟於曹爽是其先識也加恩禮
於夏侯霸是其重義也以疾邪佞故為荀勗馮紇之所忌也
以惡俊辨故為王衍王戎之所憾也加開府之儀而不受孫

南城之封而不拜則見其恬退也有謀議而焚其草有進達
而人不知則見其慎密也或言慎密太過者祐則以拜爵公
朝雖思私室吾所不取或勸營置有所歸戴者祐則以人臣
植私則有公是太惑也歷職三朝任典樞要政事損要率
詰訪其居職也如此既定邊事角巾東路遂師臨襄陽
滿其去位也如此鑿帝王之氣於祖墓而其為於晉
功顯漢之碑於岷山而流涕於襄陽之百姓所謂令
與岷山而俱傳信不誣也

論心无先見之明○善為國者必度其君可與共患難
同安樂而後有為故功成而无後憂晉厲公与楚共王爭
晉人知楚有可乘之隙樂武子為政欲出兵擊之曰不可以
當吾世而失諸侯范文子不欲請釋楚以為外懼武子不能
用大文子非苟自安者也厲公後而多妻寵諸大夫富而陵
上國有大功則君臣不相安亂之所自生也既謀之不從出

而猶獲猶欲避楚而歸既勝反國曰亂將作矣吾不可俟使
其宗祈死通年而厲公殺二郤立胥童樂書殺齊童獄厲
公文子雖死而免於大難子孫与晉國相終始范蠡事越王
句踐反自會稽撫人氏厲甲兵七年而殺吳王未差歸未及
國知越王之難与同安樂也扁舟去之卒免文種之戮若二
子者可謂有先見之明矣范文子至於殺范蠡至於逃亡而
不顧何則所全者大也晉武帝既受魏禪中原富強羣臣
命吳孫皓以潘岳失衆有亡國之憂晉人習於長江之
為未可取也羊祜為襄陽守知其不能久陳可取之計
幼之祐又進王濬杜預以成滅吳之功後世皆稱其賢晉
論祐巧於策矣而拙於謀晉何以言之武帝之為人好善而
不擇人苟安而无遠慮雖賢人滿朝而賈充苟助之流以為
腹心使吳尚在相持而不敢肆雖為賢君可也吳亡之後荒
於女色蔽於庸子疎賢臣近小人去武備崇藩國所以兆土

國之禍者不可勝數此則滅吳之所從致也孟子曰入則无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故人常生於憂患而
死於安樂枯不慮此而統於滅吳其不若范文子遠矣或曰
吳滅而晉亂此天命非人事也而羊祜何罪焉吾應之曰為
國常論人事使枯不為滅吳之計孫皓能凶而死吳更立晉
則長江未可越也吳既不亡則晉之君臣厲精不懈是豈
滅而晉不亂也不猶愈於滅吳而晉亂乎枯之將死也
欲使卧護諸將枯曰滅吳不須臣自行但吳平之後當勞
慮耳推枯此言蓋亦憂在乎口矣吳憂在乎口吳而勇於滅吳其
不若范文子遠矣子出

臣子不得外六人見陸抗傳末

張氏集註百將傳卷之五十五

張氏集註百將傳卷之五十六

杜預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也

晉地理志曰雍州京兆郡統縣九其二曰杜陵

博學多通明於興廢之道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
幾也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傳曰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

人有言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曰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
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不朽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

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文帝嗣立起家拜尚書郎轉參相府軍事鍾會伐蜀以預為鎮
西長史

與車騎將軍賈充共定律令既成預為之注解詔班天下

泰始中守河南尹受詔為勳陟之課朝廷以預明於籌略會為

奴帥劉猛卒兵反自并州西及河東平陽詔預定計首圍

晉地理志曰并州按禹貢蓋冀州之域舜置十二牧則其一

也周禮正北曰并州云并者以其在兩谷間也并州統郡國

六河東郡統縣九安邑聞喜垣汾陽太陽猗氏解縣坂河

北是也平陽郡統縣十二平陽揚端氏永安蒲子狐驢襄

陵絳邑獲澤臨汾比屈皮氏是也前漢高后傳注曰關

宮中小門也又曰門屏之間

俄拜度支尚書預乃奏救邊者五十餘條皆納焉

晉職官志列曹尚書本漢承秦置晉置吏部三公客曹駕部

屯田度支六曹六

預在內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其

無所不有也

時帝密有滅吳之計而朝議多違唯預羊祜張華與帝意合祜

病卒預自代及祜卒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然追錄

車第二駢馬

晉輿服志曰追鋒車去小平蓋加通憶如轎車駕二追鋒之名蓋取其迅速也施於戎陣之間是為乘傳云

預既至詔繕甲兵耀威武乃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南比攻守類攷曰西陵今峽州也

政吳之名將也據要害之地足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告于孫皓預欲間吳邊將乃表還其所獲之眾於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監留憲代之故大軍臨至使其將帥移易以成傾蕩之勢

預處分既定乃啓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方欲大舉預表陳至計曰自閏月以來賊但勦蔽下無兵上以理勢推之賊之窮計力不兩全必先認上流勦保夏口以東以延視息無緣多兵

西上空其國都而陛下過聽便用委奪大計縱敵生患此誠國之遠圖使卒而有敗勿舉可也事為之制務從完牢若或有成則開太平之基不咸不過預日日月之間若須後年天時人事

不得如帝臣恐其更難也

旬月之中又上表曰羊祜與朝臣多不同不先博畫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多異凡事當以利害相校今此舉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於無功耳其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己功不在身各取其所言故守之也昔漢宣帝議趙充國所上事效之後詰責諸議者皆叩頭而謝以塞異端也自秋以來

討賊之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脩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无所掠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无所及

南比攻守類攷曰武昌今鄂州武昌縣夏口今鄂州江夏縣

時帝與中書令張華圍碁而預表適至華推杯曰陛下聖明神武朝野清晏國富兵強號令如一吳主荒淫驕虐

誅殺賢能當今計之可不勞而定帝乃許之預以太康九年正月陳兵于江陵遣將軍樊顯尹林鄧玄襄陽太守州部等率眾

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會日之間累寇城邑皆如預策焉

武帝改元五年為太康九年南比攻守類攷曰江陵今

江陵府襄陽今襄陽府

又遣牙門管定周百伍舉等乘舟八百汎丹夜渡以襲樂鄉

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華善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

恐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吳之男女降者萬餘口

南比攻守類攷曰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曰樂鄉在江陵松

滋縣之東陸抗所築也歐陽忞政和輿地廣記亦曰在今江

陵松滋縣東而樂鄉寫作樂郡如指掌圖樂書皆作樂郡從

其誤也按漢松滋縣本禹廬江郡今之霍丘是也江陵之

松滋則晉所置也晉書相冲傳云上明在吳時樂鄉城以上

四十里北枕大江西接三峽今上明古城實在江陵松滋縣

之西則樂鄉之去松滋道里遠近益可攷而知也南比攻

守類攷曰巴山在今峽州

百樂等伏兵樂鄉城外欲遣軍出距王濬大敗而還百樂發伏

兵隨劄軍而入款不竟直至帳下勦而還故軍中為之謀曰

以計代戰一當方於是進逼江陵吳督將伍延偽請降而列兵

登陣上始也城預攻冠之既平上流於是泐相航以南至于

交廣吳之州郡皆望風歸命奉送印綬預杖節禱詔而緩抚之

貢揚州之域是為南越之上統郡七合浦交趾新昌武平九
真九德曰南是也廣州按禹貢揚州之域秦末趙佗所據之
地統郡十南海臨賀始安始興蒼梧鬱林桂林高涼高四寧
浦是也 荊州六國時其地屬秦秦取楚郢都為南郡是也
王濬先列上得孫歆頭預後生送飲洛中以為大笑時眾軍會
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剋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
來冬更為大率預曰昔樂毅藉濟河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已
振聲如破竹數郡之後迎刃而解無復着手刃也遂指授羣帥
徑造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議者乃以書謝之

建安十六年孫權自京口徙治秣陵 案建康志曰秣陵楚
威王所置金陵邑秦改秣陵為鄢郡漢元封二年改丹陽郡
而縣不改江都易王子纒奔封為秣陵侯孫權自京口徙治
之改為建業晉大康三年分淮水北為建業南為秣陵西尤
九年移於開場柏社之地元熙二年省揚州禁防多軍文移

小袁干巷內以舊圖志攷之雖遷徙不常而故城在今秣陵
橋東北周回五甲國朝景德二年置秣陵鎮去府城五十里
孫皓既平振旅凱入以功進爵當陽縣侯封子聰為亭侯賜絹
八千匹

晉地理志當陽縣屬南郡

初攻江陵吳人知預病憂預必憚其智計以輒擊狗頭示之每
大樹似瘦斫使白題曰杜預頭及城平盡捕殺之

廩稻也博物志曰山居之人多瘰癧

預既還鎮以天下雖安志戰必危勸於講武攻破山夷錯置屯
營分據要害之地以固維持之勢

舊水道惟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比无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
會兼東山川實為險固荆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揚口起夏水達
巴陵千餘里內為長江之險外通乘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
无叛由杜翁孰識智名勇功

元和郡縣圖志曰岳州巴丘湖又名青草湖在縣南七十九
里周二百六十五里即古雲夢澤屬巴陵縣 水經曰沔水
東南與陽口合注曰水上承江陵縣赤湖 江水又東逕寧
山南注曰右翼際山也地說曰漢與江合于衡北翼際山傍
者也山上有吳江夏太守陸渙城蓋取二水各地里志夏水
過郡入江夏 岳陽風土記曰巴陵本漢之下雋縣之巴丘
也漢書地理志下雋屬長沙郡按在今鄂州蒲圻界此其地
耳水經所謂本吳之巴丘即閩城也晉立巴陵縣於此宋立
巴陵郡其城踰嶺嶺阻三江巴陵對長洲其洲南分湖浦
東北屆大江故曰三江三水所會亦謂之三江口 晉地理
志荊州零陵郡吳置縣十一泉陵祁陽零陵營浦洮陽永
昌領陽營道春陽冷道雁陽是也桂陽郡統縣八郡耒陽便
臨武晉寧南平是也

預公家之事無不為凡所興造必考度終始難有敗事或識
其意碎者預曰禹稷之功期於濟世所無幾也

預身不路馬射不穿札而每有大事輒居將率之列結交接物
恭而有禮問无所隱誨人不倦既立功之後從容无事乃耽思
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成一家之學時王濟解相馬文甚
愛之而和嶠頗聚鈔預常稱濟有馬嶠有錢嶠有武帝
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晉書王濟王渾子也字武子 和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

史臣贊曰昔之誓旅懷經經于素元凱文場稱為武庫

預在鎮數船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五兵其害不亦甚也
後徵為司隸校尉加位特進行次鄧縣而卒時年六十三帝甚
嗟悼追贈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成

晉地理志鄧縣屬義陽郡 史臣論曰杜預不有生知用之
則習振長策而攻取兼備風而轉戰孔門稱四則仰止其三
春秋有五而獨植其一不其優歟

孫子曰敵人開闔必亟入之預表還所獲而問張政文曰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預以奇兵襲樂鄉而孫欽以謂飛渡江又曰善戰者求之於勢預謂兵威已振如破竹是也

論儒將名德須後 其矣功名之會不易得也

若未必得可為之時得可為之時者未必得可為之權得可為之權者未必得可為之機事變之參差人言之混淆利害之相乘勝負之相因自非智者焉能決策於其真取功於赫赫乎夫以晉之強吳之弱武帝之明孫皓之昏土地小大主不侔也甲兵眾寡全不敵也自今觀之何疑之有而當時晉之臣賈充之流各執所見以死固爭建議大舉者羊祜張華柱預而已祐發之華贊之預成之平吳之功預其優乎初請師期帝意未果預表曰凡事當以利害相校今此舉十有八九利其一二上無功耳又曰若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修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

於夏口則明年或無所及既克上流眾議復欲班師又曰今兵威已振雖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無復着手處也遂指授羣帥徑造秣陵役不再籍而敵國遂平嗚呼預之料敵制勝如此其智之韓白乎然非得君時得權得機四者參會亦安能有所建立也至於成功之後從容無事善思經籍以左傳辨自名異乎貪權嗜利者也號稱儒將名德俱優賢矣哉

論平吳謀善晉末。上兵伐謀善戰不陣以奇而取勝以速而為神預之乎吳其計有得於此始預之都督荊州也繕兵甲耀威武破吳將張政使其將帥移易以成傾蕩之勢處分既定乃啓伐吳之期武帝報之以待明年及預表兩至張華推梓贊之遂以太康元年之正月陳兵于江陵遣樊顯等率眾而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月之間累寇城邑又遣管定等率以兵而夜渡進襲樂鄉出於要害以奪賊心故吳將孫欽

震也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既又以伏兵而虜敵故軍中謠曰以計代戰一當萬遂進逼江陵寇之既平上流沈湘以南至于交廣吳之州郡望風歸命所斬及生獲吳都督監軍凡十四牙門郡守凡百二十又因兵威徙將士比戍之家以實江北荆土蕭然吳人赴者如歸矣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討宜俟來冬更為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併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着手處也由是皆指授羣帥徑造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拱手卒成平吳之績是雖身不跨馬射不穿札每發大事我居將率之列而以立功自期史臣取其振長策而攻取廉儒風而轉戰良有以夫

論勸武帝修武備 地中有水師之家也故君子有容民蓄衆之言澤上於地萃之家也故君子有除戎器械不虞之說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夫兵者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固非一日之可忘也奈何武帝有不知此觀其自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采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人小郡五十人杜預還襄陽以為天下雖安必危乃勤於講武申嚴戍守攻破山夷錯置屯營分據要害之地以固維持之勢及永安之後盜賊羣起郡國無備不能擒制天下大亂然則兵武之備果可以無事而弛去者乎

論守節不如羊祜 晉之平吳始於羊叔子終於杜元凱敢問二子孰賢曰預以才祐以德固有次第矣其尤不逮祐無貪榮固位之心預則有矣或曰何以辨之曰祐每拜官辭多受少至心素著每見伸於分列之外又不附結中朝權貴以取馮統苟助所憎而節不為之變也預在襄陽數行餉遺或問其故曰吾不求益但恐作害爾嗚呼預熟於左傳善用兵矣而不聞部鼎衛俘垂棘之璧屈產之乘河外之五乘東鄙之三十邑紀甌王薺蘇錦如瓊及晉卿始禍樂濟見執祭侯

從吳昭公弗納之事皆以寵賂公行保邪發正貶其國家是
徒取孟獻子謀不免之一言而忽於叔孫豹衛社稷之正道
昔人稱元凱傳辭夫李春秋而不知義利之分其癖深矣

張
係註百將傳卷之五十六

張氏集註百將傳卷之五十七

王濬

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也

晉地理志曰弘農郡屬司州統縣六其二曰湖注去故曰胡
漢武更名湖

博涉墳典懷有大志常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或謂之
何大過濬曰吾欲使容長戟幡旗眾咸笑之濬曰陳勝有言燕
雀安知鴻鵠之志

前漢陳勝傳曰勝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然甚久
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勝太
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師古曰鴻大鳥也水居
鵠黃鵠也一舉千里

州郡辟河東從事刺史徐邈以女妻之後參征南參軍事羊祜
深知待之祜兄子暨曰祜濬為入志太著後不節不可專任宜
有以裁之祜曰濬有大才將欲濟其所欲必可用也轉車騎從
事中郎識者謂祜可謂能不善焉

晉職官志曰州置刺史別駕治中從事諸曹從事等員按
祜傳公長兄名發今暨兄之子也 晉職官志曰諸公及開
府位從公加兵者增置從事中郎一人秩比千石

除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乃嚴其科條
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

晉地理志曰巴郡屬梁州秦置縣四江州墊江臨江枳是也
轉屬漢太守車吏布政百姓賴之及賊張弘殺益州刺史遷濬
為益州刺史濬設方略悉誅弘等以勳封開內侯徵拜右衛將
軍除大司農車騎將軍羊祜密表留濬於是重拜益州刺史

晉地理志曰廣漢郡屬益州漢置統縣三廣漢德陽五城是
也 漢武帝開西南夷遂置益州統焉益州蓋始此也晉所
統郡凡八蜀郡犍為汶山漢嘉江陽朱提越雋牂牁

武帝謀伐天詔脩舟艦皆備版濬乃作大船連舳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皆得馳馬
來往又昔鴻船於蜀其神首怪狀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
古未有潘船於蜀其神首怪狀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
建平不下終不敢渡皓不從承以謠言拜潘龍驤將軍領兵
吳孫皓荒淫凶逆荆揚賢愚无不嗟怨且觀時運宜速征伐若
今不伐天變難預今皓卒死更立賢主文武各得其所則強敵
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又臣年已七十死亡无日三者一乖
則難圖也誠願陛下无失事機帝深納焉張華因勸杜預表請
帝乃發詔分命諸方節度潘於其統兵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
皆堪從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祚君生爾爾必勉之无愛死也
太康元年正月潘發自成都率巴東監軍廣武將軍唐彬攻吳

丹陽冠之禽其丹陽監盛紀

晉武帝改咸寧五年改太康元年 晉地理志曰巴東郡屬
梁州漢置統縣三魚復胸肥南浦是也 唐彬字儒崇魚復
鄉人有經國大度少便弓馬身長八尺力兼人為郡門下掾
轉主簿刺史王沉集參佐論距吳之策彬陳吳有可兼之勢
累遷別駕奉使詣相府計事于時僚佐比當世英茂見彬欽
悅稱於文帝為掾屬泰始初賜爵關內侯益州東接吳寇
監軍位缺遂用彬尋又詔監巴東諸軍事加廣武將軍上征
吳之策甚合帝意 江陵志曰楚世家能繹當成周時始受
封以子男之田居丹陽徐廣注曰丹陽在南郡枝江縣漢郡
國志有丹陽聚又山海經曰夏啟封孟塗於丹陽郭璞注云
在今秭歸縣南周成王時以鬻熊之功封勢於此至今以熊
姓者猶自家焉又通典曰楚自丹陽徙枝江亦曰丹陽舊丹
陽在巴東郡今丹陽監乃巴東丹陽也

吳人於江險要嘗之處並以鐵鑼橫截之又作鐵柱長丈餘
暗置江中以距船先是羊祜獲吳間諜其知情狀潘乃作大
筏鑼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為人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
先行筏遇鐵鑼輒着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
以麻油在船則遇鐵鑼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无所礙
二月庚申旬吳西陵獲其鎮南將軍留憲征南將軍成據宜都
太守虞忠壬凡剋荆門夷道二城獲監軍陸晏乙丑剋樂鄉獲
水軍督陸崇平西將軍施洪等來降乙亥詔進潘為平東將軍
假節都督益梁諸軍事

南比攻守類攷曰西陵今峽州 晉地理志宜都吳置統縣
三夷陵夷道俱山是也 水經曰江水又東歷荆門注曰荆
門山在南岸上合下開開徹山南有門像因以為名 南北
北攻守類攷曰今荆門軍 晉地理志曰夷道縣屬宜都郡
南比攻守類攷曰夷道今峽州宜都縣 水經曰江水又東

南過夷道縣北夷水依山縣 北注之注曰夷道縣漢武
帝伐西夷路由此故曰夷道王莽更名江南巨漫又各置攷
曰西道魏武臨江分南郡置臨江郡劉備攷曰宜都郡治在
縣東四百步故城吳陸遜所築為二江之會 樂鄉 樂鄉注
潘自伐蜀兵不血刃攻无堅城夏口武昌无相支抗於是順流
鼓棹徑造三山皓遣游擊將軍張象率舟軍萬人禦潘象軍望
旗而降皓聞潘軍旌旗雷甲屬天滿江威勢甚盛莫不破膽用
命于貢潘入于石頭皓乃備亡國之禮表車白馬肉袒固縛街
驛牽羊大夫衰服士輿攬率其僮太子瑾瑾弟曾王處等二十
一人造于壘門潘躬解其縛受璧焚櫬送于京師收其圖籍封
其府庫无私焉

夏口已見前注 晉地理志云武昌郡屬荊州統縣七武昌
柴桑陽新沙羨沙陽鄂官陵是也本吳置 三山磯屬今建

康府 南北攻守類攷曰石頭今建康府上元縣西之石頭城 而縛街壁輿攔杜預曰縛手於後推其面故曰面縛 以僕為質手縛故街之大夫衰經將受死故衰經攔棺也

帝遣使者犒濟軍初詔書使濟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 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帥曰若濟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 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於我若不能制則無緣得施節度濟至 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據其西藩便當取秣陵計累世之 通寇釋吳人於塗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沂河而上振旅還都 亦曠世一事也潘大悅表呈預書

元和郡縣圖志曰兗州泗水縣有泗水源出縣東陪尾山其 源有四泉俱導因以為名 水經曰反潁水出陰溝于浚 儀縣北注曰陰溝即破蕩澤也亦言反潁然水又去丹必 亂流於武德絕河南入棗陽合反潁蕪州水之稱河沛水 斷反潁旃然而東自王寶漚大梁水出縣南而不逕其北夏

水洪汎則是濟津通故渠即陰溝也於大梁北又曰浚水矣 又東汲水出焉故經去汲水出陰溝於浚儀縣北也 及潘將至秣陵王渾遣信要令暨過論事潘奉執直指報曰風 利不得泊也王渾又破皓中軍斬張憐等頗兵不敢進而潘乘 勝縱降潘耻而且忿乃表潘違詔不受節度誣罪狀之有司遂 案潘擅軍微帝弗許詔讓潘曰伐國事重宜令有一前詔使將 軍受安東將軍渾節度渾思謀深重按甲以待將軍去何徑前 不從渾命違制昧利甚失大義將軍功勳簡在朕心當率由詔 書崇成王法而於事終持功臣意朕將何以令天下

寰宇記曰歷陽有當利浦王渾水軍順流而下王渾招之不 泊即此又和州烏江縣總錄云高望鎮在縣東四十里晉 王渾伐吳帥師出橫江遣於吳謀軍李純據高望城討吳將 俞恭破之王渾傳云前至三山見渾軍在北岸即此地 王 渾太原晉陽人泰始初鎮許昌鎮豫州刺史遷安東將軍

晉書潘季孫字公閎父逵魏豫州刺史伐吳詔充為使持節假 黃鉞大都督總統六師 晉書宣五王傳琅瑯武王佃字子 將平吳之役率眾數方出涂中 前至三山見渾軍在北岸遣書曰臣可數來過共有所議亦不 語臣當受節度之意臣水軍風發乘勢造賊城加宿設部分行 有次第九緣得於長流之中艤船過渾令首尾斷絕須臾之間 船隻使歸命臣即報渾書并寫船牌具以下渾使速來當於石 頭相待軍以日中至秣陵暮乃破渾所下當受節度之符欲令

臣明十六日悉將所領還圍石頭備船越逸又素蜀兵及鎮常 諸軍人名定見臣以為皓已來首都亭先緣共合空圍又兵入 定見不可倉卒皆非當今之急不可承用中詔謂臣忽棄明制 專擅自由伏讀嚴詔驚怖慄慄不知軀命當所投履豈惟 老臣獨懷戰灼三軍上下咸盡憂氣臣受國恩任重事大常恐 付託不效孤負聖朝故投身死地轉戰万里被蒙寬恕之恩得 從歸後宜是以憑賴威靈幸而能濟管是陛下神策妙筭臣 承指授效鷹犬之用耳有何勳勞而持功肆意竊敢昧利而違 聖詔結以眾叛親離無復羽翼匹夫獨坐不能庇其妻子雀鼠 貪生苟乞一活耳而江北諸軍不知虛實不早縛取臣至使得 更見怨毒並去守賊百日而令他人得之案春秋之義大夫出 疆由有專輒臣雖愚蠢以為事君之道惟當竭節盡忠不顧 命量力交任臨事制芻利社稷死生以之若其顧護嫌疑以 避怨責此是人臣不忠之利實非明主社稷之福也

晉書潘季孫字公閎父逵魏豫州刺史伐吳詔充為使持節假 黃鉞大都督總統六師 晉書宣五王傳琅瑯武王佃字子 將平吳之役率眾數方出涂中 前至三山見渾軍在北岸遣書曰臣可數來過共有所議亦不 語臣當受節度之意臣水軍風發乘勢造賊城加宿設部分行 有次第九緣得於長流之中艤船過渾令首尾斷絕須臾之間 船隻使歸命臣即報渾書并寫船牌具以下渾使速來當於石 頭相待軍以日中至秣陵暮乃破渾所下當受節度之符欲令 臣明十六日悉將所領還圍石頭備船越逸又素蜀兵及鎮常 諸軍人名定見臣以為皓已來首都亭先緣共合空圍又兵入 定見不可倉卒皆非當今之急不可承用中詔謂臣忽棄明制 專擅自由伏讀嚴詔驚怖慄慄不知軀命當所投履豈惟 老臣獨懷戰灼三軍上下咸盡憂氣臣受國恩任重事大常恐 付託不效孤負聖朝故投身死地轉戰万里被蒙寬恕之恩得 從歸後宜是以憑賴威靈幸而能濟管是陛下神策妙筭臣 承指授效鷹犬之用耳有何勳勞而持功肆意竊敢昧利而違 聖詔結以眾叛親離無復羽翼匹夫獨坐不能庇其妻子雀鼠 貪生苟乞一活耳而江北諸軍不知虛實不早縛取臣至使得 更見怨毒並去守賊百日而令他人得之案春秋之義大夫出 疆由有專輒臣雖愚蠢以為事君之道惟當竭節盡忠不顧 命量力交任臨事制芻利社稷死生以之若其顧護嫌疑以 避怨責此是人臣不忠之利實非明主社稷之福也

投身死地孫子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為死地
渾又騰周浚書云浚軍得吳寶物潘復表曰昔樂毅伐齊下城
七十而卒被譏簡脫身由奔樂羊既反誘書潘復夫犯上干主
其罪可救非忤貴臣則禍在不測故朱雲折檻願帝鑄斧怒震
忌救之成帝不問望之周堪違忤石顯雖聞朝陰嘆而死不旋
踵此臣之所大怖也

史記甘茂傳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拔之返而論
功文侯示之誘書一篋樂羊拜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
前漢成帝時張禹用事朱雲對上曰願賜上方斬馬劍斷佞
臣張禹上大怒曰居下訕上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
檻折曰臣獲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未知聖朝如何耳後欲
理檻帝曰勿理故以旌直臣 韋非傳曰龍喉下有逆鱗徑
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无嬰人主之
逆鱗則幾矣 魏證曰陛下使臣言所以敢然若不受臣

敢批逆鱗哉 辛慶忌字子真成帝時為光祿大夫執金吾叩
頭流血以救朱雲 蕭望之傳曰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
拜史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蕭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周堪
為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宣帝崩元帝即位與
劉更生全敬同心謀議上甚鄉之初宣帝任用法律而中書
官官用筆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亦与高為
表裏論議不從望之等望之以為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
絲是太方高恭顯忤恭顯奏望之堪朋黨欲以專擅權執為
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詔召致廷尉於是制詔赦望之罪會望
之子及上書訟望之前事下有司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
望之素高即不誦辱建白奏之詔望之於牢獄赦令召望之
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果殺吾賢傳
臣將軍素嚴矣久不得安離部陣間在秣陵諸軍凡二十萬眾
臣軍先至為土地之主百姓之心皆歸仰臣臣切勅所領秋毫

不犯諸有市易皆有任任謹去明從券勢有違犯者凡斬十三
人皆吳人所知也
又聞吳人言張儉戰時所殺纔有二十人而渾澤露布言以万
計以吳剛子為主簿而遺剛至洛欲令剛增斬級之數可具問
孫皓及其諸臣則知其定審若信如所聞後等處許尚欺陛下
豈惜於臣

按渾傳吳丞相張悌大將軍孫震等帥眾數万拍城陽渾擊
破之斬二將及首虜七千八百級云
潘至京師拜潘輔國大將軍領步兵校尉封為襄陽侯
潘自以功大而為渾澤所抑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
之狀或不勝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怒之益州護軍范滂潘之外
親也謂潘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潘曰何
謂也潘曰卿旋旆之日月中私策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
輒曰聖王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焉如斯類老之不伐

龍澤之雅對何以過之蘭生所以屈廉頗王渾能无愧乎潘曰
吾始懼卿之事衷獨及不得无言末不能遺諸曾中是吾福也
語類淵曰願无伐善馬氏注云不自稱己之善 前漢龔遂
傳治渤海民皆富實獄訟止息上微問以治狀遂對曰皆聖
主之德非小臣之力天子說其有讓 史記蘭相如趙人位
在廉頗之右相如每朝不欲与廉頗爭列相如曰秦之所以
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相鬪勢不俱生
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於讎也 史臣曰孫氏負
江山之阻隔持牛斗之妖氣奄有水鄉抗衡上國二王厲當
戎旅受律當征渾既獻捷橫江潘亦討清建鄴討吳之役將
帥雖多定吳之於此焉為最向使弘范父之不伐慕夏陽之
推功上稟廟堂下憑將士豈非懋勳德善始善終者歟此
而不存彼焉是務或矜功負氣或恃驕陵陵遂乃喧囂宸衷
敷亂疊倫既為戒於功臣亦致譏於清論豈不惜哉

時人咸以潘功重報轉博士奉命太子洗馬孟康前溫李密等並表訟潘之屈帝乃遷潘鎮西大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後軍將軍後又轉撫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特進太康六年辛時年八十諡曰武

孫子曰毀人之國而非久也潘徑造三山而降孫皓。又曰上下同欲者勝潘下建平而社稷不施即度是也。

鄧艾鍾會之平蜀其功固立矣然終不能保其首領以沒李愬李光顏之平淮蔡其功亦立矣然終不免有忿爭之醜其哉為將而保功之難也晉受魏禪之後思欲集大統於六合班正朔於八荒于時孫氏賈江山之阻備恃牛斗之妖氛奄豫州則有擊薛瑩之功繼鎮壽春則有破皖城之績破諸別地其積勳陳兵東疆視其地形及大舉而伐吳則率師而

出橫江自攻尋陽瀨鄉已後破孔忠破俞恭獲吳將周異者凡五人獲吳相張悌等凡二人於是吳人大震陳代朱明既恐懼而來降何植孫曼送印節而就詣此則潘所立之功也潘之始守巴郡全活生民繼刺益州懷輯殊俗妖賊張洪卒就誅戮徵外蠻夷多來歸降及成謀伐吳大備舟艦力疏請伐及發自成都始討丹陽又討西陵又討荆門夷道樂鄉皆獲其將兵不血刃攻无堅城夏口武昌无相枝抗於是順流鼓棹徑造三山張象望旗而降及入石頭孫皓輿輓而至此則潘所立之功也是以討吳之役將帥雖多定吳之勞此焉為最向使潘父之不伐慕陽夏之推功上重朝廷下憑將士豈非懋勳懿德善始善終也歟奈何潘則恃勢驕隆潘則矜功負氣始焉詔潘下建平則受杜預節度至林陵則受王渾節度預謂諸將曰潘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不宜令受制於我潘至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西藩便當徑取

陵亦曠世一事也潘大悅及至林陵渾與潘論事潘奉執直指曰風利不得泊也潘既乘勝納降明日渾始濟江登建鄴宮醜酒高會自以先據江上破皓中軍案甲不進致在潘後耻而且忿乃表潘之違設有不受節度之罪檄軍召之潘又上書自理進表雪冤縷縷幾二十言每進見則陳攻伐之勞見狂之狀不勝忿憤徑出不辭有司復奪潘而罪潘幸帝容恕不問時潘外親范通謂之曰卿功則美矣恨所以居功者未及善也為旋飾之日角巾私第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王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顏老之不伐龔遂之雅對以過之此爾生所以屈廉頗王渾能无愧乎潘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之及不得无言末不能遺諸曾中是吾褊也時人咸以潘功重報輕秦秀孟康李密等表訟潘之屈帝乃下潘鎮軍大將軍王渾詣潘勸設備衛於後見之請防如此是實為戒於功臣致談於清論予以見其不善保功者也

論表論權臣奪國 初武帝謀伐吳以謠言擢潘於是使都督益梁諸軍事潘乘勝納降王渾嫉其功表潘違詔不受節度潘上書自理有曰犯上干主其罪可救再忤貴臣禍在不測竊嘗疑之賞慶刑威曰君君者出命者也宰相者行君之命者也君无是命宰相雖欲慶賞刑威乎下不可得矣而王潘何為有貴臣不可忤之說耶曰此非論君臣之常理也謂君失柄而臣切權者也人主如天无所適莫非大无道惡疾忠正如桀之於龍逢紂之於比干則怒亦有時而釋矣惟權柄下移使竊據者用以飾喜飾怒則施之必過賞不過不足以鼓舞小人而示恩罰不過不足以沮遏君子而立勢人君所欲賞刑及不得伸必多為之說以變之而已之所欲賞刑必文之以有功於時有害於國而必行之自趙高王莽已來所由一道王潘非虛言也人主可一日而失其柄乎胡寅

論有功不能謙遜。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書曰：推賢遜能，庶官乃和。易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老子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左傳曰：師克在和，尉繚子曰：爭者逆德，凡此皆言謙遜和順之是貴，而爭爭陵犯之不可為也。古之賢人君子，得時而行道，以致君澤民為心，以安國家利社稷為心，功成不居，卑以自牧，三旌之位，不苟取也。萬鍾之祿，不妄受也。譽言及之，而不喜；毀言加之，而不怒。夫豈爭毫芒之利害，校尋常之曲直，而輕失詞色於人哉？王濬、王渾之徒，固未足以語此。然而賢人君子之道，固如此也。方濬之駕舟師下金陵，順流而東，千里雷擊，投機之會，固不容髮。直搗吳壘，乘勝納降，可謂得將之宜，盡用兵之利矣。大功赫赫，孰能掩之王渾？渾之心，憤加諸濬，濬因抗章自明，在理固亦宜爾。及夫凱旋之後，進見之際，叙其勞效，陳其屈抑，或至憤怒不辭，而出失朝廷之禮，乖廉陛之儀，濬也。烏得謂無罪乎？雖然，晉之君臣，皆可罪也。夫以濬之功如此，渾之奏如彼，事甚顯明，跡非疑似。為武帝者，正當論其功之高，下下所奏之是非，非應賞而賞之，應罪而罪之，區區得所，而人心服矣。豈含糊不決，優游不辭，以之醜詆力爭，相關於前哉？加以當國無處平之宰，在廷無可直之臣，畏濬宗黨強盛，反更致濬之罪，既請以檻車召還，復請付廷尉推治，國憲朝綱，紊亂至此，是將何以使人？故曰：晉之君臣，皆可罪也。抑嘗論之，將帥不和，禍亂之本，上為亡國，其次亡家，其次亡身，所爭者小，所害者大。楊儀、魏延為之於蜀，鍾會、鄧艾為之於魏，身死家破，國亦危殆。在晉之初，覆軍未遠，王渾、王濬踵而行之，不至大故，茲為幸焉。方濬之納皓降也，渾志忿欲攻之，所賴何攀、勸濬致皓，與渾兩解，不然，二將自相魚肉，禍亂可勝言哉。故夫有國家者，當於閑暇無事時，以賢人君子之道，訓迪在位，而為將者，亦當以古昔成敗之迹，矯揉其性，庶幾臨事不至顛覆也。歟。歟。卷終

張氏集註百將傳卷之五十八

馬隆

馬隆字孝，以東平中陸人，少而智勇，好立名節。晉地理志曰：東平，平國漢置統縣七，其五曰平陸，屬兗州。去泰始中，將以伐吳之役，下詔曰：吳會未平，宜得猛士以濟武功。雖舊有薦奉之法，未足以盡殊才。其普告州郡，有壯勇秀異，才力傑出者，皆以名聞，將簡其尤異，擢而用之。苟有其人，勿限所取。兗州李隆，才堪良將，稍遷司馬督。晉地理志曰：兗州，按禹貢，濟河之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兗端也，信也。又取兗水名焉。統郡國八，其六曰東平國。職官志曰：三衛始制，前驅由基強弩為三部，司馬各置督史。初，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隆陳其必敗，俄而欣為虜所沒。涼州者，乎朝臣莫對，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滅賊，何為不任？願卿方略，何如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帝曰：云何？隆曰：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陛下威德醜虜，何足滅哉？帝許之，乃以隆為武威太守。晉地理志曰：涼州，按禹貢，雍州之西界，漢改周之雍州為涼州，蓋以地處西方，常寒涼也。統郡八，其四十六，南隔西羌，西通西域。又曰：涼州，雍之西界，周襄其地為狄秦，與匈奴失甘泉，又使林屠渾邪王居涼地。王後以地降漢，漢置張掖、酒泉、武威郡。其後又置金城郡，謂之河西五郡。六魏涼州刺史領戍已，校尉護西域如漢故事。至晉不改。武帝紀曰：咸寧四年，夏，涼州刺史楊欣與虜若羅拔能等戰于武威，敗績死之。又曰：涼州武威郡漢置統縣七，姑臧、宣威、揖次、倉松頭、美驪、軒番、木是也。公卿僉曰：六軍既眾，州郡兵多，但當用之，不宜橫設賞募，以亂

常與隆下將安說不可從也帝弗納隆限腰引弩二十六鈞
引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因請自
至武庫選杖武庫令與隆分爭御史中丞奏劾隆隆曰臣當亡
命戰場以報所受武庫令乃以魏時枹杖見給不可復用非隆
下使臣城賊意也帝從之

晉職官志曰驍騎將軍游擊將軍並漢雜號將軍也魏置為
中軍及晉以領護左右衛驍騎游擊為六軍 鈞三十斤也
又給其三年軍資隆於是西渡溫水虜機能等以眾萬計或
乘險以過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
則馮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靡
不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或夾道累礮石賊負鐵鎗行不得前
隆至悉被犀角无所留礙賊咸以為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
水經曰江水又東逕諸葛其圖龜南注曰石磧平曠望燕川
陸有其所造八陣圖東跨故壘西累細石為之自龜西去聚

石八行行間相去二丈因曰八陣既成自今行師庶不覆敗
皆圖在勢行藏之權 神武秘略曰奇正離合者天陣居乾
地陣居坤風陣居巽雲陣居坎是謂四正為陽為剛為闔門
飛龍居震虎翼居兌鳥翔居離蛇蟠居艮是謂四奇為陰為
柔為開門以正合以奇勝或八而為一或散而為八是也

偏箱車制左右偏箱車并前後拒車共四色各係絞車連弩
內偏箱各連添神臂弓兩枚拒前後車各連床子弩一枝
其車梯長一丈六尺闊四尺五寸雙輪各高五尺五寸箱高
三尺八寸闊六尺前後車轆各長五尺左右偏箱能離各高
六尺五寸闊八尺前後轆推槍各兩條通長八尺五寸向外
出槍頭前後拒車能離各高六尺五寸前轆推槍一條後轆
推槍兩條各通長八尺五寸兩稍出槍頭左右偏箱各於外
輪車頭設料槍六條各長二尺五寸能離額槍六條各長四
尺前後拒車各前轆設槍兩條長五尺其兩輪設槍并能離

額槍並同偏箱之數目尺寸每車一乘合用推車絞弩兵士
一十二人車傍執器械備戰兵士又一十二人擁押一名通
計二十五人如人數有餘則更添之若深入長驅即別置輜
重守車兵士之數 本草磁石一名玄石一名處石生太山
川谷又慈山有鐵處則生蜀本注云吸鐵虛連十數針乃至
一二斤刀器回轉不落 南州異物志云漲海嶠頭水淺而
多磁石外微入乘船以鐵鑠鑠之至此閉磁石不得過 鐵
甲之別名 犀甲以犀革為甲也

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
歡笑詰朝召羣臣謂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涼也乃詔曰隆以
偏師寡眾奮不顧難冒險能濟其假節宣威將軍加於幢曲蓋
鼓吹

晉地理志曰魏文帝分河曲為涼州分隴右為秦州又曰天
水郡之襄縣注云秦州故居 晉樂志曰鼓角擗吹曲按周
禮以鼓鼗軍事角詠者云蚩尤氏率魍魎與黃帝戰於涿鹿
帝命吹角為龍鳴以禦之其後魏武城為中鳴胡角者本以
應胡笳之聲後漸用之擗吹有雙角即胡樂也張博望入西
域傳其法於西京李延年更造二十八解乘輿以為武樂後
漢以給邊和帝時萬人將軍得之

晉武帝紀咸寧元年春叛虜樹機能送質請降三年三月平
虜護軍文淑討叛虜樹機能等破之五年正月虜帥樹機能
攻陷涼州乙丑使討虜護軍武威太守馬隆擊之是年十二
月馬隆擊樹機能斬之涼州平
朝議將加隆將士勳賞有司奏隆將士皆先加頭爵不應更授
衛將軍揚玃駁曰前精募將士少加爵命此適所以為誘引今

隆全軍獨冠西土獲安不得便以前校塞此後功乃從明讓賜加租各有差

楊琰字文琚揚駿弟弘農華陰人歷位尚書令衛將軍

大康初朝廷以西平荒毀宜時興復以隆為平虜護軍西平太守將所領精兵又給牙門一軍屯據西平時南虜成至每為邊患隆至師軍討之虜據險距守隆令軍士皆負農器將若田者虜以隆无征討意徇衆稍怠隆因其无備進兵擊破之畢隆之政不敢為寇

晉武帝改咸寧五年為太康元年 西平郡屬涼州漢置統縣四西都臨羌長安夷是也

太熙初封奉高縣侯加授東羌校尉積十餘年威信振於隴右時略陽太守馮翊嚴舒與楊駿通親密圖代隆毀隆年老謬老不宜服戎於是徵隆以舒代鎮氏羌聚結百姓驚懼朝廷恐關隴樓乃免舒遣隆復職竟卒於官

百五十八

晉武帝改太康十年為太熙元年 略陽郡本名廣魏秦始中更名焉秦州統縣四焉却郡屬雍州 楊駿字文長弘農華陰人以後父起居重位自鎮軍將軍遷車騎將軍封臨晉侯子咸嗣亦驍勇長沙王又以咸為鷹揚將軍

孫子曰兵尤選鋒曰比隆募勇三千而平涼州又曰踐墨隨敵以決戰事隆依八陣法且戰且前又曰兵以詐立以利動隆令士卒詐為田者因其无備而破之是也

論能以重戰討涼。兵車之用尚矣三代王者之征伐紀於詩書述於史傳凡乎原野未有不以車戰者抑嘗推源其

意蓋以先王用兵本於仁義借人力重人命戰則以車為陣止則以車為營器甲糗糧於此乎載人得休息以逸待勞不求大勝亦无大敗進則速奔退无遽走務在持重以圖万全非若後之用兵者取辦於臨時勝則追亡逐北惟利是視敗則鳥散瓦解掃地无餘卒救方之眾而決機於一時之幸不幸

也春秋之時舊制尚在雖吳越之澤國往往亦皆用之漢魏而下用者浸寡晉咸寧中馬隆討涼州獨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

弓矢所及應絃而倒轉戰千里遂以克敵李靖謂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束部伍三者迭相為用

馬隆所得古法深矣李靖在唐最號知兵者與太宗議伐高麗而首及於此則車之為利豈小補哉靖又嘗論蕃漢短長

以蕃長於馬馬利乎速閩漢長於弩弩利乎緩戰然則不參以車而專事步騎與弩將何所戰而車亦豈容緩故知車戰

不惟合於古法且為中國之長技噫國家廢棄不用久矣安得復有如馬隆李靖輩出而用於卒世不用之時乎

論平涼方略首末。北地胡寇金城涼州刺史牽洪討之衆胡內叛與楊機能共圍洪於青山初大司馬鸞言於帝曰胡

烈牽洪昔勇而无謀強於自用非綏遠之材將為國耻帝以

百五十八

牽洪不協故毀之至是洪果軍敗而死及後梁州刺史楊欣復失羌戎之和馬隆陳其必敗俄而欣為樹機能所沒河

西斷絕帝有西顧之憂臨朝歎曰誰能為我討此虜隆以為能帝以隆為武威太守聽隆募能引弓四鈞挽弩九石者得

三千五百人至武威庫選仗給以三年軍資隆於是西渡溫水樹機能等以衆萬計據險拒之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為木

屋施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衆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至帝撫掌歡笑詰朝召

羣臣曰君從諸卿言无秦涼矣乃假節拜宣威將軍隆至武威鮮甲大人猝放韓且萬能等率萬餘落來降咸寧五年十二

月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平又為西平太守時南虜成奚為邊重隆討平之後加東羌校尉咸信於隴右云

論忠勇不恤毀譽傳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若馬隆者其不恤人言者乎初河西斷絕晉武帝有西顧之憂朝士皆

難其行險獨乞募三千勇士鼓行而西其氣勇可謂壯矣而公卿論議則以隆為小將妄說不可從也帝用之而隆果立平涼之功殆其謂東蕃也威信大振洛陽守嚴舒密圖代鎮且毀隆年老謬老不宜服戎帝罷之而關隴復擾不免遣隆復職自非隆之忠勇報國其能不為人之說毀者幾希昔子文為令尹二仕之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夫子猶以為忠况隆之為將用之則功立廢之則亂生烏得不謂之忠勇乎以是知為將者惟患忠勇之不立爾苟忠勇過人又何憂人之說毀哉

張氏集註

檀道濟

檀道濟高平金鄉人也

隋地理志曰濟陰郡統縣九其九曰金鄉

武帝北伐道濟為前鋒所至望風降服徑進洛陽議者謂所獲俘囚應悉戮以為京觀道濟曰伐罪人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中原感悅歸者甚眾

宋紀義熙十二年三月加帝中外大都督會姚興死子泓新立兄弟相殺關中擾亂四月帝表伐關洛乃戒嚴北討南

北攻守類攷曰洛陽今西京左傳宣十二年楚子曰古者

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盜賊杜預注曰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

文帝即位上將誅徐羨之等乃道濟欲使西討王華曰不可上

曰道濟從人者也曩非創謀繼而使之必將無慮道濟至之明

日上誅羨之亮既而使道濟與中領軍到彦之前驅西伐上問

策於道濟對曰臣昔與謝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

略明練殆難與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悉晦智

晦悉臣勇今奉王命外討必未陳而禽時晦本謂道濟與羨之

同誅勿聞來上遂不戰自贖事平征南大將軍

宋紀文帝諱義之武帝第三子元嘉元年八月即位子中堂

備法駕入宮大赦改元宋書徐羨之字宗文東海郡人武

帝晏駕與中書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鎮北將軍檀道濟同

被誅命少帝失德廢帝文帝即位帝以羨之亮晦罪誅之羨

之自縊死又謝晦傳及少帝廢徐羨之以晦領護南交校

尉荆州刺史加都督故令居外為援精兵舊將悉以配之文

帝即位晦慮不得去甚憂惶及發喜曰今得脫矣三年文帝

誅羨之等及晦子世休收贖子世平兄子紹等晦先舉羨之

亮亮次發子果凶問集精兵三萬人奉表言羨之亮無罪見

誅帝已戒嚴尚書尋荆州暴其罪狀晦率眾二万發自江陵
移檄建鄴言王弘等罪又上表陳情云 王華字子陵誕從
祖弟文帝即位以華為侍中右衛將軍 傳亮字季友北地
靈州人少帝廢亮奉迎文帝及即位將誅亮先呼入見省內
盜有報之者亮以搜病暫還遣信報徐羨之因出奔兄迪
墓郭以收之於是伏誅妻子流建安 到彦之字道豫彭城
武原人楚大夫屈到後也文帝入奉大統元嘉三年討謝晦
進彦之鎮軍於彭城之內不利咸欲退還夏口彦之不回
謝晦傳初晦與徐傳謀為自全計晦據上流擅鎮廣陵各有
強兵足制朝廷羨之亮於中知權可得持久及帝將行召檀
道濟委之以眾晦始謂道濟不全及聞其來大衆皆潰
元嘉八年到彦之侵魏已平河南復失之道濟都督征討諸軍
事比略地轉戰至濟上魏軍盛寇滑臺道濟時與魏軍三十
餘戰多獲軍至歷城以資運竭乃還時人降魏者具說糧食已
罄於是士卒憂懼莫有固志道濟夜唱籌量以所餘少米散
其上及魏軍謂道濟有餘故不復追以降者安斬以徇時道
濟兵寡弱軍中大懼道濟乃命軍士悉甲身白服乘輿徐出外
圍魏軍懼有伏不敢逼乃歸道濟雖不尅定河南全軍而反雄
名大振魏甚憚之圖之以機鬼還進位司空鎮壽陽
宋到彦之傳元嘉七年遣彦之等北侵自淮入泗自四月至
七月始至東平須昌縣魏滑臺武年洛陽守兵並走彦之留
朱脩之守滑臺尹冲守武年杜驥守金墉十月魏軍向金墉
城攻至武年杜驥走尹冲死魏軍仍進滑臺時河水將合糧
食又登彦之目疾大動將士疾疫乃回初遣彦之資實甚盛
及還凡百萬及府藏為空文帝遣道濟北救滑臺 北史魏
紀世祖太武諱焜此俗土為托謂后為跋故以為氏明元帝
崩即位神龜三年宋將到彦之自清水入河泝流西行遣將
渡河攻洛坂行軍將軍安頡督諸擊破之涼河攻洛陽拔之

平武年帥諸軍攻滑臺四年檀道濟王中德從清水救滑臺
丹陽王叔建汝陰公長孫道生拒之道濟等不敢進 南北
攻滑臺 齊郡統縣十其一曰歷城注曰東郡開皇十六年
改滑州 齊郡統縣十其一曰歷城注曰舊置齊南郡 唐
地理志曰齊州濟南郡領縣六其一曰歷城 南北攻守類
攷曰壽陽今壽春 隋地理志曰淮南郡舊曰豫州後魏曰
揚州梁曰南豫州東魏曰揚州陳又曰豫州後周曰揚州隋
曰壽州
道濟立功前朝威名其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
朝廷疑畏之時人或目之曰安知非司馬仲達也文帝寢疾領
軍劉洸負執朝政慮道濟為異說又彭城王義康亦慮官軍憂
駕道濟不復可制十三年春將遣還鎮下渚未發會上疾動義
康詔召入祖道收付廷尉及其子八人並誅之時人歌曰可
憐白浮鳩枉殺檀江州道濟見收憤怒氣盈目光如炬俄爾間
引飲一斛乃胸膈投地曰乃壞汝方里長城
南史武帝七男王脩容生彭城王義康永初元年封彭城王
文帝即位與王弘共輔朝政弘薨又領揚州刺史太子太傅
既專權朝野輻湊文帝有疾內外事皆專決施行上疾篤
會魏軍南伐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曰夫高世之勳道家所
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 李南壽論曰道濟始因錄用故
得志暇晚困大名以至顛覆
魏人聞之皆曰道濟已死吳子輩不足復舉自是頻歲南北有
飲馬長江之志文帝問商景仁曰誰可繼道濟答曰道濟以累
有戰功故致威名餘但未任耳帝曰不然昔李衡在朝匈奴不
敢南望後繼者復有幾人二十七年魏軍至瓜步文帝登石頭
城望其有憂色對曰若道濟在豈至此
元嘉二十七年魏太武自將步騎十萬奄至南頓太守鄭琨
走夏四月引兵還秋七月遣寧朔將軍王元謨帥太子步兵

校討沈慶之鎮軍諸議參軍申垣水軍入河受督於青巽二州刺史蕭斌太子左衛率臧質驍騎將軍王方回徑造許洛東西齊奉梁南北秦三州刺史劉秀之震盪沂隴太尉江夏王義恭出文彭城為眾軍節度冬十月魏主渡河眾號百萬至瓜步言欲渡江建康震懼內外戒嚴陳艦列營周巨江濱六七百里文帝登石頭城有憂色南北攻守類攻曰瓜步在今真州揚子縣石頭城在今建康府上元縣西五里元和郡縣圖志瓜步山在揚州六合縣東南二十里臨大江宋元嘉二十八年魏太武登此山隔江望秣陵去

孫子曰將軍可奪心道濟謂明悉臣勇果不戰而自潰又曰強弱形也道濟唱籌量沙而却魏軍是也

為將智勇兼全。有智將有勇將有智勇兼全之將張子房道濟等惟惟大勝千里而其狀貌及若婦人女子皆無魁梧奇偉之容此智將也關羽張飛號稱虎臣為萬人之敵然驕

於士夫不恤小人而終反不能自保此勇將也有智無勇尚能自全有勇無智其終必斃若擅道濟者可謂智勇兼全之將矣宋武北征道濟獨為前鋒王師所在望風降附徑進洛陽所獲俘囚禁為京觀迨夫文帝西伐道濟又為前驅上問料敵之策而道濟力陳奉王命以外討必未陣而禽卒果如所料自非智勇之過人又孰能如此哉雖然此猶未見其奇謀也滑臺之役唱籌量沙而魏軍不敢追乘輿徐出而魏軍不敢逼全軍而返雄名大振嗚呼茲其所以為智勇之兼全欤異時魏軍至瓜步文帝登石頭城而與嘆曰若道濟在豈至此苟智勇一或有闕魏文果何如是之惓惓耶張鳳

論有大功而見殺。瓜牙勳力之臣用之則如風雷爾物不用則如猛虎出山國家所倚敵人所畏也使其有罪猶當以小大輕重詳議而滅之自非叛逆無殺之道也道濟有大功無小罪劉湛以疑忌之故私說權臣除之為身謀耳而義

康任軍國乃聽用謠譖不少顧慮然則不待他日釁負之彭獨此一事自足以取死矣夫二人所患首謂道濟之強也以為去之則莫于毒已不知殺景仁冠瀛臥疾無堅甲利兵之用而其鋒穎一發慘於干戈其戢豈不甚矣哉

君臣不知三略 兵法傳于今世者七家惟三略最通於道而適於用人君惟光武知之人臣惟子房知之觀光武常引三略策弱之說以塞臧宮伐匈奴之請子房嘗過老父於圯上夜半授書而歸則其平生之所施設何適而非三略耶且三略之言曰君無疑於臣臣無疑於君國定主安臣以義退又曰臣不可以無德無德則無以事君君不可以無威無威則國弱威多則身蹶嗚呼此天下之至言惜夫宋文帝擅道濟皆莫之知也道濟眺秦北卻尤魏真一代之驍將卒以威名過重見忌於時文帝猥聽義康之謀無故召而殺之自是魏有故馬長江之志謂吳子輩不足復憚類秦南伐遂至瓜步延敵廢境雖悔何追嗟夫使文帝能如光武道濟能如子房則明良之會兩得何至是乎既悲道濟以威多蹶身固知夫三略之書有補於世而又念夫為將者不可不熟究其義而用以立功用以保身也世不絕聖國不乏賢光武子房何時而無邪

張氏集註百將傳卷之六十四

張氏集註百將傳卷之六十五

王鎮惡

王鎮惡北海劇人也。觀狂。祖猛仕符堅任兼將相父休為河東太守鎮惡以五月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疎宗猛曰此非常兒皆孟嘗君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各鎮惡齊相田嬰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十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率也其母切幸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率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耶嬰默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

年十三而符氏敗後隨叔父曜歸晉頗讀諸子兵書喜論軍國大業騎射非長而從橫善果斷

宋武帝伐廣固人或薦之武帝召與語異焉因留宿且謂諸佐曰鎮惡猛孫所謂將門有將即以署前部賊曹

南此攻守類攻口廣固城在今青州益都縣西四里晉曹叡所築為青州刺史治所南燕主慕容超所都也 安帝義熙

五年劉裕抗表伐南燕四月發建康五月至下邳步至琅邪六月至東莞 孟嘗君問其父曰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

武帝謀討劉毅鎮惡曰公若有事而楚請給百舸 船也 勿為前

駁及西討轉鎮惡參軍事使率龍驤將軍劉恩百舸前發鎮惡受命使夜兼行揚州劉亮州上毅謂為信不知見毅鎮惡去

江陵城二十里舍舸步上荆思軍在前鎮惡次之舸留一二人對舸岸上堅旗安鼓語所留人曰計我將至城便長旗後有

大軍狀又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舸鎮惡前戴城津戎及百姓皆言劉藩軍上晏然不疑將至城遂殺要將朱顯之馳前問藩所

在軍人谷在後及至軍後不見藩又望見江津舸被燒而鼓聲甚盛知非藩上便陣見毅令閉城門鎮惡亦馳進得入

城便因風放火燒大城南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詔及赦并武帝手書凡三函示毅毅皆燒不視金城內亦未信帝自來及短兵接戰鎮惡軍人與毅下將或是父兄子弟中表親親且聞且語知武帝在後人情離懈初毅常所乘馬在城外不得入倉卒無馬使就子肅取馬肅不與朱顯之謂曰人取汝父而惜馬汝走欲何之拿馬以授毅從大城東門出奔牛牧佛寺自縊鎮惡身被五箭手所執強縛利婢手中被折江陵平後二十日大軍方至以功封漢壽縣子

宋高祖紀義熙八年荊州刺史劉道規表懇求歸改授豫州刺史以豫州刺史劉毅代之毅既有雄才大志與帝俱興復

晉室自謂京城廣陵功足相抗雖權事推帝而心不服也厚自矜許朝士素望者並多歸之與尚書僕射謝混丹楊尹和

僧施並深相結及鎮江陵豫州舊府多割以自隨請僧施為南齊校尉帝和毅終為異端必密圖之毅至西表為表求從

弟兖州刺史藩以為副貳帝偽許焉藩入朝帝命收藩及謝混並賜死自表討毅又假黃鉞率諸軍西征發建鄴王鎮惡

勸恩前襲江陵 勸恩字道恩蘭陵人武帝征孫恩常為先登膽力過人以功封都鄉侯 隋書地理志南郡舊魯州

州統縣十一其一曰江陵注曰帶南郡 神武秘畧曰嚴警鼓角者野營行軍在外日出日沒時搥鼓一千槌三百三十

槌為一通鼓音止角音動一十二聲為一疊角音止鼓音動如此三鼓二角而昏明畢 劉藩毅之從弟為兖州刺史毅

乞為副貳 金城江陵城名 宋紀十一月帝至江陵及武帝北伐為鎮西諮議行龍驤將軍領前鋒將發前軍將軍

劉穆之謂曰晉晉丈王委獨於鄧艾今亦委卿以開中卿其勉之鎮惡曰吾等因託風雲並蒙抽擢今咸陽不剋誓不濟江三

秦若定而公九錫不至亦卿之責矣鎮惡入賊境戰無不捷破虎牢又相合塢方軌徑據潼關將士乏食乃親到弘農督人租

百姓競送義粟軍食復振

宋紀初帝平齊仍有定關洛意遇虜循侵逼故驥及平荆雍乃謀外畧會姚興死子泓新立關中擾亂帝表伐開洛乃戒嚴北討 宋書劉穆之字道和東莞晉人帝北伐留世子為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轉穆之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將軍甲仗五十人入殿居東城內總朝政外供軍旅突斷如流事無壅滯 九錫者按宋紀大路戎路各一玄牡二駟衮冕之服赤烏副馬軒縣之樂六佾之儔朱戶納陛武賁之士三百人鈇鉞各一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栝一

尚圭璜副馬是為九錫 義熙十三年武帝發建康道王鎮惡擅道濟將步軍自淮肥向許洛入秦境所向皆捷秦將王苟生以添丘降鎮惡徐州刺史姚掌以項城降道濟諸屯守皆望風歿附惟新蔡太守董連不下道濟攻拔其城執連殺之進克許昌獲太守姚坦及大將楊業晉兵進至成臯秦陳留公洗鎮洛陽遣使求救於長安秦主泓遣關生帥騎三千救之姚益男將步卒一萬助守洛陽又遣姚懿南屯陝津為志援寧朔將軍趙元勸洗固守金墉以待西師之救司馬姚禹陰與道濟通以爲不可嬰城示弱乃遣趙元將兵千餘南守柏谷塢廣武將軍石無諱東戡鞏城既而成臯虎牢皆來降道濟等長駟而進 水經河水東逕成臯大伾山下注曰成臯縣故城在伾上蔡帶伾阜高四十丈春秋傳曰制岩邑也魏叔死焉即東魏也齊襄公二年曹成公親諸侯會于戚遂成虎牢以逼鄭求平也蓋修故爾穆天子傳天子射鳥獸於鄭圃命虞人掠林有虎七萃之士捕而獻之天子命爲押畜之東虜是曰虎牢名自此始也秦以爲關漢乃縣之南北攻守類故曰成臯虎牢皆來降者蓋非一處李吉甫於汜水縣大漢之成臯縣一名虎牢何哉攻之寰宇記去成臯今孟州汜水縣虎牢城在今邑界則非一處吉甫以成臯爲

虎牢者以其地皆在汜水縣耳

南北攻守類故曰柏谷塢在今西京偃師縣緹氏鎮之東北李吉甫云在緹氏東北七里 前漢韓信傳曰車不得方軌注曰方軌謂併行也 水經注曰河在關內南流渾激關山因謂之渾關河水自渾關東北流水側有長坂謂之黃花坂陟此坂以升開歷北出崦通謂之函谷關號曰天險義熙十三年宋武王入長安檀道濟王鎮惡或據山爲營或據城結壘爲大小七營渾帶河險姚氏亦保據山阜之上尚傳故迹直北隔河有風陵南則河濱姚氏營與晉對岸 隋書地理志曰弘農郡統縣四其一曰弘農注曰舊置西伯農郡後周廢之業初置弘農郡初帝與鎮惡等期若剋洛陽須待大軍未可輕前既而鎮惡等至渾關爲僞大將軍姚紹所拒不得進馳告武帝求糧援時帝軍入河魏軍屯河岸軍不得進帝呼所遣人開舫北戶指河上軍示之曰我語令勿進而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軍鎮惡既得義租紹又病死爲無軍將軍姚讚代紹守嶮泉力猶盛武帝至湖城讚引退

隋書地理志曰河南郡統縣十其二曰洛陽注曰有漢已來舊都 南北攻守類故曰洛陽今西京 義熙十三年帝發建康遣沈林子劉遵考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汴河西上先遣使假道於魏魏明元泰常元年晉劉裕遼河伐姚泓使羣臣議之崔浩以爲不若假之水道聽裕而上魏乃遣魏清阿薄于等將步騎十萬屯河北岸 隋書地理志曰河南郡閩鄉縣舊曰湖城開皇十六年改焉 大軍次潼關謀進取計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舡者垂在艦內汴渭而進艦外不見有行舡人北上素無舟楫莫不驚爲以爲神鎮惡既至令將士食畢便棄舡登岸清水流急諸艦悉逐流去鎮惡撫士卒曰此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方里而舡乘衣糧並已逐流唯鎮惡死戰可立

大功乃身先士卒即隨長安城內六萬餘戶鎮惡撫慰初附
號令嚴肅於灊上奉迎武帝勞之曰成吾霸業者真卿也謝曰
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帝笑曰卿欲多馮異邪帝留第二子桂
陽公義真為安西將軍雍秦二州刺史鎮長安

南北攻守類攷曰渭橋即中渭橋也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
曰在京北咸陽縣東南二十二里 神武秘畧曰蒙衝以犀
革蒙板覆背兩廂開掣棹前後左右有弩牒矛穴敵不得
近矢石不能敗此不用大艇務於速疾止乘人不及非戰艇
也 隋書地理志曰京北郡統縣二十二其二曰長安注曰

帶郡有開官有舊長安城 南北攻守類攷曰灊上在今京
北五年縣東 帝以鎮惡欲奪馮異按史通宋武不李史氏
綠飾之辭耳 宋高祖紀帝欲奪馮異長安經署趙魏劉穆之
卒乃歸發長安以桂陽公義真為宛州刺史鎮長安宋書盧
陵王獻王義真孫脩華所生年十二從北征及開中平武帝

東漢欲留偏將恐不足固人心乃以義真為雍州刺史加都
督以王備為長史委以關中任帝將還三秦父老泣訴曰不
沾王化於今百年始親衣冠方仰聖澤長安十陵是公冢墳
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屋宅捨此何之武帝憫然曰受命朝廷
不得擅留今留第二兒令文武才賢共鎮此境臨還自執義
真手以授王脩令脩執其子手授帝云

鎮惡以征虜將軍鎮安西司馬馮翊太守委以打禦之任
隋書地理志曰馮翊郡統縣八其一曰馮翊注云後魏曰華
陰是也

又大軍東還赫連勃勃逼北地義真遣中兵參軍沈田子拒之
虜甚盛田子退而劉因堡遣使還報鎮惡鎮惡對田子使謂
安西長史王脩曰公以十歲兒付吾等當共思竭力今擁兵不
進賊何由得平使反言田子甚懼
北史鐵弗衛辰第三子屈丐本名敦敦明元改曰屈丐道

武末劉馮僭稱大夏天王姓鐵弗遂改赫連氏晉劉裕
攻長安劉馮聞而喜曰姚泓豈能拒裕裕必剋之待裕去後
吾取之如拾遺耳於是赫連馬勵兵休養士卒及劉裕禽泓留
子義真守長安屈丐伐之 隋書地理志曰北地郡後魏置

幽州西魏改寧州統縣六
王猛之相符堅也北人以方諸苟亮入關之功又鎮惡為首時
論者深憚之田子曉柳之捷威震二輔而與鎮惡爭功武帝將
歸留田子與鎮惡私謂田子曰鐘會不得遂其亂者為衛瓘
等也語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故二人常
有猜心時鎮惡師于涇上與田子俱會傳弘之壘田子求屏人
因斬之幕下并其弟鴻濶深從弟昭朗凡七人弘之奔生義
真義真率王智王脩被甲登橫階門以祭其妻儀而田子至言
鎮惡反脩執田子以舉義斬焉

義熙十二年沈田子傳洪之入武關秦成將皆棄城走田子
進屯青泥秦主泓使姚和都屯曉柳以拒之田子等將攻曉
柳秦主泓欲先擊滅田子等然後東出乃帥步騎數方奄至
青泥田子本為疑兵所領裁千餘人聞泓至欲擊之傳洪之
以眾寡不敵止之田子兵費用奇不必在眾今眾寡相絕勢
不兩立若彼結圍既固則我無所逃矣不如乘其始至營陣
未立先薄之可以有功遂進秦兵合圍數重田子扼慰士卒
皆踊躍鼓噪奮擊秦兵大敗泓奔還灊上 南北攻守類考

曰曉柳城則今京兆府藍田縣城也 辛氏三秦記涇水出
安定朝那縣開山東南經新平扶風至京兆高陵縣入渭云
宋書弘之字仲度北地泥陽人武帝北伐弘之與扶風太守
沈田子等七軍自武關入留為桂陽公義真雍州中從事

水經大渭水又逕長安城北注曰十二門北出西頭第一門
本名橫門王莽更名霸都門左幽亭如淳曰其外郭有都門
有棘門又有通門亥門 李南壽論曰自晉室播遷來宅

子 30-790

楊越開邊遙沮伊隴退荒區分其內外山河判其表裏桓
溫一代英人志移晉鼎自非兵屈霸上戰蚡枋頭則先宅之
運中年允集宋武帝起布衣非藉人言一旦驅率馬合奄
與霸緒功雖有餘而德猶未洽非樹奇功於難立震大威於
四海則不能成配天之業一異同之心故項外積武功以收
人望及金墉請更元勳既立心欲挂旆龍門折衝異趙踐功
桓氏取高昔人方復觀兵嶠渭陳師天嶮及靈威震震重關
自關故知英策所包先勝而後戰也王鎮惡推鋒直桓前無
疆陣為宋方叔其壯矣乎

孫子曰兵以詐立鎮惡揚言劉藩來上而請劉毅又曰死地
示之以不活鎮惡棄衣糧而勵士卒是也

論用兵剋復長安用兵之道必使三軍之士有百死直前
之心無一生後顧之望然後戰必勝攻必剋無所往而不如
吾意矣其項羽擊秦引兵渡河已渡皆湛航破釜燒廬舍

持三日糧視士必死無還心由是楚兵冠諸侯無不一當百
王鎮惡入渭令將士食畢便棄航登岸諸艦悉逐流去鎮惡
撫士卒曰此是長安城北門去家方里而舫乘衣糧並已逐
流唯宜死戰今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
他歧矣卿等勉之乃身先士卒眾騰踊爭進遂剋長安夫項
羽之兵與諸侯之兵一也楚之所以必勝者由項羽渡舟破
釜有以作之爾鎮惡之兵與姚秦之兵一也晉之所以必剋
者由鎮惡之棄航登岸有以激之爾豈非示之以必死而使
勇統人自為戰以求生耶吳子曰三軍之眾百方之師張設
輕重在於一人謂之氣機尉繚子曰戰在於治氣詎不信夫
論不能保其功名晉自馬渡江之後羣胡四起而分中
原百餘年間南北阻絕迨至姚秦衰弱宋武乘釁以圖關中
鎮惡實為軍鋒觀其自何入渭泝流而進風馳電掣遂剋長
安可謂一時之傑乎載之功矣惜夫武帝不能推誠委任相

與其濟太繁及項江引兵還還既留鎮惡為司馬以副其
子義真又與沈田子之徒退有後言以啟其嫌隙卒相夷滅
鎮惡及禍而關中復失此真可謂大不幸者雖然自古將帥
非惟立功之難而能保成功為尤難非惟得君之難而協和
同列為尤難蓋功名世之所甚重而人所必爭者也方其敵
國未滅惟恐用兵之不力而大事之不濟及乎鳥尽弓藏兔
死狗烹禍患往往不旋踵而至故曰能保成功為尤難也人
君之選將固欲求天下豪傑而任之然負蓋世之才者必見
忌於眾懷獲人之畧者必見嫉於人重以權利之相讓勢位
之相軋讒毀之所由生怨憤之所由積有不可勝慮者故曰
協和同列為尤難也嘗讀劉文傳深嘆其非章及論鎮惡傳
又傷其不幸艾容有以自取鎮惡何自而致耶則惟功而不
居以賢而下人茲蓋明哲之所務也戴溪

張氏集註百將傳卷之六十五

張氏集註百將傳卷之六十六

壽敬字懷文京兆杜陵人也世為三輔著姓父祖歸宋寧遠長史敬事繼母以孝聞

前漢書地理志曰京兆尹故秦內史高帝元年為塞國二年更為渭南郡九年復為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為京兆尹統縣十二其十二曰杜陵注曰故杜伯國宣帝更名

齊末多故大尉陳顯達護軍將軍崔慧景頻逼建鄴人心惶駭西土人謀之敬曰陳雖舊將非高人才崔頗更事憐而不武天下真人殆與吾州矣乃遣其二子自結於梁武

梁書陳顯達南彭城彭城人東昏立都下大相殺戮顯達懼禍李兵欲直襲建鄴崔慧景字君山清河東武城人東昏即位誅戮將相慧景不自安江夏王賢玄說之慧景聞言響應帝聞變以右衛將軍左良盛假節都督下水陸軍慧景降

江趣京口東府石頭白下新亭諸城皆潰左良盛走慧景禽殺之梁武帝紀姓蕭氏以天監元年即位于南郊

及兵起檄至勸率郡人伐竹為筏倍道來赴有眾二千馬二百匹帝見敬甚悅撫几曰它日見君之面今日見君之心吾事就矣師剋郢魯平茹湖敬多建策皆見用大軍發郢謀留守將上難其人久之顧敬曰棄驥驥而不乘焉遠二而更索即日以為江夏太守行郢州府事

梁紀永元二年十一月李兵後檄建鄴至竟陵命長史王茂與太守曹景宗為前軍茂景宗帥眾濟岸頓九里其日郢州刺史張郢迎戰茂等破之荆州遣冠軍將軍鄧元起軍王王世與田安等會大軍於夏口帝築漢口城以守魯山命水軍主張惠紹朱惠遠等遊過中江絕郢魯二城信使時張冲死眾推軍主薛元嗣及長史程茂為主三月南康王即位遣冠軍將軍蕭穎達領兵來會四月帝出活命王茂蕭穎達

等逼郢城五月帝移屯漢南東晉遣軍胡將軍吳子陽等十三軍救郢州進據巴口七月帝命王茂帥軍主曹仲宗等潛師襲加湖將逼子陽水涸不通艦四更無雨而水暴長眾軍乘流齊進攻之大潰子陽等竄走眾及溺于江郢魯二城相視奔氣戊午魯山城主孫樂祖降己未夜郢城有數百毛人踰堞且泣投黃鵠磯蓋城之精也及其城主程茂薛元嗣求降東昏聞郢城沒乃為城守計 隋書地理志曰江夏郡舊置郢州統縣四江夏武昌永興蒲圻是也

天監二年遷豫州刺史領歷陽太守魏遣眾來伐敬率州兵擊走之四年侵魏詔敬都督眾軍敬遣長史王超宗梁郡太守馮道根攻魏小岷城未能拔敬巡行圍柵魏城中忽出數百人陳於門外敬欲擊之諸將皆曰向本輕來請還授甲而後戰敬曰魏城中二千餘人閉門堅守足以自保今無故出入於外必其驍勇若能挫之其城自拔眾猶遲疑敬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為飾幸敬之法不可犯也乃進兵魏軍敗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遂進討合肥

隋書地理志曰豫州為禹貢荊州之地豫之言舒也言稟和平之氣性理安舒也汝南郡後魏置豫州後周改曰舒州後魏又以所統新息縣置東豫州梁改曰西豫州故河南郡大業元年改豫州梁及以廬江郡置南豫州同安郡亦置豫州歷陽郡後齊立和州統歷陽烏江二縣 梁紀天監四年冬十月使中軍將軍揚州刺史臨川王宏都督北討諸軍事侵魏 梁書馮道根字巨基廣平郡人武帝即位為驍騎將軍天監二年為南梁太守領皇陵城戍遷輔國將軍 南北攻守類攷曰小岷城今廬州梁縣之小岷城也淮南圖經云小岷山在梁縣東四十六里小岷城在縣東四十五里以其傍江郡梁置南豫州又改為合州統縣七合肥廬江襄安預隆

山澤水開化是也

先是右軍司馬胡景畧至合肥久未能下敵寨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淮平陽即此是也乃堰肥水項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魏初分築東西小城夾肥敵先攻二城既而魏援將楊靈嗣帥軍五方奄至眾懼不敵請表益兵敵曰賊已至城下方復求軍且吾求濟師彼亦徵眾師克在和古人之義也因戰破之軍人少安

漢書地理志曰太原郡汾陽縣北山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陰入河過郡二行千三百四十里冀州滹平陽隋臨汾郡也後魏置平陽郡 合肥志曰廬州合肥縣肥河水在縣南應劭曰夏水出父城東南至此與淮合故曰合肥酈元曰按州派別無合注之理廬江四辨曰水出雞鳴山在縣西北四十里北流二十里所分而為二其一東南流經合肥縣南又東南入巢湖其一西北流二百里出壽春投于淮二水皆曰肥

爾雅云崑異出同流肥言所出同而所崑異也是山准一水分流合於一源分即為肥合亦同也故曰合肥又舊經曰滌從西北自雞鳴山合三澗師子步河流入州下合小史河滌灣七曲水故曰合肥四辨之言為有理 左傳威公十一年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眾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

初肥水堰立使軍主王懷靜築城於岸守之魏攻陷城乘勝至敵城下軍監潘靈祐勸敵退還巢湖又請走保三又敵怒曰將軍死綏有前無却因令取鐵屑磨幢樹之堤下示無動志

無為志曰巢湖在巢縣西周圍四百里港汊大小三百六十占合肥舒城巢蘆江四邑之境 三丫河在軍西南南北攻守類攻曰古巢湖北流合于肥河今湮矣吳魏舟師之所由不可見也 說文曰緩車中靶也 魏武帝令曰將軍死綏有前死一尺無却生一寸

每戰不肯騎馬以輿自戰督勵眾軍魏兵擊堤敵親與爭魏軍却因築壘於堤以自固起閘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城潰俘獲刀餘所獲軍實無所私焉初胡景畧與前軍趙祖悅同軍交惡志相陷害畧一怒自齎其齒齒皆血流敵以將帥不和將致患禍酌酒自勸對畧曰且願兩武請勿復私讎故終於此役得無害焉敵每晝夜安夜奔軍苦三更起燈燈達曙無備其眾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多歸之所至頗自修立館宇藩籬墻壁皆應準繩合肥既平有詔班師去魏軍既近懼為所躡敵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敵威名皆之不敢逼全軍而還於是遷豫州於合肥

南北攻守類攷曰壽春本豫州刺史治也

五年魏中山王元英攻北徐州圍刺史昌義之於鍾離眾兵百萬連城四十餘武帝遣征北將軍曹景宗拒之次邵陽洲築壘相守未敢進帝怒詔敵會焉賜以龍環御刀曰諸將有不用命

者斬之敵自合肥徑陰陵大澤過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軍盛多勸敵緩行敵曰鐘離全繫死而後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况緩乎旬日而至邵陽

北史景穆十二王南安王拓跋英以功遷安南大將軍賜爵廣武伯宣武即位進爵常山侯改封中山王 南北攻守類攷曰鐘離郡東州齊以為北徐州今鐘離縣東四里有古鐘離城宋明帝於此立徐州梁為北徐州 梁書昌義之歷陽

烏江人天監元年封永豐侯累遷北徐州刺史鍾離四年大本北侵五年冬詔班師乃遣脩鍾離城較義之為戰守備英果率眾數十方圍鍾離衝車毀西壩時城中眾饑三干義之督帥隨方抗禦前後殺傷方計鍾離死者與城平 隋書

地理志曰鍾離郡統縣四其一曰鍾離注曰舊置郡寰宇記去春秋時鍾離子國 濠州圖經去邵陽洲在州東北十八里 梁書曹景宗字子震新野人天監五年魏中山王英

攻鎮直徐州刺史昌義之武帝詔景宗督眾軍援義之豫
州刺史畢叔亦援焉而受景宗節度詔景宗頓道入州待眾
軍齊集俱進景宗欲專其功乃違敕而進遇暴風卒起頗有
沉溺復還守先頓帝聞之曰景宗不進蓋天意乎孤軍獨
往城不時立必見狼狽今得待軍同進始可大捷矣濠州
圍經陰陵城在定遠縣西北六十里漢置陰陵縣屬九江郡
王莽曰陰陵又曰定遠縣東南至廬州梁縣界七十里北至
本州鍾離縣界三十里 南北攻守類攷云章叔口合肥取
直道由陰陵大澤者自今廬州由定遠縣界以趨濠州
初帝勅景宗曰章叔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叔甚謹帝聞曰
二將和師必濟矣叔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掘甬道
洲為城比曉而營立元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景宗慮
城中危懼乃募軍士言文達洪麒麟等贖入城使固城守潛
行水底得達東城中戰守日苦始知有援於是人百其勇

梁書馮道根傳魏攻鍾離武帝詔章叔救之道根為數前馳
至徐州建計據邵陽洲築壘掘塹逼魏城道根能走馬步地
計馬足以賦功城隍立辦 濠州圍經去州有東西二城北
臨淮清流門外有濠口濠北作鑠口三十九步南作鑠口七
十步二城周一十里四十步濠水自濠塘山發源山東而北
流百餘里回旋紆餘來趨州治至城西隅抱城正東流一里
所由觀風門外北折入淮去近合為一城未復其舊迹
魏將揚大眼將五餘騎來戰大眼以勇冠三軍所向皆靡叔結
車為陣大眼聚騎圍之叔以強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甲穿中殺
傷者眾大眼大眼右臂上墮而走明日元英自率眾來戰叔東
素木與執白角如意以擊軍一日殺合元英甚憚其強魏軍又
夜來攻城飛矢雨集叔子黯請下城以避箭叔不許軍中驚駭
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
魏書大眼武都氐難當孫也 內典云如意梵去阿那律秦

言如意指歸去古之瓜杖也或骨角竹木刻作人手指瓜柄
可長三尺許或背痒手所不到用以搔抓如人之意故名若
齊高祖賜隱士明僧紹竹根如意梁武賜昭明太子木犀如
意石崇王敦皆執鐵如意是也
魏人先於邵陽洲兩岸為兩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板裝大
艦使梁郡太守馮道根廬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劍等為
水軍會淮水暴長數即遣之聞艦競發皆臨賊壘以小舡載草
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賊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
疾倏忽之間橋柵不壞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
天地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元英脫身遁走魏軍趨水死者十
餘萬斬首亦如之其餘釋甲誓願乞為囚奴猶數十萬馮道根
昌義之義之且悲且喜不暇答但叫曰更生更生帝遣中書郎
周捨勞軍於淮上以功進爵為侯

梁書曹景宗傳先是詔景宗等預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為
火攻計令景宗與數各攻一橋敵攻其南景宗攻其北云
南北攻守類攷云梁郡者道根為南梁州刺史也南梁今至
州梁所置郡 梁書裴邃字深明河東聞喜人天監初除監
江太守五年征邵陽州魏人為長橋斷淮以濟遂乘艦徑造
每戰輒克於是密作沒突艦會甚兩淮水暴漲遂乘艦徑造
橋側進擊大破之 馮道根傳云及淮水暴長道根乘戰艦
斷魏連橋魏軍敗績 景宗傳云叔遣所督將馮道根李文
劍裴邃章寂等乘艦登岸擊魏洲上軍及殪景宗使眾軍復
鼓譟亂登諸城呼聲震天地揚大眼於西岸燒營自東岸
棄城走諸壘相次士朋悉奔其器甲爭投水死淮水為之不
流 魏書元英圍鍾離詔以師行已久命英為振旅之意英
霖雨連并可謂天違人願然王者行師牽動不易不可以少
致睽淹便生異議願少賜寬假以日月無使為山之功中途

而廢及四月水盛破橋英及諸將狼狽奔還士眾沒者十有五
五六云

七年迂左衛將軍俄為安西長史南郡太守會司州刺史馬仙
理自北還軍為魏人所躡三關擾動詔敕督衆軍援焉賊至安
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墻起高樓衆頗譏其示弱敕曰不然
為將當有怯時其時元英復追仙理將復邵陽之耻聞歡至乃
退帝亦下詔罷軍

隋書地理志曰南郡舊荊州統縣十 義陽郡齊置司州梁
曰北司州後復曰司州後魏改曰郢州後周改曰申州統縣
五義陽鍾山羅山礼山淮源是也 南北攻守類攷曰義陽

今信陽軍在唐為申州李吉甫去本漢平氏縣義陽鄉之地
樂史云魏文帝分南陽立義陽郡居安昌城晉武帝割南陽
之東部復置義陽郡梁天監元年改曰北司州尋復為司州
三關者平靖武陽黃岷是也寰宇記云平靖關在信陽縣南

七十六里齊志義陽有三關之塞此其一也武陽黃岷二關
在安州今德安府應山縣界宋齊以來常為邊鎮黃岷
曰東關又名廣岷平靖一曰西關 安陸今德安府之安陸
縣 天監七年魏郢州司馬彭玕等叛魏潛引梁兵趁義陽

三關戍主侯登等以城來降郢州刺史婁悅嬰城自守魏以
中山王英都督南征諸軍事步騎三万出汝南以救之十月
魏禹劼軍主白早生殺豫州刺史司馬悅自號平北將軍求
援於司州馬仙理上詔仙理救早生仙理進頓楚平城遣副
將齊狗兒以兵二千助守壽劼詔以早生為司州刺史魏以

邢劼行豫州事兵擊早生亦先發使中山王英繼之
亦率騎八百倍道而行五日至鮑口丙子早生遣其大將胡
孝智將兵七千逆戰破之乘勝至壽劼早生出戰又破之
因渡汝水圍其城魏聞劼捷命中山王英趣義陽十二月已
未齊狗兒等開門出降斬白早生英乃引兵前趨義陽八年

春正月魏中山王英至義陽將取三關英策之曰三關相須
如左右手若克一關而二關不待攻而定攻難不如攻易東
關易攻且須先取即黃石公所謂戰如風發攻如河決也英
恐弁力於東乃使長史李華率五統向西關分其兵勢身督
諸軍向東關果如英策凡禽大將六人支將二十人卒七十
米四十五石軍資稱是 安陸今德安府之安陸縣
十五年拜表致仕徵拜護軍給鼓吹一部入直殿省居朝廷恂
恂未嘗忤視武帝甚禮敬之

洵恂温恭貌
晉通元年迂侍中車騎將軍未拜卒於家
梁紀武帝天監十八年改元普通

叔雅有曠世之度淮人以惠愛為本所居必有政績將兵仁
士卒營幕未立級不肯舍井竈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公於儒者
雖臨陣交鋒常緩服乘輿執竹如意雖見以麾進止與裴遠俱
為名將餘人莫及

李南壽曰觀叔雅制勝之道謂為魁梧之傑然而形甚羸瘠身
不跨鞍輅與指麾隱如敵國其器分有在隆名豈虛得乎
孫子曰兵之情主速敵軍旬日而至邵陽。又曰神乎神乎至
於無聲敵比曉立營而元英大驚。又曰不若則能避之敵
謂為將當有怯時。又曰視卒如愛子敵營幕未立不肯就
舍是也

論用兵以其所長。天下有常勢勢有所不可雖英雄豪傑
有所不能為其為之也必因其間而乘其隙然後可以得志
昔者三國鼎峙吳據江左其後晉宋齊梁陳起而乘之六朝
數百年間明君賢臣累累而出經營圖回求逞志於西北者
非一率多不得所欲而止惟周瑜有赤壁之捷謝元有肥水
之捷韋叡有邵陽之捷是三捷者破敵以數十萬計誠曠
世之盛事然吳晉與梁終不能收中原尺寸之地而三將亦

不敢窮追遠討以求非常之功名何故蓋地各有利人各有宜南方地臨江淮而人便舟楫舟楫利以守北方地多原野而人便騎射騎射利於戰南方之人輕巧而文明北方之人重穠而武暴風聲氣習之不同強弱勇怯之不敵是雖雄豪傑出而將之豈能易其所利而反其所宜哉此其勢之不可者也若夫宋武帝用南方之人一卒而滅燕再卒而滅秦則有由矣蓋值慕容超姚泓之庸暗謀謀乘次內外離叛以故長驅徑倚如蹈無人之境用力少而見功多所謂因其間乘其隙以得志者也又嘗攷殷傳而識所以制勝之具初魏大將楊大眼以精騎萬餘搏戰殷乃結車為陣射以強弩而左之既而遣馮道根等裝大艦為水軍因風縱火焚其橋柵而魏軍大潰中山王元英脫身逃去殆與周瑜破曹操之術不異是皆善為南方之所長以乘北人之所短亦兵家之至數也夫欲伐國圖功而不用其所長以乘彼之所短又不伺敵之閒隙慮善而後動如此者為之浪戰其能取勝亦出於幸而已戴溪

⑤用兵獨示其弱。韋叡梁之名將威懾鄰境三關接動元英欲源鍾離之耻其鋒銳甚詔叡督眾以援仙理宜示其所長使敵知畏方且增築安陸之城開壘起樓眾頗譏其示弱叡曰不然為將當有怯時已而元英服叡威名知其不可犯而退嗚呼叡之此等固異夫庸人武夫恃匹夫之勇而不知變者故特表而出之

⑥將帥和協有功。梁武帝遣曹景宗攻魏於景宗以韋叡卿卿望宜善敬之又詔韋叡與景宗會兵賜以龍環御刀曰諸將有不用命者斬之自是景宗見叡甚謹上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邵陽之役魏果大潰蓋武帝是時有戒心故臨川王宏既敗不重委以將帥而用曹景宗救鍾離且以韋叡副之於是其有功然則任私而用非其人其敗可立待改過而

用得其人其功亦可立致速如影響可不信夫雖然以曹景宗論之景宗又非叡比也伐魏之任初不委叡則元英揚大眼之徒豈能當哉昌義之被圍得釋德此二人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獨得雉遂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及作捷也景宗爭先敵獨居後獲其財如此居伐又如此其嘗中有餘地矣

張氏集註百將傳卷之六十六

張氏集註百將傳卷之六十七

王僧辯

王僧辯字君才太原祁人也父神念事魏位潁川太守與僧辯據郡歸梁

隋地理志曰太原郡後齊并州置統縣五其六曰祁縣注曰後齊廢開皇中復潁川郡舊置潁州東魏改曰鄭州後周改曰許州統縣十四屬豫州

學涉該博尤明左氏春秋言辭辯捷器宇肅然雖射不穿孔而有凌雲之氣

隋經籍志曰春秋左氏長經二十卷賈逵左氏解詁三十卷服虔左氏傳解詁三十一卷王肅注春秋左氏傳三十卷董

遇春秋左傳章句三十卷左氏傳義注十八卷王朗春秋左氏傳十二卷杜預春秋左氏經傳集解三十卷

元帝為江州刺史僧辯為中兵參軍時有安成望族劉敬躬者田間得白蛆蚘化為金龜將銷之龜生光照室敬躬以為神而禱之所請多驗遂謀作亂遠近響應元帝命中直兵參軍曹子鄧討之使僧辯襲安城子鄧既破其軍敬躬走安城僧辯擒之由是以勇略稱

梁紀世祖元帝武帝第七子也隋志三公三師二大各置中兵參軍事中兵者掌畿內丁帳事及蕃兵等事隋地理志曰廬陵郡安復縣注曰舊置安城郡平陳郡廢改曰安城云

侯景及元帝承制以為領軍將軍及荆湘疑貳元帝令討之僧辯部分將帥并力攻圍遂平湘土侯景浮江西寇軍次夏首僧

辯為大都督軍次巴陵景既陷郢城將進寇荊州於是綠江屯戍望風請服僧辯並沉公私船於水分命眾軍乘城固守偃旗

卧鼓安若無人翌日賊眾濟江輕騎至城下謂城中曰語王領軍何不早降僧辯便答曰大軍但向荊州此城自當并賊僧辯

軍向木早降僧辯便答曰大軍但向荊州此城自當并賊僧辯

百口在人掌搗豈得便降頃之羣肉薄苦攻城內同時鼓譟

矢石雨下賊乃引退

賊臣侯景生萬景魏之懷朔人也武帝紀曰太清元年司徒侯景求以河南十三州內屬以景為大將軍封河南王二

年秋侯景舉兵反梁書元帝紀太清三年帝徵兵於湘州刺史河東王譽拒命遣世子方等討譽軍敗死又遣鎮

兵將軍鮑泉討譽雍州刺史岳陽王譽舉兵寇江陵鮑泉攻湘州斬譽湘州平水經曰夏水出江流于江陵縣東南注

曰江津豫章口東有中夏口是夏水之首江之汜也屈原所謂過夏首而西浮顧龍門而不見也龍門即郢之東門岳

陽風土記曰巴陵本漢下雋之巴丘漢志下雋屬長沙按在今鄂州蒲圻界水經云本吳之巴丘即蘭城也晉平康元

年立巴陵縣隋地理志曰巴陵郡梁置巴州平陳改岳州統縣五竟陵郡舊置郢州統縣八非此也乃江夏郡舊置郢州元帝紀太清元年為荊州刺史侯景陷建鄴帝命冊江

陵城周回七十里元帝又命平北將軍胡僧祐率兵援僧辯是日賊復攻城不尅又為火艦燒柵風不便自焚而退有流星墜其營中賊徒大駭相顧失色賊帥任約又為陸法和所擒景乃燒營後遁旋軍夏首元帝以僧辯為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封長寧

縣公

梁書胡僧祐字頽果南陽冠軍人仕魏位銀青光祿大夫以大通二年歸梁事元帝侯景之亂拜為假節武猛將軍令援

僧辯將發謂其子曰可開朱白二門吾不捷則死吉則由朱

白則由白元帝壯之前至赤沙亭會陸法和至乃与并軍大

敗景將任約軍擒約賊臣傳大景初圍臺城援軍三十萬

兵士望青袍則氣消膽奪及赤其之役胡僧以羸卒一千破任約精甲二萬大

命即率也陵諸軍法流討景攻拔魯山仍攻郢即入羅城又有

大星如車輪墜賊營去地十丈變成火一時碎散有龍自城出
五色光曜入城前鸚鵡洲水中景聞之悟道歸建鄴賊帥宋子
仙等因愛求翰鄧城身還就景僧辯偽許之子仙謂為信然浮
舟將發僧辯命杜龔放諜掩至大破之擒子仙丁和等送江陵
元帝命生釘和舌鑿殺之

水經曰江水又東逕魯山之南注曰右翼際山也 地說曰

漢興江合于衡北翼際山傍者也 地理志曰夏水過郡入

江夏山左郡沔水口江之右岸有船官浦歷黃鵠磯西而南矣

直鸚鵡洲之下尾是曰黃軍浦吳將黃蓋所屯得名 賊臣

傳宋子仙為佐命元功加三公之位 梁元帝紀曰太清三

年侯景悉兵西上遣其將宋子仙任約襲鄧州執刺史方諸

王僧辯屯師巴陵帝遣將胡僧祐陸法和援巴陵僧祐等擊

破景將任約軍擒約景解圍首道以王僧辯為征東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尚書人奉眾追景所至皆捷進圍鄧州獲賊將

宋子仙等

鄧州既平僧辯進師尋陽軍人多夢周何三朝神云吾已助天

子討賊自稱征討大將軍並乘朱航俄而友曰已殺京口渡者

數十百焉元帝加僧辯侍中尚書令征東大將軍僧辯頓表勸

進並蒙優答

尋陽志曰廬山記六郡本大江之北尋水之陽因名尋陽今

蘄州蘭城即其故址咸和九年刺史溫嶠始自江北移於益

城之南亦尋陽之境內宋書志尋水注江因水以名縣 隋

地理志曰九江郡舊置江州統縣二 前漢項羽傳注曰數

十百人者八九十乃至百也 陳高祖紀曰進以大雷軍人

杜陵蓋雷池君周何神自稱征討大將軍乘朱航陳甲仗稱

下征侯景去

於是發江州直指建鄴乃先命南兖州刺史侯瑱襲南陵鵲頭

等戍並寇之及發鵲頭中江而風浪師人咸懼僧辯再拜告天

曰僧辯忠臣奉辭伐罪杜稷中與當使風息若鼎命中論請從
此逝言訖風止自此遂定安流有羣魚躍水飛空引導賊望官
軍上有五色雲雙龍挾艦行甚迅疾景自出戰於石頭城北僧
辯等大破之盧暉略聞景戰敗以石頭城降僧辯引軍入據之
景走宋方僧辯命眾將入據臺城其夜軍人失火燒大極殿及
東西堂僧辯雖有賊賊之功而馭下无法軍人因掠驅逼居人
都下百姓綠淮號叫翻思景焉命侯瑛襲之橫東追以偽行臺
趙伯超降侯瑛送之至僧辯命送江陵於是逆寇乘平

陳書侯瑛字伯玉巴西充國人父洪遠蜀賊張文華據白崖

山益州刺史都陽王蕭範命洪遠討之戰死瑛斬文華奪其

以將帥之任範卒瑛領其眾據豫章降侯景及景敗乃應義

師梁元帝授瑛南兖州刺史 隋地理志曰南陵屬宣城郡

南北攻守類攷曰石頭城今建康府上元縣西五里 賊臣

傳王僧辯至蕪湖城主宵遁侯子堅率步騎萬餘人度洲并

引水車俱進僧辯大破之至是景登烽火樓望西師大懼僧

辯及諸將遂於石頭城西步上連營立柵至于落星場進營

石頭城北景列陣挑戰僧辯大破之 盧暉略景之爪牙尤

毒於百姓者也 朱方今鎮江也 賊臣傳梁人為景用者

故將軍趙伯超盡心竭力 景單舸走前太子舍人羊鸞殺之

元帝即位授鎮衛將軍司徒改封永寧郡公先是天監中沙門

釋寶誌為讖云太歲龍將无理蕭經霜雪應死餘人散十八子

時言蕭氏當滅季氏代興及湘州賊陸劬等攻破衡州刺史丁

道貴而李洪雅又自零陵稱助討劬既而朝廷未達其心詔徵

僧辯就宜豐侯循南征為都督東上諸軍事以陳武帝為都督

西下諸軍事先是陳武讓都督於僧辯僧辯不受故元帝分為

東西都督而俱南討焉尋而洪雅降納以為應符於是其議

拜洪雅為大將軍專事為主

隋地理志曰長沙郡舊置湘州統縣四衡山郡平陳置衡州

統縣四零陵郡平陳置永州統縣五皆屬荆州 陳書高祖
武帝吳興長城下若里人姓陳氏王僧辯征陸納於湘州承
制命帝代鎮揚州承聖二年湘州平帝旋鎮京口

供雅乘平有大輿鐵蓋鼓吹羽儀悉備莫從入長沙城時納等
據車輪夾岸為城士卒皆百戰之餘器甲精銳徒黨勇銳蒙衝
闕艦亘水陵山時天日清明初天雲霧驟發之際忽然風雨將
人謂為泣軍百姓竊言知其敗也三月庚寅有兩龍自城西江
中騰躍升天五色分明遙映江水百姓咸仰面目之父老成聚
而悲竊相謂曰地龍已去國其亡乎

初納造大艦一名曰三王艦者邵陵王河東王桂陽嗣王三人
並為元帝所害故立其像於艦祭以太牢加其節蓋羽儀鼓吹
每戰輒祭之以求福又造二艦一曰青龍艦一曰白武艦皆衣
以牛皮並高十五丈選其中尤勇健者乘之僧辯憚之稍作連
城以逼焉賊不敢交鋒並懷懈怠僧辯因其無備親執旗鼓以

誠進止羣賊大敗歸保長沙僧辯乃命築壘圍之而自出臨視
賊知其不設備其黨李贛李賢明等蒙楯直進僧辯向據胡床
不為之動指麾勇敢遂斬賢明賊乃退歸

梁書邵陵王綸字世調武帝第六子大寶元年綸至郢州
南平王恪乃上綸為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綸於是置百
官改廳事為正陽殿於是大脩器甲將討侯景元帝聞其盛
乃遣王僧辯帥舟師一萬以逼綸綸將劉龍武等降僧辯綸
走武昌復收兵屯于齊昌郡侯景將任約襲綸敗走復歸
齊昌行收兵至汝南魏所署汝南王季表率開城納之綸乃
復修城池收集士卒將攻竟陵魏所遣楊忠侯幾通攻破
城執綸殺之投于江 桂陽簡王融文帝第五子亮子也嗣
造字元身位信州刺史有威惠太清二年赴接臺城馮救還
蒼尋為張續所構書報湘東王曰河東桂陽二蕃獨角欲襲
江陵湘東乃水步兼行至荆鎮堤高軍江津不以為意湘東

至乃乃造深加慰喻造心乃安後留止省內造心知禍及遂
肆醜言湘東大怒付獄殺之

初陸納作逆以王琳為辭去若放琳則自服時衆軍未之許而
武陵王紀擁衆上流內外駭懼元帝乃遣琳和解之湘州乃平
因被詔會衆軍西討尋而武陵敗績

梁書王琳字子珩會稽山陰人本兵家少好武遂為將帥稍
遷岳陽內史隨王僧辯破侯景後拜湘州刺史麾下萬人多
是江淮秦益平景之勳与杜龕俱為第一持節縱暴於建鄴
僧辯禁之不可懼將為亂啓請誅之琳亦疑禍今長史陸納
率部曲前赴湘州身輕上江陵陳謝及至帝以下吏而使廷

尉卿黃羅漢太舟卿張載宜喻琳軍陸納等不受命乃熱黃
羅漢殺張載元帝遣王僧辯討納敗走長沙是時湘州未
平武陵王紀下又甚盛江陵恐懼納啓琳琳無罪請復本位
元帝乃鎖琳送時納出兵方戰會琳至僧辯升諸樓車以示

之納等按戈俱拜奉軍皆哭曰乞王郎入城即出及放琳入
納等降湘州平仍復琳本位使拒武陵王紀平授衡州刺
史紀字世詢武帝第八子天監十三年封武陵王大同三年
為都督益州刺史及侯景陷臺城大寶元年遣世子圓照領

二蜀精兵三萬受湘東王釋節度釋命圓照頓白帝未許東
下七月釋報武帝崩問紀將發釋止之二年四月紀乃啓號
於蜀五月以西陵軍容甚盛元帝命陸法和立二城於峽口
名七勝鑲江以斷峽時陸納未平元帝其憂六月紀築連城

攻綿鐵鑲及頓兵日久師老糧盡習力俱殫又魏人入劔閣
卅子圓照啓紀荆鎮為景所城疾下大軍紀率衆急進知疾
景已平有悔色召圓照責之圓照曰侯景雖誅江陵未服宜
速平蕩元帝遺紀書許其還蜀專制峽方紀不從命於是樊
猛率所領至紀所甲士批文簡拔刃升舟紀首落其子圓照
軀亦分云

是時齊遣鄒元建謀襲建鄴乃遣其大將東方老等繼之陳武帝聞之馳報江陵元帝詔僧辯急下赴援僧辯次姑熟即留鎮焉先命豫州刺史侯瑱築壘於東閩以拒北軍徵吳郡太守張彪吳興太守裴之橫會瑱而大敗之僧辯振旅歸鄴承聖三年二月詔以僧辯為大尉車騎大將軍

姑熟今太平州 寰宇記曰東閩在今山縣西九十里又曰在巢縣東四十里本屬和州今無為軍亦管其半則東閩在兩邑之間也 公羊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

魏遣兵及梁王警合眾將襲江陵元帝徵僧辯於建鄴為大都督荆州刺史未至而荆州城及敬帝初即梁王位僧辯預授立功承制進驍騎大將軍中書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與陳武帝參謀討伐

周書文帝紀西魏恭帝元年梁元帝遣使請據舊圖以定疆界又連結於齊遣柱國于謹中山公宇文護大將軍楊忠章

孝寬等步騎五萬討之 北史附庸梁帝蕭詧字理孫武帝孫昭明太子統第三子大同元年除雍州刺史太清二年以詧兄譽為湘州刺史元帝令其世子方等攻譽方求附庸于西魏時西魏大統十年也魏恭帝元年周文伐江陵詧以兵會之 荆州城事見于謹傳 梁紀敬帝元帝第九子太清三年魏克江陵王僧辯陳霸先定議以帝為梁王去

時齊文宣又納貞陽侯明以為梁嗣與僧辯書并貞陽亦頗與僧辯書論還國繼統之事僧辯不納及貞陽與齊上黨王高澄至東閩散騎常侍裴之橫軍則僧辯遂謀納貞陽仍書定君臣之禮因遣第七子顯顯所生劉并弟子珍往充質遣左方尚書周弘正至歷陽迎明踐位授僧辯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牧如故陳武帝時為司空南徐州刺史因自京口舉兵襲之僧辯馳石頭城是日視事軍人已踰城北而入南門又白有兵來僧辯與子願就執是夜俱被絞殺

北齊顯祖文宣帝神武第二子天保元年五月即位于南郊 梁書長沙宣武王懿子猷猷弟明字靖通少被武帝親愛貞陽侯武帝納侯景大舉北侵以明為都督趣彭城大

圍進取魏遣慕容紹宗赴授明軍敗見俘執及至魏釋其禁送晉陽東魏除明散騎常侍魏平江陵齊文宣使送明至梁并前後所獲梁將湛海珍等皆聽從明歸令上黨王浚率眾

送之是時王僧辯陳霸先在建康推晉安王方智為太宰都督中外諸軍事承制置百官浚軍漸進明與僧辯書求迎僧

辯不從及浚破東關斬裴之橫僧辯懼乃納明於是梁與東魏齊師北反 隋地理志曰歷陽郡後齊立和州統歷陽烏江二縣 梁紀承聖三年七月王僧辯納貞陽侯蕭明入建鄴即位年號天成以敬帝為太子司空陳霸先襲殺僧辯

李商隱論曰僧辯風格秀舉有文武奇才而逢茲酷濫幾致傾覆幸全首領卒樹奇功事人之道於斯為得及時鍾交後

地居元宰內有與主而外求君遂使尊卑易位親疎貿序既同兒戲且類奕碁延敵開門實基於此梁國傾宗為天下笑 豈天將啓陳何斯人而斯謬也哀哉

孫子曰天地孰得僧辯因賊有星墜龍去之異而成功又曰軍擾者將不重也僧辯能據胡牀而不動是也

討侯景為有功 侯景作逆坐靈塗吳宗社丘墟既覆梁祚浮江西寇虎焰方張元帝以新造之荆豈易抗拒然而天理助順僧辯軍次巴陵而流星墜於賊營及攻郢城又有星墜龍出之異進師尋陽軍 夢二神助天子討逆伯發鶴頭羣魚引巢賊望軍上有五色雲龍扶艦豈非人事順於下則天時祐於上耶故侯景自謂天亡登烽火樓望西師看一人以為十人石頭之戰景軍大敗以百騎東奔空喪于羊覲之手則天道助順伐逆之理豈不昭然就謂高遠而不能感動者哉 戰錄

不能保其功名。夫立功名於世者固已為難而能保夫功名者為尤難有志之士得時遇主或謀議於帷幄或征伐於疆場言聽計從功名遂能以謹畏自將循理而勤功施當時名垂後世盛德可少訾哉若乃遭罹變故亦當長慮却顧不使倖於非冀竭忠正之節繼之以死而後已僧辯委質梁元率兵東下前無聖壘所當者潰掃平克逆可謂不世之奇功矣既而荊州覆滅敬帝即梁王之位僧辯預援立之功所制進時君臣之分定矣各位已極無何徇齊人之請而納蕭明不幾於為地畫足卒為霸先所圖何其惑哉此所以為立功名者固已為難而保功名者為尤難也故史臣論之以僧辯時鍾交喪地居元宰內有奧主而外求君遂使尊卑易位親疎異序既同兒戲且類亦甚延敵開塞實基於此喪國傾宗為天下笑豈天將啓陳何斯人而斯謀也哀哉世以為確論

張氏集註百將傳卷之六十七

張氏集註百將傳卷之六十八

吳明徹字通昭秦郡人也

隋地理志曰江都郡六合縣舊曰尉氏置秦郡後齊置秦州後周改州曰方州改郡曰六合開皇初郡廢四年改尉氏曰六合有六合山

幼孤性至孝年十四感墳墓未修築塚切家貧無以取給乃勤力耕種時天下亢旱苗稼焦枯明徹哀憤每之田中號哭仰天自訴居數日有自田還者云苗已更生明徹疑其給已歸鄰婦及往如言秋而大獲足充葬用時有伊氏者善占墓謂其兄曰君葬日必有乘白馬逐鹿者經墳此是最小孝子大貴之徵至時果有應

明徹即吳樹之小子也

及侯景寇都明徹有粟麥三千餘斛而隣里飢餓乃白諸兄曰今人不圖久奈何不與鄉里共此於是計口平分同其饑儉羣盜聞而避焉賴以存者甚衆

陳武帝鎮京口深相要結明徹乃詣武帝帝為之降階執手即席明徹微涉書史經傳就汝南周弘正學天文孤虛遁甲略通其術頗以英雄自許武帝亦深奇之又受禪授安南將軍文帝即位加右衛將軍

陳書武帝紀曰太清三年三月破侯景王僧下啓命帝鎮京

口京口已見前注 隋經籍志天文九十七部合六百七

十五卷又兵家有六甲孤虛雜決一卷六甲孤虛兵法一卷

孤虛法十卷五行家有論帝陰陽遁甲六卷伍子胥遁甲一

卷又文一卷遁甲經要鈔一卷遁甲萬一決二卷遁甲九元

九局立成法一卷萬洪遁甲肘後立成囊中秘一卷遁甲囊

中經一卷又疏一卷遁甲立成六卷郭弘遠遁甲叙三元玉

曆立成一卷遁甲立成一卷又關帝恭一卷遁甲穴隱秘苑

經一卷王璠黃帝九元避甲一卷黃帝出軍避甲式法一卷
避甲法一卷避甲術一卷臨孝恭避甲用尚法一卷籍避甲
鈔四卷三元避甲上圖一卷三元避甲圖一卷避甲九宮八
門圖一卷榮氏避甲開山圖三卷高洪避甲返覆圖一卷避
甲年錄一卷避甲文手決一卷避甲後立成一卷避甲行
日時一卷避甲孤虛起一卷避甲孤虛注一卷避甲九宮其
亭白茂書一卷避甲三卷高洪費用四卷又秘要一卷又要
一卷信都避甲三十三卷許昉三元避甲六卷又劉毗六卷
三元避甲二卷三元九宮避甲二卷杜仲三正避甲一卷避
三十五卷避甲時下決三十三卷陰陽避甲十四卷避甲正
經三卷避甲經十卷隔山圖一卷九星曆一卷三奇三卷推
時要一卷避甲二元九甲立成一卷雜避甲五卷陽避甲九
卷陰避甲九卷計五十四部 陳武帝紀紹泰二年梁帝備
九錫之禮進爵為王遜位于帝永定元年冬十月乙亥皇帝
即位于南郊還宮大赦改元 陳世祖文皇帝諱禧字子華
始興王之長子武帝崩入纂皇統改元天嘉
周迪反詔以明徹為江州刺史領豫章太守想眾軍以討迪明
徹雅性剛直統內不甚和文帝聞之遣安成王瑱代明徹令以
本號還朝
南史賊臣傳周迪臨川南城人侯景亂周續起兵於臨川迪
占募鄉人從之渠帥殺續推迪為主梁元帝授迪高州刺史
紹泰二年為衡州刺史元帝崩位熊曇朗反迪復討黃法
輿等圍曇朗屠之王琳敗後文帝徵迪出鎮益口又徵其子
入朝迪赴趨願望不至豫章太守周敷本屬迪至是與法
耗率其部詣闕文帝錄其破熊曇朗功並加官賞迪聞之不
平乃陰與留異相結及王師討異迪疑懼乃使弟方輿襲周
敷敷與戰破之又別使兵襲華皎於益城事竟盡皎被擒天
嘉三年文明乃使江州刺史天明徹都督眾軍與高州刺史

黃法輿豫章太守周敷討迪
宣帝大建五年朝議北征公卿互有異同明徹決策請行詔加
付中都督征討諸軍事授眾軍十餘萬發都緣江城鎮相續陳
陳紀高宗孝宣皇帝始興昭烈王第二子永定元年遂襲封
始興郡上文帝嗣位改封安成王光大二年十一月燕訓太
后黜廢帝為臨海王以帝入繼皇統正月甲午即位改元太
建 按徐陵傳去朝議比侵宣帝命舉元帥眾議在淳于量
陵獨曰不然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略人才當今無
過者於是爭論數日不決都官尚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
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忌即良副也是日詔明徹為大都督
今已監軍事遂冠淮南數十州地宣帝置酒舉杯屬陵曰賞
卿知人
軍至秦郡齊大將軍尉破胡將兵為護破走之秦郡齊宣帝以
秦郡明徹舊邑詔具太牢令拜祠上冢文武羽儀其盛鄉里榮
之進冠仁州授征北將軍進封南平郡公
陳書程文季靈洗子也靈洗卒文季盡領其眾起為超武將
軍大建五年都督吳明徹北討至秦郡秦郡前江浦通涂水
齊人並下大柱為柵柵水中文季乃前領驍勇拔開其柵明
徹率大軍自後而至攻克秦郡 南北攻守類攷曰仁州今
宿州北齊改新郡置仁州
進逼壽陽豫章王琳拒守明徹乘夜攻之中宵而潰齊兵退據
相國城及金城明徹令軍中益修攻具又過肥水灌城中苦
濕多腹疾手足皆腫死者十六七會齊遣大將皮景和率兵數
十萬來援去壽春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咸曰計將安出明徹
曰兵貴在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於
是躬擐甲宵四面疾攻城中震恐一鼓而擒王琳等送建業
和懼而遁走
南史北攻守類攷曰壽陽今壽春也 隋地理志曰淮南郡統

縣四壽春安... 梁書王琳字子珩會稽山陰人元帝居蕃琳姊妹並入後庭見幸琳由此得在左右少好武遂為將帥元帝多忌以琳得眾心出之嶺外元帝為魏所圍逼乃徵琳琳師次長沙知魏已平江陵立梁王警乃為元帝舉哀三軍縞素遣別將攻梁傳檄諸方時長沙蕃王蕭韶及上游諸將推琳主盟侯平雖不能受江頻破梁軍又以琳兵威不接不受指麾琳遣將討之不克師老不能進乃遣使奉表詣齊初魏克江陵求嘉王莊年甫七歲逃匿人家後琳迎還湘中衛送東下敬帝立出質于齊請納莊為梁主文宣遣兵援送纂眾於鄂州及陳文帝立琳乃互莊于濡須口齊遣慕容儼率眾臨江為其聲援陳遣安州刺史吳明微江中夜上將襲益城琳遣任忠大敗之明微僅以身免琳兵東下陳遣侯瑱等拒之琳軍為陳軍所殺及軍敗劉仲威以莊送壽陽琳與莊同入齊齊昭帝遣琳出合肥鳩集義故更圖進取賜琳書令鎮壽陽會陳將吳明微寇齊齊帝敕領軍將軍尉破胡等出援秦州令琳共為經略琳謂所親曰今太歲在東南歲星居斗牛分太白已高首利為客我將有喪又謂破胡曰吳兵甚銳宜以長策制之慎勿輕鬪破胡不從戰于呂梁齊師選長大有策力者為前隊驍蒼頭犀角大乃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善射弦無虛發眾軍尤憚之將戰吳明微謂蕭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摩訶曰願示其狀當為公取之明微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使指示之自酌酒以飲摩訶摩訶飲畢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陣前十餘步驍弓未發摩訶擒胡正中其額應手而仆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軍大敗尉破胡定琳單馬突圍僅免還至彭城齊令使赴壽陽并許召募又進封邑陵郡王南北攻守類攷曰金城今澧水軍金城鎮水經曰肥水出九江成德縣廣陽鄉西肥水別比過其縣西北入芍陂注曰

肥水自荻丘北逕成德縣故城西又北逕芍陂陂有五門吐納川流西北為香門又北分為二水一水東注黎漿水肥水自黎漿北逕壽春縣故城東為長瀨北齊書皮景和琅邪下邳人陳將吳明微寇淮南令景和拒之除領軍大將軍封文城郡王及明微圍壽陽數景和與賀拔伏恩救之是時拒明微者多願攬推景和全軍而還王琳傳曰陳將吳明微進立圍之堰肥水灌城而齊將皮景和等屯於淮西竟不赴救明微晝夜攻擊城內水氣轉侵人皆患腫死病相枕從七月至十月城陷被執明微殺之城東北二十里傳首建康詔為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遣謁者蕭湛就壽陽授策明微於城南設壇七卒二十萬陳旗鼓戈甲空壇拜受成禮而退六年自壽陽入朝七年進攻彭城軍至呂梁又大破齊軍八年進位司空給大都督銜龍驤尋授都督南兗州刺史南北攻守類攷曰彭城今徐州呂梁在今彭城東南隋地理志曰彭城郡舊置徐州統縣十一其一曰彭城郡有呂梁山魯郡舊兗州是也其都郡則梁所置南兗州後齊改曰東廣州陳復曰南兗州後周改為吳州隋開皇九年改揚州云及周滅齊宣帝將事徐充九年詔明微比侵令其世子慧覺攝行州事軍至呂梁周徐州總管梁士彥率眾拒戰明微頻破之仍詐清水以灌其城攻之甚急環列舟艦於城下周遣上大將軍王軌救之軌輕行自清水入淮口橫流堅木以鐵鎖貫車輪過斷船路諸將聞之甚恐議欲破堰拔軍以助載馬裴子烈曰君若決堰下船必傾倒豈可得乎不如前遣馬出過會明微苦背疾甚篤知事不濟遂從之乃遣蕭摩訶帥馬軍數千前還明微仍自決其堰乘水力以追軍及至清口水力微舟艦並不得度眾軍皆潰明微窮蹙乃就執周封懷德郡公位大將軍以憂遇疾卒於長安

周武帝建德六年正月平齊合州五十五郡一百六十二縣
三百八十五戶三十萬二千五百二十八口二千萬六千八
百八十六周紀武帝平齊乃於河陽及幽青南兗豫徐北朔
定州置總管府相并二總管各置官及六府官 隋書梁士
彥字相如安定烏氏人周武帝平齊封郡國公位上柱國宣帝
即位除徐州總管與烏丸九執擒陳將吳明徹裴忌於呂梁略
定淮南也 南北攻守類攷曰南清河本泗水今見行黃河
周書王軌太原祁人魏賜姓烏丸氏軌起家事互城公武帝
即位進位上大將軍及陳將吳明徹入寇呂梁徐州總管梁
士彥頻戰不利乃退保州城明徹遂堰清水灌之列船艦於
城下以圖攻取詔以軌為行軍總管率諸軍赴救軌於清水
入淮口多豎大木以鐵鎖貫車輪橫截水流以斷其船路欲
決堰以斃之 蕭摩訶傳曰周遣王軌來赴結長圍連鎖於
呂梁下流斷大軍還路摩訶謂明徹曰聞軌始鎖其下流其

兩頭築城今尚未立公若見遣擊之彼必不敢拒拔城若立
則吾屬震矣明徹奮騎曰然旗幟陣將軍事也長策遠略老
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一旬之中水路遂斷周兵益至摩訶
又請曰今求戰不得進退無路若潛軍突圍未足為計願公
率步卒乘馬輿徐行摩訶驅馳前後必使公安達京邑明徹
曰弟計乃良圖也然老夫受服專征今被圍逼斬實無地且
步軍既多吾為總督必須居後相率而行弟馬軍宜在前摩
訶因夜發率精騎八千衝突自後眾騎繼焉比旦達淮南
裴子烈字大士河東聞喜人梁負外散騎常侍荷之子少孤
有志氣以驍勇聞位北譙太守岳陽內史封海安伯
李南壽曰明徹屬運石之期當關上之任才非韓白識賊孫
吳知進而不知止知得而不知變犯斯不韙師亡國處宜甚
孫子曰上下同欲者勝明徹統內不和而文帝處今代之
又曰出其不意明徹垂夜攻王琳又曰兵之情主速明徹因

敵結營不進一鼓而禽之是也
材之可稱者五。太公論將以為將有五材勇智仁信忠
也若明徹者可謂兼有之矣今即其傳而考之勤耕種以修
墳塋分粟粟以賑鄰里仁也書史經傳微涉其意天文道甲
略通其術智也朝議北征公卿互有異同明徹獨決策而請
行忠也陳武帝鎮京口明徹深相交結彼為之降階即席信
也至於都督諸軍沿江降款進逼壽陽中宵而清躬擐甲中
一鼓而禽王琳登壇受策陳旗鼓戈甲成禮而退為將之勇
特餘事耳秦漢以來為將者類皆武夫悍卒販鬻屠狗之徒
識智仁忠信之為何物物然曰有之其能兼之明徹用兵雖未
可以全取若以平時大槩觀之亦其罕見者也孔子曰聖人
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善人吾不得而見之
矣得見有常者斯可矣孔子無求備於一夫吾於明徹亦云
矣志誠不能為天。若明徹圍周彭城蕭摩訶曰聞王軌始

鎖下流若見遣擊之彼必不敢相拒明徹奮舞曰長策遠略
老夫事也竊嘗因是而思之器量之所以易滿者志不勝氣
也能持其志則不為氣勝矣器量之所多者識不包物也能
廣其識則不為物移矣雖然此在儒者士夫尚有所不能以
志識淨淡者眾也而況於介冑之士乎無惑乎明徹之侮覆
矣在易之謙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孔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
不德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
其位也以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猶不足觀故晉士燮漢
馮異蜀趙雲之徒戰勝攻取淡若無事故能從王事而保其
終明徹獨不知此哉夫量之可勉而安非若力之難強而多
也烏獲季子鈞少加焉則不勝任矣惟勇不然志惟我所立
識惟我所處也知此者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亦可至也
不知此者雖雄才大略如齊桓九合諸侯振旅於之則叛者
九國曹操克荊州而張松見怒則天下三分又况其餘乎

論用兵本無成筭。用兵之道必有成筭而後進師。故動而成功，苟為不然，徒速其喪敗耳。三國時曹操遣朱光屯皖孫權將攻之，諸將欲作土山添攻具。呂蒙曰：「治工具有山川必歷日乃成，城備既脩，外救必至，不可圖也。」吾乘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尽，還道艱難，蒙竊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三軍銳氣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此全勝之道也。權從之而克皖城，既而張遼至，硤石聞城已拔而退，蒙之料敵制勝，何其明且審也。陳吳明徹之比，侵也。至呂蒙而敗，梁士彥之衆仍逆清水以灌徐城，攻之甚急，環列舟艦於城下，既不能速拔其城，王軌之救且至，自清水入淮口橫流，立木以鐵鎖貫車輪，過斷船路，蕭摩訶謂明徹曰：「聞軌始至，鎖其下流，兩頭築城，未立若擊之，彼必不敢，若明徹不能用及遣摩訶帥馬軍前還，自安堰乘水力以追軍，至清口水力微，舟艦並不得度，軍潰就執此與呂蒙謀皖之事，固无以異，唯其進師不若蒙之有成筭以取勝，又其得疾昏替，故至於敗，吁可惜哉。」孫子曰：「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必勝，不知此而用戰，必敗，誠知言也。」

張氏集註百將傳卷之六十八

百將傳一百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宋張預撰翟安道註預字公立東光人安道字居仁安陽人其書采歷代名將百人始於周太公終於五代劉鄩各為之傳而綜論其行事凡有一節與孫武書合者皆表而出之別以孫子兵法題其後蓋欲述古以現時亦戴少望將鑑論斷之類然其分配多未確當立說亦未免迂仍為宋人之談兵而已矣

八陣合變圖說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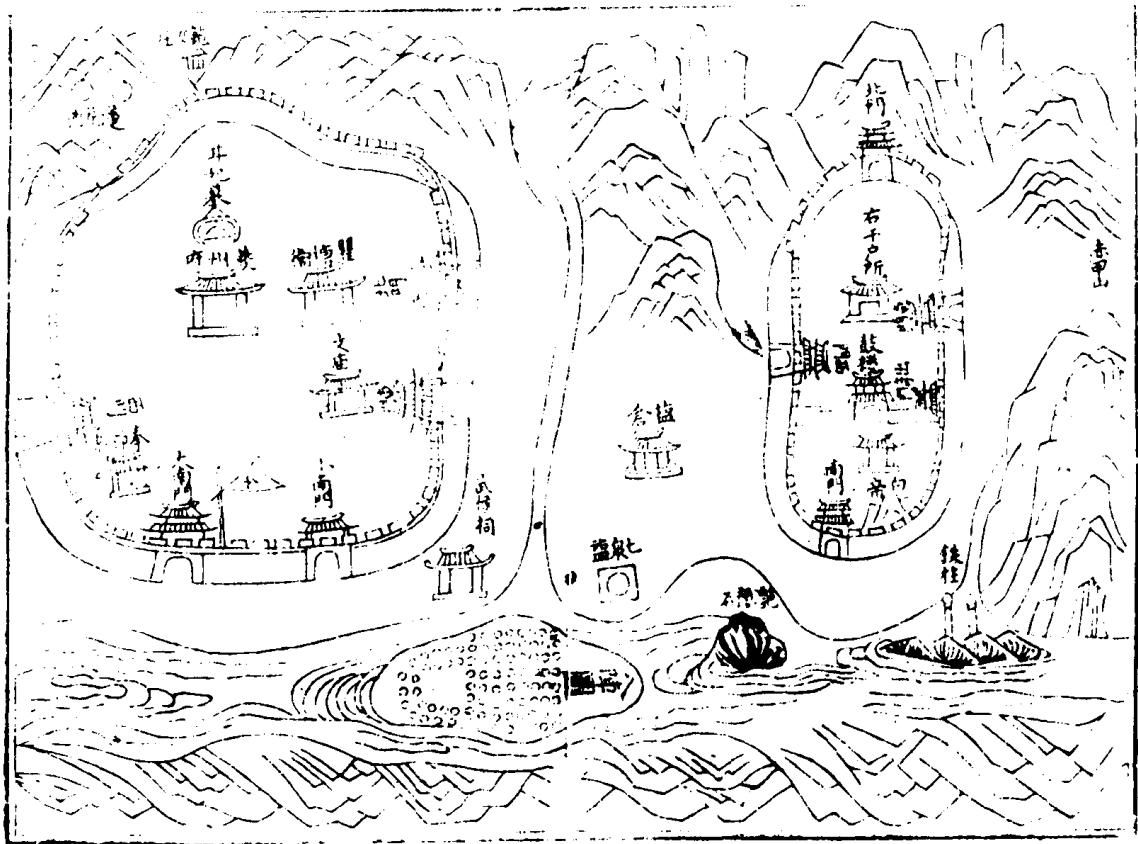
〔明〕龍正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黃邦彥刻諸葛武侯心書

附

附《四庫全書總目·八陣合變

圖說無卷數》提要



八陣古變圖說叙

昔者漢之諸葛大名垂於宇宙而成於
八陣者居為諸葛之八陣昉於黃帝風
后而宅曰於心灑非專推演也故其壘
居於沙微橫皆八正曰天衝地軸天前
衝後衝地亦衝及衝與夫曰風曰雲者
陣之名也六十有四者陣之多寡於乘之
數也布之者其方列之者有正位趨

武候心書

兵二十四陣在六十四陣之後名曰却月
陣開闔作止夕隊與八陣皆同下營之
隊環衛於後出入神速應敵取後於此
然圖之古與著其內外之分為天覆地
載左右之分為風揚雲垂亦後四隅之分
為龍龜為犀翼為鳥翔為蛇蟠者此八
圖之玄與合不自名而包含世盡度不徒
復之危敵世方堅如磐石約之者碎熾

如烈火犯之者焦以司馬懿所以甘受

中憫之辱而於不敢輕出以取敗也武侯

已矣而陳國之立白帝城魚復洲者固

自必也晉馬隆以三千步卒破屠殺能

亂萬禱以復涼州者按此圖也自是厥

後兵家若深但以資談說之不以發行

伍雖時時提綱具載圖說而亦德圖後

少却月陣圖少却月陣是無遊兵也

武候心書

三

無遊兵所以取勝而樂狎然之玄也哉且

於擺陣一未者狎在之詳變陣未之旗

幟之色雖在用之不可得已此吾東萊

藍公以大考憲與兵澤中之時所以景

慕武侯遣使魚復圖之猶在之壘石而

諦觀之加以推演詢以講究之久一旦恍

然似曾以心其指要者及以武於士人

然姓正名者諸孫陳國與法胎者深加

黃漢遂取小石於聽事後而以其之
 起以交之其合其交在手而朱於是
 其法教諸將士極其可與有力也遂著之
 圖說比舊加詳而孫陣之舉實友
 以未發也刊以朱書句以領以至士卒人
 信一本誦而習之其河轉熟敏捷之氣
 十倍乃常矣乃制為衝陣之濠邊選
 勇銳以衝之衝則見搗世孤脫者如士
 能躍思氣一逞由是或去奮揚屢戮屢
 獲漢南搗賊如次授首斬孫陣救世
 慮數萬計漢中又安雖時奏凱論功
 權權雖公之忠貞智勇有過人者所
 不自八陣圖說中來耶惜其刊於漢
 中未傳布也廣在公以少司冠魚都
 定清運而淮等處鹽法而士大夫之道
 種者終訪時國之說也來核領者在剛

及而兩淮運司同知馬君朝用翻刊原
 宋與代在剛且廣氏信與君承命借其
 德佐屬叙於原余雖不信而稔聞漢中
 之功成於陣圖之習孫因之習朱打藍公
 之發而亟亟其人存政承也是用不辭
 而次第其際如君以復若夫陣圖之說
 二因於方來也亦存乎世人也云爾
 正德丙子春二月吉日

賜進士第列大夫前廣東布政司右
 參議孫揚徐昂侯



八陣號令

凡遇操練之日侵晨赴各地方每隊七行七層以三千人之上四隊合為一隊二萬人之上四陣合為一隊二十萬人之上四部合為一部俱分兩層駐劄中軍號笛響馬步官旗詣中軍聽發訖回還各隊傳令諭衆不許喧譁及錯亂隊伍聞中軍第一聲呼囉響各隊步兵皆集騎兵解絆

武備

牽馬第二聲呼囉響步兵舉旗騎兵乘馬第三聲呼囉響點鼓間隊出緩行一鼓一蹻至十八步中軍放砲一箇磨旗三次發喊三聲戰聲喇叭響發鼓急行十八步金響止單擺開鑼響放鏡弓弩槍牌各作戰勢官軍齊唱護護三聲喇叭響發喊棒鈸響收隊駐為第一陣再點鼓後面隊盡出緩行過第一陣前十八步放砲一箇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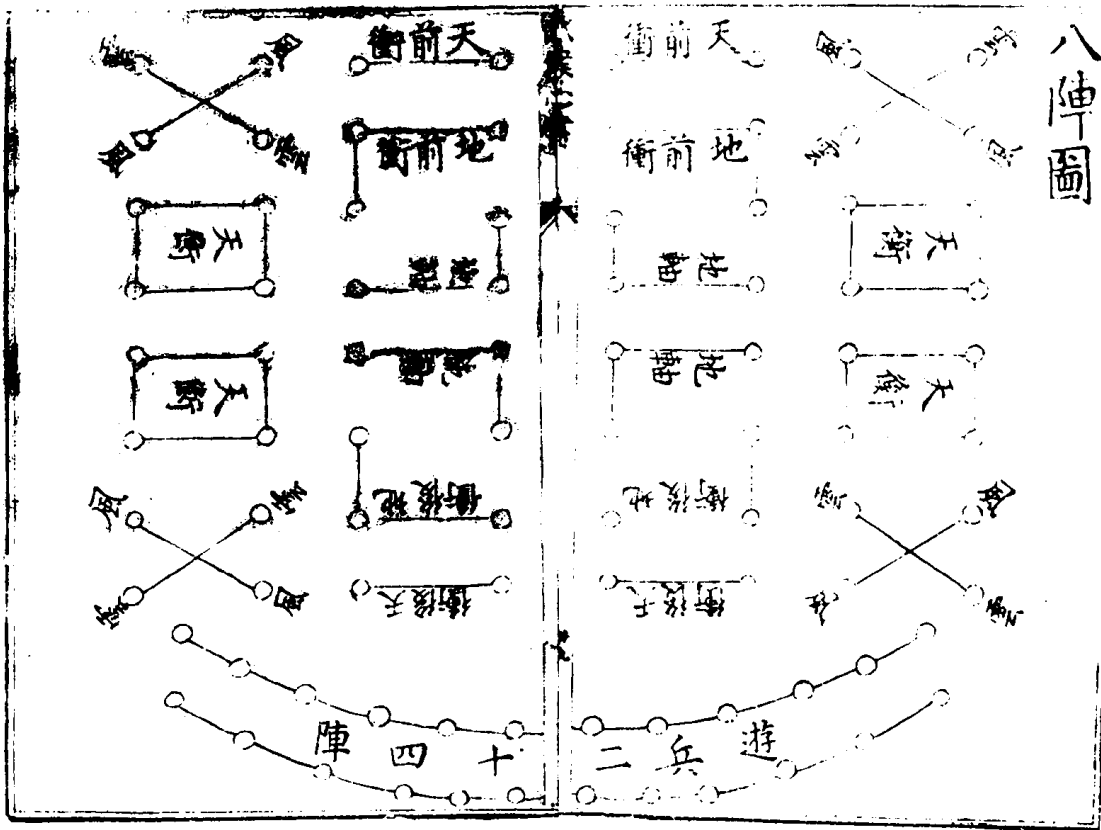
武備

旗一次發喊一聲戰聲喇叭響發鼓急行十七步金響止單擺開鑼響放鏡弓弩槍牌皆作戰勢齊唱殺殺三聲喇叭響發喊棒鈸響收隊駐為第二陣三次點鼓後第一陣又間隊出緩行過第二陣前十八步放砲一箇磨旗一次發喊一聲戰聲喇叭響發鼓急行十八步金響止單擺開鑼響放鏡弓弩槍牌皆作戰勢齊唱突突三聲喇叭響發喊棒鈸響收隊駐為第三陣四次點鼓後第二陣亦間隊出緩行過第三陣前十八步放砲一箇磨旗一次發喊一聲戰聲喇叭響發鼓急行十八步金響止單擺開鑼響放鏡弓弩槍牌如前作勢齊唱訶訶訶三聲喇叭響發喊棒鈸響收隊駐為第四陣中軍放起火三枝點鼓每陣皆間隊出前行十八步正各趨原分

地方下營左右前後縱橫擺成行列面俱
朝外金響止戰聲刺以響單擺開如陣總
圍隅落鈎連以成八陣之規咧咧響發喊
棒鈸響收隊若欲衝演慶陣者先整前哨
金鼓旗二對響器二副金二口鑼二面鼓
十二面棒鈸二箇大鏡四口中軍金鼓旗
幡如舊聽本哨官入天陣內用次中軍舉
玄黃二色旗為一慶天覆地載二陣放砲
一箇點鼓該天陣隊往南緩行布天陣該
地陣隊往北緩行布地陣各至地界磨旗
一次發喊一聲戰聲喇以響發鼓急趨下
營金響止單擺開鑼響放鏡弓弩槍牌皆
作戰勢齊唱護護護三聲咧咧響發喊棒
鈸響收隊中軍放起火三枝二陣皆動復
回總陣打得勝鼓響喇以號笛齊響各
歸原地若再慶陣亦如前撥旗鼓響器等

件聽左哨官入陣用中軍舉五綵五暈二
旗則為第二變風揚雲垂二陣放砲一箇
點鼓該風陣隊往西緩行布風陣該雲陣
隊往東緩行布雲陣其進止動盪回營號
頭皆准前例但唱殺殺殺三聲若再變陣
右哨官入陣中軍舉青白二旗為第三變
龍飛虎翼二陣放砲一箇點鼓該龍陣隊
往東南布龍陣該虎陣隊往西北布虎陣
但唱突突突三聲其進止動盪頭皆同
前例若再變陣後哨官入陣中軍舉赤黑
二旗為第四變鳥翔蛇蟠二陣放砲一箇
點鼓該鳥陣隊往東北布鳥陣該蛇陣隊
往西南布蛇陣但唱訶訶訶三聲其頭
皆與前同

八陣圖



推演八陣始於隊伍而成營陣伍者五行生成之數也陣者八卦之象也遊兵者三十四氣之數也所以五人為伍十伍為一隊加五旗軍而五十有五終於生成之數也八隊為一陣有四百四十人八陣為一部有三千五百二十人而為小成可變兩陣也八部為一將有二萬八千一百六十人而為中成八陣齊可變也終於六十四卦也八將為一軍有二十二萬五千二百八十人而為大成故韓信曰多多益善其布列營陣以將臺左列四陣右列四陣分作兩層駐劄而為小將左列四部右列四部亦分兩層而為中將左列四將右列四將亦分兩層而為大將其制陣以千人可布六華陣每面用六十步以小成三千五百二十人可布八陣每面用一百二十步

以中成二萬八千一百六十人每面用六百步以大成二十二萬五千二百八十人每面用一千二百步其小成每隊相離十八步中成每陣相離八十六步大成每部相離一百七十二步內餘數步加中軍而為間也以天後衝四隊東北西北風雲各二隊定作一號以地後衝四隊東北西北風雲各二隊定作二號以後地軸地後衝各二隊定作三號以後地軸四隊左右後天衝各二隊定作四號以前地軸四隊左右前天衝各二隊定作五號以前地軸地前衝各二隊左右前天衝各二隊定作六號以地前衝四隊東南西南風雲各二隊定作七號以天前衝四隊東南西南風雲各二隊定作八號書於本隊旗上布陣下營不得錯亂聞中軍擊號每陣皆間隊一

二五六號先出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畢仍收作八陣為第一陣二次舉號三四七八號出過第一陣前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畢仍收作八陣為第二陣三次舉號第一陣又間隊每陣出五六號過第二陣前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畢仍收作八陣為第三陣四次舉號第二陣又間隊每陣出七八號過第三陣前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畢仍收作八陣為第四陣次視中軍舉起火點鼓每陣又間隊一三五七號不動二四六八號出前行十八步止天前衝四陣居前天後衝四陣居後天衝十六陣居兩端地軸十二陣居中間地前衝六陣居前地後衝六陣居後風八陣居四維雲八陣居四角自然成八陣之規也遊兵二十四陣分列兩哨每哨十二陣三陣定作

一號共作四號分列而層進止開闔間隊
與八陣皆同惟下營之際掣環於後而伏
之取勝衝擊全在乎遊兵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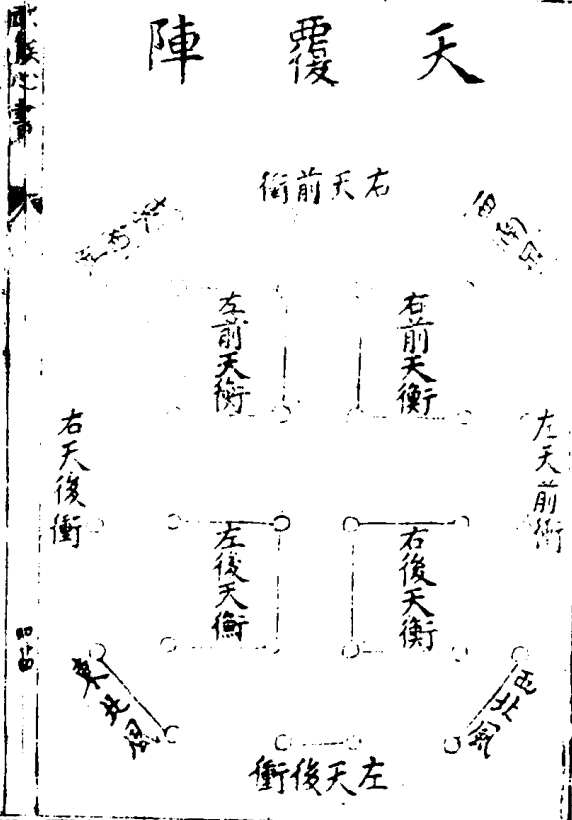
天覆陣

天覆陣贊

天陣十六 外方內圓 四為風揚
其形象天 為陣之主 為兵之先
善用三軍 其形不偏

八陣變例

內外之分為第一變
外之分變為天覆陣有風無雲用總陣外
面之隊以右天前衝二隊列前居正南以



東南西南風各二隊列天衝兩維以左右
 前天衝各四隊列前中以左右天前後衝
 各二隊列兩端以左右後天衝各四隊列
 後中以左天後衝二隊列後以東北西北
 風各二隊列後兩維謂風附天而形圓也



地載陣贊

地陣十二 其形正方 雲主四角

沖敵難當 其體莫測 動用無窮

獨立不可 配之於陽

內之分變為地載陣有雲無風用總陣中

間之隊以左地後衝三隊列前居正北以

東北西北雲各二隊列地後衝兩角以左

右後地軸各三隊列左右中以左右前地

軸各三隊列後地軸之左右以左右地前

後衝各三隊列地軸之兩端以右地前衝

三隊列後以東南西南雲各二隊列地前

衝兩角謂雲附地而形方是也

風揚陣

武備心書

西南風

東南風

四

風揚陣贊

風無正形 附之於天 變而為蛇

其意漸玄 風能鼓物 萬物撓焉

蛇能為繞 三軍懼焉

左右之分為第二變

右之分變為風揚陣有風無雲用總陣右
一半隊以右天前衝二隊列前居正西以
西北西南風各二隊列天前衝兩維以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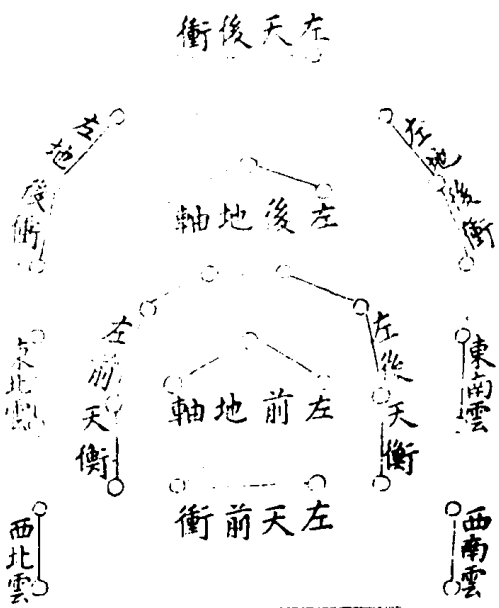


雲垂陣

武備心書

四

前地軸三隊列前中以右前後天衝各四
隊列地軸左右以東北東南風各二隊列
衝兩端以後地軸三隊列後中以右地前
後衝各三隊列地軸兩維以右天後衝二
隊列後謂風附衝而形銳是也



雲垂陣贊

雲附於地 始則無形 變為翔鳥

其狀乃成 鳥能突擊 雲能晦冥

千變萬化 金革之聲

左之分變為雲垂陣有雲無風用總陣左一

半隊以左天後衝二隊列前居正東以左

右地前後衝各三隊列天後衝兩維以左

後地軸三隊列前中以左前後天衝各四

隊次列後地軸之左右以左前地軸三隊

列天衝之中以東南東北雲各二隊列天

衝兩端以左天前衝二隊列後居正西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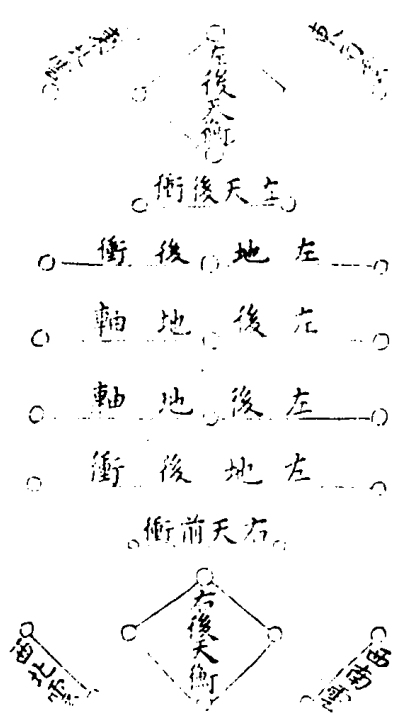
西南西北雲各二隊列天前衝兩維謂雲

附衝而形有聚有散也

武備心書

李

龍飛陣



武備心書

李

龍飛陣贊

天地後衝 龍戛其中 有爪有足

有背有胸 潛則不測 動則無窮

陣形赫然 象名為龍

前後之分為第三變

後之分變為龍飛陣有雲無風用總陣後

一半隊以東南東北雲各二隊列東南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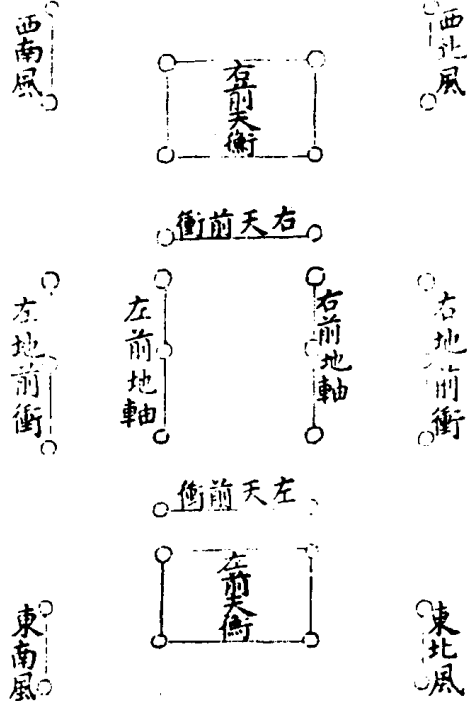
兩翼以左後天衝四隊列前為首以左天

後衝二隊列天衝次以左地後衝三隊列
 天衝次以左右後地軸各三隊列地衝中
 以右地後衝三隊列地軸次以右天前衝
 二隊列地衝次以右天衝四隊列後為尾
 以西南西北雲各二隊列衝二維為翼謂
 雲從龍而形象龍也

武備心書

子一

虎翼陣



虎翼陣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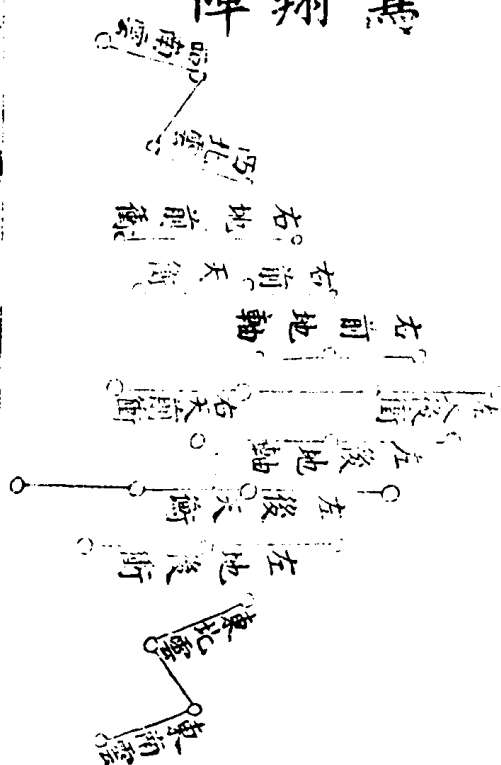
天地前衝 變為虎翼 伏虎將搏
 盛其威力 淮陰用之 變為無極
 壞下之會 魯公莫測

前之分變為虎翼陣有風無雲用總陣前
 一半隊以西北西南風各二隊列西北二
 維為前足以右前天衝四隊列前為首以
 右天前衝二隊列天衝之次以前左右地
 軸各三隊列中之左右以左右地前衝各
 三隊列地軸兩廂為翼以左天前衝二隊
 列地軸之次以左前天衝四隊列後為尾
 以東北東南風各二隊列天衝二維為後
 足謂風從虎而形象虎也

武備心書

子一

鳥翔陣



武備心書

鳥翔陣贊

鷲鳥將搏 必先翺翔 勢凌霄漢

飛禽伏藏 審之而下 必有中傷

一夫突擊 三軍莫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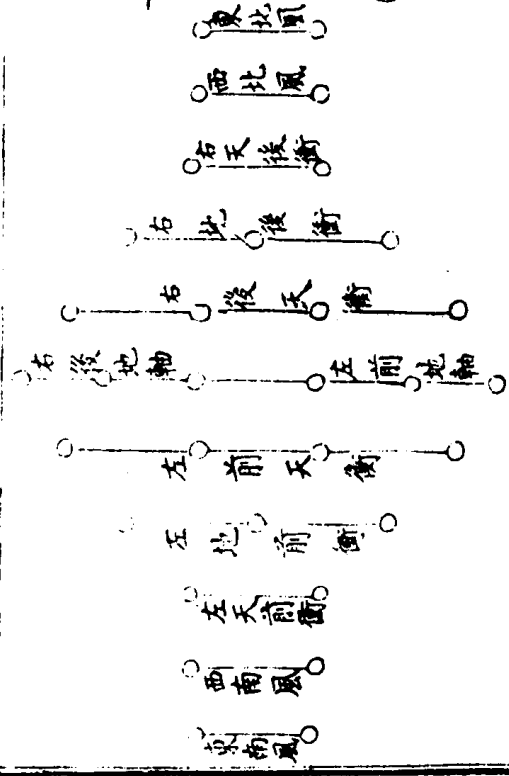
四隅之分為第四變

東北西南二隅變為鳥翔陣有雲無風用

總陣二隅之隊以左天後衝二隊列前居

東北為首以右天前衝二隊列後為尾以

蛇蟠陣



武備心書

左後地軸三隊到天衝右以右前地軸三隊到天衝左以左後天衝四隊列地軸右以右前天衝四隊列地軸左以左地後衝三隊列天衝右以右地前衝三隊列天衝左以東北東南雲各二隊列地衝右為羽翼以西北西南雲各二隊列地衝左為羽翼謂雲附衝而形象鳥翔也

蛇蟠陣贊

風為蛇蟠

附天成形

勢能圍遠

性能屈伸

四奇之中

與虎為鄰

後變常山

首尾相因

西北東南二隅變為蛇蟠陣有風無雲用
總陣二隅之隊以右後地軸三隊列前居
西南為首以右前地軸三隊列後為尾以
右後天衡四隊列地軸右以右前天衡四
隊列地軸左以右地後衝三隊列天衡右
以左地前衝三隊列天衡左以右天後衝
二隊列地衝右以左天前衝二隊列地衝
左以西北風二隊列天衝右以西南風二
隊列天衝左以東北風二隊列西北風右
以東南風二隊列西南風左謂風附軸而
形象蛇蟠也

八陣圖跋

諸葛武侯推演兵灋作八陣圖
孟獲觀之曰公天威也司馬懿
按行之曰天下奇才也嚴從謂
其出於風后握機文以余言之
握機文迺依托為之者非風后
也寔八陣圖之註耳獨孤及之
圖記以為得於黃帝書之外篇
者亦非也馬隆八陣贊又握機
文之註耳其見於李靖問對者
亦阮逸之偽書也圖之蹟有四
一在沔陽一在新都一在魚復

一在南市予嘗至沔陽拜武侯之墓而訪其舊壘已不可識聞新都南市者亦殘破不可考唯魚復者迄今如故余使人圖而觀之六十四壘布於葦者八陣也二十四壘環於後者却月陣也六十有四重易之卦也二十有四作易之畫也卦定於方以知故八陣象之畫起於圓而神故却月陣象之卦自畫起方自圓生辟門者陰陽之象也握竒者虛中之象也竒正之變皆出

於此竒亦為正之正正亦為竒之竒彼此相用循環無窮桓温曰是常山蛇勢者亦妄言耳常山蛇謂之率然蓋高直陣也非八陣也李筌太白陰經以天地風雲為正龍虎鳥蛇為竒亦出臆見至謂教戰有圖而戰陣無圖者尤大謬也頃者蜀盜弄兵予奉詔致討督師駐漢中因取八陣圖而推演之自六十四壘分內外葦後四隅又變而為八陣縱

橫開閔鈎聯蟠屈各有條理以
 之訓練而行伍始嚴整可觀矣
 三復考訂命武都人龍正圖之
 而註其左付郡守楊秉衡刻梓
 自將領以至士卒人給一本誦
 而習之嗚呼廢陣形而用兵者
 妄也執陣形而求勝者愚也平
 居練兵如身運臂而臂運指無
 不如意則禦寇而搏擊焉一陰
 一陽變化出沒而莫有逆吾命
 者矣孫武曰鬪亂而不可亂形
 圓而不可破非武侯之圖其孰

能與於此哉
 正德八年癸酉仲夏既望
 賜進士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東萊藍章跋

藍章



中憲

2013713

S
Z121.5
16b



21101000420024

八陣合變圖說	<small>無卷數 鹽政採進本</small>	<small>兩准</small>
明龍正撰	正武都人	正德中
駐兵漢中	遣人至魚復江	圖八陣壘石
正時在章		
幕中遂推演為圖說	刊於蜀中	